
后浪
蚂蚁革命
蚂蚁时代
蚂蚁帝国
1
蚂蚁三部曲
LES FOURMIS
①蔡孟贞
②袁晶 韩佳 王姝男
③武峥灏 刁卿雅 ——译
贝尔纳·韦尔贝尔［法］
Bernard Werber——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未读本书，
你根本不了解昆虫和人
读完本书，
你会重新看待这个世界！
欧洲多家学校将《蚂蚁三部曲》的内容
纳入生物课的教学大纲
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 全球热销千万册
作者官网bernardwerber.com粉丝达1000万
后浪
LES FOURMIS
蔡孟贞①
袁晶 韩佳 王姝男②
武峥灏 刁卿雅③——译
贝尔纳·韦尔贝尔［法］
Bernard Werber——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当代法国文坛新锐作家史诗级科幻巨著——
『地球内部居民』将向
《三体》的『外部居民』宣战！
《纽约时报》畅销书奖
《新观察者》读者奖
《她》杂志 读者奖
法国教育协会 特别荣誉奖
《出版者周刊》读者奖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录

蚂蚁帝国

本书中出现的蚂蚁城市（蚂蚁生态学）名词解释

第一章 苏醒

第二章 永远更深入

第三章 三大历险记

第四章 路的尽头

蚂蚁时代

本书中出现的蚂蚁社会（蚂蚁生态学）名词解释

奥秘一 黎明的小精灵

奥秘二 地下神明

奥秘三 用刀与嘴

奥秘四 交锋

奥秘五 蚂蚁的主人

奥秘六 手指帝国

致 谢

蚂蚁革命

本书中出现的蚂蚁社会（蚂蚁生态学）名词解释

第一回 心灵

第二回 刺

第三回 镜子

第四回 三叶草

谨感谢



1

蚂蚁帝国

蚂蚁三部曲

LES FOURMIS

蔡孟贞——译

贝尔纳·韦尔贝尔［法］
Bernard Werber——著

后浪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蚂蚁帝国

1

[法]贝尔纳·韦尔贝尔　著
蔡孟贞　译

版权信息

书名：　蚂蚁帝国 1
作者：　[法]贝尔纳·韦尔贝尔
译者：　蔡孟贞
版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献给我的父母

和所有那些朋友、研究员

是他们携来枝条为筑这巢

在你读这几行字的短短数秒间：

——地球同时诞生了40位新生儿以及7亿只蚂蚁。
——地球同时失去了30位人类以及5亿只蚂蚁。

人类： 哺乳类动物；身长，1至2米；体重，从30至100千克不等。

•妇女妊娠期：9个月。
•营养方式：杂食。
•估计现有数目：超过50亿个。

蚂蚁： 昆虫类动物；身长，0.01至3厘米；体重，从0.1至1.5克不等。

•产卵期：任何时间，视精子数量而定。
•营养方式：杂食。
•估计现有数目：超过亿万只。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本书中出现的蚂蚁城市（蚂蚁生态学）名词解释

贝洛岗： 褐蚁联邦的中央城邦。

贝洛·姬·姬妮： 贝洛岗的蚁后。此名称的含义是“迷失的蚂蚁”。

327号： 贝洛岗的年轻雄蚁。

56号： 希丽·普·妮未交配前的称呼。

103683号： 贝洛岗的兵蚁。

4000号： 居住在居艾伊狄欧洛岗哨的褐蚁猎人。

801号： 希丽·普·妮的女儿，肩负间谍的任务。

希丽普岗： 希丽·普·妮领导建立的城邦。

拉舒拉岗： 联邦里位置最西边的城邦。

奴比奴比岗： 东方城邦，以广大的蚜虫畜牧业闻名。

施嘉甫岗： 西北边侏儒蚁城邦。

白蚁： 褐蚁的宿敌。

守门蚁： 头扁且圆，属蚂蚁的次层阶级；专司阻断重要地道的通行。

佣兵： 孤独的蚂蚁，为了获得温饱或身份证明，而替另一个非本族的城邦作战。

收割蚁： 东方从事农业耕作的蚂蚁。

易容蚁： 非常擅于操作有机化学物质的种类。

纺织红蚁：东方的迁移性蚂蚁，把自己的幼蚁当作纺织机。

蓄奴蚁：一种兵蚁，若没有下人协助无法存活。

丽春花战役：　在100000666年，联邦军队首次面对细菌战并应用坦克战术。

联邦：　同种蚂蚁城市结盟。大体而言，褐蚁联邦有90个蚁窝，占地6公顷，挖掘开的地道总长7.5公里，气味路径则可长达40公里。

蚁后嘉言录：蚁后以触角母传女的珍贵资料总称。

城邦方位：　褐蚁建筑城市一般将面积最广的部分朝东南方，以便在一日之始就获得最大量的阳光。

阶级：　蚂蚁一般可分为三个阶级——生殖者、兵蚁、工蚁；而每一阶级又可细分次层阶级——农夫蚁、炮兵蚁……

蚂蚁的寿命：　褐蚁蚁后的平均寿命高达15年。而无生殖力蚂蚁的寿命，如褐蚁工蚁与兵蚁，一般寿命为3年。

密度：　在欧洲，平均每1平方米的面积，有8万只蚂蚁（不分种类）。

绝对沟通：利用触角进行的心灵完全交流。

费洛蒙：液态的句子和词汇。

养分交换：两只蚂蚁间的食物馈赠。

畜牧：　某些物种发展的产业，驯服或采集蚜虫的分泌物。夏季，每只蚜虫1小时可以挤出30滴蜜露。

交尾庆典：天气回暖时举行的雌雄蚁交尾飞行。

颀：蚂蚁界的长度测量单位，约等于3毫米。

度：　计算气温——时间和编年历史的单位。天气愈热，时间——度愈短；天气愈冷，时间——度愈长。

褐蚁平日的营养食谱：　43%的蚜虫蜜露，41%的昆虫肉品，7%的树汁，5%的蘑菇，4%的捣碎谷物。

蚂蚁的武器：　弯刀般的大颚、毒针、胶水喷射器官、蚁酸发射囊

及爪子。

蚁酸：　发射的武器。蚁酸腐蚀性极强，浓度达40%。

蚁窝内温度：　　褐蚁城邦的气温调节，依楼层需要大约维持在20℃到30℃间。

心脏：　由数个梨形的囊相互重叠而成。位置在背部。

眼睛：　　眼球上面排列的复眼总和。每个复眼含有两个晶状体，一个大型凸透镜和一个小型凹透镜。每个细胞都和大脑相连。蚂蚁只能看见近在眼前的物体，而且虽然相距遥远，它还是有办法察觉出任何细微的动作。

影像：　　蚂蚁看见的影像仿佛透过铁栏杆望去一样。具生殖力者进入眼帘的影像是彩色的，但是色调偏向紫外线颜色。

嗅觉：　　无生殖力者的每一根触角上具有6500个嗅觉细胞。有生殖力者则有30万个。

身份气息：　本族城市的味道；赠予佣兵的味道。

力量：　褐蚁能够拉动比体重重达60倍的物体，大约是3.2×10^{-6} 马力。

走路的速度：　　气温10℃时，褐蚁每小时可走18米；15℃时，每小时可走54米；20℃时，每小时可走126米。

十二进位法：　　蚂蚁采用的数字进位方式。因蚂蚁有12根爪子（每只脚上有2根），因此以12为单位。

排泄物：　蚂蚁的排泄物是体重的1‰。

居甫腺体：　含有各种路径费洛蒙的腺体。

几丁质：　蚂蚁盔甲的组成物质。

地球：　立体的行星。

人类：　　某些现代传奇中提到的庞然大物。最为人知的是粉红色动物——手指。危险。

姬蜂：　在蚂蚁身上产下饥肠辘辘的卵。危险。

风：风将蚂蚁带离地面，降落时却不知身在何处。

下雨：致命的气候。

火：严禁使用的武器。

捕蝇草：贝洛岗附近常见的植物怪兽。危险。

目录

第一章 苏醒

第二章 永远更深入

第三章 三大历险记

第四章 路的尽头

第一章　苏醒

△

“等着瞧吧！这全不是你们所想的那回事。”

公证人解释这栋已被列为古迹的房子，而且有几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曾在此住过，只是他记不起是哪些人。

他们踏上楼梯，通往幽暗的长廊，公证人摸索良久，企图开启电源按钮，却徒劳无功，只得放弃说道：

“真倒霉！坏了。”

他们的身影在黑暗中隐没，公证人胡乱碰触着墙壁。终于，他找到了那扇门，打开门，按了电源，这次倒是非常顺利，他看见客户的脸色全变了。

“威尔斯先生，您是不是不舒服？”

“只是恐惧症，没关系。”

“怕黑？”

“是啊，好多了。”

他们浏览这个地方，约200平方米的地下室。这地方能向外开展的只有天花板顶端的气窗。尽管如此，乔纳坦对这地方还挺满意的。墙面都是一式的灰色壁纸，而且尘埃处处……但他不想鸡蛋里挑骨头。

他目前公寓的面积只有这儿的五分之一，更何况也付不起房租了；前不久，才被制锁工厂开除。

埃德蒙舅舅的这项遗产对他而言，无疑是意外之财。

两天后，他和太太露西、儿子尼古拉以及一只五短身材并被阉割过的卷毛狗“聒喳喳”，一起搬到希巴利特街3号。

“这地方还不错。这些灰色墙面，”露西一面将那头浓密的红棕色秀发往上拨，一面大声说，“我们可以随意装修，这里还要花点工夫清理，简直像把监狱变成饭店一样。”

“我的房间在哪儿？”尼古拉问道。

“最里边靠右。”

“汪！汪！”狗狗吠了两声，同时轻咬露西的小腿肚，完全没留意露西双手正捧着她结婚时用的餐具。

突然，露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狗关进洗手间，并用钥匙锁上；因为它可以跳到门把的高度，开启把手。

“你跟这位出手阔绰的舅舅很亲吗？”露西接着问道。

“埃德蒙舅舅？老实说，我只记得小时候，他背我玩坐飞机，我怕极了，尿了他一身。”

他们笑了起来。

“真是胆小鬼，嗯？”露西取笑他。

乔纳坦假装没听见。

“他却没责怪我，只对我妈抛了句话：‘好啦，我们知道，他是当不成飞机驾驶员了……’后来，妈妈说他一直很关心我的成长过程，可是再也没见过面。”

“他从事什么工作？”

“好像是生物学家。”

乔纳坦陷入沉思。他对这位恩人简直是一无所知。

▼

距此6公里：

贝洛岗

高1米

地下50层

地上50层

该地最大的城邦

估计人口：1800万

年总产量：

蚜虫蜜露50升

介壳虫蜜露10升

蘑菇4千克

运出砾石1吨

挖掘走道120公里

平地面积2平方米

一道曙光掠过。一脚动了动，这是冬眠3个月后的首次惊蛰。另一脚缓缓前挪，足尖的细爪慢慢张开。第三脚开始伸展，然后是胸廓，接着是整个身躯。随后有12只也开始了。

他们抖动着，让透明的血液畅通，流经血管网络。透明的血液从浓稠的胶状物变成半浑浊液态，进而转成流动的液体。渐渐地，心脏泵启动，生命之液推送到身体肢节的最末端，生化机能再次活络。构造极巧的关节转动着，到处都是扭动的髌骨以及保护壳，企图找到最大弯曲点。

他们站起来。身躯再次呼吸。动作僵硬。慢动作舞着。轻轻摇晃并抖动着。前额的触角在嘴前交接，仿佛合十祈祷。不，他们是要湿润细爪，擦亮触角。

已苏醒的12只彼此磨蹭，并尝试摇醒其他同伴。可是，太虚弱了，体力只够支撑自己，根本没有余力帮助别人。宣告放弃。

此时，他们艰难地在姊妹僵硬的躯体间蹒跚前行，向无垠的户外前进。这一身冷血的器官需要白昼的热能。

精疲力竭地向前迈进。每一步都是痛楚。多渴望能再度睡去，像数百万同胞那样安详幸福。不行！他们是首批苏醒者，有责任让整个城邦恢复生气。

越过城邦表面，阳光令人目眩，但纯粹热能是多么舒服啊！

阳光溜进我们的甲壳里，轻揉我们疼痛的肌肉，并集中我们的注意力。

这是褐蚁流传千百万年的晨曲。早在那个时代，与热源初次接触时，她们就在脑中轻吟。

到了户外马上展开梳洗，同时分泌白色唾液，抹在上颚和脚上。

他们刷洗全身，这是亘古不变的仪式。首先是眼睛。一颗圆形眼睛是由1300粒小眼珠组成的。他们拂去尘土，弄湿并擦干。同样的步骤应用到触角、后足、中足及前足。最后细心地将红褐色的甲壳擦得闪闪发亮，如同火点般闪烁。

早起的12只蚂蚁中，有1只是具生殖能力的雄蚁。比起贝洛岗的居民，身材是小了些。他的上颚狭窄，生命周期也只有数个月而已。但是他拥有其他同种伙伴未知的特权。

雄蚁阶级的第一个特权：具生殖能力。因此他有5颗眼睛，两颗突出的大眼视野达180°。而前额上呈倒三角排列的3颗小型单眼，其实是红外线接收器。这些额外的眼睛让雄蚁在漆黑的环境中，也能探测到远处的光源。

这项特征，对居住在拥有千万年历史的古老城市里的居民而言，越

加珍贵，因为大部分居民的双眼早已退化变盲。

他不仅有这个特点，还有一对翅膀（和雌蚁一样），有天将御风而行，完成交尾。

胸部有块特殊的中胸骨盾甲保护。

触角比其他居民的更修长、更敏锐。

这只年轻的雄蚁在屋顶上待了一段儿时间，让阳光濡浸全身，感到暖和后，回到城里。目前他暂属“气温信差”的行列。

在地下第3层的走道间穿梭，居民依旧沉浸在深深的睡眠中。躯体僵硬，触角凌乱下垂。

蚂蚁还神游在梦境中。

年轻雄蚁伸出脚，点向一只工蚁，希望唤起她的活力，温暖的碰触擦出一道惬意的电流。

△

门铃叮咚两响，小老鼠般的跑步声传来。打开门停顿一下，奥古斯妲外婆取下安全锁链。

自从仅有的一对儿女去世后，外婆便离群索居，独自守着30平方米大小的地方回忆过往，这对她很不好，不过和蔼可亲的模样始终没有改变。

“我知道这很愚蠢，但还是要踏在踩脚布上走，地板刚上过蜡。”

乔纳坦依言做了，外婆小跑步领他进入客厅。大部分家具都盖上了布套，一碰上沙发边缘，乔纳坦不免让塑胶布嘎吱作响。

“真高兴你来了……也许你不信，但我这几天的确想打电话给你。”

“真的？”

“你一定没想到，埃德蒙有样东西要给你，是封信。他嘱咐我：‘如果我死了，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这封信转交给乔纳坦。’”

“一封信？”

“对！是封信……呃……想不起收到哪儿去了，等等……他把信给我，我收到一个盒子里。啊！一定在大橱子里的白铁盒中。”

她踏着踩脚布，滑了三步后停下来。

“哎呀，我真笨！都没招呼你！来杯马鞭草茶，怎么样？”

“好极了！”

她钻进厨房，翻动锅子。

“你的近况如何，乔纳坦？”她抛出一句话。

“不太顺利，我被解雇了。”

外婆探出像小白鼠般的头，随即整个人出现，套着蓝色长围裙，一脸忧虑神色。

“他们把你辞退了？”

“对。”

“为什么？”

“你知道，锁匠是门特殊的行业。我们公司‘SOS开锁’提供巴黎地区24小时全天候的服务。在一位同事被袭击后，我拒绝晚上到治安差的地区出勤，就这样被开除了。”

“你做得对，宁愿是个身体健康的失业工人。”

“更何况，我和上司处不好。”

“你那些理想社区的实验呢？我们那个年代称之为新时代社区。（她暗自窃笑，因为发音不准，念成‘窝囊’社区了）”

“比利牛斯山农场经营失败后，就放弃啦！露西再也受不了替所有的人烧饭洗碗，当中有些什么都不肯干的寄生虫。现在就我、露西和尼古拉住在一起。你呢？外婆你好吗？”

“我？还不就活着嘛！这是个分秒持续的重担。”

“幸运的人！目睹了世纪的交替……”

“哦！你知道吗？最让我惊讶的是居然什么都没变。当我还是小女孩时，人们说迈入新的世纪，会有了不得的大事发生。但你看，没什么不同。孤独的老人依然孤独，失业的也是大有人在，汽车一样冒着黑烟，甚至连观念都还在原地踏步。看见没，去年人们再度欣赏超现实主义，前年是摇滚乐，而报上预测今夏迷你裙将再领风骚。这样下去，20世纪初那些老掉牙的观念必定卷土重来，像是精神分析、相对论……”

乔纳坦微微一笑。

“总有些进步——人类寿命延长、离婚率提高、空气污染恶化和地铁线延伸……”

“还真了不起。我以为每个人都将拥有私人飞机，从自家阳台起飞……我年轻时，人们害怕核大战，真是奇怪。活了100岁，然后死在巨大的蕈状核爆中……还真有气魄。现在我像颗烂马铃薯，死了也没人在乎的。”

“不会的，外婆。”

她擦擦额头。

“而且天气愈来愈热，以前有真正的冬天和夏天。现在一到3月，就是酷暑。”

她再次走进厨房，一把抓住煮碗美味的马鞭草茶所需的用具，划根火柴，瓦斯炉嘴喷出火焰，轰的一声清晰可闻。她回到客厅，显得轻松许多。

“老实说，你是有特别的原因才来的吧！在这个时代，人们没事不会跑来看老人家的。”

“别那么尖酸，外婆。”

“我不是尖酸，只是太了解这个世界而已。好了，别扯题外话了，告诉我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我想谈谈关于‘他’的事。他把公寓留给我，我对他却一无所知。”

“埃德蒙？你不记得？你小时候，他最喜欢背你玩坐飞机游戏。我记得有一次……”

“这个，我记得。但此外，一片空白。”

她小心翼翼地躺进沙发中，以免弄皱布套。

“埃德蒙，他嘛……是个奇特的人。从小的时候，就惹了不少麻烦。当他的母亲可不是件闲差事。比如说，他几乎拆掉所有的玩具，然后想再接回去，不过很少成功。如果他只弄自己的玩具也就罢了！他撬开所有的东西：钟、电唱机及电动牙刷……有一次，还拆了冰箱。”

客厅的钟发出沉沉的声响，仿佛印证外婆刚说的话。小埃德蒙一定让它吃了不少苦头。

“此外，他还有其他怪癖：洞穴。他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只为了筑洞穴。他利用被单和雨伞在阁楼里做洞穴。他房里还有另一座，用的材料是椅子和毛皮大衣。他喜欢躲在里面，置身在收集的宝藏中。有次我往里头瞧了一下，尽是些抱枕和乱七八糟的机械零件，不过看起来蛮舒适的。”

“每个小孩都这样……”

“也许，不过他有些逾越常理。他不肯在床上睡觉，只在洞里睡。有时一连好几天都不出来，像冬眠一样。你妈说他前世一定是只松鼠。”

乔纳坦微微一笑，鼓励她继续往下说。

“有一天，他想在客厅桌子下建个小洞穴，那是引爆灾难的导火线。你外公反常地发了一顿脾气，打了他屁股，并把所有的洞穴拆掉，强迫他回床上睡。”

外婆叹口气。

“从那天起，他就不属于我们了，他的世界我们不得其门而入。无论如何，那是必经之路，他必须了解世界不会永远容忍他的淘气行为。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问题也不少。他受不了学校。你又要说：‘每个小孩都这样……’但他是个大问题。很多小孩因为被老师责骂，而跑到厕所里用皮带上吊自杀。他7岁时，就曾上吊轻生，被厕所清洁工给救了下来。”

“他或许太敏感了……”

“敏感？才怪！一年后，他居然用剪刀刺杀一位老师，而且对准心脏刺去。幸好，只弄碎了烟盒。”

她抬头注视天花板，零散的回忆如雪花般飘回思绪。

“后来出现转机，某些老师教授的科目燃起他的热情。他感兴趣的科目都是满分，其他的一律是零蛋，不是零分就是满分。”

“妈妈说他是天才。”

“你妈妈狂热地崇拜他，因为他对她解释他正倾力追求的‘绝对知识’。你妈从10岁开始就坚信前世轮回，认为埃德蒙不是爱因斯坦就是达·芬奇转世。”

“还有松鼠？”

“为什么不行？佛陀曾喻示：‘灵魂必须经过数次的轮回转世投胎……’”

“他做过IQ（智商）测验吗？”

“有，成绩相当差。满分180分，只得了23分，教育专家认为他不正常，应该送到特殊启智中心。可是我知道他完全正常，他只是有点‘另类’罢了！记得他刚满11　岁吧！他向我挑战，用6根火柴棒摆4个等边三角形。这可不简单，你来试试……”

她走进厨房，看一眼炉上的锅子，并拿出6根火柴。乔纳坦把6根小棒子用不同的方式摆弄着。数分钟后，他终于宣告放弃。

“答案是什么？”

奥古斯妲外婆集中精神。

“嗯，其实他从来没把答案告诉我。我的记忆中，他只是从旁提示：‘必须用不同的角度思考，如果依循旧有的思考模式，是永远解不开的。’你想想，一个11岁的小孩居然能说出这些话。啊！好像听见沸腾的声音，水开了。”

她端了两杯香气四溢的橙黄色饮料回来。

“真高兴看到你对埃德蒙这么感兴趣。现今时日，人一旦死了，人们就忘了他了。”

乔纳坦放下火柴，啜饮了几口马鞭草茶。

“后来怎样了？”

“不太清楚，自从他上了科技大学后，音讯就断了。从你妈那里，约略得知他以优异的成绩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好像在一家食品公司工作，后来又跑到非洲去。回国以后，一直住在希巴利特街。自此就好像消失一般，完全没有消息，直到传出他的死讯。”

“他是怎么死的？”

“你不知道啊！死因很离奇，每家报纸都大幅报道。你能想象吗？他是被胡蜂螫死的。”

“胡蜂？怎么可能？”

“据说他在森林散步，撞上大群胡蜂，胡蜂成群结队朝他飞去。法医宣称：‘从来没见过人身上有这么多针螫伤口的。’每升血液内的毒素含量高达0.03克，史无前例。”

“他有坟吗？”

“没有，他要求死后葬在林子里的一棵松树下。”

“有他的照片吗？”

“啊！那边，墙上，五斗柜上。右边是苏西，你母亲。（你看过她年轻时的模样吗？）左边是埃德蒙。”

宽阔的额头，尖尖的小胡子，卡夫卡式的耳朵，没有耳垂但往上延伸与双眼同高，狡黠的笑容，十足的小顽童模样。

旁边，苏西一身白色洋装，灿烂耀眼。数年后，她结婚了，坚持不冠夫姓，保留威尔斯为唯一的姓氏。仿佛不愿丈夫在她的后代身上留下痕迹。

近看，乔纳坦发现埃德蒙在她妹妹的头上伸出两根手指。

“他非常调皮，对不对？”

奥古斯妲没搭腔。她注视着女儿亮丽的脸庞，双眼含悲。苏西在6年前去世。一辆15吨重的大卡车，外加一名酒醉的司机，合力把她连人带车推下山谷。弥留状态持续了两天两夜，她喊着埃德蒙，但他始终没有出现。再一次，他出门了……

“嗯……他有位儿时玩伴叫杰森·布拉杰，两人常见面，甚至上大学后还走在一起。我应该还留着他的电话。”

奥古斯妲很快在电脑上找到了他的地址，给了乔纳坦。她慈爱地看着他，这是威尔斯家族唯一的香火，一个好男孩。

“快把饮料喝完，就要凉了。想吃东西的话，我还有些小蛋糕，自己烤的，是用鹌鹑蛋做的喔！”

“不用了，谢谢，我得走了。”

“好吧！等一下，先别急着走，信还没给你呢！”

她翻遍大橱子以及铁盒，终于找到一个白色信封，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致乔纳坦·威尔斯’。信封的封口贴了好几层胶带，防止人偷拆。他小心地开启封缄。一张皱巴巴的纸掉出来，类似小学生的笔记纸，信上仅有一行字：

绝对不要进地窖！

▼

一只蚂蚁稍稍抖动触角。她像一辆冰封已久的汽车，努力地重新发动。雄蚁试了好几次，他摩擦她，在她身上涂抹温热的唾液。

成功了，生命引擎再度转动。季节更迭，一切如昔，仿佛不曾经历过这“短暂的死亡”。

雄蚁继续搓揉她，传递热量。现在她感觉好多了。雄蚁持续努力不懈，她将触角朝他的方向伸去，轻轻触摸他，她想知道他是谁。

她接触到最靠近头部的第1节触角，开始解读他的年龄——173天。眼盲的工蚁在第2节探知他的阶级——具生殖力的雄蚁。第3节则透露种属和居住的城邦——褐蚁，贝洛岗母城统辖的树林。第4节则发现孵化编号，也就是蚂蚁命名的根据——秋初产下的第327号雄蚁。

嗅觉辨认就此打住。第5节的主要功能是接收路径指示分子。第6节作为简单的交谈。第7节可进行复杂的沟通，比如性方面的讯息。第8节专为与蚁后联系而设。而最后3节只能算是触角尖端的小圆球。

就这样，她巡视过后半段触角的全部环节，共11节。然而，她并没有话要对他说。她离开了，轮到她出发到城邦的圆顶上取暖。

他也走开了。完成气温信差的任务，接着开始翻修的工程。

327号雄蚁到城邦的高处审视灾情。城邦结构呈圆弧状，以减少气候不佳带来的灾祸。然而冬天的破坏力十足。风、雪及冰雹摧毁了第1层的支撑枝干。某些出口被鸟粪堵住，必须尽速动工。327号冲向一大片黄色污渍，用大颚咬掉那些坚硬恶臭的物质。另一个方向，出现了一只昆虫的侧影，他正从里面往外挖。

△

门上的窥视孔转暗，有人从门内看他。

“哪一位？”

“我是古纽……来装订的。”

门半开。古纽先生低下头看见一位金发小男孩，十来岁的模样。再往下看，一只迷你狗，鼻头在男孩的两腿间伸出，低声吠叫。

“爸爸不在家。”

“你确定吗？威尔斯教授照理应来找我，但是……”

“威尔斯教授是我舅公，他死了。”

尼古拉想关上门，可是对方把脚往前伸，不愿就此罢休。

“我衷心地吊唁。但你确定他没有留下某种大卷宗，里面装满了文件？我是个装订工人，他已经预付了定金，叫我来把一个皮制卷宗内的研究记录装订成册，我肯定他想要编纂一部百科全书。他应该来找我的，因为很久没有他的消息……”

“我跟你说，他死了。”

这个人的脚更往前踏，膝盖推挤着门，好像就要推开小男孩强行进入。小卷毛狗愤怒地狂吠。他顿住，不再使力。

“请你了解，虽然他人已经死了，但无法信守承诺会让我良心难安

。请你再确认一下。一定有个红色的大文件夹放在某个地方。”

“你刚说一部百科全书？”

“对。他称那部书为《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不过封面上可能没有标明……”

“如果书在我家，一定早就发现了。”

“请原谅我的坚持，可是……”

小卷毛狗开始大声吼叫。男人因此微微后退，刚好让小男孩当面请他吃闭门羹。

▼

整个城市苏醒了。地道里穿梭着气温信差，急忙地替族群取暖。然而某些地道交叉口还看得到躺着的同胞。信差努力想摇醒，甚至打醒她们，但仍旧动也不动。

她们已经死了，冬眠取走了她们的生命。三个月一直维持在几乎没有心跳的状态下，不是没有风险的。她们没有痛苦。一阵强风席卷城邦的当儿，睡眠转成长眠。尸体被清理出去，搬到垃圾场丢弃。每天早晨，城邦必须清理死者遗体和其他废弃物。

当主要干道的障碍物清除完毕后，昆虫城市马上活力四射。到处是快步行走的足履，继续挖掘地道的大颚，抖动交换讯息的触角。一切恢复冬季来临前的模样。

327号雄蚁正奋力地搬运一截比他重60倍的小枝丫。一只年纪超过500天的兵蚁走过来，用触角上的圆球环节轻轻碰雄蚁的头。他抬起头，她再把触角伸过去与雄蚁的触角相接。

兵蚁希望他放下翻修屋顶的工作，和一群蚂蚁出发……狩猎。

他轻触她的嘴和眼睛。

“什么样的狩猎探险队？”

兵蚁拿出藏在胸廓关节凹洞里的干瘪碎肉，要他闻闻。

“据说是在冬季来临前找到的，位置在相对中午太阳的西方23°角区域。”

雄蚁尝尝味道，是鞘翅目昆虫。更确切地说，是马铃薯甲虫。奇怪，鞘翅目昆虫应该尚未自冬眠中苏醒才对。因为一般褐蚁只要室外温度达12℃就醒了，白蚁要13℃，而鞘翅目要有15℃才行。

老兵蚁面对这项数据推论，丝毫不为所动。她向雄蚁解释肉块来自一个独特的地方。由于地下河流经的缘故，那里没有冬天，是个天然空调室，因而发展出特殊的动植物。

更何况，城邦族群刚睡醒总是感到特别饥饿，大家要尽快补充蛋白质，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作息，光靠热能并不够。

他同意了。

狩猎探险队由28只蚂蚁组成。大部分的成员都是没有生殖能力的老女人。327号雄蚁是唯一具有生殖能力的队员。远远地，雄蚁透过筛子般的眼球观察同行的伙伴。

虽然蚂蚁的眼睛有上千个切面，但影像的呈现却不是成千的重叠。入眼的影像是棋盘方格般经过切割的。所以这类昆虫看不见细微的景物，但任何微小的动作却逃不过她们的眼睛。

同行的探险员个个似乎都曾历经长途跋涉，身经百战。沉沉的腹部储满蚁酸，头上配有最具杀伤力的武器。盔甲外壳满是大小战役留下的伤痕。

数小时以来，他们不断往前直走。穿过联邦的几个城市，有的朝天屹立，有的依树而栖。归顺倪朝的子城邦计有：尤都卢贝岗（谷物产量第一）；姬屋里爱岗（凭借她们的杀手部队，12年前大胜南方的白蚁联军）：泽地贝纳岗（以化学实验闻名）；里密岗（出产的介壳虫醇酒，带有浓郁的树脂芳香，非常受欢迎）。

褐蚁不仅组成城邦形态，更经由联盟形成联邦。团结的力量大，在侏罗山区（法国东部山脉），可以发现联合15000座蚁窝的褐蚁大联邦，广达80公顷，蚁口超过2亿。

贝洛岗的规模还没那么庞大，是个年轻的城邦。第一个朝代建立于

5000年前。根据该族的神话传说，有位少女碰上狂风暴雨迷失方向，而被风吹到这块地方。她费尽千辛万苦想找出回家的路，终不能如愿，于是创立贝洛岗。以贝洛岗为基点的联邦于焉诞生，也开始倪朝皇后的千秋大业。

贝洛·姬·姬妮是开国蚁后的名讳，含意是“迷失的蚂蚁”。所有居住在中央皇城的蚁后都沿用这个名字，代代相传。

到目前为止，贝洛岗除了巨硕的中央城邦外，四周还环绕着64座子城邦。俨然成为枫丹白露森林最大的政治势力。

当探险队通过所有的联邦城市，尤其是贝洛岗联邦中最西的拉舒拉岗后，他们来到一堆小土丘前——夏季窝穴或称为“前哨站”，整个地方还空无一人。

不过327号知道，这地方很快将充斥前来作战或狩猎的兵蚁。

他们笔直前进。队伍发现一片辽阔的青绿色平原，以及长满矢车菊的山岗。他们一行人离开狩猎区。朝北远望已经可以清楚地看见敌人的城邦——施嘉甫岗。不过此刻城里的居民应该还沉醉在梦乡中。

他们走着。四周的动物多处于冬眠的状态。有几只早起地从洞穴里探出头，一看见成排的红棕色铁甲部队，立刻害怕地缩回洞里。蚂蚁可不是好客的族类，尤其是全副武装勇往前行的时候。

现在，探险队员们已经抵达地盘界线，这里没有任何子城邦的踪影。放眼望去，既没有前哨站，也没有蚂蚁用利爪挖掘的路径。只闻得到很早以前残留的味道线索，极微的气息证明贝洛岗子民曾到此一游。

他们踌躇不前。面前高耸入云的树丛完全嗅不出任何味道的指示。树叶像阴黑的屋顶，拒绝光线进入；而藏身在叶丛间的动物仿佛企图袭击他们。

△

如何才能警告他们不要去？

他放下外套，亲吻家人。

“你们全部整理好啦？”

“是的，爸爸。”

“好极了。呃，对了。你们进厨房看过了吧！最里边有扇门。”

“我刚想讲，”露西说道，“可能是个地窖。我试着打开门，不过门锁死了。有个挺大的缝，往里面看似乎相当深，可能要把门撬开。丈夫是锁匠，有时也挺管用的。”

她微微一笑，蜷身躺入他的怀中。露西和乔纳坦在一起已经13年了。他们是在地铁邂逅的。有一天，一个穷极无聊的混混儿在列车里放了一枚催泪弹。所有的乘客随即倒地，泪流满面地咳着。露西和乔纳坦倒下时压在一起，所以当他们止住呛咳，擦干汪汪的眼泪后，乔纳坦提议送她回家。后来又邀请露西参观他创构的理想社区——靠近巴黎北方火车站的一间空屋。三个月后，他们决定结婚。

“不行。”

“什么不行？”

“锁不能弄坏，而且我们也不使用地窖。别再提这档事了，谁也不准靠近它！尤其不可以打开门。”

“开什么玩笑？总该有个解释吧！”

乔纳坦没想过需要编造一个理由来禁止大家下地窖，结果引起反弹。儿子和太太反而起了疑心。他该怎么办？坦白告诉他们，好心舅舅的一身谜，而舅舅又警告过下地窖的危险？

这算哪门子的解释，顶多被认为是迷信。人类讲逻辑，这种说法对露西和尼古拉来说，根本行不通。

他嗫嚅说道：

“公证人警告过我。”

“警告些什么？”

“地窖里有很多老鼠。”

“呃！老鼠？它们会从裂缝里爬出来。”小男孩抗议着。

“别担心，我们会把裂缝堵住。”

乔纳坦对自己的小花招相当满意，幸好及时想到老鼠这个主意。

“好吧！就这么办。任何人都不许靠近地窖，嗯？”

他走进浴室。露西尾随而至。

“你去看外婆了？”

“正确。”

“整个早上？”

“再度正确。”

“你不能再浪费时间了。还记得你在比利牛斯山农场对其他人说的话吗？‘游手好闲是罪恶的渊薮。’我们的积蓄越来越少了 ，你必须找另一份工作才行。”

“我们才继承一座位于森林边缘，面积200平方米的公寓，而你却跟我谈工作！难道你无法对此情此景心怀感激吗？”

他想拥她入怀，但她往后退。

“我当然知道感恩，但我也必须考虑将来。我没有钱，而你又失业，一年后，要如何过下去？”

“我们还有积蓄。”

“别傻了，那只能勉强维持几个月。之后……”

她双手叉腰，挺起胸膛。

“听着，乔纳坦，你不愿意晚上到治安差的地区出勤而丢了工作，没关系！我可以理解。可是，你必须找其他的工作才行啊！”

“当然，我会去找工作。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向你保证，就一个月吧！我一定会刊登求职广告的。”

金黄色的小头出现，接着短腿绒毛狗也跟来了。尼古拉与聒喳喳。

“爸爸，刚才有位先生要来装订一本书。”

“一本书？什么书？”

“我不知道。他提到一部大百科全书，说是埃德蒙舅舅写的。”

“啊，有这种事！你让他进来了？你觉得他怎么样？”

“没有，他看起来不太友善，再说也没看见书。”

“太棒了，儿子，你做得很好。”

这件事不禁让乔纳坦更加困惑，他搜遍地下室，一无所获。然后他在厨房待了一阵子，仔细检视连接地窖的那扇门、大锁和裂缝。这扇门到底通往什么神秘谜团呢？

▼

必须突破这片丛林。一位年长的兵蚁建议变换队形为“巨型蛇头”。这是探勘危险区域的最佳行进队形。立即获得一致的同意。兵蚁们同时会产生一样的念头。

最前哨有五位斥候，呈倒三角形排列。她们是团队的眼睛，小心谨慎地小步前进。她们探索泥土，嗅闻天空，观察青苔。如果一切正常，她们会传出嗅觉讯息提醒大家：“前面没有动静。”并与后续的队伍会合，同时派遣“新人”接替她们的工作。这种轮调系统让整个团队转化成一条长长的动物，而且鼻子保持最敏锐的警觉性。

“前面没有动静”相当清晰地回荡了20次，第21次则被一阵令人作呕的气息中断。一只斥候蚂蚁一不留神太靠近肉食性植物——一株捕蝇草。一股动人心魄的香气袭来，吸引住蚂蚁。兵蚁的脚立即黏住捕蝇草的须毛，动弹不得。

情况的发展已无法挽回，一旦与捕蝇草的须毛接触，整个铰链构造即刻启动，两片大叶子毫不留情地密合。长长的流苏须毛是牙齿，而叶片密合后，他是坚固的铁窗。当猎物被完全掌握之后，他会分泌腐蚀性极强的酶。

兵蚁溶化了，变成一摊炽热的汁液，并发出绝望的蒸汽气息。

大伙都无能为力，这是每个长征团都会碰到的意外。现在只能发出“小心危险”的信号，通知同伴这里存在的陷阱。

兵蚁忘却这起意外，再度踏上气味路径。费洛蒙指示的路径标明必

须经过那里。穿过短树丛，继续往与太阳呈23°角的方向前行。她们极少休息，只在天气太热或太冷时，才会停下歇脚。如果不想一回家就遭遇战斗的话，她们必须尽快。

有的探险队回家发现，自己的城邦正被敌军包围。冲出重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找到了，她们发现费洛蒙路径指示的洞穴入口。泥中传来一股热气。她们冲向石砾深处。

走得愈深，小溪涓流的淙淙声愈清脆。温泉口炊烟袅袅，发出浓浓的硫黄味道。蚂蚁尽情畅饮。

一会儿，她们发现一种奇怪的生物——好像一颗长脚的球。原来是只粪金龟，正卖力地推着一粒混着牛粪和沙土的圆球，里面藏着她的卵，简直是阿特拉斯（译者注：Atlas，希腊神话中顶天的巨神 ）的翻版，双肩扛着她的“世界”。下坡时，圆球自行滑落，她只要跟着就行了。一旦碰见上坡，她就得气喘吁吁地用力推，而且经常得回到坡底把球找回来。

惊人的是，在这里居然有甲壳类的昆虫出现。他们是生活在热带地区的生物……贝洛岗的居民让他过去，反正他的肉质也不鲜美，更何况硕大的甲壳不太容易扛回去。

左边一抹黑影闪过，躲藏到岩石的凹坑里。一只球嗖，这味道可就美极了！年纪最大的兵蚁动作最迅速，她将腹部卷曲弯到脖子下方，并以后脚支撑身体，摆好发射姿势。凭着直觉瞄准，远远地喷出一滴蚁酸，浓度高达40%的超强腐蚀液划过长空，正中目标。

球嗖仓皇奔逃，天雷轰至。40%的强酸可不是闹着玩的，4‰会刺痛皮肤，更何况是40%，简直是肢解！昆虫应声倒下，所有的蚂蚁一拥而上，大口吞食烧烫的肉。秋季探险队的确发现了一个好地方，这里的猎物很丰裕，收获一定很可观。

她们往下深入，来到一座喷水井。沿途，惊吓不少到目前为止都还不知名的地底生物。一只蝙蝠企图阻止她们前进，她们放出蚁酸将蝙蝠团团笼罩，使之落荒而逃。

接下来几天，她们仔细地搜索这块温暖洞穴，白色小虫的尸体以及浅绿色伞蕈的碎片持续堆高。她们同时利用肛门腺体分泌费洛蒙路径指

示，好让她们的姊妹能毫无困难地找到这里。

任务圆满达成。联邦版图向此地伸开触角，超越西方的矮树丛。兵蚁肩负起沉重的食物启程返回，同时插下联邦的化学旗帜，旗帜的香气飘扬空中：“贝洛岗”。

△

“您能重复一遍吗？”

“威尔斯，我是埃德蒙·威尔斯的外甥。”

门开了，迎面的是一位身长两米的大个子。

“杰森·布拉杰先生吗？很抱歉打扰您了，我想和您谈谈我舅舅，我不太了解他，而外婆说您是他生前最好的朋友。”

“请进，您想知道有关埃德蒙的哪些事呢？”

“全部。我对他一无所知，实在感到很遗憾……”

“呃……我懂了。埃德蒙是活生生的神秘典型。”

“您对他很了解？”

“谁能自称了解任何人呢？这样说吧！我们经常并肩而行，而且觉得非常愉快。”

“您们是怎么认识的？”

“上生物学院的时候，我钻研植物，他则致力于细菌研究。”

“又是两个并肩而行的领域。”

“对，只不过我的领域野蛮些。”杰森·布拉杰指着盘踞客厅的绿色植物更正说，“您看到了吗？这些植物彼此竞争，为了一道阳光、一滴水不惜互相残杀，只要有一片叶子生长在向阴面，植物就抛弃它，邻近的叶片趁机长得更茂密。植物界真的是一个残酷的世界……”

“埃德蒙的细菌研究呢？”

“他宣称在研究自己的祖先，也就是说，他把人类遗传树提升到常

理外的高度。”

“为什么是细菌？怎么不是猿猴或鱼类？”

“他想搞清楚细胞在最原始阶段的状态。对他而言，人类是大量细胞群集的组合体。因此必须全盘了解个别单一细胞的‘心理状态’后，才能推演出整个组合体的运作。‘复杂的大问题实际上是由简单的小问题累积而成的。’他把这句箴言字字当真。”

“他专攻细菌研究？”

“不，他还是个神秘主义者。一位真正博学多闻的人，对每件事都有求知的欲望，也有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比如说，他曾尝试控制自己的心跳。”

“这是不可能的啊！”

“据说印度的某些瑜伽大师可以完成这项壮举。”

“有什么用呢？”

“我不知道……他也许希望能让自己在想死时，心脏停止跳动。如此一来，他随时可以跳开世间游戏。”

“好处呢？”

“也许他怕年华逝去带来的痛苦。”

“嗯……获得生物博士后，他在做什么？”

“在一家私人企业上班。那家公司出产制作优酪乳所需的活性酵母菌，叫作‘香甜乳品企业’。他做得不错，他发现一种细菌，不仅开发出优酪乳的新口味，同时香气更芬芳。由于这项发现，他获颁1963年最佳发明奖。”

“然后呢？”

“然后，他娶了中国女孩——林咪，一脸笑意盎然的水样女子。他这么一个爱发牢骚的人居然变温柔了，他深爱着她。从那时起，就不常见面了。”

“我听说他到过非洲。”

“是的，后来才去的。”

“后来？”

“林咪罹患白血病——血癌，不治之症，三个月就撒手人寰。可怜的他因而断言，人类根本不值一提，细胞才真正让人疯狂……一个残酷的教训。他无法行动，这出悲剧上演的同时，他又和‘香甜乳品企业’的同事起了争执，离职后意志消沉，蜗居在公寓里。林咪使他对人类恢复信心，但她的死让他掉得更深，更加愤世嫉俗。”

“难道是为了忘掉林咪才去非洲？”

“或许吧！总之他忘我地投身生物志业，借以疗伤。他大概找到另一个令人兴奋的研究主题，我不大清楚详细的内容，不过不是细菌。他迁居非洲也许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他曾寄给我一张明信片，只写着他和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小组在一起，与一位罗森菲教授共事，我不认识。”

“您后来还见过埃德蒙吗？”

“有，一次巧合的偶遇，在香榭丽舍大道上聊了一会儿。明显地，他已重拾对生命的热情，但依旧无法捉摸；同时规避我所提出的专业性问题。”

“听说他写了部百科全书。”

“这个嘛，说来话长。这是他的一项伟大计划，将所学汇集成一本书。”

“您看过吗？”

“没有。我想他不曾展示给任何人看过。依埃德蒙的为人，他一定把书藏在阿拉斯加的天边海角，外面还有只喷火恐龙守着。这是他身上‘大魔法师’的个性作祟。”

乔纳坦准备告辞。

“啊！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知道如何用6根火柴棒摆出4个等边三角形吗？”

“当然。那是他最喜欢的智力测验。”

“那么，答案是什么？”

杰森放声大笑。

“这个嘛，无可奉告！正如埃德蒙所言：‘每个人都必须自己找出路。’而且您会发觉，自己找到解答才会获得最大的成就感。”

▼

背上多了这些肉类，回程似乎比来时更长。队伍维持一定的速度，免得碰上严苛的夜晚。

从3月到11月这期间，蚂蚁可以全天候工作，不需要任何休息。但是气温一下降，浓浓的睡意马上袭来。因此，探险队极少进行超过一天的探勘。

长久以来，褐蚁城邦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她们深切地了解狩猎领域的扩展，认识遥远国度，观察在那里有着不同生活习惯的动植物，这是件重要的事。

85万年前，碧·丝汀·嘉，嘉朝（位于东方的朝代，10万年前消失）的褐蚁蚁后野心勃勃地企图探寻世界的“尽头”。她派遣了上百队人马到东西南北四大方位探险，但没有一队回来。

当朝蚁后贝洛·姬·姬妮可没那么大的野心。她的好奇心局限于发现一些通体金黄、像极了宝石的鞘翅目昆虫（后来在最南端找到）；或者仔细观察子民带回来、连根拔起的肉食性植物，梦想有一天能驯服他们。

贝洛·姬·姬妮认为，扩大联邦规模是认识新区域的最佳方法，那表示更多的远征队、子城邦及前哨站。谁胆敢阻止联邦扩张，就向谁宣战。

当然，海外征伐旷日废时，然而这种一步一脚印的政策十分吻合蚂蚁根深蒂固的信念：“慢慢地，但永远向前。”

今日的贝洛岗联邦共计有64座子城邦。64座身份气息相似的城邦，长达125公里的地下通道与780公里的气味路径相连。一旦遭遇战乱或饥荒，64座城邦团结一致共体时艰。

城邦结盟形成的联邦概念，有助于专业城市的发展。贝洛·姬·姬妮

期待将来能看到一座专门处理谷物的城邦，第二座专门供应肉类食品，第三座则只负责作战。

这个梦想尚未成真。

此一概念与蚂蚁笃信的另一个观念相当契合：“未来掌握在专才手中。”

离前哨站还有一段距离，探险队员加快脚步。当她们再次经过那丛肉食性植物旁时，一只兵蚁提议拔一棵回去献给贝洛·姬·姬妮。

触角讨论会展开。她们借由接收和放送味道分子——费洛蒙进行沟通，也就是她们身上分泌的荷尔蒙。我们可以将每粒分子想象成一个鱼缸，里面的每条鱼代表一个字。

幸而有费洛蒙，蚂蚁才能交谈，其中细微的变化是无穷尽的。看着那些触角急促地晃动，讨论似乎很激烈。

“体积太庞大。”

“城邦之母还不知道有这种植物。”

“我们可能折损兵力，这样一来，又少了根能搬运战利品的手臂。”

“如果我们能驯服肉食性植物，等于拥有独门武器，只要种一排就可保卫前线。”

“我们很疲倦，而且夜晚即将来临。”

她们决议放弃，绕过植物继续路程。队伍经过一丛盛开的花，此时落在队伍后面的327号雄蚁瞥见一株红色雏菊，他还没见过这种样式的花。没什么好犹豫的。

“不要捕蝇草，我要带这个回去。”

他脱离队伍，小心翼翼地咬断花茎。嗤！紧紧将他的发现衔在嘴中，迈开大步追赶同伴。

同伴不见了！新年度的头号探险队应该就在前面。但是她们遇到了什么状况……一阵情绪激动，紧张。327号的脚哆嗦得厉害，所有的伙伴都躺在地上死了。

他检视尸体。没有发射蚁酸的迹象。褐蚁们甚至来不及发出费洛蒙

警报。

327号雄蚁展开调查。

他翻查一个姊妹的触角。嗅觉沟通。完全没有录下任何化学影像。难道兵蚁走着走着，然后突然——一切停止。

一定要了解，绝对有合理的解释。首先清洁感觉工具。靠着前脚上两根弯曲爪子的帮助，使劲磨利前额触角，清除一开始紧张就产生的酸性泡沫，再将触角折向嘴边舔舐，最后用第二节手肘上的小型针刷擦干。垂下干净的触角与眼睛齐平，慢慢地开始振动，速度大约每秒300次。没有感受到任何讯息，他加快速率——每秒500次、1000次、2000次、5000次、8000次。这已是他接收能力的三分之二了。

立刻，他搜罗到一些极其微小的气息分子在附近飘荡——露珠的蒸汽、花粉、孢子以及一股淡淡的味道。他曾经闻过，可是辨认不出来。

他再度增高速率，达到最大——每秒12000次。由于振动的关系，触角四周产生几股微弱的向心风，连灰尘都一股脑地卷到他身上。有了！他认出这淡淡的香气了。罪犯的味道，不会错的，非她们莫属。住在北边的残酷邻居，去年给她们带来多少烦恼啊！

她们——施嘉甫岗城邦的侏儒蚁。

原来她们已经苏醒了。她们一定设下了埋伏，使用一种快如闪电的新式武器。

不能再浪费一分一秒，必须尽快通报整个城邦。

△

“长官，他们死于高能量的激光之下。”

“激光。”

“是的，长官。一种新型武器，能在远距离外熔化我们最大的战舰……”

“你认为是……”

“是的，长官。只有金星人能做得到，再明白不过。”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将采取严厉的报复行动，还有多少战斗火箭驻扎在猎户星座？”

“四架，长官。”

“不够，必须请求部队支援……”

“你还要一点汤吗？”

“不要，谢谢。”

尼古拉说道，他完全沉醉在电视里。

“好了，看着你正在吃的东西，要不然就关电视。”

“喔！妈妈，求求你……”

“又是这些来自其他星球、有着类似洗衣粉牌子般可笑名字的绿色小矮人的故事，你还不烦啊？”乔纳坦问道。

“很有趣啊！我相信总有一天能遇见外星人。”

“这些……我们已经讲了N年了。”

“一架探测器——马可波罗号探测器已被送往最近的恒星。很快，我们就能知道邻近星球住着哪些人。”

“跟以前发射的探测器一样，除了污染太空，简直白费力气。告诉你，外太空太远了。”

“也许。但是谁敢说太空人不会自己跑来跟我们会面呢？反正，我们还无法理清关于幽浮的见证。”

“即便如此，遇见高智慧的民族又有什么好处？最后还不是要走上战争一途，而且你不觉得地球人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吗？”

“多么有异国情调的事！也许可以开发新奇的度假胜地。”

“尤其会招致新奇的烦恼。”

他捏捏尼古拉的下巴。

“我的小宝贝，等着吧！等你大些，想法就会跟我一样，唯一令人兴奋，才智异于我们的动物是——女人。”

露西装模作样地假装抗议，他们笑成一团，尼古拉皱着眉头，这一定是大人的幽默感。

他伸出手想摸摸狗狗的绒毛平静一下。桌底下没有踪影。

“聒喳喳到哪儿去了？”

也不在饭厅。

“聒吱（编者注：聒喳喳的昵称）！聒吱！”

尼古拉在指尖用力地吹口哨，通常马上就有回应——吠叫声伴随着脚步声。他再吹一次，还是没有动静。尼古拉跑遍所有房间，爸妈也帮忙找。狗狗依然不见踪迹。门是关着的，光靠它自己一定出不去，它不会用钥匙开门。

一家子无意识地全往厨房走去。更精确地说，往那扇门走去。裂缝还没堵住，以聒喳喳的体形来说，钻过去并不难。

“它在里面，它一定在里面。”尼古拉呻吟般地叫着，“我们必须去找它。”

仿佛与尼古拉的请求相唱和似的，从地窖里传出断断续续的尖叫声。然而，好像来自相当远的地方。

所有人一致向这扇禁忌之门靠拢，乔纳坦出面干涉。

“我说过不能到地窖去！”

“可是亲爱的，”露西说道，“你说下面有老鼠，我们必须下去找它……”

他紧绷着脸。

“算了，别理这只狗了。明天我们再买一只。”

小男孩简直无法相信。

“可是爸爸，我不要另一只！聒喳喳是我的朋友。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它死啊！”

“你到底怎么了？”露西插进来说，“如果你害怕，我去。”

“爸爸，你是胆小鬼？懦夫吗？”

乔纳坦再也无法克制，口中喃喃念着：“好，我去看看。”他找来一只手电筒，往裂缝照去，里面黑漆漆伸手不见五指。

他颤抖着，一股逃跑的强烈欲望油然而生。他太太和孩子却催促他跳入深渊。刻薄的想法淹没他的头脑，对黑暗的恐惧占了上风。

尼古拉开始啜泣。

“它死了，我知道它死了，都是你的错。”

“它也许只受了点伤。”露西安慰他说，“得下去瞧瞧。”

乔纳坦脑海中浮现埃德蒙的遗言，语气是如此坚决，该怎么办呢？他们迟早会忍不住跑下去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行动或放弃，他伸手擦擦汗涔涔的前额。

不行，这样绝对不行，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的恐惧，跳开格局迎向艰险，黑暗别想将他吞没。好极了，他已准备妥当，决心不到黄河心不死。反正他一无所有，也没什么可失去的。

“我去！”

他找出工具，敲开门锁。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别离开，尤其不要到下面或打电话报警。等我回来！”

“你真奇怪，不过是个地窖，每间屋子都有地窖。”

“我可不敢那么肯定……”

▼

椭圆橙红的夕照中，春季首支探险队的唯一幸存者，327号雄蚁孤独地狂奔。

涉过水洼，穿过烂泥和发霉的树叶，步伐好久都没停过。嘴唇被风

吹得干裂，全身覆满灰尘，好像多了件琥珀色外套。肌肉失去感觉，好几只爪子也折断了。

然而，终于冲到嗅觉路径的尽头了，目的地映入眼帘，贝洛岗母城巨大的金字塔形状随着他的奔近愈来愈大。贝洛岗母城，启发并指引他的气息灯塔。

终于，327号抵达了硕大的蚁窝下。他仰起头，城市又增高了，新的防卫圆顶开始动工了，小枝丫构筑的山顶尖逗弄着月亮。

年轻的雄蚁找了一会儿，才发现地面的入口，还没关，他霎时滚了进去。及时赶到。在户外工作的兵蚁和工蚁都已回巢；守卫正准备堵住入口，以确保室内温度。他的脚刚跨过门槛，泥水工蚁就开始动作，洞口随即在他身后密合。几乎是咔的一声关上。就这样，远离了门外野蛮寒冷的世界。327号再度沁濡文明世界，在平静的族群环境中，从今而后，他可以完全放松，不再孤独，属于群体。

哨兵靠近，由于身上裹层灰，她们没认出雄蚁。他迅速发出确认身份的气息。哨兵解除警戒。一只工蚁注意他散发出的疲惫味道，建议交换养分。这是一种将养分赠送给他人的仪式。

每只蚂蚁的腹部都有一个袋状物，像是附属的胃，但无法消化食物，称为嗉囊。里面储存的食物可以永保新鲜，不但能经由反刍送进正常的胃里消化，还可以吐出来分送他人。

仪式的步骤亘古不变。赠予的蚂蚁靠近想交换养分的对象，轻触对方头部。获赠者感到触摸后，垂下触角即表示愿意接受；若触角高扬则表拒绝之意，可见对方并不太饿。

327号雄蚁毫不犹豫，他体内的热量已降至最低点，差点就全身僵硬倒地不起了。他们的嘴紧紧接合，食物反吐，赠予者最先吐出的是唾液，接着才是蜜露和谷物泥。味道醇美，营养丰富。

赠予告一段落，雄蚁立刻挣脱。所有记忆纷沓而来，死亡、埋伏，此时已刻不容缓。他举起触角，借由精致的水珠散播消息。

“警戒！战争爆发！侏儒蚁歼灭了我方首批探险队，她们拥有毁灭性的新武器。”

“就战斗准备！宣战了！”

哨兵离开岗亭，警戒的气味直呛脑门，327号雄蚁周围挤满了成群的蚂蚁。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宣战了。”

“有证据吗？”

蚂蚁从各处蜂拥而至。

“他提到一种新武器和探险队被歼灭。”

“情况很紧急。”

“有证据吗？”

现在，327号雄蚁处在纠结成块的蚂蚁群中央。

“警戒！警戒！宣战了！就战斗准备！”

“有证据吗？”

蚂蚁再三考量最后一句气味讯息。

没有，他没有证据。雄蚁由于当时极度震惊，没想到要带证据。蚂蚁们动了动触角，摇摇头表示疑惑。

“事情在哪里发生？”

“贝洛岗西方，一处由我们的斥候新发现的狩猎地点。侏儒蚁常在那个地域巡逻。”

“不可能，我们派遣的间谍刚汇报，她们十分肯定——侏儒蚁尚未苏醒！”

一只不知名的触角发出以上的费洛蒙讯息，大伙一哄而散。这个讯息让大家深感信服。没有人相信雄蚁，尽管他的音调相当真实，只是整个事件太匪夷所思。春季的战事从不曾来得那么早，侏儒蚁不等全员苏醒就发动攻击，难道她们疯了不成！蚂蚁们各自回到工作岗位，完全不把327号雄蚁传递的消息当一回事。

首批探险队硕果仅存的生还者惊讶极了，天哪！他没有胡乱捏造死

亡事件，蚂蚁们终将察觉某一阶级的编制人数不全。他的触角无力地往前额垂下，深沉的悲哀袭来，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仿佛不再为他人而活，只是自私地苟活。思绪至此，不禁一阵寒战。

327号雄蚁纵身前冲，没命地奔跑，并要求工蚁们做证。当他连珠炮似的念出神圣箴言时，大伙甚至犹豫是否该停下手边工作——

曾经是探险队的足履，曾经当场亲眼目睹，回来却刺激了士气。

没有人理他，大伙如耳边风般地听着。然后怡然自得地走开。别再煽动人心了，行不行！

△

乔纳坦下去四个多小时了，老婆和孩子忧心忡忡。

“妈妈，打电话报警吧？”

“不，还不用。”

她走近地窖的门。

“爸爸死了吗？告诉我，妈妈……爸爸是不是和聒喳喳一样死了？”

“不会的，当然不是，亲爱的，你净说些蠢话。”

露西非常担心，欠身用刚买的强力卤素灯，仔细往裂缝里察看。她仿佛看见远处有……一座螺旋梯。

她跌坐地上。尼古拉靠到她身边，她亲吻着他。

“他会回来的，要有耐心。他叫我们等他回来，再等等看。”

“万一他再也回不来了呢？”

▼

327号身心俱疲。他好像在水中拼命挣扎，全身舞动，却停滞不前。

他决定晋见贝洛·姬·姬妮，当面向她陈述。历经14个冬季的城邦之母，拥有无与伦比的智慧。那些没有生殖能力的蚂蚁虽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寿命顶多3年，只有蚁后能想出法子传递警戒讯息。

年轻的雄蚁踏上通往城邦中心的快速通道。数以千计的工蚁，负着蚁卵在宽阔的地道中迅速移动。她们从地下第40层，一路往上爬到地上第35层的向阳育婴室。工蚁们潮涌般由下至上，由左到右。他必须与她们背向而驰，这不容易。327号碰撞数位保育员，她们立刻呼喊捉拿破坏者。幸而走道并未被蚁群占满，他只是被撞倒、践踏、推挤及抓伤而已。327号终于成功地开出一条路。

他接着转往另外几条小路，路程远了些，但比较好走。他稳健地小步跑，从主干道转入支线，再从支线转入小径，东奔西跑达数公里之遥，穿过桥梁拱门，并越过人山人海以及空无人迹的厅室。凭借着额头3只红外线广角单眼，就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墨色中，也能毫无困难地辨认方位。

愈靠近中央禁城，城邦之母散发的柔和清香愈显芬芳；而侍卫的数目也愈来愈多。兵蚁阶级可细分为好几个种属，有各种形体大小及武器形式。有的身形瘦小但大颚长而锐利；有的壮硕强健且胸甲坚如梁柱；有的则五短身材触角短小；还有的是炮兵，流线型的细长腹部储满痉挛性毒药。327号雄蚁一路释放有效的通行气息，不费吹灰之力就突破兵蚁的防线。而兵蚁们全然一派镇定的模样，尚未嗅到领土争夺战的气氛。

目标近在咫尺。他向禁卫队报出身份后，顺利步入通往皇宫的最后廊道。他在门前停下脚步。这块举世无双的地方，呈现出的壮丽景象震慑住他。广阔的圆形大厅，是根据最精巧的建筑及几何原理建造而成的。这些知识乃由皇太后借由触角代代相传，传授给她的女儿。主穹拱高12颀，半径长达36颀（颀是联邦通行的长度计算单位，换算成人类惯用的长度单位约为3毫米），另外还有几根壁柱共同支撑着这座昆虫的殿堂。地板稍微凹陷的设计，有助于聚集蚂蚁发射的味道分子，使之持久不散，不被墙壁吸收。

正中央躺着一位身材壮硕的贵妇，腹部朝下俯卧，并不时朝一朵黄色花卉伸出脚。花毫不留情地闭合，幸好脚及时抽回。

这位贵妇就是“贝洛·姬·姬妮”。她是城邦唯一的产卵母亲，不仅赋予蚂蚁躯壳，还打造整个族群的精神。在贝洛·姬·姬妮的执政期间里，曾指挥蜜蜂大战、征服南方白蚁、绥靖蜘蛛疆域，以及击退大举入侵的橡树胡蜂，赢得这场损失惨重的消耗战。从去年开始，她更协调各城邦之力，共同抵御北方侏儒蚁的侵犯。

贝洛·姬·姬妮缔造长寿的纪录。她是327号雄蚁的母亲。活生生的不朽之躯，一如往常地躺在那里。不同的是，正忙着濡润轻抚她的是一群为数20只左右的工蚁侍臣；而过去照料她的是他——327号，当时他的笨拙小脚。

肉食性植物戛然合上双唇，城邦之母发出轻轻的叹息味道。没有人知道她对这种猛兽植物的狂热打哪儿来。

327号走近观察，城邦之母并不算漂亮。头颅往前伸展，头上两颗突出的大眼睛似乎能同时看到各个方位，3只红外线单眼紧紧地挤在额头中央。然而，触角夸张地分据两端，又细又长，断续地急促振动，但振动完全在她的掌控之中。

数天前，贝洛·姬·姬妮才从漫长的睡眠中苏醒，自此她持续不断地产卵。她的腹部比平常大上10倍，抽搐从不间断。就在此刻，她产下8颗瘦弱的卵，浅灰色泛着珠光。

贝洛岗的新生代，圆圆黏黏的未来子民从她的腑脏间跳出，在室内滚动着，不久就由保育员接走了。年轻的雄蚁认得这些卵的味道，是兵蚁和雄蚁。天气还太冷，生育“女孩”的腺体尚未复原。待气候好转，城邦之母就可以按照城邦的需要，随心所欲地产出各阶级所需的后代。工蚁向她禀告“缺少捣碎谷物的工蚁或是炮兵兵蚁”，她则依需求供应。有时候贝洛·姬·姬妮也会走出皇宫到廊道上闻闻，以她敏锐的触角探知每个阶级所欠缺的数量，并马上添齐。

城邦之母再度产下5颗羸弱的卵。然后她转向拜访者，轻轻碰触并舔舐他。与皇室唾液接触的一刻总是神奇的。这种唾液不仅是万用消毒液，除了头颅的内伤外，简直称得上是治百病的万灵丹。尽管贝洛·姬·姬妮无法逐一认出她所生养的小孩；相对地，靠着唾液接触，她可以辨认出他们的味道。雄蚁是族中之人。

触角交谈于是展开。

“欢迎光临族群繁殖圣地。你离开我，却不得不回来。”

这是母亲对孩子惯例的开场白。打过招呼后，她分泌出一种黏液使年轻的雄蚁动弹不得，她探身闻遍他身上12个环节所散发的费洛蒙……已然知道他到此的目的……首支西方探险队全数被歼灭，惨祸发生地点有侏儒蚁的味道，这些侏儒蚁一定发明了某种新型武器。

曾经是探险队的足履，曾经当场亲眼目睹，回来却刺激了士气。

理当如此。问题出在他的刺激并没有成功，他的气息无法说服任何人。他认为唯有贝洛·姬·姬妮知道如何传递这个警讯，并发放警报。城邦之母加倍专注地嗅着，接收来自脚和关节散发的浮游微分子，没有遗漏。是的，有死亡的痕迹，神秘的味道。

可能是场战争，但也极有可能不是。蚁后说明她并没有政治权力，整个族群的决定都是不断协商的结果，并透过自行拟定研究主题的工作小组来运作。假如他不能激起任何神经中枢，遑论成立一个工作计划小组，就连他的经历也将一无用处。连城邦之母都帮不上忙。

327号雄蚁并不灰心。终于，有一个愿意从头到尾倾听他讲述的听众，他倾全力发出最吸引人的分子。根据他的看法：这件惨剧应列为最重大的隐忧，我们应尽速派遣间谍截取秘密武器的情报。

贝洛·姬·姬妮回答：整个族群正为眼前的“重大烦恼”而忙得团团转。除了春日苏醒尚未彻底外，城邦正大兴土木。只要有一根枝丫尚未修竣，大张旗鼓的远征等于是自掘坟墓。此外，族群还缺少蛋白质和糖；最后还得花时间准备交尾庆典。这一切都要靠每只蚂蚁付出全部精力。甚至连间谍工作都负担过重。这些就解释了，为什么你的警戒讯息无人理会。

停顿。只听见工蚁舔舐蚁后甲壳的唇音。城邦之母再度转身逗弄她那颗肉食性植物。她的腹部扭曲，直到整个藏到胸廓底下为止，后脚凌空摇晃。当植物双颚合上，她把脚快速收回，并向雄蚁述说这些植物可以成为最佳武器。“种一排肉食植物墙，就可保卫西北疆界安全。只可惜目前为止，这些小怪物仍无法区分城邦子民及入侵者……这是唯一的问题。”

327号重回令他困惑的主题。贝洛·姬·姬妮问他这次“意外”的死亡人数。

“28。”

“都隶属探险兵蚁类吗？”

“是的。”

他是探险队里唯一的雄性成员。蚁后全神贯注，顺序产下28颗珍珠般的卵，恰可弥补被消灭的姊妹。

28只蚂蚁死了，28颗卵接替她们的位置。

决定性的一天——

终有一天，无可避免地，手指触及页面，目光滑过词句，脑海演绎其中的含意。我希望这天别太早到来，否则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我写下这些字句的当儿，内心还挣扎着希望保留我的秘密。然而，真相大白的日子总归要来，深藏的秘密终将浮出水面，水落石出的时候到了。时间是最可怕的敌人。

无论你是谁，首先向你致意，当你正读着这篇文章时，我可能已经死去十几年，甚至超过20年，至少我这么期盼着。有时候，我后悔踏入知识领域。然而我是个人，虽然我们的凝聚力已降至谷底，但我深知人类应尽的义务——我必须传承我的经验。

仔细推敲，故事都差不多。很久以前，一个将经历“变异”的主角沉睡着。他面对一次大危机，被迫采取行动。而他的行动方针将决定他的成败、死亡或进化。

首先，我想讲述的是关于宇宙的故事。因为我们就活在其中，更因为所有的事物，无论大小，都依循法则行事，彼此依赖，相互牵引。

举例来说，翻页时，中指的指尖与纸张的纤维摩擦产生微小的热能，这是真实存在的热能。虽然能量相当小，仍带动电子跳出原子，并与另一颗粒子碰撞。可是这颗粒子“相对”它自己而言是巨大的。因此对它来说，与电子的碰撞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大震动。碰撞前它是静止的、空的、冷的。因为你“翻页”的动作，它现在处于危机中，巨大的火焰光影反射在它身上。只不过是个翻页的手势，你已经引起了巨变，而你对它

带来的后果却毫不知情。世界也许由此诞生，人住在上面，这些人陆续发明冶矿术、普罗旺斯菜以及星际旅行。他们的智慧程度或许比我们高，假如你手上没有这本书，手指没有在纸张上的这一角激出热能，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存在。

相同地，我们的宇宙一定也位于某种巨人文明的书页角落里、鞋底或罐装啤酒泡沫中。

目前我们的世代尚无法验证，但我们确切知道，很久以前，我们的宇宙，或是孕育这个宇宙的粒子，它是空的、冷的、黑暗的。然后某人或某物撩起危机。他们翻了纸页，在石头上行走或刮掉小罐啤酒上层的泡沫。总之，创伤上场，我们的粒子惊醒。就我们的世界而言，众所皆知，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宇宙“大爆炸”。

每一秒钟，在无限大、无限小、无限远的某处，也许某一片宇宙正在生成，一如150亿年前的我们。其他的世界我不清楚，但我们已经确定爆炸是由最“小”最“简单”的原子所引起——氢。想想看，沉寂的无限空间突然一声巨响复苏了。

天上的人为什么要翻书页呢？又为什么要刮去啤酒泡沫呢？这些都无关紧要。总之氢气燃烧、爆炸、炙热，强光划破无垠的天际。

灰色的、静止的事物有了动作，冰冷的东西变温热，无声的世界开始嗡嗡作响。初期的世界大熔炉将氢转化为氦。原子结构比氢稍稍复杂。不过，正因如此，我们推演出宇宙进化游戏的第一项规则——越变越复杂。这规则看似再自然不过，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邻近星球也遵循着同一规则。何况也有可能——愈来愈热、愈来愈硬或愈来愈奇特。同样地，我们的世界变得愈来愈热、愈来愈硬或愈来愈奇特。

但那些绝对不是原始规则，只能算是副作用。最基本的游戏规则，也是建立其他规则的依循标准——愈变愈复杂。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327号雄蚁在城市南端漫无目的地游荡，内心无法平静。他重新咀嚼那著名的词句——

曾经是探险队的足履，曾经当场亲眼目睹，回来却刺激了士气。

为什么行不通呢？哪里出了错？心里尚未消化的资料蠢蠢欲动。就他所知，族群已受到伤害，大家居然察觉不出来。而他，应该是痛苦的刺激，他责无旁贷。守着惨痛的信息，深藏在内心中，又找不到人愿意承担，这是多么痛苦啊！真希望能卸下心头重担，有人能分担这件可怕的消息。

一只温度信差经过身旁，感觉到他的沮丧。她以为他还没睡醒，便提供了太阳热能，让他能恢复体力。雄蚁即刻用新获得的精力，企图说服这只蚂蚁。

“警戒！侏儒蚁设下埋伏，探险队被歼灭！”

但他连一开始叙述时所带有的真实口吻都失去了，温度信差像没事人般地走开。

327号仍不气馁，他循着地道跑，沿途放送警戒气息。有时候，一些兵蚁会停下脚步，驻足聆听；有的还与他交换意见。可是他那毁灭性新武器的故事实在太离奇了，毫无真实感。没有任何团队能够处理，也没有任何军队成立任务小组负责。他走着走着，彻底绝望。

当他走到地下第4层，一条蚁迹罕见的地道里，他身后出现声响，有人跟踪他。327号雄蚁转身用红外线单眼探查地道，眼底尽是红点和黑点，没人。奇怪，一定出了什么差错。身后的脚步声再度响起，嗤——嘶——是个断了两只脚的跛子，正往他的方向靠近。为了确定有人跟踪，他行经每个交叉口时都故意改道，然后暂停一会儿。声音中止。一旦再度提脚前行，嗤——嘶——声音再现。毫无疑问，有人跟踪他。他突然转身，看见那人急忙闪躲。真是奇怪，族群成员为什么要鬼鬼祟祟地跟踪他呢？这里的同伴都开诚布公地相处，绝不会有任何隐瞒。

那闪躲的“身影”依然穷追不舍，但永远保持一段距离，藏头藏尾的。嗤——嘶——该如何应付呢？记得幼蚁时，保育员教导他必须正面挑战危险。

327号雄蚁于是停下脚步，假装梳洗。那身影在不远的地方，几乎可以闻到他的存在。雄蚁一边模拟盥洗的动作，一边摆动触角。好极了，他接收到跟踪者的味道分子了。一只年约1岁的小兵蚁，她发出的味

道有些不同，掩盖了通常惯用的身份确认气息。这味道不太容易分辨，好像岩石的味道。

小兵蚁不再东躲西藏。嗤——嘶——雄蚁用红外线单眼清楚地看见她了。她的确少了两只脚，身上散发的岩石气味更浓。雄蚁发射信息。谁在那里？没有回答。为什么跟踪我？没有回答。

干脆忘了这个小意外，继续赶路。然而，雄蚁随即探测到，另一抹身影迎面而来，是一只壮硕的兵蚁。走道相当狭窄，雄蚁无法与她交叉通过。该退回原路吗？如此一来就得碰上那只跛子。事实上，那跛子正快步冲向他。他进退不得。现在雄蚁感觉到——她们俩都是兵蚁，身上都散发着岩石的味道。壮的那只正张开她长长的利剪。这是个陷阱！简直难以置信，同一城邦的蚂蚁竟想置同胞于死地！难道是免疫系统出了毛病？她们辨认不出他的身份味道？她们把他当成陌生人？不可思议，好像自己的胃坚决要刺杀自己的小肠……327号雄蚁提高讯息的发射能量——

“我和你们属于同一族群，我们是同一组织的成员。”

这些兵蚁还年轻，很可能搞错了。然而，这次发射的信息丝毫没有冷却她们的敌对态度。小跛子跳到他的背上，紧抓住他的翅膀，此时大个子张大上颚咬住他的头，兵蚁们密密地捆绑住他，将他拖往垃圾场的方向。

327号雄蚁不断地挣扎。连主性事交谈的环节，都释放各种这些不具生殖能力的兵蚁无法理解的情绪分子。他已从不解转成恐慌。为了不受这些“抽象”概念的污染，小跛子死命地黏附在雄蚁的中胸骨盾甲上，拼命用上颚磨蹭他的触角，防止他散发任何费洛蒙，尤其是确认身份的味道分子。不过，她们带他强行前往的地方，身份气味是派不上用场的……

这悲惨三人行，气喘吁吁地朝人烟罕至的地道前进。小跛子有条不紊地持续清除费洛蒙的工作，仿佛不愿雄蚁头上还残留任何讯息。雄蚁不再挣扎，顺从地，他决定慢慢停止自己的心跳，他决定自杀。

△

“为什么暴力充斥，怨气冲天？我的兄弟们，为什么？我们只是单一的个体，但我们都是大地与上帝的子女。停止无谓的争吵吧！22世纪将是精神层次的世纪，但也许不是，抛弃来自骄傲自大、表里不一的宿怨吧！

“个人主义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位需要救济的弟兄，你竟忍心眼睁睁看他饿死！你不配成为我们地球村的家庭成员。迷失的人向你祈求帮助和支援，而你竟关上门。你不是我们的伙伴。

“我认识你，蜷藏在丝绸下的良知！你们只想自己享乐，只为个人荣耀。你要幸福，是的，只有你个人或亲朋好友能享有的幸福。

“我认识你们，我告诉你们。

“你！你！还有你！不要对着电视荧幕微笑，我讲的是严肃的事。我要对你们讲述人类的未来，无意义的生活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我们浪费并毁坏着所有的一切。森林被轧压制成抛弃型面纸，所有东西都变成抛弃型——免洗餐具、圆珠笔、衣服、照相机、汽车。

“你们还没察觉到吗？连你们都成了可抛式物件。丢下肤浅的生活方式，就是今天，免得明日被迫放弃！

“加入我们，我们的信徒阵营。我们都是上帝的兵士，我的兄弟们！”

播报员的影像出现。“以上布道节目由主张45天基督复活论教派的麦当劳神父主讲，并由冷冻食品公司和香甜乳品企业共同赞助提供。现在将为您播放连续剧《外星人，引以为傲的外星人》。在这之前，先进一段广告。”

露西无法像尼古拉一样，借由看电视平息脑海中澎湃的思绪。乔纳坦下去8小时了，没有任何消息！她还没有足够的勇气下去。

拿起电话筒，拨下紧急求救的号码。

“喂，警察局吗？”

“我跟你说过不要打电话。”

厨房传来微弱平淡的声音。

“爸爸！爸爸！”

露西正要挂上电话，对方传来：“喂喂，请说话，告诉我们地址。”咔嗒！

“没错，是我，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不是叫你们安静地等我回来吗？”

不用担心？开什么玩笑？

乔纳坦手上抱着聒喳喳的遗体，鲜血淋漓，血肉模糊；而他也挂了彩，不过并没有受到惊吓，也没有精疲力竭的样子。相反地，乔纳坦似乎相当高兴，嘴角挂着笑容。不，不是的。该怎么说呢？他仿佛衰老许多，又像生了场大病。眼神炙热，脸色苍白，浑身颤抖，还微微喘着气。

看见狗狗尸骨不全，尼古拉不禁号啕大哭。可怜的卷毛狗像被剃刀割碎般，他们把狗放在摊开的报纸上。尼古拉因为失去伙伴而不停地哭泣，一切都结束了。

当他喊“猫”这个字时，再也看不到狗狗拼命往墙上跳的模样了。狗狗兴奋地跳跃开门的画面也不会再有；再也没有机会从那头高大的同性恋德国牧羊犬的纠缠中，拯救聒喳喳了。聒喳喳已经不在了。

“明天我们把它带到拉雪兹爱犬墓园。”乔纳坦安慰道，“花4500法郎买座坟给它。你知道，墓碑上可以镶嵌相片的那种。”

“喔，好的，好的！”尼古拉在两声啜泣间说道，“它至少该有这些。”

露西还没回过神来，她不知该从何问起。为什么待了这么久？狗狗发生了什么事？他呢，又遭遇了什么？他想吃点东西吗？他想过家里的人有多着急吗？

“下面到底有什么？”她淡淡地问了一句。

“没什么，什么都没有。”

“可是你知道你回来的样子有多吓人吗？而且狗狗……好像掉进电动碎肉机里。它到底怎么了？”

“公证人说得对，下面都是老鼠，聒喳喳是给愤怒的老鼠咬死的。”

“那你呢？”

他苦笑。

“我的身材高大得多，它们怕我。”

“真荒唐！在下面待了8小时，你到底在做些什么？该死的地窖里藏了什么东西？”她气急败坏地说。

“我不知道地窖里有什么，我没走到尽头。”

“你没走到最底下？”

“还没，地窖非常深。”

“8个钟头还没到地窖的尽头！”

“没有，我看见狗时就停住了。那里到处是血，聒喳喳奋力地抵抗。真难想象一只那么小的狗能支撑那么久。”

“你在哪里停住？半路？”

“我怎么知道？总之，我再也无法继续下去，我也怕啊！你知道，我受不了黑暗和暴力，也无法不明就理地一直往下走。何况我想起你们，你无法想象那是多么地……如此黑。”

乔纳坦的左嘴角抽动了一下。露西从没看过他这副模样，明白不能再逼问他了。于是双手揽住他的腰，亲吻他冰冷的双唇。

“冷静点，事情已经结束了。我们马上把门封起来，谁也别再提了！”

乔纳坦倒退一步。

“不，还没结束。那里，现场一片血红，所以我才停下来的。每个人都会在那里停下脚步的。人总是容易被血腥暴力震慑住，就算发生在动物身上也一样。可是我不愿就此打住，也许离目标不远了……”

“你不会是想再下去吧！”

“是的，埃德蒙去过了，我一定也能到达。”

“埃德蒙？你埃德蒙舅舅？”

“他在底下做一些事，我想知道是什么。”

露西挤出一丝呻吟。

“求求你，看在我和尼古拉的分儿上，就别再下去了！”

“我别无选择。”

乔纳坦的嘴角再度抽动。

“长久以来，我做事总是半途而废。当危险迫近时，我就停滞不前。看看我，这个人也许从来没有经历过大凶险，也没有成就过什么大事业。我应该继续当锁匠的，就算被袭击受伤，也只好自认倒霉。这将是一场洗礼，让我认清血腥暴力，学习如何看待它。否则，一径地逃避困难，我永远只是个长不大的小孩而已。”

“你疯啦！”

“不，我没疯。人不可能一辈子活在茧里。这个地窖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跨出障碍。如果我不去做，我将无法面对镜中的自己——一个懦夫。而且，你还记得吗？当初是你强迫我下去的。”

他脱掉沾满血迹的衬衫。

“别再说了，我已经下定决心，不会更改。”

“好吧！既然如此，我跟你一块儿去！”露西抓起手电筒宣布说。

“不行，你留在这里！”

他紧抓住露西的手臂。

“放开我，你是怎么回事？”

“对不起。可是你一定要了解，地窖是我个人的事，是我的潜航，我的道路。没有人能干涉，你听到了吗？”

两人身后的尼古拉仍对聒喳喳的遗体泪流不止。乔纳坦放开露西的手臂，走到儿子身边。

“好了，振作起来，男孩！”

“我受不了，聒吱死了，而你们只顾着吵架。”

乔纳坦想转移他的注意力。他拿起一盒火柴，取出6根火柴棒摆在桌上。

“来，看这边。我来表演一道谜题，用6根火柴棒摆出4个等边三角形。想想看，你应该可以找到答案。”

小男孩一脸讶异。他擦去眼泪，擤擤鼻涕，开始用不同的方法排列组合。

“我可以给个暗示，想找到答案必须改变思考模式，平常的思考方式，是没有结果的。”

尼古拉摆出3个三角形，不是4个。他抬起蓝色的大眼睛，眨眨眼皮。

“你找到答案了吗，爸爸？”

“还没有。不过我觉得就快了。”

乔纳坦暂时安定了他的儿子，但他的老婆却无法平静，露西对他射出愤怒的目光。当晚，他们大吵一顿，乔纳坦依然不愿对她提及任何有关地窖的事。

翌日，乔纳坦很早就起床。花了整个早上，在地窖入口装了道铁门外加巨锁，并将唯一的钥匙挂在脖子上。

▼

一阵天旋地转，毫无预警的大晃动。先是墙壁晃得厉害，泥沙接着由天花板直泻而下。第二波几乎尾随而至，然后第三波、第四波……大地无声的摇晃愈演愈频繁，也愈来愈靠近这组怪异的三人行。永无止境的轰隆低吼，天翻地覆。

年轻的雄蚁因大地的摇撼而苏醒，心跳重新加快。他张开大颚朝两只刽子手使劲咬去，出其不意地吓了她们一跳。值此千钧一发之际，雄蚁往塌陷的地道脱逃。他挥舞着尚未发育完全的翅膀加速奔逃，一蹦一跳地穿越土砾堆。但愈来愈激烈的阵阵摇动，使他不得不停下脚步趴倒在地，等待沙土如雪崩般席卷而来。走道的整条侧边与其他走道的中央路面互相激荡。

桥梁、拱门和地下室一一塌陷，伴随着数以百万计的惊愕身影。最

高警戒的气味讯息已经发出，逐渐扩散。第一级费洛蒙的激动气息笼罩着所有的上层地道；闻到这个味道的居民立刻害怕得直打哆嗦，像无头苍蝇般乱撞，并一路释放更刺鼻的费洛蒙味道。恐慌如雪球般愈滚愈大。云雾般的警戒气息急遽散开，飞往所有受创地区的每一条地道，最后汇集至主要干道。

渗透族群内部的外界入侵者，引发了年轻雄蚁一直企图唤起却徒劳无功的警戒状态——痛苦的毒素。不一会儿，贝洛岗城民乌黑一片，如暗红血液般更加快速地流动。大伙忙着撤离灾区附近的蚁卵，兵蚁集合，组成战斗小组。

摇晃停止。327号雄蚁正位于一处大型的地道交叉口，一半的路面已经被沙土和蚁群挡住。一阵胆战心寒的沉寂接踵而至。所有的蚂蚁静止不动，等待着后续的发展。触角挺起，轻轻晃动，等待。蓦然，刚才针扎似的笃笃声消失了，某种低沉的吼啸起而代之。城邦外部的枝丫结构好像刚被凿穿。

硕大无朋的物体从圆顶钻进，咬碎墙壁，越过枝丫间往下滑。粉红巧致的舌头跃然出现于交叉路口中央，不断地在四周挥打，迅疾如风地刮过地面，尽可能地席卷他触及的居民。在舌头的前端排列成串的大群兵蚁直冲向前，企图用她们的大颚攻击。

舌头感觉攫取的猎物够多了，往上面缩回消失踪影，将整口蚂蚁一股脑囫囵吞入腹中后，再度瞄准出击。这次舌头伸得更长，更加贪婪，更加锐不可当。第二级警戒开始发布。工蚁利用腹部尖端敲打地面，通知下层的兵蚁。她们尚未察觉到惨剧发生。

整个城邦回荡着原始的咚咚声，仿佛“城邦有机体”正在喘着气。

嗒！嗒！嗒！笃……笃……笃……

外界入侵者回应着，他再度敲击圆顶，想更进一步深入内部。所有居民尽量贴近墙壁，以免遭到这条疯狂红蛇的吞噬。觉得黏食的猎物太少，舌头伸得更长。一个鸟喙，然后跟着的是巨大的头。

一只绿啄木鸟！春天的杀手。这种嗜食昆虫的贪婪鸟类能深入挖开褐蚁蚁窝达60厘米，然后饱餐里面的居民。此刻，第三级警戒施放。有些工蚁在极度惊惶又无从发泄的情况下，精神进入半疯狂状态，甚至因恐惧太甚，而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起来。断断续续地动着，跳跃，大颚不住颤声开合、反吐……其他的蚂蚁则完全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盲目

地在地道乱窜，碰上会动的东西就咬。这是恐慌的负面影响。

城邦不仅无法消灭入侵的外来者，反而因恐惧而自我毁灭。尽管大变动局限在地上第15层的西半部，警戒升高至第三级后，整个城邦都已部署完毕准备开战。工蚁将卵搬至最底下的楼层以免遭到伤害，成排快步行军的兵蚁迎面与她们错身而过，个个张大上颚。

历经世代传承，蚂蚁城邦已学会如何对抗这种侵犯。就在局面最混乱的当儿，炮兵属兵蚁早已就位，分配完主要任务等待出击。她们环绕着绿啄木鸟最脆弱的部位——脖子。然后转身就近距离发射姿势，腹部瞄准飞禽。发射！括约肌全力驱动，喷出高浓度蚁酸。

啄木鸟突然痛苦地感觉到有东西在他的脖子上勒了一圈满是刺针的围巾，一阵痛彻心扉的疼痛。他挣扎着，但陷得太深，已无法抽身。他的翅膀深陷在圆顶散落的枝丫与泥土中，他再次吐出舌头杀死大部分敌手。

一拨新的队伍马上接替。发射！绿啄木鸟抽搐一下。这次可不仅仅是刺针，而是荆棘。啄木鸟仓皇失措地乱撞。发射！蚁酸再次喷出。啄木鸟浑身乱颤，呼吸开始变得困难。发射！蚁酸腐蚀他的神经，无可遁逃了。

发射终止！拥有巨大上颚的兵蚁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在蚁酸蚀开的伤口处猛咬。另一组人马绕到外面，站在圆顶的残垣断壁上寻找啄木鸟的尾巴，然后从气味浓厚的部位——肛门，开始钻孔。这批天赋异禀的士兵，不一会儿就把肛门口弄大，顺势滑落进啄木鸟的肠子里。

先前的部队早已咬开喉咙的皮肤。当第一股鲜血涌出，费洛蒙警戒讯息终于停止。战争至此胜负已定。喉咙的开口愈来愈大，蚂蚁成群结队四处游走。喉管里还有一些幸存者，她们获救了。接着兵蚁侵入头颅，找寻通往脑髓的入口。一只工蚁发现了一条通道——颈动脉。必须是正确的那条才行——要自心脏直通脑髓的动脉，而不是反向的那条。

找到了！4只兵蚁啮破血管跳进红色液体中，借由心脏推动的血流，带她们前往半脑的正中心。她们准备在这里大显身手，翻搅脑脊髓灰质。啄木鸟痛不可当，左右不停地滚动，然而他再也无力还击。

此时，另一团蚂蚁潜入肺部，再次喷射蚁酸。啄木鸟费力地呛咳。还有一路全副武装的装甲部队闯入食道，在消化系统的管道里与另一路从肛门切入的人马会师。这队人马迅速地从大结肠，一路破坏所有上颚

可及的重要器官。她们在肌肉间穿孔，一如习惯性地挖掘泥土，咬啮着胃、肝、心、脾脏和胰脏，一个接一个，仿佛遭遇顽强的硬土。

有时血液或淋巴液出乎意料地泉涌而出，淹没几只蚂蚁。不过，只有不懂如何切割及由何处下手的笨拙蚂蚁，才会不幸遇难。其余的队员有系统地在鲜红和晦暗的肌肉间持续行进。她们深知肌肉痉挛时被压碎的危险，也绝不会去碰触溢满胃酸或胆汁的区域。

两路队伍最后在腰部完成会师大典。鸟儿仍苟延残喘，他的心脏虽然遭到无数的齿啮，仍忠实地运送血液到千疮百孔的血管中。不等被害者咽下最后一口气，成串的工蚁排整队伍，整齐的步伐踏在搏动的肉块间。这些小小的外科医生是无敌的，当她们在脑部区域动刀时，啄木鸟抽动一下，最后的一下。

整个城市涌来肢解这个怪物。地道里挤满了蚂蚁，挥舞着羽毛或绒毛纪念品。

泥水工蚁早已动手重建受创的圆顶以及地道。远远看去，还以为蚁窝正在吞食一只鸟。吞咽，消化，分送肉块、脂肪、羽毛和鸟皮到需要这些物资的城邦各地。

创世记——

蚂蚁如何构建文明？

想了解这一点，必须回溯到好几亿年前，也就是地球出现生命的初期。

首批驾临的生命，昆虫赫然在列。它们似乎不太适应生活环境，身材既小又脆弱，是所有掠夺者的最佳猎物。

因此，为了延续生命，某些昆虫，例如蝗虫，选择大量繁殖的方式传承香火，反正一次产下数量众多的幼儿，一定有几只能存活；另外，有些昆虫，例如胡蜂或蜜蜂，则衍生出毒液，代代相传自然生成的毒螯，使它们转而成为人人皆怕的生物；还有，像蟑螂类的昆虫，演化成不能食用的虫类，身上特殊腺体的分泌物使它们的肉质奇差无比，以至于没有生物愿意尝试；再来像螳螂或飞蛾之属，利用保护色伪装，它们的身躯形似树叶或树皮，使它们在充满杀机的大自然里，不被发现。

然而，在开天辟地混沌之初，很多昆虫还没有发展出任何“求生绝

招”，它们似乎注定要绝种。在众多“不适者淘汰”的物种里，最明显的非白蚁莫属。白蚁大约在1.5亿年前开始在这片地表上出没，以啃食木头为生，它们几乎没有继续存活的机会。太多的天敌，天生的求生绝招又不足以抵抗它们……

白蚁的命运叵测？大量的白蚁死亡，幸存者被逼至绝境，幸而它们及时激发出一套别出心裁的对抗方案：“绝不单打独斗，创立团结的队伍；攻击20只团结对外的白蚁是相当困难的。”白蚁就此开展复杂化的伟大演进原则：社会组织。

这些昆虫开始过团体生活，最早是家庭制——整个团体以生育后代的母亲为中心。接着由家庭扩大为村镇，村镇对外发展为城市。沙土和水泥建立的城邦很快耸立地球表面。白蚁是我们星球上最早具有智慧的大师，也创立了第一个社会组织。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327号雄蚁发觉那两只带岩石气味的杀手已失去踪影。他已经摆脱她们。运气好的话，她们可能葬身在坍塌的落泥中。别想得太美，麻烦还没完，他已经失去身份确认的味道了，现在只要碰上任何一只兵蚁，他就完蛋了。他的姊妹顺理成章把他当外人看待，他可能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就毫无预警地被蚁酸射击或遭大颚狂咬。这是保留给身上没有联邦身份气味者的待遇。

荒唐。他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都是那两只发出岩石气味兵蚁的错。她们发什么神经？一定是疯了。虽然这种病例很罕见，遗传因子设定错误也会引发类似的心理疾病；一种近似第三级警戒发放时，蚂蚁任意攻击他人的歇斯底里症。不过那两只看起来没有歇斯底里的症候，也不像退化。她们似乎对自己的行动了然于胸，甚至好像……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某个个体才会在意识清楚的状态下歼灭同组织的其他个体，保育员称之为癌症。她们好像……罹患了癌症。岩石的气味原来是疾病的味道……这又是一件必须发布警报的事件。

327号雄蚁今后有两道谜团待解——侏儒蚁的秘密武器，以及贝洛岗里有人罹患癌症。他却无人能讲，必须全盘考量……他心中已经有解决的方案了。

他清洗触角。濡湿（舔舐触角时，没闻到确认身份的费洛蒙气息，自己都觉得很奇怪），刷洗，再用肘间的须毛梳理、烘干。

天哪，怎么办？先保住性命再说。只有一只蚂蚁能借由红外线影像来辨识他的身份——城邦之母。但是，皇城四周都是士兵。算了，反正，贝洛·姬·姬妮不是说过一句至理名言——通常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

“这里的人对埃德蒙·威尔斯的观感不是很好。当他要离开时，也没有人挽留他。”

说这番话的是个老先生，有一张讨人喜欢的脸庞。他是“香甜乳品企业”的低阶主管。

“可是听说他发现新品种的霉菌，可以让优酪乳散发浓郁的香气。”

“在化学的领域里，必须承认他有一些惊人的创举。不过不常有，只是偶尔。”

“您和他有不愉快吗？”

“老实说，没有。这样说吧，他在团队中自成一派，就算他的霉菌替公司带来数百万的收益，这里的人也不会感谢他的。”

“您能说得明白些吗？”

“每个团队都有领导人。埃德蒙无法忍受领导人，甚至任何形态的层级隶属关系。他瞧不起管理者，他老是说他们只知道‘为消费而消费，完全不事生产’。但我们都必须为五斗米折腰，屈意奉承老板。这没什么不对，完全是应系统运作而行。他呢，骄傲自负，这点让同事比他的上司对他更不满。”

“他为什么离开？”

“他和公司的低层主管为了一件事起争执，那件事，我必须说——他完全没错。那个低层主管到他的办公室里乱翻东西，埃德蒙发了顿脾气。而当他发现公司的人都支持对方时，他不得不走。”

“可是您刚说他没错……”

“有时宁可为了维护有权势者的利益，而落入懦夫的行径，也比为值得同情的升斗小民挺身而出好得多。埃德蒙在这里没有朋友。他不和我们一同吃饭，不和我们出去喝两杯，他总是心不在焉的。”

“为什么您现在向我坦白您的懦夫行径？您不需要对我全盘托出。”

“嗯，自从他过世后，我一直在想，我们的行为的确不太好。您是他外甥，向您告白，我感觉轻松许多……”

▼

阴暗狭窄的走道尽头，一座木头碉堡。皇城。

整栋建筑的基座是一段松树树墩，沿着外缘加上圆穹屋顶。树墩不仅是贝洛岗的中心，也是擎天支柱。因为皇宫以及珍馐美馔全都储藏在这里，也因为它的支撑，城邦才能面对狂风骤雨屹立不摇。近点看，皇城的板壁镶有复杂的花纹，类似蛮族的文字镌刻。

这些廊道都是这截树墩的第一批占有者——白蚁，所挖掘的。5000年前，贝洛·姬·姬妮首代皇后降落在这个地域，她立即与白蚁发生冲突。漫长的烽火达千年之久，贝洛岗人赢得最后的胜利。然后她们惊喜地发现这座“巩固的”城市，木头中凿穿的地道，永不崩塌。

这截松树树墩开展了她们都市和建筑计划的全新远景。高处，是一片挑高的平台；底下，是深入大地盘根错节的树根。太完美了。然而，树墩很快就无法容纳激增的褐蚁蚁口。因此，她们顺着树根往下挖掘，同时将枝丫架在被砍断的树上，让屋顶更宽广。

目前皇城人烟稀少，除了城邦之母和一帮禁卫队的精英外，其他的子民全住在外环地区。327号迈着谨慎而不规律的步伐进逼树墩。太规律的振动马上会被察觉判定有人接近，而不规律的振动可能误判为轻尘散落。只要祈祷路上不要遇见卫兵就好了。他匍匐前行。

距皇城只剩200颅的距离。他可以看见贯通树墩的十几个入口；正确地说，应该是守护入口的“守门蚁”的头颅才对。守门蚁的头颅因基因突变而巨大扁圆，看起来像根粗铁钉，恰好填满她们职责所在的入口。

这些活生生的大门在过去已经发挥了功用。780年前，草莓战争期间，黄蚁入侵城邦。贝洛岗的所有子民全跑到皇城避难，守门蚁且战且退，头颅堵住所有入口，密不透风。

黄蚁整整花了两天才冲破这道防锁。守门蚁不仅挡住入口，还用长长的大颚发动攻势。100只黄蚁合力才能冲破一只守门蚁的防线。最后她们不得不凿穿守门蚁头上的甲壳，才突破防守。这些活生生的“大门”没有白白牺牲，联邦的其他城市因而得到喘息以重整旗鼓。数小时后，城邦光复了。

327号雄蚁并不妄想独自挑战一只守门蚁。他盘算着，当门打开时，例如，当她移动让一只搬运蚁卵的保育员通过之际，他可以在门关上前趁机冲进去。刚好一个大头移动了，通道出现给……一只兵蚁。失败，他不能冒险尝试，兵蚁会马上奔回将他杀死。又一只守门蚁的头动了动。雄蚁六只脚微微弯曲，摆出起跳的姿势。

不行！弄错了，守门蚁不过动动头换个位置而已。

长久持续把脖子圈在木头当中，是会引起痉挛的。

算了，他的耐心到了极限，他冲向障碍物。待他进入守门蚁触角能及的范围时，守门蚁发现他身上没有确认身份的费洛蒙。她往后退封住入口，同时发放警戒分子。

“有陌生人闯进皇城！有陌生人闯进皇城！”

她犹如警铃般反复地施放警报。她转动长螯吓阻对方，并想向前厮杀，但是命令无法违抗——“防堵为首！”

动作得快。雄蚁拥有一项优势——他可以在黑暗中视物，而守门蚁双眼皆盲。他冲过去，避开凌空乱咬的大颚，然后潜近，攫住两块大颚的里端，一块一块地剪断。透明的血液流泻。两块残废的大颚仍不住地猛咬，但已不具攻击性了，可是327号还是过不去。对手的尸体堵塞住入口，因痉挛而抽动的脚仍反射性地压紧木头。

怎么办？他将腹部靠在守门蚁的前额上，发射。身躯振动一下，被蚁酸腐蚀的甲壳开始溶化，散发缕缕灰色轻烟。头颅太大，他必须发射四次才得以开出一条孔道，穿过扁平的头颅。他过去了。入口的另一端，他看见一片萎缩的胸廓和肚子。守门蚁真的只是一扇门而已。

竞争对手——

5000万年以后，首批蚂蚁出现。它们也只能互相依赖。原始蚁是野生独居胡蜂的远系子孙，既没有巨大的上颚，也没有螯针。它们既瘦小又羸弱，但绝对不笨。它们很快地了解到仿效白蚁的好处，必须团结。

它们创造村镇，建立粗陋的城邦，而白蚁马上意识到这股竞争势力的威胁。依照它们的想法，地球上只容许一种社会性昆虫存在。此时战争已无可避免。

战火蔓延至全世界，在各岛屿、树木和山岳间展开。白蚁城邦的军队与蚂蚁城邦的新兴军团相顽抗，这是动物界前所未有的现象。数以百万的大颚彼此短兵相接，不是为争夺食物，而是由于“政治”的目的。起初，经验老到的白蚁连战皆捷。不过蚂蚁也不是省油的灯，它们努力适应，仿造白蚁的武器，更加以改进创造出新式武器。白蚁和蚂蚁的世界大战笼罩了全球，从前5000万年延续到前3000万年。同一时期，蚂蚁发明蚁酸喷射武器。优劣态势产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直至今日，两敌族间的战争仍持续着。但是白蚁兵团已绝少获胜。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

“您是在非洲认识他的，对吧？”

“是的。”教授回答，“埃德蒙当时非常悲伤，他的太太去世了，他因此狂热地投入昆虫研究。”

“为什么研究昆虫？”

“为什么不？昆虫的魅力是世代相传的。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害怕蚊子，怕被传染热疾；害怕跳蚤，怕被叮痒得受不了；害怕蜘蛛咬，也害怕象虫吞掉他们储藏的食物。这都是有迹可循的。”

乔纳坦现正在枫丹白露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昆虫研究区的326号实验室。与他在一起的是丹尼尔·罗森菲教授，一位英挺的老者，头发束成马尾，面带微笑，说话像连珠炮一般。

“昆虫非常耐人寻味。比起我们，它们又小又脆弱，然而它们嘲弄我们，甚至威胁我们。想清楚点，我们终将葬身于昆虫之腹。因为蛆，也就是苍蝇的幼虫，啃食我们的遗体。”

“我从没想过这些。”

“长久以来，昆虫一直被视为罪恶的化身。别西卜（编者注：Belzébuth，“鬼王”，被视为引起疾病的恶魔。　）、撒旦的门徒等以苍蝇头来代表，绝非偶然之事。”

“蚂蚁的风评比苍蝇高。”

“视情况而定。每种文化各持有不同的看法。在犹太法典《塔木德》里，蚂蚁是诚实的象征；中国西藏地区的佛教教义，则将它们视为物质世界的红尘一粟；象牙海岸（编者注：现在称科特迪瓦。　）的巴乌莱人相信，怀孕的妇女若被蚂蚁咬，将来生下的小孩会有个蚂蚁头；某些波利尼西亚人反而把它们奉为小小圣灵。”

“埃德蒙以前研究的是细菌，后来为什么放弃呢？”

“细菌研究带给他的乐趣，根本比不上昆虫研究的1‰，尤其是对蚂蚁的研究。我所谓‘他的研究’指的可是一项全心投注的承诺，也就是他发起请愿活动，反对在大型卖场中出售的蚁窝玩具，一个塑胶盒里有一只蚁后和600只工蚁。他同时还鼓吹利用蚂蚁‘除虫害’，有系统地在森林里建造红蚁蚁窝，清除林中的害虫。聪明的点子。过去，在意大利曾用蚂蚁对抗松树毛虫，在波兰对付冷杉木蠹。这两种害虫危害林木甚巨。”

“运用昆虫消灭另一种昆虫，是这个意思吗？”

“嗯，他呀，管它叫‘外交干涉’。20世纪，人类用化学药剂做了许多蠢事。永远不要正面捕杀昆虫，更别小看它们或妄想驯服它们，就像驯服其他哺乳类动物一样。昆虫是另一套哲学，举例来说，昆虫发展出抵制化学毒药的妙招——‘抗药性’。您知道，我们无法避免蟑螂的侵害，是因为蟑螂已学会适应一切。这些家伙，往它们身上浇杀虫剂，99%的害虫会死亡，但1%逃过一劫。幸存者不但产生免疫力，连它们的下一代也好像接受过‘预防注射’似的，100%不受杀虫剂影响。200年来，我们重复地犯下相同的错误，不断地增强农药的毒性，到头来，杀死的人类比昆虫还多。我们创造出超强抗药性的虫类，能吞下最剧烈的毒药而毫发无伤。”

“您的意思是，我们没有真正能防治虫害的办法？”

“您自个儿看，到现在还有蚊子、螳螂、象虫、喘喘蝇和蚂蚁。这些昆虫经得起考验。1945年更发现，只有蚂蚁和蝎子历经核子浩劫而能存活下来。它们连这个都禁得住！”

▼

327号雄蚁使同族的人血溅五步，他卑劣地运用暴力对抗自己的组织，这些在在使他苦涩不已。还有其他的方法吗？他，资讯费洛蒙，能保住性命完成任务吗？如果他杀人，那是因为有人企图截杀他。这是连锁反应，一如癌症。因为族群对待他的方式太怪异，他只好被迫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他必须有这个心理建设。他已经杀死一位姊妹了，还可能会杀死其他人。

△

“他到非洲做什么？再说，您自己也说过，蚂蚁到处都有。”

“当然，不过不尽相同。自从他太太过世后，他什么都不在乎了，甚至我猜想，现在往回看，他是否在等蚂蚁协助他‘自杀’。”

“我不懂？”

“蚂蚁差点吃了他，天哪！非洲蚕蚁。您看过《当蚕蚁低啸而过》这部电影吗？”

乔纳坦摇摇头。

“当蚕蚁大量成群出没时，它们行经平原并沿途破坏。”

罗森菲教授站起来，仿佛上前挑战一波迎面而来看不见的浪潮。

“刚开始，仿佛听见大片混杂着尖叫、吵嚷，和小昆虫奔逃时脚和翅膀振动的飒飒声。这个阶段还看不到蚕蚁的踪迹。接着，从小山丘后头出现几只兵蚁，很快地跟随这些斥候身后的其他蚕蚁列队前进，根本

看不见队伍的尽头。山丘染成一片黑色，就像熔浆岩流所经之地皆化成灰烬。”

教授讲到精彩处，不断来回踱步，挥舞双手。

“非洲毒血。活生生的强酸。它们的数目多得吓人。一群蚕蚁平均每天产下50万颗卵，用水桶来装也装不完……因此，黑色硫酸之渠流动着，经过斜坡和树林，没有东西能挡住它。可怜的鸟、蜥蜴和食虫哺乳动物，万一不幸靠近，不免惨遭撕碎分尸的命运。《启示录》景象的体现！蚕蚁不怕任何动物。有一次，我看见一只好奇心太重的猫咪转眼间被肢解。它们甚至利用同伴的尸体，搭成浮桥过溪……

“在象牙海岸蓝姆图生态中心的邻近区域，也就是我们进行研究的地方，当地居民仍然想不出方法对付它们。所以当我们宣布这些小小阿提拉即将入侵村镇时，所有居民马上携带贵重财产逃走。他们把桌子和椅子的脚放在醋桶中浸泡，再来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了。当他们回来，村里好像台风狂扫过般，一干二净。没有任何食物或有机物质残留，害虫一只都不剩。蚕蚁竟然变成清洗屋舍的最佳工具。”

“它们这么凶狠，你们如何研究？”

“我们等到正午。昆虫不像我们具有温度调节系统，当户外气温达18℃时，它们的体温也是18℃。所以一到酷暑季节，它们的血液便沸腾。对它们而言，这是无法忍受的事。当第一道艳阳洒下，蚕蚁便挖掘一个宿营巢穴，在里面安静等候气温的变化。这好比迷你冬眠，只不过催促它们蛰伏的是酷暑，而非严寒。”

“然后呢？”

乔纳坦对沟通并不在行。他认为讨论需要利用两种沟通瓶子。一个知道，瓶子是满的；另一个不知道，瓶子是空的。一般而言，他属于后者，不知道的那一方竖起耳朵聆听，偶尔丢一句“然后呢？”“告诉我这个”和不停地点头以助演说者之兴。就算有别的沟通方式，他也不会知道。更何况，借着观察身旁的人，他发觉双方都只是在同一时间自言自语，每个人都想将对方当成免费的心理分析师。在这个情况下，他比较喜欢自己的方式，看起来也许很无知，但至少能不断地学习新知。有一句中国谚语不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提问题的人笨五分钟，不提问题的人终生愚笨。）

“然后嘛，我们就去啦，天哪！相信我，真的非常骇人听闻。我们

计划找出该死的蚁后，每日能产下50万颗卵的肥婆。我们不过想看看她，顺便拍几张相片罢了。我们穿上清理下水道用的大雨鞋。埃德蒙运气不好，他穿43号，可是只剩下一双40号的，结果只好穿上平常的涉水鞋就去了……

“我记得很清楚，就像昨天才发生似的。12点30分，我们在地面上追踪到一处外形类似宿营巢穴的地点，然后开始在四周挖掘土壕。13点30分，我们挖到了外层房室，一种黑色的液体状物质，啪嗒啪嗒流出来，数千只不具生殖力的兵蚁张合着大颚。这类昆虫的大嘴，简直就像剃刀般犀利。它们爬上我们的鞋子，而我们拿铲子和十字镐持续地挖，目标蚁后闺房。

“终于找到了我们的宝藏——蚁后。她比欧洲地区的蚁后大上10倍。我们从各个角度拍摄。她一定散发出味道语言向我们怒吼，呼喊立刻出现效应，四面八方涌来的兵蚁在鞋子上叠成小山丘。有几只借助同族姊妹们的身躯往上爬升，终于钻进橡胶鞋里。它们从那儿窜入裤管，进到衬衫里面。我们全都变成格列佛，只是迎接我们的小人国国民一心只想把我们撕裂当成粮食！尤其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能让它们钻进身体的自然孔道——鼻、口、肛门及鼓膜。否则就完蛋了，它们会在体内乱挖！”

乔纳坦保持缄默，有些吃惊。至于教授，正穿过记忆，奋力地模仿当年的景况。

“我们用力拍打想摆脱它们，它们却循着呼吸与汗水的指引前进。我们学过瑜伽，练习放慢呼吸并控制恐惧。我们试着不去想，忘却成串想置我们于死地的兵蚁。总共拍完两卷底片，有些还用了闪光灯。任务结束，我们马上跳出土壕。只有埃德蒙例外，蚂蚁已经将他的头整个笼罩住，正打算吃掉他！我们帮他拍掉手上的蚂蚁，脱掉衣服，然后用袖套刮掉占据他身上的大嘴和巨颚。我们都受到重创，不过都没有没穿雨鞋的埃德蒙严重。他吓傻了，他散发出恐惧的费洛蒙。”

“太可怕了。”

“才不，他能活着脱身真棒，何况他并未因此而对蚂蚁产生反感。相反地，他更加兴奋地研究它们。”

“后来呢？”

“他回到巴黎后就失去了消息，这家伙居然连通电话都不拨给老罗

森菲。后来，我在报上看到他去世的报道，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

他走过去拉开窗帘，检视镶嵌在五彩釉板上的温度计。

“嗯，才4月就已经30℃了，真不可思议。这样下去，10年后法国将变成热带国家。”

“会到这种地步？”

“一般人不容易察觉，因为变化是渐进的。但我们这些昆虫学家对细枝末节比较敏感：在巴黎盆地可以看见赤道地区的典型昆虫，您难道没发现蝴蝶变得愈来愈光彩夺目了吗？”

“的确，昨天我才看见一只红黑相间的荧光色蝴蝶停在一辆车上。”

“那是五彩斑蝶，目前为止只在马达加斯加出现的有毒蝴蝶。照这个情况下去，您可以想象蚕蚁跑到巴黎吗？早安恐慌，一定非常有趣……”

▼

清洗触角又吃了几块温热“被撞开的”门蚁后，没有气味的雄蚁在木头地道内小步奔走。城邦之母的房间在那边，他闻得到。运气很好，气温25℃。在这种温度下，皇城内的人并不多，他应该能轻易地溜进去。

突然，他察觉出两只兵蚁的味道，从他的反方向飘来。一大一小。而且小的那只还少了几条腿。他们遥远地嗅着彼此的气息。怎么可能是他！怎么可能是她们！

327号雄蚁拼命地奔逃，希望摆脱她们的纠缠。他在这座三度空间的迷宫中左弯右拐。他跑出皇城，守门蚁并未试图拦下他的脚步，因为她们只授命阻挡由外入内的渗透。

雄蚁的脚现在踏着的是松散的泥土地，逢弯便转。可是另外两只一样地迅速，一点都没被甩开。此时，雄蚁正巧将一只扛着枝丫的工蚁撞个倒栽葱；他不是故意的，却因此延缓了那两只一身岩石味杀手的追杀。

趁这个当儿，快，他躲入一处凹槽。跛子走过来，雄蚁往藏身处里

面缩。

“他去哪儿了？”

△

“他又下去了。”

“怎么这样，又下去？”

“他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在里面。”

露西拉住奥古斯妲的臂膀，领她到地窖门边。

“都没再上来？”

“没有，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他不准我报警。”

奥古斯妲大吃一惊。

“可是没道理啊！他舅舅明明禁止……”

“他现在还带了许多工具下去——钢板、水泥块……他到底在下面搞什么？”

露西双手抱头。她已经身心俱疲，觉得又将陷入深沉的沮丧当中。

“不能下去找他吗？”

“不行，他装了锁，从里面锁上。”

奥古斯妲如被击溃般颓然坐下。

“唉，早知道谈埃德蒙会惹出这么多事端的话……”

专才——

现代化的蚂蚁大城，经过数百万年持续的分工形态，而导致基因突变。因此，某些蚂蚁生来就具有巨大的剪刀状大颚，成为士兵。其他的则拥有能嚼碎谷物的嘴，正好制作面粉。还有一些具备旺盛的唾液分泌腺体，则用来濡湿幼蚁并杀菌消毒。

有点类似我们的世界里，士兵的手指生成利刃状，农夫有一双钳子脚方便爬树摘果，保育员则拥有数十个乳头。

所有的“专业”突变中，最奇妙的非性爱突变莫属。的确，为了让成山成海的劳动工蚁不受性冲动刺激而分心，它们出生就不具生殖能力。生殖力都集中在一些专业人员——雄蚁与雌蚁身上，也就是相对文化上的王子与公主。它们完全为性爱而生，装备齐全。它们有一切为协助交配而生的新奇装置，从翅膀到红外线单眼，更有收发抽象情绪分子的触角。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

雄蚁的藏匿处不是死胡同，它通往一间小洞穴，327号躲进去。散发岩石气味的兵蚁似乎没有探测到他走过去。但洞穴不是空的，有个温热而芳香的躯体在里面，这东西发问道：

“你是谁？”

嗅觉讯息明确、清晰且不可违抗。借由红外线单眼，雄蚁看见询问他的那个巨大动物。单用眼睛看，猜想体重至少有90粒砂那么重。不是兵蚁，是某种到目前为止他还未闻过、也尚未见过的生物。

一只雌蚁。

神奇的雌蚁！雄蚁仔细观察她，纤细的腿轮廓完美无瑕，腿上还饰有细致的小绒毛，黏黏腻腻地沾满性爱荷尔蒙。厚实的触角轻摇散发浓郁的味道，双眼泛着红光，恰似一对小红莓。巨大的腹部曲线优美又光滑。宽阔的胸膛上铺着一层令人艳羡的颗粒状中胸骨盾甲。还有修长的翅膀，比他的足足大上两倍。

雌蚁张开可爱小巧的上颚跳向他，咬住他的咽喉并想砍下他的头。雄蚁感到窒息，吞咽困难。鉴于他身上完全没有味道，雌蚁不打算松开。是个陌生人，必须予以歼灭。

幸赖身材娇小，327号雄蚁奋力挣脱，然后爬上雌蚁的肩膀反箍她

的头。风水轮流转，每只蚂蚁都有烦恼的时候，雌蚁挣扎着。当雌蚁精疲力竭身体瘫软时，雄蚁把触角伸向前。他不想杀她，只希望她能听他说。事情并不简单，雄蚁想与她进行绝对沟通，没错，一次“绝对沟通”。

雌蚁（他发现了她的孵化编号，56号）移开触角避开他的接触，而且勃然大怒，试图反抗摆脱他的纠缠。但雄蚁咬紧牙，稳稳地挂在雌蚁的中胸骨盾甲上，更用力地咬紧。倘若力道再强些，雌蚁的头就像杂草般地被拔走了。她静止不动，他亦然。雌蚁用视野广达180°角的单眼，清楚地瞧见攻击者栖息在她的胸甲上。

他真小。

一只雄蚁！她脑中浮现出保育员的教诲。雄蚁只能算是半个个体，和族群其他阶级的个体相较，他只具备本族一半的染色体，他们是未受精的卵孵化出来的。因此他们只称得上是颗活在自由空气下的大型卵子或精子。她的背上有粒精子正企图勒死她，她觉得这个想法挺有趣的。为什么有些卵受精，而其他的没有呢？大概是气温造成的，20℃以下的精液无法活动，城邦之母产下未受精的卵。雄蚁原来是寒冷的产物，和死亡同源。这是她第一次看见有血有肉有盔甲的雄蚁。

这是女眷的内室，他上这儿来找什么？这是禁地，是具生殖力雌蚁的专属区域。如果任何人都能在这座脆弱的圣殿来去自如，则所有的污染都将堂而皇之地跟进！

327号雄蚁再度尝试触角沟通，雌蚁不肯就范。他只要一分开雌蚁的触角，她就立刻往他的头部攻击；他若轻触她的第11环节，雌蚁马上将触角往后缩回。她不愿意。雄蚁再次加强下巴力道，终于，触角的第7节与雌蚁的第7节接触。

56号雌蚁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沟通，她所受的教育都叫她远离一切接触，只要发放和接收空中的分子就好了。但她知道这种沟通方式只是假象。有一天，城邦之母曾施放过有关这个议题的费洛蒙——两个脑之间总会产生误解和谎言，这都是肇因于有害的气味、阵风，接收或发放不良的缘故。唯一能防治的方法就是——绝对沟通。触角直接相交，从一个脑中枢神经到另一个脑中枢神经间的通路，才不会有任何窒碍。

对她而言，此举仿佛猥亵她精神的纯洁。总之，是一种艰苦又难以名状的东西。然而，她别无选择。如果雄蚁再加压，她必死无疑。她将

前额的触角拉回，摆在肩膀上表示顺从。绝对沟通开始。两对触角毫无顾忌地靠拢。小量的电击。紧张罢了。缓缓地，逐渐加快，两只昆虫互相抚摸呈锯齿状的第11节。

语意不清的泡沫慢慢冒出。这种油性物质不仅润滑触角，还能加快彼此摩擦的速率。两颗昆虫的头颅肆无忌惮地晃动，一段时间后，触角停止舞蹈，开始紧密结合。

现在只剩下一个生物，他有两颗头、两个身躯和一对触角。自然的奇迹已然完成。费洛蒙经由环节上成千的小毛孔和微血管，从一个身躯跑到另一个身躯，两者的想法合而为一。观念不再需要加码或解读，都是以最原始的状态出现——影像、乐音、情绪及香气。

就是运用这种完全即时的语言，327号雄蚁向56号雌蚁叙述他的冒险经过——探险队遭屠杀、侏儒蚁留下的气味路径、会晤城邦之母、如何有人想消灭他、如何失去身份味道、与守门蚁之战，以及穷追不舍带有岩石气味的杀手。

绝对沟通结束，雌蚁收回触角示意对雄蚁存有好感。雄蚁从她的背上爬下来，现在雄蚁的命运操在雌蚁的手上，她能轻而易举地解决他。雌蚁靠过来，大颚张大，传递一些身份确认的费洛蒙给他。有了这个护身符，他暂时可脱离险境。雌蚁建议进行养分交换，雄蚁欣然接受。接着，她振起翅膀嗡嗡作响，把刚刚交谈的蒸气扑散。

太好了，雄蚁终于成功地说服一只蚂蚁。资讯顺利地被另一只蚂蚁接收、理解和接受。雄蚁成立了他的工作计划小组。

时间——

人类和蚂蚁对时光流逝的看法大相径庭。对人类而言，时间是绝对的，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每秒钟的长度和周期都是相等的。相反，对蚂蚁而言，时间是相对的。当天气变热，每秒钟变得非常短促；天气变冷时，每秒钟开始扭曲，无限延长，直到失去知觉进入冬眠。对时间的弹性看法，导致它们对速度的观念也与我们完全迥异。定义一项事件，昆虫不仅利用空间和时间，它们还加上第三种坐标——温度。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今后他们有两个人，忧心急切地想说服更多的姊妹，让她们知道“毁灭性秘密武器事件的严重性”。现今还不算太迟，然而必须多考虑两项因素。一方面，他们可能无法在交尾大典举行前募集足够的工蚁加入，交尾大典将耗费她们所有的精神；而他们需要第三位小组成员。另一方面，岩石气味的兵蚁可能还会再出现，必须先想好一处藏身之所。56号雌蚁推荐她的居室。她在房里挖了条秘密通道，万一遇上麻烦时可以派上用场。

327号雄蚁并不惊讶，挖秘密通道是很流行的事，100年前就开始风行。当时正与口能喷出黏胶的蚂蚁作战，联邦皇后哈·叶科特·杜妮酝酿出一股安全逃生风潮。她建构一座“铁甲”皇城，四面竖起大石块并以白蚁水泥固定。问题在于出口只有一个，以至于当皇城被喷胶蚁兵团重重包围时，蚁后也被困在皇宫中。喷胶蚁毫不费力地擒住她，用那卑劣的快干胶水使之窒息。哈·叶科特·杜妮的大仇虽然不久就得报，城邦也重获自由，但可怕复愚蠢的结局，长久以来深印在贝洛岗子民的脑海中。

凡有机会能用大颚修饰住处形状的蚂蚁，都不忘钻条秘密走廊。若只有一只挖个洞也就算了。如果100万只都挖，那可酿成大祸了。“公有”走道因“私有”走道的过度挖掘而崩陷。蚂蚁穿过自己的秘密通道，然后走入一座不折不扣的大迷宫，到处是“别人的秘密通道”。

整个地区也变得脆弱易碎，连贝洛岗城的未来都遭到危害。城邦之母出面喊停，任何蚂蚁再也不能为一己私用而乱挖。但又怎能到每个房间巡视呢？

56号雌蚁搬移一块儿石头，阴暗的孔洞出现在眼前。就是这里，327号检视这间藏匿所，真是再完美不过了。现在只剩下找出第三位伙伴。他们出洞，细心地关上洞口。

56号发放讯息：

“第一个碰上的就是有缘人，让我来。”

很快，他们遇见一只身材魁梧、不具生殖力的兵蚁。她正奋力地拖着一块儿蝴蝶碎片，雌蚁远远地呼喊她，用激动的气息告诉她，族群正面临严重的威胁。雌蚁运用情绪语言的技巧出神入化，让雄蚁目瞪口呆。至于这只兵蚁，她即刻放下手边的战利品，跑过来商议。

“族群面临严重的威胁？”

“哪里？谁？怎么办？为什么？”

雌蚁扼要地解释春季首批探险队遭遇的惨祸。她描述时散发的甜美气息，已拥有蚁后般的优雅和魅力，兵蚁不一会儿就被征服了。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需要多少兵力攻打侏儒蚁？”

兵蚁自我介绍，她是夏季孵化编号第103683只没有生殖力的兵蚁。硕大的头颅闪闪发亮，长长的大颚，几乎不存在的双眼以及肥短的脚，她将是联盟的重量级成员。天生活力奔放，还得56号雌蚁出声制止，才压得住她的热情。

雌蚁诉说族群内藏有奸细，可能是出卖给侏儒蚁的外籍佣兵，要阻止贝洛岗人查明秘密武器的底细。可由她们身上散发的特殊气息找出她们。

“动作要快。”

“相信我。”

他们分配各自负责影响的区域。327号去说服育婴室的保育员，一般说来保育员比较天真；103683号则尝试带领兵蚁入伙，如果她能征召一整个军团就太棒了，她还可以去询问斥候蚁，尽量收集有关侏儒蚁秘密武器的其他见证；至于56号，她将造访蘑菇田和畜牧场，募集策略上的支援。

23℃——时间，大家回到这里汇报结果。

△

现在播映的是“环宇采风录”系列专题下，有关日本风俗的报道：

“日本人，岛国国民，习惯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对他们而言，世界一分为二——日本人以及外国人。外国人是野蛮民族，称为‘蛮夷’，民风浑不可解。长久以来，日本人具有非常狭隘的国家观念。当日本人移民欧洲之后，便自然而然与原先的家族团体隔离。一年后回国，即使是家人，都不再视之为家中的一分子。定居番邦，意味着汲取‘外人’的精神，也就等于变成‘蛮夷’。甚至连童年老友跟他讲话，也与对观光客

交谈一般无二。”

荧幕上播送一连串各式庙宇，以及神道地区宗教圣地的画面。旁白继续说道：

“他们对生与死的看法与我们迥然不同。在这里，个人的死亡并不重要，令人担忧的是，又一生产劳动个体的消失。为了弥补损失，日本人崇尚武术，他们从小学就开始练习剑道。”

两位剑道武士出现在荧幕中央，身着古代武士服饰，上身覆盖着关节部位可活动的黑色胸甲，头上戴着椭圆形头盔，耳朵附近插着两根长羽毛。他们冲向对手，高声发出战士的呼喊，然后挥舞着长长的剑。

新的画面。一个男人盘腿而坐，双手握住匕首，往小腹刺入。

“这种自杀仪式称为‘切腹’，是日本文化的另一大特色，我们是难以理解的。”

“电视，就知道看电视！电视让人粗鄙！老是把同样的画面往所有人的头里塞。总之是满口胡言乱语，你还不烦啊？”乔纳坦抱怨。

他已经回来几个小时了。

“由他去吧！这样他才能静得下来。狗狗死后，他一直不好过……”

露西以机械式的语调说道。

他轻轻抚摸儿子的下巴。

“你不好吗，孩子？”

“嘘，我正在看电视。”

“哇！他现在怎么这样跟我们讲话！”

“他怎么跟你说话？你要知道，你根本看不到他几次，难怪他对你显得陌生。”

“喂，尼古拉，你知道怎么用火柴棒排列出4个等边三角形了吗？”

“不会，那很烦人。”

“算了，既然这东西让你觉得烦……”

乔纳坦一脸沉思的表情，动手摆弄放在桌上的火柴棒。

“可惜。这……很富教育意义。”

尼古拉根本没在听。他的脑子好像直接插到电视机里。乔纳坦往房间走去。

“你在做什么？”露西问。

“你看到的嘛，我准备动身回地窖去。”

“什么？喔，不行。”

“我别无选择。”

“乔纳坦，告诉我下面有什么东西让你如此着迷？我终究是你的妻子啊！”

他默不作声，双眼逃避，嘴角碍眼地抽动。露西厌倦了这种夫妻间的战争，她叹了口气。

“你把老鼠杀光了吗？”

“单是我的出现就够了，它们远远地保持距离，否则我就叫它们尝尝这个。”

他舞动着一把他磨了相当久的菜刀；另一只手抓起卤素灯，转身朝地窖的门走去。他的背后是一只背包，里头装满了充裕的干粮与开锁的工具。他只抛下一句话：

“再见，尼古拉。再见，露西。”

露西不知如何是好。她攫住乔纳坦的手臂。

“你不能就这样走掉！太简单了，你一定得说个清楚！”

“啊，求求你！”

“可是该怎么对你说呢？自从你下去那个天杀的地窖后，你变了。我们没钱，但你买了至少5000法郎的材料以及有关蚂蚁的书籍。”

“我有权对蚂蚁和制锁感兴趣。”

“不，你没有。一旦你有妻小要养活，你就没有这权利。倘若所有的失业救济金全都拿去买蚂蚁书，我就……”

“离婚？你想说的是这个吗？”

露西松开他的手臂，如战败的公鸡。

“不是。”

乔纳坦双手揽住她的肩膀，嘴角再次抽动。

“要对我有信心。我必须追根究底，我没疯。”

“你没疯？看看你自己吧！脸色惨白，好像高烧不止。”

“我的躯壳衰老，可是头脑变得年轻。”

“乔纳坦！告诉我下面有什么！”

“令人兴奋的事。不过，还得继续往下走，再深入些……你知道，有点类似游泳池，必须触及池底才能反弹浮出水面。”

他爆出魔鬼般的笑声，毛骨悚然的回响环绕着回旋梯长达30秒钟。

▼

地上第35层，由枝丫筑成的精致屋顶泛着彩绘玻璃的光彩。灿烂阳光透过这层筛子雨点般地洒落地面。我们目前的位置是城邦的育婴室，制造贝洛岗公民的“工厂”。热浪侵袭。38℃。很正常，因为育婴室完全暴露在南方的白热赤焰下，以尽可能长的时间利用热能。有时候，加上枝丫的催化效应，气温最高可达50℃。

成百只脚晃漾。这里种类最多的是保育员，她们将城邦之母产下的卵围成垛。24垛形成一堆，12堆排成一行。排列成行的卵，极目不见尽头。当浮云飘过造成阴影，保育员立即移动垛垛蚁卵，最年幼的卵必须时时留意保温。

“蚁卵需要湿热，蚁茧需要燥热。”这是流传蚁界孕育漂亮幼蚁的古老秘方。东边的工蚁专司加温之职，她们堆砌保持热度的黑木炭碎片，以及产生热能的发酵性腐殖土块。幸赖这两项“电热器”，就算户外只有15℃，育婴室也能永远维持在25℃到40℃间的高温。炮兵蚁巡逻着，预防绿啄木鸟进犯。

西边，放着产下已久的卵。蚂蚁孵化成虫的过程漫长。随着时间及保育员的舔舐，小小蚁卵逐渐变大变黄。一到七个星期内缓缓蜕变为长满金黄色须毛的幼蚁，时间长短得视气象而定。

保育员的注意力异常集中，她们不滥用抗菌唾液，不敢掉以轻心，绝不能让任何脏东西污秽幼蚁。她们是如此羸弱，以至于连交谈时费洛蒙的施放，都必须管制在最微量。

“帮我把她们抬到这个角落，小心，你那堆要掉了。”

一位保育员身上背着比她大两倍的幼蚁，那一定是只炮兵。保育员在角落卸下这只“武器”，开始舔舐。宽阔的培育箱中有成堆的幼蚁，身上六大环节渐渐明显，号叫着要人喂食。她们的头四处转动，脖子伸长不停地动来动去，直到保育员同意喂她一点蜜露或丢来一块昆虫肉为止。

三个星期后，她们完全“成熟”。幼蚁停止进食不再乱动，准备进入嗜睡期，分泌结茧蜕变成蛹。

保育员吃力地拖着黄色大包裹到隔壁房间，那里铺着干燥细沙，能吸收湿气。“蚁卵需要湿热，蚁茧需要燥热。”多说几遍也不嫌啰唆。干燥箱内，白色泛蓝的蚁茧逐渐变黄，变灰，然后转成棕色。刚好与炼金术的过程相反。

茧壳之中奇迹天成。一切都在变，神经系统、消化以及呼吸机置、感觉器官、甲壳……几天的时间，干燥箱内的蛹慢慢膨胀，蚁茧好像正在烹煮，重要时刻即将来临。蛹将破茧而出。保育员将相同阶段的放在一起。她们谨慎细心地咬破茧壳，一只触角伸出，一只脚，直到整只站立不稳的白色幼蚁突破禁锢。甲壳既柔软又明亮，不过不消几天光景即转成红棕色，一如贝洛岗其他居民。

327号在匆忙的蚁潮中，一时不知该找谁讲话。他对一位忙着教导新生儿走路的瘦小保育员，发出微量的气息。

“大难临头了。”

保育员连头都没转，只施放几乎侦测不到的气息句子：

“嘘，没有任何事比生命的诞生更要紧。”

一只炮兵蚁催促他，用触角顶端的圆球敲击。哔，哔，哔——

“快走，不要妨碍他人。”

他的能量太低，还无法发放讯息说服他人。啊！如果他有56号的沟通天赋就好了！然而他不气馁，找其他的保育员碰碰运气；没人理睬他。他甚至怀疑他的任务并不如他想象的重要，也许城邦之母是对的，有更优先的工作待做，譬如延续生命，而不是急着挑起战端。

当他深陷在迷思中时，一股喷射掠过他的触角尖端！一只保育员对他发射蚁酸。保育员将身上的茧放在一旁朝他瞄准。幸好她没射准。雄蚁冲向这个恐怖分子企图逮住她，但她早就躲进一间哺乳室，还撞翻了一堆蚁卵，挡住雄蚁的追赶。

卵壳破裂，流出透明的液体。

“保育员摧毁蚁卵！”

“她发什么神经？”

太可怕了，保育员们四处乱跑，焦急地保护孕育中的下一代。

327号雄蚁明白追不上她之后，将腹部推向胸廓下方瞄准。而他发射蚁酸前，保育员就已经遭炮轰倒地。一只兵蚁目睹她撞翻蚁卵。被蚁酸烧焦的尸体周围集结人群。327号垂下触角伸往尸体上方，毫无疑问，有一股淡淡的气息，岩石的味道。

社会化——

蚂蚁和人类一样，天生注定得社会化。新生蚂蚁太脆弱无法独自啮破包裹自己的厚茧，而人类的婴儿甚至不会自己行走或自行觅食。蚂蚁和人类是两种必须仰仗周围亲人协助的种属。他们不知道如何，或者不会自我学习。对成年人的依赖的确是项弱点，但也带动另一项演化的过程——知识的追求。倘若成年人能够存活而年幼者不行，后者势必自幼就得向年长者请益学习。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地下第20层。56号雌蚁尚未开始与任何一位菇农谈起侏儒蚁的秘密武器。眼前的景象令她目不暇接，一时还没有余暇散放任何讯息。

雌蚁是非常珍贵的阶层，童年时期都关在公主专属的哺乳室度过。知道的世界只不过十几条地道大小。很少有雌蚁会跑到超出地上地下10层以外的地方游荡。

有一次，56号雌蚁企图外出见识保育员口中的花花世界，但被哨兵给挡下来。身上的味道或多或少可以掩饰住，那对长长的翅膀可就没办法啦！当时警卫还警告她外面有庞大的怪兽，专门吃在交尾前跑出去晃荡的小公主。56号是既好奇又害怕。

来到地下第20层，她才恍然大悟，其实城邦里藏有很多惊奇待她发掘。不一定得先到户外的蛮荒世界。在这里，她生平头一次看见蘑菇田。贝洛岗的神话流传着，第一片蘑菇田是在谷物战争时期发现的，已经有5000个千年之久了。

一团炮兵特遣队刚夷平一座白蚁城邦。突然，她们撞进一个硕大无朋的房间，中央的位置高耸——一颗白色的饼状物，周围有上百只白蚁不停地磨蹭使之光亮。炮兵尝尝味道，鲜美极了！好像是整座可食用的村庄！俘虏们后来说这叫蘑菇。事实上，白蚁只吃孢子，因为她们无法消化孢子，所以借助蘑菇来促进消化。

褐蚁不需要这玩意就可轻易地消化孢子。不过她们领悟到在城邦中种植蘑菇的好处——可以协助抵抗围城攻坚以及纾解粮荒。

现今，贝洛岗城的地下第20层的一个个大房间里，大伙挑拣树墩。但是，褐蚁和白蚁培养的蘑菇种类并不相同。在贝洛岗种植的大多是伞菌。农业活动带动发展一套完整的技术。

56号雌蚁漫游于白色庭园的花圃间。工蚁一边准备着蘑菇生长用的“床”。她们将树叶切成小小的正方形，然后捣碎、研磨，搅拌变成糊状。树叶糊接着摆在堆肥上（蚂蚁有专门收集粪便的化粪坑）。同时以唾液润湿，放一段时日酝酿发酵。

在已经发酵的树叶糊周围，种上白色可食用的细丝团。左边就看得到工蚁喷洒杀菌唾液，并切除一切超过这些白色小圆锥球果的部分。如果放任蘑菇肆意生长，很快就会冲破房间。工蚁用扁平的大嘴收割细丝，制成好吃又营养的面粉。

那里，工蚁们个个全神贯注。绝不能让任何杂草或寄生蕈类掺杂其中坐享其成。

这种情况其实是不甚有利的，56号尝试与一只正细心修剪小白色圆锥球果的工蚁建立触角沟通。

“城邦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们需要支援，你愿意加入我们的工作小组吗？”

“什么威胁？”

“侏儒蚁发明一种杀伤力强大的秘密武器，我们必须赶快做出回应。”

花匠心平气和地问雌蚁对她所种的蘑菇有什么看法。一株美丽的伞菌。56号连声称赞。花匠邀请她品尝。雌蚁往白色软菇咬一口，食道立刻一阵灼热。

毒药！伞菌里饱含杨梅萃取物，一种稀释后当除草剂用的猝死性强酸。56号雌蚁拼命咳嗽，及时将喂毒食物反吐出来。

花匠松开蘑菇，往雌蚁胸膛跳去，伸出整张大嘴。她们在堆肥上翻滚，互相攻击头颅，传出断断续续的搏击声响。咔嚓！咔嚓！咔嚓！两个都不要命地想置对方于死地。

其他的菇农跑来架开她们。

“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

花匠想逃跑。56号雌蚁展开双翼，凌空飞跃地捉住她，往地面重重一丢。此时，雌蚁察觉到淡淡的岩石味。不会错，轮到她撞见这群不寻常的杀手成员。雌蚁夹住花匠的触角。

“你是谁？为什么要杀我？岩石味道意味着什么？”

沉默。雌蚁扭着花匠的触角。尽管非常痛苦，对方仍想偷袭她，但就是不搭腔。56号并不愿意伤害同族的姊妹，可是她加重力道。

对方不再蠢动。自行进入昏厥状态，心脏几乎停止跳动，她濒临死亡边缘。然而56号还是切断了她的两只触角。

此举让围观的群众对尸体更感兴趣。菇农再次围绕她。

“发生什么事？你把她怎么了？”

56号认为目前还不是自我澄清的时刻，最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她振动双翅。

327号是对的。族群里正上演着令人震惊的事，每只蚂蚁都疯了！

第二章　永远更深入

▼

地下第45层——没有生殖力的103683号钻进搏击室，在天花板低垂的场地中，战士们正为春季战争而练习。

到处是成对厮杀的战士。敌对双方首先互相触摸试探，衡量对方的个体大小，以及脚的长短。她们兜着圈子，摸索对方的侧身，散放挑衅的味道，并用触角顶端圆球轻搔对方。最后冲向对方。甲壳撞击。每只蚂蚁都扣住对方胸廓的关节部位。只要有一方成功了，另一方则企图咬住对方的膝盖。动作断断续续。她们用后面的两只脚支撑、站立、倒下、翻滚及愤怒。

一般而言，她们会令对方无法动弹，并以一只脚突袭。但这不过是演练罢了，没有人会受伤，也不会见血。如果一只被压的四脚朝天，战斗即宣告结束。这只蚂蚁的触角将缩回背后，表示放弃。双打捉杀具有相当的真实感。为了找到着力点，爪子使劲抓向对方眼睛，大颚在空中咬合。

在不远的地方，炮兵倚腹而坐，瞄准500颅外的石块。喷出的蚁酸往往正中目标。

一位沙场老将教导新兵，短兵相接前胜负已定。大颚或是蚁酸的攻击，不过是确认两位好战分子皆已了然于胸的成败定局。混战前，早已注定一人获胜，一人落败，剩下的只是角色分配的问题。一旦角色分配抵定，征服者根本不必瞄准，确定百发百中；战败者当然可以奋力抵抗，但无论如何都伤不了对手的。唯一的一项金科玉律——必须接受胜利。攻心为上，必须接受胜利才能攻无不克。

两位正在厮杀的勇士压到103683号兵蚁。她用力推开她们继续上路。她在寻找位于竞技场下方的外籍佣兵区。看到通道了。

佣兵的练习场比一般部队的还要辽阔，她们是为战争而来的，同时就住在练习场里。本区居民龙蛇杂处：有的已经加入联盟，有的已经归降——黄蚁、红蚁、黑蚁、喷胶蚁、具毒针的原始蚁，甚至侏儒蚁。

外籍佣兵也是源自白蚁的创见，最初的想法是豢养一批外国人，敌军进犯时予以从旁协助。至于褐蚁城邦，为适应瞬息万变的外交形势，她们有时会与白蚁联合，抵御其他种类的蚂蚁。由此可以进一步地思考——为何不招募蚂蚁兵团常驻白蚁窝呢？真是具革命性的点子。

当褐蚁兵团为了白蚁必须与同种蚂蚁交锋时，不用说有多惊讶了。尽管蚂蚁文明以快速的适应力闻名，这次也显得力不从心，不知如何是好。褐蚁也不落人后仿效敌军的做法，招买一批白蚁军团对抗白蚁。

不过这项计划暴露出一大缺陷——白蚁是绝对忠诚的民族。她们的忠诚信念全无破绽，不可能与自己人对抗。只有褐蚁，她们的政治形态与心理层面一样多变，如此才能承受佣兵制度产生的负面牵连。

没关系！褐蚁大联邦只要雇用其他的外族蚂蚁，来强化本身武力就行啦！所有的部队全都效忠于“一统的贝洛岗气味旗帜”下。

103683号靠近侏儒蚁佣兵，问她们是否听说过施嘉甫岗完成了一项秘密武器，能快如闪电地一举消灭28人组的褐蚁探险队。她们回答，从没听过也没看过这么厉害的武器。

103683号侦讯其他的佣兵，一只黄蚁宣称曾有一次这样的险恶遭遇，不过不是侏儒蚁干的……而是一只烂酪梨不巧从树上掉下来。所有人顿时放射出哄堂大笑的费洛蒙。黄蚁式的幽默。

103683号回到好友们练习较劲的场地。她认识这里的每只蚂蚁。大伙仔细专心地听她述说，并且对她的话有信心。很快“侏儒蚁秘密武器追查小组”就新增了30位坚毅的兵蚁伙伴。啊！如果327号能看到就好了！

“各位小心，有一个集团专门刺杀想知道真相的人，一定是出卖给侏儒蚁的褐蚁佣兵。她们身上有一股岩石味道可以辨识。”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一致决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地点定在城市的最底层，地下第50层最里边的房间。没有人到那里去过，她们可以安心

地在那里策划反击行动。

但是103683号的身躯向她提示时间急速飞逝。已经23℃——时间了。她向大伙告辞，奔赴与327号和56号的约定之地。

审美观——

什么比蚂蚁更美呢？

幽雅浑圆的线条，完美的流线型。所有的昆虫身材都经过精心设计，四肢剪裁合度地裹在专属槽中。每一处关节都是鬼斧神工的机械构造。镶在身上的甲壳则好像出自电脑的精密设计。没有吱嘎声，没有摩擦。三角形的头颅望向天际，修长微屈的脚，舒适地点着地面支撑身躯。简直是一部意大利跑车。

运用爪子抓力可以在天花板上行走自如，双眼视野广达180°，触角不仅能接收放射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上千种讯息，顶端还能当铁锥使用。腹部处处是口袋、筛子及小隔间，利于储藏化学药品。大颚切、夹或抓皆可。体内令人叹为观止的腺体网络释放各类气味信息。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

尼古拉不想睡，依旧待在电视前面。新闻刚结束，报道马可波罗号探测器返航的消息。

结语——邻近的太阳系星球上，没有任何生命迹象。探测器到访的星球全是一幅幅岩石荒漠或氨气液体的画面。没有青苔，没有变形虫，没有任何微生物。

“难道爸爸是对的？”

难道我们是宇宙中仅有的高智慧生命形态？老实说，有点令人失望，但可能是真的。

新闻后接的是“环宇采风录”系列。今天的主题是关于存在于印度的

阶级社会问题。印度人一出生就有隶属的阶级。每个阶级都有其运作的规范，法令异常严苛，任何人不得违背，否则将被原阶级逐出。其他的阶级亦然。欲了解这种举止，我们必须联想到……

“已经凌晨一点了。”露西干涉道。

尼古拉的脑中填满画面。自从地窖事件发生以来，他整天看电视。这是他用来忘记一切的方法。

母亲的声音将他唤回残酷的现实。

“好了，你不累吗？”

“爸爸在哪里？”

“他又到地窖去了。现在该睡觉啰！”

“我睡不着。”

“你要我讲故事给你听吗？”

“好啊！好听的故事！”

露西陪他进房，松开红棕色长发，并沿床边坐下。

她选了一则古老的希伯来童话。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采石工人受不了每天在烈日下辛苦地挖掘山头。采石工人对自己说：‘我受不了这种生活，整日敲打石头，累死了……而太阳总是那么热！啊！多希望能变成太阳，有无限的权力雄踞天上，将温暖的光芒撒向全世界。’

“奇迹居然发生了，他的要求被听见了，采石工人转眼间变成太阳。他无限欢欣地看见愿望成真。但当他快乐肆意地放射阳光到全球各地时，他发现光芒被乌云挡住了。他高喊：‘平凡的云就能挡住我的光芒，当太阳有什么用！倘若云比太阳伟大，我希望能变成云。’

“刹那间他变成云，飘舞于世界之上，奔跑并降下甘霖。但一阵狂风大作吹散了云。‘那么风才是最伟大的，我要变成风。’他决定道。”

“那么他变成风了吗？”

“是的，他吹过世界，制造暴风、旋风及台风。但是，突然，他发现一堵墙阻挡了他的去路，一堵又高又坚硬的墙。原来是一座山。‘风

有什么用？平凡的山头就能迫使我停下，他才是最伟大的。’他说。”

“那么他变成山啰？”

“答对了。这个时候他觉得有东西敲打他。那个东西比他更伟大，能深入他的内部挖掘。那是……一个小小的采石工人。”

“哈哈哈！”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嗯，喜欢！”

“你确定电视没播过比这更好听的故事？”

“没有，妈妈。”

她笑逐颜开地将孩子揽入怀中。

“妈妈，你认为爸爸也在挖掘吗？”

“也许，谁知道？总之，他好像认为走到下面就可以整个改头换面。”

“在这里不好吗？”

“不是的，他只是觉得失业在家很丢脸。他认为自己最好变成太阳，地底下的太阳。”

“爸爸自认是蚂蚁王。”

露西微笑。

“过一阵子就好了。你知道他也还是个孩子，而孩子们总是对蚂蚁窝着迷。你从来没跟蚂蚁一起玩吗？”

“喔，玩过！妈妈。”

露西摆正他的枕头，亲吻他。

“现在该睡啰！来吧，晚安。”

“晚安，妈妈。”

露西瞥见床头桌上的火柴棒。他一定还想摆出4个等边三角形。她回到客厅拿起那本关于建筑的书，读着这栋房子的历史。很多科学家曾

在这里住过，尤其是新教徒，譬如米歇尔·塞尔维特［译者注：Michel Servetus（1511—1553），西班牙医生及神学家。因反对三位一体以及耶稣圣灵教义而遭迫害逃亡至日内瓦，后因与加尔文教派大唱反调被逮捕焚死。　］就在这里住过好几年。其中一段特别吸引她的注意。根据书上的说法，宗教战争期间为方便新教徒逃离城市，在这里挖了一间地下室，据说深度和长度都相当罕见。

▼

三只昆虫排成三角形进行绝对沟通。如此可省去个别叙述的麻烦，马上就可知道大伙的冒险经历，仿佛他们是同一本体，化为三个分身加速侦察作业。

触角连接。想法开始流泻、汇集并转动着。脑像电晶体般，将接收的电流讯息变得更丰富再传递。这是三只蚂蚁的心灵奇妙地集结个别天赋所获得的小小成果。

但是，魔力突然中断。103683号探测出一股外人的味道。隔墙有触角。

正确地说，应该是深入56号房间门口的两只触角。有人偷听……

△

子夜。两天了，乔纳坦没再上来。露西紧张地在客厅踱步。她进房查看酣睡中的尼古拉，目光突然被某种东西吸引——火柴棒。她直觉地感应火柴棒的谜底是解释地窖之谜的开始——6根火柴棒摆4个等边三角形。

“必须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如果沿袭旧有的思考模式，永远也解不开。”乔纳坦一再地重复。她拿起火柴棒，回到客厅把玩良久。由于精神绷得太紧而身心俱疲，她决定睡觉。

当晚，她做了奇怪的梦。

首先她看见埃德蒙舅舅，至少是乔纳坦口中埃德蒙的样子。他排着像电影院前的长龙，队伍延伸到荒烟沙漠上。四周环绕着墨西哥士兵，巡视确保“一切顺利”。远远望去，有12只绞刑用的T形支架。刑台上的死尸，全身僵硬后被解下，再换另一批人上去。队伍往前行。乔纳坦排在埃德蒙后面。她则和一位戴着小眼镜的胖男人跟在后头。所有的死囚心平气和地交谈着，仿佛什么事都没有。

当绳圈套住脖子即将行刑之际，4 人并肩呆呆地等着。埃德蒙舅舅决定第一个开口。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他以沙哑的声音说道。

“我不知道……活着。我们出生，然后活得愈久愈好。但是我们的终点来临了。”乔纳坦回答。

“亲爱的外甥，你太消极啦！我们的确将被吊死，而且四周都是墨西哥士兵，但这只是生命中的一项机缘，绝非终点，只是巧合而已。更何况，一定有解围的方法。你们背后的绳索绑得很紧吗？”

他们努力挣脱捆绑。

“啊，不紧。”胖男士说，“我知道如何松开绳索……”

“好，帮我们松绑。”

“该怎么弄呢？”

“先晃荡身躯，直到能碰到我的手为止。”

他扭曲着身子，将自己变成一个钟摆。他解开埃德蒙的绳子，其他的人接着也重获自由。他循着同样的技巧，身体愈荡愈近。

然后舅舅说：“跟着我做！”

在脖子轻晃的助力下，他从一个绳索朝另一个绳索迈进，直达整排T形架的最后一根。其他的人也依样画葫芦。

“可是我们无法继续了！这个支架后没有东西，他们会看见我们的。”

“瞧，梁柱里有个小洞。进去吧！”

埃德蒙纵身跳向梁柱，顿时缩小身形钻进洞里。乔纳坦及胖男人都

依样照做。露西心想，我绝对做不到。她还是将自己抛向那截木头，而且进了洞！里面有一座螺旋梯。他们三步并作两步地往下冲。他们听见士兵在身后的呼喊。

“那些外国佬，那些外国佬，当心！”

军靴踏步，枪响，士兵追赶他们。阶梯直通一座现代化饭店的套房，面对海景。他们进入室内，关上门。

“8”号房。咔一声关上门，垂直的8倒下变成横躺的∞（无限的符号）。房间内部非常豪华，他们觉得已远离粗野军人的魔爪了。

正当每个人轻松吐口气时，露西出人意表地掐住她丈夫的喉咙。“想想尼古拉，”她喊道，“得想想尼古拉呀！”她拿起一只古董花瓶重击他，花瓶上的图样描绘年轻的大力士（译者注：Hercule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著称。 ）勒毙大蛇的故事。乔纳坦不支倒地，在地毯上化成一只剥了壳的虾，滑稽地蠕动。

埃德蒙舅舅走上前。

“你后悔了，嗯？”

“我不懂。”

“你很快就会懂了。”他微笑着说道。他带她到阳台，面向大海。6根点燃的火柴从天而降，在他双手的上方排列成行。

“仔细听好，人们往往有相同的想法。人们一直用平淡无奇的态度看待世界，好像用广角镜头拍摄照片一般，完全是实际的景象。但这不是唯一的真实，必须改变思考模式！看！”

火柴在空中飞舞一会儿，然后全部聚集在地面上。它们爬着，仿佛有生命一般，组合成……

第二天，露西有些发烧，她还是出门买了一把焊枪。终于弄坏门锁。当她正准备跨过地窖门槛时，尼古拉半睡半醒地在厨房出现。

“妈妈，你要去哪里？”

“我去找你爸爸。他自认为是可以飘越山峰的云彩。我想去看他是否夸大其词。我回来再告诉你。”

“不要，妈妈。不要走，不要走……只剩我一个人。”

“别担心，尼古拉，我会回来的，要不了太久。等着我。”

她照亮地窖入口。黑暗的地方，如此的黑暗……

▼

“谁在那里？”

那对触角向前移动，慢慢地，一个头出现了，然后是胸膛和腹部。是那只带有岩石味的小跛子。他们本来想朝她冲去，但小跛子的身后是上百只全副武装的兵蚁，个个张开大嘴，发出岩石气味。

“从秘道逃走！”56号雌蚁急急地说。她移开石块，地道现身，双翅振动贴近天花板，朝最前面的几只入侵者，从高处往下喷射蚁酸，让她的两名同党成功地脱逃。

至此，兵蚁团爆出一项血腥的建议。

“杀了他们！”

56号也跟着飞身入洞，差一点就被蚁酸命中。

“快！捉住他们！”

上百只脚杂沓地追赶，间谍的人数真多。她们在狭窄的秘道里高声张牙舞爪，对逃亡三人组紧追不舍。

雄蚁、雌蚁和兵蚁腹部着地，触角往背后平躺，在已经不再是秘密的秘密通道内狂奔。他们跑过内眷区，并往下深入更里层。狭窄的通道不久连上一处交叉口，此后的通道将面临更多岔路。幸而327号还分辨得出身在何处，拖着共患难的同伴跑。

突然，在一条地道的转角，另一队兵蚁朝他们逼近。令人难以置信——跛子已经跟她们接上头了。这只好战血腥的昆虫，一定对所有的捷径了若指掌！

三名亡命之徒且战且退，奋力逃脱。当他们停下来喘口气时，103683号建议，最好不要在对方的地盘上与她们遭遇，因为她们可以在此交

错的地道中轻易走动。

当敌人比你强时，你的行为必须出乎敌人的意料。

第一任蚁后发表的老词恰好是当前情势的写照。56号有个点子，她提议藏匿在墙里面！赶在那些有岩石味的兵蚁之前，他们全心全力地往壁柱里挖洞。大颚一嘴一嘴地敲碎泥块，并搬运泥土。他们的眼里满是尘土，触角也是。有时为了加快进度，他们还将油腻的土块大口地吞进肚子。好不容易洞穴够大了，他们团团挤进去，再重新砌好墙，等待。追兵赶到，奔驰而过，但不久又回到这里。这次，她们的步履缓慢，而且有人探测薄薄的墙壁……没事，什么都没发现。

但此地不能久留，对方很可能马上侦测到他们某个人的分子。所以他们又开始挖……103683号的嘴巴最大，身先士卒地在前面劈；另两只有生殖力的同伴，则忙着移开泥土并填住后路。

杀手们明白了这个伎俩。她们敲打墙面，再次发现他们的踪迹，也开始疯狂地挖掘。三只蚂蚁不仅往下挖，还到处转弯。然而，在一大片黝黑的污泥中，想要顺着什么东西走，本来就是件困难的事。

每一秒钟有三条地道诞生，两条被堵死。这种情况下，还冀望能画出准确的城邦地图吗？唯一不变的地标只有圆顶和树墩。三只蚂蚁在城邦的躯干里慢慢前进。

有时绊上一条长藤，原来是农夫蚁栽种的常春藤，用来巩固城邦避免下雨松塌。泥土变硬了，嘴巴碰撞石块——必须回头。

有生殖力的两只侦测不到追兵的振动，三人决定停止挖掘。他们现在的位置是在贝洛岗城的空气袋。一个不透水、无臭、无闻的密闭空间。空洞的荒岛。谁会想到这个迷你洞窟？在这里，他们觉得好像躺在母亲肚子里的那块椭圆形晦暗地带一样。

56号打鼓般地用触角轻敲对方的头，她要求养分交换。327号弯曲触角表示同意，然后将他的嘴贴上56号雌蚁的双唇。他送出一些先前哨兵蚁赠予他的蚜虫蜜露。56号立即精神大振。轮到103683号敲她的头。她们互相吸住双唇，56号将刚刚储蓄的食物吐出。接着三位伙伴彼此轻抚，相互摩擦。啊！对一只蚂蚁来说，赠予是多么快乐……

恢复了体力，他们知道不能长久待下去。氧气会耗尽。就算蚂蚁能够长时间不吃东西，但没水、没空气、没热能，他们终将陷入死亡的昏睡。

触角沟通。

“现在该怎么办？”

“答应加入我们计划小组的30人部队，正在地下第50层的房间里等我们。去吧！”

他们重拾挖掘地道的工作。幸而他们对地底磁场的感应如约翰斯顿［译者注：Johnston（1807—1891），美国陆军军官，南北战争时期指挥南军作战。］般敏锐，得以不迷失方向。根据逻辑推论，他们目前可能是在地下第18层的谷仓和地下第20层的蘑菇田间。越深入天气越冷。黑夜降临，地底泥土开始结冻。他们的动作慢下来，停止不动，就挖掘的姿势沉沉睡去，静待气候回暖。

△

“乔纳坦，乔纳坦，是我，露西！”

愈往黑暗宇宙深入，她的恐惧愈甚。顺着阶梯一级一级，仿佛永无止境地下沉。她坠入了精神恍惚的异常状态，觉得自己坠入内在深渊，愈陷愈深。起先只是喉咙突发性的股股干热，现在她感到肚子的痛楚逐渐扩散，腹腔神经丛纠结似的躁郁，连带胃也如针扎般刺痛起来。她的双足和膝盖机械式地运动。她会神智错乱吗？她这里也会感到疼痛吗？她会停下脚步，裹足不前吗？

突然，童年往事历历浮现。权威的母亲一心袒护受宠的兄弟，多少次她因母亲的偏心而代为受过。她的父亲，毫无生气地苟活；在他妻子面前只会穷打哆嗦，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逃避，连最微不足道的商议也远远逃开，每当母亲大人有任何要求，他只会说“是的”。她父亲——怯弱无能。

悲伤的往日重现，产生一种对乔纳坦不公平的觉醒。事实上，她斥责乔纳坦所有相似她父亲的一切。正因如此，她压抑他、击垮他，让他一点一滴地类似她的父亲。循环借此而生。她不自觉地创造出她最厌恶

的东西——她双亲般的夫妻。要打破循环。她深切地自责，那些强行加诸他丈夫的责难，一定要加以弥补。

她不断地回旋下降。认清自身的罪孽后，她的恐惧消失，连压迫性的痛楚都烟消云散。她持续地回旋下降，直到差点儿撞上一扇门。一扇普通的门，门上有一部分刻满铭文。她没花时间读。有个门把，门嘎吱一声开了。门后头，还是阶梯。唯一的差别是石阶上有一点点突出的含铁凸块，呈赭红色，之间还有水滴渗透，极有可能是地下河造成的。

然而，她清楚地感觉步入新的阶段。突然，她的手电筒光线照亮脚边的一片殷红血迹，应该是聒喳喳的。勇敢的小狗狗，竟然跑到这个地方。到处泛着泥浆，墙面的污渍根本分不清是血迹还是生锈的铁块。她突然辨识出一种声响——

“噼噼啪啪”。

好像有人朝她走来。脚步迟疑，仿佛来人天性害羞。露西停下脚步，用手电筒的手把在黑暗中摸索。当她寻出声音的来源时，她发出惊怖的尖叫。

然而，从她所在的位置，没有人能听得见。

▼

白昼为宇宙万物而来。他们持续往下深入。地下第36层。103683号对这一带相当熟悉。他们终于脱离险境。岩石味道的兵蚁不可能跟随他们到这里。

他们钻入低矮且杳无人迹的地道。有些地方还可以看见洞穴，或左或右，全是弃置了至少10个冬眠期的旧谷仓，地板湿滑，水气渗透。正因为这个缘故，这地方才会被认为不够卫生，被视为贝洛岗城里风评最差的区域之一。

好臭！雄蚁和雌蚁还无法完全放下心中的大石。他们察觉有敌意存在，同时有触角监视着他们。这一带都是游手好闲的流浪汉和寄生虫。

他们张大嘴巴，在幽暗污秽的地道与房间穿梭前进。尖锐的嘎嘎声吓他们一大跳，呼哧，呼哧，呼哧……声调持平，组合出令人昏昏欲睡

的单调旋律，回荡在泥污处处的地下室。兵蚁认为是一只高唱情歌的蟋蟀。

两只有生殖力的伙伴无法放下忐忑不安的心。照理说，蟋蟀能突破联邦军队的防线，深入城邦内部，简直是对军队的公然嘲讽，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事。103683号倒是老神在在。上任蚁后不是说过吗？

想全面控制一切，不如控制要塞。

另一种声响，好像有人急速地挖洞。难道岩石气味的兵蚁又追来了？面前突然喷出两把钉耙状的利刃。两只手，这两只手在空中乱抓，并将泥土撒向后方，接着硕大的黑色身影窜出。

但愿不是土拨鼠！三个伙伴僵直呆立，目瞪口呆。

是土拨鼠。泥中的涡虫。黝黑的长毛圆球，白色尖爪。他在沉积岩层中悠游自得，就像青蛙在湖中一般无二。他们拍打，划动，接合黏土层。有惊无险。挖土机过去了。土拨鼠只觅食蠕虫。他最大的乐趣就是，一口咬住蠕虫的淋巴神经结，让他们瘫痪，并将蠕虫活生生地储存在他们的土洞里。三只蚂蚁再次有条不紊地清洗身体，除垢，再上路。

他们钻进一条挑高但非常狭窄的地道。兵蚁在前面引导，施放注意的气息，请大家注意天花板上的动静。的确，天花板上粘满了血红带黑斑的臭虫。这些专找麻烦的讨厌鬼！

身长3颅（约9毫米）的臭虫背上的图案，仿佛是愤怒的眼神。一般而言，他们以死虫的湿润腐肉为生，但有时候，也吃活的昆虫。一只可恶的讨厌鬼立刻朝三人组俯冲而下。还来不及着地，103683号已经将腹部调节至胸廓下方发射蚁酸了。当可怜的讨厌鬼落地时，早已化成一堆温热的肉酱。他们如秋风扫落叶般地吃完食物，并快速离开现场，免得另一只怪物又展开攻势。

智慧——

正确地说，实验是从1958年1月间开始的。

第一个主题：智慧。蚂蚁有智慧吗？为求解答，我找来一只落单的

褐蚁，中等身材且具有生殖力。它面对如下的难题——一个洞穴的底端放一块变硬的蜂蜜，洞口用树枝枝丫封住，不算太重却很长且稳固地架住。正常的情况下，蚂蚁会将洞口弄大钻进去。但是，洞穴的四周是由硬塑胶巩固支撑的，因此无法穿透。

第一天：蚂蚁断断续续地拉着枝丫，拉高一点点，但不久就放掉，然后再拉高。

第二天：蚂蚁做着相同的事。它同时尝试咬坏底座部分的枝丫。没有结果。

第三天：同上。昆虫仿佛迷失在谬误的逻辑推理中，但仍旧固执地努力，因为它还想不出另一套办法。这可能是不具智慧的证明。

第四天：同上。

第五天：同上。

第六天：早晨起来，我看见从洞里拔出来的枝丫。一定是在夜里发生的。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接下来的地道多半有障碍。头上的泥土干冷，由白色的葡萄状须根固定，但土块仍不时崩落，大伙称为“室内冰雹”。唯一的防御方法只有提高警觉，以及万一闻到任何土块时，马上跳到一旁。

三只蚂蚁朝前行，腹部贴地，触角平躺背后，大步开走。103683号看起来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十分清楚她要带领伙伴们前往的方向。

泥土再度变得湿润。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在此间游移。生命的味道。生物的味道。

327号雄蚁驻足不前。他不太放心，他觉得有一面墙好像偷偷地动了一下。他往可疑的地方靠近，墙面再次颤抖，仿佛露出一个口来。雄蚁后退。这次东西太小，不会是土拨鼠。洞口化成螺旋状，中央出现隆起物，直射出来往雄蚁的方向跳。

雄蚁放出惨叫气息。蚯蚓！雄蚁一口将他咬成两截。但他们四周的墙壁，陆续冒出身子扭曲的蠕虫。很快地蚯蚓聚集，简直像是在鸟的肠

子里。

一只蚯蚓胆大妄为地圈住雌蚁的胸膛。雌蚁大颚上下咬合，将他裁成数段，每一段还不停地卷曲着。其他的蠕虫也相继行动，环绕他们的脚和头。触角与蚯蚓接触是蚂蚁最不能忍受的事。三个伙伴齐心协力挣开枷锁，并朝这些毫无防卫能力的蠕虫发射蚁酸。最后地上仍躺满了不时颤动着的凹凹凸凸的赭红色尸体，仿佛还想挑战似的。

他们狂奔而去。当他们恢复神智，103683号指出另一条要穿越的新通道。愈往里走味道愈坏。他们也慢慢习惯了。兵蚁标出一面墙，解释要在这里挖掘。

“这里是旧的卫生堆肥间，聚会的地点就在隔壁。我们在这里聚会，没有人会来打搅。”

他们穿墙钻孔。墙的另一边是一个大型的房间，弥漫着粪便的味道。

30位加入联盟的兵蚁的确在那里等待。但若要商讨要事的话，必须先具有拼图游戏的基础知识，因为他们全都遭肢解分尸，头和胸膛相隔好一段距离……

惊慌失措的他们检查死亡之境。谁能在这个地方，就在贝洛岗的脚底，将他们一举杀害？

327号发出信息：“一定是从地底钻出来的东西。”

“我不这么认为。”56号雌蚁反驳道，同时她建议雄蚁挖挖地面看看。雄蚁伸出大颚重敲，疼痛。底下是岩石。

103683号补充说道：“巨大的花岗岩，这是城邦的底座，坚硬的地板。并且非常厚实，非常大。我们尚未发现它的边缘。”

总之，甚至可能是世界的终点。此时有股怪味作祟，某种东西刚踏入这个房间，一种他们立即会产生好感的生物。不，不是同族的姊妹。原来是一只鞘翅目蚜虫。当56号雌蚁还是只幼虫时，就听城邦之母谈论过这种虫——

没有任何感觉可以比得上吸取鞘翅目蚜虫蜜汁后的那种通体舒畅。我尝过一次。所有肉体欲望结合的果实，他们的分泌物能弭平所有凶狠

的意愿。

吸吮这种物质后，无疑地，痛楚、恐惧、智慧一律中断。如果蚂蚁能逃开那甜美毒汁供应者的魔掌，她们也必然义无反顾地离开城邦，寻寻觅觅只为再次尝鲜。她们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地寻找，直到精疲力竭。然后她们果真找不到鞘翅目昆虫，往往就附身一株杂草上等死，慢慢地被身体内千种不得满足的欲望折磨而死。

有一天，56号雌蚁发问，为何要纵容这样的惨祸在城邦中上演，而白蚁和蜜蜂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消灭。城邦之母告诉她，面对一个问题总有两种解决方法：禁止问题靠近，或是让问题自然发生。后者不一定较差。鞘翅目蚜虫的分泌物掺入其他物质是疗效卓著的药品。

327号带头前进。禁不住鞘翅目蚜虫甜美气味的诱惑，327号舔着他腹部的须毛。须毛上滴出会产生幻觉的液体。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毒汁制造者的腹部加上两根须毛，整体看起来，活脱儿是带着两只触角的蚂蚁头翻版！

56号雌蚁也飞奔而去，但她没有时间享受大餐，一股蚁酸呼啸而至。103683号也脱离蛊惑状态马上发射。鞘翅目蚜虫痛苦地蜷曲着。

103683号简明地发表见解：

“在这么深的地底，见到这种生物是件反常的事。尤其鞘翅目蚜虫不会挖洞。一定是有人故意安排，好阻挡我们进一步追查！这附近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另外两位同伴，羞愧得，不得不佩服同伴的真知灼见。他们找了好一阵子。他们搬开石砾，仔细闻遍每个小角落。线索很少。然而他们终于辨识出一股霉臭味，杀手的岩石味道。不容易侦测到，只有两三个分子而已。味道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小岩石的后面。

他们推开岩石，又是一条密道。只是，它既不是在木头中，也不是在泥土中挖出来的，而是直接在花岗岩中钻洞！还没有任何蚂蚁的大颚能咬穿这种石材。通道非常宽阔，但他们还是小心翼翼地探身下去。短暂的行脚后，他们到达一个满是食物的房间。面粉、蜜汁、谷类、各式肉品……每种的数量都大得惊人，足以养活整个城邦，并度过五个冬眠期！所有的一切都散发出与追杀他们的兵蚁一样的岩石味道。在这里怎

么可能会暗藏一间堆满食物的谷仓？更奇怪的是，还有一只鞘翅目蚜虫挡住出入口！

族群中从来没有任何触角传递过这个消息。他们开怀大吃一顿，然后集合触角整理头绪。整个事件越演越不明。歼灭首批探险队的秘密武器，带特殊气味四处追杀他们的兵蚁，鞘翅目蚜虫，城邦底部的食物暗藏点……这些在在显示出，并非单单是侏儒蚁收买一批外籍间谍那么单纯。难不成这些间谍的组织如此严密！

327号和伙伴们并不想再深入思考下去。地底深处回荡着沉沉的振动声。砰砰、砰砰、砰砰……上头的工蚁正用腹部敲击着地面。事态严重，城邦进入第二级警戒状态。他们不能无视这项召唤，步伐自动转向。他们的身躯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驱动着，早已先行出发与族群共存亡。

远远跟着他们的小跛子松了口气。呼！他们什么都没发现。

△

尼古拉鉴于母亲以及父亲都没有从地窖回来，他下定决心报警。

一个饥肠辘辘、双眼红肿的小男孩跑到警察局说明“他的父母消失在地窖里”，而且很可能被老鼠或蚂蚁给吞噬了。

两位惊讶不已的警员亦步亦趋地陪他回到希巴利特街3号的地窖。

智慧（续）——

实验再度展开，这一次有摄影机全程拍摄。实验的主题为，相同种属的蚂蚁以及相同的洞穴。

第一天：蚂蚁一直拉、推、咬着枝丫，没有任何结果。

第二天：同上。

第三天：好极了！它找到某种方法，它稍微拉开枝丫，然后用肚子顶住空隙并用力胀大肚子。之后它往下寻找新的着力点再重复刚才的步

骤。就这样，慢慢地，断断续续地，从枝丫底下爬出来。

原来如此。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

警报发放乃肇因于一项极不寻常的事件。地处最西陲的拉舒拉岗遭到侏儒蚁的军队攻击。她们终于决定再兴烽火。战争已无法避免了。一些生还者冲出施嘉甫人设下的包围，讲述着难以置信的事情经过。

根据她们的描绘，事情是这样的——17℃——时间，一根长长的洋槐树干，往拉舒拉岗的主要入口逼近。一截居然会动的树干。树干冲撞一次，以旋转的方式破坏洞口！哨兵出城攻击这块木头，非但没有发现来者何人，连她们也被如数消灭了。后来，所有居民都躲在洞里，祈祷树枝停止破坏。可是一直不停。树枝穿透圆形屋顶，好像揉碎一颗玫瑰花苞般，然后深入地道探索。军队全力反扑却徒劳无功。蚁酸对这截植物性破坏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拉舒拉岗人民极度恐慌。终于平静了。

历时2℃——时间的破坏。接着，侏儒蚁军团大踏步而来。开膛破肚的子城邦根本抵挡不住侏儒蚁的第一波攻势。伤亡人数累计10万以上。死里逃生的生还者全部撤往松树树墩，誓死抵抗敌军的包围。然而也撑不了多久，一则她们存粮匮乏，另外敌军已经逼近树墩的中枢，也就是皇城的所在地。

拉舒拉岗是联邦的一员，贝洛岗以及邻近友邦都有义务派兵支援。甚至在触角接收完这所有的悲剧前，战斗准备的命令就已下达。谁还管什么休养生息和城邦整修？春季第一场战争已经开打了。

当327号雄蚁、56号雌蚁以及103683号兵蚁，用最快的速度往上爬时，他们的四周早忙成一团。保育员将蚁卵和幼蚁移送至地下第43层。蚜虫蜜露的采收者忙着把绿色的家畜赶到城邦的最里端。农夫则准备足够的研磨食物充当军粮。在属于兵蚁阶层的地区，炮兵的腹部灌满蚁酸。肉搏战将士磨利大颚。外籍佣兵分组成精简的进攻部队。有生殖力的蚂蚁关在自己的区域内，足不出户。

天气太冷，无法马上出发。明天第一道曙光升起，战事将全面沸腾。圆顶上的气温调节孔关闭。贝洛岗缩紧它身上的毛孔，收回爪子，咬紧牙关，蓄势待发。

△

两名警员中较胖的那个揽住男孩的肩。

“你十分确定？他们人在里面？”

孩子一脸倦容和厌烦，无言地甩开他的手。

加蓝警员欠身望向阶梯，大叫一声“喂！”，既大声又可笑。只有回音应和。

“看来非常深，我们不能贸然下去，要带些装备。”

毕善组长举起一根肥胖多肉的手指放在嘴上，神情肃穆。

“当然……”

“我去找消防队来。”加蓝警员说。

“好。趁这个时候，我来问问这个小孩。”

组长指着被烧坏的门锁。

“这是你妈妈弄的？”

“是。”

“哇！你妈妈的身手真矫健。我认识的女人里，很少人懂得用焊枪冲破重重枷锁……而且没一个会疏通水槽……”

尼古拉没有心情开玩笑。

“她想去找爸爸。”

“是的，对不起……他们在底下多久了？”

“两天。”

毕善搔搔鼻子。

“你爸爸为什么要下去，你知道吗？”

“起先是为了找狗狗。后来我不知道，他买了一大堆金属板带下去，还买了成堆关于蚂蚁的书。”

“蚂蚁？当然，当然。”

毕善组长显然摸不着边际，只好频频点头并喃喃地说了几次“当然”。

事情看来并不单纯。他感觉不出症结在哪里。这不是他首次接手这种“特殊”案件。甚至可以说，一有难缠的案件，一定会落在他头上。事实上，因为他具有一项重要的优点——他让那些疯子觉得，终于找到一个愿意听他诉说、能够了解他的人。

这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他还是个小男孩时，班上同学就常找他告白，发泄他们所做的疯狂举动。那时他凝神倾听，双眼注视对方，晃着头口中念道：“当然。”这招十分管用。人们常常想酝酿出矫揉造作的冗长句子和赞美，来吸引对方或打造深刻印象；然而毕善不同，他觉得只要简单的“当然”一词就已绰绰有余。这又扫清了人际沟通上的一个疑点。

还有个更怪异的现象，年轻时期几乎不发一语的毕善，居然在学校同侪间获得一个口若悬河的名声，甚至还应邀在学年末的结业典礼上致辞。毕善应该去当心理医生的，但是他对制服有种无可救药的迷恋。因此，白色医生袍在他眼里，分量显然不够重。在一群疯子的世界里，军人和警察，整体而言是能够“自我控制”的代言人。

尽管自认能够理解这群制造混乱的人，毕善其实并不喜欢他们。

没头脑的蠢蛋！

毕善投身警界之后，他的上司很快就发掘出他的天赋，因此有系统地分派一些“无法理解的”案子给他。大部分时候，他根本什么都没解决，但无论如何，他总是在处理啊！这已经很不错了。

“啊！还有火柴棒！”

“火柴棒怎么了？”

“如果想找出答案，先得用6根火柴棒摆出4个等边三角形。”

“什么答案？”

"'新的思考模式'，爸爸说的，'另一种逻辑'。"

"当然。"

这次，男孩愤怒地反驳：

"不，一点也不'当然'！必须找出能够形成4个三角形的几何图。蚂蚁、埃德蒙舅舅、火柴棒全都有关联。"

"埃德蒙舅舅？谁是埃德蒙舅舅？"

"就是他写了《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可是他已经死了，也许是给老鼠咬死的，就是杀死'聒喳喳'的那些老鼠。"

毕善组长叹了口气。

荒唐！这小鬼长大后会变成什么德行啊！至少会是个酒鬼。

加蓝警员和消防队员终于赶到了。毕善骄傲地看着他。

加蓝是个能干的小子，不太正常。

匪夷所思的故事最让他兴奋。愈是古怪，他愈有兴趣。善解人意的毕善和拼命三郎的加蓝形成最佳二人小组，专管"没人愿意插手的疯狂事件"。

他们曾被派往处理"被自己豢养的猫吞噬的老妇人事件"，以及"妓女的舌头让寻欢客窒息而死事件"。差点忘了，还有"腌肉贩人头还原事件"。

"一切妥当，"加蓝说，"长官，您留在这里，我们下去把那些人用充气式担架抬回来。"

▼

城邦之母在皇室里，她停止产卵。扬起一根触角示意要一个人静静。侍臣全数告退。

贝洛·姬·姬妮，城邦的唯一生育母体，内心无法平静。不，她不畏惧战争。她经历过五十几次烽火，有赢也有输。

她心烦的是另一件事——秘密武器事件、破坏屋顶的旋转树干。她也没忘记327号雄蚁的亲身经历，28只兵蚁一举被消灭，她们甚至来不及进入战斗位置……我们能冒险不将这些诡异的资讯纳入考量吗？

该怎么办呢？

贝洛·姬·姬妮想起那次她所遭遇到的秘密武器经历。那是发生在与南方白蚁交战时。一个晴朗的日子，来人向她报告，有一组12名编制的兵蚁队，不是被消灭，而是动弹不得！恐慌达到顶点。大家普遍相信，我们再也无法打败白蚁，她们获得技术上的重大领先。

派遣间谍。白蚁的确刚完成一种能喷出黏胶的炮兵组，叫作“白蚁凸鼻军”。她们能够在200颅外的距离发射胶水，固定住兵蚁的嘴和脚。

经过长期的思考，终于找出抵御的方法——用枯叶为盾前进。因此演出一场著名的“枯叶战争”，贝洛岗大获全胜。

再怎么说，对手可不是笨手笨脚的白蚁，而是侏儒蚁，她们好几次都让褐蚁捉襟见肘。此外，秘密武器似乎威力强大。

触角不安地轻敲。她到底对侏儒蚁了解多少？很多也很少。

侏儒蚁约莫于100年前开始在这个地区出没。起初，只是几只来探路的斥候。由于她们身形矮小，所以并未加以留意。接着，一队队侏儒蚁接踵而至，脚上负着她们的卵和存粮。她们在大松树底下度过第一个夜晚。第二天一早，一半的人口成为刺猬的腹中之物。

幸存者逃往北方，建筑宿营巢穴与黑蚁比邻而居。当时联邦的想法是，那是黑蚁与她们的事。甚至有人认为，任由那些瘦弱的生物被强壮的黑蚁欺凌，有点于心不忍。

然而侏儒蚁并没有被杀戮殆尽。她们每天辛勤地搬运枝丫和鞘翅目小昆虫。相反地，愈来愈少见到的是……强壮的黑蚁。

至今大家还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根据贝洛岗的间谍汇报，侏儒蚁已经占据整个黑蚁巢穴，我们还幽默地用上天注定来解释。地道里四处传递：这些妄自尊大的黑蚁活该。再怎么说，那么小的蚂蚁怎么可能激起实力雄厚的联邦产生危机意识呢？

只是继黑蚁之后，侏儒蚁征服了蔷薇树上的蜜蜂窝……之后是北方仅存的白蚁窝，最后连有毒针的红蚁穴也归降在侏儒蚁的旗帜下。

纷纷走避加入贝洛岗外籍兵团的难民说，侏儒蚁的战斗策略非常前卫。举例来说，她们从一些罕见的花卉里萃取毒液，掺入蓄水点里污染水源。然而，大伙并没有正经地当一回事，一直到去年2℃——时间，尼喜尼岗城沦陷后，我们终于觉悟，面对的是可怕的敌手。

虽然褐蚁小觑了侏儒蚁，相对地，她们也太过轻视褐蚁的实力。尼喜尼岗城虽不大，但总是联邦的一员。侏儒蚁欢喜庆功后的第二天，240队兵蚁，每队1200员编制，大张旗鼓地把她们由睡梦中叫醒。

虽然成败立见分晓，也因侏儒蚁的顽强抵抗，褐蚁花了一整天才解救子城邦。那时我们才知道，侏儒蚁在尼喜尼岗城里安置了不是一位，而是……200位蚁后。真令人震惊。

攻击武力——

蚂蚁是社会化昆虫中，唯一保有攻击武力的一种。

白蚁和蜜蜂是比较大而化之，但同样忠诚护主的种类，它们只在保卫城邦或护送远离巢穴出外劳动者的安全时才会出动军队。相对而言，比较少看见白蚁或蜜蜂为了扩张领土而大举出征。不过还是有。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俘虏来的侏儒蚁蚁后，娓娓道出她们的历史和风俗习惯，一则极端诡异的故事。

她们说，很久以前，侏儒蚁住在另一个国度，距离此地10亿颅之遥。那个国度和联邦的森林景色迥然不同。那里结着硕大的果实，既鲜艳又甜美。此外没有寒冬，不必冬眠。在这块人间乐土上，侏儒蚁建立了施嘉甫城邦。该城本身就有一段古老的历史，依附着一株欧洲夹竹桃整建而成。

可惜好景不长，这株欧洲夹竹桃被连根拔起，带着周围的泥土被放入一个木制箱子里。侏儒蚁曾试着逃走，但是木箱又被摆进一个又大又硬的结构体里。她们走到结构物的边缘，却一只接一只地掉进水里。咸咸的水，广无边际。许多侏儒蚁企图游回祖先的土地，却不幸灭顶。大多数人因此决定，算了，只好想办法在这个被咸水包围的大型结构物内

求生存。

就这样，一晃好几天过去了。借由她们的约翰斯顿器官，她们发觉自己以飞快的速度，穿越过难以想象的长距离。

“我们穿过上百个地心磁场屏障。这东西究竟要带我们上哪儿？”

她们随着欧洲夹竹桃被卸在这里。她们发现了这个世界，充满异国风情的动植物。远离祖国来到的新环境令人失望。果实、花卉和昆虫都小得多，也没那么艳丽。她们离开红、黄、蓝的世界，坠落到绿、黑、棕的地域。荧光色的世界转化为粉彩色。还有冬天和冰封一切的酷寒。在那里她们根本不知道冬天为何物，唯一迫使她们歇息的是酷暑！

侏儒蚁首先想出各种办法御寒。其中最有效的两种方法是——身体涂抹糖以及蜗牛分泌的黏滑液体。糖方面，她们采集草莓、桑葚和樱桃的果糖。至于油脂，她们发起全面性灭绝本地蜗牛运动。

除此之外，她们还有一些非常离奇的行为——具生殖力的阶级没有翅膀，因此没有“交尾飞行”。雌蚁就在城中的地底下交配产卵。每个侏儒蚁城邦不只拥有一只生育的母亲，有数百只。这种风俗给她们带来重要的优势——除了出生率大幅高于褐蚁之外，并且也比褐蚁更不易被灭绝。因为只要杀死蚁后，褐蚁城邦就好像被斩首一般。而侏儒蚁城邦只要还有一只具生殖力的子民存活，城邦就能再兴。

对于征服领土，侏儒蚁也另有一套逻辑思维。褐蚁借着交尾飞行的机会尽可能飞得最远，等降落地面后再与联邦结盟形成大帝国。侏儒蚁则不然，她们以自己的中央城邦为基准，一步步渐渐地往外扩张。

甚至连侏儒蚁矮小的身形也是张王牌。只要少量的卡路里就能维持迅速的精神反应，以及一定程度的行动力。我们可以测量她们在下大雨时的应变速度。当褐蚁历尽千辛万苦，忙着驱离蚜虫并把蚁卵搬开灾区时，侏儒蚁早在数小时前，就在大松树树干的凹洞里整理出一个窝，好整以暇地将所有珍宝安置在里面。

贝洛·姬·姬妮不安地动动身子，仿佛想要驱除这些令人忧心的想法。她产下两颗卵，两只兵蚁。保育员都不在，没有人照料。而她饿了，咕噜地吃掉两颗卵。绝佳的蛋白质。

她逗弄那颗肉食性植物。忧虑再度占上风。对付秘密武器的方法只

有一个，就是发明另一种更有效、更可怕的秘密武器。褐蚁陆陆续续发明了蚁酸、枯叶盾牌、胶水陷阱。能发明出其他的东西就好了，一种能出其不意击垮侏儒蚁的武器，要比她们的杀人树干更具破坏力！

她步出皇室碰见几只兵蚁，与她们说说话。她建议针对“发明能反制秘密武器的新秘密武器”为主题，召集一次脑力激荡会议。族群对她的刺激多表赞同。到处是三五成群的兵蚁或工蚁集结成的小集团。排列成三角形或五角形之后，连接触角进行数百次的绝对沟通。

△

“小心，我要停下来啰！”

加蓝可一点儿都不希望后面的八名消防队员推挤到他。

“里面真黑！给我一只更强力的手电筒。”

转过身，有人递来一只大手电筒。这些消防队员似乎不太放心，他们身上还穿着皮外套，戴着头盔哩！他怎么没想到，去换件比较适合这种探险的服装，总比身上这件普通的城市休闲外套强！

他们谨慎地往下走。警员是整个队伍的眼睛，每步跨出前都仔细地照过每个细微角落，速度虽慢，但比较保险。

手电筒的光圈扫过穹拱上铭刻的文字——

自我反省，如果不能勤恳不懈地清静心灵，化学婚礼将造成伤害，在此犹豫不决的人实属不幸，愿轻浮的人能自制。

“看到了吗？”一位消防队员问。

“古老的铭文，仅此而已。”加蓝警员安抚说。

“好像巫师的巫术。”

“总之，好像深得要命。”

“这句话的意思吗？”

“不，是指楼梯。下面的石阶看来延伸数公里。”

他们再度下沉。他们现在应该是位于距离城市表面150米的地底。螺旋般地回旋着，好像DNA螺旋结构。他们差一点就晕头转向。深深地，永远更深入。

“难不成就这样永无休止地继续。”

“我还以为只是把人抬出地窖而已。我太太等我8点回家吃晚饭，现在已经10点了，她一定会很生气！”

加蓝再次给队伍打气。

“各位听着，现在我们离地底比地面近，所以加把劲，我们总不能半途而废吧！”

然而，他们才走了十分之一的路程。

▼

室温15℃左右，绝对沟通进行了数个钟头之久。终于一只黄蚁佣兵小组想出一个点子。很快地，其他智囊团也纷纷表示这是个好主意。

贝洛岗恰好有一队数目众多的外籍兵团，由特别种族的蚂蚁组成，叫作“碎谷蚁”。她们的特征是头特别大，嘴长而且犀利，可以咬碎最坚硬的谷类。她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并不突出，因为脚太短身体过重。干吗大费周章地把她们拖到战场上，又毫无用武之地呢？所以褐蚁安排她们负责一些家务事，譬如砍树枝之类的。

黄蚁认为一定有办法让这些笨重的家伙一跃成为沙场勇将，只要六只身手矫健的工蚁扛着她走就行啦！就这样，碎谷蚁利用气味指挥她下面的“活脚”，发足奔向敌人，并用长嘴将他们咬成数段。几只身上裹着糖浆的兵蚁在屋顶平台演练。六只工蚁抬起碎谷蚁努力协调一致的步伐急速奔驰。一切似乎进行得很顺利。

贝洛岗城邦刚发明了坦克。

△

他们没再上来。

第二天报纸头条——

枫丹白露——8位消防队员和1名警察地窖神秘失踪。

▼

天蒙蒙亮，包围拉舒拉岗城的侏儒蚁已整装待发。围困在树墩内的褐蚁又饥又累。她们撑不了多久的。

波波攻势凌厉。经过两场激烈的蚁酸轰炸，侏儒蚁再度攻下两个交叉路口。树头在炮轰下腐朽，不断吐出受困兵蚁的尸体。

最后几只褐蚁已弹尽援绝。侏儒蚁步步紧逼，埋伏在天花板上的狙击手无计可施。皇室不远了。内室里的蚁后拉舒·拉·姬妮开始减缓心跳频率。大势已去。

但是冲锋陷阵的前线斗士突然接收到警戒讯号。外面出事了。她们循来时路出去。控制城邦出入要塞的小山丘，满眼丽春花绽放，红花摇曳间有点点黑色，成千上万。

贝洛岗终于决定发动攻击。

“算她们倒霉。”侏儒蚁派遣小苍蝇通讯佣兵通知中央城邦。每一只小苍蝇带着相同的费洛蒙信息：

“她们出兵了！派兵支援从右翼包抄！准备出动秘密武器！”

第一道划破云层的阳光加速展开攻击的决定。

8点3分，贝洛岗军队如龙卷风般，浩荡扫过平原，弯过草丛，跳过碎石。百万雄兵，个个张开大口，气势惊人。不过侏儒蚁毫不畏惧。她们早料到这步棋。昨夜，她们每隔一段距离就挖了一个梅花形小土壕暗中埋伏，只伸出大颚，身躯则由土层保护。侏儒蚁精心策划的防线，立即粉碎了褐蚁的攻势。联邦军队面对着只露出尖利大嘴的敌人倍感吃力，无可奈何。她们完全无法剪断侏儒蚁的脚，或劈断她们的肚子。

此时，施嘉甫岗的精英部队在牛肝菌大伞的掩护下，驻扎在不远的地方，准备由侧面包抄反击。就算贝洛岗有百万大军，施嘉甫岗却派了

千万兵力。每只褐蚁至少得应付五只侏儒蚁，这还没将藏匿在小土壕内的兵蚁算上。只要一靠近土壕大嘴能及的范围，任何东西马上少一截。

很快地，局势逆转，四面八方涌出的侏儒蚁势如破竹，联邦阵营乱了阵脚。

9点36分，褐蚁几乎是且战且退。侏儒蚁开始施放胜利的香气，作战策略成功，根本不必出动秘密武器！她们追赶弃甲逃兵，一致认为拉舒拉岗一役已胜利在握。

但侏儒蚁的脚实在太短，褐蚁一个纵身飞跃，她们至少得跑上十来步。等她们赶上丽春花山丘时，早已上气不接下气，正中了联邦军队的伎俩。因为第一批士兵的主要任务是——将侏儒蚁从土壕引出，到斜坡决一死战。

褐蚁爬上山丘，侏儒蚁不成行伍地追赶。上头突然亮出一排荆棘丛，“碎谷蚁”的大嘴在阳光下挥舞，闪闪发光，然后整齐划一地垂向地面往侏儒蚁咬。碎谷蚁，咬碎侏儒蚁！

突如其来的奇袭，成效卓著。施嘉甫岗蚁惊慌失措，触角因恐惧太甚而僵硬，她们简直像刚被割草机推过的草坪。

碎谷蚁趁她们极度受惊的良机，将她们打得落花流水。每只碎谷蚁下的六只轿夫欢欣鼓舞齐心合力，她们是战车的履带轮，透过触角严密的同步指示，轮胎和轮轴配合得天衣无缝。如此这个36只脚、上下两张大颚的动物，才能在敌方阵营内信步游走。侏儒蚁根本没时间仔细看那些朝她们冲过来的数百个庞然大物是何方神圣。那些特别发育的大颚潜入敌军中大嚼一阵，再扬起，口中已满是鲜血淋漓的断头与残肢，就像咬断麦秆一样。

恐慌达到极点。仓皇失措的侏儒蚁彼此推挤、践踏，甚至互相残杀。贝洛岗的坦克大队于是扫平侏儒蚁步兵队，远远压住她们的气焰。

停战！坦克往回爬上斜坡，队伍依旧整齐划一，准备再大干一场。残存的侏儒蚁想夺得先机，但上头出现了第二波坦克大队……正顺着斜坡下来！两队坦克平行交叉通过，每辆坦克前尸体堆积如山。

大屠杀。远远一旁观战的拉舒拉岗居民，全都跑出来替她们的姊妹加油助阵。由起先的惊慌转而欣喜若狂，她们发射喜悦的费洛蒙。

这是科技与智慧的大胜利！

到目前为止，联邦的才智还不曾如此大放异彩。施嘉甫岗还没完全摊牌呢！她们还有秘密武器。原先这项武器是专为逼降顽抗分子所设计的，为因应目前急遽转变的战况，侏儒蚁决定孤注一掷。

所谓的秘密武器，外形是一颗褐蚁头颅，中间有一片棕色植物穿透。几天前，侏儒蚁发现一只联邦探险队员的尸体。她的身躯受到寄生毒菌格链孢的压迫而爆裂。侏儒蚁研究员分析费洛蒙后，发现这种毒菌会产生一种飘浮在空中的孢子，粘住并腐蚀甲壳，最后穿透身体引起甲壳爆裂。

多厉害的武器！而且安全无虑，因为孢子虽然会黏附在褐蚁的甲壳上，却不对侏儒蚁构成威胁，因为这些怕冷的家伙习惯全身涂满蜗牛润滑黏液，孢子没有附着点，就这么简单！这种蜗牛黏滑液有防治格链孢的功效。

贝洛岗或许发明了坦克，但施嘉甫岗发明了细菌战。整营步兵出动高举着300颗受感染的褐蚁头颅，都是与拉舒拉岗第一次交手后，收集到的战利品。

她们把头颅抛入敌方队伍，一阵有毒灰尘弥漫，碎谷蚁和轿夫工蚁拼命地打喷嚏。当她们眼见自己的甲壳被穿孔时，惊恐地不知所措。工蚁丢下肩头重担，碎谷蚁立刻露出行动不便的缺陷，也开始惊疑不定，甚至责怪其他碎谷蚁并暴力相向。全军覆没。

将近10点，一阵寒意骤降，分开如火如荼的双方。她们无法在刺骨寒风中作战。侏儒蚁趁机鸣金收兵，褐蚁的坦克则举步维艰地爬回斜坡。

两队人马统计伤亡人数并估计损失程度。暂时结算的数据显示灾情惨重。最好改变作战方向。

贝洛岗这边已经认出格链孢的孢子了。协商决定牺牲被毒菌感染的士兵，免得受尽折磨而死。间谍以冲刺的速度来报——有办法抵制细菌攻击，涂抹蜗牛黏液。马上说，马上做。她们杀死3只这种软体动物（愈来愈不容易找到），身上涂满黏液，抵抗一场大灾难。

触角相接。褐蚁的战略专家们认为，不能单靠坦克进攻。新的战斗阵式规划，坦克充任中军，外加现有的120个步兵团以及60个外籍兵团在侧翼。

大伙重振士气。

阿根廷蚂蚁——

阿根廷蚂蚁，1920年出现在法国境内。据推测，它们极有可能是随计划栽种在蔚蓝海岸道路两旁的欧洲夹竹桃，一起搭渡轮过来的。

1866年，它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首度被发现（名字由此而来）。1891年，在美国以及新西兰都发现过它们的踪影。藏身在阿根廷出口马匹的褥草底下，它们在1908年抵达南非，而于1910年到智利，1917年到澳大利亚，1920年到法国。

这种蚂蚁的特征为身材矮小，因此在其他蚂蚁的眼中有如侏儒，但它们相当聪明且凶狠好斗。刚到法国南部没多久，阿根廷蚂蚁就对该区的所有蚁族宣战……同时百战百胜！1960年，它们越过比利牛斯山，直达巴塞罗那。1967年，它们攀过阿尔卑斯山脉进军罗马。

从70年代开始，阿根廷蚂蚁回头往北发展。一般认为它们在90年代末期的某个酷暑穿越罗亚尔河，战略计划媲美恺撒与拿破仑等侵略者。当时遭遇到两大强劲对手——褐蚁（巴黎的东区和南区）以及法老蚁（巴黎的北区和西区）。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丽春花之役胜负未决。

10点13分，施嘉甫岗决定加派援军。240军团后卫队出发与第一波战役的幸存者会合。有人向她们解释“坦克”战术。触角进行绝对沟通，一定有法子对付这些奇怪的玩意。将近10点30分，一只工蚁开口提议：

“碎谷蚁的动作流畅与否，完全取决于她下面的轿夫，只要将活的脚斩断就行啦！”

另一个想法出现：“这玩意的弱点在于不能快捷地回头，可以利用这项缺点。我们只要排成密集的正方形矩阵，当那玩意进攻时，我们散开让她毫无阻碍地通过。然后趁着她还无法刹住冲力的时候，从她的背后袭击让她没时间回头。”

第三个说："我们清楚地看见，脚步一致的关键在于触角传递指示，所以只要切断碎谷蚁的触角就可以啦！这样一来，她们再也无法指挥下面的轿夫了。"

所有的建议照单接受。侏儒蚁重新建构崭新的作战计划。

痛苦——

蚂蚁会感到痛吗？

先天而言，它们没有感应痛苦的神经系统，既然没有神经线，当然不会有痛苦的信息。这解释了为什么有些蚂蚁的残肢与躯体分离后，仍能继续"活着"，有时候可以持续颇长一段时间。对痛苦浑然不觉而引导出科幻新天地。没有痛苦、没有恐惧，也没有"自我"的认知。

长久以来，昆虫学家倾向于这个理论——蚂蚁不会有痛的感觉，这是它们社会的基本凝聚力。

这个说明解释了一切，也等于什么都没说。但有个好处——当我们杀死蚂蚁时，不会良心不安。

对我来说，一种不会痛的动物……让我觉得恐怖。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因为头被切断的蚂蚁会分泌出特殊的味道——痛苦的味道，它们知道出事了。蚂蚁没有电传的精神冲动，但拥有化学冲动。它知道自己被切除一块，而且它痛。它用它的方式表达疼痛，当然与我们的方法全然不同。但它会痛。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11点47分，烽火再起。

一长排紧密排列的侏儒蚁，缓缓爬上丽春花山丘展开攻势。坦克出现在花丛间。一声令下，她们冲下斜坡。褐蚁兵团以及她们的外籍佣兵在两侧跃跃欲试，准备随时收拾这些庞然大物留下的残局。

两对人马只相距100颅远，50……20……10！碎谷蚁才刚开始短兵相接，出人意表的事发生了。施嘉甫岗原本紧密排列的队伍突然散开，成为大型的点线。侏儒蚁变换队形为正方形矩阵。

每辆坦克张大眼看着对手消失，眼前只剩下空无一人的过道。没有任何人反射性地转身追赶侏儒蚁。她们的大嘴向前扑空，36只脚愚蠢地乱动。

一股酸味扩散：

“砍断她们的脚！”

侏儒蚁立即钻入坦克底下杀死轿夫。然后火速抽离以免被掉落的碎谷蚁压扁。其他的侏儒蚁奋不顾身地冲进三三成排的两排轿夫间，一口就咬开毫无防御的肚子。液体流出，碎谷蚁的生命之泉倾泻于大地上。其他人沿着碎谷蚁的庞大身躯攀爬，切断触角后跳跑。

坦克一辆辆地倾倒。失去轿夫的碎谷蚁，就像长期卧床的病人般拖着身子，轻轻松松地被解决掉。

惊悚的景象!

肚破肠流的碎谷蚁被身下的六个轿夫扛着，漫无目的地游走，轿夫们不知出事了。触角被剁的碎谷蚁只能眼睁睁看着她们的“车轮”，各往不同方向奔去，将她们五马分尸……

这次全军覆没敲响了坦克科技的丧钟。多少伟大的发明，从此在蚂蚁史册上消失无踪，因为抵御措施发现得太早了!

在坦克两侧冲锋的褐蚁兵团和外籍佣兵，骤然失去依靠。把她们放在侧翼的主要目的是清理敌军残骸，现在她们只能作困兽之斗。成正方形队伍的侏儒蚁，再次聚集展开碎谷蚁大屠杀。只要贝洛岗一碰到队伍的边缘，她们马上被吸进去，而成千上万的贪婪大嘴立即予以撕裂。

褐蚁和佣兵们只能边战边退。她们在高丘上重新整队，观察侏儒蚁慢慢爬上进攻，队伍一直维持正方形不变。一幅胆战心惊的画面！为了争取时间，壮硕的兵蚁松动石块，并从山丘上往下推。石砾崩落并没有减缓侏儒蚁的行进速度，她们小心翼翼地绕过堵塞住的通道，并马上还原队形。很少有人被压死。

贝洛岗军团绞尽脑汁想找出一套脱困的办法。几位战士提议回归古老的战斗技术。

“为什么不干脆用炮轰呢？”

自从两军对峙以来，蚁酸确实没有派上多大的用场，因为在混战中

，很可能误击我军，但是面对呈正方形紧密排列的侏儒蚁，炮轰的结果将相当丰硕。

炮兵手急速摆开阵势，腹部向前突出。她们还可以从左到右，由上至下地旋转，选择最佳瞄准角度。在她们正下方的侏儒蚁看到千万个腹部尖端在山丘顶上一字排开，并没有立刻加以分辨。她们反而铆足劲，朝斜坡的最后几厘米冲刺。

“攻啊！排紧队伍！”

敌方阵营只传来一声清脆的命令：

“发射！”

突出的肚子朝侏儒蚁的正方形队伍喷洒滚烫的毒液。噗，噗，噗。黄色汁液从空中呼啸而过，重重击中第一线的先锋队。最先应声溶化的是触角，溶液流淌在头颅上。接着毒液在甲壳上扩散，甲壳好像塑胶般腐蚀液化。

牺牲者的身躯倒地，形成低矮的路障绊住侏儒蚁。她们重新整队，愤怒至极，更奋力往山岗上冲。

上头，另一排褐蚁炮兵已接替先前一队。

“发射！”

正方形队伍错乱开来，但侏儒蚁仍不屈不挠往前行，脚下踩着瘫软的尸体。

第三排炮兵上阵。喷胶炮手加入联合进击。

“发射！”

这次，侏儒蚁的正方形行伍一举散裂，整团人马身陷胶水洼中。

侏儒蚁企图变换成炮击阵式反击。但这些由下朝山岗挺进的炮兵因无法瞄准而胡乱发射。逆坡发射，她们无法稳住身子。

“发射！”侏儒蚁发放道。

然而，她们短小的肚子只流出数滴蚁酸而已。就算命中目标，她们发射出的酸液也只能轻搔一下痒罢了，根本无法穿透盔甲。

“发射！”褐蚁发放道。

两军发射的蚁酸侧身擦过，有时还相互碰撞。鉴于炮轰成效不彰，施嘉甫岗放弃轰炸。她们想以步兵队的密集矩阵战略赢得胜利。

“排紧队伍。”

“发射！”

炮轰战术持续奏捷的褐蚁回应着。又一记蚁酸和黏胶。尽管炮火猛烈，侏儒蚁终究攀抵丽春花山丘顶峰。她们的侧影形成一条黑带，复仇火焰炽热。

进攻，怒火，破坏。自此，不再有任何“玩意”。褐蚁炮兵再也无法挺起肚子发射，正方形侏儒蚁军团也维持不了密集的阵式。

大批，蜂拥，淹没，大伙互相混杂，列阵，奔跑，转身，逃离，冲锋，分散，聚合，挑起小小攻势，推挤，拖拉，跳跃，倒地，喊话，喷射，支援，吼出燥热空气。到处是置人于死地的念头。彼此打量，搏击，甲壳碰撞。在活人的身上狂奔，一如践踏不动的尸身。

每只褐蚁身上至少挂着三只愤怒的侏儒蚁，但褐蚁身长是她们的三倍大，所以双方的对决显得旗鼓相当。肉搏。气味尖叫。云雾般蔓散的苦涩费洛蒙。

百万只锯齿状尖嘴，如钢铁般，像是利刃、扁钻、单刃或双刃，沾满有毒唾液、黏胶或血液，紧咬不放。

大地震动。肉搏。配有小箭的触角在空中挥舞，迫使敌方保持距离。带爪的脚猛力敲击，仿佛敲的是一株惹人恼火的芦草。捉取。惊慌。不耻。大队人马乱抓旁人的嘴，触角，头颅，胸膛，肚子，脚，膝，肘，关节上的须毛，外壳上的裂缝，盔甲的凹槽，眼睛。

接着，摇晃不定的身躯滚倒在潮湿的地上。有些侏儒蚁还爬上一株懒洋洋的丽春花上，借反弹的力量，她们张开爪子将自己抛向褐蚁，穿透她的背脊，直抵心脏。

肉搏。大颚咬花了光滑的甲壳。一只褐蚁灵活地挥动触角，有如舞动一对长枪，出手迅疾如风。她已刺穿了十几个敌人的脑袋，根本没时间清洗那双沾满无色透明血液的长枪。

肉搏。殊死战。很快地，剪断的触角与脚多得到处都是，踩在上面还以为是踏在铺满松针的地面。

拉舒拉岗残存的居民奋勇加入混战，仿佛嫌死伤人数还不够多似的。有一只褐蚁屈服于矮小敌军的人海战术，情急之下屈身挺腹，喷洒出蚁酸，消灭了敌人也杀死了自己。她们全像蜡般熔化。再远些，另一只兵蚁大口一张，一骨碌咬下对手的头；同时对方也成功地拔下她的头。

103683号兵蚁看着侏儒蚁先锋部队压境。她与同阶级的同伴一起并肩作战。她成功地排列出三角形阵式，扰乱侏儒蚁的凝结力。三角形队伍被打散后，现在她独立对抗五个侏儒蚁，她们个个沾满姊妹们的鲜血。对方在她的身上乱咬。正当她准备全力还击时，老战士在战斗训练场给她的忠告重回耳际——

短兵相接前胜负已定。大颚或是蚁酸的攻击，不过是确认两位好战分子皆已了然于胸的成败定局……攻心为上，必须接受胜利才能攻无不克。

面对单独一个敌手时也许有用。但一下子碰上五个敌人时，又该怎么办呢？

其中一只正猛烈地攻击她胸膛的关节，另一只则觊觎她的左后脚。她将触角如刺针般插入一只侏儒蚁的脖子下方，同时张嘴用力敲昏另一只，使她得以逃离纠缠。

此时，侏儒蚁在战场正中央，再度抛出十几枚感染格链孢的头颅。因为大家都有蜗牛黏液的保护，只见孢子降落在甲壳上，随即掉落在贫瘠的地面。老实说，此刻不是新武器问世的吉时良辰。反制的方法纷纷出笼。

下午3点，战事沸腾至最高点。蚁类尸体变干时散发的气息——油酸，已充斥在大气中。

4点半，至少还保有两只脚的褐蚁和侏儒蚁仍奋力挺直，毅力可嘉地在丽春花下厮杀。单打独斗一直持续到5点才被迫中断，因为一记暴风雨的通知，宣告大雨将至。除非是3月骤雨姗姗来迟，否则就仿佛是上天对这等血腥杀戮实在看不下去了。

幸存者及伤者回营。统计死亡人数共500万，其中侏儒蚁就占400万。拉舒拉岗自由了。

极目望去，大地尽是解肢残骸，穿孔的甲壳，甚至还有一息尚存的骇人躯块。透明血液到处流动有如无色透明漆，另外一洼洼的黄浊色蚁酸随处可见。有几只侏儒蚁还被困在胶水泥淖里，她们奋力挣扎想重回城邦怀抱。可是在雨点落下前，一些鸟飞来把她们都叼走了。

闪电照亮灰色彤云，反射映照出坦克甲壳。她们的长嘴还骄傲地矗立着，黝黑的尖嘴仿佛想刺破天际。

演员下场，雨水清洗舞台。

△

她嘴中满是食物地说着话。

“毕善吗？”

“喂？”

“你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是吧，毕善？你看到报纸了吗？加蓝警员，是你的人吧？就是那个见不到几次面就想和我以‘你’相称，让人满肚子火的年轻小伙子吗？”

她是苏兰芝·都蒙，司法警察局长。

“嗯，我想是的。”

“我早就叫你要他滚蛋。现在可好，死后倒上报纸头条了。你怎么一点大脑都没有！派一个没经验的菜鸟去办这等重大案件？”

“加蓝不是没经验的菜鸟，他算得上是优秀警员，只是我太小看这件案子……”

“破得了案的才是优秀警员，没能破案专找借口的就是烂警察。”

“但是，有些案子甚至连我们里面最好的人也……”

“有些案子甚至连我们里面最糟的人也有侦破的义务。而进入地窖寻找一对夫妇就是这类型的案子。”

“我很抱歉，但是……”

“你搞清楚，我对你的抱歉不感兴趣，先生。请你回到地窖，给我把所有的人找回来。你的英雄加蓝值得有一场基督教丧礼。而且，我希望在月底前能看到一篇对我们的绩效赞誉有加的文章。”

“是针对……”

“针对这个事件！而且希望你能封住自己的大嘴巴！案子一日没结，就绝对不许向媒体乱放话。如果有需要，带六名宪警和一些精密的装备下去。就这样了。”

“倘若……”

“倘若你还站着不动，放心好了，我一定会让你的退休金泡汤！”

她挂上电话。毕善组长把所有的疯子整治得服服帖贴的，唯有她例外。因此他只好屈服，开始计划深入地窖。

关于情绪——

当人类感到恐惧、快乐或愤怒时，他们的内分泌腺会分泌荷尔蒙流经全身。荷尔蒙等于是在一封闭式的瓶子内回旋。人体心跳加速、流汗，甚或脸上出现痛苦表情、尖叫或哭泣。这纯粹是个人体验。其他人有的毫无怜悯之心地袖手旁观，也有的会激发出同情心，端视各人的理解能力而定。

当蚂蚁感到恐惧、快乐或愤怒时，荷尔蒙会在它体内循环，然后散发到体外渗入其他蚂蚁的体内。拜费洛——荷尔蒙，一称费洛蒙之赐，会有上百万蚂蚁一同尖叫哭泣。

感应到别人的体验以及让别人领会到自我内心的深处……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感受。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

联邦之下的所有城邦蚁海欢腾。

甜蜜的养分交换，大量提供给精疲力竭的战士。这里没有英雄崇拜，人人都达成使命——圆满或瑕疵，无所谓，任务结束，一切从头再来。伤口用唾液舔舐包扎。有几个天真的年轻人口中还衔着一只、两只甚或三只她们在战争中失去的脚，居然能在混战中奇迹似的寻回。有人正努力地向她们解释，不可能再接回去了。

地下第45层的大型搏击场中，兵蚁和留守的同伴们，正在重演丽春花战役中的精彩片段。一半的人扮侏儒蚁，另一半饰褐蚁。她们一一模拟拉舒拉岗皇城遭困，褐蚁进攻，与从地洞露出的头颅激战，诈败，坦克上场，面对侏儒蚁的矩阵攻势坦克全军覆没，山丘上的突袭，炮兵阵线，最后的混战。

工蚁们踊跃地前来观看。对每一战役的重现给予热烈的评论。有一点特别吸引了她们的注意：坦克技术。此一技术的确让她们那一阶级大大地露了脸；她们认为不该全盘放弃，而应该可以更巧妙地运用，而不只是放在最前线冲锋陷阵而已。

在战争中侥幸的生还者中，103683号算是相当幸运的。她只丢了一条腿。原本有六只脚，失去一只实在没啥大不了的，不值得一提。

56号雌蚁和327号雄蚁，因具有生殖者的身份无法参战。他们把兵蚁拉到一旁，触角沟通。

“这里没问题吧？”

“没有，带岩石味的兵蚁全都派往战场了。我们关在皇城中，以防侏儒蚁乘虚而入。那边的情况呢？你看到秘密武器了吗？”

“没有。”

“怎么会没有？大伙都在谈论一截会动的洋槐树枝……”

103683号解释他们唯一遭遇的新式武器是可怕的格链孢。不过他们已经找到反制的方法了。

雄蚁不认为是这种东西歼灭了首批探险队。格链孢杀人致死的速度缓慢。此外，他检查过尸体，他非常确定没有一具尸体留有一丁点毒孢子的痕迹。

“那会是什么呢？”

他们摸不着头绪，决定延长绝对沟通。他们真的想搞清楚。意见纷

陈杂乱。

为什么侏儒蚁不启用能一举消灭28位探险队员的武器呢？为求胜利，她们好像出尽所有的伎俩。如果她们手上有这样的武器，是不会有任何顾忌去使用它的！假使她们没有这样的武器呢？每次秘密武器出击，侏儒蚁似乎或早或晚都会跟着出现，难道这只是单纯的巧合而已……这个推测与拉舒拉岗的战况相当吻合。至于首批探险队，可能有人故意放出侏儒蚁的身份味道，让族群误入歧途。

这样做谁能渔翁得利呢？如果这些坏事不是侏儒蚁干的，那么又是谁呢？其他人！第二大敌手，我们的世仇——白蚁！这怀疑非空穴来风。近来，东方大白蚁窝出动零落的几只兵蚁越过溪流，多次侵犯隶属于联邦管辖的狩猎区。没错，一定是白蚁。她们暗中计划操纵侏儒蚁和褐蚁，让她们两败俱伤。如此一来，她们就可轻易地消灭两族，趁她们元气大伤时接收蚁窝。

那些带岩石味道的兵蚁呢？八成是白蚁旗下的佣兵间谍。一定是这样。三颗大脑激荡出的共同意念愈见精粹，他们愈坚信是东方的白蚁拥有那神秘的“秘密武器”。

但机密会谈不久就被族群播散的全体通告气息所中断。城邦决定趁两场战争的休战期，提前举行新生庆典——就在明天。

“所有阶级各就各位！”

“雌蚁和雄蚁请到水壶储藏室补充糖！”

“炮兵请到有机化学室灌满肚子的存量！”

离开同伴前，103683号抛下一句费洛蒙：

“交配愉快！别担心，我这边会继续追查。当你们飞上青天时，我已经在前往东方白蚁窝的路上了。”

他们才刚分手，那两只杀手——大块头和小跛子，就尾随而出。她们摩擦墙面，抓取飘零的交谈费洛蒙。

△

自从加蓝警员和消防队悲剧性的挫败后，尼古拉被安排住进距离希巴利特街只有几百米远的孤儿院里。除了失去双亲的真正孤儿外，这里也收容被丢弃或受凌虐的小孩。事实上，人类是少数能够狠下心抛弃或虐待自己子孙的种属之一。年幼的小孩历经数年心惊胆战的生活，接受屁股被双脚乱踹的教育后，逐渐成长，健壮。长大成人后，大都投身军旅。

第一天，尼古拉仍沮丧地站在阳台上眺望森林。第二天，他开始恢复有益他身心健康的活动——盯着电视看。电视机摆在食堂里。学监暗自高兴终于可以摆脱这些“捣蛋鬼”，完全放任他们一连几小时地杵在电视机前，任由他们的脑袋变笨。

这天晚上，另外两个孤儿——荣和菲利普，在寝室问他：

“你碰到什么不幸的事啊？”

“没有。”

“说说看嘛！以你这个年纪不会无缘无故被送进来。先说你多大了？”

“我知道。他的爸爸妈妈被蚂蚁吃掉了。”

“是谁跟你说这些无聊的话的？”

“就是有人啦！你先告诉我们你爸妈怎么了，我们才说。”

“去死吧！”

身材最壮的荣抓住尼古拉的肩膀。菲利普则将他的手臂反转往后扯。尼古拉出其不意地还击，并以手刀劈向荣的脖子（电视曾放过一部电影，电影里的人就是这么做的）。荣开始咳嗽，菲利普回过神后再次进攻，他企图勒住尼古拉。尼古拉用肘尖猛撞他的胃，菲利普跪倒在地、按住肚子。尼古拉收拾他后，转身面对荣，朝他脸上吐一口唾沫。荣冲过去咬住他的小腿肚，深及见血。

三个年轻人在床底滚成一团，不住地死命扭打，最后尼古拉渐居劣势。

“说，你爸妈到底怎么了？否则叫你生吞蚂蚁！”

他把新囚犯按倒在地，菲利普飞奔出去，找这一带常见的鞘翅目昆

虫，然后带回来在尼古拉的面前晃。

“看，这几只还真肥！”

接着，他捏住尼古拉的鼻子，强迫他张开嘴，将虫往里一塞，三只着实还有工作待完成的年轻工蚁被囫囵吞下。

尼古拉此时体验了他生命的一大惊奇：香甜可口。其他两人骇异地看着他居然能嚼下秽物而没有吐出。现在换成他们也想尝尝看。

▼

蜜露水壶储藏室称得上是贝洛岗的最新发明之一。事实上，“水壶”的概念源自南方蚂蚁族。她们自从几番酷暑季节以来，不断地北上。据说联邦击溃南方蚂蚁，凯旋之际发现了水壶储藏室。

在昆虫界，战争可谓是传递发明创新的最佳媒介与动力。贝洛岗的部队当场愣在那里，她们看见了一群注定终身倒挂在天花板上的工蚁，头朝下，肚子膨胀，甚至比蚁后的还大两倍！

这些南方人解释“牺牲的”蚂蚁变成活的糖果，能储存数量可观的汁液、露水或蜜露，永保新鲜。总而言之，这是“社会嗉囊”概念极端延伸下产生的“蓄水蚂蚁”新立论——而且实际获得应用。只要轻搔这些活冰箱的肚子尾端，琼浆玉液将涓涓滴流或尽情流泻。

南方蚂蚁借此逃过热带地区常有的连年干旱。当她们迁移时，就把水壶拎在手边带着走，并一路上保持她们身体的湿润。不由得你不信，这些糖果跟蚁卵同样珍贵。

贝洛岗盗拷了这项技术。对她们而言，这个技术的最大优点不仅能库存大量食物，而且保存食物的鲜美和卫生度更是举世无双。

城邦所有的雄蚁和雌蚁都到储藏室报到，吸满糖和水。每颗活糖果前方都是大排长龙，一只只带着翅膀的索求者。327号和56号一道吸食后，就此分手。当所有的生殖者与炮兵先后离开时，蓄水蚂蚁已被掏空。大队工蚁连忙再次补充汁液——露水和蜜露，直到干瘪的肚子再度肿胀成亮晶晶的小圆球为止。

△

一位学监赶来制止并且一并处罚三人。没想到，荣、菲利普和尼古拉成为孤儿院里最要好的朋友。

他们经常一块儿在食堂流连，盯着电视看。那一天，他们正在观赏一延再延老演不完的连续剧《外星人，引以为傲的外星人》。当他们看到剧情描述一群宇宙飞行员降落到一个居民是蚂蚁巨人的星球时，他们用手肘互推对方并放声高喊：

“您好，我们是地球人。”

“您好，我们是瑟谷星的蚂蚁巨人。”

接下来的情节相当普通：蚂蚁巨人具有心电感应能力。他们送出互相残杀的气味讯号到地球人的脑中，幸好最后幸存的地球人及时明白一切，放把火将敌人的巢穴烧成灰烬……

孩子们对结局非常满意，并决定出去找几只甜滋滋的蚂蚁吃。奇怪，他们捉到的不像先前如糖果般的好吃。这些看起来比较小，而且吃起来很酸，就像浓缩柠檬汁。

“呃！”

▼

接近正午的时候，一切在城邦的最高处展开。

晨曦第一道曙光降下，炮兵早已在环绕圆顶的洞穴内，部署一顶防护皇冠。她们的肛门朝天自成一排地对空防御线，目的在逼退即将光临的鸟群。有些炮兵用树枝夹住肚子，以减缓反弹力道。位置固定后，她们能朝同一方向连续发射2到3发，也不会偏离目标。

56号雌蚁在她房里。没有生殖力的蚂蚁正细心地替她的翅膀擦上保护唾液。

“你们出去见识过外面的世界了吗？”

工蚁们不搭腔。无疑，她们一定出去过。

“外面都是树，都是草，有什么意思呢？”

蚁后候选人即将体验一切，用触角沟通的方式来了解外在世界，真是生殖者的无理取闹！工蚁精心地装扮她，拉开她的脚让它柔软，命令她扭动身体，活动胸膛及腹部的关节，还得检查嗉囊内是否装满了蜜露，顺便压一下肚子挤出一滴尝尝。这些汁液应该足够支撑她飞行几个小时。

好了，56号准备妥当。下一个。

全身佩戴了必需的华丽装饰与所有的辨识味道之后，公主步出内室。327号雄蚁说的没错，她真是个大美人。

56号艰难地展开双翼。近来，这对翅膀长得快得不像话。那么长，那么重，只好任由它无力地垂在地上……一如新娘面纱。

其他的雌蚁簇拥在通道出口。100多名少女鱼贯地往圆顶枝丫前进。

有人兴奋地吊挂在枝丫上——四片薄翼因而刮花、刺穿甚至整片被扯裂。这些可怜的人儿不能再继续前行，她们飞不起来了，只好懊恼地回到第5层。她们只能像侏儒蚁公主一样，笨笨地到密室内繁殖后代，永远无从得知什么是爱的飞行。

56号雌蚁毫发无伤。她机灵地跳过每一条枝丫，不让自己跌倒，也小心避免刮伤细致的翅膀。一只在她旁边同行的姊妹，恳求与她进行触角沟通。

“繁殖雄蚁是什么模样？”

“类似雄蜂还是苍蝇？”

56号默不作声。她忆起327号，“秘密武器”之谜。一切都成往事，工作计划小组也停摆了。至少对两只生殖者而言，的确如此。从今以后，整个重责大任都交付到103683号的手上了。

她追忆过往的一件件。被人追杀的雄蚁闯入她的闺房！

他们的第一次绝对沟通。

他们和103683号的巧遇。

带岩石味道的杀手。

城邦底下的亡命之旅。

尸横满布的秘密集会点，而那些尸体原是他们的军队。

鞘翅目蚜虫。

花岗岩中的秘密通道。

边走边回忆，56号自觉非常幸运。离开城邦前，还没有任何姊妹曾经历过这样的冒险。

还无法合理地解释这些疯狂举动，况且他们人数众多，真的是白蚁雇用的佣兵间谍吗？这完全说不通，不可能会有那么多间谍，组织也不可能如此严密。

何况，还有另外一点完全搭不上关系——为什么城邦地底会存有大量的食物？为了养活这些间谍？不，东西未免太多，足够填饱数百万张嘴……他们还不至于有数百万人吧！

还有那只可疑的鞘翅目蚜虫。他是生活在地面上的生物，凭一己之力是到不了地下第50层深处的，一定有人带他下去。只要一靠近这种虫，就会被他分泌的气息迷惑，看来一定是组强大的团体，用柔软的树叶包住大怪物后，秘密地搬运到地底下。她想得愈深入，愈觉得这些在在需要强大的后援力量。

老实说，从正面切入事件核心，明白显示出族群中的部分分子保有一个秘密，为了保住这个秘密，她们不择手段地对付自家的姊妹。

太多事在脑海中盘旋不去。56号停下脚步，身旁的同伴以为她因为交尾飞行太兴奋而失神。这事常有，生殖者是如此敏感。她将触角收回放在嘴边，急促反复地喃喃自语——首批探险队惨遭歼灭、秘密武器、30只兵蚁被杀、鞘翅目蚜虫、巨岩中的秘密通道、食物库存……

天哪，太棒了，真相大白了！她转过头逆向人潮奔去，希望不会太迟！

教育——

蚂蚁的教育有一定的步骤，循序渐进。

第1天到第10天，大多数幼蚁留着服侍蚁后，悉心地照料它、舔舐它、抚摸它，蚁后则在幼蚁的身上涂抹营养丰富而且消毒杀菌的唾液作为回报。

第11天到第20天，工蚁们获得授权照顾蚁茧。

第21天到第30天，它们照顾并哺育小幼蚁。

第30天到第40天，除了持续照料蚁后和幼蚁之外，它们还忙于分担家事以及开始挖掘地道。

第41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工蚁经判定具有足够的经验后，有权离开城邦外出。

第41到第50天，它们分别担任警卫或压挤蚜虫蜜露之责。

第50天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它们能胜任群居蚂蚁最热衷的事业——狩猎，到未知之境开疆拓土。

注意：从第11天开始，具生殖力者不再需要工作。并在专属区域内无所事事地游荡，等待交尾飞行。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327号雄蚁也紧锣密鼓地准备，触角所及的范围里，雄蚁谈论的主题全绕着雌蚁打转。大部分雄蚁与雌蚁缘悭一面，顶多就是在皇城走廊上惊鸿一瞥。他们的想象天马行空，幻想着雌蚁有诱惑的香气、销魂的性感。

其中一位王子宣称有和雌蚁交换养分的经验。雌蚁吐出的蜜露带着桦树树汁般的芬芳，身上散发的性爱荷尔蒙，就像刚摘下的黄水仙般浓馥。其他人暗自羡慕他。

327号，他才真正从雌蚁口中吸取过蜜露——而且是多美的一只雌蚁啊！他知道，这些蜜露和从工蚁或糖果蚁口中得到的蜜露味道完全不同。不过，他没有加入交谈。

一个甜蜜调皮的念头浮上心头，他很想提供自己的精子给56号雌蚁，让她建立未来的城邦。如果他能找到她……太可惜了，怎么没想到要

事先约定好借由某种味道辨识，好让他们在人群中会合呢？

当56号雌蚁出现在雄蚁休息室时，群情哗然。跑到这里来违反了族群的禁令。雄蚁和雌蚁只有在交尾飞行时才能相见，这里可不是侏儒蚁窝，不准在地道里交配。

雌蚁不顾一切往混乱的人群中央冲，她推挤每个人，全力施放扩散费洛蒙。

“327号！327号！327号！你在哪里？”

王子们再也按捺不住，不客气地告诉她，没有人能自行选择交尾对象！她要有耐心，一切随缘，有点羞耻心。

56号雌蚁终于找到她的同伴了。

死了。头被一口咬下，干净利落。

极权体制——

人类之所以对蚂蚁感兴趣，是因为他们认为蚂蚁成功塑造出一个极权政治。的确，从外表看，一个蚁窝里大伙辛勤工作，服从命令，愿意为他人牺牲，无一例外。而到目前为止，人类施行过的极权体制全部失败……

因此，人类想模仿社会性昆虫（拿破仑的象征不正是一只蜜蜂吗？）。

弥漫在蚁窝中的全球资讯费洛蒙，就是今日的卫星电视。人类相信，只要给大家最好的，完美的人类终究会出现。

这并不是事物的真义。大自然，请达尔文先生别见怪，并非朝向适者生存独大的方向演进（何况又根据什么标准评定适者呢？）。

大自然的活力源自它的多样性。它必须有优良，劣等，疯子，绝望，运动健将，体弱多病，驼子，兔唇，乐天派，悲观，聪明，混蛋，自私，慷慨，瘦小，高大，黑人，黄种人，印第安人，白人，等等。还要有各类宗教，学说，狂热迷信，真知灼见……真正的危险是其中一种被另一种灭绝。

我们看到人类培育出的玉米田，培育出品种最好、果实累累的玉米穗（而且只要少量的水，又抗寒冻，玉米粒颗颗饱满结实），一旦碰上任何疾病便死亡殆尽。相反地，野生玉米田里长着好几种特质各异的品种，各有弱点，各有缺陷，但往往能找出抵御传染病的方法。

大自然憎恨一统，偏爱多样，也许这正是它的聪明之处。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56号雌蚁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圆顶。她的红外线单眼察觉出有两个身影靠近内室走道。

带岩石味的杀人狂！大块头和小跛子！

她们直直地朝56号走过来，56号鼓动双翼跳起，飞向跛子的颈项。但是她们早一步先制住了她，她动弹不得。然而，她们并没有杀死她，相反地，强迫她进行触角沟通。

雌蚁怒不可抑。她质问她们：

“为什么要杀死327号雄蚁？”

“反正飞行完后他自然就会死。”

“为什么要杀死他！”

两只杀手试着劝她。

对她们而言，有些事情不能等，而且不计代价。如果想使族群和谐地生存下去，尽管有些任务不甚光明磊落，有些举动不甚堂皇，也必须一一完成。千万不要太天真……为了贝洛岗的团结安定是值得的。而且如果情况非得如此，就必须多加留意！

“原来你们不是间谍？”

“不，不是。”

她们不是间谍。她们自称是保护族群安全健康的首席干员。

公主释放出狂怒的费洛蒙叫道：

“难道327号危害到族群的安全？”

“是的，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还太年轻……”

明白，明白什么？明白城邦里有个超级的暗杀集团，还胆敢向她宣称，杀死亲眼目睹关系族群存续的关键事物的327号雄蚁是为了拯救族群。

跛子低声下气地辩白：

“身上带有岩石味道的兵蚁隶属于反颠覆性压力部队，正常的压力可以让族群进步并鼓舞士气，然而颠覆性的压力则会导致族群自我灭亡……并不是所有消息播送后都有好后果。有些消息会招致抽象玄奥的焦虑不安，此时若没有因应的措施，族群会立即陷入不安，但受制于现况又无力安抚……这对每个人都非常不利。族群开始产生毒素，毒害自己。整个族群的长治久安比起眼前事实的知情权利要重要多了。如果一只眼睛看到某种事物，而大脑知道会危害到整个机构时，最好把那只眼睛弄瞎……”

大块头从旁唱和，综整小跛子的至理名言如下：

我们弄瞎那些眼睛，我们切断精神刺激，我们挡住不安情绪。

她们的触角坚称，强调所有的机构都有这种类似的保安系统。没有这种系统的族群将因过度恐惧而亡，或者因无法面对不安的现实而自杀。

56号相当意外，但是立场坚定。

“真相费洛蒙最美！就算她们想隐瞒秘密武器一事，也已经太迟了。拉舒拉岗是秘密武器的第一个牺牲品，早已尽人皆知，尽管就技术上而言，仍是一大谜团……”

两只兵蚁一直保持相当的冷静，但也不敢稍有松懈。拉舒拉岗，大伙早就忘了，胜利冲淡了好奇心。只要在走道上闻一闻就知道，没有任何毒素的痕迹。新生庆典前夕，整个族群是一片祥和。

她们究竟想对她怎么样？为什么这样掐着她的头？

在地底追逐时，跛子嗅出第三只蚂蚁的味道，一只兵蚁。

“她的编号是多少？”

原来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没有立刻杀了她！雌蚁用触角尖深深地刺进大块头的眼睛里当作答复，虽然天生失明，还是一样痛彻心扉。至于跛子，在大吃一惊时放松了大嘴。

56号雌蚁没命地奔跑，为了跑快些还张开翅膀飞翔。鼓动翅膀时扬起一阵泥灰烟尘，追兵迷失了方向。

“快，得快点回到圆顶上。”

刚才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

现在她将开展生命的新页。

△

反对蚁窝玩具请愿文告，由埃德蒙·威尔斯在国会调查委员会前宣读，节录如下：

昨天，我看到商店陈列要送给小孩的新圣诞玩具。透明的塑胶盒铺着一层泥土，里面放了六百只蚂蚁，其中一只保证是会繁殖的蚁后。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在工作、挖掘及奔跑。

对小孩子来说，真是太神奇了。好像送一座城市给他们，里面的居民除了身材迷你外，简直就像几百个会动的洋娃娃，而且自动自发。

坦白说，我自己拥有一个类似的蚁窝。原因很单纯，因为身为一名生物学者，我的工作就是要研究它们。

我把它们放进一个鱼缸里，然后用透气的纸箱盖住。

然而，每次站在我的蚁窝前时，我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好像我在它们的世界里是无所不在的。我好像是它们的上帝……

如果我懒得喂食，我的蚂蚁必定难逃一死；如果我突发奇想制造一场大雨，只要拿杯水往城里洒就行了；如果我想提高环境的温度，把鱼缸拿到电热器上就好了；如果我想绑架一只蚂蚁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只要拿起镊子伸入鱼缸中；如果我发神经想杀死它们，也不会遭遇任何反

抗。蚂蚁甚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您，各位先生，我们对这些生物有绝对的操纵力，只因为它们属微小的生态。

我绝不会滥用我的操纵力。但请想一想，一个小孩子……也可以对它们呼风唤雨。

有时候，我会有个蠢念头。看着这些泥土城，我想：假如这是我们的城市？假如我们也像这样被关在某个大鱼缸里，被另一种大巨人看管着呢？

假设亚当和夏娃是两只实验用白鼠，被安置在人造的布景中，为了让人“观赏”？假设《圣经》所描述的伊甸园只是另一个鱼缸牢笼？

假设洪水，竟然，只是一杯上帝不小心或因好奇心而倒下的水？

您跟我说不可能的？请了解……这中间唯一的差别在于，我的蚂蚁是被玻璃墙禁锢，而我们则是被物理力量绑住——地心引力！

有时候，我的蚂蚁会弄破纸箱，好几只就这样逃走了。而我们，我们成功地发射火箭，脱离万有引力的掌控。

言归正传。我刚才跟您说过，我是个宽宏大量慈悲为怀、甚至带点迷信色彩的上帝，所以我绝对不会伤害我的子民。

但是千百个在圣诞节卖出的蚁窝，将使小孩摇身一变成为千百个小上帝。他们会像我一样宽宏大量慈悲为怀吗？

当然，大部分小孩能了解他们肩负着城市兴衰的责任，他们享有权力，也必须履行神圣的义务——喂食、调节温度，不因一时高兴而下毒手。

然而，小孩子，我指的是那些年纪比较小还不知担负责任，或容易受挫的小孩；成绩不好、父母吵架、同伴斗殴。他们在盛怒下，很可能就忘了“年轻上帝”应尽的义务，我不敢想象在他们“统治下的子民”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我不是要求您以同情蚂蚁的角度或保障动物权利的名义，通过法律禁止贩售蚁窝玩具。只是请您想想，或许我们也是被某巨人族研究的笼中囚，您愿意地球像一个圣诞礼物一样被送到一位不负责任的年轻上帝手中吗？

▼

日正当中。

迟到的雄蚁和雌蚁全都挤在通往城邦外层的中央干道上。

一旁的工蚁催促、舔舐、鼓励他们。

56号雌蚁及时隐没在这群欢欣鼓舞的人潮中，身份味道互相打散混杂。这里，没人能辨识出她的气息。她随着姊妹们的行进方向移动步伐，愈走愈高，穿过无数陌生的区域。

拐过走道，突然，生平头一遭，她看见白昼阳光。一开始只不过是反射在墙上的光晕，很快就转幻成令人目眩的亮光。她终于看到保育员口里描述的那股神秘力量——炽热、温柔及灿烂的阳光。美丽新世界的承诺。

由于直接照射强烈的光子，她觉得飘飘然，仿佛多喝了几杯第32层出产的纯酿蜜露。

56号公主持续前进。地面上白光点点。她不知所措地踏入温热的光圈中。对一个童年都在地底度过的人来说，对比是极其强烈的。

再转个弯。白热的阳光扫射，目眩神怡的光圈扩大，渐渐变成银白色面纱。阳光直射使她不禁后退。她感到光粒子钻进眼睛，燃烧视觉神经，炙熔三个大脑。

三个大脑……古老的祖先遗产。每个环节各有其神经结，每具身体结构的部分也各有一神经系统。

她迎面朝光粒子逆势而行。远远地，她瞥见姊妹们被太阳攫住的影子，仿佛鬼魅。

她依旧前行，甲壳开始温热。大家试着向她描绘的阳光，其实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必须亲自体验！她想起“守门蚁”那个阶级的蚂蚁们，一辈子都无法体会外面的花花世界和太阳。

她钻进光线之墙，身影投射在另一边，远远的城邦外。她的复眼慢慢地适应强光，此时开始感到野外狂风刺骨、寒冷，活泼且芬芳的气流，与她之前呼吸的调节空气有天壤之别。

触角轻轻飞舞。她不太能控制触角的方向位置。一阵劲风刮来，将触角带上面颊。翅膀戛然作响。

圆顶的最高点，工蚁在迎接她，捉住她的脚抬高往前推入一群生殖者中。一块小小的地方挤满嘈杂蠕动的数百只雄蚁和雌蚁。56号公主明白，她现在的位置是交尾飞行的起飞跑道。现在只等气候转好。

然而一阵狂风大作，十几只麻雀俯冲叼走几只生殖者。麻雀被这群意外猎物吸引得愈飞愈低。一旦他们过于接近，埋伏在圆顶四周的炮兵，立即赏他们一记蚁酸。

刚好一只鸟过来试试运气，他朝成群的猎物直冲而下，一把抓住三只雌蚁正想回头振翅高飞！在这只鲁莽的飞禽爬升到足够的高度前，被击中了；他滚进草丛，呻吟不已，口中还紧紧衔着蚂蚁，振翅猛扑，以为可以拍掉毒药。

希望能对这些鸟产生杀鸡儆猴的示范作用！实际上，麻雀是退后些……但并未完全放弃。要不了多久他们会再回来，再次以身试验蚂蚁的地对空防御线。

天敌——

假设人类无法克制他们的主要天敌，譬如豺狼、虎狮、熊或非洲鬣狗，我们的文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必定是个焦虑不安的文明，永远在质疑一切。

罗马人歌舞升平之际，必会叫人送来一具尸体，以保持忧患意识。每个人都在提醒自己胜负尚未成定局，死神随时会莅临。

今天，人类已经打垮并消灭对他们造成威胁的物种，甚至有些已经变成博物馆典藏品。以至于只剩下病毒，也许蚂蚁也算，能让他们不安。

相对地，蚂蚁文明是在无法消灭天敌的状况下发展的。结果这种昆虫一直生活在忧患的状态下，它们明白自己才走了一半的路程而已，因为连最愚笨的动物只要抬起一只脚，就能毁掉几千年累积的经验与智慧结晶。

埃德蒙·威尔斯

风势趋缓，阵风明显减少，气温回升。22℃——时间，城邦决定释放出它的子女。

雌蚁振动四片薄翼，嗡嗡作响。她们已准备就绪。成熟雄蚁发散的味道让她们性趣高涨。

第一批雌蚁优雅地展翅。上升不到100颅高……就被麻雀吃掉了。无一幸免。

下头一阵骚动，但蚂蚁可没这么容易罢休。

第二批出发起飞，100只中只有4只雌蚁逃过鸟喙和羽毛的拦截。雄蚁成群结队地追赶她们，完全没有遭遇任何阻力，瘦小的身型根本引不起麻雀的兴趣。

第三批雌蚁跃上云端。至少有50只鸟横亘在路上。大屠杀。无人生还。不仅如此，集结的飞禽愈来愈多，好像大伙口耳相传互相邀集至此似的。现在上头不只有麻雀，还有乌鸦、红喉雀、燕雀、鸽子……叽叽喳喳闹成一团。对他们而言，也是个大庆典！

第四批起飞。重蹈覆辙，没有任何一只雌蚁逃过。鸟雀甚至为了抢夺最肥美的雌蚁而起了内讧。

炮兵们义愤填膺。她们挺直身子倾尽全力，喷出腺体内的蚁酸。但这些掠夺者飞得很高，致命的毒液滴滴掉落，反而造成不小的破坏和伤亡。

雌蚁们惊慌失措，不敢起飞。一致认为不可能飞越鸟群，她们宁愿回到地面，与其他意外受伤的公主一块儿在室内交配。

第五批站上去准备做最后的牺牲。一定得想办法突破鸟喙之墙！17只成功了，43只雄蚁尾随而去。

第六批，11只雌蚁过关！

第七批，34只。

56号鼓动双翅，她还不敢上前。一个姊妹的头刚好掉在脚边，随后一片羽毛轻飘而至。不祥之兆。她想看看外面的大千世界吗？啊，现在

她打定主意了！

她将随同第八批的姊妹一起翱翔？

不……她做对了，这一批悉数被消灭。

公主非常害怕。她再度鼓动翅膀，举得更高些。至少翅膀还能动，没问题，只是……恐惧掳获了她。必须保持冷静，成功的概率不大。

56号暂时停止振动翅膀，刚刚第九批里有73只雌蚁过去了。工蚁释放出鼓舞的费洛蒙。希望重现。随第十批出发吗？

她犹豫不决。突然她看见小跛子和被刺瞎双眼的大块头，就在不远的地方。她当下决定，一股脑往外冲。两只杀手的大嘴扑了个空，千钧一发。

56号有好一阵子一直维持于城邦和鸟群间的高度。不久，第十批出发的雌蚁追上来围在她的四周。她趁机加速往前冲，落入无穷尽的天际。旁边一只姊妹被叼走，她九死一生地逃过山雀的大魔爪。完全靠运气。

第十批共有14只毫发无伤。但是56号不敢有其他妄想，她才通过第一道考验，厉害的还在后头。她对这些统计数据耳熟能详。一般而言，1500只公主飞出去，只有十几只能顺利着陆。最乐观的估计，只有4只蚁后能存活下来建立城邦。

有时候——

有时候夏日漫步，我会瞥见一只类似苍蝇的昆虫，差一点被我踩扁。仔细一看，原来是只蚁后。倘若这里出现一只，表示应该有上千只在附近。它们在地上蠕动。几乎全都被人的鞋底一脚踩碎，要不就撞上车子的挡风玻璃。它们精疲力竭，无力驾驭航向。有多少城邦就这样，在夏日的公路上被雨刷一挥？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56号雌蚁奋力挥舞四片泛着彩绘光辉的羽翼之际，她瞧见后面一大片羽毛朝第十一批和第十二批的姊妹围拢。可怜！只剩下五批雌蚁了，

城邦即将释放完它所有的希望。

她不再多想，无边的蔚蓝吸引着她。一切是如此的湛蓝！对一只生活在地底的蚂蚁来说，御风而行真是太神奇了！她仿佛来到另一个世界。离开狭窄的地道，奔向无垠的苍穹，所有的一切都是三度立体的空间。

她直觉地发掘飞行技巧。重心摆在这边翅膀上，就向右转。她变换翅膀振动的速率以及角度，忽而升高，忽而下坠。一会儿加速……她发现想完美地转弯，必须将翅膀尾端固定在一个想象的轴心中，而且毫不迟疑地让身体与轴心成大于45°角。

56号雌蚁发现天空并不寂寞，这里到处是阵风，有些像气泵般把她托高。气流洞则不然，会让她骤失高度。他们只能观察在前面飞的昆虫动态，以探知是否有气流洞潜伏。

她冷。高空气温低。有时还会刮起热乎乎或者冷冰冰的旋风、暴风，把她当成陀螺转。

一群雄蚁追赶她。56号雌蚁加速急飞的目的，在于挑选那些速度快又有毅力的追求者。这是遗传基因评选的第一道关卡。

她感觉有人攀住她，一只雄蚁黏附在她的肚子上，奋力地攀登。蛮小的一只雄蚁，但当他收回翅膀时，感觉挺重的。

她掉了些高度。她身上的雄蚁稍微弯曲，免得被舞动的翅膀打到。等他能保持平衡后，他突起腹部让刺针碰触女性生殖器。

她好奇地等待欢愉。阵阵奇妙的轻螯扩散到全身。她突发奇想，毫无预警地摇晃一下，全力俯冲。

太疯狂了！神魂颠倒！速度和性爱构成她初次交欢的鸡尾酒。

327号雄蚁的影像隐约浮现，风在她的眼睛和须毛间呼啸而过。一股辛辣的汁液使触角微微发颤。某部分的思绪幻化成波涛汹涌的大海，腺体分泌的神奇玉液混合为炽热的汤汁，一骨碌灌进脑中。

降落在草叶上，她集中精神再次展翼。现在她如飞箭般拔高，当她重新获致平衡时，雄蚁感到不太舒服，脚在发抖，嘴巴无意义地上下咬合，心跳停止，垂直下坠。

大部分昆虫雄性都被设定在初次性行为后立即身亡。他们只有一次

机会，得一举成功。一旦精子射出体外，连生育者的生命也跟着走了。

单就蚂蚁而言，射精置雄蚁于死地。其他昆虫则是在交配之后，由雌性杀死爱侣，原因无他，纯粹是因为激情使她们食欲大振。

第二只播种者黏上她，别人离开后马上有人取而代之！第三只来了，然后一只接一只数不胜数。雌蚁早就懒得算了。至少来了17或18只雄蚁，在她的精液囊里灌满新鲜的精子。

她感觉这群小小生命体在她的肚子里乱钻。未来城邦的库存子民。数百万雄性精细胞，可以供她每天产卵长达15年之久不虞匮乏。

她周围的姊妹们和她分享着相同的激情。天上充斥着飞翔的雌蚁，每人身上趴着一只或数只雄蚁进行交配。爱人队伍拉向云端。女士们被同时袭来的疲累和幸福弄得醺醺然。她们不再是公主，她们是皇后了。阵阵高潮差点使她们晕厥，失却航向。

就在此刻，四只雄赳赳的燕子从花意盎然的樱桃树上跳下。他们没有展翅高飞，只是轻巧地滑向天际，冷酷严峻……他们朝这群展翅的蚂蚁而来，张开鸟喙，一个接一个地吞入腹中。

56号在劫难逃。

103683号现正位于探险队员的房间。她本来打算孤军深入东方白蚁窝，继续侦察，但是有人邀请她加入“猎龙”探险计划。据说在奴比奴比岗附近的放牧区发现了蜥蜴的踪迹，该城是城邦中最大的蚜虫畜养场……共计900万只蚜虫！只要有一只蜥蜴类动物出没，放牧业就会受到莫大损害。

恰巧奴比奴比岗位于联邦的最东端，正在贝洛岗与东方白蚁窝的中间。103683号于是同意加入探险队一同出发。如此一来，没有人会注意到她的离开。

周围的探险队成员细心地做行前准备，不仅嗉囊装满高能量的糖，腹袋更灌满蚁酸，接着大伙往身上涂蜗牛黏液，既可御寒又能预防格链孢的感染（现在她们知道了）。

虽说是猎杀蜥蜴，有人拿他与蝾螈或青蛙相比拟。32位成员绝大多

数同意，此次狩猎难度相当高。

一只老将宣称蜥蜴的尾巴断了之后会再长出来！大伙嗤之以鼻。另一位则肯定曾看过一种类似的怪物，可以像石头般动都不动长达10℃——时间之久。接着聊起贝洛岗人民赤手空拳，只凭大颚对抗这些怪物的情形……那时候，蚁酸的使用还不普遍。

103683号不由得一阵寒战。到目前为止，她还没碰过蜥蜴。想到不久要用大颚甚至蚁酸攻击不免有点担心。她暗下决心，一有机会就溜走。毕竟从族群存续的角度来看，调查白蚁的秘密武器比运动性质的狩猎重要多了。

探险队全体就绪。她们循着城邦外环地道往上走，通过7号门，一般所谓的“东城门”，离开城邦，隐没在阳光下。

首先，她们得穿过城市郊区。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贝洛岗城附近到处是拥挤的人潮，工蚁、兵蚁步调一个比一个急促。

好几批人潮汹涌。有些蚂蚁身负树叶、果实、花卉、谷粒或蘑菇；另外有人扛着枝丫、碎石块等建材。还有人推着肉块……五花八门。

猎人们在壅塞的人群中杀出一条通路，慢慢地交通顺畅起来。道路变狭窄，成为宽只有3颅（9毫米）的小径，之后只剩2颅、1颅……她们应该离城邦有一段距离了，已经接收不到群体的讯息。队员切断她们的嗅觉脐带，组成自发性单位。她们采用“漫游”队形，两两排列成行。

不一会儿，她们遇上另一组探险队。队员似乎打了场硬仗，整队只剩下零星人马，而且只有一人完整无恙。其他人都肢体不全——有些只剩下一只脚悲戚地拖曳身体前进，而断了触角或肚破肠流的也好不到哪里去。

103683号自从丽春花战役后，就没见过受伤如此严重的兵蚁。她们想必面对非常恐怖的东西……也许是秘密武器？

103683号想与一只长嘴裂开的兵蚁谈谈。你们打哪儿来？发生了什么事？是白蚁吗？

对方放慢脚步，默不作声地转过头来。天哪，真可怕，他的眼睛被挖空了！头部从嘴巴到脖子的关节处整个被劈开。

103683号望着他渐行渐远。远方，他不支倒地，再也没起来。但见

他奋力地扭动身子爬到路边，以免阻碍他人的行进。

56号企图加速俯冲避开燕子攻击，但是燕子的速度比她快上10倍有余。大嘴碰触到她的触角边缘，含住她的肚子、胸膛、头颅，整个罩住她。身体触摸到鸟嘴内颚时，真令人作呕！鸟喙合起，一切都结束了。

牺牲——

仔细观察蚂蚁，它们的生命原动力好像来自与自我生命无关的外在野心。斩断的头还希望能贡献一己之力，死命咬住对手的脚不放，或者硬要咬碎一粒谷子；一块胸膛缓缓爬着，只为了要去堵住出入口不让敌军入侵。

无我的牺牲？对城邦的死忠？团体生活下的愚行？

不，蚂蚁也能独自过活。它不需要族群，甚至会反抗族群。

那么，为了什么牺牲自己呢？

从我目前研究的阶段来讲，我会说：因为谦虚。对蚂蚁而言，本身的生命似乎没有重要到让他放下数秒前正在进行的工作。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绕过树林、土丘和荆棘，探险队持续朝凶险的东方迈进。

道路变窄，但是养护工程队显然没有忽略这里。绝不能忽略任何一条连接联邦子城的交通要道。养路工人拔除青苔，移开横亘路中的枝干，利用居甫腺体分泌物留下嗅觉的方向标志。

现在，与她们反向而行的蚂蚁愈来愈少。地面上偶尔还闻得到费洛蒙指标——

“29号交叉路绕过英国山楂花回头”，大概是指敌军最后一次的埋伏地。

走着走着，103683号愈发惊讶，她从没到过这一带。居然有该死的牛肝菌可以长到80颅高！而且从特征上看，有点像是西部的品种。

此外，她还注意到恶臭吸引成群苍蝇的眼蝶，珍珠般晶莹的马勃草；她爬上一株鸡油菌，快乐肆意地践踏柔软的菌肉。

她看到各式奇怪的植物：花瓣抓得住露珠的野生大麻、美丽却不安好心眼的拖鞋兰、茎梗特别长的猫尾草。

她迫不及待地走近一株花儿像蜜蜂的植物，一不小心，成熟的果实往下掉，正好打到她的脸，黄色黏稠的果粒横流！幸好不是格链孢。

她丝毫不以为悍地登上一株状似银莲花的毛茛，就近观测天空。她看见蜜蜂正呈八字形回旋，替她们的姊妹指引花粉的地点。

景物愈来愈荒凉。神秘的味道盘旋不散。数百种不知名的小生物到处乱窜，听到踩踏枯叶发出的咔咔声，才注意到他们的存在。

103683号回到地面与队员集合，头上还有麻痒的感觉。就这样踩着平和的步伐，她们到达联邦子城奴比奴比岗的外缘。远远望去，看起来和一般的小树林没两样。若非气味路径的引导，绝不会有人到这里来找一座城市的。实际上，奴比奴比岗是座古典的褐蚁建筑，有树墩、枝丫圆顶和垃圾场。只不过这一切都隐身在灌木丛中。

城邦的入口全在上头，几乎在圆顶的最高处。穿过一丛蕨类植物和野玫瑰后才看得见……探险队循线前进。

城里活力四射，想找出蚜虫并不简单，因为他们的颜色近似树叶。不过只要事先知情，一只触角和眼睛，就能毫不困难地辨认这些吸食树汁长大的小小绿色树瘤。

很久以前，蚜虫和蚂蚁达成协议。蚜虫供给蚂蚁食物，作为交换条件，蚂蚁保护他们的安全。老实说，有些城邦拔掉他们“乳牛”的翅膀，并给他们身份确认的味道，放牧畜养。

奴比奴比岗全城皆从事畜牧业，或许为了报偿，或许只是单纯的畜牧现代化，城邦在第二层盖了座豪华的畜牧场，里面各种起居设备应有尽有，都是为了让蚜虫能过得舒适。蚂蚁保育员在此照料蚜虫卵，其细心程度不亚于照顾自己的蚁卵。无疑地，本地畜牧业的规模以及它超乎寻常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103683号和她的同伴走近一群蚜虫。他们正忙着汲取玫瑰树汁。兵蚁开口问了几个问题，但是蚜虫置若罔闻，埋头在植物茎梗肉里。反正蚜虫也许不懂蚂蚁的嗅觉语言……探险队员伸展触角寻找牧羊人，没见

着半个人影。

说时迟那时快，可怕的事发生了。三只瓢虫翩然而至。可恶的猛兽让蚜虫群起了恐慌，可怜的蚜虫没了翅膀根本无处闪躲。

狼来了，幸好，把牧羊人也给逼出来了。奴比奴比岗蚂蚁从树叶上跳下来，她们早就躲在一旁等待这些红色带黑点的掠夺者入瓮，然后突袭。她们瞄准目标，精准无误地发射蚁酸。

然后她们连忙赶去安抚惊魂不定的蚜虫，挤压蜜汁，轻搔蚜虫的腹部，抚摸他们的触角。蚜虫释出一大滴透明糖浆，珍贵的蜜露。奴比奴比岗人在饱餐吸食的同时，发现了贝洛岗探险队的存在。

互相招呼。触角沟通。

“我们到这里猎杀蜥蜴。”

“果真如此，你们还得继续往东走。往居艾伊狄欧洛岗哨的方向曾见过这类的动物。”

一反平常养分交换的待客之道，牧羊人请她们直接从蚜虫身上汲取蜜露。探险队员也不推辞。每个人选定一只蚜虫，轻敲他的肚子并挤出甜美的蜜露。

喉管里伸手不见五指，散发恶臭而且滑不溜丢的。全身涂满黏液的56号雌蚁骨碌碌地滑进掠夺者的喉咙里。由于鸟没有牙齿，不经过咀嚼，所以56号现在仍是毫发无伤。不能妥协，她死了整个城邦也跟着消失。

放手一搏吧！她张大嘴咬向食道光滑的肉壁。一个反射动作救了她。燕子感到一阵恶心，打喷嚏把刺激呛鼻的食物喷得老远。56号盲目地乱跑，翅膀油腻腻重得要命，根本就举不起来。她掉进溪流中央。

她身旁有几只雄蚁正在做垂死前的挣扎。她的头上探得不规则的心跳声，大约有二十几只姊妹。她们通过燕子那一关后，就精疲力竭不住地往下掉。

有一只掉在荷叶上。两只虎视眈眈的蝾螈，老实不客气地攫住她剁成碎片。其他的蚁后则陆续被鸽子、蟾蜍、土拨鼠、蛇、蝙蝠、刺猬、母鸡和小鸡判定出局，离开生命游戏的现场。最后统计，1500只雌蚁起

飞，只有6只存活。

56号是其中之一。天意。她必须活下去。她必须创立自己的城邦，解开秘密武器之谜。她知道她得有后援，她可以仰赖腹中孕育的友好伙伴。只要将他们生下来……

首先，必须先离开这里……

顺着阳光的角度回旋，她定位出坠落的地点，东方的溪流，一个声名狼藉的地方。尽管全世界的岛屿都有蚂蚁的踪迹，但究竟她们是怎么过去的，无人知晓，而且蚂蚁不会游泳。

一片树叶飘到身边，她趁势爬上。疯狂地用后脚打水，可是这种推进方法一点都不管用。就这样，她随波逐流好长一段时间，直到有一片硕大的黑影出现。

蝌蚪？不，比蝌蚪大上千倍。56号雌蚁瞥见一条流线型的物体，皮肤光滑带有斑点。她第一次看见这种生物。

鳟鱼！小甲壳虫、剑水蚤、水蚤全都吓得仓皇而逃。怪物潜回水底再次浮出水面，并朝蚁后的方向游来。蚁后紧紧抓住叶片，惊恐万分。

鳟鱼使出全力冲出水面，凌空越起。一波惊涛骇浪淹没蚂蚁。鳟鱼在空中盘旋张大嘴，露出一排细细的牙齿，衔住在附近飞舞的小飞虫，然后鱼尾一甩再度回归他晶莹剔透的水世界，也再度掀起一阵浪潮冲击蚂蚁。

青蛙立即放心地跳下水，觊觎蚁后和她腹中的卵子。可怜的蚁后好不容易浮出水面，又被一波波不怀好意的涟漪带着往水底跑。青蛙追逐而来。寒冷让她全身僵硬。她失去意识。

△

尼古拉和他的两个新伙伴——荣以及菲利普一块儿在食堂看电视。他们周遭的小朋友仰着红扑扑的粉红小脸，被一连串的画面轻晃催眠。

影片情节通过他们的眼睛和耳朵，以每小时500公里的速度传送到大脑记忆体。人类的脑容量约可储存600亿个资讯。当记忆体达到饱和状态时，大脑自动清理，判定为不重要的资讯将被遗忘。所以，最后脑

中只剩下一些悲惨回忆、悔恨和旧日欢笑。

连续剧后，那天刚好播出一场有关昆虫的辩论。大部分孩子都已散去，科学方面的长篇大论一点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

“勒居教授，您和罗森菲教授两人并称为欧洲最有成就的蚂蚁专家。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去研究蚂蚁呢？”

“有一天我打开厨房柜子，一整排蚂蚁赫然出现在我眼前，我呆立好几个小时看它们忙来忙去。它们给我上了人生和谦虚的一课。因此我想要更深入了解它们……就这样。”

他笑了。

“您和另一位知名的科学大师罗森菲教授，有什么不同？”

“啊，罗森菲教授，他还没退休啊？”

他再次笑出声。

“不，正经地说，我们的观点不同。您知道，要了解昆虫有很多方式。以前，我们认为所有的社会性昆虫——白蚁、蜜蜂、蚂蚁，是绝对忠诚的物种。

“立论简单明了，但错得离谱。我们发现蚂蚁的世界里，除了生育特权外，蚁后根本不具有任何权力。蚂蚁的政府有各种形式——君主政治、寡头政治、军人三头分治、民主政治、无政府状态……甚至有时候，子民不满意政府施政，它们也会揭竿而起反对政府。我们看过城邦内部爆发过内战。”

“真是太奇妙了！”

“对我而言，还有我所代表的‘德国’学派，蚂蚁世界组织的首要基础是阶级制度，每个阶级由其中天赋较高的领导人控制管理，譬如工蚁阶级……

“而罗森菲教授属于‘意大利’学派。他们主张所有的蚂蚁都是天生的无政府主义信徒，没有领导人，也没有天赋高于一般的个体。之所以会有领导人出现，只不过是为了解决实务性质的问题，临时遴选出来的。只是暂时性的领导人。”

“我不太明白……”

“这么说吧！意大利学派认为无论哪一只蚂蚁都可以成为头头，只要它能提出有创意的见解，并博得他人的认同。相反地，德国学派长久以来一直倡议具有领导人特质的蚂蚁才能担此重任。”

“两派学说分歧到这种程度吗？”

“有一次在国际研讨会期间大打出手，如果您指的是这个的话。”

“又一次撒克逊精神和拉丁精神的传统对垒局面，不是吗？”

“不，这场论战比较倾向于拥护‘天赋’和提倡‘学习’两派之争。我们一出生就是浑蛋呢，还是后来逐渐变成的？这是我们研究蚂蚁的目的之一，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不研究兔子或白鼠呢？”

“蚂蚁提供一个社会运作的绝佳范例，一个有数百万居民的社会。就好像观察一个世界。就我所知，好像没听说过有数百万只兔子或是白鼠的城市……”

尼古拉的手肘动了一下。

“你听到了吗，尼古拉？”

但是尼古拉没在听。这张脸，这对泛黄的眼睛，他一定在哪儿看过。哪里呢？什么时候？他绞尽脑汁。没错，他想起来了，是那个装订工人。他谎称自己叫作古纽，但他就是正在电视上自吹自擂，叫勒居的家伙。

尼古拉的新发现让他陷入思考的深渊。如果这位教授说谎，他一定是为了要夺取那部百科全书。里面的内容一定对蚂蚁研究贡献非凡，书一定在那下面。原来大家要的就是这个。得去找这本天杀的百科全书，这样真相才能大白。

他站起身。

“你要去哪儿？”

他不回答。

“我觉得，你挺迷蚂蚁这东西的？”

他走出门口，一路跑回他的房间。无须带太多东西，只要他那件护身符的皮外套、小刀和胶底大鞋子。

当他穿过大厅时，学监根本连头都没抬一下。

他逃离了孤儿院。

▼

居艾伊狄欧洛岗哨从远处望去像座浑圆的火山口，也像土拨鼠洞。所谓的岗哨站，其实是个迷你蚁窝，居民约100人。每年4月到10月间才见得到人烟，秋季和冬季则空无一人。

这里一如原始蚂蚁的生活形态，没有蚁后，没有工蚁、兵蚁之分。每个人兼具各种角色。偶尔，这里的人不免调侃大城市的弱点，讽刺交通壅塞，地道塌陷，让城邦变成一只生虫的烂苹果的秘密通道，分工过细造就了完全不懂狩猎的工蚁，终生锁在洞口的瞎眼守门蚁……

103683号检视这个岗站。居艾伊狄欧洛岗哨由一座谷仓和一间宽阔的主厅组成。大厅的天花板上有个出入口，两道阳光从那里溜进来，照亮挂在墙上的狩猎战绩，一张张剥下的皮。穿堂风呼啸吹过，噼啪作响。

103683号近前细看五彩缤纷的尸体。一个本地人过来轻触她的触角，向她一一介绍这些蚂蚁运用机智猎杀回来的漂亮生物。尸体全都涂上了一层蚁酸防止腐坏。

那里有各式各样、色泽不一的蝴蝶和大型昆虫，成行罗列地展示。但是，收藏里独缺最有名的生物——白蚁蚁后。

103683号问她们是否曾与比邻的白蚁起过冲突。本地人抬起触角强调她的惊异。嘴巴停止嚼弄东西。沉重的静默。

白蚁？

她放下触角。没什么可说的。何况她还有事做呢！得将食物撕裂成块，刚做到一半。她浪费太多时间了。再见。转过身准备离去。103683号毫不放松。

本地人陷入一种恐怖不安的状态。触角微打哆嗦。显而易见的，白蚁这个字眼唤起可怕的回忆。谈论这个主题似乎太强人所难。她快速地钻进一群正在饮酒作乐的工蚁中。

这些工蚁的嗉囊装满花蜜纯酿，她们互相吸吮对方的肚子，形成一条封闭式的长链子。

五位被派驻前哨的猎人，此时声势浩大地进场。她们推着一只毛虫在前头。

“我们找到这个。最神奇的是，他们也生产蜜汁！”

宣布大消息的猎人，用触角轻搔新捕猎物的肚子。然后她搬来一片树叶。当毛虫啃食叶片时，猎人跳上毛虫的背脊，毛虫身子往上仰，但徒劳无功。蚂蚁的爪子紧紧扣住毛虫背部，确定不会掉下来之后，她转过头，舔毛虫身体的最后一个环节，直到某种液体流出。

所有的人都向她道贺。大家口口相传品尝不知名的琼浆，滋味和蚜虫蜜露截然不同。它比较绵密，而且饮用后回味无穷。正当103683号细细品味这异国风味的饮料时，一根触角拂过她的脸。

“听说你在打听白蚁的事。”

对她施放费洛蒙的蚂蚁看起来已经上了年纪。外壳布满咬伤痕迹。103683号缩回触角表示肯定。

“跟我来！”

她是4000号兵蚁。她的头扁得像一片树叶，眼睛细小；释放费洛蒙时，浑身发颤，气息味很淡，还带有酒味。正因如此，她才坚持到一处几乎算得上是密室的小洞里交谈。

“用不着害怕，我们可以在这里谈话，这个洞是我的房间。”

103683号问她知道些什么有关东方白蚁的事。对方展开触角。

“为什么你对这个有兴趣？你不是为了猎杀蜥蜴来的吗？”

103683号决定坦诚相告。一五一十地告诉老兵蚁，一种无法理解的秘密武器已经用来对付贝洛岗。一开始，大伙以为是侏儒蚁的诡计，但结果不是她们。因此顺理成章，所有的怀疑全都转到白蚁身上，我们的第二号大敌……

老人弯起触角表示惊讶。她从来不曾听说过有这种事。她审视103683号，问道：

“是秘密武器害你失去第5只脚吗？”

年轻的兵蚁否定地回答，这只脚是在光复拉舒拉岗的丽春花战役时失去的。4000号立即神情振奋。她也在！

“哪个部队？”

“第15队，你呢？”

“第3队！”

最后一次攻击时，一队在右侧，另一队在左侧。她们一同缅怀战争的点点滴滴。战场上总是可以学到教训。举例来说，4000号在战争一开始，就发现敌方利用小苍蝇当传讯兵。她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长途传讯方式，远胜传统的跑步传讯兵。

103683号兵蚁衷心地表示赞同。然后急切地想回到原先的主题。

“为什么没人愿意提及白蚁呢？”

老战士靠近，她们的头几乎粘在一起。

“这里也发生一些非常离奇的事……”

她的气息显示一个谜团。

“非常离奇……非常离奇……”

这句话在墙上萦绕回响。

接着，4000号解释，有好长一段日子没看到东方白蚁的踪影。过去，她们经常利用绕过萨泰的通道过溪，派间谍到西方。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而且也或多或少地加以控制。现在连一只间谍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

大举进攻的敌人让人不安，但失去线索的敌人更加可怖。由于一直没看见白蚁斥候，以及伴随的小型武装冲突发生，居艾伊狄欧洛岗哨的蚂蚁决定换我们派间谍过去一探究竟。

第一小组探险员出发，音讯全无。第二组接后，同样也消失无踪。我们想她们可能碰上了饥肠辘辘的蜥蜴或刺猬。不会的，若碰上掠夺者

攻击，就算浑身是伤，总有一只能侥幸生还。这次，士兵们仿佛被施了魔法般凭空消失。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103683号开口道。

老人不愿有人打岔，她继续说下去。

两组人马相继失败后，居艾伊狄欧洛岗哨的兵蚁决定孤注一掷。她们快马加鞭组成一个迷你军团，共有500位全副武装的战士。总算有一个生还者回来。

她历经数千颀的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回来，一进家门就死了，死于过度忧虑。

我们检查她的尸体，没有一丝外伤。触角也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就好像死神无缘无故地突然降临。

“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没人愿意提起东方白蚁了吧？”

103683号明白了。而且相当满意，她确定自己没走错路。如果秘密武器之谜存有解答的话，一定要往东方白蚁窝内寻找。

立体显影——

人类的大脑和蚁窝有个共同点，可以用立体显影的影像来比拟。

什么是立体显影呢？一种影像重叠，铸模的带子集中后，在某一角度下接受阳光照射，可以让影像产生凹凸的立体感。

事实上，立体显影无所不在，却又无处可寻。铸模带子集中后另一种景物诞生，第三度空间——立体幻象。

我们大脑的每一个精神元，蚁窝中的每一只蚂蚁都拥有全部的资讯，但是必须在集体运作下才能产生意识，“立体的想法”。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刚升格当上皇后的56号雌蚁意识恢复时，她警觉到自己躺在一大片鹅卵石滩上。一定是湍流使她逃过青蛙之劫。她想飞行，可是翅膀湿答答的。

只好等……

她有条不紊地清洗触角，并嗅嗅附近的空气。她到底身在何方？希望不是在溪的另一边才好！

她以每秒8000次的频率振动触角，有熟悉的味道。

太幸运了！她在溪的西岸。但是找不到任何费洛蒙路径。她必须往中央城邦靠近，以便将来自己的城市能与联邦联络上。

终于能展翅高飞了。航向定往西方，她现下还走不了多远，翅膀肌肉酸疼，只得沿土丘低空飞翔。

她们回到居艾伊狄欧洛岗哨的大厅。自从103683号表明要侦察东方白蚁的意愿后，所有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好像她感染了格链孢似的。她不动声色，全心贯彻任务。

在她身旁，贝洛岗人以及居艾伊狄欧洛岗人彼此交换着养分。居艾伊狄欧洛岗人尝着新收成的蘑菇，贝洛岗人则趁机大啖野生毛虫蜜汁。

后来，各种味道气息纷纷出笼，聊天的主题转到她们即将猎杀的蜥蜴身上。居艾伊狄欧洛岗人讲述不久前，她们才发现了那3只跑去惊吓奴比奴比岗蚜虫的蜥蜴。据说，他们吃掉了两大群各1000多只蚜虫以及一干牧羊人。

有一阵子人心惶惶。牧羊人只敢让蚜虫在受保护的地道或洞穴里活动。幸好蚁酸强力扫射逼退了这三只恶龙。其中两只已经逃之夭夭，第三只受了伤，就停留在离此地15000颅的一块石头上。

奴比奴比岗的军队切断了他的尾巴。必须尽快找到他趁机解决掉，免得他有喘息的机会。

“蜥蜴的尾巴会再长出来吗？”一位探险队员问。回答是肯定的。

“但不是原来的那一条。正如城邦之母所言：‘人们绝无法完整地找回失去的东西。’第二条尾巴没长椎骨，比较软。”

有一个居艾伊狄欧洛岗人提供了另一条资讯，蜥蜴对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甚至比蚂蚁还敏锐。如果他体内贮存足够的太阳能，他们动作之迅速令人咋舌。相反地，若他们感到寒冷，一举一动变得缓慢无力。

若为明日之战设想，得将这个现象考虑进去。最好是拂晓出击，经过一个冷飕飕的夜晚，他一定全身凉透了，也就是全身迟钝。

“可是我们也一样全身冰凉啊！”一位贝洛岗人强调。

“只要我们采用侏儒蚁的御寒方法就没问题。”一位猎人反驳。

“我们装满糖和酒，借以补充精力，然后在甲壳上涂抹黏液，防止热量太快散出体外。”

103683号漫不经心地接收这些讯息，思绪沉浸在白蚁窝的谜团当中，还有老战士描述的浑不可解的失踪事件。

之前那位自动上前与她攀谈，并主动提议养分交换，但后来绝口不提白蚁的第一个居艾伊狄欧洛岗人，现在回过头来找她。

“你和4000号谈过了？”

103683号示意没错。

“千万别把她的话当真。你就当作和一具死尸鬼扯。几天前她被姬蜂螫伤……”

姬蜂！

103683号着实吓了一大跳。姬蜂是一种带有长刺针的昆虫，每到入夜时分，他们会在蚁窝上钻洞，只要触及温热的身体就用针刺穿，然后在伤口里产卵。

他们是幼蚁最可怕的噩梦——仿佛一根针筒从天花板潜入，摸黑寻找柔软温润的身躯繁殖下一代。产下的卵在寄生体内悠游成长，待凶狠的幼蜂啃食寄生体再从体内窜出。

劫数难逃。那天晚上，103683号梦见一截可怕的管子插进体内，想把他那些肉食性的子女接种到她身上！

△

大门的密码没改。尼古拉留有钥匙，只要扯掉警方贴上的封条就能顺利进入屋子。自从消防队员失踪后，一切都维持原状，连地窖的门都

是开着的。

手边没有手电筒，他动手做了个简单的火把。他砍下一截桌脚，顶端包上一层纸，然后点燃。木头轻易地着火燃烧，一团小小的火焰，却相当均匀，就算阵风吹过也挺得住。

他随即步下螺旋阶梯，一只手握着火把，另一只手拿着小刀，坚决地咬紧牙关，自觉颇有英雄气概。

他不断地下降……永无休止地下降和旋转。就这样，仿佛过了好几个小时。他又冷又饿，但心中征服的怒火熊熊燃烧。

他加快步伐，激动地在粗糙的穹拱地道内呼喊，一会儿呼叫爸爸妈妈，一会儿发出喔喔的战士嚎叫，交互轮替。现在他的步伐异常坚定，飞也似的一阶阶狂奔，没有丝毫意识控制。

突然，他的面前多了扇门。推开门，两队老鼠正在打群架，小孩的出现吓得它们落荒而逃，尤其那小孩还不停地吼叫，手上又有一支小火把。年纪稍长的老鼠为此感到忧心不已——这段时间，愈来愈多的巨人来到这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老天保佑，希望这个人别放火焚烧怀孕妇女藏匿的地方。

尼古拉继续往下走，踩不完的阶梯，看不完的古怪铭文，这次他当然没有去读。

蓦然，有声响“啪啪”，然后一样东西接触到他。一只蝙蝠抓住他的头发，尼古拉惊恐万分，猛力地想摆脱蝙蝠，但这只动物好像已经和他的头连在一起了。他想用火把吓走它，结果只烧掉几绺自己的头发。尼古拉放声尖叫发足狂奔，蝙蝠则安详地端坐头上，像顶帽子。直到它吸走一些血后，才心甘情愿地离开。

尼古拉已经完全失去累的感觉，气喘吁吁，心脏和太阳穴跳得如敲鼓般急促。突然，他迎面撞上一堵墙。他倒地，但旋即爬起，火把没熄。他将火把拿到前面细细琢磨。

没错，的确是堵墙。更棒的是，尼古拉认出那些水泥块和钢板，都是他爸爸费尽力气搬下来的，而且水泥的砌迹也是新的。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在那里，回答我！”

但什么都没有，只有恼人的回音。他应该离目标不远了。这堵墙，

他可以发誓，一定可以转动……因为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而且又找不到门。

这堵墙到底隐藏些什么？尼古拉终于找到一句铭刻文字：

如何用6根火柴棒摆出4个等边三角形？

就在这行文字的正上方安装了一个小键盘，上面只有字母按键，没有数字。共有26个字母，问题的答案一定是用这些字母构成的。

“要用不同的思考模式！”他大声说。他苦苦思索，双手不敢碰触键盘。然后心中产生一股奇特的静默，巨大的静默掏空他的思绪。但是超乎想象地，带领他的手在键盘上依序按出8个字母。

一阵机械运转的嘎吱声缓缓响起……墙动了！深深吐出一口气，尼古拉心里已有面对一切的准备，他走向前。不久，墙回归原位；关闭时造成的一股阵风吹熄了火把的余烬。

四周一片漆黑，尼古拉不知所措地跑回墙边。墙边已没有任何秘密按键，后路已经断绝。他的指甲被水泥块和钢板锉断。泥水功夫做得很好，父亲果然是个好锁匠，绝非浪得虚名。

干净——

有比苍蝇更干净的东西吗？它无时无刻不在清洁身体，对它来说，清洗不是义务而是需要。如果它的触角和复眼不是100%的干净，就永远无法侦测出远处的食物，甚至察觉不出即将拍下、压死它的手掌。对昆虫而言，干净是求生存的必要条件。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第二天，热门媒体的大头条写着：

枫丹白露被诅咒的地窖再度出击！又一人失踪：威尔斯家的独子。警察究竟在哪里？

▼

蜘蛛高距在蕨类植物叶顶往下俯瞰。是很高。他吐出一滴丝液，粘在叶片上，走到叶片尖端往空中一跳。坠落费了蛮长的时间。丝线一直延伸，至蜘蛛行将落地前变干变硬将他拉住。他差点就像过熟的浆果落地摔烂。很多姊妹都因为一时突起的寒意，延长了丝线变硬的时间，而重重摔在地上跌坏了外皮。

蜘蛛舞动8只脚平衡身体，然后伸长脚，终于攀上一片树叶，这是蜘蛛网的第二个固定点。他将丝线的一端固定在叶尖。一条拉直的丝线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朝左边一株树干冲去，只要再跳几次，再找几根树枝就大功告成了。他已经架设好丝网的巩固横梁，这些横梁必须挺得住狂风吹袭，以及猎物挣扎的力道。整个网呈八角形构造。

蜘蛛丝是一种纤维蛋白，叫丝心蛋白，有超强的韧性和不透水性。有些蜘蛛在饱餐后，可以吐出直径2微米的细丝达700米长，其韧度可以媲美尼龙和三层橡胶。

最厉害的是，蜘蛛拥有7种分泌腺，生产的丝线各有不同。有专门分泌横梁用的丝线，警戒用的丝线，网中央专用丝线，带黏液的丝线专门对付飞行速度快的猎物，专门保护蜘蛛卵的丝线，为自己建造防蔽罩的丝线，专门缠住猎物的丝线。

事实上，丝线是蜘蛛体内荷尔蒙衍生的高纤维物质，就好像费洛蒙是蚂蚁体内荷尔蒙释出的一种挥发性物质。

因此，蜘蛛会自行制造警戒用的丝线并伏身其上。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他就任自己循线落下，毫不费力地躲过一场灾难。就这样，多少次全靠这条丝线救了他一命。

接着在八角形的中央交错4条线。百万年以来，一直是相同的步骤……蛛网逐渐成形。今天他决定造一张干燥的丝网。带黏液的网也许更有效，但是太脆弱，灰尘和枯枝屑全都会被粘住。干燥的蛛网也许捉东西的本领没那么强，但至少可以支撑到夜晚。

蜘蛛造好屋脊横梁后，在每个象限加上十几条丝线，最后才修饰中央螺旋地带。这是最心旷神怡的部分。他从固定干燥丝线的一根树枝上出发，在每个象限间跳来跳去并往中心靠，速度愈慢愈好，一直顺着地

球自转的方向。

他有一套自创的织网方式。这世上找不到两张一样的蜘蛛网。一如人的指纹般独一无二。

他必须拉紧他的编织缝隙。当他完成中心网时，他环视他的丝线受刑台，并目测其强度。接着他到各个象限巡视，并以8只脚摇摇织网。经得起考验。

这地区的蜘蛛网多是呈“十二分之七十五”的构造。也就是说75圈丝线回旋密布在12个象限中。但是他对“十分之九十五”情有独钟，像蕾丝花边一般。这看起来相当显眼且强韧。不过，既然他用的建材是干燥丝，就别斤斤计较用量的多寡，否则上网的昆虫将只是歇息的过客……

而这项必须屏气进行的工程可把他累坏了。他必须紧急补充食物。这是个恶性循环，由于织网他饥肠辘辘，但要借这张网之力他才有饭吃。

全身的24根爪子平摆在主要横梁上，藏匿在一片树叶下，他等待着。根本不需要靠他的眼睛，只要嗅嗅上空，或用脚感应四周空气的细微晃漾，即可获知猎物是否上门。这些全都拜蛛网所赐，丝线能立即反映出任何的薄翼振动。

这种微小的振动，是一只蜜蜂，在离此约200颅的地方呈八字形回旋飞翔，正指引蜂巢的同伴前往繁花似锦的花房。

这种轻巧的跳动，八成是蜻蜓。蜻蜓真是美味可口，可惜这只不是往这边飞。午餐飞了。

大晃动。有人闯进他的蛛网。原来是另一只蜘蛛想坐享其成。小偷！得赶在猎物上门前，将不速之客给赶走。

此时，他左后脚感到一只苍蝇类的生物从东边飞来。似乎飞得很慢。如果他持续这个航向飞行，应该会直直地冲进他的陷阱里。

踢啪！命中。

一只带翅膀的蚂蚁。

蜘蛛……他没有名字。因为像蜘蛛这类独居的生物，不需要名字与同类沟通交往……耐心地等待。记得他年轻时，血气方刚，吓走不少快到手的猎物。他以为被蛛网粘住的昆虫插翅难飞。然而，成功的概率只

有50%而已。

时间才是关键因素。要沉得住气，被扣住的猎物在惊惶之下会自乱阵脚。

蜘蛛界至高无上的论述：

最高明的战斗策略，莫过于耐心等候对手自取灭亡。

过了几分钟，他靠近细看他的阶下囚，是只蚁后。西方帝国，贝洛岗的褐蚁蚁后。

他听人说过这些超级复杂的帝国。据称里面数百万居民相互依赖，根本不会独自觅食生存！有什么好处，到底哪里进步？

现在他手上正掌握整座城邦的生杀大权，不可避免地，这将是未来的侵略者。他不喜欢蚂蚁，他曾目睹他的母亲被一群纺织红蚁猎杀。

他睨视他的猎物，正不断地挣扎。愚蠢的昆虫，难道她们永远学不会恐惧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带翅膀的蚂蚁愈想逃，丝线缠得愈厉害……不过，蜘蛛开始有点担心损坏丝网。

在56号这边，振翅挣扎已被怒火取代。她几乎动弹不得了。身体被细丝纠结缠绕，每动一下只能让缠绕的丝线层变得更厚。她无法相信在相继闯过层层考验后，竟然这么愚蠢地送掉性命。

她生于一颗白色圆茧，终将死于一颗白色圆茧。

蜘蛛渐渐靠近，沿途检查丝网受创的部分。56号有机会近距离观看这只黑色与橘色相间的大虫，8只绿色的眼睛环绕头颅一圈。她曾吃过这种蜘蛛。风水轮流转，轮到她成为别人的午餐……对方朝她吐丝！

至于蜘蛛，他则盘算着，捆再紧也无妨。接着露出两根令人胆战心惊的毒钩。事实上，蜘蛛网无法置猎物于死地，就算会也很慢。当蜘蛛网抓住一块奋力挣逃的肉时，蜘蛛不会立即咬死他，而是用类似镇静剂的毒药使猎物昏厥，然后等要嚼两口时再摇醒他。如此一来，猎物在丝线的层层包裹下保鲜，他也可随时大啖新鲜的肉。有时候，一顿美食可以享受一个礼拜。

56号听说过这种吃法。她不寒而栗，简直比死还不如。身体四肢一根根慢慢地被吃掉。被叫醒亲眼看着自己的一部分被扯下然后再昏睡。每一次少一部分躯干，直到最后一刻，重要器官被撕裂，终于可以获得安息了。

宁可自杀！为了逃避毒钩致死的凄惨情况，56号开始放缓心跳速率。

就在此时，一只蜉蝣一头栽进蜘蛛网里，劲道之强使得丝线反弹，立即将他全身捆绑，紧紧地……他才出生数分钟，而他即将在数小时内老化死亡。短暂的生命，昙花一现。他的动作必须加快，不能浪费一分一秒。

“如果你早上出生晚上就撒手人寰，你将如何丰富你的人生呢？”

两年漫长的幼虫期结束，蜉蝣即刻出发寻觅雌性伴侣繁衍后代。通过后代承续寻求永生。在他仅有一天的生命里，蜉蝣全神贯注地寻找对象。他不吃，不休息，也不想惹麻烦。

他最大的天敌是时间。每一秒都是他的对手。相对于时间，蜘蛛只是浪费时间的障碍，而不是真正的敌手。

蜉蝣感到体内迅速地衰老。几个钟头后，他将完全老化。完蛋了，他白到世界走这一遭。孰不可忍的失败。

蜉蝣极力挣扎。问题在于动得越快，蛛网就缠得越紧，但是如果不挣扎，也不可能就此逃离纠缠。

蜘蛛跑过去在他身上多绕几圈丝线。现在他拥有两只美味的猎物，可以供给他足够的蛋白质重织一张网。

当他准备再一次让猎物昏昏欲睡之际，他察觉到另一种不同的振动。某种聪明绝顶的振动。

嗒！嗒！嗒！

是一只雌蜘蛛！

她沿着一根丝线走向前，同时轻轻敲击发出信号：

“我是你的人，不是来夺取你的猎物的。”

雄蜘蛛从没有感应过如此性感的振动方式。

嗒！嗒！嗒！

啊，受不了了，他朝爱人奔去（一只大约4次蜕皮期大的年轻女孩，而他已经度过12次蜕皮期了）。

雌蜘蛛的体形比他大上3倍，正巧他喜好壮硕的女性。他指指两只猎物，示意待会儿可以补充体力。

他们就妥交配的位置。蜘蛛交配是相当复杂的事。雄性没有生殖器，只有一种双管道的生殖管。他忙着编织一张小网在上面洒下精液，然后用一只脚沾取精液，用脚将精子送到雌性的贮精囊中。他重复这些步骤好几次，异常兴奋。年轻的美人则几乎快到眩晕的地步了，突然情不自禁地捉住雄蜘蛛的头，一口咬碎。

事已至此，不把雄蜘蛛吃完未免太笨了。好，就吃了吧！但她还是饿。她跳向蜉蝣，削短他已经够短的生命。现在她转向蚂蚁，56号明白受毒钩穿刺的时刻再度逼近，惊慌地乱踹。

56号真是太幸运了，因为新的猎物嗡嗡乱响地闯进网底，事情又有了转机。又一只新近从南方北上的小虫。还是只挺肥的小虫呢！独角金龟或是甲虫。他在网中心用力地撞击，像胶水般得紧拉扯丝线……绷断了。尽管“十分之九十五”结构的蜘蛛网比较坚固，也没有夸张到这个程度。漂亮的丝织小桌巾撕裂成片，碎丝飞舞。

雌蜘蛛早已经抓紧那根警戒用丝线逃开了。56号雌蚁挣开白色的枷锁，小心谨慎地在地上蹒跚而行，无力起飞。

蜘蛛另有打算。她爬上一根树枝，编织一个丝线绒毛团准备产卵。当她产下的十几颗卵孵化后，小蜘蛛们就迫不及待吃掉他们的母亲。蜘蛛就是这样，不知感恩。

△

“毕善！”

他赶紧将听筒拿开，好像听筒是会螫人的毒虫。

实际上，电话那端是他的顶头上司——苏兰芝·都蒙。

“喂？”

“我已经下达命令，你却没有任何动作。你在搞什么？你在等着全市居民都跑到地窖失踪吗？我知道你，毕善，你只想过一天算一天！但是我再也不放纵这种懒虫！我要求你在48小时内解决这个案子，给我个交代！”

“可是……”

“没什么可是不可是的！你的人已经接到我的命令了，你只要明天一早跟他们一道下去就行了，所需的装备一应俱全。移动一下你的大屁股，该死的！”

一股不安袭来。双手乱颤。他不是自由的男人。为什么他一定得遵守命令呢？为了保住饭碗，为了不被社会摒弃。就在这里，唯一能获得自由的方式就是去街上当流浪汉，可惜他还没准备好接受这种磨难。他对秩序的热爱以及希望被社会接受的需求，跟他想要摆脱别人意志行事的欲望有了冲突。内心激战的战场，其实是他的胃，出现溃疡。对秩序的尊崇终于战胜对自由的向往。所以他听命行事。

▼

整队猎人藏身在一块大岩石的后面，正秘密地观察蜥蜴。这只怪物身长超过60颅（18厘米）。外表如岩石般粗糙，黄绿色皮肤上布满黑色斑点，看了让人既害怕又恶心，103683号觉得那些黑色斑点是蜥蜴嘴下俎肉飞溅出来的斑斑血迹。

正如所料，蜥蜴因为寒冷全身僵硬。他步履迟缓，仿佛不知该在哪个地方歇脚。

当阳光即将划破天际，费洛蒙讯息发射。

“冲啊，冲向怪物！”

蜥蜴看见他前面流泻出一团具有攻击性的黑色物体。他慢慢站直身子，张嘴伸出急速扭动的舌头，卷起最靠近的蚂蚁囫囵吞入喉中。然后轻轻地打了个嗝，闪电般快速逃跑。

一下子失去三十几位战友，猎人们目瞪口呆，惊讶得喘不过气。就

一只被寒冷麻痹的动物而言，这只可真是活力澎湃！

虽然没有人敢怀疑103683号是个胆小鬼，但她确实是第一个提出猎杀这种动物无疑是自杀的人。对方所占的优势似乎无法克服。蜥蜴的外皮是大颚或蚁酸都穿不透的盔甲。还有他的体型、他的活力，就算在低温的环境中，也能让他有难以抗衡的绝对优势。

然而，蚂蚁并不气馁，她们像一队迷你狼群，循迹追踪怪物。她们奔驰过一丛蕨类植物，施放威胁的费洛蒙，死亡的气息。这些气息只吓走一些蜗蝓，但有助于提振蚂蚁士气，让她们觉得自己是威震八方的常胜军。

大约1000颅外，她们发现蜥蜴粘在一根云杉树干上，无疑，一定正在消化刚吞下的早点。

立即展开行动！时间愈久，他的精力恢复得愈多！在天寒地冻的情况下，他的动作已经这么快，一旦吸满了阳光热能，不是更快得惊人。触角集体商议。必须出其不意地袭击，规划出完美的作战策略。

一些战士从树枝上跳到蜥蜴头上。她们想用大颚猛咬来弄瞎他的眼睛，并企图钻进鼻孔。但是第一小队彻底地失败。蜥蜴用一只脚恼怒地清扫面颊，又吃掉几只跑不快的。

第二队狙击手已经奔出。差不多到达怪物舌头能及的范围，她们突然来个大转弯……转而冲向蜥蜴断尾的伤口。一如城邦之母所言：

每个对手都有弱点，找到弱点，而且专攻这个弱点。

整群蚂蚁覆盖住伤口，喷洒灼热蚁酸，并从断尾处钻进体内侵入他的小肠。蜥蜴翻滚着，四脚朝天。后脚不住地踩踏，前脚则拼命地捶肚子。千百个伤口腐蚀。

另一组人马趁机占领鼻子部位，到处喷洒滚烫的蚁酸挖大鼻孔。

正上方，有人袭击眼睛。他们挖出软软的眼珠，后来发现被挖空的眼睛原来是条死巷；视神经孔非常狭窄，无法取道至大脑。于是，他们前往与在鼻孔大有斩获的人马会合……

蜥蜴东逃西窜，甚至将脚放进喉咙里，想要压死啮食喉管的蚂蚁。

太迟了。

在肺部的小角落里，4000号找到年轻同胞103683号。里面漆黑一片，而这些不具生殖力者又没有红外线单眼，所以什么都看不见。她们连接触角。

“来吧！趁姊妹们忙碌的时候，往东方白蚁窝出发。她们会以为我们已经阵亡沙场。”

她们从进来的地方出去，尾巴的伤口血流如注。

明天，蜥蜴将被肢解成千百片食用肉块。一部分将用沙土覆盖搬运到奴比奴比岗；其他的将长途转送回贝洛岗，她们又将再度创造一首壮阔史诗，传颂这次狩猎事迹。

蚂蚁文明需要军事功绩来振奋人心。征服蜥蜴尤其能让她们充满信心。

异种交配——

若以为蚁窝一律禁止外人进入，就大错特错了。不可否认，每只昆虫身上都带有其隶属城邦的气味旗帜，但这并不代表它们有我们人类所谓的“排外性”。

举例而言，假设在铺满泥土的鱼缸里放入百来只联邦制褐蚁，与100多只牧羊黑蚁，其中包含繁殖各族的蚁后一只。我们发现，经过数次无人伤亡的小型冲突以及长时间的触角协商后，两族协议共同建立蚁窝。

有些地道的大小依照褐蚁的身材而凿，另外一些地道则将黑蚁的身长纳入考量，彼此交错连接。

明确的证据显示——没有任何一族占有绝对优势，也没有一族企图将另一族封锁在一个特定区域内，构成城邦的贫民窟。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通往东方领域的道路没有清扫的痕迹。与白蚁的纷争一直阻碍本地区的和平发展。

4000号和103683号在一条明显发生过多起武装冲突的小径上奔跑。光彩夺目的有毒蝴蝶在她们触角的正上方盘旋不去，令她们捏了把冷汗。

再远些，103683号觉得她的右脚下有东西乱动。原来是蜱螨目昆虫，外表布满突起的触角、须毛和钩子的迷你小虫，他们通常成群结队寻找藏污纳垢的窝移居。103683号觉得眼前的景象非常有趣，同一个星球上竟然可以找到像蜱螨目昆虫这样小的生物，和蚂蚁这样大的生物并存。

4000号在一朵花前停下来。痛苦非常。现在，姬蜂幼虫在她那历尽人世艰苦考验的衰老身躯中蠢蠢欲动。他们八成正在用餐，大快朵颐地尽情享用可怜蚂蚁的内脏。

103683号想要帮忙，她在自己的嗉囊里层找出几滴鞘翅目蚜虫蜜露。她在贝洛岗城底作战时曾搜集一些，量不多，可当止痛药。她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些液体，免得甜蜜的毒汁伤及自己。

4000号消化吸收了止痛剂后疼痛减缓，并要求再多吃些。103683号劝她最好不要，4000号不为所动甚至武力相向，想从她同伴肚子里再挤出珍贵的药品。她跃起攻击，却滑进一个类似泥沙火山口的地洞里。

蚁狮布下的陷阱！

蚁狮，严格说来应该是蚁狮的幼虫，有一颗外形类似铲子的大头，所以能够挖掘出远近驰名的火山口形洞穴。然后她们躲在里面等待猎物造访。

4000号明白发生什么事时，已经太迟了。一般而言，蚂蚁的体重相当轻，不至于一失足成千古恨。只是在她们努力往上爬之前，两片长嘴就已经从洞底蹿出往她们身上泼沙子。

“救命啊！”

她忘却体内强行寄居房客所造成的痛苦，也忘了极欲抢夺的鞘翅目蚜虫蜜露。她很害怕，不愿就此离开人间。

她用尽全力挣扎，但蚁狮的陷阱与蜘蛛网有异曲同工之妙，完全针对惊慌失措的猎物所设计。4000号愈想回到地面，动得愈激烈，斜坡垮得愈快，愈加把她拖入深渊……蚁狮正不断地朝她泼细沙。

103683号很快明白，如果贸然伸出脚施救只会把自己也拖下水。她跑开寻找一片够长又够坚韧的草。

老蚂蚁度日如年，她发出吼叫的气息，在犹如流沙般的沙堆里舞动得更厉害，因此也陷得更快。距离利剪般的大嘴只有5颅之距。

靠近细看，景象更是骇人。上下两颚形成一长圆弧的黑桃状，而且上百只尖锐的小牙齿围成一圈，大嘴尖端好似一具打孔器，不必花太多力气就能贯穿任何族类的蚂蚁甲壳。

103683号终于回到洞口，递给她的同伴一枝雏菊。

快！

4000号举起脚抓住花茎。不过蚁狮也不愿意见到煮熟的鸭子飞掉，疯狂地向两只蚂蚁喷洒细沙。她们看不见东西，也听不见任何声响。蚁狮现在开始抛掷碎石子，甲壳反弹发出凄惨的声音。

4000号一半的身子已经埋在土里了，而且还不断地往下滑。103683号大嘴紧紧咬住花茎使劲地拉。她期待一阵晃动的出现，心血似乎白费了。正当她颓然想放弃之际，一只脚破沙而出。

得救了！

4000号终于脱离了死亡之穴。下面，贪婪的钳子愤怒又沮丧地开合敲击。蚁狮幼虫需要蛋白质才能蜕变为成虫。到底她还要等多久才会有另一只受害者滑向她呢？

4000号和103683号洗净身体并且进行养分交换。鞘翅目蚜虫蜜露不在这次交换的菜单上。

△

“早，毕善。”

她向他伸出一只有气无力的手。

“好，你很惊讶，怎么会在这里看到我，因为这个案子迟迟无法破案，市长亲自表示希望此案能圆满收场。要不了多久，就轮到部长表示关切了，所以我决定自己亲自出马……好了，别老是这副苦瓜脸。不过

和你开开玩笑罢了，毕善。你的幽默感到哪儿去了？”

老警察不知该说些什么，15年了，和她共事，那句“当然”完全没用。他盯住她看，目光躲在一绺长长的发梢后面。红发，一定是染的，现在正流行。在局里盛传，她故意让人以为她天生红发，为的是给她身上散发的强烈体味一个合理的解释……

苏兰芝·都蒙自从到了更年期后，变得越发尖酸刻薄。照理说，她应该补充女性荷尔蒙，但由于荷尔蒙会留住水分而发胖，所以她咬紧牙关让周围的人忍受她身体老化带来的艰辛。

“你为什么来？你想下去吗？”老探长问。

“开玩笑，老兄！是你下去。我嘛，留在这里。我已经计划妥当了。这是我的茶杯保温垫和无线通话机。”

“如果我碰上麻烦怎么办？”

“你胆子这么小，一开始就往坏处想？告诉你，我们用无线电联系。一旦发现任何危险，马上通知我，我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而且，我还替你们设想周全。老兄，你将有为出艰巨任务准备的一切最新式器材。看！一条登山绳索及步枪。何况还有六位健壮的队员。”

她指指旁边的警员。毕善嘀咕道：

“加蓝还带了八位消防队员呢！结果根本没有帮助……”

“但是他没带武器，也没有无线电！好了，别再摆一张死人脸了，毕善。”

他不想再争辩。权力和威吓的游戏令人不耐烦，和苏兰芝的争辩终将以局长的命令收尾。她是花园里的杂草，剥夺其他人的生长环境，其他的花草只能自求多福。

毕善觉悟了。他套上洞穴研究员的专门衣服，腰际绑上登山绳，然后将无线通话机挂在斜背的皮带上。

“万一我没回来，我想把所有的财产捐赠给警察遗孤。”

“别说无聊话了，我的好毕善。你会回来的，然后我们再一道去餐厅庆功。”

“我怕万一我回不来，所以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她皱起眉头。

“好了，别再耍小孩脾气啦！毕善。”

“我想要告诉你……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总有一天……”

“你居然变得高深莫测了！不对，毕善你错了，不会有什么恶报临头的！正如你所言，世上是有一位‘仁慈的上帝’，但是他根本不管我们。如果在有生之年不尽情享乐，死后也不会有机会的！”

她冷笑几声，然后靠近他。对方屏住呼吸，臭不可当，地窖里就够受的了……

“你不会死得那么早，你得解决这个案子。你死了对案情一点帮助都没有。”

心里的恐惧不安让老组长宛如一个钉耙被偷的小孩，明知再也拿不回来了，只好在口头上泄愤。

“当然，我死了就是你的大挫败，大家亲眼看你出马，这可是你自个儿接手的结果。”

她靠得更近，仿佛要拥吻他的嘴似的。然而，她安详地开口，唾液四溅：

“你不喜欢我，嗯，毕善？没有人喜欢我，我根本不在乎。何况我也不喜欢你。也不需要被喜欢，我只想让人惧怕。不过你得知道一件事：如果你在下面翘辫子，我可是不会感到丝毫歉疚的，我会派第三批人下去。如果你真的想跟我过不去，就以胜利者的姿态活着回来，到时候我就感激不尽啦！”

他不搭腔，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头时髦发型下露出的白色发根。此举让他心绪平静。

“准备就绪！”一位警员拿起步枪报告。

“每个人绑上绳索。”

“OK，出发。”

他们向留守地面、负责与他们保持联系的三位警员打过招呼后，鱼贯步入地窖。

苏兰芝·都蒙在一张书桌前坐下，桌上摆着她的收发器。

“祝好运，早点回来！”

第三章　三大历险记

▼

56号终于找到一个建立城邦的理想地点。圆滚滚的一座山丘。她爬上山头，在上面可以看见最东边的城邦——奴比奴比岗以及克卢比狄岗。正常的情况下，从此地与联邦其他城市相连应该不是大问题。

她检视四周，泥土呈灰色而且有点硬。新任蚁后想找一块泥土较松软的地方，但是到处都挖不动。她想干脆用嘴钻孔，整治出她的第一间寝室。奇怪的摇晃。类似地震，但是震荡的区域不大，大约是一只生物大小的范围。她再次啄咬地面。又动了，而且更厉害；整座山丘站起来还滑向左边。

蚂蚁们的见闻广博，曾见过许多光怪陆离的现象，但是会动的山丘，前所未闻！山丘以相当快的速度前进，劈开高高的草丛，践踏灌木。

56号尚未完全由震惊中恢复神志，第二座山丘走近。这是什么妖法？来不及下山，她好像被卷进一场野马驯服表演中；实际上，还是一对求爱的山丘呢！这对爱侣，现下，正恬不知耻地互相乱摸，更惨的是，56号骑的那座是母的。另一只正慢慢地爬上来。石头般的头慢慢显现，张大嘴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太过分了！

年轻蚁后只得放弃在这一带建立城邦。她滚下山脚才发现，她刚刚真是九死一生。山丘不仅是个头而已，还有四只带爪的脚和三角形的小尾巴。这是56号第一次看见乌龟。

阴谋家的时代——

人类最常见的组织系统形态如下：复杂的层级制，在上位的男人或女人是“行政家”，管理一群为数较少的“发明家”阶级，其中当然也有“企业家”。经过分工的阶段后，各自将工作纳为己有……行政家、发明家和企业家即今日组织的三大主流，正好与蚂蚁社会里的工蚁、兵蚁和生殖者阶级相互呼应。

20世纪初，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译者注：Trotski（1879—1940），俄国政治人物，十月革命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后与斯大林理念不合逃亡海外，1940年遭暗杀。 ］的斗争，完美地阐释了由发明家崛起到行政家抬头的进程。托洛茨基是数学家，红军的创始人，后来受到斯大林的排挤。历史展开新页。

如果知道蛊惑的技巧，并纠集杀手愚弄社会各阶层，比只会创新观念和发明新事物更能有效而且快速地迈向成功。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4000号和103683号再度上路，循着气味路径的指示往东方白蚁窝前进。中途，她们遇见忙着推腐殖土块的金龟子。还有一些蚂蚁探险队，有的蚂蚁身材迷你，小得几乎看不见，有的则大到可以挡住两只兵蚁……世上共有12000多种蚂蚁，形貌各异。最小的只有数百微米，最大的可达7厘米长。褐蚁属中型蚂蚁。

4000号终于复原了。她们穿过这摊青苔，爬过这丛洋槐树叶，钻过黄水仙花丛，大体而言，就在这块枯树干的背后。

的确如此，横越这块树干后，从盐角草和沙棘丛间隐约可见东方溪流和萨泰码头。

△

“喂，喂，毕善，你收得到吗？”

“100%。”

“一切还好吧？”

“没问题。”

“按照绳索上的标记来看，你们已经走了480米。”

“很好。”

“有没有看见什么？”

“没什么发现。只是墙壁上有一些铭文。”

“什么样的铭文？”

“一些玄秘难懂的话，你要我念一段吗？”

“不必了，我相信你……”

▼

56号雌蚁的腹部剧烈地沸腾，在里面拉、推、踢，她未来城邦的子民已迫不及待地想出世了。

她不再挑三拣四。选定一个泥色红黑相间的小洞，她决定在这里建立她的城邦。

地点其实不坏，附近既没有侏儒蚁、白蚁，也没有胡蜂的气味。但是嗅得到一点费洛蒙路径气息，指出贝洛岗人曾到此一游。

她尝尝泥土的味道。土里饱含有机元素，够湿润又不会太湿，上头还有一小丛灌木横生。

她着手清理出一直径约300颅的圆形地盘，表示这是城市的最佳规模。

精疲力竭的她试着从嗉囊反刍一些食物，嗉囊老早就空荡荡了。她已经耗尽储存的所有能量，所以她毫不犹豫地一把扯下翅膀，狼吞虎咽地大嚼根部的带肉部分。由此获得的能量还能再撑几天。

然后把触角深藏。在这期间，她手无缚鸡之力，绝不能让任何人发现她。

她等待着。隐匿在她体内的城市缓缓苏醒。

她该给城市取个什么名字呢？

首先她得替自己找一个皇后名讳。在蚂蚁的世界里，有了名字就等于有一个自动自发的群体。工蚁、兵蚁和交配前的雄蚁与雌蚁，只能用他们出生时的序号互相称呼。雌蚁一旦怀孕，相反地，有权取一个名字。

嗯！她被带岩石味的兵蚁追杀才起飞，不妨叫作“被追杀的皇后”。不好，要不然，她是未解开秘密武器谜团才被人追杀，这一点不能忘。那么就叫“来自谜团的皇后”。

她决定她的城邦叫作“来自谜团的皇后之城”。翻成蚂蚁的气味语言，闻起来应该是“希丽普岗”。

△

两小时后，通话再度接上。

“还好吗，毕善？”

“我们前面有一扇门，很普通，门上刻有很大的铭文，用的是古老的字母。”

“说些什么？”

“这次，你要我念吗？”

“对。”

组长调整手电筒开始念，由于他得逐字拼出，所以他缓慢而郑重地念道：

垂死的灵魂和被引向伟大神秘谜团的人有相同的心灵感受。一开始由于因缘际会，在很偶然的机遇下，启程跋涉穿过黑暗，历经一连串的九弯十八拐，仿佛永无止境的、焦虑不安的旅程。

然后，旅途终了前夕，恐惧达到最高点。颤抖、哆嗦、冷汗、惊恐

占据全身。

这个阶段之后，马上是迎向光明的爬升，仿佛获得启示一般。眼前是璀璨的光芒，踏上圣洁之境以及歌舞升平的草原。

圣谕唤起对宗教的崇仰。完美的人，获得引导的人自由了，而他将欢庆神秘。

一位警员不由自主地发颤。

“门后面有什么？”无线通话机问。

“好，我把门推开……跟我来吧，伙伴！”

漫长的寂静。

“喂，毕善！喂，毕善！回答，该死的，你看见了什么？”

一声枪响传来。寂静还原。

“喂，毕善，回答我啊，老兄！”

“这里是毕善。”

“说，发生了什么事？”

“有老鼠。数千只老鼠。跟我们撞个正着，已经被我们赶跑了。”

“就因此开枪？”

“是的，它们现在都躲起来了。”

“叙述一下你眼前所看到的！”

“这里一片红。墙壁上有铁质岩层，还有……地上有血！我们往下走……”

“保持无线电联络！刚刚为什么切断？”

“我喜欢用我的方式进行，不愿事事受你遥控。请原谅，长官。”

“可是，毕善——”

咔嚓。他切断了联系。

▼

严格说来，萨泰并不能算是个码头，也称不上是前哨站。但是，无疑，它是贝洛岗探险队过溪的最佳据点。

从前，倪朝的第一批蚂蚁就在这个溪湾上，明白过溪不是件简单的事。只是蚂蚁从不轻言放弃，有必要的话，她会试验15000多种方法，朝障碍物撞击15000多次。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是她死，就是障碍让步。

这种处理方式似乎不太合逻辑，的确让蚂蚁文明赔上了大批人力和时间。但这是有回报的，最后在超乎想象的大代价下，蚂蚁往往克服了所有的困难。

在萨泰，探险队员首先尝试徒步涉水。水面看来相当坚固，似乎能够承受蚂蚁的重量。可惜水面上没有爪子可以固定。蚂蚁在溪边把溪面当成溜冰场般前行。往前两步，旁边走三步，然后……扑通！被青蛙吃掉。

历经上百次的尝试，牺牲了数千队的探险员。蚂蚁决定试试别的方法。工蚁们脚连脚、触角连触角，结成一条长链子直达对岸。如果溪面不这么宽，水中没有那么多湍流，这种方法肯定会成功。24万人身亡。蚂蚁仍不灰心。

当时的蚁后碧·芭·妮指示造桥，大伙先尝试用树叶、树枝，再来用金龟子的尸体，用碎石块……4次试验又葬送了将近67万只工蚁的性命。碧·芭·妮光是为了造这座乌托邦的桥，就牺牲了比她任内战死沙场还多的子民！

她却不愿就此罢手，一定要穿越东部疆域。继造桥之后，她又有新点子，想朝北方走绕过溪流。

派出去的探险队没有一个回来，8000人死亡。之后她认为蚂蚁应该去学游泳，15000人死亡。接着她想应该驯服青蛙，68000人死亡。坐在叶片上从树上飘落溪面划过去呢？50人死亡。利用变硬的蜂蜜包扎脚在水底走路？27人死亡。传闻，直到有人向她禀报城里只剩下十几只安然无恙的工蚁而已，蚁后才宣布放弃这项渡溪计划，她还说：

“可惜，我还有好多点子……”

30万年后，丽芙·丽妮蚁后向她的子民建议，在溪底挖一条隧道。这个方法真是太简单了，以至于先前根本没人想到过。

因此从萨泰，蚂蚁可以毫无阻碍地穿过溪底。

103683号和4000号已经在这条著名的隧道内走了好几度——时间了。有点湿，不过没积水。白蚁城邦就在溪的对岸。而且白蚁也利用同一条隧道往联邦疆土探游。目前为止，有一项不成文的协定，隧道内不准起武装冲突。所有人都可自由通行，白蚁或蚂蚁一视同仁。但态势很明显，一旦哪一方自称占优势，另一方一定会堵住隧道甚至引大水淹没。

她们走在长长的隧道里，仿佛永远走不完。唯一的问题，上头覆盖的水非常冰冷，而地底下更冷，她们会冻僵。每踏出一步都变得异常辛苦。

万一她们在里面睡着了，就长眠地底啦！她们非常明白。她们匍匐身子爬行。嗉囊的最后一点蛋白质和糖即将耗尽。肌肉以及关节变硬。

终于，出口到了……全身冰冷的103683号和4000号一同呼吸新鲜空气，便直挺挺地倒在路中央。

△

在漆黑的羊肠小道里，大家一个接一个排队前进，他不禁兴起好玩的念头。这里没什么好想的，只能想着快点走到尽头，希望有尽头……

后面，谈论声不再扬起。毕善只听见六位警员沉重的呼吸声。毕善更加确认自己是不公平待遇下的牺牲者。

照理说，他应该已经擢升为主任专员了，领丰厚的薪金。他的工作绩效没话讲，工作时数超出规定，而且侦破了十几起案子，都是那个苏兰芝·都蒙断了他的升迁之路。

这种情形突然变得难以忍受。

“他妈的！”

“还好吗，组长？”

“是的，还好。继续！”

最令人感到羞愧的是，他居然在自言自语。他咬紧嘴唇，自我克制。然而不到5分钟，他再度沉浸在忧虑当中。

他对女人没什么不满，但他看不惯没有能力的人。

“这个老婊子连字都看不太懂，也不会写。她从来没参与任何侦讯，而她居然当上局子的头头，管底下的180个警员！领的钱比他多4倍！他们还高唱，加入警界行列！她是上任头头指定接班的，这中间一定有不可告人的暧昧关系。这也就罢了，她还一点都不知检点，胡搞瞎弄。她操纵底下人员彼此对立，蹂躏自己的部门，自以为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一路下来，毕善想起一部关于蟾蜍的纪录片。蟾蜍发情时是处在极端兴奋的状态中，只要碰到会动的东西，就不顾一切跳上去——无论是母的、公的还是石头。它们用力按住对方的肚子，挤出卵以便使卵受精。碰上母蟾蜍当然能如愿以偿。按住公蟾蜍的自然挤不出东西来，只好换伴侣。往石头上跳的蟾蜍弄痛脚，颓然放弃。

但有个特别例外——有的蟾蜍跳上一座小土堆。因为土堆犹如母蟾蜍的肚子一般柔软，所以公蟾蜍不断地挤压。这种无意义的举动可以持续好几天之久。它们还自认已经尽了全力。

组长微微一笑。也许只要告诉这个勇气可嘉的苏兰芝，有比限制和压榨属下更有效率的措施就行了。但是，他不相信这样行得通。他想，追根究底或许是他自己不适合待在这个该死的部门。

其他的人在后面，也陷入灰暗的沉思。静默无声地往下走，让每个人神经紧张。他们已经走了五个小时，没有休息。大部分人盘算着，这次出勤任务结束后，应该要求特别津贴；其他的人有的想妻子、小孩、汽车、一箱啤酒……

虚无——

有什么比停止思考更快乐呢？终于切断了如潮水般的念头，多少有用，或具有重要性的念头。

停止思考！当我们已经死去，却又能获得重生。四大皆空，回归最终的泉源。

不只是一个不想任何东西的生物。幻化成虚无。这才是崇高的理想

。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

两只蚂蚁整夜躺在泥沙淤积的溪岸，动也不动，直到第二天曙光洒下才恢复生气。

103683号的复眼一只接一只地睁开，状似硕大眼睛的物体赫然悬挂在正上方，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瞧。

没有生殖力的年轻兵蚁发出惊恐的费洛蒙，烫到自己的触角。那只巨眼也吓了一跳，急忙往后退，还带一根长长的角。两个生物各自躲到一块类似石头的圆形物体后。

是蜗牛！

她们四周还有几只。加起来共有五只，全都钻进壳里了。两只蚂蚁走近绕了一圈。她们想用嘴咬，但咬不动。他们随身携带的家是座攻不下的碉堡。

城邦之母的一番话穿过脑际：

安逸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使我们反应迟钝，怠忽创新。

103683号暗自说道，躲在壳里的这些笨蛋活得太自在了，只啃食固定不动的草。他们不必战斗、引诱、猎杀、逃跑。他们从不必面对现实的人生，所以不会进化。

她突然有个顽皮的念头，想强迫这些蜗牛离开他的壳，证明他们不是没有弱点的。

恰巧五只中有两只以为危险过去了，他们的身子探头探脑地伸出屏障，想要纾解过度紧张的情绪。

他们互相会合，腹部对腹部，黏液贴黏液。现在他们的身体好像焊在一起，进行滑腻的拥吻。生殖器互相接触。

两只蜗牛发生奇妙的变化。一切进行得非常缓慢。

右边的蜗牛将由石灰钙质构成的阴茎，插入左边蜗牛充满卵子的阴道中。而左边那只并没有昏厥，反而伸出他自己挺直的阴茎插入伴侣的身体里。

两人同时享受插入和被插入的欢愉快感。每只蜗牛的阴道外另有一根阴茎，他们可以立即感受两性的激情。

第一只感到雄性高潮，他怪异地扭曲又伸展，仿佛全身通了电。

两只雌雄同体的生物头上，四只带眼睛的角彼此纠结，液体产生泡沫，然后形成气泡。这是一曲黏腻的舞蹈，肉欲因肢体动作的极度缓慢而凸显。

左边的蜗牛挺直角，轮到他感应雄性的高潮。他才刚射精完毕，第二股快感席卷全身，这次来自阴道。右边的蜗牛接着也享受雌性的欢愉。

此时，他们的角垂下，收回爱情的箭，阴道闭合……性爱结束，一对爱侣突然变成同极的磁石。同性互斥。

这是古老的自然现象。两只施与受的机器慢慢地分开，各自带着对方的受精卵。

103683号目睹这幕绝美的场景表演，目瞪口呆，久久不能自已。4000号却拔腿赶上一只蜗牛展开攻击。她想趁交配后精疲力竭的好时机，杀死比较肥美的那只。

太迟了。他们再度躲入壳里。

老战士毫不气馁。她知道蜗牛终究得出来。她埋伏在旁好久好久。终于，先是一只惊疑不定的眼睛，然后整只角伸出壳外。这只腹足纲动物想出门看看他的周围有什么动静。

当第二只角探出来，4000号一个箭步上前，使尽全力张嘴咬住他的眼睛。蚂蚁想咬掉眼珠，但是软体动物施予反击，他把探险队员粘住，贴在蜗牛壳的涡旋纹路里。

啪啦！

怎么救她呢？

103683号脑中飞快地想着，一个念头从三个大脑中飞过。她用口衔住石头用力敲击蜗牛壳。的确，她发明了铁锤，可惜蜗牛壳不是木头模型。敲击的嘀嗒声好像音乐演奏。

得想别的方法。

这是一个大好的日子，因为蚂蚁发明了杠杆。她抓住一截坚固的树枝，以一块小碎石当轴心，然后整个身躯下压，想翻动这只沉重的动物。她重复好几次。终于，蜗牛前后摇晃翻转过来了。

洞口朝天。她成功了！

103683号沿着涡旋花纹攀爬，屈身站在深井般的壳口附近，然后纵身一跳直捣软体动物的巢穴。滑行良久，她跌落在某种棕色凝胶物质上，四周油腻的黏液让她感到恶心。她开始撕毁这些润滑组织层，怕烧伤自己不能用蚁酸。

很快地，有新的液体流出与黏液混合——无色透明的蜗牛血液。惊慌失措的动物一阵抽搐，将两只蚂蚁喷出壳外。

幸喜两人都毫发无伤，她们互相轻抚对方的触角，好一阵子。

垂死的蜗牛想逃走，可是沿路内脏掉落一地。两只蚂蚁追上他，轻而易举地把他解决掉。偷偷探出眼睛将这一幕全看在眼里的另外四只腹足纲动物害怕极了，紧缩到壳的最深处，一整天都不敢再动一下。

那天早上，103683号和4000号大口咀嚼蜗牛肉。她们将肉切成片浸在黏液里，像是享用一客温热的牛排。她们找到满是卵子的阴道。蜗牛鱼子酱！这是褐蚁最爱的一道菜，含丰富的维生素、脂肪、糖和蛋白质……

嗉囊差点满溢出来。她们吸收太阳能后再度上路，大踏步地往东南方前进。

费洛蒙分析（第34次试验）——

利用群体分光计以及一台色谱分析仪，我成功辨识出几只蚂蚁沟通

的分子。因此，我着手分析一段撷取的对话的化学成分，这段话是由一只雄蚁和工蚁在晚间10点进行的。

雄蚁发现一片面包屑，下面是它发射的信号物质——

“甲基——6”

“甲基——4”

“己烷——3”（施放两次）

“酮”

“辛烷——3”

接着再次发射——

“酮”

“辛烷——3”（施放两次）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路上，她们碰见别的蜗牛，每一只都立刻缩回壳里，仿佛他们经由口口相传已经得知这些蚂蚁是危险分子。

但是有一只不但不躲藏，反而露出全身。

两只蚂蚁满腹狐疑地靠近。蜗牛被重物压扁，外壳碎裂，身躯爆开飞溅好大一片区域。103683号立刻联想到白蚁的秘密武器。她们应该离敌人的城邦不远了。

她们往前仔细检查蜗牛的尸体。致命的一击范围很广，利落而且超级有力。难怪她们能用这种武器刺穿拉舒拉岗。

103683号下定决心。一定要一探白蚁城邦的究竟，如果能偷走她们的武器更好，否则整个联邦有被歼灭的危险！

但是突然刮起一阵强风。她们的爪子来不及抓住任何东西。强风携她们直上青云。103683号和4000号没有翅膀……她们照样遨游天地间。

△

数小时后，地面上的队员都已进入昏昏欲睡的恍惚状态。无线通话机嗞嗞作响。

“喂，都蒙女士吗？到了，我们走到底了。”

“那么，你们看到什么？”

“是个死巷。有一堵水泥和钢板架构的墙，是新砌的。好像一切到此为止……还有一句铭文。”

“念来听听。”

“如何用6根火柴棒摆出4个等边三角形？”

“就这样？”

“不，还有一个字母键盘，一定是用来键入答案的。”

“旁边没有其他通道吗？”

“没有。”

“你们也没看见那些人的尸体？”

“没有……嗯……有脚印痕迹，好像不少鞋曾踏过这里，在这堵墙前停留过。”

“现在该怎么办，”一位警员幽幽地说，“我们折返吗？”

毕善仔细检查这座障碍物。这些象征文字、钢板和水泥块在在显示里面藏有机关。其他的人消失到哪里去了呢？

他背后的警员一个个全坐在台阶上。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键盘上，一定是要按照某种次序逐一按下这些字母。乔纳坦·威尔斯斯曾在制锁业服务，他八成做过这种大楼大门的保全系统。得找出密码。

他转身面对他的下属。

“各位，你们身上有火柴吗？”

“喂，毕善组长，你在干吗？”

无线通话机传来不耐烦的声音。

“想帮忙的话，就试着用6根火柴棒做出4个等边三角形。当你找到答案时再打来。”

“你在讽刺我，毕善！”

▼

暴风终于平息。数秒的时间里，风神放慢舞蹈的速度；树叶、灰尘、昆虫重新受到地心引力的牵制。视个人体重随处坠落。

103683号和4000号摔落在相隔约十几颅的地面上。她们重聚，没有受伤，巡视四周，到处是石砾，跟刚刚她们所在的位置景色大异其趣。这里，一棵树都没有，只有几丛杂草随风飞舞。她们不知身在何处。

当她们恢复精力想离开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时，上天决定再次展现它的强大威力。云堆聚集，大地晦暗。雷电爆裂划开气层，释放出体内累积的高压电力。

所有动物都了解大自然的这项讯息。青蛙跳入水中，苍蝇藏在石缝底，鸟雀低空飞行。

雨点落下。两只蚂蚁必须尽快找到遮蔽。每一滴雨都足以致命。她们朝一硕大的形状飞奔而去，远远望去的形状像是一棵树或一块岩石。

慢慢地，从蒙蒙细雨和一片贴地的薄雾中，那片形状愈来愈清晰。既不是树也不是岩石，而是一座真正的泥土大教堂，数不尽的高塔，塔顶被云层遮没。震惊。

那是白蚁窝！

东方白蚁窝！

103683号与4000号进退维谷，夹在暴风雨和敌人的城邦间。她们是打算进去，但绝不是在这种情况下！

百万年来延续的仇恨与对峙拉住了她们的脚步。

但没多久。反正她们大老远来到这里的目的，不正是要打探白蚁窝的情报吗？因此她们浑身打战地朝建筑物脚下的阴暗洞口前进。触角高高扬起，嘴巴张大，脚微微弯曲，她们准备壮烈成仁。然而，出乎意料

，白蚁窝的洞口居然没有兵蚁防守。

完全不合常理。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生殖力的蚂蚁潜入庞大的城市里。她们的好奇心和基本的戒备心交战。

老实说，这地方一点都不像蚁窝，墙壁的材质是比泥土坚固许多的水泥，和木头一样硬。地道饱含湿气，没有丝毫空气流动，而且大气里反常地包含太多的二氧化碳。

她们在里面走了3℃——时间，没看见半个卫兵！非比寻常……

两只蚂蚁暂停脚步，触角摸索着互相征询意见。很快就有了决定——继续。

由于一径往前，她们反而彻底迷失了方向。这座外族的城邦简直是迷宫，比她们的故乡还要蜿蜒曲折。在这些墙上完全找不到一丝味道痕迹，连她们的居甫腺体也察觉不出。她们现在搞不清楚是在地底下还是在地面上！

她们想寻原路折返，却办不到。到处穿插奇形怪状的新地道，层出不穷。

她们完全迷路了。

此时，103683号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光线！

两只兵蚁难以置信。杳无人迹的白蚁窝中会有光线，完全没道理。她们往光源走去。

一道橘黄色光芒，时而绿时而蓝。之后一阵强光闪烁，光源消失。不久再度亮起，光线在蚂蚁闪亮的甲壳上反射闪动。

仿佛被催眠似的，103683号和4000号往地底的灯塔飞奔。

△

毕善兴奋地跳起！他懂了！

他表演给警员们看，如何用6根火柴棒摆出4个三角形。惊讶之余，

接下来是强烈的欢呼。

苏兰芝死不认输，破口大叫：

“你们知道答案了？你们知道答案了？快告诉我！”

没有人奉命行事。她听见一阵嘈杂的人声夹杂着机械噪音，然后，又是静默。

“毕善，怎么了？告诉我！”

无线通话机开始嘈杂地嗞嗞作响。

“喂！喂！”

“是的（稀里哗啦），我们打开门了。后面有一条（稀里哗啦）秘道。它往（稀里哗啦）右转。我们走！”

“等一下！你们是怎么弄出4个等边三角形的？”

但是毕善一行人再也接收不到地面的讯息了。发音器出了毛病，八成短路了。

他们收不到信号，但仍能发射信号。

“啊！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愈深入，四周的建筑愈堂皇。有道拱门，远远有光线射进。我们走。”

“等一等，你刚才说有光线，在地底下？”

苏兰芝声嘶力竭地喊，只是白费气力。

“他们在那里！”

“谁在那里？老天！尸体吗？回答我！”

“小心——”

紧接着是一连串惊呼和尖叫，然后联系完全被切断了。

绳索不再往下拉，但是仍然拉直紧绷着。地面的警员以为绳索卡住了，他们抓住绳子用力拉。三个人一起……然后五个人。绳索突然断了，无力地垂下。

他们开始将绳索往回拉并缠成圈，绳索之长足以缠绕成一个巨无霸

线团。终于，被切断的那一端出现了，绳头不齐，看来好像是被摩擦磨断的。

“报告长官，下一步该怎么做？”一位警员喃喃问道。

“什么都不做。千万别做任何事。再也不会有任何行动。绝对不能向媒体透露半个字，不能对任何人提起。然后你们把这扇门给我封死，愈快愈好。侦察结束。档案终结，而且我再也不要听见任何人说起这个天杀的地窖！

“去，快去买砖块和水泥。至于你们，你们负责处理这些警员的遗孀问题。”

正午过后不久，警员正准备垒上最后几块砖，忽然传来低沉的噪声。有人回来！大伙忙着清开入口。一个头从黑暗中伸出来，然后是整个身体。是一名警员。终于可以明白下面发生什么事了。脸上恐怖至极的表情。面部肌肉长期处于强烈痉挛的收缩状态，仿佛受到攻击。

一抹真正的幽灵！鼻尖被削去一片，血流如注。浑身乱颤，眼睛翻白。

“叽哩叽叽叽……”他试着逐字强调地说。

落下的下巴流出一长线的唾液。他举起满是伤痕的手抹一下脸，而他同事殷切的眼神犹如利刃。

“发生什么事了？你们遭突袭了吗？”

“叽哩叽叽叽哩咕噜！”

“下面还有人活着吗？”

“叽哩叽叽叽哩咕噜叽叽喳！”

鉴于他无法多说些什么，大伙替他包扎好伤口之后，送他到一个精神疗养中心接受治疗。接着封死地窖的门。

▼

连她们的脚踩在地上造成的最轻微摩擦，都会影响光线强度的变化

。光源发出呻吟声，好像听见她们走过来似的，光线仿佛有生命。

蚂蚁停住不动，想弄个明白。光线突然变强，照亮地道，连最小的凹洞都原形毕露。两个间谍敏捷地躲藏，免得被奇怪的探照灯发现。然后，趁着光线变弱时冲向光源。

原来是鞘翅目萤火虫，发情期的黄萤。当他认出闯入者为何人之后，光线完全暗淡……然而，鉴于什么都没发生，他又小心翼翼地发出淡淡的光芒，像个小灯芯。

103683号释放出善意的气味。虽然所有的鞘翅目昆虫都懂得这种嗅觉语言，但萤火虫没有回应。淡绿色的光芒转暗，变成黄色，再逐渐呈橙红色。蚂蚁心想，这个颜色大概是表示疑问吧？

“我们在白蚁窝中迷失方向了。”老战士发射讯息。

起先对方仍不搭腔。过了几度——时间后，他开始闪耀光芒，这既可代表高兴，也可解释为恼怒。蚂蚁满腹狐疑，静静等待。萤火虫突然朝一条横向的地道飞去，灯火闪烁得更频繁，好像有东西要给人看。蚂蚁尾随而至。

她们到达一个更冷更湿的区域。不知从哪里传来悲号的嘎吱声。凄惨的哀嚎以气味和声音双重方式发射扩散。

两位探险队员互相投以探询的眼神。尽管放光芒的昆虫不会说话，听力却很好。他仿佛针对她们的怀疑作答似的，光芒明灭，间隔时间很长。好像在说：“不要怕，跟我来。”

三人往陌生的地底深入。一行人来到一个非常寒冷的区域，此间地道比先前的宽广得多。

嘎吱般的哀嚎叫得更加惨烈。

“小心！”4000号突然发射道。

103683号回过头。萤火虫灯光照亮一只怪物，正往她们的方向逼近。苍老憔悴，皱纹密布的一张脸，浑身裹着透明白布。吼叫里含着极度惊恐的气息，两只蚂蚁差一点呛得喘不过气来。木乃伊持续往前行，弯下身似乎想要跟她们说话。事实上，她绊了一跤直挺挺地往前倒，砰的一声。包裹的外壳裂开，妖魔似的老人幻化成新生儿……

白蚁幼蚁！

原先她乖乖地站在角落，但是茧壳破裂后，木乃伊只好蠕动爬行并发出悲戚的嘎吱声。

原来哀嚎的起源，是这个。

而且木乃伊还不止一个。三只昆虫目前位处育婴室，数百只白蚁幼蚁垂直靠墙排列。

4000号视察这些幼蚁，发现有些因缺乏照料已经死了。其他侥幸活着的，全都发出可怜的气味呼叫保育员。至少有2℃——时间没有人舔舐她们了。她们全将因营养不良而逐一死去。

太反常了。任何社会性昆虫绝不会丢下她们的幼儿不管，哪怕只是短短的1℃——时间。莫非……两只蚂蚁的脑海浮现出同一念头。

莫非……所有的工蚁都已悉数死亡，只剩下这些幼蚁！

萤火虫再次闪烁光芒，示意她们跟随往新地道去。空中弥漫着怪异的味道。兵蚁的脚踏在某种坚硬的东西上。她没有红外线单眼，黑暗中不能视物。光线飞过来照亮103683号的脚边。

白蚁士兵的尸体！白蚁和蚂蚁外貌近似，她们除了一身雪白外，也没有明确的腹部结构。地面上躺了数百只这样的白色尸体。

可怕的杀戮！

最怪诞的是——所有的尸体全都肢体健在。不是战争！死亡之神必然如闪电般来袭，因为居民还专注于日常工作上，以至于死时仍维持日常的姿态。有些好像在交谈或是用嘴巴咬断木头。什么东西带来了这场大灾变呢？

4000号检查这些僵死的塑像，她们散发出刺鼻的香味。一股寒战传过两只蚂蚁全身。

毒气。谜题终于揭晓——第一批派遣侦察白蚁的探险队失踪之谜；第二批唯一的幸存者，全身没有外伤离奇死亡之谜。

而她们之所以没有感觉，是因为经过这段时间毒气已经散去。但白蚁幼蚁又是如何逃过劫难的呢？老探险队员发射出一个推测。她们有独门的免疫防护罩——也许是她们的茧救了她们一命。她们应该已经终生免疫了。这就是著名的抗药性，昆虫能够产出突变的下一代，完全不受

杀虫剂的毒害。

又是谁施放毒气呢？十足的难题。再一次，在寻找秘密武器的过程中，103683号又碰上了其他的东西，同样浑不可解。

4000号表示想出去。萤火虫光芒明灭表示同意。蚂蚁喂一些纤维素食品给一息尚存的幼蚁，然后出发寻找出口。萤火虫尾随在后，跟着她们走。白蚁士兵的尸体愈来愈稀少，取而代之的是侍奉蚁后的工蚁尸体，有些嘴里还衔着蚁卵呢！

建筑结构愈来愈繁复，三角形的地道里充斥着各种信号。萤火虫突然转换地道，光芒开始变成淡蓝色。他一定察觉到什么了。的确，地道底端有喘气的咻咻声。

三人快步来到那里，一种类似神殿的厅堂，外面有5只巨蚁守卫。她们全都死了！入口则被20多具工蚁尸体挡住。蚂蚁用脚传递、移开尸体。

近乎完美无瑕的圆形地穴慢慢显露。白蚁的皇室。声音由此而来。

萤火虫发出美丽的白色光芒，闪烁照亮洞穴正中央，一只形状奇特的软体动物躺在那里。白蚁蚁后，蚂蚁蚁后的滑稽卡通版。小小的头和胸，配上长达50颅的超大肚子。这块肥厚的附属身体构造规律性地抽搐着。

小小的头痛苦地摇动，呼出嗅觉和听觉的吼叫信息。工蚁的尸体将洞口严密地封住，毒气因而没有渗入。但是，蚁后因为乏人照料已濒临死亡边缘。

“看她的肚子！里面有小生命推挤，可是她无力独自生下她们。”

萤火虫飞上天花板，天真无邪地散放橙黄光芒，在两只蚂蚁的合力之下，白蚁卵从母亲那巨大的腹袋里流泻而出。好一只生命泉源水龙头。白蚁蚁后似乎松了一口气，她不再喊叫。

她用全球通用的嗅觉语言询问是谁救了她。当她辨识出蚂蚁的气息时，相当震惊。

“你们是易容蚁吗？”

易容蚁是非常善于运用化学有机物质伪装的一种蚂蚁。体形壮硕，全身黝黑，居住在东北方。她们知道如何制造各种人工费洛蒙——身份

确认、路径、沟通……只要恰如其分地混合树液、花粉和唾液。

伪装的味道施放后，她们旋即径行潜入，譬如白蚁城邦，而不会被识破。然后她们尽情掠夺并杀戮。她们手下的亡魂没有一个认出她们！

“不，我们不是易容蚁。”

白蚁蚁后问她们城里是否还有其他的生还者，蚂蚁们回答没有。她释放希望被杀的心愿，立即解脱折磨。但在这之前，她想透露一些事。

她知道城邦是如何灭亡的。白蚁不久前发现世界的东方边缘，星球的终点。那是个黑暗疆域，到处光滑，但一切都已遭摧毁。

“那里住着奇怪的动物，动作快且狠。他们是世界的守护者，身上有黑色盾牌可以压碎任何东西。而现在他们连毒气都会用了！”

这番话令人想起已故蚁后碧·史汀·嘉的野心——寻找世界边缘。

难道真有可能？

两只蚂蚁无法相信。到目前为止，她们以为地球是如此广大，根本不可能找得到边际。然而，这只白蚁蚁后宣称世界的边缘已经不远了！还有怪物看守。

碧·史汀·嘉皇后的梦想原来并非遥不可及。

整个故事听来是那么大胆，她们简直不知从何问起。

“但是，为什么这些‘世界尽头的守护者’会来到这里？他们想进犯西方疆域？”

肥硕的白蚁蚁后也不太清楚。现在她想死去。她没学过如何停止心跳。得杀死她。

当蚁后指明出口后，蚂蚁砍下她的头。然后她们吃掉几颗卵，离开硕大无朋的城邦，现在只是个死城了。

她们在入口施放费洛蒙，叙述此地发生的悲剧。身为联邦探险队的一员，绝对不能忘记任何一项应尽的职责。

萤火虫与她们互道珍重。他一定是为了躲雨才在白蚁窝里迷了路。现在天气变晴，萤火虫恢复每日一成不变的生活步调——吃喝、发光吸引女伴、繁殖……就是一只萤火虫的生活！

蚂蚁的眼睛和触角都望向东方。从这里，自然看不见什么，但是她们知道——世界的边缘在不远的地方。就在那里。

文化冲击——

两种文化接触的时刻总是敏感时分。在人类文明对文化严重质疑的重大体认中，18世纪非洲黑人被捉当作奴隶是值得注意的案例。被贩卖为奴的黑人，大多数住在大陆深处的平原和森林之中，从来没见过海。突然，邻国毫无理由地攻打他们，非但不一举杀死他们，反而将他们俘虏成战犯，用锁链捆绑，强迫他们往海岸走。

在一段长途跋涉中，黑人发现两样无法理解的东西：

一、辽阔的大海。

二、白皮肤的欧洲人。

然而，他们不曾目睹过的大海，常在神话故事里被描绘成死亡国度。至于白人，对他们而言简直是外星人，他们身上散发着奇怪的味道，有奇怪的皮肤颜色，穿着奇怪的衣服。

很多人因为过度恐惧而丧生，其他的人则惊慌失措，跳船逃跑而成为鲨鱼的腹中物。而幸存者则愈来愈惊奇。

他们看见了什么呢？

例如白人喝葡萄酒。而他们深信那是血，他们族人的血。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56号雌蚁饿极了。不仅仅是一个单独个体，而是整城的人口在要求自己的一份口粮。该如何养活深藏在体内的整个族群呢？

最后她决定走出产卵的洞穴。费力地拖着身子爬了大约100颅的距离，带回3片针叶，贪婪地舔食嚼碎。这些还不够。最好能找些猎物，但她欲振乏力，而且附近有上千个掠夺者。在强敌虎视眈眈的环伺之下，她自己都面临着被猎杀的危险。因此，她蹲在洞穴里安静地等待死神降临。

相反地，1颗卵排出。她的第1个希丽普岗子民！她几乎没感觉到她的到来。她动动麻木的脚使尽气力挤压肠子。必须成功，否则就完了。蚁卵滚出。小小的，深灰色几乎接近黑色。

如果她任由这颗卵孵化，出生的幼蚁也活不久。甚至……她还不知道能不能供给足够的养分直到孵化。所以她张口吃掉她的第1个孩子。

马上获得一股额外的热能。她的腹部少了1颗卵，胃里却多了1颗。第1颗卵的牺牲换来第2颗的出世，她觉得有力气生出第2颗，小小的，灰灰的卵，和第1颗一模一样。她细细品尝，觉得精神好些。第3颗卵色泽也好不到哪里去。她依旧吞入腹中。

一直到第10颗后，蚁后改变策略。她产下的卵变成正常灰色，大小与她的眼球差不多。希丽·普·妮产下3颗这样的卵，吃掉1颗留下2颗，并把他们放在身体下保暖。

她持续不断地孵育，2颗年纪稍长的卵蜕变为长形的幼蚁，但头上却是一张挥之不去的苦脸。她们开始呻吟哭叫着要吃东西。计算变得有些复杂。她若产下3颗卵，她自己要1颗，另外2颗用来喂幼蚁。

就这样，在密闭循环的状态，从无到有。其中一只幼蚁比较大时，较小的那只就变成另一只的食物。这是获得成长必需的蛋白质，让她长成蚂蚁的唯一方法。

但是仅存的幼蚁还是直嚷饿。她蜷曲身体，哭嚎。姊妹身躯的盛宴无法满足她。最后，希丽·普·妮自己吃掉了第一个即将长成的孩子。

“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成功。”她反复地告诉自己。

她想到327号，然后一下子排出5颗颜色较亮的卵。她狼吞虎咽吃掉2颗，让剩下的3颗继续成长。

如此这般，杀死孩子喂养孩子，生命更迭接续。前进三步，退后两步。残酷的生活锻炼，终于造就出第一只完整的成蚁。

蚂蚁外形瘦弱，并因营养不足的关系似乎有些智障。无论如何，终于成功地养出她的第一位希丽普岗子民！为了城邦的存续，残杀同类的血腥历程终于跑完一半。今后，这只先天不良的工蚁能够到附近带一些食物回来：昆虫尸体、谷粒、树叶、蘑菇……她做到了。

希丽·普·妮终于能够获得正常充分的饮食，产下的卵颜色晶亮，也

结实多了。卵壳厚实足以抵挡严寒。幼蚁的身材也恢复到一般标准。新一代的新生儿既高大又健壮。她们将是希丽普岗人口的基干。

至于第一只弱智蚂蚁，提供食物给繁殖者的任务完成，没多久便死亡，尸体已被姊妹们分享。自此，城邦建立前的所有杀戮、苦痛都已被遗忘。

希丽普岗诞生。

蚊子——

蚊子是最有意愿和人类单挑对决的昆虫。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身着睡衣站在床上，手里拿着拖鞋，眼睛盯着雪白的天花板。

想不通。让人搔痒的只是蚊钩分泌的杀菌唾液。若非这个唾液，被叮咬之后很可能会受感染。而且蚊子总是很小心地选择在两个痛苦感应点间叮咬！

面对人类，蚊子的策略有了改进。它学习变得更迅速，更审慎，起飞更灵活，变得愈来愈难发现。最新的一代甚至有些大胆地躲在受害人的枕头底下。它们领悟了爱伦·坡名作《失窃的信》中的重要原则——最棒的藏身之处就在眼前，因为人们往往大老远去寻找近在眼前的事物。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

奥古斯妲外婆注视着准备妥当的两只大箱子。

明天她将搬到希巴利特街去住。

看起来真是不可思议，不过埃德蒙仿佛早已预知乔纳坦会失踪似的，在他的遗嘱里写着：

如果乔纳坦死亡或失踪了，而他本身又没有立遗嘱，我希望由我的

母亲奥古斯妲·威尔斯继承我的公寓。如果她失踪了，或是她拒绝接受这项遗赠，我希望由丹尼尔·罗森菲继承这个地方；若果罗森菲拒绝或失踪了，则杰森·布拉杰可以前来居住……

照目前事件发展的情况，不得不承认埃德蒙预先指定至少四位继承人是明智之举。奥古斯妲一点都不迷信，何况就算埃德蒙再怎么愤世嫉俗，也没理由要置他的母亲及外甥于死地。还有杰森·布拉杰，那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啊！

新奇的想法福至心灵。埃德蒙似乎努力地在计划未来，好像……他死后一切才开始。

▼

她们朝着旭日东升的方向走了好几天了。4000号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她的勇气和好奇心真的超乎寻常。

傍晚时分，当她们爬往一棵栗子树的树干时，突然遭到红蚁包围。又是这些向往外面世界的南方小虫。硕长的身体上，一根毒针突出，只要被刺到立即当场毙命。两只褐蚁多希望自己不在这里。

除了几只天性鲁钝的外籍佣兵外，103683号还没见过外界的其他红蚁。的确，东方疆域果然值得探访……

触角乱动。红蚁可以与贝洛岗人民用相同的语言沟通。

“你们的身份费洛蒙不对。滚开！这里是我们的地盘。”

褐蚁回答她们只是路过而已，她们想去世界的东方边缘。红蚁齐集商议。

她们认出这两只蚂蚁是来自褐蚁联邦。联邦或许离此遥远，但是势力庞大（她们上次迁居时，计有64个城邦）且威名远播早已越过西方溪流。最好不要乱找借口制造冲突。终有一天，随季节迁移的红蚁迟早得经过褐蚁联邦的版图。

触角的动作逐渐缓和。综整意见的时刻到了。一只红蚁传送团体的意思——

“你们可以在这里过一夜。我们也愿意为你们指明前往东方边缘的路线，甚至也愿意与你们同行。但是你们得留下一些身份费洛蒙作为报酬。”

交易很公平。103683号和4000号深知给她们身份费洛蒙，等于给她们一张任意出入联邦广阔疆域的珍贵通行证。但是，能够到达世界的尽头是无价的。

主人引导她们到扎营地点，就在更高的树枝上。和其他的营地完全不同。红蚁借由纺织缝纫的技巧搭建临时巢穴，她们先将3片栗子叶的叶缘缝在一起。一片当地板，其他两片是墙壁。

103683号和4000号仔细观察一群正忙着在入夜前缝合“屋顶”的纺织蚁。她们选定充当天花板的栗子叶。为了将这片叶子与其他3片缝合，首先形成一座活动梯，十几只工蚁层层相叠像个小土堆，一直到能抵着屋顶叶片为止。

好几次，叠罗汉垮了。实在太高。

红蚁换个法子。一队工蚁爬上天花板叶片，组成一条抓稳的链子，垂到叶片的边缘。链子往下加长，然后与下面一直叠不高的活动梯相接。两队相隔距离还很远，所以链子尾端持续有红蚁成串地加入延长。

还差一点，叶梗开始弯曲。右边只剩下几厘米的距离。结成链子的红蚁如钟摆般摇晃以补足差距。每次摆动链子延伸，好像快要断了，还好挺住了。高空表演者的嘴巴终于和下面的队友联结成功，咔嗒！

第二道手续——链子缩回。中间段的工蚁，极其小心地脱离队伍，爬上同事的肩膀，然后所有的人齐心协力将两片树叶拉近。权充天花板的叶片慢慢落下来覆盖整个村落，阴影笼上地板。

盒子加盖了，但还得缝合才行。一只老红蚁冲进一间房子，挥舞着一只肥壮的幼蚁跑出来。这就是缝纫用具。

调整对齐叶片边缘保持接合，然后幼蚁被抱来。可怜的人儿正吐着丝造茧，准备安静地躲在里面度过蜕变期，但是她可无法那么逍遥自在。一只工蚁从茧里捡出一个线头开始抽丝。工蚁吐出一点唾液，然后把丝线的一端粘在叶片上，并将茧传给下一位。

幼蚁感到有人抽她的丝，赶紧再吐出丝线加强。丝线被抽得愈多，

幼蚁感到寒冷就吐得愈多。工蚁们得渔翁之利。她们依序传递这个活生生的纺织机，一点也不计较丝线用量。她们的幼子用尽全力气竭而死，她们另拿一个出来。因此，为了这项工程，12只幼蚁牺牲了。

她们缝完天花板叶片的第二道边；现在整个村落活脱儿是带白色叶脉横梁的绿色盒子。103683号在里面漫步，感觉就像在自己的家一样，同时好几次瞥见一些黑蚁混在红蚁群里。她忍不住发问：

“那些是佣兵吗？”

“不，她们是奴隶。”

然而红蚁并没有畜养奴隶的习惯。红蚁解释最近她们在路上碰到大队的蓄奴蚁正往西行，她们就用一些黑蚁卵交换一栋可随身携带的编织巢。

103683号并不就此罢休，她接着问道她们后来是否起了冲突。对方说没有，那些凶狠的蓄奴蚁已经吃饱喝足，只是手边留有太多的奴隶罢了；更何况，她们也惧怕红蚁的致命毒针。

交换得来的黑蚁身上已经有主人的身份味道，而且把红蚁当成自己的亲人般伺候。她们要如何才能知道她们原来应该是掠夺者而不是奴隶？除了红蚁愿意告诉她们的事之外，她们对外界一无所知。

“你们不怕她们反抗吗？”

没错，是有一些小骚动。一般而言，红蚁反倒利用这些意外消灭个别顽强分子。只要黑蚁一直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她们属于另一种族，就缺乏真正的暴动动力……

夜晚和寒冷双双降临栗子树头。两位探险队员被安排在角落里，安然度过这个迷你冬眠。

希丽普岗慢慢成长茁壮。她们首先布置了一间皇城。皇城不是建在树墩里，而是在一只深埋在此的奇怪东西里；一只生锈的铁罐子，从前里面保存了3千克的糖渍水果，吃完后被邻近的一家孤儿院丢弃。

定居新皇宫后，希丽·普·妮开始大量产卵，而她则获得充裕的糖、脂肪和维生素。

她的第一批子女在皇城的正下方盖了间育婴室，利用腐殖土壤分解产生的热能保温。等待枝丫圆顶和太阳能育婴室工程结束之前，这是最方便的权宜之计。

希丽·普·妮希望她的城邦享有所有的已知技术：蘑菇田、水壶蚁、蚜虫畜牧、常春藤支梁、蜜露发酵室、谷类面粉制造厂、佣兵制、间谍组织及有机化学室……

每个角落嬉嚷嘈杂。年轻的蚁后深知如何散播热诚与希望。她绝不同意她的城邦变成一个类似其他联邦的子城市。她野心勃勃地想把希丽普岗变成前线中心，蚂蚁文明的尖兵。她脑中满是想法。

例如，地底第12层的附近发现一条地下河。根据她的说法，水是一种尚未经过彻底研究的元素，应该可以找出在上面行走自如的方法。

第一阶段，组成小组负责研究生活在淡水中的昆虫：龙虱、剑水蚤、水蚤……这些昆虫能吃吗？是否有这么一天能在管理完善的水洼中饲养？

她发表的第一篇文告以蚜虫为主题：

我们正走向烽火战乱的时代。武器愈来愈复杂，我们无法随时跟进。也许有一天，出外狩猎会变得困难稀少，我们必须居安思危以防万一。我们必须将蚜虫畜养视为获得主要糖类供应中最优先的一种方式。这些牲畜将被安置在城邦的最底层。

30只子民外出抓回两只待产的蚜虫。数小时后，城邦已经繁衍出数百只小蚜虫，翅膀一一拔掉。大伙把畜牧业起头的第一批牲畜安置在地下第23层，保护她们不受瓢虫骚扰，并大量地供应新鲜树叶和饱含汁液的茎梗。

希丽·普·妮派遣探险队到各个角落。有一些带回来伞菌孢子，便立即种植到蘑菇田里。雄心壮志的蚁后甚至决定完成她母亲的梦想——沿着东方疆界种了一排肉食性植物。她希望能借此吓阻白蚁不要轻举妄动，甚或运用她们的秘密武器攻击。

然而，她并没有忘却秘密武器之谜，327号遇刺以及藏在花岗岩下的食物。

她派遣一队外交使节团出使贝洛岗。官方说法，使节团的任务是向联邦蚁后报告第65个城邦成立，以及加入联邦的意愿。但是私底下，她们将着手侦察贝洛岗地底第50层之谜。

△

奥古斯妲正忙着在灰色墙面上固定她的珍贵相片，门铃声大作。她先确认安全铁链挂好后将门微微打开。

外面是位年届不惑的男士，一身干净整洁，甚至连外套的翻领上都找不到头皮屑的痕迹。

“威尔斯老太太，您好。我先自我介绍，我是勒居教授，您儿子埃德蒙的同事。我就开门见山直说好了。我知道您在地窖里已经失去了您的孙子、曾孙子。而且有八位消防队员、六位宪警和两位警察同样在里面消失无踪。然而我希望能下去。”

奥古斯妲以为自己听错了。她将助听器的音量调到最大。

“您是罗森菲教授？”

“不，我叫勒居，勒居教授。我明白您曾听说过罗森菲的名字。罗森菲、埃德蒙和我三个人都是研究生物学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专长——蚂蚁研究。正因为埃德蒙在这个领域上有超越我们的惊人发现，如果不让世人共享实在太可惜了……所以我希望能进入您家的地窖。”

人如果听力差，视力反而会出奇地好。她仔细观察勒居的耳朵。人类有一项特点，他们身上保留着最古老的过去痕迹；耳朵，就这个方面而言，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胎儿时期。耳垂象征头部，蝴蝶翅膀般的外耳轮廓反映出脊椎骨，等等。这个勒居在幼儿时期必定非常瘦，而奥古斯妲对瘦骨嶙峋的胎儿评价一向不佳。

“您想在地窖里找出什么东西呢？”

“一本书。一部百科全书，有系统地记录他的实验所得。埃德蒙爱故弄玄虚，他一定把书埋在下面，然后设一些机关杀掉或吓阻那些笨蛋。但是，我是有备而来的。”

奥古斯妲领他到地窖。警察砌的墙上漆着鲜红的几个大字：

千万不可进入这座天杀的地窖里！

“勒居先生，您知道这座大楼的人是怎么说的吗？他们说这是地狱的开口。这间房子会吃人，它把那些在它食道里搔痒的人都吃掉了……甚至有些人提议灌水泥进去。”

她从头到脚打量着他。

“您不怕死吗，勒居先生？”

“不，我怕死。我怕像个白痴死去，永远无法得知地窖底层有些什么。”

▼

103683号和4000号离开纺织红蚁已经好几天了，她们身旁有两只具有毒针的兵蚁结伴同行。一行人沿着残留的路径费洛蒙走了一段时间。自从离开栗子树上的编织巢穴，她们已经跋涉数千颅之远。一路上，她们与各式各样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异国生物擦肩而过。为防万一，她们一概敬而远之。夜晚来临，她们挖掘洞穴藏身。她们尽可能挖得愈深愈好，以便享有大地之母的温暖保护。

今天，两只红蚁带她们登上山丘顶峰。

“世界的边缘还很远吗？”

“就在那里。”

从她们所在的山岬上，一望无际的东方深处，褐蚁发现一个晦暗的灌木丛国度。红蚁示意她们的任务已经达成，无法继续陪同前往。在某些地方，她们的气味不受欢迎。贝洛岗人只要笔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收割蚁的田地上，她们一直住在“世界边缘”的附近；她们一定知道路。

与她们的向导告别之前，褐蚁交付了珍贵无比的身份费洛蒙，此行议定的代价。然后她们大踏步地走下斜坡，直奔收割蚁耕垦的著名田地。

骨骼——

骨骼是藏在体内比较好呢，还是包在体外好？

如果骨骼包在体外等于形成一道防护甲。肌肉不会受到外界的危害，但肌肉也因此变得软弱无力，几乎变成流动液态。所以万一有尖刺刺穿盔甲般的骨架，伤害是无法弥补的。

假设骨骼是体内细长坚硬的条状支架构造，弹性肌肉因此暴露在任何可能的伤害之下。受伤是常有而且司空见惯的事。也正因如此，这项明显的弱点将促使肌肉结实、纤维强韧。肌肉因而进化。

我见过有些人凭借着聪明盔甲的精神防御，打造出抵制不安焦躁的人格特质，这些人似乎比一般人坚强。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老是“我不在乎”，而且对所有一切皆以嘲讽的态度面对。万一某种焦虑不安超越他们的防线时，伤害是可怕的。

我也见过某些人，往往因为小小的摩擦不安而忧心忡忡，但是他们的精神状态不是完全封闭的，他们保持一颗敏锐的心，从伤害中学习教训。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蓄奴蚁进攻啦！”

希丽普岗城陷入恐慌。精疲力竭的斥候蚁和间谍蚁在新城邦里散播最新的消息。

“蓄奴蚁！蓄奴蚁！”

蓄奴蚁令人胆寒的名声早已闻名海外。一如某些蚂蚁优先发展某个专长的方式——畜牧、仓储、蘑菇培育、化学试验——蓄奴蚁的唯一专长就是战斗。

她们只会这个，而且把战斗当作艺术看待。她们的身体构造也为此而调整。最微小的关节尖端已经形成弯钩刺。她们的甲壳厚度是褐蚁的两倍，狭窄的头呈完美的三角形，让敌人无处使力。她们的大嘴，侧影就像一群大象，是两把圆月弯刀，舞动时之灵活令人震慑。

当然，蓄奴的风俗也是由于她们极度发展专长而自然形成的。因为

本身对力量的追求，她们差一点濒临灭种的危机。长期以来好勇斗狠，这类蚂蚁已不知如何建造蚁窝，抚养小孩，甚至……养活自己。弯刀般的大嘴虽然在战场上无往而不利，却无法正常进食。虽然她们如此好战，但一点也不笨。既然没能力从事一些生活上不可或缺的日常工作……就找别人代劳。

蓄奴蚁特别喜欢挑选小型或中型的黑蚁、白蚁或黄蚁蚁窝为掠夺的目标，她们既没有毒针也没有蚁酸分泌腺。她们先将垂涎的蚁窝团团包围，被包围的蚁窝居民发现外出的工蚁全数惨遭杀害后，一定会关闭出入口。此时正是蓄奴蚁发动第一波攻势的时机。她们轻而易举地突破防线，在城邦上开一道裂缝，地道中的蚂蚁无不惊慌失措。

此时，受惊的工蚁则企图挖掘另一个出口，将蚁卵送到安全的地方。正如蓄奴蚁所料。她们挡在每个出口前，胁迫工蚁放下身上背负的珍贵重担。她们只杀不从抗命之人；在蚂蚁的世界，绝不会无故开杀戒。

战争结束，蓄奴蚁占据蚁窝，强迫存活的工蚁将蚁卵搬到她们的地盘上继续照料。当幼蚁破茧而出，旋即被灌输侍奉这些侵略者的观念。这批幼蚁对过去一无所知，认为服从强壮的蚂蚁是天经地义的事。

每次剽掠村庄之际，服务比较久的奴隶则远远地躲在一旁的野草之下，等待她们的主人肃清这一带。当她们凯旋，这些奴隶就进入该地，摇身一变成为伶俐的主妇，把新抢得的蚁卵与旧有的混合，并教育战俘和其子女。随着这批强盗迁徙，掳获的蚂蚁世代交互重叠。

一般而言，每位独裁者有三个奴隶侍奉，一只喂她进食（她们只能由奴隶将嚼烂的食物一口口喂进嘴里）；一只替她梳洗（她们的唾腺早已萎缩）；一只清除排泄物，否则堆积太多会腐蚀甲壳。

这些凶狠的战士，最可悲的命运就是被奴隶弃置不顾。此时她们必须由豪夺的洞穴而出，寻找新的征服目标。入夜前如果仍无斩获，她们将冻死或饿死。剽悍的战士最滑稽的死法。

希丽·普·妮听说过很多关于蓄奴蚁的传闻。曾经有奴隶起而反抗，不过这些对主人了若指掌的奴隶却无法占得上风。另外，有人说某些蓄奴蚁收集蚁卵，她们意欲收藏各种大小、不同种类的蚂蚁。希丽·普·妮想象一个房间充满了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蚁卵。而在每颗白色蚁茧下……是个别的蚂蚁文化，每一只都准备一生侍奉粗暴的野蛮主人。

她努力想摆脱这些灰色的想法，得想个办法迎战。据报，大批蓄奴

蚁由东面而来。希丽普岗的斥候和间谍确认数目约在40到50万之间，经由萨泰码头隧道过溪。而且她们看来相当急躁，因为她们手边的那一栋活动式编织巢穴可能在钻进隧道时弄坏了。所以她们没有遮风蔽雨的窝，如果她们不拿下希丽普岗，她们就得露宿过夜了！

年轻蚁后极力保持冷静，澄清思绪：

“如果她们已经有了活动式蚁窝，为什么她们一定要过溪呢？”

然而，答案再清楚不过了。蓄奴蚁打心底厌恶城市，这种厌恶常人无法理解。城市对她们而言，不是威胁就是挑战。势不两立的游牧民族和城市居民。而且蓄奴蚁知道溪对岸有数百个蚁窝，一个比一个宏伟，物阜民丰。

希丽普岗还无力对抗侵略。最近城邦的人口已高达数百万，而东方边界也种了一排肉食性植物......但光是这些绝对不够。希丽普岗还太稚嫩，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此外，派往贝洛岗宣誓加入联邦意愿的使节团一直没有回音，因此她无法依靠邻近城邦的支援，甚至连居艾伊狄欧洛岗离此都有数十亿颅之遥，根本来不及通知夏季蚁窝的居民......

面对这个状况，城邦之母会怎么做呢？希丽·普·妮决定召集手下最好的猎人——她们还没有机会证明自己是好战士——进行绝对沟通。必须紧急定出一个策略。

驻扎在横生于希丽普岗上的灌木丛的值班守卫报告，察觉到一批人马朝这里前进，此时她们还在皇城里开会。

所有的人准备作战。没有定出任何策略。随机应变吧！准备战斗的命令已经下达，士兵们马马虎虎地集合完毕。她们没有接受过任何作战训练，与侏儒蚁对抗时花了好大代价得来的经验也尚未传承给她们。老实说，大部分兵蚁都对那排肉食性植物寄予厚望。

马里——

马里（译者注：Mali，非洲国家。　）的多康族人（译者注：Dogons，马里的土人，大多居住在班加卡拉高地。　）认为，当大地与天空结合之初，大地之母的生殖器就是蚁窝。世界乃因大地与天空的结合而诞生，当世界完全成形，外阴部变成嘴巴，言语由此发声，由蚂蚁传承给人类的纺织技艺，正是物质的基础。至今繁殖的仪式典礼仍然和蚂蚁息

息相关。不孕的妇女坐在蚁窝上向天神安曼祈祷能早获麟儿。然而蚂蚁对人类的意义不仅限于此，它们还示范如何盖房子，还能指出水源所在地。因为多康人终于明白在蚁窝底下挖掘一定能找到水。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蚱蜢四处乱蹦。是个警讯。就在那里，眼力好的蚂蚁可以看见一阵烟尘。

谈论蓄奴蚁虽然有一段时间了，但真正看到却又是另一种感觉。她们没有轻骑兵队，本身就是轻骑兵。身躯壮硕灵活，脚坚厚，肌肉结实，精致尖细的头好像长着活动的角，原来是两片大颚。完美的流线型身体结构，当飞毛腿带动身躯飞奔时，乘风破浪，连风的咻咻声都追赶不上，无法入耳。大队人马行经，野草弯腰，大地震动，尘土飞扬。挺直的触角散放出呛鼻的费洛蒙，味道之辛辣让人以为是怒吼。

该关上城门坚守，还是出外正面迎战？

希丽·普·妮无法下定决心，她在害怕，以至于不敢提出任何冒险的建议。所以，褐蚁自然地做了她们最忌讳的事——意见分歧。一半的人毫无掩护便出外应战；另一半则藏在城里作为后援部队，万一敌军围城还能固守。

希丽·普·妮试图回想丽春花战役的片段，她经历过的唯一战争。好像是炮轰战术让敌人一蹶不振。她立刻下令在前线部署三排炮兵。

蓄奴蚁已经冲到肉食性植物墙边。她们经过时，这些植物猛兽受到温热肉食的吸引纷纷垂下。但是他们的动作实在太慢了，敌人的部队早已经全数通过，没有任何一株捕蝇草来得及弯下腰，更不用说夹住敌人了。城邦之母的构想没有用！

正当敌人发动攻击之际，第一排的希丽普岗炮兵发射出近似蚁酸的液体，约莫只消灭了20个敌军。第二排根本来不及就发射位置，就被一把抓住，身首异处，更谈不上发射任何一滴蚁酸。蓄奴蚁最厉害的独门攻击法就是咬断对手的头，而且毫无虚发。新生的希丽普岗城人民的头颅飞溅，无头的躯干还盲目地继续战斗，要不然就到处乱窜吓死活着的人。

12分钟后，褐蚁的精锐部队尽失。另一半士兵挡住所有出入口。希丽普岗圆顶尚未完工，所以地面大约有十几个火山口似的小洞口，外围一圈碎石。

所有人惊惶万分。她们花费心力建造的现代化城市，现在居然眼睁睁看着它落入一群野蛮人的手里，这群原始人连饭都不会自己吃。希丽·普·妮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绝对沟通，无效。她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出入口四周铺的小石子顶多能挡几秒钟。至于在地道内展开巷战，希丽普岗人民也高明不到哪儿去，和出外应战根本没有两样。

外面，仅存的几只褐蚁像疯子般乱杀乱砍，有些人还且战且退，但是大多数人已经看见背后的入口被封住。对她们而言，一切都完了。然而她们依旧奋勇抗敌，反正她们也没有后路可退，而且她们心想，能拖住这些侵略者愈久愈好，入口就能封得更结实。最后一只希丽普岗子民的头颅被斩，趁着精神反射的作用，身躯跑到一个入口处用力贴紧形成一片临时盾甲。

希丽普岗城里，静静地等着。大伙以凄惨的宿命心情等待蓄奴蚁。单纯的孔武有力仍有其效用，这是某些作战技巧无法超越的……

但是蓄奴蚁停止进攻了，就像兵临罗马城的汉尼拔，她们在犹豫。这一切未免太容易了。一定有陷阱。尽管她们杀手的名气响彻云霄，褐蚁也不是省油的灯。蓄奴蚁的阵营里流传着褐蚁善于发明精巧陷阱的言语。据说她们和外籍佣兵联手，佣兵在最后时刻突然冒出来。还有她们驯服了凶猛的野兽，制造让人痛得受不了的秘密武器。当然了，蓄奴蚁有多喜欢自由自在地露天室外，就有多讨厌被四壁禁锢的感觉。总之，她们一直未冲到出入口去清除障碍。她们耐心地等，她们有的是时间。反正，还有15个小时夜晚才会降临。

蚁窝里面，大伙非常惊讶。为什么她们不继续攻击呢？希丽·普·妮不喜欢这种状况，这让她忐忑不安，因为对手的行为举止完全超乎她的理解范围。她们是强势的一方，没有理由这样做。有些子民畏缩地发表意见，她们可能想要饿死我们。这个看法只能替褐蚁打打气而已——位于底层的牧场、蘑菇田、谷类面粉仓、水壶蚁储藏室，足够让她们充裕地度过长达两个月的围城都不成问题。但希丽·普·妮不认为她们会围城。上面那群人想要的是一个过夜的洞穴。她再次想起城邦之母的话：

如果敌人比你强，举动必须出人意料。

没错，面对这些粗暴的野蛮人，需要先进的作战技术，她开窍了。50万希丽普岗人民进行绝对沟通。一场颇有建树的讨论。

一只工蚁散放道：

“我们犯下了大错，妄想原封不动地将龙头老大贝洛岗那一套策略和武器搬来用。我们不能一味仿效，我们必须创造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这番费洛蒙气息语言释放后，心智豁然开朗，很快达成决议。每个人立即着手准备。

土耳其禁卫军——

14世纪，苏丹穆拉德一世（Murad　I）创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军团，名为土耳其禁卫军。土耳其禁卫军有个特点——全军都是孤儿。事实上，土耳其士兵剽掠亚美尼亚或斯拉夫村庄时，带走年幼的孩童监禁在一所学校里，完全与外界隔绝。他们只学习作战艺术，这些孩童后成为奥斯曼帝国最骁勇善战的斗士，毫无羞惭地摧毁他们亲人的村落。土耳其禁卫军从来没有过要回到亲人身边与他们并肩对抗土耳其的念头。相反地，眼见他们日渐强盛，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ahmut　II）开始猜忌，最后下令将他们屠杀殆尽，并放一把火烧毁了他们的学校。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

勒居教授带了两只大皮箱。他从皮箱里抽出一把令人咋舌的汽油发动铁锤——钻孔机。他马上动手拆警察砌的那面墙，钻出一个足够让人进出自如的洞。一番震天价响后，奥古斯妲外婆建议来杯马鞭草茶，但是勒居婉谢了，神情自若地解释怕喝了之后会想上洗手间。他转向另一只皮箱，搬出一整套洞窟研究专用衣物。

“您认为地窖有那么深吗？”

“亲爱的老太太，不瞒您说，来拜访您前，我已经对这栋建筑做了番透彻的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这里住了一些笃信基督教的学者，而且挖了不少地道。我确信这些地道可以通往枫丹白露森林。基督教徒利用这里躲避迫害。”

“假如那些进入地窖的人都从森林出来了，我不懂他们为什么都不现身呢？我的孙子、曾孙子、孙媳妇，还有十几位消防队员和警员。这些人没理由躲躲藏藏，他们有家庭、朋友。他们不是基督徒，而且宗教战争早已成为历史了。”

“老太太，您真的这么认为吗？宗教都换上新的名目，他们有的自诩为哲学或科学，但是独断的教条精神依然没变。”

他到隔壁房间换上一身洞窟学家装备。当他再度出现时，行动笨拙，头上戴着一顶鲜红色头盔，前面还有盏小灯。奥古斯妲禁不住扑哧笑出声来。

“继基督教徒，这座公寓接着笼罩着各式各样的神秘疑团，有些人在此举行古老的异教典仪。有人喜欢洋葱，有人喜欢小萝卜，我也搞不太清楚。”

“洋葱和小萝卜有益身体健康，有人喜欢吃，我完全能了解。健康是最重要的事，看，我耳朵聋了，老化衰退得很快，我的身体一天天一点一滴地死去。”

他想安慰她：

“不要悲观，您的脸色好得很哪！”

“呦喂，说说看，您猜我多少岁了？”

“我看不出来，六十，七十……”

“一百岁了，先生！一星期前刚满一百岁，我全身上下都是病，生命似乎越来越难承担，尤其在我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之后。”

“我了解，老太太，衰老是艰苦的磨难。”

“您还有很多像这样尖酸刻薄的话吗？”

“可是……”

“好啦，快下去吧！如果明天您还没回来，我就去报警。他们一定会造一堵更厚实的墙，到时没有人能再撬开。”

▼

长期受到姬蜂幼蚁啃食的煎熬，就算在冰冻的夜里，4000号也无法成眠。所以她平心静气地等待死亡，并把心力狂热地投注到寻找世界边缘这件事上，这是在其他情况下，她绝不会有勇气参与的危险志业。

她们还在前往收割蚁田地的路上。103683号趁着无聊漫长的旅途，回忆复习保育员教的几堂课。保育员曾解释地球是一个正方体，只有朝上的那一面有生命。

当她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世界的尽头时，究竟会看到什么呢？水？另一片虚无？

被判渐进死刑的同伴和她，到时候将知道的比其他探险队员还多，比开天辟地以来的任何一只褐蚁还多！

4000号讶异地看着103683号，她的步伐瞬间变得更坚定无悔。

下午时分，蓄奴蚁终于决定冲开入口，但是没有遭遇任何反抗和阻力，这让她们大感疑惑。她们知道褐蚁军队还没有完全被消灭，尽管这座城不算大。所以她们小心戒备……她们比往常更加谨慎地前进，因为在室外光线充足，视线良好，一进入地道她们等于全瞎了。没有生殖力的褐蚁其实也看不见，但至少她们已经习惯在这种黑暗世界的羊肠小径上穿梭。

蓄奴蚁攻克皇城。杳无人迹。地上躺着成堆的食物，完全没有动过！她们再往下深入；仓库满满的，不久之前还有人在此驻留，错不了。

地底第5层，她们察觉新留下的费洛蒙。她们想解读先前在此进行的谈话，可是褐蚁在这里放了百里香，它的香气干扰了原有的费洛蒙气息。

地底第6层，她们不喜欢被关闭在地底的这种感觉。这座城是那么

黑！褐蚁怎么受得了终生住在这片狭窄的空间里，而且被死亡一般的黑暗所笼罩呢？

地底第8层，她们嗅出更新鲜的费洛蒙。她们加快脚步，褐蚁跑不了多远的。

地底第10层，她们迎面撞见一群挥舞着蚁卵的工蚁。一看见侵略者，一致大步逃开。

原来如此！她们终于明白了，整城的人都到最底层，希望拯救珍贵的后代子孙。当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后，蓄奴蚁将该有的谨慎抛诸脑后，大声地在地道里发出她们著名的叫战费洛蒙。希丽普岗工蚁摆脱不了她们的追逐，现在的位置是地底第13层。

突然，身负蚁卵的工蚁消失无踪，沿着追来的地道，蓄奴蚁通往一个辽阔的房间，地板上到处是一摊摊蜜露。蓄奴蚁直觉地争先恐后往前冲。吸吮甜蜜的琼浆，再晚一点就全渗入地底了。其他战士在后面推挤，但是房间真的很大，蜜露洼每个人都有份儿。多么醉人，多么甜美啊！这里一定是褐蚁们的水壶蚁储藏室。

一只蓄奴蚁曾听说——

“有一种现代化的技术，强迫可怜的工蚁终其一生头朝下倒挂，肚子撑得鼓鼓的。”

她们边灌蜜露边嘲笑这些城市佬。但是一个细节吸引了蓄奴蚁的注意。这么重要的地方居然只有一个出入口，真令人惊讶……

她们没空多想。褐蚁们早已挖掘完毕。一股湍流从天花板涌出。蓄奴蚁急忙想逃回地道，殊不知入口已经被一块大石头堵住了。水位不断升高。没被大水冲昏的残兵在水中奋力挣扎。

整个构想来自那只发表不应该模仿前辈意见的褐蚁。她接着发问：

“本城的特点是什么？”

全体一致发出相同的费洛蒙：

“地底第12层的地下河！”

她们当下从地下河旁挖一条小沟渠，然后在水道底部铺上防水的油性树叶。其他的工程都是关于建筑水库的技术。她们在室内造了一座大

水库，然后用一根树枝在正中央凿开一个孔。可以想见，最麻烦的就是要将插在中央的树枝一直保持在水面上。于是一些蚂蚁干脆挂在天花板上用力捉住树枝，完成这项壮举。

下面，蓄奴蚁拳脚乱踢乱舞，大部分已经淹死。当所有的水都流泻至底下的房间，水位升高到足够的高度，有些战士终于能够爬上天花板沿着洞口出去时，褐蚁则安逸地发射蚁酸解决她们。

一小时后，一大锅蓄奴蚁汤已经不再沸腾。

希丽·普·妮蚁后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她发表了历史上的第一句箴言——

障碍越高，越要超越。

△

低沉而规律的敲击声将奥古斯妲唤至厨房，勒居教授正屈身钻过墙上的洞。真是的，整整24小时过去了！就这么一次，有一个就算失踪她也不在乎的讨厌家伙，居然回来了！

洞窟学家的专用衣服有多处扯破的痕迹，但他安然无恙。这一次，他仍然无功而返，就像鼻子长在脸上那么显而易见。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您没找到他们？”

“没有……”

奥古斯妲激动不已。第一次有人活着从地窖里出来，而且神志清醒。所以冒险下去活着回来是有可能的！

“但是下面到底有什么呢？真如您所说的，通向枫丹白露森林吗？”

他摘下头盔。

“请先给我一些喝的。我的存粮已经耗尽，而且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滴水未进。”

她端来一杯一直存在保温罐里保温的马鞭草茶。

“底下有一座陡峭的螺旋梯，往下延伸约数百米长。有一扇门、一条地道，尽头有红色反光，而且到处是老鼠。然后最里面是一堵墙，八成是您孙子乔纳坦的杰作，非常结实的一堵墙。我试着用钻孔机打穿，但是没有用。老实说，它应该是可以移动或旋转的，因为旁边有一套字母按键系统。”

“旁边有字母按键？”

“没错，无疑必须按入问题的答案。”

“什么问题？”

“如何用6根火柴棒摆出4个等边三角形？”

奥古斯妲忍不住放声大笑。科学家在一旁显得有点恼怒。

“您知道答案？”

在两次笑嗝间，她终于能清楚地说：

“不，喔不！我不知道答案！但这个问题我很熟！”

她不断地笑着，笑着。勒居教授咕哝道：

“我想了好几个钟头。我们可以把V形当作一个三角形，不过不是等边三角形。”

他收拾器具。

“如果可以，我去问问一位数学家朋友的意见再回来。”

“不行！”

“怎么不行？”

“仅此一次，机会只有一次。如果您没有好好把握，就太迟了。麻烦您把这两只大皮箱搬离我家。再见，先生！”

她甚至没替他叫计程车。对他的憎恶已超过一切。他的确有一股让人无法置信的味道。

她在厨房坐着，面对着破个大洞的墙。事情有进展了。她下定决心打电话给杰森·布拉杰和那位罗森菲先生。她已经决定在死之前做一点有趣的消遣。

人体费洛蒙——

一如运用气味沟通的昆虫，人类也拥有嗅觉语言，能够和同类人私下对话。因为我们没有像发射器一般的触角，费洛蒙乃由腋下、乳头、头皮及生殖器官释放到空气中。讯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发射与接收，但效用并不因此减低。人类有5000万个嗅觉神经末梢；5000万个细胞能够分辨数千种不同的气味，而舌头只能区分出4种味道。

这种沟通方式对我们有什么用呢？首先用来吸引异性。男性很可能单纯地被女性的体香吸引（可惜常被人工香水遮盖！）。同样地，男性也可能被女性排斥，因为他的费洛蒙对她一点都不具诱惑力。整个过程极其不可捉摸。两个人甚至丝毫不曾留意他们身上的嗅觉语言交流。我们只是常说："爱情是盲目的。"

人体费洛蒙的影响也出现在攻击行为上，就像狗一样，人嗅到对手传出害怕的气味讯息时，自然想攻击对方。

最后，人体费洛蒙最别出心裁的后续影响，无疑的是月经周期的同步化。我们发觉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女性，散放体味互相作用调节生理机构，以至于每个女性月经都同时来潮。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

她们在金黄的田野间瞥见第一群收割蚁。事实上，她们应该叫伐木蚁才对；谷物每株都比她们高大，必须剪断梗茎底部才能让营养丰富的谷穗倒下。除了采收外，她们最主要的工作是拔除农作物中杂生的野草。迄今为止，她们一直使用自行发明的除草剂：引朵——醋酸，由腹部腺体喷洒。

对于103683号以及4000号的到访，收割蚁根本没注意。她们从来没见过褐蚁，而且她们认为这两只昆虫顶多是逃跑的奴隶，要不就是为了寻找鞘翅目蚜虫分泌物而来的。总之，不是流浪汉，就是吸毒的瘾君子。

而一只收割蚁察觉到红蚁的气味分子。她放下手边的工作，跟一位同伴靠近她们。

“你们碰到过红蚁？她们现在人在哪里？”

一路交谈下来，贝洛岗人才知道几个星期前，红蚁侵犯过收割蚁的洞穴。她们用毒针杀死了一百多只工蚁和有生殖力的蚂蚁，然后夺走所有的谷类面粉库存。收割蚁的军队碰巧到南方寻找新的谷物，班师回来只能对着惨重的损失干瞪眼。褐蚁承认她们确实和红蚁打过照面。她们指出红蚁所走的方向。有人问她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她们开始叙述自己的冒险经历。

“你们在寻找世界的尽头？”

她们表示没错。其他人爆发出狡黠意味的欢笑费洛蒙。

“你们为什么哈哈大笑？难道根本没有世界的尽头？”

“不是的，它存在着，而且你们已经到了！除了收割外，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尝试穿越世界的尽头。”

收割蚁自告奋勇地提议，明天一早带她们到那块玄秘的地域。整个晚上，大伙不停地讨论，舒适地躺在收割蚁于杉毛榉树上挖掘的小小洞穴里。

103683号问：“世界尽头的守护者呢？”

“别担心，你很快就会看到了。”

“她们真的有一种武器能一下子把整团军队压死？”

收割蚁颇感意外，没想到这些外邦人也知道这些细节。

“是的。”

103683号终于能解开秘密武器之谜了！

那一夜，她做了个梦。她看见地球呈90°垂直不动。垂直的一面有

道水墙高耸入云，并跳出一大批蓝色的蚂蚁，拿着威力强大的洋槐树干，只要被点着，一切都化为烟尘。

第四章　路的尽头

△

奥古斯妲整晚面对着6根火柴棒。那堵墙原来是一道心理屏障，并不真实。这一点她早明白了。埃德蒙的名言：“不同的思考模式！”她的儿子发现某些东西是千真万确的，而他运用智慧把它藏起来了。

她忆起埃德蒙孩童时期的那些洞穴。或许是我们摧毁了他所有的洞穴，他才跑到一个外人无从进入、完全不受干扰的地方……仿佛一处内心世界，正好对外反映出他的平静……和他的隐世遁迹。

奥古斯妲动一动僵麻的身躯，年轻时代的回忆片段突然浮现。一个冬夜，她还只是个小女孩，而她得知在零底下还有数不尽的数字……3、2、1、0、-1、-2、-3……反过来的数字！好像数字是容易翻转的手套。因此，零既不是一切的结尾，也不是开始。另外一面存在着另一个无限的世界。就如同我们爆破零之墙。那时候，她大概只有七八岁吧！她的大发现让她不知所措，害得她整夜无法合眼。反过来的数字……那是另一度空间的入口，第三度空间。立体！

“上帝啊！”

她的手因为情绪太过激动而发抖，她哭了，但是她有力气拿起火柴棒。先在平面上摆下3根形成一个三角形，然后在各个顶点竖着摆一根火柴棒，再慢慢将这3根火柴棒的一端往中间聚拢，共同连接形成一个在上面的顶点。是个金字塔，也是4个等边三角形。

▼

这里就是世界的东方边缘。怪异！没有一丁点的自然之处，没有泥土地。与103683号的想象差十万八千里，世界尽头一片漆黑，她没有到过比这里更黑暗的地方！坚硬、光滑、微热而且有矿物油的味道。没有垂直的海面，只有威力惊人的气流。

她们在此驻足良久，试图了解是怎么一回事。偶尔，会有微微的震动。其强度成几何级数增加，接着地表摇晃，一阵狂风扬起她们的触角，地狱般的吼声敲击胫节鼓膜，仿佛暴风雨将至，但是费洛蒙才刚释出，一切又立刻停止，只留下空中飘落的螺旋状灰尘。

许多收割蚁探险队曾想穿越边界，但是守护者严密监控着。这些声响、狂风及震动全都是他们弄出来的——世界尽头的守护者毫不留情地攻击胆敢跨入黑暗地狱的人。

“你们见过守护者吗？”

褐蚁接收到回音前，又是一阵噪声，然后再度回归平静。六个收割蚁中的一位肯定地说，还没有人曾踏上“受诅咒的土地”而能活着回来，守护者把他们都压碎了。

守护者……应该就是他们进攻拉舒拉岗，并杀死了327号他们的探险队。但是，他们为什么离开世界尽头跑到西方去呢？他们想征服全世界？

关于这点，收割蚁知道的并不比褐蚁多。她们至少能描绘一下守护者的外貌吧？她们只知道，太靠近一定会被压死。没人说得出他们属于何种生物——巨大的昆虫？鸟类？植物？收割蚁只知道他们的行动快速且非常厉害。远远超过她们，无法拿任何已知的东西加以比拟……

突然，4000号出乎意料地采取行动。她离开大家，纵身往禁地冒险。死就死吧！她想要一鼓作气穿越世界的尽头。其他人看着她，难以置信。她缓缓向前，敏锐的脚尖侦测任何微小的震动，任何宣示死亡阴影的气味。现在，50颅、100颅、200颅、400颅、600颅，已经跨越了800颅之远。没事。安然无恙！对面响起一阵欢声雷动。

从4000号现在的位置可以看见白色长条状的东西断断续续地急驰，忽左忽右。黑暗地域里万籁俱寂，没有昆虫，没有植物。地面是如此漆黑……这不是真实的土地。她察觉在遥远的前方有植物的存在。世界的尽头后，还有另一个世界存在？她向留在边界的同伴抛出一些费洛蒙，告诉她们这些事，但相距太远，交谈不易。她转弯准备折回，说时迟那

时快，地震以及巨响再次启动。守护者回来了！她全力奔跑想回到同伴身边。

那一瞬间，这群人在震天巨响的嗡嗡声中，瞥见一个硕大无朋的物体从天而降。她们个个目瞪口呆。守护者来了，散发出矿物油的气味。而4000号消失了踪影。

蚂蚁们朝边界靠近，明白了一切。4000号被压得如此扁，以至于身体只剩下十分之一的厚度，好像镶嵌在黑色地表里！贝洛岗的老战士什么也没留下。姬蜂幼蚁的酷刑同时也宣告终结。不过还可以看见一只姬蜂幼蚁刺穿背脊，在压平的身躯上看来只是个小白点。

原来世界尽头的守护者是这样攻击的。先是一阵噪声，狂风紧接而来，然后一切就被摧毁、消失、压碎。103683号还来不及分析所有的费洛蒙，另一阵爆炸声已然响起，连没人僭越边界时，死神都会出击。灰尘翩然落下。

尽管如此，103683号仍想尝试飞越界线。她想起萨泰码头，一样的难题，如果上面过不去，必须从底下着手。把这块黑暗地域视为一条河，过河的最好方法就是在河底挖隧道。她与其他六只收割蚁分享她的看法，立刻获得热烈的回应。这是如此浅显的道理，她们心想，怎么自己早没想到！每个人张大嘴开始挖掘。

△

杰森·布拉杰和罗森菲教授素来不是马鞭草茶的爱好者，不过正逐渐喜欢上它。

奥古斯妲巨细靡遗地详细叙述。同时对他们说明继她之后，他二人是这栋房子的指定继承人。很可能每个人有一天都心血来潮地想到下面探险，就像她现在这样跃跃欲试，因此她希望能集合所有的力量，以便一击就能获致最大的成果。

当奥古斯妲提供了所有行前必需的资讯后，三个人几乎不再开口。他们不需要借用语言就能互相了解对方的心意。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从来都不曾感受过如此即时的心灵相通，他们的遗传程式设定彼此契合，融为一体。太神奇了。奥古斯妲是年纪非常

大的老妇人，然而另外两人觉得她美得超乎寻常。

他们三人聊起埃德蒙，完全没有任何私下的念头。他们对死者的爱让彼此惊奇。杰森·布拉杰不谈他的家庭，丹尼尔·罗森菲不提他的研究，奥古斯妲也不说她的病痛。

他们决定当晚便行动。他们知道这是唯一必须做的事，在这里，而且是现在。

长久以来——

长久以来，我们认为电脑资讯，尤其是人工智慧的程式设计将以全新的角度来展现人类的观念。简单地说，我们希望能由电子学衍生出新的哲学。就算呈现的方式不同，基础的物质也没有改变——都是由人类想象力发展出来的观念。跳不开的僵局。

创新观念的最佳方法，就是跳开人类想象的框框。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

希丽普岗城持续地成长，智慧一如规模。它现在是“青少年城市”，循着最适合自己的技术路线发展，地底第12层开发成完整的运河网络。借由水道运输，食物可以迅速地由城的一边送到另一边。

希丽普岗兴致盎然地将水路运输技术发挥到极致，最新式的扁舟其实是一片越橘叶，只要看准水流方向，经由水路交通即可到达数百颅之远。譬如从东边的蘑菇田到西边的畜牧场……

蚂蚁希望能驯服龙虱。龙虱是一种肥胖的鞘翅目水栖昆虫，他们的鞘翅下方有气囊，游泳的速度更是快如劲风。如果能说服他们在后面推越橘叶，扁舟就有比水流更稳定的驱动方式。

希丽·普·妮自己则想推行另一项更未来更前卫的想法。她想起那只让她逃过蜘蛛网之劫的甲虫。多么完美的战斗机器啊！甲虫不只前额上

方有大角，身上有刀枪不入的甲壳，飞行的速度更是惊人。城邦之母仿佛已经看见大批甲虫部队，每只甲虫身上部署10只炮兵兵蚁。她已经预见这队人马冲锋陷阵，打遍天下无敌手，炮手发射的蚁酸淹没敌人阵营。

唯一的障碍与龙虱一样，甲虫甚至更难驯服，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的语言！已经有数十位工蚁整日钻研分析他们发射的嗅觉语言，并努力地让他们明白蚂蚁的费洛蒙语言。虽然目前成果不甚理想，希丽普岗人民已经能够在他们身上涂抹蜜露，而未遭到反抗。

尽管群体的活动力旺盛，希丽·普·妮却心事重重。三批使节团已经派往出使联邦，要求被认可成为第65个城邦，但是迟迟没有回音。贝洛·姬·姬妮反对我们加入？想得愈多，希丽·普·妮愈觉得她派遣的间谍使节一定露出行踪，被带有岩石味道的兵蚁给截杀了。要不然就是呆呆地被位于地底第50层的鞘翅目蚜虫的迷幻气息给诱惑了……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

她必须知道。她丝毫不愿放弃加入联邦，也不想终止侦察！她决定派她手下身手最敏捷的兵蚁——801号一探究竟。为了传授所有的资讯给她，蚁后与年轻的兵蚁进行了一次绝对沟通，把她对这个谜团所知的一切都让兵蚁了解了。兵蚁摇身一变成为——

希丽普岗目睹的眼，嗅闻的触角，攻击的爪子。

△

老太太准备了整整一个大背包的食物和饮料，其中包括三大罐保温瓶的马鞭草茶。绝对不能重蹈讨厌鬼勒居的覆辙，轻视了食物因素被迫跑回来……反正，他也找不出密码？奥古斯姐对这点持怀疑的态度。除了其他的配件外，杰森·布拉杰带了一支大型催泪喷枪和三顶防毒面具；丹尼尔·罗森菲则带了有闪光灯的照相机，还是刚出厂的新款。

现在三人置身岩石里的回旋地道。正如先前每个人的遭遇一样，一成不变的下降让他们忆起过往，尘封的记忆纷纷出笼。最幼小的童年时期、父母亲、早先的磨难痛苦、犯下的过错、失恋、自私、傲慢、悔恨

……

身躯机械性地移动，完全感受不到疲累。他们深陷地球的肌肉里，重回过去的生命场景。啊！生命何其漫长，并如此具有毁灭性；有个毁灭性的生命比创造性的生命要容易得多……

他们终于到达一扇门前，上面有一大段铭刻文字——

垂死的灵魂和被引向伟大神秘谜团的人有相同的心灵感受。一开始由于因缘际会，在很偶然的机遇下启程跋涉穿过黑暗，历经一连串九弯十八拐，仿佛永无止境的、焦虑不安的旅程。

然后，旅途终了之前，恐惧达到最高点。颤抖、哆嗦、冷汗及惊恐占据全身。

这个阶段之后，马上是迎向光明的爬升，仿佛获得启示一般。眼前是璀璨的光芒，踏上圣洁之境以及歌舞升平的草原。

圣谕唤起宗教的崇仰。完美的人，获得引导的人自由了，而他将欢庆神秘。

丹尼尔拍了张照片。

“这篇文章是普鲁塔克（译者注：Plutarque，公元50—125年，希腊哲学家。）的作品。”杰森肯定地说。

“非常漂亮的文字。”

“你们不觉得恐怖吗？”奥古斯姐问。

“有一点，但这是故意安排的。它的意思是恐惧之后光明即将出现。”

“正是，老鼠……”

说曹操曹操便到。老鼠在那里。三位探险家感到它们躲闪的身影，而且当他们举起脚，鞋面就会碰触到它们。丹尼尔再度拿起相机，闪光灯照耀出一片如地毯般的灰色绒毛球和黑色耳朵。杰森赶忙分发面具，四周大量地喷洒催泪瓦斯。这些啮齿动物抱头鼠窜……

他们继续上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停一下吃点东西如何，先生们？”奥古斯妲提议。

他们小憩一会儿并野餐。刚刚老鼠那一幕似乎已被抛诸脑后，三人的心情好极了。因为这里有一点冷，用完餐点之后，每个人又喝了一大口酒以及一杯热腾腾的香浓咖啡。一般而言，马鞭草茶只有到下午点心时间才喝。

▼

她们挖了好久才找到一处泥土地冒出来。终于一对触角出现，好像一副潜望镜。陌生的气味到处弥漫，自由的空气。

她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世界的另一端。

还是没有水墙。但是这片天地，真的，一点都不像另一个。就算可以叫得出几棵树和几丛草的名字，可是，立刻又是一片死灰荒漠，坚硬光滑。极目所见，没有任何蚁窝或白蚁窝的踪影。她们走几步。墨色的巨大物体在她们身旁敲动。有点类似守护者，只是这些东西落下的时机不对。不仅如此。遥远的前方一块硕大的巨岩高耸入云，连触角都察觉不到它有多高。它让天空变晦暗，压平了大地。

“这大概是世界尽头之墙，后面八成就是水了。”103683号自忖。她们再往前走一小段，正面撞上一群蟑螂围在一块儿……看不太清楚是什么东西。甲壳裂开，内脏外露，以及所有的器官，甚至血液还在血管里流动着呢！真是不堪入目！往后退的当儿，三只收割蚁被突然坠落的巨大物体压碎，魂飞魄散。

103683号和剩下的三位同伴决定不顾一切继续前进。她们爬过满是细孔的矮墙，笔直往无限高的巨岩方向奔去。她们突然置身在一个更令人迷惑不已的地方，红色的泥土还带有草莓般的黑色颗粒。她们找到类似一口井的洞，想进去寻找一点遮阴。说时迟那时快，一颗白色大圆球物体，直径少说也有10颅，出现在天际，反弹并追逐她们。她们跳进井里……瞬间紧紧贴住井壁，那颗圆球物体坠落井底。

她们爬出井，惊慌失措地飞奔。附近的土地颜色有蓝的、绿的或黄的，到处都是井以及会追逐人的白色圆球。这次，她们受够了，勇气已

经达到极限。这片天地实在太奇怪了，简直无法忍受。所以她们上气不接下气地逃回隧道，飞也似的奔回正常的世界。

文化（续）——

另一个文化冲击是东西方接触。中国的史书记载，大约在公元115年有艘船，出航地可能是罗马，被暴风卷离航道，几天后在海岸触礁。

船上的旅客都是空中飞人和特技演员，为了向陌生国度的居民示好，于是下船招待居民们看一场表演。中国人目瞪口呆地望着这群长着长鼻子的外邦人喷火，扭曲四肢，把青蛙变成蛇，等等。他们因此得到一个有事实根据的结论，西方人都是小丑，要不就是吃火的人。数百年又过去了，修正这个错误观念的机会才又降临。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

乔纳坦的墙终于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如何用6根火柴棒摆出4个等边三角形？

丹尼尔照例不忘拍照。奥古斯妲按入金字塔（PYRAMIDE）这个词。墙慢慢地转动。她真以她的孙子为荣。他们通过墙，不一会儿听见墙回归原位的声音。杰森照亮岩壁，到处是岩石，但跟刚才的不同。之前的墙面是红色的，现在是黄色，里面含有硫黄矿脉。

空气还挺适合呼吸的，甚至可以感到丝丝微风。莫非那位勒居教授说的没错？这条地道通往枫丹白露森林？

他们再次碰上一群老鼠，比以前更凶狠。杰森明白就要发生什么事，但他没有时间向其他人解释——他们应该戴上面具，喷洒瓦斯。每次墙面移动时，当然次数不多，红色区域的老鼠就钻到黄色区域来寻找食物。红色区域的老鼠或许勉强还过得下去，迁居到这里的移民却因长期

缺乏食物来源，而自相残杀。

而杰森和他的朋友面对的正是内讧下的幸存者。换句话说，也就是最凶猛的。催泪瓦斯对它们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展开攻势！丹尼尔处于歇斯底里的边缘，盲目地乱按闪光灯，但是这些噩梦般的小野兽，每只至少重达好几千克，而且一点也不怕人。第一道伤痕。杰森拉出小刀刺死两只，然后丢给其他的老鼠。奥古斯妲的迷你手枪开了好几枪，终于得以脱身。

记得当时——

记得小时候，我可以花好几个小时，光躺在地上看蚁窝。这比电视更有“真实感”。

蚂蚁带来很多迷思，其中之一——遭到我的破坏后，为什么它们只带一些伤者回去，却放任其他的蚂蚁自生自灭呢？每一只的大小都一样，它们是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某个个体有用，而另一个可以被忽略呢？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三人在黄色斑纹的地道内奔跑。然后他们来到一只钢铁笼前。笼子的正中央有一个缺口，整体看起来像是捕鱼篓。铁笼呈圆锥体，出口处缩成只能容一个身材中等的人通过的大小，但想要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圆锥顶端的洞口有突出的尖刺。

“是新近完成的玩意……”

“嗯，拼凑这个铁笼和盖这堵墙的人好像不愿意人们往回走……”

奥古斯妲辨识出，这又是出自乔纳坦之手，门锁和金属制品的大师。

“看！”

丹尼尔照亮一行铭文。

意识在此终止，您想进入无意识吗？

他们张口结舌。

“我们怎么办？”

所有人在同一时间浮现出相同的念头。

“我们已经走到这个地步，放弃太可惜。我建议继续走！”

“我第一个进去。”丹尼尔说道，他将马尾放进衣领里免得被钩住。

“奇怪，觉得好像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奥古斯妲说。

“你曾经在一个鱼篓里面，而且愈来愈狭窄，让你无法回头？”

“是的。好久以前的事了。”

“你所谓的好久以前是多久？”

“喔！就好像是在我刚要出生的那一刻吧！”

▼

收割蚁回到她们的城邦讲述世界另一端的冒险故事，那个国度怪物云集，并且弥漫着无法理解的费洛蒙。蟑螂、黑色板子、高耸的巨岩、深井、白色圆球……讲都讲不完！一个如此野蛮的天地，完全不可能建造村庄。

103683号待在角落里，安静地恢复体力。她思考着。当她的姊妹听见她的冒险叙述后，地图就得重新绘制，也必须重新考量行星研究学的基础原则。她想，该是回联邦的时候了。

△

从鱼篓里出来，他们大约又走了十几公里……算了，怎么能确切知道呢？而且他们开始感到疲累。他们来到一条溪旁，横越地道，溪水特别热，而且充满硫黄。

丹尼尔忽然停住。他仿佛瞥见一群蚂蚁站在一叶扁舟上随波逐流。

他醒醒脑，一定是四处弥漫的硫黄尘让他产生幻觉。

又走了约数百米，杰森的脚踩踏上某种干裂的东西。拿灯一照。一副胸腔骨架！他尖声大叫。丹尼尔和奥古斯妲连忙拿手电筒向四周扫射，又发现了三具骨骸，其中一个像是小孩的身量。难道是乔纳坦和他的家人？

他们再次踏上路途，快步地跑着——摩擦声宣告老鼠追到这里来了。墙壁已由黄色转为白色，是石灰。精疲力竭的他们终于走到地道的尽头。一座往上的螺旋楼梯！

奥古斯妲朝老鼠发射最后两发子弹，然后一行人奔上楼梯。杰森胆大心细地注意到这座楼梯正好与第一座反向，也就是说，上升和下降都是依顺时针的方向。

▼

爆炸性的大新闻。一个贝洛岗人莅临城邦。大伙依次传述一定是联邦派来的大使，特来宣布希丽普岗已经正式入盟成为第65个城邦。

希丽·普·妮可不像她的子民那么乐观。她对来访者持保留的态度。说不定贝洛岗派了一只带岩石味的兵蚁潜入这个具颠覆性蚁后的城邦。

“她怎么样？”

“她非常疲惫！一定是花了几天一路从贝洛岗跑来的。”

放牧人最先看见她浑身无力地在附近乱晃。到目前为止，她什么都没说。她们直接带她到水壶蚁储藏室，让她补充热量。

“带她到这里来，我想和她单独谈谈，不过叫守卫不可离开皇城门口半步，随时听我的指示行动。”

希丽·普·妮一直希望得到故乡的消息，现在一位代表突然到来，她脑中浮现出的第一个念头却是——奉命来杀她的间谍。她等着和访客会面，只要察觉任何一丁点岩石气味分子，毫不迟疑，杀无赦。

贝洛岗人带来了。当她们认出对方后，同时朝对方跃去，张大嘴，然后展开一连串最温润的养分交换。情绪如此激动，一时半刻竟无法释

放言语。

希丽·普·妮先释放出费洛蒙。

“侦察进展到什么程度？是白蚁干的？”

103683号对她述说如何穿过东方溪流，进入白蚁窝——而且蚁窝整个被摧毁，无人幸免的经过。

“究竟是谁在幕后操纵呢？”

根据兵蚁的说法，这些玄秘事件的真正解释是世界东方边界的守护者，非常奇怪的一种动物，既看不见也闻不出。突然从天而降，所有的人都死光了！

希丽·普·妮专心聆听。然而103683号加上一句，还是有个环节缺乏合理的解释，世界尽头的守护者如何驱策这些带岩石味的兵蚁呢？

希丽·普·妮对于这点有自己的看法。她详细说明这些带岩石味的兵蚁不是间谍也不是佣兵，而是城邦机构里监控压力程度的地下秘密武力。她们钳制所有的新闻，以免走漏任何可能引起城邦恐慌的消息。她描述那些杀手如何暗杀327号，又如何想置她于死地。

“岩石底下的存粮，以及花岗岩的地道又做何解释？”

这方面，希丽·普·妮也没有头绪。她已经派了间谍使节，希望能解开这道双重谜题。

年轻的蚁后提议带她的朋友参观她的城邦。沿路她向伙伴介绍水能提供的各项发展可能。譬如，东方溪流一直被视为死亡境地，其实那只是水罢了。蚁后自己就曾落水，还不是照样没事。也许有一天可以驾着树叶小船顺流而下，说不定能发现世界的北方边界……希丽·普·妮激昂地宣布：北方边界一定也有守护者，我们可以教唆他们对抗东方边界的那些守护者。

103683号注意到希丽·普·妮开始进行一些大胆的计划，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计划都天马行空不可行；单就目前实施的部分就相当令人刮目相看了；兵蚁还没看到过如此辽阔的蘑菇田和畜牧场，也没看到过顺地下河道滑行的小舟……

最令她惊奇的还是蚁后发射的最后一句费洛蒙。她坚定地说，如果她派遣的使节们15天内仍不见回音，她将对贝洛岗宣战。依她的看法，

故乡已经不再顺应世界潮流了。单看岩石气味的兵蚁这件事，就已清楚地显示出它是一个不能面对现实的城市，像蜗牛般的畏怯。过去贝洛岗是革命激进的，现在已经过时了。轮替的时候到了。这里，希丽普岗的蚂蚁进步神速。希丽·普·妮认为如果由她主掌联邦政权，一定可以让联邦的进步更快速。有了65座城邦，她的创见必能获致比现今大十倍的成长硕果。她已经认真地考虑征服水道，并利用甲虫建立一队水师。

103683号犹豫不定。她本来想回到贝洛岗报告她的冒险经过，但是希丽·普·妮劝她放弃这个念头。

“贝洛岗已经设立一个‘否定知权力’的武装单位，不要强迫它去了解它根本不想知道的事。”

△

螺旋梯的最后几级是铝制的。这几级可没有文艺复兴时期那么久远的历史！一直通往一扇白色的门。又是一段铭文——

我来到一面墙旁边，一面水晶墙，四周燃烧的火舌缠绕，我感到恐惧。然后我穿过火舌走到一座水晶山庄附近，山庄的墙壁像棋盘般有双色水晶映射，基座是纯水晶材质。天花板犹若银河。其间杂有火的象征。而星空如水般晶莹。

他们推开门，登上陡峭的斜坡廊道。地面突然在他们的脚下崩陷……中空的地板！下坠的时间如此之久……以至于害怕的时刻消失，继之而起的是遨游飞翔的自在感。他们在飞！他们被一张救生网接住，巨大而且编织细密的大网。他们四肢并用地在黑暗中摸索爬行。杰森·布拉杰摸到另一扇门……不需要密码，把手一转。他低声呼叫他的同伴，打开门。

老人——

在非洲，老人之死比新生儿夭折更令人悲痛。老人代表智慧经验的累积，能对部落其他人有贡献。相对地，新生儿没有活过，根本没有意

识到死亡降临。在欧洲，我们对新生儿的夭亡惋惜不已，因为我们认为，如果他们活下来一定能创出一番事业。相反地，对老人之死反而不太在意。反正他已经享受他的生命了。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整个地方浸淫在蓝色的光芒中。没有塑像没有画像的庙堂。奥古斯妲想起勒居教授的话。当宗教迫害如火如荼之际，基督教徒必定曾在此躲藏避难。

厅堂面积辽阔呈正方形，上方有巨大的石材圆拱，非常漂亮的地方。唯一的装饰只有正中央古老的小小管风琴。管风琴前有一张斜面讲经桌，上面还覆盖一层厚套子。

墙上刻满铭文。尽管只是漫不经心地浏览，似乎大多数是有关巫术的记载，而非正统宗教。勒居说的没错，这个隐秘的地底避风港曾被异教徒接收。而且，从前一定没有旋转墙、捕鱼篓、陷阱跟救生网。

大家听见滴滴答答的声响，好像水流。他们一时找不出声音来源。淡蓝色光芒则来自右手边。那里像一间实验室，充斥着电脑和试管。所有的机器都亮着，原来是电脑屏幕产生的光晕映照着庙堂。

“你们对这些感到困惑，嗯？”

他们面面相觑。三个人都没有开口。天花板上一盏灯点亮了。

他们转过身。乔纳坦·威尔斯身穿一袭白色晨袍正迎向他们。他从庙堂的另一扇门进来，在实验室的另一边。

“你好，奥古斯妲外婆！你好，杰森·布拉杰！丹尼尔·罗森菲！”

三位被叫到名字的人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他没死！他在这里生活！怎么能在这里过活呢？他们不知从何问起。

“欢迎来到我们的小社区。”

“我们在哪里？”

“你们在一座17世纪初期由荣·安德鲁耶·居·瑟梭设计建造的基督教教堂里。荣·安德鲁耶·居·瑟梭以设计巴黎市圣安东尼街上的苏利豪邸而

驰名。但我个人认为，这座地下教堂才是他最伟大的杰作。巨石建造的地道长达数公里。正如你们一路行来所见，空气非常流通，有通风口以及自然洞窟里常见的空气囊。不仅如此，有空气，也有水。你们一定也留意到那些横亘几段地道的小溪流。你们看，有一条发源于此。”

他指出潺潺流水的源头，管风琴背后有一座雕刻喷泉。

“随着时代更迭，很多人隐居在这里，为了能宁静安详地从事专心一意的志业。埃德蒙舅舅在一本古老的旧书里发现了这个地洞的存在，他的工作正是在这里开展的。”

乔纳坦再走近一些，身上散发出非比寻常的温柔和适意。奥古斯妲愕然。

“你们一定累坏了。跟我来。”

他推开刚刚取道进来的门，带他们到一间客厅，里面有几张沙发排成圆形。

“露西，我们有客人！”他双手圈住嘴巴呼叫。

“露西？她跟你在一起？”奥古斯妲快乐地喊道。

“嗯，你们这里有多少人？”丹尼尔问。

“到目前为止，一共是18个人——露西、尼古拉、8位消防队员、5位宪警、警察、组长和我。总之，所有费心下来的人，你们很快就能见着他们。对不起，现在我们这个小社区是凌晨4点，大家都还沉醉梦乡。只有我被你们的来访吵醒。你们在地道里做了什么，怎么会弄出这么大的声响。”

露西出现，她身上也披着一件晨袍。

“早安！”

她走向前，笑容可掬地拥吻三位访客。在她身后，有一个穿着睡衣的身影从门缝里探出头来，看这些初来乍到的新访客。乔纳坦从喷泉汲取了一大壶的水，并拿来几个杯子。

“我们先失陪一下，换件衣服准备准备。通常我们会替新访客举办一个小小的欢迎派对，但是我们没料到你们会在半夜三更翩然驾临……待会儿见！”

整个故事太曲折离奇。丹尼尔突然捏一下自己的手臂，奥古斯妲和杰森见状立刻效法。是真的，现实有时候比梦境更虚幻。他们彼此对看，心里有丝甜蜜的疑惑，他们终于展开笑靥。几分钟后，所有的人齐聚一堂，坐在沙发上。奥古斯妲、杰森和丹尼尔的思绪已经平复，急切地想知道一切。

“你们先前曾提过通风口，我们离地面很远吗？”

“不，顶多三四米。”

“那么我们能够再次呼吸到新鲜空气啰？”

“不，不。荣·安德鲁耶·居·瑟梭恰好选择在一块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平滑的花岗岩底下盖教堂！”

“不过从中凿开了手臂粗细的孔，这个孔从前也算是个通风口。”露西补充道。

“从前？”

“没错，现在这个孔另有他用。不过没关系，墙上还有其他的通风口，你们看得很清楚，这里一点也不闷……”

“我们出不去了？”

“是的，总之无法由上面出去。”

杰森似乎非常担忧。

“但是乔纳坦，你为什么要装上那堵旋转墙、捕鱼篓、架空的地板、救生网……我们的的确确被困死在这里了！”

“他们正是为此而建的。我花了不少心思和力气，那是必要的。当我第一次来到这座教堂时，我看到这张斜面讲经桌。其实它又称为《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我在里面找到一封信，舅舅指明给我的信。信在这里。”

他念道——

亲爱的乔纳坦：你终于不顾我的警告决心走下来了，你比我想象的更勇气可嘉，我为你喝彩。依照我的估计，你有五分之一的成功概率。

你母亲曾向我说过，你有黑暗恐惧症，如果你能到达这里，表示你已经成功地克服这项障碍，而且意志变得更坚定。这些我们将来都需要。在这部卷宗里面，你会发现《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就在我写下这几个字之时，共计有288章，记载着我研究的发现。我希望你能继承我的衣钵，这项研究绝对是值得的。研究的主要部分与蚂蚁文明有关。总之，当你读完后，一定能了解。不过首先我有一个要求，非常重要，请你务必照办。在你来到此地之时，我没有时间设置安全机关保护我的秘密研究（如果做好了，你就不会找到这封信了）。请你盖一些机关，我已经拟了几个草图，不过我想你一定可以加以改良，因为这是你的专长。设立机关的目的很简单，让人们不能轻易地进入我的洞穴，而且一旦来了就不能回头向别人说起这里的一切。我希望你顺利成功，同时这个地方能带给你“丰富的宝藏”，就像我从这里得到的一样。

埃德蒙

“乔纳坦依言行事。”露西解释道。

“他制作了所有预先设计好的陷阱。你们已经看到了，真的有用。”

“那些尸体是被老鼠咬死的吗？”

“不。”乔纳坦微微一笑。

“我向你们保证，自从埃德蒙在这里定居后，地下室里没死过一个人。你们发现的那些尸体至少有50年的历史了。我不太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惨剧，某种异教……”

“这么说，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杰森忧虑地问。

“是的。”

“想想先得攀上救生网上方的洞口（有8米高！）。逆向穿过捕鱼篓，单单这个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因为我们手边没有熔铁的工具，何况还有那堵墙（乔纳坦在这一边没有预先设置开门的系统）……”

“更不用说那些老鼠……”

“你是怎么带那些老鼠下来的？”丹尼尔问。

“是埃德蒙的主意！他安置了一对特别肥大且攻击性强的老鼠在岩

石的凹洞里，同时放了一大堆食物。他知道这是个定时炸弹。食物充裕时，老鼠的繁殖速度快得惊人。每个月6只小老鼠，小老鼠两星期大后又可以生育……他随身带了一把老鼠最怕的费洛蒙瓦斯喷雾枪，防止它们的攻击。”

“那么是老鼠咬死聒喳喳的啰？”奥古斯妲问。

“很不幸，的确如此。”

而且，乔纳坦事先并没有想到金字塔墙另一面的老鼠会更凶狠。

“我们的一个同事，他本来就很怕老鼠，当一只肥大的老鼠跳到他脸上，咬掉鼻头的一块肉时，他立刻往回跑，金字塔墙那时尚未完全闭合。上面有关于他的消息吗？”一位宪警问。

“我听说他发疯了，已经被关进疗养院。”奥古斯妲回答，“但这些都是传闻。”

她走过去拿她那杯水，注意到桌面上满满的蚂蚁，她叫喊出声，本能地，用手背拨掉。乔纳坦跳起来，抓住她的手腕。严厉的目光和大伙融洽的气氛形成强烈对比；以为早就痊愈的嘴角抽动，老毛病再度复发。

“绝对……不要……再……这么做！”

▼

贝洛·姬·姬妮独自在房里，漫不经心地吞了一堆她能得到的蚁卵。追根究底，这竟是她最喜欢的食物。她知道这个自称801号的兵蚁绝不只是新城邦的大使那么单纯。56号，现在就叫她希丽·普·妮蚁后吧！既然她喜欢这个称号，派801号来一定是为了继续侦察。她其实不必瞎操心，带岩石味道的兵蚁一定可以毫不费力地解决此事。尤其是小跛子，她的确是消除生活压力艺术的个中好手……简直是艺术家！

然而，这已经是希丽·普·妮派来的第四批使节团，每一个的好奇心都太重了些。第一批幸而在找到鞘翅目蚜虫之前就及时消灭了。第二批和第三批则吸了蚜虫的迷幻毒药而亡。至于801号，据说觐见蚁后结束后，旋即往底下闯。

她们真是愈来愈等不及往黄泉路上奔了！但是毋庸讳言，每一次她们都能更深入城邦的底部。万一有人排除万难发现了秘密通道该怎么办？万一她们到处散播气息讯息……族群是无法理解的；而反压力部队能及时阻止传播的概率不高，她的子民会有什么反应？

一只带岩石气味的兵蚁紧急跑来报告。

“间谍已经闯过鞘翅目蚜虫那一关！她现在已经到达底层！”

是的，该来的终究来了……

△

乔纳坦松开外婆的手腕。眼见现下的尴尬窘境，丹尼尔试图转移注意力。

“一进门的实验室，是做什么用的？”

“那是罗塞塔之石（译者注：Pierrede　Rosette，上面有分别以古埃及象形文、古埃及俗体字以及希腊文三种文字刻的托勒密王朝颁布的政令。现由大英博物馆收藏。　）！我们的一切努力只为了一个雄心大志：与她们沟通！”

“她们……她们是谁？”

“蚂蚁。跟我来。”

他们离开客厅往实验室走去。乔纳坦显然非常自得于埃德蒙接班人的角色，他从磁砖实验台上拿起一支装满蚂蚁的试管，举到与眼齐高。

“请看，就是这些生物。独特的物种。她们不只是微不足道的昆虫而已，埃德蒙舅舅马上就领悟到这一点……蚂蚁文明是地球上的第二大文明。至于埃德蒙，从某个角度看，称得上是克里斯多佛·哥伦布，在我们的脚指头间发现了另一个新大陆。他第一个明白与其到外太空寻找外星人，不如先与……地底生物接上头。”

没有人说得出话来。奥古斯姐想起，几天前她到枫丹白露森林散步，突然感觉鞋底压碎了一些少量的什么东西，原来她踩到蚂蚁了。她弯下腰，全都死了，但是有个谜。蚂蚁全部排成一个箭头形状，不过箭头

的方向是反的……

乔纳坦放下试管，继续发表演说：

“埃德蒙从非洲回国看中这栋房子、它的地窖以及这座教堂，这是理想的地点，实验室就设在这里。第一阶段的研究侧重在分析蚂蚁交谈时施放的费洛蒙。这部机器是群体分光仪。诚如它的名称所示，它的主要功能在于显示群体的光谱，能解读任何物质并标示出组成原子。我读了舅舅的笔记。一开始他把实验用蚂蚁放在一个玻璃钟罩内，一端用管子连接群体分光仪。他把蚂蚁放在一块苹果前，这只蚂蚁碰上另一只蚂蚁必然会说：‘这附近有苹果。’总之，这是最初的假设。他呢？则收集蚂蚁释放出的费洛蒙，加以分析转换，以化学方程式表示。

“譬如‘北方有苹果’就译成‘甲基——４、甲基氮茂——２、羧化酶’，量都非常小，每句话大约只有2到3微微克。不过已经收获良多。如此一来，我们就知道‘苹果’和‘北方’怎么说。接着，他利用不同的物体继续实验，有时是食物，有时是状况。他撰写了一部货真价实的《法文-蚂蚁语言大字典》。学习了一百多种水果名称、三十几种花卉、十几个方位的说法后，他终于学到警戒、建议、描述等的费洛蒙；他甚至碰上一些具生殖力的蚂蚁，向他解释如何表达第7环节感应到的抽象情绪……然而，只能聆听已无法满足他。现在他想要跟她们说话，建立真正的双向沟通。”

“太神奇了！”

罗森菲教授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

“他起先按照音节的断音方式，转换成每个化学程式。譬如‘甲基——４、甲基氮茂——２、羧化酶’就以‘ＭＴ４ＭＴＰ２ＣＸ’的记号表示，然后转成‘Mitcamitipidicixou’，最后他在电脑记忆体里保存：‘Mitcamitipidicixou’=‘苹果’；而‘dicixou’=‘北方’。电脑可以双语互翻。当电脑察觉到‘dicixou’时，随即便翻译成文字‘北方’；当我们键入‘北方’两个字，电脑也立刻将这句话变换成‘dicixou’，发射器马上启动释放羧化酶……”

“发射器？”

“就是这台机器。”

他指向一排类似书柜的装置，里面摆了数千支细颈小瓶子，每支小瓶子的尾端都接着一根管子，通向一台电动抽气筒。

“小瓶子里的原子被抽气筒吸出后，同时射入这台机器内筛选，并量出字典里注明的精确分量。”

“不可思议。”罗森菲教授再次开口。

“太不可思议了。他真的做到了，和蚂蚁交谈？”

“嗯……到这个阶段，我想最好直接念大百科里的记载。”

（交谈片段）

与一只兵蚁阶级的联邦制褐蚁对话。

人类：你收得到我吗？

蚂蚁：嘶嘀嘀嘀。

人类：我在发射，你接收到了吗？

蚂蚁：嘶嘀嘀嘀，嘶嘀嘀嘀。救命啊！

（注意：修改许多调节精准度的装置。特别是发射过强会使实验主体窒息。必须将发射钮调节至1的位置，接收钮则必须开至10，如此才不会漏掉任何一个分子。）

人类：你收得到我吗？

蚂蚁：噗咕。

人类：我在发射，你听见了吗？

蚂蚁：咕噜噜。救命。我被囚禁了。

（第三次会话片段）

（注意：这次使用的字汇扩充到80个。发射仍太强。再次调整。发射钮必须调到靠近0的位置。）

蚂蚁：什么？

人类：你说什么？

蚂蚁：我听不懂。救命啊！

人类：说慢一点！

蚂蚁：你发射得太强！我的触角负担已经饱和。救命啊！我被囚禁了。

人类：那里还好吗？

蚂蚁：不好。难道你不会说话？

人类：嗯……

蚂蚁：你是谁？

人类：我是一种大型动物。我的名字叫埃德蒙。我是一个人。

蚂蚁：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救命啊！救救我！我被囚禁了！

（注意：这次交谈后不到5秒，实验主体就死了。难道发射仍旧太强？她们在害怕吗？）

乔纳坦就此打住。

“你们可以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光是收集词汇并不代表能够与她们交谈。此外，蚂蚁的语言应用和我们的截然不同，并不是单纯的语言发射和接收。还掺杂着其他11环节送出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确认身份、个人烦恼、心理状况……等于说，个人的全面性心灵状态，对于一次圆满的个体沟通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埃德蒙被迫放弃。我继续念他的笔记。”

我真是愚蠢啊！就算外星人真的存在，我们也无法了解他们。这是一定的，因为我们的参考依据不可能是相同的。我们可以向他们伸出手，然而这个动作对他们而言也许是个威胁。我们甚至连日本人都搞不懂

，无法理解他们切腹自杀的仪式，还有印度人的阶级社会。我们人类连彼此都不了解……我怎能异想天开地妄想了解蚂蚁！

▼

801号肚子只剩一小截。虽然她及时杀死鞘翅目蚜虫，可是在蘑菇田与带岩石味的兵蚁激战后，体力大大折损。没关系，其实也好，肚子没了，身形更轻盈。

她钻入花岗岩地道。蚂蚁的嘴怎么能在岩石中凿出这样的地道呢？再往下，她发现希丽·普·妮特别指明的地点——储满大量食物的房间。她才刚走没几步，又发现另一个出口。她钻进去，接着置身于一个城市之中，整个城市充满了岩石的味道！城邦底下的城市。

△

“难道他失败了？”

“的确，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反复思索检讨这次失败的经验。他觉得完全没有指望了，他的民族中心主义使他盲目。然而是烦恼让他恍然大悟，顽固不化的愤世嫉俗反而成了导火线。”

“发生了什么事？”

“教授，你曾经告诉我埃德蒙为一家‘香甜乳品企业’公司服务，因为与同事发生纠纷而离职。”

“没错！”

“他的一位上司偷偷到他的办公室乱翻。他叫马克·勒居，是罗蓝·勒居的哥哥。”

“那个昆虫学家？”

“就是他。”

“难以想象……他来找我，自称是埃德蒙的朋友，然后下来了。”

“他来过地窖？”

“喔！别担心，没走多远。他没能通过金字塔墙，所以就回去了。”

“他也跟尼古拉碰过面，企图染指大百科。好……马克·勒居注意到埃德蒙狂热地在设计机器草图。他打开埃德蒙办公室里头的柜子，看见一个卷宗，也就是《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他在里面发现为了和蚂蚁沟通的机器计划雏形。当他琢磨出机器的用途之后（旁边有足够多的注解可以帮助他了解），他对他的弟弟说起这件事。勒居教授马上显出极大的兴趣，并要求他哥哥把文件偷出来。埃德蒙察觉到有人偷翻他的东西后，为了防止小偷再光临，他在抽屉里放了四只姬蜂。所以马克·勒居第二次前来窃取时，旋即被习惯在毒针叮咬处下蛋的著名昆虫给蜇了。第二天，埃德蒙借由叮咬的伤痕想当众揭发他。不过你们知道，最后反而是他被赶走。”

“勒居兄弟后来怎么样？”

“马克·勒居罪有应得！姬蜂的幼蚁啃食他的躯体。据说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约有好几年。由于幼蚁在这么大的躯体中找不到出路，无法蜕变为成虫，他们只好四处乱挖乱闯。到后来实在是痛不可当，他跑去撞地铁列车自杀。这是我在报纸中无意得知的。”

“罗蓝·勒居呢？”

“他试过各种办法要夺取这些机器……”

“你刚刚说，这些刺激了埃德蒙发愤卷土重来。这些过去的事和他的研究有什么关联？”

“后来，罗蓝·勒居直接找到埃德蒙。他坦承知道埃德蒙有一部与蚂蚁交谈的机器。他宣称对此有高度的兴趣，而且愿意与埃德蒙合作。埃德蒙并不排斥这个意见，反正他一直无法突破瓶颈，他想有些外来的协助也许不错。《圣经》上说：‘无法继续单打独斗的时刻来临了。’埃德蒙准备引领勒居到他的洞穴去，但是他想先了解勒居。他们的讨论既深又广。当罗蓝开始连声称赞蚂蚁社会的秩序和纪律，并且强调与蚂蚁沟通，必能让人类加以仿效等长篇大论时，埃德蒙怒不可遏。他发了一顿脾气后，请勒居不要再踏进他家一步。”

“嘿，果然不出我所料……”丹尼尔叹息道。

“勒居所属的那一帮动物生态学集团，可以说是德国学派里最糟的

一帮人，他们想要模仿动物的习俗，然后以某种角度改造人类。譬如地盘的观念、蚁窝的纪律……真是异想天开。”

“突然，埃德蒙有了新的借口进行研究，他想和蚂蚁交谈，为的是政治目的；他认为蚂蚁生活在无政府组织的状态下，而他想直接向她们求证。”

“当然！”毕善喃喃说道。

“整项研究变成人类的挑战。舅舅又考虑很久，然后自忖最好的沟通方法就是制作一个机器蚂蚁。”

乔纳坦挥舞着画满图稿的纸张。

“这就是草图。埃德蒙称他为‘活石头博士’，以塑胶为材质。我不想赘述制作这只小小精品所需的、如钟表制作般的精密过程！不仅每个关节齐备并且用电动引擎带动，电池装设在腹部，触角也具备完整的11个环节，这些环节能够同时释放11种不同的费洛蒙！活石头博士和真正蚂蚁间唯一的差别在于——他身上接着11条管子，每条只有头发粗细，管子聚集成一根尼龙绳粗的脐带。”

“神奇！真是太神奇了！”杰森兴奋地说。

“但是，活石头博士在哪儿？”奥古斯妲问。

▼

带岩石味的兵蚁在后头猛追不舍。801号也脚不停歇，她突然发现一条宽阔的地道，于是赶忙跳过去。她来到一个巨大的房间，正中央有一只奇形怪状的蚂蚁，身材比一般的蚂蚁要大得多。801号小心翼翼地靠近。怪蚂蚁身上的味道仿佛只有五成是真的。眼睛无神，皮肤像覆盖着一层黑色染料……年轻气盛的希丽普岗人好奇心大起。怎么会有如此不像蚂蚁的蚂蚁？

可是兵蚁已经追上来了。小跛子，独自上前，单挑。她跳过去想咬住对方的触角。两人在地上滚成一团。

801号想起她母亲的忠告——

仔细观察对方出击的部位，通常那里正是他的弱点。

确实如此，当801号掳住小跛子的触角时，小跛子愤怒至极地扭曲身体。可怜的人，她的触角一定超级敏感。801号一把拔下对方的触角，然后头也不回地逃开。现在是一群50只的兵蚁追着要她的命。

△

“你们想知道活石头博士身在何处？顺着群体分光仪的线路。”

他们确实看到一些透明管子，沿着磁砖实验台接到墙壁垂直通上天花板，钻进一口挂在教堂中央的大型木箱内，木箱恰与管风琴成90°角垂直。木箱里面八成装满了泥土。新访客伸长脖子想看个仔细。

“但是，你们刚才说我们头上是一块凿不开的大岩石。”奥古斯姐注意到。

“是的，同时我也强调上面有一个废弃不用的通风口……”

“我们不再使用的原因是，通风孔堵住了！”加蓝警员接着说。

“这么说来，如果不是你们……”

“是她们！”

“蚂蚁？”

“完全正确！这块岩石板块的正上方有个面积辽阔的褐蚁蚁窝，你们知道，这些昆虫习惯在森林里用树枝盖圆顶……”

“据埃德蒙的估计，上面的蚂蚁超过1000万。”

“1000万？她们能够把我们通通杀死！”

“不，不必惊慌，没什么好怕的。首先，她们跟我们对话，而且认识我们。再者，并不是整个城邦的蚂蚁都知道我们的存在。”

正当乔纳坦说这些话时，一只蚂蚁从天花板吊挂的木箱掉下来，落在露西的额头上。露西想要接她下来，801号吓得隐没入红棕色的发丝

中，接着滑落到耳垂，跑向颈背钻进衬衫里面，绕过乳房和肚脐，在光滑的大腿皮肤上奔驰直达脚踝，最后从脚踝跳到地面。

“她怎么了？”

“没关系，大概是被通风口发出的新鲜气流吸引过来，从那里出去没问题的。”

“但是从那里出去她找不到城邦的，那里直通联邦的东部不是吗？”

▼

间谍逃走了！照这个情况，我们势必得发兵攻打那个自称是第65号的城邦……带岩石味的兵蚁报告完毕，触角低垂。她们告退后，贝洛·姬·姬妮反复思量这个秘密政策的严重挫败，然后无精打采地想起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记得很小的时候，蚁后就曾遭遇过一次惊恐的经历，让人联想到是否有某种巨大的物种存在。她刚刚结束蜕皮期；她创立自己的城邦，然后成功地召开一次聚会，几乎所有的蚁后——母亲和女儿——都应邀而来。

她还记得。努比·努比·姬第一个发言。她说她派出的好几队探险员都碰上粉红色的圆球雨，已经有上百人因此身亡。其他的姊妹立即热烈地附议。每一位都列出一长串的死亡名单，死因都是粉红色圆球和黑色盾甲。舒柏·嘉西·妮，年长的母亲，留意到根据大家的证词，粉红圆球好像都是5个5个成群移动。另一位姊妹卢比·格费丽·妮则在离地面约300颅的地底发现一颗静止不动的粉红圆球。粉红圆球原来是一种柔软的物质，并散发一股强烈的味道。所以我们用嘴往里头凿开，最后碰上白色的硬梗，仿佛这东西有一副甲壳在里面，而不是裹在外面。

会议尾声，每位蚁后一致同意这种现象超过一般人的理解力。她们决议将之视为最高机密，以免引起蚁窝大恐慌。贝洛·姬·姬妮这边很快就设立“秘密警察”，当时是一团50只兵蚁编制的工作小组。她们的任务是消灭见过粉红圆球或黑色盾甲等现象的目击证人，避免全城陷入恐慌的危机中。

只是，有一天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一只来自陌生城邦的工蚁被带

岩石味的兵蚁逮住。城邦之母饶她不死，因为她叙述的经历比蚁后所知的还要离奇。这只工蚁宣称被粉红圆球绑架！他们把她丢进一座透明监狱里，和其他数百只蚂蚁在一起。他们利用蚂蚁做实验。最常见的就是将她们放进钟罩内接收强力浓缩的气味。刚开始时非常痛苦，但味道浓度渐渐变淡，最后竟然转换成语言了！

总而言之，透过这些味道媒介以及这个钟罩，粉红圆球和她们说话，圆球自称是一种巨型动物，叫作人。他们（或是她们）宣布城邦底层的花岗岩里有一条挖好的通道，而且他们想和蚁后谈谈。请蚁后放心，他们绝不会伤害她的。

接着的事情进展快速。贝洛·姬·姬妮与他们的蚂蚁大使——活石头博士碰面。那真是奇怪的蚂蚁，身上透明的内脏一直延伸到体外，但可以与她交谈。他们相谈良久。起先，他们根本不懂对方在说些什么。但是双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似乎有很多话要互相倾吐。此后，人在通风口的出口处摆了一个装满泥土的箱子。城邦之母在这座新城中产下蚁卵，瞒着其他子民。

但是，贝洛岗二号只是带岩石味的兵蚁之城。它成为蚂蚁世界与人类世界的沟通桥梁。活石头博士常驻在那里（真是个滑稽的名字）。

（与贝洛·姬·姬妮蚁后的第18次会谈选录）

蚂蚁：轮子？我们居然没有想到利用轮子，真是太笨了。我想，每个人都应该看过粪金龟推土球，但我们当中居然没有任何人以此引申出轮子。

人类：你打算怎么利用这个资讯？

蚂蚁：现下，我不知道。

（与贝洛·姬·姬妮蚁后的第56次会话选录）

蚂蚁：你的声调悲伤。

人类：一定是味道输送管调节出错了。自从新加上情绪语言后，机器好像常出毛病。

蚂蚁：你的声调悲伤。

人类：……

蚂蚁：你不再发射？

人类：我想应该是单纯的巧合。但是我真的很悲伤。

蚂蚁：怎么了？

人类：我曾有一个女人。在我们的世界里，男人活得很久，所以我们双双成对地生活，一个男人配一个女人。我曾经有一个女人，但我失去她了，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然而我爱她，我忘不了她。

蚂蚁：什么是“爱”？

人类：或许，是我们有相同的气味？

城邦之母回忆起埃德蒙的人生终点。那是发生在与侏儒蚁的第一次交战时。埃德蒙想助她们一臂之力。他离开地底，但是因为他终日与费洛蒙为伍，以至于全身浸染着那些气息。他浑然未觉，来到森林……为了一只联邦褐蚁。当松树下的胡蜂（当时他们和褐蚁也处于敌对的状态）辨识出他身上的身份气味时，便成群蜂拥攻击他。胡蜂把他当成贝洛岗的成员而杀死他。他应该很快乐，死得其所。

后来，这个乔纳坦以及他那群人再度开启接触……

△

他再添一些蜂蜜水到三位新访客的杯子里。他们不停地发问：

“这样说来，上面那个活石头博士能够转达我们的话？”

“是的，同时让我们听懂她们说些什么。荧幕上会显示出她们的回答。埃德蒙完完全全地成功了！”

“但是他们彼此说些什么呢？你们又说些什么？”

“呃……埃德蒙成功之后，他的笔记变得有些混乱不清。他好像不想全部记录下来。这么说吧！一开始，他们彼此描述自己的模样，然后描述各自的世界。因此，我们才知道她们的城市叫作贝洛岗；是一个蚂蚁联邦的中心枢纽，居民高达数亿。”

“不可思议！”

“后来，两边都深切地认为，让自己的人民得知这个消息，目前稍嫌太早。所以他们协议互相保证，绝口不提他们接触之事。”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埃德蒙才强烈要求乔纳坦搞这些机关玩意。”一位消防队员插嘴。

“他尤其不希望一般民众知道得太早。他可以想象那些电视、电台、报纸，大肆报道之后造成的伤害，令人不寒而栗。蚂蚁将蔚为流行风潮！他已经可以预见四处张贴的广告宣传、钥匙链、T恤、摇滚明星秀……极尽所能地绕着这个天大的发现转。”

“而在贝洛·姬·姬妮那方面，蚁后认为她的子民将群起对抗这些危险的陌生人。”露西补充道。

“不，这两大文明还没准备好互相认识，更别梦想彼此了解。蚂蚁不是法西斯分子，不是无政府主义人士，也不是皇室拥护者，她们是蚂蚁，而一切与她们世界相关的事物，都与我们的世界大相径庭。这正是宝贵之处。”

毕善组长做了以上这番慷慨激昂的宣布——自从他离开地面及他的上司苏兰芝·都蒙后，确实改变了很多。

“德国学派和意大利学派都错了。因为两派都想把蚂蚁囊括入‘人类’能理解的范围内。所以分析注定流于粗略。好比蚂蚁企图以自己的生活为基准来了解我们的生活。就这个层次而言，可称是一种盲目崇拜蚂蚁主义。蚂蚁的任何特点都魅力难挡。我们不懂日本人、中国人或印度人，但是他们的文化、音乐、哲学，甚至在西方思想的扭曲下，依旧如此引人入胜。我们的地球，未来一定是各种文化并呈的局面，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乔纳坦说。

“以文化的角度来看，蚂蚁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呢？”奥古斯妲难以置信地说。

乔纳坦默不作声，对露西点个头；露西退下，数秒钟之后捧着一罐近似果酱的东西回来。

“请看，光是这个就已经是无价之宝了！蚜虫蜜露。来啊！尝尝看！”

奥古斯妲畏缩地伸出食指。

“嗯，非常甜……真的很好吃！和蜂蜜的滋味截然不同。”

“看！你们还没问我们在这个地底的双重死胡同里，如何获得每日所需。”

“耶，是啊，正是……”

“是蚂蚁养活我们，提供蜜露和面粉。她们在上面替我们储存了一些粮食，不仅如此，我们还抄袭了她们的农业技术，自己培育蘑菇。”

他掀起一个大木箱的盖子，里面有一层发酵的树叶温床，长满白色的蘑菇。

“加蓝是我们的蘑菇培植家。”

加蓝不好意思地笑一笑。

“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但是蘑菇、蜜露……你们还缺乏蛋白质来源？”

一位消防队员用手指指天花板。

“我嘛，我负责收集蚂蚁放在木箱右边小盒子里的昆虫。我们用滚水烫过后去除表壳，剩下的部分就像是小虾子，而且连外表和滋味都很类似。”

“你们知道，在这里只要自己愿意想办法，一样可以过得非常舒适。”一位宪警补充说。

“电力由一座迷你核反应炉供应，运转寿命达500年。埃德蒙刚到这里不久就盖了。新鲜空气由通风口送进来，食物有蚂蚁供应，洁净的水源不虞匮乏，何况，我们投身一项神奇有趣的志业，我觉得自己是某项重要事物的开路先锋。我们好像长期生活在外太空基地站上的太空人，有时候和外星人聊聊。”

他们哈哈大笑。一阵愉悦的电流刺激着每一个人的脊髓。乔纳坦提议回客厅坐坐。

“你们知道的，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找寻一种能让朋友以及自己共同生活的方式。我试过理想社区、占据空屋、法伦斯泰尔共同生活体（

译者注：Phalanstere，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提倡建立的社会基层组织。 ）……屡试屡败。最后虽不情愿说自己是笨蛋，也只得承认自己是个温和的乌托邦主义者。但是在这里……事情有了转变。我们被迫共同生活，取长补短，共同思考。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我们处不来，只有死路一条。逃走是不可能的，尽管我不知道是否因为舅舅的大发现，还是因为我们单纯地了解到蚂蚁就在我们头上这个事实，总之我们这个社区进行之顺利，简直有如神助。”

“真的很顺利，甚至我们并无心……”

“我们有时候会感到某种全体共用的精力源源不绝，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取用。很奇怪。”

“我曾听过，与蔷薇十字会（译者注：Rose Croix，17世纪德国神秘的秘密结社。 ）和一些共济会团体有关。”杰森说，“他们称之为‘共同念力’——‘群体’的精神资产。好比每个人把力量灌进一个盒子里变成一大锅，然后每个人都能取用……一般而言，终究会有一个害群之马，为一己之私公器私用，盗用其他人的精力。”

“我们没有这种问题。当一小群人住在地底时，个人不会有什么自私的企图……”

沉默。

“而且我们之间的交谈愈来愈少，我们不再需要靠言语来了解对方。”

“没错，这里事情的确在转变。我们还不太了解，也还无法控制。我们还没到达目的地，才走了一半的路程而已。”

再度沉默。

“好了，长话短说，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的小社区。”

▼

801号精疲力竭地奔回故乡。

她做到了！她成功了！

希丽·普·妮立即进行绝对沟通，以便了解事情的经过。有关花岗岩板底下隐藏的秘密，她所听见的证实了她的预想。她决定马上发兵攻打贝洛岗。整个夜里，兵蚁忙着整装待发。最新型的甲虫空中部队也宣告准备完毕。103683号建议一项作战计划——一部分军队率先直攻，另有12队人马悄悄绕过城邦突袭皇城所在的树墩。

宇宙进程——

宇宙进程是愈演愈复杂。从氢到氦，从氦到碳，愈来愈复杂。愈来愈精细一直是事物演化亘古不变的历程。就目前所知的星球而论，地球最复杂。它位处一个气温变化多端的地域里。上面有山和海覆盖。尽管地球上有数不尽的生命形式，却只有两种生物能够累积智慧超越其他物种——蚂蚁和人类。仿佛上帝在地球进行一项实验。孕育两种生物，各具背道而驰的逻辑，神把他们放在意识的跑道上，看谁跑得快。目的可能是为了创造全球的共同意识——各类物种的脑力融合。依我看，这正是意识在下个阶段面临的冒险。下个阶段必须达到的复杂化水准。

然而，两大主导力量采取各自平行发展的路线。

——为了变得更聪明，人类不断扩充大脑容量，大脑的体积已到了恐怖的程度，像一颗粉红花椰菜。

——为了获致同样的目标，蚂蚁偏向以精巧的沟通系统结合数千个小小脑袋。

以绝对的价值标准来判定，蚂蚁成堆的高丽菜碎片和人类花椰菜里面包含的物质以及智慧不相上下，双方的较劲目前是平手的局面。万一两大智慧形态不再平行发展、相互合作，将会有什么后果呢？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

荣和菲利普只爱看电视，其他最多玩玩弹珠而已。连最近斥资兴建完成的迷你高尔夫球场都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更不用说到森林散步……对他们而言，最惨的莫过于被学监强迫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

上个礼拜，他们兴致勃勃地解剖蟾蜍，但没过多久就意兴阑珊。然而，今天荣发现了非常值得注意的好玩意儿。他拖着他的同伴离开孤儿院那群人。他们正像呆瓜般地捡拾枯叶，准备做一些笑死人的图案。荣指着一座泥土塑的圆锥体——白蚁窝。

他们跑过去想用脚踹烂它。结果没有东西跑出来，白蚁窝是空的，菲利普蹲下用力闻。

“白蚁窝被养护工人喷了药。你瞧，还有杀虫剂的臭味，里面的东西全死光了。”

他们大叹扫兴准备归队，荣发现小河的另一边，灌木丛下有个金字塔形的东西若隐若现。

“这次，错不了！一座大得惊人的蚁窝，圆顶至少有1米高！长排的蚂蚁进出频繁，千百只工蚁、兵蚁和探险员。这里还没喷过DDT（编者注：滴滴涕，有机氯农药。）。”

荣兴奋得跳起来。

“喂，你看见那个了吗？”

“哇！你不会还想吃蚂蚁吧？最后吃的那些味道真恶心！”

“谁说要吃！你面前是一座城市，没有比这个更好玩的了，好比纽约或莫斯科。你还记得那个电视节目怎么说的？里面万头攒动。你瞧瞧，这些蠢东西像笨蛋一样勤奋地工作！”

“可是……尼古拉就是因为太迷蚂蚁才会失踪，你也看到他的下场了。我确定他家的地窖里一定爬满了蚂蚁，蚂蚁把尼古拉吃了。我跟你说，我不喜欢留在这玩意儿的旁边，一点都不喜欢！可恶的蚂蚁，昨天我还看见蚂蚁从迷你高尔夫球场的球洞里冒出来，它们也许想在里面盖蚁窝……天杀的愚蠢的烂蚂蚁！”

荣摇摇菲利普的肩膀。

“正好！你不喜欢蚂蚁，我也一样。我们杀死它们！为我们的朋友尼古拉报仇！”

这个提议引起了菲利普的兴趣。

“杀死它们？”

“是啊！为什么不呢？在城里放火！你想想看莫斯科发生大火，只因为我们高兴？”

“好啊，我们来放火。没错，为了尼古拉……”

“等等，我有更棒的主意——先往里面灌一些除草剂，这样就能制造出真正的烟火。”

“棒呆了！”

“听好，现在11点，准两个钟头后回来这里碰面。到时候学监也不会来啰里啰唆的，而且所有人都还在食堂里。我嘛，去找除草剂，你想办法带一盒火柴来，火柴比打火机好。”

“搞定！”

▼

陆军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大踏步向前。其他的联邦子城问她们要往何处去，希丽普岗人民回答，蜥蜴在西边一带出没，中央城邦向她们请求派兵支援。

她们的头上，鞘翅目甲虫嗡嗡作响，身上负载的炮兵重量根本不足以影响他们的飞行速度，炮兵在甲虫头上跃跃欲试。

13点，贝洛岗里每个人正忙得不可开交，她们趁着晴朗好天气，将蚁卵、蚁蛹和蚜虫都搬运到太阳能育婴室。

△

“我带了酒精来，一定可以烧得更旺。”菲利普说。

“帅呆了。”荣说道，“我买了一份杀虫剂，一剂20法郎，这些坑人的浑蛋！”

▼

城邦之母逗弄着肉食性植物。自从这些植物被送进来后，她自问为什么不曾真正去种一排防御墙，像她早先寄望的那样。

接着她想起轮子。该如何应用这个妙点子？也许可以用泥土做一些大圆珠，用脚推压死敌人。她应该发起这项计划。

△

“好了，我都放进去了，酒精和除草剂。”

荣说话的当儿，一只蚂蚁探险员爬上他的身体。用触角轻敲裤管的布。

“你似乎是个巨大的有机体，能给我你的身份确认气息吗？”

荣捉住蚂蚁用拇指和食指压死。噗！黄色和黑色的液体沿着指尖流下。

“一只完蛋了。好，现在，走开一点，会有火星！”

“这一定是道超级烤全蚁窝大餐！”菲利普大叫。

“约翰预言的世界末日到了！”另一个男孩奸声冷笑。

“里面有多少只？”

“一定有好几百万。听说，去年蚂蚁曾攻击本地的一座别墅。”

“我们也替他们报仇。”荣说。

“来吧，你躲到那棵树后面去。”

▼

城邦之母想到人类。下一次要多提一些问题。他们如何应用轮子？

△

荣划着一根火柴，往树枝和松针的圆顶抛去。然后他快步跑开，生怕被火苗烧着。

▼

好了，希丽普岗军队已经可以看到中央城邦了。雄伟壮硕！

△

火柴在空中划出一道下坠的圆弧线。

▼

城邦之母决定不再多等，直接去跟他们谈。同时也该对他们说，再增加蜜露的供应也没有问题，今年的预估产量相当不错。

△

火柴落在圆顶的树枝上。

▼

希丽普岗军队已经非常靠近。她们准备展开攻势。

△

荣连跑带跳地逃到大松树后面，菲利普已经躲在那里。

火柴没有接触到酒精或除草剂喷洒到的地带，所以熄灭了。男孩站起身。

“他妈的！”

“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在上面放一张纸，就会有一团够炫的大烟火。这样一定能碰到酒精。”

“你身上有纸吗？”

“哦，只有一张地铁票。”

“拿来。”

▼

圆顶上的卫兵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现象——好几个地区都酒气熏天，现在又多了一片黄色木片（译者注：巴黎地铁票为黄色。 ），而且就在圆顶正中央。她立刻召来一队工作小组清洗树枝去除酒精，同时移走那片黄色木片。

另一只卫兵飞也似的穿过5号门。

“警戒！警戒！”

一团褐蚁部队向我们发动攻击！

△

硬纸片燃起。小男孩再次躲到松树背后。

▼

第3只卫兵看见高大的火焰从黄色木片的一端蹿起。

希丽普岗军队飞驰呐喊冲锋，就像她们见过的蓄奴蚁一样。

第一次爆炸。圆顶变成火海。赤焰，火舌。虽然温度很高，荣和菲利普仍勉强睁着眼睛。壮阔的场景果然精彩非凡。干燥的树枝迅速燃烧。火焰一碰上除草剂，又是轰然爆裂。噼啪的声响和绿色、红色、紫色的火苗正从“迷失的蚂蚁城邦”往上冲。

希丽普岗军队骤然停住。太阳能育婴室最先遭火焰吞噬，里面的卵、牲畜全都身陷火窟，火舌急遽地扫过整个圆顶。巨变发生不到数秒，随即蔓延到皇室所在的树墩。守门蚁被炸得粉碎。兵蚁奋勇冲入，想要营救唯一的生育者。太迟了。蚁后吸入过多毒气已经窒息而亡。

警戒信号急促发放。第一级警戒——激动的费洛蒙出现；第二级警戒——费洛蒙在每条地道哀戚地呼天喊地；第三级警戒——疯子在地道里盲目狂奔，互相传播恐慌；第四级警戒——最珍贵的东西（蚁卵、生殖者、牲畜、食物……）全塞到最底下几层，而兵蚁逆向往上冲与敌人对抗。

圆顶里，大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炮兵用浓度少于10%的稀释蚁酸熄灭了一些区域的火苗。这批临时编制的消防队眼见她们的方法奏效，接着向皇城喷洒，也许只要弄湿一点树墩就能保住。然而，火势持续蔓延。被困的居民吸入毒烟窒息而亡。炙热的圆拱木砸落在惊慌失措的人群当中。甲壳熔化变形，好像放在热锅里的塑胶。在极端灼热的连番攻势下，没有东西能侥幸逃过一劫。

插曲——

我错了。

我们并不平等，也不是竞争对手。人类的出现只不过是它们独揽地球统治大权过程中短暂的插曲。它们的数目比我们多得数不清。它们拥有更多的城市，更多生态学上的优势。它们可以在人类无法生存的干燥地区、冰封地区、热带地区或潮湿地区安居乐业。我们目光所及之处，必有蚂蚁。它们比我们早1亿年就生活在这里。它们是少数几个能在原子弹爆炸后仍存活的有机体，若单以此事实判断，它们至少能比我们再

多传续1亿年。就历史而论，我们只是一场为期300万年的小意外。所以万一有一天外星人驾临地球，他们一定不会弄错的，外星人无疑会找它们沟通。它们才是地球的真正主人。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翌日清晨，圆顶完全消失。焦黑的树墩，光秃秃地插在城邦中央。500万居民死亡，即所有当时位于圆顶和比邻区域里的蚂蚁。躲到城邦底层的居民都安然无恙。

住在城邦下的人类浑然不知。巨大的花岗岩阻断了消息。这些都发生在小社区自行设定为夜晚的时间里。

贝洛·姬·姬妮之死是严重的危机——没有孕育者，族群自然饱受威胁。希丽普岗军队居然加入救火的行列。当兵蚁得知贝洛·姬·姬妮薨逝，立即快马回报。数小时后，希丽·普·妮乘坐一只甲虫翩然而至，亲自视察灾情。

她步入皇城，消防队仍在努力地扑灭余烬。作战的对象已经消失了。她询问众人这次悬疑离奇灾变的经过。由于孕育子民的蚁后已逝，理所当然地，她成了新一任的贝洛·姬·姬妮，迁入皇城内室。

△

乔纳坦第一个醒过来，听到列表机不停的列印声响，大吃一惊。

荧幕上出现三个字。

“为什么？”

这些字大概是深夜时分传送过来的。她们想交谈。乔纳坦键入每次交谈前的客套话。

人类：我是乔纳坦，向您致意。

蚂蚁：我是新任贝洛·姬·姬妮。为什么？

人类：新任贝洛·姬·姬妮？原来的那一位呢？

蚂蚁：你们杀了她。我是新任贝洛·姬·姬妮。为什么？

人类：出了什么事？

蚂蚁：为什么？

然后沟通中断。

▼

现在她全明白了。是人类做的。城邦之母认识他们。她自始至终都知道人类的存在，而她一直不肯泄露消息。她下令处决任何可能泄密的人。她甚至支持人类，对付自己的族群。

新任贝洛·姬·姬妮看着已死的母亲。守卫前来搬运尸体到垃圾场丢弃时，她惊跳。

“不，这具尸体不能丢。”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故去的贝洛·姬·姬妮，身体开始释放出死亡的气息。她建议用树脂将损坏的四肢重新黏接，并将体内柔软的肌肉刮去填上沙子。她要把这个躯壳留在自己房里。希丽·普·妮，也就是新任的贝洛·姬·姬妮召集一些兵蚁开会。她提议用更现代化的方式重建城邦。根据她的看法，圆顶和树墩都太脆弱。同时还要致力寻找地下河流，甚至凿开运河建立联络联邦所有城市的水道网络。对她而言，未来操纵在对水的掌控上。水不仅能够防御火灾，就算在清明太平时期也可以提供快捷之旅。

“人类呢？”

她发射含糊的回答：

“他们没有多少实用价值。”

兵蚁坚持说：

“万一他们再用火攻怎么办？”

“对手愈强，我们愈要超越。”

“那些住在岩石底下的人呢？”

贝洛·姬·姬妮不做声。她要求独处，接着她转而面对已逝贝洛·姬·姬妮的尸身。新任蚁后轻轻地垂下头，将触角靠在母亲的前额。静止不动，好久好久，仿佛正进行一次恒久的绝对沟通。


2
蚂蚁三部曲
蚂蚁时代
LE JOUR
DES
FOURMIS
袁晶 韩佳 王姝男——译
贝尔纳·韦尔贝尔［法］
Bernard Werber——著
后浪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蚂蚁时代

2

[法]贝尔纳·韦尔贝尔　著

版权信息

书名： 蚂蚁时代 2
作者： [法]贝尔纳·韦尔贝尔
译者： 袁晶，韩佳，王姝男
版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献给卡特琳娜

万物归一。——亚伯拉罕

一切皆是爱。——耶稣基督

一切皆归于经济。——卡尔·马克思

一切皆为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一切都是相对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那么，然后呢？……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本书中出现的蚂蚁社会（蚂蚁生态学）名词解释

蜜蜂：　会飞的邻居。蜜蜂用空中旋转舞蹈或地上舞蹈来交流信息。

金合欢：一种植物，其实是一个有生命的蚂蚁窝。

蚁酸：褐蚁的射击武器。最具腐蚀性的蚁酸浓度可达60%。

年龄：一只无生殖力褐蚁平均可活3年。

乌云之战：　此战发生于联邦历100000667年，是褐蚁军团和金色城市的居民发生的首次冲突。

贝洛岗：褐蚁联邦的中心城市。

贝洛·姬·姬妮：　希丽·普·妮女王的母亲，第一位与手指对话的女王。

化学图书馆：一项新发明，费洛蒙记忆的保存处。

希丽·普·妮：贝洛岗女王，联邦革新运动的发起者。

虎甲：　藏于地下的捕食性动物。危险。必须小心自己的脚爪踩在何处。

绝对交流（CA）：通过触角进行全部思想的交流。

蝼蛄：地下的高速交通工具。

神明：待解释的概念。

活石头博士：手指对它们的气味释放器的称呼。

手指：待解释的新现象。

羊肝中的双盘吸虫： 能造成蚂蚁梦游的寄生虫。

龙虱： 水栖鞘翅目昆虫，能在身体周围形成气泡，在水下潜泳。

火： 大部分昆虫已达成协议，禁止火的使用。

迪富尔腺体： 能分泌费洛蒙，在蚂蚁经过之处形成一条带有特殊气味的小道。

大角： 103号驯服的金龟子。

人： 手指的自称。

大颚： 切割用的武器。

雅克·梅里埃斯： 雄性手指，毛短。

摩克西·克山： 新建的白蚁穴，位于“通吃河”边。

哈特曼之结： 一处含大量正离子的地区，蚂蚁在该处感觉很舒服，但手指在该处会得偏头痛。

鸟： 空中的威胁。

约翰斯顿器官： 蚂蚁的一种器官，用于测定地球磁场。

蝴蝶： 可食用。

步： 贝洛岗的新长度单位，1步约为1厘米。

费洛蒙： 蚂蚁触角分泌出的挥发性荷尔蒙，用于传递信息和情感。

雨： 灾难。

蚜虫： 能挤蜜露的鞘翅目小昆虫。

臭虫： 可能是性行为最为奇特的动物。

叛乱： 新近兴起的运动，联邦历100000667年，叛乱的蚂蚁行动起来意欲营救手指。

太阳： 高能量的球体，蚂蚁的朋友。

金龟子： 军用飞船。

触角节： 一根触角有11个节，每节发出的讯息各不相同。

多节绦虫： 能造成蚂蚁体质虚弱，全身变白的寄生虫。

电视： 人类的交流方式。

白蚁： 麻烦的邻居，是出色的建筑师和航海家。

蝌蚪： 水里的威胁。

蕾蒂西娅·威尔斯： 雌性手指，毛长。

埃德蒙·威尔斯： 第一个懂得什么是蚂蚁的手指。

103号： 远征战士。

23号： 手指教派信徒，叛军战士。

24号： 叛军战士，金合欢自由团体的创始者。

目录

奥秘一 黎明的小精灵
奥秘二 地下神明
奥秘三 用刀与嘴
奥秘四 交锋
奥秘五 蚂蚁的主人
奥秘六 手指帝国

奥秘一　黎明的小精灵

1. 全景

黑色。

一年过去了。这是一个八月的夜晚。天空中没有月亮，只有星星在那儿闪烁。夜色渐渐褪去，微光闪闪。如轻纱一般的薄雾弥漫于整个枫丹白露树林中。很快，一轮紫红色的太阳就将它们驱散了。一切都闪烁着露珠那晶莹的光芒，就连蜘蛛网也仿佛变成了一块块缀满橙色珍珠的、形状不规则的手编工艺品。这又会是炎热的一天。

小生灵们开始骚动起来：在树下，在草丛中，在蕨类植物之间，到处都是。它们占据了所有的空间，数不胜数。晶莹透亮的露珠洗刷着这片土地，为即将在这里上演的最神奇的一幕幕……做着准备。

2. 潜入中心地带的三名探子

“全速前进。”

那通过气味下达的命令十分明确，这次行动十万火急，就连防范鸟儿的时间都没有。三个黑影匆匆地沿着秘密通道行进着。那是三只小蚂蚁。它们中的一个却脱离了同伴，在天花板上漫不经心地爬行着。它的同伴请求它下来。但这只小蚂蚁似乎更喜欢这种“头朝下”的姿势。它总是喜欢从相反的方向来看待现实世界。

它的同伴没有坚持，随它去了。毕竟，这对它们的行动并没有什么大碍。三人小分队转了一个弯，进入了一条更为狭长的小道。在每迈出一步之前，它们都要谨慎地试探一下，不放过任何一个隐蔽的角落。周围万籁俱寂，寂静得不免让人心生焦虑。

它们终于来到了蚁城的中心地带——一个受到严密监视的地方。它们的步子迈得更加小心翼翼了。长廊的墙壁越来越光滑。突然，它们在一堆枯树叶上滑倒了。一阵隐隐约约的不安侵入了它们红棕色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大厅终于出现在它们眼前。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树脂、芫荽和炭混合的气味，这是属于新屋子所特有的一股气味。一直以来，在所有蚂蚁的城市中，屋子只是用来储存食物或是抚育幼虫。然而，去年，就在冬眠前夕，有蚂蚁提出了一条建议，它声称：

不能任我们的思想付诸东流。

蚁群的智慧日新月异。

我们祖先的智慧理应造福后人。

根据它的建议，蚂蚁们就产生了将思想储存起来的设想。虽然对蚁

群来说这样的设想是前所未有的，但它还是得到了大部分公民的热烈拥护。于是也就有了这间屋子的诞生。每只蚂蚁都来到这里，将含有自己思想的记忆费洛蒙存进特制的容器中，然后由专门的蚂蚁将其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分类。

从此以后，蚁群所有的精神果实都集中到了这个大房间里。蚂蚁们都称它为“化学图书馆”。

三位“访客”怀着紧张而又崇敬的心情缓慢地前进着，新鲜的事物总是带有一丝神圣的色彩。它们的触角微微地颤动着，流露出内心的激动。

在它们的周围，六个椭圆形泛着荧光的东西排成一直列，在烟雾的笼罩下，形成了一圈淡淡的光环，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个个冒着热气的鸡蛋。与鸡蛋不同的是，那些东西透明的外壳下并不孕育任何有生命的物质。相反地，包裹在它们砂质粗糙外表中的是一个个已经编好目录的不同主题的记忆费洛蒙：有关妮王朝女王们的历史记载、普通生物学、动物学（数量非常大）、有机化学、地质地理学、地表以下沙层地质学、历史上著名大规模战争中运用到的战略，以及近一万年以来的土地政策。我们甚至能在那儿找到菜谱或是城市中最隐蔽的角落的地图。

触角颤动着。

“快，快，我们得抓紧了，否则……”

三名探子快速地用像刷子一般的多毛的腿整理了一下触角，这是为下一步的行动做准备。只见它们将触角敏感的末端伸进那些蛋形的容器，这样一来，它们就能“阅读”里面的内容了。

突然，一只小蚂蚁停了下来。它似乎听到了什么。难道已经有蚂蚁发现了它们的行踪？看来这一次它们是在劫难逃了。

它们等待着，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会是谁呢？

3. 索尔塔家

“快去开门，一定是诺加尔小姐来了。”

塞巴斯蒂安·索尔塔直起他高大的身躯，开了门。

“日安。”他对进来的小姐说。

“日安。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索尔塔三兄弟拿出了一只塑料的大盒子，从里面取出了一只玻璃球，顶端开着，里面装满了棕色的小颗粒。

容器吸引了屋内所有人的注意力。卡萝莉娜·诺加尔禁不住将手伸了进去。一束深棕色的小颗粒从她的指缝间流了下去。她低头闻了闻这些小颗粒，就好像在闻一杯香气袭人的咖啡。

“这东西花了你们不少力气吧？”

“那是当然。”三兄弟异口同声地回答。

“总算是物有所值。”兄弟中不知是谁加了一句。

塞巴斯蒂安、皮埃尔和安托万都是大个子，看上去都应该有两米高。他们跪了下来，也将长长的手指伸进了容器。

三支插在高高的烛台上的蜡烛用晕黄的烛光照亮着这奇怪的一幕。

随后，卡萝莉娜·诺加尔小心翼翼地用许多厚厚的弹力尼龙将玻璃球包好，放进一只手提箱中。做完了这一切，她对三个“巨人”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

皮埃尔·索尔塔在她身后关上了门，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可算是干完了！”

4. 追踪

真是虚惊一场。原来只是一片枯树叶落在地上的声音。三只蚂蚁重又专注于它们的“阅读”上。

它们挨个儿闻遍了所有装着记忆费洛蒙的容器，终于发现了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还算好，这并没有花去它们多少时间，接下来的就是“阅读”了。它们紧紧抓住这件宝物，互相传阅着。这是一个装满了记忆费洛蒙的椭圆形容器，开口用一滴松脂密封着。它们打开了盖子，一股气味直扑向它们那分成11个小节的触角。

禁止阅读

太棒了，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容器中信息的重要程度。它们放下容器，急切地将触角伸了进去。马上，一段段散发着芬芳的文字浮现在它们的脑海中。

禁止阅读

记忆费洛蒙 第81号

主题：自传

我的名字是希丽·普·妮，贝洛·姬·姬妮的女儿，褐蚁王朝的第333任女王，也是贝洛岗城中唯一的产卵蚂蚁。

我并不是生来就叫这个名字的。在成为女王之前，我是春天出生的第56号公主，这标志着我的级别，也表明了我出生的序号。

当我年轻的时候，在我的眼中，贝洛岗城就是宇宙的边界，而我们

蚂蚁是这个星球上唯一拥有文明的生物。至于那些白蚁、蜜蜂、胡蜂只不过是一群还处于蒙昧状态的野蛮的部落，它们是永远不可能了解我们的文明的。

而其他种类的蚂蚁都已经蜕化堕落了。还有那些侏儒蚁，它们太小了，不值得我们放在心上。

我就这样一直生活在皇宫内由年轻公主们组成的小圈子里，唯一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像母亲一样，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城邦……

直到有一天，一个受了伤的年轻王子——327号来到了我的住处。从它的口中，我知道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我们城邦的一支远征的狩猎队遭到了一支神秘的、强大的军队的袭击，全军覆没。

起初，我们猜测这支神秘的军队是我们的宿敌侏儒蚁派来的。因为就在去年，我们曾发动过一场大规模的攻打它们的战争——丽春花战役。那场战争令我们损失了几百万的战士，最终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这次也许是侏儒蚁采取的报复行动。但仔细一想，作为我们的手下败将，它们是不可能偷袭成功的。再说，侏儒蚁也没有如此大规模的秘密军队。这种推测显然站不住脚。

我们又想到了白蚁，它们也是我们的世仇。但很快我们也推翻了这种假设。因为位于东方的白蚁王国已变成了一座鬼城，一股不知来自何方的氯气杀死了所有的城民。

那敌人会不会来自我们城邦的内部？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存在于城中的一支秘密的地下武装。它们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组织，从来不轻易泄露它们的行踪。那些刽子手浑身散发着岩石一般冷酷的气息。它们视自己为这个社会的改良者，职责就好像机体内部的白细胞。我们能感到它们的存在，但谁都不了解它们的真实面目。

这些推测都因为缺少事实的支持而不了了之，真相是一直等到我们了解了无生殖力战士103683号的奇特经历之后才水落石出的。

在世界的最东边，有……

就在这时候，一只小蚂蚁停了下来。它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三位“访客”立即躲了起来，戒备着。但，一切正常，周围还是一片寂静。一只触角小心翼翼地从它们的藏身之处探了出来。很快，另外的五只触角也跟着伸了出来。六只触角以每秒18000振的频率振动着，就像是六个

雷达，所有带气味的东西都逃不过它们灵敏的嗅觉。

又是虚惊一场，周围什么都没有。它们继续阅读。

在遥远的东方，生活着一群巨大的动物，它们的体形足足是我们的1000倍。

在蚂蚁的神话中，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那里的生活，一切都像诗歌一样美好。

而在保育员的口中，那些巨兽十分可怕。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要是我们不听话，保育员就讲述那些巨兽的故事来吓唬我们。

当时，我并不相信那些有关巨兽的传说。它们守卫着星球的边界，五个一群地生活着。我以为，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年轻而又幼稚的王子的无稽之谈。

现在，我相信了，那些巨大的怪物 是真实地存在着的。

歼灭我们的远征狩猎队的，就是它们 ；

用毒气消灭白蚁王国的，是它们 ；

去年的那场烧毁贝洛岗城，杀死我母亲的大火也是拜它们 所赐。

它们 就是：手指 ！

一直以来，我都无视它们的存在。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这样了。

在森林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发现了它们的行踪。

每天，侦察兵的报告都表明它们离我们的世界越来越近了，它们是如此危险。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决定要发动一场讨伐那些巨兽　的东征，我已经说服了我的臣民。这将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消灭这个星球上所有的手指 ！

这些叙述是如此令人困惑，三名探子必须花上几秒钟的时间来领会它的含义。无论如何，它们已完成了任务，找到了要找的东西。

一次讨伐手指的东征！

这条消息太重要了，必须通知其他的蚂蚁。要是能再多了解一点就好了。不约而同地，它们又把触角伸进了容器中。

为了接近那些怪物，我预计这次远征需要83个冲锋步兵团、14个轻炮团、45个野战团、29个……

又有动静。这一次可比前几次更可疑了。那是有东西踏在干燥的土地上发出的噼啪声。三位“访客”抬起它们那仍沾有绝密信息素的触角。刹那间，它们恍然大悟，一切都是如此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早已布置好的陷阱，就等着它们上钩。不然，它们是不可能如此顺利进入这间秘密的化学图书馆的。

它们的细腿战栗着，随时准备一跃而起。但太迟了，守卫们已经涌进了大厅。探子们刚够时间抓起那只装有珍贵记忆费洛蒙的容器，然后就顺着一条小通道逃跑了。

贝洛岗城的守卫们用特殊的嗅觉语言发出了警报。这是一种化学公式为“C_8 —H_{18} —O”的费洛蒙，它的反应速度非常快。我们已经可以听见几百个士兵摩拳擦掌的声音了。

探子们紧贴着地面，一路飞奔。它们是有史以来唯一能够进入化学图书馆，并成功窃取了希丽·普·妮女王最珍贵的记忆费洛蒙的叛军士兵。如果它们死在这里，一切的努力就功亏一篑了。

守卫们搜遍了城中所有的主干道。就像是在进行一场滑雪越野赛，参赛的选手往往容易忽视那些成垂直分布的不引人注意的小弯道。

为了不暴露它们的行踪，逃亡者有时候是沿着通道的天花板爬行的。在蚁穴中，“上”与“下”只不过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借助于爪子的力量，它们能在任何地方行走，甚至跑步都可以。

蚂蚁们就像长有六条细腿的流星，以一种令人眩晕的速度疾行着。通道里昏暗的背景更加深了它们的体色。

时而上，时而下，时而转弯。逃亡者和追踪者来到了一处悬崖绝壁。所有的蚂蚁都越了过去，只有一只不幸一个踉跄跌下崖去。

突然，在领头的探子面前，跳出了一个穿戴着发着青光的盔甲的守

卫。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它都来不及反应。只见一只涨满了蚁酸的腹尖突现在盔甲下面。一股灼热的液体喷射出来。就在一瞬间，领头的探子已化成了一摊血水。紧跟其后的叛军探子见状，立即惊慌失措地扭转身，逃入了旁边的一条通道。

“分头走。”它大叫道，六条细腿在地上划出了一道道深深的印痕。它已经精疲力竭了。就在这时候，又一名守卫出现在它的左侧。但剩下的两名叛军探子跑得太快了，蚂蚁兵显得有点无计可施。它既无法充分利用它那锋利的大颚，又无法进行瞄准发射酸液弹。于是，它只能采取最最原始的方法，将它的猎物逼向墙壁，然后使出浑身的力气将它碾碎。

两只蚂蚁纠缠在一起，它们的甲壳互相碰撞、挤压，发出沉闷、浑浊的声响。它们以每小时100米的速度在蚁穴狭窄的坑道中移动着。一边移动，一边还不忘攻击对方，用腿绊、用大颚刺对方。

它们就这样高速移动着，忘记了过道的狭窄。突然，它们掉入了一个漏斗状的坑道里。两个“流星”就这样互相撞成了碎片，粉碎了的甲片散落了一地。

第三名叛军的探子一路飞奔，爪子紧紧扒住天花板，头朝下。一个炮手瞄准它，开了一炮，打中了它的右后腿。由于遭受了重创，它松开了一直紧紧握在手中的那个珍贵的容器。

一名守卫立即上前，拿回了这件无价之宝。

正在这时，另一名守卫又发射了数十枚酸液弹，击中了探子的触角。触角马上就熔化了。飞弹同时还击中了坑道的顶部，土片落了下来，把通道都堵住了。

仅存的叛军探子还有一丝气息，但它知道，它已不可能逃出去了。它已失去了一根触角和一条腿，奄奄一息；所有的出口也已经被封锁了。

守卫们穷追不舍。酸液弹在它耳边呼啸。它又损失了一条前腿。然而，它还是用它仅剩的四条腿跑着。终于，它来到通道的一个凹处，缩成一团。

又一名守卫瞄准了它。这一次，它要反抗了。它的腹部还留有一点酸液。它翻转腹部，快速地调整好方位，朝那个守卫开了一枪。正中靶

心！它又损失了一条中间的腿，但对方比它伤得更重。只剩下三条腿了！最后的一名蚂蚁探子急促地呼吸着，它明白自己肩负着重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逃出去，将讨伐手指的远征军的消息通知给其余的叛军。

“它来过这里！”一名守卫大声地嚷嚷着。守卫们已经发现了它们同伴那烧焦的尸体。

怎样才能从这儿逃出去呢？探子一面盘算着，一面使劲蜷缩在坑道顶部的凹洞里。这里是作为临时藏身处的最佳选择。守卫们是不会想到要抬头看的。它们一直在第二条通道里搜寻着。

就在这时候，一名守卫发现从天花板上落下了一滴黏稠的液体。是血！

该死的！它被发现了！

探子跌落在土堆上，用仅剩的三条细腿和一根触角与强大的敌人搏斗着。一名守卫给了它一脚，然后不停地打它；另一名守卫用像大刀一般锋利的大颚猛刺它的胸部。它已经遍体鳞伤了，但还是挣脱了出来，顽强地用仅剩的最后一点点力气逃窜着。但，它已经无路可逃了。一只长长的大颚穿墙而出，将它的头一刀砍了下来。被切下的头颅在地上弹了几下，然后沿着斜坡向前滚去。

剩下的躯干又跌跌撞撞地前行了几步，终于慢了下来，坍倒在地上。守卫们收拾起尸体的残片，将它们扔到了垃圾场。一个摞着一个。这就是过分强烈的好奇心给它们带来的下场。

三具尸体就这样被遗弃在一旁，就好像那些在开幕前就已经断了手脚的木偶，再也不会有人注意它们了。

5. 好戏上演

《周日回声》报道：

费桑德里街发生三桩神秘凶杀案

星期四，在枫丹白露费桑德里街的一幢公寓楼里发现了三具尸体。后被证明是合租一间公寓的索尔塔三兄弟：塞巴斯蒂安、皮埃尔和安托万。死因不明。

该街区一直以来治安情况良好。在该起案件中，没有钱财或珍贵物品被盗，也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在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作案的凶器。

这桩棘手的案件现已交由枫丹白露警察局刑事侦缉组的著名警长雅克·梅里埃斯办理。毫无疑问，这桩案件将成为今夏刑事侦破爱好者关注的焦点。看来，凶手应该提高“警惕”了。

蕾蒂西娅·威尔斯

6. 百科全书

又是你？

这么说来，你已经发现这套百科全书的第二卷了。

这套百科全书的第一卷放在地下殿堂唱诗池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地方。而找到第二卷是不是花费了你更多的力气？

但你还是成功了，这真是太好了！

你究竟是谁？我的侄子乔纳森？我的女儿？不，你谁都不是。

你好，我的不知名的读者！

我多么希望能够认识你。那么，在开始阅读这本书之前，能否请你告诉我你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还有国籍？什么是你生活的中心？

你的长处和你的弱点又是什么？

如果你不愿意说也无所谓，因为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我能感觉到你的手正在抚摸着我的书页，这是多么让人愉快的一件事啊！看着你的指尖，透过你那弯弯曲曲、纷繁芜杂的指纹，我甚至能猜想出你的性格。

所有关于你的信息都在你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哪怕是在你最细小的部位。我甚至都能分辨出你祖先的基因。

要知道，你今天的存在取决于许多先决条件：必须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在尚未成熟之前就不幸夭折，他们互相吸引、结合，然后才有了你的诞生。

此时此刻，我仿佛觉得你就在我身边。

不，不要笑。请保持最最自然的表情。让我来更深层地了解你吧。你比你自认为的要出色得多。

你并不仅仅是一个记载着社会历史的姓和名。

你是由71%的水、18%的碳、4%的氮、2%的钙、2%的磷、1%的钾、0.5%的硫、0.5%的钠、0.4%的氯组成的。还有满满的一勺微量元素：镁、锌、锰、铜、碘、镍、溴、氟、硅，再加上一小撮钴、铝、钼、钒、铅、锡、钛和硼。

这就是你存在的配方。

所有的这些成分都能在恒星燃烧所产生的物质中找到，你的身体是它们唯一的来源。你的体液就如同大海中最纯净的那一汪碧水，你体内的磷让人联想到了火柴，而你体内的氯和那些用来给游泳池消毒的气体是一样的。

但你不仅仅是这些。

你是一座奇妙的化学殿堂，是依据配量、平衡以及机理以一种难以想象的复杂构筑成的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杰作。就如同构成你的每一个分子，本身就是由原子、粒子、夸克通过电磁力、万有引力和电子力——以一种超出你想象的精密度结合而成的。

你已经成功发现了这套百科全书的第二卷，这证明你相当聪明，而且对我的世界已经有了相当了解。那你又是如何看待这套百科全书的第一卷中所介绍的内容的呢？一场革命？一次发展？或者，什么都不是。

好了，现在，给你自己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好好地开始读这本书。挺直你的背，调匀你的呼吸，放松你的嘴唇。

听我说！

存在于周围时空中的一切东西对你来说都是有用的。你本身也不是一无是处。你那短暂的生命有其自身的意义。要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有其自身发展的方向。

你正在阅读我写的文章。而我这个现在和你说话的人，对人类怀有一种特殊的珍惜的感情。我的意思是，我喜欢给那些大有希望的芽苗施肥。但我的同龄人不理解我这样做的原因。

对我来说，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留下一抹淡淡的痕迹——那就是这本书。

虽然对我来说，为时已晚，但对你来说，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你坐好了吗？放松你的肌肉，排除一切杂念，心中只想着那浩瀚的宇宙。在那里面，你只不过是一粒小小的尘埃。

想象一下，时间的车轮突然加速旋转。哇的一声，你呱呱坠地，从你母亲的肚子里挣脱出来，就像一颗普普通通的樱桃核；嗒吧，嗒吧，你贪婪地吞食着各种各样的事物，同时也产生了数吨的垃圾；然后，你就死了。

而你用短暂的一生又干了些什么呢？

想必并不是很多。

那就趁还来得及赶快行动起来吧！去做一些事，尽管有可能微不足道，但总有其自身的价值。在死之前，用你的有生之年去做一些事来向世人证明你的诞生并不是无谓的。去追寻你为之而降临人世的东西吧！去完成你那“微不足道”的使命。要知道，你的诞生并不是偶然的。

希望我所说的这一切能引起你的注意。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7. 蜕变

它不喜欢由别人来告诉它应该做些什么。

这是一只硕大的毛毛虫，皮肤是绿色的，中间夹杂着黑白的条纹。它一扭一扭地向着白蜡树树枝的顶端爬去。它不打算理会蜻蜓的忠告，蚂蚁是不会袭击它的。

它缓缓地爬着，身体就像海浪一样上下起伏：先是六条前腿，然后身体拱成一个环形，再移动六条后腿。

终于到了。它吐出了一点黏黏的唾液，将身子的后半部固定在树枝上，然后头朝下倒挂在枝头。

它已经精疲力竭了。但痛苦很快就会过去的，它就要结束幼虫的生涯了。现在摆在它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走向成熟，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要么就走向死亡。

嘘！

它将自己包裹在温暖的，由晶莹、柔软而又坚固的亮丝结成的茧里。

渐渐地，它的身体呈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形状，就好像是一只小锅子。

它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好久好久，甚至已经太久了。

茧渐渐地变硬变白。微风轻轻地吹拂着这颗奇妙的、透明的果实。

几天过去了，茧膨胀起来，就像是有人向里面吹了一口气。毛毛虫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有规律。茧摇晃着。炼丹术那奇妙的魔法就要开始上演了。在茧的里面，混合着各种各样奇妙的物质：纷繁的色彩、各种稀有的成分、清淡而又带着几分诡魅的香气，还有汁液、激素、天然漆、油脂、酸液等等。

为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协调一致，都是按精

确的剂量调配而成。慢慢地，茧的顶端裂开了。从银白色的包裹里，小心翼翼地探出了一根柔嫩的触角，渐渐地伸展开来。

一个小生灵从既是它的坟墓又是摇篮的茧中挣脱出来。但在它的身上，已经看不到一丝毛毛虫的影子了。

一只蚂蚁一直在附近转悠，从头到尾观看了这神奇的一幕。它被蜕变的绚丽与凝重给迷惑住了。很快，它就恢复了理智，眼前的这只新生的蝴蝶只不过是它捕猎的对象而已。它冲向树枝，想在那迷人的小东西飞走之前逮住它。

蝴蝶那湿乎乎的身体终于整个地从茧中挣脱了出来。翅膀展了开来。多么奇妙的色彩啊！那薄薄的翅膀，是那么纤弱，又是那么敏感，散发着绚丽的光芒。叶片投下的阴影更加突出了那无以名状的色彩：荧黄、墨黑、亮橘、胭脂红、朱红，还有闪着珠光的灰黑。

蚂蚁猎手摇晃着它那肥硕的腹部，以找到一个最佳的射击角度。通过视觉和嗅觉的瞄准，它终于锁定了那只蝴蝶。蝴蝶也觉察到了蚂蚁的存在。它也被朝它瞄准的那个尖肚子给迷住了。但它知道，那会给它带来死亡。而它还没有做好死的准备，不是现在。它甚至还没有开始品尝新生活的乐趣。如果现在死了，那多遗憾啊！

四只圆球般的眼睛就那样定定地互望着。

蚂蚁出神地望着蝴蝶。对方是如此迷人，但幼蚁们还等着吃鲜肉呢。并不是所有的蚂蚁都是以植物为生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它觉察到它的猎物似乎有逃跑的倾向，于是就举起了“枪”，抢先一步采取了行动。但蝴蝶就是利用这一间隙展翅飞走了。酸液弹射空了，只是在蝴蝶的翅膀上留下了一个浑圆的小洞。

蝴蝶降低了飞行的高度。风穿过它翅膀上的破洞，呼呼作响。这只蚂蚁是蚁群中的神射手，从来都是弹无虚发。这一次它是动了恻隐之心，才失了水准。但另一个不领情，还是不停地扇动着翅膀。新生的翅膀还是湿湿的，这使得每一次的振动都显得有些吃力。蝴蝶重又飞高了，低头看着它的茧，却没有表现出一丝留恋的意味。

蚂蚁猎手还是一动不动地留在原地。它又开了一枪。但这一次，致命的子弹恰好被微风吹下的一片树叶给挡住了。蝴蝶又逃过了一劫，拍动着翅膀，越飞越远。

在贝洛岗城的103683号士兵的任务失败了。它的目标从此飞出了它的射程。但它并不是很沮丧，相反地，它出神地、充满憧憬地望着那渐渐飞远的蝴蝶。它要飞去哪里呢？就这样一直飞啊飞，像是要飞到世界的尽头。

蝴蝶消失在东方。它一直飞了几个小时，直到天空渐渐发白。远处闪烁着一点亮光。它急急忙忙地朝那儿飞去。

心醉神迷地，它心中只有一个目标：飞向那神话中的光明之地。不知不觉中，它已经来到了离光源只有几厘米的地方。为了尽早品尝到那沉浸在光明中的狂喜的滋味，它又加快了速度。

已经离火很近了。它翅膀的末端都快要被火烧着了，但它不在乎。它只想一头扎进去，去感受那灼热的力量，与太阳融为一体。它也会像火一般明亮闪耀的。

8. 梅里埃斯解开索尔塔死亡之谜

“不让吗？”

他从口袋中掏出一片口香糖，放进嘴里。

“不，不，不，千万别让记者进来。我需要的是安静。记者的事过会儿再说。对了，快帮我熄了那些蜡烛。他们为什么要点蜡烛？难道曾经停过电？但，现在电又来了。真是奇怪。喂，小心，千万别搞成火灾！”

一个警察吹灭了蜡烛。一只翅膀已经烧着的蝴蝶得以免于火葬。

警长站在窗边查看着费桑德里街的地形。口香糖在嘴里发出吧嗒吧嗒的响声。

时光已经到了21世纪初，世上的万事万物已经不像前一个世纪那样发展迅猛了。然而，在犯罪学领域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如今的尸体都是用甲醛和玻璃蜡覆盖处理的，这样一来被害者死时的状态就能够被忠实地保存下来。警察们也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可以充分研究罪案现场。这个方法比老式的用粉笔勾勒出尸体的轮廓实用得多。

这次的案情有些棘手，但探员们早已习惯了此类情况。受害者双眼圆睁，皮肤和衣物都用透明的蜡覆盖封住，一切仿佛从他们死后的第二秒钟起就凝固不动了。

“谁是第一个到现场的？”

“探员卡乌扎克。”

“埃米尔·卡乌扎克？他在哪里？楼下？……太好了，马上把他叫来。”

这时一个年轻的警员走了进来，支支吾吾地报告道：

“警长，……一位《周日回声》报的记者想要……”

“想要干什么？我已经说过了，现在不需要记者！快去帮我把埃米

尔找来。”

梅里埃斯在房中大步地走来走去。忽然，他停了下来，弯腰看着塞巴斯蒂安·索尔塔的尸体。死者的脸已经变形了，双眼眼球突出，眉毛抬起，鼻翼张开，嘴巴张得很大，舌头已经变硬了。警长又检查了死者的假牙和齿缝间剩下的食物残渣。看来，死者“最后的晚餐”吃的是花生和葡萄干。

梅里埃斯又转向另外两兄弟的尸体。皮埃尔双眼圆睁，嘴巴也是大开着。玻璃蜡甚至连他皮肤上的鸡皮疙瘩都保留下来了。至于安托万，他的脸已经完全扭曲了，布满了惊恐的表情。

警长从口袋中掏出了一个放大镜，仔细察看塞巴斯蒂安·索尔塔的皮肤。死者的汗毛都是直挺挺的，就像一根根小木桩，上面也布满了鸡皮疙瘩。

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梅里埃斯面前，探员埃米尔·卡乌扎克终于来了。这可是一位老警察了，已经在枫丹白露警局忠心耿耿地服务了40年。他的头发已经开始变白，嘴唇上留着两撇尖尖的小胡子，腹部也像大部分中年人那样微微突起。卡乌扎克是一个生性恬静的人，在属于自己的阶层里安分守己地生活着。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平平安安地干到退休，千万不要有什么波折。

“埃米尔，是你第一个到现场的？”

“是的。”

“当时，你注意到什么没有？”

“没什么特别的，和你现在看到的一样。我立刻就让他们用玻璃蜡把尸体处理了。”

“干得好。谈谈你对这件案子的看法吧。”

“这件案子挺棘手的。现场找不到指纹，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也没有作案的工具。死者身上也没有伤痕。总之，一点线索也没有。”

“的确是这样。”

雅克·梅里埃斯警长还很年轻，刚刚32岁，但他在警界已经威名远播了。他瞧不起那些因循守旧的侦破手法，总是能用一些独特的方法解决在别人看来毫无头绪的复杂案件。

他起初选择的专业是科学研究，但在完成学业之后，他毅然放弃了前途一片光明的研究学者的生涯，转向他最喜爱的学科——犯罪学。最初是一些有关犯罪学的书籍引导他踏上了这条通向调查、审问、侦缉的漫漫征程。他贪婪地看了所有关于侦缉的小说和电影。此外，还纵览了3000年以来所有著名的刑事案件，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从狄仁杰到夏洛克·福尔摩斯，再到梅格雷、赫尔克里·波洛还有瑞克·戴克。他心中一直追寻的“圣杯”是那种无懈可击的犯罪案例。但这类案件只出现在小说中，现实生活中他一次也没有碰到过。为了更好地完善自己在犯罪学方面的知识，梅里埃斯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巴黎犯罪学研究院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做了尸体解剖（也是他第一次晕倒），学会了如何用发卡开锁，如何制造一个简易的炸弹以及如何拆弹。此外，他还研究了人类的几千种死亡方法。

然而，课堂上的一些东西还是让他深感失望。首先就是研究素材的落后。人们只介绍一些已经侦破的案例，将那些被逮住的笨蛋罪犯的罪行分析得头头是道。而对于那些至今仍逍遥法外的聪明的罪犯知之甚少，连个影子都摸不着。他不禁怀疑，那些在逃的罪犯中是否已经有人掌握了高超的犯罪技巧，可以不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要知道答案的唯一方法就是投身于警察的工作，亲自去追捕罪犯。梅里埃斯就是那样做的。他成功地揭穿了自己的排雷老师的伪装，指正他其实是一个恐怖小组的头目。这桩事件使他一鸣惊人。从此，他在警界一路爬升，直到今天的位置。

警长开始检查客厅。他扫视着每一个角落，最后，他把目光停留在了天花板上。

“告诉我，埃米尔，你进来时这里有苍蝇吗？”

探员回答说他没注意。他进来时，门窗都是关着的。接着，警察就把窗子打开了。如果有苍蝇也早就飞走了。

“这很重要吗？”他问道。

“是的。不过，也不是十分重要，我只是随便问问。你有受害者的背景材料吗？”

卡乌扎克从斜挎在肩上的背包中取出一个纸板的文件夹递给警长，后者翻了翻，问探员：

“你怎样认为？”

“有些情况非常的有趣……索尔塔三兄弟都是化学家。塞巴斯蒂安尤其引人注目。他过着双重的生活。”

“双重生活？怎么讲？”

“这个索尔塔是一个十足的赌鬼，最擅长的是玩扑克。他有一个绰号叫‘扑克巨人’，这不仅是因为他长得高，更因为他每次下的赌注都大得惊人。最近，他好像走了霉运，总是输，欠下了一屁股债。为了尽快从债务中脱身，他只能越赌越大，债也就越欠越多。”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不久前在赌场中打听到的。他看上去十分焦躁不安。就好像有人在背后威胁他，如果不尽快还债，就要杀了他。”

梅里埃斯陷入了沉思，口中的口香糖也不嚼了。

“所以，塞巴斯蒂安的死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原因的。”

卡乌扎克点了点头。

“你说他会不会是自杀？”

警长没有作声，转向了门口。

“你到的时候，门是锁着的吗？”

“是的。”

“窗呢？”

“所有的窗都关着。”

梅里埃斯又开始使劲地嚼他的口香糖。

“你在想什么？”卡乌扎克问道。

“我想是自杀。虽然这个结论看上去过于简单。但一旦这个假设成立，一切的疑问便迎刃而解了。不存在什么陌生人的痕迹，因为并没有外人来过。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这封闭的空间里。塞巴斯蒂安杀了他的兄弟，然后自杀。”

“这样的话，那作案工具又是什么呢？”

梅里埃斯闭上了眼睛，这样能够帮助他集中精神。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开口了：

“是毒药。一种慢性的烈性毒药，有点类似于涂在糖果上的氰化物。当糖到达胃部，那些有毒的致命的物质就被释放出来，就好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你说过他是化学家，对吗？”

“是的。在CCG工作。”

“所以，对塞巴斯蒂安·索尔塔来说，要制造出这样的毒药简直易如反掌。”

卡乌扎克似乎还没有完全信服。

“但为什么他们的脸上都有惊恐的表情呢？”

“那是因为痛苦。当氰化物腐蚀他们的胃的时候，那痛苦可要比胃溃疡厉害1000倍。”

“塞巴斯蒂安的确是有自杀的动机。但他为什么要把他的兄弟也杀了呢？他们又没有惹什么麻烦。”

“一来是为了使他们免于因为破产而身败名裂，二来是出于人类最原始的本能。正是这种本能促使他决定把他的家庭也卷入自己的死亡。在古埃及，法老死的时候，他的妻子、仆人、家畜还有家具都要进行陪葬。人们总是害怕独自死去，所以要带上他们的家人。”

在警长的振振有词面前，卡乌扎克有点动摇了。这个结论也许是有点牵强，但无论如何，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所有的疑点。

“现在，让我来稍稍地总结一下。”警长又开口了，“门窗之所以都是关闭的，是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内部，没有任何外人的介入；杀人凶手就是塞巴斯蒂安·索尔塔；作案工具是由他自己配制的慢性毒药；至于动机，是处于绝望，无法面对自己所欠下的巨额赌债。”

尽管如此，埃米尔心中还是有一丝疑虑。这桩被报界称为“夏季谜案”的神秘谋杀案未免解决得也太轻松了吧？！甚至都没有重新核实有关的细节，也没有询问有关的证人，也没有调查取证。总之，忽略了所有必需的程序。然而，梅里埃斯警长的威名是不允许人存有一丝疑虑的。无论如何，他的推理就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这时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

“那个《周日回声》报的记者还等在外面，想要采访您。她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坚持要……”

“她长得怎么样？迷人吗？”

那个警察点了点头，表示肯定：

“可以说‘非常动人’。我想，她是一个欧亚混血儿。”

“是吗？她叫什么，Tshoung Li还是Mang Chi-nang？”

“不，好像叫蕾蒂西娅什么的。”

雅克·梅里埃斯犹豫了一下，抬腕看了看手表。

“请告诉那位小姐，就说我很抱歉，但我实在没有多余的时间了。现在我要赶回家看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思考陷阱》。你听说过这个节目吗，埃米尔？”

“听说过，但从来没有看过。”

“那你就错了。这档节目应该成为每个探员训练脑力的必修课程。”

“但对我来说，你知道，已经太迟了。”

站在一旁的警察轻咳了一声：

“那个记者怎么办？”

“告诉她，我会在新闻中心开一次新闻发布会的。到时候，欢迎她参加。”

警察似乎还不想离开，又问道：

“您找到突破口了吗？”

雅克·梅里埃斯笑了笑，就像是一个解谜专家对谜语太过简单而感到失望。但他还是回答了年轻警察的问题：

“这牵涉到两桩谋杀案和一宗自杀，所有的人都是被毒死的。塞巴斯蒂安债务缠身，疲惫不堪，他想一了百了。”

年轻警察终于满意地走了。警长指示所有的人都可以走了。他自己

熄了灯，关上门，也离开了现场。

警察都走了，罪案现场重又恢复了平静，屋子里显得空荡荡的。

街上五颜六色、闪烁的霓虹灯光投射在涂了蜡的尸体上，使他们发出柔和的光芒。梅里埃斯警长的绝妙推论减少了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悲剧气氛。三个人都是被毒死的，就是这么简单。

梅里埃斯所到之处，一切魔法便都失灵了。

只不过是一桩普通的社会新闻罢了。三具尸体沐浴在五颜六色的灯光中，显得有一些虚幻；就像是庞贝城中那些被火山灰掩埋的已经成了干尸的受害者，凝固住了，一动也不动。

但三位受害者那被极度的惊恐扭曲了的脸，似乎在述说着他们看见了比维苏威火山喷发更加恐怖的事。

9. 头颅

103683号渐渐平静下来。它的狩猎一无所获。那完成蜕变的美丽的蝴蝶再也没有回来。它用一条毛茸茸的细腿擦了擦腹尖，然后慢慢爬向枝头，去拿那个被蝴蝶遗弃了的茧壳。毕竟，聊胜于无。这种东西对蚁穴来说总是有用的。它可以用来做蜜缸，就像我们用来装水的随身携带的水壶一样。

小蚂蚁又整理了一下触角，然后以每秒12000振的频率振动着触角。它想看看周围是否还有什么猎物。但，什么也没有。它只能作罢。

103683号是贝洛岗城中的一只普通的褐蚁。这只1岁半的蚂蚁（相当于人类的40岁）是一名无生殖力侦察兵。它那高高竖起的触角、昂起的头，还有那挺立的胸膛都显示了它无比的雄心。虽然为了追捕蝴蝶折了一条腿，身上也被划出了道道伤痕，但丝毫也不影响它的雄风。

它睁着半球状的眼睛，透过复眼的一个个小面扫视着四周。它的视野范围很大，能同时看到前面、后面和头顶上方的空间。周围一点动静也没有，它不想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它借助细腿末端的“吸盘”从树上爬了下来。这些神气的由粗纤维构成的小球状的东西，能够分泌出黏液，帮助它固定在一些光滑的表面上——无论以何种姿势，垂直甚至是头朝下都可以。

103683号沿着一条散发着特殊气味的小道向着自己的城邦爬去。在它的周围，草儿高高耸立着，就像是一株株高大的绿色乔木。一路上，它碰到了许多贝洛岗城的工蚁。它们与它一样，也要回城去。在有些地方，筑路的蚂蚁将通路修在了地下，这样可以使蚂蚁们免于太阳光的直射。

一只冒冒失失的鼻涕虫不小心踏入了蚂蚁的道路。立即有士兵用大颚将它铲了出去，并把它留在路上的黏液清除干净。

一只奇形怪状的昆虫跃入了103683号的眼帘。它只有一片翅膀，爬行时紧紧贴着地面。走近一看，发现原来是一只驮着一片蜻蜓翅膀的蚂

蚁。它们打了一声招呼。这名猎手可比它走运。一无所获的空手而归和一只空空的蝴蝶茧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区别。

城池的轮廓渐渐地清晰起来。天空突然被遮掉了一大片，出现在它眼前的是一大堆细细的枯树枝。

贝洛岗城终于到了。

这座城当初是由一只迷路的蚁后创建的。（在蚂蚁的语言中，“贝洛岗”就是“迷途蚂蚁之城”的意思。）虽然它的存在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威胁：蚂蚁之间的战争、龙卷风、白蚁、胡蜂还有鸟类，但它还是经历了5000年的风吹雨打，始终屹立不倒。

贝洛岗，枫丹白露褐蚁世界的中心；

贝洛岗，本地区最强大的蚂蚁政治势力；

贝洛岗，所有的新发展都从这里起步。

每一个潜在的威胁反而使其更加强大，每一次战争都使它变得更有战斗力，每一次失败都教会它如何变得更加聪明。

贝洛岗，这座由3600万双眼睛，1.08亿条腿和1800万个脑袋组成的城市，是如此生机勃勃，如此强大。

103683号很熟悉这里的每一个十字路口、每一座地下桥。当它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它就走遍了城中的每一个地方，参观了每一个房间：有的房间里种着白色的像蘑菇一样的植物；有的房间则饲养着许许多多的蚜虫；还有的房间是给那些储粮蚁使用的，它们倒挂在天花板上，一动不动，唯一的职责就是为其他的蚂蚁做口对口的食物交流。它也曾到过皇宫。那里原先是白蚁在树根里挖的一个洞，后来经过改建才有了今天这样富丽堂皇的外表。新女王希丽·普·妮曾是它儿时的玩伴，它亲眼看着它如何登上王位，开始行使权力。

就是这位希丽·普·妮，领导了城邦内部的革新运动。它放弃了贝洛·姬·姬妮二世的称号，创立了自己的王朝：希丽·普·妮王朝。它重新制订了长度单位，以1步（1cm）代替原来的1颅（3mm）。这适应了贝洛岗城城民计量长度的新需求。

修建一个化学图书馆是希丽·普·妮改革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它还收集了各种可供研究的两栖类动物，以建立有关的动物学信息库。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女王还驯养了许多会飞和会游泳的动物，像金龟子、龙虱……

103683号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希丽·普·妮了。要想见到这位年轻的女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终日忙于产卵和搞它的革新运动。但103683号并没有因此忘却它俩一起在地下之城做的探险：寻找秘密武器，调查那些狡猾的毒品供应商，还有追寻那传闻中的带有岩石一般冷酷气味的蚂蚁叛军。

103683号还想起了它的那次东征。它一直到达了世界的边界，那可是手指们居住的地方。除了它以外，曾经到过那里的蚂蚁都死了。

有好几次，它想要再申请一次远征。但得到的答复总是不可以。理由只有一个，要组织一次远征需要花费的精力太多了。

不管怎么样，这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通常说来，一只蚂蚁是从来不会回首往昔的，也不会展望未来。在它们的意识里，从来就没有“个体”这一概念。它们生活在一个群体中，只为了群体而活。从来不懂得什么是“我”，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没有自我的意识，也就不会惧怕死亡。在蚂蚁的世界里，为了生存而产生的忧虑是不存在的。

但，就在不知不觉中，103683号的头脑中起了一些变化。它的世界尽头之旅在它的脑海中植下了一点点自我的意识。尽管只是一株小苗，但已足够让它感到担心了。一旦开始想到自我，一些深奥的问题也就出现了。蚂蚁们称这些问题为“精神疾病”。通常说来，那些有生殖力的蚂蚁更容易染上这种疾病。在蚂蚁中的那些智者看来，如果有一天，你产生了这样的忧虑，害怕自己是否得了“精神疾病”，其实，你已经染上了这种不治之症。

因此，103683号极力压抑着自己，不要产生上述的忧虑。但显然，它的思想已经有点不受它的控制了。

在它的周围，小道变宽了，交通却变得更为拥挤。它混在蚁群中，努力不去想自己与身边的这些同类之间已经产生的细微差别。其他的蚂蚁，甘心忘却自我表现，为别人而活，让周围的一切决定它们的意识，还有什么比这样更快乐的呢？

它在拥挤的道路上一蹦一跳，终于来到了4号城门附近。像往常一

样，这里一片混乱。蚂蚁太多了，通道都已经被阻塞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拓宽4号城门，还要加强对交通秩序的管理。例如，那些扛小猎物的蚂蚁就应该给别的蚂蚁让路；又比如说，先进后出。要处理好了，就不会像现在一样，一片混乱，交通堵塞。不过，这是所有大城市的通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

103683号并不急着把它那微不足道的蝴蝶茧搬回去。它决定在这片混乱平息下来之前，先到垃圾场去兜一圈。当它年轻的时候，那里可是它与士兵朋友们最爱去的娱乐场所。它们将那些被遗弃了的尸体的头颅高高抛起，然后趁它还在空中的时候，用酸液弹进行射击。这就要求它们能将发射酸液弹的腺体迅速调整到位。103683号正是通过这种练习成为一名神射手的。也就是在这儿，它学会了如何快速地举起大颚，攻击敌人。

啊，垃圾场，它已经好久没有来过这里了。蚂蚁们总是将它建造在城市的前面。它还记得，有一次，一名从别的城市来的雇佣兵看了它们的垃圾场，问了它一个问题："这里是你们的垃圾场，可你们的城市又在哪里呢？"是啊，必须承认，这些堆积如山的尸骨、谷物壳还有各种各样的排泄物已经逐步吞噬了城市的边缘。一些通道已完全被堵住了。但蚁群宁愿开辟新的通道，也不愿意去清理它们。

"救命！"

103683号转过身去。它好像感觉到了一丝类似呻吟的微弱气息。"救命！"这一次，它能肯定了。从这堆垃圾中传出了一股清晰的渴望交流的气味。难道是这堆垃圾想和它说话？它走近了一些，在一堆触角的残片中搜寻起来。

"救命！"

是那边的三段残骸中的一个发出的。并列放在一起的是一个瓢虫的头、一个蝈蝈的头，还有一个褐蚁的头。它挨个儿摸了摸它们，发现从褐蚁的触角隐隐约约地散发出一股生命的气息。103683号用爪子捧起了这颗头颅，举到了自己的面前。

"我有一些事情必须要说出来。"沾满了脏东西的圆滚滚的头颅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在头颅的顶部勉强耷拉着一根触角。103683号充满厌恶地看着这颗头颅，它是如此肮脏，它有什么可说的呢？显然，头颅的主人死的时候非常痛苦。突然，103683号产生了一股冲动，想要把这颗脏

东西抛向空中，然后对着它发射一颗酸液弹，就像它以前经常做的那样。但很快它就抑制住了这股冲动，不仅是因为好奇心的缘故，还因为它想起了那句古老的格言：

要耐心倾听他人的话语。

触角颤动着。103683号决定依照古老的格言所说的去做，它倒要听听这颗东西能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来。

对于头颅来说，思考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然而它知道自己必须回忆起那条重要的信息，并将信息通过它那仅存的触角传达出去，否则它和它的同伴就白白牺牲了。

但切断了与心脏的联系，头颅也就失去了养料的来源。脑皮层已经变得有些干涸了。幸运的是，大脑中的电子活动还保持着活力。那里面，还保留着一小片神经介质。正是借助这一点点湿润的环境，神经元才得以连接起来。通过一些简短的回路，思想的火花终于能够重新迸发出来。

往事重现。

“我们一行共有三只蚂蚁。”“哪一种蚂蚁？”“褐蚁，褐蚁中的叛军。”“你们来自哪个城邦？”“贝洛岗。我们潜入了化学图书馆，为的是窃取记有惊世内容的记忆费洛蒙。”“是关于什么的费洛蒙？是什么东西如此重要，守卫们要全体出动追杀你们？”“我的两个同伴死了，被士兵杀死了。”头颅越来越干了。如果它忘记了一切，那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因此它要竭尽全力回想起来所有发生的事。它应该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

头颅上的眼睛早已失去了神采，但它的主人还是要求继续这场无声的交谈。它必须将真相公之于众。

又一股新鲜的血液注入了头颅，这足以支持它再思考一会儿了。电力与化学的反应为它补充了新鲜的养料。那已接近死亡边缘的头颅终于又勉强恢复了一点活力。

“希丽·普·妮想要发动一场远征，把他们一举消灭。快，快去通知叛军们。”

103683号彻底糊涂了。这只蚂蚁，或者说这只蚂蚁的残骸，提到了什么“远征”“叛军”，难道城中真的有“叛军”？那些传闻难道是真的？与此同时，它感到手中的头颅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必须抓紧时间，弄清楚一切真相。但一时间，它不知道该问些什么。幸好，问题自己从它的脑子里蹦了出来：

“怎样才能找到那些叛军呢？”

头颅又做了一次努力，摇晃了一下：

“在新的饲养金龟子的大厅的顶部，有一块天花板是假的……”

103683号知道这是它最后的机会了：

“这次远征是针对谁的？”

头颅打了一个寒战，触角抖动着。它是如此虚弱，不知是否还能坚持到将最后的秘密公之于众。

触角发出了一股淡淡的怪味，那里面只包含了一个词语。

103683号用触角的末端轻轻地碰了碰头颅。它使劲地嗅着。终于它分辨出了那个词。它知道这个词语，不仅知道，还非常熟悉，那就是：

手指。

“说”完了这个词语，头颅就完全干涸了，收缩了起来。这个黑色的圆球再也不能散发出生命的气息了。

103683号惊呆了，愣愣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一次远征！消灭所有的手指？

是的，希丽·普·妮要发动一场消灭所有手指的远征！

10. 晚安，夜的蝴蝶

亮光怎么突然灭了？火苗已经开始吞噬它的翅膀了，但它并不害怕。它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去品尝那令人心醉神迷的光明……它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它甚至感觉到热力已经渗进了体内。但，火光熄灭了，它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

失望的蝴蝶只能重返枫丹白露树林。它飞得很高，直入天际。过了好久，它终于回到了出发的地方。就是在那儿，它从一只丑陋的毛毛虫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花蝴蝶。

多亏了复眼，它在空中就能辨别出地面的情况。中间是贝洛岗城，周围是女王统治下的小城邦。蚂蚁称之为“贝洛岗联邦”。事实上，昔日的联邦在今日早就演变成了一个帝国，它的政治地位无人能比。

褐蚁们又聪明，又善于组织。它们懂得利用手中的工具，征服了白蚁和侏儒蚁。它们敢于向比它们大100倍的巨兽挑战。树林里所有的成员都认定，只有它们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也是唯一的主宰。

贝洛岗城的西面，是一片危机四伏的土地，那里是蜘蛛和蟑螂的地盘。（小心了，蝴蝶！）

西南面的那片土地更加可怕。那里居住着杀人的胡蜂、蛇，还有乌龟。（危险！）

东面住着一些四脚、六脚或八脚的怪物，它们用嘴、螯针和毒刺在瞬间就能将你置于死地。

东北面，是一个新兴的蜜蜂城市——阿斯科乐依娜蜂群。那里居住着一群天性凶残的蜜蜂。它们以扩展采蜜区为理由，已捣毁了好几个胡蜂窝。

再往东，有一条名叫“吃人河”的大河。无论什么东西落到河面上，立即就会被它吞没，消失得无影无踪。到了那里，必须要小心。

啊，河岸上又多了一座新的城池。蝴蝶满怀惊奇地又飞近了一些，

想探个究竟。看这架势，这座城市应该是属于白蚁的。大炮架在高高的城堡主塔上，随时准备向闯入者开火。

蝴蝶在河岸处转了一个弯，越过了北面的悬崖绝壁，还有那些长满橡树的峻峭的群山。它一路南下，飞向了红蘑菇的王国。

忽然，地面上出现了一只雌性的蝴蝶，散发出浓烈的雌性荷尔蒙的气味，直冲云霄，一直到了它飞行的高度。它降低了飞行的高度，想要看个真切。雌性蝴蝶的色彩是如此鲜艳夺目，太美丽了。只是这只蝴蝶小姐有一点奇怪，它待在地面，一动也不动。应该不会有错的，它拥有雌性蝴蝶理应拥有的一切：迷人的气息、动人的形态、绚丽的色彩……它终于接近了那位美丽的小姐。哦，该死的！它上当了。那只不过是一朵擅长乔装打扮的花。一切都是假的，都是为了诱它上钩设的圈套：气味、翅膀、颜色……是植物中最最卑劣的弄虚作假的手法。可它发现得太晚了。它的翅膀已经被粘住了，怎么也挣脱不了。

蝴蝶徒劳地拍着翅膀，激起的气流掀动了近旁蒲公英那如点点繁星一般的花瓣。它只能沿着花瓣的边缘缓缓地移动着。那如脸盆一般的花冠就像一个张大了嘴的胃。在盆子的底部，积聚了许多消化酸液。花就是靠这些酸液将落入陷阱的小昆虫转化成营养丰富的汁液，然后饱餐一顿。

准道它就这样完蛋了？幸好天无绝人之路，两只弯成钳子状的手指给了它又一次生的机会。它们抓住了它的翅膀，将它带离了危险。然后把它扔进一只透明的大瓶子里。

蝴蝶被装在瓶子里，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它被带到了一个充满亮光的地方，手指将它从瓶子中取出来。然后给它涂上了一种散发着芬芳的黄色的东西，它的翅膀立即就变硬了。它再也没有飞翔的可能了！手指又拿起一根巨大的银色的小棍子，顶部有一个红色的圆球，噗的一下就插入了它的心脏。最后，它们在它的头部贴上了一张小标签，就像是给它的墓志铭，上面写着：普通蝴蝶。

11. 百科全书

不同文明的碰撞：　　两种文明的相遇总会经历一个微妙的阶段。首批到达中部美洲的西方人就曾经引起了一场很大的误会。根据当地阿兹特克人的宗教，上帝的使者——羽蛇神克查尔科阿特尔（Quetzalcóatl）终有一天会降临到这片土地上。它有着光亮的皮肤，端坐在由四脚巨兽组成的宝座上，发出阵阵的雷声以惩罚那些亵渎神灵的人。

正因为此，1519年，当西班牙骑士在墨西哥湾登陆的时候，阿兹特克人还以为他们就是“Teules”（纳瓦特尔语“神”的意思）。

然而早在这次显圣的前几年，也就是1511年，已经有人提醒当地的土著要提防这些侵略者了。格雷罗（Querrero）是一名西班牙的水兵。在一次海难中，他被海水一直冲到了尤卡坦（Yucatán）半岛的海滩。那时，科尔特斯（Cortés）的军队还驻扎在圣多明各（Saint-Domingue）和古巴的群岛上。

格雷罗很快就被当地的原住民接受了，还娶了一个当地的姑娘为妻。他告诉当地的居民，侵略者很快就会在这片海滩登陆了。那些人既不是神，也不是上帝的使者。他警告他们必须提防这些入侵者。格雷罗还教当地的居民如何制造弓弩，用以自卫（直至今日，印第安人还是只会使用带有岩石磨成的头的弓箭和斧头作为武器；不过，话说回来，弓箭是唯一能刺穿科尔特斯士兵铁甲的武器）。格雷罗还反复强调，千万不要害怕马，尤其不要在火枪面前惊慌失措，乱了方寸。侵略者的武器并不具有任何魔力，也不是雷霆闪电。“像你们一样，西班牙人也是血肉之躯。我们完全可以战胜他们。”他总是对当地的居民这样说。为了证明他所说的一切，他甚至用刀在自己的身上切了一道口子，血汩汩而出，和当地人受伤时一模一样。在格雷罗的领导和循循善诱之下，村里的印第安居民都武装起来。当科尔特斯——那些殖民主义的征服者（Conquistadores）袭击村落的时候，他们遇到了自登上美洲大陆以来的第一支真正的印第安武装，连续几个星期都攻不下村庄，这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令人伤心的消息没有及时传到这个偏远的小村落。1519年的夏天，阿兹特克的国王蒙特祖马（Moctezuma）亲自驾驶着一辆马车，上面堆满了金银财宝，前去和西班牙的军队讲和。当天晚上，他就被谋杀了。一年以后，科尔特斯围困阿兹特克的首府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án）达三星期之久，城中的居民都活活地饿死了。然后，他们就用大炮摧毁了整座城池。

至于格雷罗，他在一次由他组织的攻打西班牙城堡的夜间行动中牺牲了。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2. 蕾蒂西娅尚未登场

在快速地了结了索尔塔兄弟一案以后，巴黎警察局局长查理·杜拜龙召见了警长雅克·梅里埃斯。这位警界的上层人物想要亲自向他祝贺。

在豪华富丽的客厅里，局长一上来就向梅里埃斯透露了一条令人兴奋的好消息，这宗“索尔塔兄弟案”已经给“上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政界要人都认为，他的办案手法简直就是“法兰西快速与高效的典范”。

局长又问起了他的婚姻状况，这有点出乎梅里埃斯的意料，他回答说自己还是单身。但局长似乎对这个答案不太满意。梅里埃斯只得承认，有几个亲密的女友，但没有固定的对象。至于原因吗，是不想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于是杜拜龙局长就建议他为何不考虑结婚，一段稳定的婚姻将有助于他进入政界。显然我们的这位局长十分看好警长的政治前途。他甚至都帮梅里埃斯设计好了从政的道路，一开始可以竞选议员或市长，然后再逐步发展。在局长看来，只有聪明人才能掌握国家和民族的大权。如果他——雅克·梅里埃斯，能够侦破像索尔塔兄弟谋杀案这样如此错综复杂的案件，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难住他呢：失业率的不断提高、郊区的治安问题、贸易逆差、预算赤字。总之，一个国家领导人每天都要面对的所有难题到了他的手中都能不费吹灰之力便迎刃而解。局长又感慨道：

“我们需要有才能的人，只有这些人才懂得如何运用他们的头脑来管理国家。现如今，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请你务必记住，一旦你决定投身政界，我会是第一个支持你的人。”

但雅克·梅里埃斯丝毫不为所动。在他的心目中，只有那一个个错综复杂的谜团才能使他热血沸腾。他是绝对不会卷入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去的。统治和管理别人是一件累人的事，他才不会自讨苦吃呢。至于他的感情生活，并不是很糟糕。杜拜龙局长听了他的话，不由得笑了起来

。他将手搭在梅里埃斯的肩上，说当自己和他一样年轻的时候，也有过如此的想法。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想法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并不是他要统治别人，他只是不想被别人统治罢了。

“只有富人才会藐视金钱；只有有权有势的人，才会视权贵为粪土。”

杜拜龙将年轻时那些幼稚的想法统统抛到了脑后，开始顺应潮流，努力地向上爬。如今，他的手中已经掌握了不小的权力。这些权力就好像是他的保护层，他再也不会害怕有朝一日从梦中醒来，他拥有的一切都已离他而去。他的两个儿子就读于城中最贵的私立学校，他有豪华的私家车，有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在他的周围，围绕着一大群奉承拍马的人。他还能梦想得到些什么呢？

眼前的局长就像是被五颜六色的弹珠迷住的孩子。但梅里埃斯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警长离开了局长的住处。他注意到在铁栅栏门的附近，放着一块巨大的木牌，上面写满了形形色色的竞选标语：“请投社会民主党一票，实现真正的民主！”“让危机和政府的承诺见鬼去吧，重振激进共和运动！”“拯救地球，保护环境！”“反对不公正的待遇！投身维护人权独立战斗的第一线！”

那些养尊处优的所谓政界要人的嘴脸都是一样的，自以为是世界的主宰，背地里却干着肮脏的勾当，他们的秘书就是他们的情人。局长竟然劝他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哼！

梅里埃斯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没有一丝怀疑，就让名利见鬼去吧。放荡不羁的生活，再加上电视和罪案调查，他已经感到很满足了。他的父亲曾对他说过：“如果不想自寻烦恼，那就不要有什么野心。没有欲求，也就没有痛苦。傻子才会有什么野心。为了超越平庸的生活，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追求，但千万不能过分。”

雅克·梅里埃斯曾经结过两次婚，但两次都以离婚告终。迄今为止，他已经侦破了50多桩谜案，那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他拥有一套自己的公寓，经常去图书馆，还有一帮不错的朋友。他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有目前这样的生活，他已经心满意足了。

他是走路回家的。并不是很远，经过一个广场和两条大街就到了。

在他的周围，人们朝着各个方向急匆匆地走着。司机不耐烦地按着喇叭，想要超过前面的车；女人们那精心修剪过的长指甲敲着车窗玻璃。街上，孩子们拿着水枪互相追逐着，“乒，乒，乒，你们都被我打死了！”这些小家伙正在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这使梅里埃斯有点尴尬。

他终于到家了。这是一幢标准的四方楼房，长、宽都是50米。楼顶上，一群乌鸦围着电视天线飞来飞去。

房东总是躲在她房间的窗后，窥伺着。看见他回来了，立即把头探了出来：

“您好，梅里埃斯先生！我看过报纸了，您可千万别放在心上。他们那是嫉妒您！”

他有点摸不着头脑：

“对不起，您说什么？”

“我说，我永远站在您这一边！”

他大步上了楼。玛丽·夏洛蒂一定像往常一样在家里等着他。它无比深情地爱着他；每天它都会取好报纸在门口等他回家。他开了门，玛丽·夏洛蒂立刻蹦到了他面前，牙齿叼着报纸。

“放下，玛丽·夏洛蒂。”

这只母猫对他总是唯命是从。梅里埃斯拿起报纸，有点激动。他先浏览了一遍，然后迫不及待地翻到登有自己照片的版面。上面印着一个大标题：

本报社论：警察的介入！

民主赋予了我们每个人以平等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获得他人的尊重，即使是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然而对于已故的索尔塔三兄弟来说，他们的这项权利已经被完全剥夺了。这桩神秘的三人凶杀案的真相至今没有大白于天下。更糟糕的是，死者之一的塞巴斯蒂安·索尔塔竟被指证为杀人凶手，他先是用毒药杀害了他的两个兄弟，然后自杀。他连为自己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警察这样做简直是对民众的一种愚弄。谁都知道，要指控已死去的

人是多么简单的事。他们不可能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但这桩谋杀案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最起码，它帮助我们认清了雅克·梅里埃斯警长的真实面目。这位警界的知名人士十分懂得利用自己地名声来掩盖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草率地声称被害的三兄弟都是死于毒药，而塞巴斯蒂安·索尔塔更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这一漏洞百出的结论很好地说明了警长在处理本案中所采取的草率了事的态度。这简直是对死者的侮辱！

自杀？只要看见过塞巴斯蒂安·索尔塔的尸体，任何一个人都会发现这个男人是死于极度的惊恐，他的脸甚至因为恐惧而扭曲了。

您也许会说，死者的这种表情是由于杀害自己的兄弟而产生的自责和内疚的心理。但任何一个稍有心理学知识的人，更别说像梅里埃斯警长这样的专业人士，都应该明白，对于一个能将毒药放在食物里，然后与他的家人一起服用的人，他的心理状态早已超越了正常的人。因此，他脸上的表情应该是从容而平静的，而绝非惊恐。

难道是痛苦造就了这样惊恐的表情？一般来说，毒药产生的痛苦远没有如此强烈。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毒药给死者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吧。由于记者不能进入案发现场，我走访了警察的停尸所，在那里，我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负责此案的法医证实，警方并没有对索尔塔三兄弟的尸体进行解剖。因此，案情在没有真正弄清死因的情况下就了结了。梅里埃斯警长，这位声名卓著的犯罪学家未免也太过缺乏严肃的工作态度了吧！

索尔塔一案如此草率的解决方式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和担忧。我们不禁要怀疑，面对当今罪案的日趋复杂和严重性，我国的警察是否还能应付自如！

蕾蒂西娅·威尔斯

梅里埃斯将报纸揉成一团，大声地咒骂了一句。

13. 103683号的疑惑

手指！

竟然是手指！

103683号不由得全身一阵战栗。

通常说来，蚂蚁是不知道什么叫害怕的。但现在的103683号还算是一只“普通的”蚂蚁吗？手指，这个还散发着气味，来自垃圾堆中的那颗头颅的词语，唤醒了它头脑中那片已沉睡了好几个世纪的区域——恐惧！

在这之前，每当它回想起那个世界边缘的地方，它只是不由自主地想将回忆从脑海中抹去。它想忘了同手指们的遭遇，它想忘了那些可怕的巨兽，忘记它们那巨大的力量、不可思议的硕大体形，还有它们盲目的制造死亡的冲动。

但是，这颗头颅，虽然只是一具早已失去了生气的躯体的一小部分，又是如此迟钝，但已足够唤醒它对死亡的感知。从前的103683号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在对抗侏儒蚁的战斗中，它总是冲在军队的最前列。它曾自愿要求前去那充满凶兆的东方一探究竟。它也曾与蚁城中的邪恶力量一比高低，杀死过个头比它大上许多倍的动物。但与手指的遭遇，夺走了它身上的所有勇气。

103683号隐隐约约地记起了那些可怕的怪物。它又看见了与它一起出生入死的朋友：老4000号，它被一片高速移动的黑云压得稀扁。

有些蚂蚁称这些怪物为“世界边缘的守卫者”“巨兽”“死亡使者”……

但不久以前，所有的蚂蚁统一了口径，把这一可怕的生物称为：

手指！

手指，它们无处不在，散播着死亡；手指，谁要是胆敢拦住它们的去路，它们就会将其坚决地消灭；手指，它们是如此庞大，摧毁和压塌了所有蚂蚁的小城市；手指，它们投下巨大的阴影，它们丢弃的废物污染了整个森林，谁要是吃了这些东西，等待它们的只有死亡。103683号从心底里涌起了一阵厌恶，它不想再想起这些可怕的事了。

它在两种不同的情绪之间徘徊：一种是恐惧，这对它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另一种完全相反，它再也熟悉不过了——好奇！

1亿年以来，蚂蚁的世界总是在不断进步中。由希丽·普·妮领导的这场革新运动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蚂蚁这种追求新事物、不断要求进步的愿望。

103683号也不能免于此道。它的好奇心战胜了恐惧。毕竟，这些奇异的事并不是每天都能发生的，也不是每只蚂蚁都能碰上的。

103683号理了理它的触角。首先必须搞清自己所处的方位。

然后，它向着天空高高地竖起了触角。

空气很沉重，像是凝固住了。周围似乎埋伏着一只出来捕食的动物，随时准备吞没这座城市。一阵突如其来的微风吹过，小树枝摇曳着。树木仿佛在提醒它要提高警惕，但它们什么也没有说。这些树木是如此高大，是不会注意到在它们的脚下上演的戏剧的。103683号一点也不喜欢这些大树。它们耸立在那儿，对什么都是无动于衷，漠不关心，一副不可一世的派头。但它们也有垂头丧气的时候，被暴风雨吹倒，被雷电击中烧毁，或是被白蚁渐渐地侵蚀。那时，就轮到蚂蚁们表现出漠不关心了。

流传在侏儒蚁中间的一句谚语很好地描述了这种情形：

大的东西往往比小东西来得更为脆弱。

手指会像这些树吗？虽然能够移动，但骨子里还是一样不堪一击，远没有外表看上去那样强大。

103683号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思考这种问题上。它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去验证头颅所说的话。

它从垃圾堆附近的一条小路进了蚁城，然后拐上了附近的一条大路。在蚁城中，所有的大路都是通向皇宫的，但那不是它的目的地。它又拐上了一条小路。路面十分倾斜，它只能用爪子紧紧地扒住地面。它顺着一条陡峭的走廊滑了下去，来到一片如蛛网一样错综复杂的道路前。即使在平常的交通高峰期，这里也不是十分拥挤。

那些正忙于搬运食物和小树枝的工蚁和103683号打了一声招呼。在蚂蚁的世界里，没有个人荣誉这一概念。但许多的蚂蚁都知道，眼前的这只蚂蚁可非同一般，它曾经去过手指的王国，见识过世界的边缘，那充满险恶的地方。

103683号抬了抬触角，询问如何才能到达饲养金龟子的大厅。一只工蚁告诉它那是在下20层，西南区，在种有黑蘑菇的花园左边。

辨明了方向之后，它就匆匆上路了。

去年的火灾之后，城中又有了新的变化。过去的贝洛岗城高50层，深50层。在希丽·普·妮的精心策划下，如今的贝洛岗城以它那80层的高度雄踞一方。至于深度，由于坚硬的花岗岩层的缘故，已不可能做出什么改变了。

所有的一切都在有计划地逐步发展着。103683号不禁为自己的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赞赏不已。

上75层：这里是用腐殖土建成的可调节温度的育婴室。幼虫们睡在这间干燥的大厅里，旁边的细沙可以吸去潮气。借助一个微微倾斜的输送道，保育员们可以方便地将蚁蛋送入特护层。在那里，保育员挺着沉甸甸的肚子，一刻不停地舔着这些蚁蛋。它们还将蛋白质和抗菌素送入透明的茧壳中，以便让这些蚁蛋健康成长。

上20层：这里是储藏室，所有的干肉、水果还有蘑菇粉都存放在这里。为了防止变质，蚂蚁还给它们涂上了一层特殊的蚂蚁酸液。

上18层：这一层是实验室。用肥大的叶子做成的缸中存放的是冒着烟雾的、供实验用的武器酸液。化学家们用长长的大颚，挨个儿测试着酸液的溶解力。一些酸液是从水果中提炼出来的，例如从苹果中提炼出的苹果酸。其他酸液的来源就比较复杂了：草酸来自酸模，硫酸来自黄石。为了能杀死猎物，酸液的浓度在60%最为适宜。虽然它会轻度灼伤士兵们的内脏，但它的杀伤力是其他武器不可比拟的。这一点，103683号曾经亲身体验过。

上15层：这一层是特意加高的，用作格斗室。战士们在这里进行一对一的训练。新的成员都是通过化学图书馆中的记忆费洛蒙精心挑选出来的。日后战斗的趋势将不再停留在只是跃上对手的头顶将它杀死，而是将对方的腿一条一条地割断，直至它不能动弹。在稍远处，炮手们在练习向10步开外的种子发射酸液弹。

下9层：这里是蚜虫饲养室。希丽·普·妮坚持所有的昆虫饲养室都应该建在城中。这是为了防止凶猛的瓢虫的袭击。工蚁们忙着拿薄薄的冬青叶喂那些蚜虫。后者很快就把叶的汁液给吸干了。

蚜虫的繁殖频率非常高，如今是每秒钟10只。103683号有幸见到了神奇的一幕。一只蚜虫刚刚生下了一只小蚜虫，准备接着生；而那只刚出生不久的小蚜虫又生了一只比它更小的蚜虫。于是，第一只蚜虫就在短短的一秒钟之内连续做了母亲和祖母。

下14层：那里种植着一望无际的蘑菇。所有的蚂蚁都到这里来排泄。它们的排泄物是那些蘑菇的最佳养料。种植蚁们将那些超长的根茎剪掉，并洒上一种蚂蚁特有的分泌物以防止虫害。

突然，一只绿色的小动物跳到了103683号面前，它的后面还跟着一只。它们抱成了一团，好像是在打架。103683号问周围的工蚁，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们告诉它，这些是臭虫。它们过着穴居的生活。这些昆虫一刻不停地在交配，无论何时何地，也不管和谁，以各种各样的姿势。它们一定是这个星球上性欲最旺盛的动物。希丽·普·妮特别喜欢研究它们。

一直以来，在所有的蚁穴中，共栖动物的数量一直在增长。有超过2000种的昆虫生活在同一个蚁穴中：多足纲、蛛形纲，它们一直生活在这里，蚂蚁们已完全接受了它们的存在。它们中的一部分利用这里完成它们的变态过程，其余的则吃蚂蚁们的一些残羹剩肴，同时也帮助蚂蚁清扫蚁穴。

贝洛岗是第一个以一种科学的态度来研究这些共栖动物的蚁城。希丽·普·妮坚信，无论何种昆虫，都能够通过训练，将它们变成令人生畏的武器。在它看来，每个个体都有其可以利用的地方，关键是我们能否用审慎周到的态度来研究它们。

到目前为止，女王的尝试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它已经驯养了好几种鞘翅目昆虫，给它们提供食物、住处，帮它们治病。就好像对蚜虫所

做的一样。最令女王感到自豪的就是成功地驯服了犀牛金龟子。

下20层：西南区，黑蘑菇花园的左边。指路是正确的，金龟子饲养室就在走廊的顶端。

14. 百科全书

恐惧：　　为了明白蚂蚁之所以从来不会害怕的原因，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一点，那就是蚂蚁过的是群居生活，它们互相合作，好像人体内的一个器官，而它们则是构成器官的每一个细胞。

当我们剪指甲时，我们的指甲会感到害怕吗？当我们刮胡子的时候，我们下巴上的毛发会因为剃刀的靠近而瑟瑟发抖吗？当我们用脚的大拇指去试浴缸中的水温时，它会因为也许水会很烫而害怕吗？

不，它们都不会感到害怕，因为它们并不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个体。同样地，如果我们用左手掐一下自己的右手，后者是绝对不会对左手产生怨恨的；如果我们的右手因为戴了戒指而比左手得到了更多的修饰，左手也不会因此而产生嫉妒情绪的。因此，如果我们的心中只有共同的集体，忘却了个人的利益，那我们就能忽视痛苦的存在。这也许就是蚂蚁社会成功的一个秘诀所在吧！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5. 蕾蒂西娅依然没有露面

待到怒气平息之后，雅克·梅里埃斯拿出了他的公文包，从里面抽出索尔塔兄弟的卷宗。他开始审阅所有的文件，尤其是那些现场的照片。他挑出一张塞巴斯蒂安·索尔塔的大特写照片。从死者那分开的双唇之间，似乎正发出一声尖叫。那是因为害怕而发出的喊声？还是对逃避不了的死神的一种本能的抗拒？抑或是他已经认出了凶手？梅里埃斯越看照片，越发感到迷惑，同时越发感到羞愧。

他忽然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朝墙壁上狠狠地砸了一拳。

《周日回声》报的记者说的是对的。一旦承认了这个事实，梅里埃斯也就平静下来。

他低估了这宗案件。同时，他也得到了一个教训，教会他要懂得谦虚。再也没有比低估对手更为糟糕的错误了。谢谢，威尔斯夫人或是小姐。

但为什么他会表现得如此糟糕呢？是因为懒散？对，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成功的滋味。于是，他就放任自己犯下了任何一个警察，即使是最缺乏经验的新手都不会犯的错误：对调查草草了事。而他的名声又使得所有的人（除了那个记者以外）都对他的错误结论深信不疑。

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虽然这不免让人痛苦，但必须这样做。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承认错误比坚持己见、死不悔改要明智得多。

问题是，如果不是自杀，又是什么呢？案犯是如何才能进入一个封闭的空间而不留下任何痕迹？又是如何才能杀人于无形中，既没有伤口，也没有作案的工具？这其中的神秘超过了他以往看过的任何一本小说或电影。

他的脑海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想法。

难道他不经意地撞上了一桩他一直在寻找的无懈可击的罪案？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他想起了在爱伦·坡的小说中描述过的一起发生在莫格街的根据事实改编的谋杀案。一位太太和她的女儿被发现死在她们的公寓里，当时她们的寓所是从里面紧闭的。母亲是被一把刮胡刀杀死的，而女儿则死于连续的重击。没有偷盗的痕迹，只有一些撞击的痕迹。经过一番详尽的调查，凶手找到了，是一只从马戏团中逃跑的猩猩。它是从窗子爬进房间的，当它出现在房中的时候，母女俩害怕得尖叫起来。她们的叫声把猩猩给吓坏了，为了让她们闭嘴，猩猩就将她们杀了。然后它又从原路逃走。它的背撞到了拉窗的窗框，下半扇窗掉了下来，就好像窗子一直是从里面关住的一样。

在索尔塔的案件中，情况有一点类似，只是没有人用背将窗子关上罢了。

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吗？梅里埃斯决定马上出发，重新勘测现场。

房中的电源已经被切断了，幸亏他带着手电。街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光透过窗子照了进来。梅里埃斯环视着现场，塞巴斯蒂安·索尔塔和他的兄弟们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尸体上覆盖着一层玻璃蜡。他们的脸上带着惊恐的表情，似乎正在与来自地狱的邪恶力量做着殊死搏斗。

门是锁着的，但这并不说明问题。他又检查了窗户的紧闭性。窗户都关得很严，长插销是经过专门的设计的，是绝对不可能从外面将窗户碰上的。

他敲了敲挂着壁毯的墙板，想看看是否有秘密通道。接着，他取下了墙上的画，一般来说，保险箱都是藏在这种地方的。但他什么也没有发现。房间里有许多贵重物品：一个镀金的枝形大烛台、一座银质的小塑像、一套高级音响……任何一个小偷都会乐于光顾这里的。

衣服都堆放在椅子上。他随意地翻了一下，一件小事引起了他的注意。外套上有一个很小的洞，就像是被虫蛀的，但形状十分规则，是极为工整的正方形。他放下了外套，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别处。习惯成自然，他从口袋中掏出一片口香糖放进嘴里，又拿出《周日回声》报上的那篇文章，那是他剪下来随身带着的。

他若有所思地又读了一遍那篇文章。

那个蕾蒂西娅·威尔斯谈到了死者脸上惊恐的表情。的确是这样，这些人像是被吓死的。但什么东西如此可怕，可以把人都吓死呢？

他陷入了回忆之中。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次，他打嗝，怎么样都止不住。他妈妈为了帮助他，就戴上了一个面具，装扮成狼的模样。然后趁他不备，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他吓得叫了起来，心脏都仿佛停止了跳动。妈妈立刻摘掉了面具，亲了亲他。嗝儿就这样被止住了。

当然他也曾经历过那种挥之不去、时刻萦绕在心头的恐惧。一些恐惧比较的小：害怕生病，害怕出车祸，害怕那些用糖果做诱饵绑架儿童的罪犯，害怕警察。也有一些比较大的恐惧：害怕留级，害怕在校门口被一些大孩子欺负，害怕狗。

儿时那些恐怖的记忆一齐涌上了他的心头。

但是，有一件事对雅克·梅里埃斯来说，是最最恐怖的。

那时他还很小。一天晚上，他突然感到有东西在他的床尾抖动。他以为最安全的地方埋伏着一头怪物！他害怕极了，都不敢把脚伸进毯子里去。过了一会儿，他恢复了镇定，慢慢地滑进了被单。

就在这时，他的脚趾感觉到了一股温热的气息。痒痒的，让人恶心！是真的，真的有一头怪物张着大嘴，蜷缩在他的床尾，就等着他把脚伸进去，然后把它们一口吞掉。幸好他的脚还伸不到底，那是因为他还不够高。但每一天他都在长高，总有一天，他的脚会碰到床尾的。到了那时……

接连的几个晚上，小梅里埃斯都是在地板上度过的，或是睡在被子上。每天早上起来，他都觉得浑身酸痛。看来，这并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于是他决定还是回到床上，裹在被单里。但他命令自己的每一块肌肉、每一根骨头都不许长大。这样他就永远都不会碰到床尾了。这也许就是现在他比父母都要矮的原因吧。

接下来的每一个晚上都是对他的一场考验。然而，他终于还是找到了一个应付的办法。他将他的毛绒玩具熊紧紧地抱在怀中。有了它，他仿佛就有了足够的力量去迎战那头躲在他床尾的怪物了。然后他用被单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不露出一条胳膊、一只耳朵，甚至连头发都不露出一根。这样一来，怪物就只有等到深夜，跳下床，绕过所有的家具，从他的头部来进攻他。而那样需要一段时间，他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好准备了。

到了早晨，他妈妈会发现被子和毯子卷成了一个球，而她的儿子抱

着毛绒玩具熊在里面缩成一团。她从来也没有想去弄明白这种奇怪的姿势是出于何种原因，雅克也没有费力地叙述他和他的玩具熊是如何与怪物战斗了一个晚上。

但他从来也没有彻底战胜过怪物，当然怪物也没有取得胜利。对他来说，只有无边的恐惧，害怕长大，害怕面对一些他甚至都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的可怕的东西。他只知道那是一个怪物，有着红红的眼睛、突起的嘴唇和沾满口水的锋利的牙齿。警长从回忆中解脱出来，紧握住手电筒，更加仔细地查看现场。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

地毯上没有一点沾着泥污的足印，也没有一根陌生人的毛发；窗玻璃上也没有陌生的指纹，玻璃杯上也没有。他走进厨房，把手电筒的光拧亮。

吃剩的饭菜就摊在台子上。梅里埃斯闻了闻，还尝了一下，没有异味。埃米尔也检查过食物，也没有发现什么。他又闻了闻大玻璃瓶里的水，一切正常。果汁和苏打水看上去与平常的也没有什么两样。

索尔塔兄弟脸上都带有惊恐的表情。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恐惧，与莫尔格街上发生的谋杀案中的母女俩看见大猩猩笨手笨脚地从窗子中爬进来时所表现出来的惊恐有着惊人的相似，事实上，大猩猩本身也十分害怕，它之所以会杀掉母女俩，只是为了制止她们大声地尖叫。那叫声可把它给吓坏了。

又是一出不可思议的悲剧。人们总是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心生恐惧。

正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发现窗帘后面似乎有东西在动，他的心在刹那间停止了跳动，难道是凶手又回来了？警长松开了已经变暗的手电筒，街上的霓虹灯也停止了闪烁，取而代之的是几个大字：gogo酒吧。

雅克·梅里埃斯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一动不动，或是干脆挖个地洞钻进去。而害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鼓起勇气，拾起手电筒，拉开了窗帘，什么都没有，难道是个隐形人？

“有人吗？”

没有回答。看来是风在作怪。

他再也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了。他决定去找邻居聊聊，了解一下情况。

“您好，打扰了。警察。”

一位举止优雅的先生开了门。

“是警察，太好了。我正好有几个问题想向你们请教。”梅里埃斯掏出了笔记本。

“案发当晚您在家吗？”

“是的，在家。”

“您有没有听到什么？”

“一开始，没有什么大的响动。突然，他们叫了起来。”

“叫了起来？”

“是的，叫得非常的大声，而且非常可怕。大概持续了30秒钟，然后就什么也没有了。”

“他们是一齐发出叫声的，还是一个接着一个？”

“差不多是同时。那简直就不是人类发出的声音。他们一定非常痛苦。就好像有人把他们同时给杀了。多恐怖啊！我告诉您，自从我听了那些叫声以后，我一直都睡不好觉。我已经决定要搬家了。”

“在您看来，那会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您的同事已经问过了。你们当中有一位好手说是自杀，我可不这样认为。他们一定是看到了什么，一些恐怖的事情。但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无论如何，那东西一点声音也没有发出来。”

“谢谢您。”

他的头脑里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

（那是一头狂怒的狼。它悄无声息地潜入这幢公寓，然后不留一丝痕迹地把三个人给杀了。）

但他知道，事实绝不可能是这样的。然而又有什么东西能比一只从窗户闯入拿着剃刀的猩猩更具有杀伤力，能同时杀死三个人？！一个男

人，一个疯狂的天才，一个已经掌握了无懈可击的犯罪技巧的罪犯？！

16. 百科全书

疯狂：　　所有的人，每天都会变得更加疯狂，而且每个人的疯狂各不相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彼此之间不能真正地互相了解的原因。就我来说，我好像已经得了妄想症和精神分裂症。此外我还变得过分敏感，这扭曲了我对现实的理解。我知道疯狂对我的影响。于是，我尝试着不是被动地忍受这种疯狂，而是将它变为我取得成功的动力。我越是成功，就变得越为疯狂；我变得越疯狂，就越容易达到我订下的目标。疯狂是潜伏在每个人头脑中的一头发怒的狮子。你不可能消灭它，你只能去认识它，然后征服它。驯服了的狮子将带给你无穷的力量，那是任何一位大师、学派，甚至药物和宗教都不能赋予你的。就如同所有的力量之源一样，如果你过度使用了你的疯狂，那你就会有危险。要知道，有时候，狮子是会挣脱束缚，转过头来反抗那些想征服它的人的。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7. 足迹

103683号终于来到了饲养金龟子的大厅，无数的金龟子占据了这间宽敞的房间。它们的身上布满了一粒粒紧紧挨着的黑色斑点，身体的后半部显得比较圆滑，前半部套着一个甲壳，头顶有一根长长的触角，像玫瑰花刺一般锋利，却要大上几十倍。

在103683号看来，这些动物都一样大，每一个大约都是长六步，宽三步。它们喜欢在昏暗的环境中生活。自相矛盾的是，它们还十分喜欢亮光。在昆虫的世界里，亮光就像是一道可口的甜食，很少有昆虫能够抵制住它的诱惑。

这些庞然大物以锯木屑和腐烂了的植物芽为生。它们的排泄物堆得到处都是，散发着阵阵的臭味。饲养金龟子的大厅位于地底深处，本来留给它们的活动空间就不大，这样一来就更小了。蚁城中原本有专门的蚂蚁负责清扫粪便，可看这个情形，它们似乎有好长时间没有工作了。

要想饲养这些金龟子可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当初，希丽·普·妮之所以会想到与这些会飞的大东西结成联盟，是因为它们中的一员把它从蜘蛛网上救了下来。成为女王之后，它就将这些金龟子编成了一支飞行军。到目前为止，这支新军还没有得到在战场上一显身手的机会。它们还没有接受过酸液弹的洗礼，谁都想象不出这些平日温文尔雅的动物如何在战场上面对一群疯狂的士兵。

103683号混进了金龟子中间。它们那富有创意的饮水槽给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一片放在房间中央的大叶子，里面盛了一大滴水珠，当这些巨兽中有谁渴了的话，水珠表面的薄膜能够自动地延伸。这样可以方便饮水。

当初，希丽·普·妮女王只是用气味费洛蒙和金龟子谈了谈，不费吹灰之力就说服它们在贝洛岗城定居了下来。女王一向很以自己卓越的外交才能而感到自豪。“要想沟通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先决条件就是能找到一种合适的沟通手段。”它曾就自己的革新运动这样解释道。为了达成这一点，所有为此而付出的代价都是值得的。蚂蚁们可以给它们提

供食物；给它们出入蚁城的“通行证”，那是一种特殊的气味。总之给它们一切的担保，保证它们在蚁城中过得舒适又安心。只要能沟通，动物之间就再也不会自相残杀了。

在上一次的联邦女王会议上，与会者却对希丽·普·妮的政策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它们认为，对待所有有分歧的东西，最合理的方法就是将它们消灭。再说，如果一方要求交流，而另一方则坚持杀戮，取得胜利的往往是后者。希丽·普·妮巧妙地反驳了这种反对意见。它认为杀戮是另一种方式的交流，虽然它是所有交流方法中最原始的一种。要想杀死对方，首先必须互相接近，看着对方，然后进行研究，从而估计出对手会有的反应。有了第一步，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也许，最后的结局会以友谊而告终，而不是预想的杀戮。

女王的革新运动就是这样，总是充满了不合常理的地方。

103683号将自己的注意力从金龟子的身上转移开去，开始寻找通向叛乱蚂蚁王国的秘密通道。

它注意到天花板上有一串脚印，非常杂乱，朝各个方向的都有，像是故意弄成这样的。但103683号是举世无双的、最最优秀的侦察兵，它能从一连串纷繁芜杂的脚印中辨识出最新的，然后一路跟踪下去。

这串脚印将它一直领到了一个小土坡前，那其实是一个被隐藏得极好的秘密通道口。应该就是这儿了。它将那碍手碍脚的蝴蝶茧壳埋好，然后钻进了通道，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着。

它闻到了一股气味。

叛军……？在贝洛岗这样组织健全、协调一致的团体中怎么会存在叛军呢？这就好像在机体内部的某个隐秘的角落里，一部分细胞决定脱离集体，不再参与整体的运作，就好像人类得的阑尾炎一样。103683号现在正是要前去见识见识这个给整座生机勃勃的城市造成危害的病变了的“阑尾”。

它们有多少只蚂蚁？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做？103683号越往前走，就越想弄个明白。目前，它只知道有这么一股叛军势力的存在。至于它们是如何采取行动的，它们的目标又是什么，它就一无所知了。

它继续往前走。这一段的气味更新鲜了，一定是有蚂蚁刚刚经过这条狭窄的通道。突然，两只带有爪子的腿紧紧抓住了它的前胸，将它狠

狠地向前拖去。它就这样被拖着，经过一条走廊，来到了一间大厅。又有两只大颚上前紧紧地卡住了它的脖子，让它动弹不得。

103683号挣扎了几下，但一切都是徒劳的。透过挤在它身上的甲壳，它发现这是一间地势很低的房间，相当宽敞。根据它粗略的估计，至少有30步长、20步宽，在一层假的天花板的掩护下，覆盖了整个的金龟子饲养室。

一只蚂蚁守在它的身边，不让它乱动。其余的则心怀疑虑地辨识着这位闯入者的身份（气味）。

18. 百科全书

自我解脱：　　每当有人问我如何才能摆脱那些经常光顾他们厨房的蚂蚁的时候，我总是这样回答他们：你们有什么权利认为厨房只是属于你们的私有财产，而不是同时也属于那些蚂蚁？是因为你们买了它？的确，你们是买下了厨房，但是从谁的手里买的？另一些人用水泥造了厨房，然后将它们卖给了你们？你们又用一些来源于大自然的食物填充了这间厨房。这只是你们与另一些人类之间的一项交易，证明这些经过加工的来源于自然的物件从此归你们所有。但，这只是人类之间的一桩交易，它只涉及人类本身。凭什么你们认为这样一来，你们柜子中的番茄沙司从此只属于你们，而不再属于那些蚂蚁了呢？那些西红柿来自土地；水泥也从大地中来；还有制成餐具的金属，制成果酱的水果，以及构筑成你们房屋的砖头，都来源于这个星球。人类只是给了它们一个名称，贴上了标签，赋予了它们一个价格，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能决定这些东西的所有权。土地和它的产物是属于地球上所有的居民的……

然而我的这一番论调太新颖了，不太容易被接受。如果你们还是决定要摆脱那些微不足道的竞争者，那就请采用杀伤力最小的方法吧。在你们最不愿意与蚂蚁共同分享的地方摆上一株小小的罗勒。蚂蚁们最讨厌罗勒的气味。这样一来，它们就会转而去拜访你们邻居的公寓了。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9. 叛军

103683号通过触角的快速运动，向叛军们做着自我介绍。它是贝洛岗城里的一名普通的士兵，它在垃圾堆里捡到了一颗褐蚁的头颅，是那颗头颅让它到这里来的。为的是告诉它们，希丽·普·妮女王将要发动一场讨伐手指的远征。

它的话很快取得了成效。蚂蚁是不会说谎的，它们还不懂得利用这一方式。

紧张的气氛慢慢消除了。在103683号的周围，触角颤动着。从叛军们的“交谈”中，它得知它们曾经有过一次潜入化学图书馆的行动。有叛军估计，与103683号交谈的头颅肯定是属于其中一名特遣队员的。它们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收到小分队的消息了。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103683号明白自己已经卷入了一桩真正的秘密事件，叛军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将它留下的。它们继续讨论着这位“闯入者”给它们带来的消息，尤其是那句“讨伐手指的远征”使它们深感焦虑。然而，有一部分叛军主张先讨论如何处理103683号的问题。它的到来表明了一种隐藏的危险：它不属于叛军，却知道了它们的巢穴。

“你究竟是谁？”

于是103683号做了一番更详尽的自我介绍：它的级别，它出生时的序号，还有它来自哪个蚁群……叛军们听了十分惊奇，原来103683号，那唯一到过世界边缘并安然无恙地返回的褐蚁，现在就站在它们的面前。

叛军们立刻松开了它，甚至还退后了一步，以表示对它的敬意。一种友好的气氛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来。

蚂蚁都是借助气味来进行交谈的。它们的触角会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激素。每一种气味激素都是一种费洛蒙。它能够从一方的身体里散发出来，通过空气的流动，被另一方的身体所接收。每当一只蚂蚁有了一种想法，它就会通过气味激素将这种想法散发出去。这时，在它周围的

所有蚂蚁就会与它同时感觉到这种想法。一只情绪低落的蚂蚁会立即将它的痛苦传染给它身边的每一只蚂蚁。因此蚂蚁都懂得一条：要使大家都有一个好心情，就要帮助那些不开心的蚂蚁尽快摆脱它们的痛苦。

蚂蚁的触角由11个小节组成，每一个小节都能单独发出由长波构成的气味语言。这就好像同时有11张嘴在说话，每张嘴巴说的话又各不相同。一部分触角小节发出的气味语言“声调”比较低沉，主要负责传递一些重要的信息；另一些则“声调”比较高，用来传递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这些触角小节还能充当耳朵的作用。因此，分开两面看，在11张嘴巴说话的同时，又有11只耳朵在聆听。所有的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这样一来，交谈就变得十分复杂。所以，蚂蚁们通过谈话获得的信息肯定比人类通过交谈获得的信息多上10倍，速度也是后者的11倍。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观察两只蚂蚁的相遇，就会发现它们只是稍稍地碰一下触角，就各奔东西了。就是通过这轻微的触碰，一切的信息都已经完成了交流的过程。

这时，一只蚂蚁一瘸一拐地走到了103683号面前（它只有五条腿），问是否就是它当年曾与327号王子和希丽·普·妮一起干了不少的事。

103683号点了点头。

瘸子蚂蚁说一直以来，它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找到它，然后把它杀了。但现在，一切都已经变了。瘸子蚂蚁冷笑了一声：

“如今，我们是一群被社会所不容的蚂蚁，而你却代表了这个社会的准则。”

时代变了。

瘸子蚂蚁提议给它供养，103683号同意了。两只蚂蚁于是互相拥抱对方，嘴对着嘴，触角互相抚摸，直到瘸子蚂蚁的养料都输送到了103683号的胃中。

蚂蚁的消化系统也是一种形式的连通器。

瘸子蚂蚁已倾尽了自己所有的养料，它已经精疲力竭了。相反地，103683号却显得神采奕奕。它又想起了蚂蚁中间一句流传了43000年的古老谚语：

我们因为给予而变得富有，我们因为索取而变得贫穷。

它不能拒绝这种给予。

接着，叛军带它参观了它们的巢穴。这里有放谷物的仓库，放蜜的储藏室，还有一个个装满记忆费洛蒙的卵形容器。

103683号不知道为什么，在它的眼中，这些叛军士兵并没有传说中的那般可怕。它们更像是为了保守一个秘密而忧心忡忡，而不是心怀叵测地要颠覆现有的政权。

瘸子蚂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主动与它接近，向它吐露了心声。以前，这些叛军有着另外一个名字。它们曾是贝洛·姬·姬妮女王，即现任女王希丽·普·妮的母亲手下的一支秘密警察部队。蚂蚁们称它们为"带有岩石气味的战士"。它们有着无上的权利，居住的地方也十分隐秘。那是一个建筑在贝洛岗城底下的秘密城市，称为贝洛岗第二。

瘸子蚂蚁承认现在的叛军就是以前那些"带有岩石气味的战士"中的幸存者。它们曾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杀死327号王子、56号公主（希丽·普·妮）和它——103683号战士。因为在当时，除了它们，大部分蚂蚁不知道手指是真实存在着的。至于女王，它已经与手指派来的使者取得了联系，并与那些庞然大物有了交谈。对于女王来说，最大的烦恼莫过于担心如果有朝一日，它的臣民们知道了那些巨大的动物和褐蚁有着同等程度的文明，它们会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于是，贝洛·姬·姬妮与手指的使者达成了一项协议：它负责封锁一切有关手指存在的消息；作为交换，手指必须对它们已经知道的或将会了解到的蚂蚁的文明程度保持沉默。双方都应互不干涉，保守各自的秘密。

贝洛·姬·姬妮女王认为两种文明是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融合的，因此它命令那些"带有岩石气味的战士"，一旦有谁发现手指的存在，就要坚决地消灭。整个蚁城为此付出了不菲的代价。

正是那些士兵，杀死了有生殖力的327号王子以及其他千千万万蚂蚁，就因为它们知道了手指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实的。而且它们与蚂蚁们一样，就生活在这片树林中。

103683号太吃惊了。这么说，褐蚁和手指之间是可以进行交谈的？！

瘸子兵肯定了它的猜测，手指们就住在城下的岩洞里。它们制造出了一种机器，能够发出和接收与蚂蚁们一样的气味语言。手指们称那部机器为“罗塞塔之石”，此外还有一名叫“活石头博士”的使者，它们都是根据手指的指令来工作的。通过它们的中介作用，手指和蚂蚁就能互换信息了：

“我们的形体不同，生活方式也不一样。但我们都在这个星球上创建了自己的文明。”

这是它们之间的第一次接触，然后又有了许多次。手指们困居在蚁城下面的岩洞里。贝洛·姬·姬妮女王给它们提供食物，保证它们的生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双方定期进行着对话。在手指的帮助下，女王发现了“车轮原理”。可惜的是，还没有来得及将这条原理用来造福它的臣民，它就在一场大火中丧生了。

它的女儿希丽·普·妮继承了王位。不同于它的母亲，这位新女王再也不想听到有谁提起手指了。它命令停止给手指供应食物，并用水泥封住了通向手指们居住的岩洞的通道。它想把它们活活饿死。

同时，希丽·普·妮的守卫们也开始追杀那些“带有岩石气味的战士”。新政权不允许保留一丝过去时代的耻辱的印迹，蚂蚁怎么能与手指结盟呢？对于一个喜欢与各种动物接触的女王来说，它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排异性。

在短短的一天之内，新女王的守卫就杀死了差不多一半的“带有岩石气味的战士”。剩下的战士因为藏在墙壁和天花板才得以幸免于难。为了生存，它们决定放弃原有的气味，并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作——亲手指叛军。

103683号端详着面前的这帮所谓的叛军。它们中的大部分已经不能正常行走了。女王的卫士们使它们的生活并不好过。但还是有一些健康的年轻蚂蚁，这些蚂蚁看上去已经完全被手指的文明俘虏了。

无论如何，将所有贝洛岗的子民都卷入这场自相残杀的杀戮中是多么疯狂的一桩举动啊！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对于手指，它们至今还是知之甚少。

瘸子兵说，如今叛军们已经统一了行动。它们占据了这片区域，就在金龟子饲养室顶部的夹层中。它们干什么都是小心翼翼的，这样联邦的士兵就不会发现它们了。

“但这秘密行动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瘸子兵没有立即回答它的问题，而是停了一会儿，像是故意要造成一个悬念。当看到自己的沉默已经取得了预计的效果的时候，它说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那些生活在地下的手指和它们一样，并没有死。叛军们捣毁了封住道口的水泥，重新开辟了秘密通道，并恢复了给手指的食物供应。

叛军们想让103683号也成为它们中的一员。它犹豫了一下，但立刻，好奇心又占了上风。它动了动后面的触角，表示同意。所有的蚂蚁都上前对它的加入表示祝贺。这就表明从今以后，它们的阵营中又多了一名曾经去过世界边缘的新成员。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要给它供养，103683号都不知道该把嘴往哪里伸了。叛军们的热情温暖了它的全身！

瘸腿兵又告诉它，叛军们即将派遣一支别动队，目的是偷一些储粮蚁，然后再运送到手指那儿。如果它想见“活石头博士”，这将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103683号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对方的提议。它迫不及待地想见见那些生活在城市底下的手指，和它们“说说话”。手指就像是一块心病，萦绕在它心头很久了。它们是害它得了“精神疾病”的罪魁祸首。而如今，它的好奇心终于能得到满足了。

30个执行任务的叛军士兵被召集在一起。在吃饱了可以提神的蜜以后，它们就朝着蚂蚁的养料储备室出发了。这其中就包括我们的103683号。

但愿它们一路平安，可别撞上巡逻的小分队。

20. 电视

房东一如既往地在窗帘后面监视着所有进进出出的人。

梅里埃斯走近了她：

“夫人，我能向您提一个问题吗？”

房东有些不安。警长不会是因为电梯中的镜子脏了而要责备她吧。她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点了点头。

“什么是你一生中最害怕的事？”

原来是这么一个奇怪的问题。她想了想，害怕说出些蠢话让她这位最有名的房客见笑。

“我想应该是外国人。对，就是那些外国人。他们到处都是，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晚上躲在街角袭击路人。简直是可怕。他们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真不知道他们脑袋里装的都是些什么！”

梅里埃斯抬了抬下巴，对她表示感谢，然后就进了电梯。房东太太还沉浸在警长提出的问题中，冲着他的背影，喊了一句：

“晚安，警长先生！”

梅里埃斯进了门，脱下鞋子，一屁股坐在电视机前。到了晚上，只有电视才能帮他从一天的调查工作中解脱出来，让他那一直转个不停的脑子休息一下。无论是睡觉，还是做梦，我们的大脑都在工作。只有电视，我们不用动脑子就能看懂。所有的神经元都度假了，大脑中思想的火花也都停止了闪烁。多么惬意的一段时光啊！

他拿起了电视的遥控器。

1675频道，正在放一部美国电影：“噢，比尔，我知道你的心里不好受。你一直以为自己是最棒的，但现在，你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和别人没什么两样，都是可怜虫……”

他换了一个频道。

877频道。广告："用了Krak，Krak，您就能一劳永逸地摆脱所有的……"

他又换了一个。

他的电视一共有1825个频道。但每天晚上，只有622频道才能吸引他，因为那里有他最喜爱的8点档的明星节目《思考陷阱》。

片头字幕，然后是一阵喇叭声。主持人在现场观众的掌声中出场。

"各位现场的朋友，还有电视机前我们忠实的观众朋友，很高兴又见到你们，欢迎来到我们第104期的'思考'……"

"……陷阱！"现场的观众齐声叫道。

玛丽·夏洛蒂跑过来，蜷缩在他的脚边，喵喵叫着要求他的爱抚。他给了它一点金枪鱼酱。对玛丽·夏洛蒂来说，这可比爱抚来得更有吸引力。

"现在，我要为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重复一遍游戏的规则。"

演播大厅里又是一阵欢呼。

"谢谢。我们的规则十分简单。每一次，我们都会给擂主出一个谜语。只要擂主能猜中谜语，他就能蝉联擂主的称号。这就是我们的'思考'……"

"……陷阱！"现场的观众又叫道。

主持人容光焕发，继续说道：

"只要擂主能回答出谜语，我们就会奖励他1万法郎，外加一张王牌，允许他可以在接下来的猜谜中，'投降'一次，多获得一条提示。这样他就有可能再获得1万法郎。几个月来，朱莉娅特·拉米尔夫人一直蝉联了擂主的称号。希望她今天能再次取得成功。拉米尔夫人，请再为我们的新朋友介绍一下您自己吧。您的职业是什么？"

"我是邮递员。"

"您结婚了吗？"

"是的。我丈夫现在就在家中看着我。"

“那么，让我们来跟他打一声招呼吧。晚上好，拉米尔先生。你们有孩子吗？”

“还没有。”

“平时您有什么爱好呢？”

“……填字游戏……做饭……”

鼓掌。

“响点，再响一点，”主持人喊道，“让我们给拉米尔夫人鼓鼓劲。”

更热烈的掌声。

“现在，拉米尔夫人，您准备好猜今天的谜语了吗？”

“我准备好了。”

“好，现在我就来拆开这个信封，来揭晓今天的谜语。”

一阵鼓掌。

“啊，今天的谜语是一串数列。问题是写出数列的下一行是什么。”

他用水笔在书写板上写下了一串数字：

1

11

21

1211

111221

312211

摄像机给了擂主一个特写镜头。后者的脸上满是困惑的表情。

“这……有一定的难度。”

“请好好利用您的时间，拉米尔夫人。您一直可以考虑到明天。为

了帮您解开这个谜语，或是找到解谜的正确方向，我们可以给您一个提示。注意，请您听好了，那就是：越是聪明就越难找到谜底。”

现场的观众不明就里地又鼓起了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也请你们拿起笔来，一起来猜谜。好，就让我们明天见，不见不散！”

节目结束了。雅克·梅里埃斯将频道换到了地方新闻。一个梳着时髦发型、浓妆艳抹的女播音员正有气无力地读着一篇称赞他的报道：“由于在索尔塔一案中出色的表现，雅克·梅里埃斯警长被杜拜龙局长举荐为荣誉宪兵团的军官。据可靠消息，司法部正在考虑这位优秀的候选人。”

雅克·梅里埃斯对这一切已经感到厌烦了。他关掉了电视。下一步该怎么做呢？是继续扮演他的警界明星，草草了结这件案子，还是力争找出事情的真相，但他的好名声完蛋了。在心底的深处，他知道自己没有别的选择。侦破这桩谜案对他的诱惑太大了。他拿起了电话。

“喂，停尸所吗？请帮我接法医……（听筒里传来一段激昂的乐曲）……喂，是医生吗？我需要您对索尔塔的尸体做一个全面的解剖……对，这事十分紧急！”

他挂了电话，又拨了一个号码：

“喂，埃米尔？你能帮我搜集一下《周日回声》报的资料吗？哦，还有那个蕾蒂西娅什么的资料。一小时以后，我们在停尸所碰头。对了，埃米尔，还有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害怕什么？什么，竟然是这个？真奇怪，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也会让人害怕。好了，快去停尸所吧。”

21. 百科全书

印第安陷阱：　　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使用一种最原始的陷阱来捕熊。那是一块涂满蜂蜜的大石头，用绳子拴在树枝上。当熊发现了石头，以为这是一顿丰盛的甜点，于是就会用爪子去打石头，想把它打下来。陷阱运用了钟摆的原理，每一次，石头都会回过来，打在熊的身上。熊被激怒了，就会更加用力地打石头。它打得越用力，石头打得它也就越重，直到把它给打死。

熊不会想到要停止这场暴力的循环。它只会感到失败的沮丧。“别人打我，我就要还击！”它对自己说。这就是它的怒气成倍增长的原因。然而，如果它懂得停止打石头，石头也就不会打它了。一切就会恢复平静。惹它生气的只不过是拴在绳子上的一件无生命的东西。它只需用爪子将绳子扯断，石头就会掉下来，它也就能享用美餐了。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22. 勇闯养料储备室

地下40层，弥漫着一股烦躁的气氛。8月的天气施展着它的淫威，即使是在夜里，即使是在这地底深处，热浪也逼得人喘不过气来。

心情烦躁的贝洛岗的士兵对每一只过路的蚂蚁都要无事生非地咬上一口。工蚁在育婴室和储蜜室之间来回奔忙着。贝洛岗热气袭人，蚂蚁就像一滴滴滚烫的淋巴液在蚁穴中滚动。

由30名叛军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偷偷潜入了住有储粮蚁的大厅。它们怀着欣喜看着它们的目标。这些储粮蚁就像是一个个闪着金光的肥硕的果实，背上镶着一道道黑色的条纹。它们挂在天花板上，头在上，腹部朝下。

工蚁们忙碌着，从储粮蚁的腹部吸取蜜，以填补它们空空的肚子。

有时候，希丽·普·妮女王会亲自到这里来吸取养料。但是，储粮蚁对它的出现从来就是无动于衷的。由于一直一动不动地吊在天花板上，它们已经变得有些迟钝了。有些蚂蚁认为它们的大脑已经退化了。组织是为机能服务的，如果机能丧失了，器官就失去了作用，就会慢慢地退化。每天，储粮蚁只需操心一件事情，如何喂饱自己，然后掏空自己，去喂饱别的蚂蚁。渐渐地，它们变成了有生命的机器。

对这个大厅以外的事物，它们一无所知。它们生在这个低等的养料室里，最终也会死在这里。

在它们活着的时候，还是有搬家的可能的。它们的大脑中储有接受“移居”信号的“程序”。储粮蚁虽然充当的是储物库的角色，但它们是会移动的储物库。

叛军们挑选了一些大小适中的储粮蚁，然后慢慢地接近它们，发出了“移居”的信号。这些硕大的昆虫缓缓地动了动，然后将爪子从天花板上松开，爬了下来。在下面的蚂蚁立即抓住了它们，以防它们摔坏。

“我们要去哪里？”一只储粮蚁问道。

“朝南。”

储粮蚁没有提出异议，顺从地让叛军把它们给带走了。它们太大了，沉得要命，必须要六只蚂蚁才能抬动一只。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只是为手指们服务！

“它们最起码会对你们所做的表示感激吧？”103683号问道。

“它们只会抱怨我们送得不够多！”一个叛军士兵回答道。

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

小分队小心翼翼地沿着阶梯行进着。它们终于来到了花岗岩板块的断层处。在另一面，就是“活石头博士”居住的地方了。

马上就要和手指进行对话了。103683号不禁浑身一阵颤抖。那会和这次行动一样顺利吗？

看来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突然，它们被巡逻的守卫发现了。快逃！为了减轻负担，它们丢下了硕大的储粮蚁。

是叛军！

一名士兵分辨出了它们自以为不易察觉的气味。警报很快就传播开来，一场追捕行动迅速组织起来。

尽管联邦士兵行动迅速，但它们不可能同时抓住那些四散逃跑的叛军士兵。于是它们在各处设置了路障，切断了一些通道，它们这样像是要把叛军士兵往一个地方赶。

在士兵的追赶下，小分队只能沿着阶梯向上走，它们已乱了方寸。下40层，下30层，下16层，下14层。士兵们要把它们逼上一条绝路。103683号预感到等待它们的将是一个陷阱，但它们的面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联邦士兵是不会放过它的，要是它们放过它，它反倒会觉得奇怪了。除了向上走，它们没有别的选择。

叛军小分队来到了一个爬满了臭虫的房间。在它们面前展现的是一副可怕的景象：

散发着阵阵臭味的母臭虫们四散逃窜，它们背上外露的生殖器上已经布满了一个个小孔。而公臭虫则挥舞着它们顶端穿孔的尖尖的生殖器紧随其后。在稍远的地方，雄性的臭虫同性恋者们一个接着一个，结成

了一条长长的绿色的带子。到处都是臭虫，它们成群结队，塞满了整个房间。公臭虫的生殖器高高翘起，随时准备刺入对方的甲壳。

叛军们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它们已经被那些恶心的虫子缠上了。一只蚂蚁倒下了，很快就被一群正处在发情期的、散发着恶臭的臭虫淹没了。蚂蚁们都来不及发射酸液弹来自卫，雄臭虫的生殖器一下子刺穿了它们的甲壳。

23. 百科全书

臭虫： 在所有进行有性生殖的动物当中，臭虫（Cimex lectularius）是最令人惊奇的。它们的“淫乱”是人类难以想象的。

第一个特点：生殖器异常勃起。臭虫一刻不停地在交配。一些种类的臭虫甚至能在一天之内交配200多次。

第二个特点：同性交配和异类交配。臭虫识别同类的能力很差。就算在同类中，它们也分不清雄性和雌性。臭虫之间50%的性关系是在同性之间发生的，20%与异类发生，30%与异性发生。

第三个特点：雄性生殖器顶端穿孔。公臭虫的生殖器很长，而且顶端很尖。借助于它那像注射器一样的生殖器官，雄性臭虫能将精液射入它们配偶的任何部位：头部、腹部、足部、背部甚至心脏。这不会影响雌臭虫的健康。但这样一来如何才能怀孕呢？从哪里来的……

第四个特点：无性受孕。从表面看来，雌性臭虫的生殖器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害。然而，雄性生殖器是通过背部进入它们的身体的。那么，精子是如何进入血液中的呢？事实上，绝大部分精子和细菌一样，会死于免疫系统的手下。为了提高精子到达目的地的可能，雄性臭虫的射精量是十分惊人的。如果公臭虫的体形有人类那样大，那么它们每次射精产生的精液就有30升。在大量的精子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存活。那些存活下来的精子，藏在动脉与静脉中，等待着时机的到来。它们一直陪伴雌性臭虫度过整个冬天。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凭着本能，分散在头部、足部和腹部的精子就聚积到母臭虫的卵巢周围，然后穿过卵巢壁，进入子宫。一个循环又开始了。

第五个特点：雌臭虫有许多生殖器。由于那些粗野的雄性臭虫连续不断地将它们的生殖器刺入母臭虫的身体，母臭虫的身上布满了一道道棕色的疤痕。这些疤痕被围在一个浅色的区域里，就像是一个靶子。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精确地计算出雌臭虫交配的次数。

自然在生殖方面赋予了这种动物以神奇的适应力，一代传一代。成熟的雌性臭虫身上布满了棕色的斑点，并饰有浅色的光环。每一个小斑

点都连着一个生殖器，这些生殖器又与一个总生殖器相连，这个特点将伴随雌性臭虫一生。这些斑点不同于那些伤疤，但也有些伤疤是和生殖联系在一起的，那其实是一些长在背部的次生殖器。

第六个特点：自发调节。如果一只雄性臭虫与另一只雄性臭虫交配会发生什么呢？精子们仍会按照本能向着卵巢的方向进发，并试图进入卵巢。在没有发现卵巢的情况下，这些精子就会进入输精管，与那里面本来就有的精子融合在一起。结果就是：如果接受精子的雄性臭虫与另一只雌性臭虫交配，那它就会将自己的精子与另一只雄性臭虫的精子一并射入雌性臭虫的体内。

第七个特点：雌雄同体。大自然在这种喜好交配的动物身上总是层出不穷地进行着各种奇特的实验。一些雄性臭虫产生了变态。在非洲生活着名称为Afrocimex constrictus的臭虫。这种臭虫中的雄性种类在出生时，背上就带有小小的类似于雌性臭虫背上的次生殖器。然而，它们并不具有生育的能力。这些小小的“次生殖器”对它们来说，只起着装饰的作用，或者是为了吸引公臭虫来进行同性交配。

第八个特点：雄性臭虫能将精液射到很远的地方。热带有几种臭虫的种类就是很好的证明。它们的输精管像一个厚厚的管子，里面充满了被压缩过的精液。在特殊肌肉的收缩作用下，这些精液以高速被排出体外。当它发现几厘米开外的地方有一只雌性臭虫的时候，它就将生殖器对准对方，然后有力地射出精液。射出的精液划过空气，一直穿透母臭虫的甲壳，到达它想要到的地方。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Ⅱ卷

24. 地下追踪

又一只叛军蚂蚁倒下了。在倒地之前，它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叫声，但谁都不明白其中的含义：

“手指就是我们的神明。”

然后它就瘫倒在地上，四肢张开，就像一个有六个叉的十字架。

它的同伴紧随其后，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103683号听到那个奇怪的句子不断被重复着：

“手指就是我们的神明。”

被打扰的臭虫肆无忌惮地大展它们的淫威。联邦的士兵在一旁观看，显然它们没有打算要插手这场酷刑。

103683号不想这么快就死，最起码要等到它弄明白“神明”这个意思之后。一股狂怒从它的心底涌了上来，103683号用触角使劲地拍打着压在它胸前的十几只臭虫，然后集中浑身的力气冲向在一旁观看的士兵队伍。它这一招打得士兵措手不及。它们太专注于这场血淋淋的狂欢了，来不及反应过来将它拦住。但很快，它们就追了上去。

对于追踪来说，103683号可不是一个新手。它一面沿着天花板以高速逃窜着，一面用它分得很开的触角的顶端刮擦着，激起了一阵阵的土屑，像雪花一样纷纷落下，这样就在它和追踪者之间筑下了一道沙墙。但还是有一些守卫穿墙而过，这时它就摆好架势，用酸液弹给它们以颜色。但越来越多的守卫穿了过来，墙快要塌了。103683号也无法同时应付那么多士兵，它的酸液弹也快用完了。

它已精疲力竭了。

它是叛军！抓住它！

103683号沿着走廊跑着。它觉得这儿似曾相识。对了，这是通往养料储备室的路！它的四肢自然而然地将它带到了出发的地方。它曾沿着这条路走过，只不过方向相反而已。

它的一只脚受了伤，流血了。它必须找个地方躲起来。103683号在天花板上发现了一个合适的藏身之处。那是一只硕大的储粮蚁，它爬了上去，蜷缩在储粮蚁的脚下。后者的巨大身形完全把它遮挡住了，它终于躲过了追踪的士兵。

联邦士兵用触角搜寻着每一个隐蔽的角落。

103683号搬开了压在它身上的一只储粮蚁的脚。

“你想干什么？”储粮蚁缓缓地问道。

“移居。”103683号命令道。然后又搬开了对方的一只脚，接着是第三只。但这一回，储粮蚁可没那么容易就上当了。

“不，不……快住手！”

下面士兵们发现了滴落在地上的淡淡的血迹，它们沿着血迹搜寻着。又一滴血落到了一个士兵的头上，它抬起了触角。

“在这儿，我发现它了！”

103683号又急切地松开了储粮蚁的两只脚爪。这样一来，储粮蚁只有两只爪子扒住天花板了。它害怕了。

“快把我放回去！”

守卫转过身去，准备向天花板射击。

103683号终于用大颚把储粮蚁最后扒住天花板的爪子扒开了。就在守卫们向它射击的时候，橘色的储粮蚁掉了下去，正好砸在守卫的身上。地上出现了一大摊黄黄的液体。103683号就趁着这短暂的一瞬间，从高处的避难所跳了下来。那只守卫被压碎的腹部的碎片飞溅到了房间的各个角落。

又一群联邦士兵出现在了门口。103683号犹豫了，它剩下的酸液弹不多了，如何才能同时打中三名守卫呢？它想出来了，它将酸液弹射向倒挂在天花板上储粮蚁的脚。

储粮蚁的脚被打断了，再也不能固定在天花板上了。它们落入了追捕者的队伍中间，把它们炸开了花。但还是有一个逃脱了，浑身沾满了蜜。

现在103683号已经弹尽粮绝了，但它还是保持着射击的姿势，希望

能吓唬住对方。同时，随时准备接受致命的一击。

但什么也没有发生。难道对方也像它一样，没有弹药了？它们挥舞着大颚，扭打在一起，都想要撕碎对方的甲壳。103683号显得更老练一些。它打倒了对手，将它的头扳到后面。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爪子轻轻拍了拍它。

“你为什么要杀了它？”

103683号转动着触角，想要看看是谁在和它“说话”。

它分辨出那是友善的气味。

是女王！它儿时的伙伴，也是它第一次历险的倡导者。

周围，士兵愈来愈多，随时准备把它撕成碎片。但统治者发出了坚定的气味，告诉它们，这只蚂蚁是在它的保护下的。

“跟我来。”希丽·普·妮对它说。

25. 事情复杂了

声音很坚定。

“请跟我来。”

强烈的氖光灯下，并排放着两行尸体。每个尸体的大脚趾上都吊着一个标签。大厅里弥漫着一股乙醚和死寂的气氛。

枫丹白露停尸所。

“在这里，警长。”法医说道。

他们在一具具的尸体间走着。一些尸体放在塑料套子里，另一些用白布罩着。每个标签上列着死者的姓名、死亡的时间和地点：3月15日，在街上被刀捅死；4月3日，被公共汽车撞死；5月5日，跳楼自杀。

他们停在了三具尸体前面。根据他们的标签，这三具尸体分别属于索尔塔三兄弟：塞巴斯蒂安、皮埃尔和安托万。

梅里埃斯再也等不及了。

“您发现他们的死因了吗？”

“大致上是死于……一种强烈的情绪，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

“是恐惧？”

“也许是，或是受了惊吓。总之，这种情绪非常强烈。请看尸检报告：三个死者血液中的肾上腺激素的浓度是正常人的10倍。”

那个记者果然说对了。

“看来，它们是死于恐惧……”

“不完全如此，情绪上的打击只是导致他们死亡的一个原因。请过来看（法医将一张X光照片放在荧光屏上），他们的体内布满了溃疡。”

“什么东西能引起如此大面积的溃疡？”

“毒药。不如说，氰化物。但它造成的损伤只会在一处。而他们体内的溃疡有许多处。”

“那您的结论是什么呢？”

“这听上去也许有一点点奇怪。我认为首先他们是死于心绪上的剧烈起伏；其次，他们的肠胃都发生了内出血，这两样都是导致他们死亡的原因。”

法医整理好他的笔记，向警长伸出手。

“还有一个问题，医生。您最害怕什么？”

医生吸了一口气。

“我吗？作为一名法医，我已经看过太多的可怕景象了，已经没有什么能吓到我了。”

梅里埃斯警长告别了法医，离开了停尸所。他嚼着口香糖，比来的时候感到更加迷惑了。他知道，这回他是遇到真正的对手了。

26. 百科全书

成功：　　蚂蚁是这个星球上最有成就的一种生物。它们筑巢的数量堪称一绝。从干旱的荒原，到极地的边缘地带、热带雨林、欧洲的树林、山川、岩洞、海滩、火山口，甚至人类的居所，我们都能发现它们的踪影。它们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在气温高达60摄氏度的撒哈拉沙漠，生存着一种蚂蚁。它们仅用两条腿走路以免被滚烫的沙地灼伤。它们还能屏住呼吸，以防止体内水分的流失而造成脱水。地球上没有一片地方不被蚂蚁占据。它们建造了无数的城市和村庄。蚂蚁们能躲过它们的天敌，适应各种各样的气候条件：多雨、炎热、干旱、寒冷、潮湿及多风。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生活在亚马孙河流域的热带雨林中的所有动物，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褐蚁和白蚁。它们之间的比例是8只褐蚁对1只白蚁。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27. 重逢

扁头的看门蚂蚁微微散开，给它们让路。它们肩并肩地走在通向皇宫的用木头搭建成的走廊里：103683号，那一年前（蚂蚁纪元）还与贝洛岗的士兵殊死搏斗的蚂蚁和它一直失去联系的贝洛岗的女王希丽·普·妮。不知它是否已经忘了它们一起有过的冒险经历？

它们走进了女王的寝宫。希丽·普·妮将这间曾属于它母亲的居室做了一些改动。它用一块取自栗子壳内壁的皮层来装饰房间的墙壁。在大厅的中央，令人吃惊地停放着前女王贝洛·姬·姬妮那已经被镂空的、半透明的尸体。

在蚂蚁的历史中，这无疑是创纪录的第一次，一位已故的女王的尸首能够被它的后代永久地保存。在它的后代中，甚至有一些它曾经挑起过战争攻打它们，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希丽·普·妮和103683号坐在这间椭圆形的房间的正中。它们终于靠近了彼此的触角。

“我们的相遇并不是偶然的。”统治者先开了口。它已经寻找这位优秀的战士很长一段时间了。它需要它。它想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讨伐手指的战争，消灭它们建筑在世界最东面所有的巢穴。而103683号是领导褐蚁部队向手指的王国进发的最合适的人选。

叛军们果然没有说谎。希丽·普·妮果然有这样的打算。

103683号没有马上答复女王的提议。的确，它十分想在世界的最东面探个究竟。但深藏于它体内的恐惧在刹那间涌上了心头。那是对手指的深深的恐惧。

在它从手指的世界回来以后的紧接着的那个冬眠里，它的梦中只有手指，那些玫瑰色的巨大圆球，不费吹灰之力地吞噬着它们的小城市。还有几次，它从梦中惊醒，触角都被汗水湿透了。

“怎么了？”女王问道。

“我害怕那些来自世界边缘的手指。”

“害怕是什么东西？”

“那是一种我们不愿介入自己不能控制的局面的意愿。”

希丽·普·妮告诉它，当它在阅读母亲留下的记忆费洛蒙的时候，也曾“看到”过这个词语：恐惧。根据那段记忆费洛蒙的解释，当个体之间不能彼此了解和沟通时，它们就会产生“恐惧”。

在贝洛·姬·姬妮看来，只要克服了恐惧的心理，就没有什么事办不成。

103683号终于见识到了前任女王那充满智慧的语言。希丽·普·妮动了动后面的触角，问道：“恐惧是否已经夺走了你领导这次远征的能力？”

“不，好奇比恐惧拥有更大的威力。”

希丽·普·妮放心了，缺少了103683号的经验，它的远征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你看来，如果要把地球上所有的手指杀掉，大概需要多少士兵？”

“你想要把地球上所有的手指都消灭掉？”

是的，那是当然。希丽·普·妮要的就是这个。手指们应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它们只不过是一些硕大的寄生虫。女王有些激动，不断地抖动着它的触角。它申明道：手指的存在是一种危险，这不仅仅是对蚂蚁们来说的，对其他的动物、植物和矿物都是如此。这是它的感觉和经验告诉它的，它有确凿的理由这样做。

103683号被它的勇气征服了。它快速地估算了一下：要打倒一个手指最起码要500万精兵。而在地球上，最起码……最起码有4群，即20个手指！

那就是说，要至少1亿名士兵。

103683号仿佛又看到了那寸草不生的巨大的黑色带子。在震耳欲聋的振动声和燃烧而发出的黑烟中，所有的探险者在顷刻间被压得粉碎，就好像是一片片薄薄的树叶。

世界的边缘就是这个样子。

希丽·普·妮沉默了一会儿。它在房中走了几步，大颚随意地玩捏着几个谷物壳。然后它转过身来，触角耷拉着。它说，为了确认是否真的有必要进行这次远征，它曾征求过许多蚂蚁的意见。它并不想滥用手中的权力，它只是提出建议，由公众来做决定。但是，不是所有的它的姐妹和女儿都赞同它的建议。它们深恐又卷入像过去同侏儒蚁和白蚁进行的战争中去。它们不想由于这次远征，搞得联邦失去防卫的能力。

希丽·普·妮也同许多持赞同意见的臣民谈过。它们一同做出了努力，终于使这次远征得以成行。如今它们征集到的士兵数量是8万。

“8万个兵团？”

“不，是8万名士兵。”在希丽·普·妮看来，这样的兵力已经足够了。如果103683号认为这样的兵力太少，女王答应再尽力补充一些士兵。最多可以再征到100万到200万名士兵。这已是它能够找到的全部士兵了。

103683号思索着，很显然，女王并没有意识到手指们的威力。仅用8万名士兵就想消灭地球上所有的手指，简直就是妄想！

但它那永远的好奇心又在折磨它了。这样的一次机会怎么能错过呢？它重新振作起自己的精神。无论如何，它会领导这8万名士兵去完成这次的远征任务。虽然鲁莽了一点，它已顾不了这么多了。它是不可能将地球上所有的手指都消灭的，最起码，它能了解到那些巨兽是怎样生活的。

它接受了8万名士兵的兵力。此外，它还想问女王两个问题：为什么要进行远征？为什么女王会如此憎恨手指，而它的母亲贝洛·姬·姬妮如此地看中它们？

女王没有回答它的问题，而是领着它顺着一条走廊向大厅的底部走去。

“来。我领你参观一下化学图书馆。”

28. 蕾蒂西娅几乎出现了

房间里一片嘈杂，烟雾弥漫。桌子、椅子还有咖啡机把原本就不大的房间塞得水泄不通。

打字机的键盘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流浪汉们斜躺在长凳上低声地抱怨着；被关在简易牢房里的囚犯高声叫嚷着，说是不能这样对待他们，他们要给律师打电话。

一块小黑板上贴满了通缉犯的照片，一个个都像凶神恶煞一般。每张照片下面都附有悬赏捉拿他们的赏金。从1000法郎到5000法郎不等。这些价钱还是低了一点，如果我们考虑到一个人含有那么多的有机产品（肾、心、荷尔蒙、血管以及各种体液），那他的价钱起码也应该在75000法郎左右。

当蕾蒂西娅·威尔斯走进警局的时候，很多双眼睛都抬起来注视着她。她已经习惯了，无论她走到哪里，都能造成这种效果。

“请问，梅里埃斯警长的办公室怎么走？”

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让她出示了证件，然后才告诉她：

“在那儿。您沿着走廊一直走到底，就在盥洗室的前面。”

“谢谢。”

当她出现在门口的时候，警长感到自己的心脏好像被什么东西揪紧了。

“请问，梅里埃斯警长在吗？我是《周日回声》报的记者蕾蒂西娅·威尔斯。”

“我就是。”

他示意她坐下。

他还是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这辈子他还没有见过如此漂亮的女人，最近没有，过去也没有。

最让他心动的是她那淡紫色的双眸，然后是她那圣母般的脸庞，婀娜的体态和浑身散发出来的香气。那是混合着香柠、香根草、柑橘、檀香的气味，还有一点点浓郁的来自比利牛斯山山羊的麝香。但分析它的成分是化学家的事情，雅克·梅里埃斯只能心醉神迷地嗅着那弥漫于空气中的香味。

他的全部心思都随着蕾蒂西娅的嗓音起伏着，至于她究竟说了些什么，他一句都没有听见。他尽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但一点用处也没有。她的美貌、她的香气，还有她美妙的嗓音占据了他整个头脑。

“谢谢您能来。”他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

“应该说感谢的是我，谢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

“不，不，我欠您很多。您使我在这件案子中茅塞顿开。这是您应得的。”

“很好。您的脾气不错。我能将我们的谈话录下来吗？”

他开始说话，不断变换着措辞。但眼前的这个女人实在是太迷人了。她的皮肤是那么白嫩；乌黑的长发梳成路易丝·布鲁克丝的式样，前面有着浓密的刘海；高高的颧骨上是她那长长的紫色的双眸。她丰满的嘴唇涂了一层淡淡的玫瑰红色的唇膏。紫红色的套装显然是出自高级妇女时装店。还有她的首饰，言谈举止都显示她来自上层社会。

“我能抽烟吗？”

他表示不介意，并递给她一个烟灰缸。她掏出了一个精致的镂花小烟嘴，点燃了香烟，然后喷出一口淡蓝的、混有鸦片气味的烟雾。接着，蕾蒂西娅从包里拿出了笔记本，开始提问。

“我听说您已要求进行尸体解剖了，是吗？”

他点了点头。

“有什么发现吗？”

“恐惧加上毒药，是造成他们死亡的原因。但我认为尸体解剖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揭示出所有的真相。”

“血液化验发现毒药了吗？”

“没有。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毒药，有些毒药是化验不出来的。”

“您在案发现场发现什么线索了吗？”

“没有。”

“没有任何盗贼闯入的痕迹吗？”

“没有。”

“您对罪犯的作案动机有什么看法？”

“正如我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那样，塞巴斯蒂安·索尔塔因为赌博欠下了许多钱。”

“关于这件案子，您已经掌握什么罪证了吗？”

他吸了一口气：

“目前为止还没有……能轮到我问您一个问题了吗？您似乎对精神病学很有研究。”

在那美丽的紫色瞳仁里，他读到了一丝惊奇。

“看来，学校教会了您不少东西！”

“这是我的职业。在您看来，什么东西能把三个男人吓成那样，把他们都吓死了？”

她有点犹豫：

“我只是一名记者。我的职责是从警察那儿了解信息，而不是提供信息。”

“那就当是一种交换好了。当然，您也可以不同意。”

她变换了一下她那两条穿着丝袜的修长的腿的位置。

“那警长您又最害怕什么（她弯下身子将烟灰弹在烟灰缸里，两眼却从上往下地盯着他）？不，不要急着回答，这个问题太私人了。我承认我的这个问题有点过分。恐惧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人类的祖先最早拥有的就是这种情感。它是种古老的情感，具有强大的力量。它来源于我们的想象，我们不能控制它。”

她喷出了一大口烟，用手把它挥散了，然后抬起了头，朝他笑了笑

:

“警长，我们这一次可遇到真正的对手了。我之所以要写那篇文章，就是不想让它从您手中溜走（她关上了录音机）。其实，您所说的一切，我早已经知道了。现在，就让我来告诉您一些事情吧（她站了起来，准备离开）。这桩案子比您想象的要有趣得多。很快就又会有一场好戏上演了。”

他非常吃惊：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的小拇指告诉我的……”她的唇边浮现出一丝神秘的微笑，朝他眨了眨眼睛。

然后就像一只灵巧的猫一样，消失在门口。

29. 寻火

103683号从没有进过化学图书馆。这里的一切都给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行行的装有记忆费洛蒙的卵形容器排列整齐，一望无际。每一个记忆费洛蒙都描述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或是对一些事物发表自己的看法。

当它们走在一排排卵形容器之间的时候，希丽·普·妮女王向103683号讲述了一切。当它继承了王位之后，它就发现母后贝洛·姬·姬妮与生活在城市底下的一群手指有联系。母亲已完全被手指们迷惑住了，它竟然认为它们有着和蚂蚁们一样高度发达的文明。它负责喂养它们，作为交换，手指们教会了它一些奇怪的东西，比如说，什么轮子。

在贝洛岗的眼中，手指们是一群善良的动物。可希丽·普·妮能够证明它母亲错得有多离谱。所有的证据都说明一点：正是那些手指放火烧毁了贝洛岗城，杀死了唯一愿意了解它们的女王——贝洛·姬·姬妮。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手指们的文明竟然是建立在火的基础上的。这正是为什么希丽·普·妮不愿与它们有任何联系，更别说喂养它们了。它下令封锁了通往手指们居住的地方的通道。它还下令发动一场讨伐手指的远征，要让它们从这个世界上彻底地消失。一切的一切都是出于上述这个原因。

许多的侦察报告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信息：手指们会点火，它们还会玩水。更可怕的是，它们还用火制造出了东西。蚂蚁们绝对不能允许这种精神失常的动物再生存下去了。否则，整个世界都会毁在它们的手里的。贝洛岗城经历的一切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

火！……103683号做了一个表示厌恶的动作。现在，它懂得希丽·普·妮那样做的原因了。所有的蚂蚁都明白什么是火。从前，它们也曾发现过这种物质。和人类一样，也是偶然发现的。雷电击中了灌木丛，一根小小的烧着的树枝掉在草丛里，就会引起火。一只蚂蚁走近了些，想好好看看这像太阳一样熊熊燃烧的东西。它将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黑色。这东西太神奇了，蚂蚁们产生了将它带回巢穴的念头。第一次尝试

失败了，接下来的几次都失败了。火往往在路上就熄灭了，于是它们带的树枝越来越长。终于一个做事谨慎的蚂蚁兵将火一直带到了蚁穴的旁边。它证明了运送太阳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它的姐妹们都向它表示祝贺。

火，真是一个奇迹！它带来了力量、光明和热量。多美丽的颜色啊！红的、黄的、白的，还有蓝的。

这一切就发生在5000万年前，并不是很久。所有的昆虫都还记得这些事。

但是有一个问题：火不能永远地燃烧下去。而再次取到火，就必须等到下一次雷击。但雷电总是伴着雨水而来，而雨水会将火熄灭的。

为了更好地保护它们明亮闪耀的财宝，一只蚂蚁提议将更多的小树枝带进蚁穴。多糟糕的提议啊！火确实是燃烧了更长的时间，但也立刻烧毁了用树枝堆成的穹形蚁穴，造成了几千只蚁蛋、工蚁和蚂蚁兵的死亡。

革新没有取得成功。事实上，对火的寻找只是刚刚开始。起初，蚂蚁们的尝试总是以失败告终，经过不断改进，它们总能取得进步。

一直以来，蚂蚁们都执着于解决这个难题。

希丽·普·妮拿出了存有它们工作记录的记忆费洛蒙。

首先，蚂蚁们发现，火会蔓延到所有靠近它的地方。同时，火又十分脆弱。哪怕是蝴蝶翅膀轻轻地拍击，都能使它化成一缕轻烟，消散在空气中。对蚂蚁来说，如果它们想把火扑灭，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向火堆中喷射低浓度的酸液。曾有一个蚂蚁先驱向正在燃烧着的木炭中喷射了浓度极高的酸液，结果是引火烧身，它很快就变成了一支喷火枪，接着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火炬。

蚂蚁们总是拿一切它们能够找到的东西做尝试（这是它们科学的形式）。在晚些时候，大约是15万年以前，它们终于发现不用等到雷击，也可以“制造”出火。一只工蚁发现，将两片干燥的树叶互相摩擦，它们就会冒烟，随后火就燃起来了。这一发现被反复地实验、研究，蚂蚁们终于能依据自己的意愿点火了。

美好的发现带来了一段安逸舒适的日子。几乎每一天，每一个蚁穴都能发现火的新用途。火能摧毁参天的巨树，弄碎最坚硬的东西，能帮

助蚂蚁在冬眠后迅速恢复体力，能治疗疾病，还能使物品原有的颜色变得更加美丽。

当火被不可避免地用于战争的时候，蚂蚁们对火的热情又降低了。四只蚂蚁只要配上点燃的树枝，就能在半小时之内，摧毁一个拥有100万居民的城市。

还有树林的大火。蚂蚁们对火势的蔓延感到束手无策。一旦有东西着了火，一阵风就能将它蔓延开去。只装备有低浓度蚂蚁酸液的消防员是不可能战胜这些大火的。

只要一棵小灌木丛着了火，火势就会一棵树接着一棵树地蔓延开去。短短一天之内，就会有300万的蚂蚁和近3万的蚁穴化为灰烬。

火灾烧毁了一切。哪怕是最高大的树、最巨大的动物，甚至鸟儿也不能幸免于难。因此，昆虫们从最初的狂热，到开始憎恶火。所有的一切都不能逃过它的魔爪。它再也不像一开始那样给它们带来欢乐了，它变得越来越危险。于是，昆虫社会达成了一致，将火列为最大的敌人。

谁都不应该再接近火了。如果雷电击中了一棵大树，根据命令，蚂蚁们都应该远离那棵大树；如果两片干树叶靠得太近了，每只蚂蚁都有责任将它们分开。命令跨越了大海，很快这个星球上所有的蚂蚁，以及所有的昆虫都知道了这条命令。它们必须远离火，尤其不要试图去成为火的主人。

除了一些小飞虫和蛾子还会情不自禁地扑向火堆之外（它们实在太迷恋光明了），昆虫们都严格遵守着这条命令。如果有谁胆敢违背命令，将火用于战争，其余的昆虫就会立即联合起来，将它消灭。

希丽·普·妮放好了装有记忆费洛蒙的容器。

手指们不仅违抗了这条命令，还将火用在了各个领域。它们的文明就是火的文明。在它们用火烧毁整片树林之前，我们必须消灭它们。

女王发出的气味中带有一种坚定的成分，但这坚定中又有着一点点残忍。

103683号越发迷惑了。据希丽·普·妮说，那些庞然大物并不是天生就属于这个星球的。它们在地球上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只有300万年。但毫无疑问，它们还会在这儿生活很长一段时间的。

103683号理了理触角。

通常，蚂蚁是从不干涉别的动物的生活的，任其自生自灭。为什么这一次，女王却不放过手指，要坚决消灭它们呢？

希丽·普·妮强调说：

“它们太危险了，我们不能坐等它们自己灭亡。”

103683号忍不住了：

“好像在城下，就有一些手指。”

如果希丽·普·妮要消灭手指，为什么不从它们开始呢？女王有些吃惊，103683号是怎么知道这个秘密的。但马上它就恢复了常态，辩解说那一小撮手指并不构成威胁。它们被困在地底，没有别的出路。要想杀死它们，简直就是易如反掌，只要切断它们的食物供应，饿死它们就行了。它们现在只是一群行尸走肉罢了。

“如果是那样，多可惜啊！”

女王抬起了触角。

“怎么？你喜欢手指？那次旅行的时候，难道你已经和它们有过接触了？”

103683号不打算退缩。

“不，我只是想说，对动物学研究来说，这会是一种损失。毕竟，至今我们对那些巨型动物的形态和习性还一无所知，这会影响到我们的远征的。我们要征战世界的边缘，除了知道它们是我们的敌人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俗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嘛。”

女王有点动心了。103683号决定继续扩大战果。

“它们的存在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赐的良机。请想想，在我们的城市里，我们的势力范围里，就有一群手指，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一点呢？”

希丽·普·妮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103683号说得有理。那些巨型动物的确是它们的囚徒，就像它在动物实验室里养的那些小动物一样。它们被关在榛子壳中，给它提供了绝佳的微型动物的实例；同样地，手指们被关在岩洞里，也可以给它提供巨型动物的绝妙的样本……

女王决定听从103683号的建议，好好地利用一下那些生活在城下的手指。首先要开始拯救它们，给它们提供食物，如果有必要的话，它也不反对和它们对话。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科学。

为什么不驯养它们，将它们变成巨型的坐骑呢？在食物的利诱下，它们肯定会屈服的。

就在这时，事情有了突然的变化。

一只蚂蚁不知从哪里跳了出来，直扑向希丽·普·妮，想要行刺女王。103683号英勇地向前一跳，用锋利的大颚打倒了它，没有使罪行得逞。女王显得格外镇定，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看，这就是手指干的好事！它们使那些‘带有岩石气味的战士’丧失了理智，竟然敢刺杀它们的女王。你可看见了，103683号，我们绝不应该心慈手软，别提和它们交谈了。手指和别的动物不一样，它们太危险了。即使是它们的语言也能把我们杀死。”

女王早就知道城中存在这一股反叛的势力。叛军们和那些在岩石下濒于灭绝的手指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它已经对其采取了措施。它的一些忠诚的守卫已经渗透进叛军的组织，及时向它报告来自手指的消息。它知道103683号与叛军有过接触，但它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103683号反过来也能给它提供帮助。

地上，企图刺杀女王的叛军士兵聚积起它剩下的所有力量，喊了一句：

“手指是我们的神明！”

然后，一切都结束了。它死了。女王上前嗅了嗅尸体。

“‘神明’是什么意思？”

103683号也不明白。女王在房中走来走去，口中不断重复着一句话：消灭手指已经迫在眉睫。必须把它们全部消灭，而这件任务当然要交给最有经验的士兵去完成。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103683号需要两天的时间召集它的军队，然后就可以开拔，向手指的世界进军了！

30. 神示

增加你的奉献，
献出你的生命，手指比女王或幼蜂都重要得多。
永远不要忘记，
手指强大无比，无所不能。

手指无所不能因为手指是神明。
手指无所不能因为手指是伟大的。
手指无所不能因为手指是强大的。

这是不容辩驳的事实。

这些“神示”的作者在别人发现他之前就很快离开了机器。

31. 死神再次降临

卡萝莉娜·诺加尔一向不喜欢家庭聚餐。她只想早一点回房，可以安安静静地继续干她的活。

在她的周围，家里人指手画脚、叽里呱啦地聊着天；菜盘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咀嚼声、谈话声交织在一起。他们谈论的都是她最讨厌的话题。

“太热了！”她妈妈说。

“电视里说，今年最热的时候才刚刚开始。这都是20世纪末的环境污染造成的恶果。”她爸爸补充道。

“都是帕皮的错。在他的时代，即90年代，人们无休止地污染空气。我们应该把他们那代人都送上法庭。”这是她妹妹。

桌边只有四个人，但那三个人已足以让卡萝莉娜·诺加尔感到厌烦了。

“等一下我们去看电影。你想一起去吗，卡萝？”她妈妈问她。

“不了，妈妈。我有工作要做。”

“可是已经晚上8点了！”

“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随你的便。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还独自在家工作，而不是和我们一起出去散心，那是你的权利。”

她已经失去耐心了。终于，她的家人走了。她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门，然后立即拿出了一个手提箱，从里面取出一个装满小颗粒的玻璃球。她将小颗粒倒在一个金属盘子里，然后放在本生灯上加热。

慢慢地，小颗粒化成了棕色的泥浆状的东西。一股热气从盘子中升起，渐渐化成灰色的烟雾。火焰从烟雾中冒了出来，越变越美丽，明亮而又纯净。

这个方法显得有点过时，但在家里，只能这样了。她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这时，门铃响了。

门外站着一个男人，他的胡子呈深红棕色，深得都有点像红色了。马克西米利安·麦肯哈里斯命令手中牵着的两条猎兔狗坐下，连问候都没有就问道：

“准备好了？”

“是的，我在家里完成了最后一步。但主要的步骤都是在实验室里完成的。”

“很好。没出什么问题吧？”

“没有。”

“没有其他人知道吧？”

“没有。”

她将已经变成赭石色的还冒着热气的东西装进一只厚壁瓶子里，然后递给来的男人。

“接下来的事我会负责的。现在，你可以休息了。”

“再见。”

他挥了挥手，带着他的两条猎兔狗消失在电梯里。

“可已经是晚上8点了！”

又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卡萝莉娜·诺加尔感到一阵轻松，现在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了。别人失败了，而他们取得了成功。

她拿了一瓶冰啤酒，慢慢地喝着。她脱下工作服，换上了一件玫瑰红色的睡袍。在一只袖子上，她发现有一个正方形的小洞。必须马上补好，不然就会越来越大的。她取出了针线，坐到电视机前。

现在正是《思考陷阱》播出的时间。卡萝莉娜·诺加尔打开了电视。

出现在荧屏上的还是拉米尔夫人，一副典型的法国中产阶级的派头

。她看上去有一点点紧张，对谜语的答案还是一点头绪也没有，甚至连一条正确的道路都没有找到。

主持人像平常那样数着数。

“怎么样，您发现什么了吗？再仔细看一下这块题板，然后告诉观众朋友们，这串数列让您想到了什么？”

“啊，这个问题有一点特别。看上去就像一个三角形的发展序列：起始于一个简单的个体，然后越来越复杂。”

“太棒了，拉米尔夫人！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您肯定能找到答案的！”

“一开始，是一个‘1’，这大概是……大概是……”

“现场的朋友正期待着您的答案呢，拉米尔夫人！说下去，观众会给您鼓励的。”

热烈的掌声。

“加油，拉米尔夫人！这大概是什么？”

“这是一桩神圣的事。‘1’分成了两个数，这两个数字又分成了四个。这有一点……”

“有一点什么？”

“就像是生命的开端。最初的受精卵分裂成两个，然后是四个，越来越多。从直观上看，这一串数列让我想到了生命的起源：一个逐渐发展、壮大的个体，真太玄妙了。”

“确实是这样，拉米尔夫人。我们给您的是一个玄妙的谜语，完全适合您敏锐的观察力和观众的欢呼。”

鼓掌。

主持人步步紧逼。

“那么这种发展是遵照什么规律的呢？生命的诞生又是依据什么发展的，拉米尔夫人？”

擂主显得有些懊丧。

“我不知道。……我能申请使用王牌吗？”

现场的观众中发出一片失望的嗡嗡声。第一次，拉米尔夫人也遇到难题了。

“您肯定要这样做吗，拉米尔夫人？您确定想要一张王牌吗？”

“我只能这样做。”

“真遗憾，拉米尔夫人，您一路过关斩将……”

“可这个谜语实在太特别了，需要花费好多时间。因此我决定使用王牌，得到一些提示。”

“那好。我们已经给了您第一句提示：‘越是聪明就越难找到谜底。’现在我们给您第二句提示：‘必须忘却我们已经掌握的所有知识。’”

可擂主看上去还是一脸茫然。

“这说明什么？”

“啊，这正是等待您去发现的，拉米尔夫人。我可以帮助您，这就好像精神分析法，需要您的脑筋拐一个小小的弯，将一切都简单化。忘记那些逻辑、假设，让您的脑子里空空如也，什么都别想。”

“可要知道，这并不容易。您这是要求我借助思想去清除我脑中所有的想法！”

“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想要达到的目的，这就是‘思考’……”

“……陷阱！”现场的观众齐声叫道。

鼓掌。

拉米尔夫人叹了一口气，眉头紧锁。主持人摆出了一副随时准备帮助她的姿态。

“利用您的王牌，您有权知道这个数列的下一行是什么。”

他掏出水笔，写道：

11

1211

111221

312211

然后又加了一行：

13112221

摄影师又给了拉米尔夫人一个大特写。后者眯着眼睛，嘴里念叨着：1……，2……，3……。就好像在念一个做李子干四合糕的配方：千万要遵守“3”的比例，不要吝啬，只用1份。

“拉米尔夫人，您现在明白一点了吧？”

可我们的擂主太专注与古板了，只发出了一连串的“嗯”声，似乎表明这一回，她肯定能找到答案。

主持人没有打断她的思考。

“我希望你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也能仔细地记下这新添的一行。好，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明天见。”

鼓掌。片尾字幕。鼓声、小号声、各种各样的叫声。

卡萝莉娜·诺加尔关掉了电视。她好像听到了一些动静，针线活已经干完了。没有人会发现那儿曾经有过一个丑陋的洞眼。她收拾好了针线和剪刀，一阵纸被揉皱的声音。

那是从浴室传来的。不会是老鼠，它们在瓷砖上发不出这样的声音。难道是小偷？可去浴室干吗？

她从五斗橱中找出了她爸爸藏在那里的专为应付这种情况的6mm口径的小手枪。为了给闯入者一个突然的袭击，卡萝莉娜又打开了电视，调响了音量开关，然后蹑手蹑脚地向浴室走去。

电视里的演员大叫着：

“我们要烧毁这里的一切，你们的房子、店铺、所有的东西……”

卡萝莉娜·诺加尔紧贴着浴室的门，双手紧握手枪，就像在美国警匪片中看到的那样。然后，突然“砰”的一声，把门撞开。

什么都没有。声音是从浴帘后面传来的，而且越来越响。她四肢僵硬地将浴帘拉开。

一开始，她向前走了几步，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但马上她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她尖叫着，一下子打光了所有的子弹。然后气喘吁吁地跑出浴室，用脚关上了门，幸好钥匙就在门上，她把钥匙转了两圈，将门紧紧地锁上了，然后等待着。她快要崩溃了。

但愿那东西不会破门而出！

但她的愿望落空了。“它”出来了，紧紧跟随着她。

她呻吟着，跑着，一面将放在家具上的小玩意砸向身后。她挥舞着四肢。这一次。她可是在劫难逃了。

32. 困惑

它用胫节上的“梳子”理了理触角。

103683号有点迷失了自己。

它如此害怕手指，却同意参加灭绝它们的行动。它已经对叛军们产生了信任感，却不得不背叛了它们。它曾经只和20名探险者就到达了世界的边缘，如今女王给了它8万的兵力，它却认为远远不够。

最令它担忧的还是那伙叛军。它曾经以为自己是和一群理智的、善于思考的勇士结盟，如今看来，它们只不过是一帮半疯的蚂蚁，总是念叨着那个莫名其妙的词语：神明。

女王的举动也有一些奇怪。它只是一只普通的蚂蚁兵，女王对它说得太多了，这太不正常了。希丽·普·妮要消灭所有的手指，却对生活在自己城市中的敌人视而不见。它一直声称，只有对各种不同的奇特的动物都有一个深刻的了解，蚂蚁们才可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它拒绝研究手指这种最最奇妙的、令人困惑的动物。

看来，希丽·普·妮没有对它说出全部的事实，叛军们也没有。它们都不信任它，只是想摆布它。103683号觉得自己就像是女王与叛军手中共同的玩偶。

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它的脑海中：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在蚁城中发生过。似乎在贝洛岗，每一只蚂蚁都失去了理智。它们都学会了独立思考，体验到了“情绪”这种奇怪的东西。总之，它们已变得不像蚂蚁了。蚂蚁的世界起了突变，而叛军们正是一群已经完成了突变的蚂蚁。

希丽·普·妮也是。至于103683号自己，它早已不是一只普通的蚂蚁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实体了。贝洛岗究竟发生了什么？

103683号无法回答自己的这个问题。它还想弄明白是什么促使叛军们做出如此古怪的举动。

“神明”又是什么东西？

103683号向饲养金龟子的大厅走去。

33. 百科全书

对死者的尊敬：　　要给一种有思想内容的文明下定义，首要的一条就是“对死者的尊敬”。

早先的人类是将尸体与垃圾一并扔掉的。因此那时的人类根本谈不上文明，和野兽没有什么区别。当他们开始懂得将尸首埋掉或烧掉的时候，一些事情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懂得了妥善处理尸体，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在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精神世界，即所谓的阴间。而人的一生只不过是在两个空间之间的一小段过程罢了。所有的宗教也都起源于此。

最早的有关“对死者的尊敬”的记录是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大约7万年前。在那个时代，一些部落的人将他们同族的尸体埋在一个1.4米长、1米宽、0.3米深的土坑里。

在尸体的旁边，部落的人还放上一大块肉、燧石器具和死者生前曾捕猎到的动物的头盖骨。就好像是部落里的人一起为死者准备了一餐丰盛的饮食。

在蚂蚁的世界里，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蚂蚁，人们发现它们在蚁后死后的几天之内还继续喂它食物。这种举动是非常令人惊奇的，因为那些蚂蚁不可能不知道它们的蚁后已经死了。死者身上散发出来的阵阵异味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34. 隐形人

雅克·梅里埃斯跪在卡萝莉娜·诺加尔的尸体旁边。一样的双眼圆睁，死者的脸上同样也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他转向卡乌扎克探员。

“没有指纹，是吗，埃米尔？”

“没有。跟上一起案子一样：没有伤口，没有作案工具，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简直就是一团迷雾！”

警长又掏出了他的口香糖。

“门又是紧闭的？”梅里埃斯问道。

“有三扇门锁着，两扇开着。死者紧紧抓着其中一扇门的门把手。”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她究竟是想开门还是关门。”警长低声咕哝了一句（他弯下腰检查着死者的手形），“是要开门。凶手当时就在屋内，她是想要逃跑……埃米尔，你是第一个到现场的吗？”

“像往常一样。”

“这间屋里有苍蝇吗？”

“苍蝇？”

“是的，苍蝇。”

“在索尔塔一案中，你就问过同样的问题。这真的那么重要吗？”

“是的，非常重要。苍蝇对于每一个侦探来说，都是最优秀的情报员。我的一个老师就是靠苍蝇解决了所有的案件。”

探员撇了撇嘴。在新型的警察学校里竟然还在教授这些老掉牙的“窍门”！但卡乌扎克对一些巧妙的老方法还是十分信任的。他回答道：

“我还记得索尔塔一案，所以这一次我特意看了看。窗子都关着，

要是有苍蝇，应该还在。但你能从它们身上发现什么呢？”

“苍蝇可太说明问题了。如果有苍蝇，就说明这间房子的某一个地方一定存在着一个通道；如果没有，那就说明屋子的确是紧闭着的。”

他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搜寻着。终于，在白色天花板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只苍蝇。

“看，埃米尔！在那上面，你看见了吗？”

苍蝇好像感觉到有人在注视它，飞走了。

“它会给我们指明空中的通道。看，埃米尔，就在那儿，窗子上有条小裂缝。它就是从那儿进来的。”

苍蝇拐了个弯，停在了一张扶手椅上。

“在这儿。我敢肯定这是只绿头苍蝇。这已是第二拨苍蝇了。”

“这是什么意思？”

梅里埃斯解释道：“一旦有人死了，苍蝇们就会蜂拥而至，但并不是所有的苍蝇都是在同一时刻到来的，这其中有一定的秩序。首先是蓝头苍蝇（calyphora），它们是第一拨。一般说来，它们逗留的时间是在死亡以后的五分钟之内，因为它们喜欢喝热的血。如果条件允许，它们还会把卵产在尸体的肉里面。当尸体发出气味的时候，它们就走了。紧随其后的是第二拨苍蝇：绿头苍蝇（musina）。它们喜欢有一点点发臭的腐肉。在享用完美食，生完孩子之后，这些绿头苍蝇就将位置让给了下一拨苍蝇：灰头苍蝇（sarcophaga）。它们喜欢吃一些发酵变酸的肉。最后到来的是干酪苍蝇（piophila）和专吃脂肪的苍蝇。就这样，五拨苍蝇轮流光顾了尸体，各取所需。”

探员叹了一口气，有点恶心。

“我们可没有那么多东西。”

“那就要看给谁吃了。一具尸体足够款待一大群苍蝇了。”

“可这与破案又有什么关系呢？”

梅里埃斯掏出了随身携带的手电筒，仔细看了看卡萝莉娜·诺加尔的耳朵。

“在耳廓里，有绿头苍蝇的血和卵，这非常有趣。原本应该还有蓝头苍蝇的卵，可现在没有，这就说明第一拨苍蝇没有来过。这可是个重要的发现！”

探员开始明白苍蝇带来的好处了。

“可为什么它们没来？”

“因为有东西或是有人，很可能就是凶手在死者死了以后还逗留了五分钟，使得蓝头苍蝇不敢靠近。接着，尸体就开始变质了，它也就不感兴趣了。接着绿头苍蝇就来了，它幸运地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因此，凶手只在这儿逗留了五分钟，就走了。”

警长那严密的逻辑推理给埃米尔·卡乌扎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梅里埃斯并没有满足，他不断地自问究竟是什么把蓝头苍蝇给吓跑了。

“难道是一个隐形人……”

他的思路被打断了。浴室里有响动。

他们一起冲向浴室，拉开浴帘。但什么也没有发现。

“果真是一个隐形人，我能感到他就在房间里。”

梅里埃斯浑身打了一个寒战，若有所思地嚼着口香糖。

“他不用打开门窗就能进来。他不仅能隐形，还能穿墙而过。（他转过身，看着被覆上一层玻璃蜡的被害者的尸休，她的脸也因为恐惧而扭曲了。）……真可怕啊！这个卡萝莉娜·诺加尔是干什么的？你有她的资料吗，埃米尔？”

卡乌扎克翻了翻标有死者名字的文件夹中的几页纸。

“没有男朋友，生活一切正常。也没有恨她恨到想要把她杀了的仇人，是一个化学家。”

“她也是？”梅里埃斯有些吃惊。“在哪儿工作？”

“CCG。”

两个男人不约而同地抬起头，目瞪口呆地看着对方。CCG，联合化学公司，也就是塞巴斯蒂安·索尔塔工作的地方。

他们终于发现两起案件的共同点了，这绝不会是一个巧合。事情总

算有眉目了。

35. 神明是一种特殊的气味

它到了。

103683号凭借着灵敏的嗅觉，又来到叛军们的秘密巢穴。

“我必须要一个解释。”

一群叛军士兵围住了103683号，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杀它，但它们没有。

“‘神明’是什么？”

这一次，又是瘸子士兵充当发言人的角色。

它承认没有向103683号说出全部的真相。无论如何，告诉它“亲手指叛军”组织的存在，已经表现了它们对它的巨大信任了。城中所有的蚂蚁士兵都在追捕它们，对于它们这样的秘密组织来说，并没有习惯很快就信任一只外来的蚂蚁。

瘸子士兵竖起了触角，似乎想努力表明它的坦诚。

现今的贝洛岗城正发生着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对它们的城市，对所有蚂蚁的城市，乃至对全体蚂蚁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叛军行动的成败关系到全世界蚂蚁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每只蚂蚁都应为严格保守这个秘密而奉献自己。就这一方面来说，103683号是至关重要的。它为没有告诉它全部的真相而感到抱歉。当然，它是会做出补偿的。

两只蚂蚁郑重其事地走到房间的中央，要举行一场“绝对交流”的仪式。通过这种方式，一方的蚂蚁能立刻感受和获悉对方内心世界的所有信息。这时，信息不只是在两只蚂蚁之间简单地发出和接受，而是被它们所共同拥有。

103683号和瘸子士兵的触角紧紧相贴。11张嘴和11只耳朵做着直接的交流。它们俩的思想已经合二为一了。

瘸腿士兵“讲述”了它们的故事：

去年的那场大火，烧毁了贝洛岗城，也杀死了贝洛·姬·姬妮女王。于是它们这些“带有岩石气味的战士”也就没有生存下去的理由了，新上台的统治者——希丽·普·妮下令把它们全部杀掉。它们走投无路，只能充当叛变者的角色，躲在这个秘密的巢穴里。后来，它们又开辟了在花岗岩层中的秘密通道，偷取食物喂养手指。更重要的是，它们还通过手指的使者“活石头博士”继续与手指交谈。

一开始，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活石头博士”只是向它们传达一些简单的消息，例如“我们饿了”“为什么手指拒绝同我们谈话？”等等。手指们时刻掌握着叛军们的动态，时不时地给它们提一些建议，教它们如何才能掩人耳目地偷取更多的食物。手指们需要的食物量大得惊人。对叛军们来说又要满足手指们的要求，又要躲过联邦士兵的追杀，几乎是不可能的。

时光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手指们发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消息，声称蚂蚁们低估了手指，对这一点，手指们一直保持着沉默；事实上，它们就是蚂蚁们的神明。

“神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们也曾问过同样的问题。

手指们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神明”。据它们说，神明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我们都要受它的支配。

一只蚂蚁打断了它们的“谈话”。它带有几分狂热地说：

是神明创造了世界，它们强大无比，无所不能。它们关注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身边的现实世界，只是神明为了考验我们而创造出来的幻象。

下雨，是神明在天上泼水。

天热，那是因为神明加大了太阳的威力。

寒冷，是因为神明把温度降了下来。

手指就是我们的神明。

瘸子士兵帮103683号解释了这番令人惊奇的叙述。如果没有神明，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也就不存了。是它们创造了蚂蚁。蚂蚁们为之生存、奋斗的这个世界，只不过是神明一时兴起造出来的小玩意罢了。

这就是“活石头博士”那天说的话。

103683号迷惑了。如果真是这样，手指们真的有如此巨大的威力，那它们怎么还会待在地底下面临饿死的危险呢？它们怎么会甘心被困在这地底深处呢？它们又怎么会任蚂蚁发动一场讨伐它们的远征呢？

瘸子士兵也知道“活石头博士”的话中漏洞百出，但毕竟它解释了蚂蚁们存在的理由，以及世界为什么是今天的这个模样。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又要到哪里去？“神明”的说法使这些疑问都得到了解答。

不管怎样，木已成舟。那一番关于“神明”的演讲使一小撮叛军深信不疑，但大部分的叛军深感不安。它们决定不理会什么“神明”，继续按自己的方式生活。

蚂蚁们渐渐淡忘了这件事。几天以后，“活石头博士”又旧事重提。它再次申明，神明控制着整个宇宙。这世界上所有的事都不是出于偶然的，而是由神明事先安排好的。谁要是胆敢不尊敬神明，违抗它们的命令，谁就会受到惩罚。

103683号太吃惊了。它的触角高高竖起。作为一只普普通通的蚂蚁兵，任凭它有多丰富的想象力，也不可能想到如此神奇的事情。那些巨兽主宰着这个世界，监视着这个星球上所有居民的行动。不管怎样，那些手指也太无所事事了，不劳而获。

瘸子士兵继续它的叙述。

叛军们很快就觉察到，在“活石头博士”的话语中，包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当它谈到“神明”的时候，蚂蚁们觉得仿佛只有“神明”才是最重要的，其余的东西都微不足道；但它提出要求时，比如说“手指需要食物了”，神明的魔力就消失了。于是在“亲手指叛军”的内部就渐渐分化出了两个阵营：手指教派和非手指教派。但两个阵营之间并没有产生争执，尽管后者认为前者丧失了理智，它们的行为已经违背了蚂蚁的文明。

103683号终止了瘸子士兵的“对话”。它理了理触角，问站在一旁的叛军士兵：

“你们当中有谁是手指教派的？”

一只蚂蚁站了出来。

“我是23号，我相信无所不能的神明是存在的。”

瘸子士兵将103683号拉到一边，悄悄对它说，手指教派就是这样的，它们总是重复着同样的话、同样的事情。其实有时候，它们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字句越是难以理解，它们越是喜欢重复。

在103683号看来，最令它困惑的就是，为什么“活石头博士”能同时拥有两种完全的个性？

瘸子士兵回答道，也许手指的神秘之处就在于此。在它们的世界里，简单与复杂并存，日常的话语中就往往包含这深奥的道理。

它又补充到，到目前为止，手指教派还只是少数，但它们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壮大。

一只年轻的蚂蚁跑到它们面前，挥舞着103683号埋在楼道口的那只空空的蝴蝶茧。

“是你的吗？”它问103683号。

103683号点了点头，然后将触角伸向新来的蚂蚁，问道：

“你赞成哪一方？手指教派还是非手指教派？”

年轻蚂蚁有点腼腆，低下了头。它知道是谁在问它问题，那可是著名的103683号啊，它曾经到过世界的边缘，有着丰富的经验。它不知道自己的回答是否真的很重要，但答案还是同时在三个头脑中蹦了出来：

“我是24号。我相信全能的神明是存在的。”

36. 百科全书

思想： 人类的思想无所不能。

50年代，有一艘英国的集装箱运货船负责把马德拉群岛的酒从葡萄牙运到英国去。它在苏格兰的一个港口停靠卸货。一名水手进了冷藏室去查看卸货的情况。另一个水手不知道他在里面，就从外面把门锁上了。被关在里面的水手使劲地敲着门，但没有人听到他的喊声。船又启航向葡萄牙驶去。

被关的水手有足够的食物储备，但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他一定会冻死在这间冷藏室里的。但他还是积蓄起所有的力量，用一块金属片在板壁上刻下了他每时每刻经受的痛苦感觉。他用科学的措辞，记录了自己死亡的过程。寒冷是如何让他变得麻木，他的鼻子、手指还有耳朵都结了冰，变得和玻璃一样脆弱。他还描述了寒冷的空气是如何一点点地啃噬着他，那种灼痛让人难以忍受。就这样，一点一点地，他的身体僵硬了，变成了一大块冰。

当船在里斯本靠岸以后，船长打开了冷藏室的门，发现了水手的尸体。他读了刻在板壁上水手记下的有关他痛苦经历的描写。

最让他吃惊的不是这个。当船长查看冷藏室的温度的时候，他发现温度计上显示的是19摄氏度。因为冷藏室中的货物不多了，所以在返航的途中，冷却系统并没有工作。水手之所以会冻死，并不是因为温度非常低，而是他以为冷藏室里很冷。他是被自己的想象杀死的。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37. 信使行动

“我想见‘活石头博士’。”

但103683号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叛军们用触角“看”着它，丝毫没有改变主意的迹象。

“我们需要你去做别的事情。”

瘸子士兵为它做了解释。昨天，当103683号在蚁后房里的时候，有一队叛军士兵穿过花岗岩层中的通道，见到了“活石头博士”，向它汇报了希丽·普·妮女王将要发动一场讨伐手指的远征的消息。

“那‘活石头博士’自己属于手指教派还是非手指教派？”103683号问道。

“不。它是非手指教派。它有理智，而且非常实际。它的话总是简洁明了，所有的蚂蚁都能听懂。不管怎样，当手指和‘活石头博士’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它们并没有表现出害怕，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相反地，它们还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消息，一个独一无二的好机会，不容错过。”

手指们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随后，“活石头博士”给它们下了指示，交给它们一个任务，手指将它称为“信使行动”。这个行动和希丽·普·妮的远征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要把两个行动结合起来。

“因为是你负责领导远征，所以我们决定让你来执行这次‘信使行动’。”

103683号现在明白为什么叛军们不让它去见“活石头博士”了。

“注意！‘信使行动’非常重要，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如果顺利的话，这次行动会让整个世界得到改观。”

38. 地下

“你认为‘信使行动’会成功吗？”

奥古斯妲·威尔斯刚刚向蚂蚁们布置完任务。老妇人把一只因为风湿病而变了形的手放在额头，叹了一口气：

“上帝啊，但愿那只小蚂蚁能够成功！”

所有的人都安静地看着老妇人，微笑着。他们必须相信那只蚂蚁，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对于那只将要执行“信使行动”的蚂蚁，他们一无所知。但所有的人都会为它祈祷，希望能平安地完成任务。

奥古斯妲·威尔斯闭上了眼睛。他们已经在地下几米深的地方生活好几年了。她今年已经有100岁了，但这100年来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她都记得一清二楚。

最初是她的儿子——埃德蒙。他在妻子死后，就搬到了离枫丹白露树林只有几步远的希巴利特街3号。几年以后，他自己也撒手人间。埃德蒙给他的侄子，也是他唯一的继承人乔纳森留下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十分有趣，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千万别去地下室。

但奥古斯妲·威尔斯明白，激将法往往是最有效的。就像土豆的推广者帕尔第门干的那样。当时谁都不想种这种植物，于是他就在自己的试验田边竖起了一块木牌：“内有贵重植物，严禁入内！”当天晚上，就有盗贼偷走了“最有价值”的土豆的块茎。一个世纪以后，油炸土豆成了全球最受欢迎的食品。

乔纳森·威尔斯还是去了叔叔严禁他进去的地下室，他再也没有上来。他的妻子露西冒险来找他，也留了下来。接着是他的儿子尼古拉。随后是消防队队长杰拉尔德·加蓝领着他手下的消防员；阿兰·毕善和他手下的警察。最后是她自己，奥古斯妲·威尔斯在杰森·布拉杰和丹尼尔·罗森菲的陪同下来到这里。

他们一行18个人就沿着呈螺旋状的似乎永无止境的阶梯向着地底深处走去。一路上，他们战胜了成群结队的老鼠；解开了如何用六根火柴

搭成四个三角形的谜语；也经过了狭小的陷阱，在那里，人的身体被压得很小，就像出生时的婴儿。他们又朝上走，落入了一个翻板活门里。总之，他们克服了自身的恐惧，避开了由于无知而遇到的陷阱，战胜了疲惫，也习惯了死亡。

终于，他们来到了一座修建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地下殿堂，上面就是一个蚂蚁窝。乔纳森向他们展示了埃德蒙·威尔斯的秘密实验室，并让他们见识到了能充分体现他已故叔叔天才的发明，那是一部取名为“罗塞塔之石”的机器。通过它，人类就能够听懂蚂蚁们的气味语言了，还能通过它与蚂蚁交流。机器外面有一条管子与探头相连；还有一只惟妙惟肖的塑料蚂蚁，它既是话筒又是扬声器。这部机器就是他们与蚂蚁王国联系的使者——“活石头博士”。

通过这位使者，埃德蒙·威尔斯已经与蚁后贝洛·姬·姬妮取得了联系。他们交谈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这已足够让双方都认识到，他们两种进步的文明之间还有着许多分歧。

这部机器一度被拆了开来，是乔纳森将他叔叔丢弃的零件一件件地拼装起来。他的激情感染了所有的人。在乔纳森看来，他们这一群人就好像待在太空密封舱里的宇航员，正准备与外空间的生物进行对话。他说：“我们正经历着这个时代最最神奇的事。如果我们都不能与蚂蚁进行对话，那就肯定不能与另一种的文明形式沟通，无论是地球上的还是外空间的。”

乔纳森说得有理，但这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他们的乌托邦还没有安顿下来。经常有一些棘手但又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困扰着他们。

一天，一个消防员向乔纳森抱怨道：

“也许，我们是像宇航员一样被关在太空密封舱里，最起码，他们能达到男女人数上的平等。而这里，有15个正值壮年的男子，而女人只有一个，其余的不是孩子就是老人！”

乔纳森不假思索就回答他道：

“在蚂蚁窝里就是这样的，15只雄蚁只有一只雌蚁！”

而且这种比例对维持它们社会的平衡非常重要。

生活在地底的人类对他们头顶的蚂蚁世界里发生的事情了解得并不多。他们只知道贝洛·姬·姬妮女王已经死了，而它的继任者不想再和他

们对话了，甚至下令切断他们的生路。

缺少了对话和食物的供给，他们的地下殿堂很快就变成了一座地狱。18个人被困在地下，没有食物。情况并不是很乐观。

一天早晨，阿兰·毕善警长第一个发现他们的“捐献箱”（用来放蚂蚁给他们运送的食物的）已经空了，他们只得动用储备，主要是他们自己在地下种植的蘑菇。幸运的是，地下水保证了他们的淡水来源，通风烟囱则给他们带来了新鲜的空气。

但，只有空气、水和蘑菇，这样的日子简直就像是在过斋月！

一个警察终于忍不住了。肉，他需要新鲜的肉。他提出了一个建议，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人做出牺牲，以保证其他人有新鲜的肉吃。他还说，自己绝没有开玩笑。

奥古斯坦·威尔斯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那可怕的一幕，就好像这一切就发生在昨天。

“我需要吃的！”那个警察嚷嚷着。

“我们只有蘑菇，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了。”

“有！我们有！我们可以吃人肉！为了另一些人能够活下去，一些人应该做出自我牺牲。”

乔纳森·威尔斯站了起来。

“可我们不是野兽。只有动物才会吃同类。我们是人，人！”

“你可以不吃，没有人会强迫你的，乔纳森。我们尊重你的意见。但如果你拒绝吃人肉，你可以牺牲自己，让想吃的人吃。”

说完，他朝同事做了一个手势。“呼”的一下，他们就将乔纳森团团围住了，想要把他打昏。但乔纳森还是凭着拳头脱出了重围。他的儿子尼古拉也卷入了战斗。

斗殴的规模越来越大。赞成吃同类的和反对的人分成了两个阵营。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进去，鲜血飞溅，一些拳头打下去，带有明显的想置对方于死地的倾向。人肉的狂热爱好者使用了破酒瓶、小刀和木棍，想迅速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甚至连奥古斯坦、露西和小尼古拉也变得越来越疯狂：他们又抓，又撕，拳打脚踢。一只胳膊伸到了老祖母的嘴边

，她毫不犹豫地咬了下去，出乎她的意料，人肉非常硬，差点把她的假牙都崩掉了。

在地下这方与世隔绝的空间里，这群人像野兽一样互相扭打在一起。如果你曾见过18只被关在一个1米见方的笼子里长达一个月之久的猫的话，你就能想象出他们之间的斗争有多凶残了。你很难想象就在不久前，这群乌托邦主义者还在一起为人类的发展而众志成城。

没有警察的干涉，也没有人来劝阻他们，他们已经丧失了理智。

突然，一个人倒下了，一个消防员做了刀下鬼。所有参加打斗的人都惊呆了，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注视着这幕惨剧。没有人想到要把尸体吃了。

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丹尼尔·罗森菲为这场斗殴做了总结。

“我们太野蛮了！原始人的基因始终蛰伏在我们体内，我们稍稍放松警惕，它就会出来捣乱。五千年的文明还是不够分量。（他叹了口气）如果蚂蚁看见我们为了点食物就自相残杀，它们会如何嘲笑我们啊！”

“但……”一个警察想要插嘴。

“闭嘴，蠢货！”教授怒喝道，“任何一种昆虫，即使是蟑螂也不会干我们刚才做的那种事的。我们竟然还自诩为造物主的奇迹！真让我感到可笑。我们这些负责人类未来的人竟然表现得像一群老鼠。看看你们自己，看看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没有人回答。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到地上的消防员尸体上面。大家一句话也不说，忙着给他在地下殿堂的一角挖坟墓。然后，一边祷告着，一边把他给埋了。要想在短时间内制止暴力，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暴力发展到极点。他们已经忘了胃的需求，而是照料着各自的伤口。

“我对这堂精彩的哲学课，没有任何的反对意见。但我还是想知道，我们如何才能生存下去。”消防队长杰拉尔德·加蓝突然说。

吃人肉的提议已经被无形中否决了，现在大家都视之为一种可耻的行为。但又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活下去呢？他提议道：

“不如我们一起自杀吧！这样一来，我们既可以免受痛苦，又可以免受新女王希丽·普·妮的侮辱。”

但这个提议立即遭到了大家的反对。加蓝不由得暴跳如雷。

“该死的！为什么那些蚂蚁要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是唯一愿意用它们的语言和它们对话的人类，它们应该感谢我们才是，而不是想置我们于死地！”

“这并不奇怪，”罗森菲教授说，“在黎巴嫩绑架人质盛行的年代，绑架者往往会杀害那些会讲阿拉伯语的人质。他们害怕有人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也许，这个希丽·普·妮也有同样的想法。”

“我们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既不是自相残杀，也不是自杀！”乔纳森叫道。

他们都不说话了，在他们的空肚子允许的范围内搜寻着解决办法。

终于，杰森·布拉杰打破了沉默。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奥古斯妲·威尔斯想起了什么，笑了笑。她相信杰森。

奥秘二　地下神明

39. 准备工作

“你知道应该怎样做，对吗？”

蚂蚁没有做声。

“你知道要杀死一只手指必须做的事吗？”问题变得更为明确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蚂蚁士兵在为讨伐手指的远征忙碌地做着准备。步兵们磨利了它们的大颚，炮兵们则准备了充足的酸液弹。

步兵们一个个行动神速，就像一个个骑兵。它们剃去了腿上的毛，这样在冲锋的时候，它们受到的空气阻力将会大大减小。

每只蚂蚁都在谈论着手指，谈论着那遥远的世界边缘，还有新型的战术，可以彻底消灭那些怪兽。

在蚂蚁兵的眼中，这次远征就像是一次令人兴奋而又充满危险的狩猎行动。

一个炮兵储备了浓度高达60%的酸液，这已是它腹部所能承受的极限了。

“来吧，手指，让咱们比个高低吧！”它信誓旦旦地说道。

每个成员都整理好了触角。一只老蚂蚁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手指们肯定没有传说中那般凶残。”

其实，谁都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应付手指。要不是希丽·普·妮发动这场远征，绝大部分贝洛岗的居民都还认为手指们并不存在，它们只是传说中的东西罢了。

一些士兵已经听说103683号将要领导这次远征。这位曾去过世界边缘的勇士的加入，使整个队伍都感到欢欣鼓舞。一小队士兵向养料室走去。它们需要补充能量。谁都不知道确切的出发时间，但每只蚂蚁都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十几只手指教派的叛军士兵混在大部队中。它们一言不发，但仔细地收集着大厅里散发着的所有费洛蒙。它们的触角不停地颤抖着。

40. 一场浩劫

费洛蒙：探险报告

来源：有生殖力狩猎队的士兵

主题：严重的事故

作者：230号侦察兵

灾难发生在凌晨。天空突然暗了下来，手指们包围了日乌利岗城。精兵团和炮兵部队立即出城迎战。

但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没过多久，一件巨大的扁平的而又十分坚硬的东西把土翻了起来，然后它又插入城池旁的土地中。刹那间，日乌利岗城房毁屋塌。那东西还捣毁了难以计数的蚁蛋。接着，它将城市整个地提了起来。我一点也不夸张，就那么一下子，整个城市都离地而起。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们被倒入了一个硬硬的、透明的、有点类似甲壳的东西中。我们的城市彻底被毁了：育婴室被弄得乱七八糟，谷物储藏室塌了，蚁蛋散落得到处都是。我们的女王也受了伤，被抓走了。幸亏我反应灵敏，跳出了透明甲壳的边缘，才侥幸得以逃脱。

手指们发出的气味充斥着整个地区。

41. 埃德蒙·波利斯

蕾蒂西娅·威尔斯将她刚刚从枫丹白露树林中挖出的蚁穴放入一个大的玻璃鱼缸中。她把脸贴在微热的玻璃壁上。

蚂蚁们也觉察到了她在看它们。这群她新发现的褐蚁显得格外活跃，而前几次蕾蒂西娅带回的蚂蚁都十分虚弱。那褐蚁还有黑蚂蚁特别容易受到惊吓，它们对陌生的食物碰都不碰。当蕾蒂西娅把手指伸进鱼缸的时候，它们都吓得四散逃窜。一星期以后，它们就都死了。有些人认为蚂蚁的智力水平很高，但在她看来，远远不是这样：很多种生物都有着一点点小聪明，一旦改变它们业已习惯的生存环境，哪怕只是一点点，它们就会愚蠢地忧郁而死。

然而这些褐蚁不一样。她对它们非常满意。它们总是十分忙碌：搬运小树枝，用触角交换信息；或是与同伴们打来打去。比起以前她接触过的所有蚂蚁，它们显得充满了生命力，生机勃勃。当蕾蒂西娅喂它们食物的时候，它们从不拒绝。如果她把手指伸进玻璃缸中，它们就会上前轻轻地咬它，或沿着她的手指爬上来。

蕾蒂西娅在它们的住所底部铺了一层生石灰，以保持水分。蚂蚁们将蚁窝搬到了石灰上，并在上面搭建了一个用小树枝构成的穹形建筑物。中间是一大片沙地。左面是起伏的苔藓，这是蚂蚁的花园。蕾蒂西娅还在里面放了一瓶盐水，用一团棉花球塞住。这样一来，蚂蚁就有水喝了。在沙地的中间是一个烟灰缸，样子就像古罗马时代的圆形剧场，里面放着切成薄片的苹果。

这些小东西看上去可喜欢吃蕾蒂西娅给它们准备的食物了。

当所有的人都在抱怨蚂蚁扰乱了他们的生活的时候，蕾蒂西娅·威尔斯却为了能让这些小生灵在她家里生存下去费尽心机。她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土壤的变质问题。就像那些养金鱼的人需要时常给鱼换水一样，她也需要每两星期给蚂蚁窝换一次土。给鱼换水只要捞勺就可以了，给蚂蚁换土却是另外一回事情。这需要两只玻璃缸：一只旧的，里面是已经变质的土壤；一只新的，放新鲜的、湿润的土壤。她在两个玻璃缸

之间架设一根管子，蚂蚁们就会沿着管子向潮湿的土壤移去。这大概需要一天的时间。

但她的蚂蚁也会做一些使她害怕的事情。一天早晨，她突然发现玻璃缸中，确切地说，应该是培养场中所有的蚂蚁都自己切去了腹部。在玻璃缸的后部，它们的尸体堆成了一座阴沉的小山。通过这种方法，它们仿佛在对她说：它们宁死也不愿做她的囚犯。

另一些蚂蚁则想方设法逃跑。不止一次，蕾蒂西娅被爬在脸上的蚂蚁从睡梦中弄醒。既然有一只蚂蚁能够溜出来，那肯定就有上百只蚂蚁逃出了玻璃缸，在房间中爬来爬去。她就得立即行动起来，用一把勺子和一支试管将它们一只只地抓回去。

为了改善它们的住宿条件，打消它们逃跑的念头，蕾蒂西娅在玻璃缸中用矮小的植物和花搭了一个小花园。她还开辟了孤石角、小树林和卵石角，让它们能在一个多姿多彩的环境中散步。更加周到的是，为了恢复它们的狩猎习性，蕾蒂西娅还在这个她称为“埃德蒙·波利斯”的玻璃缸中放了好些个活的小蟋蟀。蚂蚁就能以在小花园中追捕这些猎物为乐了。

这些褐蚁还做了更让她吃惊的事。当她第一次打开培养场的盖子的时候，所有的蚂蚁都将腹部对准了她，一齐朝她喷射酸液。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她吸入了一点点呈黄色烟雾状的酸液。马上，她的视线就模糊了，眼前出现了一片花花绿绿的幻象。多么奇妙的发现啊！那感觉就和吸入了毒品一样。

她立即将这一现象记录在了笔记本上。就她所知，是有一种奇怪的病。病人在被蚂蚁的酸液击中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拼命地吃蚂蚁。人们一直以为这是为了补充他们血液中的亏损。但蕾蒂西娅现在明白了，这些人是为了再度体验蚂蚁酸液给他们带来的飘飘欲仙的感觉。

当从幻觉中回到现实世界以后，蕾蒂西娅把所有用来料理她的蚂蚁城的工具（吸管、镊子、试管等等）都收了起来。她决定暂时放弃这项爱好，将全部的精力投注到工作上去。如前所述，她的下一篇报道是关于索尔塔兄弟神秘谋杀案的。对她来说，尽快理出一个头绪是十分必要的。

42. 百科全书

文字的力量：　　文字具有无比强大的威力！我已经死了好多年了，但借助于这本由信件汇编成册的书，我还能和你们说话。我因这本书而重生，靠着它我才能永远地出没于人间，作为交换，它吸取了我的力量。你们想要看看证据吗？好吧，我只是一具毫无生气的尸骨，但我能命令你们这些活生生的读者。是的，我能控制你们。无论你们在哪里，身处哪块大陆或是哪个时代，我都能让你们服从于我，就用这本相对且绝对知识的百科全书。我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这就是我的命令：

翻一页！

怎么样，你们果然都听从了我的命令。虽然我已经死了，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我就在这本书中，就生活在这本书中！请你相信，这本书绝不会滥用它的权力，它只是你们的配角，你们才是真正的主角。尽量向它提出问题吧，它会竭诚为你们服务的，而答案就在书中的字里行间。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43. 一个必知的费洛蒙

希丽·普·妮传103683号觐见，守卫们接到命令分头寻找，终于在金龟子饲养厅找到了它。

它们将103683号带到了化学图书馆。

女王已经在里面了，半坐着。它正在阅读一个记忆费洛蒙，触角的末端放在一个卵形容器中。

“我仔细考虑了我们之间的谈话。”

希丽·普·妮终于认识到了想要把地球上所有的手指都消灭，8万名士兵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出了一桩事故，那真是一个可怕的灾难啊！但从中我们也可以预见到怪兽的魔力。手指们竟然将日乌利岗城连根拔起，然后装入了一个透明的甲壳中。”

103683号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又是为了什么？

女王也不知道。事情发生得太快了，唯一的生存者还没有从灾难给它带来的震惊中恢复过来。担心日乌利岗城的遭遇不是唯一的，每天都有这样的事发生。

手指们的扩张行动正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它们仿佛要占领整个树林，这一动机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明显了。那些看见过手指的蚂蚁是怎么形容它们的？它们的说法总是大相径庭，有些说手指是黑色的、扁平的动物，另一些却说它们是玫瑰色的、圆圆的。

看来，这回蚂蚁们遇到的是一群奇怪的动物，大自然中的畸形儿。

103683号的思绪飘了开去。

（它们真的是我们的神明吗？如果是，我们又怎能违抗我们的神明？）

希丽·普·妮要103683号跟着它，一直来到了蚁穴穹形的顶部。它们

一出现，就有几名士兵向它们敬礼，并将女王团团围住。它是城中唯一生育后代的蚂蚁，暴露在露天中是极其危险的。一只鸟儿就能将这位贝洛岗不可缺少的“女性”掳走。

炮手们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一旦有敌人闯入它们的视线，它们就会立即开火。

绕过穹形屋顶的顶端，希丽·普·妮带它来到了一块露天的平坦的场地。那是用来起飞的跑道。好几只金龟子停在那儿，身上突起的肉芽轻微地颤动着。女王让103683号爬到其中一只金龟子的背上。它那略带赤褐色的胸甲在日光下微微发光。

“这可是我们革新运动取得的最大成就。我们成功地驯服了这些会飞的巨兽。来，试试看。”

可103683号对如何驾驶这些“飞行器”一无所知。

“用你的触角贴着它的触角。记住，千万不要松开。你只要心中想着要走的路径，它就会明白了。你的坐骑反应速度非常快，当然你自己也得看着路。记住，在转弯的时候，千万别向相反的方向倾斜，和金龟子方向一致以保持平衡。”

44. CCG

CCG的标志是一只有着三个头的白鹰。两只头垂着，就像快要掉下来一样。第三个头却高傲地扬着，背后是一束水柱。一眼看去，工厂里的烟囱难以计数，冒着黑烟，似乎这个国家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儿生产的。整个工厂就像一座小小的城市，而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电瓶车。

载着梅里埃斯警长和卡乌扎克探员的电瓶车缓缓向Y大楼驶去。陪同他们的主管贸易的官员向他们介绍了公司的业务。CCG主要的产品是一些基本的化工原料，可以用来制药，生产家庭用品、塑料制品以及食品。如今市场上所有的225种品牌的洗涤剂、去污用品用的都是CCG制造的洗涤粉原料，超市中所有的365种奶酪也都是用了CCG出品的奶酪糊作为原料，CCG的合成树脂原料制成了玩具和家具……

CCG是一个跨国托拉斯集团，总部设在瑞士。集团许多种类的产品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洁齿用品、亮光剂、化妆品……

Y大楼到了，两位警察被直接带到索尔塔兄弟和卡萝莉娜·诺加尔的实验室。他们的实验台彼此挨着。对这，警察们稍稍有点吃惊。梅里埃斯问道：

“他们互相认识吗？”

接待他们的化学家长着满脸的粉刺，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回答道：

“有几次他们一起工作过。”

“他们最近有什么共同的课题吗？”

“有的，但他们决定暂时不对外界公开。按他们的说法，是还不到时候。”

“他们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他们什么都懂，涉足了我们研究发展部门的好几个方面：亮光剂、洗涤粉、家用黏合剂，反正所有有关化学的应用都让他们着迷。他们经常将他们的天才联合起来，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成功。至于他们最后一

次的合作，我已经说过了，他们没有对任何人说起。”

顺着他的话，卡乌扎克问道：

“他们是否有可能正在研制一种能让人隐形的东西？”

化学家哼了一声：

“隐形？您没开玩笑吧？”

“当然没有。正相反，我非常严肃。”

对方有一点点尴尬。

“那好，我这就为你们解释一下：我们的身体是永远不可能变成半透明的。构成我们身体的细胞非常复杂，任何一位研究人员，哪怕他是一名天才，也不可能使它们在一瞬间变得像水一样清澈透明。”

卡乌扎克不再坚持了。科学从来不是他的强项，况且还有别的让他心烦的事情。

梅里埃斯耸了耸肩，用一种更为专业的口吻问道：

“我能否看一看装他们正在研究的东西的瓶子？”

“这……”

“有问题吗？”

“是这样的，在你们之前已经有人来过了，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梅里埃斯从一层搁板上捡起了一根头发。

“是个女人。”他说。

化学家有点吃惊。

“是一个女人，但……”

警长说了下去，非常有自信的样子：

“她在25岁到30岁之间，举止端庄，非常爱干净。她是一个欧亚混血儿，并且她的血液循环系统运作得非常良好。”

“您是在问我吗？”

“不。这是我根据掉在搁板上的头发分析出来的。那是唯一没有灰尘的地方，说明那根头发就是属于前一位来访者的。我说得对吗？”

化学家更吃惊了。

“您说得完全正确。可您是如何发现这些细节的？”

“这并不复杂：头发非常光滑，证明不久前才洗过，闻闻，还带着香味呢；发质非常好，说明头发的主人还很年轻；发鞘的直径很大，这是典型的东方人的特征；发色很深，因此她的血液循环良好。我还可以告诉您一件事情，这个女人在《周日回声》报工作。”

“您这，就未免夸张了吧。您不可能通过一根头发发现这么多事！”

梅里埃斯模仿第一次见面时，蕾蒂西娅·威尔斯的样子：

“当然不，是我的小拇指告诉我的。”

卡乌扎克也想显示一下他的聪明才智：“那个女人偷走了什么？”

“她什么都没偷。她只是提出要将那些瓶子带回去，说要研究一下，但纯粹是为了消遣。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不妥的，就给她了。”

看见警长脸上升起了一股怒气，他忙解释道：“我们不知道你们也要来，并且也会对那些瓶子产生兴趣。不然的话，我们肯定会帮你们留着的。”

梅里埃斯转过身，对卡乌扎克说：

“这个蕾蒂西娅·威尔斯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45. 试飞

103683号趴在金龟子高高的背上。这架“飞行器”长四步、宽三步，从它的角度看下去，金龟子额头上那笔直竖立着的尖角，就像突起的船头。可别小看这根尖角，它的作用可多了：它可以像长矛一样刺穿敌人的腹部；在发射酸液弹时，又可以用作瞄准器；与敌人接近的时候，还可以当作刺去刺对方。

对于我们英勇的战士来说，眼下最紧急的问题是如何驾驶它的坐骑。“用你的思想”，希丽·普·妮曾对它这样说过。

不管怎么样，还是试试吧。

触角连接。

103683号集中精神，准备起飞。但这只巨大的黑色金龟子如何才能克服地球的引力呢？

“我要飞。快，起飞。”

103683号都来不及感到惊奇，这看上去呆头呆脑的动物已经发动起来了。一阵啸声从它的坐骑后部传了过来，就像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一样。两片棕色的鞘翅滑向前方，那两片栗色的、透明的、巨大的翅膀也向斜下方展开，并随着神经的跳动拍打起来。突然，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充斥了周围所有的空间。希丽·普·妮忘了提醒它一件事，那就是这些鞘翅目的动物在飞行的时候会发出很大声响。嗡嗡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密。一切都在颤动着。103683号不由得担心起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了。

它的视野里满是飘浮在空气中的浮尘和小屑。它有一种奇怪的感受，仿佛不是它的坐骑越飞越高，而是蚁城陷入了地里。女王在下面向它挥动着触角，变得越来越小。终于，它什么也看不清了。它一定已经在1000步的高空了。

“我要直走。”

金龟子立即向前冲去。它那暗色翅膀发出的声响更大了。

飞了！它真的在飞了！

所有的蚂蚁都梦想有这么一天。而今天，它终于如愿以偿了。它克服了重力，征服了空气的阻力，就像所有的有生殖力的蚂蚁在新婚那天能享受到的一样。

103683号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蜻蜓、苍蝇还有胡蜂在它身边飞舞。突然，它闻到了什么。不好，前面出现了一个鸟窝。危险！它急忙命令坐骑转弯。但高空不同于地面，必须将翅膀倾斜至少45度才能转弯。当金龟子接收到命令照办的时候，一切已经太迟了。

蚂蚁险些从金龟子背上滑下来。它竭力想用爪子扒住金龟子的甲壳，但没有成功，只是徒劳地划下了一些甲壳的碎屑。这绝不是停泊的好地方，但它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从坐骑的身侧滚了下去。

下面没有东西接着它。

它一直落了下去。而金龟子对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103683号看见它完成了转弯，然后勇猛地朝着前方飞去。那是它自己选择的新的路线。

蚂蚁还是没有落到地上。土地、植物还有那狰狞的岩石一齐向它扑来。它打了个转，触角不受控制地旋转了一下。

砰！

它的脚先着了地，但又被弹了起来，落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然后是又一次弹跳。终于，一片苔藓及时帮它结束了这一连串弹跳。

蚂蚁的身体非常轻，能够抵挡住巨大的冲击力，所以这样的自由落体运动根本不能伤害到它。就算从一棵很高的树上摔下来，蚂蚁也能若无其事地重新开始工作。

103683号只是有一点点头晕。它重新调整好触角的位置，整理了一下，朝着蚁城的方向走去。

当它出现在穹顶的时候，希丽·普·妮还待在原来的地方。

“别灰心，再来一次。”

女王陪着它又一次来到起飞平台。

“除了8万名士兵以外，你还能得到67名金龟子雇佣军的帮助。有了

它们，你就可以如虎添翼了。因此，你必须学会驾驭它们。”

103683号又起飞了。这一回换了一只金龟子。它的第一次飞行以失败告终，也许这一次它能和坐骑合作愉快。

一名炮兵在它的右边和它一起起飞。这是女王专门给它安排的“教练”。它们并排飞行着，炮兵对它做着“手势”。在这种速度下，费洛蒙是无法在空气中流动的。于是，蚂蚁前辈就发明了一种特殊的身体语言。这种语言是建立在触角动作的基础上的。通过触角的竖直与弯曲，蚂蚁们就可以发出类似于莫尔斯电报码的信号。这种信号一直能传到很远的地方。

炮兵向103683号展示了一门绝技。只见它松开了金龟子的触角，用爪子紧紧抓住其甲壳上突起的小颗粒，然后就在那扁平的背上散起步来。它那轻松的神情显示它掌握这一门绝技已经好久了。接着，它又沿着金龟子的脚爬了下去。在那里，它紧贴着金龟子的腹部。这样一来，它就可以向从下面经过的任何东西开火了。

一开始，103683号对掌握这些绝技并没有多大的信心。但很快，它就忘记了自己正身处2000步的高空。它紧紧抱住了坐骑，当金龟子贴着草丛做俯冲飞行的时候，它发射的酸液弹击中了一朵花，花瓣碎成了好几片。

这成功的一击给了它无比的信心，有了67只这样的“飞行器”的帮助，它们最起码能消灭一部分的神……不，手指！

“拉高然后俯冲。”它命令道。它已经开始喜欢上这种高速的感觉了。飞行的力量真大，真是蚂蚁文明的一大进步！而它正是经历这种进步的第一代蚂蚁：

骑着金龟子飞翔！

速度让它深深地陶醉，刚才的坠落并没有给它带来什么不良的影响，只是更好地向它证明了这种空中飞行并没有什么危险可言。它指挥它的“飞行器”做着各种各样的特技飞行：一会儿呈螺旋状盘旋上升，一会儿翻筋斗……103683号从没体验过如此美妙的感觉。它所有用来辨别方位的器官仿佛都失灵了，它分不清哪里是上、哪里是下、哪里是前、哪里是后。但它没有忘记一点，那就是前面一旦有树，就要快速转弯，以免一头撞上去。

它太专注于体验这种新游戏了，而没有注意到天空暗了下来。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一直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它才发现它的坐骑变得有些烦躁，对它的命令也不听从了。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它还是降低了高度。

46. 赞歌

记忆费洛蒙第85号

主题：发展的赞歌

作者：希丽・普・妮女王

我是伟大的引路人，我总是引它们误入歧途。

我让它们远离平常的道路，我使得它们心生恐惧。

我总是说一些奇怪的事实，预言违反常情的未来。

我总是反其道而行，但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进步。

没有谁像我一样说话，那样战战兢兢，词不达意，又缺乏自信。

没有人像我一样，那般羸弱。

也没有谁像我一样，有着与生俱来的谦逊。

那是因为，情感取代了我的聪明才智。

那是因为没有任何知识、任何学问让我的心灵变得沉重。

空气中飘浮的直觉是我唯一的向导。

我不知道那神秘的直觉从何而来。

我也不想知道。

47. 主意

奥古斯妲·威尔斯继续她的回忆。

杰森·布拉杰咳了一下。所有的人都围坐在他的周围，准备仔细聆听他的发言。他们对如何才能从这鬼地方出去，还是一点主意都没有。

没有食物，没有任何从这地下洞穴出去的可能性，也没有和地面上的人联系上的办法，他们这17个人，包括一个百岁老人和一个小男孩，如何才会有生的希望？

杰森·布拉杰直了直身体。

“让我们来回想一下，最初是谁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是埃德蒙·威尔斯。他希望我们生活在这个洞穴中，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我能肯定，他早已预料到了我们会处于这样一个境地。当初，来到这里，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选择，而现在遇到的难题是对大家的一个考验，既然过去，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取得了不少成功，那今天如果大家团结起来也一定会找出摆脱困境的方法的。你们还记得那个四个三角形的谜语吗？我们之所以能解开它，是因为我们都懂得改变过去陈旧的推理方法，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问题。我们为自己的心灵开了一扇窗。我们应该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此外，埃德蒙还为我们留下了一把解题的钥匙。我们之所以一开始没有看到它，是因为恐惧蒙蔽了我们的双眼。”

“别再故弄玄虚了！什么钥匙？你到底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一个消防员咕哝了一句。

杰森没有理会他的抱怨，继续说道：

“想想那个谜语吧。它要求我们改变思考的方式。‘必须换种思考的方式’，埃德蒙不断重复着，‘必须换种思考的方式’……”

一个警察不耐烦地嚷嚷道：

“但我们现在就像一群耗子一样被困在这里！这是事实，我们只能有一种想法。”

“不，可以有好多种。我们的身体是被困住了，但我们的精神却没有。”

“空话，空话，都是空话！如果你有什么好主意，那就请讲；如果没有，那就请你闭嘴。”

“当婴儿从母亲的体内出来的时候，他不明白为什么一直包裹着他的温热的液体怎么不见了。他想重新回到母亲温暖的堡垒中去。但门已经关上了，他回不去了。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条离开了水的鱼，是不可能在空气中存活的。外面的世界是那么冷，亮光刺得他的眼睛都快瞎了，还有那么多噪声。离开了妈妈的肚子，一切就好像是个地狱。就和现在的我们一模一样，他觉得自己不可能熬过那一关了，因为他无法适应新的世界。我们所有的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然而，我们并没有死。相反，我们适应了空气、亮光、噪声，还有寒冷。我们完成了这个突变，从水生的胎儿变成了呼吸空气的婴儿，从鱼变成了哺乳动物。”

“是的，但，那又怎样呢？”

“现在，我们处于同样危急的境地。我们必须重新调整自己，以适应这新的环境。”

“他疯了，彻底地疯了！”消防队长杰拉尔德·加蓝抬眼看着天空，叫道。

“不，”乔纳森·威尔斯低声地说，“我想我明白他想说什么了。我们只能这样做了，除了这，别无他法。”

“是的，我们可以一直寻找下去，寻找解决的办法。我们甚至可以边等着饿死，边这样做！”

“让杰森说完。”奥古斯妲命令道。

杰森·布拉杰走到斜面的桌子面前，拿起那本《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昨晚，我又重新读了一遍这本书。我发现答案就在这本书中，我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这段文章，现在我就给你们读读，请听好。”

48. 百科全书

生理常数的稳定性：　　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在寻求一种生理常数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意味着体内环境与体外环境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所有的生命结构都是在这种稳定性的基础上运转的。鸟的骨头是空心的，这是为了适应飞行的需要；骆驼的驼峰能够储水，是为了适应沙漠干旱的环境；变色龙可以通过变换皮肤的颜色来躲过天敌的追踪。

这些物种和其他所有的物种一样，之所以能活到今天，是因为它们适应了外界的一切变化。而那些不能调节自己与外界达到平衡的物种就在这种竞争中被淘汰了，永远在地球上消失了。这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因此，生理常数的稳定性其实就是机体内部根据外界环境的限制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

我们经常能惊奇地发现，一个普通人能经受住最艰巨的考验，那是因为他的机体组织能适应最为恶劣的环境。在战争年代，环境往往要求人们必须付出比平日大上几倍的努力才能生存下去。那些平日过惯舒适与平静生活的人竟然也能忍受水的限制供应，在几乎没水的情况下简单地洗个澡。有些时候，一些在山林里迷路的城里人竟也能学会分辨哪些植物是可以食用的，以及捕食一些他们平时想起来就恶心的动物：鼹鼠、蜘蛛、老鼠、蛇……

达尼埃尔·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克鲁索和儒勒·凡尔纳笔下的神秘岛正是描写了人类的这种生存能力。

一直以来，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寻求这种稳定性，我们的细胞早就提出了这个要求。它们总是需要大量的温度适宜的营养液，当然有毒物质是不受欢迎的。当它们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相反要它们面对许多有毒物质的时候，它们就会进行自我调节。这就是为什么一个酒鬼的肝细胞比一个不酗酒的人更能经受住酒精的考验，一个烟鬼的肺部细胞也更能抵御尼古丁的侵袭。Mithride国王的身体就被训练成能承受住砒霜的毒害。

外部环境越是艰难，就越要求细胞或个体发展那些一直深藏在我们体内的、不为我们所知的潜能。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Ⅱ卷

长长的沉默。最终还是杰森·布拉杰打破了它，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理论。

“如果我们死了，那就只能证明我们不能成功地适应这艰难的环境。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被淘汰了。”

杰拉尔德·加蓝的怒气又爆发了：

“艰难的环境，别开玩笑了！照你这么来说，那些被关在只有一平方米的小笼子里的路易十一的囚徒难道就适应了那些一直夹着他们肉的铁棍了？那些死于枪杀的人，难道他们胸膛上的皮肤就可以变得格外坚硬以抵御子弹的袭击了吗？难道日本人就比常人更能抵抗原子弹了吗？你在开玩笑！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适应的，即使我们强烈希望这样！”

阿兰·毕善走近桌子：

“你的百科全书非常有趣，但这与我们何干？我没有发现有任何联系。”

“我想埃德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我们想活下去，我们就得突变。”

“突变？”

“是的，突变。变成穴居动物，生活在地下，只要吃一点东西就可以了。依靠团体的力量来抵御外界的侵袭，生存下去。”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切断了与蚂蚁的联系，我们的肉体正在遭受痛苦，这都是因为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们还处在人类的阶段，害怕寒冷，自以为是。”

他的话得到了乔纳森·威尔斯的赞同：

“杰森说得有理。我们绕过了通往洞穴深处的道路。我们的路还只

走了一半。环境让我们却步了，终止了旅程。”

“你是说这个洞的后面还有一个洞？”加蓝冷笑了一声，“你是想要我们把这地下殿堂的墙壁砸开，找到另一个洞穴。而那个洞，我们并不知道通向何处！”

“不，你没理解我的意思。一半的路程是肉体上的，我们用身体完成了它；而另一半的路是需要我们用精神去完成的。目前，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转变我们的心灵，在头脑中完成一场突变，接受变成穴居动物的现实。我还记得，我们中的一员曾对我说过，团体中只有1名女性，却有15名男性，是行不通的。的确，对于一个人类社会来说，这样的确是不行的。但如果是一个昆虫社会呢？”

露西·威尔斯大吃一惊。她明白她丈夫想要说什么了。在这地底深处，只有一点点食物的情况下，为了大家都能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变成……变成……

不约而同地，从每个人的嘴里都说出了两个字：

蚂蚁。

49. 暴雨

空气中到处都是电流。空中电光闪烁，紧接着是一阵阵轰隆隆的雷声。又一道闪电将天空劈成了几千个小块，树叶在闪电的照耀下，反射出紫色的白光。

鸟儿在低空盘旋，苍蝇几乎已经碰到地面了。

又是一阵雷声。一块像铁砧一样的云裂了开来，金龟子的甲壳闪闪发光。103683号紧紧扒住坐骑，害怕从这光滑的表面上掉下去。它又一次感到无助，就像当初面对手指世界边缘的守卫一样。

必须马上回去。它试图让它身子下面的金龟子明白事情的紧急性。

但，一阵密雨已经下了下来，每一个雨点都能置它于死地。一点点沉重的雨滴构成了一条条粗大的透明的水柱，打在巨大的昆虫的翅膀上，每一下都能致命。

金龟子显得有些惊慌失措。它在密集的雨丝中飞成“之”字形，想要躲过阵阵枪林弹雨。103683号已失去了所有的控制，它只是用自己的爪子和腿上的吸盘将自己牢牢地固定在金龟子的背上。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它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闭上自己的双眼，这样一来，它就可以对发生在它前面、后面、上面、下面的所有危险都视而不见了。遗憾的是，蚂蚁没有眼帘。啊！它真想快点回到地上。

一滴雨滴正好打中了103683号，就像是鞭子抽打在它身上一样。它的触角被雨水打得紧紧地贴在了胸前。水浸湿了它的信息器官，于是对接下来发生的事，它就真的一无所知了。就像是有人切断了所有的声音，它只能看见图像，但仅仅是图像已经够让它害怕了。

金龟子已经精疲力竭了。

“之”字形的飞行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翅膀的末端被打湿了，这更加重了金龟子的负担。

它们侥幸躲过了又一滴硕大的水珠。金龟子微微倾斜了45度，并转

了转身，为的是躲过一滴更大的雨滴，它们又逃过了一劫。但水珠还是擦到了它的触角，弄湿了它的触角。

又是一道闪电，紧随其后的是雷鸣声。

刹那间，金龟子失去了知觉，就好像是打了一个喷嚏。当它重新恢复平衡的时候，一切已经太迟了。它们笔直地向一条在闪电下闪闪发光的晶莹的水柱撞去。

金龟子垂直地举起了翅膀，想要减慢它们的速度。但它们的速度太快了，想要刹住车几乎是不可能的。它们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冲了过去。

103683号紧紧抓住坐骑的胸甲，它的爪子都陷了进去。它那潮湿的触角拍打着眼睛，沾在了上面。

它们撞在了一道水柱上，在反弹力的作用下，又撞到一连串的水柱上。它们已经浑身湿透了，比平常足足重了10倍。它们就像熟透了的梨一样，落在蚁城的小树枝堆上。

金龟子摔得粉碎，角断了，脑袋也裂成了一块一块小碎片。它的翅膀向着天空伸展着，仿佛还想继续飞翔。而轻巧的103683号在这次事故中毫发未损。但大雨使得它不能有一刻的停歇，它稍稍擦干触角，就向蚁城走去。

一个通风口出现在它面前。工蚁们已将它堵住了，为的是防止蚁城遭受洪水的袭击，但103683号还是钻了进去。到了城里，守卫们都纷纷指责它，难道它不知道这样的行为会给城市带来多大的危险吗？事实上，它的身后已经形成了一条小溪。但103683号对这一切都不加理会，继续赶它的路。工蚁们只能急忙去补103683号造成的漏洞。

它终于可以停下来了，精疲力竭的它身体已经干了。一只蚂蚁同情地向它提出要给它供养，幸存者满怀感激地答应了。

两只蚂蚁面对面地站好，嘴对着嘴。食物源源不断地从对方的公共胃中流向103683号。工蚁的热情以及它的馈赠，都让103683号感动。

恢复了体力的103683号继续上路，转入了一条隧道，穿过了几条走廊。

50. 迷宫

通道里阴暗而又潮湿，空气中飘浮着一股臭味，地上都是一些早已腐烂了的食物和一些杂七杂八的碎屑。地上的土黏黏糊糊的，墙壁上都是渗出来的水汽。

可有些人就是喜欢这种令人作呕的地方。流浪汉、乞丐、街头的音乐家，还有一些贫民都聚集到这里。

他们中的一个，裹在一件红色的夹克衫里，走近了她。缺了牙的嘴咧着，脸上挂着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容。

“啊，我可怜的小宝贝，怎么一个人散步呢？难道你不知道这里很危险？需不需要保镖啊？”

他冷笑着，围着她转来转去。

蕾蒂西娅·威尔斯知道如何让这些粗鲁的家伙学会尊重人。她圆睁着紫色的双眸，冷冷地注视着对方，瞳仁却快要变成血红色了，然后爆出了一句：“滚开！”那个男人果然害怕地跑开了，可嘴里还咕哝着：

“滚吧，臭娘们！你马上就会尝到苦头的，到那时候你想要我也来不及了！”

这一回她的方法奏效了，可并不是每一次都灵验的。如今地铁已经成了城市中利用率最高的交通工具，但也成了现代罪犯的摇篮。

她走上月台，一班车刚刚开走。对面的车已经开走两三趟了，可她这一边的车还不见踪影。在她的周围，人越来越多。他们猜测着是否突然发生了罢工，或是前面有一个蠢货卧轨自杀了，不然车怎么会到现在还不来。

终于，两道圆圆的光束出现在隧道尽头，一声尖锐的刹车声冲击着她的耳膜。

火车就像是一个用钢板做成的长长的管子，停在了月台旁边。涂过漆的车身上已是锈迹斑斑，上面写满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口号：“末

日来临了！”“他妈的，见鬼去吧！”还有一些用水笔写的或小刀刻出来的小标语和黄色图画，但只有个轮廓。

门开了，车厢里早已挤满了人，都快要裂开来了。一张张脸还有手被压在玻璃窗上，都变形了。可人们连喊救命的勇气也没有。

她不知道是什么促使这些人每天心甘情愿地（甚至还要付钱）与将近500个人一起挤在这几米见方的热烘烘的钢铁管子里。任何一种动物都不会像人类一样疯狂，自愿处于同样的境况中。

一上车，蕾蒂西娅就闻到了一股酸酸的臭味，那是从一个穿着破衣服的老头身上发出的；一个浑身散发着廉价香水味的妇女手中牵着一个小男孩，那男孩看上去像是病了，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在母子俩旁边站着一个泥瓦工人，发着汗臭味。在她的周围，还有一位穿着讲究的先生，一心想要摸她的屁股。检票员在检票；一个失业工人乞讨着零钱和去饭店吃饭的就餐券；一个吉他手无视周遭环境的嘈杂，依然故我地唱着歌，把嗓子都喊哑了。

一帮预备班的孩子趁没人注意到他们，使劲地用圆珠笔头抠着座位上的人造革垫子；一个军人大声嚷嚷着。玻璃窗上都是人们呼出的水汽，雾蒙蒙的一片。

蕾蒂西娅·威尔斯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咬紧牙关，她快要失去耐性了，但毕竟她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她每天往返于家和办公室之间，只需半个小时的车程。但有些人每天要花上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挤在这里，而且都是高峰时间。

任何一位科幻小说的作家都不会预想到这样的一幕：有一天，文明会发展到如此地步，人类竟能接受与几千个同类一起挤在一个狭小的铁皮盒子里！

火车终于开动了。在铁轨上缓缓地滑行，灯光一闪一闪。

蕾蒂西娅·威尔斯闭上了眼睛，想要使自己平静下来，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她父亲曾教过她如何通过控制呼吸来达到内心的安详泰然。一个人要控制住自己的呼吸，首先要努力减慢自己心跳的节奏。

但周围的噪声使她无法集中精神。她又想起了她的母亲……不，千万不要想起……不。

她睁开眼睛，加快了呼吸与心跳的速度。

车厢里已经没有原来那么拥挤了，甚至还有了一个空座位。她赶紧坐了下来，想睡一会儿。她要到终点站才下车，她要使自己忘了在地铁里，只有这样她才能感到舒服。

51. 百科全书

炼金术（Alchimie）： 炼金术的每一道程序都力求摹拟或再现世界诞生的过程。有六道程序是必不可少的：焙烧（La Calcination）、腐烂（La Putréfaction）、溶解（La Solution）、蒸馏（La Distillation）、熔炼（La Fusion）、升华（La Sublimation）。

这六道程序可划分为四个阶段：黑色物质，这个阶段主要是焙烧；白色物质，这个阶段主要是蒸发；红色物质，这个阶段主要是混合；最后一个阶段主要是升华。经过了这四个阶段，金粉就被提炼出来了。这样提炼出来的金粉有点类似于圆桌骑士的传说中Merlin l’Enchanteur的金粉。只要将它放在人或物的表面，就能使他们熠熠生辉。在许多故事和传说中，其实都能找到这个配方的轮廓。比如说“白雪公主”。白雪公主就是“炼金术”的结果。我们是如何知道的？就通过那七个小矮人（矮人这个词起源于拉丁语，指的是生活在地下看守财宝的小精灵，在这里是知识的意思）。它们代表着七种金属物质：铝、锡、铁、铜、汞、银还有金；同时它们又代表着七大行星：土星、木星、火星、金星、水星、月亮、太阳；除此以外，还有人类的七种主要性格：暴躁、天真、爱幻想等等。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52. 抗洪救灾

闪电一如既往地在天空中划出了一道道不规则的条纹。云被染成了金褐色，时不时地被白色的电光劈成几片。但蚂蚁们对这一大自然的奇迹一点也不欣赏，它们知道暴风雨就意味着一场灾难。

雨点就像炸弹一样砸在蚁穴上。一些出去狩猎而晚归的士兵被打得四散逃窜。

贝洛岗城中，希丽·普·妮女王在春天修建的一项工程加重了灾难的程度。

那时，女王命令在城中开掘了许多运河，这样可以加快交通的速度。蚂蚁们只要坐在叶子上便能沿着运河从一个地区迅速地漂流到另一个地区，但在下暴雨的时候，这些小溪就迅速变成了一条条大河。一群士兵竭力想遏制水上涨的势头，但于事无补。

穹顶的情况更为严重。冰雹打穿了树枝搭成的屋顶，水从无数的洞口中渗了进来。

103683号勉强堵住了最大的缺口。

“快去日光培育室，”它喊道，“必须救出所有的幼蚁！”

立即有一队士兵听从了它的号召，顶着大浪，向那里冲去。

日光培育室处在城中的最高处。平日那里总是阳光明媚，但现在完全相反。天花板上，工蚁们正在竭尽全力地用枯树叶堵着缺口。但水还是像一条条银带一样，倾泻在地板上。原有的一切都被浸湿了，要想救出所有这些珍贵的幼虫已经不可能了，它们太多了。保育员们只能保留一些已经成熟了的幼蚁。但一些蚁蛋在被匆匆抛给工蚁的时候，掉在地上裂了。103683号想起了叛军。如果水一直流下去，流到金龟子饲养室的话，那它们就肯定完蛋了。

在蚁城里，警报的发出分成好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发出警报的费洛蒙。但在通常情况下，警报会被水汽

阻挡住的。

第二个阶段：所有的士兵、工蚁、保育员、有生殖力的蚂蚁都使劲地用腹部的顶端敲击墙壁。整个城池都在晃动。

乓，乓，乓，警报！十万火急！

这声音让每个城民都不由得恐慌起来。

就算是已经落入水中的蚂蚁，也会试着透过水敲击土地，为的就是使整个城市的蚂蚁都能听到警报声。这些敲击声就像是血液冲击着血管。

城市的心脏急速地跳动着。

外面，冰雹打在屋顶上，就像是回声，嘭，嘭，……

就算是再锋利的大颚，又怎能对抗得了那些水呢？

第三阶段：情势越来越紧急了。一些工蚁变得有些歇斯底里，四散逃窜。它们的触角绷得紧紧的，发出一声声难以理解的叫声，有的甚至开始攻击同伴。

最严重的警报是由蚂蚁的一种腺体发出的激素。那是一种挥发性极强的碳酸氢盐，分子式为C_{10} —H_{22} 。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气体，会使蚂蚁们变得疯狂。

守卫蚂蚁为了使皇宫免受洪水的袭击，做出了巨大牺牲。它们用自己扁平的头将皇宫的进口堵得严严实实，这样一来水就进不去了。皇宫的所有居民，也就是以希丽·普·妮为首的达官贵族们都保全了性命。

水已淹到了蚜虫饲养室。这些棕色的虫子发出了求救的信号。但太微弱了，滔天的洪水掩盖了一切。

它们的饲养员都各自逃命了，只能救出一小部分正在分娩的蚜虫。

每一处，蚂蚁们都在忙着建筑堤坝。但从战略角度考虑，蚂蚁们更忙于加固一些位于交通要道上的堤坝，想要遏制住狂奔的激流。但水的力量是不可能阻挡的，堤坝在水的冲击下都裂了口。建筑物倒塌了，冲走了一些英勇的泥瓦工。

洪水携带着淹死的昆虫尸体，冲进了走廊。廊顶塌了，桥断了，地下的一切都被毁了。水一路来到了菌类养殖场。在那里，同样地，种植

蚁只能救出一些珍贵的品种，就急急忙忙地逃命去了。

有些鞘翅目动物是懂游泳的。水中到处都是希丽·普·妮女王一直想驯服的识水性龙虱。它们嬉戏着，吞食着水中的蚜虫、蚂蚁的尸体以及死去的幼虫。

不知跨越了多少道障碍，绕了几道弯，103683号终于来到了饲养金龟子的大厅。洪水已经淹进了房间，那些可怜的昆虫只能在房中飞来飞去，以免于一死。但天花板太低了，它们总是会撞上去，这就更增加了它们的恐惧。

这里和城中其他的地方一样，勤劳而又勇敢的工蚁们竭力挽救着那些幼虫，并将大腹便便的金龟子推到干的地方。但它们知道，无论怎么努力，损失终将是巨大而又不能避免的。

金龟子的脚被水弄湿了。它们更加慌乱了，头顶的角不断地戳到天花板上。103683号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它们中间穿行着，避免被它们的角撞着。

它终于到达了通往叛军部队的秘密入口。无论是手指教派还是非手指教派，都聚集在那里。后者看上去非常紧张，前者却显得出奇地镇定，看来灾难并没有把它们吓倒。

“我们没有向神明敬献足够的食物，因此它们要把我们淹死。”

103683号打断了那些手指教派的唠叨。马上这个出口就要被淹没了，如果它们还想逃命的话，那就得加快速度了。叛军们听从了103683号的建议，紧紧跟随着它。就在这时，24号跑了上来，把那只蝴蝶茧交给它：

“要完成‘信使行动’，你可千万不能忘了这个。”

没有时间再讨论了。103683号背起了蝴蝶茧，让叛军们跟着它，继续开路。但还是迟了一步，大厅全被淹了，想要从这里逃走已经不可能了。没来得及逃走的金龟子和蚂蚁都在水面上。

“必须赶快再挖掘一条通道。”103683号命令道。

要快，房里的水位正在迅速上升。

所有的食物都随水流漂走了。

水上涨得越来越快了。

手指教派的蚂蚁没有发出一声抱怨，它们已经屈服于神明的怒火。

而叛军们相信，这场灾难的到来，没有别的理由，只是为了阻止希丽·普·妮女王的远征。

53. 苦涩的回忆

“对不起，小姐。”

有人在和她说话。

蕾蒂西娅·威尔斯睁开眼睛，可终点站还没到。原来是坐在她身边的女人在和她说话。

“对不起，小姐。刚才我的毛线针戳到您了。”

“噢，没关系。”蕾蒂西娅松了一口气。

那妇女正在织一件玫瑰红色的小毛衣。为了把她正在织的东西摊开来，她占了很大一个位置。

蕾蒂西娅看着她飞快运动的手指，毛线针发出叮叮当当清脆的撞击声，一个个漂亮的花样就这样被织了出来，是那么流畅。

她织的衣服好像是给婴儿穿的。是哪个可怜的孩子，刚出生就要被囚禁在这用毛线编成的枷锁里？蕾蒂西娅不禁这样想。仿佛是听见了她的问题，那妇女咧了咧嘴，露出一颗闪闪发光的假牙：

“这是给我将要出生的儿子的。”她怀着自豪的口气说道。就在同时，蕾蒂西娅瞥到了一块标语牌，上面写道：“我们的国家需要孩子。控制出生率下降！”

她感到有一点辛酸。生孩子！这是老天给所有物种下的一道最原始的命令：繁衍，扩张。你觉得现在的日子很无聊？那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吧！先要保证数量，有了数量，质量自然而然也就有了。

每一个孕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听从了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政权都极力宣扬的一种观念：增强人类对这个星球的控制力。蕾蒂西娅突然产生了一股冲动，想要扳住眼前这位母亲的肩膀，直视着她的眼睛对她说：“不，别再生孩子了，控制一下自己吧，有那么一点点羞耻心，该死的！做一些节育措施，让你的男朋友每次都用避孕套。同时也劝劝你周围的朋友，让他们也理智些吧。人类总是要制造出100个次品，才能得到

一个合格的、优秀的孩子。这个代价太大了。那些次品掌握了权力，瞧，这就是他们造成的后果。如果你的母亲当初能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那今天的你也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你千万别将你父母犯下的错误又报复到你孩子身上，别把他们生下来。停止相爱吧，你们可以交配，但千万不要繁育后代。”

她知道自己这样有点愤世嫉俗。不知怎的，她感到有点苦涩。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蕾蒂西娅重又恢复了平静，对正忙着编织的妇女笑了笑。对面的这张脸，闪耀着快要做母亲的幸福的光辉，这使她又想起了她自己的母亲：林咪，虽然她竭力不让自己这样做。

林咪·威尔斯得的是不治之症白血病，也就是血癌。她是一位慈祥的母亲，每当小蕾蒂西娅问她医生都说了些什么的时候，她从不正面回答，只是不断地重复着：“别担心，我会好起来的。医生们都这样认为，再说，现在的药物也比以前的先进多了。”但盥洗室的水池里总能发现道道血迹，装镇痛剂的药瓶也空得特别快。医生开的每种药，林咪都吃了，但她的痛苦丝毫没有减轻。

一天，救护车来了，将妈妈送进了医院。“别愁眉苦脸的，那儿有能治好我的病所需要的全部仪器，还有专家。好好看家，我不在的时候，要乖，每天晚上你可以到医院来看我。”

林咪说得有道理，医院里应有尽有。她的命就这样被保了下来，但那也只是苟延残喘。她曾自杀过三次，但都被救活了。她挣扎着，于是医生就用宽宽的绷带将她绑在床上，并给她注射了吗啡。当蕾蒂西娅去医院看她的时候，她发现妈妈的手臂上布满了因为输液和注射而引起的肿块。才短短的一个月，林咪·威尔斯就仿佛老了十几岁，变成了一个干瘪的老太婆。医生向她保证能救活她的妈妈，但林咪·威尔斯自己已经不想活了。

她握着女儿的手，轻声地说：“我想……死。”当时她只有14岁，她又怎么可能明白母亲的这个请求呢？无论如何，法律是不允许病人轻生的，尤其是这位病人还付得起每天1000法郎的特护费和住院费。

自从妻子住院以后，埃德蒙·威尔斯也很快地变得苍老了。林咪求了他好几次，让他帮助她渡过难关，也就是帮她死，但都遭到了拒绝。直到有一天，看着妻子精疲力竭的样子，他屈服了。他教她如何放慢呼

吸和心跳的节奏。

他父亲使用的是一种催眠术。当然谁都没有亲身体验过，但蕾蒂西娅知道爸爸是如何帮助她母亲进入梦乡的。“你很平静，非常平静。你的呼吸就像潮水一样，往前，往后。非常柔和，前，后。你的呼吸就是一片大海，想要变成平静的湖泊。前，后。每一次呼吸都比前一次来得慢、来得深。每一次吸气都为你带来更多的力量、更多的甜美。你再也感觉不到你的身体了，你感觉不到你的脚、你的手、你的胸膛、你的头。你就是一根轻飘飘的羽毛，没有任何感觉，随风而逝。”

林咪飞了起来。

她的脸上带着一丝安详的笑容。她死了，但就好像睡着了一样。急救医生赶来了，他们想要紧紧抓住林咪那已经飞向天堂的灵魂。但这就像是一只鼬鼠想要阻止鹭鸟的起飞，一切都已经太晚了。这一回，林咪终于取得了胜利。

从此以后，蕾蒂西娅就有了一个永远也攻克不了的难题：癌症。一个念头始终困扰着她：她恨所有的医生和所有能决定人类命运的人。她确信，之所以没有人能战胜癌症，是因为没有人真正想要找到治愈它的办法。

为了更好地解开那个谜团，她都成癌症专家了。她想证明，癌症并不是不可战胜的。那些无能的医生原本是可以救活她的母亲的，而不是加深她的痛苦。但她失败了，唯一剩下的就是对医生的憎恨和对谜语的热衷。

对新闻工作的热爱多少缓解了她心中的怨恨。借助于她的笔，她可以揭发所有不公正的现象，激励大众，攻击那些虚伪的人。没多久，她就意识到在所有虚伪的人当中，首先就是她的那些同事。言辞上慷慨激昂，行动上却卑微得可怜。在他们的文章里，处处显现着打抱不平的影子，背地里却可以为了涨薪水而干出各种无耻的勾当。比起传媒界来，医学界的好人要多得多。

在新闻界，她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她以报道犯罪学谜案而著称。现在，她的同事们都离她远远的，就等着看她出洋相。所以对她来说，是不允许有任何失误的。为了再次取得胜利，她紧紧盯住了索尔塔、诺加尔案。至于那个梅里埃斯警长，就算他倒霉吧。

终点站到了。她下了车。

“再见，小姐。”那编织毛衣的妇女对她嚷道。

54. 百科全书

如何：　遇到问题的时候，人类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谁干的？”人们总是寻找罪魁祸首，寻思着如何惩罚才能让他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在同样的情况下，蚂蚁首先想到的是：“我如何才能以及在谁的帮助下解决这个问题？”

在蚂蚁的世界里，是没有犯罪的概念的。

追究“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和思考“如何才能解决问题”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

目前，世界还掌握在那些问“怎么会”的人类的手里，但总有一天，那些思考“如何”的物种会取代人类获得这个世界的统治权的。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Ⅱ卷

55. 一片汪洋

瘸子和大颚不屈不挠地工作着。挖呀，挖呀，它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顽强的叛军终于挖出了一条通道。在它们的周围，土地颤动着。

洪水冲毁了整座城市。所有美好的东西，所有希丽·普·妮女王的那些伟大的先锋派的创举都成了一些小碎片，随着水流漂走了。一切都化为乌有，花园菌类养殖室、饲养大厅、养料室、冬天用来储备谷物的粮仓，可以进行温度调节的育婴室、日光培育室，还有那错综复杂的水上交通网……所有东西都消失在洪水中，就好像它们从没有存在过一样。

突然，通道的一面墙倒塌了，水冲了进来。103683号和它的伙伴们为了提高挖掘的速度，只能把挖出来的土吞到肚子里。但无济于事，激流很快就赶上它们了。

103683号不知道等待它们的将会是什么。水已经淹到了它们的肚子，而且水位还在迅速地上涨。

56. 浸没

她沉了下去，完全被水给淹没了。

她停止了呼吸，就这样在水底待着，什么也不想。她喜欢水。

在浴缸的水中，她的头发膨了开来，皮肤苍白得就像纸一样。蕾蒂西娅把这称为她每天的洗礼。

只有在这一刻，她才是全身放松的，温热的水，还有无边的寂静。她觉得自己就像是在湖中沐浴的公主。

她屏住呼吸在水底待了十几秒钟，直到感觉自己快要死了才露出水面。

每天，她都争取在水下多待上一点时间。

她屈起膝盖，抵住下巴，就像胎儿在子宫中的姿态一样。然后，摇摇晃晃地跳起了一种水中的舞蹈，其中的含义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开始清理脑中的杂念，什么癌症、索尔塔（叮咚！）、《周日回声》报的编辑、她的美貌（叮咚！）、地铁、孕妇，让一切都走开吧，她要好好地来一个夏季大扫除。

叮咚。

她浮出水面。离开了水的怀抱，一切都是干干的，充满了敌意（叮咚！叮咚！）……是什么在这么吵。

看来她不是在做梦，是有人在按门铃。

她爬出浴缸，就像一个两栖动物，重又回到陆地上，呼吸空气。

她抓起一件浴袍套上，小步跑到客厅。

“谁啊？”她隔着门问道。

“警察！”

她透过猫眼看了看，门外站着梅里埃斯警长。

“您有何贵干？”

“我有搜查证。”

她开了门。

他看上去很轻松。

“我去了CCG，他们告诉我您拿走了那些装有索尔塔兄弟和卡萝莉娜·诺加尔正在研究的化学物质的小瓶。”

蕾蒂西娅进屋拿出了那些小瓶，递给梅里埃斯。后者若有所思地盯着它们。

“威尔斯小姐，您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吗？”

“我可不是您的助手。化学鉴定是报社出钱做的，因此有关的结论只属于报社，别人无权知道。”

他还是站在进门的地方，身上的西服皱巴巴的。眼前这位漂亮的女人显然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这让他感到有点窘迫。

“对不起，威尔斯小姐，我能进来吗？我想和您谈谈，当然我不会打扰您很长时间的。”

他显然是刚刚淋了一场大雨，浑身都湿透了。在他脚底的擦鞋垫上已经积起了一个小水坑。蕾蒂西娅叹了一口气：

“好吧，但我的时间不多。”

他在鞋垫上使劲地擦了擦鞋底，这才走进客厅。

“天气糟透了。”

“是啊，热天刚过，又下起了暴雨。”

“季节已经混乱了，从又干又热的夏季一下子到了又冷又湿的秋季，都没有过渡阶段。”

“进来吧，请坐。您想喝点什么？”

“您有什么好建议吗？”

“蜂蜜酒，怎么样？”

“蜂蜜酒？那是什么东西？”

“水、蜂蜜，还有酵母，然后放在一起发酵。传说中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和天上的祭司都喝这种饮料。”

“好，那就来一点这种神仙喝的饮料吧。”

她给他倒了一杯蜂蜜酒，然后就走开了。

“请稍等一会儿，我必须先弄干我的头发。”

浴室里很快传来了吹风机的嗡嗡声。梅里埃斯马上从椅子上跃了起来，决定好好利用这个间隙，检查一下这个地方。

这是一套非常舒适的公寓，房间的布置处处显现着主人的品位。屋内摆放着一组玉石的雕像，那是一对紧紧纠缠在一起的恋人。晕黄的灯光投射到固定在墙上的放生物标本的搁板上，投下了一个模糊的影子。

梅里埃斯走过去，仔细地看起来。

搁板上放着全世界50种蚂蚁标本，都被细心地标了索引。布局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吹风机还在响着。

有一种黑蚂蚁身上的毛却是白色的，就像一个摩托车手（Rhopalothrix orbis）；有一种蚂蚁的前胸长满了一个个突起的小角（Acromyrmex versicolor）；还有一些蚂蚁长着长长的吻管，顶端还有一个像钳子一样的东西（Orectognathus antennatus）；另外有一种蚂蚁的毛很长，使它们看上去就像嬉皮士（Tingimyrmex mirabilis）。原来蚂蚁也有这么多不同的形态，他还是第一次知道，真让他吃惊。

但他不是为了研究昆虫学而来的。他发现有一扇漆成黑色的门，他想打开看看。门锁住了，但这可难不倒他。梅里埃斯掏出一个发卡，正准备把锁撬开，就在这时，吹风机的声音停了。他急忙回到椅子上坐好。

路易丝·布鲁克斯的发型又展现在蕾蒂西娅的头上了。只见她穿了一件黑色的真丝长裙，腰间打着细细的皱褶。梅里埃斯竭力想掩饰自己惊艳的表情。

“您对蚂蚁感兴趣？”他以一种一本正经的口吻问道。

“没有专门的研究。我父亲是研究蚂蚁的专家，那些是他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您的父亲，就是埃德蒙·威尔斯，对吗？”

她有些吃惊。

“您认识他？”

“我只是听说过他。他以那个希巴利特街上的魔鬼地窖而闻名于警界。您还记得这件事吗？有将近20个人进了那个地窖，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当然记得！那些人里面有我的堂哥、堂嫂，我的侄子，还有我的老奶奶。”

“奇怪的事情，对吗？”

“您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您那么喜欢神秘的事情，您就没有调查过这桩失踪案吗？”

“当时我手头正在办另一个案子。是阿兰·毕善警长负责这件案子的。显然，他的运气并不好，像其他人一样，他也没有上来。那您呢？您不是也喜欢神秘事件吗？我以为……”

她冷笑了一下。

“我尤其喜欢把那些神秘的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那么您已经找到杀害索尔塔兄弟和卡萝莉娜·诺加尔的凶手了？”

“无论如何，我都会尽力的。这会使我的读者感兴趣的。”

“难道您不想和我说说您的调查进行得怎么样了？”

她摇了摇头。

“我看我们还是各干各的吧，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梅里埃斯掏出一片口香糖。每当嚼口香糖的时候，他就感到格外舒服。他问道：

“那扇黑色的门后面是什么？”

这个问题太突然了，蕾蒂西娅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愣住了。但很快

，窘迫就被掩饰住了。她耸了耸肩。

“那是我的办公室。乱糟糟的，没什么可看的。”

她掏出一根烟，放进长长的烟嘴里，然后用一个形状如乌鸦的打火机点燃了烟。

梅里埃斯重又回到原来的话题：

“尽管您对您的调查守口如瓶，但我还是想和您说说我调查的情况。”

她喷了一口薄薄的烟雾。

“随您的便。”

“那就从头说起吧。两起案件的被害人都在CCG工作，也许是有人出于工作中的嫉妒心理而杀了他们。在大公司中，同行之间的激烈竞争是十分普遍的。所有的人都为了升职或加薪争得头破血流，尤其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公司，每个人都唯利是图。我们不妨假设有这样一个化学家，他为了铲除同一个公司里的竞争对手，就用一种药效迟缓但又十分强烈的毒药杀死了他们。根据验尸报告，这种毒药附着在消化系统的器官壁上，造成大面积的溃疡。”

“您又妄下结论了，警长。您总是念念不忘您的毒药理论，而忘记了死者脸上惊恐的表情。精神的极度紧张也会造成溃疡，四位被害者死时都处于极度的惊恐中。恐惧，警长，恐惧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至今都没有搞清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够在他们的脸上刻画出如此惊恐的表情。”

梅里埃斯辩解道：

“当然我也曾就这种恐惧做过调查，询问究竟什么东西能让人产生如此恐惧的心理！”

她又喷出了一口烟雾。

“那您，警长，您害怕什么呢？”

他愣了一下，因为他也正想向对方提出同样的问题。

“这……嗯……”

“您肯定也有让您感到非常害怕的东西，是吗？”

“我可以告诉您，但作为交换，您能否保证也以同样的坦诚告诉我您最害怕的东西？”

她没有退缩。

“成交。”

他迟疑了一会儿，开始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害怕……害怕……我害怕狼。”

“狼？”

蕾蒂西娅听了他的回答哈哈大笑，一边笑还一边重复着“狼，狼”。随后她起身又给梅里埃斯倒了一杯蜂蜜酒。

“这可是我的真心话，现在，轮到您了。”

她站了起来，看着窗外，似乎远处有什么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努力想要看清楚。

“嗯，我吗，我害怕，害怕……我害怕您！”

“别开玩笑了，您答应过我要说实话的。”

她转过身，又喷了一口烟雾。她那紫色的眼眸透过青绿色的烟雾闪闪发光。

“我说的是真的。我害怕您，我害怕整个人类。我害怕所有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这些人围绕在我周围，就像一群野人。我发现我们是如此丑陋，哪怕是一只乌贼或是一只蚊子都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要美丽得多。”

“的确。”

面前的这个年轻女人身上起了一些变化。她的目光变得有些迷乱，眼中闪现出一丝疯狂。仿佛有一个幽灵附在了她的身上，而她却温柔地任它牵着走。她已经神志不清了。没有什么可以阻拦她，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责备她。她甚至都忘了自己正在和一个认识不久的警察在谈话。

“我们总是自以为是，狂妄自大，以身为人类而自命不凡。我害怕农民、牧师、军人；我害怕医生和病人；我害怕所有那些对我不利的人

，也害怕那些对我有利的人。人类所到之处，一切都毁于一旦，就算不被破坏，也被我们给弄脏了。任何东西都逃脱不了我们这种不可思议的破坏力。我能肯定火星人之所以不愿在地球登陆，是因为我们把他们吓坏了；他们是如此胆小，害怕我们对待他们就像对待我们身边的动物和同类一样，我一点也不以身为人类而感到自豪。我太害怕了，我害怕我所有的同类。”

“您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她耸了耸肩。

“您不妨比较一下吧，有多少人是被狼杀死的，而又有多少人是死于自己同类的手中。您难道不觉得我的恐惧比您的来得更为，怎么说呢，合理？”

“您害怕人类？但您自己就是属于人类的！”

“我知道，所以有的时候，我甚至害怕自己。”

他惊讶地望着她。对方的脸已经完全被仇恨笼罩住了。突然，她放松下来。

“噢，换个话题吧！我们都喜欢猜谜。太巧了，现在应该正是猜谜节目的时间。而我可以向您提供这个时代最令人惬意的东西：电视。”

“谢谢。”

她用遥控器搜寻着《思考陷阱》。

57. 百科全书

力量对比：　南茜大学生物行为学实验室的一位研究人员迪迪安·迪索尔曾用老鼠做过一个实验，以研究它们游泳的能力。他将六只老鼠关在一个笼子里，笼子的唯一出口通向一个游泳池。它们只能通过游泳才能拿到放在对岸的食物。研究人员很快发现，六只老鼠并不是一起游泳去取食物的，而是有着不同的角色分配：两只会游泳的“被剥削者”，两只不会游泳的“剥削者”，一只会游泳的“自给自足者”，还有一只不会游泳的“受气包”。两只“被剥削者”游出去取食物，当它们返回笼子时，两只“剥削者”就使劲地打它们，把它们的头按到水中直到两只老鼠松开取回的食物。而两只被迫屈服的老鼠只有等两只“剥削者”吃完了，才能捡一些它们吃剩的食物聊以充饥。两只“剥削者”从来不需要自己游泳，它们只需打败“被剥削者”就能填饱肚子了。那只“自给自足”的老鼠则足够强壮，能够不屈服于那些“剥削者”。至于另一只老鼠——“受气包”，它不会游泳，也无力征服那些会游泳的老鼠，于是它只能在一旁，捡一些战争中遗留下来的残羹冷炙聊以充饥。研究人员又将实验重复进行了20遍，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两只“剥削者”，两只“被剥削者”，一只“自给自足者”，一只“受气包”。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等级制度，他们又将六只“剥削者”放在一起。它们整整厮打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它们中的两只屈服了，成了“被剥削者”，一只“自给自足者”，一只还是扮演“受气包”的角色。同样，研究人员又将六只“被剥削者”关在一个笼子里。第二天早上，它们中还是产生了两只“帕夏”（“老爷”的意思）。

这个实验真正让我们思索的是，当研究人员剖开老鼠的头颅以研究它们的脑组织的时候，他们发现脑神经细胞最紧张的是那些“剥削者”。它们其实是非常害怕那些“被剥削者”不听命于自己的。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58. 水退了

水流舔噬着它们的脊背。103683号和它的伙伴依然在天花板上疯狂地挖着，浪花已经淹没了它们的身体。总算老天有眼，奇迹终于出现了。它们终于挖通了一个干的屋子。

它们得救了。

快，它们得赶紧堵住出口。沙墙能抵挡住水的冲击吗？幸好，水流绕过了它们，冲进了那些不堪一击的走廊。蚂蚁们一个挨着一个地蜷缩在小小的斗室里，它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叛军们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它们只有50几个幸存者。一些属于手指教派的蚂蚁还在念叨着：

“我们给手指敬奉得不够，所以它们才将天拉开了一道口子。”

根据蚂蚁的宇宙起源论，地球是方的，而云层就像是天花板罩在上面，蚂蚁们称之为“天海”。每次当“天海”的重量太大了时，天幕就会承受不住，裂开一条口子。“天海”中的水就流下来，那就是雨。

在手指教派看来，天上的这些裂缝是手指的杰作。不管怎样，现在除了等待灾难过去以外，大家都没有别的出路。于是，它们竭尽所能地互相帮助。一些蚂蚁，嘴对着嘴，交换养料。其余的则互相摩擦着身子，以保持体温。

103683号将嘴边的触须贴在墙上，感受着城市在水流冲击下的震颤。

贝洛岗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活力，这个敌人将它完全击垮了。洪水时刻变换着它们的形状，它们那透明的魔爪不会放过任何一条缝隙。蚂蚁是如此地憎恨这个敌人，因为它比它们更柔软，更能适应环境，更加谦卑。那些天真的士兵，挥舞着锋利的大颚，迎击向它们扑来的水滴。但这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如果它们击中了雨水，水就会沾在它们的爪子上，挥之不去；如果它们向雨水发射酸液弹，雨水也会变得有了腐蚀性，落到它们身上，把它们的甲壳都溶化了；如果它们撞向雨水，雨水会很宽容地接纳它们，然后再将它们狠狠地击退。

暴雨的受害者不计其数。

城池伤痕累累，到处都是裂口。

贝洛岗被淹没了。

59. 电视

拉米尔夫人那写满困惑的脸出现在屏幕上。自从她在这新的谜语上裹足不前之后，节目的收视率翻了两番。是观众们都有一种施虐的倾向，喜欢看一直战无不胜的人突然垮掉？抑或是公众更容易倾向弱者，而不是强者？

主持人还保持着一贯的好心情，问道：

“怎么样，拉米尔夫人，您发现答案了吗？”

“不，还没有。”

“集中精神，拉米尔夫人！我们的这串数字让您想到了什么？”

摄像机先是对准了题板，然后又探向拉米尔夫人。后者若有所思地解释道：

“我越看这串数字，越是觉得困惑。太难了，真是太难了……它就像是重复着一种节奏……“1”总是出现在最后……一连串的“2”出现在中间……”

她走近写有数字的题板，讲解着，就像是一名小学教师在给她的学生们上课：

“我们也许可以将它想象成一种指数变化。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我曾想到这也许是从1、2然后到3，并不断增加的一组序列……但也许，这里面没有任何顺序可言。我们身处一个混乱的世界，数字都是偶然排列成的。女人的直觉告诉我，这串数字不一样，它并非出于偶然。”

“很好，拉米尔夫人。您能否告诉我们这究竟让您想到了什么？”

拉米尔夫人的脸上露出了一点喜色。

“您会笑话我的。”

演播厅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们让拉米尔夫人好好地思考一下，”主持人打断了掌声，“我想她已经想到了什么。是什么，拉米尔夫人？”

“是宇宙的诞生，”拉米尔夫人说道，眉头紧锁，“我想到了宇宙的起源：‘1’是那最初的神圣的闪光，它逐渐壮大，然后就分裂了。这会不会就是一个有关宇宙起源的数学方程式？就是让爱因斯坦以及世界上所有物理学家倾尽毕生心血都没有解开的难题？”

这一次，主持人的脸上显现出了与节目十分相称的莫测高深的表情。

“谁知道呢，拉米尔夫人！‘思考’……”

“……陷阱！”观众齐声喊道。

“……‘陷阱’。是的，奥妙无穷！好，现在，拉米尔夫人，回答还是使用王牌？”

“王牌，我需要更多的提示。”

“题板！”主持人对场边的工作人员喊道。

他先是写下了那已经公布的一列数字：

1

11

21

1211

111221

312211

13112221

然后像往常一样，他不看答案，就写出了下面一行：

1113213211

“我再重复一遍提示。第一句是：‘越是聪明就越难找到谜底！’第二句是：‘必须忘却我们已经掌握的所有知识！’现在我来告诉您第三句：‘就像宇宙一样，这个谜题来自一种绝对的简单！’”

鼓掌。

“我能给您一条建议吗，拉米尔夫人？”主持人又恢复了他惯有的诙谐。

“请吧。”

“我认为，拉米尔夫人，您不够简单，不够傻，总之是不够蠢笨。您的聪明才智绊住了您的双脚。回到最初的您去吧，找出还活在您心中的、那个天真的小姑娘。至于你们，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明天见！”

蕾蒂西娅·威尔斯关上了电视。

“这个节目变得越来越有趣了……”她说。

“您找到谜底了吗？”

“没有，您呢？”

“也没有。我想我们是太聪明了。那个主持人说得非常有道理。”

该是告辞的时候了。他把那些小瓶子收进了口袋里。

在门口，他又问道：

“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呢，总比我们各自苦干要来得好。”

“我习惯一个人干，警察和记者永远合不到一块儿去。”

“不能有例外？”

她摇了摇那头乌黑而又浓密的短发。

“没有。去吧，警长，让我们来较量一下吧，看最后鹿死谁手。”

“好吧，既然您坚持。”

说完，他消失在电梯中。

60. 出发

雨渐渐地小了，已敲响了归营的战鼓。洪水撤退了，它也有自己的天敌，那就是太阳。太阳是蚂蚁古老文明的联盟，总是选准最佳的时机露出它的笑脸。很快，太阳就修复了天空中的那些裂缝。“天海”再也不向地面倾泻“海水”了。

那些幸存的贝洛岗的居民都出来晒太阳，以晒干自己潮湿的身体，暖和一下。一场大雨，就像冬眠，只是潮湿代替了寒冷。但大雨更致命。寒冷只是让它们昏昏欲睡，潮湿却可以要它们的命。

在外面，蚂蚁们欢庆着太阳的胜利，有的甚至唱起了古老的赞歌：

太阳，它用它的温暖充满了我们空空的躯壳，

舒活了我们沉睡的肌肉，

凝聚了我们分散的思想。

芳香的赞歌回响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贝洛岗并没有被击垮。穹顶只剩下了很小的一部分，布满了被冰雹打穿的小孔，时不时地冒出几股清水，里面夹杂着几个小黑点，那是被淹死的昆虫的尸体。

从别的城市传来的消息也并不乐观。难道一场暴风雨就能把树林中最伟大的褐蚁联邦打垮吗？一场小小的雨就能结束一个帝国吗？

穹顶的损坏殃及了日光培育室，幼虫都成了泥泞中一点点的潮湿的颗粒。无数的保育员为了用它们的手掌保护幼蚁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些保育员还是救出了一些幼蚁，用手掌紧紧地固定在头上。

一些幸存者和守卫们一起清扫着通往皇宫的通道。灾难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使它们目瞪口呆。连希丽·普·妮自己也震惊于破坏的严重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才能建造出永世不倒的建筑呢？一点点的

水就能在刹那间将蚂蚁的成果毁于一旦，那它们的聪明才智又能用来干什么呢？

103683号和它的伙伴也走出了临时避难所，它立即向女王走去。

“在经历了这场灾难以后，我们是否应该取消讨伐手指的远征呢？”

希丽·普·妮一动不动，掂量着这条建议，然后它冷静地动了动触角，回答道：“不。远征关系到许多重大的行动计划，什么都不能阻止它。”它又补充说：“那些精兵部队都躲在皇宫里，毫发未损。还有那些金龟子组成的飞行军，也都保留下来了。”

“我们必须杀了手指。我们一定会办到的。"

只是有一个小问题：先前的8万名士兵，如今只剩下不足3000只。的确，兵力是比以前大大地减少了，但剩下的都是一些经受过战争考验的、有经验的老兵。同样，先前的四队鞘翅目飞行军，如今只剩下了一队，由30只强壮的金龟子组成。无论如何，有总比没有强。

103683号将触角摆到了脑后，表示赞同。对这支略显羸弱的远征军的未来，它并不感到悲观。

希丽·普·妮走了出去，继续它的灾后视察。亏得坚固的堤坝，一些区域被保住了。但损失还是十分惨重的，尤其是蚂蚁幼虫的大量死亡，那可是贝洛岗的下一代啊！希丽·普·妮决定加快它的产卵速度，尽快补充减少的蚁口。它又在它的储精囊中放入了几百万颗精子。

时局让它产卵，它就必须产卵。

贝洛岗城一片忙乱。蚂蚁们整修着倒塌的建筑物，喂养着幼虫，治疗伤员，分析损失，寻找着解决的办法，努力进行灾后重建。

蚂蚁们可不是轻易就被打倒的。

61. 岩石汁

美景饭店的房间里，马克西米利安·麦肯哈里斯教授检查着试管中的东西。从卡萝莉娜·诺加尔那儿拿来的物质已经变成了黑色的液体，就像是岩石的汁水。

门铃响了。来了两个客人，那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一对夫妇，吉尔和苏珊娜·奥德甘。

“都还好吗？”男人一上来就问。

“一切都按照预定的程序在进行。”麦肯哈里斯的回答非常干脆。

“您肯定？可索尔塔兄弟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

“是吗？！他们肯定是度假去了。”

“卡萝莉娜·诺加尔的电话也没有人接。”

“他们工作得太辛苦了，想稍稍休息一下也无可厚非。”

“稍稍休息一下？”苏珊娜·奥德甘用略带讥讽的口吻说道。

她打开随身的手提包，拿出一沓报道索尔塔兄弟和卡萝莉娜·诺加尔谋杀案的剪报，扬了扬。

“您难道从不看报纸吗，麦肯哈里斯教授？杂志报纸早就报道了这些‘夏季谜案’！原来这就是您所谓的‘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这些新闻似乎并没有让教授感到窘迫。

“你们想要怎么样？又想吃炒蛋，又不舍得把鸡蛋打碎，这怎么可能呢？有所得，必有所失嘛！”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夫妇显得更焦虑了。

“我们只是希望在所有的鸡蛋都被糟蹋之前，炒蛋能做好。”

麦肯哈里斯笑了笑，指了指放在桌子上的试管。

“那就是我们的‘炒蛋’。”

他们满怀欣喜地看着那微微发光的黑色液体。随后奥德甘将它小心翼翼地放入了衣服内侧的口袋。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麦肯哈里斯，还是谨慎点为好。”

“别担心，我的两条猎犬会保护我的。”

“您的猎狗！”奥德甘夫人叫道，“我们来的时候它们连声都没有出，多忠诚的看门人啊！”

“那是因为它们今天不在。兽医们把它们留下来做检查。明天，我那忠诚的守卫就会回来保护我了。”

埃塞俄比亚夫妇走了。麦肯哈里斯教授感到有点累，就睡了。

62. 叛军

叛军们集中在贝洛岗城郊的一株草莓花下。万一有侦察兵经过这里，草莓的果香味肯定能掩盖住它们的谈话的。103683号也参加了它们的会议。它向叛军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以它们今天的规模，它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叛军中年龄最大的蚂蚁，回答道（它属于非手指教派）：“我们虽然数量不多，但我们是绝不会让手指们饿死的。我们会尽我们的所能喂养它们的。”

叛军们纷纷抖动着触角，表示赞同。看来，暴风雨并没有削弱它们的决心。

一只手指教派的蚂蚁转向103683号，把那只蝴蝶茧交给它。“你现在必须出发了，跟随远征军去到那世界的边界。拿着这个，会对你完成‘信使行动’有用的。”

“除此以外，你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带回一对手指，我们要看看在地下封闭的环境里，它们是否能繁殖后代。”

这时，24号蚂蚁——叛军中最年轻的成员，提出要和103683号一起去。它想见见手指，闻闻它们的气味，甚至还想摸摸它们。对它来说，“活石头博士”已经远远不够了，它毕竟只是帮助蚂蚁与手指沟通的一个桥梁而已。它多么想能够亲眼见见那些神明，即使是要参加毁灭它们的行动也在所不惜，它相信自己会对103683号有用的，比如说在打仗的时候，负责看管蝴蝶茧。

其余的蚂蚁都惊讶于小蚂蚁毛遂自荐的举动。

“怎么了，这只蚂蚁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你们要这样嘲笑它？”103683号问道。

但小蚂蚁没有容许别的蚂蚁有回答问题的时间。它一再坚持要跟随勇士奔赴这场新的冒险行动。

103683号不再提问了，接受了这位毛遂自荐的助手。不知怎的，103683号在它身上感受到了一股亲切的气息，它确信这并不是一只坏蚂蚁。它还可以利用旅行的机会，好好观察一下这只遭到同伴嘲笑的蚂蚁。

但又有一只蚂蚁报名要求参加远征。那是24号的姐姐——23号。

103683号嗅了嗅它，也同意了。这两名志愿者肯定能给它带来帮助的。

远征军定于明晨太阳升起的时候出发。到时候，姐妹俩就在这儿等它。

63. 死神再次降临

有声音将麦肯哈里斯从梦境中拉了出来，他能肯定那是从床尾传来的。他一动不动地躺着，竖起耳朵仔细分辨着，但什么也没有。他扭亮了台灯，从床上爬下来。他没听错，是有东西在床单下发抖。

但他决定不理睬这些。无论如何，像他这样有名望的科学家是绝对不会让自己就这样被吓倒的。他上了床，钻进了被子。现在，他可知道什么在床单下发抖了，他先是微笑着，半是觉得有趣，半是惊奇。很快，那东西又沿着他身上爬了上来，将他牢牢地困在被单中，他甚至都没有时间捂住他的脸。整张床都在抖动。如果这时候正好有人在房中，他一定会以为这是一个属于情人之间的浪漫夜晚。

但，这并不是一个属于情人们的夜晚，这个夜晚是属于死神的。

64. 长征

一清早，士兵们就聚集到原来的2号门旁边，而现在这里只不过是一堆又破又湿的树枝。

那些感到有些凉意的蚂蚁开始进行晨练，它们伸伸腿使腿脚不再麻木，也使身上暖和起来。其他的蚂蚁在磨它们的大颚，或进行战争的操练。

阳光照耀着不断壮大的队伍，战士们身上的甲壳闪闪发光。一种豪壮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所有蚂蚁都知道它们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103683号走过来，很多蚂蚁都认识它，和它打着招呼。它被两名反叛的姐妹蚁拥着。24号带着蝴蝶茧，透过茧壳，人们隐约可见一个阴影。

“这只茧是什么？”一个战士问。

“吃的，只是吃的。”24号回答。

犀牛金龟子也到了。

尽管它们数量不足30，但很有战斗力！大家争先恐后地挤上去看金龟子。大家喜欢看它们在天空中展翅飞翔，但它们解释说它们不会随便飞上天空，除非确实有这个必要。目前，它们和所有蚂蚁一样在地上行走。

大家互相勉励着，互相祝贺着，吃着东西。每只蚂蚁都分到了蜜露和从废墟中找到的淹死的蚜虫腿。蚂蚁们没有失去什么，大家还是吃着蛋和茧虫的死尸。像海绵一样浸过水的肉块在蚂蚁中传递着，一点点被分吃完。

刚刚吃完这份冷餐，有蚂蚁向天空中发出信号。大家知道这是集合队伍的标志，于是蚂蚁们按行军要求排好队。在前面的是讨伐手指的远征军。

蚂蚁们排成长队上路了。贝洛岗向东方派出了军队。太阳把大地晒

得暖融融的。士兵们唱起一首古老芬芳的赞歌：

太阳，照耀着我们空空的甲，
温暖着我们酸痛的肌肉，
统一着我们散乱的思想。

旁边的人接着唱道：

我们都是太阳的尘粒，
我们的精神中只有太阳的光芒。
我们都是热量。
我们都是太阳的尘粒。
只有地球给我们指明追求的路途。
我们到处奔走直到我们找到再也无须前进的地方。
我们都是太阳的尘粒。

雇用的蚂蚁们不懂得这些费洛蒙歌词，于是它们用触角发出嘎吱的声音和着大家的歌声。为了发出优美的音乐，它们胸部最坚硬的一块甲壳移到腹部环状壳下面的条纹带上，这样，它们发出一种类似蟋蟀叫的唧唧声，但是这种声音怎么也没有蟋蟀叫得那么响亮。

每个人都在想着手指，想着它们遭遇过的这些令人生畏的怪兽的军队。但像这样大家团结在一起，它们感到自己无所不能。蚂蚁们快乐地前进着。起风了，风似乎也决定帮助庞大的远征军加快步伐，并帮它们减轻负担。

在队列最前面，103683号深深地吸着空气中的清香，它感到似乎是停留在原地而两旁的柳树在不断前进。

小动物们惊惶地跳开，五颜六色的花朵发出诱人的甜香，那些阴暗的树干中肯定隐藏着敌人的先锋队，到处长满了蕨类植物。

对，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展现在它的眼前，第一次，它看到了一切。空气中溢满了这种唯一的香气：重新开始伟大的探险的气息。

65. 百科全书

帕金森原则（Loide Parkinson）： 帕金森原则（和那种同名的病没有丝毫联系）表现为一个企业发展得越大，它就越会招收一般的人员。但企业会多支付报酬给它的员工，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原来的领导担心新招的员工会与他们争权夺利。不会有危险敌手的最佳方法便是招收无能的人。打消他们要得到升级的微弱愿望的最佳途径就是给他们加薪。这样统治阶级便觉得他们可以安心地永远保住它们的权力了。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66. 新的罪恶

“马克西米利安·麦肯哈里斯教授是阿肯色理工大学的权威。在访问期间，他下榻于此饭店已有一周之久。”检查员一边翻开档案一边说。

雅克·梅里埃斯一边在房间中踱步，一边记下所有的要点。

一名地方警察在门口探进了头。

“一名《周日回声》报的记者希望见见您，警长。让她进来吗？”

“好的。”

蕾蒂西娅·威尔斯走了进来，她穿着一套黑色真丝套装，永远是那么美丽。

“早上好，警长。”

“早上好，威尔斯小姐！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我想我们应该各干各的，直到出色的那一方破案。”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案发现场相遇。毕竟我们俩看《思考陷阱》时，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分析着同一个问题……嗯，您让人检验过CCG的小药瓶子了吗？”

“是的，化验室说也许是毒药，里面有几堆我忘了名字的什么东西。一个比一个毒性大，他们说都是生产杀虫剂的配料。”

“警长，看来现在您对它的了解和我一样多，那么卡萝莉娜·诺加尔的尸体解剖结果怎么样？”

“心脏停止跳动。大面积内出血，总是老一套。”

“这一个呢？多恐怖的事情呀。”

黄皮肤的学者俯趴在地上，头转向来人方向，似乎要向人表明他的惊讶与恐怖。他的眼球已突出来，口中吐出了令人恶心的不知是什么的唾液，弄脏了他的一把大胡子，耳朵也出了血……一绺白色的物质搭在

了前额上，警察应该检查一下，此人在死前是否服用过它。梅里埃斯还记下死者双手捂住腹部。

“您知道他是谁吗？”他问。

“我们这位新的受害者是……更确切说曾经是马克西米利安·麦肯哈里斯教授，杀虫剂方面的世界知名专家。”

“是的，研究杀虫剂的……谁会有兴趣杀害著名的杀虫剂生产者？”

他们俩一同盯着这位著名化学家已两眼翻白的身体。

“是保护自然的团体？”蕾蒂西娅提出自己的看法。

“哦，为什么不是昆虫呢？”梅里埃斯冷笑着说。

蕾蒂西娅晃着棕色的流苏。

“为什么不会？就是因为只有人类才读报纸！”

她拿出一张发布马克西米利安·麦肯哈里斯教授在巴黎逗留一周并研究关于世界昆虫入侵问题这条新闻的剪报，报上还指明他将下榻于美景这家饭店。

梅里埃斯读了文章并把它交给卡乌扎克，卡乌扎克把它收进档案。然后他们仔细地搜索了整个房间。蕾蒂西娅的到来刺激了警长，决心证明他的专业性。还是没有武器，没有破坏痕迹，玻璃瓶也没有标记，没有明显的伤痕，和在索尔塔及卡萝莉娜·诺加尔家发生的一样。没有任何线索。

在这儿也没有，第一群苍蝇也没有来过，因而凶手是在杀人五分钟后离开的，似乎是要监视尸体或清理房间中所有可疑的痕迹。

“您发现什么了呀？”卡乌扎克问道。

“苍蝇还是吓得不敢过来。”

“检查员看起有点沮丧。”蕾蒂西娅问：

“苍蝇？苍蝇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警长为又恢复一点优势而感到高兴，他滔滔不绝地讲关于苍蝇的小型演说：

“利用苍蝇来破案的思想最初是由一位布鲁哈尔教授在1890年提出的。一个已被烤焦的婴尸在巴黎的一个烟囱管中被发现了。在几个月中先后有好几个租屋人在这套房间中住过，他们当中是谁藏起了这具小小的尸体呢？布鲁哈尔破了这个案子，他在死者口中提取出一些苍蝇卵，计算它们发育的阶段，从而确定这具婴尸被放在烟囱里大概有一个月了。罪犯很快被逮住了。”

漂亮的女记者脸上显露出一种无法抑制的恶心表情，足以鼓励警长继续兴致勃勃地讲下去。

“而我本人有一次也利用这种方法破了案。一位小学校长的尸体在学校被发现了。他是在森林中被杀害而后被转移到一间教室中，以造出是一起学生报复案的假象。但苍蝇以它们的方法做了证。在尸体中发现的幼虫肯定是来自森林中的苍蝇。”

蕾蒂西娅想，也许某一天这条理论在合适的时候会成为她的文章的专题。

雅克·梅里埃斯对他的讲解非常满意，他又走回到床边。在放大镜下，他终于发现在尸体所穿睡裤的下面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洞。记者走到他身边。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对她说：

“您看到这个小洞了吗？我在索尔塔的一件衣服上发现了类似的小洞。同样的形状，完全……”

兹——兹——

警长耳边响起这种特有的声音，他抬起头看到天花板上有一只苍蝇。

它爬了几步，又飞起来绕着他们的头转圈。一名警察对它烦极了，想把苍蝇赶开，但警长阻止了他。他盯着它在空中飞过的轨迹，想看看苍蝇会停在哪儿。

“看！”

它盘旋了几圈，在所有的警察和记者的耐心快要到头时，苍蝇终于落在尸体的肚子上，然后它又爬到他的下巴上，最后消失在马克西米利安·麦肯哈里斯教授的身体下面。

雅克·梅里埃斯感到很奇怪，他走过去翻开尸体看看苍蝇去哪里了

。

他找到了死者的提示。

马克西米利安·麦肯哈里斯教授用尽他临死前最后的力气，用手指蘸着从耳道中流出的血在床单上写下了最后的话，然后他倒在字的上面，也许是为了避免凶手看到这条信息，也许因为就在这时他死了……

所有现场的人都走过来，读着这七个字母。

苍蝇正用它的吸管吸着第一个字母的痕迹："F"，当它完成这第一步后，它又瞄准了"O""U""R""M""I""S"。

67. 给蕾蒂西娅的一封信

蕾蒂西娅，我亲爱的女儿，别来评判我的做法。我无法在你母亲过世后继续留在你的身边，因为每当我看着你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她的脸，这无异于将一把尖刀刺入我的脑中。

我不是那种不为任何事所动的坚强人，他们在面对灾难时只是抓紧手帕。在这段时间中，我情愿放弃一切，让自己像一片枯叶一样随风而去。

我知道，我选择了一条通常被视为最懦弱的道路：逃避。但没有其他任何方法可以挽救我们——你和我。

因而你只会是孤身一人，你要独自教导自己，你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到那种可以引你前行和保护你的力量。你的处境并不是最坏的，还差得远呢。在生活中，人们永远是孤立的，对这点明白得越早，就会过得越顺利。

找到你自己的路吧。

我家庭中所有人都不知道你的存在。我一直懂得如何保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秘密。在你收到这封信时，我肯定已经死了，所以不要来找我。我把我的房子留给了我的侄子乔纳森，别到他那里去，别告诉他任何事情，也不要要回任何什么东西。

我留给你另一笔遗产。这个礼物也许对大多数人来说毫无价值，但对于大胆求知的人来说它是无价之宝。在这方面，我对你很有信心。

它是一张可以破译蚂蚁嗅觉语言的机器的图纸，我给它起名叫作“罗塞塔之石”，因为只有它能在两种空间、两种各自高度发展的文化之间建起联系的桥梁。

总的来讲这部机器是一架翻译机。通过它的转达，我们不仅可以理解蚂蚁，而且可以和它们对话！和蚂蚁交谈！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我刚刚开始启用它，但它已经向我展示了美好的前景。我的一生对

于不断完善这部机器是远远不够的。

继续我的工作，接我的班。之后，把它交给一个你相信的人，以使这套设备不会被束之高阁。但不到关键时刻千万不要用它：将蚂蚁的智慧展现给人类还为时过早。除了那些有益于改进机器的人，不要对任何人谈起此事。

也许在这一天，我的侄子乔纳森能够使用我留在地下室中的机器原型了。说实话我对此表示怀疑，但这并不重要。至于你，如果你能投入这项工作，我相信它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埃德蒙·威尔斯

附1：随信附上罗塞塔之石的图纸

附2：随信附上我的《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在地下室里有这部书的另一本原件。这本书首先从昆虫学的角度揭示所有领域的知识。《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如同一家西班牙客栈，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他们想要的。每个人得到的感受都会不同，因为它根据读者生活而产生共鸣，并且和读者的世界观取得一致。

把它当作我给你留下的生活的向导和一个朋友吧。

附3：你还记得吗？当你还很小时，我给你猜过的一个谜题（那时你很喜欢猜谜）。我问你如何用6根火柴搭出4个相同的三角形。我给过你一句提示：“应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你在这上面花了很长时间，最终你找到了答案。用三维空间与平面图形的不同方式进行思索。建起一个立体金字塔，这是第一步。我要向你提出另一个谜题。你可以还是用6根火柴拼出不是4个而是6个完全相同的三角形吗？帮助你找出答案的提示和上次的正好相反，“应该用与别的事情一样的方式进行思考”。

68. 万里征程

远征军渐渐走进森林深处，而沿途的景色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变化。好些地方的石灰岩已露出了灰色的痕迹，就像婴儿刚长出的乳牙。欧石楠、青苔、蕨类植物在路边交错丛生着。

蚂蚁们在8月份酷热的天气中活跃起来。转眼间它们来到了联邦东部的小镇：黎琉冈、奴比奴比岗、泽地贝纳岗……无论它们走到哪里，大家都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招待它们：塞满糖浆馅的蚕茧、蝈蝈腿、稻谷夹心蟋蟀。在奴比奴比岗，当地居民干脆请它们收下160只正分泌糖汁的蚜虫。

在热情的招呼后，大家便谈起了手指。有谁不知道手指带来的灾难呢？它把一整支远征狩猎队都压成了碎片。

目前，奴比奴比岗还没有直接遭受它的侵害。城内的居民想尽办法来壮大远征军的实力。但是，猎取瓢虫的季节就要到了。另外，它们还需要靠自己锋利的大颚来保护饲养的大批牲畜。

下一个到的地方是泽地贝纳岗。这座雄伟的城市建造在山毛榉的树根上。那里的居民更慷慨大方。它们大胆地在城中部署了炮兵团，并为这支炮兵团配备了浓度高达60%的最新式酸性武器，另附20套军需品。

在这里手指也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树皮上那些巨大的刺形疤痕正是它们残暴行为留下的“杰作”，山毛榉受到的伤害最为严重，它从树皮中开始向外分泌一种毒液。泽地贝纳岗中所有的居民都中了毒，它们被迫在树皮愈合的期间迁往他乡。

“手指也许是一种友善的动物，是不是我们没有理解它的行为方式呢？”

24号天真地辩解道，但这番话只招来大家惊愕的目光。它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更何况是当着去讨伐手指的远征军呢！

103683号赶快打圆场，帮24号从尴尬的处境中摆脱出来。它向贝洛岗的军士们解释到，战士们无论面对战争的何种情况都会毫不手软地与

敌人进行斗争。这只是个小测试，让大家不要受敌人的愚弄。

一个贝洛岗的战士开始教泽地贝纳岗的居民唱那首由希丽·普·妮女王特别为纪念这次远征行动而创作的最新歌曲：

您对敌人的选择决定了您自身的价值。

和蜥蜴作战将会有蜥蜴的价值，

和鸟类斗争将会有鸟类的荣誉，

和昆虫抗争将会有昆虫的骄傲。

“那么，和神为敌的人将会变成神吗？”103683号心里咕哝着。

不管怎么说，这首歌曲还是大大地激励了泽地贝纳岗的居民们。很多人纷纷向远征军战士打听女王开发的最新技术。贝洛岗的战士们不待别人问起，便滔滔不绝地讲述它们如何一下子便征服了犀牛金龟子，并把它们训练成为自己的哨兵。它们不停地谈论着城市内部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新式武器、最新的农业技术和中心城市的建筑发展。

泽地贝妮奇女王看到这样热烈的场面，不禁赞叹道：“我真没想到这次远征运动能得到这么广泛的发展。”

当然，大家都对最近那场大雨带来的灾难只字不提，也没有人会谈到在它们内部还有“亲手指派”的叛乱活动。

泽地贝纳岗的居民们深有感触地谈到，它们利用新技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就发展了蚜虫的饲养业、蘑菇的种植以及蚜虫糖浆的发酵工艺。

最后，它们说起了关于远征军的最近行动。103683号告诉大家远征军准备渡过大江，向世界的尽头前进。在那里，它们将竭尽所能消灭所有的手指，决不让任何一个敌人逃脱。泽地贝妮奇女王担心这3000名来自中心城市的士兵不足以消灭世上所有的手指。103683号承认，即使有强大的后援军队，它也在担心兵力不足这个问题。

泽地贝妮奇女王考虑了一下，提出它会给远征军配备一队轻骑兵。这些轻骑兵都是些高大魁梧、身手敏捷的战士，它们很适合和手指作战

。

接下来，女王换了话题。它谈起了新兴城市的建立。是蚂蚁王国的发展吗？不，它谈到的是一个蜜蜂王国——阿斯科乐依娜蜂巢，有时也可以称为金色蜂巢。它就建在这附近靠右边的第四棵树上。在那里，它们采集花粉，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不寻常的是，它们总是毫不留情地进攻蚂蚁的队伍。如果进攻者是胡蜂，那么这种强盗的举动一点也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可它们是蜜蜂，这就有点麻烦了。

泽地贝妮奇女王认为，这些蜜蜂可能一直就有扩张领土的野心。它们攻击蚂蚁的队伍的地点离蚁窝越来越近。蚂蚁们很难再到远处去觅食了，它们宁可放弃自己的领地也不敢冒险被有毒的蜜蜂蜇一下。

“那么，蜜蜂是不是真的在蜇完敌人后就死了呢？”一只金龟子问道。

大家都对这只鞘翅目的昆虫竟敢如此直接地和蚂蚁讲话感到很惊讶，因为它也是远征军的一分子，于是泽地贝纳岗的一只蚂蚁屈尊回答了它的问题。

“不，并不一定是这样。只有当它们刺得太深太用力时才会死掉。”

又一个幻想被打破了。

大家还在兴致勃勃地谈着天，这时夜幕已然降临。贝洛岗的战士不住地感谢泽地贝纳岗的居民们如此慷慨地向它们伸出援助之手。两个城市的居民互相交换了很多粮食。大家在严寒迫使所有的蚂蚁进行冬眠以前清洗了自己的触角。

69. 百科全书

秩序：　　秩序中产生混乱，而混乱中孕育着秩序。从理论上说，如果我们想把鸡蛋拌匀来做摊鸡蛋，那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摊好的鸡蛋仍呈现出鸡蛋原有的形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鸡蛋被拌得越匀，那么呈现出鸡蛋原有形状的这种规律就表现得越明显。

因而秩序只是混乱的一种组合方式。在我们生存的宇宙中，在秩序的扩大延伸中产生了混乱，而在混乱的不断发展中也孕育出新的秩序。我们必须承认，新秩序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无法和最初的秩序取得一致。在时间及空间中，在我们这个混沌的宇宙的尽头产生了人类文明的开端。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70. 乡笛手的传说

叮咚！

蕾蒂西娅·威尔斯很快开了门。

“早上好，警长。您又来看电视了？”

“我只想和您谈谈我的看法，您只要听着我讲就够了，我并不要求您一定要发表什么意见。”

她让他进了屋。

“很好，警长。我洗耳恭听。”

她给他拉过来一把椅子，而自己则翘起修长的双腿坐到了他的对面。

直到欣赏够了她的长裙上的希腊式的绉边和系在发梢的玉佩，警长才又切入正题。

“让我先大概介绍一下实际情况吧！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谋杀者，他可以自由地穿越封闭的空间作案，而在离开时又能不留一丝痕迹。此外，他似乎只对研究杀虫剂的化学家感兴趣。”

“他也会令苍蝇感到害怕。”蕾蒂西娅一边补充着警长的分析，一边端来两杯蜂蜜汁。她那双淡紫色的大眼睛深深地望着警长。

“是的，”他接着说，“但麦肯哈里斯给我们留下了一条新的线索：就是‘蚂蚁’这个词。也许我们可以猜想是蚂蚁谋害了生产杀虫剂的人。当然了，这个想法很可笑，但……”

“但这很不现实。”

“是的。”

“就算是蚂蚁也会留下痕迹。比如说，它们会对一些吃的东西感兴趣。任何一只蚂蚁都无法抵抗一只新鲜苹果的诱惑。而在麦肯哈里斯被

杀的那天晚上，桌上却放着一只没被动过的苹果。”

“您观察得非常仔细。”

“看来，我们就这么被困在这桩秘密的谋杀案上了。没有线索，没有武器，没有任何被破坏的迹象。也许，我们在分析案件时还缺乏想象力。”

“哎呀，不下一万种东西都可能成为谋杀者。”

蕾蒂西娅·威尔斯神秘地笑了一下。

“谁知道呢？侦探小说在不断发展变化着，您可以试着想象一下阿加莎·克里斯蒂和科南·道尔在他们的小说中描述的在未来的时间及空间中发生的离奇的谋杀案，我相信您的调查肯定会取得长足的进展。”

雅克·梅里埃斯望着她，他的眼中映出蕾蒂西娅·威尔斯美丽的身影。

蕾蒂西娅有点局促不安地站起来，顺手拿起她的香烟嘴。她点上了一支烟，将自己笼罩在烟幕的后面。

“您在文章中写到我过于自负、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您说得很对。但对于要改过自新的人来说，时间永远不会太迟。别笑话我，自从和您认识以来，我已经开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也变得更开放了……看，我已经开始怀疑到蚂蚁了！”

“又是蚂蚁！”她显得有些不耐烦。

“等一下，也许我们并没有真正地了解蚂蚁。它们也许还有其他同谋者。您听说过‘阿姆兰的乡笛手’这个故事吗？”

“我没有听过。”

于是，他开始给她讲这个故事。“有一天，一大群老鼠侵入了阿姆兰城，它们在大街小巷中到处乱窜。人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来对付一下子涌出来的这么多老鼠。他们杀死了大批的老鼠，可是有更多的老鼠涌到城中。它们吞吃了所有的食物，以最快的速度繁殖着，绝望的人们几乎决定要放弃他们的家园，离开这片土地了。这时一个年轻人自告奋勇说他能解救城市，但他要求在事成之后得到一笔丰厚的报酬。当地的统治者已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年轻人的条件。于是，年轻人吹起了笛子。老鼠们陶醉在美妙的笛声中，它们聚到

了一起跟着笛手离开了城市。笛手把它们引向了江边，老鼠们全淹死在滔滔的江水中。当年轻人回来要求得到他应得的那份报酬时，幸免于难的贵族公子们却嘲笑他幼稚愚昧。”

“那后来怎么样了呢？”蕾蒂西娅迫不及待地问道。

“后来？您可以想象一下在本案中的类似情况：一名可以指挥蚂蚁的‘乡笛手’。有人想要报复他最痛恨的人——那些杀虫剂的发明者。”

他的话终于引起了这个年轻女人的兴趣，她睁大了那双淡紫色的眼眸，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继续讲。”她说。

她深深吸了一口烟，显得有点紧张。

他停了下来，似乎沉浸在一种突来的狂喜中。他的脑中只是不停地闪现着一句话：“我终于明白了。”

“我想我已经知道结果了。”

蕾蒂西娅·威尔斯的表情有点不自然。

“您发现了什么？”

“有人驯服了蚂蚁！它们钻进了受害者的体内，用锋利的大颚啃噬他们的内脏，这引发了内出血。然后它们再爬出来，比如说，从耳朵中出来。这样，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尸体都有耳朵出血的现象。最后，它们带着受伤的蚂蚁离开。这大概要用五分钟，也就是阻止第一批苍蝇靠近尸体的时间……您对我的分析有什么看法？”

从他一开始分析这个案件，蕾蒂西娅·威尔斯就没有真正分享他破案的兴奋情绪。她又点燃了一支烟。她承认也许他是对的。但根据她的常识，任何人都无法驯服蚂蚁，并指使它们爬进旅馆、选择房间、杀死一个人后，安静地返回到它们的蚁穴中。

“不，这完全是可能的。我肯定能找到驯服蚂蚁的方法。”

雅克·梅里埃斯拍着手，他真为自己感到高兴。

“您看，我根本不需要想象什么描写未来时空谋杀案的侦探小说，只要有一点常识就够了。”他高声说着。

蕾蒂西娅皱了皱眉头。

“太棒了，警长。您肯定会成功的。”

梅里埃斯很快离开了蕾蒂西娅家。他的首要任务是向法医核实蚂蚁的啃噬是否能引起受害者体内的内出血。

蕾蒂西娅闷闷不乐地拿出了钥匙，打开黑漆小门，把切成小块的苹果扔进了装着45000只蚂蚁的培养箱中。

71. 我们都是蚂蚁

乔纳森·威尔斯发现在《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中记录着在几百万年前有一群蚂蚁的崇拜者住在太平洋的小岛上。根据埃德蒙·威尔斯的记载，这些人在减少食物摄取量和祷告神明的同时，还进行一种特殊的体能训练。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团体连同他们的秘密一起神秘地消失了。

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地下殿堂中的17个居民一致决定无论这个团体是否真实存在，他们都要仿效它。

他们已经像原始人或动物一样有灵敏的嗅觉和听觉，而味觉更是在长期的挨饿中有了很大提高。甚至是那些由于营养不良而产生的幻影在他们的意识中都带有了某种感觉。

当露西·威尔斯第一次意识到她在直接“阅读”别人的思想时，她害怕极了。她认为这是一种下流的行为。一想到她是和人品正直的杰森·布拉杰交流思想，她也就欣然沉浸于这种直接的沟通中了。

大家的食物供应一天比一天少，而体能训练的强度却越来越大。即使是身体最强壮的人也不见得比别人好受多少。那些以前的消防员或警察已习惯于在开阔的空间中进行训练，他们不得不时常抑制住因为长期的幽闭而产生的烦躁。

最终，所有人都变成了同一副模样：因为脸上干瘦得已没有一丝肉，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两只眼睛在黑暗中显得更加明亮。他们在外貌上已经相互同化了（只有尼古拉因为年龄小吃得好一点，才可以看出与别人的不同）。

他们尽量避免站着（这对于那些体力不足的人来说太累了），而喜欢盘腿坐下甚至情愿在地上爬。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最初的不安与恐慌已渐渐变成对现实的从容的接受。这是一种精神错乱的表现吗？

一天早晨，电脑的打印机突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贝洛岗的一部

分叛乱的褐蚁希望借前蚁后的去世来恢复中断的联系。它们通过探测器“活石头博士”与人类进行沟通，希望能够帮助人类。于是，第一批救援食物通过石头断层送达被困者手中。

72. 转机

幸亏有了“亲手指派”叛乱蚂蚁的帮助，奥古斯妲·威尔斯和他的同伴们知道他们可以活下去了。他们吃的东西很少却很有规律，有的人甚至逐渐恢复了体力。

在这个地狱中，周围的一切并不算太糟。在露西·威尔斯的建议下，他们决定不再使用地面上人类的名字。现在他们全变成了一个模样，只需要一个代号就足够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放弃人类的名字，就等于放弃了人类的祖先留下的历史印记。他们似乎是一种全新的生命：像刚呱呱坠地的婴儿。没有了姓名，也就是不想再保持自己的个性。

在丹尼尔·罗森菲（又名12号）的提议下，他们决定使用另一种共同的语言。杰森·布拉杰（又名14号）发现“人类通过发出多种声波来进行交流，但这太复杂，太烦人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发出单一的声波，并通过这种声波的振动来保持相互的联系呢？”

这种可笑的沟通方式类似于印度教的风格，但他们对此并不在意。不管怎么说，命运不是将他们带到另一个世界中，迫使他们以另一种方式生存下去吗？他们必须接受命运的安排，他们也为自己所付出的一切而感动不已。

17个人手挽手围成了一圈，体质虚弱的人挺直了腰、盘腿坐着。他们向前俯下身体，头在中心聚到了一起。每个人轮流发出自己的声音，代表他们自己的声音振动。当所有声音都汇集到一起后，他们调整着自己的音域，以便统一成一种同样的声音。在反复实践后，所有的人都把从腹腔深处发出的声音降低到音域的最低一级。

他们选择了“OM”这个音节。他们的第一首对土地及无限空间的颂歌回响在地下殿堂的各个角落。就像小饭馆中传出的只能是嘈杂的叫喊声那样，“OM”是山谷中的幽静之声。

他们闭上了眼睛，呼吸渐渐趋于平缓、一致、深沉，身体似乎也轻轻地飘浮在空中。他们忘却了所有的记忆，只是这样全身心地沉浸在空灵的声音中。在“OM”这个音节中，一切都开始了，一切也都结束了。

这个仪式持续了很长时间。然后他们静静地散开，每个人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忙着这样或那样的工作：做家务，保管仅有的一点食物储存，和“反叛”的褐蚁保持联系。

只有尼古拉没有加入这些家务琐事。别人都觉得他还太小，不必为这种事操心。同样，大家也都一致认为他应该吃得最好。对于蚂蚁来说，最宝贵的毕竟是孩子。

一天，他们试着通过心灵感应和蚂蚁进行交流，但没有回应。他们不应该有太多的幻想。即使是在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失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事实上，两次心灵感应的试验中只有一次能够成功，这需要沟通双方完全敞开自己的心扉。老奥古斯姐回忆着。

就这样，他们一点点变成蚂蚁，至少在精神上是这样。

73. 百科全书

鼹鼠：　　鼹鼠生活在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北部。这种动物天生就是瞎子。在它粉红色的皮肤上几乎没有毛。凭借锋利的门牙，它可以挖好几千米长的洞。

但这还不是最令人惊奇的事。鼹鼠是已知的唯一的一种社会构成与昆虫一样的哺乳动物。一个鼹鼠群体中一般有500个居民，它们像蚂蚁一样分为三类：有性鼠、工鼠和兵鼠。鼹鼠后作为唯一的雌性，一胎可生30只小鼠。为了成为唯一的一只雌性鼹鼠，鼠后在尿中排出一种有气味的物质来阻止地下其他雌性动物的靠近。鼹鼠的生活环境类似于沙漠地带。它们以植物的块根或块茎为食，有时群居在一起，通常是独立谋生。一只独立生活的鼹鼠很可能在挖了几千米长的洞后还是找不到任何食物，它会因饥饿和过度疲劳而死去。群居生活则大大增加了找到食物的可能性，即便只有一点点的植物根茎，也会被平均分配给每位居民。

它和蚂蚁之间唯一的显著不同是：雄性鼹鼠在交配之后不会死去。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Ⅱ卷

74. 清晨

一只笨重的粉球滚了过来。它冲这个球大喊：“我对您的同胞丝毫没有敌意！”但球并没有停下来，还是把它碾成了碎片。

103683号突然从梦中惊醒过来。因为经常为噩梦所困扰，它想方设法去适应短时间的睡眠，并使自己在极小的温度变化下也可以醒过来。

它又梦到了手指，它应该忘掉它们。如果它害怕手指的话，它就无法在战争来临之际勇敢地投入进去，因为恐惧会分散它的精力。

它回想起贝洛·姬·姬妮女王以前给它和它的姐妹们讲过的传说。那带着芳香的话语至今还萦绕在它的耳边，它只要碰一碰触角就可以全部回忆起来。

“一天，我们王朝中的一位女王古姆·古姆·妮在它的寝宫中闷闷不乐。它得了一种情绪上的疾病，终日为三个问题所困扰，无法再考虑其他的事情：

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是什么？

要完成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幸福生活的秘诀是什么？

“它和它的姐妹、儿女以及联邦中最博学的蚂蚁探讨这个问题，但女王始终无法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大家都说它生病了。它日思夜想的这三个问题根本不是王国生存的关键因素。

“女王终日郁郁寡欢，身体也日渐衰弱。所有的蚂蚁都很着急。如果它们不想失去唯一可以哺育后代的女王，它们就必须也是第一次严肃地考虑这些抽象的问题。

“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是什么？要完成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幸

福生活的秘诀是什么？

“所有的蚂蚁都提出了自己的答案。

“最重要的时刻是吃饭，因为食物让我们精力充沛……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繁殖后代，这样可以永远保证它们王国的土地并能扩充保卫城市的兵蚁的数量……幸福生活的秘诀是热情，因为热情是产生体内化学激素的源泉……

“古姆·古姆·妮女王对所有答案都不满意。于是它离开了蚁穴独自来到外面的大世界中，在外面的世界中，它为了生存而艰苦地斗争。当它在三天后回到家时，它的王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女王已找到了答案，它是在和入侵的野蚂蚁的斗争中悟出这番道理的。最重要的时刻是现在，因为我们只能改变现在。如果我们无法把握住现在，那么也就不会有将来。要完成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迎击我们眼前的一切挑战。如果女王不设法摆脱要杀死它的人，那么死的将会是它自己。至于幸福生活的秘诀，它是在战后才懂得的：很简单，那就是活着并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

把握现在的时刻，

做好眼前的事，

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

“这就是古姆·古姆·妮女王留给后代的三条主要的生活收获。”

24号走到了这个小战士的身旁。

它要告诉103683号它对神的信仰。

103683号并不想听它的解释，它动了一下触角让24号停止了高谈阔论，并邀它一起在联邦的村子前散散步。

“很美，嗯？”

24号没有回答。103683号告诉它，它们被视为理所应当去和手指战斗并杀死它们的蚂蚁，但蚂蚁们还有其他重要的事要去做：旅行。也许当它们完成了国家的使命或战胜了手指以后，美好的时光也不复存在了

，也许最美好的时刻就是现在——它们两只蚂蚁、清晨、和蚂蚁朋友们朝夕相处。

103683号给24号讲了古姆·古姆·妮女王的故事。

24号认为，它们的使命比这些精神上的故事“重要”得多。它完全沉迷在这种可以接近甚至看到、接触手指的机会中。

它不会让任何蚂蚁来代替它。24号问103683号是否见过手指。

“我好像见过它们，我不清楚。您要知道，它们和我们完全不一样。”

24号料到会是这样。

103683号不想再争论下去了。但仅凭直觉，它认为手指不是神；也许世上真的有神，但它一定是别的什么东西。也许是这个美丽的大自然、这些树、这片森林，也许是存在于它们生活中的动物界和植物界中的神奇力量……是的，在这个星球上，它很容易在世界的神奇景观中发现神是无处不在的。

这时，一束玫瑰色的光芒渐渐从地面上升起。小士兵用它的触角指着光：“看，多美呀！”

24号并没有和它一起分享这激动人心的一刻。于是，103683号开玩笑地说：“我就是神，因为我能命令太阳升起来！”

103683号用四只后足支撑身体站起来，它用触角指着太阳大声喊：“太阳，我命令您升起来！”

这时，太阳透过高高的灌木丛洒下缕缕阳光。天空宛如在庆祝色彩的节日：赭石色、紫色、淡紫色、红色、橙色、金色。当小蚂蚁发出命令时，亮光、热气、美景一齐出现了。

“也许我们太低估自己的能力了。”103683号说。

24号想重申“手指是我们的神”，但阳光是如此炫目美丽，它又把话咽了回去。

奥秘三　用刀与嘴

75. 马丽兰·莫萝是如何战胜梅蒂希斯的

一对埃塞俄比亚学者在共同理想的基础上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吉尔·奥德甘很小就开始把大量的时间用在观察蚂蚁上。他用家中空的果酱瓶养了一窝蚂蚁。当这些蚂蚁从瓶中逃出来时，他妈妈一气之下把它们全踩死了。

但奥德甘并没有因此放弃他的研究，他又重新开始养蚂蚁。这次他做得更隐蔽，瓶子的密封性也更好。但他不明白为什么蚂蚁总是一只接一只地死掉。

长久以来，他认为只有他一个人会对这种小东西这么着迷，直到有一天他在鹿特丹昆虫学院遇见了苏珊娜。他们对蚂蚁表现出了同样不可抗拒的热情，这使他们两个走到了一起。

如果条件允许，苏珊娜会比他更疯狂地喜欢蚂蚁。她能认出培养器中的每一位居民并给它们起了名字，她甚至说得出在蚂蚁中发生的最细微的变化。一到星期六，两个人就趴在培养器旁观察这些小东西。

后来，他们在欧洲结婚了。这时不幸的事发生了。在苏珊娜的培养器中一共有六只蚁后。她把长着短短的触角的叫作克蕾欧·巴特尔；头上有剪刀形胎记的叫马丽·斯度哈尔；脚总是蜷缩起来的叫蓬巴度；最“多嘴多舌”的是爱娃·白龙（它总是不停地晃动自己的触角）；马丽兰·莫萝举止最优雅；而嘉特琳·德·梅蒂希斯最爱欺负别的蚂蚁。

正如它的名字那样，嘉特琳·德·梅蒂希斯组建了一支杀手队，一个接一个地铲除它的对手。奥德甘没有介入这场迷你战争中，他仔细地观

察这些杀手如何捉住其他的王后，把它们拖到水槽旁边淹死，然后把死尸扔到垃圾场里。当这场突然的屠杀降临到马丽兰·莫萝头上时，它表现出了性格中狠毒的一面。它赶紧组织起自己的杀手队，并刺杀了嘉特琳·德·梅蒂希斯。

这对信仰蚂蚁文化的夫妻被这种残酷的生存法则吓坏了。他们又走到了另一个完全相反的极端，蚂蚁的世界比人类的社会更残酷，它们做得太过分了。第二天，他们如同当初疯狂地迷上蚂蚁一样极端地痛恨它们。

一回到埃塞俄比亚，他们立刻投入了在非洲大陆进行的反昆虫运动。他们参加了由这方面最著名的专家组成的世界最高权威组织。

奥德甘教授取出了试管，他像传教士一样虔诚地把它举到眼前。他的妻子同样小心翼翼地往里加入了一种白色粉末，确切地说是白垩粉。然后，她把混合好的液体倒进旋转机中，又加了几滴乳液，盖上盖子让它们充分混合。五分钟后，液体变成了美丽的银灰色。

一个男人走过来向他们发出警告。他也是一个学者，长得又高又瘦，叫米盖尔·西格内拉兹。

“要快一点，‘他们’就要追上来了。马克西米利安·麦肯哈里斯也死了。”他说，“巴别试验进行到哪一步了？”

“一切就绪了。”吉尔宣布道。他拿出了装着银灰色液体的试管。

“太棒了。我想我们成功了。他们再也不能对付我们了。但你们必须在他们再次攻击我们前离开。”

“您知道那些要阻止我们的人是谁吗？”

“应该是一小撮冒牌的生态学家。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

吉尔·奥德甘叹了口气。

“为什么我们刚着手进行一项研究，就会有反对势力来阻止我们成功呢？”

米盖尔·西格内拉兹耸了耸肩。

“事情总是这样。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做到最快。”

“但是，我们的敌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米盖尔·西格内拉兹一脸阴险地说：

“您真的想知道吗？我们在和……地狱之神的力量进行斗争。这种力量无处不在，特别是我们灵魂的深处……相信我，这是最糟糕的事。”

当米盖尔·西格内拉兹教授拿走这种银灰色的物质时，吉尔和苏珊娜·奥德甘夫妇已死了半小时了。

76. 昆虫的偶像

应该有更多的供品，
如果你们不供奉你们的神，
我们将用土、火、水来惩罚你们。

手指无所不能因为手指是神明。
手指无所不能因为手指是伟大的。
手指无所不能因为手指是强大的。

这就是现实。

打出这封短信的手指突然抬了起来，其中三根伸到了鼻孔里使劲地挖着；挖完后，手指搓出了一个足以让任何屎壳郎都嫉妒的黑球，然后把它远远地扔出去。

接着，手指又往上抬了抬，撑住了额头。这个人想着他刚才那个球搓得不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搓出这么好的球。

77. 远征

军队中其他的战士渐渐赶上了这两只蚂蚁。

103683号竖起了它的触角，感受着初升的太阳给大地带来的温暖。它们周围已聚集了很多蚂蚁。

贝洛岗居民，还有专门来看望远征军的泽地贝纳岗居民，以慷慨激昂的话语激励着炮兵和轻骑兵两支队伍以及整支远征军。

23号磨着它的大颚，24号看着它的蝴蝶茧。103683号一动不动地站着，仔细地注意着气温的升高。当气温升到20摄氏度时，它发出表示“出发”的费洛蒙。这种费洛蒙又轻又黏，基本构成是C_6 —H_{12} —O_2 。

士兵们很快就出发了，它们组成的第一纵队随着触角、尖角、复眼以及圆鼓鼓的肚皮的不断加入而逐渐壮大。

第一队征讨手指的远征军出发了。它们在纵横交错的灌木丛中开辟着前进的道路，并很快便统一了前进的速度。

在它们沿途所经之处，昆虫、蚯蚓、小老鼠和爬行动物们都早早地藏起来。只有几个大胆的家伙在暗处偷偷摸摸地探出头，望着远征队伍前进。它们十分惊讶地看到，犀牛金龟子和蚂蚁们肩并肩地走在一起。

在队伍的最前面，侦察兵们忙东忙西地为远征军加宽前进道路，使路途更平坦、更安全。

尽管蚂蚁们的谨慎小心一般都可以保证它们平安无事，但是军队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无法预料的麻烦。它们在一个直径至少有一百步宽的巨洞前挤成了一团。这太令人吃惊了，因为这个洞就是日乌利岗城的遗迹。一名奇迹般地生还的日乌利岗的小兵曾给它们讲过，有一只巨大的怪物把它抓起来并放到一个透明的大贝壳中……这就是手指的杰作！这就是它们能做的！

一只强壮的蚂蚁抬起触角转向它的姐妹们。这是9号，所有蚂蚁都很清楚它对手指的仇恨。它张大了嘴，释放出一股浓烈的费洛蒙：

“我们要以牙还牙！它们每杀害我们一个姐妹，我们就要杀死两个手指作为抵偿！”

所有的远征士兵听说过地球上只有不到100只手指，但战士们并没有因为这条消息而欢欣鼓舞。胸中的怒火激励着它们，战士们绕过了这个深坑继续前进。

它们心中的兴奋激动并没有让它们放松警惕。在穿越一片阳光猛烈的大草原或荒地时，它们会聚在一起，为炮兵们遮挡毒辣的阳光。它们要尽量避免酸性的物质，特别是60%以上的高浓度酸在高温下发生爆炸，危害到携带武器的蚂蚁和它们附近的同伴：想象一下爆炸的气流在蚂蚁的队伍中引发的灾难吧！

这时候，它们来到一条被最近一场大雨冲出的水沟前。103683号认为这条水沟不会太长，它们从南面应该能绕过去。但是没有人同意它的看法，它们已经没有时间可以再浪费了！侦察兵们跳进水中，手挽手搭起一座浮桥。每当一个小分队从桥上经过，就会有四十几只小蚂蚁在水中永远地闭上眼睛。没有付出就不会有收获。

当第二天夜晚来临时，它们本想强占一个白蚁或敌方蚂蚁的巢穴。但放眼望去，在这片稀稀落落地长着几棵槭树的荒漠上什么也没有。

在以前的一次战争的启示下，这些蚂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进行宿营。它们用自己的身体搭出一个结实的球形“建筑”，蚂蚁们把牙齿露在这个临时巢穴的外面，随时准备对侵犯的敌人进行反击。在球的内部，大家为金龟子和伤病员建起活动房屋，因为它们更怕着凉。整个“建筑”有走廊和几十层房间。

如果有动物胆敢来碰一下这个棕色的球体，那它一定会被蚂蚁们吞下去。一只小灰雀和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蜥蜴就为它们的好奇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外层的蚂蚁严阵以待地守卫着大家的时候，在里面，各种活动都渐渐停止了。每只蚂蚁都回到“建筑”中属于自己的那块地方。

天冷下来，所有的生物都睡着了。

78. 百科全书

最基本的共同知识：　　地球上人类对动物最基本的认识就是所有人都遇到过蚂蚁。整个世界上肯定会有一些没见过猫、狗、蜜蜂或蛇的人，但我们永远不会遇到没有让小蚂蚁在他的身上爬过的人。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共同感受。从对爬到我们手上的小蚂蚁的观察中，我们得到如下的基本常识：一、蚂蚁通过摇动触角来相互沟通；二、它们会去它们所能爬到的任何地方；三、如果人们用一只手挡住它的去路，它就会爬到这只手上；四、我们可以用湿手指在一队蚂蚁前画一条线来阻止它们前进（蚂蚁们会认为前方有看不见的并且无法穿越的障碍，它们会绕过障碍继续前进）。我们所有人对这几点知识都很清楚，但这些从我们的祖先到当代无人不知的简单常识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它既不是在学校中学到的（在那儿，人们枯燥刻板地研究蚂蚁，比如记住蚂蚁身体的各部分名称，坦率地说这有什么用呢？），对找工作也毫无帮助。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Ⅱ卷

79. 夜半访客

他的看法是对的。法医已向梅里埃斯证实蚂蚁的啃噬可能会造成死者的内出血。雅克·梅里埃斯也许还没有抓住凶手，但他肯定自己的方向是正确的。

他兴奋得整晚都难以入睡，于是他打开了电视，碰巧正在重播前一天的《思考陷阱》这个节目。拉米尔夫人一改她惯有的小心谨慎的态度，满脸洋溢着喜气。

“那么，拉米尔夫人，这次您猜出答案了吗？”

拉米尔夫人毫不掩饰心中的喜悦。

“是的，是的！我猜出答案了！我想我终于找到解答谜题的方法了。”

她的发言引起场下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真的吗？”主持人惊讶地问道。

拉米尔夫人像个小女孩一样欢快地拍着手。

“对，对，对！”她向大家宣布着。

“那好，请向我们解释一下吧，拉米尔夫人。”

“这多亏了您那句关键性的提示语，”她说道，“‘越是聪明就越难找到谜底’‘必须忘却我们已经掌握的所有知识’‘就像宇宙一样，这个谜题来自一种绝对的简单’……我明白了，要想找出答案就必须让自己重新回到童年。我们要掉头向后走，一直回归到事物的源头，就像不断膨胀的宇宙要回归到它的爆发产生原点那样。所以我应该重返纯真，就是我要重新拥有婴儿般的天真思想。”

“您扯得太远了，喂，拉米尔夫人……”

而这位竞猜者正讲到兴头上，主持人并没有打断她的谈话。

“我们这些成年人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变得更聪明些，但我要求自己做到与事物发展规律相反的事情：打破常规并与我们的习惯背道而驰。”

场中又响起零零落落的掌声，像梅里埃斯一样，大家都等着她接着说下去。

“那么，聪明人在面对这道谜题时是如何做的呢？当面对这一连串数字时，他会把它当作一道数学题来对待。于是他会尽力去寻找在这几行数字中的共同点。在进行了加、减、乘之后，他就被所有的数字搞得头昏脑涨了。尽管已经绞尽脑汁，他却一无所获。对这种情况最好的解释就是，这根本不是一道数学谜题。所以我知道这是一道文学题。”

“想得很好，拉米尔夫人。”掌声又响了起来。

她通过这个机会喘了口气。

“根据文学意义又如何来解释这一连串数字呢，拉米尔夫人。”

“像小孩子那样，直接说出我们看到的东西。孩子们，特别是很小的孩子，当他们看到一个数字时，就会马上把它转化成一个词读出来。对于他们来说，‘6’只代表‘Liu’这个发音，就像‘母牛’代表了一种有4只脚和很多奶头的动物那样。这是一种习惯，我们根据人为区分出的抽象发音来形容每一件事物，但名称、概念和事物其实都是同一种东西。”

“拉米尔夫人，您今天谈起哲学问题啦。但我们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女士先生们想知道具体的内容。那么，您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我写下数字‘1’，刚学会读的小孩子会对我说这是‘1（个）1’，于是我又根据他刚才读出来的发音写下数字1。如果我把刚写好的数字再给他看，他便会告诉我他看到的是‘2（个）1’：也就是‘21’，我就这样写下去……这样便得到了答案。我们通过读出前一行的数字发音就可以得出下行的数字。小孩子会把刚才那个数字读成1（个）2，1（个）1，也就是：‘1211’，依此类推，我就可以列出：‘111221’，然后是‘312211’，再下来是‘13112221’‘1113213211’……我觉得数字‘4’不会很早出现的。”

“您简直太棒了，拉米尔夫人！您赢了！”

整个大厅都欢呼起来。梅里埃斯模模糊糊地觉得大家在为他叫好。

主持人让场内重新安静下来。

“拉米尔夫人，我们不能仅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

这位女士微笑着，用她那双由于激动而微微出汗的手捂住了绯红的脸颊。她柔声说：

“至少要让我理一下思绪吧！”

“啊，拉米尔夫人，您能解答我们的数字谜题，这太好了。现在，您已经进入我们新一轮的‘思考’……”

“‘陷阱’。”

“如往常一样，这是电视机前一位不知名的观众提出的谜题。请听好我们的新问题：您知道如何用6根火柴，我说得很清楚是用6根火柴，来拼成大小一样的6个等边三角形吗？请您既不要折断也不要粘住它们。”

“您是说6个三角形吗？您确定不是用6根火柴拼成4个三角形？”

“6根火柴，6个三角形。”主持人确定地重复着。

“也就是用1根火柴拼1个三角形？”

这位竞猜者吃惊地说。

“是这样的，拉米尔夫人。这一次，关键的提示语是：要和其他的人一样用同一种方式进行思考。亲爱的电视观众们，现在轮到您们来开动脑筋了。如果您想知道答案的话，我们明天见。”

雅克·梅里埃斯关了电视，又回到床上躺下，不久就进入了梦乡。他对破案的那种狂热一直伴随他进入梦中。他在混乱的睡梦中一会儿看到了蕾蒂西娅·威尔斯，那双淡紫色的眼眸和她那些昆虫标本。一会儿又梦到塞巴斯蒂安·索尔塔和他那张极适合演恐怖电影的脸。还有杜拜龙局长，他放弃了从政的绝好机会，而全身心投入到法医这一行业中。拉米尔夫人永远不会被思考的陷阱难住。

在这一段美好的夜晚时光中，梅里埃斯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的梦一个接一个就像放映电影一样不断在他的头脑中闪现。他沉沉地睡下，他睡得很少，他再也睡不着了。突然，他惊跳起来，他感到床尾在轻微地抖动，似乎是有人在用力拍打他的床垫，他脑中顿时又浮现出童年时的

噩梦。怪兽，一只瞪着血红眼睛的狂怒的狼。……他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现在他已经是成人了。他完全清醒了，打开灯，看到有一个小小的鼓包在脚下移动着。

他跳下床，鼓包还在那儿，非常突出显眼。他冲着这个鼓包就是一拳，床单下面发出了一种类似兔子的叫声。然后，他惊讶地看到，玛丽·夏洛特一跛一跛地从床单下钻出来。这可怜的小东西把脸藏在它的爪子下呜呜地叫着。他抚摸着它的毛，轻轻揉一揉刚才被他打伤的爪子来安抚这只小猫。为了补充一下今晚消耗的体力，他把玛丽·夏洛特关到了厨房中，在旁边又放了一块金枪鱼的肉。他打开冰箱喝了一杯水，又继续看电视，直到他重新觉得困倦。

电视的主要用途是像镇痛药那样使人们渐渐平静下来。人会觉得自己轻飘飘的，头却相反是昏昏沉沉的，眼中充满了对与自己根本毫无关系的问题的疑惑。

他又躺回到了床上，这次他梦到了刚才从电视中看到的所有内容，也就是说，有美国电影、广告、日本动画片、一场网球赛，还有从现实中发掘素材的侦探电影。

他睡着了，他睡得很香，他睡得很少，他再也睡不着了。

上天注定，命运又和他开了一次玩笑，他又感觉到一个小鼓包在他的床尾抖动着。他重新开了灯。还是他的猫玛丽·夏洛特在捣鬼吗？但他刚才确实小心地关上了猫身后的厨房门。

他很快站了起来。这个鼓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八、十六、三十二，最后变成勉强可以用肉眼看见的小水疱，这些疱迅速地向床单边缘移动着。他往后退了一步，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这奇怪的东西。啊！蚂蚁正爬上他的枕头。

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把它们全部从枕头上掸下去，但他及时地改变了主意。塞巴斯蒂安·索尔塔和其他人一样也一定想到要用手去赶蚂蚁，轻视敌人就是最大的错误。

看到这些小东西不到一秒钟，他就辨别出了它们到底是什么。雅克·梅里埃斯拔腿就跑，蚂蚁们追了上来，但碰巧门上只有一个插销，他可以在蚂蚁大军赶到之前离开房间。在楼梯上，他听到可怜的玛丽·夏洛特在被这些可恶的昆虫啃咬时发出的惨叫。

他感到一切发生得是如此突然，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厘清自己的思绪，好好想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光着脚穿着睡衣站在街上，叫了一辆出租车，叫司机把他送到中央警局。

自此，他确信凶手已知道他破解了化学家凶杀案之谜，现在凶手派出小杀手来对付他了。

但，只有一个人知道他破了案，唯一的一个人！

80. 百科知识

二重性（Dualité）： 我们可以将《圣经》这本书浓缩为它的第一卷《创世记》。而《创世记》又可以被概括成其中的第一章“世界起源”。这一章本身可以用开头第一个词Béréchit来代替，Béréchit的意思是指“在一开始”。而这个词又可以用它的第一个音节Ber来表示，意思是“创造出的事物”，这个音节又可以用第一个字母B来代替。而我们可以把B描述为一个打开的中间有一个点的空的四方形。这个四方形代表房屋或没有一丝裂痕的鸡蛋，而这一个点则代表新生的胎儿。

为什么《圣经》以字母表中第二个字母而不是第一个字母开始呢？因为B体现了世界的二重性。A则指宇宙最初的统一，B是这个起源不断迸发扩散的结果。B是指另一个。从“1”出发，我们得到了“2”，从“A”出发，我们得到了“B”，我们生活在一个二重性的世界里。但我们也很悲哀——看到了世界末日——唯一，从哪里开始，最终就将在哪里结束。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81. 勇往直前

蚂蚁们的宿营地被从槭树落下的一只翅果震散了。槭树是一种螺旋形的植物，它可以把它的种子送到很远的地方。这种植物的一对盘旋膜翅给蚂蚁带来很大危险。这次，远征军的球形“建筑”完全散了架，小蚂蚁们纷纷跌落到地上，但它们很快重新踏上征程。

在队伍中，大家有了一个新的话题，所有蚂蚁都在讨论着这些不同的天然“导弹”带来的危害。另一些蚂蚁认为蒲公英的冠毛最麻烦，因为它们会粘住触角，干扰所有的信息交流。

在103683号看来，在这一类危险的东西中要首推凤仙花。只要轻轻地碰一下它的果实，凤仙花细长的叶子会马上卷起来把它的种子射出百步之远。

大家不停地聊着，但闲谈并没有使它们放慢前进的步伐。它们不时也用腹部蹭一下地面，于是身上的腺液在地上留下了一道香味的痕迹，以便给它们后面的姐妹引路。

有很多只鸟在天空中盘旋着，这是不同于翅果的另一种危险。有南方淡蓝色羽毛的莺、短尾云雀，更多的是黑色或绿色的啄木鸟。在枫丹白露的森林里，这些不过是最普通的飞禽。

这些鸟中的一只黑啄木鸟突然朝蚂蚁飞过来，它用尖嘴对准了蚂蚁的队伍。它俯冲下来，重新调整好飞行身体的平衡，并极力保持掠地飞行。蚂蚁们顿时乱作一团，开始四散奔逃。然而，这只鸟的目的并不是想攻击某一只倒霉的蚂蚁，当它飞过一队蚂蚁兵的上方时，它把屎拉到了蚂蚁们的身上。这样几次后，有三十多只蚂蚁的身上都沾上了鸟屎。在军队中马上传出了一句警告费洛蒙：

“别吃！别吃！”

啄木鸟的粪便中常带有絛虫。如果吃下去……

82. 百科全书

多节绦虫（Cestodes）：　多节绦虫是一种单细胞的寄生虫，成年的绦虫生活在啄木鸟体内。它们随鸟的粪便被排出体外。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些鸟心中很清楚，它们如果频繁地飞越蚂蚁城市的上空，它们就可以用粪便来轰炸蚂蚁的世界。

当蚂蚁们清扫它们城市中这些白色的东西时，它们会把鸟屎吃下去，这样就感染上了绦虫。绦虫将改变蚂蚁的生长发育，使它们甲壳的颜色变淡。感染上了绦虫的蚂蚁会觉得浑身无力，反应也变得非常迟缓。当绿毛啄木鸟进攻蚂蚁的城市时，被粪便感染的蚂蚁就是第一批牺牲者。

患病的蚂蚁不仅行动缓慢，而且它们变淡了的外壳使它们在城市阴暗的地道中很容易被辨认出来。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83. 第一批牺牲者

这只鸟又飞回来朝蚂蚁拉屎了，它向别的鸟解释自己的战略是先使蚂蚁们中毒，再在下次寻觅食物的过程中吃掉那些体弱生病的蚂蚁。

小士兵们渐渐感到力不从心，9号对着天空大叫说它们是去攻打、杀死手指的，这只愚蠢的鸟儿正在保护它们共同的敌人。但啄木鸟并没有注意到它的呼叫，它在蚂蚁远征兵的头上卖弄着自己矫健的身姿。

“所有蚂蚁都进行防空战！”一只老兵喊起来。

重炮兵们以最快速度开始爬上高大的植物茎秆，朝飞过的鸟儿开火。但那些鸟飞得太快了，它们总无法命中目标。更糟糕的是，两个炮兵在交织的炮火中打中了对方。

当黑啄木鸟准备再次进攻蚂蚁时，它被眼前出现的不寻常的景象惊呆了：一只犀牛金龟子不停地扇动着翅膀以保持悬浮在空中。更奇怪的是，在它前额的角上，骑着一只正向鸟们开炮的蚂蚁。它就是103683号，它的屁股上还冒着烟，因为它身上装满了60%的高浓度酸。

蚂蚁们提心吊胆地骑在犀牛金龟子的头上，在短暂的平衡中它们无法发挥它们最大的能力。这只鸟决定要消灭它，相比之下鸟要更高大、更强壮、更敏捷。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袭上103683号的心头，它无法再进行瞄准了。

它想到了手指，对手指的恐惧更甚于它对其他任何事物的恐惧。它不再动摇，在它们即将接近手指之际，没有人会在乎鸟这种敌人。

它重新挺起胸，射出了它袋中的毒液。中了！啄木鸟没有时间来调整身体的平衡。它迷失了自己的飞行方向，慌不择路地撞到了一根树干上，被弹回来后重重摔到地上。然而，它还是在一队队小杀手向它发动进攻之前挣扎着飞起来逃走了。

这时，103683号在蚂蚁队伍中确立了很高的威信。没有蚂蚁知道它是凭借另一种更大的恐惧来战胜它对鸟的恐惧。

从此以后，远征队员总是不断借鉴103683号的勇气、经验和作战的敏捷。除了它，还有谁知道如何在飞行中狙击强大的侵略者呢？

大家对它与日俱增的好感还带来了另一个结果，为了表示亲密友爱，大家省略了它的名字。从此，所有蚂蚁叫它103号。

在上路之前，蚂蚁们要求沾上粪便的队员不要再给别的蚂蚁喂食，以免再传染到身体健康的士兵。

23号走到了103号身边，队伍又重新组织起来。出什么事了？24号不见了。大家找了很长时间，但仍不见它的踪影。黑啄木鸟没有捉走任何蚂蚁！

24号的走失给蚂蚁们带来了很大麻烦，因为它带着的蝴蝶茧也一起不见了。

不可能通知别人了，也不可能再等了。那就算了吧！毕竟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

84. 调查

梅里埃斯独自来到奥德甘夫妇的公寓。这位埃塞俄比亚的女学者盘腿坐在没放水的空浴缸中，头上涂了一层厚厚的香波，警长一眼就可以看出她临死时所受的痛苦折磨：浑身起鸡皮疙瘩，惊恐的表情，以及身边的血迹。在旁边的洗手间里，她的丈夫也是同样的表情，唯一的不同是他坐在抽水马桶上，上身向前倒，而他的裤子一直顺着腿滑下来落到了鞋面上。

事实上，雅克·梅里埃斯几乎一眼也没看两具尸体，他很清楚尸体会是什么样子的。于是他马上赶到埃米尔·卡乌扎克的家里。

检查员很惊讶会在这个时候看到他的上司站在他家门口，而且雅克·梅里埃斯在雨衣里还只穿了一件睡衣。他来得很不是时候，埃米尔·卡乌扎克正准备享受他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制作蝴蝶标本。

警长根本没留心屋内的一切，他一进门就大声说：

“我的老伙计，最近还不错吧！这次我们终于要抓到凶手了！”检查员似乎半信半疑。梅里埃斯注意到他部下的办公桌非常凌乱。

“您又在摆弄什么？”

“我？我收集蝴蝶，怎么样？我没告诉过您？”

卡乌扎克盖上了甲酸瓶盖，用小刷子在蝴蝶翅膀上涂好防腐剂，然后再用镊子把它平展地放到一个平面上。

“多美呀，不是吗？看这只，这是松蛾，几天前我在枫丹白露的树林中捉到它的。它很奇怪，而另一只翅膀是剪断的。也许我发现了另一个新的品种。

“但您的蝴蝶，它们死了！您把这些死尸一个挨一个地挂起来，您希望别人把您挂在一个贴着标签的玻璃下面吗？”

梅里埃斯弯下腰，厌恶地撇撇嘴。

老检查员的脸顿时沉了下来。

“您喜欢苍蝇，我喜欢蝴蝶。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喜好。”

梅里埃斯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了，别生气了，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已经找到凶手了。跟我来，现在我们去捉另一种美丽的蝴蝶。”

85. 陷入迷途

好了，我们应该学会接受那些不可改变的实际情况。不是这个方向，也不是那个方向；不是这边，也不是那边。

在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没留下一点蚂蚁的味道。它怎么这么快就迷路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当啄木鸟冲着它摔下来的时候，一只小兵告诉它应该快点跳开，藏起来。它就是藏得太好了，现在一个人在外面的大世界中迷路了。它还很年轻，没有经验又远离自己的姐妹，还离开了神明。

但是它怎么能这么快就迷路了呢？这是它的一个致命的弱点：没有方向感。

它自己很清楚这一点，也正因为这样别的蚂蚁认为它没有足够的胆量和远征军一起出发去讨伐手指。

所有人都叫24号是“天生迷路的家伙”。

它抱紧了那宝贵的包袱——蝴蝶茧。这次，它的迷路会给它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不仅为了它自己，也为了整个一窝的蚂蚁，甚至为了所有的蚂蚁姐妹，它应该不惜任何代价找回一条带蚂蚁气味的小路。它以每秒钟25000振的频率摇动着触角，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应。它真的完完全全地迷路了。

每前进一步，它的包袱就会变得更笨重。

它放下了它的茧，疯狂地洗着自己的触角，鼻子使劲地嗅着周围的空气。它察觉到有胡蜂窝的气味。胡蜂窝、胡蜂窝……每次它都觉得自己应该在红胡蜂窝的附近！它是朝着北方的！这根本不是正确的方向。另外，通过对地球磁场的感应也使它确信，这里和原来估计的前进方向有较大差别。

过了一会儿，它又觉得自己正被一只小虫子监视着。但这应该只是

幻觉。它又拿起了茧，朝前方笔直走去。

这次，它的确是迷路了。

自打它还是很小的时候，它就不停地迷路。当它刚来到世上几天时，它就会在哺育无生殖力蚂蚁的育婴房间里迷路；后来大了一点，它便会在城市中迷路；当它有机会走出蚂蚁窝，它开始在大自然中迷路。

它每次出门后，总会有人问：

“24号在哪儿？”

而这只可怜的小兵也在问着同样的问题：

“我在哪儿？”

当然，它似乎确实看到过这朵花、这根木头、这块岩石、这片矮树林什么的……

但花很有可能是其他颜色。于是在寻找它一路留下的香味时，它往往只是在同一个地方兜圈子。

然而大家在出门的时候都希望能够带上它。因为在遗传上的一次奇怪的变异，24号具有相对于无生殖力蚂蚁来说极出色的视力。它的眼球和有生殖力的蚂蚁发育得一样好。它多次申辩说并不是因为它有不错的视力，它就应该也有对灵敏的触角。所有外出执行任务的小分队都希望可以带上24号，因为它能够看清周围的情况，对蚂蚁们工作的顺利进展进行视觉控制。但现在它迷路了。

以前它好歹总能回到自己的家里，但这次不一样，它要返回的不是蚂蚁窝，而是到达世界的尽头。它现在又该怎么办呢？

“在蚂蚁的城市中，你是其他蚂蚁的一部分；而独自一身时，你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它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

它朝东面继续走去。这时，它已经绝望了，并做好了被第一个经过的敌人吃掉的准备。它走了很长时间，突然它被一个一步深的小坑给拦住了去路。它沿着土坑的边上走了走。它注意到其实这里一共有两个彼此相邻的小坑，大一点的像半个椭圆，而另一个要更深一点，呈半圆形。这两只坑的直径是平行的，大概有五步那么长。

24号嗅了嗅，又用触角轻轻地拍了几下，尝了尝味道，又用鼻子闻

了一会儿。这不是平时时常可以闻到的味道，陌生的、全新的……一开始24号困惑不解，突然它兴奋起来，它再也不觉得害怕了。每隔60步就会有巨大的印迹出现，24号可以完全肯定这些痕迹和手指有关，它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手指指引着它，为它点明前进的方向。

它沿着“神”的印迹跑起来，它就要见到它们了。

86. 神发火了

敬畏你们的神明吧，
要知道你们的供品太少了，
对于我们高大的身躯来说这点东西太微不足道了。
你们说暴雨冲毁了你们的谷仓，
这是神对你们的惩罚。
你们的供品还远远不够，
你们说暴雨抑制了叛乱活动，
那么就重新开展大规模的叛乱活动，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手指的力量。
派出敢死的小分队，
倒空皇城内的谷仓，
敬畏你们的神明吧！
手指无所不能因为手指是神明。
手指无所不能因为手指是伟大的。
手指无所不能因为手指是强大的。
这就是事实。

手指敲打在机器上，他为自己做了神明而感到骄傲极了。

尼古拉悄悄地重新躺回床上，他睁着双眼，兴奋地想着如果有一天他可以活着从这个洞里出去，他会把这件事情讲给学校里的伙伴听，讲给所有人听。他会向大家说明宗教的重要性，他会成名，因为他使蚂蚁建立了信仰。

87. 第一次交锋

即使是在贝洛岗的蚂蚁们自己控制的土地上，第一队远征军经过时造成的损坏范围已经相当可观了。

那些褐蚁天不怕地不怕。

一只想在蚂蚁窝中挖河的鼹鼠还没来得及吞下14只小蚂蚁，就在别的蚂蚁的围攻之下被撕成了碎片。在蚁城的地道中，一种令人感到有点压抑的寂静笼罩着整支蚂蚁狩猎队，在队伍的前面，一切似乎都消失了。尽管狩猎的开始都是惬意美好的，但接下来的便是物资匮乏，不久大家就要迎接饥饿的残酷考验。

在这艰苦的远征途中，远征军队伍后面现在已不时地可以看到有蚂蚁饿死在路边。

在这种悲惨的现状下，9号和103号商讨着对策。它们提出侦察兵的行进队列改编为25只一组，这种扇形的队列不仅提高了队伍的隐蔽性，而且也减轻了对森林中居民的打扰。

它们对那些私下偷偷谈论后退的人进行严厉的批评，饥饿应该促使它们加快步伐，不停前进。向着东，它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手指。

88. 终于逮捕了罪犯

蕾蒂西娅·威尔斯在浴缸中懒懒地伸了一下身体，把头后仰着浸入水中，闭息是她最喜欢的一种锻炼。她的意识渐渐模糊起来。她想到最近一直没有情人，以前她曾有过很多，但都很快就和他们分手了。她甚至考虑让雅克·梅里埃斯做她的情人，他有时会惹她发火，但让他做情人也有好处，在她的身边让她重新感受一下对男性的渴求。

啊！世界上有那么多男人……但没有任何一个像她父亲那样才华横溢，她的母亲林咪可以分享她父亲这种男人的生命是多么幸运呀！一个向世界敞开胸怀，总那么出人意料、风趣、喜欢闹笑话，而且多情的男人，如此多情！

没有人可以和埃德蒙相提并论。他的思想是一片无限延伸的空间，他像一个地震仪一样，收集当代人类所有的智慧和思想，他把它们进行比较，综合……再吸收转变成他自己的思想。研究蚂蚁不过是一种借口，他可以研究星系、药物、金属，他无论做什么都会是最好的。他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宇宙中的一种精神，一位奇特、谦逊、有才华的探险家。

也许在某处还有一个男人心思敏捷而又善变，可以不停地给她惊奇而从不使她厌倦。但目前，她还没遇到过这种人。她想象着去登一则广告："寻找探险家……"。一想到那些回应信，她就感到恶心。

她把头浮出水面，深深喘了一口气，又重新沉回水中。她想到了她的妈妈，癌症。

突然，她觉得窒息，于是她又把头伸出水面。她的心跳得很快。她跨出浴缸，穿上了浴衣。

这时门铃响了。

她做了三次深呼吸稍稍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打开了门。又是梅里埃斯，她已渐渐习惯他这种"骚扰"。但这次，她几乎无法认出他来。他打扮得像个养蜂人，一顶草帽把脸严严实实地遮住，帽檐上还垂下了平纹细布的面纱，手上戴着胶皮手套。她皱了皱眉头，看到警长身后站

着三个同样打扮得怪里怪气的男人。她认出其中一个人是探员卡乌扎克。她愣了一下。

“警长！您为什么打扮成这样？”

梅里埃斯没有回答，他侧身站到了一旁，两个身强力壮的陌生男人——当然是警察，走过来把她的右手铐住。蕾蒂西娅觉得自己是在做梦。这时卡乌扎克说话了，他的声音因为戴了面具而轻了很多又有点走调：“从现在开始，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指控您的证据，当然您有权在见到您的律师前保持沉默。”

然后警察把蕾蒂西娅带到了黑色的门前。梅里埃斯显示了他“出色”的撬锁的才能，门打开了。

“您应该向我要钥匙，而不是把什么都砸烂。”蕾蒂西娅叫着抗议。

四个警察在一缸蚂蚁和一套通信设备前愣住了。

“这是什么？”

“它们很可能就是杀害索尔塔兄弟、卡萝莉娜·诺加尔、麦肯哈里斯及奥德甘夫妇的小凶手。”梅里埃斯低声说。

她叫起来。

“您搞错了！我不是那个阿姆兰的乡笛手。您没看到吗？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蚂蚁窝，我上星期刚从枫丹白露森林把它搬到这里来！我的蚂蚁不是杀手。自从我把它们安置在这里以来，它们从来没有出去过。没有一只蚂蚁会服从人类的指挥，人们根本无法训练它们，它们不是狗或猫。它们只按自己的意识行事，没人能控制或影响到它们。我父亲已经明白了这一点。它们是自由的，正因为这样人类才要毁灭它们。只有蚂蚁是完全野性的、自由的！我不是您要抓的凶手。”

警长根本不理会她的辩词，他转身对卡乌扎克说：

“把这些都带走，电脑和蚂蚁。我们会检验一下，看它们的大颚是否就是引起死尸的内出血的武器。你来查封这里，并把这位小姐带到预审法官那里去。”

蕾蒂西娅激动得大叫：

“我不是您的罪犯，梅里埃斯！您又搞错了。当然，这就是您的专

长。”

他根本不听她的辩解。

“伙计们，”他对下属继续说，“小心别让任何一只蚂蚁跑了，这些都是物证。”

雅克·梅里埃斯沉浸在一种幸福中。他破解了他这一生最复杂的谜题。他与最狡猾的杀人凶手一较高低。他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他洞悉了凶手的动机：她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蚂蚁学专家埃德蒙·威尔斯的女儿。

他没有再看一眼蕾蒂西娅淡紫色的眼眸就离开了。

“我是无罪的，您犯下了您这辈子最大的错误。我是无罪的。”

89. 百科全书

文化碰撞：公元前53年叙利亚总督克拉苏将军（Marcus Licinius Crassus）十分嫉妒恺撒（Jules César）在高卢取得的胜利，于是他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恺撒把他的领地一直延伸到西方的大不列颠，而克拉苏将军则想占领东方的土地直到入海口。在东方，沿途只有安息帝国帕提亚（Parthes）在他的侵略范围中。克拉苏依仗强大的军事实力，向对手发动了进攻，这就是著名的卡莱战役（la bataille de Carres）。但是这次帕提亚的国王苏雷纳（Suréna）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东方侵略战争就此告一段落。

这次战争还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克拉苏失败了以后，他麾下很多的罗马士兵被俘虏到帕提亚，之后他们跟随帕提亚征战贵霜帝国（le royaume Kusana）。这回轮到帕提亚战败，他们曾俘获的罗马士兵这次归顺贵霜帝国。而在贵霜帝国和中国交战时，中国人胜利了，这样这些囚犯最终留在了中国的军队中。

如果中国人对这些白种人感到新鲜有趣，那他们更会对他们制造的投石器及其他军用工具钦佩不已。中国人利用这些新武器来获得自由，夺取领地。

那些流亡的罗马人逐渐和中国人通婚，生育后代。12年后，当罗马使者提出带他们回国时，他们不愿意离开中国，因为在中国他们生活得更幸福。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90. 野餐

为了躲避八月的酷热，查理·杜拜龙局长决定带他的一家来枫丹白露森林野餐。他的两个孩子乔治和维吉妮都穿上了野外活动的旅游鞋。他的妻子塞西尔负责准备冷餐，查理把冷餐暂时都放到了一个大冰箱中，这免不了引来大家的一番嘲笑。

星期天上午刚过十一点，天就已经热得让人受不了。他们躲在了浓密的树荫下，朝西面坐着。孩子们则轻轻地哼着从幼儿园里刚学来的儿歌："嘀嘀嗒嘀嗒，她是我的小宝贝。"塞西尔则时刻注意着自己的脚不会陷到车轮印里面去。

对杜拜龙来说，远离了贴身保镖、秘书，从强大的工作压力中解脱出来，并远离那些形形色色的奉承者，即使累出了一身汗，他也会对这次小小的假期兴奋不已。重新投入自然的怀抱中自有它的魅力所在。

当他们一行人来到一条半干涸的小溪旁的时候，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尽情地享受着弥漫在空气中的花朵的芬芳，他建议大家就在附近的一片草地上歇一下。

塞西尔马上提出了抗议。

"难道您疯了！这儿一定到处都是蚊子！难道您不知道只要有蚊子，那它一定会叮我的！"

"它们喜欢妈妈的血，因为妈妈的血更甜！"维吉妮哧哧地笑起来，手中挥动着她用来抓蝴蝶的小网子。她希望通过这次旅行可以给班里的收藏品多添点新的标本。

去年，他们用了800片昆虫的翅膀拼出一架在空中翱翔的飞机。这次，他们希望可以制作一幅奥斯特里茨战役（la bataille d'Austerlitz）图。

杜拜龙准备协调一下大家的意见，他不会仅仅因为几只小小的蚊子就糟蹋这么美好的一天。

“那么，再走远点儿吧！我看到那边好像有一块空地。”

林子里的这片空地是一块长满三叶草的正方形草地，有一间厨房那么大。在这里，浓密的树荫遮住了毒烈的阳光。杜拜龙卸下了那只笨重的冰箱，打开门，抽出了一块非常漂亮的白色台布。

“这儿真是太棒了，孩子们，去帮你们的妈妈摆餐具。”他则打开了一瓶上等的波尔多酒，但这立刻招来了他妻子的责骂。

“你就没什么要紧事可做了吗？孩子们都打起来了！问你呢，你只顾自己喝酒！尽一点做父亲的责任吧！”

乔治和维吉妮抓起草地上的土块互相扔着。他叹了一口气，把两个孩子拉开了。

“噢，够了，孩子们！乔治，你是个男孩子，应该做个榜样。”

局长揪住了儿子的裤子，举起手来威胁他说：

“你看清楚了？如果你再去烦你的妹妹，那么你就要吃耳光了。”

“爸爸，这不是我的错，都是她不好。”

“我不想知道究竟是谁的错，但只要你犯一点错就要挨打。”

一支由25名侦察兵组成的突击队远远地走到了大部队的前面，它们一路东张西望，时时留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它们沿途开辟出一条散发着费洛蒙气味的小路，后面的远征军大部队可以根据它选择一条最佳的前进路线。

103号走在突击队的最前面，领导着队伍前进。

杜拜龙一家在树下的一阵阵热浪中慢慢地走着。天气是这么闷热，现在连孩子们都安静了下来。杜拜龙太太抬起了头，打破了这种沉静的气氛。

“我想这儿也有蚊子。不管怎么说，肯定有很多昆虫，我已经听到它们嗡嗡的叫声了。”

“你以前见过没有昆虫的森林吗？”

“我在想，你提出的来这里野餐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她叹了口气，“如果我们去诺曼底的话，那儿情况肯定会好得多。你要知道，乔治对昆虫过敏！”

“求求你了，别再有事没事就替这个小孩子瞎操心了。这样下去，你会把他宠坏了的！”

“但是你听着！这片森林里到处都是昆虫。”

“别担心，我已经带了一瓶杀虫剂。”

“是吗……是什么牌子的杀虫剂？”

一只小侦察兵发出了讯号：

“东方传来一种难以分辨的强烈气味。”

难以分辨的气味，这并不奇怪。在这个博大的世界中，它们从来没有闻到过的气味不下百万种，但这个信使特别坚持的语调引起了突击队的警觉。它们一动不动地埋伏在草丛中，空中飘着一股和平日闻到的略有不同的香气。

一个小兵的下颚一张一翕，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声音。它确信自己已辨认出这是灰鹤的味，于是大家互相碰一碰触角商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103号觉得应该继续前进，就算这仅仅是为了分辨前方来的到底是什么动物。大家都同意它的看法。

于是25只蚂蚁小心翼翼地沿着散发出香味的方向继续前进，很快便来到它的源头。这是一个很开阔却也很奇怪的地方：土地是白色的，上面还布满了细小的洞眼。

在着手调查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之前，大家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五名侦察兵又退了回来，在草丛中插上了蚂蚁联盟的化学旗帜。只要几滴蚂蚁特有的酸性液体，就足以向全世界宣告这一片是贝洛岗的土地。

在确认了自己的地盘后，它们稍稍松了口气。既然是自己的国土，那就说明它们已经多多少少了解它了。

它们开始四处逛逛。

前方隐约显出了两座高塔，四名侦察兵率先爬了上去。塔顶是个圆形的小鼓包，表面也钻了很多的洞，从洞中不时散发出一种又咸又辣的气味，它们希望可以再凑近一点看看这种东西，但地方实在太小了，它们没办法再爬过去。于是它们只得悻悻地从塔上下来。

算了，反正后面跟上来的技术小分队也许能解决这个问题。它们刚从塔上下来，大家就把它们带到另一面。这个东西更奇怪，连绵不绝的小山岗香味扑鼻，而它们又都和别的自然而成的山岗没什么两样。蚂蚁们登上了山顶，又各自爬到了山谷和山脊。它们不住地用触角拍打着，探测着这片神奇的土地。

“这些山都能吃！”第一只刺穿了“岩石”表面那层坚硬外壳的蚂蚁大叫起来。根据它对石头的了解，这块东西非常可口！这一大片全都是蛋白质。它们一边吃，一边兴奋地互相转告着这个好消息。

“接下来我们吃什么？”

“还有烤肉串。”

“肉串上都是些什么东西？”

“小羊肉，还有西红柿。”

“不错嘛，来一点？”

蚂蚁们并没有停留在原地，它们尽情地享受着这第一次的胜利。它们在吃饱喝足以后就分散到了白色的桌布上。四只侦察兵陷进了一只盛放着黄色胶质的盒子中，它们极力挣扎了很久，最终还是淹没在这种软软的东西中。

“想加一点鸡蛋黄油调味汁吗？”

在被脚轻轻一踩就会碎裂成一堆渣子的黄色建筑物上，103号紧张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样下去它会把所有东西都踩烂的。103号只得

小心地跳来跳去以免再破坏什么，它怕被埋在这种晶莹剔透却又松脆易碎的东西中。

“唷，太棒了，有炸土豆片！”

沿着一把餐叉，103号开始了新的探险旅程。奇妙的事物一个接着一个地展现在它的眼前。它从甜甜的味道爬上酸溜溜的东西，从呛人的气味走进热腾腾的蒸气。它蹒跚地爬上了一片绿色的菜叶子，小心翼翼走近红色奶油。

“醋腌小黄瓜，番茄沙司！”

看到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新东西时，103号激动地晃动着触角。它穿过一大片淡黄色的土地，从那儿传来一阵喧闹声。原来是它的姐妹们在一个个小洞里玩耍嬉闹，在这里这种圆形洞穴随处可见。蚂蚁们用嘴就能咬动石头，轻轻舔几下，墙壁马上就变成透明的了。

“干酪！”

103号高兴极了，它还没来得及告诉它的姐妹们对这个神奇国度的感受，头上突然响起了一声低沉、粗哑的响声。像狂风一样猛烈，如炸雷一般惊人。

“到处都是蚂蚁！”

从天上突然探出一只粉色的大球转眼间便碾死了八名侦察员。“啪、啪、啪”，这一连串灾难持续了不到三秒钟。所有的蚂蚁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这些侦察兵个个体格强壮，可它们中没有谁能稍许

进行一下反抗。它们那一身明光锃亮的铜盔和它们的血肉混合成了一摊污水，在洁白无瑕的白色土地上只剩下12个红棕色的小点。

远征军的将士们简直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

实际上，这个粉色的球是连接在一根长柱子上的。在它碾碎了这几只可怜的小蚂蚁后，空中又慢慢出现了另外的四根柱子和它聚集到了一起。啊，一共有五个！

是手指！

他们是手指！！！！！手指！！！！！

103号被突如其来的这一切震住了。它们就在那儿，它们就在那儿！这么快，这么近！这么强大！手指就在那儿！！！！它马上释放出最浓烈的警报费洛蒙：

“注意，它们是手指！手指！”

103号完全陷入一阵极端的恐惧中，这种恐惧在它的头脑中不断翻腾着。它不自觉得颤抖起来，大颚也警觉地一张一翕。

“手指！它们是手指！快藏起来！”

手指们在天空中又重新聚到一起，蜷成一团而不明确地指着任何一只蚂蚁，远远看去就像一个马刺。它平整的粉色根部追逐着四散奔逃的侦察兵们，毫不费力地把它们全部压成碎片。

103号勇敢却不莽撞，它本能地躲到了一个灰褐色的山洞后面。

一切来得是这么突然，103号根本来不及好好想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它认清了手指的模样。

这些是……手指！

这次，它无法利用另一种更可怕的事物来减轻心中对手指的惧怕。它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可怕、最难以理解，也许也是最强大的敌人——手指！

它完全被恐惧淹没了。它颤抖着，屏住了呼吸。

奇怪的是，刚才它并没有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和手指在一起。现在，当它静静地藏在这个临时的避难所中时，它心中的恐惧却达到了极

点。外面有很多手指想杀死它。

手指就是神明吗？

它嘲弄过它们，它们生气了。现在它只是一只快要死了的可怜的小蚂蚁，希丽·普·妮的担心是对的，它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手指在离联盟这么近的地方出现！它们已越过了世界的尽头，进攻森林了。

103号在这个热烘烘的洞中来回爬着，它疯狂地用腹部敲着洞壁来发泄在这短短几秒心中积聚起来的压力。

它花了很长时间才平静下来，心中的恐惧似乎也减弱了许多。

它谨慎地往前走了几步，观察着这个内部用黑色的小薄片做装饰的拱形小洞。从这些小薄片中渗出了微热的猪油。整个山洞发出了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霉味。

“切开烤鸡吧，它看起来真的很诱人。”

“只要这些蚂蚁不再来烦扰我们……”

“我已经杀死很多了。”

“不管怎么说，我会记住今天的事的。看，这里还有蚂蚁，还有那边。”

103号对这个地方烦透了，它爬出了山洞，站在了洞口。

它向前伸出触角，眼前的一幕让它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些粉色的球残忍地杀害了它所有的同伴，它们把蚂蚁们从玻璃杯下面、盘子下面、餐巾布下面赶了出来，然后毫不留情地夺去它们年轻的生命。

这简直是屠杀。

也有几只蚂蚁向手指们开火，但这毫无用处。那些飞着跳着、无处不在的粉球根本没有给它们的小对手以任何还手的机会。

之后，一切都安静下来。

空中弥漫着蚂蚁死后发出的油酸味。

手指们五个为一小组地在桌布上继续搜索着可怜的蚂蚁。

那些受了伤的蚂蚁又遭到致命的攻击，最终和同伴们一样变成了一个污点。它们被手指们轻轻刮下去，以免弄脏了桌布。

“把刀递给我！”

在震耳欲聋的撕裂声中，山洞被一把尖刀劈成了两半。

103号跳了下来，笔直朝前方冲去。快点，逃走，快，快。可怕的神明就在头顶上。

103号飞快地奔跑着。

那些粉色的大圆柱子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它们似乎对看到103号从这个洞中跳出来非常生气。它们马上去捉它。

103号时而来个急转弯，时而突然折回向反方向跑，它用尽了一切方法来甩掉手指的追击。它的心脏几乎要停止跳动了，但它还活着。在它面前突然有两根大柱子从天而降，它第一次看到这五个直耸云端的大家伙，它闻到了它们发出的香气。手指渐渐向它逼近。

它害怕得似乎都不会思考了。在一时冲动之下，它不再逃跑了，而是一下跳到了手指的身上。

这太惊人了。

它飞快地爬上了手指，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在爬到手指根部时，它跳了下来。

粉色的球轻而易举地托住了它！

它们重新合起来就要把它压碎。

它爬到手背上，再次跳了下去。这次，它落到了一片草叶上。

它很快藏到了一株三叶草的下面。

那些大柱子拨开了附近的草丛。手指要把它从草中赶出来，但草丛

毕竟是它的世界，它们再也找不到它了。

103号跑着，各种想法一起涌现在它的脑中。这次，它看到了它们，触摸到了它们，甚至愚弄了它们。

但这一切都没有回答它心中深藏的那个问题：

“手指是神明吗？”

查理·杜拜龙局长用手帕擦了擦手。

“好了，你们看，我们不用杀虫剂就把它们全赶跑了。”

“如我讲过的，亲爱的，这片森林里太不干净了。”

“我杀死了足足有100只。”维吉尼骄傲地说。

“我杀死的更多，比你多得多。”乔治叫起来。

“安静下，孩子们，看看它们有没有把吃的东西弄脏。”

杜拜龙做了个鬼脸。

“我们不能因为一只蚂蚁在上面爬过就扔了这么诱人的一只烤鸡呀。”

“那些蚂蚁很脏。学校里的老师告诉我们，它们到处传播病菌。”

“但我们还是要吃这只鸡。”父亲坚持道。

乔治趴在地上。

“有一只跑掉了。”

“那太好了！它会告诉它的同伴不要到这里来，维吉妮，别去揪这只蚂蚁的腿了，它已经死了。”

“噢不，妈妈！它还在动呢。”

“好吧，但不要把碎渣弄到桌布上，把它们扔得远点。我们安静地吃顿饭吧，好吗？”

她抬起头，顿时愣住了。一群小小的金龟子像一片云一样缓缓飞了过来，它们正在她头上一米高的地方聚集到一起。当她看到它们就这样

悬浮地停在半空中时，她的脸都吓白了。

她丈夫的脸色比她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看到草地渐渐变成了黑色。他们被蚂蚁群包围了，也许有好几百万只呢！

事实上，这只不过是进攻手指的第一支远征军中的3000名士兵。它们中大都来自泽地贝纳岗。它们张开用作武器的大颚，坚定不移地前进着。

查理的声音有些发颤。

“亲爱的，快把杀虫剂递给我吧。”

91. 百科全书

油酸（Acide formique）： 油酸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体的细胞中就含有一定数量的油酸。在19世纪下半叶，油酸被用来保存食物或动物的尸体。但它们大部分被人们当作去掉呢绒上的污迹的清除剂来用。

由于当时不知道如何大批量地生产这种化学物质，人们便直接从昆虫体内进行提取。他们把成千上万只蚂蚁放到榨油机中，上紧螺栓挤压，这样才能得到一滴淡黄色的油酸。经过过滤的工序，这种“蚂蚁糖汁”便在各大药店的洗涤液专柜中出售了。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92. 最后阶段

米盖尔·西格内拉兹教授很清楚，从此再也没有人可以阻碍他实施最后一步的实验了。

他手中握有打击地狱之神的致命武器。

他把银色的液体倒入一个小盆中，又在里面加入红色的液体。这是化学中通常称作“第二次凝固”的实验。

液体底层开始出现了一种类似孔雀尾毛的颜色。

西格内拉兹教授把容器放到一个密封器中，他要做的只是等待，最后的阶段需要的只是时间。

93. 手指撤退了

突然一团绿色的雾剂笼罩住了向人类发动猛攻的第一队步兵，蚂蚁们被呛得咳嗽起来。

在高处，那些犀牛金龟子向着那些动来动去的高山冲了下来，到了齐塞西尔·杜拜龙那头浓密的棕发的高度时，炮兵们一齐发射酸性炮弹。但这种炮火只杀死了三只正兴致勃勃地选择寄居地的小虱子。

另一队陆军炮兵把火力集中对准了一个巨大的粉球，它们怎么想得到，自己正在进攻一只露出凉鞋的脚指头。

看来它们必须用另一种武器来对付人类。蚁酸就像汽水ー样对于手指们来说根本不起什么作用，而新型杀虫剂的绿色烟雾对蚂蚁则具有致命的杀伤力。

“找到它们身上的洞口！”9号大叫起来，有过和哺乳动物或鸟类作战经验的士兵们马上对这句话进行了积极的响应。

好几队士兵勇敢地对这些巨型怪物发动了进攻。它们用力地撕咬衣服的丝织纤维，真丝的T恤衫和短裤上顿时出现了几个大洞。相比之下，维吉妮·杜拜龙穿的运动上衣（30%的腈纶，20%的聚酯纤维）受的破坏要小得多。

“哎呀！一只蚂蚁爬到我的鼻子里了。”

“快，杀虫剂！”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不能往自己身上喷杀虫剂呀！”

“快帮帮我！”维吉妮不住地呻吟着。

“真讨厌。”查理·杜拜龙一边叫着，一边用手不停地挥赶着围绕在他家人身边的小虫子。

“我再也不到这鬼地方来了。”

“……千万不要爬到这些巨大怪物的脚底下，它们太高了、太强壮了，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它们的世界。”

103号焦躁不安地和9号在小乔治的脖子上讨论着这场战争的形势。103号问9号是否还带着其他新型武器。9号回答说，它们带来了从蜜蜂及胡蜂身体中提取出的毒液，说着它马上跑去取，战斗仍然很激烈。9号回来时手中拿着一只卵壳，里面盛满了从蜜蜂尾刺中提取的黄色液体。

“我怎么才能把这种东西注射到手指的体内呢？我们没有尾刺呀。”

103号没有回答，它把大颚凑近了粉色的肌肤，用最大的力气重重地咬了下去。这块地方虽然柔软却很难刺破！它反复咬了好几次，最后终于成功了！它毫不迟疑把黄色的液体倒入流出鲜血的小洞里。

“快跑！”

事实上撤退也并不那么容易。这个大怪物开始抽筋、窒息、颤抖，口中发出可怕的叫喊声。

乔治·杜拜龙跪倒在地上，没多久就一头栽了下去。

乔治·杜拜龙被一丁点儿毒汁击败了。

乔治倒下了。有四队蚂蚁兵在他的头发中迷了路，但其他的蚂蚁找到了他的六个洞口。

103号平静下来。

这次，它再也没有任何怀疑了。蚂蚁们战胜了一个手指。对手指的恐惧从它的心中彻底消失了，摆脱恐惧的感觉多好啊！

它觉得一下子又恢复了自由。

乔治·杜拜龙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9号冲了上去，爬上了他的脸，又登上粉红色的身体。

手指其实是一片光滑平整的土地。它四处爬了爬，发现这手指至少有百步宽、两百步那么长。

在这里，它们可以找到一切景观：洞穴、低谷、高山、火山口。

9号抬起远征军中最长的大颚，它觉得这个手指并没有真正死掉。它沿着乔治的眉毛，爬到了他鼻子根部，两只眼睛中间的位置，也就是被汉都斯称作第三只眼的地方。它高高扬起了自己的大颚。

坚硬的大颚在缕缕阳光下泛着白光，宛如绝世的埃斯加利比之剑。啪！它用尽了最大力气毫不留情地朝粉色的皮肤咬了下去。9号在吮吸声中拔出了它的“战刀”。

一股红色的热流马上喷了出来，洒在了它的触角上。

“亲爱的快来，乔治快不行了！”

查理·杜拜龙把杀虫剂扔到了草地上，朝他的儿子奔过去。乔治的脸色越来越差，呼吸也越来越微弱。他的全身上下都爬满了蚂蚁。

“他对这种昆虫起反应了！”局长大叫，“我们必须马上给他找个医生，打一针……”

“快离开这儿，快！”

杜拜龙一家根本来不及收拾野餐的用具，直接朝汽车跑了过去，查理把儿子紧紧抱在怀中。

9号及时跳了下来，它轻轻抹去残留在嘴边的血迹。

从此，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事实。

手指并不是天下无敌的，蚂蚁也可以伤害到它们，昆虫可以用蜜蜂的毒液来战胜它们。

94. 尼古拉

手指的世界是如此美好，蚂蚁永远无法理解它。

手指的世界是如此和平，烦恼和战争永不存在。

手指的世界是如此和谐，每个人的生活都永远幸福快乐。

我们拥有让我们坐享其成的工具。

我们拥有让我们快速周游世界的工具。

我们拥有让我们毫不费力便尝尽了美食的工具。

我们能在空中飞翔。

我们能在大海中畅游。

我们能离开这个星球去探索外太空的奥秘。

手指无所不能因为手指是神明。

手指无所不能因为手指是伟大的。

手指无所不能因为手指是强大的。

这就是现实。

“尼古拉！”

小男孩迅速地关好机器，装着正在读《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什么事，妈妈？”

露西·威尔斯出现在门口，她很瘦弱，但阴沉的目光中因为某种奇

异的力量而显出奕奕神采。

“你还没睡？现在已经是我们人造的夜晚了。”

“您要知道，我有时会起来看百科全书的。”

她笑了笑。

“你爱看书这太好了。这本书中有太多的东西要学。（她走过去搂住他的双肩）告诉我尼古拉，你还是不愿意加入我们这个心灵感应的组织吗？”

“不，现在还不想，我想我还没有做好加入团体的准备。”

“当你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时，你就会觉得一切都很自然了。别勉强自己。”

她把他紧紧拥入怀中，抚摸着他的后背。他却轻轻从她怀里挣脱出来，他对这些母爱的表示已经越来越淡漠了。她在他耳边轻声低语道：

“现在你还不懂，但总有一天……”

95. 24号拼尽全力（用它所有的东西）

24号朝着它所认为是东南方的大路前进，它问遍了所有它认为可以安全接近的动物。

它们见过远征军吗？蚂蚁的气味语言还没有成为通用语言被所有的动物接受。但一只金龟子十分肯定地说，它听说过那些贝洛岗的军队，它们遇到了手指并打败了它们。

这绝对不可能，24号立刻想到。

蚂蚁是不可能战胜手指的！然而一路上，它从其他的动物那里得到的是和金龟子一样的答案。24号终于相信了它的姐妹们的确遇到过手指，但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相遇的呢，结果又如何呢？

它当时不在队伍中，没有能亲眼见到它崇拜的神明，更糟糕的是它没有能把那封蝴蝶茧的信交给它们。这都要怪它自己太冒失又没有方向感。

它打算让一只过路的野猪带着它赶一段路，野猪比它跑得要快多了。它发疯似的想要去和那些蚂蚁姐妹会合，也许也是想接近手指，谁知道呢？它爬上了野猪的一只蹄子，没过多久，野猪就飞快地奔跑起来。问题是它走的方向太偏北了，它必须在半路跳下来。

24号很幸运，一只小松鼠正好跳了过来。于是24号便顺理成章地又坐在了它松软的毛中。松鼠朝着东北方跑去，但这灵活敏捷的小家伙在一棵树顶上突然停住了，24号不得不跳下来，重新爬回地面。

当然，它又踏上寻找队伍的漫漫长路。但它又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它心里非常难过。它必须恢复镇定，于是它想到了全能的手指神明。它开始祈求它们指引它找到它的姐妹们，也找到“神明”。

“噢，手指，别把我一个抛弃在这可怕的世界中，让我找到我的姐妹们吧。”

它把两只触角并拢起来，似乎是要让神明更清楚地听到它的心声。

这时，在它后面突然传来了一种熟悉的气味。

“是你！”

24号高兴极了。

出来打探有关阿斯科乐依娜金色蜂巢消息的103号看到茧大大松了一口气。它也很高兴可以再见到这个“手指教派”的小信徒。

“您没丢了蝴蝶茧吧？”

24号拿出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的茧，它们一同回到了队伍中。

96. 百科全书

时空问题：　　在原子的周围有几层电子轨道。有的离核心很近，而其他的电子则要远一些。

当外力迫使一个电子改变它原有的轨道时，能量会立刻以光、热或辐射的形式释放出来。

要将低能量的电子激发到高能量的轨道上，这就如同将一个独眼的人带到瞎子王国中。这个独眼的人立刻大放异彩，给别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就是这个瞎子王国的统治者。相反，如果高能量轨道上的电子跳跃到能量较低的轨道上时，就显得非常愚蠢可笑了。

整个宇宙就是以类似这样的方式构成的。不同的时空在层叠的轨道上沿着各自的方向前进。有的快一些复杂一些，其他的则慢一些简单一些。

人们可以在所有的存在方式中找到这种层叠的结构。按照这种理论，如果把一只非常聪明灵巧的蚂蚁带到人类的世界中，那它也只不过是一个胆怯而且愚笨的小家伙；而一个再无知、笨拙的人在蚂蚁的世界中也会是无所不能的神。毋庸置疑，一只经常和人类来往的蚂蚁会获得很多人类的经验。当它回到自己的世界中时，它对于这种高等时空概念的理解会使它具有某种高于同伴们的能力。

一种取得进步的方式就是在更发达的世界中去了解原始的事物，然后在低等的世界中加以应用。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Ⅱ卷

97. 我们的朋友：苍蝇

远征军驻扎在手指待过的那片森林的空地上。24号在这里仍然无法相信它的红色姐妹们竟然杀死了一个手指。根据103号告诉它的情况，它认为蚂蚁们战胜的是另一种跟手指在一起的大动物。

如果那真的是手指的话，那么这只手指一定是在装死。它只想看一看蚂蚁们的反应，测试一下它们的激动程度，本质纯真朴实的24号激烈地反驳着。如果手指真死了，那它的尸体在哪儿呢？

103号有些尴尬，它明确地告诉24号它的确爬遍了手指的全身，对它们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它把自己头脑中这种朦胧的想法讲给24号听：为什么不把关于手指的记忆用一种费洛蒙储存起来呢？它用自己的唾液开始记录。

费洛蒙：动物学

主题：手指

记录者：103683号

时间：10000067年

（1）手指是真实存在的。

（2）手指很容易受伤，我们可以用蜜蜂毒液来杀死它们。

关于第二点的附注：

a）也许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杀死手指，但现在只有蜜蜂毒液最有效。

b）如果要杀死手指需要大量的蜜蜂毒液。

c）手指很难杀死。

（3）手指非常庞大，我们根本无法看到它们的整个面目。

（4）手指是热的。

（5）手指是一种植物纤维体，但表面皮肤的颜色并不是天然而成的。当我们咬上去的时候并不会流血，只有下面的那层皮肤才会流血。

（6）手指有一种很强的气味，这种气味和我们以前熟知的任何一种气味都不一样。

它看到这片暗红色的血迹引来一群嗡嗡乱叫的苍蝇围着它转个不停。

（7）手指和鸟类一样，它们的血是红色的。

（8）如果手指是……

在这种环境下根本无法专心工作。苍蝇正享用着它们的大餐，而103号根本无法听到别的声音。103号只好中止了自己的工作，准备离开这群吸血鬼。

细想一下，也许这些苍蝇对远征军有用呢。

98. 百科全书

礼物：　　绿蝇在交配时，雌性会吃掉雄性。感情的交流使雌性苍蝇胃口大开，而从旁边凑过来的雄性苍蝇的头对它来说便是一顿可口的大餐。但是，雄性苍蝇并不希望在交配过程中就这么嘎吱嘎吱地死在对方的口中。为了摆脱这种悲惨的命运，进行没有生命危险的性爱交配，雄性绿蝇想出了对策。在进行交配时，它会带上一小块食物作为送给雌性的礼物。当雌性绿蝇觉得饥饿时，它可以吃一点肉而雄性绿蝇便可以毫无危险地进行交配。第二阶段中，雄性绿蝇的策略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雄性苍蝇把带来的昆虫肉包裹在一只透明的丝茧中，以获得更多宝贵的时光。

而在第三阶段中我们发现，从雄性苍蝇的角度来看，打开礼物的时间远比礼物本身的价值更为重要。于是在这个时期中，包装礼物用的丝茧都很厚，礼品袋体积庞大而且内部是空的。当雌性苍蝇最终发现这是一个骗局的时候，雄性苍蝇已完成了它的工作。

于是，雌雄双方各自采取新的对策。比如说，雌性会事先摇一摇丝茧以检查它的内部是否是空的。雄性苍蝇对此仍另有新招。它们把自己的粪便装到了礼物袋中，粪便恰好和一小块肉一样重，从而得以蒙混过关。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99. 蕾蒂西娅逃跑了

梅里埃斯警长来到了监狱中，他要求看一看蕾蒂西娅·威尔斯，他问监狱长：

“她在监狱中有什么反应？”

“她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什么意思？”

“自从她来到这儿以后，就一直在睡觉。她什么也不吃，甚至也不喝一口水。她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睡着，而且谁都叫不醒她。”

“她睡了多久？”

“72小时。”

雅克·梅里埃斯希望得到的不是这种反应。一般来说，被捕的女人总是大哭大闹或疯狂地尖叫，但从来没有人睡觉。

电话响了。

“是打给您的。”监狱长说。

电话是卡乌扎克打来的。

“头儿，我正和法医在一起。我们遇到了麻烦，那女记者的蚂蚁，嗯，没有一只能动的，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我觉得……我认为它们全冬眠了，就这么简单。”

“在8月份冬眠？”检查员吃惊地问。

“完全正确！”梅里埃斯肯定地说，“埃米尔，你告诉法医我马上就到。”

雅克·梅里埃斯挂上了电话，脸色惨白得吓人。

“蕾蒂西娅和她的蚂蚁们都冬眠了。”

“什么？”

“是的，我在生物学中学到过。当天气逐渐变冷、下雨或蚁后失踪了的时候，昆虫们便停止了一切活动，心脏跳动频率也渐渐变慢直至睡眠或死亡。”

两个男人冲到了关押蕾蒂西娅的牢房前。他们马上就不再担心了。这个年轻女人的鼻中隐隐传出细微的鼾声。梅里埃斯握住了她的手腕，发现脉搏的跳动……已经很轻了。他不停地摇晃她，直到她醒了过来。

蕾蒂西娅重新睁开了那双淡紫色的眼睛，她似乎忘了自己身在何处，最终她还是认出了警长。她微笑着又睡着了，梅里埃斯强忍住以免被心中涌起的复杂情感所左右。

他转向监狱长：

“明天她一定会吃些东西的，我敢打赌。”

在薄薄的眼皮下面，那双淡紫色眼眸骨碌碌地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地转着，似乎是要重温被突然打断的梦境。奇怪的是，蕾蒂西娅在梦一般的世界中逃走了。

100. 传教

“就是这样，很简单。”

23号开始了它的演讲。它端坐在灰色岩石表面的一个小坑中，旁边是24号。它们对面坐着33只蚂蚁听众。

23号已经在远征军的内部甚至是在宿营地举办了传教会议。在会后，它会冷静地告诉大家：隔墙有耳。

23号用四只后脚支撑着自己站起来：

“手指创造了我们并让我们在地球上安家落户好侍候它们，它们时刻都在观察我们。我们应该注意不要惹它们生气，因为它们会惩罚我们。我们为它们服务，作为回报，它们会传授给我们一部分它们的能力。”

大部分参加传教会议的蚂蚁都是感染上黑啄木鸟粪中绦虫的伤员。因为这些蚂蚁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以失去了，也因为它们要为自己的不幸遭遇寻找自我安慰，于是，这些白化病患者十分欣赏手指教派的教义。它们有时发愣，有时又将信将疑。它们喜欢抱有一种希望，那就是世界上还有比死亡更高层的境界。

应该说这些可怜的白化病患者在生活中忍受着超出常人的痛苦，它们逐渐显出了一种病态的颓丧，在行进中也只能拖在队伍最后面。它们最有权力来质疑活于世界上的意义何在，有些人干脆远离了集体，成了不同敌人的盘中美味。

然而，在队伍中不管谁看到伤病员受到了攻击都会毫不迟疑地伸出救援之手。蚂蚁们之间的团结友爱不会将任何蚂蚁拒之门外。而在第一队远征军中，这种凝聚力显得更为强大。

不管怎么样，手指教派的演说还是吸引人的，并赢得了场下听众的支持，其中有不少是体格健壮的蚂蚁。唯一奇怪的是，这些聚集在石灰岩石凹洞中的蚂蚁似乎忘了，它们之所以背井离乡就是为了消灭那些它们现在奉若神明的手指。

还是有蚂蚁很小声地提出了反对意见，它们的发问令讲演者有点尴尬，但23号已完全做好心理准备来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

“重要的是我们要接近手指。其余的根本不用担心。手指是神明，它们是永生不死的。”

那么又该怎么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呢？一只褐蚁侦察兵抬起了触角：

“为什么手指不一步一步地指点我们该怎么做呢？”

“它们已经告诉我们了。”24号肯定地说：“在贝洛岗，我们和手指一直保持着联系。”

一名炮兵问道：

“那该怎么和神明进行交流呢？”

回答：

“应该全身心地想着它们。神明把这种行为称为‘祈祷’。所有的祈祷神明都会听到的。”

一只白蚁发出了绝望的声音：

“手指能治愈绦虫病吗？”

“手指无所不能。”

这时，另一个小兵打断了它们的谈话：

“但我们的使命就是消灭手指，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呢？”24号瞟了一眼提问题的蚂蚁，它平静地摇动着触角。

“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和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观察它们。不要为神担忧什么，神是万能的。只要让所有人都慢慢了解‘活石头博士’的话就够了。让更多的伙伴加入我们当中。要小心点。而且特别记住一定要祈祷。”

对大多数蚂蚁来说，这是它们第一次进行反叛活动。它们觉得这样做很刺激，而手指是否只是虚构出来的事物对它们来说根本不重要了。

101. 百科全书

上帝：　　定义中的上帝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如果他真的存在于世，那么他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可以做一切事情。如果他真的无所不能，那么他真的可以治理人间——这个根本没有他存在也不受他控制的世界吗？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02. 金色蜂巢

垂直8字、倒8字、螺旋形8字。8字。

停了一会儿。

双8字。根据太阳变换不同的角度。

水平窄幅度8字。水平宽幅度8字。

传达出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了。

回答：8字，水平宽幅度8字，两次8字，翻过来8字，然后转到下一个空中信息中转站。

为了表示食物在百米以外的地方，蜜蜂们反复地跳着8字舞，舞蹈的中轴线指出了寻找食物的方向及距离。

位于江边一棵大松树上的城市名叫阿斯科乐依娜，在蜜蜂世界中这个词的意思是“金色蜂巢”。

在这里住着6000只蜜蜂。

一只阿斯科乐依娜的蜜蜂侦察兵在收到这一信息后立刻动身。它在野菊花丛中低飞慢行。过了一会儿，它爬上了一个斜坡，之后又飞越过一支占据了整片草地的蚂蚁军队。（咦，蚂蚁们在这里干什么呢？）它绕过这列长队，紧紧贴着地面滑了过去。

在这儿，空气中萦绕着一股怡人的香气。它放慢了扇动翅膀的速度。这只蜜蜂在长寿花丛中左转转、右看看，把自己的脚浸入花朵的那根不易察觉的雄蕊中。在细细地观察了一番后，它确定这是雏菊花。它从口中缓缓吐出细长的舌，把它插入黄色的粉末中，过了一会儿再同样小心翼翼地收回来，这时它的腿上已沾满了新鲜的花粉。

它回到了蜂巢的门口，翅膀扇动的频率达到了280赫兹。

“兹——兹——兹——”，在280赫兹这种频率下，一只蜜蜂可以把所有负责粮食储备的工蜂召集起来。

如果翅膀扇动的频率是260赫兹，那么它可以叫来负责管理及照看幼蜂的工蜂。而翅膀扇动的频率如果到达了300赫兹，则是发出军事警报的标志。

侦察兵对准了六边形的蜂巢开始了它的舞蹈。这次它在蜂巢那上过蜡的地面上画起了8字，它很快讲述了一遍它的经历，并描述了方向、距离及它所经过的花丛的具体质量。据它看来，这些是雏菊。

因为花源相对来说比较近，它跳得很快，若反之较远，那么舞蹈也要慢得多，它似乎要模仿出在长途飞行后疲惫不堪的样子。

在它的“舞蹈”汇报中，它也考虑了太阳的位置及其运行状况。

它的伙伴们都赶了过来，它们明白了有很多花等着它们去采蜜，但它们要进一步了解这次花源的质量。有时花朵上已沾上了鸟的粪便，有时花儿已经凋谢了，有时别的巢穴的蜜蜂已经在这儿采过蜜了。

有几只蜜蜂焦急地用腹部拍打着蜂巢。

“我们想知道详细的情况。”它用蜜蜂语言解释道。

侦察兵没有等别人求自己，便吐出了这次采到的花粉。

“尝尝吧，我们的朋友们，你们看，这才是最佳选择。”

这种舞蹈、这番对话、这次交流的内容都很晦涩难懂。但整队的蜜蜂在了解这次任务的大致情况后，最终还是飞去执行任务。

这名疲惫不堪的侦察兵狼吞虎咽地吃下它刚刚带回来作为样品的蜜汁。它要去阿斯科乐依娜蜜蜂王国的女王扎哈·哈尔·斯莎也就是67号所住的王宫。

这位女王是在结束了和它的20几位王族姐妹的斗争后才登上这个蜜蜂王国的王位的。原来，蜜蜂中出现了太多的女王。但在一座城市中只能留下一个，于是女王们在婚礼新房中进行残酷的厮杀，直至剩下最后一名胜利者。

这种选择方法很残酷，但它可以保证蜜蜂王国的首领是最顽强、最善战的。

蜜蜂女王的腹部呈现出独一无二的黄色，它已经4岁了。如果没什么大的变故，蜂王每天可以产1000个卵。

阿斯科乐依娜王国的蜂巢在贝洛岗蚂蚁王国的东北方向。这片土地风水极好。在这个枯色蜂蜡的蜂巢中，爬满了采蜜的工蜂。整座蜂巢金光灿灿，而且散发着诱人的香气。黄色、黑色、玫瑰红及橘色。那些工蜂一点一滴地酿出珍贵的蜂蜜。

再远一点，蜜蜂们在一只蜡罐中酿制蜂王浆。

再远一点，是幼蜂的育婴室。

蜜蜂的教育永远是一成不变的。从初来世界的那一刻起，它们就由自己的姐妹们喂养，这之后它们就要开始工作了。在初生的前3天，它们是不用做家务的。在第3天，它们身上便发生了变化。在小蜜蜂嘴的旁边长出分泌蜂王浆的腺体，于是它们就成为哺育幼蜂的保姆。这些腺体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这时在它们腹部下面又会长出新的腺体。这些是蜂蜡腺，主要用来分泌蜂蜡来建造或修补王国的蜂巢。

这样，从第12天开始，蜜蜂开始成为修筑巢穴的工蜂。

从第18天开始，这些蜂蜡腺就不再发挥作用了，工蜂也变成守卫蜂巢的战士。在这个时期中，它们逐渐熟悉外界环境，然后它们就要去采蜜。随着采蜜工作的结束，它们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小侦察兵来到了王宫中，它打算向王后汇报这一支奇怪的蚂蚁军队，但王后似乎正在和……谈着话，它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触角所听到的……是和一只蚂蚁交谈着。

确切地说，是和一只贝洛岗联邦的蚂蚁！它远远地听着双方的对话。

“我们能做什么？”蜂王问道。

当这只蚂蚁突然出现在蜂巢中时，谁也不明白它的意图。让它进入金色的城市，与其说是因为热情礼貌，还不如说是因为惊讶好奇。

一只蚂蚁来蜂巢干什么？

于是23号讲述了它所处的特殊境况，表明它的来访毫无敌意。

贝洛岗人，它的亲姐妹们，都疯了。它们派出了一支远征军去讨伐手指，并且已经杀死了一个。23号解释说，远征军不久便会猛烈地攻打沿途的蜜蜂们。它建议蜜蜂的军队（它知道蜜蜂的军队是蚂蚁军队数量的两倍）在它们被毛茛草峡谷挡住去路时，提前采取行动袭击远征军。

“埋伏军队？您建议我设下伏兵去攻打您自己的手足同胞？”

蜂王惊讶极了。别人曾经告诉过它，蚂蚁们越来越居心叵测了，而且着重讲述了这些唯利是图的小人攻占蜜蜂们的巢穴以抢夺食物，现在蜂王似乎只不过了解了一些皮毛小事。在它面前，一只蚂蚁向它指出了杀死蚂蚁们的最佳时机。这番话深深地震撼了蜂王。

显而易见，那些蚂蚁比它所想象的更可恶。但也许这只是一个陷阱。一只蚂蚁假装叛变，它把蜜蜂的军队引诱到毛茛草山谷，这时远征军的大部队开始进攻蜂巢。这种解释让人很容易接受。

扎哈·哈尔·斯莎女王晃动着它的背翅。

它用一种即便是蚂蚁也能听懂的碱性香味的语言问23号：

“你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同胞？”

蚂蚁解释道：贝洛岗人要杀死地球上所有的手指。而手指是世界上纷繁复杂的存在形式中的一种。如果蚂蚁彻底消灭了所有的生命，这个星球将会变得荒芜贫瘠。每一种生命都有它存在的价值，自然之神就是通过这些多姿多彩的生命形式来展现自己的力量的。

毁灭是一种罪恶。

蚂蚁们已经杀死了很多动物。它们刻意地杀生而从不尝试去理解它们或与它们进行沟通。就是这种蒙昧主义已使一部分自然生命渐渐走向消亡。

23号尽力避免把手指解释为神，它也回避提到自己是手指教派的信徒。它无法告诉女王手指是万能的，这类字眼太强烈了。一只蜜蜂王后怎么能够理解这些过于抽象的概念呢？它又重新谈到那些非手指教派的反叛者。

这些话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想过世上真有神存在的昆虫来说更易接受。

“对手指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们有太多的东西要向它们学习。以它们的水平，以它们的身材，它们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那些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问题。”

在23号看来，它们应该对手指报以宽容的态度，至少应该留下一对

手指做研究……

蜂王明白了它的意思，但它坚决地声明自己不会卷入蚂蚁与手指之间的战争中。目前，它和一群黑胡蜂因边界问题经常发生冲突。胡蜂总是调动军队进犯蜜蜂的领地。扎哈·哈尔·斯莎女王怀着极大的兴趣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蜜蜂与胡蜂之间的战争。

成千上万的鞘翅目飞行中队要在悬浮状态下与敌人进行决斗，投毒标枪，蒙骗敌人，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从交叉进攻中脱身而出！它承认自己对标枪剑术很着迷，而只有胡蜂与蜜蜂了解这项运动。要在空中保持飞行状态并灵巧地向敌人发动进攻并非易事。左闪右躲，矫健地和假想中的敌人进行决斗，嘴中不断报出进攻的招式。这是旋转式进攻，突然袭击，剑术第四架势、第五架势、第一架势，右拦击。

它尾部的毒刺就在蚂蚁的头顶晃动，而23号对此似乎熟视无睹。于是蜜蜂女王继续向它描述蜜蜂与胡蜂之间的战争。冲锋，小规模的对攻战，围困，向后撤退，迅速回击……

23号打断了它，23号坚持认为蜜蜂会完全卷入这场蚂蚁与手指之间的斗争。103号——它们中间最有经验的战士发现蚂蚁们可以用蜜蜂毒液杀死手指，而且目前也只能用这种方法来杀死手指。

因此，远征军为了获得毒液肯定会大规模地进攻阿斯科乐依娜。

“蚂蚁？远离它们的联邦来攻击我们！你在胡说！”

就在这个时候，整个金色蜂巢中响起了军事警报声。

103. 昆虫们从来都不给我们好日子过

现在轮到米盖尔·西格内拉兹在反昆虫斗争的学术会议上介绍他的新成果了。他站起身来，向与会者们展开一幅画满了小圆点的地球平面图。

“这些点代表了斗争区，不是人类之间的战争，而是消灭昆虫的斗争。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以及塞内加尔，我们和大规模侵害人类的蝗虫抗争着；在秘鲁，蚊子传播着疟疾；在南非，苍蝇会引发一种嗜睡的疾病；在马里，虱子的迅速繁殖造成了斑痕伤寒的流行；在亚马孙、非洲的赤道地带、印度尼西亚，人们为涌入的蚕蚁所困扰；在利比亚，苍蝇造成了牛的大量死亡；在委内瑞拉，凶猛的胡蜂攻击着小孩子们；在法国，就在这儿附近，一个家庭在枫丹白露森林野餐的过程中遭到一群褐蚁的攻击。我就不必再一一列举那些给马铃薯种植造成巨大破坏的甲虫、蛀蚀木制房屋给居民生活带来麻烦的白蚁、咬烂我们的衣物的蛀虫，以及那些让狗终日不得安宁的谷蛾……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一百多年来，人们都在和昆虫进行着斗争，但这只是刚刚起步。因为我们的对手个头很小，我们就低估了它们的能力。人们常常认为只要轻轻弹一下手指就可以把它们压碎。错了！昆虫是很难消灭干净的。它们已渐渐适应了毒性物质，在不断地进化变异中使自己更好地抵抗杀虫剂，它们大量的繁殖后代以避免灭种之灾。昆虫是我们的敌人。十分之九的动物都是昆虫，我们只不过是全人类中的一小部分，更何况是相对于亿万的蚂蚁、白蚁、苍蝇、蚊来说的哺乳动物呢？我们的祖先找出了一个词来形容这些敌人。他们把这些敌人称为‘地狱之神的力量’，也就是说它们是很小的、在地上爬行的、生活在地下的、隐藏起来的、无法预见的！”

有人举起了手。

“西格内拉兹教授，那我们如何来消灭这些地……地……力量，我是说这些昆虫呢？”

教授冲台下听众笑了笑。

“首先我们不能再轻视它们。我在智利圣地亚哥的实验室中已经发现蚂蚁群中有一些‘品尝者’，每当蚂蚁们发现一种新的食物后，这些‘品尝者’负责先尝一尝它。如果两天后‘品尝者’没有出现可疑的症状，它们的姐妹们就可以放心食用这种食物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大部分含磷的有机物在使用上受到了很大局限。因而我们致力于研究一种可以拖延反应时间的杀虫剂，它在食入72小时后才会发挥效用。我们希望可以在城市中大面积地喷洒这种毒液。”

“西格内拉兹教授，您对蕾蒂西娅·威尔斯有何看法？这个女人成功地指挥蚂蚁杀害了杀虫剂的研究者。”

教授抬起头凝视着天空。

“长久以来，一直有些人对昆虫非常地入迷。令我感到惊讶的是，直到今天才发生这种杀人事件。我对这些谋杀案感到非常气愤，大部分受害者都是我的同事及好友。但现在这已经不再重要了，威尔斯小姐已不能再伤害别人。而且几天以后，我会向你们介绍这种神奇的产品。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及财力来研究它。标准名称为‘巴别’。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情况，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西格内拉兹教授轻轻吹着口哨走回到旅馆中。他对听众们的反应很满意。

在房间中，他在摘掉手表的时候，注意到衣服的袖口上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洞，但他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当他躺在床上缓解一天的疲倦时，突然听到从浴室传出了响声。看来即使是设施最好的饭店，也一定会有老化的管道。

他从床上爬起来，静静地关上了浴室的门准备去吃饭。他已经很疲倦了，于是很自然地选择了电梯，而没有走楼梯。事实证明他错了。

电梯在饭店的两层中间卡住了。

在下一层楼梯平台等待电梯的顾客听到米盖尔·西格内拉兹教授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以及他不停地用力拍打铁门的声音。

“又是一个幽闭恐惧症患者。”一位妇女说。

当服务员再次启动电梯时，他只看到了一具尸体。从面部惊恐的表情来看，他似乎刚刚和魔鬼交战过。

104. 梦

乔纳森失眠了。随着团体中体能锻炼的强度越来越大，他也就越来越难以入睡。

特别是昨天，他经历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当他发出“OM”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很惊讶地感受到自己的整个身体都被吸入了这种声波中。就像从手套中抽出双手一样，似乎有某种物质要从他的身体脱离出来一样。

乔纳森感到很害怕，同时别人的表现又让他很放心。正如大家所愿，在“OM”这种声音中，他的灵魂离开了自己的躯体，和别人的灵魂一起穿过了岩石，来到了蚂蚁的世界中。这种气氛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又重新感受到了自己的肉体，就像一条带弹性的绳子又把他拉回来一样。

这是集体的思想，也只能是集体的思想。

他终日想根据蚂蚁的方式来生活，这使他不停地梦到蚂蚁。他想起在百科全书中有一页讲到梦，他带上手电筒，走到经桌旁翻开了这本珍贵的书。

105. 百科全书

梦：　　在马来西亚的森林深处住着一个原始部落——塞诺伊人。那里的人们依据梦境来安排他们的生活，我们称他们为“梦的人民”。

每天清晨在吃早餐的时候，他们围坐在篝火边，每个人都会讲出他们前一天晚上做到的梦。如果有一个塞诺伊人梦到伤害了别人，那他就要在第二天给受害者送上一份礼物。如果他梦到被别人打了，那侵犯他的人就要向他道歉，并送一份礼物来求得他的原谅。

在塞诺伊人看来，梦的世界比现实世界更富于教育意义。如果一个小孩子讲到梦见了老虎而且很害怕，大人就会强迫他在第二天夜里重新梦见大猫，并且要在与猫的搏斗中杀死它。老人们会教小孩子如何梦到猫，如果孩子仍无法成功，始终梦到老虎，那么他会遭到全部落人的批评。

在塞诺伊人的价值观中，如果有人梦到发生性关系，那么他应该在梦中达到情欲的高潮，并要在第二天通过礼物来感谢现实中或梦中的情人。在面对噩梦中的敌人时，他们要战胜敌人然后再向敌方祈求礼物以最终化敌为友。最有价值的梦境是能在天空中飞翔。部落中所有的人都会祝贺按预定目标做梦的人。对孩子们来说，宣布第一次梦到了飞翔便是他的洗礼。人们会送给他礼物，然后向他解释在梦中如何在空中飞到那些陌生的国家中并带回异域的礼物。

塞诺伊人吸引了大批西方的人类学家。在塞诺伊人的社会中根本不存在暴力以及精神疾病。这是一个没有压力、没有战争和征服野心的世界。人们的工作量保持在能够维持生存的最低标准上。

在20世纪70年代，当塞诺伊人生活的森林被外人开垦以后，他们就消失了。然而，我们可以从头谈谈对他们的认识。

首先，大家在每天早晨记录下前一夜的梦，并给它起一个标题，注明日期，然后以塞诺伊人的方式，比如说在早晨，和他周围的人谈自己的梦。现在我们进一步阐述做梦的基础规则。在入睡前，人们预先选好自己希望梦到的事物，比如说推动高山、改变天空颜色、拜访未知国度

，或遇到选择好的动物。

在梦中，每个人都是万能的。第一个练习就是飞翔。张开双臂，准备好，俯冲，旋转着上升，一切都是可能的。“飞翔”会给人们带来自信和快乐。孩子们需要五周的时间来控制他们的梦。而对成人来说，有时则需要更长时间甚至几个月。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Ⅱ卷

杰森·布拉杰走过来站在乔纳森的身旁。他看到乔纳森对梦很感兴趣，就告诉他自己也会梦到蚂蚁。它们杀死了全人类，而“威尔斯”一家是人类中唯一的幸存者。

他们谈到了信使、反叛的蚂蚁，以及新的蚂蚁女王希丽·普·妮给他们带来的种种麻烦。

杰森·布拉杰问，为什么尼古拉一直不肯参加他们的共同活动。乔纳森·威尔斯回答说，他的儿子还没有表示出这种愿望，而这种愿望应该是发自他内心的。别人既不应该向他建议什么，也不应该将这种行为强加于他。

“但……”杰森说。

“我们的理念并不具有感召性，我们不是一个宗教团体，我们不能让任何人来皈依我们的组织。尼古拉会在他希望加入的那一天加入我们当中。我们的入会教育其实是一种死亡的形式，一种痛苦的化身。还是应该由他自己来作出决定，没有人能影响他，特别是我。”

两个男人互相达到了某种默契，他们蹑手蹑脚地走回卧室。他们梦到自己在各种几何图形中飞翔，他们在空中飘浮着穿过不同的立体数字。

106. 蜜蜂军队整装待发

垂直8字。

倒8字。

螺旋形8字。8字、双8字。水平8字。根据太阳来改变角度转三圈。

这一次，蜜蜂们直接发出了第三阶段的警报。根据空中公共信息中转站的报告，进攻的部队是一群凶猛的蚂蚁。蜂王暗想：只有蚂蚁的王子和公主才会飞，而且只有当举行空中婚礼时它们才会飞起来。

然而蜜蜂信息中转站的消息明确地指出，从天空中飞向阿斯科乐依娜的的确是一群蚂蚁。它们的飞行高度大约是100颅，并以每秒200颅的速度前进。

水平8字。

提问："来兵数目？"

回答："目前尚不能确定。"

提问："和贝洛岗的褐蚁有关吗？"

回答："是的，它们已经击败了我方5只信息中转站的士兵。"

20几只工蜂围绕在扎哈·哈尔·斯莎周围。蜂王表示说在宫中没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它在这座蜂蜡宫殿中感到非常安全。一支蜜蜂军队中有8万士兵，而蚂蚁军队中只有6000名战士，但蚂蚁们的侵略行为（在蜜蜂中这种举动非常罕见）在整个地区都很出名，所有人都对它们退让三分。

扎哈·哈尔·斯莎女王心中暗问，这只蚂蚁为什么要向它发出警告？它谈到这支远征军是去攻打手指的……蜜蜂女王的母亲也曾和它谈到过手指。

"手指是另一种类型的生命体，它们生存于另一个时空范围之中。我们千万不能把手指和昆虫界混淆起来。如果你们看到了手指，那么不

要去理睬它们，它们也不会来招惹你们的。”

扎哈·哈尔·斯莎把这条规则写在了信中，它教导自己的女儿们绝对不要去和手指有什么瓜葛。既不要去攻击它们，也不要祈求它们的帮助。蜜蜂们应该就把手指当作根本不存在的事物。

蜂王在宫中休息了一会儿，吃了一点蜂蜜。蜂蜜是生命的食粮。蜜蜂们酿出的蜜汁很清纯，很容易被身体吸收。

扎哈·哈尔·斯莎想，它们也许可以避免这场战争。这些贝洛岗的蚂蚁们也许只是想和它们进行军事谈判，而蜜蜂们也可以大方地让远征军通过蜜蜂的领地。另外，即使蚂蚁们可以飞上天，这并不是说它们同样也掌握了所有空中交战的技术！当然，它们不费吹灰之力便打败了蜜蜂的空中公共信息中转站的工兵，但它们也同样可以抵挡阿斯科乐依娜的空中联军的强大攻势吗？

不，它们不能在对蚂蚁的小冲突中就使用毒针。蜜蜂们将坦然地面对这一切，并会取得胜利的。

蜂王马上召见了它的士兵们，那些激动不已的蜜蜂懂得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它们心中的兴奋。扎哈·哈尔·斯莎颁布了进入战备状态的命令：

“不要在蜂巢中和贝洛岗的蚂蚁发生冲突，在空中劫持它们。”

命令很快传达了下去，战士们都组织起来。它们紧密地排列成V形队列出发了。这是4号进攻方案，类似防御胡蜂的战斗队形。

在金色的城市中，所有蜜蜂都把翅膀扇动到了300赫兹，发出了一种类似发动机发动时的嗡嗡声。“兹——兹——兹”，蜜蜂们都把毒针收了起来，没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它们是不会使用毒针的。

107. 转机

查理·杜拜龙局长在房间中来回踱着步。他烦躁地叫来了雅克·梅里埃斯警长。

“有时，我们对别人寄予厚望，但得到的只是失望。”

雅克·梅里埃斯吞吞吐吐地申辩道，这种事在警界是时有发生的。

查理·杜拜龙局长的脸顿时沉了下来。他略带责备地说：“我很信任您。但为什么您一定要去招惹威尔斯教授的女儿呢？一个是记者而又不单是记者的女人。”

“她是唯一知道我已经破案的人。她在住处养了很多只蚂蚁。而又恰巧是那天晚上，蚂蚁们侵入了我的房间。”

“那么，我该怎么说呢？您很清楚，我在森林中受到了成千上万只蚂蚁的进攻。”

“说到这儿，局长先生，您的儿子怎么样了？”

“他已完全恢复了。啊，别再提这件事了！医生说他是被蜜蜂蜇了一下。当时我们身上爬满了蚂蚁，而医生的解释是：被蜜蜂蜇到了！最不可思议的是，当医生给乔治注入抗蜂毒的血清后，他的病很快就有所好转。（局长摇了摇头）我想对付蚂蚁已经迫在眉睫了，我已经要求地方委员会制订消灭蚂蚁的计划。我们将在枫丹白露森林中大面积地喷洒DDT这种药水。以后的几年中，人们可以在这些害人虫的尸体上进行野餐了。”

他坐在大办公桌的后面，仍是面呈不悦地说：

“我刚才下令立即释放蕾蒂西娅·威尔斯。西格内拉兹教授的死已经证明了您的疑犯是无罪的。这一连串犯罪行为愚弄了所有的警察。我们不能再犯错了。”

看到梅里埃斯准备申辩几句，局长口气更为强烈地说：

“我已经要求警方对威尔斯小姐的精神伤害进行赔偿。这当然不能阻止她在报纸上批评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如果我们想在人民心中保持威信，那我们就要尽快找出所有化学家谋杀案的真凶。其中一个受害者用血拼出‘蚂蚁’这个词。在巴黎年鉴中，只有14个人姓这个姓。我认为应该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这个词。我想，当一个人在临死前用最后的力气写下的字一定和谋杀者有很大关系。按这条线索查查看。”

雅克·梅里埃斯咬了咬嘴唇：

“这不难。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局长先生。”

“好了，回去工作吧，警长。我不想再为您的错误负责了。”

108. 百科全书

分蜂（Essaimage）：　在蜂类中，蜜蜂们遵照一种不寻常的仪式来进行分蜂。在蜜蜂社会顺利地发展到繁荣的顶点时，蜂巢、子民以及整个王国都突然决定一切重新开始。

老的蜂王在把它的王国带向成功后会离开自己的家园，放弃了它最宝贵的财富：食物贮备，属于它的地盘，豪华的宫殿，储存的蜂蜡、蜂胶、花粉、蜂蜜、蜂王浆。它把这些东西留给谁呢？新一代的蜂王。

在工蜂的陪同下，老皇后离开了蜂巢，去另一个也许它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重新安家。

在它离开几分钟后，幼蜂醒了。它们发现自己的城市中已荒无人烟。每只蜜蜂都本能地知道它们该做什么，无生殖力工蜂会加快帮助有生殖力的小公主们破壳而出。而那些蜷缩于包膜中熟睡的小公主也很清楚它们将面临的第一场战争。

第一个学会走路的蜜蜂公主立即对其他的公主发动致命的攻击。它飞快地冲向其他的公主，用自己的小嘴撕咬它们。它还会阻止工蜂们去援救其他的公主，并用自己的毒针狠狠地刺穿手足姐妹的身体。

它杀得越多就会感到越安全。如果有工蜂胆敢奋力保护其他公主，第一个醒来的公主会以“愤怒的尖叫”表示抗议，这种声音与我们平常在蜂巢边听到的嗡嗡声大不一样。于是它的臣民只得垂首表示屈服，放任这种罪恶行为继续进行下去。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公主奋起进行抵抗，展开公主间的战争。奇怪的是，当只剩下两只蜜蜂公主进行最终的决斗时，它们谁也不会向对方刺出毒针。无论如何也要有一名幸存者活下来。尽管统治斗争很激烈，它们也永远不会同归于尽，而使巢中的其他蜜蜂孤苦无依。

最后唯一幸存的那位公主飞出蜂巢和雄性蜂在空中完成交配，在绕蜂巢飞行一两圈后，它就可以回来产卵了。

埃德蒙·威尔斯

109. 伏兵

一支蜜蜂飞行中队雄赳赳地从空中掠过。一只蜜蜂对它旁边的姐妹说：

“看看这些水平的8字，通讯员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敌人是贝洛岗的飞行军。”

另外一只蜜蜂安慰它说：

“只有有生殖力的蚂蚁才会飞，也许是结队的空中婚礼吧！这对我们能有什么危险？”

这只蜜蜂对它自己及队伍的实力很有信心。它感到腹部下面那根尖尖的毒针已准备好刺穿那些冒失的褐蚁。在体内，甜甜的蜂蜜使它激动兴奋，而毒液又使它的五脏六腑都感到一种刺痛。太阳光从蜜蜂们的背后照过来，白花花地晃着它对面敌人的眼睛。

它甚至对这些将要为莽撞冒失的举动而付出惨痛代价的蚂蚁同情起来。这些蚂蚁应该意识到地面上的世界是蜜蜂的。

一片层积云从远处缓缓飘来。一只蜜蜂兴奋地说：

“我们藏到这片云朵中，当蚂蚁们到了的时候，我们就突然从它们的头上跳出来。”

然而，就在刚刚接近这个空中隐蔽所时，它们惊讶得简直无法相信它们的眼睛。在极度惊恐之下，它们的翅膀扇动的频率由300赫兹一下子降到了50赫兹。

蜜蜂们在冲入云团之前急忙停住了脚步。

奥秘四　交锋

110. 蚂蚁先生

铃声刚一响，一个胖胖的男子开了门。

“您是奥里维埃·蚂蚁先生吗？”

“正是。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梅里埃斯晃了晃他那张印有蓝白红三色条纹的证件。

“我是警察，梅里埃斯警长。我可以进屋问您几个问题吗？”

这个男人是一名小学教师。他是年鉴上记录的最后一个姓“蚂蚁”的人。

梅里埃斯给他看了几张死者照片，并问他认不认识这几个人。

“不认识。”

这个男人略带吃惊地回答。

警长问他在案发时间里都干了什么。奥里维埃·蚂蚁先生既有人证也有物证，足以证明他当时不在现场。他总是要么就在学校里，要么就在家的附近。要证明这一点再简单不过了。埃莲娜·蚂蚁夫人走了出来，她身上穿了一件印着蝴蝶花纹的女式晨衣。警长脑中突然闪现出一个新的想法。

“蚂蚁先生，您使用杀虫剂吗？”

“当然不用。从小时起，就有些愚蠢的家伙把我称为‘讨厌的蚂蚁’。

事实上，当人们毫无顾忌地用脚踩死蚂蚁的时候，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它们的痛苦。因而，就像姓‘绞刑’的人不会在家里放有绳子一样，这所房子里也没有杀虫剂，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奥菲莉·蚂蚁突然跑了出来，她藏到了父亲的身后。小女孩鼻梁上戴着的那副厚厚的眼镜足以表明她在班里是最优秀的学生。

“这是我的女儿。”小学老师介绍说，“她在房间里养了一窝蚂蚁。亲爱的，领这位先生去看看。”

奥菲莉把梅里埃斯带到了一只大玻璃缸前，这是一只和蕾蒂西娅·威尔斯的那一只很相似的缸。玻璃缸里面爬满了各种各样的昆虫，女孩子把一根树枝放在缸顶上权当作盖子。

“买卖蚂蚁窝是非法的。”警长说。

小女孩立刻反驳道：

“但我没有买蚂蚁窝呀，我是在森林里找到它的。只要您往下挖得够深，蚁后就无法逃走了。”

奥利维埃·蚂蚁先生很为他的女儿感到骄傲。

“这小家伙长大后想成为一名生物学家。”

“很抱歉，我没有孩子，我也不知道蚂蚁是一种时髦的玩具。”

“这与玩具无关，研究蚂蚁很时兴。因为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像一个蚂蚁的世界，也许在观察蚂蚁的时候，孩子可以更好地领会我们自己的世界，就是这样。您看过这个装满蚂蚁的玻璃缸了吗，警官先生？”

“啊，还没有。我一般是不会注意到它们的。”

雅克·梅里埃斯心中暗想：他不清楚究竟是他引来了所有的蚂蚁迷，还是这些蚂蚁迷已经组成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组织。

“他是谁？”奥菲莉·蚂蚁问道。

“警长。”

“警长是干什么的？”

111. 云中战斗

这片层积云越飘越慢，突然它迸裂开，形成无数的碎片。

一开始，金色之城的蜜蜂们以为从这片灰色的云朵中冲出的只是一群闹哄哄的大苍蝇。

然而，阿斯科乐依娜的勇士们立刻知道自己错了。

它们不是苍蝇！不，不是……

它们是鞘翅目昆虫。不是什么鳃角金龟或秋甲金龟，不，它们是犀牛金龟子。

更糟糕的是，这些大块头身上骑着的活火炮正准备向它们开火。“蚂蚁们是怎么驯服这些大家伙，并让它们加入军队一起作战的？”蜜蜂们暗自嘀咕起来。

它们还没来得及想出应对之策，20几只金龟子就围了上来。它们飞到了蜜蜂们的上方，褐蚁炮兵们已经对准阿斯科乐依娜的士兵，并向它们开火了。

蜜蜂的“V”形队列很快变成了“W”形，之后又变成“X”“Y”“Z”，它们开始溃逃。

所有的蜜蜂都惊讶极了。每一只犀牛金龟子身上都坐着四五只炮兵，它们连连发射蚁酸炮弹来轰炸蜂群。

被打乱的蜜蜂队伍很快又重新组织起来。阿斯科乐依娜的士兵们亮出了它们的尾刺。

“组成点线阵形！”一只阿斯科乐依娜的蜜蜂大叫，“去攻打它们的坐骑。”

金龟子们的第二轮进攻不如前一次那么成功，蜜蜂们巧妙地避开了它们，躲到了它们腹部下面。然后蜜蜂们再冲出去，把它们的尾针狠狠地刺入对方的咽喉中。现在轮到金龟子们身上笨拙的指挥者们纷纷跌落

下来。

一道舞蹈命令马上被传达下来：

“进攻！冲啊！”

蜜蜂们的尾针如密雨般向敌人刺去。

蜜蜂的尾部都有一个尖钩形的尾针。如果蜜蜂把尾针刺入敌人的身体中，那么它在射出毒腺挣脱敌人后就会死去。和金龟子相反，刺入蜜蜂身体中的尾针很容易被蜜蜂抽出来。

几分钟内，很多犀牛金龟子纷纷倒下。但剩下的金龟子仍紧密地排列成冲击力极强的菱形队列，昂首迎击蜜蜂将士的三角形队伍。

双方队列的形状随着战争白热化阶段的到来而不断地改变。蚂蚁的菱形队伍分解成几个更小的也更密集的菱形，而蜜蜂们的三角形队列则变成了圆环形。

战争在百来个战场上展开，就像在有100个相同的格子棋盘上下棋一样。

双方队伍越接近，斗争就越激烈。贝洛岗的飞行中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蜜蜂们则借助热气流逐渐靠近并冲向沉着的金龟子队伍，它们就像潜伏在暗处的一艘艘小海盗船一样正伺机掠夺过往的大客轮。

浓度为60%的蚁酸像一道道液体火柱喷向敌人，被火焰炮射中的蜜蜂翅膀顿时冒起了青烟，它们像飞镖一样急速地向金龟子的护甲冲去。

因为蜜蜂离蚂蚁太近了，那些无法向敌人开炮的蚂蚁就用它们坚硬的大颚咬断蜜蜂的尾针。

但是这种举动实在是太危险了，尾针经常会滑入蚂蚁的口中刺穿它们的喉咙。一旦被刺中，蚂蚁们就会立刻丧命。

蜜蜂的毒液用光了，它们的尾针无法再对敌人构成致命的威胁。而蚂蚁们也耗尽了蚁酸的储备，它们的液体火焰也不再发威。最后的冲突在伤痕累累的大颚和干瘪的尾针之间展开。谁出手更迅速、更敏捷，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有时候，犀牛金龟子会用它们前额上锋利的角顶穿蜜蜂的胸膛。其中一只身手矫健的金龟子尤其擅于进攻：它先用头把蜜蜂顶翻，再把它

穿到角上。四只不幸的阿斯科乐依娜战士就这样像一串长着黑色条纹的黄色水果那样被穿到了金龟子的角上。

103号对一只正和9号厮打在一起的蜜蜂发动了突然袭击，它用大颚咬穿了蜜蜂的后背。昆虫们作战时是没有任何规则限制的，为了生存下去，一切行为都是允许的。

独自倚在犀牛金龟子身上的9号冲到了正在混战的蜜蜂队伍中，对方马上竖起尾针形成了一条布满尖针的竖线。它们的尾针一律向前指向敌人，并不断向蚂蚁们逼近。但9号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没有人能阻止它。金龟子的角冲散了针形队列。

103号靠两只后脚直立起来，它用大颚和两只蜜蜂的尾针过招，但一支黑色的尾针插到了坐骑的前额上。这只金龟子无法再保持平衡，一头栽了下去。

虽然已然竭尽了全力，但金龟子还在不停地下降，它浑身上下都染满了鲜血。它们最终停在了一株秋海棠上，103号狼狈地爬回地面。

蜜蜂一直在它的头上盘旋，但一支陆军炮兵很快赶来驱散了它们。

103号现在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在双方混战的上空，蜜蜂们跳起了8字舞来发出信号。

“我们需要援军。”

后援部队很快从蜂巢中出发了。

新的飞行队伍中大多是些年轻的小家伙（大多刚出生20到30天），它们都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

一小时后，贝洛岗的军队派出的30只金龟子中有12只已牺牲了，而参加战斗的300名炮兵中有120只阵亡。

另一方面，冲向这片乌云的700只阿斯科乐依娜蜜蜂中有400名战士失踪了。而剩下的蜜蜂犹豫了。它们是和敌人斗争到底，还是回去保卫蜂巢呢？它们选择了后者。

当金龟子和蚂蚁们一路追到“金色蜂巢”时，呈现在它们面前的只是一个空无一物的蜂巢。9号走到了队伍最前面，蚂蚁们预感到这其中一定有问题，它们在蜂巢的门口犹豫不决。

112. 百科全书

团结：　　团结来自痛苦而并非源于欢乐。和与其分享幸福时光的人相比，每个人都会和帮他分担痛苦时刻的人更加亲密。

痛苦把人们紧密地联合到一起，而幸福则让人们各奔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当胜利果实被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时，参与分配的人根据个人的价值观都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才是唯一应该享有胜利成果的人。

有多少家庭在分配遗产中闹得四分五裂？有多少支摇滚乐队能共同走向最终成功的辉煌一刻？又有多少政治派系在争权夺利中瓦解？

从词源上来讲，“同感”（sympathie）这个词来自“sun pathein”，意思是“和……一起忍受苦难”。同样，“同情”（compassion）源于拉丁文的“cum patior”，它也是指“与某人一起承受”。

通过想象周围的人承受的苦难可以在心理作用下暂时缓解自己所承受的痛苦。

人们只有在长期共同分担苦难与哀愁中，才能巩固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以及集体的实力。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13. 在蜂巢中

9号从金龟子身上爬下来，它用触角查看着周围的情况。其他的蚂蚁也很快聚集到走廊中，商量着对策。

采用地面别动队的队形太危险了。

蚂蚁们重新排列成方阵向敌人的腹地进军。在蜂巢中，那些强壮的犀牛金龟子一点也发挥不出它们的威力，于是蚂蚁们给了它们几片树皮做粮食，把它们留在了门口。

贝洛岗人感觉自己的闯入亵渎了一片圣洁的土地。任何一种非蜂类昆虫都没有踏上过这个蜂巢。蜂蜡做的墙壁似乎要把蚂蚁们粘在上面似的。它们小心翼翼地前进。

巢中几何形状的隔板泛着金光，巢外漏进的几丝阳光照在蜂蜜上晃着蚂蚁们的眼睛。蜂蜡造的隔板是由蜂胶连接起来的，这种淡红色的树脂是蜜蜂们从柳树及栗树芽的鳞片中一点点提取出来的。

“别碰任何东西！”9号喊道。

它感觉到阿斯科乐依娜的工蜂和战士们就藏在那些蜂房中，只要蜂王一下命令，它们随时都可能冲出来。

十字军来到一个六边形的围栏前，这里像是一个核反应堆的中心，只是铀料是由阿斯科乐依娜的未来居民安放的。这个蜂巢中一共有800间蜂房中装满了蜂卵，1200间蜂房属于蜜蜂幼虫，2500间蜂房里住着白色的蛹。中心地区由6个最主要的蜂房组成。在这里，蜜蜂们抚养有生殖能力的公主幼虫。

蜂房的建筑构造使蚂蚁们惊讶万分。它是蜜蜂文明高度发展的标志。

蚂蚁们就比蜜蜂们更愚笨、更粗俗吗？希丽·普·妮女王对生物学的研究表明，能力并不是大脑构成的唯一因素。昆虫身体的肉茎、复杂的神经系统特征对蚂蚁来说更为重要。

贝洛岗的军队继续前进，它们终于找到了蜂巢中的宝库：在一间满得要溢出来的蜂房中盛满了10千克的蜂蜜，这是蜂巢中所有居民体重总量的20倍。

再继续往里走太危险了，蚂蚁们从半路折回来朝门口走去。

“拦住逃跑的蚂蚁，把入侵者关在我们的墙中狠狠地打它们。”一只蜜蜂大叫。

蜜蜂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

成群的蚂蚁在毒针的围攻中一批批倒下了，而那些被粘在蜂蜡地面上的蚂蚁根本就无还手之力。

然而9号和突击队的核心力量逃出了蜂巢，它们跨上坐骑匆忙离开了。一群阿斯科乐依娜的士兵追杀出来，释放出胜利者特有的费洛蒙。

就在大家在“金色蜂巢”中准备庆祝胜利的时候，突然传来“咔啦”一声，阿斯科乐依娜那华丽的天花板碎了，成千上万只蚂蚁突然涌了进来。

103号想出一条绝妙的计谋。当蜜蜂们追击蚂蚁的队伍时，它爬到了一棵大树上，派出几千名贝洛岗中最勇敢的战士去进攻空的蜂巢。

“注意，别把一切都弄碎了。尽量少伤害蜜蜂，马上劫持有生殖力的幼蜂做人质。”103号一边发出命令，一边猛烈地扫射蜂王扎哈·哈尔·斯莎身边的保镖。

几秒钟内，所有的有生殖力幼虫都落到了远征军将士的手中。“金色蜂巢”只得放弃抵抗，阿斯科乐依娜的蜜蜂们投降了。

王后全明白了。那队入侵到蜂巢中的突击队只是一个声东击西、转移蜜蜂注意力的战术手段。就在这段时间里，那些没有坐骑的蚂蚁穿透了蜂巢的顶，开辟出一条比突击队更有威胁的第二战线。

“云中之战”很快在昆虫界流传开，它标志着蚂蚁征服了空中领域。

“现在，你们要怎么样？”蜂王问，“把我们全杀了？”

9号回答说：“褐蚁们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它们唯一的敌人是手指。手指是远征军唯一的目标，贝洛岗的蚂蚁们和蜜蜂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芥蒂。它们只是需要蜜蜂的毒液来毒死手指。”

“手指就这么重要值得你们花这么大的力气吗？”扎哈·哈尔·斯莎问。

103号建议蜜蜂也加入远征军，女王同意了。它派出了一支精锐的空军部队——花朵的卫士。300只蜜蜂立刻集中起来。103号认识它们。这些阿斯科乐依娜的战士就是贝洛岗的蚂蚁在云中战斗中遇到的最强对手。

远征军还要求“金色蜂巢”留它们住一晚，并给它们准备些蜂蜜做干粮。

阿斯科乐依娜的女王问：

“为什么你们这么激烈地反对手指呢？”

9号解释说，手指会用火。火对所有昆虫来说都是很危险的。以前昆虫们有一条共同的协议：联合起来反对会用火的生物。现在是将这个协议付诸实践的时候了。

9号注意到23号从蜂房中走出来。

“你在这儿干什么？”9号抬起触角问。

“我只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王宫。”23号漫不经心地说。这两只蚂蚁互相都不欣赏对方，而这种关系正日趋恶化。

103号走过来打破了它们之间的僵局，它问24号去哪儿了。

24号在进攻结束时在蜂巢里迷路了。它投入到战斗中，拼命地追逐逃散的蜜蜂，然后……现在它也搞不清楚自己身处何方。这些一间连着一间的蜂巢把它完全弄糊涂了，但是它仍坚持抱着蝴蝶茧，沿着蜂房慢慢走下去，希望在明天早晨之前可以回到远征军中。

114. 在潮湿阴冷的地铁中

雅克·梅里埃斯在拥挤的地铁车厢中简直要窒息了。突然列车的一个急转弯使他撞到了一位妇女的身上。一声轻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在耳边响起。

“您就不能小心一点吗？”

他马上听出了这种说话的节奏。然后在浓浓的汗臭味中，他闻到了那种独特的香甜：香柠檬、香根草、橘香、檀香木，再加上一点比利牛斯山中的山羊的麝香。这种香味告诉他：

“我是蕾蒂西娅·威尔斯。”

是她，她正用淡紫色而又不时闪过一丝狂野之光的眼睛盯着他。

她的确正满怀怒意地瞪着他。门开了，29个人下车，35个人上来，车厢中比刚才更挤了，每个人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别人呼出的气息。

她的目光越来越强烈了，就像一条随时准备吞掉眼前幼獾的眼镜蛇，而他则被她的眼神吸引住了，久久无法将自己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

她是无辜的，他办事太草率了。以前他们交流思想，他们甚至互相抱有好感。她给他喝过蜂蜜水，她使他勾起对狼的害怕而她又因为他感到对男人的恐惧。他在内心深处百般懊悔，这些美好的时光就这么被他的一时冲动给毁掉了。他会向她解释，而她也将原谅她。

“威尔斯小姐，我要告诉您我是多么……”

她借着车停下来的机会钻进人群中消失了。

在地铁站的走廊上，她加快了脚步几乎小跑起来以尽快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她感到周围那些下流的目光正盯着自己，更糟糕的是梅里埃斯警长还和她同路。

阴暗的走廊，潮湿的小路，地下通道中只有几盏灯放出灰白的光。

“哎，宝贝！咱们一起走走？”

三个凶恶的身影凑了上来。在这三个穿着夹克的流氓中，有一个几天前就和蕾蒂西娅搭过话。她加快了步伐，但那几个人紧跟不舍，走廊中回响起他们的脚步声。

“就你一个人？你不想和哥们儿聊聊吗？”

她猛然停住脚步，眼中的怒火似乎在高喊“滚开”。也许这一招在别的时候管用，但今天，这三个流氓根本不在乎她的愤怒。

“这双漂亮的眼睛是你自己的？”一个大胡子问。

“不，是租来的。”他的一个同伙回答说。

顿时，三个人粗俗地大笑起来。大胡子在朋友背上拍了拍，掏出刀子拦住蕾蒂西娅的去路。

突然，她就像被诬为凶手时那样失去了所有的自信。她想逃跑，但三个人拦住了她，一个人把她的手臂扭到了背后。

她轻轻地呻吟着。

走廊里渐渐亮起来，也不那么冷清了。当人们经过他们时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低下头，装作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蕾蒂西娅害怕极了。在这帮野兽面前，她以前的那些自卫方法都毫无用处。这个大胡子、秃头和大块头，他们的母亲应该也曾经微笑着替他们打毛衣。

流氓的眼中闪着恶毒的神采，人们继续在周围来来往往，从他们身边匆匆擦过。

“你们想怎么样，要钱？”蕾蒂西娅结结巴巴地说。

“你的钱，我们待会儿再拿，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你本人。”秃头冷笑几声。

大胡子已经用刀一颗一颗挑开了她外衣的纽扣。她奋力地挣扎起来。

但她根本不可能逃走，现在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她多希望能有人帮她去报警呀！

当大胡子把她的上衣扯开时，轻轻地怪叫了一声。

“是小了点，但仍然很漂亮，你们觉得呢？”

“这是因为她有亚洲血缘的关系。那儿的人都还只是少女的身材，我看还没一般人手掌大呢。”

蕾蒂西娅坚持在流氓面前不晕过去，她用尽力气尖叫着，那些男人肮脏的手在她身上摸来摸去。她心中的恐惧越来越强烈，她甚至无法叫骂。她像只被困在陷阱中的小兽那样，无法逃离这帮恶魔的手掌。她隐约听到有人叫：“别动，警察！”

刀停在了半空。

“妈的，条子。弟兄们快跑。你这个臭婊子，这笔账我们下次再算。”他们飞快往外跑去。

“站住。”警察大声喊起来。

“有本事跟我们到外面较量较量。”秃头说。

雅克·梅里埃斯放下了手枪，流氓们很快逃走了。

“怎么样，他们没虐待您吧！”

她摇了摇头。慢慢地，她重新恢复了意识。而他则很自然地把她拥入怀中，安慰着她。

“现在您安全了。”

而她也顺势紧紧地依偎在他的怀中，她放松下来。她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会如此高兴地看到梅里埃斯。

她凝视着他，眼神已渐渐平静下来。凶狠仇视的目光已被如同微风拂过水面一样温柔的眼波所代替。

雅克·梅里埃斯替她扣好扣子。

“我想我该感谢您。”她说。

“这没什么，我要告诉您，我只是想和您谈谈。”

“谈什么？”

“困扰我们两人的那些化学家谋杀案，我很笨，我需要您的帮助，我……我一直需要您的帮助。”

她犹豫了一下。但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请他去她家坐一坐，再喝一杯蜂蜜酒呢？

115. 百科全书

文化碰撞： 公元1096年，乌尔班二世（Urbain Ⅱ）教皇派出了第一支十字军去“解放”耶路撒冷，军队的士兵中有很多虽然意志坚定却毫无军事经验的朝圣者。“穷汉”瓦尔特（Gautier Sans Avoir）和隐士彼得（Pierre l’Ermite）是这支十字军的统帅。十字军向着东方进发，但是士兵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一路上都经过了哪些国家。他们吃光了所带的粮食后，就开始沿途抢劫。十字军在西方造成了比在东方更大的破坏。由于饥饿和贪婪，他们甚至同类相残生吃人肉。这些“真理的代言人”很快就变成了一帮衣衫褴褛、野蛮而危险的流浪者。尽管自己是一名基督徒，匈牙利国王对叫花子们所造成的损失也无法视而不见。他决定屠杀这批流浪者来保护被他们践踏的土地。那些到达土耳其的幸存者已完全变成了半人半兽的野人，当地人毫不留情地结束了十字军士兵们冒险的一生。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16. 在贝洛岗

当信使的小飞虫回到了贝洛岗。所有的飞虫都带回了同样的消息，远征军利用蜜蜂毒液战胜了手指。然后它们又对阿斯科乐依娜蜂巢发动了进攻，蚂蚁再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样在它们前进的旅途上再也没有什么阻碍了。

全城蚂蚁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兴奋异常。

希丽·普·妮女王高兴极了，它一直都认为手指是很脆弱的。现在，事实证明了它的观点是不容置疑的。面对母亲的尸首，她欢快地说：

“我们可以杀死它们，我们可以战胜它们，它们并不比我们高等。”

在皇宫下面的几层房间中，亲手指派的反叛者们聚集到了一间密室中。这间密室比以前它们饲养蚜虫的屋棚都要简陋。

“如果我们的军队真的杀死了手指，那么它们就不是我们的神明。”一只非手指教派的蚂蚁说。

“它们是我们的神明。”一名手指教派的信徒用力地强调说。对它而言，远征军的士兵们自以为战胜了一个手指，事实上，它们只是在和其他又圆又粉的动物作战。它又虔诚地重复了一句：

“手指是我们的神明。”

然而，在最信仰手指的一些反叛者中间第一次产生了怀疑。蚂蚁们犯下了一个大错，它们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机器预言家：著名的“活石头博士”。

117. 神的怒火

蚂蚁之神尼古拉发火了。

那些擅自争论不休的蚂蚁是什么人？异教徒、无神论者，还是亵渎神明的家伙？他必须打倒这帮反对者。

他知道，如果他不摆出架子装成一位恐怖而有抱负力的神，他的统治就不会再维持多久了。

他一把抓起可以把人类的语言转化成费洛蒙的电脑键盘。

我们是神明，

我们无所不能，

我们的世界更先进。

我们举世无敌。

没有人能怀疑我们的统治。

和我们相比，你们只不过是些幼稚的小虫子。

你们对这个世界根本一无所知。

尊敬我们，供养我们。

手指无所不能因为手指是神明。

手指无所不能因为手指是伟大的。

手指无所不能因为手指是强大的。

这就是现实。

“尼古拉，你在这儿干什么？”

他很快关上了机器。

“您还没睡，妈妈？”

“我被敲敲打打的声音吵醒了。我睡得很轻，有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在睡觉做梦，还是活在现实世界中。”

“您在做梦，妈妈，回去睡吧。”

他小心地陪妈妈回到了床上。

露西·威尔斯结结巴巴地说：“尼古拉，你用电脑干什么？”但是，在她提出问题之前，她又睡着了。她梦到了她的儿子在用“罗塞塔之石”更加深入地了解蚂蚁的文明。

在另一个房间里，尼古拉很清楚他已经摆脱了母亲的看护。将来他要继续反抗其他的监护人。

118. 意见分歧

长长的队伍在长满鼠尾草、牛至、欧百里香和蓝色三叶草的荆棘丛中穿行。103号走在远征军的最前面，因为只有它知道如何去往世界的尽头找到手指王国。

“等等我！等等我！”

24号一睡醒就四处打听远征军的去向，最后还是苍蝇告诉他如何找到军队。

他走捷径赶到了队伍的前面和103号会合了。

“您没丢了蝴蝶茧吧！”

24号有点生气了。它几乎要骗103号说它把茧弄丢了，但它知道自己所负担的责任是多么重要。传信的职责要高于一切。103号安慰了24号几句，并提出让它一直留在自己身边，这样它就不会再走失了。24号同意了，它紧走几步跟上了103号的步伐。

在9号身后，一队蝼蛄士兵唧唧地唱着歌曲，不断激发着军队的士气。

杀死手指，战士们，杀死手指！

如果你不消灭它们，它们就会毁掉你的生活。

它们焚毁你们的蚁窝，

抢走食物。

手指和我们不一样。

它们身体柔软，

它们没有眼睛，

它们是恶魔。

杀死手指，战士们，杀死手指。

明天，没有人能逃过这一切。

现在，是一些附近的小动物在给远征军提供粮食。全军平均每天要消耗4千克昆虫肉。

大家都没有谈到被褐蚁洗劫过的动物窝穴。

如果小动物们的村落靠近远征军的行军路线，那它们宁可加入远征军也不愿意让远征军把自己的家园洗劫一空。因而远征军的队伍在不停地壮大。

远征军离开阿斯科乐依娜时才不过2300只，而现在已有2600只。其中各个种类及各种颜色的蚂蚁占了绝大多数。飞行队也进行重新编组，变得更有战斗力，其中有32只强壮的犀牛金龟子、蜜蜂军团的300名士兵，还有一窝16只苍蝇来来回回毫无组织纪律地乱飞着。远征军现在一共有3000名士兵。

它们在中午停下来歇了一会儿，因为天热得实在受不了。

所有昆虫都躲在一排树根的阴影里开始午睡。103号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一次飞行试验。它让一只蜜蜂把它驮在背上。

这次试验并没有持续多久。蜜蜂们根本不适合当坐骑，因为它飞行时晃动得太厉害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瞄准敌人发射酸液弹。那就算了，蜜蜂飞行中队就独立行动吧。

在另一个隐蔽的角落里，23号又召开了一次新的传教会议。这次，它成功召集到了比上次会议更多的听众。

“手指是我们的神明。”

与会者把手指教派的口号牢牢记在心中。蚂蚁们兴奋地释放出同一种费洛蒙。

“那么，这次远征行动的任务又该怎么办呢？”

“这不是一次远征行动，它只是一次和我们的主人见面的机会。”

在更远的地方，9号组织了一次性质完全相反的会议。它向聚集在

周围的几百名士兵讲述着手指的种种劣迹：它们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捣毁繁荣的城市。所有人边听边瑟瑟发抖。

再远一点，103号没有讲话。它在收集，更确切地说它把所有昆虫给它讲述的各种关于手指的奇怪事情综合起来，最终完善它的动物学费洛蒙记录。

一只苍蝇报告说，曾有10只手指追杀过它。

一只蜜蜂告诉103号，自己曾经被关在一个透明的平底大口杯中。手指们在杯子外面嘲笑着它。

一只鳃角金龟子很确定地说，曾经撞到过一只粉色柔软的动物，也许它就是手指。

一只蟋蟀报告说，有一次它被关在一个笼子里，别人用沙拉来喂养它。然后它就被放出来了。关它的动物肯定是手指，因为是一些粉色的柱子给它拿来的食物。

而褐蚁则宣称，它们曾经把毒液刺入一大块粉色的物体，这块东西很快就感到不舒服。

103号在手指的动物学费洛蒙中专心地记下了这些细节。

天渐渐凉快下来，蚂蚁们又上路了。

远征军前进着，永远前进着。

119. 作战计划

蕾蒂西娅冲洗着在地铁站中被侮辱的身体。她建议梅里埃斯在她洗澡的时候在客厅里看会儿电视。

他打开了电视，很舒服地坐在长沙发上。这时，蕾蒂西娅在水中又变成了“鱼”。

她集中精力屏住了呼吸，她反复对自己说她有很多理由来恨梅里埃斯，但她同时也有理由将他看作一个及时出手相助的恩人。扯平了。

在客厅中，梅里埃斯带着孩子般幸福的笑容正在看他最喜欢的节目。

“拉米尔夫人，您猜出来了吗？”

“我很清楚如何用6根火柴搭成4个三角形。至于用6根火柴搭6个三角形，我就猜不出来了。”

“请保持乐观的态度，拉米尔夫人。《思考陷阱》也许要求您用7384根火柴搭成一个埃菲尔铁塔呢……（众人大笑，鼓掌）……但现在我们只是要求您用6根火柴搭出6个三角形。”

“我需要一点提示。”

“很好。为了帮助您，我将给您另一句提示：这就好比一滴墨水滴到了一杯水中。”

蕾蒂西娅从浴室中出来，穿着她平日的浴衣，头上缠了一条包头巾。梅里埃斯关了电视。

“谢谢您及时帮忙。您看，梅里埃斯，我是对的。男人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的恐惧是有道理的。”

“别夸大事实。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没有大脑的流氓而已。”

“对我来说，不管他们是流氓也好，是杀手也罢，全都是一样的。男人比狼更可恶，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来控制自己的原始冲动。”

雅克·梅里埃斯并没有回答，他起身仔细观察着蚂蚁的培养缸。这个年轻女人现在把它放在客厅中间很明显的地方。

他把手指顶着玻璃缸的边，但蚂蚁们根本不理他。对它们来说，梅里埃斯的手指只不过是一个影子罢了。

“它们又恢复了以往的活力？”他问道。

“是的。您那番‘伟大的功绩’已经使它们中的90%都死掉了，但蚁后还是活了下来。工蚁们现在寸步不离地保护着它。”

“它们的行为的确很古怪，和人类不一样，但……奇怪。”

“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别的化学家再一次被谋杀，我还被您关着呢，它们也会全部死光的。”

“不，无论如何您都会被放出来的，法医的鉴定书证明您的蚂蚁不可能杀死索尔塔兄弟和其他的人，它们的嘴都太短。我又一次做事过于莽撞、愚蠢。”

她的头发现在已经干了。她去换了一件嵌着玉饰的白色丝质长袍。

她端来一杯蜂蜜酒，说道：

“我在通过预审后被释放了。我完全可以装作您早就认定我是无辜的。”

他反驳道：

“不管怎么样，我的一举一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您不能否认事实。那些蚂蚁的的确确爬到我的身上进攻我。它们也确实杀死了我的猫——玛丽·夏洛特。我是亲眼看到它们的，不是您的蚂蚁杀死了索尔塔、卡萝莉娜·诺加尔、马克西米利安·麦肯哈里斯、奥德甘夫妇及米盖尔·西格内拉兹，但无论如何这一切都是蚂蚁们干的。蕾蒂西娅，我再告诉您一遍，我一直需要您的帮助。我们一起合作吧（他停了一下）。您和我一样被这个谜题困扰着。我们一起干吧，远离那些司法机器，我不管谁是‘阿姆兰的乡笛手’，也许他是个精灵，但我们必须阻止他。我一个人无法做到，但加上您和您对于蚂蚁以及对男人的了解……”

她点上了一根长烟，回味着他的话，而他则继续为自己辩护着：

“蕾蒂西娅，我不是侦探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我只是普普通通的人

。所以我也会犯错，草率地进行调查，错抓了无辜的人。我知道这很失信于人。我很抱歉，我希望可以弥补过错。”

她抬头看了看他的脸。他的脸上充满了悔恨，她开始有点同情他了。

“很好。我接受和您一起工作，但有一个条件。”

“您要提出什么条件？”

“我们一发现那个或那些罪犯，你要给我披露真相的特权。”

“没问题。”

他伸出了手。

她犹豫了一下，马上握住他的手。

“我总是很容易原谅别人。这一定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他们马上投入到工作中。雅克·梅里埃斯给她看了有关案件的所有资料：死者照片、尸体解剖报告、每位死者过去的经历、内伤的X光照片、苍蝇群的观察报告。

蕾蒂西娅对此没发表自己的任何见解，但她强烈地感觉到一切似乎都在围绕着“蚂蚁”展开。蚂蚁是武器，蚂蚁就是军队中的战士。最关键要搞清楚的是：谁在操纵蚂蚁，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仔细研究了地球生态学运动及动物的狂热爱好者的名单。这些狂热分子总是想把动物园里所有的动物和笼子中所有的鸟和昆虫都放出来。蕾蒂西娅摇了摇头。

“梅里埃斯，您要知道，即使一切都表明蚂蚁是有罪的，我也不认为蚂蚁能杀死杀虫剂的生产者。”

“为什么？”

“因为它们太聪明了，不会这么做的。根据同类报复这个规则，这一定是人类的主意，报复是人类的想法。我们试着从蚂蚁的角度来看看问题。它们为什么要进攻人类呢？对它们来说，只要等着人类自相残杀就够了。”

雅克·梅里埃斯想了一下。

“不管这些凶手是蚂蚁，还是‘乡笛手’或者是那些总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蚂蚁的人，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找出真正的罪犯，不是吗？这样才能为您的蚂蚁们洗清罪名。”

“就算是这样好了。”

他们反复地核查着满桌的资料。他们确信已掌握了足够的线索，并找到了这些线索之间的逻辑联系。

蕾蒂西娅突然跳了起来。

“别浪费时间了，事实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找出凶手，我有一个主意，很简单，听好！”

120. 百科全书

文化碰撞： 布永的戈弗雷（Godefroy de Bouillon）成为“解放”耶路撒冷和圣墓（Saint-Sépulcre）的第二队十字军的首领。这次，队伍中除了有4500名能征善战的骑兵外，还有上万名朝圣者，其中大部分人是年轻的贵族。他们因为长子继承权的问题被剥夺了封地，这些无权继承遗产的贵族以宗教的名义来征服外国的城堡以获得自己的土地。

于是，每当他们占领一个城堡以后，骑士们就留在城堡中而放弃随十字军远征。他们之间常常会为争夺得到的土地而出现内部争斗。比如说塔兰托公爵博希蒙德（Bohémond de Tarente）就决定掠夺安条克（Antioche，现名安塔基亚）的土地来增加个人的财产。十字军的将士们不得不说服他们的同伴继续留在队伍中。反常现象：为了能圆满地完成他们的使命，西方的贵族频频和东方的达官显贵们相互勾结以战胜那些继续抵抗的人。而抗击十字军的抵抗派也不甘示弱，他们和其他亲王联合起来反抗亲西方派。于是，战场上出现了一种混乱无章的局面：大家都不知道谁在与谁打仗，为什么打仗，很多人甚至忘了远征的意义何在。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21. 在山林深处

远处隐约显出连绵起伏的黑色山岗，而更远的地方便是群山了。当地的灰蚁管第一座山峰叫泥炭峰，因为山上到处都是干的泥炭灰，要翻过去并不是太难。

远征军来到了一个很直但同时也很深的山口。它们准备从这里穿过去。山口两旁的石壁依次呈现出白色、灰色、淡褐色，蚂蚁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千百万年来这里地层沉积的变化，在数不出年代的巨石上清楚地印出螺旋形及角形化石痕迹。

进入山口后前面是一段狭窄崎岖的山喉，再接下去便是峡谷了。对于蚂蚁士兵们来说，它们每跨越一道裂沟都有可能葬身其中。

队伍中士兵们精神饱满，大家加快脚步争取尽快走出山谷。好心的蜜蜂们会给那些抱怨天气太冷的蚂蚁一点蜂蜜，好使它们振作精神走下去。

103号心事重重。它不记得曾经路过这样的山谷。啊！也许它们的方向太偏北了。只要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前进就可以到达世界的尽头。对，它们只要笔直向前走就对了。

秃秃的岩石只生长着一些像沙拉一样的黄色地衣。大家一眼就能认出它们是潮湿的高乃尔草，因为植物的包膜在湿润的空气中皱缩起来。

最后，它们来到了一片长满柠檬树的山谷。由于长期在阳光充足的地方行军，大家的视力都有所提高。它们越来越不怕强光，不用再找阴暗处来避开光的照射，也可以分辨出眼前30步以内的景物了。

即使视力有所进步，蚂蚁还是掉进了虎甲虫的陷阱中。这些小昆虫在地面上挖了很多坑，再把它们伪装成陷阱，当小虫子感到有震动后，它们马上跳出来抓住那些走路莽撞的小东西。

通过了布满陷阱的地带后，远征队伍又被荨麻挡住了去路。对于蚂蚁们来说，那就好像是一堵长满了巨大长刺的墙。它们毫无畏惧地爬了上去。

没费多大力气，它们便通过了荨麻地。但是新的障碍又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裂沟，后面是一道瀑布。它们不知道如何同时跨越这道深沟并穿过这堵水墙。蜜蜂们首先进行了几次尝试，但都葬身于激流而下的瀑布中。

“水会把所有飞行的生物冲到底下去的。”一只苍蝇说。

更何况这是一张奔流不息而又冰冷光滑的水网呢。

24号紧抓着它的蝴蝶茧走到前面，也许它能提出好的主意。有一天，它在西边的森林中迷路了——这太奇怪了，人们往往是在不断寻找出路的过程时才能发现一些新奇有趣的事情——它看到一只白蚁利用一块木头渡过一条激流翻滚的水沟。它把木块的一端插入瀑布中，而钻到木块中的白蚁也被水流一起冲到了瀑布里面。

蚂蚁们马上动手寻找粗树枝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它们拔了一根很粗的芦苇秆，并用它造出一条活动的隧道。于是它们爬进了芦苇秆钻进这道水墙。当然，有很多工蚁在半途就被水冲走了。但是这只芦苇船还是顺利地前进，没有遇到一点麻烦。

蝼蛄们为了可以安全地进入瀑布里面忙东忙西，最后它们找到了一根不透水的圆形管子，这大大方便了远征军通过水帘。

犀牛金龟子在穿越水帘时比其他昆虫更困难，它们要把翅膀绑住才行。由于水流推动着船只，它们也顺利通过了瀑布这道天然屏障。

122. 下周四

《周日回声》报摘录：

盛情之邀

来自横滨大学的高组教授下周四将于丽滩饭店的会议大厅介绍他的新型杀虫剂。这位日本教授宣称他已经合成了一种新型有毒物质。高组教授本人已经开始进行试验。在召开介绍会之前，教授下榻于丽滩饭店并将与他的外国同事进行学术探讨。

123. 洞穴

穿过隧道，它们来到了另一个山洞前。但远征军似乎永远无法走出这条死胡同。这个山洞一直延伸下去，像一条长长的石子回廊。由于气流可以自由流通，洞中空气很清爽新鲜。

远征军前进着，永远前进着。

在地面上前进的蚂蚁们绕过了巨大的岩石和石笋，而那些在洞顶上爬行的士兵则要越过倒垂下来的钟乳石。有时候钟乳石和石笋连接成了一根石柱，蚂蚁根本辨不出哪里是洞底、哪里是洞顶。

山洞里也住满了很多动物。洞里的大多数居民都看不见东西。当蚂蚁大军穿越山洞的时候，白色的小鼠急忙躲了起来，多足的小虫飞快地逃走了，小蛙慌慌张张地跳开。只有那些触须比身体还长的半透明的小虾还悠然自得地在小水洼中游着。

103号发现很多久居在山洞中的臭虫在发着臭气，它们像往常一样正发狂地从生殖器中射出大量的精液。臭虫在蚂蚁们的围攻下纷纷倒下。

一只蚂蚁尝了尝被103号射出的酸液烧熟的臭虫。它说，这种烧后冒着热气的肉比生的冷肉好吃多了。

在美食学上独特的创意经常是这样在不经意中发现的。

124. 百科全书

杂食动物：　　只有杂食动物才能真正成为世界的主宰，在我们生存的宇宙中不断繁衍生息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能够吃下各种各样的食物。为了能够确立统治者的地位，人们应该学会接受它所生产出来的各种食物。

当只依赖一种食物来源的动物无法再寻觅到它所钟爱的食物时也会随之灭绝。有多少种鸟类就这样在地球上消失了，仅仅是因为它们唯一吃的那种昆虫迁居到了这些鸟类找不到的地方。同样，只吃一种植物叶子的有袋动物也无法在不毛之地生存下去。

而人类、蚂蚁、蟑螂、猪和老鼠明白了这一点。这五种生物能吃所有的食物，甚至是这些食物的残渣。因而他们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动物主宰。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点：这五种生物都可以不断地改变他们的食物搭配以更好地适应周围的生存环境。他们一定要在详细检查之后再尝试一种新的食物，以免传染上流行病或中毒。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Ⅱ卷

125. 圈套

当《周日回声》报上报道了日本专家的这篇文章时，蕾蒂西娅·威尔斯和雅克·梅里埃斯，已经以高组教授的名义在丽滩饭店定了一个房间。他们在房间中搭起一堵假墙并在墙中安装上监控器，当然这要塞给服务生一些小费买通关系。他们在录像机旁边装配了传感警报器，即使只有一点点细微推动，警报器也会马上启动。

然后，他们躲起来。

“我敢和您打赌，来谋杀高组教授的肯定是蚂蚁。”梅里埃斯警长说。

“那我们就来赌一赌。我赌来的会是一个人。”

他们并没有等多久，鱼就上钩了。

126. 空中之行

远方的天空起了一丝微弱的光。

天更热了，远征军加快了步伐。在长途跋涉之后，它们走出了阴暗凉爽的山洞，踏上了一条阳光普照的小路。

蜻蜓在阳光中上下飞舞。有蜻蜓的地方一定有大河。远征军肯定离目的地不远了。

103号选择了一只最棒的犀牛金龟子。大家叫它“大角”，因为它的角最长。103号用爪子紧握住“大角”的甲壳命令它起飞，它们要飞到江边去确定前进的方向。12只炮兵骑士紧随其后，保护它们不会受到鸟类的攻击。

它们一起乘着风势俯身冲向泛着点点金光的江面。

12只坐骑在空中滑行着。

它们展开翅膀形成一条完美的轴线，同时身体转向左侧。空中优美的动作几乎完全一致。

金龟子的动作太快了，103号由于离心力的作用一头撞在坐骑的身上。

清新的空气使它陶醉。

在这片湛蓝的天空中，一切都显得如此干净、明朗。空气中并没有杂乱的香气来扰乱蚂蚁的嗅觉，蚂蚁很容易就分辨出身边的各种情况。它们只感觉到透明的空气中散发出透明的气味。

12只金龟子放慢了速度，它们静静地在空中翱翔着。

在它们下面，各种样子和各种颜色的士兵组成的队伍缓慢前行。

飞行队伍缓缓地降到低空保持掠地飞行，雄伟的战机从在垂柳和桤木的树枝间掠过。

103号在“大角”身上感到非常舒适。它在和犀牛金龟子的接触中逐渐了解了它们。它的坐骑不仅是整支飞行队伍中角最长最尖的，它的四肢也最强壮有力，翅膀也最长。“大角”还有其他一些优点：只有它懂得如何控制飞行使蚂蚁炮兵能更好地调整自己的射击，另外它还懂得如何在被强大的敌人追击时及时折回摆脱敌人。

通过简单的费洛蒙的交流，103号问其他金龟子是否都喜欢这种长途跋涉。

“大角”回答说，它们觉得穿过岩洞时太痛苦了，它们不喜欢被关在阴暗的走廊中。除此之外，它偶然听到它的同伴们也像别人一样谈起了“神”。神，这是对手指的另一种称呼吗？

103号支支吾吾地搪塞了过去。它不能让“情绪的疾病”在这些雇佣兵之间也流传开。否则这种论战会一直蔓延下去，在远征军还没到达世界尽头之前，它们就会半途而废的。

“大角”指出前方有一块泥炭地，南方的金龟子喜欢躲在这里。它们中的一些家伙的确很不错。所有的鞘翅目生物都有各自的特色，没有任何一种昆虫是相似的。这些南方昆虫对远征军也许有用。为什么不把它们也招收进队伍中呢？103号同意了。所有对蚂蚁的援助都是受欢迎的。

它们继续前进。

江边的空气中溢满了毒芹和生长在河泽中的勿忘草的香气。在水中，白色、红色、黄色的睡莲结成一条美丽的花毯，就像人们在庆祝节日时撒下的彩色纸屑一样一点点向远方延伸。

侦察员们在江水的上方掉转了方向。它们发现江中有一个小岛，岛的中央生长着一棵参天古树。

骑士们掠着翻滚不息的浪头滑了过去。金龟子的爪子在水波中划出一道白线。

但103号一直没有找到萨特依之门。通过这扇著名的大门，它们可以从地下绕过面前的大江。看来远征军不得不离开，而且必须远远地偏离它们原定的路线，它们又要长途跋涉了。

飞行侦察兵回来了，它们告诉大家一切都很顺利，应该继续前进。

军队像隐隐流动于山峦间的一片液雾一样慢慢滑下山崖。蚂蚁靠它们脚底的吸盘小心翼翼地爬着，金龟子们展翅飞下去，蜜蜂们干脆一头冲下去，而苍蝇还是那样闹哄哄地不安分。

悬崖下面是一片淡红色的细沙滩，在淡色的小沙丘上稀稀落落地长着几株小草，其中大多数是小的禾本植物和生长在地上的菌类孢子植物。这都是蚂蚁们钟爱的食物。

103号说为了到达萨特依之门，它们必须沿着陡峭的河岸向南走，于是军队又出发了。

在前面，侦察员们发现了一些散发出蜗牛气味的白色物体。它们已经吃厌了禾本植物正想换换口味，这些蛋看起来相当不错。9号让大家小心这些蛋，在吃之前，它们应该先检查这种食物是否有毒。一些蚂蚁尝了尝，其他的也一拥而上大吃起来。

它们以后会为这种冒失的行为后悔的。这不是蜗牛的卵，而是它们的唾液。更糟糕的是，这些蜗牛唾液已经染上了双盘吸虫。

127. 百科全书

幽灵：　　寄生于肝部的双盘吸虫是自然界最神秘的生物之一。关于这种生物的故事足足可以写一部书。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它是一种在羊肝中繁衍生息的寄生虫，它以血双肝细胞为食，在羊的体内成长发育然后产卵。但双盘吸虫并不能在羊肝中孵出，它们必须进行一次有趣的旅行。

虫卵随着粪便被排出羊的体外，接触到了又冷又干的外部世界。不久虫卵中便孵化出了幼虫，这些极小的家伙将找到它们新的宿主——蜗牛。

在蜗牛的体内，双盘吸虫的幼虫继续发育，不久它们便会被包裹在蜗牛的唾液中，在雨季来临之际再次被排出。

至此，它们还没有走完一半的路程。

这些白色珠子状的黏液经常会引来成群的蚂蚁。多亏有了这种“特洛伊的木马”的帮助，双盘吸虫得以进入蚂蚁的体内。它们并不会长期滞留在蚂蚁的胃中，它们会把蚂蚁的胃啃出上千个孔后钻出来。这些幼虫会用一种胶状物质将这个像滤器一样千疮百孔的胃重新补起来，这种胶质会渐渐变硬并导致蚂蚁渐渐失去理智。双盘吸虫不能杀死蚂蚁，否则它们就无法再回到羊的体内。它们在蚂蚁的体内开始四处运动，从蚂蚁的外表根本看不出它们未来的悲惨命运。

到目前为止，幼虫已变成了成熟的双盘吸虫，它们应该重新回到羊的肝部，以给它们生长的循环过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怎么才能让不吃昆虫的羊吃掉蚂蚁呢？

双盘吸虫世世代代都在问着自己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只有在凉爽的时间里羊才会去吃青草，而蚂蚁们则通常是在酷暑中才爬出蚁穴到草根的阴影处去乘凉。

如何让羊和蚂蚁同时同地出现呢？

双盘吸虫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们分散到蚂蚁体内各个部位，十几只寄居于胸部，十几只爬到腿部，十几只躲在腹部，而一只来到蚂蚁大脑中。

自从这唯一的一只双盘吸虫寄居在大脑中的时候，蚂蚁的生活习惯就完全改变了……是的！双盘吸虫，这种类似草履虫的最原始的单细胞生物自此以后就控制了蚂蚁这种更高级的动物。

结果：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所有的工蚁都已经进入梦乡，被双盘吸虫控制的蚂蚁们离开了它们的城市。它们梦游着朝前走，爬上并紧紧攀住羊类最喜欢吃的草。注意，并不是随便哪种草都行！而是那些羊类最常吃的草——紫苜蓿和芥菜。

蚂蚁们全身剧烈地痉挛，它们就这样等着被羊吃掉。

这就是寄生于大脑处的双盘吸虫的工作：每天晚上让蚂蚁们爬出蚁穴去到有羊吃草的地方。每天早上当天又亮起来，如果蚂蚁没有被羊吃掉，它的大脑就会清醒过来，恢复自由意志。它会问自己在草尖上干什么，然后很快地爬下草秆回到蚁穴，再投入到它的日常工作中。当第二天夜晚来临，它又会变成了幽灵，和那些被双盘吸虫控制的同伴一起再次爬出蚁穴等着被羊吃掉。

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给生物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寄生于大脑中的寄生虫是如何看到外部世界的情况并命令蚂蚁爬向这棵或那棵草的？第二个问题：控制蚂蚁大脑的双盘吸虫将会也只有它会在蚂蚁被羊消化的时候死去，为什么它要做这种牺牲？事实似乎表明，双盘吸虫已明白它们中的一个也是最优秀的一个将为了其他双盘吸虫能够达到目的并完成繁殖的循环过程献出生命。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28. 热汗

第一天没有人来进攻高组教授的模型。

雅克·梅里埃斯和蕾蒂西娅·威尔斯囤积了很多罐头食品和脱水食品。他们打算下棋来打发时光。蕾蒂西娅对此比梅里埃斯更在行，他已经犯了好几个严重的错误。

警长的对手总是棋高一筹，他不高兴了。他强迫自己更加集中精神。他调动棋子来构筑防线，他想用一排排棋阵来阻挡对手的攻势，这盘棋很快演变成阵地战。然而梅里埃斯的象、马、皇后和车，畏畏缩缩不敢向对手发出迅速的闪电战。它们相互牵制，抵消着实力。

“即使是下棋，您也总是畏首畏尾！”蕾蒂西娅说道。

“胆小，我？”梅里埃斯大叫，“只要我一有自由活动的空间，您就会突入我的防线，那么我还能怎么办？”

突然，她愣住了，把一根手指按到嘴唇上，示意他安静下来。她注意到在丽滩饭店的房间里有细微的动静。

他们在监测屏幕上进行搜索但什么也没发现。然而蕾蒂西娅肯定凶手已经到了。运动探测器开始闪个不停，看来她是对的。

“凶手来了。”她压低声音说。

警长眼睛盯着监测屏说。

“是的，我看到了，是一只蚂蚁。它爬上床了。”

蕾蒂西娅冲到了梅里埃斯眼前，很快扯开了他的衬衣纽扣，抬起了他的胳膊。她拿出一块手帕，把它塞在警长的腋下使劲地擦了几下。

“您在干什么？”

“别管我。我想我明白这个杀手是怎么杀人的了。”

她推开了伪装墙，在蚂蚁还没有爬到床罩上面之前，用浸过雅克·

梅里埃斯汗水的手帕使劲地擦拭模特的身体。

“但——”他说。

“闭嘴，好好看着。”

蚂蚁爬到了床上，慢慢接近模特。它从假高组教授的睡衣上咬下了一小块儿正方形的布。它像来时一样从浴室中又神秘地消失了。

“我明白了。”梅里埃斯说，“这只蚂蚁并没有攻击我们的教授。它只带走了一小块儿布。”

既然她目前已控制了整个局势，他问道：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只要等着就行了。凶手马上就来了，我敢肯定。”

梅里埃斯一脸困惑。

她淡紫色的眼眸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解释说：

“这只蚂蚁让我想起父亲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在非洲，他曾经与巴乌莱（Baoulés）部落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个部落的人杀人的方法非常奇特。当有人在深思熟虑后决意杀死别人时，他会找到一片浸满敌人汗渍的衣服碎布。他把这片布扔到一个装着毒蛇的袋中。然后，他把袋子悬挂到沸水锅的上面。蛇在热气蒸烤下痛苦发怒，而且它会把这种折磨和布片的气味联系起来。这个人再把蛇放到村子中，只要它一闻到和衣服布片相似的气味，它就会马上攻击这个人。”

“那么，您认为是被害人身上的气味引来了凶手？”

“完全正确。不管怎么说，蚂蚁们是通过气味来进行交流的。”

梅里埃斯高兴得跳起来。

“啊！您终于承认蚂蚁是凶手了。”

她等他平静下来。

“目前，没有人被杀死，蚂蚁们犯的罪只是撕下一片睡衣布而已。”

他想了想，然后说：

“但您这件衣服沾上了我的气味！现在它们要来杀我了。”

“警长，您永远这么胆小……您只要好好洗一下自己的胳肢窝就行了，然后再喷一点除味剂。这之前，我还要在高组教授的身上涂一遍您的汗水。”

梅里埃斯还是不放心。他吃了一块口香糖。

“但它们已经进攻过我一次了！”

“……但您逃过它们的攻击。幸好我已想到了一切，我带来了一些让您放松的东西。”

她从袋中拿出了一台小巧的手提式电视。

129. 沙丘之战

穿越沙丘荒漠的旅程艰辛而漫长。

它们的脚步越来越沉重。

它们的甲壳上都附着上了一层细细的沙膜，嘴唇也都干裂了。走路时，甲壳的关节处发出咯吱的声音。

护胸甲上因为蒙上一层土，不再闪闪发光了。

远征军前进着，永远前进着。

蜜蜂们再也拿不出可以给大家提神的蜂蜜了。

它们的肚子都空了，每走一步爪子上结的干泥都会像脆的生石膏一样断裂开。

远征军的士兵都已精疲力竭，这时它们又要面临新的危险，地平线上升起了一团烟云。这团云不断扩大，逐渐向它们靠拢过来，在这团模模糊糊的东西中，它们根本分辨不出敌人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三步远的地方，大家看清了。光从梨形的头就可以认出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支白蚁军队。而第一队褐蚁士兵就上了圈套，进入这些白蚁布下的陷阱中。

白蚁们的骑兵部队稀稀落落地分布着。褐蚁们从腹部下面一齐发射出腐蚀性的酸液弹。但它们射击得太晚了，敌人的队伍冲破了它们的防线，一直进逼到褐蚁头道防线的核心。

于是一场大颚对攻战展开了。

到处传来一片护胸甲的碰撞声。

褐蚁的轻骑兵队伍甚至还没来得及调动起来就被白蚁的军队包围了。

“开火！”103号大叫。但守在第二道防线的重型炮兵不敢朝混乱一

团的褐蚁和白蚁们开火。战争已变得毫无章法可循。军队想到怎么打就怎么打。远征军的队伍试着突围并从侧面对白蚁军队发动反攻，但它们的行动太迟缓了。

白蚁的黏胶纷纷投向准备飞到空中的蜜蜂。于是蜜蜂和苍蝇以及带着茧的24号都一起藏到了沙堆中。

103号四处奔走着，它激励步兵战士们重新组成坚固的方阵。它累坏了。“我老了。”当它向敌人开火没有命中目标时感叹道。

远征军全线溃败。这些战胜手指的士兵怎么了？这些攻克金色之城的勇士怎么了？

褐蚁的伤亡数目越来越大。

它们只剩下不足1200人，这些士兵自知很快也要面对同样悲惨的命运。

它们就这样输了吗？

不，103号看到远方突然又飘来第二团云，这次是朋友来了。“大角”回来了，它的身后跟随着飞行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金龟子，它们矫健地从大家头顶上掠过。所有人都怀着崇敬而又恐惧的心情看着它们。它们才是真正的魔王。

金龟子气势汹汹地冲下来，身上擦得明光锃亮的铠甲发出炫目的光芒。

“大角”带着金龟子队伍中最棒的飞行战士们回来援助它们。

这些庞然大物的翅膀像小盾片一样泛着彩光，一些金龟子的背部显出红黑相间的花纹，而其他金龟子身上的花纹则要抽象得多，是一些红色、橘色、绿色和荧光蓝的斑点。

没有一个铁匠能打造出这样的盔甲。它们顶盔披甲，活像中世纪军队中英勇的骑士。

在“大角”的带领下，这20只金龟子在空中盘旋着，它们排成直线冲向白蚁士兵群。

103号从来没见过这样壮观的场面。

它在军队最前面追击那些逃兵。自从有了空中飞行军的援助，它可

以更仔细地瞄准，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命中目标。

“开火！”103号喊道，“开火！”

褐蚁们边跑边向敌人射击。

130. 军事战略记录

记录者：61号

主题：军事战略

记录日期：100000667年第44天

这个军事战略要求首先要破坏对手的平衡。

根据本能反应，敌方会对自己的行动进行调整。它将利用反向的力量来推动自己。

这时，我们不应该阻截它们，相反，应该一直追击他们直到它们远离自己的集体。

在这段很短的时间内，对手特别容易受攻击。这正是给它们致命一击的绝佳时机。机不可失，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利用它，那么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而下次敌人会更加当心。

131. 战争

开火！

一些黑色的身影在枪林弹雨中奔跑。

战败者的身体上冒起了缕缕白烟。士兵们全都匍匐在地，以免被流弹射中，军队全躲在了沙丘中。

四处响起榴弹爆炸和枪炮连发射击的声音。远处，熊熊燃烧的油井中冒出浓烈的黑烟，太阳在黑烟的笼罩下也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关上它，够了。”

“您不喜欢了解事实吗？”梅里埃斯边问边关上了电视的声音。此时，电视中正播放每日世界新闻。

“我只能看一会儿这种新闻，这些人类的蠢事真是让人烦透了。”蕾蒂西娅说，“没有别的节目了吗？”

“没别的节目了。”

年轻的女人钻进了被中。

“既然这样，我想睡一会儿。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警长，叫醒我。”

“我马上就会叫醒您的。”运动探测器上突然有了显示。

他们仔细地盯着屏幕。

房间中有动静。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打开了辅助录像机，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

“‘它们’在那儿。”梅里埃斯说。

“是‘他’来了。屏幕上只有一个标位。”

梅里埃斯打开了一瓶矿泉水，往手臂上涂了一点。为了万无一失，他还喷了香水。

“您像小宝宝一样香。”

他们还是什么也没有看见。但现在他们听到地板上传出一种刮东西的声音。梅里埃斯接通可以拍摄到屋内全影的摄影机。

“它们”正走向床边。

安放在地毯下面的相机画面上出现了一只毛茸茸的老鼠，它正津津有味地啃着什么。

他们顿时大笑起来。

“毕竟蚂蚁不是唯一一种和人类生活在一起的动物，”蕾蒂西娅说，“这次我要好好睡一会儿，没有更重要的事情不要吵醒我。”

132. 百科全书

精力：　　当人们在游乐场中乘坐过山车时会出现两种可能，其中一种是人们坐在过山车的最后面闭上眼睛。在这种情况下，游玩者会感到一种强烈的恐惧。他必须承受速度造成的心理压力。每当他睁开眼睛时，心中的恐惧会马上激增到极点。

第二种人会坐到第一节过山车车厢的第一排。他们睁大眼睛，想象自己将在天上飞翔并享受飞得越来越快时的快乐。在这种状态下，游玩者会陶醉在力量的感觉中。同样，如果人们并不希望听到从扩音器中播出的摇滚乐，那么人们会感到这种音乐过于强烈，甚至是震耳欲聋。人们必须克制自己心中的烦躁，才能勉强听完音乐。然而，如果是摇滚乐迷，他们不仅可以尽情欣赏这种音乐，而且对摇滚乐的热爱会使他们从中得到享受。听众们激动得似乎是服用了兴奋剂，他们的情绪完全被这种音乐的力量调动起来。

如果人们能善加利用这种精力，借助它来调动自己的积极性，那么这种精力对我们的成功是大有好处的；反之，如果我们无法对这种精力驾驭自如，那么它则会起反作用，而且是相当危险的。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33. 对死者的尊敬

最后的10名“手指教派”的信徒聚集在贝洛岗化肥坑旁的临时储物间中。

它们久久凝视着死去的同伴的尸体。

希丽·普·妮女王下决心要剿灭所有的叛军。当它们准备给手指送食物的时候一批接一批地被捕获了。城市中所有的“手指教派”蚂蚁都消失了。反叛活动仅仅由从屠杀和残酷的迫害中奇迹般生存下来的“手指教派”信徒继续维持着。

再也没有人会听它们的宣传，也再没有人会搭理它们。它们成了王国中最下等的贱民，它们知道一旦卫士们发现它们的藏身之处，它们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它们用触角的顶部轻轻地刺着三位旧日战友的尸体，这三只蚂蚁在死前一直挣扎着爬到这里就是为了能够死在自己的地方。它们准备把这三具尸体拖到垃圾场去。

一名蚂蚁信徒突然提出它不同意这么做。其他蚂蚁困惑地看着它。如果它们不把这些殉难者的尸体拖到垃圾场中，几个小时后尸体就会发出油酸的臭味。

但这名叛军坚持自己的看法。女王很好地把它的母后的身体保存在房间中，为什么它们不能像它一样呢？为什么它们不能保存自己同伴的尸体呢？毕竟有越多的尸体就越能证明手指教派的运动曾经拥有大量的战士。

它们献身于一种“绝对的组织”，它们的姐妹也许已经制订出再次发动“手指派”运动的策略。保留它们的尸体是众望所归的一件事。

一名叛军建议把这些死尸埋到墙的夹缝中以免尸体发出油酸的气味。而头一个提出保留尸体的蚂蚁不同意这种做法。

“不，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可以亲眼看到它们。我们要模仿希丽·普·

妮，把肉挖掉，只保留战士们的空壳。”

134. 白蚁

白蚁们全速溃逃。

“冲呀！”103号站在“大角”身上大叫，激励远征军战士们奋起作战。

“别放走任何一只白蚁！”9号也骑在它的飞骑上大喊。

蜜蜂战士们迅速发起进攻，把毒针狠狠刺入敌人的身体。

白蚁这一方已经是全面地溃败。它们一路踉踉跄跄躲避着空中敌人的袭击以及骑在它的身上自褐蚁射击出的酸液炮。每只白蚁都为了保住性命而四散奔逃。白蚁们朝着它们的蚁穴跑去。这个蚁穴是一个大型堡垒，它位于江流西段新建的小泥坝上。

从外部看，这个高大的建筑物的确令人赞叹不已。赭石色的堡垒由悬于中央钟楼上的三个主城堡组成，而这些城堡本身又包括六个主塔。所有在地面上的进口都被白蚁用沙砾的碎石堵住。卫士们通过墙上的洞口监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

当远征军进攻城堡时，白蚁兵们用头上的尖角排起一道尖针屏障的同时，不断向进攻者投射胶液。

第一道防线中有50只白蚁牺牲了。第二次进攻中又有30名士兵倒下。那些从上往下进行攻击的褐蚁相对于那些从下往上进行防卫的白蚁而言，总占有一些优势。

除了蜜蜂对敌人发动强大攻势以外，犀牛金龟子们也凭借它们的大角冲入城堡主塔，其他昆虫也相继占领了蚂蚁进攻的城堡。但白蚁的胶液在白蚁之城摩克西克山中还是给予敌人有效的打击，大家开始感到有些疲惫。

白蚁们照料着伤员，堵住了城堡的突破口。考虑到将会面临褐蚁们的长期围攻，它们整顿粮草，布下哨兵。

摩克西克山的白蚁王后一点也不害怕。在它的王宫旁边，谨慎缄默

的国王依然被囚于密室中。在白蚁的世界中，雄性在与雌性交配后会活下来，但它会一直被拘禁在它妻子旁边的宫殿里。

一个小间谍小声告诉那些谋反者：所有人都知道贝洛岗的褐蚁向东方派出了远征军，而且它们一路上摧毁了好几个白蚁的村落和一个蜜蜂窝。

大家都说它们的新王后希丽·普·妮采取一系列措施，通过建筑、农业和工业等各方面的革新，使联邦更繁荣发展。

“年轻的王后总是自以为比以前的王后聪明。”摩克西克山的一只老王后嘲讽地说。

白蚁们顿时同声附和起来。

正在这时，警铃大作。

“褐蚁们攻入城市了！”

白蚁士兵们传出的消息是如此惊人，王后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蝼蛄从地下钻入了白蚁的城市。它们利用发达的前肢很快挖出一条地下通道。现在它们排着队向蚁城进军，紧跟在后面的几百只蚂蚁士兵一边走，一边洗劫了沿途所见到的一切。

“褐蚁？它们驯服了蝼蛄？”

这条消息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它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这支地下军队的偷袭，白蚁的城市第一次遭到从下往上的进攻。谁会料想褐蚁们竟然绕过城市的守卫从地下钻出来呢？摩克西克山的谋士们对眼前的突发情况无计可施。

进攻队伍来到最底层的房间。103号对这座白蚁王国的建筑结构赞叹不已。城市的所有构造都是为了将温度调节到最合适的状态。那些喷水井在百余步深的地下汇入一片平静的湖泊，它可以为城市带来清新的凉气。而种在王宫上面几层的蘑菇园又类似一种供暖设备，一些白蚁爬到塔楼上面排出城市中积聚的二氧化碳，而另一些则将山洞中凉爽的空气引入王宫。

“现在怎么办？我们去攻打育婴房？”贝洛岗的一名士兵问道。

“不，”103号解释道，“对付白蚁要采用别的方法。我们最好从蘑菇园开始进攻。”

远征士兵从走廊的各个洞口中涌入白蚁城。摩克西克山的士兵们在城市最下面的几层中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它们几乎无法抵抗褐蚁的进攻。但是褐蚁们越接近城市的上层战争也越激烈。双方为每一寸被征服的土地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每只蚂蚁都屏住呼吸，它们不再释放出可能被感应到的费洛蒙，以免成了躲在暗处的敌人的活靶子。要到达白蚁的蘑菇园还要有200名牺牲者。

对于摩克西克山居民来说，除了投降别无他法。食蘑菇为生的白蚁根本无法吃别的纤维物质。王后、成年蚁及幼蚁最终都会饿死。

胜利的褐蚁会像所有战胜者一样把白蚁们一个不剩地全部杀光吗？

不，这些贝洛岗人的做法出人意料。在王宫里，103号向王后解释说褐蚁们不想和白蚁为敌，它们要进攻的是生活在江对岸的手指。如果白蚁们不先对它们进行挑衅，它们也根本不会进攻摩克西克山。目前，它们所要求的只是在白蚁的城市中过一夜，并得到白蚁的支援。

135. 我们捉住它们了

“没门儿！别来烦我！”

蕾蒂西娅生气地把被子蒙在眼睛上。

“根本没必要把我叫起来，”她咕哝着，“这一定又是一次错误的警报。”

梅里埃斯用力地摇着她。

“‘它们’就在那儿。”他几乎要叫起来。

这个欧亚混血的女孩子终于把被子掀开，睁开了睡意蒙眬的双眼。所有的监测屏上都显示出成百上千只蚂蚁朝着床爬过去。蕾蒂西娅跳起来，调整着变焦镜头直到高组教授浑身正在抖动的图像清晰地出现在屏幕上。

“它们在教授肚子里面咬碎了一切。”梅里埃斯轻声说。一只蚂蚁爬到假墙边，用触角试探着前方的屏障。

“我又有汗味了吗？”警长着急地问道。

蕾蒂西娅闻了闻他的腋下。

“不，只有薰衣草的香味。您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很明显蚂蚁也赞同她的观点，因为它半途就折回去重新加入它同伴的残杀中。

塑料模特在体内蚂蚁的进攻下开始痉挛起来，当一切都重归平静的时候，他们看到从模特的左耳中爬出一队蚂蚁。蕾蒂西娅向梅里埃斯伸出手。

“太棒了。您是对的，警长。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但我看到它们了，我亲眼看到这些蚂蚁杀害了杀虫剂的生产者！然而，我还是无法相信这一切。”

警察总是能够应用高新技术来破案。梅里埃斯在模特的耳边滴上一滴放射性液体。当然肯定会有一只蚂蚁踏进了这滴液体而且全身都浸湿了。现在，它会为他们指出追踪路线。多妙呀！

在屏幕上，他们看到蚂蚁们在模特身体的附近爬来爬去并到处搜索着什么，它们似乎是要消除一切痕迹来掩盖它们犯下的弥天大罪。

“这说明为什么五分钟内没有苍蝇。蚂蚁在杀人之后把可能受伤或可能半途叛逃的蚂蚁集中到一起。苍蝇不敢在这段时间内靠近尸体。”

蚂蚁们聚集到一起鱼贯爬到浴室中。它们爬上了洗手间的排水管，全部拥了进去。

梅里埃斯惊讶极了。

“通过这些四通八达的城市管道系统，它们可以爬到它们想去的任何地方，钻进所有的房间而不用破坏任何东西。”

蕾蒂西娅依然阴沉着脸。

“我还有很多疑问，”她说，“这些昆虫是如何读报纸并认出杀虫剂生产者的地址呢！我不明白！”

“道理很简单——我们小看了这些动物。您记得您曾经批评我总是小看对手吗？现在是您小看了它们。您的父亲是位昆虫学家，而您还根本不知道它们已经进化到哪一步了。它们现在甚至阅读报纸，侦查敌人。我们在这方面已有了足够的证据。”

蕾蒂西娅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但它们根本不会读书！它们不可能瞒住人类这么长时间。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它们洞悉我们的一切，仍然让我们把它们当作那些一文不值、用脚跟一踩就可以踝死的小东西。”

“那么看看它们去哪儿了吧。”

警长从他的小盒子中取出可以远距离感知的盖格计数器，仪器上的指针根据刚才浸过放射性物质的蚂蚁来定位。这套计数器还包括一根天线及一个屏幕，在屏幕上一个绿色的光标会在黑圆圈中闪个不停并且缓慢地移动着。

“我们只要跟紧这个小向导就行了。”梅里埃斯说。

出了门，他们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人让他每小时只开100米（这是那些小杀手的前进速度）。通常人们都是行色匆匆，乘坐出租车也是为了赶时间。也许他们只是为了调情。想到这儿，他看了一眼后视镜。也不对，他们正争论着什么，眼睛紧盯着手中一个奇怪的东西。

136. 百科全书

文化碰撞：　　在16世纪，葡萄牙的探险家成为第一批在日本登陆的欧洲人。他们从西岸上岛并受到当地统治者的热烈欢迎。日本人对这些“高鼻子”带来的新型技术非常感兴趣。他们很喜欢火枪，便用大米和丝绸与欧洲人换了一支枪，接下来统治者命令御用铁匠仿制一支他们刚得到的这种精妙的武器。但工人们不会上枪栓，每一支日本人造的火枪都会射中开枪的人。于是当葡萄牙人再次来到日本的时候，统治者便要求随行的外国工人教他们如何焊接枪栓，使枪支不会在开火的时候发生爆炸。

日本人终于成功地大规模生产火枪，而国内此时也战乱四起。直到这个时候只有武士还在用刀比武。织田信长组建了一支火枪部队，他在队伍中教士兵如何进行连发射击以阻止敌人的进攻。

除了物质上的产品以外，葡萄牙人也带来了精神文明：基督教罗马教皇也争相和葡萄牙、西班牙人一起瓜分世界，日本便是第一站。葡萄牙人派出了很多耶稣会的会士，他们最初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日本此时已有很多种宗教派系，对他们来说，基督教不过是另一种宗教而已。而基督教中排除异己的原则最终惹恼了日本人。

天主教到底是什么？这些信徒到处宣传其他信仰都是荒谬的，并断言那些受到日本人无比崇敬的祖先如果没有接受过洗礼就会在地狱中受火刑。

基督教强烈地震撼了日本人的思想。他们残杀了大部分耶稣会会士，之后在岛原暴动中，他们又彻底铲除了信仰基督教的日本人。

自此，日本人断绝了和西方的一切往来，他们只允许一些荷兰商人在离他们本土很远的一个孤立的小岛上活动，而这些荷兰商人始终没有权利登上日本本土。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37. 以我们的孩子的名义

白蚁王后困惑地晃动着触角，突然它停下来对包围了王宫的褐蚁们说：

“我将帮助你们，”它说，“我帮助你们并不是因为我受到你们的蚁酸大炮的威胁，而是因为手指也是我们的敌人。”

它解释到，那些手指从来不尊重任何事、任何人，它们到处挥动着装着长丝线的杆子。苍蝇幼虫被穿在长线的末端，它们忍受着极为残酷的刑罚。手指把它们浸到水中，直到鱼儿把它吃掉才把杆子拉出来。

到处都留下手指罪恶的痕迹。一些手指甚至侵犯到摩克西克山——白蚁们的城市，它们撞破走廊，洗劫粮仓，毁坏王宫。这些野蛮人在找什么？它们把蛹全都抓走了。

当那些蛹在掠夺者的杆子尽头挣扎着发出求救费洛蒙时，它们也很担心这些丢失的孩子。

怎么去救它们呢？褐蚁们驯服了犀牛金龟子作为飞行坐骑，白蚁们则驯养龙虱帮助它们在水中行走。白蚁只要站在一片勿忘草的叶子上就够了，龙虱们会推着它们前进。当然，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水中的青蛙们会把大部分船只砸得粉碎。

所有的水生动物对白蚁都不友善，直到白蚁们学会了向青蛙脸上发射黏胶或冲到大鱼身边然后用大颚使劲咬它们，大家才对白蚁有所顾忌。

不幸的是，白蚁的海军从来没能解救它们的蛹。在它们及时赶到之前，手指已把它们沉到水中去了。自此，它们不断发展航海技术及在江面控制船只的技术。

“你们是对的，”摩克西克山王后说，“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那些手指不仅用火毁坏我们的城市，而且还残杀我们的孩子。现在是我们联合起来和它们评评理的时候了。”

根据以前反对用火者的协议，王后向远征军提供四支海军队伍、两支陆军队伍，以及所有能征善战的下等白蚁。

“让我们放弃白蚁和褐蚁间的世仇吧，我们首先应该结束这些魔鬼的罪恶。”

为了使远征军能按时抵达目的地，女王允许它们乘它自己的舰队渡江。船泊在港口中，它是摩克西克山人沿着细沙滩在一块背风的地方亲自修建起来的。

褐蚁们来到了沙滩，这里到处都散落地停放着勿忘草的长叶子。一些叶子上满载着白蚁的食物等待着卸货，而另一些则是空的准备出发去新的地方。白蚁们竖起了人造纤维材料制的锚来保护船只，它们甚至在堤坝上种了芦苇使港口免受风和浪的冲击。

“对面的岛上有什么？”103号问。

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白蚁没有啃食过的小金合欢，因为白蚁们不喜欢这种植物。

当江面起风暴时，小岛是一个理想的暂时栖身之所。

24号带着它的蝴蝶茧和103号一同登上了一片表面有透明茸毛的勿忘草叶子。一些白蚁把船一直推到水中，然后迅速跳上船以免弄湿脚底。

一只摩克西克山白蚁把触角浸到水中发出费洛蒙，两个影子迅速向船靠了过来，是龙虱——白蚁的朋友们。龙虱属于鞘翅目动物，它在两只鞘翅间包住一个气泡，这样它就可以在水下呼吸，靠这个氧气球它们在水下可以停留很长时间。它们的前足有通气孔，平时交配时使用，现在则用来抓住叶子以推动叶子前进。

龙虱们接到白蚁发出的费洛蒙命令后开始用后腿划水，白蚁的小船逐渐驶向江中。

远征军前进着，永远前进着。

138. 团体

奥古斯妲·威尔斯和她的同伴们围成了一圈重新召开共同会议，他们在融合出“OM”这个统一的声调前，一个接一个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一遍遍地重复着发声，直到声音在胸腔中已变得模糊并在头腔中引起共鸣。

然后又静了下来，四周只传来他们轻缓的呼吸声。

每一次会议的内容都是不同的。这次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从天花板传出一种奇怪的能量，这股能量虽然遥远却能穿透岩石。

百科全书中有一段记录着，如果宇宙波的波峰相隔很远，那么这种波就可以穿透任何物质，水和沙土也不例外。

杰森·布拉杰感到通过声音，他的身体中分解出不同的能量。最开始是一种基本能量OU，这种能量又分成若干次能量：A和WA，而这两个次能量又是由4种其他的声音组成：WO，WE，E，O。接下来它们又继续分解成8种更低级的能量，最后记录成两种声音I和WI。他总共数出17种声音，它们以金字塔的形式会聚到他的太阳神经中。

这些声音的结构像三棱镜，把像白光一样的声音OM分解为各种类似单色光的原始声音。

集中，扩散。

他们呼吸着各种彩色的声音。

吸，呼。

16名团员不过是16只充满了声音及光芒的三棱镜。

尼古拉不屑一顾地看着他们。

139. 广告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蟑螂、蚂蚁、蚊子、蜘蛛在我们的房间和花园中到处肆虐着。如果您想摆脱这一烦恼，请选用克拉克·克拉克粉末。

有了克拉克·克拉克，整个夏天高枕无忧。它的特殊因子能迅速脱出昆虫体内水分，使它们像玻璃一样碎裂。

克拉克·克拉克粉末，克拉克·克拉克喷雾剂，克拉克·克拉克香。

克拉克·克拉克有益于健康。

140. 汹涌大江

103号乘坐的勿忘草叶子渐渐开始加速，它们的船冲破水面上的霭霭雾气笔直前进。船首微微翘起，激起一片白色水花。在它周围还有另外100只满载蚂蚁士兵的船只。这100片勿忘草叶子和2000名远征战士，组成了一支庞大的舰队。

平静如镜的江面突然波涛翻滚。被搅醒好梦的蚊子们从摩克西克山的小船上飞了起来，用它们特有的方言低声抱怨着。

在最前面，站在船首的海军白蚁船员正向另一只白蚁指出最佳的航行方向。这只白蚁马上把命令翻译成费洛蒙，传达给水中的龙虱。

它们必须避开水中的涡流、凸出水面的岩石，甚至那些会缠住一切的水草。

并不坚固的小船顺着平静、光亮的江面滑行着。

只有龙虱在划动水波时产生的涡流搅乱了光洁无瑕的水面。在它们头上，柳树的长枝条随着微风轻轻拂动。

103号把眼睛和触角伸到水中，这里面活跃着各种各样的小生命。它看到很多有趣的水生动物，一些小小的红色甲虫到处游动着。所有靠近龙虱的动物都被这些怪物吞进去。

至于9号，它也注意到生机勃勃的水下世界……一群蝌蚪从波涛下面跃起冲向它们。

“注意，有蝌蚪！”

蝌蚪的黑色皮肤泛着白光，它们全速冲向蚂蚁的舰队。

“蝌蚪，蝌蚪！”

消息传遍了所有的白蚁船队，龙虱们接到命令加快船速。褐蚁什么也不能做，白蚁只是要它们抓紧叶子的茸毛。

“水手们，准备战斗。”

梨形脑袋的白蚁把它们的尖角对准了层层波浪。

这时一只蝌蚪冲过去撕咬起24号乘坐的勿忘草的叶子。船立刻偏离了航道，滑入水涡中打起转来。

9号瞄准了目标，它的枪口就顶在蝌蚪身上开火，蝌蚪被射中了。这只浑身滑溜溜的灰东西临死前蹿出水面，在船的上空奋力扭动身体，它黑色的长尾巴抽打着叶子船。所有褐蚁和白蚁都被扫到掉进水中。

9号和103号被其他的船只及时救起。

其他很多勿忘草叶子被蝌蚪打翻，近1000只褐蚁葬身水底。

这时，“大角”和它的金龟子队伍第二次赶来救援。它们从渡江一开始就在船队上空盘旋。当它们看见蝌蚪打翻了勿忘草叶子并继续追击那些落水的蚂蚁时，它们一头扎了下去并用头上的尖角刺向软软的两栖类动物，在身体被水溅湿之前它们又赶快重新飞起来。

有几只金龟子一头扎进了水中，但大部分空军战士很快又回到空中。被穿在长角上的蝌蚪在空中痛苦地拍打着漆黑的湿乎乎的尾巴。

这次蝌蚪全部撤回去了。

遇难的船员得救了。剩下的50艘船中满满地载着1000名远征军人。24号的船（在混战中驶错了方向）也回到了舰队中。突然有蚂蚁叫起来：“陆地”，其他蚂蚁纷纷跟着喊叫起来。

141. 黑夜中的绿点

“向右一点。慢点，再慢点。再向右转。向左，直着走，一直朝前开。”梅里埃斯不停地纠正着出租车的行驶方向。

蕾蒂西娅和梅里埃斯在后座焦急地盯着蚂蚁队伍的去向。

出租车司机只得照他的话去做。

“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我就来得及调整方向。”

“它们好像是往枫丹白露森林的方向前进。”蕾蒂西娅边说边不安地搓着手。

银色的月光笼罩着大地，在街的尽头已显出树叶的轮廓。

“慢点，再慢点。”

跟在他们后面的开车的司机在疯狂地按着喇叭。对他们来说，没有比慢慢地跟在别人的后面更让人心烦的了！而那些没有排在他们后面的车子飞快地从他们身边疾驰而过。

“再向左。”

司机叹了口气说：

“你们走路不是更方便吗？而且这条路禁止左转。”

“没关系，我是警察！”

“好吧，我照您的吩咐去做！”

但路被对面驶来的车子堵住了。显示屏上的小绿点已经移动到了监视屏幕的边缘，记者和警长只得跳下车。但凭他们的前进速度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梅里埃斯抽出一张大票却根本没有等司机找钱。也许这两个乘客有点奇怪，不管怎么说他们并不小气，司机一边想一边勉强地在后面开着车。

他们又收到了信号。蚂蚁的队伍正朝着枫丹白露森林前进。

雅克·梅里埃斯和蕾蒂西娅·威尔斯发现周围都是一些破旧的阁楼，唯一的照明装置就是街边昏暗的路灯。在贫民区中街上没有任何人，相反有很多狗在路上疯狂地叫着。它们中大部分是高大的德国牧羊犬的变种，它们由于父系血缘的关系而保留了大部分原有的特征。这些狗一看到街上有人便狂叫着冲向栅栏边跳起来。

雅克·梅里埃斯害怕极了，狗似乎也感觉到了他心中的那种恐惧。这使它们更有欲望去撕咬他。

“您怕狗？”蕾蒂西娅看到警长已面无血色，“克制点儿，这可不是放松的时候。我们的蚂蚁要逃跑了。”

这时，一只高大的德国牧羊犬比其他的狗更凶猛地叫起来。它用牙齿咬破了栅栏，又用身体把木板撞得粉碎，它的眼睛疯狂地盯着前方。对它来说，人身上散发出的恐惧气息事实上是一种挑逗。这只德国牧羊犬遇到过吓坏了的孩童、明显加快脚步的老妇人，所有人都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威胁。

“警长，您怎么了？”

“我……我不能再往前走了。”

“您在开玩笑吧，它不过是只狗。”

德国牧羊犬继续咬着栅栏，第二块木板也碎了。它的牙齿泛着森森白光，血红的眼睛、黑色直立的身躯，在梅里埃斯看来，这是蹲在他床边的一只发怒的狼。

狗的脑袋伸出了木栏，接下来是一条腿，再接下来是整个身体。它钻出栅栏快速地跑起来。发怒的狼出来了。

在尖利的牙齿和发紧的喉头间再也没什么阻拦。

在野蛮的狗和文明的人之间也没有了木栅栏。

雅克·梅里埃斯的脸顿时像墙一样白，他待在原地一动不动。

蕾蒂西娅·威尔斯及时地站到狗和人之间。她淡紫色的眼眸冷漠地盯着狗，似乎在告诉它：“我不怕你。”

她站在那儿，背挺得笔直，两肩舒展。这是一种对自己充满信心的姿势，是训练动物的人在狗窝旁教德国的牧羊犬看守家园时特有的态度

和目光。

狗的尾巴垂了下来，转身战战兢兢地走回它的狗窝。梅里埃斯的脸色还很苍白，他吓得浑身发抖。蕾蒂西娅不假思索，便像哄小孩子一样把他搂在怀中，安慰着他，温暖着他。她轻轻地抱紧他，直到他又微笑起来。

“我们走吧，我帮您摆脱了狗，您把我从坏人手上救下来。您看我们需要彼此帮助。”

“快，标记！”

绿点几乎从仪器屏幕上消失了。他们跑起来，直到绿点重新回到圆圈中心。

这里一个接一个的阁楼看起来都很相像。有时候，门上会贴着木牌“称心如意”或“钟爱的小屋”。四周到处都是狗、没有好好保养的草地、塞满广告的信箱、破旧不堪的乒乓球台和摇摇晃晃的旅行车。只有从窗口透出的一点点电视的光，可以表现出一点人类生活的气息。

蚂蚁们沿着他们脚下的管道前进，离森林越来越近了。警长和记者寸步不离地跟踪着标记。

他们转弯拐到一条初看之下和这一区所有的街都很相似的街道中，路标上写着“菲尼克斯大街”。他们开始看到几家商店。在一家快餐店里，五个人猛喝着啤酒。瓶子的标签上写着“注意，过度饮酒有害健康”，香烟盒子上也都有同样的话。政府也许打算以后在汽车启动踏板及自由买卖的武器上也贴上类似的标签。

他们走过了超市“消费之家”和“咖啡店”“爱情相约”等小铺子，再往前是一家玩具店。

“它们刚才在这儿停住了。”

他们环顾了一下四周。店已经很破了，柜橱里乱七八糟地摆放着积满灰尘的样品：长毛兔、汽车模型、洋娃娃做的小士兵、宇宙飞行员或仙女玩具，以及可爱的小玩意……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上，一顶过时的彩色花冠闪着光。

“它们在这儿，它们肯定在这儿。绿点纹丝不动了。”

梅里埃斯紧紧握住蕾蒂西娅的手。

“我们抓住它们了。”

兴奋之中，他搂住她的脖子。他想要拥抱她，但被她轻轻地推开了。

“冷静点，警长，任务还没完成呢。”

“它们就在这里，您自己看看。标志一直在移动，但现在它停下了。”

她摇了摇头，抬起双眼。商店的铺门上用蓝色霓虹灯标着几个字：“阿尔蒂尔，玩具之王”。

142. 在贝洛岗

负责传递消息的苍蝇在贝洛岗向希丽·普·妮女王汇报了最新情况。

“它们到达了大江。”

它详细地讲述了渡江过程。在和阿斯科乐依娜蜜蜂巢的空军交战之后，远征军在群山中迷了路。之后它们穿过一道大瀑布。在“通吃河”附近，又和一个新的白蚁王国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王后把消息记录在记忆费洛蒙中。

“现在，它们要越过什么呢？通过萨特依地道吗？”

“不，白蚁驯养了龙虱，并让它们来拖动勿忘草叶子的舰队。”

希丽·普·妮对此很感兴趣。它从没有能够这样出色地驯服水生金龟子。

最后，苍蝇报告了坏消息。它们后来又被蝌蚪袭击了。这一变故使远征军损伤惨重。现在它们只有千余名战士，其中还包括很多伤员，几乎没有一只蚂蚁的六只脚是完好无损的。

王后对此没有很担心。“即使只有几条腿，1000名远征队员在历尽艰辛后也可以杀死地球上所有的手指。”它说道。但很明显，远征军无法再遭受新的损失了。

143. 百科全书

金合欢：　　金合欢是一种小灌木，它只有在一种很奇特的条件下才能长成大树，那就是要有蚂蚁居住在植物体内。为了充分成长，它们需要蚂蚁的照料和保卫。为了吸引蚂蚁，金合欢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长成一个活的蚂蚁窝。

它的树干内部是中空的，在每一根枝条内部都有很多为蚂蚁准备好的舒适的房间。

更好的是：在这些活的走廊中常生活着白色的蚜虫，它的蜜汁是蚂蚁中工蚁和兵蚁的美食，金合欢为那些能给它带来好运的蚂蚁提供了住所。作为交换，蚂蚁担负起园丁的职责。它们赶走毛虫、枝条上的蚜虫、鼻涕虫、蜘蛛和所有的爬满树叶的食木蚜虫。每天清晨，它们都会用大颚咬断常春藤和其他寄居在树上的攀缘植物。

蚂蚁会拔掉枯死的树叶，刮掉苔藓，用它们的消毒唾液来治疗生病的树木。

植物界和动物界之间这种成功的结合在自然界中并不多见。多亏有了这些蚂蚁，金合欢才能长得比其他植物还高，直接接受阳光的照射。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44. 合欢岛

雾渐渐散了，一幅奇怪的景象展现在蚂蚁眼前：一片沙滩、暗礁、海边悬崖。

领头的白蚁船搁浅在长满青苔的沙滩上。这里的动物和植物似乎和它们以前见过的都不一样。生长在沼泽地中的小飞虫嗡嗡地在蚊子和蜻蜓群中打转。那些植物根本没有生根，就像是被摆放在那儿似的。花朵也很平常，植物的叶子一缕一缕地垂下来。在海藻的下面，地是硬的。在浪花日复一日地冲击下，岩石被蚀出一个个蜂窝似的小洞，乍看像一块黑色的破海绵。

再远一点，土地更加松软，岛中间盛开着金合欢。也许是风挟带着它的种子漂洋过海偶尔落到岛上。水、土、空气，这三个因素已足以使植物生根发芽，但它还缺少继续生长的媒介：蚂蚁。它的基因注定它要和蚂蚁生活在一起。

它已经等了蚂蚁两年。多少金合欢兄弟一辈子都没有和蚂蚁相遇的机会呀！而它则间接地受了手指的帮助。同样也是这些手指在它的树皮上刻上“吉尔娜塔莉”，这个疤痕至今让它痛苦万分！

突然，103号发起抖来。岛中央的一块凸起唤起它宝贵的回忆。这块凸起……不，这一定不会是巧合，一定不会。这是在白蚁国度中发现的第一种奇特的东西。它没有告诉任何人，便离开队伍独自去研究这种奇怪的石头。这块东西很硬、透明，里面有白色粉末，和上一次的一模一样。

白蚁兵找到了它，它们碰了碰触角。

“103号怎么了？为什么离开队伍？”

103号解释说，这个东西对它而言非常重要。

“是的，非常重要。”23号重复道，“这是由手指神明雕出来的东西！这是神明的巨石。”

“手指教派”的信徒们马上用泥土也堆成了一个相似的塑像。

狂躁的蚂蚁们决定在这个平静的小港口多逗留几天，以便使自己从旅行的激情中冷静下来，它们还要医治战争中受伤的战士，并为以后继续斗争养精蓄锐。

每个人都很喜欢在这儿歇脚。

103号走了几步，突然它感到有什么东西打到了身上。它隐隐感受到了地球磁场对它产生的作用。

它是在哈特曼的结点上。

远征军离哈特曼之结不远了。

哈特曼之结是一种特别的磁场。蚂蚁们一般只把它们的巢建筑在这种地区，也就是阴性离子的地球磁力线交错的地方。大多数动物（尤其是哺乳类动物）在这种地方都会感到不舒服。但对于蚂蚁来说，它们是舒适的保障。

它们通过地壳上的这些细微的针刺和大地母亲进行交流、寻找水源、预测地震，它们的城市就这样和世界相通。

103号寻找着能量最强的确切地点。他发现哈特曼的结点就在金合欢树的下面。

在24号和9号的陪伴之下，它立刻爬上了树。103号发现树皮上有一块最薄。它们一起咬破了保护膜，弄折了金合欢的枝条。太棒了！一个无可挑剔的空蚂蚁城出现在它们眼前。

它们走进植物的根中，这些房间正等着蚂蚁们来住。有一些房间看起来很像粮仓或婚房。金合欢甚至把养着没有翅膀的白蚜虫的牲畜棚都准备好了。

贝洛岗蚁参观着这座出乎意料的城市，所有的枝条都是空的，植物汁液在有生命的城市的墙板中流动。

合欢树发出怡人的树脂清香欢迎着蚂蚁们的到来。24号赞叹不已地看着一个个植物房间。高兴之下，它张开了嘴，蝴蝶茧掉了出来。它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很快又把它拾了起来。

一位年长的探险家曾告诉过103号，要得到这种礼物城市是有代价

的。如果想要住在这儿，蚂蚁们必须照料这棵树。这种职责不仅具有强迫性，而且是终生的。它们必须在意识中就把自己看作一名园丁。它们爬了出来，老兵指着一株菟丝子的幼苗并向它解释道：

“菟丝子的种子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中都会生根发芽。当它破土而出时，植物的茎以每小时两圈的速度盘旋生长。

“只要这根茎条一碰到小灌木，它的根就慢慢退化，而菟丝子会长成一种带有小刺的树。它长在别的灌木上靠吸取对方的树汁生活。菟丝子实际是植物界的吸血鬼。”

103号看到一株菜豆在离金合欢不远处生长。它盘旋的速度很慢，很容易让别人误以为是风吹得它在动。

24号张开它锋利的大颚，准备把菟丝子咬成几段。

“不，”103号说，“如果你把它咬断，每一段都会成为一棵新的植物。一个被切成10段的菟丝子会长成10条菟丝子。”

它说曾经看到过一种惊人的场面。两条邻近生长的菟丝子扭动着枝条，寻找可以吸附的灌木。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植物，它们两个就会相互缠绕在一起，并互相吸取对方的汁液，直到两条菟丝子同归于尽。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任它长下去，它会最终找到金合欢并缠在它的树干上。”24号问。

“应该把它连根拔起，并马上扔到水中。”

说干就干，它们利用这次机会彻底清除了所有对金合欢有害的植物。然后它们赶走了所有虫子——小的蚀木虫和在周围打转的小飞虫。

这时，它们听到一阵有规律的“咔咔”声。这一定是蛀木甲虫。它有规律地啄击树木以在木头上钻孔。

“这是一只雄性的蛀木甲虫在叫它的妻子。”一只经常和这些敌手打交道的白蚁说。那些相互呼应的“咔咔”声就像两只BP机在对叫。

褐蚁没费多大力气便找到了它们，这对罗密欧和朱丽叶甲虫就这样被蚂蚁吞进肚子中。

人们一旦选择它所处的阵营，它们便联起手要对付共同的敌人。

晚上，远征军便搬进树城之中。

它们在枝条最大的地下室中饱餐了一顿。

褐蚁、白蚁、蜜蜂和驯养的小甲虫，它们喂养蚜虫并平均分配了蚜虫香甜的蜜露。继而就像每次露营一样，大家又谈到永恒的主题——手指——它们此番远征的目的所在。

蚂蚁们展开了辩论。每个人都坚持己见。

“手指并不存在。”

“手指在天上飞。”

“不，手指在地上爬。”

“它们可以在水下行走。”

“它们吃肉。”

“不，它们冬眠。”

“它们根本不吃东西，它们靠天生的一种能量储备生存。”

“手指也是植物。”

“不，是爬行动物。”

“有很多手指。”

“在地球上应该最多只有10个或15个，它们5个为一组。”

“手指是可以永生的。”

“胡说八道，前几天我们还杀死了一个。”

“那根本不是手指。”

“那么，是什么呢？”

“手指是无法攻击的。”

“手指和蝴蝶一样住在水泥的窝中。”

“它们像鸟一样窝在树上。”

“不要再说了，至少不应该乱下评论，手指绝对会冬眠。所有的动物都冬眠。”

“手指吃木头，因为一只白蚁看到过一些树木上有奇怪的钻孔。”

“不对，手指吃蚂蚁。”

“手指根本不吃东西，它们靠天生就有的能量储备生存，我刚和你们说过。”

“手指是粉红色的圆球。”

“它们也可能是又黑又平的。”

争论还在继续，“手指教派”和“非手指教派”针锋相对。23号和24号荒谬的说辞激怒了9号。

“应该在这些败类教坏其他远征队员之前把它们全杀光。”它说并要求103号证明这些内部敌人带来的危险。

103号摇了摇触角。

“不，由它们去吧，它们也是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的一部分。”

9号困惑地看着队友，这太奇怪了，大家在远征中完全变了。

蚂蚁们现在探讨起抽象的话题，它越来越害怕。褐蚁们是否全感染上了“情绪的疾病”呢？它们是否越来越不像蚂蚁呢？

它们面前就有敌人，而它们还在争论。睡觉比什么都重要，金合欢很自豪它可以成为一棵树，它将会在它们进入梦乡时守护它们。

外面，无法吃掉树中的昆虫们的癞蛤蟆在高声地叫喊着。全体远征军战士都睡着了，只有那些被双盘吸虫控制的蚂蚁幽灵排队离开大家，爬上了草尖等着被羊吃掉。但在这岛上连羊的影子也没有。清晨，它们忘了自己半夜出走的原因，又回到同伴中间。

奥秘五　蚂蚁的主人

145. 手指教派

蚁城的各条通道上，叛乱的蚂蚁迅速行动起来，但它们始终没能把那只储粮蚁带到“活石头博士”那儿去，倒是不少蚂蚁为阻截联合卫队的进攻丢了性命。

蚁酸向四面飞溅，一只蚂蚁教徒倒下了，接着又是一只。

剩下的叛乱分子被打得只得向臭虫饲养室退去。但在它们全军覆没之前，蚁王希丽·普·妮还想弄清楚一些事情，就下令将一个教徒带到面前。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手指是我们的神明。”

翻来覆去总是这句话。希丽·普·妮摇晃着触角，陷入了沉思。不知是什么原因，没过多久，叛乱行动再度蔓延开来。据探子回报，几个星期前才不过12只叛徒，现在已成了100多只。

必须加紧镇压，这些叛乱分子已变得危险异常。

146. 玩具店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蕾蒂西娅·威尔斯问道。

“我们这就进去！”雅克·梅里埃斯语气很坚定。

“您以为他们真会让我们进去吗？”

“我可没真打算去按门铃，我们可以从窗口爬进去。如果有人挡路，我就出示搜查令。反正我身上总会带着张假的。”

“真够狡猾的，”女记者出言反对，“显而易见，警察和强盗之间并没有多大差别。”

“不是像您这样优柔寡断，心肠又软，就可以制止犯罪的。还不快走！”

她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也就没有继续反对，跟着梅里埃斯沿排水管向墙上爬去。

人类在垂直的平面上行动起来可要困难多了。他们手上擦破了皮，还有好几次险些摔下去，好不容易才爬上了平台。好在这幢房子只有两层，二楼的上面就是屋顶了。

两人松了口气，小绿点依然如故，静止在屏幕的中央，蕾蒂西娅和梅里埃斯现在离杀人蚂蚁可能只有5到6米的距离。朝向平台的落地窗半开着，两人走了进去。

借着手提灯的亮光可以看出这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卧室，里面有一张铺着鲜红色床罩的大床，一个诺曼底式的衣柜，四壁的印花墙纸上还随意地挂了几幅山峦风景画。房中弥漫着薰衣草和樟脑丸的混合气味。

卧室的外面是间客厅，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家具，有几只反翘式椅腿的椅子，房顶上还挂着一盏玻璃坠子吊灯。房里唯一的古怪之处，就是在一个架子上放着许多用来装东方香料的小瓶子。

稍远处有灯光亮着，看来像是有几个人在厨房里吃饭，但他们的眼

睛盯着一台电视机。

梅里埃斯则紧盯着自己的探测器屏幕。

“蚂蚁现在在我们的正上方，”他轻声说道，“所以，这上面应该还有个阁楼。”

于是两人开始察看天花板上是否有活门。在通向浴室的过道中，他们发现了一架通向顶楼的梯子，那上面隐隐透出一丝灯光。

“我们上！”梅里埃斯边说边拔出枪来。

两人上了梯子，顿觉眼前豁然开朗。这是个处处透着古怪的屋顶阁楼，中央是个昆虫饲养缸，和蕾蒂西娅的那个蚂蚁饲养缸极为相似，只是体积要大上10倍。好几根管子从这个巨型饲养缸的顶部伸出，连接到一台计算机上，而后者又和许多不同颜色的小瓶相连。阁楼的左侧摆着其他的计算机设备、一张瓷砖实验台、一台显微镜以及一大堆杂乱的电线和晶体管。“这准是个疯子天才住的地方，”蕾蒂西娅正这么想着，冷不防身后响起一声大喝：

“举起手来！”

他们慢慢转过身去，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支枪，巨大的枪口正对着他们。枪的上方是一张极为熟悉的脸庞，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已认识了。这就是阿姆兰乡笛的吹奏者。

147. 百科全书

放屁虫（Bombardier）：放屁臭甲虫（Brachynus creptians）有一支与生俱来的“生物枪”，当它们遭到攻击时，会从体内释放出一种气体，并伴以响声。这种御敌方式是通过混合它体内的两个同腺体所分泌出的两种不同的化学物质来实现的。一个腺体释放出含25%过氧化氢和10%氢醌的溶液，另一个腺体则产生一种含过氧化物的酶，当两种物质在燃烧室中混合时，温度可达到水的沸点100℃，会产生烟雾，并释放出硝酸蒸汽，从而发生巨响。

当人们将手靠近放屁虫时，它的“生物枪”会立即释放出大量灼热且有异味的红色液滴，这就是硝酸，它触及皮肤时会引起水疱。

这类鞘翅目昆虫深谙腹部毒液喷射孔的瞄准技术，因此，它们能准确地击中几厘米远的目标。即使没有击中，射击时发出的响声也足以吓退任何一个敌人。

一个放屁虫一般能连续攻击3到4次，但有些昆虫学家发现部分种类甚至能连续射击24下。

由于放屁虫都为橘红色及银蓝色，因此很容易识别。这就像是在宣称，全副武装的它们即使穿着再花里胡哨的衣服，也一样可以不受伤害。一般情况下，凡是具有绚丽的体色或鲜艳的翅膀的鞘翅目昆虫都拥有自己的防身绝招，以远离那些好事者。

注：鼠类深知，放屁虫虽防身有术，其味道却鲜美无比。看到放屁虫时，老鼠会跳到它们的身上，在虫子放屁前先将其腹部按入沙土中，待其弹药储备已浪费殆尽后，再一口咬下它们的头部，慢慢享用这顿美餐。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48. 一个充满欢歌笑语的清晨

24号醒了，它正栖身于一株金合欢上，躺在那细细的枝条的凹陷处。在枝条的侧面，它可以辨认出有许许多多细孔，就像是一扇扇舷窗，那是蚁房的通风口。24号戳穿了一个小孔底部的薄膜，发现下面是一间婴儿房。其他的蚂蚁都还在睡梦中，它就一个人出去溜达溜达。

金合欢的花瓣上附有花蜜，那是成蚁的食物，那上面还有专供幼蚁食用的细末。这些食物里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油脂，适合各种年龄层次蚂蚁的营养需要。

在清晨第一轮微波的激荡下，悬崖的石壁啪啦啪啦地响着。空气里弥散着辣辣的薄荷味和怪怪的麝香味。

河滩边，红色的阳光照亮了河面，那儿有一只水蝽正在水面上滑行。一根枯枝横在边上，像一道小堤似的，24号就在那上面爬着。透过清澈的水流，它能看到河里一群群的水蛭和孑孓。

接着又向小岛的北面爬去。那边的水面上漂着一大片浮萍，似一方长着圆圆绿绿叶片的草坪轻抚着临河的峭壁。草坪中不时会鼓出两只蟾蜍的大眼睛来。稍远处的小河湾里生长着白色的睡莲，它们那淡紫色的花苞在每天早晨7点准时展开，但一近黄昏就合上了。在昆虫世界里，睡莲的镇痛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实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它们也会吃睡莲富含淀粉的块茎。

大自然永远是面面俱到的，24号心里想着，不好的东西同它的克制之法总是相去甚近。像死水潭边上会长着垂柳，它的树皮里所含的水杨酸（阿司匹林的主要成分）就能用来医治在这种脏地方易得的毛病。

这岛不大，很快，24号已跑到了它的东面。这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半水生植物，它们的茎部有一大半没入水中，构成了一道别有情调的风景。成片的慈姑、毛茛和水蓼为这隅绿色世界添上了星星点点的紫与白。

一对对蜻蜓在这片绿色上回旋、飞舞，雄蜻蜓试图将它的那对生殖

器插入同伴的生殖器官中。雄性蜻蜓的生殖器一个位于胸廓上，另一个位于下腹部；而雌性蜻蜓的生殖器则一个位于头部后侧，另一个也位于下腹。要进行交配，必须四个生殖器同时接合，这需要高难度的杂技表演水准。

24号继续它的小岛之旅。

岛的南面是些沼泽植物，有芦苇、灯芯草、鸢尾和薄荷，它们的根部都直接扎入泥土里。忽然，有一双黑色的眼睛从这些植物中冒了出来，它们紧盯24号，并且在向它不断地靠近。这双眼睛的主人是一条蝾螈。蝾螈属蜥蜴类，表皮黑色，上面长有黄色和橘黄色的斑纹，如大理石上的条纹。它的头部圆而平坦，背上顶着一个个黑色的肉瘤，这就是它们的恐龙祖先留下的唯一一点印记。蝾螈离24号越来越近了，这种动物非常喜欢吃昆虫，但行动十分迟缓。所以，往往还没等它们采取行动，眼看到手的猎物就已逃之夭夭了。于是，它们只好等到雨点将那些昆虫打昏后再拾来吃。

24号向着金合欢上的藏身之处没命地跑去。

“警报！警报！”它用气味语言高喊着，“蝾螈来了，蝾螈来了！”

顿时，无数的肚子从合欢树上的“枪眼”里对准了蝾螈，它们轻而易举地就将酸液弹准确无误地击中了这个行动迟缓的目标。可是，它们的酸液对这身黑色的厚皮实在是奈何不得，而那些迅速冲上前去想用大颚咬死它的蚂蚁都立刻丢了命，成了它那一身毒液的牺牲品。就这样，一个行动迟缓者战胜了一群反应迅捷者。

蝾螈仗着自己皮坚肉厚、刀枪不入，不紧不慢地迈着步子向那条布满枪口的合欢枝条走去。突然，合欢的尖刺扎了它一下，出血了。它惊恐地查看着自己的伤口，随即转身离去，消失在灯芯草丛中。于是，静又战胜了慢。

合欢树上的所有居民都欢呼起来，像是庆祝来了个外援替它们赶跑了天敌。它们把枝丫里最后的一些寄生虫扫到树下，给合欢树的根部施上堆肥。

随着上午的气温渐渐升高，各种动物都开始忙起自己的事儿来：白蚁在一段被河水冲来的木头上打洞，苍蝇急于在异性面前炫耀自己美丽的体色，所有的昆虫都走出了自己的小天地。金合欢岛不仅为它们提供各种食物，还保护它们不受外敌的侵犯。

河里的食物非常丰富：有能让蚂蚁榨出甜汁的睡莲，有生长在沼泽地里的勿忘草，有能给伤口消毒的肥皂草，还有能用小刺戳住鱼虫给褐蚁吃的水生麻草。

空中大群大群的蚊子和蜻蜓如同一片片乌云，乌云的下面，大家都享受起这里的岛屿生活来。蚁城里单调重复的工作已远远离开了它们。

一阵巨大的撞击声传了过来，那是两只雄金龟子在打架。

两只硕大的金龟子举着大钳，顶着尖角，你绕我，我绕你，在空中飞旋。忽然，它们相互咬上了发达的大颚，时而向上爬升，时而又背朝下翻过身子。甲壳撞上甲壳，尖角顶尖角，它们又开始了一场自由式摔跤比赛，发出嗡嗡的响声，卷起了无数的尘土。然后，两只虫子又一起飞上了天，继续互相追逐。

所有旁观的蚂蚁看着这场精彩绝伦的决斗，不禁都兴奋起来。它们将两颚磨得咔咔作响，在边上跃跃欲试，急着想跟谁干上一架。

空中的决斗已分出了胜负，体形较大的那只金龟子占了优势，另一只则摔到了地上，六腿朝天来回蹬踢着。胜利者将一双折断了的大钳高高举向天空，宣告自己凯旋。

103号从这件事里看出了一点征兆，它知道，金合欢岛上平平静静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大家都希望能尽快继续征程，再留下去，情敌间的吵架、争斗又会开始，而不同种类昆虫之间由来已久的生存竞争又要重新上演。联邦会彻底瓦解，褐蚁对白蚁、蜜蜂对苍蝇、金龟子对金龟子又会再度开战。

必须引导这些毁灭性的力量集中对准同一个目标，必须重新踏上征途。103号向左右两侧的同伴们说了自己的想法，大家做出决定，等明天气温一回升就立刻出发。

夜里，蚂蚁们待在它们的天然居所里，像往常一样，对这样那样的事情高谈阔论起来。

今天，有一只蚂蚁提出，为了让这次东征青史留名，每只蚂蚁都应该像蚁后那样取个名字来代替卵号。

“取个名字？”

“为什么不呢？”

“对，我们一个个来取。”

“那你们准备叫我什么呢？”103号问道。

有的提议叫“那个指挥的”，有的提议叫“那个打败鸟儿的”，还有的提议叫“那个胆小的”。但103号自己认为，它的费洛蒙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怀疑心和好奇心。它最引以为荣的就是自己的一无所知，所以，它希望别人叫它“那个怀疑的”。

“我嘛，我想叫‘那个知道的’，因为我知道手指是我们的神明。”

“至于我嘛，我想叫‘那个是蚂蚁的’，因为我为蚂蚁而战，向所有的蚂蚁的敌人开战。”

“我想大家叫我‘那个……’。”

过去，“我”一直是个忌词，而现在，它们居然在争相给自己取名。这表明，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存在得到承认，不仅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得到承认，更是作为具有自身不同特点的个体而得到承认。

103号不禁烦躁起来，这太不正常了。它四腿着地，支起身子，要求大家放弃这个想法：

“你们要做好准备，明天一早出发，越早越好。”

149. 百科全书

黎明之村（Auroville）： 黎明之村位于印度的本地治理市（编者注：Pondich é ry，因是李安执导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幼年 派成长的取景地而为人所熟知。 ）附近，它是历史上几次最有意义的乌托邦公社实践地之一。

1968年，孟加拉哲学家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和法国女哲学家米拉·阿尔法萨（Mira Alfassa“主母”）着手创建一座理想村。按他们的设想，其外形应酷似一个星系，光从中央的球状部分射出，照亮村内各处。两位哲学家等待着各国人士前来。后来，在这里生活的主要是一些寻求绝对乌托邦的欧洲人。

公社里的男男女女造起风车，盖起手工工场，开挖水渠，还建了一座砖厂和一个信息中心，并且在这个气候干燥的地方种植了农作物。“主母”在此期间著了好几本书，详细叙述了她的思想及体验。一切都在向乌托邦的理想不断靠近，直到有一天，有些社员要求在“主母”的有生之年尊奉她为女神。“主母”婉言拒绝了这项殊荣。可那时，室利·阿罗频多已经去世，再也没有人在她身边支持她了。“主母”无力违抗这些崇拜者的意志。

他们把她禁闭在房中，认定“主母”既然不愿做活的女神，那就让她做死的女神。也许她不曾意识到自己体内神的特质，但在别人眼里，她自始至终都是个女神。

“主母”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显得十分沮丧消沉，像是经受了重大打击。每当她想提及自己被禁闭在房中受尽崇拜者们的种种虐待时，这些人就会立刻打断她的话语，并将她带回房中。在这些自称无比尊崇她的人日复一日的折磨下，“主母”渐渐变成了一个又干又瘪的老太婆。

其实，“主母”也曾向从前的朋友们秘密地传出消息：有人想毒死她，把她变成一尊死的女神，让她更能得到别人的尊敬。可是，她的求救始终只是徒劳，所有想帮助她的人都被立即赶出了公社。她最后只得待在房中，空对四壁奏响风琴，聊以倾吐心中的凄苦，诉说自己的悲剧。

再怎么努力也是无济于事，1973年，“主母”可能是由于服用了大量砒霜，离开了人世。黎明之村以女神之礼为她举行了葬礼。

失去了“主母”后，再也没有人能把公社凝聚成一体了。公社分裂了，所有的社员互相倾轧，将乌托邦这一理想之国的概念完全抛诸脑后。他们在法庭上长期争执不下，一件又一件诉讼令人不禁生疑：这还是那个人类历史上最富有雄心壮志，最为成功的乌托邦之一吗？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50. 尼古拉

“你们要作战到底。”

他知道，希丽·普·妮女王现在对手指教派的运动追查得很紧，它们很难再发动第二次攻击。要行动奏效，一个神灵应当表现出他能针对当前局势进行讲话的才能。尼古拉·威尔斯趁着地下之城沉浸在一片睡梦中，坐到了翻译机跟前。他想了一会儿，就在键盘上敲击起来，如同在沙龙中演奏的年轻时代的莫扎特。不过，尼古拉奏出的并不是音乐，而是一组组能让他变成神灵的谐和的香气。

你们要作战到底，

不惜代价履行祭献的使命，

正是由于你们给我们吃得太少，

现在你们必须承受苦难和死亡。

手指无所不能因为手指是神明，

手指无所不能因为手指是伟大的，

手指无所不能因为手指是强大的。

这就是真……

“尼古拉，你怎么起来了，你不睡觉，在干什么？”

乔纳森·威尔斯突然出现在尼古拉的身后，揉着眼睛，打着哈欠，朝他走去。

尼古拉一阵慌乱。他想关上机器，却按错了扭，不但没有切断电源，反而增加了屏幕的亮度。

乔纳森只要扫上一眼就能猜出一切。虽然只来得及看最后一句话，但他已经明白了一切：

他儿子把自己说成是神明，强迫蚂蚁给他们送吃的。乔纳森瞪大了眼睛。片刻间，他已推断出了这个诡计意味着什么。

尼古拉竟然把蚂蚁变成了教徒！

乔纳森呆若木鸡地站了一会儿，这个发现实在是太令他吃惊了。一旁的尼古拉不知该怎么做才好。忽然，他向父亲猛地扑过去。

“爸爸，你要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救我们大家，是要蚂蚁给我们送吃的。”

乔纳森·威尔斯的神情变得恐惧起来。

尼古拉结结巴巴地解释：

“我只是想教蚂蚁来尊崇我们，不管怎么说，就是因为这些蚂蚁，我们才会被困在这地下，应该由它们来救我们出困境。如果它们不送吃的给我们，如果它们再抛弃我们，我们是会饿死的。所以，总是要有个人出来做点什么。我也想过很多办法，终于给我找到了。我们比蚂蚁聪明几千倍，强大几千倍，任何一个人对这些小虫子来说都是巨人。如果他们把我们当作神，就不会让我们倒下。所以，我才训练了一些蚂蚁信徒，而正是因为有了我，你们现在才能吃到一点蜜露和蘑菇。是我，12岁的尼古拉，是我救了你们，你们这些大人，你们这些把自己当成昆虫的大人！”

乔纳森·威尔斯一刻也没有迟疑。两个响亮的巴掌顿时在儿子的脸颊上印上了五个指印。响声吵醒了其他人，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尼古拉——”奥古斯妲祖母惊叫起来。

尼古拉抽抽噎噎地哭了，大人们总是什么都不懂。在父母冰冷的目光注视下，这个爱复仇的天神成了一个又哭又闹的小男孩。

乔纳森·威尔斯再度举起了巴掌，又要揍孩子，他的妻子拦住了他。

“不要，别把暴力再带到这儿来，我们好不容易才消灭了暴力。”

乔纳森已气得无法自已。

“他竟敢滥用人类的优越性！他竟敢把神的思想灌输到蚂蚁文明中！天知道这种做法会造成什么后果？宗教战争、宗教裁判所、狂热盲信、倾轧异己……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我儿子而起！”

露西出来求情：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错。”

“如今大错已铸，叫我们如何弥补呢？”乔纳森叹了口气，“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

她抓住丈夫的双肩。

“不，我已经想到一个办法了，和儿子好好谈谈吧。”

151. 金合欢自由团体的诞生

清晨。今天一大早，24号又在凝视着远处雾气萦绕的地平线。

“太阳啊，升起来吧。”

太阳乖乖地照着它的话做了。

24号独自立在树枝顶端，看着眼前美丽的世界。它在思索，如果神真的存在，它们无须变成手指的模样，它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变成可怕的庞然大物。然而，它们还是存在的。它们在树上结出的甜美果实里吸引着蚂蚁。它们在金龟子炫目的甲壳中，它们在阴冷的白蚁穴里，它们在美丽的小河风光里，它们在馥郁的花香中，在臭虫邪恶的心眼里，在蝴蝶粉饰的翅膀上，在蚜虫甘甜的蜜露里，在蜜蜂致命的毒液里，在上下起伏的山峦中，在平静的河水里，在杀伤力强的大雨中，也在振奋精神的阳光里。

和23号一样，它完全能够相信，有一股超凡的力量在支配这个世界里的一切。但是，它刚刚才明白，这股力量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往的，并不是只有手指才体现了它的存在！

它就是神明，23号就是神明，手指也是神明，无须再深究了，一切都在眼前，就在触角和两颚所能及的范围内。

24号想起了103号曾给它讲过的蚂蚁的传说。现在，它已完完全全懂了。“什么时候最美好？现在！做什么事情最好？做你面前的事情！幸福的秘密是什么？在地球上走。”

它直起身子。

“太阳，你升得更高，变得更白吧！”

太阳又一次顺从地按它说的做了。

24号边走边放松了茧子。它不再需要寻找了，它已经什么都懂了，没必要再继续征程了。它总是因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迷路，现在，它懂了。它的位置就在这里，它要做的就是好好整治这个小岛，它唯一的

雄心就是过好每一秒钟，将它们视为生活奇迹般的馈赠。

它不会再害怕孤单寂寞了，它也不会再害怕其他的什么了，当一只蚂蚁找到了真正属于它的位置，就什么也不会怕了。

24号跑去找103号。

103号正在用唾液修补勿忘草战舰。

触角相触。

24号把茧子交还给103号。

“我不会再背这个宝贝了，你只能自己背了。我要留在这里，我不再需要去证明什么了。我已经受够了战争，我受够了迷路。”

所有在场的蚂蚁听到这番话后，都惊愕地竖起了触角。103号神情茫然地接过了蝴蝶茧子，问24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两只小虫再度相互轻触对方的触角。

“我留在这里，”24号重申，“我要在这儿再建一座城市。”

“可你早已有了贝洛岗，那可是你出生的地方啊！”

年轻的24号蚂蚁非常乐意承认，贝洛岗的确是个很强大的联邦。只是它已经厌倦了各个蚁城之间的争斗，它也已受够了那些所谓的级别，它们自每只蚂蚁出生之日起就将其日后的角色强加给它们。它要远离这些等级制度而生活，远离手指而生活，它要一切从头开始。

“但你将会孤零零地独自生活！”

“如果其他还有谁也想留在这个岛上，我会非常欢迎。”

一只褐蚁走了过来，它也厌倦了这次远征。至于手指，它既不会站在它们一边，也不会和它们作对，它对它们毫无兴趣。另外还有6只褐蚁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它们也拒绝离开小岛。

接下来，又有两只蜜蜂和两只白蚁决定放弃这次远征。

“青蛙会把你们全部吞了的。”9号警告它们。

它们才不信呢，有了金合欢的尖刺保护，那些敌人近不了它们的身。

一只金龟子和一只苍蝇也加入了24号的阵营，接着又有10只蚂蚁、5只蜜蜂和5只白蚁加入进来。

怎么才能把它们留在远征军里呢？

一只褐蚁说明它是信徒，可它很想留下来。24号回答说，关于手指的信仰，它们的团体既不赞同，也不反对。在这个小岛上，每只昆虫都可以自由地思想。

“自由地思想……”103号微微颤抖着。

史无前例地，动物们成立了自己的乌托邦。它们经触角商议后给这个团体取了个费洛蒙名字“金合欢城”，然后，就在那株金合欢上安了家。蜜蜂们还有一点蜂王浆，里面含有的荷尔蒙可以帮助那些想变成有生殖力类的无生殖力昆虫实现梦想。这样，乌托邦里有了女王，就能世世代代永远延续下去。

它们的决定令103号十分诧异，它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终于又重新晃动起它的触角，召集其他那些愿意继续远征的昆虫集合。

152. 百科全书

植物间的沟通：　　某些非洲的合欢科植物具有一种神奇的特性，当羚羊或是山羊要吃它们时，它们会迅速改变体内的化学成分，让自己带上毒性。当动物发现这种植物的味道变化时，就会走开去吃另一棵。但是，这些植物还会释放出一种能为其周围同类植物所接收的香味，及时警告它们敌人的到来。这样，几分钟内，所有的合欢都会变得不可食用。草食动物们只得跑到远处去寻找那些收不到警报的合欢。然而，畜牧技术要求牧群及其食物应集中在同一处封闭的地方，即羊群和合欢应集中在同一块围起的牧场里。这种做法的后果就是：一旦第一棵受到威胁的合欢发出警报，羊群就只好去吃含毒素的植物，许多羊群因此中毒而亡。人们直到很久以后才弄明白前因后果。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53. 世界的尽头仅在两步之遥

中午了，远征军的先锋将士们仍然在合欢岛上。103号给勿忘草战舰装备好武器，战士们爬上船坐好，牢牢地攀着叶子上的细茸毛。

几只苍蝇飞向船即将驶往的彼岸，寻找最佳泊位，也就是说，最安全的停靠点。

船已全部离开了检修站，合欢自由团体的成员们将远征将士们送到河边，帮它们把小舟推入水中。大家竖起触角，相互交换了鼓励的费洛蒙。没有谁知道哪方的任务会更艰巨：是在一个荒岛上创立一个自由的社会？还是到世界的那头与恶魔作战？双方都为自己打气，要坚持到底，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放弃自己的既定目标。

船渐渐驶离沙滩，漂向远处。攀在勿忘草叶上的战士们注视着信徒们塑起的黏土雕像，它们变得越来越小。小小的船队排成一线前进。

水面上，龙虱桨手飞速滑行，推动着一叶叶轻舟向前驶进。空中，金龟子们驱赶着飞上前来的鸟儿们，不让它们靠近这队漂浮不定的远征军团。

就这样，东征军前行，前行，不断地前行。

暖暖的空气中回荡着一首费洛蒙战歌：

它们庞大无比，

它们就在那里，

杀死手指，杀死手指。

它们在粮仓放火，

杀死手指，粮仓就将归我！

它们劫掠城市，

杀死手指，杀死手指。

它们穿透小虫，

杀死手指，我们将打败手指！

它们要我们无处容身，

我们就杀死手指，杀死手指。

水里不时地露出几条红眼鱼、鳟鱼和小猫鱼的背鳍。远处，有几只独角金龟子正密切注意它们的行动，要是这些水中的魔鬼胆敢威胁到任何一条小船，它们就会立即将前额上的尖角深深扎入这些家伙的鳞片之间。

苍蝇侦察兵回来了。它们精疲力竭地停落到一片片叶子上，如归队的飞机在航空母舰上着陆。它们不但在陡峭的岸边找到了世界的边界，而且发现了一座越界而过的石拱桥。这可真是个意外的收获。

“那就不必开挖地道了。”103号十分欣喜。

“桥在哪儿？”

“偏北方向，只要逆流而上就行了。”

远征战士们兴奋得浑身打战：世界的尽头已近在眼前。船队顺利地到达了对岸的峭壁，损失不算大，只有一条船被一只蝾螈给活吞了。这就是远征的代价。

不同军团、不同种类重新集合。前进！

苍蝇们果然没有说谎。

从未到过世界尽头的它们是多么兴奋啊！世界的边界就在那儿，那条被各种传说层层包围起来的、充满了神奇色彩的黑带子。一团团东西在那里以令人眩晕的速度飞快地来来去去，外面还裹着一层散发着怪味的尘土、烟气以及碳氢化合物。这种振动速度是它们闻所未闻的，这儿的一切都是非自然的。

“那就向它们进攻吧！”一只白蚁兵说道。

“不，不要进攻它们，也不要在这里行动。”

103号估计是这条黑带子给了手指们超凡的力量。最好还是到一个不那么危险的地方再进攻。到世界边界的另一边，也就是桥的那一头，会比较容易攻克它们。

然而，每支队伍里总会有些冒失鬼。一只白蚁想明白其究竟，就向那条黑色的带子走了过去，它立刻就被压得和树叶一样扁平。这就是昆虫，无论是什么，它们一定要亲身体验后才会相信。

经过这起事件以后，远征军随着103号上了桥，迈着小小的步子向那片未知的土地走去。那里放牧着一群群手指。

154. 熟悉的脸庞

楼梯上站着个女人，只看得到她的上半身和一支枪，枪口正对着他们。她踏上最后几级阶梯，向他们走来。这一刻，雅克·梅里埃斯正在自己的脑海里拼命地搜寻相关的记忆，“我敢肯定见过这张脸。”

和他一样的感觉，一个名字像是已到了蕾蒂西娅·威尔斯的嘴边，可就是说不出来。

“先生，把你的枪交出来，（梅里埃斯把手枪扔到脚下）你们都坐到椅子上去。”

这语气，这嗓音……

“我们不是小偷，”蕾蒂西娅说道，“我的朋友甚至……”

警长打断了她的话。

“就住在拐角，我就住在这个小区。”

“这无关紧要。”那人忙着用电线将两人绑在椅子上。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你们，梅里埃斯警长，还有您，蕾蒂西娅·威尔斯，《周日回声》报的记者，你们到我家来究竟想干什么？而且你们居然还是一块儿来的，我一直以为你们俩相互怨恨，她在媒体上攻击您，而您又曾把她送进监狱。现在，你们两个串通一气，半夜三更跑到我家里来。”

“那是因为……”

蕾蒂西娅的话再度被打断。

“我很清楚你们为什么会这么好心来看我。快说，你们是用了什么方法来跟踪我的蚂蚁的？”

一个声音在楼下响起：

“亲爱的，发生什么事了？你在跟谁说话？”

“跟我们家的不速之客。”

活门板里又探出个头来，然后是身体。“这个人我可不认识。”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个男人，留着长长的白胡子，穿着件灰底红格的衬衣，活像个圣诞老人。一个已近风烛残年的圣诞老人。

“我来给你介绍，梅里埃斯先生和蕾蒂西娅小姐，他们是陪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这里的。怎么来的？我想他们会告诉我们的。”

圣诞老人慌张起来。

“这可是两个名人啊，一个是有名的警长，一个是有名的记者。你不能杀他们，不能！而且，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杀下去了……”

那个女人硬生生地打断了他的话：

“你要我们放弃吗，阿尔蒂尔？你要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所有的一切都这么毁了吗？”

“是的。”阿尔蒂尔说。

她的语气几近恳求：

“可是，如果我们放弃了，有谁来继任我们的使命呢？没有人，没有任何人……”

白胡子男人痛苦地蜷起了手指。

“既然这两个人发现了我们，别人也一定会的。然后就又是杀人，杀人，这样没完没了地杀，我们永远也完成不了任务。杀了一个，又会来十个，我实在已经厌倦了这种暴力的生活。”

“那个圣诞老人我从没见过，可那个女人，她……”蕾蒂西娅的思路纷乱极了，她无法集中思想去听那两个人的对话，尽管自己的生死就悬在那一线之间。

阿尔蒂尔举起一只布满暗褐色斑点的手捂着前额，刚才的那番争论已使他疲惫不堪了。他想找个什么东西靠一下，但没等找到，人就已瘫倒在地，昏了过去。

那女人默默地注视着两个年轻人，接着就给他们松了绑。两人下意

识地揉着脚踝和手腕。

“你们只要帮我把他抬到床上去就可以了。”她说道。

“他怎么了？”蕾蒂西娅问道。

“虚脱，这段日子发作越来越频繁了。我的丈夫病了，病得很严重，他活不了多久了。正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所以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冒险。”

“我以前是个医生，”蕾蒂西娅说，“您让我来看看吧，也许我能帮他减轻些痛苦。”

女人悲哀地撇了撇嘴。

“没用的，我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癌扩散。”

他们小心翼翼地将阿尔蒂尔抬到床上，病人的妻子迅速抓起一支装有镇静剂和吗啡的注射器。

“现在让他好好休息吧，他要睡一会儿才能恢复些体力。”

雅克·梅里埃斯在一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

“啊，我认出您了。”

在同一刻，同一个讯息从蕾蒂西娅的脑海中闪过，毫无疑问，她也认出了眼前的这个女人。

155. 百科全书

同时异地实验：　　这是1901年在多个国家同时进行的一组实验的名称。在这组实验中，小鼠接受了一系列智力测试，并在满分20分中取得了6分。

1965年，在同样的国家，用完全一致的测试方法，小鼠的平均得分为20分中的8分。

可见，地理位置与这一现象并没有任何关系。欧洲的小鼠既不比美洲、非洲、大洋洲及亚洲的小白鼠聪明，当然也不比它们笨。在全世界五大洲，所有在1965年接受实验的白鼠的得分都比它们祖辈们在1901年的得分高。也就是说，地球上的白鼠都进步了，就好像是有一种全球性的白鼠智慧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也可以注意到，有许多发明在中国、印度群岛和欧洲是同时产生的，如火、火药、纺织技术。直到今天，有不少人类的发现还是在一定的时期内，在地球上的不同地点同时完成的。

一切使人不禁想到，有些想法会在空中飘移，而那些被赋予能力抓住这些想法的人物就以此来推动全球知识水平的发展。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56. 世界的那一边

远征军沿陡峭的石壁攀缘而上。桥的另一端是一些直上天际的几何形物体，它们看起来并没有根。蚂蚁们停下了脚步，怔怔地仰望着这群规则、陡直的高山。这里就是手指窝吗？

它们已经到了世界尽头的另一边，那里是手指的地盘。

一种异常强烈的感觉占据了它们全身，这甚至比它们在整个征途上曾经历的无数次心灵的冲击更为强烈。

就是这里了，手指的老窝。它们如此巨大，如此雄伟，比森林里最高龄的树木还要高一千倍，繁茂一千倍。单是手指窝的影子就要延伸到几十万步以外的地方。手指为自己造的栖身之处真是大得无法丈量，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创造不出同样的杰作。

103号的身体僵直了。这一回，是它自己给了自己勇气继续前进，越过世界的边缘，前往它们力所不及的地方。现在，它已来到了这块曾让它朝思暮想的世外土地：这里超越了任何文明的范畴。

它的身后，其他昆虫都纷纷大摇触角，表示怀疑。

在这巨大力量的作用下，远征军就这样一动不动、无声无息地站了很久很久。信徒蚂蚁们纷纷俯身拜倒，其他的则交头接耳，相互询问起这个线条笔直、体积无边的截然不同的世界。

战士们重新集合，清点数目。共有800只昆虫来到了这块敌方的土地。可手指隐藏在这样坚实的堡垒中，怎么才能杀掉它们呢？必须进攻它们的老窝。

全体同意，金龟子和蜜蜂飞行团作为增补兵力，在紧急时动用。接着，随着一个冲锋信号，大军向着建筑的入口猛冲过去。

忽然，一只怪马从天而降，那是块扁平的黑东西，它一下子就压死了四名白蚁战士。紧接着，一片片黑东西从各处飞下，砸碎了枪手们的护胸甲。

这些就是手指吗？

首次执行任务，就有70名战士牺牲了。但远征军并没有灰心，它们向后撤退，准备发起第二次进攻。

“冲啊，把它们全部杀了！”

这一次，蚂蚁军团排成尖兵队形，向前挺进。

11点，许多人都拿着信件向邮局走来。几乎没什么人注意到地上这些悄然而行的小黑点。小推车的轮子、休闲鞋和运动鞋压平了一个个黑色的、小小的身影。

偶尔有几只黑点攀上了一条裤子，也很快被人反手一击赶了下来。

“它们已经发现我们了，现在正从四面发动进攻！”一名战士怒喊道，随即被压得扁平。

撤退的费洛蒙警报拉响了，又有60名牺牲者。

触角秘密会议。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占领这个手指窝。”

9号建议部署不同的军团，并试用迂回攻击的战术。于是，远征军下令必须爬上鞋子，任何一只都行。

“冲啊！”

前排的枪手们向一只篮球鞋的橡胶表面喷射毒液，另外几个则用大颚割起一双女式皮鞋亮闪闪的塑料面来。

撤退。再次点数。又死了20个。

神明是坚不可摧的。蚂蚁信徒们胜利地欢呼。自从战斗一开始，它们就缩在最后不停地祈祷。

103号变得不知所措起来，它一直抱着那只蝴蝶茧子，迟迟不敢加入危险的冲锋战。

对手指的恐惧感又向它袭来，渐渐占满了它全部的思想，真的，它们看来的确是无法战胜的。但9号仍不甘心低头认输，它决定同飞行兵

团一起作战。所有的兵力都被集中在邮局对面的梧桐树上，9号爬到一只金龟子的身上，将蜜蜂部署在进攻线路的两侧。

它紧盯着手指窝大大的开口处，“高喊”着用来振奋士气的费洛蒙。

独角金龟子们低下了头，瞄准好头顶上的尖角。

“向着手指，冲啊！”

邮局里，一个邮递员关上了玻璃门。“风太大了。”他说。

远征战士们什么也没有看到，就只顾着全速冲锋，直到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块透明墙。它们要刹车，可已经来不及了。金龟子们一个个爆裂开来，向下跌去，背上的枪手们则都粘在了尸体上。

“下冰雹了吗？”邮局里的一个顾客问道。

“没有，我想可能是雷蒂菲太太的孩子吧，他们很喜欢玩石子。”

“不怕玻璃门被砸坏吗？”

“别担心，那玻璃很厚。”

一些仍有希望救治的伤员被抬了回去。在这次进攻中，远征军又损失了80只兵力。

“手指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对付得多。”一只蚂蚁道。

9号不愿放弃，白蚁们也不愿放弃。它们千里迢迢，克服了千难万阻才来到这里，不是让几片黑东西、几座透明墙一吓就会吓回去的。

大家在梧桐树下露宿了一夜。

所有的战士都充满了信心，明天将会是全新的一天。蚂蚁们懂得花时间付出代价，也会动脑筋想办法，所以它们总是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

一个侦察兵发现，在昨天进攻的手指窝的门楣下有一条开口，呈相当规则的矩形状。它猜想这可能是个间接入口处，也没与同伴们商量，就独自前往刺探。这只蚂蚁一头钻进了那个上面刻有一些符号的开口，这些符号在另一个时空里的意思是“长途航空信件”。然后，它就跌到了几片白白的、扁扁的东西上面。为了一探究竟，它决定潜入其中一片里，可是当它想再出来时，却被一堵白墙拦住了去路。于是，它只得待在那里，默默地等待。

于是，三年后，人们在尼泊尔境内的喜马拉雅山脉中发现了一群典型的法国褐蚁。其后，昆虫学家们自问这些蚂蚁是如何完成如此长途的旅行的。最后，他们总结出，这只是一种同法国褐蚁极为相像的蚁种，一个纯粹的巧合。

157. 是她

“你们认出我了？”

雅克·梅里埃斯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您是朱莉娅特·拉米尔，猜谜明星，那个节目叫‘思考’……”

“……‘陷阱’。”蕾蒂西娅帮他补充。

这个女记者皱着眉头，苦苦思索。一个猜谜冠军，一个假圣诞老人和一群能置人死地的蚂蚁之间会有什么联系。

警长对这种较量早已司空见惯，看到朱莉娅特·拉米尔已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就想方设法来安慰她。

“我们能认出您来，是因为我们十分喜欢这个节目，您知道的！用看似最最简单的例子教人换个角度来看待世界，换个方式来思考问题。”

“换个方式来思考问题！”拉米尔夫人叹了口气，忍不住抽泣起来。

她没有化妆，也没做头发，身上披了件晨衣而非裁剪合身的晚礼服，看起来比荧屏上苍老，且神情疲惫。这位出众的猜谜明星现在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年妇人。

“这是我的丈夫阿尔蒂尔，”她指着躺在床上的男人说道，“他才是蚂蚁的‘主人’，可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错，一切都是。现在，你们既然已经到了我这儿，我也不可能再继续保守这个秘密了，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们的。”

158. 阐释

“尼古拉，我必须和你谈谈。”

孩子低着头，等着父亲劈头盖脸一顿好骂。

“是，爸爸，我知道自己做错了，”他顺从地说道，“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尼古拉，我现在不是来和你讨论你那些鬼把戏的。”乔纳森放柔声音说道，“而是来和你谈谈我们这儿的生活。你是选择了过‘正常’的生活，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而我们，我们已决定要把自己变成‘蚂蚁’，有的人认为你应该来参加我们的定期交流会，可我觉得应该先让你了解我们的思想，然后再让你做出自由的选择。”

“是，爸爸。”

“我们在做什么，你知道吗？”

小男孩的眼睛盯着地面，嘴里咕哝着：

“你们就是围成一圈，一起唱歌，然后就吃得越来越少。”

父亲尽量使自己表现得耐心一些。

“这只是我们所做的事情的外在表现，还有其他很多方面是你没有看到的。来，告诉我，尼古拉，你有几种感觉？”

“五种。”

“哪五种？”

“视觉、听觉，唔……触觉、味觉和嗅觉。”小男孩逐个儿背着，像是在学校里参加考试。

“还有呢？”乔纳森问。

“还有就没了。”

“很好，你举出了能帮助你了解物质世界的五种生理感觉。但是，还有另一种存在，那就是精神世界，只有通过五种感觉才能抓住它。如果你仅仅满足于生理上的五感，那就像是你只使用了左手的五根手指，为什么不去用用右手的五根手指呢？”

尼古拉听得目瞪口呆。

“你说的五种‘心—理—感—觉’，到底是什么？”

“它们就是：情绪、想象、直觉、普遍意识和灵感。”

“我还以为就是让我用大脑思考，就这么简单。”

“完全不是，思考的方式有几千几万种，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台电脑，可以为它编排程序，让它创造出一些人们甚至连想也不曾想到过的神奇的东西。大脑是我们天赋的工具，可我们从来都未曾找到能发挥它全部作用的办法。目前我们只能使用它的10%，几千年后也许能用到50%，一百万年后或许能达到90%。对大脑而言，我们还是婴儿，我们连周围发生的一半事情都了解不了。”

“你太夸张了，现代的科学……”

“我没有夸张，科学算什么，科学只不过是用来哄哄那些什么都不懂的人。真正的科学家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人越是发展，就越会意识到自己的无知。”

“但埃德蒙伯伯就知道很多东西，他……”

“不，埃德蒙只是给我们指出了真正能摆脱束缚的道路。他只是告诉我们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并没有给出问题的答案。当我们开始读《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时，会觉得对周围的一切了解得越来越多，可是当我们再读下去，其实自己什么都不懂。”

“我觉得，这本书里写的我都懂了。”

“你真是幸运。”

“这本书里讲到了自然、蚂蚁、宇宙、社会行为，地球上部落之间的冲突，我甚至看了里面的菜谱和谜语。当我在看这本书时，我觉得自己正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强大。”

“你的确是很幸运。这本书我越读，就越发现原来我们有那么多不

可理解的事，我们离追求的目标是那么遥远。即使是这本书也帮不了我们。书只是单词的连续，而单词是字母的连续，字母则都是图形。单词用来表示其名称背后的物体、想法、动物等等。如‘白色’一词有它自己的感情色彩，但白色在其他的语言里是用其他的单词来表示，像white、blanco 等。这表明‘白色’这个词还不足以用来定义白色这种颜色，它只是从前不知道哪个人发明出来的一个近似词。所以，所有的书都是单词的连续排列，都是没有生命的符号的连续、近似词的连续。”

“但《百科全书》……”

“对以往的生活而言，《百科全书》一点意义也没有。没有一本书能比得上对现在行为的一刻思考。”

“我真的一点也不明白你这一大篇奇谈怪论。”

“对不起，我解释得太快了一点。比方说现在，我对你说话时你在听我说话，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当然在听你说话，难道你觉得我会不听你说话？”

“听人说话太难了……你必须高度警觉。”

“你真奇怪，爸爸。”

“对不起，我说的这些又超出了你的理解范围。我想让你明白一些东西。闭上眼睛，注意听我说的。你想象有一个柠檬，看到了吗？黄黄的，很黄很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它的表皮很粗糙，但是很香。你闻到香气了吗？”

“闻到了。”

“好，现在，你拿起一把尖尖的小刀，把它切开，切成一片片圆形的薄片：柠檬切开了，在阳光的照耀下，你可以看到圆圆的薄片上多汁的果肉纵横交错，你去挤一挤，果肉迸开了，流出了柠檬汁，黄黄的，香香的，你感觉到了吗？”

尼古拉紧闭着双眼。

“噢，是的。”

“好了，现在，告诉我，你嘴里有口水吗？”

“啧啧——（尼古拉咂了咂嘴）我的舌头下面全是口水，这怎么可

能呢？”

“这就是思想对身体的作用。你看，你什么都没做，只是想象着一只柠檬，就能在身体里激起一种无法控制的生理现象。”

“这真是太神奇了。”

“这只是第一步，我们不需要把自己神化，我们早就已经是神了，只是没有意识到而已。”

“我要学这个，爸爸，求求你，教教我，教我怎么用思想来控制，教教我嘛。我应该怎么做呢？”

159. 毒品

蚁城里内战的规模越来越大，叛乱的蚂蚁信徒已侵占了一个小区，那是属于储粮蚁的。从这个小区里，教徒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将蜜露送到手指那里。

反常的是，手指们并没有再通过“活石头博士”来表达它们的意思，先知的声音已不再响起。

但，沉默丝毫没有减少教徒们疯狂的信仰。

死去的蚂蚁信徒被有条不紊地集中到一个小房间里，每次作战前，起义的战士们都会先去看看它们，对着这些一动不动的雕像做出交换食物或说话的动作。大部分尸体上凝固着作战的神情。

蚂蚁们只要有一次踏进过这间小室，出来时全身上下乃至触角上的气味都像是经过了彻底的改变。完好无损地保存死者的身体是对生命的尊重。

手指教派运动是蚁城里唯一宣称城里的居民并非生下来又可以随便丢弃的运动。

叛乱教徒的演讲有如毒品一般，只要一提及神灵，听众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接受它们的思想。

然后，所有受“手指教派”蛊惑的蚂蚁都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也不再照顾幼蚁，只想着偷出食物送到城下手指的住处去。

希丽·普·妮女王看来已不再担心叛乱的再次泛滥，它想要的只是远征军的消息。

从小飞虫那里，它得知远征将士们现在已跨越了世界的边缘，正向手指发动进攻。

“太好了，”女王道，“可怜的手指们，它们将多么后悔不该来挑衅我们，等我们在那里彻底打败它们，看这边的叛乱还怎么继续下去！”

160. 百科全书

述： 在法语中，数（compter）和述（conter）的发音完全相同。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文字和数字相对应的关系几乎在各种语言里都有。数文字和述数字，又有什么区别呢？英文中，数：to count；述：to recount；德语中，数：zahlen；述：erzahlen；希伯来语中，述：le saper ；数：li saper；中文里，数和述。

自语言产生的最初阶段，数字和文字就已合为一体。每个字母和一个数字相对应，每个数字也和一个字母相对应。希伯来人远在古代就已明白了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圣经》是一部充满了科学知识的神书的原因。《圣经》里的每个故事都编上了数字代号。如果给每个句子的第一个字母编上对应的数值，就能找出其后隐藏的第一层意思；如果给里面的每个单词的每个字母都编上其对应值，那么你就会得到一组组和传说、宗教毫不相干的数字组合与公式。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61. 进攻中的意外

昆虫们为大举进攻进行准备。手指窝就在那里，正对面，以一种嘲弄的神情睨视着它们。这可真是忍无可忍。

远征战士们铁了心，决定要像疯子一般发起冲击。第一个手指窝只是个象征，它一定不怎么经得起进攻。各军团根据不同的特长排成直线。103号高高地站在金龟子“大角”的背上，建议大家集结成密集式方阵进攻，等到手指一出现就立即散开。这一战术曾在丽春花战役中为侏儒蚁所采用，并且表现得十分管用。

每只蚂蚁都舔洗了自己的全身，大家最后来了一次口对口的食物交换。专门负责打气的蚂蚁则从触角里释放出最最野蛮的费洛蒙来。

“冲啊！”

最后的570名远征战士排成骇人的一线，怀着坚定的意志向前冲去。蜜蜂们在蚂蚁的触角上方飞舞着，挺出了毒液的蜇针，金龟子们将两颚磨得咔咔作响。

9号想再挖一个洞，然后在里面放上蜜蜂的毒液。毕竟，这是唯一曾成功赶跑过手指的方法。

一切到位。第一和第二突击梯队的轻步兵开始行动了，骑兵们那纤长的细腿分开骑在它们身体的两侧。这是由贝洛岗、泽地贝纳岗、阿斯科乐依娜及摩克西克山城邦的居民们组成的一支超级部队。金龟子战士们则一心想要为同胞们报仇，它们昨天都牺牲在了那面从虚无中突然幻出的透明墙上。

轮到第三、第四突击梯队行动了。它们由重炮手和轻炮手组成。还没有谁，至少到目前为止，能让它们担心的。

第五和第六梯队则准备用它们的大颚尖端在垂死的手指上涂上蜜蜂的毒液来结果它们的性命。

从来没有一支昆虫军队在如此远离各自家园的土地上作战，它们大

家都知道，这一战可能关系到能否征服这个星球上的全部土地。

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别处的任何一次战斗。这场战役关系到世界的统治权的归属，胜利者将证明它才是这个星球上的真正主人。

9号对这一点认识得十分清楚。只要看看它挑衅地伸着自己的两个大颚，就可以知道它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战士们离藐视着它们的手指窝只剩下几千步了。

8点30分，邮局刚刚开门。第一批客人走了进去，丝毫不曾料想到自己居然会成为什么东西的赌注。

昆虫们由快速小跑变成了飞奔而上。

“冲啊！”

城市的清洁工作从早上八点半开始。一辆小型洒水车将满车的肥皂水洒向人行道。

“我们碰上什么了？”

远征军里一阵慌乱：一股股带着呛人气味的旋转水流正向它们迎面扑来。整支军队都被击昏了，水流吞没了它们。

“分散——”103号高喊。

水浪高度达到了它们十几步的距离，将所有的战士都席卷而去。从地面上回溅起来的水花再度飞上天空，击向飞行军团。

所有战士都受到了肥皂水的洗涤。

几只金龟子终于千辛万苦地飞了起来，背上带着几群慌作一团的蚂蚁。所有的昆虫都舞动着六条腿挣扎着。蚂蚁在推挤着白蚁。还讲什么种族间的团结默契！大家保命要紧。

蚂蚁乘客加重了金龟子的分量，它们艰难地飞行着，一不小心就成

了几只胖鸽子的一顿美餐。

地面上是一场大屠杀。

整队整队的军团死在了水花冲卷之下。士兵们穿着护甲的身子在广场上滚来滚去，最后搁浅在路边的排水沟里。

一次伟大的军事冒险就这样结束了。经强劲的肥皂水流喷击了40秒以后，远征军再也没有办法前进了。这支由3000只不同种类的昆虫为消灭手指而组成的联军，只剩下了极少一部分多少有些跛脚的幸存者，大部分战士都被城市清洁工作的惊涛骇浪给卷走了。

教徒、非教徒，褐蚁、蜜蜂、金龟子、白蚁和苍蝇都被这阵水花一视同仁地带走了。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个开车的城市环保员什么都没有注意到，也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人类自己正发起这个星球上的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大家都在边忙着自己手头的事情，边计划着当天的午餐、杂活以及办公室里的工作。

但昆虫们清清楚楚地认识到，它们在这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了。

一切都如此迅速，如此干脆，这场灾难来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在短短的40秒里，所有曾跋涉几千米的腿爪，所有曾在恶劣的条件下战斗过的大颚，所有曾嗅到最具异国气息的触角，这所有的一切，都成了一块块残片，漂浮在橄榄绿色的水面上。

对手指的首次远征已无法再向前推进了，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再向前推进了。一场肥皂雨倾盆而下，就这样把它吞没了。

162. 尼古拉

尼古拉·威尔斯和其他人坐到了一起。他用自己的振动声波充实了整个集体的振动声波：OM。过了一会儿，他感到自己成了一片无形无质的云，轻飘飘地向上升，向上升，穿过了实实在在存在的物质。这种感觉比做蚂蚁之神好上几千倍。自由了！他自由了！

163. 清账

9号有一种条件反射的逃生本能。它把自己的脚爪深深扎进一块阴沟盖子的凹槽中。灾难过去后，它惨兮兮地摊在了人行道的地砖上。至于103号，它抓着“大角”刚好来得及向上拔高，及时避开了旋转水流，所以它和蜷缩着躲在一个柏油洞里的23号一样，毫发未损。

稍远处，几只幸免于难的金龟子驮着它们背上的指挥者们拼命地逃窜。最后剩下的几只白蚁则一边逃命，一边埋怨自己怎么没有留在合欢岛上。

三只贝洛岗的蚂蚁终于团聚了。

“对我们而言，它们实在是太强大了。”9号一边悲叹着，一边擦洗着它那因接触到消毒水而轻度发炎的眼睛和触角。

“手指就是神明，手指无所不能。我们对你们不停地叫喊，可你们从来就不肯听。看，这下子一团糟了吧。”23号叹着气。

103号仍在害怕得瑟瑟发抖。手指是不是神明已经无关紧要了，总之，它们实在是太可怕了。

它们相互摩擦着身体，交换着绝望的费洛蒙。这似乎是它们——这次一败涂地的远征中的幸存者，唯一能做的了。

然而，103号的冒险之旅尚未就此结束。它还有一项任务要履行。它一直将那只蝴蝶茧子紧紧地抱在身上。9号直到此时才刚刚注意到，便问：

“你从远征一开始就抱着这个东西，那里面究竟是什么？”

“没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给我看看。”

9号发怒了。它声称一直以来，它都怀疑103号是手指的走狗，是它把大家直接带到了这个地方中了埋伏，是它自称大家的领队！

103号将包袱交托给23号，接受了9号的挑战。

两只蚂蚁面对面对峙着，它们的两颚都已经张到了不能再张为止，并不时地将触角末端射向对方。它们转着圈，寻找着对方最易攻击的地方。接着，两个身子猛地扭到了一起。它们相互扑到了对方的身上，背甲撞击着背甲，胸廓推挤着胸廓。9号挥动着它左侧的大颚，一下扎进了对手的护甲中，透明的鲜血流了下来。

103号闪过了对方镰刀的第二次来势，趁它被一击不中的惯性带得步履不稳时，切断了它的一根触角。

“停下这场无谓的决斗吧！现在只剩下我们几个了。你真的那么想完成手指交给你的使命吗？”

9号站在那里，显得非常理智。其实，它只是想将自己那只还有用的触角插入这个叛变者的眼球里。

它稍稍射偏了一点，没有击中目标。103号想射酸液弹了。

它调整好腹部位置，射出一滴具有腐蚀作用的液滴。但这滴腐蚀剂消失在一个邮递员的裤腿卷边里。

9号也开火了。这时，103号的酸液囊已经空了。决斗的挑起方自以为结果对手的时候到了，可103号还有反抗的余力。它猛地冲了过来，张大了两颚，咬住9号居中的那条左腿，由前向后扭去。

9号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103号的右后腿。现在，就看谁先把对方的腿给扭下来了。

103号回想起它以前曾上过的一节搏斗课。

“如果一方连续五次用同样的方式进攻，那么它的对手就会用与前五次同样的方式来避开第六次攻击，这时，要对它发动突然袭击就很容易了。”

连续五次，103号将触角顶端击向9号的嘴部，现在，只需利用对手两颚回击的位置扭住它的头颈就是了。它做了一个干脆利落的动作，一下子去掉了9号的首级。

9号的头在腻腻的地砖上滚了几下。

头颅停了下来。它的对手走过来察看，落败者的触角还在抖动着。

蚂蚁身体的每个部分都有一定的自主性，即使在死后也还是如此。

“你错了，103号。”9号的头说道。

103号感到这个场景似曾相识：一个头颅在临死前留下它最后的遗言。但那时，既不是在这个地方，留下的遗言也截然不同。那是在贝洛岗城的垃圾堆上，那只叛乱的蚂蚁最后对它说的话完全改变了它后来的生活历程。

9号头颅上的触角再度晃动起来。

“你错了，103号。你以为你可以宽待所有的蚂蚁，可这是不可能的。你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要么站在手指一边，要么站在蚂蚁一边。要避免暴力，靠的不是美好的想法，要避免暴力，就只有使用暴力。今天，你赢了，那是因为你比我强，很好。但我要给你个建议：千万不要让你的身体虚弱下来，因为，你那些美好的抽象的原则没有一条可以救得了你。”

23号走上前，对这颗喋喋不休的头颅踢了一脚。它向103号表示祝贺，并将茧子递还给它。

“现在，你知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103号知道。

“你呢？”

23号没有立刻回答，它只是含糊其词地搪塞着。它认为自己是手指教派的忠实奴仆，而且，它也相信，在必要的时候，手指会向它指示要履行的任务。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它会先在这个世界外的世界里溜达溜达。

103号鼓励它要保持勇气。然后就爬上了“大角”的身子，停在它的触角上。金龟子的鞘翅滑出了甲壳，长长的、褐色的翅膀伸展开去。启动。带肋的薄膜搅动了手指国里污染的空气。103号起飞了，向着对面第一座手指窝的顶端直冲上去。

164. 小精灵的主人

晨曦已至。蕾蒂西娅和雅克·梅里埃斯一直在倾听朱莉娅特·拉米尔讲述一个离奇的故事。

他们已经知道，那个长得像圣诞老人的退休了的男人是她的丈夫阿尔蒂尔·拉米尔。他自孩提时代起就对修修弄弄特别感兴趣，会自己做玩具，飞机、汽车、小船，并能远距离遥控它们。他还做了些会服从简单命令的东西及机器人，所以，他的朋友们戏称他为“小精灵的主人”。

“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值得加以培养的天赋。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一位精于十字刺绣的艺术家，她绣出的壁饰简直就是……”

拉米尔夫人的听众根本不把十字刺绣的奇迹放在眼里。她继续说道：

“阿尔蒂尔知道，如果他有什么多一点的东西能带给人类，那一定离不开他的远距离遥控技巧。”

很自然地，他决定向遥控装置技术方向发展，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工程师的文凭。阿尔蒂尔先后发明了爆裂轮胎的自动更换装置，植入颅内的滑动齿轮，甚至有远距离遥控的搔背工具。

在最近的一次战事中，他成功地制出了“钢狼”，这种四脚机器人显然比两只脚的更稳固，而且它们还配备了两台能在黑暗中工作的红外线摄像机。它的鼻孔是两架机关枪，嘴是一柄仅35毫米长的短枪。“钢狼”专用于晚上进攻。战士们可以在50千米以外的掩蔽处进行远距离遥控。这些机器人的作战效率是如此之高，乃至没有一个敌人存活下来以证明它们的存在。

然而，有一天，阿尔蒂尔在一卷绝密胶卷上读出了一组图像，它们记录了“钢狼”所造成的损失：指挥它们的士兵竟然全部头脑发热，像玩电子游戏那样将屏幕上所有会动的一切都屠杀了。

阿尔蒂尔灰心至极，便选择了提早退休，开了这家玩具店。从此，他便将自己的全部才能倾注到了孩子们身上。他认为成年人太缺乏责任

感，不懂得好好利用他的发明。

后来，他遇上了朱莉娅特，那时的她是个邮递员。她将他的信件、汇票、明信片、推荐信投递到他家，两人一见钟情，很快结了婚，并在菲尼克斯街的这幢房子里过起了幸福的日子。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她把这件事情称作“意外”。

那天，她像往常那样来回地投递信件，突然有一只狗袭击了她。它把邮件从她的包里弄了出来，用牙齿拼命地咬，还将一只邮包给扯了开来。

朱莉娅特完成了当天的工作以后，就把这只邮包带回了家。她想凭阿尔蒂尔那灵巧的手指，一定能将邮包补得完好如初，并且不留一丝痕迹。这样，朱莉娅特也就可以避免和那些满腹牢骚的住户闹得长期不快。

可是，阿尔蒂尔·拉米尔再也没有将那只包裹缝补好。他在摆弄那只邮包时，里面的内容令他大吃一惊。那是一本厚厚的、足有几百页的文字材料，一台古怪机器的图纸以及一封信。他身体里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战胜了同样与生俱来的谨慎态度：阿尔蒂尔读了那些文字材料，看了那封信，也研究了那些图纸。

于是，平静的生活被扰乱了。

阿尔蒂尔·拉米尔的生活只剩下了唯一一个念头：蚂蚁。他成了这个念头的俘虏。在阁楼上，他安置了一个培养缸，并总是说蚂蚁比人更聪明：因为在一个蚁穴里所有智慧团结起来的力量远远超出了它们简单的相加值。他确信，对蚂蚁而言，1+1=3。在那里，社会的协同作用得到了完全的发挥，蚂蚁们显示了如何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生活……群体生活。阿尔蒂尔以为，正是这种方式才使人类的思想得以很容易地发展。直到很久以后，朱莉娅特才得知这些图纸的内容。那是一台由发明者命名为“罗塞塔之石”的机器，它能将人类的语音转化为蚂蚁的费洛蒙，反之亦可，从而帮助人类社会与蚂蚁社会进行交流。

“可……可……可这是我父亲的研究项目啊！”蕾蒂西娅惊呼起来。

拉米尔夫人握住了她的手。

“我知道，您现在就在我面前，这令我感到非常羞愧。那个包裹，确切地说，是您的父亲埃德蒙·威尔斯先生寄出的，而收件人正是您，

威尔斯小姐。那些文字材料其实是他的《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Ⅱ卷。图纸上画的则是他的法语—蚂蚁语翻译机。而那封信……那封信是写给您的。”她边说边从餐具橱的一个抽屉里拿出一张精心折叠的纸来。蕾蒂西娅立刻将信从她手里一把夺过。

她看到上面写着：“蕾蒂西娅，我亲爱的女儿，别来评判我的做法……”

她一目十行地扫过这自己深爱的笔迹，看见它们在其他的、同样充满柔情的词句上结束，那下面署着埃德蒙·威尔斯的名字。她顿时感到一阵恶心，心里直想哭。蕾蒂西娅尖叫起来：

“贼，你们都是贼！这是我的，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这是我继承的唯一的遗产，偏偏被你们偷去了。我父亲生前最后一部伟大的巨著，就这么被你们扭曲了！我真应该早点从这里消失，对一切都毫不知情，也不知道这些最新的思想都是留给我的。可你们怎么能这样……”

她无力地靠在梅里埃斯身上，梅里埃斯伸出一条抚慰的臂膀，搂着她那柔弱的两肩，受到克制的小声啜泣令它们不住地颤抖着。

“请原谅我们。”朱莉娅特·拉米尔道。

“我一直相信有这封信，是的，我一直都相信。我的全部生活就是在等待这封信的到来。”

“或许，我向您保证，您父亲的精神遗产没有落在坏人的手里，您会少恨我们一些。您可以把这叫作巧合或是天数，就像是命运要安排这只包裹来到我们手中。”

后来，阿尔蒂尔·拉米尔立刻就着手装配这台机器。他甚至做了一些改进。这样，拉米尔夫妇现在就能和培养缸里的蚂蚁交谈了。是的，他们的确能和昆虫进行交流。

蕾蒂西娅的内心里，愤怒和赞叹交织在一起。这里所听到的一切太令她震惊了，和梅里埃斯一样，她也急于想知道下文。

“我们的交流是多么和谐啊！这是人类的首次经历。”朱莉娅特感叹道，“蚂蚁向我们解释它们的联邦的运作方式，告诉我们种族间的纷争与战斗，我们发现了一个与我们的鞋底齐高的世界，一个与我们的世界相平行的、充满智慧的世界。你们知道，蚂蚁有它们自己的工具，从事着它们自己的农业，它们发展了自己的尖端科技，甚至提到一些诸如民

主、等级、不同分工、相互帮助的抽象概念……”

在它们的帮助下，阿尔蒂尔更深入地了解了它们的思维方式，然后开发了一组能复制“蚁城精神”的计算机程序。同时，他还设计了一些微型智能机器装置——钢蚁。

他的目标是建一座由几百只钢蚁组成的人工蚁城，每只钢蚁都被赋予自主的智能（安装到微处理器内的信息程序），但它们同时又过群体生活，以集体意识行动、思维。朱莉娅特在脑海里搜寻着能表达自己意思的词句：

“怎么说呢？一个整体，就像是由不同部件组成的一台计算机，或者说是由许多团结一体的神经元构成的大脑，1+1=3即100+100=300。”

阿尔蒂尔·拉米尔认为，他的钢蚁们非常适合用于空间探测，能替代目前广泛采用的空间技术，即向遥远的行星发射两个自动探测仪。为什么不送去1000个既有独立智能又联成一体的微型自动探测器呢？如果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出了故障或是破碎了，其他999个会轮番继续它的工作，而一旦那个唯一的探测器因某个愚蠢的机械故障而无法工作的话，整个空间探测计划就会泡汤。

梅里埃斯的脸上露出了钦佩的神色。

“即使是对于武器装备而言，”他说道，“摧毁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机器人也要比消灭1000只微小的、简单的却团结一致的机器人容易。”

“这其实就是协同合作的原理。”拉米尔夫人强调，“团结的力量超过个体才能的简单相加。”

但是，那时，拉米尔夫妇并没有资金来完成这些伟大的项目。微型组件的价格十分昂贵，玩具店和朱莉娅特的邮递员工作的收入加起来也不够用来支付给供应商。阿尔蒂尔·拉米尔那丰富的思维中忽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让朱莉娅特参加《思考陷阱》节目，1万法郎一天，这可真是笔意外之财啊。可以由他将《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中的谜语先寄给制片人而朱莉娅特则去猜谜，威尔斯家的谜语就这样被预定下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想出比它们更妙的谜来。

“所以，一切都是在作假。”梅里埃斯很是不满。

“所有的一切，从一开始就是在作假，”蕾蒂西娅道，“真正有意义的是要弄清楚是如何作的假，比方说，我不懂为什么要那么长时间假装猜不出关于1、2、3的那个谜语来。”

回答非常简单。

“因为威尔斯家的谜语库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有了王牌，我就可以拖延游戏的进程，而继续拿我每天的1万法郎。”

有了这笔收入，拉米尔夫妇的生活变得舒适起来。与此同时，阿尔蒂尔的钢蚁开发计划和人蚁交流活动也在不断地推进，两个平行的世界里，一切都在向最好的方向顺利地发展。直到有一天，阿尔蒂尔看到了一则电视广告，他愤怒了。这是CCG产品的广告：Krak　Krak所到之地，虫子葬身之处。特写镜头上，一只蚂蚁在痛苦地挣扎，杀虫剂正在它的体内腐蚀着。

阿尔蒂尔义愤填膺，毒死这么小的对手，这多阴险啊。一只钢蚁制成以后，阿尔蒂尔立即将它派到CCG的实验室去刺探情况。机器蚁发现，索尔塔兄弟正和其他一些国际专家在合作进行一项更为恐怖的研究项目——巴别计划。

“巴别”项目实在太阴毒了，就连最有名的杀虫剂研究专家都只能在最最保密的条件下进行研究，以免被斥责为生态运动的罪人。即使是CCG的高层管理人员也不知道他们正在进行的这一系列实验。

“‘巴别’，”拉米尔夫人道，“是一种绝对有效的杀虫剂，化学家们至今尚未能以传统型的有机磷毒药来成功地对付蚂蚁，但‘巴别’不同，它不是一种毒药，而是一种能扰乱蚂蚁间触角交流的物质。”

“巴别”的最终形态是一种粉末，撒在地上后会发出一种能干扰所有蚂蚁费洛蒙的气味。仅需一盎司的量就能使几平方千米范围内都受到污染，该范围内的蚂蚁都会丧失释放和接受费洛蒙的能力。一旦无法交流，蚂蚁就不知道它的女王是否还活着，它有些什么任务，什么对它有益，什么对它有害。如果整个地球的表面都沾染上这种物质，那么五年后地球上就不会再有蚂蚁了。因为，对蚂蚁而言，与其无法交流，它们宁可选择死亡。

蚂蚁就是完完全全的“交流”。

索尔塔兄弟和他们的合作者早已洞悉了蚂蚁世界的这条基本原理。

在他们看来，蚂蚁只是应当消灭的害虫而已，他们为自己的这一发现而深感自豪：要灭绝蚂蚁，不是靠给它们的消化系统下毒，恰恰是给它们的大脑下毒。

“太可怕了！”女记者感叹道。

“通过小机器侦察，我丈夫的手中掌握了所有的材料。这伙化学家有意要一次根除地球表面的全部蚂蚁。”

“拉米尔夫人是在这时才决定参与这件事的？”警长问道。

“是的。”

蕾蒂西娅和梅里埃斯早已明白了阿尔蒂尔是怎样动手的。现在，他妻子所言证实了他们的猜想：急遣一名钢蚁探子去弄来极小的一块沾有被害者气味的东西，然后就派出大队机器蚁去摧毁那种气味的携带者。

警长对自己正确的猜想很是得意，他以一种内行的口吻来表达自己的赞赏：

“夫人，您的丈夫发明了一种最具诡辩艺术的谋杀方法，这是我迄今以来还不曾遇上的。”

朱莉娅特在他的恭维下涨红了脸。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动的手，但我们的方法显然十分奏效。而且，又有谁能怀疑我们呢？我们有全部不在场的证据，我们的蚂蚁是独立行动的，我们可以自由活动，哪怕是到离现场100千米以外远的地方去。”

“您的意思是说，你们的杀人蚂蚁是自主行动的吗？”蕾蒂西娅问道。

“当然是。利用蚂蚁，这不仅是一种全新的杀人方法，也是一种新的执行任务的方法，哪怕这是一项杀人的使命。也许这就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点。威尔斯小姐，您的父亲就非常清楚这个道理。他在书里对这一点做了解释，您看！”

她读了百科全书中的一段，其中论证了蚁穴的概念能给人工信息智能所带来的巨大变革。

被派到索尔塔兄弟家去的蚂蚁并不受远距离遥控，而是完全自主行

动的。当然，他们也被编了程序，以保证它们能找到要去的人家，识别气味，并杀死所有带有这种气味的人，消灭所有的谋杀痕迹。它们接到的其他命令还有：除掉所有的目击证人及证据（如果有的话），不能让任何带有一点这种气味的生命体留在世上。

蚂蚁们通过下水道和其他管道系统行动。它们悄无声息地出现，钻到被害者的体内打洞，从而杀死他们。

“这可真是一种完美无缺又难以察觉的杀人武器啊！”

“尽管如此，您还是逃过了它们的攻击，梅里埃斯警长。其实，只要跑得快一点就可以不死。我们的钢蚁前进速度十分缓慢，你们来这儿的途中就应该已经察觉到了这一点。只是，当我们的蚂蚁开始攻击时，大部分人都会变得十分恐慌，他们或惊或惧，僵在原地，不知道逃向门外求生。而且，现在这个时代，门锁的结构越来越复杂，颤抖的双手很难以足够快的速度打开门锁，在蚂蚁进攻之前逃出门外。这就是我们当代的讽刺：家中铁门系统最完善的人就是那些在门前最束手无措的人。”

“所以索尔塔兄弟、卡萝莉娜·诺加尔、马克西米利安·麦肯哈里斯、奥德甘夫妇和米盖尔·西格内拉兹都这么死了。”警长回想着说。

“是的，他们是‘巴别’项目的八名发起人。我们也曾将这些杀人蚂蚁派到您的高组教授那儿，因为我们担心有一个日本小组逃脱了。”

“我们已完全能判断出这些小精灵有多么高效。可以让我们看看吗？”

拉米尔夫人走上阁楼，拿下一只蚂蚁来。必须要离得很近才能辨认出这不是一只真的昆虫，而是一个由各种部件铰接而成的自动机械装置。它的触角是金属制的，眼部是两台配有广角镜头的微型摄像机。腹部的加压使它能像蚂蚁一样喷射出酸液，而锋利的不锈钢大颚看起来就跟剃须刀似的。机器蚁依靠其胸中的一个锂电池进行工作。它们的头部有一个微处理器，能指挥全身各关节处发动机的活动，并处理人造感官所获得的信息。

蕾蒂西娅握着放大镜，带着钦佩的神情观察着这只由微型技术和钟表技术结合而成的惊世之作。

“这么一个小小的玩具却可以有无限广阔的应用范围：侦察、战争

、空间、探测、人工智能革新……而它的外表实实在在是只蚂蚁。”

“光有外表还不够，”拉米尔夫人强调，“为了使机器蚂蚁能真正发挥效用，还必须复制蚂蚁的思想心理，并将其注入机器蚂蚁的体内。听听您父亲是怎么说的吧。”

她翻动着《百科全书》，从里面选出一段来读给蕾蒂西娅听。

165. 百科全书

神人同形论：　　人类总是用同样的方式思维，并将一切都归并为等级、价值。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大脑深感满意并引以为豪。他们自以为很讲逻辑、很明智，并始终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事物：智慧为人类独有，正如意识或是概念。弗兰肯斯坦是人类自我复制神话的代表［译者注：弗兰肯斯坦是著名的电影怪物角色。这个由各部分肢体组成的人工制造的角色最初出现在玛丽　·雪莱写的《弗兰肯斯坦》，（又名《当代的普罗米修斯》）一书中，书里的弗兰肯斯坦原是个专攻秘术的瑞士学生，他造出这个怪物，最后又被它杀死，弗兰肯斯坦成了怪物的名字。该书内容后被多次搬上银幕，弗兰肯斯坦就成了著名的电影怪物角色。］，他能依据自己的形象再创造出一个人，就像上帝创造了亚当那样。无论怎么创造，始终都是同一个模子啊！即使在制造机器人时，人类也只是在复制自己的形态和行为。有一天，人类也许会造出个机器人总统，或是个机器人教皇，但这并不会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然而，还有那么多其他的思维方式也同样存在着，蚂蚁就能教给我们其中之一，地球以外的生物也许还可以教给我们其他的思维方式。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雅克·梅里埃斯漫不经心地嚼着他的口香糖。

“这所有的一切真是太有意思了。可还有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拉米尔夫人，你们为什么要杀我？”

“哦，最初我们怀疑的人并不是您，而是威尔斯小姐。我们读了她写的文章，才知道她和她的父亲十分相像。至于您，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还有您这样的人物存在。”

梅里埃斯嚼口香糖的动作渐渐紧张起来。

“为了监视她的行动，我们派了一只机器蚂蚁去她家，蚂蚁把你们

的谈话录了下来，我们这才意识到，你们两人中更具洞察力的人其实是您。您说的那个吹阿姆兰乡笛的人的故事和实际情形几乎异曲同工，所以我们才会决定派一队蚂蚁去您家。”

“于是我就被怀疑是凶手。好在你们的谋杀行动又重新开始了……”

“那个米盖尔·西格内拉兹教授的手里掌握着‘巴别’的成品，我们的首要目的就是销毁它们。”

“那现在，这种厉害的‘巴别’在哪儿？”

“西格内拉兹死后，突击队里的一只蚂蚁已经毁去了盛放这种阴毒药品的试管。就我们所知，别处应该是不会再有了。希望将来别再有其他的研究者冒出同样的想法。根据埃德蒙·威尔斯所写的，各种想法都在空气中飘荡……有好的，也有坏的！”

她叹了口气。

“好了，现在你们已经什么都知道了，我已经回答了你们所有的问题，一丁点儿也没有隐瞒。”

拉米尔夫人伸出双手，像是等着梅里埃斯从口袋里面掏出手铐来。

“把我抓起来吧，你们可以审讯我，监禁我，只是，我求求你们，让我的丈夫安安静静地生活吧。他是个正直的人，他只是没办法接受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蚂蚁的想法，他只是想挽救一份属于全世界的珍贵资源，让它们免受那一小撮自傲狂学者的威胁。求您了，让阿尔蒂尔过一段平静的日子吧。不管怎么说，癌已经向他宣判了死刑。”

166. 没有消息，就不是好消息

“远征军有什么消息吗？”

“再也没有收到过。”

“再也没有收到过？怎么会这样？没有一只捎信的小飞虫从东面飞回来吗？”

希丽·普·妮将触角弯到嘴边，拼命地擦洗。它开始担心事情的发展并不像它所希望的那么简单。是不是所有的蚂蚁都因为杀了太多的手指而精疲力竭了？

希丽·普·妮女王又询问叛乱问题是否最终已得到了解决。一只兵蚁回答说，现在只剩下两三百只叛乱的蚂蚁，再要寻觅它们的踪迹已是十分困难。

167. 百科全书

第十一条戒律：　昨晚，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巴黎被一把巨大无比的铲子装进了一个透明瓶子里。进了瓶子后，一切都震动起来。连埃菲尔铁塔的塔尖都戳在了我那盥洗室的墙上，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个个儿，我在天花板上打着滚，几十个行人被压死在我紧闭的窗户下，汽车撞上了烟囱，路灯从地上被拔了出来。

家具在房间里滚来滚去，吓得我赶忙从家里出去。外面所有的一切都上下颠倒了过来，凯旋门成了一块块碎片，巴黎圣母院翻了个身，高高的尖顶深深地扎进地下。好几节地铁车厢从地下迸射而出，里面压挤出一堆人肉酱来。我就在一片残垣废墟中奔跑，最后停在了一块巨大的玻璃板前。玻璃板后有一只眼睛，只有一只，大得就跟整片天空似的。它就在那儿观察着我。过了一会儿，为了察看我的反应，它用一只巨勺似的东西敲打起玻璃来。钟声般震耳欲聋的巨响在四周回荡，将房子上剩下的完整的玻璃窗都震碎了。那只眼睛一直注视着我，它比太阳要大上一百倍。我真希望这一切不要发生。自从做了这个梦以后，我再也不去森林里找蚁穴了。即使我的蚂蚁们死了，我也不会去再弄一窝来。从这个梦里，我得到了启示，总结出了第十一条戒律。在将它加诸我身边的人之前，我会先以它来要求我自己。这条戒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当我提及“人”一词时，实则意为其他所有的一切生灵。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Ⅱ卷

168. 蟑螂王国

一只猫看到眼前飞过一个奇怪的动物，它的爪子从阳台的栅栏间伸了出去，对着那个怪东西拍了一下。金龟子“大角”掉了下去，103号刚好来得及在“大角”落地前跳了开去。

着地时，它的腿受到了撞击。13层，可真够高的。

那只金龟子可没那么幸运了，它厚重的甲壳跌成了碎片。出色的空中战士、英勇的“大角”就这样结束了一生。

一只满满的垃圾箱缓了缓103号的下落速度。直到这时，它还是丝毫没有松开那只茧子。

它就在那只色彩斑驳、裂痕累累的垃圾箱上向前爬着。多么美妙的地方啊！这儿所有的东西都能吃。它就趁着这个好机会，吃点东西来补充体力。这里的味道闻起来像是混合了多种多样的香气和臭味，它都没来得及一一区别开来。

在那边的一本破菜谱上，103号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不，不是一个，有几千个这样的身影在斜前方注意着它的行动。它们那长长的触角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这样看来，在手指的王国里也有昆虫！

它认出来了，那都是些蟑螂。

到处都是蟑螂。从食品罐头里、裂开的拖鞋里、死老鼠的身体里、消化酶洗衣粉的包装袋里、含活性乳酸菌的酸奶杯里、报废的电池里、弹簧里、发红的橡皮膏里、镇静药盒里、安眠药盒里、兴奋药盒里、整包过期的速冻食品里、没头没尾的沙丁鱼的罐头里，爬出来的全是蟑螂。它们把103号围在中间。这只小蚂蚁从没见过体型如此硕大的蟑螂。它们长着褐色的鞘翅和长长的、没有节的弯触角，身上散发出一股臭味。这气味虽然没有臭虫那么臭，但却是一种更带有刺激性的、令人作呕的味道，是腐烂的东西所散发出的各种怪味中最为微妙的那一种。

它们的侧肋是透明的。透过这层半透明的甲质壳，可以看到里面蠕动的内脏、搏动的心脏以及动脉里喷射的血液。这一幕给103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只长着暗黄色鞘翅、脚爪上布满细钩的老蟑螂带着满身的恶臭（类似于日久变质的蜜露味道）走上前来，用嗅觉语言和103号交谈。

它问蚂蚁来这儿干什么。

103号回答说，它想去手指窝里和它们见见面。

手指！所有的蟑螂看来都像是在嘲笑它。

“它说的的确是……手指吗？”

“是的，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到处都是手指，要见它们一点也不难。”老蟑螂加以解释。

“那您能带我去一个手指窝吗？”蚂蚁问道。

老蟑螂走上前。

“你知不知道手指究竟是什么？”103号直面对方。

“它们都是些很大很大的动物。”

103号不明白蟑螂究竟要它回答什么。

老蟑螂最终还是把答案告诉了它：

“手指是我们的奴隶。”

103号简直不敢相信。强大的手指居然会是弱小的蟑螂的奴隶吗？

于是，老蟑螂告诉它，它们是怎样教会手指每天把几吨几吨各不相同的食物给它们吃。手指为它们提供栖身之处、可吃的东西，甚至还有温暖。手指听从蟑螂的命令，并对它们关怀备至。

每天早晨，在堆成小山的手指的供品里，蟑螂们才吃完一顿现成的美餐，就又有其他的手指送吃的来。所以，这里永远有充足的食物，而且全部优质、新鲜。

其他的蟑螂又说到，从前，它们也住在森林里。后来，它们发现了手指的国度，就在这里住了下来。从此，它们无须再寻觅捕食，手指送

来的吃的香甜油腻品种丰富，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食物是不会动的。

“从15年前起，我们的祖先就不再追捕猎物了。一切新鲜的东西都会从天而降，天天如此，那是手指的供奉。”一只背部漆黑的大蟑螂再度强调。

“你们和手指说话吗？”103号问道。这里的所见所闻成堆的食物那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惊得它一愣一愣的。

老蟑螂解释到，它们根本不需要同手指交谈。不用任何一只蟑螂强调命令，手指们就已经乖乖地服从了。尽管如此，有一次，供品还是到得晚了一些。它们就一起用腹部敲击墙壁，以示不满。第二天，食物就准时送到了。一般说来，每天都会有垃圾倒下来。

“你们能带我去手指窝里吗？”103号询问道。

蟑螂们开始秘密交谈，看来它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最终还是由老蟑螂来表达它们的商议结果。

“除非你能接受‘光荣的考验’，否则我们是不会带你去的。”

光荣的考验？

蟑螂们带着蚂蚁向地下一楼的垃圾间里走去，那边有一个堆放杂物的角落，里面塞满了各种旧家具、旧家电和纸板盒。它们带着103号向一个明确的目的地走过去。

“这‘光荣的考验’究竟是什么？”

一只蟑螂回答它说，其实就是让它和某只昆虫见见面。

“见面，谁？一个对手吗？”

“是的，一个比你更强壮的对手。”一只蟑螂高深莫测地回答。

蟑螂们排成一队，鱼贯而行。

它们把蚂蚁带到了这个明确的地方。103号看到那里另外还有一只蚂蚁。它顶毛蓬乱，一脸凶相，显然是只兵蚁。同样地，也有许多蟑螂围在它的身边。

103号竖起触角走上前，发现了一个从没碰到过的反常现象：那只蚂蚁居然不带任何表明身份的气味！这一定是只习惯了贴身搏斗的雇工

，因为它的腿上和胸上留着无数道大颚的印痕。

不知为什么，这只在如此奇特的情况下相遇的蚂蚁顿时激起了103号的反感。它既没有气味，又是一副恶相，走路的样子又傲慢自负，脚上的毛至少有两天没有舔洗。这只蚂蚁看来真是不怎么友善啊！

“这是谁？”103号向身边的蟑螂询问，它们正饶有兴致地观察着它的反应。

“一只坚持要见你的蚂蚁，非你不见。”

一只蟑螂回答道。103号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只蚂蚁坚持要见它，但现在又不肯和它说话呢？它要试验一下。103号装出轻轻摇晃触角的样子，然后猛地裂开两颚，摆出一副恫吓的架势。那只蚂蚁会低头认输，还是会挑起一场决战？103号刚张开大颚，做出战斗的姿势，那只蚂蚁也露出了嘴部的尖刀。

“你是谁？”没有回答。那只蚂蚁仅仅抬了抬触角。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是远征军里的吗？”

看来一场恶斗是免不了的。

103号摆出进一步恐吓的架势，把腹部翻转到胸部下，像是准备近距离喷射酸液弹。在它看来，那只蚂蚁不会知道它的毒液库储备早已告罄。

对面那只蚂蚁的动作与它完全相同。这两位蚂蚁文明的代表就这样面对面地对峙着，一旁的蟑螂们则兴趣盎然。103号有点明白这考验的意思了。蟑螂们其实是想旁观一场蚂蚁角逐，只有胜者才会得到它们蟑螂一族的承认和接受。

103号并不喜欢自相残杀，可它知道自己身上肩负的使命更为重要（一只蟑螂答应在它接受考验时替它保管茧子）。而且，它越来越觉得对面的那只蚂蚁变得像凶神恶煞。这个既不开口又认不出自己的傲慢家伙究竟是谁呢？难道它会连第一位来到世界尽头的103号蚂蚁也不认识吗？

“我是103683号。”

那只蚂蚁又竖起了触角，可还是不搭腔。两只蚂蚁就这样面对面，摆着一副准备相互射击的样子。

“不过，我们还是别相互开火的好。”103号一面发出讯息，一面想着对方的酸液囊一定还是满满的。

它听了听自己的肚子，感觉出里面还剩下最后一滴酸液，要是它射得够快，或许能占个上风，把对方吓一大跳。

它竭尽腹部肌肉的全部力量射出这滴酸液。

可是，巧得不能再巧的是，那只蚂蚁也在同一时刻射出了酸液，两滴液体撞到了一起，冲力相互抵消，然后又慢慢地往下流（慢慢地往下流？有谁见过液体能在空中慢慢地往下流？103号没有注意到这点）。它张着大颚，冲上前去，却撞到了一块硬硬的东西上，对方大颚的尖端正不偏不倚地顶着自己的大颚尖端。

103号认真地思考起来。这个对手看来动作迅速，又寸步不让，而且能预料到自己的进攻动作，并在片刻间封住自己的攻势。

在这种情形下，最好还是避免相互对抗。

它转身走向蟑螂们，宣布它不愿意再和这只蚂蚁斗下去，因为对方是只褐蚁，就和它自己一样。

“你们必须同时接受我们两个，要不就一个也别接受。”

它的这番话并没有令蟑螂们感到吃惊。它们只是向它宣布，它已经通过了考验。103号糊涂了，于是，蟑螂们向它解释到，其实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对手，它的对面压根儿就没有对手，那只它一直对着说话的蚂蚁就是它自己。

103号还是不明白。

于是，蟑螂们又补充道，在它跟前的是一堵有魔力的墙，那上面涂了一层东西，让“对面的自己”显现出来。

“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陌生的来客，尤其是它们对自己的评价。”老蟑螂说道。

要评价一个人，还有什么比让他表现出在自己形象面前的言行举止更好的办法呢？

蟑螂们是偶然发现这堵墙的。它们自己当时的反应很发人深思。有几只蟑螂就同自己的影像连续斗上几个小时，有些则对着自己辱骂不休

，大部分蟑螂认为面前的虫子是“欠揍”，因为它一点气味也没有。

至少和它们大家的气味不同。

很少有蟑螂一上来就对自己的影像表示友善。

“要求别人接受我们，可我们首先就不接受我们自己。”老蟑螂像是在探讨一个哲学问题。怎么可能会有人乐意去帮助一个连自己都不愿帮助的人呢？怎么可能会有人去喜欢一个连自己都不喜欢的人呢？

蟑螂们为发明了“光荣的考验”而深感自豪。它们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无限微小或是无比巨大的动物能和自己的影像相抗衡。

103号向着镜子走了过去，镜里的它也做着同样的动作。

显然，它从来不曾见过玻璃镜子。过了一会儿，它自言自语，这一定是它所碰上的最为神奇的事了。一堵墙里能显出自己的样子来，并且同自己的行动保持一致。

它也许是低估了蟑螂们。要是它们真的能造出魔墙来，那也许它们真是手指的主人。

“既然最终你还是接受了你自己，我们就接受你；既然最终你还是愿意帮助你自己，那我们就会帮助你。”老蟑螂宣布了它们的决定。

169. 休憩的斗士们

菲尼克斯街上，蕾蒂西娅·威尔斯正走在雅克·梅里埃斯的身旁，她的心中隐隐有种不安的感觉，便伸手勾住了警长的胳膊。

“您表现得那么理智，真让我惊讶。我还以为您会毫不迟疑地把这对善良的老夫妇抓起来。一般说来，警察总是比较迟钝，只会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办事。”

他甩脱了她的手。

“人类心理学可从来不是您的专长。”

“您怎么这样说话！”

“这很正常，因为您憎恶人类！您从来不会试着来了解我，您不过是把我当成个傻瓜，一个必须不断引导才不会偏出理智正轨的傻瓜。”

“可您的确只是个大傻瓜！”

“就算我是个傻瓜，也轮不到您来评价我。您总是满腹成见，从来没有去爱过别人，您厌恶所有的男人。要讨您的欢心，得长上六只脚而不是长两条腿，得长上大颚而不是长嘴（他的目光直逼那淡紫色的、冷酷起来的眼神）。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您总是那么自以为是！我，即使是我，犯了错还知道低声下气。”

“您只不过是个……”

“是个疲惫不堪的男人，偏偏又对一个一心想毁了他声誉以哗众取宠的女记者表现得太过耐心。”

“再骂也没有用，我走了。”

“您就是这样，逃避比起听事实来可是要容易多了。您准备去哪儿？是想冲到打字机面前把这个故事公之于众吗？我，我宁可做一个做错事的警察，也不要做一个做对事的记者。我已经让拉米尔夫妇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了，可就是因为您，因为您那好出风头的本性，他们又会面临

在铁窗里度过余生的危险。”

“我不允许您……”

她抡起一个巴掌就向他甩去，却被一只火热而坚定的手掌捏住了手腕。两人的目光撞在了一起，那是黑色瞳仁和淡紫色瞳仁在对抗，乌木森林与热带海洋在对抗。他们心里立刻升起一种要哈哈大笑的冲动，随即就一起爆发出笑声来，开怀大笑。

就是嘛！他们刚刚共同解开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个难解之谜，接触到了另一个和他们的世界相平行的、神奇的世界。那里，有人能造出一群团结互助的机器人来，能同蚂蚁交流，并且掌握了完美无缺的作案技能。而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在那条伤心的菲尼克斯街上，像孩子般争吵着，同时又手拉着手。他们应该把双方的思想统一起来，好好地思索那些让人忘了一切的时刻。

蕾蒂西娅笑得身体也失去了平衡，她索性在人行道上坐了下来，继续开怀大笑。已经是凌晨三点了，这两个人看起来那么年轻，那么快乐，一丝一毫的睡意也没有。

还是蕾蒂西娅先停止了大笑。

“对不起，”她说，“我刚才太傻了。”

“不，不是你，是我。”

笑声又一次淹没了他们。一个晚归的酒色之徒略带醉意，同情地看着这对年轻人。他们一定是无家可归，所以只得在人行道上嬉闹。梅里埃斯将蕾蒂西娅扶了起来。

“我们走吧。”

“做什么去呢？”她问道。

“你总不会想在地上过一夜吧。”

“为什么不可以？”

“蕾蒂西娅，我最最理智的蕾蒂西娅，你这是怎么了？”

“一天到晚要讲理智，我已经受够了，不讲理智的人才是对的。我要做像世界上所有的拉米尔夫妇那样的人。”

他把她拖到回廊下的一个墙角里，以免清晨的露珠打湿她那一头精心修饰过的秀发，还有那薄薄的黑色套装下柔弱的娇躯。

他们靠得那么近，他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她，伸手想去抚摸她的脸庞，她躲了开去。

170. 蜗牛的故事

尼古拉在床上辗转反侧。

“妈妈，我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把自己说成是蚂蚁的神明，这个错误太可怕了。我该怎么弥补呢？”

露西·威尔斯向他俯下身子。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有谁能判断呢？”

“可这很明显是错的，我真的很惭愧。不会再有人想出比我做的这件傻事更傻的事情了。”

“我们从来就没法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不要我给你讲个故事？”

“请你说吧，妈妈。”

“这是个中国的传说。一天，有两个道士在道观的菜园里散步。忽然，一个道士看到在他们走的那条路上有一只蜗牛在爬，他的同伴没有注意，正要往蜗牛身上踩去。他赶紧将同伴一把拉住，弯下腰，捡起那只小东西。‘你看，我们险些害死这只蜗牛。它也代表着一条生命啊。命运正在它的身上延续，它应当活下去，继续生命的轮回。’他小心翼翼地将蜗牛放到草上。‘你真是昏头了，’另一个道士气愤地说，‘救了这只傻乎乎的蜗牛，却让它去危害我们的园丁精心料理的蔬菜。你这是在为一条微不足道的生命而破坏师兄弟们的劳动果实。’

“两个道士为此争执不下，这一切都落入了另一个经过这边的道士眼里，他感到十分好奇。由于那两个道士谁也说服不了谁，第一个道士就提议道：‘我们去老道长那儿吧？只有他那样的智慧才能定夺我们两个谁是对的。’于是两人就向老道长的住处走去。另一个好奇的道士就紧紧跟在那两个人的后面。见到老道长，第一个道士说了他是如何救了蜗牛从而保留下了一条神圣的生命，其中包含着过去未来几千番轮回。老道长听着他的话，不住地点头，最后说道：‘你是做了你应该做的事，你做的很对。’第二个道士跳了起来：‘什么？救一只吃菜的蜗牛，专

门危害蔬菜的东西，这还是件好事？应该反过来踩扁它，保护菜园子才对。正因为有了菜园，我们每天才有东西可吃。’老道长听了他的话，也点点头，说道：‘对，这也是你本来应该做的事，你说的很对。’这时，那个一直在旁边一言不发听他们说话的第三个道士走上前说道：‘可是他们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怎么可能两个人都对呢？’老道长对着第三个道士看了很长时间，他想了想，点点头，说道：‘是的，你说的也很对。’”

床上，尼古拉静静地躺着，发出轻微的鼾声。露西在一旁温柔地陪伴着他。

171. 百科全书

经济：　过去，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应是不断扩展的。增长率是用来衡量各种实体健康与否的标志：国家、企业、就业人口总数。然而，人不可能低下头，将身体无限地伸向前方。在社会扩张超出我们所能承受的范围，将我们压垮之前，就应该阻止其继续扩张。经济的不断扩展并非长久之计，只有一种状态才是能够长久保持的，那就是各种力量的平衡状态。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健康的民族，或是一个健康的劳动者应该既不会自我破坏，也不会破坏周围环境。我们的目标不应是征服，恰恰相反，应该融入自然，融入宇宙，我们唯一的口号是和谐。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以和谐的方式相互渗透，没有暴力，也没有自负。有一天，当人类社会在一种自然现象面前不再会有优越感，也不再会有恐惧感时，人类就找到自己内部世界的稳定性。他们会找到平衡，他们不会再去探求未来，也不会再为自己定下遥不可及的目标。他们只是简单地生活在“现在”。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72. 管道里的伟大业绩

它们顺着一条四壁粗糙的通道向上爬去。103号用它的大颚紧紧咬着蝴蝶茧，缓缓地向上前进。在这条无尽的狭长的通道上方，不时有亮光照下来。蟑螂们示意它要紧贴通道壁，并将触角向后收起。

他们的确十分熟悉手指的国度。就在亮光闪过之后，伴随着一阵可怕的稀里哗啦之声，一大堆又重又难闻的东西在垂直的通道里笔直地向下落去。

“你把垃圾袋扔到通道里去了吗，亲爱的？”

“是的。这已经是最后一只袋子了。你要记得去买新的，大一点的，这些垃圾袋实在装不下多少东西。”

昆虫们一边继续前进。一边担忧着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这样滚滚而下的垃圾山崩。

“你们带我去哪儿？”

“去你要去的地方。”

它们爬过好几层楼面，终于停了下来。

“就是这儿。”老蟑螂说。

“你们陪我去吗？”103号问。

“不，蟑螂有一句谚语，叫‘各有各的问题’，你还是自己应付吧，只有你自己才是你最好的盟友。”

在那上面，老蟑螂指给它看垃圾管道的活门板与墙壁间的缝隙，通过那里，它可以直接从厨房的水槽里爬出来。

103号紧紧抱着茧子，开始它的行程。

“可我来这儿究竟是干吗的？”它问自己。

它是那么害怕手指，现在居然跑到它们的窝里散步来了！

但是，它自己的城市、它自己的世界离这边是那么遥远，它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前进，不断地前进。

103号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走着。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标准的长方体几何形。它啃啮着一小块面包屑，来到了厨房。

为了给自己打气，这位远征军里的最后幸存者唱起了一首贝洛岗的小曲：

交战的时刻来到了，

火迎向水，

天迎向地，

高迎向低，

小迎向大，

交战的时刻来到了，

单一迎向多重，

圆迎向三角，

黑暗迎向彩虹。

就在它哼唱着这单调的曲子时，一阵恐惧感又向它袭来。它的步子不觉颤抖起来。当火迎向水时，蒸汽会喷射而出；当天迎向地时，暴雨会淹没一切；当高迎向低时，就会感到眩晕……

173. 联系中断

“我希望你无知的错误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

“蚂蚁之神”事件后，他们决定摧毁那台“罗塞塔之石”机器。尼古拉当然很后悔，可最好还是别再给他任何一丝机会。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如果饥饿折磨得他实在无法忍受下去时，他还是会干出傻事来的。

杰森·布拉杰拆下了机器的机芯，所有的人都一脚一脚坚决地向上踏去，直到机芯散成一堆碎片为止。

“这下，同蚂蚁的联系是彻底中断了。”大家都这样想着。

在这个脆弱的世界里，表现得太强大是很危险的。埃德蒙·威尔斯说得非常正确，在时机未到之前，一丁点小错都会给他们的地下文明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尼古拉直直地注视着父亲的眼睛。

“别担心，爸爸，它们肯定不会从我对它们说的话里明白什么重要的东西。”

“希望如此，我的儿子，希望如此。”

“手指就是我们的神明。”一只叛乱蚂蚁用强烈的费洛蒙“高喊”着，突然从墙壁里蹿了出来。一只兵蚁立刻将肚子翻到胸部下面朝它开火。蚂蚁信徒倒下了，它最后的反应是把冒烟的身体摆成带有六个分叉的十字形。

174. 阴和阳

清晨，蕾蒂西娅和梅里埃斯慢悠悠地向着女记者的家里走去。好在，她的家不是很远，就像拉米尔夫妇和她过去的伯父那样，她也选择了居住在枫丹白露的森林边上。不过，她住的这块地方可比菲尼克斯街要可爱多了。这里有两边都是精品店的步行街，许许多多绿化带以及一个迷你高尔夫球场，当然还有一个邮局。

一到客厅，他们立刻脱去了湿漉漉的衣服，然后就倒在了沙发上。

“你还是想睡觉吧？”梅里埃斯关切地问。

“不，我总算多多少少还睡了一会儿。”

至于他，只有浑身的酸痛才提醒他自己已是一夜不曾合眼。他的眼睛一直在忙着跟蕾蒂西娅打转，他的精神是那么兴奋，准备迎接新的冒险、新的不解之谜。要是她能提议还有其他的恶龙要去打败那该多好！

“来点蜂蜜吧？这种饮料可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和蚂蚁……”

“哦，再也别提这个词了，我再也，再也，再也不要听到蚂蚁了。”

她走了过来，坐到沙发的扶手上，两人碰了碰杯。“为恐怖分子化学家的调查胜利结束干杯！永别了蚂蚁！”

梅里埃斯叹了口气。

“我现在的状态是……我觉得自己睡不着觉，但又懒得工作。我们下一会儿棋怎么样？就像那时在丽滩饭店的房间里，和蚂蚁搏斗时那样？”

“说好不说蚂蚁的！”蕾蒂西娅大笑。

“我从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笑得这么多。”两人都这么想着。

“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年轻的女士说道，“我们来下跳棋吧。这种游戏不吃对方的棋子，而是要利用对方的棋子来帮助自己前进得更快。”

“考虑到我的智力已经开始退化，我希望这游戏不会太复杂。又要你来教我了。”

蕾蒂西娅拿来一块六角形的大理石棋盘，那上面刻着一颗六角星。

她开始讲述游戏规则：

“这六角星的每只角为一个棋营，里面摆满十颗玻璃棋子。每个棋营各有一种颜色。下棋者的目标是要将自己棋营里所有的玻璃棋子用最快的速度移到对面的棋营中去。棋子必须跳过己方或是对方的棋子前进，只要一个棋子后面有空格就可以跳过它。你想跳过多少个棋子都行，方向也没有限制，只要有能跳的空格就行。”

“如果没有棋子可以跳呢？”

“那就一格一格地走，向任何方向都可以。”

“被跳过的棋子是不是算吃掉了？”

“不，恰恰和传统的下棋方法相反，一个棋子也不吃，只要简单地利用空格的位置，找出一条能把自己的棋子尽快送到对方棋营的路就行了。”

他们开始下棋。

蕾蒂西娅很快就为自己铺好了一条路。各个棋子之间都有一个空格隔开。她的棋子一个接着一个借助这条“高速公路”走到远得不能再远的地方为止。

梅里埃斯也采用了同样的办法。到第一盘快结束时，他已经把自己所有的棋子填到了女记者的棋营中，除了一颗，一颗落在后面被遗忘了的棋子。就在他下这颗棋子时间里，蕾蒂西娅所有落后的棋子都已经赶了上来。

“你赢了。”他承认道。

“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我必须承认你已经应付得相当不错了。现在，你应该知道，千万不能遗漏任何一个子。必须记着把所有的棋子尽快送到对面，是所有的，漏了一个也不行。”

他并没有在听她说话，而是凝视着棋盘，像是被催眠了似的。

“雅克，你是不是不舒服？”她开始担心起来，“不用说，经过了这

样一夜……”

“不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我的身体是好得不能再好了。你看看这棋盘，好好看看。”

“我在看着，那又怎么样呢？”

“怎么样呢！这就是谜底啊！”

“我还以为我们已经找出所有的谜底了。”

“不就是那个，”他加重语气，“不就是那个拉米尔夫人的最后一个谜语，你还记得吗：怎样用6根火柴搭出6个三角形？（她徒劳地审视着这个六角形）再看看，只要把6根火柴搭成六角形的形状就行了，就像这个棋盘一样，里面有两个三角形相互贯穿。”

蕾蒂西娅更为仔细地观察着棋盘。

“这颗星叫‘大卫之盾’，（译者注：大卫之盾，犹太人的标记，象征上帝的保佑。）”她说，“它象征着对小宇宙的认识，而后者又是和对大宇宙的认识相统一的，这是无穷大与无穷小的结合。”

“这个概念我很欣赏。”他边说边将脸靠近了她的脸庞。

他们就保持着这样的姿势，脸颊挨着脸颊，凝视着棋盘。

“我们也可以将它称为天与地的结合。”他提出，“在这个理想化的几何图形里，一切都是互补、互渗、互相结合。两个图形相互贯穿，仍然保留了原来的特征。这也是高与低的混合。”

两人开始了一场比喻角逐：

“阴和阳。”

“光明与黑暗。”

“善与恶。”

“冷与热。”

蕾蒂西娅皱起眉头寻找其他的对比关系。

“可以说是睿智和疯狂吗？”

“是感性和理性。”

“精神与物质。”

“主动和被动。”

“这颗星，”梅里埃斯总结道，“就像你那盘跳棋，每个人都必须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最终还是要接受另一方。”

“这就是谜面关键句的来源：须用他人之思维方式来思维，”蕾蒂西娅道，“不过，我还有其他一些的结合观念想提出来。你认为‘智慧与美貌的结合’如何？”

“那你呢，你认为阳性与……阴性的结合怎么样？”

他那胡楂密布的脸颊离蕾蒂西娅滑嫩的脸庞更近了，他的手指大胆地插进了她那丝般的长发。

这一次，她没有推开他。

175. 一个超自然的世界

103号从水槽上下来，沿着吸尘器的边缘艰难地迈着步子，然后又来到了走廊，攀上一只椅子，再爬到墙上，消失在一幅画像之后。然后又重新钻出来，下地，最后来到一只抽水马桶的边沿上。

那底下有一片小小的湖泊，不过它可不想下去，所以就又爬到了浴室里，嗅着没上盖的牙膏散发出的薄荷清香，还有须后水甜甜的香气。接着，它又到了一块马塞洗衣皂上蹦跳了几下，然后再爬到一瓶鸡蛋香波的瓶口上溜起冰来。它的动作非常精确，总能恰到好处地避免掉进瓶子里淹死。

103号看到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这个窝里连个手指的影子也没有。

它又动身上路了。

它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它对自己说，它是代表了这次远征的最终，也是最简化的结果，所有的一切最后都简化成了它一个。而它还要选择：是赞同还是反对手指？

它，103号，能将所有的手指一网打尽吗？

一定可以，不过，这并不容易。

所有的战士都被迫远征3000米，但只杀掉了这些庞然大物中的一个。

它越想就越认为自己应当放弃只身消灭这个世界上所有手指的想法。

它来到一只鱼缸前，贴在玻璃上，久久地看着这些来来回回的怪鸟。它们色彩斑斓，看起来懒洋洋的，全身呈现出一片荧光。

103号从房门下爬了出去，顺着楼梯来到了上面一层楼。

它又走进一套公寓，继续它的调查研究：浴室、厨房、客厅。它甚

至掉进了录音机的磁带盒里，参观了一番各种电子部件，再爬出来，潜入一个房间里，没有人。它的视野里看不到任何一只手指。

它又来到了垃圾通道里，再上一层。厨房、浴室、客厅，还是没有人。它停下了脚步，分泌出一点费洛蒙来，在那上面记下它对手指习性的观察结果。

费洛蒙：动物学

主题：手指

作者：103683号

时间：100000667年

所有手指的窝看起来都很相似。它们都是用无法打洞的岩石筑成的洞穴。洞穴的外形都是立方体，且一一相叠。洞穴的内部一般都非常温暖，顶部白色，地上则为染色的草坪所覆盖。手指们很少住在里面。

它从阳台上爬出去，依靠脚爪上的黏性吸盘沿楼房的外墙向上攀登，来到了另一套大同小异的公寓里。它爬进客厅，这次，手指终于露面了。它继续朝前爬去，手指们在后面追赶，想要把它打死。103号勉勉强强逃了出去，嘴里依然紧紧咬着那个茧子。

176. 百科全书

确定方向：　　人类大多数的丰功伟绩都是自东向西逐步创造的。一直以来，人类都跟随着太阳的足迹，不停地询问自己这颗火球究竟在何处陨落。奥德修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阿提拉……他们都相信只有在西方才能找到答案。西行，就是为了探寻未来。

然而，既然有人自问他们将何去何从，当然也会有人自问他们是从何而来。东行，就是为了探知太阳的源地，也是为了找寻他自己的根基。马可·波罗、拿破仑、霍比特人（托尔金的《指环王》的主角之一）都是属于东方的人物。他们相信，如果有什么东西值得去发现，那一定是在那边，那遥远的后边，一切开始的地方，包括每一个日子。

在冒险家们的符号体系中，还有两个方向，它们的意义是这样的：向北而行，意味着寻求挫折来衡量自己的力量；向南而行，则是为了追求休憩与安宁。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77. 游荡

103号背负着它的小包，在这个超自然的手指的世界里游荡很长时间。它已参观了许多手指窝，有些空无一人，有些则住着手指，但它们都追赶它，一心想弄死它。

它也曾有过片刻想要放弃自己的墨丘利使命（译者注：墨丘利即希腊神话里的赫尔墨斯，众神的使者，墨丘利是罗马人对赫尔墨斯的称呼。　），不管怎么说，经过千里迢迢的长途跋涉，经历了千辛万苦，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到这时才放弃，未免太可惜了。它必须找到善良的手指，能友好地对待蚂蚁的手指。

103号已经参观了一百多套房间，要找吃的太容易了，到处都有。可待在这些有棱有角的空间里，它感觉像是到了另一个星球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几何体，它们都用超自然的颜色装扮起来：刺眼的白色、晦涩的栗色、电火花的蓝色、鲜亮的橘红色和带着黄的绿色。

真是个令人迷惑的世界啊！

这里几乎没有绿树，没有灌木，没有沙土，也没有小草，有的只是光滑而冰冷的物体。

一个谈得来的朋友也没有，只有几只一见它就吓得直逃的螨虫，它们像是很惧怕这个从森林里来的野孩子。

103号时而消失在一只拖把里，时而挣扎在面粉盒里，时而又跑到抽屉里做一番探险，那里面装的都是些令它惊奇的东西。

用视觉和嗅觉在这里什么也探测不到，有的尽是些呆板的形状、飘扬的灰尘，或是空空如也，或是住满了魔鬼的手指窝。

无论是什么，都必须找出它的中心来。贝洛·姬·姬妮总是如此强调。可是，在这么多层层互叠、一一紧挨的手指窝里，如何才能找出它们的中心来呢？

更何况它只有一个，孤零零的一个，它的姐妹们在多么遥远的地方

啊！

它犯起了思乡病。它好想念贝洛岗那金字塔形的家，好想念姐妹们（译者注：工蚁和兵蚁均为无生殖力雌蚁。　）的生活，好想念那交换食物时柔柔的暖意，也好想念植物们需要播种时散发的诱人香气，还有那些富有安全感的树荫，它是多么想念这所有的一切啊！那晴天下蕴藏着多少热量的岩石，还有那躲藏在草丛间的一条条费洛蒙小道。

现在，它就像当初远征时那样，前进，前进，不断地前进。它的约翰斯顿器官受到了这里又多又杂且稀奇古怪的波段的干扰：有电波、无线电波、光波、磁波。世界外的世界里充斥的是一大堆混乱虚假的信息。

它漫无目的地游荡着，随心所欲地顺着管道、电话线或是晾衣绳从一幢楼房爬到另一幢楼房。

什么都没有，一点欢迎的迹象都没有，手指们并没有注意到它。

103号困惑了。

它不禁懈怠下来，跟自己说“有什么好的”“这是干吗来着”。忽然，它分辨出了一种奇特的费洛蒙，那是森林里的褐蚁特有的芳香。它兴高采烈地向这奇迹般出现的气味飞奔而去。越跑过去，它就越确信自己对这股气味的判断：那是日乌利岗城，就在它们出发前不久被手指整个端走的蚁城。

芬芳的气息如一块磁石紧紧吸引着它。

不错，日乌利岗城就在那儿，完好无损。里面的居民也一样安然无恙。它要和姐妹们说话，它要抚摸它们，可是在它和它们之间竖了块坚硬而透明的隔板，阻断了所有接触的可能。原来蚁城是被封闭在一个立方体里。它爬到顶上，那儿有不少小洞，小得连它想擦一擦它们的触角都办不到。不过，用这些小洞来传递信息足够了。

日乌利岗的居民对它说了它们被带到这个人造蚁穴的经过。自从它们被迫在此处住下后，有五只手指一直在研究它们。不，这些手指一点都不带攻击性，从不伤害它们。可是有一次，发生了一件意外，有另外一些它们不熟悉的手指又将它们掳走了，并且粗暴地摇晃城市，许多居民为此丢了性命。

自从它们再度被带到这里以后，就再也没有碰上这样的事情。那五

只可爱的手指给它们吃的，照顾它们，保护它们。103号欣喜若狂。它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寻觅已久、可以和它对话的手指了？

被监禁在人造蚁穴中的蚂蚁用动作和气味指点它如何才能找到这些“好”的手指。

178. 芳香

大家共同围成一个圈，奥古斯妲·威尔斯也在其中。所有的人都发出OM这个音，构筑起一个共同的精神空间。大家一个接一个走了进去，在那里相聚。

那上方，在那距他们的头顶1米、距天花板50厘米的非现实悬浮状态下，人不会再感到饥饿，不会再感到寒冷，也不会再感到恐惧。他会忘了自己，在那儿，他只是一团悬浮着的会思想的水蒸气。

可是，奥古斯妲·威尔斯急急地从精神空间中出来，又回到了自己的血肉之躯里。她的注意力不够集中，有一个想法占据了她的思想，干扰着她。于是，她留了下来，与地面上的她，还有她的精神待在一起。是尼古拉的那件事令她深思。

她想到，人类世界对蚂蚁世界而言，一定具有强大的震撼力。蚂蚁们永远不可能弄明白汽车、煮咖啡机，或是车票打印机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切远远超出它们的想象。那么，蚂蚁世界与无法理解的人类世界的差距是否也正是人类世界与更高级的空间（神界）的差距呢？

也许在这个更高级的时空中也有一个尼古拉。当人们在嘀咕上帝为何如此安排时，这其实不过是一个小顽童闲得无聊而玩的小把戏！

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有人告诉他吃点心的时候到了，别再和人类玩下去了？

奥古斯妲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大跳，同时，她又为此而激动起来。

如果蚂蚁们无法想象一台车票打印机，那么生活在更高级时空中的神灵又会拥有怎样的机器，创造出怎样独特的概念呢？

这只是些无凭无据的空想。她又重新集中起精神，回到了那个软绵绵的、属于大家的精神空间中。

179. 接近目标

这里充斥着声响、气味和热量。这儿一定有活的手指，这是再明显不过的。

103号向那块发出声响并且摇晃不停的地方走去。它小心翼翼地在厚实的红地毯上迈着步子，以免陷入一丛丛的红色绒毛中迷失方向。它前进的道路上撒满了柔软的障碍物，那是许许多多用花边装饰的织物，它们被随意地扔在地上。

最后的远征战士先是爬上了雅克·梅里埃斯的外套，然后是他的长裤，接着又来到了一件黑色的真丝女装上举步维艰地继续行程。然后，它又在警长的衬衫上向前行进，再到稍远处翻越了两座高山，那是蕾蒂西娅的内衣。就这样，103号向着那片喧闹的地方爬了过去。

一角针织床罩出现在它的面前。103号向那上面攀去。越往上，就摇晃得越厉害。手指的香气、手指的热气和手指的声息一阵阵传了过来。它们就在上面，一定是的。终于，它将要找到它们。它剥开了蝴蝶茧，从里面取出它的宝贝来。墨丘利使命即将完成。它爬到了床上。

管它呢！

蕾蒂西娅闭上了她那淡紫色的眼睛，感受着伴侣体内的阳刚之气与自己的阴柔之气融会在一起。他们的身躯联成一体，共同摇摆着。当她再度睁开眼睛时，冷不防吓了一大跳。差不多就在正对着她的鼻子的地方居然有一只蚂蚁，而且它的两颚之间还咬着一张折叠起来的小纸片！

眼前的景象分散了蕾蒂西娅的注意力。她停止了动作，推开对方，挣脱开去。

雅克·梅里埃斯被突如其来的中断弄蒙了。

“怎么啦？”

“床上有只蚂蚁！”

“一定是从你的饲养缸里逃出来的。今天白天我们已经受够了蚂蚁，快把它赶走，我们好继续！”

“不，等一下，跟其他的蚂蚁不一样，这只蚂蚁有点特别。”

“是阿尔蒂尔·拉米尔的机器蚂蚁吗？”

“不，是只真的蚂蚁。说出来也许你不相信，它的嘴里有一张叠起来的小纸片，看起来像是准备交给我们。”

警长不满地咕哝着，但还是同意来核实一下蕾蒂西娅所说的情况。他的确是看到了一只叼着一小片折纸的蚂蚁。

103号辨认出眼前是一条填满了手指的巨舟。

通常，手指类动物总是表现为两队各五根手指。可这应该是个更高级的动物，它比一般的手指厚，不是分为两队，而是分为四队，每队各五根手指，也就是说共有二十根手指从一个粉红色的根部伸出，相互嬉闹着。

103号向前爬着。它用大颚咬着信，向前伸出，尽量不让这些怪东西在它体内激起的本能的恐惧感吞噬自己。

它又想起了森林里与手指的那一战，心里不禁生出了撒腿就逃的念头。可是，它就快达到目的了，如果这时不迎头而上，那岂不是太傻了。

“去啊，想办法弄清楚它嘴里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雅克·梅里埃斯将手慢慢伸向蚂蚁，嘴里喃喃地说道：“你真那么肯定它不会咬我或是向我喷射酸液吗？”

“你不会是要告诉我你还害怕一只小小的蚂蚁吧？”蕾蒂西娅在他的耳边轻言细语。

手指靠得越来越近，恐惧感已攫住了103号。它又想起了小时候在贝洛岗上过的课，面对你的天敌时，必须忘记它是最强大的，你要去想别的事情，要保持冷静。这只动物就在等待你逃跑的那一刹那，因为它的动作恰恰是用来对付逃跑时的你的。如果你在那儿，沉着，镇定，一

点害怕的样子也没有，它反倒会疑惑起来，不敢攻击。

那五根手指从容不迫地向它靠近。

它们看起来一点疑惑的样子也没有。

“千万，别吓着它，等等，慢一点儿，不然它会逃掉的。”

“我敢肯定，它待着不动是准备等我靠近时张嘴咬我。”

他仍保持着缓慢而均匀的速度将手缓缓地滑过去。

向它靠上来的手指看上去很轻柔，一点敌意也没有。不可相信，这一定是个圈套。可103号还是要求自己不要逃。

“别怕，别怕，别怕。上。”它对自己说，“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就是为了要找它们，现在它们就在这儿，我却只剩下一个想法：拔腿开溜。勇敢点，103号，你已经和它们交战过了，而且你也没有死在它们的手里。”

然而，要看着比自己高十倍、大十倍的粉红色球体靠上前来，还要自己无论如何都别动弹，这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慢点，慢点，看你，都吓着它了：它的触角一直在不停地抖。”

“别打断我，它已经开始习惯我的手指慢慢地移近它了。动物对缓慢而且又有规律的现象是不会害怕的。来，来，来。”

这是种本能。就在手指离它还有20步远的地方时，它准备张开大颚，随时进攻。可是，它的两颚之间还有一张折起的线片，嘴被封上了，再也不能咬了。

它只得将触角向前投射而出。

它的脑袋里有一阵冲动，三只大脑相互说起话来，都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103号。

“快逃！”

“别慌，我们不远千里而来，岂能无功而返。”

“我们会被碾碎的。”

“不管怎么样，手指已经离得那么近，想逃也来不及了。”

“你快住手，它被你吓死了。”蕾蒂西娅命令道。

手停下了。蚂蚁朝后连退三步，又站住不动了。

“你看，我的手停下来时，它才是最害怕的。”

103号还以为能有一会儿喘息的机会，不料，片刻间，手指又靠了上来。如果它继续无动于衷，几秒钟后手指就会碰到它的。它们的轻轻一弹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它早已见识过了。103号想起了面对陌生者能够采取的两种态度：要么行动，要么挨打。既然它不愿挨打，那么就行动吧！

太棒了！蚂蚁竟爬上了他的手。雅克·梅里埃斯开心极了。可这只蚂蚁还是在不停地向前冲，它在他身上飞跑，将他的手骨当作跳板，高高地跃起，跳上了蕾蒂西娅的肩膀。

103号迈着谨慎的步子朝前爬着。这只手指比前一个好闻多了。它要利用这段时间来好好分析自己的所见所感。如果能幸免于难，这段经历对它那滴动物学主题的费洛蒙会有很大帮助。在手指身上的感觉是非常奇特的，那平坦的表面上呈现出浅浅的粉红色，上面分布着道道小槽。每隔一定的距离，就会有一些小井，里面的汗水散发着柔和的气息。

103号在蕾蒂西娅雪白、浑圆的肩头走了几步。她没有动，唯恐自己稍有动作就会把蚂蚁压死。这只小虫子正沿着她的颈部向上爬，那里滑美如缎的肌肤深合它的心意。它来到了唇边，将自己的六条小腿完完全全靠在了这两块深红色的小靠垫上。然后，它又钻进了蕾蒂西娅的右鼻孔里，在这座洞穴里迷了好一会儿路。蕾蒂西娅费了好大的劲才克制住自己没有打喷嚏。

从鼻孔出来后，它又俯身探向她的左眼睛。那儿湿湿的，而且还会

动。它看到在一片象牙色的海洋中有一座淡紫色的小岛。由于担心自己的细腿会被粘住，它就没有下去冒险。恰在此时，一片末端带着把黑刷子的薄膜盖上了眼珠。看来它的决定是对的。

103号又到了颈部顺原路而下，滑到了她的双乳之间。哎呀，这里有一些棕色的斑点，害得它被绊了好几下。在乳峰那细腻肌理的吸引下，103号向其中的一只冲了上去，它的顶端是另一种粉红色。蚂蚁就在那高高的地方停了下来，它要记一点东西。它知道自己是在一只手指的身上，是这只手指允许它参观的。日乌利岗的蚂蚁们说的没错，这些手指一点也不粗暴。站在乳尖上，另一只乳峰和山谷处的小腹都能一览无余。

它爬了下来，欣赏着这片洁净、温暖而柔软的平面。

“别动，它正朝你的肚脐爬去。”

“我很乐意，不过有点痒痒。”

103号掉进了肚脐眼里，又爬出来，再来到修长的大腿上拔脚飞奔，然后攀上膝盖，再顺脚踝而下，爬上了脚跟。

这里它可以看到五根又肥又短的手指，它们的末端都被染成了红色。接着它又回到了腿上，沿着小腿肚疾速冲刺。那里光滑、白嫩的肌肤让它不停地打滑。就在这片暖暖的、带着细腻纹理的粉红色荒漠里，103号再向前飞跑。它越过膝盖，向着大腿根部爬去。

180. 百科全书

六：　　在建筑上，六是个好数字，因为六意味着创造。上帝在六天里创造了世界，第七天，他休息了。据克雷芒的理论（译者注：亚历山大的圣克雷芒，2—3世纪最主要的基督教护教士，讲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信仰中的犹太传统相结合，为其后三个世纪基督教教义的发展奠定基础。　），宇宙是依据六个不同的方向而创造的。东南西北四个基本方向加天顶（最高点）和天底（相对观察者而言的最低点）。在印度，六角星被称作延陀罗（Yantra），是性交的象征，意味着女阴（Yoni）（译者注：印度教中女性生殖器之像　）和男根（Lingam）（译者注：印度教中男性生殖器之像　）的相互结合。而希伯来人则认为大卫之盾是所罗门的玉玺，是宇宙万物的总和。“△”代表火，“▽”则代表水。

在炼金术里，六角星的每个角都对应着一种金属和一颗行星。最高的一角是月亮——银，从左往右依次为金星——铜、水星——汞、土星——铅、木星——锡和火星——铁。六种金属和六颗行星的巧妙结合指向六角星的中心，太阳——金。

在绘画上，六角星用来展现所有可能的色彩组合。当各种色调全部组合在一起时，便会在六角星的中央放出白光。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Ⅱ卷

奥秘六　手指帝国

181. 更接近目标

正当103号向着大腿的上方爬去时，五根修长的手指靠了过来，落在大腿上，在它爬到腹股沟前挡住它的去路。参观就此结束。

103号唯恐自己会被压得粉身碎骨，可是没有，那几根手指一直在那边放着没动，像是等着它上前。日乌利岗的蚂蚁们说得一点也没错，这些手指挺随和的，它一直都没死。它用后面的四条腿支撑着身子，将那封信高高地举了起来。

蕾蒂西娅将拇指和食指上涂得红红的长指甲慢慢向蚂蚁靠了上去，如一把精巧的小钳子夹住了那片折着的小纸片。103号犹豫了一下，随即将两个大颚张得宽宽的，放开了它那珍贵的包裹。

为了这神奇的一刻，多少蚂蚁失去了它们的生命。

蕾蒂西亚将小纸片放到掌心上，它只有一张邮票的四分之一那么大，但仍然可以分辨出纸片的正反两面都写着字。字体虽小得无法辨认，但至少能看出这是人类的笔迹。

“我想这只蚂蚁是给我们送信来了。”蕾蒂西娅一边说着一边试图阅读纸片上写的字。

雅克·梅里埃斯拿起他的照明放大镜说：

“用这个吧，这样破译起来就舒服多了。”

他们把蚂蚁装进一个小瓶，穿上衣服，又拿起放大镜凑到了小纸片上。

“我的视力好。”雅克·梅里埃斯语气十分肯定，“给我一支笔，我把看得出的字抄下来，然后我们再试着猜出缺少的字来。”

182. 百科全书

白蚁：　　我曾遇到过一些白蚁研究专家，他们认为我的那些褐蚁值得研究，但白蚁能做到的，褐蚁连一半也做不到。

事实的确如此。

白蚁是唯一能建起“理想社会”的社会性昆虫，甚至在所有的动物中也可能只有它们做得到。白蚁社会的组织形式是绝对君主制，所有的白蚁都非常乐意侍奉它们的女王。它们相互理解，相互帮助，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野心或自私的杂念。

只有在白蚁社会中，“团结”一词的意义才得以最完整的体现。也许这是由于白蚁是最早建立起自己的城邦的动物，白蚁城的历史可追溯至2000多万年前。

然而，它们的成功也并非无懈可击。所谓完美，意即无法再进步。所以，白蚁城中从不曾有过异议、革命或是内乱的问题。这是个纯粹健康的机体，运作极其有效，白蚁们只需在这些以异常坚固的胶合物精心建成的通道里尽情享受幸福的生活。

与此相反，褐蚁的社会制度就显得无政府主义得多。褐蚁所做的一切，都从犯错开始，在犯错中进步。它们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从不知足，什么都想尝试，即使那是致命的危险。褐蚁城并非一个稳定的系统，而是个在不断探索的社会。它检验一切可行的办法，哪怕是最不合常理的，就算冒着全城覆灭的危险也在所不惜。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褐蚁比对白蚁更感兴趣。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83. 破译

梅里埃斯研究了好几分钟，终于拿出了一封能让人看得懂的信来。

“求救。我们17人被困在一个蚁穴之下。对带信给你们的蚂蚁我们极为信任，它会为你们带路，来营救我们。我们的头顶上有一块很大的花岗岩石板，来时请带好尖头锤及十字镐。尽快。乔纳森·威尔斯。”

蕾蒂西娅直起身体。

“乔纳森！乔纳森·威尔斯！这可是我的堂哥乔纳森在求救啊！”

“你认识他吗？”

“我从没见过他，但他总还是我的堂哥。自从他在希巴利特街上的一个地窖里失踪以后，大家都认为他已经死了。你还记得我父亲埃德蒙的那起地窖事件吗？他就是最初的几个遇难者之一呀！”

“看来他还活着，只是同一群人被关在一个蚂蚁窝下面。”梅里埃斯察看着这张小小的纸片。这条消息的到来如在平静的大海中扔下了一个瓶子，这信会是由一只颤抖的、濒临死亡的手写下的吗？那只蚂蚁花了多少时间才把信送到这儿？他很清楚这些小虫爬得有多慢。

梅里埃斯的心里又冒出一个问题。毫无疑问这信原来是写在正常大小的纸上，然后再用复印机缩小许多倍才弄出来的。难道说他们在那下面过得不错，有复印机，那当然也有电喽！

“你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我可想不出还有什么戏剧化的情节能解释一只蚂蚁带着封信来来去去。”

“可这只小虫子最后来到了你的家里，这实在是太巧了。枫丹白露森林那么大，枫丹白露城对一只蚂蚁而言就更大了。尽管如此，这个小信使还是找到了你在四楼的家，这太夸张了，你不觉得吗？”

“不，有时候，有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只有百万分之一，可它偏偏

就发生了。”

“可你能想象有人被‘关’在一个蚂蚁穴下面，依靠蚂蚁的善心而活下去吗？这根本不可能，一个蚂蚁窝而已，一脚就能掀翻它！”

“他们说了，有一块石板堵住了他们的出路。”

“但怎么可能有人会钻到蚂蚁窝下面去呢？这些人必须先真真正正的疯了才有可能。这只是个玩笑而已！”

“不，这是个谜，我父亲那个神秘的地窖之谜，它吞噬了所有想下去一探究竟的人。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救出全部被困的人。”

她指向一只小瓶子，103号正在里面挣扎。

“它，信上说它能带我们去堂哥和他的同伴那里。”

他们把蚂蚁从玻璃监狱里放了出来。因为手头没有放射性材料，蕾蒂西娅就用红色的指甲油在蚂蚁的前额上点了一点，这样就能保证准确无误地将它同其他蚂蚁区别开来。

“来，小乖乖，给我们带路吧。”

出乎意料，蚂蚁并不动弹。

“你看它是死了吗？”

“没有，它的触角在动。”

“那它为什么不走呢？”

雅克·梅里埃斯用手推推它。

一点反应也没有，只看见它的触角抖得越来越紧张。

“看来它是不愿带我们去，”蕾蒂西娅说，“我看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问题，就是和它说话。”

“我同意，这真是个再好不过的机会，可以让我们看看那个伟大的阿尔蒂尔·拉米尔的‘罗塞塔之石’翻译机究竟是如何工作的。”

184. 待建的家园

24号不知该从何处着手解决问题。建立一个不同种类的昆虫组成的乌托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美好了。能借助一株植物和一条小河的保护来实现这个想法当然更美好。可要怎样做才能让大家和睦共处呢？

蚂蚁信徒们把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重塑它们的雕塑上。它们要求能拥有岛上小小的一角来安葬死去的同伴们。

白蚁们找到了一大块木头，就都躲了进去不再露面了。蜜蜂们在金合欢的枝丫上安了个小蜂窝，而褐蚁们则整理出了一个房间来种蘑菇。

一切运行正常。24号又何必自寻烦恼要打点一切呢？只要不影响别人，谁都可以在自己的角落里做自己想做的事。夜晚，乌托邦的全体成员都集中到金合欢里的一个房间中，讲述各自世界里的故事。

只有在这个平庸的时刻，这个各类昆虫都伸长了触角“听”蜜蜂战士或白蚁建筑师讲述气味故事的时刻，才是联结整个团体最根本的纽带。

金合欢团体是用一个个传说和故事串结而成的，用气味来讲述家族的业绩，仅仅如此而已。

教徒们笃信的手指只是所有故事中的一个，没有谁会去判断是真是假，标准只有一条：故事能带来联翩的浮想。而神的概念恰恰能触发片片遐思。

24号建议大家集中起褐蚁、蜜蜂、白蚁及金龟子的最最美丽的传说，将它们放到小桶中去，就像化学图书馆里的做法一样。

合欢房间的小窗上出现了一片深蓝色的夜幕，一轮银白的圆月照亮了夜空。

今晚，天气比较热，昆虫们决定到沙滩上来讲故事。一只昆虫放出气味：

“……白蚁国王已经在王后的婚房周围绕了两圈，这时，钻木白蚁们来向它示意，一只甲虫扰乱了王后陛下的发情过程……”

另一只昆虫道：

“……接着突然出现了一只黑色的胡蜂，它向我冲来，蜇针笔直地朝前挺着。我刚来得及……”

大家都和阿斯科乐依娜城的蜜蜂一样回想起了过去的恐怖经历，不禁吓得瑟瑟发抖。

四周飘来黄水仙的清香，河水啪嗒啪嗒柔柔地抚摸着河岸，这一切终于又令它们安下心来。

185. 最后的决断

阿尔蒂尔·拉米尔的身体好多了，他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为他们没有向警局告发而表示感谢。拉米尔夫人不在家，她去电视台为《思考陷阱》做节目了。

女记者和警长向阿尔蒂尔解释他们新碰上的一件事：真是要多不可思议就有多不可思议，一只蚂蚁居然给他们送来一条手写的消息。

他们给他看了信，阿尔蒂尔·拉米尔立刻就明白了整件事情。他摸着自己长长的胡须，随即同意启动那台‘罗塞塔之石”机器。

阿尔蒂尔带着他们上了阁楼，打开好几台电脑，照亮所有能发出费洛蒙的香味瓶，并振荡了一些透明试管，避免沉淀。蕾蒂西娅小心翼翼地将103号从小瓶里弄出来，阿尔蒂尔将它放到了一个钟形玻璃罩里。

玻璃罩上接有两根管子，一根能收集蚂蚁触角释放出的气味，另一根则将人类语言经翻译后对应的人造气味送入玻璃罩中。

拉米尔坐到控制台前，调整几个控制轮，检查指示灯，转动电位器。一切准备就绪，只需启动人类语言的蚂蚁气味转换程序就可以了。该程序内部的法语—蚂蚁语词典中收入了10万个单词和10万种精确的费洛蒙。

工程师坐到话筒前，他的发音郑重而清晰：

发：你好！

他按了一个键，屏幕上显示这个词已经被转化成化学配方，送到香气瓶中，瓶子会严格根据电子词典释放出定量的气味。每个词都会有它特别对应的一种气味。

夹带着讯息的一小片云彩在气泵的推动下在管道里前进，最后被送到了玻璃罩中。

蚂蚁摇动它的触角。

收：你好。

这是蚂蚁收到的讯息。

一个鼓风机随即清除玻璃罩内的各种干扰气味，以便能准确接收到回复讯息。

接收杆左右摇晃着。

夹带着蚂蚁回答的小云团上升到了透明的管道中，并被送至质量分光计和色谱分析仪处。这两种装置能将云团分解成一个一个的分子来确定其中的每一种液体，从而找出对应的单词。计算机屏幕上渐渐打出一行字来。

与此同时，一个综合发声装置将这行字读了出来。

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蚂蚁的回答：

收：你们是谁？我不太明白你们的费洛蒙。

蕾蒂西娅和梅里埃斯一脸惊叹之色。埃德蒙·威尔斯的机器真的管用！

发：你在一台能帮助人类和蚂蚁相互交流的机器里。就是因为有了这台机器，我们才能和你说话，还能明白你释放出来的气味的意思。

收：人类？人类是什么？是一种手指吗？

真是奇怪，这只蚂蚁看来对他们的机器一点感觉也没有，它的回答直截了当，像是对所谓的“手指”相当了解，像这样，要和它进行对话是完全可行的。阿尔蒂尔·拉米尔紧紧抓着它的话筒。

发：是的，我们是手指的延伸。

电脑上方的扬声器里响起蚂蚁的回答：

收：在我们那儿，你们被称作手指，我更喜欢叫你们手指。

发：随便你。

收：你们是谁？想必各位该不会是活石头博士吧。

三个人都呆住了。一只蚂蚁怎么可能听人说起过“活石头博士”或是“想必您就是活石头博士吧”这样谦恭的句子呢？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机器

出了故障，或是法语—蚂蚁语词典出了问题。没有一个人觉得好笑，也没有人想到他们面前的可能是一只天生就有幽默感的蚂蚁。他们想的只是这个活石头博士究竟是谁。

发：不，我们不是活石头博士，我们是三个人、三个手指，我们的名字分别是阿尔蒂尔、蕾蒂西娅和雅克。

收：你们是怎么能学会地球语言的？

蕾蒂西娅悄声说道："它一定是想说'你们怎么会说我们的气味语言的'，它们显然把自己看作地球上唯一的、真正的居民。"

发：这是我们偶然获得的一个秘密。那你呢，你是谁？

收：我是103683号，但我的伙伴们更喜欢简称我为103号。我是一只无生殖力兵蚁，来自贝洛岗城。那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发：你怎么会给我们捎信的呢？

收：住在我们城市下面的手指要求将这封信送给你们。他们把这个任务称为墨丘利使命。因为只有我曾接近过手指，姐妹们认为只有我才能完成这项使命。

103号没有说出它也是远征军的主要领导之一。而这支远征军是被视为以消灭手指为目的的。

三个人都有很多问题想问这只多嘴的蚂蚁。但阿尔蒂尔继续一个人独掌对话的特权。

发：你给我们的信上说，有些人，不，对不起，是有些手指被困在你们的蚁城下面，只有你才可以带我们去救他们。

收：是这样的。

发：那么，你给我们带路吧，我们跟着你走。

收：不行。

发：为什么不行？

收：我必须先了解你们，否则我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信赖你们呢？

三个人吃惊得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们当然对蚂蚁很有好感，甚至可以说是很尊重它们。可是在这种尊重和听到这样一只小虫子公然地对他们说“不行”之间还是有差距的。玻璃罩下的这个黑不溜秋、不识抬举的小东西掌握着17条人命。他们只要用大拇指轻轻一按就能将它碾碎，而它居然还敢以他们没有介绍为理由，拒绝提供帮助！

发：你为什么要了解我们？

收：你们又大又强，但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出于好意，是不是像我们的希丽·普·妮女王认为的那样都是魔鬼？还是像23号认为的那样，你们是万能的神明？你们危险吗？你们聪明吗？你们野蛮吗？你们有很多吗？你们的技术发展到怎样的水平？你们会使用工具吗？所以，我必须先了解你们，然后才能决定营救你们同类的想法是否值得考虑。

发：你要我们每个人都向你作自我介绍吗？

收：我要了解的不是你们三个人，而是你们整个人类。蕾蒂西娅和梅里埃斯相互对看着。这从哪儿说起啊？是否非得跟这只蚂蚁讲述远古文明、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以及世界大战？倒是阿尔蒂尔看来对这样的对话很有兴趣。

发：那么你问我们吧。我们来回答，来向你介绍我们的世界。

收：这也太简单了。你们尽可以挑好的方面告诉我，只求能救出那些困在蚁城下面的手指。找个客观一点的方法介绍吧。

这只103号真是固执得可以。现在连阿尔蒂尔也不知道该如何来说服它了。梅里埃斯忍不下去了，他对着蕾蒂西娅怒气冲冲地说：

“很好，很好，那我们就不要这只自以为是的蚂蚁帮忙，我们可以自己去救你的叔叔和他的同伴。阿尔蒂尔，你有枫丹白露森林的地图吗？”

阿尔蒂尔确实有一张地图。可是枫丹白露森林的面积绵延可至17000公顷，那里可少不了蚂蚁窝啊。上哪儿找去呢？是在巴尔比宗村那边，还是在阿普尔蒙城的岩石下面？是在弗朗夏尔池塘边上，还是在索尔高地的沙堆里？

他们可能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来搜寻，但也未必就能用自己的办法找出贝洛岗城来。

“总不能让一只蚂蚁来折杀我们吧！”梅里埃斯气愤不已。阿尔蒂尔·拉米尔身为主人，替蚂蚁说起好话来：

“在带我们去蚁窝前，它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了解我们。它没有错，如果我是它，也会这么做的。”

“可怎么才能让它客观地看到我们这个世界呢？”

三个人苦思冥想，又是一个难解的谜语！终于，雅克·梅里埃斯兴奋得叫了起来：

“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蕾蒂西娅问，警长那些异想天开的狂想总让她不怎么放心。

“电视，电——视！就是啊，用电视机，它就能看到各种有关人类的节目，就可以接触到全体人类的脉息。电视能显现人类文明的各个侧面，我们的103号看了电视，就能用它自己的思想和意识来判断我们是什么，我们的价值是什么。”

186. 费洛蒙

蚂蚁的传说：

允许阅读

费洛蒙记忆第123号

主题：传说

作者：女王希丽·普·妮

这是一个关于两棵树的传说。两棵相邻的树上各住了一窝蚂蚁，它们分属两个敌对的种类。后来，在一棵树上长出了一根枝丫，并且向旁边那棵树的方向伸展过去。每天，它离那棵树的距离都要近一些。两种蚂蚁都很清楚，当这根树枝跨越了两树之中的空间，战争就会爆发。可是，没有一方提前挑起争端，一直到树枝触及了另一棵树的那天，战火终于燃起。双方的战争是残酷无情的。这个故事说明，任何事情都有其确切的发生时刻，此前则太早，此后则太晚。每个个体都能凭直觉感知何时才是那个正确的时刻。

187. 耳听为实，眼见更惊

他们把103号放在一台彩色电视机的液晶显示屏前。对一只蚂蚁而言，它还是太大了。他们又在屏幕前放上一块能将图像缩小100倍的透镜，这样，蚂蚁就能看到完整的电视图像了。

为了让它能听到声音，阿尔蒂尔将电视机的扬声器对准“罗塞塔之石”的话筒，这位贝洛岗城的探险家就能同时欣赏手指的电视图像和转化成香气的电视声音了。

当然，它无法辨别音乐和噪音，但是，用了这个方法，它至少能明白电视中点评和对话的基本内容。

103号分移出一滴唾液，准备记录下它对手指习俗的观感。然后，它就可以推测出这种动物的价值。

阿尔蒂尔·拉米尔打开电视机，他的手指刚好按在遥控器的一个按钮上。

341频道：“用了Krak Krak，您就能轻松消灭……”雅克·梅里埃斯立刻跳起来换了个台，他那绝妙的主意看来并不是万无一失。

收：这是什么？

103号问。

几个人都焦虑不安起来。他们忙不迭地安抚它：

发：这只是一种食品广告，没什么意思。

收：不，这种平面的亮光是什么？

发：这叫电视，它是我们这里最普遍的交流方式。

收：这是一种平面的、冷的火吧？

发：你也知道火？

收：当然，不过不是这样的火。你们快解释啊！

向一只蚂蚁解释显像管的工作原理，阿尔蒂尔实在感到力不从心，就想用比喻来试试。

发：这不是火，它很明亮，又能发光，那是因为它是一扇窗户，窗户里演绎着我们的文明里各处发生的一切。

收：这些画面怎么会到这里面去呢？

发：它们会在空中飞行。

103号不懂这种手指的技术，不过它知道，这就像是自己同时在手指城市里的不同地方看这个手指的世界。

1432频道，新闻时事。电视里传出嗒嗒的机枪声。旁白：“西拉克已成功制成能置人于死地的毒气……”

阿尔蒂尔又迅速换了个频道。

1445频道，世界小姐选拔赛。姑娘们扭着身躯在台上走来走去。

收：这些用两条后腿踉踉跄跄走路的是什么昆虫？

发：这不是昆虫，这种动物叫人，就是你们所谓的手指。那些是我们中的雌性。

收：这么说，一个完整的手指就是这个样子，像你们这样的高度吧？

蚂蚁将右眼凑近了缩小镜，久久地审视着荧屏上这些摇来晃去的身形。

收：而且你们有两只眼睛、一张嘴，但它们都长在你们身体的上面。

发：你以前不是这样认为的吗？

收：我一直以为你们只是一大块粉红色的东西。你们没有触角，怎么能和我说话呢？

发：我们采用听觉方式交流，所以不用触角。

收：你们还少了两条腿，只有四条，那你们怎么走路呢？

发：我们只要用两条腿就可以走路了。当然，我们也是花了很长时

间才学会用两条腿走路而不跌倒。至于两条前腿，哦……我们用来……比方说拿东西。跟你们不同，我们不是所有的腿都用来走路的。

收：那些脑袋上长了很长的毛的，它们是不是病了？

发：有些雌性手指留长她们的毛，是为了更容易吸引雄性手指。

收：你们的雌性怎么会没有翅膀？

发：没有一个手指是长翅膀的。

收：就是有生殖力的手指也不长吗？

发：不长。

103号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它觉得雌手指实在很难看。

收：你们常常变换甲壳的颜色，就像变色龙一样吗？

发：我们没有甲壳，我们的皮肤是粉红色的，直接露在外面，所以我们穿上各种颜色、花样的衣服来保护皮肤。

收：衣服？是不是一种为了不让你们的天敌识别才披上的伪装？

发：不完全是。确切地说，这是一种用来御寒和展示个性的方式，它们是用植物纤维编成的。

收：啊，是用来向异性炫耀的，就像蝴蝶那样吗？

发：如果有人愿意这么做的话，这样说也行。确实我们当中的雌性有时以某种方式穿着能更好地吸引异性。

103号问得多，学得也快。其中有些问题比较难以得到令它满意的答案。比如说“为什么手指的眼睛能动？”“为什么同一级别的个体大小都不相同？”三个人尽量用简单明了的词语来回答好每个问题，他们几乎是在被迫重新创造法语。由于法语中有许多单词的词义非常微妙，其后隐藏着丰富的意思，他们每次都必须用另一种方法来定义，让蚂蚁能听懂他们的话。103号终于对雌性人类的表演看腻了，它想看看其他东西。梅里埃斯不断地换台，当某个画面引起103号的兴趣时，它就会发出“停”的讯息。

收：停。这是什么？

发：一篇关于大城市里交通情况的报道。

解说员的旁白："交通堵塞已成为当前大城市所面临的最为忧心的问题之一。一项统计表明，公路和高速公路建得越多，买车的人也越多，交通堵塞的情况就越严重。"

屏幕上，一片浅灰色的烟幕里排着几列一动不动的汽车长队。镜头向后推移，旅行汽车、卡车、小汽车、公共汽车如同粘在了柏油马路上，绵延达数千米。

收：哈，大城市里的交通堵塞，这可是到处都有的祸害啊。换其他的吧。

组组画面切换着。

收：停，那是什么？

发：一部关于全球饥荒情况的纪录片。

瘦骨嶙峋的身体、眼睛边爬满苍蝇的孩子、松弛干瘪的乳房下躺着的皮包骨头的婴儿以及他们惊慌不安的母亲，还有那些目光呆滞、叫人分辨不出年纪的人……

播音员冷漠的声音："旱灾继续在埃塞俄比亚肆虐，饥荒已持续了五个月。目前又有消息说当地即将面临蝗灾的威胁，国际互助组织的医生们已在受灾地区开展救援工作，但收效甚微。"

收："医生"是什么？

发：是一些手指，他们专门帮助其他生病的或是有需要的手指，无论他们是自己国家的还是其他颜色皮肤的。手指并不是全都是粉红色的，在世界的另一边里也有黑色和黄色的手指。

收：在我们那里也是，身体颜色会有不同。单是这一点就会激起双方的敌意。

发：在我们这里也是这样。

1227频道、1226频道、1225频道，停。

收：这是什么？

梅里埃斯立刻就看了出来。

发：我们调到了一个地下频道，这是一部……色情片。

没办法，拉米尔只能尽力解释，103号要求知道全部事实。

收：这是什么？

发：这是讲手指如何生殖的片子。

蚂蚁对画面表现得很感兴趣。

103号的评论：

收：你们是用头做的吗？

发：哦，不，并不是这样的。

蕾蒂西娅尴尬地回答。

荧屏上的那一对相互交换了位置，纠缠在一起。

103号的评论：

收：你们其实就像鼻涕虫一样做爱，在地上扭来扭去，这样做肯定不会舒服，全身都会被擦到的。

蕾蒂西娅甚为恼火，将频道换了开去。

1224频道，一大堆小黑点在荧屏上蠕动着。

他们的运气不太好，这是一部讲蚂蚁的科普片。

发：一篇……一篇有关蚂蚁的报道。

收：“蚂蚁”是什么？

他们犹豫着不知该如何解释这些令人并无好感的画面。那上面将蚂蚁拍成了一堆乱蹿乱动的黑乎乎。

收：“蚂蚁”是什么？

发：嗯……这太复杂了，没法解释。

拉米尔犹豫了一下，终于承认道：

发：“蚂蚁”就是你们。

收：我们？

103号伸长了脖子，即使是特写镜头，它也无法认出这些都是自己的姐妹们，因为蚂蚁的视野是球形的，而人的视野是平的。

它隐约辨出那是空中婚礼的画面，公主们与雄蚁们一同向天上飞去。

103号听着电视里的解说，学到了有关它这种昆虫的许多知识。它从来不知道地球上有那么多蚂蚁，也不知道在澳大利亚有一种叫作“火蚁”的蚂蚁，酸液浓度之高竟能腐蚀木头。103号记啊记啊，那扇小窗里迅速展现着大量极有价值的信息，它已经离不开这扇窗户了。

随后的几个小时就在高强度的电视介绍中过去了。

第三天，103号看到了几个喜剧演员的表演。他们相互争抢话筒，讲的笑话令房间里所有的人都捧腹不已。

一个满脸堆笑的胖男人对着观众们故作正经地说道：“你们知道一个女人和一个政客的区别在哪里吗？不知道？那好，我来告诉你们。当一个女人说不行，意思就是也许，当她说也许，意思就是可以，当她说可以，就会被人当成婊子。而当一个政客说可以，意思就是也许，当他说也许，意思就是不行，当他说不行，就会被人当成混蛋。”

屋里的人都咯咯咯咯笑了起来。

蚂蚁把两根触角擦来擦去。

收：我什么也没听懂……

发：这是说着让人笑笑的。

阿尔蒂尔·拉米尔解释道。

收：笑是什么？

蕾蒂西娅使出浑身解数向它解释什么是手指的幽默。她试着用一个疯子重新粉刷屋顶的故事来逗它笑，可一点效用也没有。其他的笑话也是如此。没有人类文化的底蕴，一切都将变得平淡无奇。

发：在你们的世界里，难道就没有能让你笑的事吗？雅克·梅里埃斯问道。

收：我必须先要知道“笑”是什么意思，但我实在不明白它指的究竟是什么。

三个人想尽办法要创造出一个蚂蚁的笑话来："这故事讲的是一只蚂蚁，它要重新粉刷房顶……"

可结果还是没什么说服力。要创造蚂蚁的笑话就必须先弄清楚对一个蚁城的城民而言，什么才是重要的，什么又是次要的。

103号暂时放弃了要弄懂的念头。它只是在自己的动物学费洛蒙中记道："手指们需要讲一些奇怪的故事来激发一种生理现象，他们喜欢嘲弄一切。"

再换频道。

《思考陷阱》。拉米尔夫人出现在屏幕上，面前的难题是如何用6根火柴搭出6个三角形来。她坚称自己还没解答出来。不过现在，蕾蒂西娅和雅克已经知道，所有谜语的答案拉米尔夫人早已记得清清楚楚。

他们又换了频道。

这是一部介绍爱因斯坦生平的电影。影片采用大众化的语言来解释他的天体物理学，103号觉得这电影的意义出乎它的意料。

收：一开始，我不知道如何区分手指，现在，看过了许多手指的面貌，我已经可以把它们区别开来了。比方说它，它就是雄的对不对？我能认出来是因为它的毛很短。

有关肥胖症的介绍。这里面主要解释了厌食症和肥胖症。蚂蚁对此深感不满。

收：这些乱吃一气的家伙算什么东西！吃，是世界上最简单、最自然的动作。即使是我们的幼虫也知道怎么喂饱自己。当一只储粮蚁因为吃了许许多多食物而肚子鼓出来时，它只会为自己笨重的身体感到自豪，因为那是为了整个集体的利益，才不像那些雌手指因为没办法节食而痛苦伤心。

103号成了个永远不疲倦的电视观众。

拉米尔夫妇的玩具店已经关门了，蕾蒂西娅和雅克睡在客房里，大家轮流陪蚂蚁看电视，来满足它的好奇心。

103号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各种信息，它对所有的一切都感兴趣：足球规则、网球规则、运动会、手指的战争、各国的政治、手指的婚俗。

简单明了的动画片是103号最喜欢的节目，《星球大战》看得它如痴如醉。虽然它没能完全明白全部的故事情节，但其中不少场景让它又回想起了金色蜂巢之战。

103号把所有的一切都记在了它的动物学费洛蒙中。这些手指真是想象的产物。

188. 百科全书

波：　　所有一切，如物体、思想、人都可归结为某种类型的波。形状波、声波、图像波、气味波，只要这些波不是在无限的真空中就必然会和其他的波相互干涉。而真正激动人心的，就是对波与物体、思想及人之间相互干涉的研究。如果我们把摇摆舞和古典音乐相结合，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把哲学和计算机科学相结合，会发生什么？

当我们向水中滴入一滴墨水时，这两种物质会融成一体，这种彼此的融合对我们而言其实并无多大意义。然而，墨水滴是黑色的，而那杯水是透明的。墨水滴入水中，两种物质由此开始相互接触。

在这两种液体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最有意义的时刻就是浑浊状态出现前，即墨水被稀释前的那一刻。两种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会幻出千变万化的形态。层层旋绕的涡形、扭扭曲曲的线形，还有多种多样渐渐漂散开去，又将水染成灰色的细丝。

在物质世界里，像这样多姿的形态很难长久保留。但在生命世界里，仅有一次的相会便能深深印入脑海，永远凝固在记忆中。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89. 坐立不安的贝洛岗蚁后

希丽·普·妮忧心忡忡。几只从东方归来的小飞虫汇报说反手指的远征军已经片甲不存了。那种能喷出“带刺水龙卷”的手指武器实在令它寒心。

多少兵团、多少战士、多少希望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希丽·普·妮女王面对着母亲贝洛·姬·姬妮的遗体，向它寻求帮助。可是，那具甲壳瘪瘪的，里面已是空空如也，它没有给女王任何回答。希丽·普·妮在寝宫里迈着大大的步子，紧张地走来走去。几只工蚁想过去抚摸它，安慰它，却被它一把推了开去。突然，它停下脚步，高高地竖起了触角。

“应该是有办法消灭它们的。”

它一边向着化学图书馆飞奔而去，一边放出它的费洛蒙来：“一定有办法消灭它们。”

190. 它眼里的我们

已经整整五天了，103号连续不断地在看电视，一点也没有休息。在这段时间里，它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只小皿来放它记下的有关手指的费洛蒙。

蕾蒂西娅望着她的同伴们。

“这只蚂蚁真的是看电视看上瘾了。”

“看样子它对所看到的一切都弄懂了。”梅里埃斯说道。

“也许最多只有十分之一。在这个电视机面前，它就像个新生的婴儿。对无法理解的东西它就用自己的方法来解释。”

阿尔蒂尔·拉米尔不同意这种看法。

“我想您是低估它了。它对西拉克—西拉尼亚之间的战争的看法就很有见地，而且，它也会欣赏泰克斯·艾弗里［译者注：泰克斯 ·艾弗里（Tex Avery，1907—1980），美国著名动画制作人。］的动画片。”

“我可一点也没有低估它，”梅里埃斯说道，“这其实也正是我担心的原因。如果它只对动画片感兴趣倒好了，昨天它还问我为什么我们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伤害，让彼此受苦。”

所有的人听了心里都很不舒服，他们都在为同一件事而心神不宁：它究竟会怎样来看待我们呢？

“我们也许应该看着，别让它看到人类世界太黑暗的一面。不管怎样，只要及时换台就可以了。”警长补充说道。

“不，”小精灵的主人表示反对，“这种经历太有意义了，第一次，我们让一个有生命的、非人类的生物来评价我们自己。让这只蚂蚁自由地评判吧，并让它告诉我们它认为我们的绝对价值是多少。”

三个人又一同回到“罗塞塔之石”跟前，这位贵客正将头紧紧贴在玻璃罩上，眼睛紧盯着电视屏幕。它的触角不停地抖：迅速分泌出费洛蒙

来记录下一次大选的情况。它看上去对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演讲听得很认真，并做了许多笔记。

发：你好，103号。

收：你们好，手指们。

发：都还好吧？

收：挺好。

为了让103号能随心所欲地选择想看的节目，拉米尔后来又做了一个微型遥控器。这样，蚂蚁就能在玻璃罩下自己换台了。这只小虫子岂止是在用这只遥控器，它根本就是在滥用。这样的情形又持续了好几天。

这只蚂蚁的好奇心真是无穷无尽，它不停地要求手指们给它解释新的东西：共产主义、内燃机、大陆漂移说、计算机、卖淫、社会保险、托拉斯组织、经济亏损、空间征服战、核潜艇、通货膨胀、失业、法西斯主义、气象、餐馆、赌马的前三名独赢、拳击、避孕、大学改革、司法公正、农村人口外流……这都是什么意思？

它的面前已经堆起三个小皿了，里面装的都是以手指为主题的动物学费洛蒙。

到了第十天，蕾蒂西娅再也忍不下去了。也许她至今对人类并无多少好感，可她的家庭意识还是很强的。再说，她的堂兄乔纳森现在可能已经奄奄一息了，而他急遣而来的求救使者像是在电视机跟前生了根似的，拔也拔不出来。

发：你准备带我们去贝洛岗城了吗？

她问103号。随后的沉默里，蕾蒂西娅紧张得连心跳也加快了。站在她边上的两个人也同样急切不安地等待着来自蚂蚁的最后宣判。

收：你们是想知道我的评判吗？很好，我想我已经看到了很多东西，已足以对你们下结论了。

它的头离开了电视机屏幕，用后腿支起身子，摆出一副神气活现、傲然自得的样子。

收：我不敢说我对你们已完全了解了，毫无疑问，你们的文明比我

们的要复杂得多。实际上，我的确已经看到了其中最根本的部分。

它故意要他们焦急地等待着，精心策划着它的最后决定将会在他们身上引起的反应。103号对如何操纵他人的情绪的确有着老到的经验。

收：你们的文明非常复杂，但我所看到的已足够让我领会其中最核心的部分。你们是一种邪恶的动物，对周围的一切都毫不尊重。你们唯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积累你们所谓的“钱”这种东西。所有你们以往的历史只会让我感到恐怖：那里面有的只是连续不断的杀戮，只不过规模有大有小罢了。你们先是杀人，然后才会讨论。你们在自我毁灭，又在用同样的方式毁灭自然。

开场白很不妙。三个人都没料到它会如此不留情面。

收：但是你们这里也有吸引我的东西。啊，你们的那些画儿啊！我真崇拜这个叫达·芬奇的手指。用画画来表现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创造出一点用处也没有、只是一味用来表现美感的东西，这种想法真是太绝了。这就像是我们发出香气并不仅仅是为了交流，也是为了闻到香气时能产生的愉快感受。这种被你们称作“艺术”的既没根据又没用处的美是你们比我们文明的先进之处。在我们的城市里，像这样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在你们的文明里，充满着无用的艺术和激情。

发：那么，你同意带我们去贝洛岗城了吧？

蚂蚁还是不愿回答。

收：在到你们这儿之前，我曾碰到过蟑螂，它们教了我一点东西。能爱自己的人才会被爱，愿意帮助自己的人才会有人帮助。

它摇晃着触角，对自己和自己的论据显得很有信心。

收：这才是我所认为的重要的问题。处在我的位置上，你们会对自己所属的这类动物做出正面的评价吗？

真是要命，这个问题显然不应该问蕾蒂西娅，当然也不应该问阿尔蒂尔·拉米尔。

蚂蚁平静地继续它的推理。

收：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你们对自己的爱都不够，又如何让别人来爱你们？

发：这个……

收：如果你们自己都不爱自己，又怎么能希望有一天你们会有能力去爱与你们截然不同的生命呢！

发：这就是说……

收：你们是否在找合适的费洛蒙来说服我？不用找了，我所需要的解释你们的电视都已经给我了。我看到了各种纪录片、各种报道，那里面讲到了手指之间的互相帮助。有手指从遥远的祖国赶来救援其他的手指，有粉红色的手指在照顾褐色的手指。我们——你们所称作的蚂蚁，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们不去救助远方的蚁城，也不会救助其他种类的蚂蚁。除此以外，我还看到了长毛绒玩具熊的广告，这都是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但是手指抚摸它们，亲吻它们，所以，手指有足够多余的爱可以付出。

他们已做了所有可能的设想，独独没有想到这一点，没有想到人类最终会依靠达·芬奇的名画、远行的医疗队和长毛绒玩具来吸引一个非人类的生物。

收：这还不算，你们无微不至地照顾你们的婴儿，你们希望未来的手指会比今天的你们更加出色。你们向往进步，你们就像我们的战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架起一座桥梁，让姐妹们能跨过小溪。年轻的一代总要经过小溪，为了帮助它们走过，前面的一代就已准备好面对死亡。是的，所有我看到的一切，影片、新闻、广告都表现出了你们对自己之所以为自己的遗憾以及你们对进步的希望，正是在这种“希望”中勃发出了你们的“幽默”、你们的“艺术”……

蕾蒂西娅的眼睛湿了，竟然要一只蚂蚁来向她解释，来教她去热爱人类。听了103号的这番宏论以后，她再也不会是从前的自己了。她的人类厌恶症被一只蚂蚁给治好了！她的心里忽然升起了一种要去了解同龄人的渴望，他们之中的确是有出类拔萃的人物。这只蚂蚁才看了几个小时的电视就明白了这一点，而她过去那么漫长的人生中从来不曾意识到过。

年轻的女士在话筒跟前俯下身子，一字一句地说：

发：那么，你会帮助我们，是吗？

玻璃罩下，103号竖起触角，郑重其事地释放出费洛蒙。

收：我们不能和你们作战，你们也不能和我们作战，我们两类生物没有一方强大到足以消灭另一方。既然我们不能相互残杀，那就必须要相互帮助。而且，我相信我们需要你们，我们有些东西要从你们的世界里学习，所以绝不应该在学会这些东西以前杀死你们。

发：这么说，你同意带我们去贝洛岗了？

收：我同意帮你们救出困在城下的朋友，这是因为，现在，我同意建立起我们两种文明间的相互合作。

坚持到此刻，阿尔蒂尔才又一次昏了过去。

191. 恐龙

这是一段有着几千年历史的费洛蒙记忆。

希丽·普·妮将触角凑近小瓶，瓶里装满了气味很浓的液体——一种单一的香气。立刻，瓶里记述的那篇文章伴随着一阵快感冲进了它的触角。

史学费洛蒙

记录者：第24代女王贝洛·姬·姬妮

一直以来，蚂蚁并非始终都是地球的主人。

过去，也有别的种类的生物，即其他思维方式的代表质疑过蚂蚁的这个头衔。

在几百万年以前，大自然中产生了蜥蜴。那时，它们只是一些大小正常的动物，长着腿的鱼儿。

可是，这些蜥蜴相互争斗，从不休战，它们的体内产生了突变以适应这种单打独斗的生活。它们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具有攻击性。

它们的形态在不断演化，终于，蜥蜴变成了庞然大物，我们再也没有办法杀它们了，哪怕是集中20、30甚至100万兵力也不行。这些蜥蜴实在是变得太强大了，它们数量众多，破坏性强，成了地球上势力最大的动物。

有些蜥蜴的身形巨大无比，头比树顶还高，它们已不再是蜥蜴，而是已经变成了恐龙。

这些巨魔的统治延续了很长时间，而无处不在的我们就在蚁城里思索着。

“我们曾战胜过可怖的白蚁，我们应该也能除去这些恐龙。”我们

几乎在各处都放出这样的费洛蒙。可是，急遣出去攻打恐龙的突击队都成批成批地倒下了。

我们是否碰上了自己的主人？有些蚁城已经向恐龙交出了它们对觅食地盘的控制权，它们终日逃窜，生活在恐龙互斗的阴影之下。地面因为它们的一场场恶斗而颤抖着。白蚁们自己也收起了大颚。

后来，一个黑蚁窝的女王发出命令：所有蚁城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这些恶魔。

简单的讯息冲击了全球，蚂蚁们结束了内战。任何一只蚂蚁都不允许向其他的蚂蚁开战，无论其种类、大小如何。全球大联邦就这样诞生了。

通讯蚁在各蚁城间来回奔波，相互转告恐龙的威力与弱点。这些野兽看起来无懈可击，但每种动物总会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大自然的安排。我们一定要找出恐龙的这个弱点，事实上，我们已经找到了。恐龙一身鳞甲，其缺陷就在于它的肛门。

只要从这道门户侵入恐龙的身体，从它们的身体里面来杀它们就可以了。消息传得很快，各处的蚂蚁军队都成群涌入了这条敏感的通道。与骑兵、步兵、炮兵们交战的不再是恐龙的尖爪、脚掌和牙齿，而是内脏里喷射而出的消化液、白细胞和肌肉的条件反射。

有许多恐怖的故事讲述的就是这些军队如何迈着小小的步子，杀进敌人的身体里去冒险。兵蚁们在巨大的结肠中一拐一弯地前进着。突然，通道的末端射出了一枚致命的炮弹：一团屎。

战士们拼命地奔跑着，躲进肠道的褶皱里。恶心的石头有时会卡在肠子的拐弯处，有时又会滚下来把我们的军队压得粉身碎骨。

屎成了蚂蚁军团最主要的对手。多少蚂蚁被一阵坚硬如石的碎屎击中而昏死过去！多少蚂蚁被溺死在污浊的屎浆中！多少蚂蚁仅仅因为一个屁里的臭气就被熏得窒息而死。

尽管如此，大多数蚂蚁军团还是及时穿透了肠道壁。就这样，在这些小生物的攻击下，高大的肉山一座接着一座塌了下来。食肉的、食草的、长着锯齿尾巴的、备着长枪的、挺着尖刺的、带着毒液的、披着坚实的鳞片的，没有一种恐龙能和这些意志坚定的小手术家相抗衡。一双简单的大颚比树一般高的犄角更为有效。

蚂蚁们要花几十万年的时间才能将这些恐龙屠杀殆尽。终于，有一个春天，当大家醒来时，天空变得格外晴朗，再也见不到任何一只恐龙了。只有身形小小的蜥蜴获得了赦免。

希丽·普·妮移开触角，在化学图书馆里踱着大步，沉思着。

这样看来，地球上还有过好些居民轮番想做万能的主人，而且它们都有过一段显赫的日子，直到蚂蚁教它们学会了谦虚。

蚂蚁是地球上唯一的、真正的主人。希丽·普·妮为自己身为其中一员而深感自豪。

“我们很小很小，却懂得如何战胜外表凶残、身躯高大的敌人；我们很小很小，却知道如何思索，解决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我们很小很小，却从来不曾在那些看起来无懈可击的活肉山那里得到任何教训。”

只有蚂蚁文明才能延续那么长久，因为只有它们才知道如何去消灭自己所有的竞争对手。

女王很后悔没有去研究困在蚁城下面的手指。如果它早听了103号的话，先去研究它们，就一定能找出手指的弱点，这样远征军准能凯旋，而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一败涂地。

也许现在还不算太晚？也许在那块花岗岩下还有几个幸存下来的手指？她知道，蚂蚁教徒们一直在费尽心思给它们运送食物。

希丽·普·妮决定到蚁城下面手指的住处和这个“活石头博士”谈一谈。蚂蚁探子们可是把它捧得比天还高。

192. 癌

103号意识到手指那边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一片片阴影在高处晃动着，空气里像是罩上了一层死亡的气息。它问道：

收：什么事不对劲吗？

发：阿尔蒂尔昏过去了，他病了，癌扩散，这是一种不治之症，我的母亲就是这样死的。我们对这种病一点办法也没有。

收：癌是什么？

发：是一种细胞无限制激增的疾病。

为了更好地思考，蚂蚁仔细地洗了洗它的触角。

收：我们这里也有这种现象，可这不是一种病，你们所说的癌不是病。

发：那是什么？

破天荒的，一个人向蚂蚁问出了“那是什么”？而这个问题恰恰是这只蚂蚁已经重复了多少遍的一句话。现在，轮到蚂蚁来解释了。

收：很久以前，你们所说的癌症也曾袭击过我们，死了很多蚂蚁。在连续几百万年的时间里，我们都把这种灾难当成是一种无法根除的祸患。所有得了这种病的姐妹宁肯立即停止心跳，结束生命。后来……

三个人惊异地听着。

收：后来，我们才知道，是从前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对，必须采用不同于以往的方法，去理解它，研究它，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根据它所变现出来的形状而将它视为疾病。我们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因此，几万年来，在我们的文明中，不再有任何一只蚂蚁死于癌症。喔，当然，我们可能生其他疾病而死，但是在你们这里，一得癌症，就完了。

蕾蒂西娅诧异极了，她呼出的热气给玻璃罩蒙上了一层水蒸气。

发：你们找到治疗癌症的办法了吗？

收：那当然，我会告诉你们的。不过，我要先出去透透气，老关在这个罩子里我快要闷死了。

蕾蒂西娅小心翼翼地将103号放到一个火柴盒里，盒子下面垫了一层柔软的棉花。然后，她把蚂蚁带到阳台上。

蚂蚁战士嗅到了凉凉的微风。在这里，它甚至能辨别出远处飘来的森林的气息。

“小心，别把它放到栏杆上去，”雅克·梅里埃斯大声喊道，“千万别让它掉下去了。这只蚂蚁可是个宝贝啊。它不但答应去救那几条人命，还说知道治癌症的办法，如果这是真的……”

他们手拉手，做成一个摇篮，把盒子放在中间。接着，拉米尔夫人上来找他们了。

她刚把丈夫扶上了床，阿尔蒂尔现在已经睡了。

“我们的蚂蚁说知道医治癌症的方法。”梅里埃斯告诉她。

“那就应该让它说出来啊，快点啊！阿尔蒂尔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就等几分钟，”蕾蒂西娅说，“它说要透透气，我们应该理解它。要知道，它关在罩子里好几天了，一直在不停地看电视，世界上没一只动物经得起这么折腾。”

但是，另一个女人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镇静。

“它可以待会儿再休息，应该先救我丈夫，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朱莉娅特·拉米尔向着蕾蒂西娅的手臂扑了上去。蕾蒂西娅向后退了一步，不让她拿那个小盒子。这条木制的小船有一刹那悬在了空中，拉米尔夫人用力一拖蕾蒂西娅的手腕，这股力量足够让小船翻个身了。

盒子掉了下去，有一瞬间，103号还坐着它那柔软的飞毯在空中飞翔，然后它就开始下落，下落，不断下落。手指的窝好高啊！

103号感到一阵恐惧，它撞上了一辆轿车的金属车顶，还被反弹了

好几下。它四面乱跑，那些“好”手指和它们那台交流机器在哪儿呢？103号边跑边分泌出费洛蒙来，可是再也没有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了。

“蕾蒂西娅、朱莉娅特、阿尔蒂尔、雅克！你们在哪里？像这样的透气法，我的气早已透够了。带我上去，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们！”

它待着的那辆车发动了。

103号用它所有的腿紧紧地抱着车子顶上的天线。风在它四周呼呼作响，就是在“大角”的背上，它也不曾前进得这么快过。

193. 百科全书

文明间的碰撞：　　印度是一个能吸收一切外力的国家。所有曾试图在这片国土上立足的军队首领都被它耗尽了体力。随着他们不断地深入印度的内部，这个国家对他们的影响也不断增强。他们会渐渐失去自己好战的本性而沉醉于印度文化的精华之中。印度就是一块儿能源源不断吸收一切力量的海绵。他们来到印度，印度征服他们。土耳其——阿富汗的穆斯林曾对印度发动该国历史上遭受的首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1206年，他们攻占德里，紧随其后的就是连续五个苏丹王朝的统治。这五个王朝无一不曾企图吞并整个印度半岛。可是，在南进的过程中，军队的力量不断削弱，士兵们丧失了战斗的意志，任凭自己沉迷于印度民俗之中。苏丹王朝渐渐走向没落。

最后的一个苏丹王朝——洛迪王朝（Lodi）被蒙古王巴布尔（Babur）推翻了，他是帖木儿的后代。［译者注：帖木儿（Tamerlan，1336—1405），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征服者，以其野蛮的征服和其王朝的文化成就载入史册。　］1527年，他在印度建立了蒙古人的帝国，可他到达印度中部后就立刻放下了武器，狂热地迷上印度的绘画、文学和音乐。

巴布尔的一个后裔阿克巴（Akbar）统一了印度。他用的是怀柔政策，汲取当时流传的各种宗教中最讲究平和的内容，将它们相互结合，创造出一种新的宗教从而实现了统一。几十年以后，巴布尔的另一个后裔奥朗则布（Aurangzeb）又企图以武力将伊斯兰教强加给印度半岛上的人们，印度人民奋起反抗，印度又一次分裂了。所以，要想用武力征服这片大陆是不可能的。

19世纪初，英国人集结军队，攻占了所有的商埠和大城市，但从来就没能完完全全地控制印度全国。他们仅满足于在整个印度大环境下建起几个聚居点，即所谓的“英国文化小区”。

就像严寒守卫着俄罗斯，大海保卫着日本和大不列颠岛，一堵精神之墙收服了所有的侵略者，保护着印度。在今天所有去印度探险的旅游

者只要在这个海绵之国待上一天，就会不断地问自己“有什么好的？”“这是干吗来着？”之类的问题，然后他们就会放弃在印度的所有计划。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94. 城市里的一只蚂蚁

雅克·梅里埃斯俯身向外探去。

“它掉下去了！”

大家都冲到他身边，努力地想从楼底下辨认出什么东西来。

“它应该是摔死了……”

“不一定，蚂蚁有从高处摔下而不死的本领。”

朱莉娅特又激动起来。

“快去找它啊，只有它才能救我的丈夫和你们蚁窝下面的朋友。”

他们几级一跨冲下楼梯，细细地搜寻起停车场。

“千万小心你们的脚下！”

蕾蒂西娅在车轮下寻觅；朱莉娅特·拉米尔来到楼下做点缀之用的矮树丛里仔细地寻找；而雅克·梅里埃斯则按响了楼下所有邻居的门铃，询问是否有一只蚂蚁被风吹到了他们的阳台上。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只头上有个红点的蚂蚁？”

邻居们显然都把他当成了精神病。好在他有三色卡（工作证），他们还是让他进去到处搜寻了一番。

整整一天，他们都在不停地寻找。

“怎么办呢？天知道103号现在会在哪里！”

朱莉娅特·拉米尔拒绝认输。

“如果这只蚂蚁真的知道怎么治疗癌症，那么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必须要找到它。”

他们又仔仔细细搜寻了很长时间。这里哪会少得了小昆虫呢！即使是用了照明放大镜，这只头上点了个红点的褐蚁还是无处可觅。

“要是我们点在它额头上的不是红指甲油，而是放射性标记就好了！”梅里埃斯很是恼火。

大家集中起来共同商议对策。

“就算是在枫丹白露这样的大城市里，也一定会有办法找出这只蚂蚁的。”

“我们把所有想得到的办法都罗列出来，然后再挑选可行的。”拉米尔夫人提议。

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出各种办法来。

“可以借助军队和消防队的力量在市里一米一米地搜寻。”

“可以向我们碰上的所有蚂蚁询问是否看到过一只头上有红点的蚂蚁经过。”

看来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法子。于是蕾蒂西娅又建议道：

“我们能不能在报上登个启事呢？”

大家面面相觑。这个想法也许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傻。他们继续苦思冥想，可没有一个人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195. 百科全书

胜利：　　为什么任何形式的胜利都会令人无法忍受？为什么只有失败那抚慰的热情才深深吸引着人们？这也许是因为失败只能是变革一切的序曲，而胜利却鼓励我们继续以往的言行。失败意味着改革创新，胜利却意味着因循守旧。所有的人都能隐约感知到这条真理的存在，因此最明智的人要成就的不是最伟大的胜利，而恰恰是最壮烈的失败。汉尼拔（译者注：迦太基人，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统帅。　　）在唾手可得的罗马城前抽身而退，而恺撒毅然在3月15日走向了元老院（译者注：恺撒于公元前44年3月15日在元老院被 刺杀。）。

让我们从这些史实中总结出教训来吧。

我们从不愿意太早去预见失败。我们从来不会将跳板造得太高，因为从那跳板上我们将纵入无水的泳池。

而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他的生活目标就是完成一次彻彻底底的失败，让它成为所有同时代的人共同的教训。因为，从胜利中什么也学不到，只有从失败中才能有所学。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196. 全民动员

《周日回声》报的《宠物走失》专栏里刊登了一幅模拟画像，上面用钢笔画了一个蚂蚁头。

说明：注意，请您仔细阅读下文，这并不是个玩笑。此图所画的蚂蚁可以救出17个人，他们的生命危在旦夕。下述特征能帮助您避免将它和其他蚂蚁相互混淆：

103683号，褐蚂蚁，故全身并非全黑。其胸部和头部均为红褐色，仅腹部颜色较暗。

体形：体长3毫米，甲壳上有擦痕，触角短，人接近时会射出蚁酸。

眼睛较小，两颚宽而粗短。

特别标记：前额上有一红点。

如您发现它的行踪，即使不能确定，只要您认为是找到了它，就请看好它，并立即拨打电话31415926，与蕾蒂西娅·威尔斯联系。您也可拨打警局电话找雅克·梅里埃斯警长。

所有能为寻找103683号提供有用线索者，都将获得10万法郎的奖金。

蕾蒂西娅、梅里埃斯和朱莉娅特·拉米尔都在努力同饲养缸里的蚂蚁及马路上随便抓来的蚂蚁交谈。饲养缸里的蚂蚁的确听说过贝洛岗，但没有办法带他们去，它们甚至连现在自己是在哪儿也不知道。至于癌

症的秘密，它们更是连问题问的是什么也搞不清楚！

从马路上、花园里、屋子里随便抓到的蚂蚁对这些事情也都是一问三不知。

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他们这才意识到，原来大部分蚂蚁都相当愚笨，它们什么都不感兴趣，什么都不懂，只想着怎么填饱它们的肚子。

雅克·梅里埃斯、朱莉娅特·拉米尔和蕾蒂西娅这才知道，103号是个多么特殊的例外，它的智慧在蚂蚁里是独一无二的。蕾蒂西娅用一个小钳子收起了所有的小皿，那是103号用来盛放有关手指的动物学费洛蒙的。

无疑，103号确实十分渴望能完全了解它所处的世界和时代，像它这般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就是在人类身上也很少能看到。103号的确是非同一般，蕾蒂西娅这样想着。她咬着双唇，不禁陷入了对103号无尽的思念之中。

有一刻，她几乎想要为它祈祷，不管怎么说，除非是奇迹发生，还有什么能帮他们在一个人类的城市中重新找到一只蚂蚁呢？

197. 骸骨成堆

希丽·普·妮女王在一群长颚卫队的簇拥下向蚁城的下面走去。她埋怨自己没有早点和“活石头博士”对话。现在，她已经清楚地想好了所有要问的问题，她知道要如何去找出他们的弱点。而且，她已经决定要给他们吃的。必须用吃的来引诱他们，就像对付野蚜虫，先要引诱它们，然后才能割下它们的翅膀，把它们关到棚里去。

第10层：一股强烈的欲望在心里升起，女王加快了脚步。

是的，它要给他们吃的，要和他们说话。它要做记录，要记下很多很多有关手指的动物学费洛蒙。

在它的身边，卫兵们蹦蹦跳跳的，所有的蚂蚁都感觉到今天一定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联邦的女王、革新运动的发起者终于同意和手指对话，研究他们，以便更好地消灭他们。

第12层：希丽·普·妮觉得自己真是愚蠢透顶，没有早点听103号的话，很早以前就应该开始和手指对话，它早就该听从母亲的劝告。贝洛·姬·姬妮就同他们说过话，要做和它相同的事情真的一点也不难。

第20层：希望下面的那些手指还活着，希望出于想要干一番事业，而不是模仿母亲的好意，它不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不能背道而驰，但也不能完全照搬，它必须继承、延续母亲的功绩，而不是抹杀它们。

它四周的蚁群一如往常，热闹非凡。城民们都用触角末端向它致意。不过，大多数蚂蚁都很奇怪怎么今天女王会来到蚁城的那么下面。

第40层：希丽·普·妮带着它的卫队飞奔起来，并反复地说着：“希望还不算太晚，希望还不算太晚。”它在过道中转了好几个弯，被一个从没见过的房间堵住了去路。房间的形状很怪，应该是在这没什么蚂蚁居住的40层里造了不到一星期。

突然，蚂蚁教徒出现在它的面前，这是所有死了的蚂蚁教徒的尸体。它们都被集中到了这里。几百只一动不动的蚂蚁看来像是在挑衅这位不速之客。

城里居然还留着一些兵蚁的尸首！女王又惊又怕，不禁向后退了一步。它身后贝洛岗的卫兵们也吓破了胆。

那么多的死尸堆在这里干吗？它们早就该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女王与卫兵们在这间死尸陈列室里走了几步，大多数尸体都保持着战斗的姿势：两个大颚张得开开的，触角射向前方，随时准备向对手扑过去。只不过，它的对手也已经不会动了。

一些尸体上还留下了臭虫的雄性生殖器扎出的小眼，它们必然是女王下令杀死的。

希丽·普·妮感到非常古怪。

眼前的场面给它的印象太深刻了，它们就和……皇宫里母亲的尸体一模一样。

令它吃惊的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在这些过分僵硬的蚂蚁尸体里，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是的，它们之中至少有一半在动。是幻觉？还是因为很久以前不小心吃了久置的蚜虫蜜露这种毒品，现在才发作？恐怖！

到处都是动来动去的尸体！

而且这也绝对不是幻觉。几百只蚂蚁鬼魂正在和它四周的卫兵交战，到处都在打斗。女王的卫兵们虽然都有长长的大颚，可手指教派叛军的数量实在太多了。何况，它们在这个奇怪的地方受到了惊吓，反应过激，这些因素都对这些久经沙场的战士极为不利。

蚂蚁教徒们一边作战，一边抖动着触角，不断地释放出同一种费洛蒙来：

手指是我们的神明。

198. 找到了

就像一颗炮弹，蕾蒂西娅气喘吁吁地突然出现在拉米尔家的阁楼上，雅克·梅里埃斯和朱莉娅特正在几百封来信和来电里辛辛苦苦地挑选有价值的信息。这就是全民动员的结果。

“有人找到它了！有人找到它了！”蕾蒂西娅大声地喊着。

两个人却一点反应也没有。

“已经有800个骗子自称找到了，”梅里埃斯道，“他们随便找只蚂蚁，在它的头上点上红色的颜料，然后就来领赏。”朱莉娅特·拉米尔又补充道：

“我们甚至碰上过拿着刷成红色的蜘蛛和蟑螂来的。”

“不，不，这次是认真的。有个私家侦探看到我们登的启事后就在鼻子上架了一副眼镜形放大镜，在整个城市兜来兜去……”

“你凭什么相信他是找到了103号呢？”

“他在电话里说蚂蚁头上的一点不是红的，而是黄的，而我的指甲油如果在手上留了很长时间，就会变成黄的。”

的确，这条理由很有说服力。

“得把蚂蚁带来才行。”

“蚂蚁不在他那儿，他说找到它了，但是没能抓住它。103号从他的手指缝里溜走了。”

“他是在哪儿看到103号的？”

“你听了别激动，要在那地方找一只蚂蚁可不容易。”

“是哪儿？快说！”

“在枫丹白露地铁站里。”

“在一个地铁站里？”

“可现在是六点钟，高峰时间，那里肯定有很多人。”梅里埃斯不觉着急起来。

“现在是每秒必争，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定再也找不着103号了，这样……”

“我们快走！”

199. 轻松一刻

两只胖蚂蚁瞪着一对绿色的眼睛，不怀好意地咧着嘴，向一堆食物走过去。那里有一段香肠、几罐果酱、一点比萨饼，还有些腌酸菜配土豆猪肉。

“嘿嘿，嘿嘿，人都不在，我们来美美地吃上一顿吧。”两只蚂蚁朝食物冲过去，用开听刀打开什锦罐头，又给自己斟上几大杯香槟，举着高脚杯互相干着。

突然，一束灯光照亮了它们，黄色的烟雾从一只喷雾器里喷了出来。

两只蚂蚁高高地竖起了眉毛，瞪圆了本来就已经很大的眼睛：

“救命啊，家洁净来啦！”

“不，不是家洁净，什么都可能，就是不可能是家洁净。”又来了一阵黑色的烟雾。

“啊——咯——呵。”

蚂蚁瘫到了地上，镜头向后推，有个男人手里晃动着一只喷雾器，那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家洁净。

他面带微笑，对着镜头说道：“随着天气转晴，气温迅速回升，蟑螂、蚂蚁又开始到处横行。有了家洁净，难题迎刃而解。家洁净，不分害虫种类，将壁橱里的小虫一网打尽。家洁净对您的孩子无毒无害，对讨厌的昆虫毫不留情。家洁净，CCG的新产品。CCG，高效的标志。”

200. 地铁里的追踪

雅克·梅里埃斯、蕾蒂西娅·威尔斯和朱莉娅特·拉米尔都处在极度激动的状态下。他们看见乘客，不分青红皂白劈头就问：

“您有没有看到一只蚂蚁？”

“对不起，您说什么？”

“它一定是往那儿去了，我敢肯定，蚂蚁最喜欢昏暗的地方，必须到暗的角落里去找。”

雅克·梅里埃斯对着一个行人破口大骂：

“看看你的脚踩哪儿啦，他妈的，你会踩死它的！”

没有一个人明白他们在搞什么鬼。

“踩死？踩死谁？踩死什么？”

“103号！”

大多数乘客从他们身边匆匆而过，对这些捣乱分子不理不睬。他们对这种反应早已习惯了。

梅里埃斯靠在瓷砖墙面上。

“妈的，在地铁站里找一只蚂蚁，这不就是等于在一堆干草里找根针吗？”

蕾蒂西娅猛地拍了一下额头。

“可不是嘛，就这么回事！怎么早点没想到！‘在干草堆里找一根针。’”

“你想说什么？”

“要在干草堆里找一根针，该怎么做呢？”

“那根本就不可能！”

“不，完全可能，关键在于要有正确的方法。要在干草堆里找针，再简单不过了：只要放一把火，把干草烧了，再用吸铁石到灰堆里去吸就可以了。”

“好，就算你说的对，可这跟103号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只是个类比，只要想出办法就行了。一定会有办法的。”

他们又凑到了一起，共同出谋划策。要想个办法！

“雅克，你是警察，那你就去找站长，让他立刻疏散人群。”

“他肯定不会同意，现在是高峰时间啊！”

“你就说有人放了炸弹嘛！他不会冒上几千条人命的危险，让自己一辈子良心难安的。”

“行。”

“好，朱莉娅特，您可不可以调配一句费洛蒙句子出来？”

“什么句子？”

“到最亮的地方会面。”

“没问题，我可以准备30毫升，然后到各处去喷洒。”

“太好了。”

“我知道了，你想在站台上安一个高功率的照明灯，再让它来找我们。”

“我家里的褐蚁总是朝有光的地方爬，为什么不试试……”

朱莉娅特·拉米尔配好了“到最亮的地方见面”的费洛蒙，将液体装到一个香水喷头里。

地铁站里的高音喇叭响了，要求所有的乘客都保持冷静，有秩序地疏散。大家都相互推挤起来，尖叫着，在别人的脚上踏来踏去。

有人大喊：“着火啦！”人群顿时一片恐慌。所有的人都跟着叫了起来。人流迅速朝外涌去，隔离护栏被推翻了，人们争着向外挤，有的甚至动起手来。高音喇叭里的“保持冷静，不要慌乱”算是白叫了，这些话起的只是反面效应。

面对着四周一大堆相互踢打、吵闹、混乱的鞋底，103号决定藏到枫丹白露车站的陶制站名FONTAINEBLEAU的字母间隙里去。它选了字母表上的第六个字母F，然后就待在那里，直到喧闹的手指汗水的气味平静下来为止。

201. 百科全书

ABRACADABRA： 在希伯来语中，这组神奇的字母组合ABRACADABRA的意思是“愿所言成真”（即希望所说的一切都能成为现实）。中世纪时，人们把它用作治疗发烧的咒语，后来这句话又为魔术师所用，表达的意思是他的表演即将结束，观众们将看到节目最精彩的高潮部分（是不是他的话变成了活生生的东西的那一刻？）。然而，这句话并不像它乍看之下那么平淡无奇。首先，必须将组成这句话的九个字母（希伯来语中不写元音HA BE RA HA CA DA BE RE HA，所以就成了HBR HCD BRH）依以下方式排列成九行，字母依次减少，直到最后就剩下第一个字母H（希伯来语中的第一个字母Aleph的发音是Ha）：

HBR HCD BRH

HBR HCD BR

HBR HCD B

HBR HCD

HBR HC

HEB H

HBR

HB

H

这种排列方式意在最大限度地汲取天上的能量，将它们带给下面的人类。所以，要把这道吉祥符想象成漏斗形，组成其四周的Abracadabra的字母组合呈螺旋形飞旋，成为一个高速转动的旋涡。它能将高一级时空中的力量吸引至其底部的极端。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202. 地铁里的一只蚂蚁

太好了，人群终于散去了。103号从它的藏身之处跑出来，在空旷的地铁通道里走着。

无疑，它从没来过这种地方，也不喜欢氖灯的这种刺眼的白光。

203. 无缘相逢

贝洛岗城中一片金戈交加。

叛军从天花板上跳下来。没有一名战士过来营救它们的女王，大家就在信徒们的干尸之间激烈地打斗着。很快，形势偏向了占有数量优势的那一方。

希丽·普·妮被围困在一双双大颚之间，它能感到来者不善。这些蚂蚁似乎完全认不出它的皇家费洛蒙来。一只蚂蚁向它靠近，大张着两颚，看来是准备割下它的脑袋。这个杀手边冲上前来边释放出费洛蒙：

手指是我们的神明！

这就是解决的办法，必须找到手指。希丽·普·妮可不想就此丧命。它冲进混战的蚁群，推开那些企图挡路的大颚和触角，在各条往下而去的通道里狂奔。它的目标只有一个：手指。

45层、50层，它很快就找到了通向蚁城下面的走道。手指教派的叛军在它的身后追赶着，它都能嗅出它们仇恨的气息。希丽·普·妮穿过花岗岩通道，来到了“贝洛岗第二”，这是它的母亲为过来同手指对话而兴建的另一座城市。

城市的中央有个东西的轮廓依稀可辨，一根很大的管子从那里伸出。希丽·普·妮知道这个树脂包裹下的丑陋东西是什么。探子们早已将这个东西的名字告诉了它——“活石头博士”。

女王碰了碰这只假蚂蚁的触角。

“我是希丽·普·妮女王。”它用触角的第一节发出讯息。与此同时，它还用其他的10个触角节杂乱无章地释放出长短不一的气味波来，其中包含了很多信息：

“我想拯救你们，今后，我会给你们吃的，我愿意和你们对话。”

那些蚂蚁信徒也像是在等待某个奇迹的发生，居然没有对它发动攻击。

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神明们已经沉默了好几天，就算是女王到了，他们还是拒绝开口。

希丽·普·妮进一步提高了气味讯息的浓度。

“活石头博士”一点动静也没有，它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待着……

忽然，一个想法有如一道闪电带着强烈的光芒划过女王的脑海。

“手指是不存在的。手指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这根本就是个天大的骗局，是几代女王的费洛蒙和生病蚂蚁的反常行动所散布的谣言、假讯息、虚构的故事。

103号说了谎，它的母亲贝洛·姬·姬妮说了谎，叛乱的蚂蚁在说谎，大家全都在说谎。

“手指是不存在的。手指从来没有存在过。”

它所有的思想就到此停止了。十几片锋利的大颚像刀一般插入了它的胸膛。

204. 寻找103号

地铁站站长按雅克·梅里埃斯的吩咐，关上了所有的照明灯，又给了他们一个功率很大的手电照亮站台。朱莉娅特和蕾蒂西娅已在站内各处喷洒了召唤103号的费洛蒙。接下来能做的就只有等待了。他们急躁不安，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就这么等着103号向指示灯爬过来。

103号看到几个黑影，那是在一束强光的照射下形成的，这光束比它刚才看到的氖光灯还要亮。根据那些“好手指”散播的消息，它向着那块很亮的地方爬去。它们应该就在那里。等找到它们以后，一切又都会正常起来的。

这样的等待真的好漫长啊！雅克·梅里埃斯待不住了，他在过道上踱来踱去，还点上了一支烟。

“快把烟熄了，烟味会吓跑它的。蚂蚁怕火。”

警长在鞋跟上熄灭了烟，又开始踱起步来。

“不要走来走去的。万一它从那边过来，你说不定会踩死它的。”

“这你不用担心，如果说我这几天有什么事情是一直反复不断在做的，那就是看着我的脚是往哪儿踩的！”

103号又一次看到有一块块平平的东西朝它靠近。这费洛蒙一定是个陷阱，是那些专杀蚂蚁的手指为了方便杀它而散布的讯息。它掉头就跑。

蕾蒂西娅·威尔斯看到它出现在手电光的光圈里。

“快看！单独的一只蚂蚁，肯定是103号。它已经来了，可你的鞋底吓着它了。万一它再逃走，我们又要找不着它了。”他们迈着小小的步

子向它靠近，可103号还是在逃。

“它认不出我们了。对它来说所有的人都像是座高山。”蕾蒂西娅很是懊恼。

他们把手指伸到蚂蚁面前，可103号左躲右闪，迅速地溜了开去，就跟那次野餐时一模一样。它朝着铁路的路基飞快地跑去。

“它认不出我们，也认不出我们的手，居然从我们的手指边上溜过去了。怎么办呢？”梅里埃斯急得大叫，“万一它跳出站台，钻到路基的石子堆里，那我们就再也找不着它了！”

“别忘了它是只蚂蚁。对付蚂蚁，只有气味才管用。你带水笔了吗？墨水的味道很浓，应该可以拦住它。”

它在飞跑，它在向前猛冲。忽然，一堵气味墙横在了前面，散发着浓浓的酒精味。103号赶紧用足了六条腿上全部的力气刹住脚步，然后沿着这气味恶心的墙壁走了起来，就好像那儿有一道虽无法看见却也无法逾越的界线。接着，它就绕过这堵墙，继续逃命。

“它绕过水笔画的线了！”

蕾蒂西娅赶紧冲上去拦住目标的去路，并迅速在它的周围画上了一个三角形，将它围在了中间。

“我被这些有气味的墙给困住了，”它对自己说，“怎么办呢？”

它鼓足勇气，高高地越过了水笔线，就好像那是一堵玻璃墙，然后就看也不看前面，只顾上气不接下气地继续奔跑。

这些人没料到它会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

他们惊讶得方寸大乱，相互推来挤去。

“它在那儿。”梅里埃斯用手指着。

“在哪儿？”蕾蒂西娅问。

“当心——！”

蕾蒂西娅的身体失去了平衡，接着发生的一切就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她为了稳住身体，向旁边踏出一小步。这是纯粹的条件反射。高跟鞋的跟尖提了起来，落向……

“不——要——！”朱莉娅特·拉米尔尖叫起来。

她用尽全身力气想在蕾蒂西娅脚跟落地之前把她推开，太迟了。

103号一点躲开的反应也没有。它看到一片黑影向自己猛扑上来，它只来得及想自己的生命就到此结束了。它的一生是那么丰富多彩，一幅幅画面如电视般在脑海中闪现：丽春花战役、追杀蜥蜴、世界尽头的景象、金龟子背上飞翔的情景、金合欢树、蟑螂们的镜子，还有在发现手指文明前一次又一次的战斗……足球、世界小姐选美……介绍蚂蚁的片子。

205. 百科全书

亲吻：　　常有人会问我人类从蚂蚁那里照搬了什么，我的回答是：口对口的亲吻方式。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生活在公元几百年前的古罗马人创造了接吻方式。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仅限于观察昆虫而已。根据他们的理解，蚂蚁相互接触口部是一种用于巩固其团体的友好动作。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这种动作的全部含义，只是认为蚂蚁必须重复这种接触动作来加强各蚁窝间的团结一致。嘴对嘴的亲吻其实是对蚂蚁口对口的食物交换的模仿。区别只是，在真正口对口的食物交换过程中，双方相互将自己的食物交给对方；而在人类的接吻过程中，双方互赠的不是食物，而是唾液。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206. 另一个世界里的103号

他们看着103号被压扁的身子，个个呆若木鸡。

“它是死了吗？……”

这只小东西不动了，一点也不动了。

“它死了！”

朱莉娅特举起拳头砸向墙壁。

“一切都完了，我的丈夫没救了。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真是太傻了！眼看就要到手了，却还是输了！我们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可怜的103号……，这个了不起的生命，那么一鞋跟下去就完了……”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蕾蒂西娅口中反复念叨着。

只有雅克·梅里埃斯是他们之中最现实的。

“它的尸体我们该怎么处理呢？总不能扔了吧！”

“应该给它造个小坟……”

“103号可不是随随便便哪只蚂蚁，它是低级时空里的奥德修斯，或者说是马可·波罗，是它们文明中的杰出代表。一个简单的小坟配不上它。”

“你想怎么样，建一座纪念碑吗？”

“不错。”

“可是到现在为止，除了我们几个以外，没有人知道这只蚂蚁曾立下的功绩，没有人知道是它架起了两种文明之间的桥梁。”

“那就更应该去到处宣传，要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蕾蒂西娅的语气

十分坚定，“这件事的意义实在是太重大了，应该让它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我们再也找不出比103号更出色的‘使节’了，它有好奇心，还有一个使节所必须具备的极为开放的思想。我是直到同其他蚂蚁对话时才认识到这一点的。这真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子。"

“在100万只蚂蚁里，我们也许只能找出一只和它一样出色的。”

可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103号，他们已经开始接纳它，就像它早已接受了他们那样。一切很简单，就为了大家各自都心知肚明的利益。蚂蚁需要人类节省它们的时间，人类也需要蚂蚁来节省他们的时间。

多可惜啊！眼看成功在望，却还是失败，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啊！

即使是雅克·梅里埃斯也无法对此无动于衷。他一脚一脚不停地向长凳踢去。

“真是蠢透了……”

蕾蒂西娅忍受着负罪感的煎熬：

“我没看见它，它是那么小，我真的没看见它！”

他们的目光都落在这个小小的、一动不动的身子上。这只是一件东西。乍一眼看到这副被扭曲的身架，没有人会相信这就是曾经的103号，第一支反手指远征军的指挥者。

他们就在这具小小的遗体前默哀着。

忽然，蕾蒂西娅瞪大了眼睛，跳了起来：

“它动了！”

他们仔仔细细地审视这只一动不动的小昆虫。

“你是把自己的希望当成了现实。”

“不，我没有做梦。我肯定看见它动了一下触角。虽然动的幅度微乎其微，但我看得很清楚。”

他们面面相觑，又继续久久地凝视着这只小虫子。那上面一点点生命的迹象也没有。它就凝固在那里，像是处在一种极度痛苦的痉挛之中，竖着触角，缩着六条腿，似乎准备再度踏上漫漫征途。

“我……我肯定它有一只脚动了动！”

梅里埃斯扶住了蕾蒂西娅的肩膀。他知道是她的情绪过于激动，才会看到心里所希望发生的事情。

“很抱歉，完全只是尸体的条件反射，真的。”

朱莉娅特·拉米尔不想蕾蒂西娅再有所怀疑，就拾起这具被极刑处死的尸体，拿到她的耳边，甚至干脆放进了她的耳道里。

“你以为你能听到它的心跳吗？”

“谁知道呢？我的耳朵非常灵敏，任何细微的动静都能听到。”

蕾蒂西娅又拿起这位英雄的遗体，平放到长凳上。她在它身边跪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将一面镜子放到它的大颚上方。

“你想看到它还在呼吸吗？”

“蚂蚁是会呼吸的，不是吗？”

“它们的呼吸太弱了，我们察觉不到任何一点迹象。”他们紧盯着这个被压扁了的小东西，强压下满腔无名的怒火。

“它死了，它是千真万确地死了！”

“103号是唯一能实现我们人蚁联邦的希望。它在那上面花了多少时间，它还曾希望我们两种文明能相互渗透，是它打开了希望的窗户，是它发现了我们的共同点。其他任何一只蚂蚁都不可能迈出这一步。它已经开始有一点人性化了。它会欣赏我们的幽默和艺术，这都是些无用的东西，就像它说的那样，但是令人如此心醉神迷。”

“我们可以再训练一只。”

梅里埃斯紧紧拥着蕾蒂西娅，安慰着她。

“我们再去找一只蚂蚁来，教它什么是幽默，什么是……手指的艺术。”

“再也不会有像它这样的蚂蚁了。都是我的错……我的错。”蕾蒂西娅反复地说着。

他们的目光久久地落在103号的身体上，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长长的

沉默。

“我们要为它举行一个隆重的葬礼。”朱莉娅特·拉米尔说，“我们要把它埋在蒙帕纳斯墓地，21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们的旁边。这个坟墓会很小，我们会在上面刻上‘一位先驱者’，只有我们知道这碑文的含义。”

“我们不要插十字架。”

“也不要鲜花和花圈。”

“只要在地上竖一根小树枝，因为它直面一切，即使它的心里很害怕。”

“而且，它一直都在害怕。”

“我们每年都会去给它上坟。”

“就我个人而言，我可不喜欢反复温习自己的错误。”

朱莉娅特·拉米尔长长地叹了口气。

“实在是太可惜了！”

她用指甲尖轻轻地碰了碰103号的触角。

“嗨，你现在可以醒醒了！你骗得我们好苦，我们还以为你是真的死了。告诉我们你只是在开玩笑，你在开玩笑，就像我们人类一样。你看，这不是吗？你创造了蚂蚁的幽默！”她把这个小小的身体捧到灯下。

“也许有一点热量……”

他们都紧紧地盯着103号的尸体。梅里埃斯不自禁地轻声为它祈祷起来：“主啊，求您……”

可是，一切依然如故。

蕾蒂西娅·威尔斯强忍着眼泪，可一滴泪水还是流了出来。泪珠沿着鼻梁滚落，绕过脸颊，又在下巴的凹陷处停留了一小会儿，最后滴到了蚂蚁的身旁。

泪珠飞溅开去，一小点咸咸的液体沾上了蚂蚁的触角。

奇迹发生了！大家都睁圆了眼睛，俯下身去。

“它动了！”

这一次，三个人都看到了触角的颤抖。

“它动了，它还活着！”

触角又微颤了几下。

蕾蒂西娅从眼角再接下一滴泪水，碰碰它的触角。

触角又一次动了起来，它们几乎是难以察觉地向后缩了缩。

朱莉娅特·拉米尔用一根手指怀疑地摩挲着嘴唇。

“到底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它伤得很重，可一定能救。”

“我们得找个兽医。”

“哪有治蚂蚁的兽医啊！”雅克·梅里埃斯说。

“那谁还能救103号呢？没有人救，它一定会死的。”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一定要救它，而且要快。”

他们激动得手足无措起来。刚才还如此强烈地希望看到103号能动一下，而现在，它真的动了，他们却不知该如何救它。蕾蒂西娅·威尔斯真想能抚摸它，安慰它，对它道歉。可她又觉得自己对蚂蚁的时空而言显得那么笨拙，那么粗手粗脚，她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那一刻，她真希望自己是一只蚂蚁，可以舔舔它，可以和它口对口好好地来一次食物交换。她又激动得大喊起来：

“只有蚂蚁才能救得了它。必须把它带到自己人那里去。”

“不，它身上已经布满了外面混乱的气味，它自己蚁窝里的蚂蚁已经认不出它了。它们会杀了它的，只有我们才救得了它。”

“我们要有微型手术刀，要镊子……”

“如果就要这些东西，那我们要快！”朱莉娅特大叫起来，“快点回家，也许还来得及，你们还有火柴盒吗？”

蕾蒂西娅又一次万般小心地将103号摆进火柴盒里，并强迫自己相信那里面垫着的手帕不是裹尸布，而是床垫。她手中的火柴盒不是棺材，而是救护车。

103号从触角末端发出微弱的讯息，就像是它知道自己的精力行将用尽，它要最后道一声永别。

他们一边飞跑着冲上地面，一边尽量不让盒子摇晃得太厉害，以免再伤着里面的伤员。

到了外面，蕾蒂西娅满腔怒火地将那双鞋子扔进了阴沟里。

他们叫了辆出租车，请司机开得越快越好，但别让车颠得太厉害。

司机认出了这几个乘客。他们就是上次让他车速每小时别超过100米的那几个人。人会总栽在同几个令人头痛的家伙手中。他们不是悠哉游哉就是十万火急！

不过，他还是开着车向拉米尔家飞驰而去。

207. 费洛蒙

费洛蒙：动物学

主题：手指

记录者：103683号

记录时间：100000667年

护甲：手指的皮肤十分柔软，因此需要保护。手指在皮肤上或遮以植物纤维编织而成的纤维片，后遮以多块金属片，即手指所称的“汽车”。

交易：在贸易关系方面，手指相当无能。它们十分天真，乃至会用好几铲食物去换回一张不能吃的花纸片。

体色：如果三分钟不让手指接触到空气，它就会变色。

求偶炫耀：手指的求偶炫耀是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为吸引异性的注意，它们通常在一种极为特别的地方，手指所谓的“夜总会”见面。在那里，它们可以连续好几个小时面对面不停地扭动，模仿交媾的动作。如果双方都对对方的表现感到满意，它们就会到房间里去进行生殖过程。

名称：手指之间互称为“人”，而它们将我们——地球的主人，称作“蚂蚁”。

人际关系：手指只关心自己，它们生来就有要杀死其他所有手指的强烈欲望。“法律”这种人为建立的严格的社会准则，就是用来克制这种致命的冲动的。

唾液：手指不知道用唾液可以洗自己的身体，他们需要一种叫“浴缸”的特殊机器来洗澡。

天体学：手指竟然认为世界是圆的，并且一直在围着太阳转。

动物：手指对它们周围的自然所知甚少，他们自以为是唯一的智慧动物。

208. 手术，最后的机会

“手术刀！”

阿尔蒂尔的每个命令都立即得到了执行。

“手术刀。”

“1号拔毛钳！”

“1号拔毛钳。”

“解剖刀！”

“解剖刀。”

“缝线！"

“缝线。”

“8号拔毛钳！”

“8号拔毛钳。”

阿尔蒂尔·拉米尔正在紧张地施行手术，当那三个人带着奄奄一息的103号回来时，他已经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渐渐恢复了体力。他立刻就明白了同伴们对自己所寄予的期望，撩起了自己的袖子。为确保能有敏锐的感觉来施行这次棘手的外科手术，他拒绝了妻子递上的止痛剂。

现在，雅克·梅里埃斯、蕾蒂西娅·威尔斯和朱莉娅特·拉米尔正围在他身边，俯身注视着微型手术台。它是小精灵的主人用显微镜的载玻片临时改成的，而显微镜则和一台电视摄像机相连。这样，所有的人都能在电视机上清楚地看到手术的进程。

许多待修的机器蚂蚁都在这块载玻片上一个接一个地躺过。不过，这回可是第一只真正有血有壳、生命垂危的蚂蚁躺在上面。

“血！”

“血！”

为救103号，必须弄死四只活蚂蚁来采集它们的鲜血做输血之用。他们一点也没有犹豫。103号是独一无二的，它值得几只同类为它牺牲。

为进行如此小剂量的输血，阿尔蒂尔已先磨光了一根微型针头，并将其插入103号左后腿关节的软组织中。

这位临时外科医生不知道这些手术步骤是否让103号非常痛苦，看着它那不堪一击的脆弱模样，他还是决定不打麻药为好。

阿尔蒂尔的手术从脱臼中腿的复位开始，他全凭经验而行。左前腿的复位与中腿同样简单。在修理了那么多机器蚂蚁后，阿尔蒂尔的手指已变得非常灵活敏捷。

103号的胸部被压扁了，阿尔蒂尔用一支小钳子像处理撞坏的挡泥板那样将它恢复原状。然后，又将甲壳被压破的地方用胶水粘补好。在它被刺穿的腹部，阿尔蒂尔则先用一支微型导管输入血液，让腹部鼓起，再用同样的胶水黏合。

“幸好它的头部、触角都完好无损。”阿尔蒂尔感叹道。

“您的鞋跟可真够尖的，只压到了它的胸廓和腹部。”

显微镜的灯光下，103号渐渐恢复了体力。它把头稍稍前倾，缓慢、轻柔地吮吸着手指放在它面前的蜜露。

阿尔蒂尔直起身子，擦去前额上布满的汗珠，松了口气道：

“我想它已没什么大碍了，只是还需要几天的休息来恢复，把它放到昏暗、潮湿并且温暖的地方去吧。”

209. 百科全书

路在何方：　我们应该要想到公元一亿年时的人。（他和现在的蚂蚁积累了同样多的经验。）

他的意识应该比我们发达10万倍。我们应该帮助他，这个我们的小孩的小孩的小孩的10万次方的小孩。我们要为他找一条黄金大道，那将是一条不会让他为毫无用处的形式主义浪费时间的道路。那将是一条不会让他为保守派、野蛮人、专横者的压力所迫，掉头折回的道路。我们要找到这条通向意识的最高形态的道路；这条从我们形形色色的经验中踩出来的道路。要想找到这条路，就必须改变我们的观点，别让自己在单一思维方式的束缚下变得越来越麻木，不论这是何种思维方式，哪怕是最好的。蚂蚁已经给我们指出了一种精神训练的方法，何不将自己放到它们的位置上去呢？但是也别忘了将自己放到树木、鱼、波涛、花朵、石头的位置上。

一亿年时的人一定能同高山交谈，从而将自己刻入它们的记忆。否则，一切都将只是徒劳。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210. 深洞

经过三天静养，103号的伤势已基本痊愈了。它几乎能完全正常地进食（甚至能吃蝈蝈的碎肉和稀粥），还能正常地摇晃触角。它不断地舔洗自己的伤口，去掉那层胶水，并用唾液对伤口进行消毒。

阿尔蒂尔·拉米尔将它的小病人安置在一个纸盒里，随它在里面逛来逛去。纸盒里塞了许多脱脂棉，以免它再碰伤。每天，阿尔蒂尔都记下103号伤势的好转情况。它那条断腿看来不太行，只能用另一边来支持身体的分量。

“它需要不断地练习来加强其他五条腿的力量。”雅克·梅里埃斯这么认为。

他说得不错。阿尔蒂尔把103号放到一个小型传送带上，四个人轮流帮助它走路，锻炼腿部肌肉。

现在，这位战士已经有足够的体力来继续讨论了。

出事后的第10天，他们认为是时候了，可以派出一支小分队去营救乔纳森和他的同伴们了。

雅克·梅里埃斯调来了埃米尔·卡乌扎克以及另外三个下属。蕾蒂西娅·威尔斯和朱莉娅特·拉米尔一同前往。至于阿尔蒂尔，他的身体太虚弱了，再加上这几天过度操劳，所以还是让他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里，等候他们的消息。

他们带上了铁铲、十字镐，由103号带路。向着枫丹白露森林出发了！

蕾蒂西娅的手指将蚂蚁放到草地上，为确保不会丢失它，蕾蒂西娅在这个小侦察兵的腰腹处系上了一条尼龙丝，有点像遛狗时用的绳子那样。

103号嗅着四周的气味，然后用触角指出应向哪个方向前进。

“贝洛岗城，往那边走。”

为了加快速度，手指又捧起它，带它走上一段。只要它摇摇两根细触角，他们就知道它需要重新确定方向，于是就再把它放到地上，让它指路。

走了一个小时以后，他们蹚过一条小溪，来到了一片荆棘丛中。大家不得不放慢速度，让103号能好好地辨别正确的气味。

又走了三小时，他们远远望见前面有一大堆树枝，蚂蚁示意，他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贝洛岗城，就是这儿？”梅里埃斯十分诧异。要是在其他的情形下，他是绝对不会留意这样一堆枯树枝的。

他们加快了脚步。

“头儿，现在怎么做？”一个警察问道。

“现在，你们就开挖吧。”

“不要碰到蚁城，千万别破坏蚁城。”蕾蒂西娅坚持道，还伸出了一根手指做出威胁状，“别忘了，我们答应过103号不会危及它们的城市的。”

卡乌扎克探员仔细地考虑了一下。

“对了，我们只要在旁边挖就行了。如果那地方很大，我们一定能挖到地道。如果我们什么都挖不到，那就向蚁窝下面斜着挖，避开蚁窝。”

“可以。”蕾蒂西娅说道。

他们开始挖起来。像是十七、十八世纪时的海盗在探寻某个无名岛上埋着的宝藏。很快，警察们就挖出了许多干土和烂泥来，但铲子连石头的边也没碰上。

警长为他们打气，鼓励他们继续。

10米、12米，还是什么也没有。不少蚂蚁，可能是贝洛岗城里的工蚁，都赶过来打探消息，急于想知道周围这恐怖的地震究竟是怎么回事，害得连蚁城里的环城大道都在不停地摇晃。

埃米尔·卡乌扎克给了它们一点蜂蜜来安慰它们。

警察们已经懒得再碰一碰铁铲了。他们甚至都有在给自己掘墓的感觉。但是，头儿表现出了要坚持到底的决心，他们实在没有其他选择。

越来越多的贝洛岗蚂蚁爬了过来，密切关注着他们的行动。

“这些都是手指。”一只怀疑蜂蜜有毒而不肯吃的工蚁释放出这样的讯息。

“手指为我们的远征报仇来了！”

朱莉娅特明白这些小生灵骚动的原因。

“快，在它们发出警报前把它们全部抓起来。”

她、蕾蒂西娅和梅里埃斯连着泥土和草把它们抓起来，扔到纸箱监禁室里。朱莉娅特在里面喷洒上“大家安静，一切都很好”的费洛蒙。

这个办法看来奏效了，盒子里的骚乱渐渐平静下来。

“我们还是要加快动作，否则，所有贝洛岗的蚂蚁军团都会爬到我们背上来的。”

《思考陷阱》的冠军说道，“就是全世界的喷头也没有办法牵制住它们。”

“您别着急，还有您也是，”一个警察说道，“成了，这儿听起来空空的，我们应该是挖到石板上面了。”

他把手弯成喇叭形，放到嘴边。

“嗨，里面有人吗？”

下面悄无声息。他们用手电往里面照去。

“像是个教堂，”卡乌扎克观察着，“我一个人也看不到。”

一个警察拿上绳索，将一头固定在边上的树干上，就带着手电下洞了。卡乌扎克紧随其后。他们一个一个房间察看过去，然后对着地面上其他的人高喊起来：

“好啦，我找到他们啦。他们看上去全活着，不过都在睡觉。”

“我们这么吵，他们怎么可能睡得着。要是叫不醒，就说明他们全死了。”

雅克·梅里埃斯亲自下洞，加入了卡乌扎克他们。他用手电照亮一个房间，惊讶地发现里面居然有一口泉水、一些计算机设备，还不时传来电机的轰鸣声。他又走进卧室，想把在那边睡得正香的一个男人晃醒，但是吓得向后退了一步：他触到的手臂如此干枯，感觉上像是碰到了一具骷髅。

“他们死了。”他重复着这句话。

“不——”

梅里埃斯惊跳起来。

“是谁在说话？”

“是我。”一个虚弱的声音轻轻说道。

梅里埃斯转过身，他的身后，一个消瘦的人形靠墙而立。

“不，我们没有死，”乔纳森用一只手臂支撑着身体，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早已不再等待你们到来了，先生们。”

他们相互打量着，乔纳森的眼睛一眨不眨。

“你们没有听到我们在挖洞吗？”梅里埃斯问道。

“听到了，可我们更想能睡到最后一刻。”丹尼尔·罗森菲教授说。

他们都站起身来，一样的消瘦，一样的平静。

这情形深深印入了警察们的脑海。这些人简直就不像是人。

“你们一定饿坏了。”

“不，我们不要立刻吃东西，这样做反而会让我们没命的。我们已经慢慢习惯这种吃得很少的生活了。”

埃米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

“嗨，快点走吧！”

地下的人们从容不迫地穿上衣服，走了出来。一见到日光，他们都

向后退。对他们而言，这亮光实在是太强烈了。

乔纳森叫拢几个地下伙伴，他们围成一圈，杰森·布拉杰提出了所有人都早已在心里问自己的那个问题：

“我们是走还是留？”

211. 百科全书

Vitriol：Vitriol是硫酸盐的另一个名称。一直以来，人们总认为Vitriol意为“使变成玻璃的”。其实，它还有更深层的神秘意义。Vitriol一词是从古代一句格言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V. I. T. R. I. O. L: Visita Interiora Terrae（探寻地球内部）、Rectifiocando Occultem Lapidem（并不断自我完善，你就会找到隐藏的宝石）。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卷

212. 准备工作

希丽·普·妮女王的遗体端坐在死尸间里，是那些蚂蚁教徒将它摆成这个样子的。

失去了产卵的女王，贝洛岗城面临着全城覆灭的危险。褐蚁们无论如何要有个女王，只要一个，但必须要有。

关于这一点，所有的蚂蚁都知道得很清楚。现在，能拯救蚁城的已不是做不做教徒的问题了。最重要的是立即举行一次新生大典，哪怕合适的时节已经过去了。

大家将七月份落在后面没有起飞的蚂蚁公主集中起来，又去围捕举行空中婚礼时没有出城的孱弱的雄蚁，让它们做好准备。要救蚁城，交配势在必行。

无论手指是否是神明，如果这些蚂蚁在三天里不为自己找到一个怀孕的女王，所有贝洛岗的居民都将死去。

它们用甘甜的蜜露将公主们都喂得饱饱的，来催动它们的交配需要。然后又向发育不全的雄蚁们耐心解释空中婚礼的整个进程。

正午，热气逼人。蚁群都集中到了城市的穹顶上。几千年来，新生大典时总是一片欢腾。可是今年，大典事关整个蚁城的存亡。它们从来不曾如此热切地期待过空中婚礼。

必须有一个活着的女王在贝洛岗着陆。

一片喧闹的气味。公主们已穿着婚纱在那边了，它们的婚纱其实只是一对透明的翅膀。炮手们都已各就各位，准备随时迎击意欲靠近的鸟儿，保护蚁城。

213. 动物学费洛蒙

费洛蒙类别：动物学

主题：手指

作者：103683号

时间：100000667年

交流：手指们互相之间通过从口部发出声音振动来进行相互交流。这些声音振动能为一独立的薄膜所截获。该薄膜位于手指头部两侧小洞的底部，它能接收声音并将其转变为电脉冲。这样，大脑就能将意义赋予这些声音。

繁殖：雌性手指不能选择婴儿的性别、级别，甚至连它们的外形也无法选择。每个婴儿的诞生都是一个无法预料的结果。

气味：手指闻起来有栗树油的气味。

食物：有时候，手指进食不是因为饥饿，而是由于烦恼。

无性者：手指中不存在无性者，只有雄性和雌性之分。它们也没有多产的女王。

幽默：手指有一种我们一无所知的情绪，它们称为“幽默”。我无法理解它指的究竟是什么，但看起来“幽默”很值得引起我们注意。

数量：手指的数量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多得多。它们在世界上建有不下10座城市，每个城市里至少有1000只手指。据我的估计，世界上应该有1万只手指。

体温：手指具有内部体温调节系统。即使外界温度很低，该系统也能让它们的身体保持温暖，使它们在黑夜和冬季可以一样活跃。

眼睛：手指的眼睛相对于其头颅的其他部位而言，是可以活动的。

行走：手指能用两条腿平衡行走。它们至今尚未完全掌握这种行走姿势。这还是它们生理进化过程中较新的变化。

奶牛：手指挤奶牛（一种和它们同样大的动物）奶汁的方式就和我们挤蚜虫蜜露的方式完全相同。

214. 重生

他们决定出去，他们傲气凛然。他们既非奄奄一息，也非病魔缠身。他们不过是身体虚弱而已，十分虚弱。

“他们至少应该谢谢我们。”卡乌扎克不满地咕哝。

他的同行阿兰·毕善听到了。

“要是在去年，我们一定会感激地亲吻你的双脚。可现在要我谢你，却太早了，或者说是太迟了。”

“不管怎么样，总是我们救了你们啊！”

“怎么算救呢？”

卡乌扎克暴跳如雷。

“我这辈子从没见过像你这样忘恩负义的人。碰上这样的事，以后看谁还会去帮助别人……”

他在地下教堂的地面上啐了一口。

17个幸存者沿着绳梯一个接一个爬了出来。阳光刺得他们睁不开眼睛。这些人就地坐了下来。

“快说啊！”蕾蒂西娅大声喊道，“快告诉我，乔纳森。我是你的堂妹蕾蒂西娅，我是埃德蒙的女儿。告诉我，你们怎么能在下面待那么长的时间。”

“我们只是决心要在那里生存下去，共同生存下去。就是这样。我很抱歉，我们只是不太喜欢说话。”

年事已高的奥古斯妲坐在一块石头上，向警察们连连摇手。

“不要水，也不要食物。只要给我们一点能披的东西就行了。外面太冷，而且，”她又补充道，“我们身上也已经没有脂肪来保护了。”

蕾蒂西娅·威尔斯、雅克·梅里埃斯和朱莉娅特原本以为一心要救的

人肯定是奄奄一息了。现在，他们面对着这些神情自若、说起话来又傲气凌人的骷髅，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他们把这些人送上车，带到医院进行全身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他们的健康状况远比预想的要好。所有的人当然都缺乏多种维生素和蛋白质，但他们体内及体表一点生病的迹象也没有，思维能力也完全正常。

如心有灵犀似的，一句话忽然在朱莉娅特·拉米尔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他们从沃土深处突然出现，像是些古怪的婴儿。他们是全新的人类。”

几个小时后，蕾蒂西娅·威尔斯他们和为那些幸存者做了检查的精神治疗专家谈了一次。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几乎不怎么说话，只是对着我微笑，像是拿我当白痴。我必须承认，这种态度惹得我很不高兴。最奇怪的是，他们身上有一种很怪异的现象，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你只要碰到其中一个人，其余的人都会感觉到你的动作，就好像他们属于同一个机体。而且，这还不算！”

“还有什么？”

“他们唱歌。”

“他们唱歌？”梅里埃斯愕然。

“您会不会是听错了？是不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太习惯开口说话。或者……”

“不，他们的的确确是在唱歌。也就是说，他们发出不同的声音，然后统一到一个音符上，连续唱上很长时间。这个统一的音符让整个医院都震动起来。而且，唱歌看起来能安慰他们。”

“这个音符也许是一种联络信号，就像格里高利教皇核定的单音圣歌那样，”蕾蒂西娅说出她的猜想，“我父亲对此非常感兴趣。”

“一种为人类所有的声音联络讯号，就像气味是一个蚁窝的联络讯号。”朱莉娅特·拉米尔补充道。

雅克·梅里埃斯警长显得十分忧虑。

“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在我没有下其他命令以前，先把这些人一个一个隔离开来。”

215. 落成的图腾雕像

一天，一个钓鱼人在枫丹白露森林里悠闲自在地散着步，不料见到了一个令他困惑的景象：一条小溪分出两条支流环抱着一个小岛。岛上有许许多多用黏土做成的小雕像。它们也许是用非常小巧的工具雕刻而成的，因为那上面留着很多刮刀的痕迹。

这些小雕像足有几百个，而且看起来都十分相似，就像一个个小小的盐瓶模型。

这个在林中散步的人除了钓鱼以外，还有一项爱好，那就是考古。这些四处摆放的图腾立刻让他想起了复活节岛上的雕像。（译者注：复活节岛为智利瓦尔帕莱索省的属岛，位于东太平洋上，该岛以其600多尊用整块巨石雕成的巨大人像而闻名于世，当地人称其为“石像故乡”。1722年，荷兰人J.罗赫芬首次登上该岛时恰逢复活节，故名。）

“也许，”他心想，“在复活节岛上曾住过一群小矮人，他们过去就曾在这片森林中生活过？也许，他所面对的就是某个古老的文明留下的最后一点印记，而创造这种文明的是一群体形比蜂鸟大不了多少的小人？是侏儒吗？还是小精灵呢？”

这位钓鱼者兼考古学家没有仔细地观察这个小岛。要不，他一定会发现那里有一堆一堆各种各样的昆虫正忙得不亦乐乎。它们的触角相互轻轻地接触，彼此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

这样，他就会知道谁才是这些黏土小雕像的真正作者。

216. 癌症

103号已经兑现了它的第一个诺言：困在蚁城下面的人都得救了。现在，朱莉娅特恳求它兑现第二个诺言：揭开癌症的奥秘。

蚂蚁回到了“罗塞塔之石”玻璃罩下的老地方，释放出一段长长的气味解说词来。

生物学费洛蒙，特为手指而作

作者：103683号

主题：你们所谓的“癌症”

如果说你们人类无法消灭癌症，那是因为，你们的科学已经过时了。在研究癌症的过程中，你们的分析方法蒙蔽了你们的眼睛。你们只会从一个角度来看世界——你们自己的角度，因为你们是“过去”的奴隶。通过无数的实验，你们的确已治愈了一些疾病，于是你们就得出结论：只有通过实验才能消灭疾病。在电视里，我看了一些你们的科学纪录片。为了要弄清某个现象，你们衡量它，将它放进自己的条条框框里，列入你们自己的目录中，再把它分割成一块一块，并且越割越小。你们以为，分割越细，离真理就越近。

然而，不是把一个知了分成一小块一小块，你们就能明白它为什么能唱歌；不是用你们的放大镜一个一个检查花瓣的细胞，就能弄清花朵为什么这么美丽。

要理解周围的事物，就必须将自己设身处地放到它们的位置，来到它们的宇宙里，最好是在它们还活着的时候。你们要了解知了，就要在10分钟里去努力地感觉知了看到的是什么，它们经历的又是什么。

如果你们想了解兰花，那就试着将自己想象成一朵兰花。要把自己放到其他事物的位置上去，而不是将它们分割成碎块，从你们构筑好的

知识堡垒来观察它们。

在你们所有的伟大发明里，没有一样是由穿着白大褂的、墨守成规的老学究创造的。我在电视里看到过一部有关重大发明的纪录片，这些发明都源于意外。

像什么被蒸汽顶起的锅盖、被狗咬了的小孩、从树上掉下的苹果，它们全都是偶然的混合产物。

要解决癌症，你们早就应该召集起所有的诗人、哲学家、作家、画家，总之所有富有直觉和灵感的人，而不是将先人的知识经验牢记在胸中的人。

你们传统的科学已经过时了。

是你们的过去阻止了你们展望未来，是你们曾经的胜利阻止了你们现在的成功。过去的辉煌正是你们最大的敌人。我在电视上见到了你们的科学家，他们唯一所做的就是不断重复自己的信条。你们的学校唯一所做的就是用一套一成不变的实验程序来束缚学生的想象力，然后再让他们进行考试，确保没有人会修改它们。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无法治疗癌症的原因。就你们而言，所有的一切都是同一回事。既然有人用某种方法治愈了霍乱，那就一定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攻克癌症。

然而，癌症就是癌症，它就是值得人们另眼相待的东西。癌症是一个完整的实体。

我这就告诉你们解决癌症的办法，告诉你们，我们这些你们轻而易举就能捏死的蚂蚁，是如何解决癌症这个难题的。

我们注意到，在我们中间，有些蚂蚁虽然得了癌，但是没有死。于是我们不去研究那些死于癌症的蚂蚁，而是从这些得了癌却又莫名其妙突然痊愈的少数着手。我们想办法寻找它们之间最最细微的共同点。我们找了很长时间，很长很长，终于，我们发现了大部分“奇迹发生者”的相通点：它们同周围一切的沟通能力比一般的蚂蚁强。

由此产生了一种直觉：癌会不会是个沟通问题呢？你们会问我：和谁沟通？对，就是和其他的实体沟通。

我们曾研究过患了癌症的蚂蚁：它们体内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实体，没有孢子，没有微生物，也没有小虫。于是，一只蚂蚁想出了一个绝

妙的办法：分析这种疾病扩散的节奏。而我们竟然发现，这种节奏居然是一种语言。癌的扩散根据一定的波形，而这种波形是可以作为一种语言形式来分析的。

我们所掌握的是这种语言，而不是它的发生者，后者并不重要。我们破译了这种语言，它的大概意思是："你们是谁？我在哪儿？"

我们懂了。得了癌的蚂蚁不自觉成了一些世界以外的不可见实体的集结点。这些天外来客不过是一种用来交流的波。它们来到地球上，唯一的念头就是要沟通，即在周围的一切环境中复制自己。由于它们来到了生命体内，就在细胞中复制自己，释放出类似的讯息："您好，您是谁？我们没有恶意，你们这个星球叫什么？"

就是这些问候的话语，这些迷途旅客的问题杀死了我们。也正是它们杀死了你们。

要救阿尔蒂尔·拉米尔，你们必须制造出和"罗塞塔之石"这台人蚁交流机类似的机器来。不过，它是专门用来翻译癌的语言，研究它的节律、它的波，然后再复制它、操纵它，由你们来回答它的问题。当然，你们并不是非相信我这种观点不可。但试试这种办法，你们不会有任何损失。

雅克·梅里埃斯、蕾蒂西娅和拉米尔夫妇对这个古怪的建议不禁哑然。和癌症对话？……可是，阿尔蒂尔——小精灵的主人，已被宣判再有几天就要结束生命了。他的情况非常糟糕。毫无疑问，每个人都百分之百地确信这是一个谬论，这只蚂蚁根本就没有资格来上医学课。它那番推断根本不合常理。可是，阿尔蒂尔·拉米尔就快要死了，为什么不去试试这条注定就是荒谬的道路呢？他们将看到这条道路会将他们引向何方！

217. 联系

周二，14点30分。法国科学研究部部长拉法艾尔·伊佐根据很早以前就已做好的安排，接见了雅克·梅里埃斯警长。后者向他介绍了朱莉娅特·拉米尔夫人、蕾蒂西娅·威尔斯小姐，还有装了一只蚂蚁的小瓶，那只蚂蚁在瓶子里显得很不安分。谈话的原定时间是30分钟，但他们延长了8个半小时，第二天又继续延长了8个小时。

周四，19点23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雷齐·马尔罗先生在客厅里接见了科学研究部部长拉法艾尔·伊佐先生。他的菜单上写的是橙汁、羊角面包、煎蛋及与科研部长的交流，交流的内容是科研部长视为至关重要的一条消息。总统向着羊角面包俯下身子：

“您要求我做什么？和一只蚂蚁谈话？不，绝对不可能，哪怕是像您坚持的那样，它的确是救出了17个困在蚁窝下面的人。您可意识到自己在说些什么？您现在已经是满脑子的威尔斯事件。可以，我同意忘记这次谈话的内容，但您再也别在我面前提起您那只蚂蚁，再也不要。”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哪只蚂蚁，它是103号，是一只已经和人类进行过交谈的蚂蚁，也是此地最为强大的蚂蚁联邦的代表。一个有着1.8亿个成员的联邦。”

“1.8亿个什么？您是疯了吧，我的上帝啊！那是蚂蚁，是虫子，是我们用手指轻轻一压就能碾死的小虫子……您可千万不要被那些喜欢搞恶作剧的人精心策划的这场闹剧给骗了，伊佐。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您这些话的，选民们只会认为我们是编了一个天大的谎言来骗他们同意交纳新的税项。至于造成的反面效应就更不用说了……我都听到他们的嘲笑了！”

“我们对蚂蚁了解得太少了，”伊佐部长不同意总统的说法，“如果能把蚂蚁视为智慧生物来同它们交谈，我们一定会发现自己有许多东西要向它们学习。”

“您是想跟我说那些荒诞的癌症理论吗？我在那些一味追求轰动效应的报上已经看到了。伊佐，您可别告诉我，您是把这堆谬论当真了吧？”

“蚂蚁是地球上分布最广的动物。它们一定属于最为古老也是最为发达的动物之一。在几亿年里，它们有足够的时间学到我们所不了解的知识。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不过300万年而已。何况我们的现代文明最多也不过只有5000年的历史。像蚂蚁这样具有丰富历史经验的社会，我们一定有许多东西要向它们学习。它们能帮助我们想象1亿年以后的人类社会。”

“您这些话我早就听过了。这太愚蠢了。那些可是……蚂蚁！您至少对我说是狗吧，那我还能理解。我们三分之一的选民家里都有狗。可您偏偏跟我说是蚂蚁！”

“我们只要……”

“够了。您把这些念头都藏在心里吧，我的老伙计。我不会做世界上第一个和蚂蚁对话的国家总统。我可不想让全世界的人听了我说的话以后全都笑得连腰也直不起来。我、我的政府，我们都不会为了这些小虫子而让自己出丑。我再也不要听人说起这些蚂蚁了。”

总统恶狠狠地叉起一块煎蛋，吞了下去。

科研部部长依旧面不改色。

“不，我会一直对您说下去，一直，一直，直到您改变想法为止。有人来找过我。他们用了最简单的词句给我解释了所有的事情，我完全明白他们的意思。现在正是我们跨越几个世纪的好机会，我们能向未来飞跃出一大步。我不能让这样的机会白白错过。”

“真是废话连篇！”

“您听我说，将来总有一天我会死的，您也会死的。那么，既然我们注定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为什么不留下一点点与众不同的、别出心裁的印记，来证明我们来过这世上一遭呢？为什么不和蚂蚁签署一些经济、文化甚至……军事协议呢？毕竟，它们是世界上第二强大的生物。”

马尔罗总统被一块烤面包片给噎着了，咳嗽起来。

“既然您这么想，那为什么不在蚂蚁窝里设一个法国大使馆呢？”

科研部长没有笑。

“是的，我已经想到这一点了。”

“不可思议！您真是不可思议！”总统高高举起手臂，大声感叹。

“您可以忘了它们是蚂蚁，就当它们是天外来客。当然，它们不是天外来客，而是地球上的生物。它们唯一的错误就是长得那么小，偏偏又一直占据着这个星球，所以我们始终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惊人之处。”

马尔罗总统注视着他的眼睛。

“您有什么建议？”

“正式会见103号。”伊佐一点也没有迟疑。

“谁是103号？”

“一只非常了解我们的蚂蚁。必要时可以做我们的解说员。您可以邀请它来爱丽舍宫，比方说用一顿非正式的午餐。它最多也只能吃一滴蜂蜜。您和它说什么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元首和它进行了交谈。

“拉米尔夫人会给您提供一台费洛蒙翻译机，所以您不会有任何技术上的问题。”

总统迈着大步在房里走来走去，又久久地注视着面前的花园。看来，他是在掂量同意和拒绝孰轻孰重。

“不行，绝对不行。与其让自己冒险成为别人的笑柄，我宁可错过一个青史留名的机会。一个和蚂蚁交流的总统……将来会让多少人嘲笑！”

“可是——”

“一切到此结束。您那蚂蚁的故事已经浪费了我太多的耐心。我的回答是不行，坚决不行。再见，伊佐。”

218. 尾声

太阳已经升到了天顶。一大片无边无际的明亮光辉在枫丹白露森林上空延伸开去，残酷的蜘蛛网幻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用光线编织而成的绣花布。天气很热。

一些小得令人难以察觉的小生灵在枝叶下动来动去。地平线成了绯红色的。蕨类植物都沉睡过去了。阳光射向各个角落，也射向所有的生灵。在这强烈而无一丝杂色的光照下，眼前的景象都变得干燥起来。那里正进行着一项冒险行动——众多冒险行动中的一项。

在星空的那一边，苍穹之巅，星系在缓缓地转动，它对在四周运转着的星球上所发生的一切始终都无动于衷。

然而，在蚂蚁世界的一个小城里，现在正是当季的最后一次新生大典。91位贝洛岗的公主飞向天空，拯救它们的王朝。

两个经过那里的人看到了这一切。

“噢，妈妈，你看到这些苍蝇了吧！”

“那不是苍蝇，是蚂蚁女王。想想你在电视里看的那部片子，这是它们的空中婚礼。它们在天上飞着，和雄蚂蚁会合。然后有些女王会飞到很远的地方，建立新的王国。”

公主们在空中升向高处，不断地升高，升高，以避开山雀的攻击。雄蚂蚁和它们会合了。它们在一起，一起向上升，向上升，向上升。明亮的光辉将它们吸了进去，渐渐地，它们融入了太阳强烈的光芒。逼人的热、刺眼的亮、强烈的光，一切都幻成了白色，炫目的……

白色。

致 谢

Gérard和Daniel Amzallag, David Bauchard, Fabrice Coget, Hervé Desinge, Michel Dezerald博士，Patrick Filipini, Luc Gomel, Joël Hersant, Irina Henry, Christine Josset, Frédéric Lenorman, Marie Lag, Eric Nataf, Passerat教授，O1ivier Ranson, Gilles Rapoport, Reine Silbert, Irit和Dotan Slomka.

也向所有为《蚂蚁帝国》和《蚂蚁时代》两书的出版提供所需纸浆的树木致谢，没有它们，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贝尔纳·韦尔贝尔



3

蚂蚁革命

蚂蚁三部曲

LA RÉVOLUTION DES FOURMIS

武峥灏 刁卿雅——译

贝尔纳·韦尔贝尔［法］
Bernard Werber——著

后浪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蚂蚁革命

3

[法]贝尔纳·韦尔贝尔　著
武峥灏，刁卿雅　译

版权信息

书名： 蚂蚁革命 3
作者： [法]贝尔纳·韦尔贝尔
译者： 武峥灏，刁卿雅
版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献给乔纳坦

1＋1＝3

（至少我是全心全意这么希望的）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本书中出现的蚂蚁社会（蚂蚁生态学）名词解释

贝洛岗： 褐蚁联邦的中心城邦。

贝洛·姬·姬妮： 贝洛岗的蚁后。此名称的含义是“迷失的蚂蚁”。

施嘉甫岗： 西北边侏儒蚁城邦。

白蚁： 褐蚁的宿敌。

守门蚁： 头扁且圆，属蚂蚁的低层阶级；专司阻断重要地道的通行。

佣兵： 孤独的蚂蚁，为了获得温饱或身份证明，而替另一个非本族的城邦作战。

收割蚁： 东方从事农业耕作的蚂蚁。

易容蚁： 非常擅长操作有机化学物质的种类。

纺织红蚁： 东方的迁移性蚂蚁，把自己的幼蛆当作纺织机。

蓄奴蚁： 一种兵蚁，若没有下人协助无法存活。

丽春花战役 ：在100000666年，联邦军队首次面对细菌战并应用坦克战术。

联邦： 同种蚂蚁城市结盟。大体而言，褐蚁联邦有90个蚁城，占地6公顷，挖掘开的地道总长7.5公里，气味路径则可长达40公里。

城邦方位： 褐蚁建筑城市一般将面积最广的部分朝东南方，以便在一日之始就获得最大量的阳光。

阶级： 蚂蚁一般可分为三个阶级——有性蚁、兵蚁、工蚁；而每一阶级又可细分次层阶级——农夫蚁、炮兵蚁……

蚂蚁的寿命：　　褐蚁蚁后的平均寿命高达15年。而无性蚁的寿命，如工蚁与兵蚁，一般寿命为3年。

密度：　在欧洲，平均每平方米的面积，有8万只蚂蚁（不分种类）。

绝对交流：蚂蚁之间利用触角进行的心灵完全交流。

费洛蒙：液态的句子和词汇。

养分交换：两只蚂蚁间的食物馈赠。

畜牧：　　某些物种发展的产业，驯服或采集蚜虫的分泌物。夏季，每只蚜虫一小时可以挤出30滴蜜露。

交尾庆典：天气回暖时举行的雌雄蚁交尾飞行。

颅：蚂蚁界的长度测量单位，约等于3毫米。

度：　　计算气温——时间和编年历史的单位。天气愈热，时间——度愈短；天气愈冷，时间——度愈长。

褐蚁平日的营养食谱：　43%的蚜虫蜜露，41%的昆虫肉品，17%的树汁，5%的蘑菇，4%的捣碎壳物。

蚂蚁的武器：　　弯刀般的大颚、毒针、胶水喷射器官、蚁酸弹及爪子。

蚁酸：发射的武器。蚁酸腐蚀性极强，浓度达40%。

蚁窝内温度：　　褐蚁城邦的气温调节，依楼层需要大约维持在22℃到30℃间。

心脏：由数个梨形的囊相互重叠而成。位置在背部。

眼睛：　　眼球上面排列的复眼总和。每个复眼含有两个晶状体，一个大型凸透镜和一个小型凹透镜。每个细胞都和大脑相连。蚂蚁虽然只能看见近在眼前的物体，但即便相距遥远，它还是有办法察觉出任何细微的动作。

影像：　　蚂蚁看见的影像仿佛透过铁栏杆向外望去。有性蚁进入眼帘的影像是彩色的，但是色调偏向紫外线颜色。

嗅觉：　无性蚁的每一根触角上具有6500个嗅觉细胞。有性蚁则有3

0万个。

身份气息：本族城市的味道，赠予佣兵的味道。

力量：褐蚁能够拉动比体重重60倍的物体，大约是3.2×10^{-6}马力。

走路的速度：　气温10℃时，褐蚁走路的时速达18米；15℃时，每小时可走54米；20℃时，时速可达126米。

十二进位法：　蚂蚁采用的数字进位方式。因蚂蚁有12根爪子（每只脚上有两根），因此以12为单位。

排泄物：蚂蚁每次的排泄物是体重的1‰。

居甫腺体：含有各种路径费洛蒙的腺体。

几丁质：蚂蚁盔甲的组成物质。

地球：立体的行星。

人类：　某些现代传奇中提到的庞然大物。最为人知的是粉红色动物——“手指”。危险。

风：风将蚂蚁带离地面，降落时却不知身在何处。

下雨：致命的天候。

火：严禁使用的武器。

龙虱：水栖鞘翅目昆虫，能在身体周围形成气泡，在水下潜泳。

约翰斯顿器官：蚂蚁的一种器官，用于测定地球磁场。

步：贝洛岗的新长度单位，一步约为1厘米。

蚜虫：能挤蜜露的鞘翅目小昆虫。

臭虫：可能是性行为最为奇特的动物。

太阳：高能量的球体，蚂蚁的朋友。

金龟子：军用飞船。

触角节：一根触角有11个节，每节发出的讯息各不相同。

电视：人类的交流方式。

目录

第一回 心灵

第二回 刺

第三回 镜子

第四回 三叶草

第一回　心灵

1.结束

手翻开了书本。

眼睛开始从左至右扫视起来，当看到末尾的时候便移到了下一行。

眼睛睁得更大了。

渐渐地，那些由大脑赋予其意义的词语构成了一幅画面，一幅巨大的画面。

在颅骨的深处，脑海中那庞大的全景屏幕亮了起来。开始了。

第一幅画面显示出……

2.漫步森林

海蓝色的寒冷宇宙广阔无垠。

让我们从更近的地方来观看这幅画面，并且把焦点对准一个缀满了无数多彩银沙的区域。

其中某一个星系一支旋臂的末端有一颗年老的恒星——太阳闪耀着绚丽缤纷的光芒。

继续把画面拉近。

围绕太阳运行的是一颗气候温和的小小的行星，其表面被珍珠色的云层覆盖着，看上去就如同大理石花纹一样。

在云层下面可以看到蓝色的海洋，周边镶着些赭石色的大陆。

在大陆上有山脉、平原和连绵起伏的青青森林。

在树木的枝叶下生活着成千上万种动物。其中有两种是特别先进的。

一阵脚步声响起。

是谁在春天的森林中漫步？

原来是一个小姑娘。一头光滑乌黑的长发。身穿一件黑色上装和一条同样颜色的长裙。在她亮灰色眸子之上有一些复杂的图案，几乎就和浮雕一样。

在三月的晨曦下，她迈着大步向前走。胸部随着身体的摆动而不断起伏。汗珠从她的额头和嘴唇上方不断沁出，当汗珠最后滑到嘴角处时，她一下子就把它们吸进嘴里。

这个有着一双亮灰色眼睛的年轻姑娘名叫朱丽，19岁了。她和她的父亲加斯东，还有一条叫阿希耶的狗一起在森林中散步。突然她停了下来，在她面前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砂岩，像一根手指一样悬在峡谷上方。

她一直来到岩石的顶端。

在岩石下方，她隐约辨识出在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小道以外还有一条通向某个盆地的路。

她把手拢在嘴边：

“嗨，爸爸！我想我发现了一条新的路。跟我来！”

3.链

它朝前方的斜坡径直跑了下去，左拐右折地躲闪着周围那些状如纺锤体的紫红色杨树苗。

传来一阵翅膀鼓动的声音，蝴蝶展开它们美丽的鳞翅，扇动着空气互相追嬉。

突然，它的目光被一片美丽的树叶所吸引。这是一种十分美味的树叶，足以让你忘却所有你下定决心去做的事。它放慢了脚步，靠近……

多么可爱的树叶啊！只要把树叶切成正方形，咀嚼一下，然后在上面抹上些唾液，就会开始发酵，最终形成一种白色的小球，里面充满散发出芳香气味的菌丝体。这只老褐蚁用硬颚的锋利边缘钳住树枝的底部，并把那片叶子举过头顶，仿佛举起了一面宽大的帆。

只不过昆虫并不懂得驾驭风帆旋转的规律。叶子刚被举起来，它就感受到风的力量。尽管全身瘦小干瘪的肌肉在努力保持身体平衡，这只老褐蚁还是太轻了，不足以与风力相抗衡。它的身体失去了平衡，翻倒了过来。它仍试图紧紧抓住树枝，但风力太强大了。蚂蚁被吹离了树枝。在被刮到半空中之前，它及时放弃了那片树叶。

那片叶子在空中转来转去缓缓地向下飘落。

蚂蚁看着它掉了下去，安慰自己说这没有关系，树叶还有的是，还能找到比这更小的。

叶子正在没完没了地向下飘落。过了好长时间它才假惺惺地停在了地上。

一条蛞蝓注意到了这片如此美丽的杨树叶。看来有一顿美餐了！

一条蜥蜴看到蛞蝓，随时准备将它一口吞下。但蜥蜴也发现了那片树叶。要是等到那家伙吃下那片树叶后，它会变得更肥硕一些的。于是蜥蜴躲在远处等待蛞蝓把树叶吃掉。

一只鼬发现了蜥蜴。它正想把蜥蜴当作早点吃掉，却发现蜥蜴似乎

在等着那条蛞蝓咽下树叶，于是它决定也耐心一些。在树荫下，食物链上相关联的三个生物在依次窥伺着……

突然，蛞蝓看到另一条蛞蝓正在靠近。这一位是不是想要窃取它的食物？它不想再浪费时间了，扑到了那片令人垂涎欲滴的树叶上，大口咀嚼，直到只剩下最后一丝叶脉为止。

它这顿饭刚一吃完，蜥蜴便蹿到了它身上，像吃一根细面条那样把它吸进了肚子。该轮到鼬出击了。它飞奔着在树枝上跳跃着，但却一下子撞在某种软软的东西上……

4.新路

长着亮灰色眼睛的姑娘并没有看到鼬跑过来。那只动物突然从矮树丛中蹿了出来，撞在了她的腿上。

她被这次袭击吓得惊跳起来，一失足从砂岩的边缘处滑了下去，整个人失去了平衡。她看到悬崖就在她下面。别掉下去，千万别掉下去，

姑娘挥舞着手臂，想要抓住些什么。就差那么一点。时间好像凝固了。

会掉下去吗？不会吗？

有一阵，她认为可以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但一阵徐徐的微风一下子就把她的黑色长发变成撕裂的风帆。

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着，所有的一切都让她在险境中越陷越深。风在推动她，她的脚没法站稳。土壤在崩陷。亮灰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瞳孔在扩张，睫毛颤抖着。

年轻姑娘在峡谷中摇晃翻滚，难以脱身。在下落的过程中，她那乌黑的长发飘扬起来，蒙在了她的脸上，仿佛要保护她似的。

她试图抓住斜坡上稀稀拉拉的植物来稳住身子。但它们从她的手指间滑了出去，只给她留下几朵花朵和希望。她在砂砾间翻滚。

斜坡太陡峭了，以至于她根本无法站起身来。她先是被一道荨麻灼伤，继而又被一丛树刺擦破皮肤，一直滚进了一片蕨类植物中。她希望能在那儿稳住身子。但糟糕的是在那些宽大叶片的遮掩下，还有一道更为陡直的深沟。她的双手在石头上磨破了，前方又出现了一片看上去同样危机四伏的蕨类植物。她越了过去继续下落。一路上，她穿过了七道丛生的植物，身上被覆盆子划出一道道伤口，还落进了一丛蒲公英中，溅起了满天飞羽。

她还在往下滑，没有停过。

她的脚撞在一块尖锐的巨大岩石上，在一阵闪电般的剧烈疼痛中她

的脚跟被割裂了。终于，一洼浅灰褐色的泥潭像一张黏稠的网一样接住了她。

她坐了起来，然后又站了起来，拔了些细小的嫩草擦拭身体。她全身上下都成了灰褐色的。衣服、脸庞、头发全被覆上了一层湿软的泥浆。连嘴里也有。泥浆的滋味十分的苦涩。

亮灰眼睛的姑娘按摩着疼痛不已的脚跟。惊魂未定的她这时感到有什么又冷又滑的东西从她脚踝上滑过。她不由惊颤起来。一条蛇，许多蛇！她掉进了蛇窝，它们爬到了她身上。

她发出了一声惊叫。

如果说蛇并不具备听觉官能的话，那么它们那极度敏感的长舌却能够让它们感觉到空气中轻微的震颤。这声惊叫对它们来说好比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现在轮到它们害怕起来，四散逃走了。一些不安的母蛇挡在小蛇身前，摆动着身体，形成一种有力的“Ｓ”形。

朱丽伸出手从脸上抹开那缕妨碍她视线的头发，吐出嘴里苦涩的泥浆，竭尽全力想要重新爬上斜坡。可惜斜坡实在太过陡峭了，而且从她的脚跟处传来阵阵剧痛。她重又坐下，叫喊起来：

“救命啊！爸爸，救救我！我在峡谷底下！快来帮帮我！”

她声嘶力竭地喊了许久，但始终都没有回应，她浑身伤痛，独自一人待在悬崖下面，她的父亲并没有出现。难道他也迷路了吗？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能在森林的最深处的丛丛蕨叶后面找到她呢？

朱丽做起了深呼吸，努力使自己怦怦直跳的心脏平静下来。怎样才能从这陷阱中逃出去呢？

她擦去仍然沾在额头上的污泥，向四周观察起来。在右边峡谷的边上，她透过深深的草丛辨认出一块颜色更为阴暗的地方。她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朝那儿走了过去。那是一条沿着地面挖出来的隧道，入口被一些蓟和菊苣所掩盖。她寻思着有哪种动物能挖出规模如此巨大的洞穴来。这比野兔、狐狸或者獾的巢穴要大得多了，而森林中又没有熊出没。难道这会是一个狼穴？

隧道中高的地方足以让一个中等身材的人通过。虽然她不敢轻易冒险，但还是希望能从这条隧道走出深谷。于是她四肢着地爬进了满是湿泥的隧道。

她摸索着向前爬着。周围显得越来越阴暗潮湿。一团满身是刺的东西从她的手掌下逃窜开去。原来刚才是一只胆小的刺猬在她的前方蜷成一团，然后朝相反的方向逃之夭夭了。她继续在漆黑一团中前进，觉察到在她周围有什么东西在颤动。

她低着头，手脚并用不停地向前爬。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她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学会直立和行走。大多数婴儿到1岁左右就学会走路了，而她为此等待了18个月。只是出于极大的偶然，直立姿势才出现在她身上。四肢着地会给人以更多的安全感，因为这样可以从更近的地方看到地板上的一切。即使跌跟头的话也只是从高度较低的地方摔倒。要不是她母亲和保姆们强迫让她直立的话，她会十分愿意在地毯上度过余生的。

隧道好像没有尽头……为了给自己足够的勇气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她哼起一段儿歌来：

一只绿色的小老鼠，

在草丛中飞奔，

我们抓住了它的尾巴，

把它拿给那些先生。

先生对我们说，

把它浸在油里，

把它浸在水里，

就会得到一只热蜗牛！

她把这段儿歌反复唱了三四遍，一遍比一遍来得大声。她的音乐老师曾教过她怎样像在一枚蚕茧中那样展现自己带有颤音的歌喉。但这儿就唱歌而言实在太冷了。她的歌声一离开冻僵了的嘴唇立刻就变成了水蒸气，然后消失在嘶哑的喘息声中。

就像一个不见黄河心不死的倔强孩子一样，她根本就没想过要打退堂鼓。朱丽依然在这颗行星的表层下面爬行着。

她仿佛看到从远处射来一缕微弱的光。

她太累了，以至于当她看到那缕光线分散成众多闪烁不定的黄色光点时，还以为是精疲力竭之后产生的幻觉呢。

亮灰眼睛的年轻姑娘猜想在这地穴中蕴藏着钻石，但当她靠近之后才发现那是些黄萤，一种会发出磷光的昆虫，它们正停在一个完美的立方体之上。

一个立方体？

她刚伸出手，黄萤立刻熄灭了，磷光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黑暗的笼罩下，朱丽根本无法依靠她的眼睛，她调动起触觉官能中最为细腻的感知能力去触摸那个立方体。它摸起来光滑、坚硬、冰冷。这既不是一块宝石，也不是岩石的碎块。有把手，还有锁……这是一件人工制造出来的东西。

一个立方体形状的小箱子。

当她从隧道里出来时已经疲劳到了极点。从峡谷上方传来一阵欢快的狗叫声，她明白是她父亲终于找来了。他正在那儿，带着阿希耶。父亲那温柔的嗓音从远处飘来："朱丽，你在那儿吗，我的女儿？快回答我，我求你了，给我一个信号……"

5.一个信号

它摇晃着头部画了一个三角形。杨树叶被撕裂了。那只老褐蚁找到了另一片树叶，就在草根旁津津有味地品尝起来，都没来得及等树叶发酵。即便这顿饭算不上鲜美，但至少还是能让人吃饱的。它其实并不太欣赏杨树叶，而更喜欢荤腥。但它自从逃离那地方以后就再也没吃过东西，现在也就顾不得挑三拣四了。

在咽下最后一口食物之后，它并没忘记清洁一下自己的身体。它用前足抓住自己修长的右触角，向前弯曲到口器边上，然后从大颚下面拉向舌头，连连轻吮着清洁起来。

等到两根触角都被抹上唾液之后，它就把它们放在胫节下的花粉刷间梳理起来。蚂蚁活动起腹部、胸部以及颈部的关节来，直到把关节扭转到再也不能扭动为止。然后它又用前肢清洁起自己的大复眼来。蚂蚁的眼睛是没有眼睑来加以保护和湿润的，所以要是不经常把眼睛擦亮的话，一段时间之后就只能看到一些模糊的影像了。

随着复眼被清洁得越来越干净，它也就越能清晰地看到面前的东西。瞧，一个大家伙。真大，简直是硕大无朋，浑身是刺，还在动。

当心，危险：那是一只刚从洞里钻出来的刺猬！

跑，快跑。那只刺猬，那只浑身插满锋利尖刺的大肉球张开血盆大口朝它冲了过来。

6.遇上怪人

遍体鳞伤的她出于本能吐了点唾液来清洗那些最深的伤口，然后蹒跚着把那只箱子提进卧室，坐倒在床上。墙上从左至右挂满了画片：玛丽亚·卡拉斯、切·格瓦拉、大门乐队，还有匈人领袖阿提拉。

朱丽费力地站起身来，走进浴室洗了个澡。水温调得很高。她使劲地往身上涂抹薰衣草香皂。洗完澡后，她用一块大浴巾擦干身体，穿上一双海绵拖鞋，然后想尽办法把被褐色淤泥染黑了的衣服洗干净。

皮鞋没法再穿了，因为她的脚跟肿得比原先大出了一倍。她从衣柜里找出一双旧凉鞋。这鞋有两个优点，一是鞋带不会挤着脚跟，二是脚趾也不会感到气闷了。朱丽长着一双小却宽的脚，但大部分鞋商只会设计窄而长的女式鞋。这样便给朱丽的脚造成了一个可悲的后果，痛人的老茧越磨越多。

她重又开始按摩自己的脚跟。这还是她头一回觉得能摸到脚跟内部的东西。仿佛她的骨头、肌肉和跟腱想趁此机会表现一下自己似的。现在它们就在那儿存在着，在她的小腿末端骚动着。它们以疼痛为信号来显示它们的存在。

她轻声问好道：“你好，我的脚跟。”

这样向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打招呼，不禁让她哑然失笑。仅仅是因为她的脚跟受了伤，她才会注意到它。但仔细想来，要是她的牙齿没有生龋齿的话，她又怎么会想到它们呢？同样，人们也只有在阑尾发炎时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在她体内还有许多别的器官，但她并不知道它们到底在哪儿，这完全是因为它们还未曾冒昧地向她发出痛苦的信号。

目光重新落到了箱子上，她被这件从地底深处带上来重见天日的东西深深吸引住了。她拿起箱子摇了摇，感觉挺沉的。在锁上有五个滚轮组成的保险装置，每只轮子都有一组码。

箱子是用厚金属板制成的，得用钻头才能打穿它。朱丽仔细端详着那把锁。每一个小轮上都有数字和图案。如随意地拨动它们，说不定能

有百万分之一的概率找到正确的组合。

她又晃了晃箱子，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是一件一整块的东西。这件神秘之物更加激起了她的好奇心。

她的父亲带着狗走进屋来。这是一个身材伟岸的男子汉，一头红棕色的头发，蓄着小胡子。下身一条高尔夫球裤让他看上去颇有英格兰猎场看守人的风采。

“好些了吗？”他问。

女儿点了点头。

“到你掉下去的那个地方得穿过一道厚实的荨麻、树莓墙。”他说，“大自然真应该让好奇者和散步的人免遭这种危险地带的毒手。它甚至没有在地图上被标明。幸亏阿希耶闻到了你的气味！要是我们没有狗的话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他亲热地拍了拍那头爱尔兰塞特种长毛猎犬。作为回应，猎犬舔了舔主人的裤腿，在那上面留下了银色的唾液并欢快地细声叫了几下。

“哈，真不可思议！”他又说道，“太奇怪了，一把密码锁。看上去这箱子像是一只保险箱，任何盗贼都休想打开它。”

朱丽摇了摇头，黑色的长发随之飘动。

“我看未必。”她回答道。

父亲掂了掂箱子：

“如果里面有硬币或者金条什么的话，这应该更重些。如果是成沓的钞票，就应该能听到声音，也许是走私犯遗留的毒品，也许……是一颗炸弹。”

朱丽耸了耸肩：“如果里面是个骷髅头呢？”

“那样的话，就先得让希瓦罗印第安人把它缩小，”父亲反驳道，“你这箱子还不够大，装不下一颗正常人的头颅。”

说着，他瞧了一眼手表，想着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便很快离开了。那条不知为了什么总是喜滋滋的猎狗也摇着尾巴大声喘着气，跟他一起出去了。

朱丽又晃了一下那箱子。毋庸置疑，那东西是软的。如果里面真有一颗人头的话，她这么左摇右晃肯定早就把它的鼻子给撞歪了。突然一下子那箱子让她觉得恶心，她心想最好还是别去想它了。三个月后就是高中毕业会考了，如果她不想再读第四年高三的话，现在可得刻苦学习了。

朱丽翻出历史书复习起来。1789年，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混乱。无政府主义。伟人们：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① 。恐怖时期，断头台……

鲜血、鲜血，还是鲜血。“历史只是一个又一个屠宰场。”她一边想，一边把一块护创膏贴在一处又被弄破的伤口上。她越读，厌恶之感就越强烈。一想到断头台，她就情不自禁地联想到箱子里那颗被砍下的头颅。

五分钟以后，她以一把大螺丝刀为武器向那把锁发起了进攻。箱子进行着顽强的抵抗。她又用锤子来增加螺丝刀的撬力，但依然没有进展。“也许我得弄一把起钉器，”她想，“真见鬼，这把锁永远也弄不开的。”

她又把心思放回到历史书和法国大革命上。1789年。人民法院。国民公会。马赛曲。蓝白红三色旗。自由—平等—博爱。法兰西内战。米拉波伯爵。歌剧《安德烈·谢尼埃》。审判国王。还有哪儿都少不了的断头台……如此多的屠杀怎能让人提起兴致来呢？这些词句从她的一只眼睛进去，马上又从另一只溜了出来。屋梁上一阵似木头里发出的刮搔声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是一只白蚁。这时她突然灵机一动。

听。

她把耳朵紧贴在锁上，慢慢转动第一只小轮。捕捉到一丝轻微的松扣声，齿轮挂上了机簧。她又这样重复了四次。机械装置全都接合了，锁发出一阵阵吱嘎声。硬夺不如巧取，耳朵的灵敏性要比锤加螺丝刀有效得多。

她父亲正巧出现在门口，斜倚在门框上，惊奇地问道：

“你把它打开了吗？怎么打开的？”

他注意到锁面上刻着“1＋1＝3”。

“什么也别对我说，我知道。你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这儿有一

行数字，一行图案，一行数字，又是一行图案，又是一行数字。你便得出结论这可能与什么方程式有关。然后你又想到某个神秘人物并不想以类似于‘2＋2＝4’那样的逻辑方式来隐藏其秘密。所以你就尝试‘1＋1＝3’。这种逻辑方式经常能在那些古老仪式上看到。它的意思是指两者的充分结合要比它们简单相加更为有效。”

父亲眉飞色舞地捋着小胡子。

“你就是这么做的，不是吗？”

朱丽看了他一眼，目光中流露出一丝嘲讽。父亲可不喜欢被人嘲笑，但他什么也没说。

她微笑着说：“不对。”

她按动了一个按钮，随着一声清脆的声音，弹簧弹起了箱盖。

父女俩一起把脑袋凑了过去。

朱丽伸出那双被划破的手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凑着书桌上的台灯灯光看了起来。

这是一本书，又厚又大，有的地方还掉下些许粘连着的小纸片。

封面上，书名是用漂亮的手写体写就的，加粗的大号字体。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埃德蒙·威尔斯教授

加斯东抱怨道：“这书名真奇怪。世界万物要么是绝对的，要么是相对的，不可能同时既相对又绝对。真是自相矛盾。”

在书名的下面，用较小一些的字母写着：第三卷。

再往下是一幅图案：一个圆包围着一个底边在下的三角形，在三角形中画有一个类似字母“Y”的图案，其实是三只触角相抵的蚂蚁构成的。左边的蚂蚁是黑色的，右边那只是白色的，那只在下面的蚂蚁是黑白相间的。

最后，在三角形的下面，那条用来打开箱子的公式“1＋1＝3”又出

现了。

“真像是一本天书。”父亲咕哝着说。

朱丽注意到封面并不像书那样古老，相反看上去还挺新的。她轻轻摩挲着封面，指到之处感觉光滑柔软。

7.百科全书

您好： 您好，不知名的读者。

第三次或者是第一次向您问好。老实说，您可能在第一眼看到这本书时或在读完它之后觉得它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这本书是用来改变这世界的武器。

不，请别笑。这完全是可能的，您能做到这一点。只要真的想去做某件事，那就一定能做成。一个很小的因素可以引起许多的结果。在夏威夷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足以在加利福尼亚引起一场飓风。何况您的呼吸要比蝴蝶翅膀的鼓动更强劲，不是吗？

我呢，我已经不在人世了。很遗憾，我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借助于这本书来帮助您。

我要向您建议的是进行一场革命。或者我也许更应该说是一场“进化”。因为我们的革命是根本不需要像以往的革命那样采取暴力或者耸人听闻的形式。

我更愿意把这看作是一场精神领域中的革命、蚂蚁的革命，谨慎、非暴力。采取在人们看来可能是并不起眼的行动，慢慢积累，聚沙成塔，最后足以移山倒海。

我认为过去的种种革命皆因缺乏耐心与宽容而犯下错误。那些空想主义者只是根据短浅的目光来做出判断，因为他们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在有生之年看到他们努力的结果。我们实在应该明白“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道理。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吧。只要我们的交谈能够进行下去，您听或者不听我的这无关紧要（您已经知道如何去听那把锁了，这难道还不是证明您懂得去倾听的有力证据吗？）。

我很可能错了。我既不是思想家，也不是道德宗师或什么圣人。我只是意识到人类历史的进程才刚开始，我们还只是处于史前时代。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沧海一粟，一切都有待我们去创造。

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而您有能力去做得更好。

我只是与读者思想之波相互影响的一种波。而有趣的正是这种波的干涉现象。这本书对每一个读者来说都是不同的。就仿佛书是活的，能使其意义与不同读者的文化背景、记忆和敏感性相适应。

我将就这本书做些什么呢？很简单，我会向您讲述关于革命、乌托邦、人类及动物行为的短小而简单的故事，而将由您推断出结论，去获得有助于您个人思想发展的答案。于我而言，我不会向您讲述任何真理。

只要您愿意，这本书就是有生命的。而且我希望它会成为您的朋友，一个可以帮助您改造自我以及改造这世界的益友。

现在如果您准备好了而且您不反对的话，我建议我们立刻一起完成一件重要的事：让我们翻过一页。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8.爆炸即将发生

她用大拇指和食指拈住书页一角，正准备翻过去的时候，从厨房传来她母亲的喊声：

“开饭了！”

现在没法看下去了。

年方19的朱丽已经是个大姑娘了，身材苗条。一头又直又长的黑发瀑布一般直垂到腰间，充满光泽，又如丝一般的柔软。皮肤白皙，近乎透明，在手和太阳穴等部位有时可以看到若隐若现的青筋。一双亮灰色的眼睛充满了激情和活力。杏眼顾盼间，似乎又蕴含着饱经风霜的漫长一生，让她看上去就像一只躁动不安的小动物。有时炯炯的目光会直直地盯住一个方向，仿佛一束极具穿透力的光线从那里激射出来，射向年轻姑娘所不喜欢的人与物。

朱丽并不认为自己容貌出众，因此她从来都不照镜子。

她向来不用香水，不化妆，也不涂指甲油，再说涂指甲油又有什么用呢？她有咬指甲的习惯。

她也从不刻意用衣着来装扮自己。她的曲线一直隐藏在宽大而朴素的衣服下面。

她的学生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升到毕业班之前她曾经跳过一级，老师们也一直对她的智力水平和思想成熟称赞有加。但最近这三年过得一点也不顺。17岁那年她没能通过高中毕业会考，第二年又是同样的结果。现在她正准备参加第三次考试，但她的成绩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滑坡。

这些退步、滑坡都是与一件事紧密关联的：音乐老师的去世。那是一个耳聋却专横无比的老头。但他在声乐教学上有一套特殊的方法。这位杨凯莱维施老师深信朱丽拥有极佳的天赋，她应该好好利用这种天赋。

他教授朱丽如何掌握气流在腹部、肺部、膈膜一直到脖子和肩部之间的流动。所有这一切都影响到歌声的音质。

在他的调教下，朱丽有时会觉得自己像一把音乐老师努力使之完美的风笛。现在她已经懂得如何使心跳和肺部气流和谐一致。

杨凯莱维施同时并没有忘记面部表情的训练。他也教过朱丽如何调整嘴形和面部表情以使整个“人体乐器”至臻完美。

学生和老师形成了完美的组合。即便老教授听不见，但只要观察嘴形变化并且把手放在她的腹部，他就能够分辨出姑娘歌声的音质，因为声音造成的震颤可以传遍全身。

“我听不见？那又能怎么样呢？贝多芬不也听不见吗？但这并不妨碍他创作出伟大的音乐。”他经常这样大声辩解说。

他曾对朱丽说过歌声拥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远非只是为了简单地创造出听觉美。他教会朱丽仅凭自己的声音去激发情感，以克服身体的应激反应或者是去忘记恐惧感。他更把鸟引入音乐教学中，让朱丽学会倾听鸟儿的歌唱。

每当朱丽唱歌的时候，就会感到从丹田处有一股力量如春天的树苗一般茁壮成长，对她来说有时这是一种近乎心醉神迷的感觉。

教授并不甘心自己一直失聪下去。他向来对各种最先进的治疗措施都了若指掌。后来，一位医道高明的年轻外科医生成功地在他颅下植入了电子助听器，使他终于克服了听觉障碍。从此以后老教授可以听到世界上所有的声音，真正的声音，真正的音乐。杨凯莱维施回到了人们的话语声和电台的金曲排行榜中，听到了汽车喇叭声、狗叫声、雨水滴答声、泉水叮咚声、脚步叭嗒声和门框的吱嘎声，听到了喷嚏、欢笑、叹息，还有呜咽。他还听到了全城各处电视机一直在播放节目。

他恢复听觉的那一天原本应该是幸福的一天，但实际上却成了失望的一天。教授发现真正的声音并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样。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嘈杂和喧闹、粗暴、刺耳难听。这个世界并不是由美妙乐符构成的，相反却充斥着不谐之音。老人无法忍受如此巨大的失落感。为了理想他选择了自杀。他爬到了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站到大钟钟锤下方。正午一到，他就死了，被那20下振聋发聩的美妙钟声所发出的可怕能量带到了音乐的天堂。

老师的死亡不仅使朱丽失去了一位益友，更让她失去了帮助她发挥天赋的良师。

她又找了一个音乐教师，那些满足于让学生们进行音阶训练的老师中的一个。他强迫朱丽拔高嗓子，一直高到对她咽喉造成伤害的音域为止。

没过多久，一位耳鼻喉科医生诊断她得了声带结节，并命令她不能再上音乐课了。她动了一次手术，在声带愈合的那几周内，她始终缄口不言。然后，费了好大一番周折才让她重新开口说话。

在随后的日子里，她想找到一位像杨凯莱维施那样有能力的老师来教她，但始终也没有找到，她渐渐变得孤僻起来。

杨凯莱维施常说如果人拥有天赋而不加以利用，就好比兔子长了门牙而不咀嚼硬物一样，慢慢地，门牙变长、弯曲，不停地向上顶，穿过上颚，直到自下而上刺入自己的大脑。为了时常勉诫自己，教授在家里保存了一只兔子的骷髅，骷髅的两颗门牙像角一样从颅顶穿出。他一有机会就向那些差生展示这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以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他甚至还在骷髅的前额上用红墨水写下这么一行拉丁文：

暴殄天物是最为沉重的罪孽。

由于没法在音乐上继续深造，朱丽在度过一段情绪焦躁的时期之后，得了厌食症。随后一段日子里她的食欲又好得出奇，整斤整斤的蛋糕往嘴里塞，每天精神恍惚，手边随时备着泻药和催吐剂。

她再也不复习功课了，在课堂上也总是半梦不醒的。

朱丽的身体搞坏了。她觉得呼吸困难，更糟糕的是没过多久她又得了哮喘。以前唱歌给她带来的好处如今全都变成了祸害。

在饭厅里，她母亲第一个坐到了餐桌旁。“今天下午你们去哪儿了？”她问。

“我们去森林里散步了。”父亲回答。

“她就是在那儿把自己给弄伤的吗？”

“朱丽掉进了一条山谷里，”父亲解释说，“没什么大碍，但她的脚跟被划伤了。她还在谷底找到了一本奇书呢！”

但此刻母亲只对她盘子里正冒着热气的饭菜感兴趣。

“待会你再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地讲给我听，现在快吃饭吧。烤鹌鹑得趁热吃，凉了就没味道了。”

朱丽的母亲津津有味地享受着缀了科林斯葡萄的烤鹌鹑。一叉下去鹌鹑那橄榄球似的肚子就被破开了，冒出氤氲的热气，她抓起那只烤禽，就着喙上的窟窿轻轻吮吸，然后撕下翅膀塞进嘴里。最后她用臼齿去消灭那些负隅顽抗的小骨头，发出响亮的咀嚼声。

“你怎么不吃了？不喜欢吃吗？”她问朱丽。

年轻姑娘仔细观察着那只烤鹌鹑。可怜的动物被一根细绳捆着，端端正正地躺在盘子里。它头上盖着一颗葡萄，就好似戴着一顶大礼帽。它那空洞的眼眶和半张的嘴让人联想到这鸟儿是被某种可怕的事件突然夺去了生命，譬如庞贝城毁于火山喷发。

“我不要吃肉……”朱丽说。

“这不是肉，是家禽。”母亲打断道。

然后她又想缓和一下气氛：“你可不能再得一次厌食症，身体健康才能通过高中毕业会考，然后进入法学院。你爸就是因为以前读的是法律，现在才能当上河流森林管理处处长，也正因为他是处长，你才被照顾重读。现在该轮到你读法律了。”

“我对法律不感兴趣。”朱丽说。

“完成学业你将来才能踏上社会。”

“我对社会也不感兴趣。”

“那你到底对什么感兴趣呢？”母亲问道。

“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那你把时间都花在什么事上了？你谈恋爱了？”

朱丽靠在了椅背上：“我对爱情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不感兴趣……你就只会说这句话。你总得对什么感兴

趣的呀，”母亲唠叨着，“像你这么可爱的姑娘，我们家的大门早该被那些小伙子给挤得水泄不通了。”

朱丽奇怪地噘了噘嘴，亮灰色眼睛里流露出赌气的神情：“我没有男朋友，并且我还要明确地告诉你我还是处女。”

母亲脸上闪现出一种既惊又怒的表情，随即又放声大笑起来：“现在只有在科幻小说里才能看到19岁的处女。”

“……我既不想找什么情人，也不想结婚，更不想生孩子。”朱丽又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害怕变得和你一样。”

母亲又恢复了平静：“我可怜的孩子，你可真是个问题青年。还好，我替你约了一个心理医生。下星期二！”

母女之间这样的小冲突是常有的事了。这一次又持续了将近一小时。晚饭朱丽只吃了一颗点缀在白巧克力掼奶油上的樱桃。

至于父亲，尽管女儿在桌子下面踢他的腿，但他仍和往常一样不露声色，以免涉身其中。

“加斯东。你倒是说两句呀。”他妻子高声说道。

“朱丽，就听你妈一句吧。”父亲一边折餐巾一边说。然后他站起身来，说要早些休息，因为第二天早上他打算黎明就出发，带着狗做一次长距离徒步巡查。

“我能和你一块去吗？”年轻姑娘问。

父亲摇了摇头：“这次不行。我要仔细观察一下你发现的那条山谷。我想还是我一个人去比较好。况且你妈说得有道理，你与其老是在森林里闲逛，还不如好好临阵磨磨枪。”

趁他弯下腰吻她说晚安的时候，朱丽在他耳边悄声低语：“爸，别扔下我不管。”

他装作什么也没听见，只是说：“做个好梦。”

他牵着狗出去了。阿希耶被拽紧的皮绳弄得十分兴奋，想要来个冲刺，但它那不停收缩的爪子在刚打完蜡的地板上直打滑。

朱丽不想再和像传教士一样啰唆的妈妈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便借口腹痛急急忙忙跑进了厕所。

年轻姑娘把插销牢牢插上，坐在了马桶盖上。她心里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掉下了一处比森林里那个还要深许多的山谷，这一回可没人能把她救出来了。

她关了灯，让自己完全沉浸在自我世界中。为了振奋一下精神，她又哼起了那首儿歌：“一只绿色的小老鼠，在草丛中飞奔……”但她依旧感到内心中十分空虚，仿佛迷失在一个广阔的世界中。她觉得自己无比渺小，渺小得和一只蚂蚁一样。

9.死里逃生

那只蚂蚁甩开六条腿，飞快地爬行着，大风把它的触角向后折去。它的下巴擦过苔藓和地衣。它在金盏花、三色堇以及毛莨丛中往来奔命，但它的追捕者始终都不肯放弃。那只刺猬，那个装备了尖长利刺的庞然大物锲而不舍地在后面紧追。空气中弥漫着刺猬那带有麝香味的可怕气味。它每踏一步，大地便会随之颤动。在它的刺上还挂着些敌人的皮肉。如果蚂蚁有时间好好检查一下的话，它会发现在那些刺中间活跃着无数跳蚤。

那只老褐蚁跃上一处陡坡，以期摆脱追踪者。但刺猬并没有放慢速度。它的尖刺能用来防止跌倒，必要时还能起缓冲作用。有时为了方便滚动，它会缩成一团，然后又展开身体，四肢着地。

老褐蚁继续加快速度。突然它发现在它面前有一条黏滑的白色隧道。刚开始时它还没完全弄明白那到底是什么，隧道口足以让一只蚂蚁通过。这到底会是什么呢？要说是蟋蟀或者蝈蝈的洞穴，这显然太大了。也许是鼹鼠或蜘蛛的巢穴？

由于触角被风吹得直往后倒，所以蚂蚁没法依靠这一器官来识别气味。它也没法运用视觉器官，因为蚂蚁只有在很近的地方才能看清东西。它靠近了隧道。现在它看清楚了，这条隧道根本不能用来躲藏。这是……一条蛇的血盆大口。

前有毒蛇，后有刺猬。显然，这世界不是为了孤独的生命而创造的。

老褐蚁意识到只有一条生路了：抓住并爬上一根细树枝。此时，长脸刺猬已经撞进了蛇口中。

刹那间，刺猬迅速挣脱，拔出脑袋咬住了蛇的咽喉。后者立刻缠绕起来，它可不喜欢别人来拜访它的喉咙深处。

老褐蚁攀在树枝上惊讶地注视着两个天敌相互攻击。

细长而冰冷的管子与躁热而浑身长刺的肉球激战。在毒蛇那黑中带

黄的眼睛里既没有流露出胆怯也没有流露出憎恨，只有一种将对手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欲望。它连连刺出致命的毒牙。刺猬感到一阵恐慌，它拼命挣扎并试图用尖刺朝毒蛇的腹部攻击。刺猬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灵敏，它伸出利爪粗暴地撕扯着抵御利刺攻击的蛇鳞。但冰冷的长鞭子越缠越紧了。蛇口大张，露出两枚毒牙，上面还滴着致命的毒液。在一般情况下刺猬并不惧怕蛇毒，除非毒蛇能准确地咬到它的咽喉部位。

这场战斗没完没了地进行着，老褐蚁开始不耐烦起来。突然它发现脚下那段树枝在缓慢地移动。起初它还以为是风的缘故，但当“树枝”离开了大枝丫向前挪的时候它可就摸不着头脑了。“树枝”一边徐徐前行，一边轻轻摇晃。过了一会儿，又爬上了另一处枝杈。没过多久，它又开始朝树干爬去。

老褐蚁待在会动的“树枝”上面，十分惊讶，也不知道这怪物要到哪儿去。它朝下看，这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那“树枝”长着眼睛，还有不少腿。原来并非什么树精草怪，只不过是一只竹节虫。

这种身体修长而又脆弱的昆虫靠“拟态”来抵御天敌，能够根据所处环境不同而装扮成细枝、竹节、嫩叶以及植物茎秆。这只竹节虫的伪装相当巧妙。在它身上显现出木质纤维的纹理，还有褐色斑点，看上去就像是被白蚁咬过似的。

除了拟态之外，行动缓慢也是竹节虫的大绝招。因为谁也不会想到去攻击一种行动缓慢甚至几乎纹丝不动的东西。老蚂蚁其实正在出席一场竹节虫的求爱仪式。身材较小的雄性竹节虫在向雌性靠近。它要每隔20秒钟才会挪动一下脚步。雌性在朝远离雄性的方向移动。雄性行动实在太迟缓了，根本不用指望可以追上它。但没关系，雌性竹节虫早就对异性伙伴这种离谱的缓慢习以为常了，为了解决繁衍后代的问题，某些种群找到了一种特殊的方法——单性繁殖。何必再交配呢。雌性竹节虫根本不需要异性伙伴，它们就这么繁殖后代：想着想着就生下来了。

看来蚂蚁脚下这段“树枝”是雌性的，因为它突然产起卵来。一个接一个地，相当缓慢。卵跳跃着从一片叶子掉到另一片上，仿佛凝结了的雨点。竹节虫的伪装术实在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就连它们的卵也酷似植物的种子。

蚂蚁轻轻咬了一口“树枝”，看看是否可以用来填饱肚子。但竹节虫除了用拟态来保护自己之外，还会装死。当蚂蚁大颚的尖端刚触及这只昆虫时，它立刻直挺挺地掉到了地上。

蚂蚁对此毫不在意。这时毒蛇和刺猬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它便放心大胆地追到地上，继续咬食竹节虫。这只可悲的生物甚至都不垂死挣扎一下，被吃了一大半还是毫无反应，俨然真的是一段树枝。但还是有一件事让它露了马脚："树枝"的一段仍在不停地产卵。

这一天可真够刺激的了。黑夜降临了，天气也凉了下来。老褐蚁在苔藓下找了一个藏身洞躲了进去。明天它还得继续寻找回家的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及时向它们"发出警报"。

万籁俱寂。蚂蚁用前肢清洁着触角，以便更好地探查四周的动静。然后便找了一块小石子堵上小小的藏身洞，这下可以高枕无忧了。

10.百科全书

感觉的差异：　　人们所能感知到的世界仅局限于人们所准备去感知的那一部分。曾经有这么一个心理实验，把刚出生的小猫关养在一间小房子里，墙上画着垂直条纹的图案，等到它们大脑发育基本成熟时，就从小房间里取出，放入四壁上画有水平方向条纹的木盒中。这些水平线条标识出放有食物的隐秘处或者是出入木盒的翻板活门。但最终没有一只小猫能够找到食物或者走出木盒。那些垂直线条限制了它们只能感觉到垂直的东西。

其实我们也一样，在我们的感知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与之类似的限制。我们无法去理解某些事物，因为我们被教会只按照某一固定模式去感知。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1.词语的力量

她的手搁在枕头上，一会儿张开，一会儿紧握，继而肌肉收缩，朱丽正在做梦。在梦中她成了中世纪时的一位公主。一条巨蟒缠住了她，想要把她吞掉。它把她扔进了满是褐色泥污的流沙潭中，潭里到处都蠕动着小蛇。淤泥一直没过了她的头顶。一位年轻的王子骑着白马，身披印花纸做的铠甲，冲过来与巨蟒搏斗。他挥舞着一把锋利的红色长剑，大声请求公主坚持住，他来救她了。

但巨蟒的嘴就像火焰喷射器一样喷出毒火。纸铠甲并不能有效地保护王子，只要一点火星就能将它引燃。王子和他的战马被一根细绳捆住，烤熟了放进盘子里，周围抹上了铅灰色的酱。英俊的王子失去了他所有的魅力，皮肤被烤成了黑褐色，眼眶内空无一物，头上难看地盖着一颗科林斯葡萄。

巨蟒用毒牙把朱丽从淤泥里拉了出来，扔进了白巧克力掼奶油中。朱丽在奶油里挣扎。她想要高声呼救。但掼奶油完全淹没了她，灌进了她的嘴巴，她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姑娘惊醒过来。那恐惧感是那么强烈，她一醒来就急忙检查自己是否已经失声了。“啊、啊、啊、啊、啊”的声音从她的喉咙里挤了出来。

这已经不是她头一次梦到自己没法出声了，而且这样的噩梦来得越来越频繁了。有的时候，她梦到被人拷打折磨，有谁在割她的舌头。有的时候梦到别人在她的嘴里塞满了食物，还有的则是声带被剪刀剪断了。难道睡觉时一定要做梦的吗？她竭力让自己什么也不想，重新入睡。

她把滚烫的手放在满是冷汗的咽喉上，背靠枕头坐在那儿。瞧了一眼闹钟，发现已经是早上六点了。窗外天色依旧昏暗，星星还在眨眼睛。她听到楼下传来一阵脚步声，还有狗叫。她父亲显然一大清早就带着狗去森林了。

“爸爸，爸爸。”

回答她的只有关门声。

朱丽重新躺下，想尽办法让自己入睡，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埃德蒙·威尔斯在《百科全书》第一页后写了些什么呢？

她捧起那本厚厚的书。昨天正看到有关蚂蚁和革命的问题。这本书明确地指出要进行一场革命，并讲到一种不同的文明可以在这方面对她有所帮助。她睁大了眼睛。在那些用蝇头小楷写就的短小文章中，在一个个单词中，随处可见一个大写字母或是一幅精细的图画。

她随意挑了一段读道："本书的结构模仿了所罗门圣殿的建筑结构，每一章节开头的第一个字母都是与圣殿某一建筑数据相对应的。"

她皱起了眉头：在文章和圣殿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她信手翻阅着。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内容繁纷庞杂，其中包含了各种知识、图画和不同的字体。正如书名所示，里面写了些专业性的文章，但同时也可以读到诗歌、节选不当的说明书、菜谱、计算机软件的文件名册、杂志的摘录，还有像是彩色插页一样的著名女性的新闻图片或色情照片。

书里还有说明何时应该播种、何时应该种某种蔬菜或果树的日历，还贴了不少罕见的织物感纸张，还有天象图和一些大城市地铁的平面图、私人信件的摘录、数学难题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一些名画的透视图。

其中有些图画描绘的是暴力、死亡或者灾难，叫人看了心中着实不快。有一些文章是用红墨水写的，另一些则是用蓝墨水或者香味墨水。而有几页上的字看来是用密写墨水或是柠檬汁写的。另外一些字句写得如此之小，大概只有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

朱丽还发现一些想象出来的城市设计图，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说。这些人物早已被尘封在历史长廊的某个角落里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于制造一些奇特机械的建议。

不管这本书是一个杂物堆还是一座宝库，全部读完它可能至少要花上两年的时间。

朱丽的视线停留在一些奇特的肖像上。她犹豫了一会儿，不，她没有搞错：那是些脑袋，但不是人的，而是蚂蚁的脑袋，看上去就像伟人的半身像，那些蚂蚁没有哪两只是一模一样的。眼睛的大小、触角的长

度、头部的形状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另外每幅画像下都有一个由一组数字组成的名字。

“蚂蚁”这一概念像音乐中的主导主题一样在各个全息照相、粘贴画、菜谱以及图稿中反复出现。

巴赫的乐谱，《爱经》② 里的性技巧，二战期间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用过的密码本……过去有哪一个兼收并蓄、学识广博的头脑能包容下所有这一切的呢？

她继续浏览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生物学、乌托邦、指南、小手册、使用说明、各种各样人物和科学的逸闻趣事、人际关系学、易经八卦。

她突然看到这么一句话：“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恰恰相反，《易经》这一神谕并不是向人们揭示未来，而是解释现在。”随后她又看到一些受大西庇阿和克劳塞维茨③ 启发而得出的策略。

她心想这会不会是一本关于思想教育的教材，但随即她在另一页又读到这么一段建议：

“请不要相信所有那些政党、宗派、行会或者宗教。您无须等待别人来告诉您应该怎么想，不要受外界的影响，要学会独立思考。”

下面又引用了歌唱家乔治·布拉桑的一句话：“在试图改变别人之前，先尝试改变你们自己。”

另有一段话也引起了她的注意。

“五种外部官能和五种内部官能。人一共有五种外部官能和五种内部官能。五种外部官能分别是：视觉、嗅觉、触觉、味觉和听觉。而五种内部官能则是：感情、想象力、直觉、普遍意识和灵感。如果人只依靠五种外部官能生活的话，就好比人只使用左手五个手指一样。”

一些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格言。新奇的菜谱。中国的表意文字。怎样制造“莫洛托夫鸡尾酒”燃烧弹。干树叶。各种各样的图片。蚂蚁的革命。革命的蚂蚁。

朱丽感到眼睛一阵刺痒。在这种视觉和信息的汹涌狂潮前她只觉得头晕目眩。她的目光又落到这样一句话上：“请不要按照顺序来阅读这本书，务请按照以下方式使用这本书：当你觉得需要时，请随便翻到一

页阅读，试试看它是否能为解决您当前的问题提供一些有趣的信息。”

朱丽合上书，暗自答应作者会按照他的建议去利用这本书的。她整理好床铺。这会儿，她的呼吸变得平静多了，体温也稍稍降低了些，她又慢慢睡着了。

12.百科全书

反常的睡眠：　在我们的睡眠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阶段——“反常睡眠”。它一般持续15分钟到20分钟，结束后的一个半小时又会重新开始，并且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一些。为什么这样命名这段睡眠呢？因为在最深沉的睡眠过程中开始一种剧烈的神经性活动是反常的。

婴儿在睡眠中往往会躁动不安，那是因为他们正在经历这种反常睡眠（比例：正常睡眠占整个睡眠过程的三分之一，浅层睡眠占三分之一，反常睡眠占三分之一）。在婴儿的反常睡眠过程中，他们经常会进行一种奇特的模仿行为。在他们脸上会表现出成年人甚至是老年人才会有的表情：愤怒、愉快、忧伤、恐惧、惊讶这些他们很可能还没体验过的感情依次出现，仿佛他们是在预习这些将来他们肯定会有的表情。

对成年人来说，反常睡眠阶段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缩短，只占整个睡眠过程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体验这一睡眠阶段可以说是一种乐趣，它可以引起男性阴茎的勃起。

每天晚上我们可能都会接收一条信息。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实验：一个成年男子在他的反常睡眠过程中被叫醒，人们让他叙述一下刚才他所梦到的东西，然后又让他入睡，并且在下一个反常睡眠阶段又把他叫醒。人们发现即使前后两个梦的内容并不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核心。这一现象就如同被打断的那个梦以另一种不同于先前的方式重新开始，但表达的始终是同一信息。

最近，研究人员又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做梦是帮助人忘却社会生活压力的一种方法。通过梦，我们能够忘记白天我们不得不接收的信息以及那些与我们内心信念不相符的东西。所有外界强加给我们的信息都被清除了。只要人们处于做梦的阶段，别人是无法完全操纵他们的。梦天生是一种反抗外界影响的制动器。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3.独处林中

已经是早晨了。天色尚暗但已经挺热的了。这就是三月份的反常现象之一。

月亮仿佛一颗淡蓝色的巨星挂在空中，把光洒在树冠之上。柔和的光使它醒来，并向它注入了重新上路所必需的活力。自从它开始在这无边无际的森林中独自行进起，就没花多少时间在休息上。蜘蛛、鸟、虎甲、蚁蛉、蜥蜴、刺猬甚至竹节虫，所有的一切都联合起来戏弄它。

当它还在蚁城中和其他同类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它并不了解这种烦恼。它的大脑与“集体思维”紧密联系在一起，无须去独立思考。

但在这儿，它远离自己的巢穴。它的大脑不得不开始进行“个体方式”的运转。蚂蚁有着极佳的能力去进行两种不同方式的思维活动：集体的和个体的。

现在，个体方式成为唯一的选择。它觉得为了生存而进行独立思维活动实在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独立思考慢慢地会带来对于死亡的恐惧。也许它是第一只为了独立生存而对死亡感到害怕的蚂蚁。

这是一种怎样的变化呢？

它在榆树的浓荫中继续前进。一只大腹便便的金龟子发出的嗡嗡声让它抬起了头。

它突然发现森林居然是如此的奇妙。所有的植物都沐浴在柔和的月光下，反射出淡紫色或者乳白色的光线。它竖起触角发现了一棵紫檀木，上面停满了蝴蝶，这些生性好动的昆虫仿佛在窥测它的内心似的。不远处，一些背部长有虎形条纹的毛虫在吞噬接骨木的叶子。大自然好像是为了欢迎它回来而变得更加美丽了。

它忽然被一具干尸绊了一下。老褐蚁转身一看，原来是一堆蚂蚁的尸体，聚在一起形成一个螺旋形。这是些黑工蚁，它了解这种现象。这些蚂蚁离开巢穴太远了，当夜晚寒冷的露水降下来时，它们不知道到哪儿去，于是排成螺旋形转圈子，直到生命之火熄灭为止。当它们无法理

解它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时，它们就转圈子一直到死为止。

老褐蚁走了过去，触角末梢接触到了尸体，以便更好地观察这场灾难。螺旋形外围的蚂蚁最先死亡，然后是中间的。

它静静地看着，在淡紫色的月光笼罩下这种死亡螺旋显得更加诡异。何其原始的行为呀！其实只要在树根下找一个藏身处或者在地上挖一个洞就可以抵御寒冷了。这些愚蠢的黑蚁除了不停地转圈子外根本想不出其他的办法，好像这种舞蹈能使它们免遭危险似的。

“的确我们蚂蚁还有许多东西要学。”老褐蚁感叹道。

它在阴森的蕨类植物下穿行，闻到了幼年时期十分熟悉的气味。那是弥漫在空中的花粉气息。

植物界是经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才达到现在这样完美的状况。

首先，所有植物的共同祖先——大海中的绿色藻类登上了陆地。为了在陆地上生存下去，它们进化成苔藓类植物。苔藓继续进化，获得了改良土壤的能力，以此创造出对第二代植物来说更为理想的土壤环境。新的植物能够利用它们更加深广的根系来长得更高大更壮实。

自那以后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影响范围。但竞争仍然存在。老褐蚁看到一株名叫绞杀无花果的藤本植物肆无忌惮地向一棵甜樱桃树发起攻击。在这场争斗中，樱桃树毫无取胜的希望。相反，另一些看上去有能力扼杀酸模的藤本植物却在前者毒汁的攻击下黄化、萎缩。

稍远一些的地方，一株冷杉任其针叶掉落在地上，以使土壤酸化来消灭与其争夺养分的野草和矮小植物。

每一种植物都有其进化武器，每一种植物都有其防御手段，每一种植物都有其生存策略。植物世界同样毫无怜悯可言。植物界与动物界的区别可能就在于植物之间的残杀是在静谧中较为缓慢地进行着。

某些植物偏好冷兵器更胜于毒药。好像是为了向在林中漫步的蚂蚁证明这一点似的，枸骨叶冬青魔爪似的叶片，蓟叶的锋利边缘，西番莲的阴险圈套，直到刺槐的锐利武器在那儿一一呈现。蚂蚁穿过了一条充斥着锋利武器的植物走廊。

老蚂蚁擦洗了一下触角，然后把它们像羽毛一样竖起来，以便更好地截取在空气中流动的气味。它要寻找的是一条能指引它回到城邦的气

味通道。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它一定要及时向它的蚁城发出警报。

一阵阵气味分子给它带来各种各样的信息，但它没有探测到周围其他动物活动的迹象。

蚂蚁调整着步伐节奏，以免漏过任何有用的气味。它在错综复杂的气流中辨识着那些陌生的气味，但什么也没发现。

它爬上一处岬角似的松树根，挺起胸慢慢转动感觉器官。根据触角振动强度的不同，它能收取到一系列不同频率的气味。在每秒400振的频率上，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于是它加快了“气味雷达”的振动频率。每秒600、1000、2000振。始终没有什么有趣的发现。它只感觉到植物和一些非蚁类昆虫的气味：鲜花的芬芳、蘑菇的孢子、鞘翅目昆虫的气味、腐木、野薄荷的叶子……

它又把触角的振动整到了每秒10000振。触角在转动的过程中会产生气流旋涡，吸来许多灰尘。在再次使用它们之前，它必须先做一下清洁工作。

频率升到了每秒12000振。终于它截取到了一些从远处飘来的气味分子。这些气味分子向它显示出一条蚁路，成功了。方向西南，与月光成12度角。前进。

14.百科全书

差异的优点：　我们都是成功者，因为我们都由那枚战胜了3亿多个竞争者的精子发育而来。这枚精子赢得了遗传其染色体组合的权利。由此有了您，也有了其他人。产生您的那枚精子的确是具有天赋的。它并没有被限制在某个角落里，它懂得如何找到正确的道路，也许它也曾设法给其他与之竞争的精子设置障碍。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向卵细胞授精的是最先到达的那颗精子。实际并不是这样，有上百颗精子会同时到达卵细胞周围。它们停在那儿等待着，晃动着鞭毛。在它们中只有一颗将被选中。

也就是说，卵细胞将在拥在它周围、向它发出讯号的成群精子中只挑选出一个来，那是按照什么标准来挑选的呢？研究人员经过长期探索最终找到了答案：卵细胞会选择“遗传特质与其自身最不相同的精子”。这是事关生存的大计：卵细胞并不了解在它表面紧紧相拥在一起的两颗有竞争关系的精子。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进行选择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避免有血亲关系。大自然希望我们的染色体组合更加丰富。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5.远远看到它

坚定的脚步踏在厚实的土地上，时针指向早上七点，群星仍高挂在苍穹之上闪烁不定。

加斯东·潘松和他的爱犬往陡峭的小路上前进。在枫丹白露森林的深处，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和他的爱犬一同静静地漫步，他只觉得心旷神怡，十分惬意。他捋了捋红棕色的小胡子。只要他一来到森林中，就会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人。

在他左边，一条羊肠小道盘旋着一直升到一片岩石之上。他爬了上去，来到了耸立于加斯波（Cassepot）巨岩尽头的德内库尔（Denecourt）塔楼脚下。会当凌绝顶，风光无限好。在这个已有暖意的早晨，群星相伴下的硕大月盘为大地洒上柔光，足以让人领略到全部的美景。

他坐了下来，并且向他的爱犬示意照着他做。但猎犬站着没动。人和狗一起欣赏着浩渺苍穹。

“你看，阿希耶。从前，天文学家们把天象图如平面拱顶一样描绘出来。他们把天空划分为88个区域，每个区域以一个星座体为标志。其中大部分星座并不是整晚都可以看见的。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北半球居民可以看到的大熊座。它看上去像是一把漏勺，由四颗星构成的方阵和另外三颗构成的柄组成。大熊座。这名字是古希腊人取的，用来纪念阿卡迪亚国王的女儿卡里斯托公主。她的绝世美貌招来了天神宙斯的妻子赫拉的妒忌，赫拉就把她变成了一头熊。是呀！阿希耶，女人们就是这样彼此间互相妒忌。”

猎犬晃晃脑袋，发出一声轻轻的呜咽。

“找到这个星座是很有用的。因为如果我们用直线把勺形边上两颗星连接起来向勺口方向延长5倍的距离，就能发现一颗同样十分容易被辨认出来的亮星——北极星。明白吗，阿希耶。人们就是这样来确定正北方向的，这样就不会迷路了。”

猎犬对这番解释并不理解。它只听到“伯的伯的伯的，阿希耶，伯

的伯的伯的，阿希耶。”就人类语言而言，它只听得懂这么一个音节组合：阿——希——耶，它知道这是在说它呢。这条爱尔兰种的塞特犬被这番喋喋不休的唠叨搞得不耐烦起来。于是就躺下把两只耳朵垫在头下，流露出不太自然的神情，但它的主人实在太想讲话了，根本没法停下话头。

“从勺柄的末端数起第二颗星星实际上并非只是一颗，而是由两颗恒星组成的。它们就是开阳双星——阿尔科（Alcor）和米扎尔（Mizar）。从前，阿拉伯的战士们为了测试他们的眼力，就以辨认这两颗星星来比赛。”

加斯东眯起眼睛望着天空，猎犬在一旁打着哈欠。太阳已经在东方露出了一丝光芒。慢慢地，星星变得模糊起来，然后悄然隐去。

他从背包里拿出早餐。那是一份夹着火腿、奶酪、洋葱、醋渍小黄瓜和梨片的三明治。再没有比这样早起到森林里看日出更让人愉快的事了。

这简直就是色彩的节日狂欢。起初，一轮鲜红的旭日映入视野，然后变成玫瑰色，变成橙色，变成黄色，最后是白色。月亮的魅力已无法与这天上胜景相媲美了，它也悄悄下山了。

加斯东的目光由群星转到太阳上，又由朝阳转到树林上，最后他把视线投到山谷的全景之上。此时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在脚下一览无遗。枫丹白露正是由平原、丘陵、沙地、砂岩、黏土层和石灰岩构成的。同时这里还有着为数众多的溪流、峡谷和成片成片的桦树林。

这里的风景变化万千，也许是法国最富于变化的景致。在这里生活着数百种鸟类、啮齿类动物、爬行动物和昆虫。加斯东曾有好几次与野猪群不期而遇，有一次还撞上一头母鹿和它的幼仔。

在这片离巴黎60公里的土地上，人们完全可以相信人类文明还没有对这儿造成任何破坏。没有汽车，没有喇叭，没有污染，没有人间的烦恼，只有寂静。树叶在微风的轻拂下发出阵阵飒飒清音，鸟儿的嬉闹更显示山林的幽静。

加斯东闭上双眼，贪婪地大口吸着早晨温暖的空气。

在这两万五千公顷的土地上，原始特质下的生命散发出尚未被香水师们辨识出来的芬芳气息。它是大自然赠予人类的无尽宝藏。

河流森林管理处处长又睁开双眼环顾着自然美景。他对这片森林的每一个角落都十分熟悉。在右方，是阿普雷蒙峡谷（les gorges d’Apremont）、“帝王犬猎队队长”十字路口（le carrefour du Grand-Veneur）、“爆破陷坑”公路（la route du Cul-de-chaudron）、大观望台（le grand belvédère）、土匪洞（la caverne des Brigands）。在前面，有法朗夏尔峡谷（les gorges de Franchard）、老修道院（l’ancien Ermitage）、“哭岩”路（la route de la Roche-qui-pleure）和德鲁依高地（le belvédère des Druides）。在左边，是“女士”竞技场（le cirque des Demoiselles）、“叹息”十字路口（le carrefour des Soupirs）和莫瑞龙山（le mont Morillon）。

从他待的地方可以望见那片属于短尾百灵的荒原。更远处是香弗卢瓦平原（la plaine de Chanfroy）和它的灰色山峰。

加斯东又把他的目光投向朱庇特树。这是一棵有着400年树龄的老橡树，高达35米。“多美啊，森林！”

他感叹着垂下了目光。

一只蚂蚁爬到了餐盒上。他想把它赶走，但蚂蚁爬到了他的手上，然后爬到了他的羊毛衫上。

他对爱犬说：“这些蚂蚁让我感到不安。不久前它们的巢穴还是各自独立的。但现在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连通起来了。它们聚集起来组成许多联盟。然后这些联盟又组成一个大帝国。好像蚂蚁正在进行一项‘超社会性’的实验。这项实验我们人类却从来也没能搞成过。”

加斯东实际上是在报上读到过关于发现越来越多的蚁穴形成超级社会群体的报道。在法国，据统计在西拉山区有1000到2000个蚁穴由小道联系成一个整体。加斯东确信蚂蚁正在使这项社会实验达到完美的程度。

当他环顾四周时，目光突然被一件奇特的东西所吸引。他皱起了眉头。在远处，在他女儿所发现的那个峡谷方向，有一座三角形的东西在树木间闪光。这回和蚁穴没什么关系。

这个闪光的东西被枝叶遮掩着，但它的直线棱边还是泄漏了天机。大自然并不懂得什么是直线的，这大概是一些无所事事的露营者支起的帐篷，或者是某个肆无忌惮的污染大户扔在森林里的废料。

想到这儿加斯东不禁怒火中烧。他沿着小路朝那个闪光的三角形走

去。脑海中依旧浮现出种种假设：一辆新式的旅行挂车？一辆镀了光的汽车？一个柜子？

他在树莓和蓟丛中穿行，足足花了一小时才走到那座神秘的东西跟前，都快累得不行了。

从近处看，那座东西的样子更加奇特。这既不是帐篷，也不是挂车，更不是柜子，在他面前矗立着一座大约2米高的金字塔。侧面全都覆盖着一层玻璃镜。而顶部则如同水晶般透明。

“嘘，好家伙！阿希耶老伙计，这可真奇怪，太让人吃惊了……”

猎犬叫了几声表示同意。低声吠叫间，它炫耀着蛀坏了的獠牙，同时吐出一种秘密武器，一种足以吓走屋上野猫的臭气。

加斯东围着那栋建筑绕了一圈。

在茂密的树林中，乍看上去，金字塔并不容易被发现。要不是朝阳的耀眼光芒，加斯东是绝不会发现它的。

他仔细观察着这栋建筑：没有门，没有窗，没有烟囱，也没有信箱，甚至连一条通到它跟前的小路也没有。

猎狗一边在地上嗅着，一边低声咆哮。

“你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阿希耶？我在电视里见过这样的东西。这可能是……是什么外星物体。”

但实际上狗是先积累信息再提出假设的，尤其爱尔兰种的塞特犬更是如此。阿希耶好像对那玻璃幕墙很感兴趣。加斯东把耳朵贴到了墙上。

“真奇怪！”

他听到墙里边有什么动静，甚至好像有人的声音，他敲着玻璃幕墙叫道：“里面有人吗？”

没有回答。里面的声音也消失了。加斯东说话时留在玻璃上的水汽涟漪般慢慢消失了。

这座金字塔形的建筑从非常非常近的地方看来，和外星物质丝毫没有联系。它是用水泥建成的，表面覆盖了一层玻璃镜。这种玻璃板在随便什么五金店都可以买到。

“有谁会有如此雅兴在枫丹白露森林深处建这么一个金字塔呢？你有什么想法，阿希耶？”

猎犬狂吠着回答，但主人并不明白它想说什么。

在加斯东身后传来阵阵轻微的嗡嗡声。

比兹兹……

但这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因为森林里到处都有蚊子和各种各样的虻。那声音靠近了，比兹兹……比兹兹……

他突然感到脖子上有一下轻微的刺痛。加斯东举起手想要赶走这讨厌的昆虫。但他一下子就僵在那儿不动了。张开嘴，转过身，松开了猎犬的皮带，双目圆睁，头朝前倒在了一丛仙客来中。

16.百科全书

占星术（Horoscope）：　在南美洲的玛雅部落里存在过一种官方的和强制的占星术。根据婴儿的不同出生日期，人们为他制定一套特殊的个人历法。这一历法预示了孩子未来的一生。什么时候他会开始工作，什么时候他会成婚，什么时候他会遇上一起意外，什么时候他会离开人世。人们把这些对着摇篮中的婴儿用歌曲唱出来。而他会把这些牢牢记在心中，日后再把这些哼唱出来，以知道自己正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

这种占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因为玛雅占星师们有办法使他们的预测成为现实。如果在卜歌中一位年轻男子将在某一天遇上一位美丽的姑娘，这次艳遇必将发生。因为在那姑娘的卜歌中也有同样的内容。在其他方面也是一样。如果卜歌里说某人会在某天买下一座房子，那么房主则会因为他本人的卜歌而必须在那一天卖掉那幢房子。如果一场争吵应在某一具体日期发生，所有参与者都会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这件事。

既然一切都会应验，这种占卜制度也就愈行愈盛了。

就连战争也能被预测和事先描述出来。人们知道谁将获胜。占星师们还能明确地说出战场上会横陈着多少尸体和伤员。如果实际死亡人数和预测的不相符，人们就会牺牲俘虏的性命来凑数。

这种占卜歌让生活变得多么简单啊！再没有偶然这一因素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了。没有人会为了明天的事而担忧、烦恼。占星师把每个人生活的开始到结束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生命进程达到了哪一阶段，甚至连旁人也知道。

作为占卜的极限，玛雅人更预见了……世界毁灭的那一刻。它会在以前所谓的基督时代第七世纪的某一天突然来临。没有哪个玛雅占星师对它的精确时间存有异议。因此在世界末日的前夕，人们宁可纵火焚烧他们的城市，杀死全家老少后自戕而亡，也不愿意活到第二天去忍受灾难的降临。侥幸幸存下来的人放弃了火海中的家园，成了平原上孤独的流浪者。

但是这一古老文明并非是从简单天真的人脑中诞生的。玛雅人知道零和轮子（但他们没有领悟这一发明的重大意义），他们能建造平坦的大路，而且他们13个月的历法比我们的历法来得更为精确。

当16世纪西班牙人登上尤卡坦半岛时他们甚至都没法享受消灭玛雅文明的得意，因为它早就自我毁灭了。然而直到今天，仍生活着一些自称是玛雅后裔的印第安人。人称“拉坎墩”④ 人。奇怪的是“拉坎墩”族的孩子也会哼一些古老的曲调，歌曲中列举了人一生的各个重大事件。但再也没有人懂得歌曲的具体意义了。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7.叶下相遇

这条路通向哪里？好几天来它一直循着蚁路的气味前进，都快精疲力竭了。

突然，发生了一桩奇怪的事。它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就一下爬上了一件表面光滑、颜色深暗的东西。然后它被从那上面带走，登上了一片粉红色的“荒漠”，那儿长着些稀疏的黑草，随后它又被抛到了某种植物纤维编织物上。起初它还紧紧攀在织物上面，但很快就被远远地甩到了空中。

这应该是“它们”中的一个。

“它们”在森林中出没得越来越频繁了。

没关系。只要它还活着就行，这比什么都重要。

它正走在一条蚁路上。刚开始时那些气味还不太容易被闻到，慢慢地它们变得愈来愈浓烈。毫无疑问，就是这条穿行于欧石楠和百里香之间的道路散发出的气味。它闻了闻，立刻辨认出这种含烃化合物：$C_{10}H_{22}$，正是贝洛岗侦察蚁腹腺散发出来的那一种。

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老褐蚁的背上，它一直在循着这条气味轨道前进。周围，蕨类植物宽阔的叶片构成了一道道拱廊。一丛又一丛的颠茄竖在那儿像是一些由叶绿素构成的柱子。紫杉在地上投下浓荫。它发觉在草丛叶片间隐藏着千百只昆虫，在用听器和眼睛窥伺着它的举一动。只要没有什么动物突然出现在它的面前，它就会觉得是它让别的动物感到害怕和胆怯。于是它缩起脖子，炫耀起兵蚁的威风，立刻就有好几只眼睛消失了。

突然，从一簇蓝色的羽扇豆后面转出12只蚂蚁来。它们是和它一样的森林褐蚁。它闻出了它们蚁城的气味：贝洛岗。原来是一家人。亲爱的同胞们！

它朝着这些可爱的身影跑了过去。那12只蚂蚁停了下来，惊讶地竖起了触角。它认出它们是些无性的兵蚁，隶属于侦察狩猎部队的一个分

队。老褐蚁向离它最近的那一只请求给自己一些食物。后者把两只触角向后敲击以示同意。

两只昆虫立刻开始了那永恒不变的互哺仪式。它们通过用触角的末端相互敲击对方头顶的方式来交流信息。一个问另一个它需要些什么，一个就告诉前者它想要的，然后它们张开大颚，面对面，嘴对嘴。授予者从自己的公共嗉囊里吐出流质食物，搓成球状喂给那个饥肠辘辘的伙伴。另一个一口就吸进了腹中。

老褐蚁把一部分食物咽进胃里来恢复体力，另一部分则贮藏在公共嗉囊里以便在必要时能够救助其他同胞。它惬意地抖了抖身子，而这时那12只蚂蚁晃动着触角请它自我介绍一下。

蚂蚁触角上的11个节能释放出它独特的费洛蒙，就好比是11张嘴同时在用不同的气味语调说话。这11张“嘴”不仅能发出信息，还能接收信息，又仿佛是11只耳朵。

那只提供食物的年轻兵蚁用自己的脑袋去接触老蚂蚁的第1节触角，知道了后者的年龄：3岁。它又从第2节触角得到了老蚂蚁的级别：无性侦察－狩猎兵蚁。第3节触角明确地指示了它的种类和所属蚁域：森林褐蚁，来自蚁城贝洛岗。第4节显示了它的编号和称呼：由蚁后在春天孵出的第103683号卵，所以它叫“103683号”。第5节显示出老蚂蚁的精神状态：103683号十分疲劳，同时又显得十分激动，因为它掌握着一条重要的信息。

年轻蚂蚁结束了气味破译工作。其他几节触角并没有发出信息，第5节用于发现蚁路的气味分子，第6节用于一般交流，第7节专门用来进行较为复杂的对话，第8节用来与蚁后交谈。最后3节必要时可以被当作大头棒来用。

现在轮到103683号来询问那12只蚂蚁了。它们都是年轻的兵蚁，全都活了198天。它们是同胞手足，但相互间模样却大不相同。

5号兵蚁比其他几个年长那么几秒钟，长长的脑袋，狭窄的胸廓，细长的大颚，腹部长得像根棍子，体形修长，行动谨慎而精确，大腿粗壮，肢腿长而外张。

6号则恰恰相反，它体形圆胖：脑袋呈圆形，腹部凸出，胸部拱起，就连触角末端也稍稍长成螺旋形。6号有一个怪癖，它老是用右前肢去抹眼睛，好像很痒似的。

7号大颚短小，肢腿不太灵活，但气质高贵，举止优雅。全身上下清洁得十分干净，甲壳是那么铮亮，连蓝天都照得出来。它腹部末端一直在躁动不安地画着“Z”字，这一举动并没有什么含意。

8号浑身上下都长着毛，甚至前额和大颚也不例外。它的动作并不灵活，但却显示一种力量和气势。它嘴里嚼着一段细树枝，有时为了好玩，它把细枝从大颚间传到触角上然后又传回大颚间。

9号长着圆形的脑袋，三角形的胸部，方形的腰部和圆柱形的肢腿。在它赤褐色的胸廓上有许多洞，那是它幼虫时期一场大病造成的。它的关节挺灵活的，对这一点它十分清楚，因此总是在那儿活动关节，发出一种像是抹了油的铰链发出的声音，听上去倒也并不刺耳。

10号是个头最小的一个。假如它还有些像蚂蚁的话也只是一点点像。它的触角很长，因此它成了小队的探哨兵。它那对侦察器官的剧烈运动也表现出它具有强烈的好奇心。

11号、12号、13号、14号、15号、16号看上去都差不多。

相互认识之后，老蚂蚁与5号说起了话。不仅是因为5号相对来说年纪最大，而且因为它的触角上布满了交流用的气味物质。这是一种高级社会群居性的表现。和健谈者说话总是件比较方便的事。

于是这两只昆虫相互碰触着触角交谈起来。

103683号得知这12只兵蚁隶属于一支新近成立的军事部队，是贝洛岗最精锐的突击队。它们经常作为前哨去渗透敌人的阵线。它们有时候也要与其他蚁城的蚂蚁战斗或者参加对一些体形巨大的天敌的捕猎行动，比方说蜥蜴。

103683号问它们跑到离大本营这么远的地方来干什么。5号回答说，它们的任务是进行一次远距离侦察。好几天以来，它们一直在朝东方进发，期望找到东方的世界尽头。

对于贝洛岗的蚂蚁来说，这个世界一直存在着并且将永远存在下去。没有生也就不会有死。在它们的意识中，这个星球是个立方体。它们认为这个立方体首先由一层大气层包围着，然后裹着一层云，它们还认为从云的另一面有时有水穿透云层落在地面上，于是就有了雾。

这就是它们的宇宙起源论。

贝洛岗的居民们自认为住在世界的东方边缘。几千年以来它们一直都不断派出远征队去界定世界尽头的精确位置。

103683号告诉它们它也是一名贝洛岗侦察蚁，它正是从东方回来的。在此之前它成功地抵达了世界尽头。

那12只蚂蚁表示这无法让它们相信，于是老褐蚁就建议找一处树根的凹窝，大家围成一圈，触角相碰。

在那儿，它会向它们很快讲述一下自己的生平经历，这样它们就会了解它去世界的东方尽头不可思议的历险，它们也会知道正在逼近贝洛岗的可怕危险。

18.蛆虫症候群

停在房前的灵车前部一面黑旗猎猎作响。在楼上，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

所有的人都拥在尸体旁最后一次吻他的手。

然后，加斯东的尸体被装进一只带拉链的大塑料袋里，里面还塞了不少樟脑丸。

“为什么要放樟脑丸？”朱丽向一个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问道。

那个一袭黑衣的男人脸上露出很在行的神色。

“为了防止生蛆，”他的声音听上去不太自然，“尸体会招来许多蛆虫。但有了樟脑丸，尸体就不会被蛀坏了。”

“这样它们就不会再吃我们的肉体了吗？”

“是的，”工作人员保证道，“况且，现在的棺材都包着一层锌板，这样可以防止有什么动物钻进去。甚至连白蚁都无法侵蚀。您的父亲将被干干净净地下葬。而且很长时间内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一些头戴深色鸭舌帽的男人把棺材抬上灵车。

由于交通堵塞，送葬行列在排气管排出的汽车尾气中走了好几个小时才到达墓地：首先进入墓地的是灵柩车，接着是直系亲属坐的车，然后是远亲的车和朋友的车，在队伍最后是死者生前同事坐的车。

所有的人都身穿丧服，神情悲痛。

四个掘墓人把棺材扛在肩上一直抬到挖开的墓穴前。

葬礼进行得相当缓慢，人们一边跺脚取暖，一边低声说着些应景的话：“这是一个好人。”“真是英年早逝。”“这对河流森林管理处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为人高尚、善良、大度。”“他的离去，让我们失去了一位无与伦比的兢兢业业者，一位伟大的森林保护者。”

神甫终于出现了，念念有词地说着每回都要说的话：“尘归尘……这位好丈夫、好父亲是我们大家的榜样……他将在我们心中永存……所有的人都爱戴他……一个生命结束了，阿门。”

此时大家纷纷围到朱丽和她母亲身边向她们表示慰问。

杜佩翁省长也亲自前来参加葬礼了。

“感谢您的到来，省长先生。”

但省长显得特别想和年轻姑娘讲话：“请接受我的诚挚慰问。小姐，您父亲的死对你们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

他挨到朱丽身边，凑着朱丽的耳朵说道：“我对您的父亲一向十分敬重，请相信省长办公厅永远会为您保留一个位置的。您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就来找我。我会给您找到一份好工作的。”

这位高级官员终于想到要对做母亲的说些什么：

“我已经责成一位最精干的警探调查您丈夫的神秘死因，他就是里纳尔警察局局长，他可是位行家里手，有了他很快我们就能了解一切。”

接着他又说：“您现在正在服丧。但有时也不妨换换脑筋、放松放松。正巧我市和日本八重市结为友好城市，下星期六在枫丹白露城堡的宴会厅将举行一个招待会，请和您的女儿一起来吧。我很了解加斯东，他要是知道你们能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也会感到高兴的。”

母亲点了点头。这时其他人纷纷向棺材上撒下已经干枯了的花朵。

朱丽走到墓穴边上，口中低声咕哝道：“真可惜我们从来都没能认认真真地交谈过。我相信，爸爸，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是一个好人……”

她盯着那具棺材看了好一会儿。

她拼命咬着大拇指指甲。丧父之痛是最为强烈的。当她咬自己手指甲的时候，便能控制住内心的巨大痛苦。这是她折磨自己的好处之一，因为她可以控制痛苦而不只是忍受。

“真遗憾在我们之间有如此之多的障碍。”她最后说道。

在棺材下面，一群饿极了的蛆虫从水泥板上一条极小的缝隙中钻进了墓穴。它们不断地撞击着锌板，说：“真遗憾在我们之间有如此多的

障碍。”

19.百科全书

两种文明的碰撞： 两种不同文明的相遇永远是一个微妙的时刻。

1818年8月10日，大不列颠北极远征队队长约翰·罗斯与格陵兰地区的居民不期而遇，那些居民自称为因纽特人（因纽特的含义是“人类”，而在以前他们则被贬称为爱斯基摩人，意思是“吃生鱼的人”）。因纽特人一直都认为自己是这世上生存的唯一人类。当他们看到英国人时，因纽特族中最老的长者挥舞着棍棒示意外来人离开。这时人们尽可以作出种种最坏的打算。南格陵兰翻译约翰·萨克金灵机一动，把刀子扔到自己脚下，就这样在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面前放下武器！这一举动让因纽特人困惑不解。他们大喊大叫、相互揪鼻子争起那把刀来。

约翰·萨克金这时立刻想到去模仿他们。最危急的关头过去了，谁也不会起意去杀死和他们言行一致的人。

一位上了年纪的因纽特人走了过来，伸出手抚摸着萨克金的棉质衬衫，问他有哪一种动物能长出这么细软的皮毛来。正当翻译尽其所能回答他时（幸好他那带着英国腔的格陵兰语听起来和因纽特语很相近），另一个又向翻译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你们是从月亮还是太阳来的？因为因纽特人相信他们是地球上唯一的居民，所以他们想不出这些陌生人的来访还会有其他什么解释。

最后萨克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去会见英国军官。因纽特人也上了探险船。在那儿他们先是惊慌失措地看到一头猪，然后当他们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时候又眉开眼笑起来。他们对着一座时钟惊叹不已，还问这东西是不是可以吃的。于是英国人就拿出饼干给他们吃。但在他们看来吃饼干实在味同嚼蜡，连连吐出，显出很倒胃口的样子。最后为了表示友好，他们把族里的巫师请来。巫师恳请神灵驱除所有附在英国船上的魔鬼恶灵们。

第二天，约翰·罗斯在因纽特人的土地上插上了他祖国的旗帜，并且带走了许多财宝。在短短一小时之内，因纽特人就成了大不列颠帝国的属民，而他们自己还没有领悟到这一点。一星期之后，他们的国土出

现在所有的地图上，就在原来写着“不名之地”的地方。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20.来自上面的恐惧

老褐蚁向它们讲述了那些陌生的土地、旅行和一个完全奇怪的世界。那12只兵蚁听了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触角。

这一切还得从103683号还是个普通兵蚁的时候说起。一天，它在贝洛岗禁城的通道里靠近蚁后寝宫的地方巡逻。一雌一雄两只有性的蚂蚁突然出现在它面前请它帮忙。它们声称有一支狩猎远征队全军覆没了。杀死它们的是一种一下子能够消灭十几只蚂蚁的神秘武器。

103683号对此进行了调查，认为这次攻击是它们的世仇——施嘉甫岗侏儒蚁的手笔。于是一场针对它们的战争爆发了。但侏儒蚁没有在战斗中使用那种可怕的毁灭性武器，由此可以判断它们并不拥有这种武器。

然后它决定到另一世仇——白蚁那儿去调查。103683号率领一支远征队朝位于东方的白蚁城进发了。但在那儿它们只找到一座被有毒氯气摧毁了的空城。白蚁蚁后是唯一死里逃生的一个。它说近来所有这些越来越频繁的灾难都是“守卫世界尽头的巨大魔鬼”造成的。

于是103683号继续向东挺进，渡过一条大河，经过种种磨难，终于找到了那闻名遐迩的世界尽头。

首先，因为这世界并不是一个立方体，所以它的边缘并不是一处令人头晕目眩的深涧。在103683号看来，这世界是平的。它试着向那12只蚂蚁描述出那种景象。它记得有一处灰黑色的地方，散发着恶臭的汽油味。有一只蚂蚁朝那儿爬去，立刻就被一个闻着像是橡胶的大家伙杀死了。有许多蚂蚁试图强行冲过这片区域但都失败了。世界的尽头是平坦的，但却是一个地狱般的死亡区域。正当103683号打算往回走的时候，突然想到可以在死亡区域下面挖一条隧道，就这样它到了世界尽头的另一边。在那边它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度。那边生活着那些著名的巨大动物，也就是白蚁蚁后所说的“世界尽头守卫者”。

这一番话着实让那12只蚂蚁惊叹不已。

“那些庞大的动物到底是什么？”14号疑惑不解地问道。

103683号犹豫了一下，然后说了一个词：“手指。”

对这12名战士来说，猎杀那些最最凶恶的天敌都是很平常的事，但一听到这个词它们立刻惊跳起来。圈子散开了。

“手指？”

这个词对它们就意味着真正可怕的梦魇。

所有蚂蚁都听说过关于“手指”的事，这些故事一个比一个来得更让人憎恶。“手指”是所有生物中最最可怕的恶魔。有的蚂蚁说它们总是五个一群地四处游荡，有的则断言它们会无缘无故地杀死蚂蚁，甚至都不是为了吃掉它们。

在森林这片天地中，死亡永远都应该是合法的。杀死别的生物要么是为了捕食，要么是为了自卫，要么是为了扩张领土，要么是为了抢夺巢穴。但“手指”不是这样，它们的行为荒谬而愚蠢，它们随心所能地杀死蚂蚁……没有任何目的。

因此，“手指”由于它们极端恐怖的行为而在蚂蚁王国中被视作为疯狂的野兽。每一只蚂蚁都知道关于它们的可怕故事。

“手指”……

有些蚂蚁说“手指”会把蚁巢开膛破肚，然后在里面搅得天翻地覆，迫使惊慌失措的蚂蚁成群结队纷纷出逃。它们甚至连育婴室也不放过。它们把育婴室举起来，从里面倒出一只只压扁了的幼蚁，其状惨不忍睹。

“手指”……

在贝洛岗，蚂蚁们说“手指”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连蚁后也不例外。它们将一切全都摧毁。传说它们是瞎子，而它们正是为了自己看不见而进行报复，才要把所有能看见的生物都杀死。

“手指”……

各种各样的传言把它们形容为巨大的粉红色肉球，没有眼睛，没有嘴，没有触角，没有四肢。这些不长毛的巨大粉红色肉球具有非凡的惊人能力，依靠这种能力它们可以摧毁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东西，而

且什么都不吃。

“手指”……

有的蚂蚁肯定地说，它们把不小心太过靠近它们的蚂蚁的腿一条条撕扯下来。

“手指”……

没有谁再能分清哪些是真实，而哪些只是传闻而已。在各个蚁城中，居民们给“手指”起了许多绰号：“粉红肉球杀手”“来自天空的恐怖死神”“野蛮之首”“粉红色恐怖”“五个一起走的怪物”“没毛的猛兽”“蚁城破坏者”“无名魔鬼”……

“手指”……

但还有一些蚂蚁认为“手指”实际上并不存在，这只不过是当有的急性子幼蚁想要早些走出蚁穴时，保育员用来吓唬它们的借口。

“别乱跑，外面到处都是‘手指’！”

有谁没在幼年时期听到过这样的告诫？又有谁没听过伟大的英雄出发去猎杀“手指”的传奇故事？

“手指”……

那12只年轻兵蚁天不怕地不怕，唯独一提起“手指”就胆战心惊。它们还听说“手指”并不只对蚂蚁进行杀戮，它们对所有的生物都这样。它们用弯曲的刺穿起一条条小蚯蚓，然后把它们扔进河里，直到鱼儿蜂拥而来将蚯蚓吞下。

“手指”……

还传说它们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砍倒千年古树。它们把青蛙的后腿扯下后扔进池塘。这些青蛙虽然还有一口气但却成了残废。

要是只有这些就好了！蚂蚁们还听说那些“手指”把蝴蝶钉死在针上，把飞在空中的蚊子一下子拍死，用小圆石子把鸟儿打得千疮百孔，把蜥蜴捣成肉酱，剥下松鼠的皮毛，破坏掠劫蜂巢，把蜗牛闷死在散发着大葱气味的绿色油汁里。

那12只蚂蚁瞧着103683号。这只老兵蚁就这么轻描淡写地声称走到过离“手指”很近的地方，而且毫发无损地平安返回了。

“手指”……

103683号坚持说“手指”散布于这世界的周围，现在它们开始进入森林了，再也不能对它们一无所知了。

5号仍有些将信将疑，它晃着触角问道：“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它们？”

老褐蚁解释说：“因为它们实在太高大了，所以才看不见它们。”

那12只兵蚁一言不发。这只老蚂蚁不会是在信口开河吧……

真有所谓的“手指”吗？因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能听到些什么，它们的触角保持着气味静默。那些“手指”就在那里并且随时准备入侵森林。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它们拼命想象着世界尽头和其守卫者——“手指”的样子。

5号问老蚂蚁为什么要急着回到贝洛岗。

103683号回答它要告诉地上所有的蚂蚁，“手指”正在逼近，现在和以前已经完全不同了。必须相信这一点。

它释放出最具说服力的气味分子：“‘手指’确实存在。”

它一再重复，必须向全世界发出警告，所有蚂蚁都应该知道，在那上面，被云层遮掩的某个地方，“手指”正在窥伺着它们，准备改变一切。103683号让那12只蚂蚁重新围拢过来，因为它还有别的话要对它们说。

它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当它结束第一次历险回到贝洛岗之后，向新任蚁后报告了它的奇遇。蚁后听了大吃一惊，决定发起一次规模庞大的远征，把地球表面所有的“手指”统统消灭。

贝洛岗立刻组织起一支3000只蚂蚁的大军，每只蚂蚁都在腹部超量装备了蚁酸。但征途漫漫，出发时的3000只蚂蚁抵达世界尽头时只剩下500只了。那场战斗让人难以忘怀。远征军的剩余部队在肥皂水的攻击下全军覆没了。103683号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极少数侥幸生还者之一。

它首先想到的是返回蚁城向其他蚂蚁通告这一不幸的消息。但它的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它觉得与其就这么回去还不如冒下险，继续前进

去看看世界尽头的那一边——巨大“手指”生活的地方。

它看到了。

贝洛岗蚁后做出了错误的估计。3000名战士远不足以战胜这世上所有的“手指”，它们的数量比预计的要多得多。

103683号把“手指”的世界描述了一番。在那里，大自然被“手指”破坏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手指”亲自建造的东西。这些东西看上去很奇怪，因为它们都呈现出完美的几何形体。

在“手指”的世界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光滑的、冰冷的、几何的和无生命的。

突然老蚂蚁停下了话头，它闻到远处有敌人出现。它想也没想就和12位伙伴一起躲了起来。会是谁呢？

21.心理逻辑

为了让他的病人们精神放松，医生把他的诊所设计成了一个客厅。几幅画着大块大块红色的现代派油画看上去和桃花心木的老式家具十分协调。在屋子的中央，一只也是红色的巨大明代花瓶被放在一张用镀金金属箍起来的独脚小圆桌上，看上去摇摇欲坠似的。

这是自朱丽厌食症第一次发作后，她母亲带她来看病的诊所。医生当时立刻猜测她的病与性有关。是她父亲在朱丽小时候玷污了她？是家里的一个什么朋友举止过于随便了？还是音乐老师对这个已届青春期的少女动手动脚？

这种想法让做母亲的不禁脸色大变，她设想着自己的女儿落入那老头魔爪的情形。以后的一切便是由此开始的。

“也许您说得有道理，因为她还有一个毛病，一种恐惧症。她不能忍受别人碰她。”

在医生看来，这年轻姑娘肯定遭受过某种严重的心理创伤。他很难想象这仅仅是因为她不能继续唱歌了。

其实这位心理医生确信他的大部分女病人在童年时都遭受过不正常的性侵犯。他是如此遵从这一原则，以至于当他无法在反常行为的背后找出此类精神创伤时，他就诱导病人去自我暗示出这么一个病因。随后治疗就变得容易了，而且她们都成了他的长期客户。

在朱丽母亲打电话向医生预约的时候，他曾询问朱丽是否恢复正常饮食了。

“不，一直都不正常，”她回答说，“她老是小口小口地吃东西，而且不肯吃荤腥，即便只是看上去有点像肉的她都不吃。照我看，尽管现在病症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她的厌食症其实一直都没好过。”

“也许这能够解释她的闭经。”

“闭经？”

“是呀，您不是告诉过我您女儿19岁了还没来过月经吗？这表明她的发育过程出现了不正常的迟缓。她吃得这么少极可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闭经往往是和厌食症有关系的。人的身体也有其自己的机制，如果它觉得不能保证以后为受精卵发育成胎儿提供足够的营养，它就不会排卵，不是吗？”

“但她为什么会这样呢？”

“用我们的行话说，朱丽表现出的正是‘彼得·潘情节’。她期望一直停留在童年时代而拒绝长大成人。她认为只要不吃东西，身体就不会发育，这样就永远是个小女孩了。”

“我懂了。”她母亲叹了口气，“这大概也是她为什么不想通过高中会考的原因了。”

“很明显，高中会考对她来说就意味着进入成年阶段。她不想变成大人，所以就像一匹倔强的小马驹那样不断后退，不肯跨过这道障碍，不是吗？”

秘书通过内线电话告诉医生朱丽到了。医生请她带朱丽进来。

朱丽是带着阿希耶一起来的，想趁看病的机会顺便遛遛狗。

“我们从哪儿开始呢，朱丽？”心理医生问道。

年轻姑娘目不转睛地打量了一下这个胖男人。他老是在出汗，稀疏的头发往后梳成了一条辫子。

“朱丽，我是来帮助你的，”他用一种坚定的口吻向她保证道，“我知道你从内心深处还在为你父亲的去世感到悲痛。但出于所有年轻姑娘都会有的那种害羞的心理，你对这种痛苦讳莫如深。你应该把它宣泄出来以得到解脱，否则烦恼会一直纠缠着你，你只会越来越痛苦。你明白我的意思，不是吗？”

沉默。在那张不苟言笑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心理医生离开了他的座位，走过来扶住她的肩头。

“我是要帮助你的，朱丽，”他重复道，“看来你心里感到害怕。你是一个小姑娘，独处在黑暗中，内心中充满恐惧。你千万要放下心来，

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恢复自信，除去你所有的恐惧感。你要把内心中最美好的东西都表现出来，不是吗？”

朱丽用一个十分隐蔽的暗示告诉阿希耶在那件珍贵的中国瓷器里有一块肉骨头。猎犬打量了一下那件从没见过的装饰品，又垂下了眼皮。它差不多明白了朱丽的意思但没敢动。

“朱丽，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揭开你过去生活中的谜。我们要把你生活中的事件一件件地研究一遍，甚至是那些你认为已经忘记了的事。你说吧，我听着，我们一起来找出病根并让伤口愈合，不是吗？”

朱丽继续悄悄地向猎犬发出指令。猎犬瞧瞧朱丽，又瞧瞧那只花瓶，尽量去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它的狗脑里充满了疑惑，它觉得年轻姑娘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它去做。

阿希耶和花瓶。花瓶和阿希耶。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让阿希耶气恼不已的是它无法理解人类世界事物之间的联系。比方说它曾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理解邮递员和信箱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个男人要把一沓沓纸塞入那只盒子？最后它终于明白这个傻瓜把信箱当成了一只以纸为食的动物。其他的人可能是出于怜悯也就任凭他那么做了。

但现在朱丽又想要干什么呢？

爱尔兰种塞特犬犹豫地尖声叫着，也许这可以让主人感到满意了？

心理医生凝视着亮灰眼睛的姑娘。

“朱丽，我要强调一下我们合作的两个主要目的。首先，让你恢复自信。然后我要教会你变得谦虚。自信是个性发展的加速器，而谦虚则是制动器。从学会使用加速器和制动器的那一刻起，人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且在他的人生之路上获益匪浅，你能理解这些的，不是吗，朱丽？”

朱丽终于看着医生说道：

“您的加速器和制动器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心理分析只能用来让孩子不至于重蹈他们父母的覆辙，仅此而已。而且往往在100个孩子身上能够成功的只有一个。您别再像教训一个无知的小姑娘一样教训我了。像您这样的医生、还有你们那些心理治疗我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⑤ 的《心理分析导论》上见得多了。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没有病。如果说我感到痛苦的话，并不是因为我缺少什么而是因为太多了。我太了

解这世上存在的陈旧、反动、僵化的东西了。甚至您所谓的心理治疗也只不过是使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沉浸在过去中的方法而已。我不喜欢往后看，就如同开车时，我不会把眼睛一直盯在后视镜上一样。”

医生吃了一惊，直到刚才她还一直保持着沉默和谨慎的态度，还从来没有哪个病人像她这样当面指责过他。

“我并不是说往后看，我是指更好地看清自己，不是吗？”

“我也不想看自己。如果不想在开车的时候出车祸的话，谁也不会老盯着自己看。应该朝前看，看得越远越好。其实，让您感到烦恼的是我太……清醒了。所以您更愿意认为不正常的是我。在我看来有病的是您，因为您总是用‘不是吗’来结束每句话。”

朱丽又冷静地说道：“至于您诊所的布置，您有没有对这些考虑过？这些红色、这些画、这些家具、这些红色的瓷器？您难道有嗜血的倾向？还有这条马尾辫，这是不是能更好地说明您内心中存在的女性意识？”

医生向后退了退，厚厚的眼睑不停地眨着。永远不要在诊所里和病人发生冲突是他职业的基本原则之一。必须尽快摆脱不利的处境。这小姑娘想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使他情绪波动。她肯定曾经看过关于心理学方面的书。这些红色……这的确让他联想到某种明确的东西。还有他的辫子……

他竭力想恢复镇定，但他臆想中的病人并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另外，选择从事心理学方面的工作这本身就是一种病症。埃德蒙·威尔斯曾这样说过：‘根据一名医生选择什么样的专业，你就会明白他的问题出在哪里。’眼科医生通常是戴眼镜的，皮肤病医生经常会得痤疮和牛皮癣，内分泌科的医生有激素分泌失调的毛病，而心理学大夫则……”

“谁是埃德蒙·威尔斯？”医生打断道，他一下子就抓住机会来转移话题。

“一个愿意帮我的朋友。”朱丽冷冷地回答。

对一个心理医生来说恢复常态只需片刻工夫就行了。职业性条件反射深深根植在他的心里，让他不会一直玩下去。不管怎样，这姑娘只是个病人，而他才是医生。

“后来呢？埃德蒙·威尔斯……他和《隐身人》的作者H.G.威尔斯有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也没有。我说的这个威尔斯更加神通广大。他写了一本‘有血有肉’的书。”

他想出了如何打破僵局的办法，朝朱丽走了几步，说：“这位埃德蒙·威尔斯先生写的‘有血有肉’的书都说了些什么呀？”

他靠得离朱丽非常的近，姑娘都能感觉到医生的呼吸了。朱丽对随便什么人的呼吸都感到厌恶。于是她尽量把脸别过去。这呼吸是如此强烈，还混杂着薄荷洗发剂的恶臭。

“正如我所推断的那样，在您的生活中有某个人在操纵您并且使您堕落。这个埃德蒙·威尔斯是谁？你能把这本‘有血有肉’的书给我看看吗？”

心理医生说话时“您”“你”不分，但渐渐地他又掌握了谈话的主动权。朱丽意识到了这一点，便不想再继续这场小小的争论了。

医生抹了抹额头上的汗。这位年轻姑娘越是藐视他，他就越觉得她楚楚动人。她是如此令人吃惊，这位年轻姑娘，她有着12岁女童的顽皮，又显出30岁成熟女性的端庄，那稀奇古怪的书本知识更给她平添一份魅力。医生贪婪地盯着她。他喜欢别人反抗他，她身上的一切都是那么迷人，她的芬芳、她的眼神、她的胸脯。他努力克制着想要去抚摸她的冲动。

她已经像一条敏捷的鳟鱼一样离开了座位，逃得远远的，站在门口，挑衅地冲他微微一笑，看了看那本《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是否还在背包里，然后背上背包，走了出去。门在她的身后重重地关上了。

阿希耶一直跟着她。

到了外面，她朝猎狗踹了一脚。这可以教会它服从她的命令。要是她命令它打碎那只明代花瓶，它就得打碎那件瓷器。

22.百科全书

不可预测的策略：　　任何由人脑设想出的计策都可以被一个富于观察和逻辑能力的头脑所猜破。然而还是有办法不被猜破的：只要在做出决定的过程中引入偶然机制即可。譬如，可以用掷骰子来决定下一次进攻的方向：

在整体策略中引进一点点混沌不仅能产生令人吃惊的效果，而且这还能使作为重大决定理论基础的逻辑处于秘密状态。谁也无法预测骰子的滚动。当然，在战争中极少有哪个将军敢于根据随意的偶然性决定下一次军事行动。他们认为他们的聪明才智足以应付自如了。但是掷骰子的确是使对手感到困惑的最好方法。他们会觉得自己被某种神秘的思维机制打败了。在感到困惑不解和迷失方向时，胆怯使他们的行动变得谨小慎微，从而完全可以被预测出了。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23.三种奇特的概念

103683号和它的12位同伴把各自的触角高高伸出藏身处，发现了那些新来的敌人。那是些施嘉甫岗的侏儒蚁。这种蚂蚁虽然体型较小，但却脾气暴躁、极其好斗。

它们靠近了，发现了贝洛岗蚁的踪迹，便在四周探索起来。但它们跑到离自己巢穴这么远的地方干什么呢？

103683号认为它们是抱着与自己同伴相同的目的——好奇才来到这里的，侏儒蚁也想找到世界的东方边界。它看着它们走远了，并没有惊动它们。

贝洛岗蚁们又在一株山毛榉的根上围拢起来，触角抵着触角。103683号继续讲它的故事。

它独自待在“手指”的国土上，诸多的新奇事物让它看得眼花缭乱。最初它遇上一些蟑螂，后者声称已经驯服了“手指”，那些“手指”每天用硕大的绿色浅口盆装上许多礼品献给它们。

然后103683号拜访了“手指”的巢穴。自然那些巢穴是硕大无朋的，同时也表现出许多其他的特征。那是些坚固而完美的平行六面体。要在墙上打洞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每一座“手指”的巢穴里都有热水、冷水、空气循环系统，还有点生命迹象的食物。

但这还不算最令人意想不到的。103683号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对蚂蚁并不抱有敌意的“手指”。这个不可思议的“手指”竟然想促使“手指”和蚂蚁两大种族相互交流。它制造了一台能够把蚂蚁的气味语言转换成“手指”的声音语言的机器。它亲自调试机器并且知道如何使用。

14号从圈子里抽出了触角。

够了。它已经听够了。这只老蚂蚁居然胡说什么它和“手指”说过话！其他的蚂蚁和它一样都认为103683号是个疯子。

103683号请求它们不要带着先入为主的成见来看待它所说的一切。

5号提起了“手指”对蚂蚁城犯下的暴行。和一个“手指”说话这简直就是和蚂蚁的头号敌人、无疑也是最可怕的敌人串通一气。

它的同伴们晃动着触角以示赞成。

103683号反驳道，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对“手指”发起的第一次东征最终变为一场屠杀，就是因为蚂蚁对“手指”一无所知，完全凭着主观臆断来行动。

那12只兵蚁听了又犹豫起来。老蚂蚁的话听起来确实太过荒谬，它们都不想再听下去了。但蚂蚁的好奇心是一种天性，所以它们又围成了一圈。

103683号向它们转述了它和“懂得与蚂蚁说话的手指”的谈话内容，它所要告诉它后辈们的东西是何等重要啊！蚂蚁们所看到的“手指”只不过是它们上肢末端的延伸部分而已。真正的“手指”远比蚂蚁想象的高大得多，它们比蚂蚁大出上千倍。之所以蚂蚁看不到“手指”的嘴和眼睛，是因为这些器官长在蚂蚁无法望及的高处。

尽管蚂蚁看不到，但不能就此否认“手指”的确长着嘴、眼睛和四肢。它们没有触角，因为它们不需要。其听觉器官能让它们相互交流，而它们的视觉器官也足以让它们看清这世界。

“手指”的特点远远不止这些。还有更令人惊奇的事情呢：“手指”靠它们的两条后肢保持直立姿势。就靠两条腿！它们的血是热的。这些群居性的动物生活在城市里。

“它们的数量有多少？”

“好几百万。”

5号简直无法相信它的触角。几百万个庞然大物该占去多大的地方呀，应该老远就能看到它们，但为什么蚂蚁没能早些察觉它们的存在？

103683号解释说地球要比蚂蚁所想象的大得多，况且大部分“手指”都住在很远的地方。

“手指”在动物界中是发展较晚的一种。蚂蚁在一亿多年以前就开始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了。而“手指”只有三百多万年而已。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它们的进化十分缓慢，只是到了最近，至多几千年以前它们才掌握了农业和畜牧业，并开始建筑城市。

然而，尽管“手指”的进化历史相对而言比较短，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与地球上其他生物的竞争中处于上风：它们上肢的末端，也就是被它们称作“手”的那部分是由五根长有关节的手指构成的，可以用来掐、抓、撕、扯，紧握和碾压。这一优势足以掩盖它们身上的缺陷了。

因为它们身上没有坚硬的外壳，于是就把植物纤维编织起来做成“衣服”。因为没有尖锐的大颚，它们就把金属裁割磨光直至可以用来切割，这就是它们所用的刀。它们没有可以使它们高速行动的肢体，就使用汽车，也就是以火和碳氢化合物的化学反应来驱动的活动巢穴。就这样，“手指”借助于它们的手得以弥补它们在进化上的不足。

那12只年轻蚂蚁实在难以相信老蚂蚁的话。

“那些‘手指’通过它们的‘翻译机’对它胡扯了一通。”13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而6号则认为103683号的高龄影响了它的智力。“手指”根本就不存在，它们只不过是保育员臆想出来吓唬幼蚁用的。

老蚂蚁便请它舔一舔自己额头上的印记。这一特殊印记是“手指”贴在它额头上的，用来把它从这地球上所有其他蚂蚁中辨认出来。6号答应了，对着那块印记又舔又闻。这既不是鸟粪，也不是食物残渣。6号承认这种物质它还是头一次看到。

“这并不稀奇，”103683号兴高采烈地说，“这种既牢固又有自粘性的物质实际上只不过是‘手指’所制造的神秘物件中的一个，它们把这叫作‘指甲油’，这是它们最珍贵的产品之一，它们用这种油膏来向重要的‘手指’表示敬意。”

这一确凿的证据让103683号更加振振有词了。“要想更好地理解我的奇遇，”它强调道，“就必须相信我所说的话。”

那些听众又仔细地听起来。

在那个巨人国中，“手指”的一举一动对蚂蚁来说确实是不同寻常、难以理解的。在它们的奇思异想中，有三样特别让103683号感兴趣，并且，在它看来有必要加以进一步研究。

“幽默。”

“艺术。”

“爱情。”它说出这么三个词语。

“幽默，”它解释道，“这种病态的需求表现为某些‘手指’以讲故事的形式来引起它们身体的神经性痉挛，这样它们就能生活得更好。”它并不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和它“说话”的“手指”对它讲了一些“笑话”，但在它身上没有引起任何反应。

艺术是“手指”一种极为重要的需求。它们制作一些它们觉得美丽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些东西毫无用处。既不能用来吃、不能用来自卫，也不能用来产生什么东西。“手指”用它们的“手”画出形状，再涂上颜色，或者它们把音符排列组合起来形成它们认为极具旋律性的东西，这同样也可以引起它们身体的痉挛并使它们能更好地生活。

“那爱情呢？”10号问道，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

“爱情就更难以理解了。”

爱情，就是一个雄性“手指”重复做一些奇怪的动作来请求雌性“手指”同意向它口对口地传递食物。在“手指”之间口对口地传递食物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有时候它们甚至拒绝向同类口对口地传递食物。

拒绝口对口地传递食物……蚂蚁们感到越来越奇怪了。怎么可能有谁拒绝拥抱同类？怎么可能有谁拒绝把自己肚子里的食物吐出来提供给同类？

听众们为了弄明白这一切而挤得更紧了。

根据103683号的说法，爱情一样可以引起“手指”身体的痉挛并使其更好地生活。

“也许这是结婚仪式。”16号猜测道。

“不，是别的什么。”103683号回答。但它无法解释得更加清楚了，连它自己也不能肯定是否搞明白了。但它觉得这是一种为昆虫所不知道的奇怪情感。

那一小队蚂蚁议论起来。

10号想进一步了解“手指”，它对幽默、爱情和艺术感到十分好奇。

“我们不就是要弄明白爱情、幽默和艺术吗？”15号回答说。

16号想要确定“手指”国度的位置。哪怕只是在化学地图上。

13号说现在是应该向全世界发出警报的时候了，应该组建一支全体蚂蚁和全部动物的大军，一起去消灭那些可怕的“手指”。

103683号摇了摇头：“要想把它们全部杀死是不可能的。其实还有更加简单的办法，就是……驯服它们。”

“驯服它们？”年轻蚂蚁吃惊地问道。

是的！蚂蚁已经驯服了许多动物：蚜虫、甲壳虫……那么为什么不也驯服“手指”呢？毕竟“手指”已经在向蟑螂提供好吃的食物了。蟑螂能够做到的事蚂蚁同样也能做到甚至做得更好。

和“手指”打过交道的103683号指出它们并不只是没有理智的魔鬼和死亡播种者，应该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进行合作，让“手指”能够利用蚂蚁的知识，同样蚂蚁也可以利用它们的。

它回来的目的就是要向蚁族全体成员提出这一建议。它希望12只年轻兵蚁能够支持它。如果这一建议不能轻易为全体蚂蚁所接受的话，那以前的努力就会都付之东流了。

年轻蚂蚁们茫然不知所措。在那些奇怪生物中的生活经历肯定影响了103683号的智力。和“手指”进行合作！像驯服蚜虫一样驯服它们！

这简直就跟与森林中最凶残的动物，比方说大蜥蜴联盟一样让人难以置信！况且，蚂蚁没有与别人结盟的习惯。不管它们是谁。蚂蚁之间就已经无法和睦相处了。世界充满了冲突和竞争，没有别的。种群之间的战争、蚁城之间的战争、不同地区之间的战争，甚至是手足相残……

而这只额头上脏兮兮、饱经风霜的老蚂蚁居然提议与……“手指”结盟！与那些大得连眼睛嘴巴都看不见的生物联盟！

这可真是绝顶荒唐的念头。

103683号仍固执己见。它一再重复说，在那上面，那些“手指”，至少是某些“手指”也抱有和它一样的想法：建立一个蚂蚁—“手指”联盟。它认为不能借口这些受敌视的动物与蚂蚁不同而藐视它们。

“谁都会永远需要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盟友。”它说道。

总之，“手指”能够极其迅速地砍下一整棵大树，并将它分割成段，它们可以成为十分重要的军事盟友，一旦和它们结盟，只消告诉它们去

攻打哪一座蚁城，它们就立刻可以将那座城市开膛破肚。

战争是蚂蚁头等关心的大事，这一论据正说到了点子上。老蚂蚁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趁热打铁地说：

“你们想一想：如果在战斗中用上一个由100只被驯服的‘手指’组成的军团，那我们的力量该有多么强大啊！”

那一小队蚂蚁蜷缩在山毛榉树根部的凹窝中，意识到它们正处在蚂蚁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关头。如果这只老蚂蚁能够说服它们，那它很可能有一天也能说服整个蚁城，到那时……

24.城堡舞会

手指紧紧纠缠在一起，男士们紧紧搂着他们的女舞伴。

枫丹白露城堡的舞会开始了。

为了庆祝枫丹白露和日本八重市结为友好城市，今晚在这幢古老的建筑里举办了一场晚会。先是交换市旗、市徽和礼物，然后是两地民间舞蹈表演和合唱队的大合唱，随后亮出了写有“枫丹白露—八重：姐妹城市”字样的大幅标语，这象征了两地友谊的开端。

然后大家品尝日本的米酒和法国的李子烧酒。

车头上插有两国国旗的汽车仍在不断驶入中央大院里，从车里走出一对对盛装华服的迟来的宾客。

朱丽和她母亲出现在宴会厅内，依旧是一身孝服。亮灰眼睛姑娘并不太习惯这种穷奢极欲的场合。

在灯火辉煌的大厅中央，弦乐队正在演奏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宾客们翩翩起舞。男士的燕尾礼服与女士的晚礼服交织成一幅黑与白的图画。

身穿制服、手端银制托盘的侍者在人群中来来往往，托盘中五彩缤纷的小糕点全都被盛在纸船里。

音乐节奏加快了：最后一支舞曲是《蓝色多瑙河》，一对对舞者飞快旋转着，仿佛散发着浓重香水味的黑白陀螺。

神采飞扬的市长趁舞会间歇的时候发表了演讲，他对他亲爱的枫丹白露市和友好的八重市结为姐妹城市一事表示由衷的高兴，并祝愿日法友谊地久天长。然后他介绍了重要人物：大企业家、杰出的大学教授、高级官员和军官、著名的艺术家，会场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八重市市长也就不同文化交融这一主题发表了一小段讲话。

“我们两市人民天各一方，但都幸运地生活在安宁和谐的小城市中

，风景秀丽、四季分明、人杰地灵。”

这番极具感染力的发言话音一落，便又响起一阵掌声。圆舞曲重又奏起。这次为了变变花样，客人们一致按照逆时针方向旋转。

朱丽和她母亲觉得很难融入这喧闹纷繁中，便带着阿希耶坐到了大厅一角的桌子边。省长走了过来向她们打招呼。陪在他身边的是一个高个子男人，金发，一双大大的眼睛在脸上占了相当多的地方。

“这位是警察局局长马克西米里安·里纳尔，我曾经对你们提起过的，”省长介绍说，“他负责调查您丈夫的死因。您尽可以百分之百地信任他，他是我们最得力的干将。他还在枫丹白露警察学校担任教官。请相信他很快能调查出加斯东死亡的原因。”

那男子和朱丽及她母亲握了握手。

“很荣幸。”

“我也是。”

“很荣幸。”

然后他们就再没有别的什么可说的了。于是他们离开了母女俩。朱丽和她母亲远远地注视着晚会达到了高潮。

“能请您跳个舞吗，小姐？”一位日本青年走到朱丽面前鞠了一躬，拘谨地问道。

“不，谢谢。”她回答说。

那日本人对这粗暴的拒绝感到很吃惊，不知该如何是好。正当他暗想按照法国礼节男士正式邀请女伴遭回绝的话该怎么办时，朱丽的母亲出来打圆场了。“请原谅我女儿。我们正在守孝。在法国，黑色是表示服丧的颜色。”

那青年知道自己并未失礼而松了一口气，但同时也为自己无意间犯了一个小错而感到尴尬。于是他又深深鞠了一躬：“请原谅我打扰了你们。在我们国家正好相反，白色才是表示服丧的颜色。”

省长想让晚会增添一些欢乐气氛，便对围在他身边的一小群宾客讲了一个笑话：

“从前有一个爱斯基摩人在冰上挖了一个洞，往钓钩上挂好鱼饵后

扔进了洞里。他等啊等啊，突然一个声音响了起来，那声音响得大地都为之震颤：‘这儿没有鱼。’爱斯基摩人吃了一惊，跑到稍远一些的地方又挖了一个洞，垂下钓钩，等着鱼儿上钩。那可怕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儿也没有鱼！’爱斯基摩人跑到更远的地方挖了第三个洞。那声音再一次响起：‘我不是跟你说了这儿没鱼吗？’爱斯基摩人环顾四周，但什么也没看见，他心里越来越害怕了，抬起头望着天空，说：‘谁在那儿说话？是上帝吗？’那响亮的声音带着回声说道：‘不是，我是溜冰场的老板……’”

有些人先笑了起来，夸赞这故事很有趣。然后那些稍晚一些才明白的人又爆发出第二阵笑声。

日本大使也自告奋勇给大家讲了个故事。

“这故事说的是从前有一对夫妻，一天男的坐到了桌子前，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面镜子，盯着它看了好一会儿。因为他觉得好像在镜子里看到了他父亲的身影。他老婆注意到他老是在摆弄这东西，心里惴惴不安起来，怀疑那是一张小情人的照片。一天下午，她趁丈夫不在家时，决定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她要看一看丈夫到底在偷偷看谁的相片。她丈夫一回到家，她就醋劲大发地向他质问：‘抽屉里那张照片上又老又丑的母夜叉是谁？’”

又是一阵哈哈大笑，其间也夹杂着一些出于礼貌而发出的笑声。然后那些迟一些才明白故事寓言的人笑了起来，最后传来的是那些经别人解释才理解的人发出的第三阵笑浪。

杜佩翁省长和日本大使为他们故事的成功而感到欣然陶醉，于是又讲了许多笑话。但他们发觉要找到一个能同时让两个不同民族的人都发笑的故事并不容易。尤其是那些富于民族文化内涵的故事往往只有该民族的人才能理解。

“您看有没有哪种能让所有人都发笑、具有普遍性的幽默？”省长问道。

城堡酒店经理敲响小钟告诉大家可以到餐厅就座，马上就要上菜了。大厅里这才安静下来。侍者们正在每只餐盘前都放上一篮小圆面包。

25.百科全书

面包的制作方法：给那些把这忘记了的人用的。

配料：

600克面粉

一袋干酵母

一杯水

两小匙糖

一小匙盐

一点黄油

把酵母和糖倒进水中，静置半小时。这时应产生一种厚厚的浅灰色泡沫。然后把面粉倒进一只大碗里，加上盐，在中心挖一个洞，往里灌入调好的液体。一边倒一边搅拌。接着把碗口盖上放在阴凉处静置一刻钟。最理想的温度是27℃。如果不能达到这一要求的话，则最好保持接近的温度。高温会杀死酵母菌的。等到面团发起来之后，用手揉制，接着继续发酵30分钟。之后就可以放到烤炉或是热灰里烤上1小时。

如果没有烤炉或者热木灰，也可以放在石头上在大太阳底下烤。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26.危险

103683号仍在要求12位同伴注意听它说。它还没说完呢。它之所以急着赶回蚁城，是因为贝洛岗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险。

那些和它交流的“手指”真可谓心灵手巧。它们为了制造出它们所需要的东西可以努力工作上很长时间。由于它们十分希望老蚂蚁能够亲眼目睹它们世界的全貌，就为它制造了一个适合蚂蚁尺寸的微型电视机。

“电视机是什么？”16号问。

要让它们理解电视机是什么并不容易，老蚂蚁晃着触角在空中画了一个正方形。电视就是一种备有触角的方盒子，它不能接收气味，而是用来接收在“手指”世界的空气中传播的图像。

“那就是说‘手指’也有触角啰？”10号奇怪道。

“是的，但那是种特殊的触角，‘手指’并不能用它来相互交谈。那触角只能用来接收图像和声音。”

它又解释说这些图像可以显示出所有“手指”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图像是这些事件的再现，并且附带所有有助于观众理解的必要信息。103683号知道这很难解释清楚，但它们必须相信它的话。有了电视机，老褐蚁看到并且了解了整个“手指”世界，甚至都不用动动腿。

有一次，它在一个地方电视节目中看到在离贝洛岗几百步远的地方竖起一块白色告示牌。

那12只蚂蚁惊讶地竖起了触角：“告示牌，这是什么东西？”

103683号向它们解释道：“‘手指’在某个地方竖起告示牌就是表示它们准备砍倒树木、摧毁蚁城，把一切都扫平。通常来说，这些白色告示牌是用来告诉大家在那儿要建造一座它们那种立方体的巢。只要它们插上一块这样的告示牌，整个地区很快就会变成一片平坦的荒原，坚硬得一棵草都长不出，在荒原上不久就会建造一座‘手指’的巢。”

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无论如何都得在破坏和屠杀开始之前向

贝洛岗蚁城发出警讯。

那12只蚂蚁陷入了沉思。

在蚂蚁社会中是没有首领、没有等级制度的，也就没有发出和接受命令的事。没有必要服从，每只蚂蚁都可以干它们想干的事。12只年轻兵蚁聚在一起商量了一番。既然老蚂蚁告诉它们蚁城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那也就不应该再只顾小计而忘大局了。于是它们决定放弃探察世界尽头的计划，尽快赶回贝洛岗把可怕的危险通知全体同胞们。

向西南方前进。

虽然天气还热，但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现在上路太晚了，该是睡觉的时候了。蚂蚁们聚到一处树洞里，蜷起肢腿和触角挤成一堆，再享受一会儿相互的体温。触角刚一折起，它们便沉沉睡去。它们梦到了奇怪的“手指”世界，那些庞然大物的脑袋一直伸入树冠之巅，远远地看不清楚。

12号梦到“手指”正在把它们吃进肚子里。

27.人们开始谈到神秘的金字塔

许多端着食盘的侍者走了出来。礼宾司司长站在高处像乐队指挥那样远远注视着手下人的“舞蹈”，不停地做着细小的手势发出指令。

每个盘子都是一个真正的艺术作品。

烤乳猪的嘴边仍挂着凝固的微笑，尾巴上裹着一只漂亮的红番茄，蹲在堆得像小山似的腌酸菜中。圆滚滚的腌鸡懒洋洋地躺在餐盘里，好像塞在鸡肚子里的栗子酱并没有让它们感到不舒服。小牛犊献出了它们一整条一整条的里脊肉。螯虾们大螯牵着大螯，在涂满了蛋黄酱的美味什锦菜中拼成了一个快乐的圆圈。

杜佩翁省长负责致祝酒词。他郑重其事地拿出他那张常用的《友好城市演讲稿》。因为在招待外国大使的晚宴上用过许多次了，这张纸早已变皱发黄了。他大声读道：“我提议为全世界各民族的友谊和理解干一杯。我们关心你们，我也希望你们会关心我们。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异越大，也就越能丰富我们双方的文化、传统和技术……”

那些心急如焚的客人终于可以坐下开始享受他们的盘中佳肴了。

晚餐又是一次分享笑话和趣闻的机会。八重市市长提起了他的一位奇特的市民。这是一位以脚作画谋生的无手隐士。人们把他叫作“脚趾大师”。他不仅能用脚来画画，还能拉弓射箭和刷牙呢。

这故事吸引了许多听众，他们想知道这位大师是否成过家。八重市市长回答说没有，但脚趾大师有许多情人，女人们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疯狂地爱着他。

杜佩翁省长不甘落后地说在枫丹白露也有不少与众不同的市民。但在所有这些奇人中，最不同寻常的毫无疑问是一位名叫埃德蒙·威尔斯的疯狂学者。这个伪科学家一本正经地想要让他的同胞相信蚂蚁有着一种不同于人类的文明，与蚂蚁文明平等地进行交流能使人类受益匪浅。

起初，朱丽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省长的的确确说的是埃德蒙·威尔斯。她欠过身去以便听得更清楚。其他宾客也都围拢过来听听这位

疯狂蚂蚁学者的故事。看到吸引了这么多听众，省长不禁扬扬得意起来，继续说道：

“这位威尔斯教授深信自己的顽固念头是正确的，于是他与共和国总统联系，向他建议设立……设立……你们绝对不会猜到他要设立什么！”

为了制造效果，他故意慢吞吞地说道：“一个蚂蚁大使。在我们人类世界设立一个蚂蚁大使！”

一阵长长的寂静。每个人都在努力弄明白该怎样去面对这种古怪离奇的念头。

“他怎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来的？”日本大使夫人奇怪地问道。

杜佩翁解释说：“这位埃德蒙·威尔斯教授声称制造出一种能把蚂蚁语言和人类语言相互转换的机器。他认为这样就能使人类文明和朱尔梅西安文明进行交流了。”

“朱尔梅西安是什么意思？”

“在希腊语中是蚂蚁的意思。”

“难道我们真的可以和蚂蚁说话吗？”另一位女士问。

省长耸了耸肩。

“您认为呢！我想这位杰出的学者肯定是喝多了我们本地的美味烧酒。”

说到这儿他向侍者示意把大家的酒杯斟满。

在宾客中有一位研究所主任，他十分希望获得市政府的订单和贷款，于是想趁这次机会引起市政官员们的注意。他屁股稍稍抬离座位，插口说：

“我也听说通过制造合成激素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某些成果。好像可以对蚂蚁说两个词：‘警告’和‘跟我来’……这是某种只需重组分子就能得到的碱性记号。早在1991年人们就知道如何重组分子了。由此可以设想有一个研究班子发展了这项技术，并且成功地增加了词汇量，甚至能够组成完整的句子。”

这番严肃的评论实在很煞风景。

“您能肯定吗？”省长没好气地问。

“我是在一本十分严肃的科学杂志上读到的。”

朱丽也看到过，但她无法告诉别人她是在《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中看到的。

那位研究所主任又说道：“为了重组蚂蚁的气味语言分子，只需使用两种机器就可以了：一台质谱仪和一台色谱分析仪，这是一种对分子的简单综合分析。可以说这种对气味的复制，随便哪个刚出道的化妆品制造商都可以做到。借助于电脑人们就可以把每一个气味分子组成听觉单词，反之亦然。”

“我听说过蜜蜂舞蹈语言的破译，但破译蚂蚁语言却从没听说过。”另一位客人说。

“人们之所以对蜜蜂更感兴趣是因为它们有经济价值。蜜蜂会酿蜜，而蚂蚁则不会生产任何对人类有用的东西，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人们不了解对蚂蚁语言的研究。”研究所主任反驳说。

“也可能是因为对蚂蚁的研究只是由……杀虫剂工厂赞助的。”朱丽说。

又是一阵令人发窘的沉默。省长急忙打破僵局，毕竟客人们不是来城堡上昆虫学课的，他们是来欢笑、跳舞和享受佳肴的。他又把客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埃德蒙·威尔斯的可笑念头上。“如果我们在巴黎设立一位蚂蚁大使的话，请大家想象一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可知道得一清二楚：一只小小的蚂蚁身穿燕尾服、戴着领结参加某个重大的招待会，它在宾客间逛来逛去。‘我该通报是谁到了呢？’接待员问道。‘蚂蚁国的大使。’小昆虫说着递上它的迷你名片。‘嗯，请原谅。’危地马拉女大使说，‘我想刚才我从您上面走了过去。’‘我知道，’蚂蚁回答说，‘我是新到任的第四任蚂蚁国大使。前几位从晚宴开始以来都被踩死了！’”

这个即兴创作的笑话让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省长很高兴，他又把大家的目光都吸引过来了。

等到笑声渐渐停息下去的时候，日本大使夫人又问：“就算我们能和蚂蚁说话，但设立一个蚂蚁大使又能有什么用呢？”

省长让大家靠拢过来，就好像他要说的是一个天大的秘密一样。

“你们不会相信的。这家伙，这位埃德蒙·威尔斯教授说蚂蚁在地球上建立了一个政治经济强国，尽管无法与我们的相提并论，但却也不容忽视。”

省长又开始制造气氛了，就好像他肚子里的话实在太多，得花些时间消化一下才能吐出来似的。“去年有一队和那位学者持相同意见的‘疯狂蚂蚁’与科研部长、甚至共和国总统取得了联系，向他们要求在人类世界设立一位蚂蚁大使。请稍等，总统曾经给我们看过一份副本。安托尼，把副本取来。”

省长的秘书从一只小手提箱中翻出了一张纸交给了他。

“我来给大家念一念。”省长说道。

他顿了一下，大声念道：“五千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同一思维意识支配下生活着。古希腊人发明了民主制度，而我们的数学、哲学、逻辑至少已经存在三千年了，随后在太阳的照耀下就再也没有什么新的事物诞生了。没有新的事物诞生是因为从古到今一直都是相同结构的人脑在按照相同的方式运转。另外，这些大脑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为它们被当权者束缚压制住了。那些当权者由于害怕自己宝座不保，于是就拼命阻止新概念、新思维的出现。这就能说明为什么那些由相同原因引起的冲突总是会不断发生；为什么新老两代之间总存在着不理解。

“蚂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思考这世界的全新模式。它们的农业、技术乃至社会模式能够拓展我们的视野。有些问题我们始终不知道如何去解决，而它们却已经找到了特别的解决方法。比方说，数千万只蚂蚁生活在同一座蚁城中，却没有危险的郊区，没有交通堵塞、没有失业问题。地球上最为先进的两大文明长时期内相互之间并不了解。而设立蚂蚁大使将在这两大文明之间建立起正式的联系。

“人和蚂蚁相互藐视已经够久的了，相互争斗已经够久的了。现在应该是合作的时候了，人类和蚂蚁的合作，完全平等的合作。”

他念完之后又是一片沉寂。随后省长轻轻嗤笑，笑声渐渐地在其他宾客之间传递开来，并且越变越响。直到主菜黄油焖羊羔肉端上来时，他们的笑声才慢慢平息下去。

“毫无疑问，这位埃德蒙·威尔斯先生的脑筋有些问题！”日本大使夫人说道。

“是的，他肯定是疯子！”

朱丽把那封信要了过来，想再好好看下。她陷入了长时间的思考，好像要把这封信的内容牢牢记在心里似的。

现在客人们开始吃他们的甜食了。省长拉着马克西米里安·里纳尔的袖子把他叫到一边，说是有些秘密的事要对他说。在一个僻静处他告诉警察局局长这些日本企业家并不只是为了两国友谊来的，他们属于一个大金融财团。这个财团计划在枫丹白露森林里建造一批旅馆。他们认为一座坐落在百年古树群中、周围是一片原始自然风光的旅馆能吸引全世界的游客。

“但根据省级行政法令，枫丹白露森林已经被宣布为自然保护区了。”警察局局长惊讶地说。

杜佩翁耸耸肩头。

“当然，我们不会像科西嘉和蓝色海岸的不动产商那样为了从保护区掠夺地皮而放火焚烧稀生常绿栎丛⑥ 。但我们必须为这巨大的商机做些考虑。”

看到马克西米里安·里纳尔仍是一副茫然不解的样子，他又以一种极具说服力的口吻强调说：“您不是不知道现在整个地区失业率居高不下。这引起了种种不安因素和危机。如果我们不尽快采取措施的话，我们的年轻人就会背井离乡。而且地方财政收入将不足以满足教育、行政甚至警察局的开支。”

里纳尔局长暗自揣摩杜佩翁对他悄悄说的这番话到底有什么企图。

“那您对我有什么指示吗？”

省长把覆盆子蛋糕递给了他。

“加斯东·潘松，河流森林管理处处长的死因调查进展如何？”

“这案子有些棘手。我已经申请对尸体进行解剖了。”局长一边接过甜点一边回答说。

“我看了您的初步报告，尸体是在森林中一座大约3米高的水泥金字塔附近被发现的。这座金字塔由于大树的遮掩而很难被发现。”

“正是如此，然后呢？”

“就是说！已经有人违犯了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建造房屋的禁令。他们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进行的工程倒是为我们的日本投资商朋友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关于这座金字塔有什么新发现？”

“没什么有价值的发现，除了知道它并没有被登记在地籍册上。”

“必须知道更多的情况，”省长强调说，“您完全可以对加斯东·潘松的死因和这座神秘的金字塔同时进行调查。我确信这两件事之间必有联系。”

那语气是如此斩钉截铁。他们的谈话被一个想要省长帮忙在幼儿园搞到一个职位的市民打断了。

吃完甜点以后，客人们又开始跳起舞来。

时间不早了，朱丽的母亲提出该回家了。警察局局长向她们建议由他送她们回家，因为她们家住得很远。

一个侍者给她们递了大衣，里纳尔在他手里塞上了一枚硬币。他们走出大厅站在台阶上，等着泊车员把里纳尔的小汽车开过来。这时杜佩翁走到警察局局长身边对他耳语道：“我对这座金字塔很感兴趣，您明白我的意思了？”

28.数学课

“是，夫人。”

“好，既然你已经明白了，请重复一下我的问题。”

“怎样用6根火柴拼出4个大小相同的等边三角形。”

“好，请到讲台上来，把答案告诉大家。”

朱丽从她那张小课桌边站了起来，走到黑板前。对数学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她一点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老师极为惊讶地看着她。

朱丽向四周投出焦急的目光。全班同学都带着一种嘲讽的神情看着她。毫无疑问其他学生都知道这个她所不知道的答案。

她看着同学们，希望有谁能帮她一把。

那些脸上有的流露出幸灾乐祸的神色，有的表示同情，还有的则庆幸没落到自己头上。

坐在第一排的都是些“爸爸的乖孩子”，循规蹈矩，勤奋好学。坐在他们后面的学生对前者羡慕不已，随时准备唯他们马首是瞻。再往后是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间派、有希望学得更好的学生和那些花了很大力气但成绩仍不好的学生。在教室的最后面，是靠着散热器大享其福的差生们，其中有“七个小矮人”，这是他们所组乐队的名字。这些学生和班上其他同学没有什么来往。

“那么，答案是什么？”老师又一次问道。

“七个小矮人”成员之一在打着暗号，他不断把手指撮拢像是在画一个什么形状。但朱丽实在无法弄明白他的意思。

“潘松小姐，我很理解你仍沉浸在失去父亲的痛苦中。但这不会改变任何支配这世界的数学定理。我再重复一遍：用6根火柴组成4个大小相同的等边三角形，只要……只要把它们怎么放？试一下去换换思路，发挥你的想象力。6根火柴，4个三角形，只要把它们放成……”

朱丽眨着她那亮灰色的眼睛。这会是个什么形状呢？这时那男孩又在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着什么。她努力根据他的唇形把他所说的拼读出来。Pi-ro……ni-de……

“皮罗尼德。”她说道。

所有的学生都哈哈大笑起来。而那个通风报信的男孩则露出失望的表情。

“提示并不准确，”老师说，“不是‘皮罗尼德’而是‘皮拉米德’，金字塔。这是三维空间的形状，是立体的。它说明我们可以以一个平面过渡到一个立体，从而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不是吗……大卫。”说着，她几大步就走到了教室的尽头，到了刚才提示朱丽的那个学生身边。

“大卫，要知道在生活中人们是可以作弊的，只是不要露馅，你刚才的小阴谋我看得一清二楚。请回到你的座位上去。”

然后，她走到黑板前，写下了“时间”这两个字。

“今天我们学了第三维空间，也就是说立体空间。明天，我们要讲第四维空间：时间。时间这一概念在数学范畴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过去所发生的事是在哪儿、什么时候、如何在未来产生其效果的。明天我会向你们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朱丽·潘松得了一个零分，她会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时候再得一个？”

从第一排响起了几声嘲讽和阿谀的笑声。朱丽猛地站了起来。

“坐下，朱丽。我并没有请你站起来。”

“不，我一定要站着，我有话要对您说。”

“关于零分吗？”老师讽刺地说，“太迟了，你的零分已经被记在成绩手册上了。”

朱丽瞪起亮灰色的眼睛盯着数学老师：“您说过要换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但您，您自己却老是以固定模式去思考问题。”

“我请你注意分寸，潘松小姐。”

“我很注意分寸。您所教的和实际生活没有任何关联。您只是想要禁锢我们的头脑，让它们变得驯服听话而已。如果我们的脑袋里塞满了您的圆和三角，我们就会对随便什么都只说是了。”

“你是想得第二个零吗，潘松小姐？”

朱丽耸了耸肩，在一片惊讶的目光注视下走出了教室。门在她身后砰地关上了。

29.百科全书

婴儿的悲伤阶段：　当婴儿长到8个月大的时候，他会经历一段特殊的不安时期，儿科医生称之为“婴儿的悲伤阶段”。每当他母亲离开的时候，他会认为她再也不会回来了。这种担忧有时会引起流泪和不安情绪的产生。即使他母亲回来了，婴儿仍会在她再次离开时感到不安。正是在这个年纪婴儿明白在这世界上有些事情的发生是他所不能控制的。

“婴儿的悲伤阶段”可以被理解为对于这世界的独立意识的产生。婴儿不幸地发现：“我”是和周围所有人完全不同的。婴儿和他母亲并非绝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人可以独自生活，可以与“不是母亲的陌生人”（所有不是母亲，乃至不是父亲的都会被认为是陌生人）发生联系。

直到婴儿18个月的时候，他才能不再因母亲暂时的离开而产生不安。

大部分人类直到老年都会经历的不安：对于孤独的恐惧、对于亲人死亡的恐惧、对于陌生事物的恐惧等等都是从这种最初的痛苦发展而来的。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30.全景

天气尚凉，但对未知事物的恐惧给予它们以力量。一大早，12只年轻兵蚁和老蚂蚁出发了。必须沿着小路疾速前进，让蚁城及时对“白色布告牌”有所提防。

它们来到一处俯瞰峡谷的悬崖上，停下来观察一下地形以便找出下山的最佳路线。

蚂蚁有着和哺乳类动物完全不同的视觉。它们的眼球是由无数小管组成的，而每一个小管又是由许多光学透镜构成的。它们看到的并不是清晰、固定的图像，而是许多模糊的影像，这些影像组合在一起才构成一种较为清晰的感觉。这样一来蚂蚁就不能看清楚图像的细节，但它们却能更好地察觉最细微的动作。

兵蚁们从左至右地观察着南面深色的泥炭沼。在沼地上盘旋飞舞着金褐色的苍蝇和烦人的牛虻，然后是遍野鲜花的山上那些翠绿色的巨大岩石，北边是枯黄的草原和长着蕨菜、生活着热情燕雀的幽黑森林。

随着气温的上升，蚊子开始活动了，立刻就引来了捕食它们的莺鸟，后者青蓝色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烁着灿烂的光芒。

蚂蚁对色谱的感觉也是特殊的。它们能很清楚地分辨出紫外光，但对红光就要差些。紫外光能让鲜花和昆虫从树木的绿色中显现出来，蚂蚁甚至能看到花朵上的一些线条，这些线条被采蜜的蝴蝶用作降落在花朵上时的跑道线。

兵蚁们除了用眼睛观察外，还捕捉着空气中的气味。它们以每秒8000振的频率摆动着触角，以便更好地闻到四周的气味。通过转动它们额上的“雷达”，它们能发现远处的猎物和逼近的天敌。它们能闻到树木和大地的芬芳。泥土对它们来说有着一种既十分沉重又十分甘甜的气味。这和它那又咸又湿的滋味有着天壤之别。

触角最长的10号以四条后足站立，把身子抬高来更好地接收费洛蒙。在它周围，它的同伴们用稍短一些的触角仔细观察着展现在它们面前

的气味美景。

蚂蚁们想要选一条最便捷的路赶回贝洛岗。它们从一丛丛散发着香气的风铃草下穿过。草丛之上，成群翅膀上布满假眼的蝴蝶在翩翩起舞。化学地图绘制专家16号指出这一区域到处都是跳跃类蜘蛛和长吻蛇。另外，一些惯于迁徙的行军蚁也正在穿越这一地区。即使侦察小队试图沿着树枝的上面通过，也有被奴役蚁捕获的危险。这些奴役蚁是被侏儒蚁打败并被赶到北方来的。5号说最佳的路线是沿着悬崖下去。

103683号仔细地听着这些信息。自它离开贝洛岗以来，发生了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它向伙伴们打听新女王的模样如何。5号回答说女王的腹部不大，和其他历任蚁后一样，它取名贝洛·姬·姬妮，但它却没有前几任蚁后那样的出众能力。在经历了去年一连串的灾难后，蚁城中很缺有性的蚂蚁：于是为了保护受精后蚁后的安全，交配并不是在空中而是在一间封闭的蚁室内进行的。

103683号注意到5号好像并不怎么尊重现在的蚁后。但毕竟没有哪只蚂蚁必须去尊重蚁后，即使是它的亲生母亲也一样。

兵蚁们借助它们足底有黏性的小肉垫几乎是垂直地从悬崖上爬了下去。

31.马克西米里安的生日

马克西米里安·里纳尔警察局局长是一个幸福的人。他有一位名叫森蒂娅的迷人妻子和一个13岁的可爱女儿玛格丽特。他住在一幢漂亮的别墅中。家里有两件他心爱的幸运物：一只大玻璃鱼缸和一座又宽又高的壁炉。44岁的他看来已经取得了所有能取得的成功：他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获得了多项文凭。他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感到十分骄傲，曾经成功破获许多重大案件，从而受聘于枫丹白露警察学校任教。他的上司给予了他充分的信任，从不插手他的调查工作。最近他又对政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成了省长的亲密朋友之一，甚至成了省长的网球拍档。

他一回到家，就把帽子挂在衣帽架上，脱下了外套。

在客厅里，他的女儿正在看电视，小脸蛋稍稍向荧屏倾着，一头金黄色的发辫在脑后晃来晃去。和此时此刻其他数亿人一样，一种不断跳动的蓝光在她脸上闪烁着。她手里拿着遥控器，寻找着那永远不可能找到的好看节目。

67频道放的是纪录片。“扎伊尔倭黑猩猩复杂的交配行为引起了动物学家们的注意。雄猩猩们用它们勃起的生殖器像用剑一样相互撕斗。然而当交配期过去以后，黑猩猩们是从来不相互争斗的。更妙的是，这种动物好像通过性找到了和平生活的方式。”

46频道是社会节目。“清洁管理处的雇员正在举行罢工。清洁工声称要是他们增加薪水和退休金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不再清倒垃圾桶。”

45频道是色情电影。“是，啊啊啊，啊啊，啊哈，啊，噢不！啊，是，是！继续，继续……啊哈，啊哈……不，不，不，好就这样，好。”

110频道已经是新闻节目的最后一分钟了。“一辆停放在一所小学前的汽车发生了爆炸，造成了重大伤亡。据统计到目前为止有19名学生和两名老师死亡，并有7名学生受伤。汽车是在课间休息的时候爆炸的。

在爆炸物中混进了钉子和螺丝以造成更大的伤亡。一个自称‘全世界伊斯兰阵线’的组织宣布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在他们给报社寄去的信件中说只有尽可能地杀死异教徒，他们的战士死后才能升入天堂。内政部长要求民众保持镇静。”

34频道是娱乐频道。这会儿正在播放“每日笑话”节目。“现在要对大家讲的是我们每天一次的小笑话。你们听了以后可以再告诉你们的朋友：有一个科学家对苍蝇的飞行进行了研究。他切断苍蝇的一条腿，对它说：‘飞吧。’随后他发现苍蝇没了这条腿还是一样能飞。然后他又把苍蝇另两条腿也切下，说：‘飞吧。’苍蝇还是能飞。于是他又把苍蝇的一只翅膀切掉，说：‘飞吧。’这回苍蝇再也飞不起来了。他就在笔记本上记下：‘当苍蝇的一只翅膀被切掉后，它就变成了聋子。’”

玛格丽特在心里暗暗记下这则笑话。但其他人可能和她一样都听到了这则故事。玛格丽特知道自己没什么机会可以把它转述给别人听了。

201频道是音乐台。从电视机里传出亚历山德琳的歌声：“……这世界就是爱，爱到永远，爱情，我爱你，一切都只是……”

622频道是游戏节目。

玛格丽特放下遥控器，凑得离电视机更近了。她很喜欢这个叫作“思考陷阱’的电视节目。人们得根据逻辑推断来找出谜底。在她看来，这可能是所有电视节目中最有趣的一个了。

节目主持人在现场观众的欢呼声中出场了，并向大家问好致意，然后他侧身让出一位胖胖的女士。她看上去年纪不小了。穿着一身呢绒印花的裙子，显得耸肩缩颈的。一副厚厚的大玳瑁架眼镜好像把她整个人都遮掩了似的。

节目主持人握着麦克风，一张嘴露出一口白得耀眼的牙齿：“好吧，拉米尔夫人，我将向您提出今天的问题：您知道如何只用6根火柴拼成，既不是4个，也不是6个，而是8个全等边三角形吗？”

“我觉得每次我们都会达到一个更高的难度，”朱丽亚特·拉米尔叹了口气，“起先是要找到三维空间，然后是互补性的合并，而现在……”

“现在是第三步，”主持人插口说，“现在您得想出第三步。我们对您有信心，拉米尔夫人，您是‘思考陷阱’冠军中的……”

“……冠军。”观众齐声附和道。

拉米尔夫人请人给她拿6根火柴来。马上就有人给她递上6根又细又长的木棍，木棍一头涂成红色，以代表6根普通的瑞典火柴，这样现场观众和电视观众就能看清她动作的每一个细节。

她请求给她一个提示。

主持人打开一个信封念道：“第一句对您能有所帮助的话是：‘要拓展思路。’”

马克西米里安警察局局长漫不经心地听着节目，目光落在了玻璃鱼缸上。在水面上几条死鱼翻着白肚子漂浮着。

难道他的鱼吃得太多了？难道它们是因为发生内讧而死掉的？强壮的杀死弱小的，游得快的杀死游得慢的。一种特殊的达尔文主义支配着这个玻璃箱内的封闭世界：只有最为凶猛和最为好斗的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他把手伸到玻璃鱼缸的底部重新放好那艘用灰墁制成的海盗船和几株塑料海草。也许他的鱼儿们把这些小型装饰物当成真的了。

警察局局长注意到过滤泵没有运转，于是用手指把被鱼粪堵上了的海绵塞清理干净，“20条鱼竟然排出这么多粪便！”他又打开阀门往鱼缸里放水。

然后他给还活着的鱼撒了些鱼食，检查了一下鱼缸内的温度，做完这一切便向鱼儿们说了声再见。

在鱼缸里，那些鱼却对主人的所作所为不屑一顾。它们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手指要把它们同类的尸体给捞起，这些尸体是它们故意放在那儿的，任其腐烂、变软，以便能更容易被撕咬开来。它们甚至没有权力吃同类的排泄物，因为粪便一经排泄就被过滤泵吸走了。这些鱼缸占领者中最聪明的几个一直都在思考它们的生命意义。它们不明白为什么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食物出现在水波之上，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无机食物总是那么难吃。

突然两只冰凉的手蒙在了马克西米里安的眼睛上。

“生日快乐，爸爸！”

“我都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了。”说着他吻了一下妻子和女儿。

“我们可没忘！我们给你准备了好东西，准会让你高兴的。”玛格丽特兴奋地说。

她拿出一只巧克力核桃肉蛋糕，蛋糕上插满了点燃的蜡烛。

“我们翻箱倒柜也只找到42支。”她说着把蜡烛指给他看。

他一口气把所有的蜡烛都吹灭了，然后切下一块蛋糕享用起来。

“我们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他太太递给他一只盒子。他咽下最后一口巧克力，扯开包装，里面露出一台最新型的手提电脑。

“多棒的礼物啊！”他高兴地说道。

“我挑了最轻便、最快速、贮存量很大的一种型号，”他妻子说道，“我想你准会喜欢的。”

“当然喽，谢谢，亲爱的。”

在此之前他一直都在用办公室里那台体积庞大的电脑进行文字处理和计算。有了家里这台小型手提电脑，他终于可以研究一下信息技术所有的潜在用途了。他妻子很会挑选礼物。

女儿不停叫喊着说她也准备了一份礼物。她专门为电脑配了一张名为《进化》的电脑游戏软件。“您能亲手创建一个文明，并且能像上帝那样去管理你的世界。”软件封面上这样写着。

“你老是把时间花在照顾鱼缸里那些鱼儿上，”玛格丽特说，“我想你有了自己的世界会玩得很开心的，你可以有人，有城市，有战争，所有的！”

“哦，我对游戏……”他一边说一边为了不让女儿太失望而拥吻着她。

玛格丽特把磁盘放入光驱，启动了机器，然后费了好大的劲向他解释游戏规则。

这游戏是最新推出的、相当时髦的一种。游戏从公元前5000年一处广阔的平原开始。玩家的任务是建立他的部落，然后建造村庄，用栅栏来保护它。接下去扩展狩猎区域，建造其他村落。打败邻近的部落，发展科学和艺术，修建公路，发展农业，把村庄发展为城市，以便让部落进化为民族。要以最快的速度推动进化过程，并且生存下去。

“你别再玩那些鱼了，你会有成千上万创造出来的人来代替它们，你喜欢吗？”

“当然。”他心里对女儿这番话并不以为然，但又不愿让女儿感到失望。

32.百科全书

婴儿与外界的联系：　　13世纪时弗雷德里克二世想要进行一项实验来了解什么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语言。他把6名婴儿放在围栏里，命令奶妈们只能给他们吃、给他们睡、给他们洗澡，但不许对他们说一句话。弗雷德里克二世希望借此发现这些“不受外界影响”的婴儿会自然而然地说出什么语言。他认为应该是希腊语或者拉丁语。这是他所认为唯一本源最为纯正的两种语言。然而，实验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婴儿们不但什么话都不会说，而且他们的体质逐渐衰弱，最后全都死去。婴儿需要与外界进行交流来继续生存下去，只有牛奶和阳光是不够的。交流对于生命来说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因素。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33.啮虫、蓟马和芫青

峭壁有着它自己的动植物群落。12只年轻兵蚁和老蚂蚁沿着垂直的岩壁向下爬的时候，发现了一番全新的景象。在崖壁上牢牢攀附着各种各样的植物：长着淡红色圆柱形花萼的石竹；长有肉质叶片的景天，色彩鲜艳且散发着刺激的气味；龙胆的长型花瓣是蓝色的；在白景天草圆而光滑的叶丛中怒放着朵朵小白花；而爬墙蓟长着尖形的花瓣和狭窄的叶片。

13只蚂蚁在足底黏性肉垫的帮助下紧紧抓住砂岩峭壁往下爬。

当侦察小队绕过一块巨大的岩石时，突然冲进了一队啮虫的中间。这种小昆虫属于岩虱一类，长着突出的复眼、有力的口器。它们的触角如此之细以至于让人一眼看上去还以为它们没有触角呢。

啮虫们正忙于舔食生长在岩石上的黄藻，并没有发现蚂蚁靠近了它们。再说在这样的地方极少能遇上蚂蚁的。啮虫始终以为它们的垂直疆土能够让它们安心生活而不受攻击；要是蚂蚁已经开始涉足崖壁的话，那它们该怎么办呢？

它们相互之间也没打声招呼，便作鸟兽散了。

尽管103683号年纪已经不小了，却仍然精于射击，每一发蚁酸弹都能击中一只逃命的啮虫。它的同伴们对此赞叹不已。对它这样一把年纪的蚂蚁来说，能有如此百发百中的射击精度实在不容易。

蚂蚁们把啮虫吃进肚子里，惊奇地发现这种昆虫吃起来和雄蚁的滋味差不多。更准确地说这滋味介于雄蚁和绿蜻蜓之间，但没有后一种那典型的薄荷香气。

蚂蚁们重新上路，穿行在新的花丛中：白色的墙草，杂色的小冠花和长着洁白细小花瓣的虎耳草。

又走了一会儿，它们包围了一群蓟马。103683号都已经认不出这种昆虫了。由于在“手指”世界生活得太久，它把许多物种都给忘了。应该说这样的事并不少见。蓟马是一种小型的植食性昆虫，长着带有花边的

翅膀，口器一张一合发出干硬的咔嗒声。它们吃起来松脆得很，只不过咽下肚后嘴里会留下一种类似柠檬的气味，这可不怎么合贝洛岗蚁的口味。

兵蚁们又杀死一些跳跃的弄蝶，一些不太美丽但却十分肥硕的螟蛾，一些血红色的沫蝉和一些蜻蜓。这些蜻蜓有的动作迟缓，有的却动作敏捷而优雅。所有这些性情温和的昆虫除了作为蚂蚁的食物外没有别的用途了。

它们又杀死了一些芫青，这种丰满的昆虫其血液和生殖器官中含有斑蝥素。这是一种刺激性的物质，即便是蚂蚁也不能适应。

在峭壁上，大风把蚂蚁的触角吹得滴溜溜乱转，像灯芯草一样。14号打中了一只橙黄色的幼年二星瓢虫。从那只昆虫脚上各个关节处流出了恶臭的黄色血液。

103683号俯下身仔细打量了一番。这是一个诡计。瓢虫是在装死，实际上蚁酸弹打在它的半球状外壳上又弹了开去，并没有对它造成任何伤害。老蚂蚁很熟悉这种求生计谋。有些昆虫感到危险来临时，就会分泌出令人厌恶的液体来赶走捕猎者。这种液体一边从所有的毛孔中涌出来，一边在关节处形成一个个囊泡，然后这些气泡又一个一个地破裂。这种手段总能让饥饿的捕猎者大倒胃口。

103683号靠近了那只不断渗出液体的昆虫。它知道出血将会自动停止下来，但这还是给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告诉那12只年轻蚂蚁这昆虫吃不得。然后瓢虫又施施然地上路了。

贝洛岗蚁并不只是在向下爬、捕猎和进食，它们同时也在寻找着最佳的路线。它们在突岩和光滑的石壁上曲折前进。有的时候甚至得身体倒悬，依靠六足和大颚来跨越那些令人眩目的危险地方。它们还以自己的身体来组成梯子或者桥梁。在这种情况下信心是必不可少的。要是有哪一只蚂蚁不小心失了足，那整个蚁梯就会坍倒，坠入万丈深渊之中。

103683号已经不太习惯完成如此辛苦的行军了。在那儿，在世界边缘的另一边，在“手指”创造出来的世界里，一切都简单到只需动动嘴就可以了。

如果它没有逃离“手指”世界的话，它也会变得和它们一样萎靡不振、无所事事的。因为它从电视里看到“手指”一直都主张力气花得越少越好。它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建造自己的巢，不知道打猎以获取食物，不知

道奔跑以逃避天敌。况且它们也没有天敌。

正如一则蚂蚁格言所说的：“生命在于运动，毁灭源于懒惰。”

103683号回忆着它在那儿、在正常世界以外的生活。

那些日子它都做过些什么？

它每天吃着从天上掉下来的食物，看迷你电视，用电话（用来将蚂蚁气味语言翻译成听觉语言的机器）和“手指”交谈。进食、看电视、打电话是“手指”生活中三件最主要的事。

它并没有把底细全部透露给那12位年轻的同胞。它并没有告诉它们那些和它交谈的“手指”可能只有纸上谈兵的本事。它们甚至无法说服其他“手指”来重视蚂蚁文明并且和蚂蚁文明平等地对话。

正是因为它们的失败，103683号才打算反其道而行之：说服蚂蚁与“手指”联盟。不管怎样，它都确信这对地球上两个最强大的文明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应该让两者的优势相融合而不是相互抵消。

它又想起了它的出走，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些“手指”不愿意它离开，它一直等到迷你电视里预报会有好天气才在第二天一大早从窗栅栏的缝隙中逃了出来。

现在还有最艰巨的难关要过，那就是说服它的同胞。那12只年轻兵蚁并没有一上来就对它的计划提出异议，这也许会是一个好兆头。

老蚂蚁和它的伙伴们终于完成了那一段危险的路程，飞渡到了地缝的另一边。趁休息的时候，103683号告诉其他蚂蚁为了方便起见，它们可以像它在远征军时的战友们那样用一个更短的小名来称呼它。“我的名字是103683号，但你们可以叫我103号。”

14号说它的名字并不是它们所遇到过最长的。以前在它们军团中有一只很年轻的蚂蚁名叫3642451号。其他蚂蚁得花很多的时间去叫它的名字。幸好，在一次狩猎行动中它被一株食肉植物吃掉了。

它们又重新开始往下走。

蚂蚁们在岩石上的一处凹窝中停下来休息，口对口相互交换已经被磨碎了的蓟马和芫青。老蚂蚁反胃地哆嗦了一下。老实说，芫青可不怎么好吃，即便已经磨碎了仍嫌太苦。

34.百科全书

怎样和别人打成一片：　　要知道我们的意识只是我们思想中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在我们的思维中有10％是表露出来的意识，而90％是隐含在内的无意识。

当我们与别人交谈的时候，那10％的意识应该与对话者90％的无意识进行交流。

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克服阻碍信息进入无意识的障碍——不信任感。

其方法就在于模仿别人的习惯。这些习惯往往会在餐桌上暴露无遗。您应该把握这种关键时刻来仔细观察您对面的那一位。如果他一边说话一边把手捂在嘴上，那就模仿他，如果他用手指拿炸土豆条吃，模仿他。如果他经常用餐巾抹嘴的话，模仿他。

您可以对自己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他在说话时有没有看我？""他是否一边吃饭一边说话？"您在以最快速度重复对方所表现出的习惯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在无意识中传递给他一条信息："我和您是同一类人。我们有着相同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有可能我们有着相同的教育程度和相同的忧虑。"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35.生物课

数学课上完后便是生物课。朱丽径直来到“精密科学”实验室。白瓷砖实验台上放着些短颈大口瓶，里面用甲醛浸泡着些动物胚胎，还有脏兮兮的试管、发黑了的本生煤气灯和累赘笨重的显微镜。

上课铃响了，老师和学生们纷纷走进生物实验室。大家都知道上生物课得穿着白大褂，让人感觉穿上了“学者的制服”。

生物课的第一部分是理论知识，老师讲的是“昆虫世界”。朱丽拿出笔记本，打算把老师讲的一字不漏地记下来，看看是否和《百科全书》上所写的相符合。

生物老师讲道：

“昆虫占了动物种类的80％，最古老的昆虫——蟑螂早在至少3亿年前就在地球上出现了。然后在距今2亿年前出现了白蚁。而褐蚁也有1亿年的历史了。为了让你们更好地理解昆虫的悠久历史，让我们来看看人类。已知人类最古老的祖先至多在300万年前才出现。”

生物老师又进一步指出昆虫不仅是陆地最早的居民，而且也是数量最多的。

“昆虫学家已经发现并记录了大约500万种不同的昆虫，而且每天都可以发现一百多种新的昆虫。与之相比，每天只有一种新的哺乳类动物品种被发现。”

他在黑板上写下这么几个大字：“动物种类的80％。”

“昆虫是地球上所有动物中最古老的，也是数量最多的，而且，我还要补充一点，它们也是最不为人所知的。”

老师被一阵嗡嗡声打断了话头。他以准确的动作抓住了那只打扰他上课的昆虫，然后把它那已经压扁的身体展示给学生们看。那尸体看上去像是一件扭曲了的雕塑，但仍辨得出两只翅膀和一个只有一根触角的脑袋。

“这是一只飞蚁，”老师解释道，“也许是一只蚁后。在蚂蚁中只有有性蚁才长翅膀。在飞行交配结束后，雄性蚂蚁就会死去。而蚁后则继续独自到处寻找产卵的地方。正如你们自己所能观察到的那样，随着气温的上升，昆虫会越来越多地出现。”

他瞧了瞧蚁后被碾碎的身体。

“有性蚁往往在暴风雨来临之前飞出蚁穴。这只蚁后的出现预示着明天可能下雨。”

生物老师把被碾碎但仍一息尚存的蚂蚁扔进一群青蛙中间，当作给它们的饲料。这些青蛙被放养在一只大约1米长50厘米高的玻璃箱内。这些两栖动物前拥后挤地争抢着食物。

“从通常意义上来说，”他又说道，“人类参与了昆虫的大规模繁殖过程。它们对杀虫剂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强了。将来在我们的衣柜里可能会有更多的蟑螂，在糖罐里会出现更多的褐蚁，在木质结构中会有更多的白蚁，空中会飞舞着更多的蚊子和蚁后。你们不得不装备起更厉害的杀虫剂来摆脱这些昆虫的纠缠。”

学生们不停地记着笔记。老师说下面要进入“实际操作”部分了。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神经系统，尤其是周围神经系统。”

他让坐在前排的学生到实验台上来取短颈大口瓶，并把它们分发给其他同学。每只瓶子里装着一只青蛙，他自己也拿起一只玻璃瓶，把实验过程和学生们详细讲解了一遍。应该先把在乙醚中浸透了的棉花扔进玻璃瓶以使青蛙麻醉，然后取出青蛙，把它钉在水槽中的橡胶板上，接着用水把血丝冲洗干净。

然后用镊子和解剖刀将青蛙皮剥下，再用一节电池和两个电极找出控制青蛙右肢收缩的那根神经。

所有那些成功地使青蛙右肢应激活动的学生都可以得满分。

老师挨个看学生们的实验进行到哪一步了。有一些没能使青蛙麻醉，他们徒劳地往玻璃瓶里塞进一块一块乙醚棉花，但青蛙仍在不停地挣扎。另外一些学生以为他们的青蛙已经被麻醉了，但当他们正要把青蛙用针钉在橡胶板上时，它们灵活的四肢又拼命地在空中搅动起来。

朱丽默默地看着她的青蛙，她仿佛觉得在瓶子里看着她的青蛙正是

她自己。不远处，贡扎格已经用精准的动作把二十多根不锈钢针穿进了青蛙的身体。

贡扎格仔细观察着他的实验品，这青蛙长得和圣塞巴斯蒂安⑦ 倒有几分神似。青蛙并没有被完全麻醉，仍在不停地努力挣扎着。但那些精心插在橡胶板上的针使它动弹不得，因为青蛙没法叫喊，所以也就没人能明白它到底有多痛苦。那只两栖动物只能轻轻地吐出一声哀怨的“呱呱”声。

“听着，我想出一个不错的笑话。你知道人身上哪根神经最长吗？”贡扎格对邻座的同学问道。

“不知道。”

“那好，我告诉你，是眼神经。”

“是吗！为什么？”

“因为只要扯扯屁股上的毛，就能让人流出眼泪来。”

说着他们哈哈大笑起来，为想出这么一个笑话而得意不已。贡扎格迅速把青蛙的皮肤和肌肉剥掉，找出了那根神经。他熟练地接通电源，青蛙的右肢便一动一动地抽搐起来。青蛙在钢针下面拼命地扭动着，大张着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仿佛痛苦已经使它麻木了。

“很好，贡扎格。你得了满分。”老师表扬道。找到第一根神经之后，这个无所事事的尖子生又开始找起能引起其他反射运动的神经。他从青蛙身上撕下一大块皮来，揭起灰色的肌肉。几秒钟之内仍在苟延残喘的青蛙全身的肌肉便裸露了出来，贡扎格仍孜孜不倦地寻找着能引起不同部位痉挛的神经。

他的两个同伴走过来对他表示祝贺，并欣赏起那一幕惨剧来。

在教室的后面，那些笨手笨脚的学生没有用上足够的乙醚或者钢针插得不够深，惊讶地看到他们的青蛙从水槽里跳了出来，身上插的针比进行针灸治疗的病人插的还要多。教室里到处都是一条腿没了皮、灰红色的肌肉挂在腿骨上晃来晃去的青蛙，学生们的笑声和抱怨声交织在了一起。

太可怕了，朱丽闭上了眼睛。她全身的神经系统好像变成了一条流动在酸盐的小河。她再也没有勇气留在教室里了。

她拿起书包和青蛙，一句话也没说就走出了教室。

她穿过操场，沿着正方形的草坪向前飞奔。在草坪中央的旗杆上挂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高中校训：“理智源于智慧。”

她放下玻璃瓶，决定在垃圾堆上放把火，她打了好几下打火机，但火并没有燃起来。她又捡起一张报纸把报纸一端点着，扔进了一只垃圾桶里，但报纸上的火立刻就熄灭了。

“报纸上总是说要是不当心在森林里扔下一个烟蒂，就能把成公顷的树木烧成灰烬。而我呢，有报纸和打火机却连一个垃圾桶都点不着。”她低声抱怨着，但仍不死心。

终于，火苗从垃圾堆里蹿了出来，那只青蛙和她一起注视着火焰蔓延开来。

“火焰是美丽的，你终于可以报复一下了，小青蛙……”她对着青蛙说道。

她就这样看着垃圾桶在燃烧。火焰是黑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丑陋的垃圾转变成了热量和色彩。火焰把墙都给熏黑了。从垃圾堆上升起一缕呛人的青烟。

“永别了，残酷的学校。”朱丽一边朝远处走去，一边轻声叹息着说。

她放了那只青蛙。它再也没朝那场大火瞧上一眼，跳跃着消失在一个下水道入口处里。

朱丽等在远处，看着学校是否会被大火吞没。

36.在悬崖底下

好了，终于结束了。

13只蚂蚁爬到了悬崖的底部。

突然，103号打起嗝来，不停地晃动着触角。其他蚂蚁全都围了过来。老兵蚁生病了。年龄……它已经3岁了。无性褐蚁的寿命一般只有3年。

看来它是走到生命历程的尽头了。只有有性蚂蚁，更确切地说是蚁后才能一直活到15岁。

5号焦虑万分。它担心103号在还没有把一切关于“手指”世界和“白色布告牌”的事讲出来之前就会死去。如果103号现在离开它们，那对整个蚂蚁文明来说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在蚂蚁世界中，年轻的往往比年老的更加重要，但5号却又一次体会到了一条具有另一种重要意义的普遍原理：“每当一位老者逝世，就如同一座图书馆被付之一炬。”

5号吐出一些啮虫肉喂进了老蚂蚁的口中。即使食物没法延缓衰老，至少还能让老蚂蚁觉得舒服些。

“我们得想个办法救救103号。”5号对其他蚂蚁说。

所有的蚂蚁都坚信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要是找不到解决办法的话，那是因为没有好好去想。

103号的身上开始散发出油酸的气味，这是行将就木的蚂蚁所散发出的典型的死亡气息。

5号把伙伴们召集到一块进行一次“绝对交流”。“绝对交流”就是将自己的大脑与其他的大脑联系起来。12只蚂蚁围成了一圈，触角抵着触角，12只蚁脑融合成了一个。

问题：“生物定时炸弹”正在威胁着这只无比重要的蚂蚁，如何才能将其引信拆除？

众多答案在蚁脑中相互碰撞着，连最最疯狂的念头也被提了出来。每一只蚂蚁都想出了一条解决方案。

6号建议把垂柳根喂给103号吃，它认为柳酸能够用来治愈所有的疾病。但其他蚂蚁反驳它说衰老并不是一种病。

8号提议说既然那些重要信息是贮存在103号的大脑里的，不妨取出它的大脑，然后植入另一个更为年轻健康的躯体中。比方说14号的。但14号和其他蚂蚁对这想法都颇不以为然。它们认为这太过冒险了。

“为什么不立刻从它触角里把费洛蒙都提取出来呢？”14号问道。

“费洛蒙太多了。”5号叹息道。

103号不停地轻声咳嗽，大颚开始颤抖。

7号说如果103号是一只蚁后，它就还有12个年头可活了。

“如果103号是一只蚁后……”

5号左右思量着，把103号变成蚁后这并非完全不可能的。所有的蚂蚁都知道饱含激素的蜂王浆具有把无性蚁转变成有性蚁的功能。

交流进行得愈来愈快了。用蜜蜂酿造的蜂王浆是行不通的。蚂蚁和蜜蜂的遗传特征差异太大了。但它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祖先——胡蜂。胡蜂的种群一直繁衍至今，它们中某些懂得如何酿造蜂王浆。当唯一的蜂后突然死亡后，它们可以用蜂王浆来创造出一个替代者。

总算找到一个延缓衰老的办法了。蚂蚁们的触角晃动得更加厉害了。到哪儿去找胡蜂蜂王浆呢？

12号说它知道一个胡蜂窝，有一次它偶然目睹了一次变性过程。原先的蜂后因为得了一种不知名的疾病死掉了，工蜂们在它们中间推选出一个来代替它，它们给替补者吃下了深色的蜂王浆。过了一会儿从替补者身上就散发出雌性的气味了。另一只工蜂被推选变成雄蜂与新蜂后交配。它也吃下了相同的物质，然后身上的确散发出了雄性的气味。

12号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两只人造有性蜂的交配，但几天以后它再次经过那里的时候，注意到蜂巢不仅仍是一派繁荣景象，而且蜂的数量还大大增加了。

5号问它是否能找到这些胡蜂“化学家”生活的地方。

“就在北面那棵大橡树附近。”

这席话给103号以极大的鼓舞。变成有性蚁……长出生殖器官……这可能吗？即使是在它这样一个充满奇思异想的头脑中，也不敢期望能产生这么一个奇迹。这个计划立刻给它重新带来了勇气和健康。

如果可能的话，它还真的希望长出一副生殖器官呢！毕竟，仅仅因为出生的偶然选择，有的什么都有而有的什么也没有，那是不公平的。老蚂蚁竖起触角，把它们转向大橡树的方向。

但还有一个巨大的困难：大橡树长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到那儿去得穿越北方一大片干旱的土地，那块土地被称作“白色旱海”。

37.向神秘金字塔投去的第一眼

到处都是潮湿的树木和一片葱郁的绿色。

马克西米里安·里纳尔谨慎地迈着步子朝森林里那座神秘的金字塔走去。

在路上他曾看到一条蛇，身上诡谲地插着刺猬的棘刺。森林隐藏着各种各样的奥妙事情。警察局局长并不喜欢森林，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到处都有动物在爬、在飞，在乱蹦乱动，黏糊糊的令人讨厌。

森林里充满了魔力和妖术。过去，旅行者在这里会遇上拦路抢劫的土匪。巫师们也隐匿其中，专心致志地从事他们的秘密活动。而大多数革命党也在森林里进行游击战。侠盗罗宾汉就是以森林为基地搅得谢伍德郡郡长不得安宁。

当马克西米里安年纪还轻的时候，曾经幻想看到森林从地球上消失了：所有蛇类、所有蚊子、所有苍蝇，还有蜘蛛，这只是森林给予人类的嘲弄。他希望有一个看不到一点森林的水泥世界。放眼望去只是混凝土平地，它会更加卫生、清洁。再说在水泥平地上可以蹬着旱冰鞋到处跑。

为了不被发现，马克西米里安穿着一身旅行装。

“最佳的伪装不是对环境简单的复制，而是要自然而然地与环境融合在一起。”他经常这样对警校的年轻学员们训诫道，“在沙漠里一个身穿沙黄色服装的人比一头骆驼更容易被发现。”

他终于发现了那栋可疑的建筑物。

马克西米里安拿出望远镜对着金字塔观察起来。

树木在大块大块的玻璃板上留下重重叠叠的绿影，让人一眼看上去很难发现那栋建筑。但还是有一个小细节让它原形毕露：那就是可以看到两个太阳，多了一个。

他继续朝前走。

选择玻璃镜来做建筑饰面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正是靠着镜子的帮助，魔术师们才能把姑娘们从插着利刃的箱子里给变没了，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光学现象。

他拿出笔记本仔细地做着记录：

1）关于森林金字塔的调查

a）远距观察

他把所写的重新念了一遍，然后把那页纸撕了下来。应该说这不能算是一座金字塔而是一个正四面体⑧。金字塔有四个侧面，再加上底面，一共是五个面。而四面体只有三个侧面，一个底面，一共是四个面。在希腊语里“四”念作“泰特拉”。

他重新写道：

1）关于森林四面体的调查

马克西米里安·里纳尔的一大优点正是他能对他所看到的而不是别人以为看到的事物进行精确描述。“客观性”曾多次让他避免犯错。

他的这种天赋在构图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当人们看到一条路时，会用两条平行线来表示他脑海中的路。但如果人们要把所看到的“客观地”表现出来的话，在正面透视效果上，路则表现为一个三角形，路的两边是两条交汇于画面深处地平线上的投影线。

马克西米里安调整望远镜的焦距重新开始观察起那座金字塔来。他惊讶地发现即便是自己也不能轻易甩开“金字塔”这一概念。的确，“金字塔”这个字眼充满了神圣的谜一般的色彩。他又把纸撕了下来，这次他破例不再遵循严格精确的偏执了。

1）关于森林金字塔的调查

a）远距观察

建筑物相当高，大约有3米。隐藏在灌木丛和树林中。

画完速写草图后，警察局局长接着朝那建筑物走去。他来到离金字塔几米远的地方，发现在湿软的土地上有一些人和狗的足迹。这可能是加斯东·潘松和他的爱尔兰塞特犬留下的。他把足迹也给画了下来。

马克西米里安绕着建筑物走了一圈。没有门，没有窗，没有烟囱，也没有信箱。看上去根本不像是人类的居所。只有覆盖着玻璃板的混凝土和透明的光顶还能证明这是出自人类之手。

他后退了五步，仔细地观察着那栋建筑。它的比例和外形十分匀称。不管是谁在森林深处建造了这奇怪的建筑物，他一定是个天才建筑师。

38.百科全书

黄金分割（Nombre d’or）： 当人们从事建筑、绘画、雕塑时，黄金分割比例都能给这些作品增添一种内在的力量。

胡夫[9] 金字塔、所罗门圣殿、雅典娜神庙以及其他大部分罗马教堂都是按照黄金分割原则来建造的。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也遵循这一原则。

不遵循这一原则的建筑物被认为最终将会倒塌。

黄金分割比例的计算方法如下： $\frac{1+\sqrt{5}}{2}$ 约等于1.6180335。数千年来这一直都是一个不解之谜。黄金分割数并非只能由人脑产生出来。在自然界中它同样存在。比如说树叶叶片间的距离就是黄金分割数，以避免叶片相互遮挡阳光。同样，脐在人体上的位置也是符合黄金分割比例的。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39.放学

学校从空中看是一个完美的正方形。

它的两座翼楼形成了一个“U”字形，开口处由一排高高的金属栅栏封住。栅栏上漆了一层防锈漆。

“一座正方形的学校其目的就在于培养出循规蹈矩的头脑。”

学校在她的眼睛里就如同是一座监狱、一座兵营、一座收容所、一座医院或者一座疯人院。总之，是人们用来把不想在大街上看到的人隔离起来的方形建筑之一。

年轻姑娘望着浓烟从垃圾桶那儿袅袅升起。看门人立刻就跑了过来，手里提着灭火器，一大片二氧化碳干冰把火头给熄灭了。

要想和这整个世界抗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她在城区的街道上瞎逛，周围的一切都散发着腐烂的霉臭味。由于清洁工人的罢工，街上随处可见满满的垃圾桶，垃圾溢得到处都是。那都是些常见的垃圾：破了的蓝色小塑料袋里塞满了腐败变质的食物、肮脏的纸片、黏糊糊的手绢……

朱丽把鼻孔堵住。这片由独立小楼组成的街区到这时候已经罕有人迹了。她觉得自己被人跟踪了，便猛地回过身，但什么也没发现，又继续朝前走。但那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她朝一辆路边的汽车的反光镜瞄了一眼。她的感觉是正确的，在她身后的确有三个家伙，朱丽认出是班上坐在前排的那几位。领头的是贡扎格·杜佩翁，仍穿着衬衫，脖子上围着方绸巾。

她本能地感到危险迫在眉睫。

他们在朝她靠近。朱丽加快了脚步。但她没法跑，在森林里跌伤的脚跟仍感到十分疼痛。她对这街区不太熟悉。这不是她平时回家走的路。她先朝左一拐，然后又向右转。男孩们的脚步声始终在她身后响起。她又拐了一个弯，见鬼！这是个死胡同，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她跑到

一处门廊下躲了起来，把装着《百科全书》的书包紧紧抱在胸前，好像可以用来当作武器似的。

“她肯定躲在什么地方，”一个声音说道，“这是条死路，她跑不了的。”

他们开始一个门洞一个门洞地搜了起来，慢慢朝她逼近。冷汗沿着年轻姑娘的脊背流了下来。

在门廊的尽头有一扇门。朱丽一边拼命地按着门铃，一边乞求着说：“芝麻，快开门。”

门后传来一阵响动，但并没有开。

“你在哪儿，潘松小乖乖，小乖乖，小乖乖。”那一伙人冷笑着说。朱丽把身子蜷缩起来，紧紧靠着门的下半部分，膝盖抵着下巴。三张狞笑的脸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既然不可能逃脱了，朱丽就选择了抵抗。她站了起来。

“你们想干什么？”她问道，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更镇定些。

他们仍在逼近。

“别来烦我。”

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仍慢慢地稳步逼近，享受着从姑娘亮灰色眼睛中流露出来的恐惧，她心里十分清楚已经不可能从他们的手心里溜掉了。

“救救我！强暴呀！”

死胡同里本来就没有几扇窗户开着，这会儿也全部关上了，灯光迅速在窗后消失。

“救命呀！警察！”

在那些大城市中警察极少能及时赶到事发地点。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了。因此实际上居民根本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那三个纨绔子弟并不着急。朱丽不甘束手就擒，使出了最后一招：她把头一低朝前猛冲，成功地绕过了两个敌人，抱住贡扎格的脸，像是接吻似的用自己的前额猛撞他的鼻子。响起了一种类似于木头断裂的声

音。趁他伸手去捂鼻子的时候，朱丽屈起膝盖朝他双腿之间就是一下。贡扎格垂下手捂住裆部，人整个折了过来，发出一声嘶哑的喘息。

朱丽很清楚生殖器官是人的软肋。

贡扎格暂时退出了战斗，但另外两个却没有，他们抓住了朱丽的手，她拼命挣扎着。在搏斗中书包掉在了地上，《百科全书》从书包里跳了出来。她伸出脚想去把书够回来。这倒提醒了一个男孩这本书对她来说很重要，他弯下腰捡起了书。

“别碰它！”朱丽尖声喊道。第一个家伙把她的手扭到背后，毫不在意她腰部的撞击。

贡扎格一脸痛苦的表情，但嘴角却露出一丝微笑，好像在说：“你并没有打疼我。”走过来一把抓住姑娘的心爱之物。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第三卷，”他念道，“这是什么玩意？像是本什么咒语书。”

最强壮的那个紧紧抓着她，另外两个翻看着《百科全书》。他们突然看到了一些菜谱。

“这东西没用！小姑娘看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贡扎格说着，把埃德蒙·威尔斯的著作扔进了街边的水沟。

每个人对《百科全书》都有他自己的看法。

朱丽用她那只没受伤的脚跟猛踩敌人的脚踝，成功地从他手里暂时挣脱了出来，并在《百科全书》马上就要掉进阴沟洞的时候抓住了它。这时三个男孩扑到了她身上。在混战中她挥舞着手指，想要去抓他们的脸，但可惜的是她没有留指甲。但她还有另一件天生的武器——牙齿。她用两颗锋利的门牙咬住了贡扎格的脸。鲜血流了出来。

“她咬我，这个泼妇。别饶过她，”被咬的低声怒吼道，“你们俩抓住她！”

他们用手绢把她绑在了一盏路灯上。

“你得补偿我。”贡扎格一边嘟囔着，一边伸手擦着血淋淋的脸。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裁纸刀，用手指弹了弹刀刃。

“轮到我来割你的肉了，亲爱的。”

她朝他脸上啐了一口。

“好好看着她，小伙子们。我要在她身上刻上几个几何图形，这可以帮她复习一下功课。”

他像猫逗老鼠那样从下而上地割开黑色长裙，又从裙子上割下一块方形织物塞进了口袋。裁纸刀继续以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缓慢速度往上挪。

“声音也可以变成一种伤人的武器。”杨凯莱维施曾对她这样说过。

“咿咿呀啊啊哈哈……”

她那富有韵律的叫喊声在空中留下了让人无法忍受的余音。街上的玻璃橱窗都开始震颤起来。男孩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得把她的嘴堵住，好让我们安心地干事。”他们中的一个说道。

他们忙不迭地在她嘴里塞上了一块方绸巾。朱丽拼命地喘着气。

下午快过去了。路灯亮了起来。每一盏路灯都装备了一架电子相机，能敏感地觉察到天光的暗淡。亮光并没有对侵犯姑娘的家伙造成影响。他们仍在那儿，在灯光下耍动着裁纸刀。刀刃到达了膝盖，贡扎格在朱丽细嫩的皮肤上划了一道水平的口子。

“这一下是因为你撞了我的鼻子。”

“竖的再来一下，画个十字。”

“这一下是为了裆上的那一脚。”

他又在膝盖上划了一道水平的口子。

“这一下是为了你咬我那一口。别急，这才刚开始呢。”

裁纸刀又开始慢慢沿着裙子往上爬了。

“我要把你像生物课上的青蛙一样给剖开。”贡扎格对她说。

“我知道该怎么干。我得了个满分，你还记得吗？不，你不记得了。差生在下课铃响之前就离开了教室。”

他又把裁纸刀弹得叮叮作响。

惊慌失措的朱丽感到一阵窒息，几乎都要昏厥过去了。她想起曾在《百科全书》上看到过这么一段话：“当身处险境而无法逃脱的时候，就想象自己头顶上方有一个球体，让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慢慢进入球体内。直到身体只是一个空壳，没有任何思想。”

这条法则很有效，但更适合在安静地坐在扶手椅中的时候去做。在被绑在金属柱子上遭受流氓折磨时却难以实施。

漂亮的姑娘在孤弱无助的情况下显得更为楚楚动人。那三个家伙中块头最大的那一个凑了过来，喘出的粗气喷在她的脸上。他抚摸着朱丽柔软如丝的黑色长发。然后他那颤抖的手指掠过了隐约可见青筋的玉颈。

朱丽拼命挣扎着。她能够忍受一件东西比如裁纸刀的侵犯，但绝对无法忍受肌肤的接触。她双目圆睁，脸一下子涨得通红，身体颤抖着，几乎要爆炸似的。她大声地用鼻子喘息着。那胖子退开了。裁纸刀也不再移动了。

个子最高的那个以前见到过相同的情形。

“她好像哮喘病犯了。”他说道。

男孩们往后退去，惊恐地看着“猎物”忍受着并非由他们造成的痛苦，年轻姑娘脸色通红，试图挣开捆绑，皮肤都磨破了。

“放开她。”一个声音说道。

在死胡同口出现了一道长长的黑影，长着三条腿。三个家伙转过身来，看见了大卫。那第三条腿是他用来行走的拐杖，大卫得了脊椎关节炎。

“唉呀，是大卫呀，难道你以为我们是歌利亚[10]？”贡扎格嘲讽着说，“很抱歉，老朋友，我们是三个，而你只是一个，身材矮小，肌肉又不发达。”

小流氓们哈哈大笑起来。但他们的笑声很快就停止了。

在那三条腿边上又出现了其他影子。朱丽瞪大了眼睛，认出了是“七个小矮人”，那些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

那些坐在前排的学生朝他们猛冲过去。“七个小矮人”并没有退却。其中个子最大的用肚子顶。亚洲人使出复杂的跆拳道。瘦子抡开手臂。

留着一头短发的“悍姐”用肘部击打敌人。苗条的金发女郎把她的十指当作十把利刀来用。“娘娘腔”灵活地对准敌人的胫骨踢着。看上去他似乎只会这招，但他却踢得很准，大卫抡起拐杖朝三个小流氓的手上准确而干脆地猛击。

贡扎格和他的同伙们并不想轻易地放弃战斗。他们重新聚集在一起，拌舞着拳头和裁纸刀，但他们毕竟是三敌七，优势很快就倒向了人多势众的一方。侵犯朱丽的家伙们一边舞动胳膊象征性地抵抗，一边逃跑。

“后会有期。”贡扎格跑着扔下这么一句话。

朱丽仍感到喘不过气来。胜利并没有让她的哮喘停止下来。大卫急忙来到路灯旁，轻轻地从朱丽嘴里取出绸巾，然后费力地解开她手腕和脚踝上的绑绳。刚才朱丽挣扎时把结抽得更紧了。

她刚一被解开，就立刻扑到背包前从里面拿出一支万托林喷剂。尽管已经十分虚弱了，她仍攒足力气把喷嘴放进嘴里，拼命地按动着。她贪婪地大口呼吸着，每喘一口气，她的脸上就增加一份血色，人也渐渐平静下来。

之后她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拿起《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迅速地放进背包里。

“幸亏我们刚才从这里经过。”姬雄说道。

朱丽抚摩着手腕以促进血液流通。

“领头的是贡扎格·杜佩翁。”弗朗西娜说。

“正是杜佩翁那一伙，”佐埃证实道，“他们属于‘黑鼠党’，无恶不作的一伙。但警察却对他们放任自流，还不就因为贡扎格的叔叔是省长吗？”

朱丽一句话也没说，她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哪还有工夫说话呢。她挨个端详了一下那“七个小矮人”。那个拄拐杖的棕发矮个是大卫，就是他在数学课上想要帮她来着。其他人她只是曾闻其名而已：姬雄是亚洲人，莱奥波德是那个沉默寡言的大高个儿，爱嘲讽别人的“娘娘腔”叫纳西斯⑪，弗朗西娜是那个爱幻想的金发姑娘，佐埃身体最为强壮，脾气也最为火爆，保尔是那个沉稳的胖子。

这些就是坐在教室后排的“七个小矮人”。

“我谁也不需要，我一个人能对付的。”朱丽一边喘息着一边大声说道。

“好呀，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佐埃叫道，“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我——们——走，伙计们，让这个傲慢的女人一个人去解决吧。”

六条影子沿着原路往回走去。大卫拖着脚步跟在后面，没走多远，他转过身来对朱丽说：

“明天我们乐队排练，如果你愿意的话，来看看吧。我们就在咖啡馆地下的那个小房间排练。”

朱丽没有回答，仔细地把《百科全书》放进书包里，紧紧抓着背带，消失在那些狭窄的小路中了。

40.荒漠

无垠的地平线沿着天际延伸开去，在地面上看不到一条与之相交的垂直线。

103号怀着寻生的希望前进。它的关节咔咔作响，触角变得越来越干燥，它花了许多精力用微微发抖的口器去湿润它们。

103号每过一秒钟都更能感觉到时间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它仿佛看到死神这一永恒的威胁在它头上飞舞。普通的生命是多么短暂啊！它很清楚如果它不能长出生殖器官的话，那么它以前的诸多努力都将付之东流，它将被最为冷酷的杀手——时间所打败。

跟在它身后的是12只年轻兵蚁，它们决定在它的历险中一直陪伴它。

蚂蚁们不停地走着，只有在脚下的细沙被太阳烤得滚烫的时候，才停下来休息。当第一朵云彩把太阳挡在身后的时候它们又上路了。而那些云彩并不知道自己有如此的威力。

一路之上连绵不断的都是细沙、粗糙砾石、小石子、岩石和粉末状结晶体。在这儿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形态的矿物，但却几乎看不到任何植物或者动物。当在它们面前横陈着一块巨岩时，它们就翻越过去。当在它们面前突然出现一潭流沙的时候，为了避免被淹死只好绕道而行。

环顾四周，呈现在蚂蚁面前的是粉红色的山脉和亮灰色的峡谷，好一派美丽景色。

在蚂蚁为了避开流沙潭而不得不绕远路的时候，它们并不会迷失方向。蚂蚁天生具有两种辨向方法：气味蚁路和计算太阳光线与地平线之间夹角。但在穿越荒漠的时候，它们还会用上第三种方法：约翰斯顿器官系统，这一系统是由大脑表面的沟裂组成的。在沟裂中布满了对地球磁场十分敏感的特殊分子。不管蚂蚁身处地球的哪一个角落，都能根据这看不见的地球磁场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它们甚至能借此发现地下暗河，因为略带咸味的地下水会改变磁场。

现在约翰斯顿器官系统告诉它们附近没有水，天上没有，地下没有，周围也没有。要抵达那株大橡树，它们必须在耀眼的无垠荒漠中笔直前进。

蚂蚁们越来越渴、越来越饿了。在这片“白色旱海”中几乎找不到什么猎物。突然，它们幸运地发现了一种可以吃的动物。一对蝎子正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中。这种大型的蛛形纲动物是十分危险的。蚂蚁们宁可等到它们嬉戏结束后感到疲惫的时候再把它们杀死。

蝎子的交配过程开始了。大腹便便、褐色的是雌性，它用大螯牵住自己的配偶把它紧紧抱在怀中，好像是要与它共舞一曲探戈似的。然后它把雄性往前推。颜色更浅、个头更小的雄性服从地往后退去，它们的舞蹈是那么冗长，蚂蚁们耐心地跟在它们后面，不敢贸然打断。雄蝎子停了下来，取出一只捕获的苍蝇献给女伴，雌蝎子由于没有牙齿，便用大螯钳着食物放到腹部锋利的边缘上切成碎块，然后连连轻吮起来。吃完之后，两只蝎子又拥抱在一起舞蹈起来。最后，雄性用一只螯抱住女伴，另一只在地上挖起洞来。不一会儿，它把肢腿和尾钩都用上了。

等到地洞深得足够容纳下这一对时，雄性蝎子邀请它的爱人进入新居。它们一起钻到地下，随后用沙土将洞穴重新盖上。好奇的蚂蚁们在旁边也挖了一个洞，来观察地底的这番有趣的情形。肚子对着肚子、螯针对着螯针，两只蝎子正在交配。交配让雌蝎子变得饥肠辘辘，它杀死了精疲力竭的雄伴，把它吞进了肚。饱食之后的雌蝎子心满意足地独自从地下钻了出来。

蚂蚁们认为该是动手的时候了，雌蝎子肚子里塞满了还未被消化完的雄蝎身体，当它发现不怀好意的蚂蚁时，并不想在这时候与它们打斗，于是它选择了逃跑。雌蝎子跑得要比蚂蚁快多了。

那13只蚂蚁真懊悔没有趁它们交配的时候发起进攻。蚂蚁朝雌蝎子射出蚁酸弹，但后者的坚固外壳足以抵御蚁酸的攻击。蚂蚁们只能以雄蝎子被吃剩的残骸果腹了。

这一次的教训让它们明白下次切不能再贪看热闹了。蝎子肉的味道并不好，况且它们也没吃饱。

走啊，走啊，它们不停地在无边无际的荒漠中前进。沙子、巨岩、乱石堆，又是沙子，无穷无尽，周而复始。它们远远地看到一只不太规则的球体。

那是一只蛋。

在荒漠之中怎么会有一只蛋？难道是海市蜃楼？不，这蛋看上去像是真的。蚂蚁们绕着蛋转了几圈，仿佛是在它们前进的道路上突然出现了一座神圣的独石柱，让它们沉思、顶礼膜拜似的。它们用触角嗅着，5号根据气味辨认出这蛋是一种来自南方的鸟——吉吉斯产的。

吉吉斯的喙和黑眼睛与银燕长得很像。这种鸟有一种特性：母鸟每回只产一枚卵，但它不懂得如何筑巢，便把卵产在随便什么地方。的确是随便什么地方。它经常把卵产在树枝上或是产在岩石顶端的落叶上，从来也没想到要给卵找一个隐避所或者给卵足够的保护。这么一来也就用不着天敌们费劲儿了，比方说蜥蜴、其他鸟类或者蛇类会轻易地发现这些卵，并且尽情享受。即使卵没有被天敌吃掉，一阵微风也足以把卵打碎。再者就算雏鸟幸运地孵化出来，大多数情况下会在尽力啄破卵壳出世时，连着未破的卵壳从枝尖或岩石高处一起跌落，摔得粉身碎骨。因此这种笨鸟居然能存活到今天实在是太令人奇怪了。

蚂蚁们仍在围绕着这件奇怪的东西绕圈子。

产下这只卵的吉吉斯一定比寻常的更漫不经心。它竟然把它自己的后代产在荒漠中，任凭别人摆布。

“尽管……说到底那只鸟并不那么笨，”103号说，“因为要想找一个蛋不会掉下来摔破的地方，再没有比荒漠更好的地方了。”

5号急忙用脑袋去撞击坚硬的卵壳。鸟蛋顽强抵抗着。所有的蚂蚁一起参与进来，响起了一阵冰雹般的敲击声，但没有结果。再没有比离食物和水分这么近而无法享受更令人恼火的事了。

103号想起了它曾经看到过一则科学文献。也就是运用杠杆原理来抬起重物。现在正好把这一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它让大家找一条干树枝来，把树枝放在鸟蛋下面。然后它让12位同伴依次爬上杠杆以起到平衡锤的作用。

年轻兵蚁们按着老蚂蚁的指示把身体悬到了半空中，晃动着肢腿以增加压力。8号被这个方法深深地吸引，干得最为起劲。它不停地跳着以增加重量。成功了，这个卵形的庞然大物像比萨斜塔那样失去了平衡，开始倾斜、倾斜，最后翻倒。

但问题是鸟蛋轻轻地撞在柔软的沙地上，又横着停住不动了，并没

有受到损伤。5号对“手指”的技术表示怀疑，决定还是用蚂蚁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它合紧大颚形成一把尖锐的三角锥，左右晃动脑袋敲击卵壳。但卵壳实在太硬了：啄了几百下之后蛋壳上只留下了一道细细的刮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只换来这么一点点成果！在“手指”世界里，103号早已习惯看到事情立刻被解决，在它身上已经没有同类那种耐心和固执了。

5号已经累得不行了。13号跑过来接替它，然后是12号，随后又是另一个。蚂蚁一个接一个地把自己的脑袋变成钻孔器。就这么敲打了十几分钟，卵壳上才出现一条细小的裂缝，从那儿喷泉般涌射出透明的蛋液。蚂蚁们一拥而上大吃起来。

得意扬扬的5号轻轻晃动起触角来：“如果说‘手指’的方法看上去总是十分奇特的话，那么要说有效性还得算蚂蚁的方法。”

103号并不急于与它辩论，它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它把头伸进裂缝中吸食着美味的卵黄。

烈日下的沙地又干又热，流出的蛋液很快就变成了炒鸟蛋。但饥饿的蚂蚁们也无暇去顾及这一变化了。

它们吃着、喝着，在鸟蛋液中尽情舞蹈。

41.百科全书

蛋：　　蛋是大自然的一项杰作。先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蛋壳的构造。蛋壳是由三角形的金属盐结晶构成的。蛋较尖的那一头正好对准蛋的中心。因此当结晶体受到一个来自外部的压力时，便相互切合，越挤越紧，蛋壳也就随之越来越坚硬。就如同罗曼风格教堂的拱顶一样，外部的压力越大，建筑物也越牢固。相反，如果力是来自蛋壳内部的话，三角形结晶体就会相互分离，蛋壳很容易破碎。

就这样，蛋从外部而言坚硬得足以承受孵卵的母鸟，而在内部则脆弱得能够让雏鸟破壳而出。

蛋还表现出其他的特性。鸟的胚胎要发育良好，就得始终保持位于蛋黄之上。但有时蛋会翻滚。不过没关系：蛋黄是由两根起悬挂装置作用的弹簧状细带从两侧包围着的。它们能够根据蛋的运动进行调整，使胚胎像浮子那样保持原有的位置。

蛋一旦被产下来温度立刻下降，这就导致蛋内部有两种分离的不同膜，同时产生一个气囊。气囊能供应雏鸟呼吸短短几秒钟，使其有足够的力气破壳而出，甚至在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向母鸟呼叫求援。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42.电脑游戏《进化》

法医正在办公室的厨房里做香菜炒鸡蛋，这时门铃响了起来。是警察局局长马克西米里安·里纳尔前来了解加斯东·潘松的死因。

“您想来点儿炒蛋吗？”法医问。

“不，谢谢了，我已经吃过了。加斯东的尸体解剖结束了吗？”

法医端着盘子，就着杯啤酒很快把炒蛋一扫而尽，然后穿起白大褂把警察局局长领到了解剖实验室。

他拿出一份卷宗。

死者的血液成分已经分析过了，发现产生过一种十分强烈的过敏反应，他在尸体的脖子上发现了一个小红点，并由此推断出死者是死于胡蜂的蜇刺。被胡蜂蜇死的事并不少见。

“只要胡蜂偶然把刺刺入与心脏直接连通的静脉中，它的毒液足以致人于死地。”法医说道。

这一结论让警察局局长颇感意外。原先认为是一桩谋杀案，现在却变成了一件简单的森林事故。死因竟然是一根微不足道的胡蜂刺。

然而还有金字塔呢。即便一切只是一个简单的巧合，在这座未经允许而在自然保护区腹地建造的金字塔脚下被胡蜂蜇死仍是非同寻常的。

警察局局长对法医的工作表示了感谢，离开了法医办公室朝城里走去，脑海中仍是思绪万千。

“您好，先生！”

三个年轻人朝他走来。马克西米里安在他们中间认出了贡扎格，省长的侄子。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面颊上还有被咬过的痕迹。

“你和别人打架了？”警察局局长问道。

“是的，”贡扎格大声回答说，“我们打败一伙无政府主义者。”

“你一直都对政治如此感兴趣吗？”

“我们是‘黑鼠党’，新极右翼党派青年运动的先锋。”另一个年轻人一边说一边递上一份宣传单。

“滚出去，外国佬！”警察局局长轻声念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我们目前的问题就是缺乏武器，”第三个说，“如果我们有一把银质手枪，和您的这把一样，先生，从政治上来说事情就容易解决得多了。”

马克西米里安这才发现他的武装带从敞开的外套下面露了出来，他赶忙把衣服扣好。

“要知道，年轻人，有没有手枪并不重要，”他对他们说道，“这只是一种工具而已。重要的是大脑，是它控制着扣动扳机的手指神经末梢。这根神经相当长……”

“但不是最长的。”三人中的一个哈哈大笑起来。

“好吧，再见了。”警察局局长想这应该是一种“年轻人的幽默感”。

贡扎格叫住了他。

“先生，您知道，我们是拥护秩序的，”他强调着说道，“如果有一天您需要帮忙的话，请尽管来找我们。”说着他递上一张名片。马克西米里安礼貌地把卡片放进口袋里，离开了他们。

“我们随时准备为警察当局效劳。”那高中生仍在那儿向他大声喊道。

警察局局长耸了耸肩。时代变了，在他年轻的时候，是从来不允许对警察这样说话的，尽管这份职业是那么吸引他。而现在，这些没经过任何培训的年轻人居然毛遂自荐要成为义务警察！他加快了脚步，急着赶回家和妻女共享天伦之乐。

在枫丹白露各条大街上，人们都在忙碌着。母亲们推着童车；乞丐们为一枚硬币而苦苦哀告；家庭主妇们推着推车在购物；孩童们在玩跳房子游戏；工作了一天的男人们行色匆匆地朝家里赶；还有一些人在因为罢工而堆放在大街上、散发着恶臭的垃圾桶里翻找着。

这种腐烂的气味……

马克西米里安走得更快了。的确，在这个国家里缺少秩序。人们各行其是，没有起码的组织，哪怕是一点点共同的目标也没有。

就像森林侵蚀田野那样，混乱在城市中蔓延。他暗想警察这工作是份很好的职业，因为警察的责任就在于割去野草，保护大树，并把它们排列整齐。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园丁的工作：维持一种生命，并尽可能地让它保持清洁和健康。

他回到家，给鱼喂了些食，发现一条雌鱼追逐着自己刚产下的鱼苗，把它们一一吞下肚去。在玻璃鱼缸中同样没有道德伦理可言。他对着壁炉中的熊熊火焰凝视了一会儿，这时妻子告诉他可以吃晚饭了。

晚上的菜有酸辣猪头肉和天香菜色拉。在餐桌上，一家三口谈论着从来也没晴朗过的天气，电视、报纸上不断传来的坏消息。他们也对玛格丽特的优异成绩和里纳尔夫人的厨艺赞扬了一番。

晚饭后，里纳尔夫人收拾起碗碟放进洗碗机里，马克西米里安让玛格丽特再给他解释一下那个奇怪的电脑游戏、她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进化》是怎么玩的。女儿告诉他她还有功课要做，不过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在他的电脑里再装上另一个程序《无人》。

“《无人》就是，”她解释说，“一个能够把语句组织起来与人交谈的软件。那些话语是通过声卡经由显示器两侧的扬声器传出的。”玛格丽特向她爸爸解释了如何启动程序后就去做功课。

警察局局长端坐在电脑前按动着键盘，在显示器上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眼睛。

“我的名字叫作‘无人’，但您可以想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电脑通过扬声器说道，“您想给我重新起个名字吗？”

警察局局长被逗乐了，他凑近麦克风说：“我要给你起个苏格兰式的名字：马克·亚韦尔。”

“从今天起我就叫马克·亚韦尔了。”电脑回答说，“您有什么指示吗？”

独眼眨了几下。

“我要你教我玩《进化》游戏，你会玩吗？”

“不会，但我可以与游戏使用说明程序联通起来。”独眼回答道。

“马克·亚韦尔”开动了几个不同的程序，可能是为了阅读游戏规则，眼睛退到荧屏一角缩成了一尊东正教圣像，随后启动了游戏。

“游戏开始时应该创建一个部落。”

“马克·亚韦尔”并不只是充当《进化》游戏使用说明的角色，它还是一个精明的参谋呢。它告诉里纳尔应该把他的部落安置在河流附近以控制淡水资源；村庄不应建造在过于靠近岸边的地方，以防海盗的攻击；同时为了让商队比较容易通过，也不能把村庄安在太高的地方。

马克西米里安按照它所说的去做，很快在荧屏上出现了一座小村庄，茅屋的屋顶上炊烟袅袅。画面具有立体、透视的效果。一些画得十分精致的小人在各个茅屋进进出出，大概是在以一种偶然的方式忙着偶然的活动。一切看上去就跟真的一样。

“马克·亚韦尔”告诉他怎样指挥部落用柴泥建立围墙，用黏土烧制砖块，升起炉火锻造锋利的长矛。自然这只不过是在屏幕上进行模拟，但马克西米里安每一次发出指令，村庄就显得更加井井有条。谷仓里堆起了成堆的干草，一些“开荒者”在邻近的地方建立起新的村落，人口在增加，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在这个游戏中，每当玩家发出一条政治的、军事的、农业的或者工业的指令后，只需再按下“空格”键，就可以让时间前进10年。这样他就可以看到所作决策的远期效果了。他可以在荧屏上方的表格里看到游戏进度指数，在那儿可以看到人口、财富、粮食储备、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等情况。

马克西米里安成功地发展了一个具有古埃及艺术特征的文明。他甚至还建造了几座金字塔。这个游戏也让他明白建造纪念性建筑物这种大工程的重要性。原先他一直认为这是人力物力的浪费。纪念性建筑物的建造能确立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另外这些建筑能吸引邻近民族的文化精英，而且作为本民族象征的建筑物还能加强民族全体成员的凝聚力。

哎呀，糟了！马克西米里安忘了制造陶瓷器皿以及密封的粮食仓库了。他的“居民们”眼睁睁地看着储存的粮食被象虫之类的昆虫吞噬掉。因为食不果腹而削弱了战斗力的军队没法抵挡南方努米底亚[12]人的入侵。一切都得重新开始了。

他开始喜欢这游戏了。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人告诉孩子们制造陶器的重要性：一个文明可以在一夕间毁灭，就因为没有想到要把粮食贮存在密封良好的器皿中，防止被象虫或者粉虫吃掉。

他的60万“居民”在游戏中都死光了。参谋“马克·亚韦尔”告诉他只要重新启动游戏就能有一个“新的民族”。在《进化》游戏中，玩家可以反复重启来提高游戏技能。

在按动重启键之前，警察局局长望着彩色屏幕上被遗留在广阔平原上的那两座金字塔，浮想联翩。

金字塔绝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建筑，而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那么枫丹白露森林中那座实实在在的金字塔到底会有什么含义呢？

43.“莫洛托夫鸡尾酒”

不知拐过多少个街口之后，朱丽终于回到了家，回到了安全的避风港。她半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单，捻亮了手电，安静地读起《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来。她想弄明白埃德蒙·威尔斯所讲的“革命”到底是指什么。

作者的思想读来让人觉得很混乱，他一会儿谈到“革命”，而在别处又说成“演变”。而且他经常使用“非暴力”和“避免轰动效应”这些字眼。他想要谨慎地、甚至几乎是秘密地改变人们的思想状态。

所有这些并不矛盾，有好几页谈到了一些革命，而翻过许多页之后，便知道时至今日这些革命没有一个取得成功。就好像一场革命注定会停滞或者失败似的。

和以前她每次翻开这本书一样，朱丽看到不少有趣的章节，其中有几篇介绍了如何制造“莫洛托夫鸡尾酒”燃烧弹的。书中提到的制造方法有好几种。有的是以点燃塞住瓶口的织物来引爆的。更为实用的是以圆形糖片为塞，一旦糖片破裂，瓶子释放出易燃的化学物质而引爆。

“总算找到一些对革命有用的东西了。”她暗自想道，埃德蒙·威尔斯在书里精确地写下了燃烧弹化学成分的配量。只要按图索骥地去做就行了。

这时她感到膝盖上被划破的地方一阵疼痛。她揭开包在伤口上的纱布仔细观察起伤口。她感觉到了那儿的每一根骨头、每一块肌肉和每一处软组织。她的膝盖从来也没有如此真实地存在过。她大声说道：

“你好，我的膝盖。”

她接着又说：“……是这个旧世界让你受到了伤害。我要为你复仇。”

她来到车库里，这儿堆放着各种园艺工具和其他物品。朱丽找到了所有制造燃烧弹所必需的东西。她拿起一只空玻璃瓶，往里面灌进氯酸钠、汽油和其他必不可少的化学品。又从她妈妈那儿拿来了一方绸巾作

为瓶塞。燃烧弹就这样做好了。

朱丽紧握着那枚土制炸弹。学校那座堡垒绝不可能经得住如此一击。

44.旱海时光

蚂蚁们已经疲惫不堪了，它们好久都没有吃上东西了，它们开始忍受着缺少水分导致的最初痛苦。触角变得僵硬起来，足关节也不灵活了，复眼表面蒙上了一层灰土，而它们却没有多余的唾液来清洗眼睛。

那13只蚂蚁向一只沙地跳虫打听了去大橡树的路。跳虫刚一回答完，便立刻被吃掉了，有的时候道谢也会是一种超出你能力范围之外的奢侈。它们把那只昆虫的肢腿都给吸食干净了，以免漏掉任何一点水分子。

如果在它们面前还有一大片广袤荒原的话，它们必死无疑。103号开始觉得连一步也不能再挪动了。

它们愿意用所有的一切去换取哪怕只是半滴水！但最近几年来全球气温急剧上升，春天变得煦暖，夏日变得酷热，而秋天则变得温和，只有在冬季才能感受到寒冷和湿润。

幸而它们知道一种能够节省体力的行走方法。这是从耶迪贝纳岗蚂蚁那儿学来的。这种方法就是交替使用6条腿中的4条来行走。如此一来便始终有两只足能离开滚烫的沙地，暂时得到休息。

103号对奇物异种的兴趣依然不减。这会儿它观察起一些蜱螨来。这些“昆虫中的昆虫”平静地生活在荒漠中，没有天敌的威胁。白天气温上升的时候它们躲在地底下，而当气温下降时，它们就出来活动。蚂蚁们决定照着它们那样去做。

“在我们眼中，它们可以算是个头极小的，就像‘手指’看待我们那样。但在这场考验中，它们却教会我们如何生存下去。”

这又一次提醒了103号，既不能轻视个头比自己小的，也不能轻视个头比自己大的。

“我们处在蜱螨和‘手指’间的平衡点上。”

天气变凉了。蚂蚁们从沙粒下面钻了出来。

一只红色的鞘翅目昆虫从它们面前疾行而过。15号想要朝它射击，但103号告诉它杀死这昆虫毫无用处。它身体呈红色绝对不是偶然的，要知道在自然界中那些炫耀着刺眼颜色的昆虫不是有毒就是十分危险。

昆虫们并不傻，它们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给自己扮上鲜红的靓妆来招揽天敌。如果它们这么做的话，就是在明确地告诉大家不要来找它们的麻烦。

14号说有些昆虫显示红色是让其他生物以为它们有毒，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毒。

7号补充说它也看到过一些互补的拟态进化。有两种蝴蝶长着花纹完全相同的翅膀。一种是有毒的，而另一种没有毒。但没毒的那种同前一种一样不会遭到攻击，因为鸟类认出它们翅膀上的图案，便认为它们是有毒的而不敢去吃它们。

103号认为在吃不准的情况下还是不要冒中毒之险的好。

15号灰心丧气地把鞘翅目昆虫放了。而更为固执的14号追上去把它杀死了。它咬了那昆虫一口。其他蚂蚁都以为它马上就要死去，但没有。这的确是一种模仿有毒生物的拟态。

蚂蚁们扑到昆虫尸体上饱餐了一顿。

蚂蚁们一边走一边讨论关于拟态和颜色的含义。为什么有些昆虫体色鲜艳而有些却不是？

在这样一片酷热和干旱中讨论关于拟态的话题好像不太合时宜。103号暗忖这应该是它与“手指”接触而产生的退化带来的坏影响。但它发觉即使交谈是对水分的浪费，毕竟还是能让它们暂时忘记疲劳和痛苦。

16号说它看到过一条毛虫把自己装扮成鸟头状来吓唬想要捕食它的鸟。

9号说它看到过一只苍蝇模拟成蝎子的样子来赶走捕猎的蜘蛛。

“它是完全变态的还是不完全变态的？”14号问。

这是一个在昆虫中经常被提起的话题。昆虫们很喜欢谈论变态。通常昆虫被区分为完全变态和不完全变态两种。完全变态的昆虫有四个成长阶段：卵、幼虫、蛹和成虫。蝴蝶、蚂蚁、胡蜂和蜜蜂，甚至跳蚤和瓢虫都属于完全变态的昆虫。而不完全变态的昆虫只有三个成长阶段：

卵、若虫和成虫。它们自孵化出来起就长得像一只小型的成虫，其随后的变化过程是渐进的。不完全变态的昆虫有蝗虫、球螋、白蚁和蟑螂。

在完全变态的昆虫中存在着某种对不完全变态昆虫的藐视。但昆虫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总是有这么一种言下之意：“没有经过蛹的阶段，就等于发育不完全。”它们只不过是从幼虫长大成为大幼虫，而不是从幼虫成长为成虫。

“这是一只完全变态的苍蝇。”9号肯定地回答道。

103号看到太阳慢慢躲到了地平线后面，只在天空中留下一片灿烂的黄色和橙色。也许是受到了日光的启发，它脑袋里突然出现一些奇怪的念头。太阳是一种完全变态的动物吗？“手指”是不是也是完全变态的？为什么大自然唯独让它与那些魔鬼接触？为什么一个普通的个体要担负起如此沉重的责任？

它第一次对自己的追求产生了怀疑。期望得到一副生殖器官，企图改变这个世界，想要建立蚂蚁—“手指”联盟，难道这真的有意义吗？如果有的话，那为什么大自然要选择如此曲折危险的方式来实现它的目的呢？

45.百科全书

未来意识：　　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儿？是长有一只与其他手指相对的大拇指吗？是语言吗？是发达的大脑吗？是直立姿势吗？也许区别仅在于对未来的意识而已。所有的动物都生活在过去和现在中。它们对眼前发生的事进行分析，把这些事与过去的经验进行比较。而人正相反，他们试图预见未来发生的事。这种征服未来的倾向很可能是在新石器时期人类开始从事农业的时候出现的。从此以后他们放弃了采摘和狩猎这种不确定的食物来源，而将满心希望都寄托在未来的收成上。于是人类对于未来的看法自然而然变得主观了，而且这种看法因人而异。人类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创造出一种语言来描述未来。正是有了未来意识才产生了描述未来的语言。

古代语言的词汇量很小，语法也很简单。但为了谈论未来现代语言不停地使自己的语法更为精练。

为了实现对未来的期望，就要发明技术。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发端。

人类给超越其未来意识的事物起了一个名字——上帝。但科学枝术却让人类能够越来越好地掌握未来，于是上帝渐渐消失了，被气象学家和未来学研究者以及其他一些人所取代，这些人想要借助于机械来预知明天会是什么样的，明天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别样的。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46.眼睛的重要性

马克西米里安·里纳尔静静地仔细观察着那座金字塔。他把它重新画在了笔记本上，以便更好地把握它的外形以及与森林环境对照而产生的突兀感。然后他仔细核对了图稿，保证图稿百分之百地和眼前所见的相吻合。在警校，里纳尔经常教导学员们只要长时间对某人或某物进行仔细观察，就可以获得无数宝贵的信息。凭借这些信息任何谜团都将迎刃而解。

当年他正是用了这一招才把现在的太太森蒂娅追到手的。那时她是个傲慢的高个儿美人，经常让追求者碰上一鼻子灰。

马克西米里安是在一次时装表演会上遇到她的。她是所有模特中最“出挑”，同时也是最让在场所有男人垂涎三尺的尤物。他盯着她观察了好久。起初，这执着而敏锐的目光让年轻姑娘感到很不舒服。但后来他可着实让她吃了一惊。就在目光流动之间，他已经发现了所有有价值的东西，让他足以揣摩出姑娘的心思与秘密。她脖子上挂着一个颈饰，上面刻有她的星座标记：双鱼座。她的耳垂因为戴耳环而造成了感染。她身上的香水味十分浓重。

吃饭的时候，他坐在了她的边上，并就星座这个话题和她攀谈起来。他说了一通星座的神奇魔力以及水、土、火三元素之间的差异。森蒂娅刚开始的时候对他还有些不信任，但慢慢地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然后他们谈到了耳环，他告诉姑娘有一种最新发现的抗过敏物质能让人体适应各种不同合金的首饰。之后话题又转到了香水、化妆、节食减肥以及减价销售上。“在最初的时刻应该谈对方比较熟悉的内容以让她觉得舒服而消除戒心。”

在谈了一些她熟悉的话题之后，他跟她聊了一些她不熟悉的东西：并不流行的电影、异国的美食、印数极少的珍本书籍。他的第二步爱情战略很简单，那就是遵循他以前注意到的一条规律：漂亮女人喜欢听到别人称赞她聪明，聪明女人喜欢别人夸赞她美丽。

第三步，他握住姑娘的一只手看起她的掌纹来。其实他对此一窍不

通，但却圆滑地说了一些所有人都爱听的话：她的命运与众不同，她会经历一场浪漫的爱情，也会幸福的，会有两个孩子，两个儿子。

最后一步，为了保证计策成功，他来了一招欲擒故纵，装作对森蒂娅的一位女友产生兴趣。这一招立刻让姑娘妒火中烧。三个月后他们就结婚了。

马克西米里安观察着金字塔。这个四面体更不容易被征服。他走近金字塔，伸出手去摸它。

他好像听到从建筑物里传出一声响动。他收起笔记本，把耳朵贴到了玻璃壁上，听到里面有人在说话。毫无疑问，在这栋奇怪的建筑物内有人。他仔细地听着，突然听到一声枪响。

他吃了一惊，向后退了几步。对警察而言最重要的是亲眼目睹，他不愿意仅凭听觉来做出推断。但刚才那一声巨响的的确确是从建筑物内部传出来的，他重新把耳朵贴到金字塔的侧壁上。这回他听到了汽车轮子连续的吱嘎声，接着是嘈杂声、古典音乐、鼓掌声、马嘶声、机枪扫射声。

47.蜻蜓救星

那13只蚂蚁再也走不动了，它们已经累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它们必须节省每滴水分，不能让它们在说话时化作水蒸气消散在空中。

103号突然在一望无际的天空中看到有什么东西在动，那是一群豆娘。这群在最后关头出现的大蜻蜓对于蚂蚁来说正如同海鸥对于远航的水手一样重要：它们的出现说明不远处就有一片绿洲。兵蚁们重新振作起精神。它们擦去蒙在眼睛上的灰尘，以便看清楚那群蜻蜓的动向。

一只蜻蜓飞了下来。四只有脉的翅膀轻轻掠过蚂蚁的头顶。蚂蚁们停下来观察那只巨大的昆虫。在它那透明翅膀的每一根翅脉中都可以看到汩汩流动的血液。蜻蜓的确是飞行能手，它不仅能在空中悬停，而且靠着它那四只各自独立的翅膀，蜻蜓是唯一能够倒飞的昆虫。

巨大的黑影靠近了，停在空中，既而又加速绕着它们转起圈子来，好像是在示意要带它们去安全的地方。它飞行时一点声音也没有，正说明它体内充满了水分。

蚂蚁紧跟着它。它们终于发现空气开始变得清凉一些了。在一处丘陵光秃秃的“脑门”上长出了一丛深色的毛发。是草！是草！哪里有草，哪里就有琼浆玉液，有凉爽，有水分。它们得救了。

13只蚂蚁向那片世外桃源狂奔而去，就着植物嫩芽和小昆虫饱餐了一顿。它们贪婪的触角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些花朵：蜜蜂花、水仙、报春、风信子、仙客来。一些越橘、接骨木、黄杨、大蔷薇、榛树、山楂、山茱萸树从灌木丛中挺拔而出。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天堂。

它们从没见过植被如此茂盛的地区。到处都是果实、鲜花、青草；还有忙碌的小昆虫。这些可口的猎物跑得太慢，根本无法避开蚁酸弹的攻击。花粉随着和风四处飘荡，种子在肥沃的土壤中萌芽，一切都显得那么生机勃勃。

蚂蚁们一刻不停地吃着，直到把消化胃和公共嗉囊都给填得饱饱的为止。这些食物的味道是如此鲜美，饥渴过度的时候吃什么都会香喷喷

的。即便只是一粒普通的蒲公英种子也能品尝出上千种味道，入口先是甘甜，既而转涩，最后又生出咸味。花朵雌蕊上的露水也能使味觉感受到诸多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是蚂蚁们从来都没有怎么留心过的。

5号、6号和7号又跑到雄蕊上又舔又嚼，就像吃口香糖一样。对它们来说一段并不稀奇的根都成了一道精美的菜肴。它们正痛痛快快地享受一把雏菊花粉澡，还搓起黄色的花粉球打起“花粉仗”来。

它们放出充满喜悦的费洛蒙，而收到这些费洛蒙时它们又感到一阵刺痒。

蚂蚁们吃呀、喝呀、洗澡呀，然后又开始吃呀、喝呀、洗澡呀。闹累了，它们就用青草将自己擦干净，然后躺在草丛中，品味着生命的幸福。

这13只蚂蚁总算安然无恙地走出了北方的“白色旱海”。它们吃饱喝足之后，心情慢慢平静下来，又聚在一起谈起天来。

10号请求103号再给它们讲讲“手指”的事。也许它们仍在担心老蚂蚁还没来得及将心中的秘密都吐露出来之前就咽了气。

103号向它们提到了一件“手指”发明的令人疑惑不解的东西：三色火焰。“手指”把这种东西当作信号灯竖在马路上以避免交通堵塞。当信号灯是绿色的时候，所有的“手指”都可以走到马路上。当它变成红色时，它们又全都停在原地一动不动，好像死了一般。

5号说这应该是阻止“手指”入侵的一个好办法。只要在各处都竖起红色信号灯就行了。但103号提出了反对意见，它说有些“手指”并不服从信号灯的指挥。它们随心所欲地想走就走。要想阻止“手指”的入侵还得想别的办法。

“那么‘幽默’到底是什么呢？”10号问。

103号想要给同伴们讲一则“手指”的笑话。但由于那些笑话它一则也没听懂，所以全给忘了。它隐约记得有一个“爱斯基摩人在大浮冰上”的故事，但它从没搞明白爱斯基摩人是什么，浮冰是什么。

尽管如此，也许它还是有东西可讲的：蚂蚁和蝉的故事。

“一只蝉整个夏天都在歌唱，到了秋天它跑去找蚂蚁借粮。蚂蚁拒绝了，告诉蝉什么也不会给它的。”

听了这故事，那12只年轻兵蚁奇怪为什么蚂蚁不把蝉给吃掉。103号回答它们笑话就是这样的，蚂蚁听了如坠五里雾中，而“手指”听了笑话却会产生痉挛。10号让103号把这个奇怪的故事讲完。

“蝉离开了蚂蚁的家，最后饿死了。”

年轻兵蚁们都觉得这故事的结尾挺让人心酸的。它们又提出些问题来弄明白这故事的含义。

为什么故事里的蝉整个夏天都在唱歌？而众所周知，蝉实际上只是为吸引配偶才歌唱的。交配结束后它们就再也一声不吭了。为什么蚂蚁不把被饿死的蝉搬回家，切成小块做馅饼吃呢？

讨论突然停了下来，那一小队蚂蚁发现青草在轻轻颤抖，花瓣皱紧了起来，覆盆子也改变了它的味道。周围的动物全都躲到了地底下。空中有某种危险在逼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这些森林褐蚁把它们吓成这样的吗？

不是。是一种更可怕的威胁让植物的枝叶颤抖起来。一种不祥的感觉在空中弥漫。此时才近中午，天色逐渐阴沉下来。天气还很热，但是太阳好像是遇上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射出最后几道光芒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蚂蚁们竖起触角。天空中有一片黑云正在逼近。起初它们还以为这是一场暴风雨。但不是的，天上既没刮风也没下雨。103号想大概是一些会飞的“手指”偶然从这儿经过。但这也不对。

尽管蚂蚁的复眼没法看得很远，但慢慢地它们还是看清了这片在空中延伸过来的乌云到底是什么。嗡嗡声越来越响，蚂蚁的触角捕捉到一种强烈的气味。天空中的这团乌云是……

蝗虫！

一大群迁徙的蝗虫！

通常来说在欧洲极少能看到这么多蝗虫。在西班牙和法国的蓝色海岸曾经发生过几次蝗灾。但自从全球气温上升以来，这些南方的昆虫把活动范围拓展到了卢瓦尔河以北。农耕连作更使它们的数量大大增加了。

迁徙的蝗虫！当它们落单时，蝗虫举止优雅、有礼貌，其味甘美；

但当它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酿成最最可怕的灾祸。

蝗虫独处时体色呈浅灰色，行动谨慎。一旦它和其他蝗虫聚集在一起时，体色便转而成为红色、玫瑰色，然后是橙色，最后变成橘黄色。这种橘黄色表明蝗虫的性兴奋达到了高潮。从此时起，蝗虫开始狼吞虎咽地吞吃食物。雄蝗虫会和所有在它活动范围内的雌性进行交尾。它的性疯狂同它对食物的疯狂追求一样可怕。为了满足这种生理要求，蝗虫随时准备摧毁它前进道路上的一切。

单独的蝗虫是在夜间跳跃活动的，而成群的蝗虫则在白天飞行；单独的蝗虫生活在荒漠中，对干旱十分适应，而成群的蝗虫更喜欢潮湿的环境，并且肆无忌惮地吞吃所有的农作物、灌木和森林。

这是否是“手指”电视中所说的“集体力量”的一种表现形式？数量的累积可以取消个体的自我抑制，废除约定俗成的传统，抛弃对其他生命的尊重。

5号向大家发出原路折回的命令。但它们都明白已经来不及了。

103号看着那片死亡之云朝它们逼近。

它们就在那儿，好几百万只蝗虫在空中攒集。几秒钟之后它们就要向地面发起进攻，那13只贝洛岗蚁们好奇而又害怕地竖着触角观察着这一切。

那朵乌云在空中盘旋，好像是要先用恐惧这武器把地面上所有胆战心惊的生物杀死。蝗虫在空中运动着，形成了类似莫比乌斯带的旋涡[13]。有几只蚂蚁简直不能相信这竟会是真的，它们希望是自己看花了眼，这只不过是一团很厚很厚的灰尘而已。

乌云渐渐伸展开来，形成一些奇怪的图案。这是毁灭开始前的预兆。

在地面上蚂蚁们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尤其是见多识广的103号，它竭力想要找到一个特殊的解决方法。

但它仍是束手无措。103号检查了一下腹中蚁酸弹的储备量，寻思着靠这些蚁酸弹能打下多少只蝗虫来。

乌云慢慢地盘旋下降。无数大颚摩擦产生出的噼啪声听得越来越清楚了。青草蜷缩了起来，它们本能地意识到这些贪食成性的蝗虫是它们

生命的终结者。

103号注意到天空愈加昏暗了。兵蚁们聚成一团，随时准备射出腹中的蚁酸弹。

来了。就如同一支庞大的空军投入试探性进攻的伞兵部队一样，第一批蝗虫倾泻到地面上。它们着陆时笨拙地弹了几下，但很快便站稳了脚跟，开始吞噬起周围所有的生命。

它们一边吞食一边交配。

雌蝗虫刚着陆，雄蝗虫便凑上来和它们交配。交配一结束，雌虫们就开始以惊人而可怕的速度在土壤中产卵。蝗虫的主要武器正是这种成批产卵的迅速繁衍方式。

比蚂蚁的蚁酸弹更为有效、比“手指”粉红色末端更为可怕的就是蝗虫的生殖器官了。

48.百科全书

人的定义：　一个肢体发育完全的6个月大的胎儿是不是已经可以被视作一个人了？如果可以，那么3个月大的胎儿是不是一个人？刚受精的卵是不是一个人？一个陷入昏迷、毫无意识可言但心脏仍在跳动、肺仍在呼吸的植物人算不算是个人？

一个被保存在营养液中仍在活动的人脑算不算是个人？

一台能重复所有人脑思维机制的计算机是否可以被称作为一个人？

一个外形与人相同，同时有着与人脑相同的大脑的机器人算不算是一个人？

一个由遗传工程学创造出来的、在本体机能衰退时作为器官贮备之用的克隆人算不算作一个人？

没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

从远古时期一直到中世纪人们始终认为妇女、异乡人、奴隶不能算作是人。通常只有立法者被视作唯一能确定什么是“人”而什么不是一个“人”。现在还得给他配上生物学家、哲学家、信息论专家、遗传学家、诗人和物理学家，因为实际上人的定义变得越来越难以确定了。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49.摇滚乐队

朱丽来到了学校的后面，看着那堵高大而坚固的橡木门，放下背包，从里面取出那枚她自己做的燃烧弹。她拨动着打火机上的转轮，但只打出点点火星，而火焰并没有出现。火石用完了，她在包里翻了个底朝天，终于找到一盒火柴。这下可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她向学校后门扔出燃烧弹了。她划亮了火柴，注视着那即将引燃燃烧弹的橘黄色火苗。

“啊！你来了，朱丽？”

她本能地把燃烧弹藏了起来。这个妨碍她悄悄放火的人又是谁？她转过身，原来是大卫。

“你到底还是决定来看我们乐队排练了。”他带着一种预言家的口吻说道。

这时门房满腹狐疑地朝他们这边走来。

“正是如此。”她急忙回答说，一边把燃烧瓶藏得更加严实了。

“那好，跟我来吧。”

大卫把朱丽带到了“七个小矮人”排练的地下室，有几个人已经在调试乐器了。

“瞧，我们有客人……”弗朗西娜叫道。

房间很小，刚够放下一个堆满乐器的舞台。墙下布置了一些乐队在周年校庆或舞会演出时拍的照片。

姬雄关上门，这样就不会有谁来打扰他们了。

“我们还担心你不来了呢。”纳西斯揶揄着朱丽说道。

“我可是来看看你们是怎样排练的，不为别的。”

“你在这儿没什么事可做，我们不需要参观者！”佐埃高声说道，“我们是一个摇滚乐队，要么你和我们一起演出，要么你就走人。”

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反倒让亮灰眼睛姑娘更想留下来。

“你们可真走运，能在学校里找到自己的小天地。”她叹了一口气说。

“我们得有个地方排练，”大卫向她解释道，“在这一点上，校长倒是显得很合作。”

“他那是想证明在他的学校里文化活动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保尔补充道。

“班上其他人都认为你们只不过想形成一个小集团而已。”朱丽说。

“这我们知道，”弗朗西娜说，“不过我们可不在乎。我们过这种地下室生活就是要活得开心。”

佐埃抬起头。

“你还不明白？”她说，“我们在这儿排练，而且我们只想自己待着。这里没你的事儿。”

姬雄看到朱丽并没有要走的意思，便出来打圆场。

“你会玩什么乐器吗？”他问。

“不会。但我学过唱歌。”

“你会唱什么？”

“我唱女高音。主要是亨利·普赛尔、拉威尔、舒伯特、弗雷、萨蒂⑭等人的作品。那你们玩什么音乐？”

“摇滚。”

“摇滚这说法太笼统了，什么也说明不了。是哪一种摇滚？”

保尔接过话茬：“我们听创世纪乐队（Genesis）的早期作品，从《童真罪行》（*Nursery Crime* ）、《狐步》（*Foxtrot* ）、《百老汇的祭祀羔羊》（*The Lamb Lies Down on Broadway* ），一直到《那条尾巴的把戏》（*A Trick of the Tail* ）；还有Yes乐队的所有专辑，尤其喜欢《靠近边缘》（*Close to the Edge* ）和《Tormato》；以及平克·弗洛伊德的所有作品，主要有《动物》（*Animals* ）、《希望你在此》（*I Wish You Were Here* ）和《墙》（*The Wall* ）。”

朱丽很在行地摇了摇头："啊，是吗？这些都是70年代摇滚发展时期的老作品了！"

这一看法并没有被乐队成员们所接受，显然，这些都是他们所喜欢的音乐。大卫来替她解围了："你说你学过唱歌，那么你为什么不试试做我们的主唱呢？"

她摇了摇头，说："不了，谢谢，我的声带受过伤，咽喉动过手术，医生建议我不能让声带再过度用力了。"

她的目光划过他们的脸庞。说实话她很想跟他们一起唱，而且他们也都觉察到了这一点。但她已经习惯于说不了，这次同样也本能地拒绝了这一建议。

"如果你不想唱的话，那我们可不欢迎你。"佐埃又说。

大卫并不想就这样让谈话陷入僵局。

"我们可以试试一首老的布鲁斯调子。布鲁斯是介于古典音乐和摇滚之间的，你可以根据曲调唱你想唱的东西，用不着用力发声，只要轻声哼出来就可以了。"

除了佐埃仍心存疑虑之外，其他人全都一致同意。

姬雄向朱丽指了指放在屋子中央的麦克风。

"你别担心，"弗朗西娜安慰她说，"我们以前也都是学古典的，我弹过5年钢琴。我那个老师实在太因循守旧了，很快我就把兴趣转到爵士乐，随后便是摇滚上来了。这些对他来说都只是些不入流的音乐。"

每个人都各就各位了。保尔走到调音台旁，调整起电势计来。

姬雄在鼓上打出了一个简单的两拍子。佐埃用显示不耐烦的动作弹起贝斯应和着他。纳西斯弹着布鲁斯常见的几个和弦：8个Mi，4个La，然后正是4个Mi，2个Si，2个La，2个Mi。大卫在电子竖琴上弹出相同的琶音。与此同时弗朗西娜也用键盘重复着这个调子。音乐伴奏已经出来了，只差主唱了。

朱丽慢慢地握住麦克风，时间好像凝固了一样，然后双唇微启，颌部放松舒展，她张开嘴唱了起来。

和着这支布鲁斯曲子，她唱出了在脑海中首先出现的歌词。

“一只绿色的小老鼠，往草丛中飞奔……”

刚开始的时候，她的嗓音仍嫌浑浊。但到了第二段歌词，就变得热烈奔放起来。她的声带振动得更厉害了。朱丽把那些乐器声一个接一个地盖了下去，都用不着保尔去动调音器。屋子里再也听不见吉他、竖琴和键盘的声音了，只有朱丽的歌声在回响，间或隐隐地传出姬雄的鼓声。

“你会得到一只热蜗牛……牛……牛。”

她闭上眼睛，把声音保持在一个音阶上。

“哦哦哦……”

保尔想要调整一下功放，但已经没什么可放大的了。朱丽的声音已经超出了麦克风的调节范围。

朱丽停了下来。

“这间屋子太小了，我可以不用调音器。”

她又唱出一个音符，余音在四壁之间回响。姬雄和大卫被这歌声深深打动了，弗朗西娜用力弹着错误的音阶。保尔呆呆地看着仪表盘上的指针。朱丽的歌声在屋中回荡，占据了整个空间，如清流一般深入每个人的耳道。

屋子里安静了好一会儿。弗朗西娜放下键盘头一个鼓起掌来，很快其他人也都跟着鼓起掌来。

“当然，这和我们平时玩的不太一样，但的确很有趣。”纳西斯难得一次认真地说道。

“你的入选考试通过了，”大卫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留下来成为乐队的一员。”

以前朱丽只接受过一位声乐老师的正统训练，但她还是很愿意尝试一下和乐队一起搞音乐。

他们又重新开始排练。这次是一段结构更完整的曲子：平克·弗洛伊德的《空中大转轮》（*The Great Gig in the Sky* ）。朱丽已经可以把嗓音一步步拔高，尝试一些跌宕起伏的音乐效果，直到达到极限为止。她再也不会回到从前那种病态中去了，她的歌喉复苏了。她的声带完好

如初。

“你好，我的声带。”她在心中默默问候道。

“七个小矮人”的成员们纷纷问她是怎么学会如此纯熟地控制嗓音的。

“这是一门技术，得反复练习才行。我有过一位很棒的老师，是他教会我如何去控制音量的。他经常让我待在关着的房间里，在黑暗中发声来判断房间的大小体积，并注意在墙壁振出回声之前收住声音。他还让我低着头或是在水里唱歌。”

朱丽还向他们讲述了她的老师杨凯莱维施有时候让他的学生们一起练习“类魂”⑮ 。也就是随大家一起唱，直到最后十分准确地一起唱出同一个音符，就好像是从同一张嘴里唱出来的一样。

朱丽建议“七个小矮人”和她一起来进行这种训练。她唱出一个准确的音符，其他人尽量跟上她。但结果并不怎么令人满意。

“不管怎么样，对我们来说你是后加入的。”姬雄说道，“如果你愿意的话，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新招的主唱了。”

“可是……”

“别再像个装腔作势的小女人那样了，”佐埃在她耳旁轻声说道，“这会使我们厌烦的。”

“好吧……我同意。”

“太好了！”大卫欢呼道。

所有成员都向她表示祝贺，并为她一一作了介绍。

“坐在鼓架后面的那位黑发、长着蒙古褶眼睛的大个儿是姬雄，在‘七个小矮人’中他是老师，是领袖。即使是在最糟糕的处境中他也能保持镇定，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他。”

“你就是头儿？”

“其实我们这儿没有头儿！”大卫纠正道，“在我们乐队中实行独立民主。”

“什么是独立民主？”

“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影响别人的前提下做他喜欢做的事。”

朱丽离开麦克风，坐到一张小矮凳上。

“你们真能做到这一点吗？”

“是音乐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当我们一起演奏时，我们必须使各自的乐器相互配合。我想之所以我们能相处融洽，正是因为我们组成了一支真正的摇滚乐队。”

“况且我们的成员也不多。七个人在一起要做到独立民主并不困难。”佐埃说道。

“她叫佐埃，贝斯手，这可是个倔……啊，‘倔妞’。”

这个一头短发的大块头姑娘听到别人叫她的绰号便做了一个鬼脸。

“佐埃她总是先发一通牢骚，然后胡说八道捣捣糨糊。”姬雄为她做了更详细的解释。

大卫接着说：“调音师保尔，我们的‘天真汉’，长得胖乎乎的。他总担心做蠢事，却怎么也无法避免。那些在他视力范围内看上去像食物的东西，他都要放到嘴里尝一尝。他认为只有靠舌头人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周围的世界。”

保尔听了沉下了脸。

“莱奥波德，长笛手。我们叫他‘嫩脸皮’。传说他是印第安纳瓦霍⑯部落酋长的孙子，但你看他金发碧眼的，这传说可信度不大。”

莱奥波德竭力装出他祖先那般面无表情的样子。

“他对建筑尤其感兴趣。只要一有空闲，他就会在纸上画出理想中的房子。”

然后大卫继续介绍其他成员：

“弗朗西娜，键盘手，‘瞌睡虫’。她整天都在做白日梦。她在电脑游戏上花了很多时间，因为她老是盯着屏幕，所以眼睛总是红红的。”

那个一头金色长发的年轻姑娘微微一笑，点燃一根大麻烟。一缕长长的蓝色烟柱盘旋上升。

“主音吉他，纳西斯，我们的‘开心果’。他看上去就是这么一副乖宝

宝的样子。但你很快就会知道，他总能说出让人开怀或者扫兴的话来。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正如你所看到的，他是位酷哥，总穿得整整齐齐的。这些衣服都是他自己做的。”

这个带点娘娘腔的男孩朝朱丽挤了挤眼睛，补充道：

“最后是我们的竖琴手，大卫。我们叫他‘阿特舒’。也许是因为他的骨髓炎，他总是忧虑不安，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但我们还是能忍受他的。”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别人称你们为‘七个小矮人’了。”朱丽说。

“矮人‘Nain’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侏儒，是从希腊语‘gnômê’演变而来的，在希腊语中意为‘知识’。”大卫说，“我们各有各的特长，这样才能配合得天衣无缝。那你呢，你是谁呢？”

她犹豫了一会儿。

“我……我当然是白雪公主啰。”

“对于一个白雪公主而言，你太黑了。”纳西斯指着朱丽一身黑色的衣服说道。

“我正在守孝，”朱丽解释道，“我的父亲刚在一场意外事故中离开了我。他生前是河流森林管理处处长。”

“你不守孝的时候穿什么呢？”

“不守孝的话……我还是穿黑的。”她顽皮地调侃道。

“你是不是和童话中的白雪公主一样等着一位白马王子用吻把你唤醒呢？”保尔问。

“你把‘白雪公主’和‘睡美人’给搞混了。”朱丽反驳道。

“保尔，你又在说蠢话了。”纳西斯不失时机地说。

“这可不一定。在所有的传说中都有一个沉睡的姑娘等着她的爱人来救醒她……”

“我们再唱一会儿好吗？”朱丽向他们建议道。她已经开始上瘾了。

他们又挑了几首难度更大的曲子，Yes乐队的《你和我》（*Yor and I* ）、平克·弗洛伊德的《墙》和创世纪乐队的《晚餐预备》（*Supper’s*

Ready）。最后这首有20分钟长，而且每个人都有一段独奏。

现在朱丽已经能够自如地驾驭自己的声音了。尽管这三段乐曲在风格上有很大差异，但她却能即兴搞出些有趣的声乐效果。

排练结束了，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我和我妈吵了一架，所以不想回家。今晚有谁能让我到他家住一宿？”朱丽问。

“大卫、佐埃、莱奥波德和姬雄都住在学校里。弗朗西娜、纳西斯和我是走读的。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轮流住到我们三个家里。今晚你可以去我家，我家有一间客房。”保尔向她建议道。

朱丽对保尔的建议似乎不太感冒。弗朗西娜明白朱丽不太愿意去男生家过夜，于是提议可以去她家。这回朱丽同意了。

50.百科全书

元音的演变：　　在诸多古代语言如古埃及语、希伯来语、腓尼基语中是没有元音而只有辅音的。元音代表了人说话时的语音语调。如果我们通过书写符号给词语以元音，这词语就被赋予了力量，因为我们同时给予了它生命。古语云：“如果你能准确地拼写大衣柜这个词的话，在你的头顶上就能放下这个家具。”中国人也有与此相类似的看法。在公元2世纪，当时最著名的画家吴道子被皇帝召到宫中，受命画一条龙。画家把整条龙都画了下来，就是没画眼睛。“你为什么把眼睛给忘了？”皇帝问他。“因为我要是画上眼睛，它们就会飞走的。”吴道子回答说。皇帝不相信，坚持要吴道子添上眼睛，吴道子照办了。传说龙真的破壁而去了。⑰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51.云开日现

103号和它的同伴们与蝗虫搏斗了几分钟便已经精疲力竭了。103号腹袋中的蚁酸弹几乎都要打光了。没有别的办法，老蚂蚁只有用大颚来拼杀，这需要更大的体力。

蝗虫并没有真正地抵抗。它们甚至都不和蚂蚁搏斗。

真正可怕的是它们的数量。贪婪地张着大颚的蝗虫不停地从天空中落下，好像是连绵不断的雹雨。

这阵昏天黑地的雹雨丝毫没有暂停一会儿的迹象。

大地上布满了好几层这种昆虫，大概有六七只蝗虫的高度，一眼望不到边。103号挥舞着大颚朝蝗虫堆砍杀、砍杀，就像秋天田野中的农民那样砍着蝗虫的身体。它克服重重险阻可不是为了在这种一门心思只知道成批繁殖后代的昆虫面前屈服的。

它回忆起在“手指”世界里，当人口出现过剩时，雌性“手指”就会服用荷尔蒙来减少生育。那些荷尔蒙被称作避孕药。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给这些侵略成性的蝗虫吃避孕药。本来有一两个孩子就好，现在却生了二十个，这是何等的“丰功伟绩”呀！明知无法给予后代足够的照顾和教育还毫无节制地增加种群数量，数量增加只会给其他生物带来灾难，这么做到底有何意义呢？

103号绝不愿意对这些疯狂繁衍者示弱。蝗虫的残肢断体在它周围四溅飞舞，它一直杀到连大颚都累得抽起筋来。

突然，一线阳光穿过“乌云”照亮了一株越橘树。一个信号。103号和它的战友们急忙爬了上去。它们吃了些浆果以补充一下体力，振作一下精神。锋利的大颚所到之处溅起滴滴海蓝色的浆液。

“现在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了。”

103号竭力使自己恢复平静，它朝天空伸出触角。地面上一片狼藉，天上蝗虫雨已经停止了，太阳又重现光芒，它哼起一首古老的贝洛岗

歌谣：

阳光渗入我们空虚的肉体，

轻抚我们疼痛的肌肉，

重聚飞散的灵魂。

歌声给它带来了勇气。

蝗浪重新聚集了起来，那13只蚂蚁攀在越橘树上，就像是汹涌波涛上的数叶扁舟一般摇摇欲坠。

52.在弗朗西娜家

弗朗西娜住在8楼，没有电梯。上楼可真是件费劲的事。她们好几次不得不在楼梯上停下来喘口气。总算到了，她们再也感觉不到漫布在大街上的那些危险了。

这儿是顶楼的下面一层，但仍能闻到街上垃圾的恶臭，弗朗西娜在她那只当书包用的大口袋里翻找了好一会儿，终于从一大堆稀奇古怪的小玩意中拿出了一大串钥匙。

她开了门上的四道锁，然后肩头一用力把门给撞开了。“门因为受潮而变形了，不太好开。”

这间她宣称为“套间”的屋子只不过是间面积很小的单间公寓，里面所能看到的摆设只有一些电脑和烟灰缸。天花板上有一晕渗水的痕迹，那是以前楼上住户家里发大水留下的。在多层居民楼里这是司空见惯的：楼上的住户总是任凭浴缸里的水溢得满地都是，而楼下的则用大包大包的垃圾袋把垃圾管道给堵上。

糊墙纸已经发黄变黑了。弗朗西娜肯定不太花工夫打扫。屋子里到处都积着一层厚厚的灰，让人看了只觉得死气沉沉。

“随便坐，就像在你自己家里一样。”弗朗西娜说着朝她指了指一把已经破洞了的椅子，这很可能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朱丽坐了下来。弗朗西娜注意到她那只化了脓的膝盖。

“是‘黑鼠’那帮坏小子干的好事吧？”

“已经不疼了，但我能感觉到里面的每一根骨头。怎么对你说呢？就好像我意识到了我膝盖的存在。我能感觉到髌骨、关节以及所有能让两根骨头一起运动的复杂组织。”

弗朗西娜一边检查着伤口周围青灰色的瘀斑，一边心想朱丽是不是有点受虐狂的倾向。她好像挺喜欢这伤口似的，因为这能让她想到自己膝盖的存在……

“顺便问一句，你抽什么烟？”弗朗西娜问道，“你抽不抽大麻烟？我还得把你的伤口处理一下，让我找找哪儿有卫生棉和红药水。”

她先用剪刀把朱丽那条粘在伤口上的长裙给剪掉。一阵轻柔的动作之后，亮灰眼睛姑娘的大腿露了出来。

“这下我的裙子可真的很难看了！”

“这样更好，”另一个一边抹着红药水一边反驳道，“这样别人就能看到你的大腿了，再说它们的确很漂亮。女性第一重要的事就是展示自己的双腿。好了，你的伤口很快就会结痂的。”

弗朗西娜惬意地点起一支烟，然后递给她：

“我得教你怎么去换换心思。也许我干不了什么大事，但我知道怎样随遇而安。相信我吧，生活中多些选择是件很好的事。你会诸事不顺，但只要能随机应变，就没什么是无法忍受的了。”

她说着朝电脑走去，打开了启动开关。屋子一下子就变成了超音速飞机的驾驶舱。各种指示灯闪耀不停，磁盘相互碰撞发出噼啪的声音，让人几乎忘却了墙上的斑驳痕迹。

“你这些电脑可真不错呀！”朱丽赞叹道。

“可不，我在这上面花了几乎全部的精力和积蓄。我的嗜好就是电脑游戏。我选了一段创世纪乐队的老曲子做背景音乐。一打开开关，我便沉浸在电脑世界中忘乎所以了。最近我玩得最多的游戏是《进化》。在这个游戏里，你可以重建各个古老文明。你可以让他们相互作战，指令他们发展手工业、农业、工业、商业，以及所有必不可少的！时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消磨了。你觉得你在重塑人类历史。想试一试吗？”

“为什么不呢？”

弗朗西娜向她解释如何建立文明，发展技术，指挥战争，建造公路，派出海上探险队，与邻近的文明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派遣商队，操纵间谍，举行选举，预测潜在的威胁以及如何检验近期、中期和远期的发展结果。

“即使是在电脑世界中，成为一个民族的创导者也不是个容易的活儿，”弗朗西娜说，“当我全身心地沉浸在游戏中时，我对人类历史有了

更多的了解，甚至还能对人类的未来有所预见。比方说，通过游戏我明白在一个民族的进化过程中，最初阶段必须实行专制统治：如果想要跳过这个阶段直接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专制政权还是会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有点像汽车上的变速箱，我们应该由一档、两档到三档循序渐进。如果一下子就提到二档，车就会熄火。而我正是遵循这种方式来发展我的文明。先是一段长时期的专制制度，但民主国家太弱小了……你自己玩过就会知道的。”

弗朗西娜经常玩这个《进化》游戏，现在娓娓道来倒像是能分析起现实的人类世界了。

“你不相信吗，在冥冥中也有一个万能的玩家在操纵我们的生活？”朱丽问道。

弗朗西娜放声大笑起来。

“你是说神吗？是的，有可能，这很有可能。但是如果真的有上帝，那他肯定赋予了我们充分的自由意志。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而是像我在《进化》游戏中对我的民族所做的那样，他让我们自己去发现什么是正确的而什么是错误的。照我看来这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上帝。”

“也许他是故意这么做的。正是因为上帝赋予了我们自由意志，我们才有绝对的理由做出蠢事，做出天大的蠢事，而他则袖手旁观。”

这一看法好像让弗朗西娜想到了许多，“你说的不错，也许他是出于好奇才让我们有自由意志的，他想看看我们会做出些什么事情来。”她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想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会不会是因为他不想看到一大群卑躬屈膝、充满奴性、毫无生趣的服从者？可能上帝喜欢我们才赋予我们如此充分的自由作为礼物。完全的自由意志是神对于他人民之感情的最有力的证明。”

“很遗憾，我们却身在福中不知福，还不知道喜欢我们自己。”弗朗西娜总结道。

这会她又忙着给她的“民众”发出指令。她的手指飞速地在键盘上运动着，命令她的“民众”进行农艺学研究来发展粮食生产。

“在游戏里我可以帮助他们搞研究发现。电脑让我们能够绝对地狂

妄自大一番，而不会伤害任何人。我，我是一位女神。”

她在电脑前整整坐了一个小时。朱丽揉了揉眼睛。一般情况下，眼睑的眨动每5秒钟就能释放出一层7微米厚的眼泪以润滑清洁角膜，使之更为柔软，但长时间注视屏幕还是让她的眼睛发干。她再也不想那个人所创造出来的世界了。

“我说，年轻的女神，”朱丽说，“我请你歇一会儿吧，老盯着你的世界会把你的眼睛搞坏的。我敢肯定即便是我们的上帝也不会24小时连续不停地观察我们的星球，除非他的视力特别好。”

弗朗西娜把电脑关掉，揉了揉眼皮。

“朱丽，你除了唱歌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兴趣爱好？”

“我有件比电脑好得多的东西。它可以放在口袋里，比电脑要轻上100倍。它有一个十分宽大的屏幕，可以无限制地工作下去，只要一打开就立即开始工作。它包罗万象而且从不出故障。”

“一台超级计算机？你可把我的胃口吊起来了。”她一边说一边往眼睛里滴眼药水。

朱丽笑了笑：“我说的这个比你的电脑好得多，而且不会弄伤眼睛。”

她拿出厚厚的《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在弗朗西娜面前晃了晃。

“一本书？”弗朗西娜惊奇地问道。

“这可不是一本普通的书，是我在森林中某个隧道的尽头发现的。书名是《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是一位老学者写的。他一定周游过全世界，才能积累起关于所有国家、所有时代、所有领域如此丰富的知识。”

“你太夸张了吧。”

“好吧，我承认对作者一无所知。但你还是先读一下吧。你肯定会感到惊奇的。”

她把书递给弗朗西娜，然后两人一起翻阅起来。

弗朗西娜看到一段关于信息论的文章。文章提到信息技术是改造世

界的方法。但是要取得成功的话，必须有一台超级电脑。现在流行的电脑款式由于等级化而能力有限，如同君主制下的皇帝一样，中央微处理器向其他电子构件发出指令，因此应该在计算机内部实行民主，即使是超微型计算机也不例外。

埃德蒙·威尔斯教授建议不采用一个集中的中央微处理器，而改用许多同步工作的小型处理器。这些小型处理器始终配合运转，并且轮流做出决定。他把这种机器称作“民主结构电脑”。

弗朗西娜越看越觉得有滋味。她仔细地揣摩了一下设计图。

“这种未来的电脑一旦成为现实的话，目前所有的计算机到时候都可以被送进博物馆去了。这位作者的想象力可真丰富。他所描述的是一种全新的计算机，并不是由1台或4台信息处理器装备起来的，而是有500台处理器同时工作。你能想象出这样的计算机该有多大的能力吗？”

她现在明白了这本《百科全书》可不是什么格言警句的合集，而是一本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著作，最终提出了许多实际可行、行之有效的见解。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能制造平行结构的计算机。一旦有了你这《百科全书》里提到的‘民主结构’计算机，随便什么程序的运行能力都可以被提高500倍。”

两个女孩相互注视着，一种强烈的感情联系随着眼波的流动而产生。此时此刻，她们什么话也没说，但心里都清楚她们可以永远相互信任。朱丽再也不会感到孤独了。她莫名其妙地纵声欢笑起来。

53.百科全书

蛋黄酱的制作方法：　要把不同的物质混合在一起是很不容易的事。然而，有一样东西能够有力地证明两种不同物质的混合可以产生第三种物质：这就是蛋黄酱。

怎样调配蛋黄酱呢？在一只色拉盘里倒上鸡蛋黄和一点芥末，用木勺搅拌。然后把油一点一点地慢慢倒入其中，直到乳状液变得浓稠为止。蛋黄酱打好之后，加入盐、胡椒和两厘升[18]醋。

注意：要控制温度。制作蛋黄酱的一大秘诀就在于鸡蛋和油应该精确地具有相同的温度。最理想的温度是15℃。实际上使两种成分充分混合在一起的是打蛋黄酱时产生的许多小气泡。这就是1＋1＝3。

如果蛋黄酱制作失败，可以在没有充分混合的油和鸡蛋黄中加入一勺芥末重新打。加芥末时宜一边缓慢倾倒一边搅拌。注意：一切步骤都要循序渐进。

蛋黄酱的制作方法除了可以应用在烹调方面，还是弗拉芒油画的根本。15世纪的凡·艾克兄弟[19]　首先想到用这种乳状液以使色彩变得更浓密。但是在绘画上所用的并非水—油—蛋黄混合物，而是水—油—蛋白混合物。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54.第三次拜访

马克西米里安·里纳尔对那座金字塔进行了第三次侦查，他还带上了监听设备。来到金字塔脚下，他从包里取出一只麦克风放大器，贴在玻璃壁上侦听起来。

里面传出的还是爆炸声、笑声、钢琴小奏鸣曲和鼓掌声。

他调整了一下姿势，把耳朵贴得更紧了。从里面又传来了人语声。

“……只用6根火柴拼出，既不是4个，也不是6个，而是8个等边三角形，不能用胶水，也不能折断火柴。”

“您能再给我个提示吗？”

“当然。您是知道游戏规则的。您可以有好几天的时间来解答问题，每一次我们都会告诉您一句用来提示的话。今天的这句话是：‘为了找到……只要开动脑筋就可以了。’”

马克西米里安想起这是“思考陷阱”电视游戏节目里的6根火柴之谜。原来这些声音只不过是从一台电视机里传出来的！

在这座没门又没窗的金字塔里，有人在看电视。警察局局长立刻做出好几种判断。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某个隐士蛰居于此，以看电视来安度余生。他肯定在里面储备了食物，也许他还在输液呢。

“我们生活在怎样一个疯狂的世界里呀。”警察局局长暗想，“的确，电视在人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每一家的屋顶上都竖起了天线。但在这儿，把自己关在一个既没门又没窗的建筑物里，就为了看电视……那得是什么样的疯子才能想出这种自掘坟墓的办法来呀？”

马克西米里安把手拢在嘴边，靠在墙壁上命令道：

“里面的人听着，不管你是谁，你没有权利留在此地。这里是自然保护区，这座金字塔属于违法建筑。”

里面的声音立刻消失了。再也听不到鼓掌声、欢笑声、机枪扫射声

，也听不到“思考陷阱”游戏节目了。但也没有传来任何回答。

他又喊道：“我是警察！出来！我命令你出来！”

随之传来一声闷响，就好像是翻板活门开启的声音。他立刻拔出手枪，环顾四周，围着金字塔兜了一圈。

在他手心里紧握的钢质枪托让他产生一种战无不胜的感觉。但手枪并不是他手里的一张王牌，相反却是一种障碍，枪让他多少有些大意。所以马克西米里安没有察觉从他身后传来的轻微嗡嗡声。

比兹……比兹……

他同样也没提防刹那间在他脖子上扎进的那一刺。

他向前跨了三步，死命张开嘴，但没能发出一点声音来。双目圆睁，跪倒在地，手枪掉在了地上，头朝前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在闭上眼睛之前，他最后望了一眼那两个太阳，天上那个和在玻璃壁上反射出来的那一个。他觉得无比虚弱，眼睑有如沉重的幕布一样落了下来。

55.它们成千上万

蝗虫海面不断地向上升。

快，快，快想个办法，身为蚂蚁就该找到奇策妙计来生存下来。13只蚂蚁攀在越橘树最高的树枝顶端，触角相连地聚在一起。它们中有的惊慌失措，有的杀性大起，还有的准备拼个鱼死网破。但103号可不这么想。它想出一条不太成熟的解决方法：速度。

蝗虫的身体在下面形成了一张并不连接的地毯。为什么不把这作为支撑而在上面飞速奔跑呢？以前老蚂蚁渡河时曾看到有的昆虫能在水面上奔跑而不会沉没。当它们眼看身体就要陷入水中的时候就及时跨出一步，这样就跑起来了。

这主意听起来实在荒唐，蝗虫们的脊背和水面完全是两回事。但既然谁也想不出其他办法，而且下面的灌木丛在蝗虫的攻击下，已经开始弯曲折断，于是蚂蚁们决定孤注一掷，冒一下险。

103号身先士卒地冲了出去，扑到了蝗虫的背上。它的动作是如此敏捷，以至于那些蝗虫都来不及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它们一直忙着进食和产卵，也就不太注意在它们背上一掠而过的蚂蚁了。

12只年轻兵蚁紧紧跟随着103号，一起在林立的蝗虫触角和曲起的大腿之间敏捷地穿行。有一次103号没能在一只正在运动的蝗虫背上踩稳，幸亏5号及时拉住了它的前胸。贝洛岗蚂蚁们尽其所能地飞奔着，但这段路太长了。

蝗虫的背，放眼望去全是蝗虫的背，这是一片蝗虫的湖，一片海，一片汪洋。

蚂蚁们在蝗虫群上颠簸奔命。在它们身边，灌木丛消失在蝗虫的口颚之下。榛树和醋粟也在这种有生命的“酸雨”中分崩离析了。

蚂蚁们终于远远望到一些大树的影子了。这些大树在蝗海中就有如难以侵蚀的坚固城堡。汹涌的蝗浪在这些坚强的植物面前难越雷池一步。只要再努把力就能到那儿了。

到了！它们到了。兵蚁们攀上了一根较低的树枝，接着急忙往上爬。

得救了！

世界暂时恢复了正常秩序。在穿越漫漫旱海和涌动的蝗背汪洋之后，能够在结实的大树上落脚可真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它们交换着抚慰和食物，恢复了一些体力。它们捕食了一只落单的蝗虫。12号用它的磁场定位系统确定了大橡树的方位。休息片刻之后，蚂蚁们又上路了。为了避开地面上已经淹没树根的蝗虫海洋，蚂蚁们从半空中逐枝前进。

大橡树终于到了。如果说其他那些大树是坚固的城堡，那么大橡树无疑就是城堡中最高最大的一座了。它的树干粗得看上去仿佛是一个平面，它的枝叶直入云霄，几乎把天空也给遮住了。

蚂蚁们走在大橡树朝北一面的厚厚苔藓挂毯上。在蚂蚁世界中传说着这株大橡树已经有12000岁了。年头可真不少了。但这一株的确很特殊，它的树皮，它的枝叶，它的花朵，它的果实，全都显得生机勃勃。在大橡树上，蚂蚁们发现了不少以橡树为家的生物。一些象虫用它们的喙在橡实中凿着孔，然后在孔中产下几毫米大小的卵。斑蝥品尝着一些尚且鲜嫩的树枝，它们的鞘翅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属的光泽。大天牛的幼虫在树皮的中部打着洞。不知是尺蛾还是尺蠖蛾的幼虫在它们父母卷拢成号角状的叶片包中长得圆滚滚的。

稍远一些的地方，绿色卷叶蛾的幼虫们把自己悬在一根丝线上向较低的枝头垂去。

蚂蚁们砍断了它们的“缆绳”，然后毫不客气地把它们吃进肚里。既然美味自己从枝头垂下，又何必再假装客气呢。要是大树会说话的话，它肯定会向蚂蚁们道谢的。

103号心想蚂蚁至少承担了成为这些昆虫天敌的职责，按照自然法则去捕食各种猎物。而“手指”则更想忘记它们是生物链上的一环。它们没法把在它们眼皮底下被杀死的动物吃下去。另外它们对那些让它们想起自己祖先的动物也提不起胃口来。所有的食物都经过切割、剁碎、上色、混合，再也看不出原来是什么东西了。“手指”对什么事都要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即使是对于它们为了获取食物而对牲畜进行的屠杀。

算了，现在可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在它们面前，一些蘑菇围着树干排成半圆，就像是一连串台阶，蚂蚁们歇了一会儿就向上爬去。

103号看到在大树上划下的一些痕迹：“理查德爱莉兹”这几个字被刻在一颗中箭的心内。103号看不懂“手指”的文字，它只知道小刀的侵犯会让大树感到痛苦，那支箭并没有让虚构的心抽泣，却让大树流下了橙色的树脂眼泪。

蚂蚁小队绕过一个群居蜘蛛的巢。在蛛网上吊着一些幽灵般的残骸，或掉头或断肢，裹在厚厚的白色蛛丝中。贝洛岗蚁们继续朝“橡树城堡”的高处爬去。终于在橡树中段的地方它们发现一个类似圆形果实的东西，底部有一根管子伸出。

“这就是大橡树上的胡蜂窝。”103号告诉大家，右触角笔直地指向那个纸质的“果实”。

103号站在那儿没有动，夜幕已经降临了，蚂蚁们决定先找一个树瘤处宿营，等到天亮了再来。

这一夜103号辗转反侧，难以成眠。

它未来的生殖器官真的就在那纸球中吗？使它变成蚁后的希望真的就在那儿，唾手可得？

56.百科全书

社会的多变性：　　古印加人相信决定论和等级制度。在古印加王国中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就业选择问题：婴儿一出生，他未来的职业就已经被确定了。农民的儿子必须成为农民，士兵的儿子只能是士兵。为了避免任何可能发生的错误，社会等级在生命开始之初就被记录在婴儿的身体上。古印加人把脑门尚未硬化的婴儿头颅放在特制的木钳中，使颅骨长成一定的形状，比如说方形是为国王的儿子准备的。这种做法对肉体并不造成痛苦，至少不比放置牙齿矫形器使牙齿朝特定方向生长来得更痛苦。婴儿的颅骨在这种木头模子里生长成形。这样即使被剥光衣服遗弃掉，国王的儿子还是会成为国王，他会被大家认出来，因为只有他才能戴上同样方形的王冠。士兵儿子的头会被用模子塑造成三角形。而农民的儿子，他们的头是尖的。古印加社会就是这样一成不变地延续下去，根本不存在社会的多变性，不可能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个人抱负。每个人的头颅都打下了一生的印记，以表明他的社会等级和职业。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57.历史课

学生们都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动作整齐地拿出笔记本和笔，这节是历史课。

贡扎格·杜佩翁和他那两个同伙走上阶梯教室的台阶，然后肩并肩地坐下，并没有朝朱丽和“七个小矮人”这边瞧上一眼，就好像那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历史老师用白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几个硕大的字：“1789年法国大革命”。然后他转过头来打量了学生们一番，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纸，他知道老师不应该总把背对着学生。

“你们的作业我已经批改好了。”

他走下讲台把作业分发给学生，一边发一边还不忘给每个人一个简短的评论。“要注意你的拼写。”“有进步。”“很遗憾，科恩·邦迪，这是在1968年，而不是1789年。”

他是按照分数由高到低的顺序发的，都已经发到3分了[20]。朱丽还是没拿到她的作业。

最后的判决有如铡刀一样沉甸甸地落下：

“朱丽，1分。我之所以没有给你个零分是因为你关于圣茹斯特的见解很有独到之处。你认为他是大革命中的害群之马。”

朱丽扬起头，好像是在表示坚持自己的意见：

“我就是这么想的。”

“你对这位杰出的圣茹斯特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他可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人，很有教养。他在学校读书时的成绩很可能比你要优秀得多呢。”

“圣茹斯特，”朱丽镇定自若地回答道，“他认为不依靠暴力革命就不可能成功。他曾这样写道：‘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改造这个世界，如果

有谁不同意这一点的话，就应该把他们都消灭。’”

“我很高兴看到你并非完全一无所知，至少在你的头脑中还记得住些名人名言。”

朱丽自然不能告诉他关于圣茹斯特的看法都是通过阅读《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而形成的。

“但这不会对事物的本质造成任何改变，”老师又说，“归根到底，圣茹斯特还是有道理的，不依靠暴力，革命就无法成功……”

朱丽辩驳道：

“我认为一旦人开始屠杀，开始强迫别人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就证明这些人缺乏想象力，他们除了暴力之外再也想不出其他办法让别人接受他们的思想了。我敢说肯定存在不依靠暴力进行革命的方法。”

老师听了这番话很感兴趣，于是向年轻姑娘挑战似的说道：

“不——可——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非暴力的革命。‘非暴力’和‘革命’这两个词本来就是相矛盾的。”

“就算是这样，我们也可以创造出非暴力革命来。”朱丽并没有被老师的进攻吓倒。

佐埃也开口声援朱丽：“摇滚、信息技术……这些不都是兵不血刃地就可以改变人类思想状态的非暴力革命吗？”

“这并不是革命！”历史老师反驳道，“摇滚和信息技术没有给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任何变化。这些并没有把独裁者赶下台，也没有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自由。”

“但摇滚改变了个人的日常生活，而1789年大革命最后只不过造成了更多的专制。”姬雄说。

“有了摇滚，我们可以颠倒乾坤。”大卫也加入了论战。

全班同学吃惊地望着朱丽和“七个小矮人”顽固地坚持着这些历史课本上根本找不到的想法。

历史老师走回讲台，稳稳地坐在椅子里，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很好，让我们来一场辩论吧，既然我们的摇滚乐队坚持要就法国

大革命这一问题进行讨论，那我们就开始吧！”

他在墙上挂起一幅世界地图，手中的教鞭在不同的部位间游移指点着。

“从斯巴达克思起义到美国独立战争，还有19世纪的巴黎公社起义、1956年布达佩斯、1968年布拉格、葡萄牙的‘石竹花革命’、墨西哥萨巴塔及其前辈领导的革命、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革命、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掌权，所有那些，我强调一下，是所有那些想要改变这世界、并且坚信其思想比当权者来得正确的人都不得不以战斗和抗争的方式把他们的思想付诸现实。牺牲了许多生命，但这没有办法，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革命的胜利都是用鲜血浇铸成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革命者的旗帜上永远都或多或少有些红色。”

朱丽不愿就这样在历史老师的雄辩面前折服：

“我们的社会已经改变了，”她激动地说道，“不能再用老眼光去看待新事物了。佐埃说得很对：摇滚和信息技术正是非暴力革命的有力例证。无须用红色来涂抹革命的旗帜，现在我还没法说清楚其原因。但有了信息技术，成千上万的人就可以远距离地迅速取得联系，而不受任何政府干预。下一场革命将会因为这种工具而诞生。”

历史老师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用一种冷淡的口吻向全班学生说道：“你们大家相信这点吗？”

老师和学生对视着。

朱丽多少对自己的观点也产生了些怀疑。

一番唇枪舌剑让全班同学听得津津有味，老师的兴致也很高，进行这样的辩论让他觉得年轻了许多。他曾经是党员。但党出于某种黑幕交易，命令他主动退出了地区联合选举。在巴黎的“大人物们”就这样把他和他的支持者从竞选名单上给画掉了，以保证给自己留下一个位置。他们甚至没有告诉他这是个什么位置。他被这件事搞得灰心丧气，失望至极，于是放弃了政治生涯。但这一切是不能对这些高中生说的。

一只手搭上了朱丽的肩。

“算了，”姬雄轻声说道，“你说不过他的。”

历史老师瞧了眼手表：

“时间差不多了。下星期我们将要学习1917年俄国革命。你们肯定会喜欢的，又是饥饿、屠杀和片段的回忆。但至少这一切都是在冰天雪地中伴着巴拉莱卡琴[21] 声发生的。总之，所有的革命都彼此相似，只不过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民身上。”

他最后朝朱丽这边瞧了一眼。

“潘松小姐，我相信你能找到有趣的证据来驳倒我。朱丽，你属于那种我姑且称之为强烈的‘反暴力者’的人。这是最最糟糕的事。这种人会用文火来炖龙虾，就因为他们不敢把龙虾一下子扔进沸水中。但结果却适得其反。龙虾所受的痛苦要比在沸水中强而且长上100倍。既然你有如此天赋，朱丽，你不妨试试去弄明白布尔什维克怎样才能用‘非暴力手段’把沙皇从俄罗斯大地上赶出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家庭作业……”

在教室一角，灰色的铃响了起来。

58.胡蜂窝

胡蜂窝很像教室里那种灰色的铃。一些长着黑色螯针的胡蜂哨兵在窝的周围盘旋巡视。

就像白蚁的祖先是蟑螂一样，蚂蚁是从胡蜂进化来的，在昆虫世界里，有时原祖物种会与和它们有渊源关系的物种生活在一起。这就好比现代人类还和他们的祖先南方古巨猿有所接触一样。

与原始时期一样，胡蜂仍是群居性的。它们成群地生活在用类似硬纸板的物质搭建起来的巢中。这种粗陋的建筑与蜜蜂用蜡建造的和蚂蚁用沙土建造的巨形巢穴无法相提并论。

103号和它的同伴们靠近了胡蜂巢。巢似乎很轻。胡蜂找到些枯枝或朽木，混合着唾液进行长时间的咀嚼，把植物纤维改造成纸浆一样的物质后，再用来筑巢。

胡蜂哨兵发现这些蚂蚁朝它们爬了过来，便发出警报。它们用触角彼此打了个暗号，竖起螯针朝蚂蚁俯冲下来，准备不惜任何代价赶走这些入侵者。

两种文明的相互接触总是一个微妙的时刻。暴力往往会成为第一种选择。14号想出了一个让胡蜂们不那么紧张的办法，它从胃里吐出一些食物朝胡蜂们递过去。当被认作是敌人的人朝你献上礼物的时候，总会让你吃上一惊的。

那些胡蜂着陆后朝蚂蚁走来，但仍疑心重重。14号把自己的触角倒向后面以示友好。一只胡蜂用它的触角末端轻轻敲了敲14号的脑壳，看看它会有什么反应。14号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与此同时，其他贝洛岗蚂蚁也把各自的触角倒向身后。

一只胡蜂用气味语言告诉它们这儿是胡蜂的领地，蚂蚁不得擅入。

14号解释说它们中的一个想要长出生殖器官，这就是它们全体此行的目的。

胡蜂哨兵们商量了一会儿。它们的交谈方式相当特别。除了发出费洛蒙之外，它们还用触角的运动来表达意思。要表示惊讶就把触角竖起来，触角向前伸则表示怀疑，只用一根触角指向某物则表示对它感兴趣。有时候对话双方的触角末端会相互接触。

103号上前一步说正是它自己想要获得生殖器官。

胡蜂们用触角在它脑袋上轻轻敲击，示意让它跟它们走，但不能带它的同伴。

103号走进了那座果实状的纸质蜂巢中。

入口处有许多胡蜂哨兵在守卫。这并不奇怪，蜂巢没有其他的出入口，敌人只能从这儿向蜂巢发起进攻。而且蜂巢内部的温度也是通过这个洞口来调节的。胡蜂卫兵通过不断扇动翅膀产生的气流来降低巢内温度。

尽管它们与蚂蚁有共同的祖先，但这些胡蜂看上去与它们的先祖已有很大的不同了。蜂巢是由一些平行的水平分格组成的，每一个分格都支撑着一排小蜂房，和蜜蜂的蜂房一样，这些蜂房也都是六角形的。

分格由一些经过细细咀嚼而成的网扣状支柱联系在一起。蜂巢的外壁是由好几层纸板构成的，可以很好地阻挡寒冷和外界的碰撞。103号对胡蜂并不是一无所知，在贝洛岗城，当它还年幼的时候，一些保育蚁曾对它描述过这种昆虫是如何生活的。

蜜蜂的巢一经建立，便不会被放弃。而胡蜂则不同，它们的巢每年都要更换。春天的时候，身怀六甲的胡蜂蜂后便出发去寻找建巢的地点。找到之后，它就用咀嚼过的植物纤维建起一个蜂房，然后在里面产卵。卵孵化之后，它就在白天外出捕猎来喂养幼虫。15天以后，幼虫就能长成能征善战的工蜂，从这时起，蜂后要做的就只有专心致志地产卵了。

103号看着那些蜂子。那些卵和幼虫为什么不会从垂直朝下的蜂房中掉下来？经过一番观察，103号这才明白，那些保育蜂分泌出某种黏性物质把卵和幼虫粘在蜂房的顶部。除了造纸之外，胡蜂还发明了胶水。

在动物世界中是不存在钉子和螺丝的，因此胶水是用来拼接各种物质最常用的工具。更有甚者，某些昆虫能够分泌出在一秒钟之内就能凝

结牢固的强力胶水。

103号走在中心通道上。每层分格都有架空天桥相连。在天桥的中心有一个洞以便往来交通，但整个胡蜂巢比起金黄色的巨大蜜蜂蜂巢来要逊色许多。一些额头上长有可怕图案、黄黑相间的工蜂正在捣碎木头制造纸浆，然后它们用做好的纸浆建造外墙和蜂房，并不时用它们末端弯曲如钳的触角检查墙壁的厚度。

另外一些工蜂正在搬运食物：一些被毒液麻醉的苍蝇和毛虫。等到这些牺牲品醒来后领悟到它们的厄运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这些猎物中的一部分被用来喂给胡蜂幼虫吃。这些小家伙一刻不停地扭动着身躯要吃的。胡蜂是唯一一种用甚至都不经嚼碎的生肉来喂养后代的群居性昆虫。

蜂后在它的孩子们中间来往巡视着。它的个头更大、更重，但它也更加忙碌。

103号向它发出致意的费洛蒙，蜂后走了过来。

老褐蚁向它解释了此行的目的：它已经3岁多了，死亡正在向它召唤。然而它是一条重要信息的唯一掌握者。它必须把这一信息带回它的蚁城。它不愿意在任务尚未完成之前就一命呜呼了。

胡蜂蜂后用触角末端轻轻敲击103号，仔细地分辨了它的气味，它不明白为什么一只蚂蚁会跑来向胡蜂求助。通常在各个种群之间是不存在互助关系的，各家自扫门前雪。103号告诉蜂后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它不得不来向陌生人求助。蚂蚁可不会酿造可以延长它生命的蜂王浆。

蜂后回答说这里的确有饱含激素的蜂王浆，但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蜂王浆给一只蚂蚁。要知道蜂王浆可是来之不易，不能随便浪费。

103号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一组费洛蒙在它的触角上停了好一会儿，大约一秒钟后才传到蜂后的触角上。

“为了让我长出生殖器官。”

另一个听了大吃一惊。为什么想要长出生殖器官呢？

59.百科全书

任意三角形：　　有时候任意的要比特殊的更不容易。对三角形来说这一点犹为明显。不少三角形是等腰的（两条侧边等长）、直角的（一个角为90度）或等边的（三边等长）。正因为有这么多定义明确的三角形，才使得画出一个任意三角形更显困难，也许应该让三角形三条边的长度尽可能地不相等。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任意三角形不能有直角，也不能有一个大于90度的角。研究人员雅克·卢布克藏斯基经过多次失败之后成功地找到了画出真正的“任意三角形”的办法。这个任意三角形有着十分明确的特征，这个方法就是把沿对角线切开的正方形和一个沿高切开的等边三角形组合在一起。这样就成了一个完美的任意三角形。要找到一个看似简单的方法其实并不简单。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60.考验

“为什么要长出生殖器官呢？”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一个生来就是无性的生物突然想要长出生殖器官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103号明白胡蜂蜂后正在对它进行一场考试。它想要找出一个聪明的答案，但却怎么也想不出来，只得回答说：“有了生殖器官，就可以活得更长久些。也许是“手指”那些对白平庸、尽是废话的电视剧看得太多的缘故，它已经忘了如何开门见山、直入正题地进行交谈了。

而胡蜂蜂后则恰恰相反，它精于表辞达意，甚至还能说出一些深奥的话语。和其他王后一样，除了食物和安全之外，它还能谈及其他许多东西。

它们交谈了起来。

蜂后除了用费洛蒙进行交流之外，还用触角语言来加强语气。蚂蚁们称之为“用触角说话”。

蜂后说：“蚂蚁终究有死去的那一天，那么又何必想尽办法去延长自己的生命呢？”

103号发现事情要远比预想的艰难，然而的确是这样，从哪儿可以看出一个漫长的生命要比一个短暂的生命更有意义呢？

103号回答说它之所以想要得到生殖器官是为了拥有有性生物的情感特征：感觉器官更具敏感性，一种能更好地去体会情感的能力。

蜂后反驳说这对老蚂蚁来说并不是一种优越性，反而是一种折磨。因为那些拥有精确意识和细腻情感的生物大多都生活在忐忑不安中。这正是雄性昆虫的生命极为短暂而雌性过着与世隔绝生活的原因。感情是痛苦永恒的源泉。

103号寻找着更具说服力的论据。它说想要生殖器官是为了繁衍后代。

这下它的话好像让蜂后动了心。为什么想要繁衍后代呢？成为一个独一无二、没有翻版的生命这还不够吗？

这是一个奇怪的表达方式。在昆虫中，尤其是在群居性的膜翅目昆虫，如胡蜂和蚂蚁中，“为什么”这个说法一般是不存在的。通常只说“怎样”。昆虫是不会对一件事的原因刨根问底的，它们只想知道“怎样”把这件事做成功。胡蜂蜂后这么一问，103号明白了它也完成了超越常规的思想转变过程。

老蚂蚁解释说它想把自身的遗传基因转移到其他的生命上。

胡蜂蜂后怀疑地晃动着触角。自然这一解释足以让拥有生殖器官的愿望站得住脚了。但它还是向老蚂蚁问道：“你的遗传基因真的特殊到有必要传给后代的地步吗？”毕竟，老蚂蚁有着至少上万个同胞手足，它们的遗传特征和它的几乎是相同的。同一个蚁后产生的后代总是彼此相差无几的。

103号十分清楚蜂后想要把谈话引向何方：竭力向老蚂蚁表明没有谁是与众不同的。是不是在不惜自找麻烦想要能够繁衍后代的愿望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企图？这表明老蚂蚁重视自己更胜于重视别人。在蚂蚁中，甚至在胡蜂中，这被称作“个人主义病症”。

过去103号曾经历过许多次肉体的决斗。但这是它第一次进行精神上的较量。这种决斗的难度要高得多。

蜂后实在狡猾得很。不过没办法，老蚂蚁总得去面对这一切。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它发出一串费洛蒙，这句话是由一个忌讳的词——“我”开头的。

“‘我’是与众不同的。”

蜂后惊跳了起来。周围那监听到这句话的胡蜂也都倒退几步，不知所措。一只群居性的昆虫竟然说出了“我”这个字，这是多么不成体统呀。

但这场辩论开始勾起蜂后的兴趣了。它并没有对103号的“我”字提出异议，而是对103号刚刚提到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把触角直直地向前伸出，让103号列举一下它的特殊性。然后蜂后和它的子民们就可以判定老蚂蚁是否真的特殊到有资格把遗传基因传给下一代的地步。说这些话的时候，胡蜂蜂后用了一个集体名词“我们胡蜂”。它想以此来表明

自己是站在与同胞相濡以沫者的一边，而不会与那些只想为个人谋求好处的家伙为伍。

103号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走得太远了，要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它知道从此往后在胡蜂眼里它就是一只只知道关心自己的蜕变的蚂蚁。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它就把自己的特点一一告诉给它们听。

它具有对新鲜事物调查研究的能力。这在昆虫界中是很少见的；它具有杰出的军事和探险才能，这种才能绝对可以让它的种群变得更为富有和强大。

胡蜂蜂后越来越喜欢这样的谈话了。这只行将就木的老蚂蚁竟然把好奇心和好战心看作是一种优点？蜂后指出蚁城是不会需要一个好战分子的，尤其是一个自以为什么都懂却又把什么都混淆起来的好战分子。

103号垂下触角。胡蜂蜂后比它想象的要诡诈得多。

老蚂蚁感到越来越厌烦了。这场考试让它想起了在“手指”世界时，蟑螂们对它进行的那次考验。它们把它带到一面镜子前对它说：“我们会像你对待你自己那样来对待你。如果你同镜子里的你打斗的话，我们也会攻击你。如果你对镜子里的那一位表示友好的话，那我们也会接纳你。”

它直觉地想出了应付这场考试的答案。蟑螂们教会了它去爱自己。然而现在胡蜂蜂后却交给它一个棘手许多的任务——对这种自爱进行解释。

蜂后把它的问题又重复了一遍。

老兵蚁好几次把话题引回到它的两个主要才能上：战斗性和好奇心。曾经使它多次转危为安，而在那些危急关头其他许多伙伴都命丧黄泉了，那些死去的蚂蚁的遗传基因肯定不如它的好。

蜂后指出有许多身手并不敏捷或者缺乏勇气的战士会在战斗中侥幸地存活下来，而一些更能征善战、更勇敢的战士却不幸死去。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是运气的问题。

黔驴技穷的103号不得不打出最后的王牌。

“我与其他蚂蚁并不一样，因为我遇到过‘手指’。”

蜂后愣了一会儿：“‘手指’？”

103号解释现在森林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奇怪的气味，那都是一种新的动物在森林中出没所造成的。这种巨大而神秘的动物就是“手指”。而它曾经遇到过“手指”，甚至还跟它们说过话呢。它了解“手指”的优势和它们的弱点。

蜂后听了这话颇不以为然。它说它也了解“手指”，和“手指”打交道并没什么稀奇的。胡蜂们经常遇上“手指”。它们个子高大、行动缓慢、身体柔软、穿着各种无生命迹象的甜味物质。有时候它们把一些胡蜂关进透明的洞穴，但等到洞穴一被打开，胡蜂就立刻飞出来蜇那些“手指”。

“手指”……胡蜂蜂后可从来都不惧怕它们。它还声称曾经叮死过“手指”呢。“的确，它们个子高大、体形笨重，但它们并没有像我们一样的甲壳，所以能轻易地把螫针刺入它们柔软的表皮。不，很抱歉，遇上‘手指’并不是一条足够充分的理由，可以让你得到宝贵的胡蜂蜂王浆。”

103号没想到蜂后竟会这么说。所有听它谈起过“手指”的蚂蚁都一再要求它多讲讲“手指”的事。而这个蜂后竟然好像什么都知道了。这是一种何等没落的表现呀！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大自然创造出蚂蚁的原因了。胡蜂，蚂蚁活着的祖先，已经把原有的好奇心给遗忘了。

不管怎么样，蜂后的态度无助于解决103号的问题。如果胡蜂拒绝给它蜂王浆的话，那它的生命就将终结。曾经付出的所有努力就这么简简单单地被衰老这个最为平庸的对手给一笔勾销，这实在太令人遗憾了。

胡蜂蜂后最后又讽刺道，就算103号幸运地长出了生殖器官，这也只能保证它的后代会有和它一样的与“手指”打交道的能力。

很明显，与“手指”相遇并非一种可以被遗传的特质。103号这下可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突然，外面一阵骚动，一些慌里慌张的胡蜂在蜂巢出入口飞进飞出。

蜂巢遭受攻击。有一只蝎子正朝灰色的“纸铃”爬过来。

那只蛛形纲动物大概也是从蝗虫口下捡回一条性命，且逃到树上避难来的。胡蜂用它们有毒的螫针向蝎子发起了进攻，但蝎子的甲壳实在太厚了，螫针难以穿透。

103号向蜂后建议由它来对付这个敌人。

“如果你能独自打退敌人的话，我们就答应你的要求。”蜂后说道。

103号从中央管道爬出胡蜂巢。它的触角辨认出了那只蝎子的气味，它正是贝洛岗蚁们在旱海中遇到过的那一只。蝎子的背上还背着25只小蝎子呢。这些小蝎子活脱是和它们母亲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它们用螯肢和尾刺相互打闹嬉戏着。

老蚂蚁打算在大橡树的一个树瘤那儿把蝎子给截住。那个树瘤形成了一块不算很大的圆形平台。

103号朝蝎子打出一发蚁酸弹以吸引它的注意力。而在蝎子的眼中，这只小小的蚂蚁只不过是一个唾手可得的猎物而已。母蝎子把孩子们从背上放下，张开血盆大口朝蚂蚁扑来。只见蝎子长长的前螯朝老蚂蚁刺了过来。

---

① 圣茹斯特（Saint-Just，1767—1794），法国大革命领导人、演说家。曾任国民公会主席，后与罗伯斯庇尔一同被送上断头台。

② 《爱经》，印度8世纪时一部有关性爱和性技巧的著作。

③ 大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公元前236—前183年），古罗马统帅和政治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1780—1831），普鲁士将军，著有《战争论》一书。

④ Lacandons，居住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境的玛雅印第安人。

⑤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的创始人。

⑥ （法国南部）灌木丛生的石灰质荒地。

⑦ 圣塞巴斯蒂安（Saint Sébastien，256—288），天主教的圣徒，古罗马禁卫军队长，在教难时期被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下令乱箭射死。

⑧ 法语四面体为tétraèdre，前缀“tétra”作“四”解。

⑨ Khufu，希腊人称他为基奥普斯（Cheops）。埃及第四王朝（公元前2598—前2566年）的第二位法老，他命令兴建了埃及吉萨附近的大金字塔。

⑩ 歌利亚，《圣经》上的人物，腓力斯巨人，被以色列王大卫用弹弓击毙。

⑪ 希腊神话中对水中自己的倒影产生爱情、憔悴而死的美少年那喀索斯，死后变为水仙花。

⑫ 公元前202—前46年，是一个古罗马时期的柏柏尔人王国，如今这一国家已经消亡。其领土大约相当于现今的阿尔及利亚东北以及突尼斯的一部分（皆位于北非）。

⑬ 莫比乌斯（Mobius，1790—1868），德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莫比乌斯带是只有一个面的平面（即单侧曲面），即把一条带子扭转后两端相连而成。一只小虫可以爬遍整个曲面而不必跨过它的边缘。

⑭ 亨利·普赛尔（Henry Purcell，1659—1695），巴洛克时期的英格兰作曲家，吸收法国与意大利音乐的特点，创作出独特的英国巴洛克音乐风格；弗雷（Fauré，1845—1924），法国作曲家、管风琴家、钢琴家以及音乐教育家；拉威尔（Ravel，1875—1937），法国著名作曲家，印象派的杰出代表之一；萨蒂（Satie，1866—1925），法国作曲家。

⑮ “类魂”是一个概念，代表“思想形态”或“集体心理”，目的在于引导某种精神力量。

⑯ Navajo，美国印第安部落中人数最多的一支。

⑰ 改编自梁代张僧繇的典故。

⑱ 厘升，1%升，符号为cl。

⑲ Van Eyck，1385—1441，尼德兰画家。被人们称为油画的发明者。

⑳ 法国的考试作业满分为20分。

㉑ 巴拉莱卡琴，俄国民间三弦琴。

第二回　刺

61.对神秘的金字塔采取行动

透明的尖顶，白色的三角形。马克西米里安又一次来到那座神秘的金字塔跟前。上一次，他被什么昆虫蜇了一下，昏迷了将近一小时，所以侦察工作不得不中断了。今天他可不想再遇到那样的突然袭击了。

他小心翼翼地朝金字塔走去，伸手触到了那座建筑物。它和以前一样还是微温的。

他把耳朵贴到墙壁上，听到里面正有声音传出。

他集中精神仔细分辨，清楚地听到了一句法语。

“比利·乔，我对你说过不许你再来了。”

又是电视节目。很可能是一部美国西部片。

警察局局长可没有耐心再听下去了。省长一直在询问调查结果，这次他必须有所收获了。马克西米里安拉开随身带着的大皮包，从里面取出一根长长的大铁槌，这是用来完成任务必不可少的工具。

他挥起大槌，用尽全身力气朝镜壁上他自己的影子砸去。

随着一声巨响，玻璃幕墙分崩离析了。他急忙退后一步以免被碎玻璃溅到。

“就算要倒霉7年也没办法了。”他叹息道。

等尘埃落定，他便仔细观察起里面那堵水泥墙来。墙上依然没有门，没有窗。只有顶部透明的尖顶。

金字塔的另外两个面还隐藏在玻璃幕墙后面呢。他把它们也给砸碎了，但依然没有找到出入口。他再一次把耳朵贴到水泥墙壁上，已经听不到里面电视机的声音了。里面的人肯定已经发现了他。

无论如何在某个地方肯定有一个出入口……一道暗门……某种铰链装置……要是没有的话，这座金字塔的主人自己又是怎么进去的呢？

他取出一个绳套，想要把它套在金字塔的尖顶上，试了好几次之后，他终于成功了。警察局局长足蹬登山鞋，爬上了平坦的水泥外墙。他从近处把墙面仔细检查了一遍，但没能找到可以用烟把里面的人熏出来的地方。没有裂缝，没有洞眼，没有沟槽。他爬到金字塔顶，看了看一面水泥侧壁，很厚，质地均匀。

“快出来，要不我们肯定会有办法把你弄出来的！”

马克西米里安沿着绳索滑了下来。

他始终认为这栋水泥建筑物是一位隐者的蛰居地。他知道在中国西藏某些虔诚至极的喇嘛也是这样把自己封闭在砖窟里，没有门，也没有窗，一待就是好几年。但那些喇嘛还是在砖窟上留了一个翻板小窗，好让信徒给他们送水送饭。

警察局局长想象着那些隐士的生活，他们生活在两米见方的空间里，在他们的排泄物之间打坐。既没有空调，也没有暖气。

比兹……比兹！

马克西米里安惊跳起来。

上一次他来侦察时被一只昆虫叮了一下，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他现在确信这与金字塔有联系。这次他可不会再被这位小小的金字塔守护神轻易打败了。

那阵嗡嗡声是一只在空中飞舞的昆虫发出的。这大概是一只体形硕大的蜜蜂或者胡蜂。

“滚开！”他挥着双手说道。

他不得不扭转身子盯住那只昆虫，就好像它知道要想对人发起进攻就得先脱离他的视野似的。

那只昆虫开始飞起了“8”字舞。突然，它先是爬高，然后立刻俯冲

，朝他刺来。它想要把螫针扎进马克西米里安的头顶，但人那金黄色的头发实在太硬了。对它来说这简直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金色森林。

马克西米里安朝自己头上狠狠就是几下。昆虫又飞了起来，但仍不肯放弃它的神风式轰炸。

他像是对昆虫挑战似的说：

“你想干什么？你们这些昆虫是人类最后的天敌，不是吗？我们怎么也没法把你们消灭干净。”

昆虫好像根本就没在意警察局局长的话，它看到这人既然不敢把背对着它，就围着他打起转来，随时准备趁敌人稍有不慎就发起攻击。

马克西米里安脱下一只鞋，像抓网球拍一样抓在手里，准备等昆虫飞来蜇他时就来一记大力扣杀。

“你是谁，一只大胡蜂？金字塔的守护神？里面那个隐者是不是会驯养胡蜂，嗯？”

胡蜂像是要回答他似的，又俯冲了下来。飞近人的脖子之后，它盘旋着围着人飞绕起来，接着又下降朝警察局局长裸露的柔软部位刺来，但还没等到螫针触及皮肤，它就被鞋底迎头痛击了一下。

马克西米里安弯下腰，仿佛在接一个高球似的，手腕轻巧地一动，就成功地打中了那个会飞的对手。

随着一声沉闷的声音，昆虫撞在了鞋底上又弹了开去，身体已经被完全打扁了。

“一比零。局点、盘点、赛点。”警察局局长对这一记扣杀相当满意。

在离开金字塔之前，他再一次凑近墙壁喊道：

“里面那个，你给我听着，别以为我会善罢甘休的。我还会回来的，直到把隐藏在这金字塔里的秘密全都搞清楚为止。看你还能在这水泥塔里与世隔绝地藏多久，爱看电视的隐士先生。”

62.百科全书

冥想：　　在忙碌操劳了一天之后，安安静静地一人独处是件很好的事。

下面介绍的是一个进行默想的简单方法。

首先，仰面躺下，双腿弯曲，臂放于体侧，但不要与身体接触，掌心向上，全身放松。

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到由脚趾端流回肺部的血液上。接着开始一轮新的呼吸过程，先一边呼气，一边想象肺把充满其间的经过净化和补充过氧气的干净血液送回腿部，一直流到脚趾末端。

接着吸气，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到腹腔内各个器官无氧的血液上，引导它们回到肺部。再呼气，同时想象满载营养素的血液重新注入我们的肝脏、脾脏、消化系统、生殖器官和肌肉组织。在第三次呼吸过程中，臆想手和手指血管中的血液流回它们先前流出的地方，并且得到漂清而变得健康干净。

第四次时，一边深深吸气，一边臆想脑部的血液挟裹着凝滞的思想流回肺中得到净化，然后再引导充满营养素、氧气和生命力的干净血液流回颅腔。

每一个过程都要集中精力去臆想，并且要把呼吸和器官组织的吐纳调养很好地协调起来。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63.决斗

蝎子有毒的尾刺从老蚂蚁身边不远的地方掠过。

103号已经躲过蝎子三次大螯和四次尾刺的攻击了。每一回它都差一点就被那只古铜色怪物的致命武器打中。

现在103号可以从很近的地方看到这只武装到牙齿的雌蝎子了。在前面是两把锋利的螯钳和些小螯肢，在刺出尾部的螯针之前，蝎子可以用它们把猎物紧紧抓住。

在蝎体两侧，有8条能够快速移动的腿，这些腿可以朝各个方向移动，甚至包括朝侧方移动。在后部，是一条长有6个灵活关节的尾巴，尾巴末端是一个如同荆棘刺一样尖锐的螯针。这是一根充满毒液的黄色棘刺。

这动物的感觉器官在哪里呢？老蚂蚁没有发现蝎子的眼睛，只看到它前额上长着的眼状斑，也没有看到听器和触角。它一边堪堪躲过这怪物的攻击，一边和蝎子兜着圈子，终于发现在蝎子大螯上长有5根短小的感觉毛，这就是蝎子的感觉器官。凭着这个，蝎子能感觉到它身体周围最最细小的空气流动。

103号想起在“手指”的电视中看到过一场斗牛赛。那些“手指”是怎么做的？用一块红布。

103号用大颚捡起一片被风刮落的紫绛色花瓣，当作斗牛用的红绒布旗一样挥舞。为了不受风的影响，同时防止被花瓣绊倒，它一直注意保持在上风头的位置。已经开始感到疲惫的老蚂蚁不停地像“手指”斗牛士那样在最后关头躲过对手“独角”的进攻。

蝎子螯针的刺击越来越准确了。在每一次攻击发起之前，103号都会看到那柄黏乎乎的长矛举了起来，瞄准它然后如出膛的鱼叉一般直向它刺来。这根毒刺要比牛头上的两只角难对付得多了，它暗自思量，假设一个“手指”斗牛士所要迎战的是一只巨大的蝎子，那难度肯定会比它平时斗牛的难度大得多。

每当103号试图靠近敌人时，蝎子就张开大螯朝它劈来。而当它朝蝎子射出蚁酸弹时，那一对前螯又合上形成两面盾牌。这对大螯既是攻击武器又是防御武器。而蝎子的8条快腿则让它始终能占据有利位置，或是为了躲闪，或是为了攻击。

103号打起精神，竭力回想着所有在电视上看到过的东西，那些对于斗牛士战略的评论都说了些什么呢？不管是“手指”还是牛，总有一个站在中间而另一个围着中间那个打转，绕圈子的那个体力更容易耗尽，但这样可以让对手步伐错乱。那些斗牛高手能够不用动手就让对手自己踉跄倒地。

103号的“花瓣斗牛旗”暂时被当作盾牌来用。每当“鱼叉”射来，它就用深红色的花瓣去拦截。但花瓣太不坚固了，蝎子的尾刺很容易地就把它给刺穿了。

不能死。看在那些关于“手指”的知识分儿上，千万不能死。

老蚂蚁为了生存下去而顽强拼搏着。它已经忘了自己的年龄，又重新找回了年轻时的敏捷身手。

它一直朝着一个相同的方向打着转。蝎子看到眼前这个小东西的抵抗是如此顽强，不禁大光其火，大螯一张一合，发出越来越大的响声，步子也移动得越来越快了。突然，老蚂蚁来了个急停，立刻又朝反方向转去。蝎子被骗得失去了平衡，仰面朝天地翻倒在地，露出了它身体上最薄弱的部分。老蚂蚁抓住机会就是一发蚁酸弹。但蝎子好像并没怎么受伤，又爬起来继续猛追。

随着大螯两记劈刺之后，“鱼叉”又从103号头顶几毫米的地方擦了过去。

快，快想另外一个办法。

老蚂蚁记起蝎子对它们自己的毒液并不具备免疫力。一些在蚂蚁中流传的故事都说当蝎子感到恐惧，尤其是当它们被火包围之后，它们就用尾刺蜇自己一下来自尽。但103号可没法一下子升起火来。

围观的胡蜂们发出了悲观的费洛蒙，但这并没有影响103号的斗志。

得尽快想出新招来。

老蚂蚁判断了一下形势，自己的优势在哪儿？自己的弱点又在哪儿？

它个子矮小，这既是它的优势同时也是它的弱点。

那么怎样才能把弱点转化为优势呢？

老蚂蚁的脑子里想出了上千条计策，并且飞快地权衡着这些计策的利弊。它在记忆深处找到了以往历次战斗的信息，并且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来找到一条能用来对付蝎子的妙计。它的眼睛始终注视着对手的一举一动，同时触角则在观察周围的地形。这就是拥有两套感觉器官的优势所在。视觉加上嗅觉。

忽然，它发现在树上有一个洞。这不禁让它想起了特克斯·艾弗里①的一部动画片。老蚂蚁飞奔过去，一头钻进了树洞里。蝎子在它后面紧追不舍，也追进了隧道，但很快它肥大的肚子就卡在了隧道里，只留下一条尾巴露在洞外。

103号在盟友的喝彩声中从树洞隧道的另一头钻了出来。

有毒的蝎尾像一枝不祥的叶芽一样从树皮下伸出来。蝎子拼命挣扎着，使出浑身解数想要从窘境中摆脱出来，但它却不知道到底是继续往里钻好呢，还是倒退着爬出来好。

那些小蝎子对它们妈妈的取胜已经失去了信心，全都躲得老远。

103号平静地朝蝎子走去。现在它所要做的就是用带锯齿边缘的大颚把那截危险异常的螯针锯下来。然后它一边注意不让自己沾到毒液，一边高高举起那件武器刺入还在树洞中挣扎的对手身上。

那些传说果然是真的。蝎子对它们自己的毒液的确毫无抵抗能力。那只蛛形纲动物挣扎着，抽搐着，最后终于死去。

“永远记住要用敌人的武器去攻击敌人。”在年幼时，保育蚁曾这样告诫过它，就是这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03号同时也想到了特克斯·艾弗里的动画。在那些动画片里它学到了许许多多的兵法与谋略，也许有一天它会把这位伟大的“手指”战略家的全部秘密都教给它的人民。

64.一首歌

朱丽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大家都弹错了音，而她自己也唱得不好。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想我们现在得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翻唱别人的歌。这毫无意义。”

“七个小矮人”不知道他们的主唱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想说什么？”

“我们需要原创。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音乐，我们自己的歌。”

佐埃耸了耸肩。“你以为你是谁？我们只不过是高中里的一支小型摇滚乐队而已。校长是为了能在关于学校课外活动的报告中写上‘音乐活动’一部分才答应让我们搞的。我们可不是披头士！”

朱丽摇了摇头。

“只要我们开始创作，我们就是众多原创者的一员了。用不着把事情想得太复杂，我们的音乐可以和其他任何音乐媲美。只要我们试着创出自己的特点。我们有能力写出与现有音乐‘不同’的东西。”

“七个小矮人”惊讶得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他们并不怎么相信朱丽的话，有几个还开始后悔把这个“怪人”招进乐队里来。

“朱丽说得对，”弗朗西娜说道，“她给我看过一本书，书名叫《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书中包含着许多全新的想法。我就在书里看到过一种电脑的设计图。这种电脑远胜过现在市场上所有的电脑。”

“要想改良信息的技术是不可能的，”大卫反驳道，“对所有的人来说微机的处理速度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制造出速度更快的芯片来。”

弗朗西娜站了起来：“谁说要做速度更快的芯片了？我们当然没法自己动手做电子芯片。但我们可以把它们按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

她向朱丽要了《百科全书》，翻找起有设计图的那几页来。

“瞧，这不是按照等级制度组合起来的电脑芯片，而是按照民主方式组合起来的。这儿画着呢。再也没有中央处理器控制其他执行命令的芯片了，所有的芯片都是平等的主处理器。500个微处理器，500个同等重要、具备同样能力的‘大脑’同步工作。”

弗朗西娜在一处墙角画了一幅草图。

“关键就在于它们的布局。这正如同在晚饭时女主人考虑如何安排她的客人们就座一样。如果像往常那样让客人们围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就座的话，那么坐在餐桌两端的客人就无法相互交谈。只有那些坐在餐桌中段的人才会有听众。《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的作者建议把所有的芯片排列成圆形，这样各处理器之间就能够进行交流。圆就是解决方案。”

她又给大家画了一些其他的图解。

“技术可不是我们关心的根本问题，”佐埃说，“你的电脑没法解决音乐创作上的问题。”

“我明白她想说什么。如果那家伙能改进电脑这种经过精心设计的工具，那他肯定也能帮助我们改进我们的音乐。”保尔说。

“朱丽说得有道理，我们得有自己的歌词，”纳西斯附和道，“也许这本书能帮助我们。”

弗朗西娜手里一直拿着那本《百科全书》，她随便翻到一页，大声念了起来。

结束，这就是结束，

打开我们所有的感官。

早晨吹起清新的风，

没有什么可以减缓它疯狂的舞步。

这个沉睡的世界正发生着千变万化，

无须用暴力去打碎固有的道德标准。

你们一定会惊奇：

我们只不过在进行一场“蚂蚁革命”。

她念完这一段后，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蚂蚁革命？”佐埃惊讶地问：“这算什么？”

没有人回答她。

“如果我们要把这改成一首歌的话，那还缺段副歌。”纳西斯说道。

朱丽沉默了片刻，闭起了眼睛，然后念道：

再也没有幻想者，

再也没有创造者。

他们在《百科全书》中汲取灵感，就这样一段接一段地把第一首歌的歌词写好了。

在音乐方面，姬雄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段关于如何像建筑楼房那样构筑旋律的话。埃德蒙·威尔斯在这段话中分析了巴赫音乐的构成。姬雄在黑板上画了两条平行线，然后在那上面他又加上了一条旋律线。其他人都走过来在那条线旁边画上了各自的旋律线。一段旋律就这样谱成了，看上去像一大根宽面条。

他们调了各自乐器的音，然后就按照图解把各自的旋律合在一起。

每当乐队的一名成员发现有需要改动的地方时，他就用抹布擦去图解中相应的那一段，然后画上改进过的轨迹。

朱丽把这段旋律轻声地哼了出来，就好像有一股富于生命力的气流由她的丹田发出，沿着气管向上升。一开始只是一段没有歌词的调子。然后朱丽唱出了她先前念过的东西：A段主歌“结束，这就是结束。”副歌“再没有幻想者，再没有创造者。”然后是B段主歌，这是在书上另外一页找到的。

你从没梦想过另外一个世界吗？

你从没梦想过另外一次生命吗？

你从没梦想过有一天人类在宇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吗？

你从没梦想过人类和自然、和整个大自然交流，它像一个合作者而不是一个被征服的敌人那样回答人类吗？

你从没梦想过和动物、和云彩、和大山说话，和它们一起努力而不是相互攻击吗？

你从没梦想过人们重新聚集在一起创建一座人际关系不同以往的城市吗？

成功或是失败再也没有关系。谁也无权去审判别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同时也关心着大众的成功。

朱丽·潘松的歌声在不同的音域间起伏着。有时候，她把嗓音吊得很高，然后又跌落到沙哑的低音。

她的歌声让“七个小矮人”各自都联想到了一位歌手。保尔在她的歌声中听到了凯特·布什，姬雄想到了詹尼斯·乔普林，莱奥波德想到了派特·班纳塔和她那充满俗念的重金属，而佐埃则体验到了以色列女歌手诺阿的激情。

实际上每个人都在朱丽的身上看到了各自所最钟爱歌手的影子。

她的歌声停止了。大卫开始了一段狂乱的独奏。莱奥波德也抓起长笛与之相呼应。朱丽微微一笑，又唱出了第三段：

难道你从没梦想过一个并不惧怕新奇事物的世界？

难道你从没梦想过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完美？

我梦想进行一场革命来改变我们的旧习惯。一场弱小者的革命，一场蚂蚁的革命。

用一个比革命更确切的词：进化。

我梦想，但这只是乌托邦。

我梦想写一本书来讲述它。这本书的存在将远远超过我的生命，在时空中永续。

我要写的这本书只是一个童话，一个永远也不会成为现实的童话。

他们围拢在一起，就好像一个亘古存在的魔力圆圈终于又重新组成似的。

朱丽合上眼睛。一种魔力占据了她的心灵。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随着佐埃的贝斯和姬雄的鼓点轻轻摇摆起来。

并不喜欢跳舞的她现在却被一种无法抗拒的起舞之念所控制。所有的人都为她加油鼓劲。她脱下了那件难看的羊毛衫，露出了紧身的黑色T恤，手里拿着麦克风，身躯和谐地扭动着。

纳西斯用电吉他扫出一段固定的节奏。

佐埃弹了一个降调来使整个音乐处于平衡。

朱丽的双眼始终闭着，即兴唱道：

我们是新的幻想者，

我们是新的创造者。

现在他们奏出了一段精彩的结尾。

弗朗西娜在键盘上奏出一个终止音，大家一起停了下来。

“太棒了！”佐埃兴奋地喊道。

他们讨论了一下刚才完成的那一段。整体上都很不错，除了第三部分的独奏。大卫也承认要在这一领域内进行革新，要找到新的东西来替代传统的电吉他连复段。

这总算是他们第一首自创的曲子，为此他们还是感到相当自豪。

朱丽抹了抹额头上的汗。她看到自己还穿着T恤，便害羞地赶快穿起羊毛衫，嘴里还念念有词地道着歉。

作为消遣，她对伙伴们讲起歌声还能更好地被驾驭。她的声乐老师杨凯莱维施还曾教过她怎样用练声来进行自我调治。

“怎么做的？快告诉我们。”对所有与声音有关的东西都感兴趣的保尔急忙问道。朱丽举例说，用低音唱出一个音“噢”，这样对腹部有治疗作用。

“噢噢噢，这可以引起肠子的震颤。要是你们胃口不好、消化不良，那么就可以唱‘噢’来让消化系统振动。这种治疗方法比吃药要便宜得多，而且随时都有效果。就这么震颤，只要张开嘴就行。”

“七个小矮人”纷纷唱起“噢”来，一边唱一边体会着在器官组织上造成的效果。

“‘啊’对心脏和肺部有作用，要是你们呼吸不畅就唱‘啊’。”

他们又齐声唱起：“啊啊啊啊啊啊。”

“‘呃’能引起咽喉的振动；‘吁’作用于口腔和鼻腔；‘咿’作用于脑部和颅顶。每一次发声都尽量唱到家，让器官充分振动。”

他们把每一个发声练习都重复了一遍。保尔建议创作一首乐疗曲来解除听众身上的病痛。

“有道理，”大卫支持保尔的想法，“我们可以只用连续的‘噢’‘啊’‘吁’这些音来创作一首歌。”

“再加上贝斯弹出的能让人平静的次声波，”佐埃补充说，“这样来治疗我们的听众可就十全十美了。‘音乐疗法’这可是一条绝妙的广告词。”

“真是闻所未闻。”

“你不是开玩笑吧？”莱奥波德说，“这种疗法自古就有，凭什么你认为我们印第安民歌就只是简单地重复元音唱个没完？”

姬雄说在韩国传统歌曲中也有只用元音组成的歌。

正当他们要开始着手写歌的时候，传来一阵敲击声。这并不是从姬雄的架子鼓上传来的，而是从门那儿传来的。

保尔过去打开了门。

“你们太吵了。”校长抱怨着说。

这时已经晚上八点了。平时他们可以一直排练到晚上九点半，但今天校长留在办公室里加班核算账目。他走进地下室，对着每个人的脸都盯了一会儿。

“我实在没法不去听你们的歌声。不过也挺巧，要不我还不知道你们有自己的歌呢。说老实话。你们唱得还真不错呢。”

他搬了张椅子，扶着椅背倒坐在上面。

“我的弟弟在弗朗索瓦一世区有一座文化中心要落成，他想搞一次演出来庆祝开幕典礼。原先他请了一个弦乐四重奏团，但有两位音乐家得了流感，只有两个人的四重奏即使是在一个社区文化中心演出也是不大合适的。从昨天起，他就在找别的人来救场。要是找不到的话，那就不得不把开幕式延后了，那就会给市长留下不好的印象。你们看是不是有兴趣为这个开幕式表演？”

八个孩子面面相觑，无法相信这突如其来的好机会是真的。

“当然愿意！”姬雄大声说道。

“那好，就这么定了。你们赶快准备吧，星期六演出。”

“这星期六？”

“是呀，这星期六。”

这根本不可能，他们到现在为止还只有一首歌。要不是姬雄朝保尔使了个眼色让他闭嘴的话，他差一点就给一口回绝了。

“没问题。”佐埃保证道。

他们心里都很紧张，但同时也很兴奋。

他们终于可以在一个真正的公众场合演出了。让那些无聊的晚会和社区节目都结束吧。

“好极了，”校长说，“我对你们有信心，你们肯定能引起轰动的。”

他说着朝他们调皮地挤了挤眼睛。

弗朗西娜还沉浸在惊讶中缓不过神来，肘部在键盘上一滑，奏出了一个不和谐的琶音，就像是大炮在轰鸣一样。

65.百科全书

音乐结构 ——卡农： 在音乐上，卡农是一种十分有趣的音乐结构。以下是一些最著名的例子：《雅克兄弟》（*Frère Jacques*）、《清晨的风，清爽的风》（*Vent Frais, Vent du Matin*）以及帕赫贝尔② 的卡农：

卡农是围绕唯一的主题展开的。演奏者从各个方面来对这一主题进行模拟。第一个声部把音乐主题展示出来，经过一段预定的时间之后，第二声部重复这一主题，然后是第三声部。

在整个音乐结构中，每一个音符都同时扮演着三种角色：

1、构成基础的旋律；

2、为基础旋律提供伴奏；

3、为基础旋律的伴奏提供伴奏。

也就是说在整个音乐结构中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在每个层次中各个要素根据它们不同的位置同时成为主角、次要角色和跑龙套的角色。

我们无须增添一个音符，只要改变音高就能使卡农变得更完美，把一段降低八度，把另一段升高八度。

同时也可以把第二声部提高半个八度来使卡农更为复杂。如果在第一声部中主题从‘哆’开始的话，那么第二声部就从‘嗦’开始。其他以此类推。

我们也可以用改变歌曲速度来增加卡农的复杂性。快的时候，第二声部以比第一声部快一倍的速度重复主题。

第三声部也以同样的方式加快或者放慢基础旋律。这样就可以造成延展或者集中的效果。

卡农还可以由旋律的反向行进来构成。第一声部以升调来表现主题的话，第二声部就以降调来表现。

只要我们像画战役布置图那样把歌曲的旋律线画出来，这一切就更容易做到了。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66.交谈

吃饭时谁也不说话，只听到咀嚼的声音，马克西米里安静静地吃着他的晚饭。

在家里他总是感到心烦气躁。想当年经过仔细考虑之后，他最后决定和森蒂娅结婚来让他的朋友们大吃一惊。

能和她结婚的确是一次重大胜利，其他人也很羡慕他。但问题在于美貌不能拿来当色拉吃。森蒂娅的确艳丽照人，可这也正是他的烦恼所在！他微笑着亲了亲妻女，然后站起身来，把自己关进书房，玩起了《进化》游戏。

他对这游戏越来越着迷了。他创造了一个阿兹特克文明，并成功地延续到了公元前5世纪，建造了十几座城市，还派出了探险船队去发现新的大陆。他预计他的阿兹特克远征队能在公元前450年左右抵达欧洲，但这时一场霍乱在他的城市中暴发并蔓延开来。居民大量死亡，一些野蛮的入侵者摧毁了首都。里纳尔的阿兹特克文明在电脑历公元1年被摧毁了。

“你玩得很糟糕，是不是有心事？”“马克·亚韦尔”问道。

“是的，是工作上的事。”他承认道。

“你愿意跟我谈谈吗？”电脑建议道。

警察局局长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一直以来，电脑在他眼里只不过是像一个管家，每当他打开电脑时“马克·亚韦尔”才出现，引导他渡过游戏中的道道难关。但他绝没想到电脑竟然从虚幻的游戏世界中走出来，介入他的真实生活。不过马克西米里安还是和它谈了起来。

“我是警察，”他说，“我正在调查一件案子。这案子相当棘手，是关于一个金字塔的。那座金字塔就像是一只蘑菇似的在森林里突然长了出来。”

“你能对我讲讲这金字塔吗？或者这是机密？”

电脑那调皮的语气、没有重音的合成人声让马克西米里安感到很惊奇。但他想起最近在市场上出现了几种“谈话模拟器”。这种机器能像真人那样与人对话。而实际上那些程序只能对一些关键的词语做出反应，然后运用一种简单的谈话技巧来做出回答。它们通常把所听到的问题语序倒装一下：“你真的认为……”或者缩小谈话范围：“让我们来谈谈你……”其实里面并没有什么花样。尽管如此，能和他的电脑交谈还是让马克西米里安意识到在他和电脑之间建立起了某种特殊的联系。

他犹豫了一下，毕竟他还从没和什么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交谈。在警校他没法和他的学生平等地交谈。对他的下级也不行，那些家伙，即使对他们做出和善的表示也没法让他们紧张的神经稍稍松弛一下。而和他的上级省长大人谈心那更是不可能的事。等级制度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得就是如此之远！他也没法对他的妻女吐露心扉。说到底马克西米里安只能和电视机进行单方面的交流。那机器喋喋不休地讲述着许多有趣的事，但却从来不愿意听听他的话。

也许这种新型电脑就是被设计出来填补这一空白的。

马克西米里安往麦克风那凑了凑。

“那是一座在森林保护区未经批准而建造的建筑。每次我把耳朵贴到墙壁上，都能听到里面有声音，好像是从电视机里传出来的。但只要我敲一敲墙，声音就没有了。那建筑物没有门，也没有窗，连一个小洞也没有。我想要搞清楚在里面的人是谁。”

“马克·亚韦尔”就这件案子提了好几个详细的问题，它的独眼眯缝了起来，这表示它在用心地听。电脑想了一会儿然后告诉他只有带上一队人马破墙而入，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显然电脑还是没办法去细致入微地思考问题。

马克西米里安还没想到这种极端的办法。但他知道最后只能那样去做。“马克·亚韦尔”加快了他分析问题的进程。

警察局局长谢过了电脑，他想重新开始玩《进化》游戏，这时候电脑提醒他忘了喂鱼了。

67.珍贵的生殖器官

103号打败了母蝎子。失去了母亲的小蝎子们远远地看着战斗结束，头也不回地逃之夭夭了。它们知道从今往后它们只能独自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了。除了力量和尾巴上的毒针之外，它们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了。

那12只年轻兵蚁也被请进了胡蜂巢。它们向老战士表示热烈的祝贺。胡蜂蜂后答应把蜂王浆送给老蚂蚁，它把老蚂蚁带到了胡蜂巢内一个隐蔽的角落，告诉后者在那儿耐心等待。

然后蜂后全神贯注地从口里吐出一种气味十分浓郁的液体。在膜翅目昆虫中，不论是“工人”“士兵”还是“王后”都能自如地控制体内的化学构成。它们能够根据意愿增加或者减少激素的分泌，来更好地调节消化、睡眠以缓解痛苦和焦躁不安的情绪。

胡蜂蜂后把饱含性激素的蜂王浆吐了出来。

103号凑过去，想在把蜂王浆吃下去之前先用触角闻一下。但蜂后一把把它紧紧抱住，用嘴堵住了老蚂蚁的嘴。

两种不同生物之间的接吻。

老蚂蚁一边拼命喘着气，一边把从蜂后嘴里吐出来的蜂王浆咽了下去。这种充满魔力的食物一下子进入了它的体内。在必要时所有胡蜂都能酿造出蜂王浆。但蜂后酿造的蜂王浆自然要比一只普通工蜂酿造的有效和美味得多。那种鸦片一般的气味是如此浓重，连贝洛岗蚁们都闻到了。

太强烈了。老蚂蚁同时尝出了酸味、甜味、咸味、辣味和苦涩的滋味。

103号不断地吞咽着。褐色的蜂王浆进入它的消化系统，在它的胃里，蜂王浆被胃液稀释，混入了它的血液，流经血管，进入大脑。

刚开始的时候，老蚂蚁的身体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它以为这次尝

试失败了。随后，它一下子就失去了平衡，身体的抽搐像一阵狂风似的袭来。这种感觉并不怎么舒服。

它觉得它快要死了。

蜂后给它的其实是毒药，而它就这么吃了下去！它感到那种物质在它全身四散开来，一种难以忍受的炙热感觉也随之漫布在它周身的血管中。它真后悔相信了胡蜂蜂后。众所周知胡蜂憎恨蚂蚁，因为它们无法接受它们的远亲胜过它们这一事实。

103号清楚地记起在它年轻时曾经攻打过许多灰色的胡蜂巢，用蚁酸弹把吓得东躲西藏的胡蜂一一击毙。

这是复仇。

周围的一切陷入可怕的黑暗中。如果它的脸部肌肉可以活动的话，那它的脸肯定会发生令人恐惧的扭曲。

痛苦完全占据了它的心灵。它没法理顺思路。黑暗、酸痛、寒冷、死亡侵入了它的身体。它颤抖着，大颚禁不住地张开又合上，它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了。

它想冲上去杀死恶毒的胡蜂蜂后。它向前冲，却被自己的前肢给绊倒了。

时间好像凝固了，它想要移动一条腿，但要过很长一段时间那条腿才能迈出去，仿佛是在慢镜头中一样。

它的6条腿再也不能支撑它的身体了。它倒了下去。

它的灵魂好像摆脱了肉体的禁锢，飘到空中看着自己的肉体。

过去的景象在脑海中突然闪现。首先出现的是最近发生的事，然后是埋在记忆深处的往事。它看到自己正在与蝎子搏斗，它看到自己在蝗虫海洋中破“浪”前进，它看到自己正在穿越荒原。

它又看到自己逃离“手指”世界，看到自己第一次与“手指”交谈，那些话语是如此让它惊讶。

往昔的一切就像是在电视机屏幕上倒播的电影一样在脑海中闪过。

它又看到了24号，它在远征军中的朋友。24号在河中心的金合欢岛上建立了它的自由之城。它又看到自己头一次骑在鳃角金龟子的背上飞

往危险而坚硬的雨点之间。那些雨点就像是一排排水晶柱一样。

它又看到对“手指”世界发起的第一次远征，看到它发现了那世界可怕的边缘。在那条公路上飞驰的汽车把所有的生命形式一一毁灭。

它又看到自己正在与蜥蜴搏斗，与鸟搏斗，与它那些带着岩石气味的同胞搏斗。它们在蚁谷中进行着阴谋活动。

它看到了327号王子和36号公主。它们第一次对它谈起神秘世界。正是由此而发起了那场远征，随后便发现了“手指”世界。

记忆从它的脑海深处不断地涌动而出，它却无法阻止。

它又看到自己在“丽春花”战役中，为了不被敌人杀死而杀戮敌人，它看到自己正在用大颚撕裂敌人的甲壳。它看到自己置身于几百万名战士中，那些战士相互砍下肢腿、脑壳和触角，而它已经忘了这些战斗是怎么引起的了。

它看到自己在草丛中奔跑，追寻同胞们留下的气味。

它又看到在贝洛岗的穴道中，年轻蚂蚁与上了年纪的蚂蚁在争吵。

103号看到了更遥远的过去，它看到自己是一只蛹，看到自己是一只幼虫，是一只在小树枝顶上被阳光蒸干水分的幼虫。它看到它自己无法行动，发出费洛蒙呼唤忙碌的保育蚁来更多地照顾它，而不是其他的幼虫。

“我饿！保育蚁，快给我吃的！我要长大，我要吃！”它大叫着。

的确在那时它所想的就是尽快长大成熟……

它看到自己变成了一只卵，被放在贮卵室内。

看到自己变成这么一个珍珠色的、里面充满清澈液体的小球体，那感觉是多么奇怪呀。那就是它，它过去就是那样的。

“在没有成为一只蚂蚁之前，我是一个出色的球体。”

圆的概念无所不在。

它以为再也无法追溯到比卵更远的过去了。但它错了！飞速运转的记忆继续向它显示出图像。

它看到自己刚被产下的那一刻。它又看到了在母亲的腹中它是一枚

卵细胞，一枚刚被授过精的卵细胞。

“在尚未成为一个白色球体之前，我是一个黄色的球体。”

在那后面，继续追溯，在记忆的更深处。

它看到了雄性配子③ 和雌性配子在卵细胞中相遇。103号看到了在那难以察觉的一瞬间，对是雄性、雌性还是无性的选择正在进行。

卵细胞颤抖着。

雄性、雌性还是无性？在卵细胞内的一切都在震颤着。雄性、雌性，还是无性？

卵细胞舞蹈起来。在卵细胞的中心一些奇怪的液体相互混合着、分解着，形成一些带有波状反光的柔软的浆液。染色体像长腿一样交织在一起。X，Y，XY，XX？最后还是构成雌性的染色体占了上风。

成功了！蜂王浆使103号的生命历程回溯到决定性的那一刻，改变了细胞演化过程。

103号变成了雌性，它现在是一位公主了。

在它的大脑中，生命之火爆发了。就好像它的大脑一下子打开了所有的门让光明进入大脑中。

所有的闸门都被打开了，它的各种感受能力都成倍地增长了。它更强烈地、更痛苦地、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一切。它的躯壳仿佛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整体，外界最最微弱的波动都能让它震颤起来，它的眼前产生了一些五彩的斑纹，它产生刺痒的感觉，就仿佛被一下子浸在了纯酒精中，它害怕会失去它们。

这种感觉并不舒服，但却很强烈。

它觉得自己是如此的敏感，几乎想要在地上挖个洞藏进去，远离那无数声音的、气味的、光线的信息。这些信息从四面八方涌来注入它的大脑中。它体验到一些莫名的情感，一些抽象的感觉，一些由色彩表现出来的气味，一些由音乐表现出来的色彩，一些由触觉表现出来的音乐，一些由思想表现出来的触觉。

这些思想从它的大脑中涌射而出，就好比一条地下暗河涌出地面形成一道喷泉。这喷泉的每滴水珠就是过去岁月的每一瞬间，但在它全新

的意识和它对感情及抽象概念的感受能力的作用下，往昔的记忆变得更为清晰了。

在新的一天里所有的一切都放射出更加明亮的光辉。一切都不同了，更为微妙、更为复杂，传递着比它所预料的多得多的信息。

它意识到过去的它只不过才走完了一半的生命历程，它的思维更加广阔了。在过去的日子里，它的潜能才发挥出10％，吃了这蜂王浆后，它也许一下发挥出30％的潜能。

拥有成倍增长的意识是多么令人愉快啊！一只活了很久的无性蚂蚁突然在魔术般的化学作用下变成一只感情细腻的有性蚂蚁，这又是多么令人愉快啊！

它渐渐回到了现实世界中，它是在一个胡蜂巢里。在这个闷热的灰色蜂巢中，它都不清楚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很可能现在已经是黑夜了，也有可能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

在它吃下蜂王浆之后过去了几个小时、几天还是几个星期？它都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一种恐惧感在心中油然升起。

胡蜂蜂后过来对它说了些什么。

68.体育课

“快，你们快换上运动短裤，先做做准备活动。”

周围的人都忙碌起来。有的在伸展肢体，拉开韧带。更多的人已经站到了起跑线上。

今天第一节课是体育课。

“我说了，排成一排。我只想看到一个脑袋。听到出发令后，你们就以最快的速度跑，尽量抬高大腿，迈开大步向前冲。你们得跑8圈，我要计算时间的。”体育老师大声说道，“你们正好是20个人。那我就根据你们的名次来打分。第一名得20分，最后一个只能得1分。”

一声刺耳的哨响，出发了。

朱丽和“七个小矮人”也在队伍中。但他们对跑步可没什么兴趣，只想着这一天的课快些结束，可以去地下室编写新的曲目。

他们几个是最后到达终点的。

“朱丽，看样子你不喜欢跑步？”

朱丽耸耸肩膀没有回答。体育老师身形十分健硕，她以前曾是游泳运动员，还被选去参加奥运会。那时候她曾经服用过雄性激素来使自己肌肉更为发达、体力更加充沛。

体育老师宣布下个课目是爬绳。

朱丽攀到了绳子上，不停地前后摇晃着，咬牙切齿地装作很卖力。但爬上一米多高就再也不往上爬了。

“加油，朱丽，用力！”

年轻姑娘跳了下来。

“在生活里爬绳一点用处也没有。现在已经不是原始社会了。到处都有电梯和楼梯。”

体育老师实在没心思去理会她，转过身去指导那些更想锻炼肌肉的学生。

下课了。下面一节课是德语课。学生们经常在课堂上起德语老师的哄，朝她扔臭鸡蛋，用吹管朝她射出小纸球。

朱丽并不赞同这种“虐待”，但她没有勇气站出来与整个班级作对。

不管怎样，与老师作对要比与同学相争更容易些。她对那位女老师十分同情，不禁暗自痛骂自己是个胆小鬼。

德语课结束了。后面一节是哲学课。哲学老师走进了教室，很有礼貌地向他那位不幸的同事寒暄了几句。与前一位相比，他可是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他整天妙语连珠、嘻嘻哈哈的，深讨全校上下的欢心。他一副博学多才的样子，对什么事都不太在意，好似不知道忧愁为何物。许多小女生或多或少地爱上了他，有些青春躁动的少女遇到心事时还会跑去找他倾诉。而他也把这种心腹密友的角色演得淋漓尽致。

今天上课的主要内容是“暴动”。他在黑板上写下了这两个富于魔力的字眼，不紧不慢地说道：

“在生活中最容易做到的就是说‘是’。‘是’能让我们完全融入这个社会。答应别人的请求，别人才会愿意接纳你。然而，会有一段时间说‘是’是行不通的，这就是青春期。在这一时期我们要学会说‘不’。”

他又一次深深打动了学生们的心。

“‘不’至少和‘是’具有相等的魅力。说‘不’就是独立思考的自由，说‘不’能让人显示他的特质。说‘不’能让说‘是’的人感到害怕。”

这位哲学老师不喜欢老是站在讲台上讲课，他更喜欢在教室里大步流星地来回走。他时不时地停下来，坐在某张课桌的边缘上，对那位学生责备一通。他接着说道：

“但和‘是’一样，‘不’也有它的局限性。要是对所有的人都说‘不’的话，你们就会发现自己被孤立，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办法。青春期是向成年过渡的时期，这时我们要学会灵活地应用‘是’和‘不’，而再也不要一成不变地答应一切，也不要拒绝一切。不要去不惜一切代价地投入这社会，也不要将它全盘否定。选择‘是’与‘不’时要考虑到两条准则：1）对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远期分析；2）最初的直觉。恰当地去运用‘是’与‘不’与其说是一门科学倒不如说是一种艺术。那些能够娴熟地去运用‘是’

与‘不’的人最后不仅能驾驭他周围的人，也能驾驭他自己。”

坐在第一排的女生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她们更加关心的是他浑厚的男声而不是他所说的内容。哲学老师把手插进牛仔裤口袋里，坐到了佐埃的课桌上。

“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古老谚语可以用来对我刚才所说的做个总结：‘到了20岁还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是愚蠢的，但是……年过30还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话那就更加愚蠢。’”

他走到黑板前写下了这句话。

课堂里，一些钢笔在纸上疾行，发出沙沙的响声，想要把老师说的全部记下来。有的学生默念着那句话，以备在高考口试中被问到时也好对答如流。

“老师，您多大了？”朱丽问道。

哲学老师转过身来。

“我30了。”他说着露出一丝调皮的微笑。

说着他朝朱丽这边走来。

“也就是说我这个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个把年头可做。你们可得抓紧时间好好加以利用啊。”

“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含义是什么？”弗朗西娜问道。

“就是说既没有上帝也没有主人，做一个自由的人。我就觉得我是一个自由的人，而且我要教你们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既没有上帝也没有主人，说得倒轻巧，”佐埃插嘴道，“就因为你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才不得不坐在这儿听你上课。”

还没等老师回答，教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了。校长一阵风似的冲了进来，跑到了讲台上。

“大家都坐着别动，”他对学生们说，“我有一个重大消息要向你们宣布。在我们学校里有一个纵火狂在四处游荡。几天前垃圾箱那里发生了一场火灾。看门人还在学校后门那儿发现了一只燃烧瓶。尽管学校的建筑物大多是水泥造的，但还是有不少用玻璃棉和塑料做的吊顶，很容易着火的，这些物质一经燃烧就会释放出毒性极强的浓烟。所以我决定

在学校里安装一套更为有效的防火系统。从现在起我们就有八只装备有消防水龙的消防栓了。这些消防水龙能在几秒钟内发挥作用，而且能照顾到学校的任何一个角落。”

外面警铃大作，而校长仍在以同样平静的语气继续说道：

“……另外，我让人给学校后门装上铁板，这样就不会着火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的学校固若金汤。至于你们听到的警铃声，就是表示某处着火而发出的警报。今后，你们一旦听到警铃声，就立刻排好队，不要拥挤，迅速离开教室到大门那儿集合。好，现在让我们来演试一下。”

警铃声吵得人耳朵都要聋了。

学生们很高兴搞这样的疏散演习，正好散散心。在楼下，消防队员向他们演示了怎样打开消防栓、取出消防水管、调整接头，还教了他们一些救生手段，比方说在门的四周裹上浸湿的床单，起火时趴下以避开半空中的烟雾等等。

在嘈杂的人群中，校长找到姬雄对他说：“那个音乐会你们准备得差不多了吧？别忘了音乐会就在后天。”

“我们的时间很紧。”

校长想了一会儿，然后又说：“那好吧，鉴于这一特殊情况，我允许你们这几天不上课。一节也不用上。但你们可别辜负我的一片期望哟。”

警报声终于停止了。朱丽和“七个小矮人”赶快跑到他们的排练室。整个下午，他们都在编写新歌。他们现在有三天而不是两天时间来搞创作了。他们在《百科全书》里寻找歌词，然后配上与歌词同样出色的音乐。

69.百科全书

战斗本能： 去爱你的敌人，这是让他们心烦意乱的最佳办法。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70.再见了，大橡树

“你们得走了。”

胡蜂蜂后的一只触角不耐烦地轻击着老蚂蚁的脑壳，另一只指向遥远的地平线。这是一种大家都能理解的语言。它用这种触角语言再三告诉蚂蚁们，它们得离开胡蜂巢了。

在贝洛岗，那些老保育蚁经常这样说：“每一个生命都应该经历一次变化。如果它没有经过这一过程的话，那它就只活了一半而已。”

103号现在开始了它生命的第二部分。它打算好好利用这额外多出的12个年头。

现在103号长出了生殖器官，变成了一位公主。它知道一旦它遇到一只雄蚁，它就能繁殖后代了。

那12只兵蚁问它们的新公主该朝哪个方向走。地面上仍然到处挤满了蝗虫。103号认为最好还是和来时一样，沿着树枝从上面走。它们要朝东南方前进。

兵蚁们同意了。

它们沿着大橡树巨大的树干往下爬，然后朝一根长长的树枝拐了过去。它们就这样逐枝逐叶地前进着，时不时地跳起来攀住高处，或者像空中杂技演员一样倒挂起来，然后一个摆动跃到远处另一片树叶上。它们走了很长时间后，才再也闻不到蝗虫那辛辣的气味了。

蚂蚁小队小心翼翼地沿着一棵无花果树爬到地面上。103号一直走在最前面。在离它们十多米远的地方就是那张一望无际的“蝗虫地毯”。

5号建议大家朝相反的方向悄悄溜走。但这种谨慎已经没什么必要了，所有的蝗虫一下子全都飞到了空中，好像是听到了某种神秘的召唤似的。

“死亡的云团”起飞了。

这景象真是蔚为壮观。蝗虫大腿上的肌肉要比蚂蚁的发达1000倍。它们能跳到比自身高度高20倍的地方。等跳到高处时，它们就尽量展开翅膀，快速鼓动起来，顺着气流飞到更远的地方。如此之多的翅膀一起扇动。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声响。无数的蝗虫攒聚在一起，相互碰撞着。在那团乌云中，有些蝗虫被它们的同类挤成了肉饼。

在蚂蚁周围，仍有蝗虫在没完没了地朝天空飞去。它们吃光了地面上所有的东西，在它们身后只留下一片荒芜之原。只剩几棵连皮都啃光了的树木还挺立在那儿，光秃秃的，看不到一片叶子、一枚果实。

“有时候，生命会因极度的自我膨胀而毁灭。”15号目送蝗虫远去，发出了一声感慨。这可是一名习惯于杀戮的战士所进行的反思。

同样注视着这一切的103号却想不通大自然到底是出于何种目的才创造出像蝗虫这种生物的。会不会是让它们与荒漠联合起来，消灭一切动物和植物，而只留下矿物形式的生命？它们所过之处，所有的动植物都消失了，而荒漠则随之扩张。

103号转过身去，不忍再看那番惨景。在它的头顶上方，一阵阵劲风使蝗虫之云看上去像一张朝各个方向延伸的鬼脸，那张鬼脸渐渐向北方飘去。

现在该思考一下“手指”的三大特性了：幽默、爱情、艺术。13号猜破了103号的心思，走过来对它说既然现在103号的记忆能力和分析能力已经十分发达了，它完全可以建立一个费洛蒙记忆包，有了费洛蒙记忆包，10号就能把103号告诉它的信息都贮存起来。它从地上捡起一只昆虫卵壳，打算用来存储含有费洛蒙的分泌液。

103号同意了。

以前它也想过搞这么一个东西，但一路上颠沛流离，它把装满各种信息的费洛蒙记忆包给弄丢了。它很高兴10号能接替这一工作。

蚂蚁们朝着东南方、朝着故乡贝洛岗前进。

71.摧毁过去

明天就是音乐会举行的日子了。一大清早朱丽还在南柯乡中流连忘返：她梦到自己站在麦克风前，喉咙里一点声音也挤不出来，就连麦克风也在嘲笑她。她走到镜子前，发现自己的嘴不翼而飞了。在原本应该张着嘴的地方，现在只有一片光溜溜的大下巴。她再也不能说话，不能叫喊，也不能唱歌了。她只能扬扬眉毛或者眨眨眼睛来表达意思了。麦克风大笑不已。她为没有了嘴巴而伤心哭泣。在梳妆台上她看到一把剃刀，真恨不得拿起来在脸上开个新嘴巴，但她实在下不了手。她想出一个更简单的办法，用口红在脸上画了一张嘴。伤心的泪掉了下来，流过那幅美丽的画……

这时朱丽的妈妈狠狠地把门给打开了。

“九点了，朱丽。我知道你没睡着。起来我们得谈一谈。”

朱丽用肘支撑着抬起身子，揉了揉眼睛，然后本能地摸了摸嘴巴。那两片湿润的唇还在那儿。总算还好！她又用手往里摸了摸，看看自己的牙齿和舌头还在不在。

她母亲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地看着她，那神情好像是在问自己这次是不是去看心理医生都已经没用了。

“快，快起床。”

“噢不！妈！我不起床，现在还早呢！”

“我有话对你说。自从你爸死了以后，你就像是个没事人一样。你还有没有良心？他毕竟是你爸爸呀。”

朱丽把头埋在枕头底下，什么也不想听。

“你整天在玩，和一帮高中生混在一起，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昨晚，甚至在外面过夜。听着，朱丽，我们必须认真地谈一谈。”

朱丽抬起枕头的一角，瞧了瞧她妈妈。这位未亡人日渐消瘦了。

加斯东的去世好像让他的夫人找回了往日活力。另外朱丽的母亲也开始了一系列精神分析治疗。她不仅想通过治疗使自己看上去更年轻，也想让自己的心理状态更年轻。

朱丽知道她妈妈在一位“精神改变法”心理医生那里就诊，这可是当下很流行的。在治疗时，大夫不仅能通过心理暗示使病人在精神上回复到孩提时期，以发现并治愈那些暂时被遗忘的内心创伤，甚至还能使他们回复更遥远的胎儿状态。朱丽暗自想象她这位总是注意使衣着与心理年龄相符合的母亲最后发展到穿上婴儿尿布或者蜷成一团缩进塑料袋中的样子。

她暗自庆幸妈妈没有选择一位“转世法”心理医生。这种“转世法”治疗能让病人的心理状态回复到比胎儿、卵子更遥远的时期，一直回到他们的前生。要是她妈妈真的接受这种治疗的话，朱丽肯定会看到她穿上转世投胎之前穿过的衣服。

“朱丽，来，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快起床！”

朱丽蜷缩在床头的角落里，伸出手指堵住耳朵眼。既不想看，也不想听，也不想去感觉。

但她身上盖的被子被一只手揭去了。她看到了妈妈的脸庞。

“朱丽，我是认真的。我们得开诚布公地好好谈谈，就我们两个。”

“让我睡觉吧，妈。”

母亲犹豫不决，突然瞄到床头柜上摊着一本书。

那是埃德蒙·威尔斯教授写的《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三卷。

“好吧，你可以再睡一个小时，不过在那之后我们得聊聊。”

母亲拿起书走进厨房，翻了起来。书里讲的是革命、蚂蚁、对社会的思考、军事战略、人际关系学，甚至还有制造燃烧弹的方法。

那位心理医生没搞错。他曾打电话来提醒她注意这本毒害她女儿的《百科全书》。他说得对。这本书极具破坏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

她把《百科全书》藏到了壁橱最高一层的角落里。

“我的书呢？”

朱丽的妈妈暗自称庆。她已经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把“毒品”清除干净，“吸毒者”自然也就没法再“吸毒”了。她的女儿一直在寻找一位老师，或者说是一位父亲。早先是那位声乐老师，现在是这本神秘的《百科全书》。她决定把这些纸老虎一个接一个地消灭，让她的女儿最终认识到自己唯一的依靠就是她妈妈。

“我给藏起来了，这都是为你好。将来你肯定会为此感谢我的。”

“把书还给我。”朱丽说。

“你再怎么坚持也没有用。”

朱丽朝壁橱走去，她妈妈总是把什么都藏在那里。她一字一顿地重复道：“马上把——书——还——给我。”

“书是很危险的。”母亲辩解道。

“是呀，就是因为有了《新约》，才让宗教裁判所存在了500年。你就像是从那儿出来的。”

朱丽在壁橱里找到了《百科全书》。这本书需要她就和她需要这本书一样。

她母亲晃着双手，眼睁睁地看着女儿把书抢了回去。

朱丽转身就走，在走廊里她从挂衣架上取下一件黑色的雨披，穿在了睡衣外面。雨披一直盖到她的脚踝处。然后她拿起背包，把书塞进包里，跑出了家门。

阿希耶在后面紧跟着她，主人总算明白它更喜欢在早晨外出跑步。对这一点它相当满意。

“汪，汪，汪！”猎犬欢叫着，兴高采烈地撒腿狂奔。

“朱丽，马上给我回来！”她母亲站在大门口高声叫道。

年轻姑娘钻进了一辆计程车。

“要去哪儿，年轻的女士？”

朱丽告诉司机学校的地址。她得尽快找到“七个小矮人”。

72.在路上

钱。

钱是“手指”发明的一种抽象概念。

“手指”想出这种聪明的办法来避免在交易时使用那些笨重的东西。

它们不用带着一大堆食物而只要带上一沓印花纸就可以了。这些印花纸和食物有着相同的价值。

大家都一致同意可以用钱换取食物。

只要一和“手指”谈起钱，所有的“手指”都会对你说它们不喜欢钱，还说它们真不愿意看到它们的社会建立在万能的金钱之上。

然而，它们的历史书上写着：在钱还没被发明之前，财富流动的唯一方式就是……掠劫。

也就是说那些最最凶残的“手指”每到一个地方，就把那里的男性全都杀死，对女性实施强暴，最后抢走所有的财富。

趁天气转凉，大家停下来休息的时候，10号向103号问了些问题，103号也很愿意对它谈谈“手指”的情况。就在它们藏身的洞穴里，10号把从公主那儿听到的关于“手指”生活和习俗的珍贵信息存储到费洛蒙记忆包中。

其他蚂蚁也都围拢了过来。随后103号谈起了“手指”的繁殖。

以前它看电视时，特别喜欢看被“手指”称作“色情电影”的节目。

那12只蚂蚁凑得更近了，想要仔细听听“手指”的这一习俗。

“色情电影是什么？”16号问。

103号解释说“手指”很重视它们的交配。它们把最佳的性交过程拍

摄下来，给那些糟糕的性交者做示范。

“在色情电影里看到些什么？”

其实103号自己也不太明白。但通常来说，一个雌性“手指”先走过来把雄性的生殖器放在嘴里，然后它们开始性交。有时候还是好几个一起，就和臭虫一样。

“它们不是飞在空中交配的吗？”9号问。

“不是。”103号告诉它“手指”是在地面上交配的，和蛞蝓一样，一边打滚，一边交配，而且它们也和蛞蝓一样经常流出白色液体。

蚂蚁们对这种原始的性交方式很感兴趣。它们都知道120万年前蚂蚁的祖先们也采用这种交配方式。就这么趴在地上一边抚摸对方一边交配。蚂蚁认为在这一方面，“手指”要远远落后于蚂蚁。飞行中的爱情，在三维空间中翱翔，这远比在地面上、在二维空间中的爱情刺激得多。

在洞外天气转暖了。

兵蚁们和它们的公主再也不能把时间浪费在闲聊上了，要是它们还想把贝洛岗从白色布告牌的可怕威胁下拯救出来的话，就得赶快行动了。

一路之上103号还沉浸在长出生殖器官的幸福感觉中。它那用来感觉地球磁场的约翰斯顿组织也运转得愈加良好了。

生活真美好。这个世界真美好。

依靠那种特殊的器官，蚂蚁们可以十分灵敏地感觉到地磁波。

这种地磁波在地球表面穿行，地壳中遍布着磁力线。在103号还是一只无性蚁的时候，它只能隐约地察觉到，而现在它几乎能像分辨长长的树根那样把磁力线分辨出来。

它告诉12位伙伴再也不要偏离这些磁力线中的一条。

“只要我们遵循地球这些看不见的血管，大地就会反过来保护我们。”

它想到了“手指”们并不懂得如何去发现地球磁场，因而在随便什么地方都建起高速公路，用墙壁阻断动物们惯常的迁徙路线。它们还在对健康有害的磁场范围内筑起它们的巢，然后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头痛了起

来。

但是，古时候好像还是有某些“手指”对地球磁力线的奥秘有所了解。这是它在电视里看到的。中世纪以前，大部分民族都会在建造神庙之前让它们的祭司找一个磁力线交点。蚂蚁也是一样，在筑巢之前也是会事先确定一处磁力线交汇点。然后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手指”自以为依靠它们的头脑就可以无所不知，也就无须在开始做任何事之前向大自然征求意见了。

“‘手指’再也不努力去适应地球了，相反却想让地球来适应它们。”103号暗忖道。

73.百科全书

操纵别人的策略：　　人可以分为三种。一种人以视觉方式来表达其思想，一种人以听觉方式来表达其思想，还有一种人则以形体方式来表达。视觉方式的人总会自然而然地脱口说出“你瞧”，因为他们只习惯于用图像来表达。他们展示、观察，用颜色来形容，会用“这是清晰的，这是模糊的，这是透明的”加以精确描述。他们经常说“粉红色的生活”（意即美好的生活）、“这很清楚”、“蓝色的恐惧”（意即极度的恐惧）。

听觉方式的人常说“你听”。他们在说话时会用上与声音有关的词，让人联想到音乐或者嗓音：“聋子耳朵”“银铃般的声音”。他们惯用的形容词是：“旋律性的”“不和谐的”“听觉的”“响亮的”。

而对形体有感觉的人则常说“你感觉到”。他们用感觉意识来表达思想：“理解”“体验”。他们常有的表达方式是：“厌烦”“欣赏”，形容词有：“冷”“热”“激动”“平静”。我们可以根据说话人眼睛的转动方式对他进行归类。

当我们要求他回想某件事时，如果他的眼睛向上看，就说明他是属于视觉方式的。如果他的眼睛朝两侧瞄，则说明他是属于听觉方式的。如果他向下看，像是为了更好地感觉自己的内心深处，则说明这是一个形体方式的人。

掌握这种知识能让我们在面对三种不同思维方式的人时，采取恰当的应答方式。

由此，我们引申开去与身体联系起来。当我们告诉对话者一条重要的信息，比如“我相信你能干好这项工作的”，我们可以在对方身体的某一部分施以力的作用来刺激他的记忆，如果说话时在对方的前臂上施力，那他以后前臂每次受力时都会想起他听到过的话。这就是感觉记忆的一种形式。

然而，应该注意不要错误地使用这种记忆方式。有这么一位心理医生在接待某位病人时，拍着病人的肩对他说：“算了，可怜的朋友，你

的病不会好了。”那样即使用上全世界最好的治疗方法也没用了。因为他的病人离开诊所之后，只要一重复那个动作，就会立刻想起所有的不安和恐惧。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74.猪和哲学老师

出租车司机是个很幽默的人。要是他一个人待在车里肯定会闷死的，因为他对着年轻的乘客滔滔不绝地侃了起来，连气都不会喘一下。在5分钟之内，他就把他的生活给详细描述了一番。自然这是一种极其无聊的生活。

他看到朱丽默不作声，便提议给她讲个笑话。“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上有三只蚂蚁在散步。突然，一辆劳斯莱斯豪华汽车在它们身边停下。里面坐的是一只穿着裘皮大衣的知了。它一边摇下车窗玻璃，一边向蚂蚁打招呼：‘你们好，伙计们。’蚂蚁们惊讶地看着这位知了大款吃着鱼子酱、喝着香槟酒，回答说：‘你好，看来你好像已经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啊哟，哪里哪里！你们也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做做秀就能赚大钱。这不，我也算是个明星了。你们不想来点鱼子酱吗？’‘嗯，不了，谢谢。’蚂蚁谢绝了。知了重新摇起玻璃窗，让司机开车。豪华房车开走了，蚂蚁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惊又气，其中一只讲出了大家都在想的话：‘那位让·德·拉封丹可真是个大笨蛋！’”

出租车司机独自一人哈哈大笑起来。朱丽也跟着微微撇了撇嘴角以示鼓励，心中则想现代文明的精神危机越是严重，人们就越是热衷于讲笑话，这样就可以避免讲出真心话了。

“你想再听一个吗？”

司机一边东拐西绕地走着那些所谓只有他一人知道的近道，一边继续唠叨个不停，由于一场农民的示威游行，枫丹白露的主要干道被堵得水泄不通，那些农民要求政府给予更多的补贴，减少耕地抛荒以及停止从国外进口猪肉。在他们的标语牌上这样写道：“拯救法国农业，让进口猪见鬼去。”

他们拦住一辆满载着匈牙利进口猪的大卡车，并开始往猪笼里倒汽油。熊熊烈焰腾空而起，在烈火中挣扎的牲畜们发出绝望的嚎叫。那种可怕的声音越来越响，朱丽从来也没想到猪竟然能发出如此惨烈的叫声。这声音几乎就像是人发出来的！焦臭的肉体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

眼看末日来到，猪儿们好像要告诉人们它们与人类有着血亲关系。

“我求你了，快离开这儿吧。”

猪不停地发出惨叫。朱丽想起在生物课上，老师曾经说过猪是唯一能为人类提供移植器官的动物。这样突然看到这些陌生的远亲兄弟的惨死实在让人难以忍受。猪的眼睛中流露出祈求的目光，它们的皮肤是粉红色的，眼睛是蓝色的。朱丽恨不得能马上离开这个酷刑场。

她掏出一张纸币扔给司机，下了车，连忙逃之夭夭。

她总算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学校，直奔地下室而去，满心希望没人会看到她。

“朱丽！你在这儿干什么？今天上午你们班没课呀？”

哲学老师一眼瞥到从黑色雨衣的领子后面露出一片粉红色的睡衣。

“你这样会着凉的。”

他建议朱丽和他一起到咖啡馆去喝一杯热饮料。既然其他乐队伙伴还没到，她便同意了。

“您是个好人，不像数学老师，她只会贬低我。”

“您知道，老师也是普通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聪明的，也有不聪明的；有热心的，也有冷漠的。问题就在于老师有机会对至少30个可塑性极强的年轻人产生影响。这可是无比重大的责任。我们是未来社会的园丁，你明白吗？”

他一下子就用起了“你”。

“我呢，一想到做老师我就害怕，”朱丽说，“况且每回我看到德语老师在课上被同学们起哄，我的心就一直寒到脊梁骨。”

“你说得没错。作为老师不仅要精通自身的业务，而且还要懂得一点心理学。在我们学校，老师们都不愿意与一整个班级的学生作对，于是，有些戴上权威的假面具，另外一些装成学者模样，而像我这样的则希望与学生们交朋友。”

他推开塑料座椅站了起来，递给朱丽一串钥匙。

“待会儿我还有课。如果你想休息一下，或者吃点什么的话，可以

去我那儿，我就住在广场拐角的那幢楼里。离家出走的人总得暂时找个栖身之所。”

朱丽谢绝了哲学老师的邀请。摇滚乐队的伙伴们马上就会来的，她完全可以住在他们那儿。

老师向她投来真挚热忱的目光。她觉得自己应该做出某种回报，也许是一条信息。这会儿她的嘴比她的脑子动得快多了。

“在垃圾箱那儿放火的就是我。”

她的坦白好像并没有让哲学老师感到吃惊。

“嗨……你弄错对象了。这样做未免目光短浅了一些。学校并非一种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你得去利用它，而不是去忍受它。这一教育体制毕竟是用来帮助你们的，接受教育能使人更强健、更有思想，也更坚毅。能在学校念书是一种幸运。即使你在这儿感觉不好，但还是对你有所裨益的。把你不懂得如何去加以利用的东西毁灭的想法是多大的一个错误呀！”

75.走向银色河流

13只蚂蚁靠一根细树枝越过了一道让人看了目眩的沟壑，然后穿过一丛蒲公英，走下长满蕨类植物的陡峭斜坡。

在坡底，它们看到一枚从树上掉下摔烂了的无花果，紫的、绿的、粉红的、白色的，五彩缤纷，好像开了个彩帛铺似的，引来了许多小飞虫。蚂蚁们也停下来开了个冷餐会。果子的滋味真鲜美！

对于有些问题“手指”已经不再去考虑了？譬如，为什么水果很好吃？为什么花儿很漂亮？

“我们蚂蚁都知道。”

103号公主想到应该找个“手指”。让它和10号一样准备一个费洛蒙记忆包来存储有关蚂蚁的知识。这样它就能告诉那“手指”，为什么水果很好吃，而为什么花朵那么美了。

要是有一天103号真的遇到这么一个“手指”，它肯定会告诉后者花之所以芬芳美丽是为了吸引昆虫，因为它们的花粉是依靠昆虫来传播的，这样它们才能繁衍生息。而水果之所以味美是希望被动物吃掉。这些动物在消化完之后会把水果的核或者籽通过排泄带到很远的地方去。这一招还有一个微妙之处，就是果树的种子不仅能这样得到传播。而且它们还能直接从动物的粪便中汲取养料。

所有的果实为了被吃而得到传播，彼此激烈竞争着。它们最重要的进化手段就是不断改良它们的滋味、外形和香气，那些最没有吸引力的最终将被淘汰。

但是在电视上103号曾经看到“手指”成功地研制出了无核水果：无核甜瓜、无核西瓜或者无核葡萄。仅仅是出于不想消化并排泄出这些果核的懒惰，那些“手指”正在使所有的物种失去生育能力。它暗想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机会碰上“手指”的话，它就要建议它们不要怕麻烦，把水果的核都给保留下来。

总算它们吃的这枚新鲜的水果是不愁找不到动物来吃掉它的。13只

蚂蚁在它甜美的果汁中沐浴，把头伸进柔软的果肉里，相互喷吐果实种籽嬉闹，然后在种籽破裂后流出的浆髓中畅游。

在它们的两只胃都装满了糖汁之后，蚂蚁们又上路了。它们走在两旁都是菊苣和蔷薇的小路上。16号不停地打着喷嚏，它对蔷薇的花粉过敏。

很快它们远远地望见前方有一条银色长带，那是一条大河。103号公主竖起触角，精确地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它们在贝洛岗的北方。

正巧大河是从北向南流的。

它们下到一片黑色沙滩上。成群的瓢虫看到它们靠近了，扔下撕咬了一半的蚜虫尸体，四散而逃。

103号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手指”会对瓢虫产生好感。正是这些野蛮的昆虫经常吞食蚂蚁放养的蚜虫。“手指”的另一奇怪之处就是它们认为三叶草能被用于治病，而随便哪只蚂蚁都很清楚三叶草的汁液是有毒的。

蚂蚁小队在沙滩中迤逦前行。

在它们周围，蟾蜍躲在细长芦苇丛中发出阴森的鸣叫声。

103号建议大家坐船顺河而下。那12只年轻兵蚁根本不知道“船”是什么，但它们马上想到这又是“手指”的发明。

103号公主告诉它们可以乘在一片植物叶片上在水中前进。以前它曾坐在勿忘草叶上横渡过这条河。但在它们周围找不到勿忘草。它们用眼睛和触角四处寻找着可以入水不沉的叶子。突然一丛睡莲跳入它们的眼帘。这些睡莲整天漂浮在水面上，难道还能期望找到比这更好的船吗？

“有了睡莲，我们就可以连脚都不用湿一下渡过大河去。”

蚂蚁小队爬上一株朝着岸微微倾曲的睡莲。粉中带白的椭圆形叶片长着长柄，形成了一处绿色的圆形平台，光滑得像是上了一层釉似的。这样水就不会在表面积聚。在主要的叶片之下，卷成角状的新叶片浸在水中。柔软的叶柄中布满了含有空气的水管，这便更增加了浮力。

蚂蚁们登上了睡莲，但这株植物并没有移动。原来睡莲的根状茎就像缆绳一样朝水中延伸，这只令睡莲动弹不得的“锚”十分坚固，直径超

过5厘米，扎进水下1米左右，将睡莲牢牢固定在淤泥中。103号俯身钻进水中想把根茎切断，但它的工作时不时地得被换气所打断。

其他的蚂蚁也过来帮助它。眼看只要再来最后一下，“锚”就会被切断了，这时103号下令抓一些龙虱，把这些水生鞘翅目昆虫当睡莲的推进器用。蚂蚁们用在水面上捞起的动物尸体做诱饵把龙虱吸引过来，然后103号突然朝龙虱发出费洛蒙以说服它们加入蚂蚁的水上航行。

103号穷尽变性后倍增的眼力看到离大河对岸还很遥远，另外在水面上漂浮着的一些枯叶疯狂地在打转，这表明在水中有漩涡，看来不可能从这里横渡了。最好还是顺流而下找到一处大江比较狭窄的地方。

贝洛岗蚁们开始布置它们的船只，并且往上搬运粮食，以备漫漫航途之用。它们的储备粮主要是来不及逃跑的瓢虫和拒绝合作的龙虱。

现在出发已经来不及了，在夜间它们是无法航行的。103号建议第二天早上起航。生命就是白天与黑夜的轮回，这会儿它们正好差了一个循环。

于是它们上岸在岩石下找了一个栖身之处，吃了点瓢虫来恢复体力。一次伟大的航行已经准备就绪了。

76.百科全书

月球旅行：　　有的时候那些最最疯狂的梦想被认为是可以实现的，只要人们敢于去尝试。

13世纪的中国，在宋朝历代皇帝的统治下，发起了一场以赏月为宗旨的文化运动。所有最伟大的诗人、最伟大的作家、最伟大的歌者都把空中的这个天体作为自己灵感的唯一源泉。

有一位宋朝的皇帝④ ，其本人也是诗人与作家，决心要把月亮的秘密探究明白。他是如此敬爱月亮以至于他想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

于是他命令他的学者们制造一枚火箭。那时候中国人早已能够纯熟地使用火药。学者们在一座小阁下面堆起许多爆竹，而皇帝就端坐在小阁之中。

他们希望爆炸产生的推力能把君主一直送到月亮上。早在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凡尔纳⑤ 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枚星际火箭。但最初的研究探索往往都是以一种极其简陋的方式展开的：引信点燃之后，“火箭”像焰火那样升空了，也就是说它爆炸了。

那宋朝皇帝和他的“座舱”一起在巨大而炽热的光束中化为灰烬，而其他人都以为他已经到了月球上。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77.第一次起飞

一整夜他们都在编写歌曲和排练，片刻不停。音乐会那天早上，他们又重新投入工作了。他们能在《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中选取歌词，但要配上旋律和节奏也不容易。

晚上八点他们来到文化中心，调整乐器并且检验现场的音质效果。

离上场还有10分钟，他们聚在后台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一名记者走了进来说是代表《枫丹白露号手报》来采访他们。

“你们好，我叫马赛·沃吉拉，《枫丹白露号手报》的记者。”

他们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位矮胖的先生。面颊和鼻子上轻微的酒糟说明他嗜好美食佳肴。

“那么，年轻人，你们打算出张专辑吗？”

朱丽实在提不起兴致来回答他。姬雄便承担起这个工作。“是的。”

记者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哲学老师没有说错，说“是”总能使人高兴而且让交流变得更容易。

“唱片的名字是什么？”

姬雄把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字眼说了出来：“觉醒。”

记者一丝不苟地做着记录。

“歌词大意是什么？”

“嗯……歌词中包罗万象。”佐埃答道。

这次答案太过模棱两可，记者不太满意，又问道：“你们的风格近似哪一种流派？”

“我们写我们自己的曲子，”大卫说，“我们力求与众不同。”

记者不停地记着，就像一个家庭主妇撰写购物清单一样。

“我希望他们已经给您留了个前排的好座位。”弗朗西娜说。

“没有。我没有时间。”

“什么，您没有时间？”

马赛·沃吉拉收起笔记本，伸手与他们握手道别。

“我没有时间。今天晚上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我可不能在音乐会上花费一个小时。我真的很愿意听你们唱歌，但很抱歉，我实在抽不出时间。”

“那为什么要报道我们？”朱丽奇怪地问。

他凑到朱丽耳边，好像要告诉她一个秘密似的。

“我告诉你，记者这份职业一大机密就是：我们只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这个秘密让年轻姑娘吃惊不小，但她看到记者好像很满意她这种反应，也就不再坚持去反驳他了。

文化中心的经理一阵风似的冲进后台。他和他兄弟，那位校长长得实在太像了。

“快准备一下，就要轮到你们了。”

朱丽小心翼翼地掀起幕布一角。这个能够容纳500人左右的大厅大约有四分之三的座位空着。

“七个小矮人”和她心中充满了怯意。保尔咬牙切齿地想要找回勇气。

弗朗西娜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莱奥波德合起双眼试图进入沉思的状态。纳西斯不停地复习着吉他和弦。而姬雄把大家的乐谱检查了一遍又一遍。佐埃好像在自言自语，实际上她已经把歌词背了一千遍了，因为她生怕演出时会出什么纰漏。

朱丽已经把自己的指甲都咬秃了，只能伸出无名指往自己身上刮擦着，然后在刮破的地方用嘴去吮吸。

在舞台上，经理大声宣布道：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各位来参加枫丹白露新文化中心的落成典礼。工程还没有全部结束，在此我为由此给诸位带来的不便表示深深的歉意，好了，现在我要在这全新的舞台上向大家介绍全新的音乐。”

坐在第一排的老人们纷纷戴上了助听器。只要别人邀请，他们是不会错过任何一场演出的。至少这也让他们有机会出门活动活动腿脚。

经理的喊声更响了。

“下面大家将听到的是我们社区最活跃、歌声最动听的一支乐队。无论我们是否喜爱摇滚乐，我相信我们的音乐家们的演奏还是值得大家静心欣赏的。”

经理正在把演出引向失败，因为他把他们当作一个本地民间艺术表演团体那样介绍给大家。

看到后台乐队成员脸上的愤怒表情，他赶忙纠正道：

“在你们面前的是一支摇滚乐演唱组，不管到底是什么，我们的女歌手长得的确很可爱。”

观众没什么反应。

“她的名字叫朱丽·潘松，是这支‘七个小矮人和白雪公主’乐队的主唱。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演出，让我们热烈鼓掌对他们表示鼓励。”

从观众席的第一排传来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经理牵着朱丽的手把她拉到了舞台上，站到了舞台正中央。朱丽站在麦克风前。在她身后“七个小矮人”也都各就各位了。

朱丽朝幽深的观众席放眼望去。坐在头排的尽是些退休的老年人，后面零星坐着些偶然进来看热闹的闲人。

在观众席的后排有一个人在那儿喝倒彩。

“吁！吁！”

这位嘲弄者站得实在太远了。朱丽没法看清他的脸，但他的声音却能很容易地认出来：贡扎格·杜佩翁。他肯定领着他那帮人马过来捣乱了。

“吁！吁！”他们齐声叫道。

弗朗西娜赶快做了一个开始的手势，让音乐来压过这种不合时宜的嚣叫。

在舞台的地板上贴着他们演唱曲目的先后顺序。

（1：你们好）

在朱丽身后，姬雄奏出一段节奏，保尔在调音器上拨动着电势计。聚光灯在背景幕布上投出拙劣的虹彩光晕。

朱丽扶着麦克风，唱道：

你们好。

你们好，未曾相识的观众。

我们的音乐是改变世界的武器。

别笑。有这个可能，你们可以做到。一切都能实现，只要你们想要。

歌声暂停，剧场里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几张折叠式座椅嘎吱作响，一些观众失望而去。大厅尽头又响起贡扎格和他的同伙歇斯底里的叫声：

“吁！吁！”

大厅里没什么反应。难道这是舞台灯光的洗礼？难道“创世纪”乐队、平克·弗洛伊德、Yes乐队也经历过这样的首演？朱丽来不及多想，唱起了第二段。

（2：感知）

人只能感知到准备去感知的世界。

生理学实验中，猫一出生就被关在有垂直条纹装饰的房间里。

一只鸡蛋从贡扎格那一角扔了过来，在朱丽的黑色羊毛套衫上撞得

粉碎。

“这个，你感知到了没有？”他狂吼道。

厅里响起一阵哄笑。朱丽现在终于完全体会到了充满恶意的学生给德语老师带去的苦难。

看到形势快要变成灾难了，弗朗西娜在开始独奏之前就先提高了管风琴的声音，以此来压倒喧哗声。

然后他们直接连上第三段。

（3：反常睡眠）

我们心中睡着一个小宝宝。

反常睡眠。

他梦境难安。

大厅尽头，门在不停开开关关，迟到的人进来，失望的人离去。朱丽被弄得心神不定。没过多久她便发现自己只是在机械地唱着，留神的却是门敲打着墙的声音。

“吁，朱丽！吁！”

她注视着她的伙伴。真是彻底的失败。他们局促不安，几乎难以再演奏下去。纳西斯弹错了和弦，他的手在吉他弦上颤抖着，发出不协调的声音。

朱丽努力塞耳闭听，再次唱起副歌。他们原先以为到这个段落时整个大厅的观众会一齐用手跟着打节拍的，然而小女孩却连鼓动他们的勇气也没有。

我们心中睡着的一个小宝宝。

反常睡眠。

正好，前面几排的退休者睡着了。

反常睡眠。她唱得更响了，要把他们吵醒。

这时莱奥波德本要插进一段笛子独奏。他把几个音符搞错以后，干脆将其简化了，幸好，那个记者没待在那儿。朱丽颓丧万分。大卫用下巴鼓励她，示意她别分心去注意观众，只要继续就是了。

我们大家都是赢家。

因为我们都来自跑在30亿竞争者前面并赢得赛跑的那颗唯一的精子。

贡扎格和他的“黑鼠们”在台前，拿着啤酒瓶，洒着难闻的泡沫。

继续！继续！姬雄甩动胳膊。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时刻才会把你们改造成真正的音乐家。现在那些捣乱分子掀起了狂澜，除了扔蛋和啤酒瓶以外，他们又吹起了雾笛，喷洒着各式各样的气雾剂，不断叫道：

“吁！朱丽！吁！”

“实在太过分了。胡闹什么，让他们好好演啊！”一位健壮的女孩大叫，挥舞着一件写着“合气道俱乐部”的T恤。

“吁！”贡扎格高喊着。

他对着在场观众喊道：

“你们知道吗，他们根本就是窝囊废！”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没有人强迫你待在这里。”那个举着合气道俱乐部T恤的强健女孩说。

她气冲冲地准备独自抗击那些狂热者。因为对方人多势众，那些同样穿着合气道俱乐部T恤的人便起来援助她。观众纷纷站了起来，加入这个或那个阵营。

那些醒过来的退休者陷坐在他们的椅子上。

“请冷静！请冷静！”朱丽慌乱地恳求道。

“接着唱！”大卫告诉她。

朱丽呆呆地望着这些相斗的人们。看来他们的音乐没能缓和气氛。必须赶快做出反应。她示意“七个小矮人”停止演奏。人们只听见吵架者恼怒的叫声和那些愤然离席的人起身时折叠椅发出的声音。

绝不能放弃。朱丽闭上眼睛，使自己更好地集中精神，忘记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她紧紧堵住耳朵，要使自己隔绝于世，凝神搜索演唱的技巧。她想起杨凯莱维施的告诫：

“在歌唱中，声带实际上并不是很重要。假若你只是听你的声带的话，你就只能辨别出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噼啪声。是你的口腔使声音产生变化，勾画出音符，体现它们的完美。你的肺是风箱，声带是振动的膜，腮帮是共鸣箱，舌头是调制器。现在，用嘴唇瞄准，发射。”

她瞄准，发射。

一个单独的音符。一个降Si。完美，浑厚，铿锵有力。音符蹦了出来，占满了新文化中心的整个大厅。当它碰到墙壁的时候便反弹了回来，一切都被朱丽的降Si回音淹没了。给所有人的降Si。

像风笛的气囊一样，年轻女孩的腹部瘪了下来，以增加音量。

音符如此庞大，比朱丽还要高很多。在降Si无尽的笼罩中，她觉得受到了保护，眼睛还是闭着，她拖长着音符露出了笑意。

她歌唱的表情无可指责。

她的整个口腔都振奋起来追求完美。那个降Si变得更清纯、更自然、更灵验了。在她的嘴里，上腭跟牙齿都在颤动。绷紧的舌头已不再挪动了。

大厅静了下来。甚至连那些前排的退休者也都停止抚弄他们的助听器了。黑鼠们和合气道俱乐部的女孩停止了争斗。

肺的风箱已放出了它里面所有的空气。

别失去控制。很快，朱丽接上了另一个音符Re，跟那个已令整个口腔都兴奋起来的降Si一样恰到好处。Re渗入所有人的心头。透过这个音符，她传达了她全部的灵魂。在这独特的震颤中包含了所有的一切：她的童年、她的生命、她的忧虑、她与杨凯莱维施的相遇、她与母亲的争执。

一阵雷鸣般的掌声，黑鼠们溜了，她搞不清楚人们是在为贡扎格和

他同伙的离去而欢呼呢，还是为她新悬在空中的音符而喝彩。

一个永远持续的音符。

朱丽停了下来，现在她恢复了所有的活力，等乐队其他成员准备就绪，她又拿起了麦克风。

保尔关掉聚光灯，只给朱丽打出一束锥型银光。他也知道应该回归简洁。

她缓慢而又清晰地说道：

“艺术为革命服务，我们的下一首叫作：《蚂蚁革命》。”

她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唱道：

太阳下没有了新的东西。

不再有幻想者。

不再有创造者。

我们是新的幻想者，

我们是新的创造者。

她得到的回答是几声“对！”

姬雄像疯子一样扑在打击乐器上。佐埃在低音上跟随着，纳西斯则以吉他相伴，弗朗西娜拨弄着琶音。保尔明白他们试图起飞了，于是便把扩音器调到最大。整个大厅都在颤抖。假若他们这样都起飞不了的话，那接下来就肯定不会再有戏了。

朱丽把嘴唇对准麦克风，用逐渐上升的颤音唱道：

结束了，

这是最后的结果，

打开我们所有的感觉，

今天早晨吹拂着一阵新风，

什么都不能放慢她疯狂的舞步。

在这沉睡的世界里将会发生无数的变化。

不需要暴力去击碎它们凝固的社会准则。

惊讶吧：我们只需要“蚂蚁革命”就可实现。

然后，她更有力地闭着眼睛挥起拳头：

不再有幻想者，

我们是新的幻想者。

不再有创造者，

我们是新的创造者。

这次，一切运转正常，每一种乐器都准确地演奏着。保尔的音响调节得很完美。朱丽的声音，以炽热的主调，理想地把握着音色。每次颤动，每一个字眼都发出清脆的声音。为了更好地刺激各个器官，一切都安排到位了。假若那些观众知道她完全是她声音的主人，知道她可以发出准确地作用在胰或肝上的声音，那才过瘾呢！

保尔还在调高音量，七千瓦的扩音器喷出不可思议的能量，大厅不再是颤动，而是在摇撼。朱丽的声音在麦克风的扩充下占满了鼓膜，直至脑髓。在这种时候，能够想到的，除了这个灰色眼睛年轻女孩的声音以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东西。

朱丽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投入。她已忘掉了她的母亲和毕业会考。

她的音乐使所有人都得到了享受，前排的退休者已摘掉了助听器，手舞足蹈地打着节拍，靠里大厅尽头的门不再嘎吱作响了。观众们全部在打着节拍，甚至在座位间跳起舞来。

飞机终于起飞了。现在需要的是把握高度。朱丽示意保尔把音乐降低一个调式，然后走近观众，字字珠落玉盘似的唱道：

太阳下没有了新的东西。

我们永远以同样的方式看着同样的世界，

在灯塔楼梯的旋涡中打转。

我们不停地犯着同样的错误，然而却

已更上一层楼。

是该改变世界的时候了，

是要停止绕圈的时候了，

并不是结束，恰恰相反，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

保尔知道“开始”两个字意味着这段的结束，于是便在操纵台上启动烟火，并打亮了观众头上方的灯光。

厅内掌声雷动。

大卫和莱奥波德建议朱丽把那首歌再唱一遍。年轻女孩的声音越来越响。她已完全不再颤抖，自忖为何一个柔弱少女能够在她的歌中引发出这样的力量。

不再有创造者，

我们是新的创造者。

不再有幻想者……

这句起到了轰动效应。人们异口同声地响应她：

我们是新的幻想者！

乐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配合。朱丽即兴发挥道：

“好，如果不想改变世界，那就忍受它吧。”

又一轮欢呼。《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里的理念达到了目的。她重复道：

如果不想改变世界，

那就忍受它。

去想想一个不同的世界，

换一种方式去想一想。

放开你们的想象力，

必须有创造者，

必须有幻想者。

她闭上眼睛，心头有一种怪异的感觉。或许这就是日本人所说的“禅”吧。此时意识与潜意识形成的只有一种完全的愉悦。

观众随着自己心脏跳动的节奏拍着手。音乐会才刚刚开始，而所有的人都已经在担心着结束的时刻，担心着幸福与默契被日子的单调无味替代的时刻。

朱丽不再依赖《百科全书》，她即兴填词，那些字眼从她嘴里出来，连她也不知道它们来自何方，好像是它们自己要发出来一样，而她则只不过是在给它们做媒介。

78.百科全书

精神圈（Noosp hè re）： 人类有两个独立的脑，右半球和左半球。每个半球都有自己独特的理智。左脑进行逻辑转换，是数字的脑。右脑进行直观切换，是形态的脑。对于同一种信息，每个半球都会有不同的分析，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似乎只有在夜里，作为潜意识参谋的右半球才会通过梦把它的想法传给左半球，就像小两口子中直观行事的妻子悄悄地把她的想法塞给作为唯物主义者的丈夫一样。

俄国学者，同时也是“生物圈（Biosphère）”这个词的创造者，弗拉基米尔·韦尔纳茨基（Vladimir Vernadski）和法国哲学家德日进⑥ 认为：这个直观的雌性脑还会被赋予另外一种礼物，即可以栖息在他们称作“精神圈”的地方。

精神圈是一种四周布满行星的大块云状物，像大气层或电离层一样。这种非物质的球状云由右半脑发出的人类所有的潜意识组成。这个整体建立了一个内在的理智，某种全人类的理智。

因此，我们以为在想象或创造东西，其实，这只是我们的右脑在那里寻觅。而当我们的左脑专心地倾听右脑时，信息便传递并涌现出来，成为能够变成具体行动的想法。

根据这种理论，画家、音乐家、发明家或小说家只不过是：一些能够用他们的右脑吸收共同的潜意识，然后让它们在左右半球中足够自由地传递，使它们能够把这些精神圈中零乱的概念变成作品的收音机。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79.失眠

天黑了，然而那只蚂蚁却没有入睡。噪声和亮光弄醒了103号。在它周围，12个年轻的探险家还在睡觉。

从前，晚上发生的一切都不存在，因为睡眠完全熄灭了它冷血的身体。但自从它有了性别以后，睡觉时它就体验到了一种半昏沉的状态，哪怕丝毫的动静也会使它醒过来。这是太敏感的麻烦之一。它有一种失眠的轻微趋向。

它醒了。

天气很冷，但它昨天已经吃够了，有为着御寒所必需的能量储存。

它走到岩穴的门槛上，想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阵红云飘过。

蟾蜍已停止了嚷叫。天空一片漆黑，半遮着的月亮在水面洒上粼粼波光。

103号看到天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闪电。闪电像一棵带有长长枝丫的树，从天空中冒出来，抚弄着大地。可是它的存在如此短暂，小公主已经看不见它了。

雷声过后，寂静变得更加沉重了。天空更加灰暗。通过约翰斯顿器官，103号看见了空气中的磁电。

接着一个炸弹落了下来。一个巨大的水球在地上爆开，飞溅起来。雨滴。紧跟着这个死亡之球的是它无数的同胞。这种现象虽然比不上蝗虫危险，但103号还是后退了几步。

公主看着雨水。

孤独、寒冷、夜晚，直到现在它都把它们当作是与蚂蚁精神相违背的东西。然而，夜晚是美丽的。甚至寒冷也有其妩媚之处。

第三次爆裂声。又一棵巨光之树在云朵间冒出，在接触地面时死去

。更近了。岩穴被一道闪电照亮了，一秒钟之间，12个探险家都成了“白血病患者”。

地上的一棵黑树被天上的“白树”触及。它很快就燃烧起来。

火。

蚂蚁看着火在一点点地吞噬着那棵树。

公主知道，在高处，“手指”们在掌握火的基础上建立了它们的技术。它看到了发生的一切：燃烧的矿石，烧烤的食物，尤其是带火的战争、带火的屠杀。

在昆虫界，火是禁忌。

所有的昆虫都知道，几千万年以前，蚂蚁掌握着火，进行着可怕的战争，有时把整个森林都摧毁了。终于有一天，所有的昆虫达成一致意见，摒弃这种致命元素的使用。可能正因为这样，昆虫才没有发展金属和爆炸的技术。

火。

为了发展，它们会不会也要被迫超越这种禁忌？

在落在地上弹起的雨水的摇曳下，公主折叠起触角重新入睡。它梦见了火焰。

80.音乐会的高潮

热烈。

朱丽淹没在人群中，感觉很好。

弗朗西娜甩动她褐色的头发，佐埃跳起了肚皮舞，大卫把自己的独奏与莱奥波德的独奏接起来，姬雄两眼朝天，用鼓棒同时敲打着所有的鼓。

他们的精神融为一体了。他们已不再是8个人了，而是一个。朱丽只希望这珍贵的一刻成为永恒。

音乐会本该在十一点半结束，可是太火爆了。朱丽仍有大量的能量，她仍需要这种神话般的集体感触。她觉得在飞，不愿着地。

姬雄示意她再唱一遍《蚂蚁革命》，合气道俱乐部的女孩们在过道上有节奏地高呼：

谁是新的幻想者？

谁是新的创造者？

欢呼。

我们是新的幻想者！

我们是新的创造者！

年轻女孩的目光微微变了一种色彩。在她头脑中，有几个机械在齿合，打开大门，放下闸板，解开栅栏。神经收到要传递给口腔的信息。一句要说出来的话。神经迅速将信息传递出去，下颌张开，舌头动了，话语便出来了：

“此时此地……你们是否已经准备好……去革命？”

所有的人都骤然静了下来。收到的信息通过听觉神经传到大脑，大脑也同样分解着每个音节的意思和分量。终于有了一个回答：

“是——！”

已经兴奋起来的神经运转得更快了。

“此时此地，你们是否已经准备好去改变世界？”

整个大厅回答得更响亮了：

“是——！”

心脏跳了几跳，朱丽踌躇了。她体验着那种不敢承担自己的胜利的踌躇。她感受到跟汉尼拔在罗马城门前时一样的焦虑。

“这样显得太容易了，算了吧。”

“七个小矮人”等着她的一句话，即使仅仅是一个姿势也好。那根神经准备快速传递信号。观众在窥伺着她的嘴巴。这种《百科全书》中讲过的很多革命，她还是力所能及的。所有的人都在盯着她。只要她说一句：“冲吧！”就够了。

一切都悬着不动了，仿佛时间停止。

经理切断扩音设备，调暗舞台上的灯光，又把大厅的灯开亮了，然后走到舞台上说：

“好了。演奏会结束了，大家为他们热烈鼓掌。再次感谢，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美妙一刻已经过去。热情断裂了。人们无精打采地鼓着掌。一切重蹈覆辙。这只不过是一场简单的音乐会而已，一场成功的音乐会。人们虽然会鼓掌，但然后就会出去，各自回家睡觉。

“晚安！谢谢。”朱丽低语。

在喧哗声中，座椅嘎吱作响，大厅尽头的大门砰然关上。

在化妆室卸妆的时候，他们感到涌上一种淡淡的苦涩。他们差点就组织了一次群众运动，差一点儿。

朱丽仍旧穿着戏服，忧伤地看着擦过脸上脂肪的灰褐棉花团呆呆出神。经理走进后台，皱着眉头。

“抱歉，被音乐会刚开始时的吵闹搅坏了。当然，我们会给你补偿的。”朱丽说。

眉毛竖了起来。

“抱歉什么？抱歉我们让大家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晚上？”

他笑了出来，拥抱朱丽，亲吻了一下她的脸颊。

“你们真是太美妙了！”

“可是……”

“为了在这个外省的小城发生点有意思的事情……我等待着一场风笛舞会，而你们却组织了一次即兴音乐会。我可以这么跟你们说：文化中心的其他经理要嫉妒死了。自从圣米歇尔山文化中心举行的‘巴黎木十字儿童合唱团’独唱音乐会以后，我就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热情的观众。我希望你们能够再次光临，越早越好。”

“当真？”

他拿出支票簿，想了一下便签上：5000法郎。

“你们今晚演出的报酬，同时可以帮助你们准备下一场演出。你们还要对服饰多注重一点，贴下海报，可能还要考虑一下烟火、布景……你们不能仅仅因为今晚的小胜利就乐不可支。下一次，我要一场真正绝棒的演出。”

81.新闻

枫丹白露号手报
（文化专栏）

文化中心：一场欢愉的首演音乐会

法国年轻的摇滚乐队“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昨晚在枫丹白露新文化中心的新音乐大厅做了一次令人惬意的音乐演出，在观众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乐队年轻主唱朱丽·潘松拥有在娱乐业成功的一切：女神的身材，令人甘心为之下地狱的灰眼睛和颇具爵士风格的嗓音。

人们仅仅遗憾节奏的贫乏和歌词的平庸。

然而伴着集体的热情，朱丽使人忘掉了这种年轻人的不完善之处。

有些人甚至断言她可以与著名女歌唱家亚历山德琳竞争。

毫不夸张。亚历山德琳已知道用她那性感的摇滚风格去征服大大超出外省文化中心的广泛观众。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毫不示弱，也宣布出版一张以标题《苏醒吧》命名的纪念集。它将可能很快就与亚历山德琳已登上所有排行榜榜首的成功新作《亲爱的，我爱你》展开竞争。

马赛·沃吉拉

82.百科全书

审查处（Censure）：　以前，为了某些掌权者判定的反动思想不影响到大众，统治者曾一度设立了国家审查处，专门负责杜绝那些太具“颠覆性”的作品的蔓延。

今天，审查处已改变了它的面目。对它起作用的不是短缺而是泛滥。在如雪崩般涌来而又毫无价值的信息面前，许多人都不知该从哪里吸收感兴趣的信息。唱片制作者大力传播着所有同类音乐，阻碍了新流行音乐的喷涌。出版者每月都出版几千部书，阻碍了新流行文学的涌现。这些新音乐、新文学不管怎样都会被淹没在出版汪洋中。同类平庸的泛滥封锁了新颖的创作，甚至连要过滤整个汪洋的评论家也没有时间去读、去看、去听这所有的一切。

如此有了这样一个反常现象：电视网、电台、报纸等传媒多了，创作的多样性却少了，一片死气沉沉。

这合乎那个古老逻辑：不应该出现任何能够控诉这个体制的创新东西。为了使一切都一成不变而花费了多少精力！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83.顺流而下

银色河流向南滑去。今天早晨，探险家们的小舟一大早就在这并不好客的波浪中前进。龙虱们正优雅地拨着波浪。它们的绿色外壳有着橘红的边缘。龙虱的前额装饰着一个“Ｖ”形的黄色标记。大自然有时候很喜欢搞点装饰。它在蝴蝶的翅膀上描绘复杂的图案，在龙虱的甲壳上则留下最简单的痕迹。

龙虱毛茸茸的长腿一张一缩，推动着沉重的蚂蚁之舟前进。103号公主和12个探险家们栖息在睡莲最高处的粉红花瓣上。品味着周围无尽的风景。

在冰冷的河水中，小小睡莲真是一艘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完美战舰。谁也不会去注意它，因为睡莲在水上漂流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蚂蚁们视察着它们的战舰。睡莲叶形成一个平坦而又坚固的绿筏。睡莲花朵相当复杂，包括四片绿色萼片和许多螺旋形的花瓣，花瓣的腰部逐渐缩小，直到在花的中央变成雄蕊。

蚂蚁们在这些像许多缆索一样的巨大粉红帆上爬上爬下：植物纤维的第二层帆、第三层帆、顶帆，以此取乐。从水生花朵的最高处，它们分辨着远处的障碍物。

103号公主总是窥伺着寻找着新的刺激，品尝着睡莲的根状茎，很快就感受到一种平和感，令它惊讶不已。其实睡莲具有一种平欲物质，像镇定剂一样生效。在这种液体的作用下，一切都显得更加祥和、更加平静、更加轻柔。它感觉好极了。

早晨的河流真美。绯红的太阳用红宝石般的光线雨浇洒着贝洛岗蚁们。粉红的点点滴滴在漂流的水生植物上闪烁。

行舟处，垂柳弯下柔软的长叶，水菱展示它的果实，胡桃被装饰着侧棘的萼包裹。欢快的大自然，长寿花像黄色飘香的星星在闪耀。

左边露出一块石头，表面上铺满了散发着清淡芬芳的肥皂草。它们把包膜抛落在水中，落下去时，从皂甙中产生出一种能冒泡的物质放出

肥皂泡。水面的紊乱刺激着龙虱，它们把脑袋抬得高高的，便于从肺管中喷出小小的液流去射这些肥皂泡。

睡莲高处擦过一簇毒芹的叶子，叶子散发出芹菜的怪味，流出一种黄色液体，一接触空气颜色就更深了。蚂蚁们知道这些液体是甜的，但含有一种强烈的生物碱——毒芹碱，会麻痹大脑。为了使同胞们了解这种信息，形成集体意识，许多探险家已经付出了它们的生命，别去碰毒芹。

在它们上方，蜻蜓在盘旋。年轻的蚂蚁们羡慕地望着它们。年长而又神气的大昆虫专心地跳着它们的求偶舞，每一个雄性都警惕着其他雄性，守护自己的地盘。它们在一块儿竞争，都想扩大自己的领土。

雌性当然会被能够为它跳交尾舞和之后的产卵提供最大空间的雄性所吸引。

不过，不管雄性在吸引雌性的努力中是成功还是失败，竞争都没有就此结束。一个雌蜻蜓能够把雄性的新鲜精子在腹部保存好几天，假若它与不同的情人交尾，接下来它仍旧可以产下来源于第一个、第二个或第三个伴侣的卵。

另外，雄性蜻蜓也知道这一点，它们很吃醋地在交尾之前先急着要倒空情敌留在雌性中的精子。然而，这并不妨碍蜻蜓太太找到另一个雄性把它的精子也倒空。荣誉归于最后一位过关的精子。

带着新的性别感官，103号公主将目光投向水中。它看到水面下有一只背面朝下行走的动物。那只动物隔着水面看着它，就像隔着一扇玻璃窗一样。这是一只仰泳蝽。它甩动后肢爬行前进，仿佛是在水面镜子的另一边奔跑。为了呼吸，它在肘关节储存起气泡，时不时用气门吸一下。

突然，一个脑袋冒了出来。原来是一只幼蜻蜓的脸从头中跳出来逮一只蜉蝣。103号公主知道发生了什么。幼蜻蜓有一张原始的面具，连在一个相当于下巴的长关节上。它接近猎物，然而猎物并不逃跑，它们自以为有足够的距离溜走。幼蜻蜓突然张开带有杠杆关节的面具，就像弹射器一样出击勾住猎物，然后把它送入下颌所在的头部。

花船滑过，刚好避开那些石礁。

坐在睡莲船黄色的中央，103号又想起了蚂蚁的伟大历史。碰巧，

它知道千古传诵的所有古老神话传说。它知道蚂蚁是怎样通过从肠子里面进攻使恐龙在地球上消失的。它也知道，为了统治地球，几千万年以来，蚂蚁是怎样跟白蚁作战的。

这是它的历史。这些，“手指”们并不了解。它们不知道蚂蚁以前是怎样把原来没有的花草和蔬菜：豌豆、洋葱、胡萝卜等的种子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带到其他地方的。

一种特殊的自豪感令它陷入对这庄严河流的幻觉中。一种“手指”永远不能体会到的幻觉。它们太高、太大、太强壮，不能像它那样去看这些长寿花、这些垂柳。它们观察不到像它所观察到的一样的颜色。

“那些‘手指’从远处看得很清楚，但它们的视野太窄了。”它想到。

其实，假若蚂蚁能够看180度，那么“手指”就只能看90度，而且它们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到15度上面。

它从电视资料上了解到这一点，“手指”发现地球是圆的，因此是有限的。它们拥有所有的森林和草原……的地图。它们不能再想：“我朝陌生的地方去。”而只能是说：“我远行到国外。”行星上所有的国家都只不过是它们的飞机一天的行程。

103号公主希望有一天能够把贝洛岗的技术告诉“手指”：如何去烹调蚜虫的蜜露，如何尊重果实，如何让动物们理解自己，还有许多许多“手指”都不晓得的东西。

当太阳由红转成橘红时，无数的歌声响了起来。有蟋蟀的歌声，也有蟾蜍、青蛙、鸟儿的……

午餐时间到。

在“手指”中生活，103号养成了一日定时三顿的习惯。蚂蚁们俯下腰去捡头部朝下、呼吸管朝上浮在河面上的蚊子幼体。正好，大家都饿了。

84.歌唱的关键

要鸡还是要鱼？

星期一，学校快餐厅，当日菜单是：冷盘——醋酸沙司甜菜；可选主盘——面包粉炸鱼块或鸡肉炸薯条；甜点——苹果派。

佐埃用她最长的指甲把一个粘在苹果派果酱上的小飞虫弄了出来。

“你看，指甲，有时候还是很实用的。”她对朱丽说。

小飞虫要很快再飞起来是不大可能了，然而佐埃并不想把它吃掉，她把它放在盘子边上。

学生们排着队，推着搁在餐盘架上的餐盘，在服务台前依次前行，台后是一个女服务员，掌着一把长柄大汤勺，一成不变地向他们提着“玄奥”的问题：“要鸡还是要鱼？”

不管怎么样，正是这种选择区分了现代快餐厅和简单的食堂。

由于高高的玻璃水壶放在上面，朱丽的盘子显得摇摆不定，她想找一张足够让一组人都坐得下的桌子。

“不行，别到这里，这是留给老师坐的。”一个家伙叫道。

再远一点的桌子是留给服务员的。另外还有一张是留给行政人员的。每一个级别都唯恐失去自己的领地和他们小小的特权。想要提出质疑，根本就没门儿。

终于有位子了。只有20分钟的时间吃午餐，像平常一样，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嚼就把食物给吞下去了。他们的胃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形，产生出更具腐蚀性的胃酸来掩盖臼齿的懒惰。

一位学生走近他们的桌子。

“上星期六我和同伴都没有去看演出。你们下星期还要再演，那简直是太棒了，能不能给些赠票呢？”

“哟，我们也是，我们也想要。”另一个说。

“还有我们……”

二十来个学生围在他们周围，一个个都渴望得到赠票。

姬雄道：“我们不能躺在我们已有的荣誉上睡大觉，任何时候都要加把劲。待会儿历史课后彩排。为了下星期六的重要演出，我们还要新的歌曲、新的舞台效果。纳西斯，你制作服饰。保尔，你负责布景。朱丽，你要更‘性感明星’一点。你有神赐的能力，然而你却好像把它压抑了。放开点。”

“你总不是想要我做脱衣舞女郎吧？”

“不是，可是为什么不裸露一点呢，像这样，把肩部露一会儿？这样就会有一点效果。连最有名望的女歌唱家也做过的。”

朱丽满腹疑惑地噘着嘴。

正在这时，校长突然来了。他向他们表示祝贺。他跟他们说要好好干，他兄弟对他们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说他年轻时也遇到过同样的机会，只不过给错过了，所以到现在都还遗憾不已。他把新修好的后门钥匙交给他们，好让他们能够随便进出排练，就算看门人把学校大门的栅栏关上后也一样。

“这次一定要把顶棚掀掉！”他拍了拍姬雄，喊道。

朱丽说应该改善一下音乐会的外观。保尔投射的霓虹彩光还不足以撑起舞台效果。

莱奥波德建议道：“我们可以把背景做成一本大书，往上面投射色彩和从《百科全书》中取材的合成幻灯片。”

“对，我们还可以做一只大蚂蚁，让它的脚随着节奏摆动。”

“我们的演出干脆就叫‘蚂蚁革命’吧？毕竟是这首歌挽救了我们的首场演出。”大卫建议。

主意层出不穷。他们又加上了服饰、舞美、舞台表演，甚至还要在摇滚里加上一段古典，比如说巴赫的赋格。

85.百科全书

赋格的艺术（L’Art de la fugue）：“赋格曲”是卡农的演变。卡农在各个方面对同一主题进行“磨炼”，在各个层面上探寻主题如何与自身发生反应。而“赋格曲”则可以对多个不同的主题加以表现。

“赋格曲”不是循环重复，而是不断递进。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ean-Sébastien Bach）的《音乐的奉献》构建了最美的赋格结构之一。同许多赋格曲一样，《音乐的奉献》以Do小调开头，最后则像顶级魔术师的戏法一样，以Re小调结束。而这些，哪怕最留心的听众也未能听出变化发生的那一瞬间。

借助调性的跳跃，《音乐的奉献》可以无限重复下去，直到化作音阶内的所有音符。巴赫解释说：“由此，国王的荣耀在转调的同时不断升高。”

《赋格的艺术》是赋格作品的巅峰之作。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临终前，想由此向世人展现其从绝对简单到绝对复杂的音乐渐进技术。由于健康问题，他的创作戛然而止（那时他几乎已经失明了）。这首赋格曲最终未能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巴赫以他名字的四个字母作为音乐主题：在德国视唱练习曲集中，B表示音符降Si，A表示La、C表示Do、H表示单音Si。

Bach＝降Si、La、Do、Si

巴赫融入他的音乐作品之内，寄托于斯，希望自己也能够像不朽的国王一样升至永恒。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86.水栖溜冰者的袭击

当粉红睡莲船在波涛中缓缓滑行的时候，蚂蚁们看到了一群在水面上走动的昆虫。这是些尺蝽，一些类似于淡水蚊一样的臭虫。

它们的头比身体还要长，两只球状的眼睛像珍珠一样嵌在两侧，给它们一种非洲拉长面具的形态。它们肚子下面盖着柔软的银色防水毛。借助这些毛，它们便可以静静地在波涛上打转而不怕沉没。

尺蝽们感到蚂蚁小舟的震动时，它们正在寻觅着水蚤、蚊子的死尸或蝎蝽的幼体。它们出乎意料地集合起来组成一支水军，发起了攻击。

它们在水面上滑过来，就像在坚固的布上面滑行一样。它们使劲用跗节支撑，保证在如同拉紧的膜一样的河面上驾驭自如。

蚂蚁们知道危险，用它们的腹部在船的旁侧排成直线，像以前的斯堪的纳维雅士兵竖起他们的矛和盾一样。

开火。

蚂蚁们的腹部一齐发射。

许多被击中的尺蝽倒下了，肚皮上的防水毛使它们漂浮在波涛上面。随后的溜冰者在蚁酸的投射下踉跄而行。

第一阵连续射击就令很多尺蝽丧生，然而有几个终于靠近了船，它们只是用长长的脚压在上面，使睡莲的叶子淹没在水中。所有的蚂蚁都落入了水中。有几个想模仿尺蝽那样在上面行走，然而这种练习需要一种完美的姿势把重量分配在每一条腿上，蚂蚁们却总是有一条腿陷下去。结果最终它们的下巴与肚皮都触在了冰冷的水上，漂浮着徒劳地用腿挣扎。

水不会没过它们的下巴，蚂蚁们并不怕被淹死，但它们受到被其他虫子咬的威胁。应该快点组织起来。13只蚂蚁在各个方向挣扎着，拼命溅着水。当溜冰者不断打翻它们，把它们的头踩在脚下投到水里时，它们就拼命抓住睡莲的边缘。

蚂蚁们竭力相互靠拢，相互支撑形成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平台，然后想要依靠平台爬上睡莲船。经过多次尝试之后，它们终于爬到了船上。

大家救回其他蚂蚁，又逮住了几个尺蠖袭击者。

在吃掉它们之前，103号审问俘虏为什么要组成乌合之众来袭击，谁都知道它们是独行的种群。一个尺蠖说这全是由于一个家伙的缘故，一个被它们称作“缔造者”的尺蠖。

“缔造者”生活在一个水流非常湍急的地方。在那儿，尺蠖只能滑一点点的距离，然后就必须很快地抓住芦苇，不然的话，就会被水流带到不知什么地方。“缔造者”想到这样下去尺蠖的主要精力都会花在与水流的抗争上，然而没有谁知道这水流导向何方。“缔造者”下决心宁可让水流冲走，也不躲在芦苇后面过日子。邻近的所有尺蠖都预言说它必死无疑，因为湍急的河流会把它抛入悬崖。“缔造者”固执地什么也不管就出发了。正如它的同属所预言，它被卷走了，颠沛流离，踉踉跄跄，被弄得鼻青背肿，但它死里逃生了。河下游的滑冰者看到它经过，认为具有如此勇气的尺蠖真是一位楷模。它们推举它为头头，决定组成集体生活在一起。

103号公主自忖：单单一个个体就足以改变整个种群的行为，这个溜冰者发现了什么？不再害怕水流，不再紧抓幻想的安全，听任自己被卷向远方，冒着撞得头破血流的危险，然而，它终究还是能够改善自身，同时也改善了所在团体的生存条件。

这一领悟让公主恢复了勇气。

15号凑了过来想把尺蠖吃掉，可是103号公主制止了它，说应该把它放了，让它与刚刚社会化了的尺蠖团聚。15号不理解为什么要赦免它，这是一只尺蠖，味道很好的。

“我们或许应该把它们了不起的‘缔造者’也找出来，一起干掉。”它又说。

其他的蚂蚁纷纷表示赞同。假若那些尺蠖开始群体作战，而蚂蚁们现在又不加以阻止的话，几年之后，尺蠖就会建立自己的湖城，成为河流的统治者。

103号非常清楚这一点，然而它说，无论如何，每一个种群都有自

己的机会，保持领先并不是靠去摧毁竞争者，而是要比它们走得更快。公主以它的新性别做挡箭牌，来为它的同情辩护，但它知道这是源于与人类接触太久而发生蜕化的新证明。

103号公主知道自己心头有一个疙瘩。以前，它已经有了自私的趋向。由于性别而大大增加的辨别力只是加重了它的缺点。通常，一只蚂蚁总是联结在集体精神之上，极少从中脱离出来解决“个人问题”。不过，103号似乎经常脱离集体精神。它生活在它的肌肤内、它的灵魂中，在它头颅的桎梏中，并且不再为群体思考而努力。假若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它很快就只想着自己了。它会像“手指”一样以自我为中心。

5号也感觉到了，“绝对交流”时公主总是拒绝让别人查看它脑中的全部区域。它再也不遵从集体性。

但现在不是想这些事情的时候。103号公主注意到睡莲船的花瓣帆嗤嗤作响。要么是有风，要么是……它在快速前进。

全速向花瓣的最高点前进。上面，速度感更强了。触角和脸上所有的毛都像草一样压倒在后面。

公主的不安是有道理的，因为，远处出现一堵冒着气泡的墙；以它们前进的速度看很难避开。

但愿不是瀑布。那只蚂蚁想。

87.为第二次演出前进

朱丽和她的朋友们精心准备着第二次演出。他们每天黄昏下课后都在排练场会合。

“我们没有足够的原创歌曲，只能唱相同的作品来保证演出的正常进行，真是蠢透了。”

朱丽把《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放在桌子上，所有的人都围了上去。朱丽翻着书页，标出可行的题目：《黄金分割》《蛋》《审查处》《精神圈》《赋格的艺术》《登月之旅》。

他们试图改编那些作品，用最简单的方式把它们转变成音乐。

“我们要把乐队名称换一下。”朱丽说。

其他人都抬起了头。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有点幼稚，不是吗？”她说，“而且，我不喜欢这种分别：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我情愿是‘八个小矮人’。”

所有的人都想看看他们的女歌手想怎么样。

“《蚂蚁革命》，这是最成功的歌曲，大卫曾建议这样命名我们下一次的演出，为何不同样用它来命名我们的乐队呢？”

“蚂蚁？”佐埃噘嘴道。

“蚂蚁……”莱奥波德重复念着。

“很动听。已经有甲壳虫乐队了，又叫蟑螂乐队，很恶心的昆虫，这并没妨碍那四个家伙取得非凡的成功。”

姬雄自言自语道：“蚂蚁……蚂蚁革命……对，有点道理。可为什么是蚂蚁呢？”

“干吗不呢？”

“蚂蚁，人用脚、用手指就可以把它们压得粉碎，而且，它们一点

也不好玩。”

“那就选些漂亮的昆虫吧，”纳西斯建议说，“‘蝴蝶’或是‘蜜蜂’怎么样？”

“干吗不叫‘螳螂’呢？”保尔说，“它们有滑稽的脑袋，印在唱片盒上效果一定好。”

每个人都推出自己最喜欢的昆虫。

“鼻涕虫，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宣传词：我们在擦鼻涕，擦着擦着，我们就成了鼻涕虫！”保尔说，“从此以后，出示手帕就成了联络听众的标记。”

“嗯，为什么不叫‘牛虻’呢？这样还可以在节拍上玩玩文字游戏。”纳西斯嘲讽地说，“类型有：‘哦，牛虻，暂停你的飞行’或者‘现代牛虻’再或是‘献给周末的美丽牛虻’。”

“瓢虫。这样的话可以说是‘花媳妇’。”

“熊蜂，”弗朗西娜说，“熊蜂，一个令您震撼的乐队。”

朱丽装出伤心的样子。她坚持说：“不行！正因为蚂蚁是如此的不足挂齿，所以它更具有最好的参考价值。我们要把一种天生无趣的昆虫变得有趣起来。”

其他人并没有被真正说服。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里有大量关于蚂蚁的诗和文章。”

这一次，证据出来了。假若他们要全速创作出新歌曲的话，当然要选择在《百科全书》中最现成的题目。

大卫让步了：“我同意‘蚂蚁’。”

“蚂蚁，不管怎么说，是很上口的两个音节。”佐埃承认。

她用几种语调念着：“蚂蚁，蚂蚁，我们是蚂蚁，我们是‘怪咖系’。”

“现在来做海报吧！”

大卫坐在排练室的电脑前，他好不容易在绘图软件中找到了像羊皮纸一样的结构，又为最初的几个单词选择了粗红的螺旋形大写字符，其

他的则用白底黑字小写字符。

他细看《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封面上的图画。画面上，三只蚂蚁呈Y形排列在圆圈里的一个三角形中。只要用绘图软件复制一下就行了，乐队的标志准备好了。

他们凑在电脑前。上面，他们题上“蚂蚁”，下面一点，括号括上“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乐队的新名称”，以便让他们原来的崇拜者认出来。

在底下：“四月一日星期六，枫丹白露文化中心演唱会。”然后是粗体大号字：“蚂蚁革命”。他们端详着最后出来的效果，荧屏上，他们即将贴出的海报就像一张古老的羊皮纸。

佐埃在校长的彩色复印机上复印了2000份。姬雄叫他的小妹妹负责跟她的同班同学在城里张贴。在给他们提供音乐会赠票的条件下，小孩子接受了，然后便与她的朋友到工地墙上和商店门口贴海报去了。这样，人们有3天的时间来买票。

“把整个演出准备好。”弗朗西娜叫道。

“配上烟火和灯光，搞出特殊效果。”姬雄更加苛求。

“我可以做出一本1米高的泡沫书。”莱奥波德说。

“中间配上可以活动的一页，再加上幻灯片，人们会以为它在翻页。”大卫确信地说。

“太棒了！我负责做一个至少2米的大蚂蚁。”姬雄允诺。

保尔建议根据每一首歌曲的独特气氛洒上与之相适应的香水。他自认为在化学方面他已有足够的知识来创造一台有芳香的管风琴。从薰衣草的芳香到土地的气味，从碘味到咖啡味。他希望每一主题都这样转换真正的嗅觉背景。

纳西斯则要设计出花哨的衣服，构想出突出每一首歌的面具与妆容。

排演正式开始了，“蚂蚁革命”的演奏让大卫头疼。他显然没有调好音。他们注意到在电流声中还有一阵噼啪声，他们走近扩音器，想校准一下，却发现有一只蟋蟀受发热的变压器吸引而停在那儿。

大卫有了主意，他用一根竖琴线把小麦克风固定在那只昆虫的鞘翅上。保尔调好音频。于是很快就得到一种唧唧作响的奇特效果。

大卫叫道：“我想我们终于找到‘蚂蚁革命’最完美的独唱音乐家了。”

88.百科全书

未来属于演员：　　未来属于演员。为了让人尊重，演员知道如何模仿愤怒。为了让人奉承，演员知道如何模仿爱情。为了让人嫉妒，演员知道如何模仿欢笑。所有的职业都被演员渗入。

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让人最终认可了演员的统治。有思想或懂得怎样去统治并没有什么用处，只要置身于一群撰写发言稿的专家中间，然后在摄像机前扮演一下他的角色就够了。

而且在大部分现代民主制度中，人们不再依据政治纲领来选择候选人了（大家都心知肚明，不管怎样，允诺的东西没有义务一定要做到，因为国家有一个不能倾斜的总政治），而是根据他的姿态、他的微笑、他的声音、他的衣着方式，他对采访者的亲切和机智的语言来选择。

在所有的职业中，演员都不可避免地取得了一席之地。一个扮画家的好演员能够把一件单色的画布说成是艺术作品而让人信服。一个扮歌唱家的好演员不需出声唱，只要得体地说明一下歌曲简介就行了。演员控制着世界。问题是由于把演员推向了前头，形式就比内容更重要了，表象走到了本质前面。大家不再去听人们所说的东西，只是乐滋滋地看着他们在怎样说，说话时的眼神如何，他们的领带是否与口袋搭配。

那些有思想但不懂如何去表达的人渐渐地被排除在竞争之外。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89.随波逐流

瀑布！

蚂蚁们大惊失措，竖起它们的触角。

沿途，陡峭河岸间的河水一直都是懒洋洋的，一直将它们轻轻摇晃。然而，突然间，一切都加快了速度。

它们进入了急流之地。

起伏不平的卵石堆形成一条白色泡沫的雉堞线。天地之间充满了震耳欲聋的声音。在这种速度下，睡莲粉红的帆震得格格作响。

103号公主的触角胡乱地贴在了脸上，通过动作指示最好从左面通过，那里的水流看上去没有那么湍急。

它们请后面的龙虱飞速划水。那些最大的蚂蚁抓住长长的小树枝，用大颚紧扼着作挠钩，把握船的方向。

13号掉进了水里，大家好不容易才把它救起。

蝌蚪擦过水面，窥伺着小船会不会沉没。对蚂蚁们而言，这些水栖吸血鬼比鲨鱼还要贪婪。

睡莲船飞快地朝三块大卵石径直冲去，高度紧张的龙虱们拼命地划着水，整条船都溅满了水花。

船偏斜了，睡莲叶的前梢失去了航向。卵石一下子狠狠地击在小船的旁侧，柔软的叶子受到撞击。睡莲颤动着好像要翻过来一样，但一个漩涡又把它推到了另一个方向。一片花瓣差点把它们击昏，接着便掉下船去。

蚂蚁们经过了第一道瀑布。然而，第二堵泡沫墙又已经出现。

水栖甲虫也加入了蝌蚪里面，伺机猎取贝洛岗蚂蚁：黑色光滑的黄足豉虫，腹尾有长长呼吸管的灰蝎蝽，爪子尖细的水蜘蛛。假若其中一些在那儿是期待着一顿晚餐的话，其他的也不是仅仅来看热闹的。5号

用费洛蒙指示龙虱们把船朝一条看上去较不汹涌的航道上开。

那些并未被蚂蚁给予指令的小飞虫前去侦察地形，带回了坏消息。

再也过不去了。

航道上，水流更加湍急。睡莲船上的蚂蚁们不知如何是好：是力图冒着失去对小船控制的危险改变道路呢，还是保持航线努力解决第二个瀑布？

太晚了！未来不属于优柔寡断者。

当蚂蚁们到达卵石堆时，它们已控制不住它们的花船了。平底船给全速卷走了。睡莲叶撞击着像河的牙齿一样的卵石。每撞一下，三四个没站稳的探险家便几乎要从舷墙上翻过去。幸好，睡莲叶良好的纤维性能足够承受这些撞击。大家都躲在水生植物中心的黄蕊深处，紧咬着大颚。

船再次撞上了岩石，摇晃不定，要翻转了，然后……又稳了下来。它皮毛未损地度过了第二个急流。103号想，不管在哪一次行动中，成功的第一要素都是运气。

一块三角形的岩石从下面划破了叶子，在植物船的中间留下了一道大大的伤痕。蚂蚁们剧烈地摇晃着，还没等它们恢复过来，睡莲已经又在加速前进了，被吸入第三个瀑布中。

整座森林发出蛙鸣般的响声，仿佛活过来一样，而小河就是它湿润的舌头。

103号公主透过睡莲花瓣看着瞬间闪过的纷乱景象。上方的天空如此美丽，如此清澈。下方是地平线尽头的惊涛骇浪。一块矗立的大卵石让它们惊恐不安。

心惊胆战的龙虱放弃挣扎，让睡莲舟听天由命。

失去了驱动系统，船便打起了陀螺。里面，蚂蚁被离心力带得连站都站不住脚。外面，它们什么也看不见了。高处，睡莲粉红的末梢上面是天空，下面则在旋转。

103号公主和5号紧贴在一起。旋转，旋转。接着又撞上了大卵石。震荡，大家都弹了起来，又撞上了另一块卵石。花船仿佛要翻转过来一样，然而到底没有倾覆。103号谨慎地抬起头来，发现睡莲舟径直朝着

另一道让人头晕目眩的陡峭瀑布驶去。瀑布如此陡峭，让它们都无法透过激荡的泡沫看到河流。

就缺这个尼亚加拉了……

船愈来愈快。雷鸣般的轰隆声似要把过往的旅客震聋。蚂蚁们的触角都贴在脸上了。

这次的确是隆重的飞腾跳水。无可奈何。它们在粉红睡莲的黄蕊深处缩成一团。

舰艇被抛到了空中。公主远远地辨出了下面如银带般的河水。

90.幕后

“加油啊，孩子们，这次别再放不开了，就像‘扎猛子’，直接跳就是了！”

文化中心经理的嘱咐多此一举。

他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三小时后，他们将献上第二次公演。

场景还未布置好。莱奥波德正把巨大的书往上搬。保尔在忙着蚂蚁的雕塑。大卫则在调整他散发芳香气味的机器。

他专注地在为同学们作示范。

“用我的装置能够合成所有的气味，从洋葱回锅肉的气味到茉莉花的清香，还有汗臭、血腥、咖啡、烤鸡、薄荷……的气味。”

弗朗西娜嘴上咬着一支画笔，来到朱丽的化妆室对她说这次晚会特别重要，她应该显得比第一次演出还要漂亮。

“必须让厅里的每一位观众都对你产生爱慕之意。”

她带来了所有的化妆用品，着手画朱丽的脸，把眼睛描成鸟的图案，然后又把她的长黑发梳成冠冕形。

“今天晚上，你应该是女皇。”

纳西斯突然出现在小房间里面。

“我为女皇制作了一件女皇穿的裙子。你将成为君主中最迷人的一个，比约瑟芬、萨巴女皇、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埃及艳后克莱欧帕特拉还要迷人。”

他展开一件带有黑白大理石花纹的蓝色荧光衣服。

“我想过了，我们可以在《百科全书》中找到新的审美观。你穿的是尤利西斯蝴蝶翅膀的色彩。这个名字由它的拉丁名‘Papilio Ulysses’而

来。以我薄见，这种动物生活在新几内的森林和昆士兰北部，以及所罗门群岛上。当它飞起来的时候，便会发出蓝色闪电穿过热带森林。”

“那这个，这是什么呢？”朱丽指着在长袍上伸长的两个黑绒卷端说。

“这是蝴蝶尾的延伸部分，是蝴蝶飞起来时美妙绝伦的黑色拖裾。”

他展开衣裳。

“快试试。”

朱丽脱下羊毛衫和裙子，只剩下三角裤和胸罩。纳西斯盯着她。

“哦！别介意，我只不过是看看衣服是否符合你的尺寸。对我来说，女人不起丝毫作用，”他大声说着，一副无动于衷的神色，“而且，假若我可以选择的话，我情愿做个女人，不为什么，只为取悦男人。”

“你真的宁可做一个女人？”朱丽一边快速地穿着衣服，一边惊讶地问道。

“有一个希腊传说认为，女人在性欲高潮时所体验到的快感是男人的9倍。相比之下，男人弱爆了。而且，我喜欢做女人，也是为了有一天能够体验到怀孕的滋味。人最终只有一件真正重要的业绩：授予生命。所有的男人都无法体验这种感觉。”

然而，纳西斯凝视朱丽胴体的目光并非无动于衷。这晶莹剔透的肌肤，乌黑亮丽的头发，灰色的大眼睛，仿如纹上了鸟的翅膀。他的目光在她的胸部停了下来。

朱丽像裹进浴巾中一样地蜷进衣料中。跟衣料的接触既温柔又暖和。

“穿起来舒服极了。”她承认。

“自然。这种衣服是用蝴蝶的毛虫产的丝织成的。那些可怜虫用丝编织成茧来保护自己，最后却便宜了我们。然而既然命运把这件礼物安排给你，那就有它正确的理由。当印地安旺达人杀死一只动物时，在拔箭之前都要向它解释捕猎的理由。比如说：是为了养活家人呢还是为了做一件衣服。当我富裕了，我要筹划一间蝴蝶丝厂，我要向所有的毛虫讲述它们的丝所奉献给的顾客。”

朱丽在化妆室门上的镜子前照着。

“这种衣服很引人注目，纳西斯。一点都不雷同于其他名牌。你知道你会成为服装设计师的。”

“尤利西斯蝴蝶给迷人的美人鱼，还有什么比这更顺理成章的呢！我就永远搞不懂为什么那个希腊航海家会如此顽固地拒绝受这些女人声音的诱惑。”

朱丽整理着那件衣服。

“你说得真美。”

“你才美呢，”纳西斯一本正经地说，“而你的声音，最是让人不可思议。我一听到它，所有的脊髓便都在脊柱中颤抖。玛丽亚·卡拉斯[7]可以去重新穿上衣服了。”

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你真是一个不被女孩吸引的人？”

“人可以爱，却不用因此就想要进行生育行为的模拟，”纳西斯抚摸着她的肩膀说，“我以我的方式爱你。我的爱情是单方面的，因此也是彻底的。我不要求任何回报。只要允许我看到你，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很满足。”

佐埃把朱丽拥入怀中。

“好了，我们的毛毛虫变成蝴蝶了，按照自然法则，不管怎样……”

“重要的是对尤利西斯蝴蝶翅膀的准确模仿。”纳西斯对新来者反复说道。

“光彩夺目！”

姬雄拉起朱丽的手。年轻女孩留意到，自从某个时候以来，乐队所有的男孩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以触摸她为乐。她讨厌这样。她母亲一向都叮嘱她说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就像汽车的缓冲器一样。还说，当他们靠得太近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大卫给她的脖子和锁骨做按摩。

“让你放松放松。”他解释说。

其实她感到背部的紧张慢慢地放松了，然而大卫的手指又引起了她新的一轮更大的紧张，她挣脱了。

文化中心的经理又出现了。

“快点，孩子们。很快就轮到你们了，人多得不可思议。”

他向朱丽俯下身子：“可是孩子，你在起鸡皮疙瘩呀。你冷啊？”

“不，还行。谢谢。”

她穿起佐埃递过来的拖鞋。

他们穿上服饰，到舞台上做最后的调整。在文化中心经理的指点下，他们又把布景装饰改进了不少，音响效果也更好了。

经理解释道：“鉴于第一次音乐会肇事者引发的问题，此次保证设置三位好手严加防范。今晚乐队不会再受打搅，不会再有人扔鸡蛋和啤酒瓶子。”

每个人都在奔忙着完成自己的任务。

莱奥波德搬上巨大的书；保尔搬上他那香味管风琴；佐埃弄上可翻页的《百科全书》；纳西斯左左右右料理着，分发面具；弗朗西娜在校音，保尔则在弄灯光；大卫调整着音质，使它能够与蟋蟀的声音相配合；朱丽则在复习连接两首歌的小段独白。

至于舞台服装，纳西斯为莱奥波德准备了一件橘红的蚂蚁服装，一件绿色的螳螂服装给弗朗西娜，一件黄黑的蜜蜂服给保尔，给大卫的则是一件深暗的蟋蟀服。至于真正的蟋蟀，则在脖子周围打上了一圈小小的纸板蝴蝶结。最后，纳西斯自己则搭配了蚱蜢的彩色衣裳。

马赛·沃吉拉又一次冒出来采访。他快速地向他们提问说：“今天我也不会留下来听音乐会，但是你们承认我前面的文章是符合事实的，是吗？”

朱丽想，假若所有的记者都像他那样工作的话，报上的信息反映的只会是现实中最微不足道的部分。她也不说什么，只是温和地说：

“正是这样……”

然而佐埃仍不服气：

“等等，给我解释一下，我不明白。”

“只有不了解的东西才能说好。想一想，这是逻辑。人对事物稍微了解一点，就失去了他的客观态度，不再拥有他所该有的距离。中国人说：‘在中国逗留一天的人可以写一本书，逗留一星期的人可以写一篇文章，在那里待过一年的人则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很厉害，是吧？这种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我年轻的时候……”

朱丽突然明白，这个采访者只希望做被采访的对象。马赛·沃吉拉对他们的乐队和她的音乐一点也没有好奇心，他已不再有好奇感了。他麻木了。他想要的是朱丽向他提问题，向他询问他以新闻工作者的才智所发现的这种方式，问问他是怎样运用的，问问他在《号手报》地方编辑部里的地位和生活。

在脑海中，她已经把声音给切断了，乐滋滋地看着他的嘴唇在张合。这个记者像那天的出租车司机一样，有着无限的表达意愿，却没有丝毫接纳的意思。在他的每一篇文章中，他都毫无疑问地透露一些他自己的生活，假若能集齐他的所有文稿的话，那肯定可以得到一部马赛·沃吉拉——现代报业智慧英雄的全传。

经理又来了。他非常高兴地告诉他们所有的座票都卖光了，厅里挤得满满的，而且，还有站着的观众。

“听听！”

确实，帷幕后面，众人正有节奏地喊着：“朱丽！朱丽！朱丽！”

朱丽侧耳细听。他们呼叫的不是整个乐队，而是她，单单她一个。她偷偷地揭开帷幕，所有的人都在叫喊她名字的景象跳入她的眼帘。

“可以上了吗，朱丽？”大卫问。

她想回答，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她清了清嗓子，重又艰难而又含糊地说：“我……嗓子……哑……了……”

“蚂蚁们”面面相觑。一旦朱丽失声的话，那演出就泡汤了。

在她的脑海中又出现了她那没有嘴巴，只有延伸到鼻子根部的下巴的形象。

朱丽打着手势告诉旁人，除了放弃没有其他的选择。

“没什么，只是怯场罢了。”弗朗西娜想安定人心。

“是怯场，”经理也说，“很正常的，在上场面对众多的观众之前一贯会碰到的。但我有药。”

他走开，又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挥动着一罐蜂蜜。

朱丽吞了几匙，闭上眼睛终于发出一声“啊——”

全身缓解了一点。一切都是太胆怯的缘故。

“亏得这种昆虫特意去炮制了这种万能药，”文化中心的经理欢呼道，“我妻子甚至用蜂王浆来治疗感冒。”

保尔看了看蜂蜜罐，作深沉状。“这种药果真能产生惊人的效果。”他想。

朱丽幸福极了，不停地用她失而复得的声音在所有的音阶上试各种声音。

“好了，那么，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91.百科全书

两张嘴：犹太教法典《塔木德》（Le　Talmud）认为人拥有两张嘴，上面的和下面的。

上面的嘴可以通过讲话来解决身体问题。

讲话不仅可以传递信息，也可以用来恢复健康。通过上面的嘴的语言方式，人确立了自己的空间，建立了与他人的联系。另外，《塔木德》还建议避免用太多的药来疗养身子，它会逆行于言语通道。不能阻碍话语出去，否则会形成疾病。

第二张嘴是性，通过性，人解决当前的身体问题。通过性，也即是通过快感和繁殖，人建立了一个自由空间，这种特征在父母和孩子身上得到体现。性，“下面的嘴”，开辟了不同于家庭系族的一条新道路。每个男人都会以能够通过小孩来体现的与其父母不同的其他价值为乐。上面的嘴会影响下面的嘴。人通过言语来引诱别人，让性产生作用。下面的嘴反作用于上面的嘴，通过性，人才会找到他的身份和语言。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92.第一次爆破尝试

“我们准备好了。”

马克西米里安检查着装在金字塔旁的炸药。

这个建筑物不会再没完没了地嘲弄他了。

爆破手铺开连接塑性炸药和起爆器的引线，撤退到与金字塔有一定距离的地方。

警长打了个手势。爆破队长装好起爆器倒数起来：

“5……4……3……2……”

“噗滋……”

突然，爆破队长向前倾倒，不动了。他的脖子上留下了一个痕迹。

金字塔的看守者胡蜂！

马克西米里安命令所有的人都好好保护没有被衣服遮盖到的皮肤区域。他把脖子缩在衣领中，双手插在口袋里，然后用手肘压在起爆器上。

一点动静也没有。

他拿起引线看了看，发现它已经被看起来像昆虫大颚一样的东西给切断了。

93.水

睡莲在空中滑翔了一阵。时间暂停了。在这种高度，在悬起的花船上面，蚂蚁们看到了平时很少有机会看到的东西。蜂鸟、红牛蝇，潜伏着的翠鸟。

空气在它们的脸上和睡莲的粉红帆上呼啸。

103号公主看着它的同伴们，自忖这是能够带进死亡的最后景象了。所有蚂蚁的触角都惊愕得竖了起来。

花船一直在高处。在它们前面，几朵疏散的云朵遮住了两只嬉戏的夜莺。

太好了！这是我最后的旅行！103号想。

然而在空中停留之后，船又屈服于重力规律了。重力，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一点也不好玩。睡莲全速落下。蚂蚁们把爪子插入带着它们疯狂下坠的睡莲。睡莲又掉了两片粉红的花瓣，与其留在这被蚂蚁骚扰的船上，花瓣更愿自己活命去。

它们在加速坠落。12号看到自己的腿在这种速度之下已经垂直了，只是由最末尾的爪子在支撑着。它后面的腿在上面，而头却到下面去了。103号公主用大颚紧紧咬住船的叶子，以使自己不至于飞起来。7号则飞起来了，刚好被14号接住，而它又被11号接住了。

睡莲的边都向上折了起来，形成一个碗。另外，在空气的摩擦下，睡莲的底部开始发热。

103号公主感到它的爪子一个接一个地松开了。它知道它马上就要被喷射出去了。

咔嚓。花船的整个身体都触到了水面。船沉下去了一点，但速度之快使得它们甚至都没有浸湿。然而，就在这一秒钟之间，103号便看到了一个独特的景象：由它们的坠落而形成的水涡使它几乎与水下的居民打了个照面。

它看见了一条眼睛滚圆的鮈鱼和两只冠部突起的法螺，之后便没时间了。由于弹力，船又上去了。一个浪头浇了过来，弄湿了它们的触角，把它们所有的感觉都打断了几秒钟。

它们渡过了激流！银色的河流平息了下来，像是已经把它们折磨够了。它们全都得救了，视线之内已不再有新的瀑布。

探险家们摇摇它们还被因恐慌而产生的分泌物和水覆盖着的触角。

5号舔着身子，把水弄干。

它们互哺起甜食来。它们已经渡过了险境，在河上幸存下来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一只蜻蜓吞了另一只蜻蜓。一条鳟鱼又把它吞掉了。

花船又在银色的飘带上滑行了，水流推动着把它带向南方。然而天已经晚了。太阳疲于闪耀。它慢慢地落了下去，回归它的洞穴。当它沉入地下时，一切都变灰了。肮脏的雾弥漫着，只能看到几厘米远。另外，水蒸气阻碍了蚂蚁嗅觉雷达的使用，甚至连测向冠军蛾也都藏起来了。雾的帷幔罩住一切，似乎要去掩饰太阳的疲塌。

小孔雀一般的蝴蝶在蚂蚁上方飞着，103号公主看着它们庄重的运动，呆呆出神。能够活下来，它真是太高兴了，而且，这些蝴蝶是如此美丽！

94.百科全书

蝴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zabeth Kubler-Ross）医生被传唤去照料从纳粹集中营里逃生的犹太孩子。

当她进入木棚的时候，他们还在躺着。她注意到床板上刻着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随后她在这些孩子受过苦的其他集中营里也找到了这种画。

这幅画只是描绘了一个简单的主题：一只蝴蝶。

女医生首先想到的是一种在挨打和受饿的孩子中表现出的友爱。她想他们已经用蝴蝶找到了他们属于同一群人的表达方式，完全就像以前第一批基督徒的鱼的象征那样。

她向几个孩子问起这些蝴蝶是什么意思，他们拒绝回答她。然而一个7岁的孩子最终揭示了它的意义："这些蝴蝶就像是我们。在我们内心，我们都知道，这受苦的身体只是中间的身体。我们是毛毛虫，有一天我们的灵魂会飞离所有这种肮脏和痛苦，画上它，我们就会彼此记起。我们是蝴蝶，我们很快就会起飞。"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时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95.更换舰艇

突然，它们前面出现了一块礁石。蚂蚁们想把它绕过去，然而，那块礁石却打开了两只眼睛，张开巨大的嘴。

“小心。这些石头是活的！”10号警惕地大声叫喊。

这些家伙在船舷上奔跑起来。它们像是在桅杆上的消防队员一样在睡莲的叶角上滑行着。15号已经挺起了腹部，准备发射。它们一刻也得不到放松。

现在是活的石头!

所有的蚂蚁都在叫嚷着各种建议和驳斥别人。

103号公主在睡莲的边缘俯下身子。矿物是不可能游泳和张开“嘴巴”的。它仔细地看着那块岩石，觉得它的形状太规则了。这不是一块岩石，而是一只乌龟！但是，这个乌龟一点都不像它们所了解的那样：它在游泳。这蚂蚁们可从没见到过。

它们不晓得，但是，实际上，这种水栖乌龟来自佛罗里达州。在“手指”的高层空间里，孩子们很流行玩这种水栖乌龟。因为它们有一个奇怪的形状和一个翘起的鼻子。它们很容易就成了小孩子们的宠物，被安置在塑料做的透明荒岛上。然而，当孩子们玩腻了它们的小动物玩具之后，却不敢把它们倒进家中的垃圾箱里。于是，它们便把它们扔到最近的湖、池塘或是小溪中。

那些乌龟轻而易举就繁殖了。实际上，在佛罗里达州，乌龟是一种鸟的食物，这种鸟有特殊形状的喙，可以打碎它们的甲壳。当然，在引进这种有装饰花纹的乌龟时，人们并没有同时想到去引进它们的天敌，以至这种东方生物在欧洲的湖和小溪里显得着实恐怖。它们吃光了蠕虫、鱼和当地乌龟。

现在103号公主和它的同伴意外碰到的正是这些骇人的怪物中的一个。怪物开翕着下颌向前靠近。那些龙虱拼命划着水想逃脱它。

这是一场睡莲船与黄眼睛怪物之间的赛跑。后者更重、更快、更适合在水中运动。因此它不费吹灰之力就追上了花船。它一个一个地咬住发挥前进动力的龙虱，然后张大嘴，要蚂蚁们不如乖乖地让它吃掉，别再做徒劳的反抗。

想起奥德修斯历险记中的片段和它们的曲折遭遇，103号公主机智地组织起了它的队伍，它建议大家抓住一根经过的低树枝。带有粗壮大颚的虫子们要把它的尾端削成长矛！

乌龟已经轻轻地咬住了船尾，随时都有把它弄翻的危险。几个探险家努力想与怪物保持一段距离，从睡莲船的高处瞄准，向它发射蚁酸。没用。前面，大家在削着矛。最终103号认为准备好了，所有的蚂蚁都抓紧它，在睡莲的表面上奔跑起来，让这个蠢物知道知道厉害！

“瞄准！”103号公主喊道。

长矛击中了乌龟的脸，但却没有刺进去，它断了。乌龟的大嘴张着，准备咬断船的后部。103号又有了没那么古老却更有效的举动。103号把树枝长矛剩下的那一段竖直起来，冲向前去。当怪物试图重新合上嘴巴的时候，树枝便卡住了。

像所有的乌龟一样，这个家伙自然想把头缩回甲壳里面去，然而，却被张大了的嘴巴堵住了。它越想把头缩回去，长矛便往它的腭中卡得越深。

15号认为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机了。它示意6号、7号、8号、9号和5号跑起来。在乌龟还未远离之前，它们奔跑着，从船上跳到乌龟白色的舌头上，在它的唾沫中涉水而行。

乌龟潜入水中，要洗涮嘴巴，把入侵者淹死。不屈不挠的15号指引着同伴们冲到食道管里。食道在后面关了起来，把嘴里的水吞了下去，而却把它们隔离开了。

一切都过得很快。乌龟知道蚂蚁们并没有被淹死，而是在它的喉咙里，于是便吞入一大口水，让它涌入食道。15号对大动物的器官地理学有着本能的感知。它指明不要继续径直往前走，否则就会掉进充满具有腐蚀性消化液的胃里面，它们用大颚开辟了一条新路，连上另一平行管：气管。哦哟！一大口水过去了，没碰着它们。气管很滑，缺少黏液；在那儿，过滤空气的纤毛减缓了它们的下坠。它们掉到肺囊底下。为了避免周围涌出毒液，在让那动物受更大的苦楚之前，15号像一个有经验

的猎人一样，领导其他蚂蚁向心脏走去。蚂蚁们用大颚把它切开。一阵痉挛之后，一切都停止了跳动和蠕动。

佛罗里达乌龟又浮出水面，被从内部刺死了。103号公主觉得不应该把这只乌龟丢弃，可以用它来做一艘比睡莲更好的舰艇。蚂蚁的大智慧就是懂得去利用任何材料去做任何东西。

13位探险家耐心地在龟壳顶上挖掘出一个洞，装备成船舱。它们把白肉吃掉，为劳作补充些能量。最终它们获得了一个可以安守其中的圆洞。这个居所闻起来充满死肉的味道，然而蚂蚁们并不计较这些。

大家又去寻找划船手龙虱。因为它们通常都会被吃掉，没有食物奖赏它们是万万不会去冒这个险的。龙虱们开始划水，让死乌龟向前进。它们不大高兴，因为推一只乌龟要比推一朵睡莲花重多了。103号公主给它们一点点捣碎的食物，又给它们填补了些额外的龙虱来增加动力。

这已不再是一艘游船了，而是一艘装甲舰。很重，很有抵抗力，很坚固，也很难操纵。然而，13只贝洛岗蚂蚁感到安全多了。它们顺着水流进入一个新的雾区。

乌龟飘飘荡荡，带着它凝固不动的怒眼和被当作船头的张大的嘴巴，把那些透过迷雾看到它出现的昆虫都吓坏了，它那开始腐烂的尸体的味道更增添了对河上盗贼的威慑。

16号置身于船首，站在乌龟头顶上。在那儿，它希望能预见到可能出现的障碍。

战船滑行着，像一架可怕的机器一样。

96.第二次演出

“他们都是年轻人，很有干劲，这个晚上，他们同样又会令你们喜出望外。让位给节奏，让位给音乐吧。鼓掌欢迎白雪公主和七……”

他瞥见背后有点骚动，便转过身来，“蚂蚁”，他们都在嘟哝。

“啊，对不起。”文化中心的经理又说，“我们的朋友已经更改了乐队的名字。所以，有请蚂蚁乐队。来，嗯，蚂蚁！”

幕后，大卫拦住了他的朋友们。“不，不要马上就去，要懂得让人久等一下。”

他即兴导演了一下。当大厅沉入黑暗与寂静中时，舞台还没亮灯。整整一分钟过去了，突然朱丽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她无伴奏地清唱起来。

她哼着一首没有歌词的曲子。她的声音如此强烈，如此有力，如此充满立体感，所有的人都倾听着。

当她唱完时，掌声雷动。

姬雄的打击乐开始把听众的心跳都带入两拍子节奏。乒、乓、乒、乒、乓。乒、乓、乒、乒、乓。就好像用号子训练浆手。无数的手在空中随着节奏舞动。乒、乓、乒、乒、乓。

打火机燃起点点火苗。他略微放缓节奏，让心跳从每分钟100次降至90次。

鼓点之上，佐埃的贝司开始划出道道痕迹。打击乐作用在胸廓中，低音则控制着腹部。假若厅中有怀孕妇女的话，低音会一直传递到羊水中。

一台聚光灯用红色光照亮了姬雄和他的鼓，另外一台聚光灯则用蓝光照着佐埃。

一圈绿色光轮映在坐在合成管风琴前、开始演奏德沃夏克《新世界

交响曲》的弗朗西娜身上。

很快，一种青绿草与浪花掺和的气味在厅里散开了。

“总是先以古典选段开始，以显示我们也掌握古人的科学。”大卫之前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最后，他选择了《新世界》，而不是巴赫的赋格曲。他更喜欢《新世界》的曲名。

一束黄色灯光，保尔吹响了排箫，现在整个舞台都几乎照亮了，只有舞台中间的一个阴暗圆圈久久不亮，在这个黑色区域人们隐约可以分辨出一个身影。

朱丽精心地准备着她的效果，让人们久等。观众们隐约听到了她在麦克风前呼吸的声音。她的呼吸声听起来也热烈悦耳。

当德沃夏克交响曲的引子要结束的时候，大卫也加入了进来。他用超饱和的电竖琴跟上保尔的排箫独奏。古典作品一下子穿越了几十年。这是新世纪的新交响。

打击乐加快了。德沃夏克的旋律渐渐向一种很现代很金属的东西转变。人们表现得快活起来。

大卫勾住电竖琴的端部。他每抚弄一下琴弦，就感到面前密密麻麻的人头“毯子”在一阵战栗。

排箫又回来呼应。

笛子和竖琴，两种最古老、流行最广的乐器。笛子，因为古人都曾听到过风在竹林中的呼啸。竖琴，因为古人都曾听到过弓弦的咔嚓声。久而久之，这些声音便铭刻于每一个人的心中。

当他们这样同时演奏竖琴和笛子，就是在叙述人类古老的故事。

而且观众们也喜欢有人为他们叙述故事。

保尔减弱了声音的强度。朱丽的话音响起，身影依然隐于黑暗中。她说：“在峡谷深处，我找到了一本书。”

聚光灯照亮了乐队后面的那本巨书，保尔借助电开关系统灵巧地翻着活动页面。大厅鼓起掌来。

“这本书说要改变世界，这本书说要进行一次革命……这场革命，它叫‘最微小者革命’‘蚂蚁革命’。”

另一个聚光灯突出了摆着六条腿、摇着头的泡沫蚂蚁，充作眼睛的小灯慢慢地亮了起来，赋予它生命。

“这应该是一次新的革命。没有暴力，没有首领，没有烈士。仅仅是一场从僵化陈旧的体系向新社会的转变，人们将彼此交流，一起实现新观念。”

她走向一直暗淡的舞台中央。

“第一首歌叫《您好》。”

姬雄的鼓声响起。乐队成员纷纷加入旋律。朱丽唱道：

您好，未曾相识的观众。

我们的音乐是改变世界的武器。

不，别笑。有这个可能。

您可以做到这一点。

一束耀眼的白光照亮了朱丽的面容，漂亮的昆虫，正举起双臂展开蝴蝶翅膀形的袖子。

保尔打开鼓风机放出一阵强大的气流，使她的翅膀和头发都在风中飘舞起来，同时他释放出茉莉的芳香。

第一首歌结束时，大厅的观众已经被迷住了。

保尔增加了聚光灯的亮度。现在观众能更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昆虫服饰了。

紧跟着，乐队尝试进行一次“类魂”。他们想立即献出最好、最强的部分。朱丽闭着眼睛，发出一声让所有人都来相呼应的声音。他们一块尽力把声音升高。乐器都被抛弃了；他们八个人在舞台的中央组成一个圆圈，眼睛闭着，臂膀在头上方伸开，好像他们都有触角一样。

同时，他们的脸慢慢上抬，让声音中的气息上升。

真是神奇。他们形成了同一道旋律震颤。上方是一个球，那是唱歌

形成的热气球。

他们一边唱着，一边微笑，眼帘合着。好像这八个人，只有一个嗓音，仿佛在悬在他们和观众上方的大丝毯上随意散步。他们长时间地保持着这种人类重声的奇迹，轮流卷着这声音的丝呢，赋予其超越歌曲的维度。

大厅中的观众屏住呼吸。甚至连那些完全不了解“类魂”是什么的人也被这样的壮举弄得大吃一惊。

朱丽又感受到以往那种用喉咙和湿润的声带歌唱的幸福与快活。她那还在被蜂蜜滋润着的喉咙苏醒了。

大厅里响起了掌声。他们停了下来，留下片刻寂静。朱丽懂得，控制寂静之前和控制寂静之后，都跟唱歌一样重要。

她连续演唱新的节目：《未来属于演员》《赋格的艺术》《审查处》《精神圈》。

姬雄精准地控制节奏。他知道，心跳每分钟超过120次时，音乐会煽动观众的情绪，低于120次时，就会让他们平静下来。他彼此交替着，目的是让听众总是出乎意料。

大卫示意回到以他们的方式演奏的古典选段上来。他转向用超饱和电竖琴来演奏摇滚版的巴赫《托卡塔》。

人群被征服了，鼓起掌来。

乐手们最终开始演奏《蚂蚁革命》了，保尔喷洒出湿泥土的气味，里面几乎还点缀有风轮菜、月桂树、鼠尾草的气味。

朱丽自信地展开她的作品，使之与背景协调。在第二段末尾，人们听到一种新的乐器、一种令人惊讶又异常的音乐，像是噼啪作响的大提琴发出来的一样。

在舞台的左角，一束细长的光线显露了一只放在红色缎子垫上的田间蟋蟀。一只小型麦克风放在鞘翅上面，通过扩音器放大之后，它的歌声听起来介于电吉他的乐声和匙子、干酪锯摩擦的声音之间。

蟋蟀戴着由纳西斯做的小蝴蝶结，开始了它的独唱。它疯狂的快步舞曲加快了音乐的节奏，佐埃的低音号和姬雄的打击乐器很难跟上。每分钟150、160、170、180次。这只蟋蟀正要打碎一切。

所有的摇滚吉他手都能在任何音乐学院的考验中应付自如，而这只蟋蟀的炼金之火却令人难以想象。它发出一种非人的音乐，一种“昆虫”的音乐，在最现代的合成音响设备扩大下，完全出乎意料。以前从来没有人的耳朵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

起初，观众愣愣地一声不吭，接着便有了一些兴奋的唧哝，很快声音就大了起来，许多听众都在啧啧称赞。

大卫感到安心了。行，这一时刻应该载入史册。他刚刚发明了一种乐器：电子乡间蟋蟀。

为了让观众们清楚地看到昆虫的演奏，保尔打开摄像机和聚光灯，把正在唱歌的昆虫图像移到巨大的《百科全书》页面上。

朱丽用颤音与昆虫做着二重唱。纳西斯也用吉他与那只动物对话。整个乐队都好像要跟这个女高音家进行竞争。那只昆虫活跃起来。

厅里一片欢腾。

保尔散发出一阵松脂味，然后又是一种檀香木的香味，两种气味非但不相互干扰，反而相互补充。

它在肺与肺之间强烈地跳动着。观众的手不由自主地抬起来彼此打着节拍。后面、前头、两排之间，人们到处都在蟋蟀的独唱中舞蹈。保持不动是不可能承受如此疯狂的节奏的。

听众们情绪激昂。

第一排，合气道俱乐部的女孩们靠近习惯坐在那儿的退休者。她们没穿第一次演唱会的 T 恤。她们自己仔细地在新T恤上写下“蚂蚁革命”——她们偶像乐队的新音乐会名称。

然而第一次在观众面前出现的蟋蟀已经精疲力竭，它被使它鞘翅闪耀、黏膜发干的聚光灯击垮了。它愿意在阳光下长时间歌唱，可不是在强光灯下。这种光对它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令它疲惫不堪。它在最后一个高音Do上停了下来。

女歌手接着唱下面的一段，像是接在一段电吉他独奏之后一样。她要求音乐放低一个音，然后，她走到舞台的边缘，在靠近观众的地方转变调式唱道：

阳光下已没有了新的东西，

我们总是以同样的方式看着同样的世界。

不再有创造者，

不再有幻想者……

令人吃惊的是，大厅马上反应起来，第一场演奏会在场的观众立即回应她道：

我们是新的幻想者！

她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反应、有这种程度的配合。对所有那些参加过第一次演奏会的观众来说，这首歌成了主打歌，意味着晚会又开始了，而第一次，她结束得太早了。朱丽情绪激昂：

我们是谁？

我们是新的创造者……

用不着她给出信号，观众们又唱起了《蚂蚁革命》这首主打歌。他们只听过一次，但却已经把歌词背了下来。朱丽不再反复。姬雄示意不要放松，要牢牢掌控全场。她举起拳头：

“你们想要终结旧世界吗？”

朱丽意识到此时已是有进无退。全场的折叠椅吱嘎作响。所有人全都站了起来，高举拳头。

“此时你们想在这里革命吗？”

一大剂量的肾上腺素涌入她的脑中，表达着她的害怕、兴奋、好奇。千万别耽误在优柔寡断上。她让嘴巴替她说话。

“开始吧！”她大喊道。

气泡爆裂了。

立即是一阵无尽的欢呼声。粗鲁的“类魂”、铺天盖地的拳头取代了音乐，破坏的气息在观众中漫过。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文化中心的经理试图让他们的情绪安定下来，他跳出后台抢过麦克风。

“请大家坐下，不要动，时间还早，差不多才九点十五分，音乐会才刚刚开始呢！”

那六个肌肉发达的秩序保安员徒劳地想让人们克制一下。

“我们要干什么？”佐埃在朱丽耳边低声说。

“我们想要建立一个……乌托邦。”朱丽好斗地撇撇嘴说，把大大的马尾巴似的长发甩到后面。

97.百科全书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发明了“乌托邦”这个词。希腊字母U，否定前缀；topos，地方。因此“Utopie”（乌托邦）表示“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东西”。（有些人认为这个词的前缀是“eu”，是“好”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eutopie”是指“好地方”。）托马斯·莫尔是外交家、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者朋友，有英格兰王国财政大臣的头衔。

在名叫《乌托邦》的书里，他描述了一个他确切命名为“乌托邦”的神奇岛屿，一个田园般的社会，没有税捐、苦难和偷盗。他认为乌托邦社会的第一优点就是“自由”。

他这样描写他的理想国：几十万人生活在一个岛上，公民由家庭组成。五十个家庭组成一组，选举出首领——“长者”⑧ 。那些“长者”组成议会，从四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个君主。君主是终身制的，但假如他实施暴政的话，人们可以解除他的职务。乌托邦岛用雇佣军——“塞波雷得人”⑨ 来应付战争。这些士兵被看作是战争期间与敌人厮杀的人。这样，工具在使用时就被摧毁了。不会有军事政变的危险。

乌托邦没有货币，每个人都在市场上各取所需。所有的房子都是一样的，门上没有锁，每个人都必须每十年搬一次家，目的是不让人在习惯中僵化。游手好闲是不允许的。没有家庭主妇，没有神甫，没有贵族，没有仆人，没有乞丐。这就使得每天的劳动缩短至六个小时。

所有的人都有服两年农役的义务，以便供应免费市场。假若通奸或是有逃离岛屿的企图的话，乌托邦公民就会失去自由人的身份，成为奴隶。那时，他必须整天劳累，服从公民的命令。

因不赞同亨利八世国王的离婚，托马斯·莫尔于1532年失宠，1535年被杀头。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98.荒芜之岛

天已晚了，但天色依旧明亮、气温依旧炎热。103号公主和12位年轻的蚂蚁顺流而下。没有哪条鱼敢惹它们的龟甲舰。有时，探险家们停下来，用蚁酸射几只蜻蜓，然后便在龟甲舰上把它们给吃了。

它们站在滴水檐似的船头上，监视着前方的情况。103号公主爬上船头，注意到一只水栖蜘蛛正带着一个用作水底观察器的丝球气泡潜下水去。

看着就让人惊叹不已。

很少有昆虫胆敢与这艘梦魇之舟相对。一只黄足豉虫出现了。这个在水面下游泳的鞘翅目昆虫有四只眼睛，两只看着水下，两只看着上面。这样它能用两种视觉比较这艘奇怪的舰艇。它搞不清楚为什么这只水栖乌龟的上面会有蚂蚁，下面又有龙虱，最终，它决定还是不要靠近，找了几只水蚤为食。

再远一点，长长的水草减缓了它们的速度。蚂蚁们必须用挠钩排除障碍。银色的河流继续下滑。

雾变得没那么浓密了。

“发现陆地！”12号报告说。

透过贴着水面的轻雾，103号公主认出了远处的科尼日拉洋槐。

河流让它想起了24号。

24号。

103号公主记得24号：它如此的害羞又如此的谨慎。在针对“手指”的远征中，它总是落在最后面，又有迷路的坏习惯，导致不止一次地减慢队伍的速度。迷路，这个无性小兵蚁的第二天性。当它们发现科尼日拉岛时，24号曾说过：

“我这辈子迷路已经迷够了，我觉得这座岛是良善之辈在此时此地

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完美之地。”

应该说，被一棵大洋槐占据着的科尼日拉岛确实展示了它特有的景色。而且，这种树能够与蚂蚁共生。洋槐需要防御毛毛虫、蚜虫和其他贪吃汁液的害虫的袭击。于是，为了吸引蚂蚁，这种植物在树皮里弄出走廊和房间。更棒的是：这些寓所里面渗出一种能很好滋养幼蚁的液体。一棵植物是怎么会适应与蚂蚁合作的呢？

103号一直认为与“手指”相比，洋槐与蚂蚁的差异更大。那么，假若蚂蚁能与树木合作的话，为什么它们与“手指”就不能呢？

对24号来说，那个岛屿就是天堂。在巨大的庇护者洋槐的阴影处，它想创造一个建立在共同理想——美丽故事基础上的乌托邦社会。因为留在岛上的昆虫发展了一种新的反常行为：创造故事让大家神迷。它们就这样活着，只为供养而去猎取食物，一边吃，一边把最亮丽的时间用来创造幻想故事。

103号公主很高兴水流能把它带向以前的朋友那儿。它猜想自从它们走后，乌托邦社会是怎样演变的。大树朋友端居岛屿正中，宛如平静与安全的象征。

13位蚂蚁航海家继续前行，轻雾渐渐消散。奇怪的预感使公主感到紧张。

龟甲舰的头部撞上了一些黑黑的小团：蚂蚁的尸体。它们的身体被蚁酸穿了很多孔。不是什么好兆头……

都死了。没有蚂蚁的科尼日拉被蚜虫吞噬了。公主示意龙虱靠岸。蚂蚁们在河滩上把龟甲舰停好。就连生活在这儿的北螈和蝾螈也都灭绝了。只有一个蚂蚁还活着，六条腿和腹部都已被切断，像小可怜虫一样扭来扭去。

航海者们询问唯一的幸存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它说它们刚刚受到一群侏儒蚁的突然袭击。侏儒蚁的军队发动了一场东征。在新皇后希加普的命令下，这些侏儒蚁企图征服远东。

“这就可以解释我们遇到侏儒蚁侦察兵是怎么一回事了。”5号解释说。

103号公主让幸存者说得再详细一点。

那些侏儒蚁侦察兵发现了小岛，发起了登岛作战。24号的朋友们习惯于在大树庇护的封闭世界里讲述幻想故事，早已失去了现实世界里作战和自卫的天性。不会战斗的动物除了逃跑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这完全是一场屠杀。只有24号和一小队蚂蚁逃脱了，躲在陡峭河岸边的一堆空心芦苇中，但是那些侏儒蚁把它们包围了起来，要把它们杀掉。

伤残的蚂蚁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一只生活在这个基于讲和听的乐趣上取得一致的共同体中的蚂蚁来说，在讲故事中死去该是最美丽的死亡。

103号公主爬到洋槐树的高处，伸出触角，探测远方的情况。它通过全新的有性感官，在芦苇丛中搜索科尼日拉共同体的幸存者。

它在濒死蚂蚁所指的地方发现了它们，然而，侏儒蚁王国的士兵们乘坐睡莲船包围了它们，一见褐蚁从芦苇口子上探出触角，就朝它们发射蚁酸。103号注意到侏儒蚁们已经弥补了它们的落后。以前，它们不会利用毒腺来喷射蚁酸。

103号想起，那些既小、繁殖能力又强的矮子，比褐蚁有更快的学习能力。这些自远方而来（不管愿不愿意）的蚂蚁（“手指”把它们叫作阿根廷蚁，因为“手指”认为它们是随着为美化蓝色海岸海滨路的夹竹桃被偶然带来的）已经知道如何适应枫丹白露的森林了，这事实已很好地证明了它们的聪明。黑蚁和收割蚁为进攻这些新来者，已经付出代价，都自取灭亡了。

103号一直认为那些侏儒蚁终有一天会成为森林中的主宰。重要的是应通过革新、冒险、探索、不断地验证新观念让这一天晚点到来。

只要褐蚁稍稍露出一点懦弱，侏儒蚁就会把它们像过时的种属一样打发到粪池里面去。

现在，付出代价的是24号和它的乌托邦同伴。那些可怜虫正被围困在芦苇的高处，应该去援助它们。103号公主把它们的龟甲舰重新弄到水中。兵蚁们装满酸液弹，准备发炮。后面，龙虱们也各就各位，准备驾驶乌龟战舰向芦苇和睡莲——海战阵地开去。

103号公主竖起它的感觉器官。现在它清楚地看见了它们的对手。那些侏儒蚁驻扎在睡莲舰四周粉红洁白的大花瓣上。公主试着数了数，它们至少有一百多个。

一比十，问题显得非常棘手。龙虱们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冲去，当它们刚刚出现在睡莲舰视线内时，花瓣的沿栏杆上便有肚皮攒动起来。它们远远不止100个。一阵蚁酸弹如雨而下。13只蚂蚁被迫掩蔽在装甲乌龟的深处，躲避致命的酸液。

103号竟然冒险从掩体中伸出头来射击，它杀死一个侏儒蚁，却遭到了最少50个对手的酸液射击。

13号建议与龟舰一块冲上去，然后分散到睡莲上，用大颚与它们肉搏。这样，那些褐蚁就可以趁机溜走。但是5号竖起触角，空气稠厚湿润。它示意说要下雨了。

在雨中，没有谁能够作战。

因此13只蚂蚁和它们的战舰掉转头驶向岛屿，藏到将庇护它们一晚的科尼日拉洋槐身体里。年轻的树木不会讲昆虫的费洛蒙语言，但在它的枝体姿态和汁液气味的变化中表达了它再次见到褐蚁们的欢喜。

一下子，13个探险者围起空心树，占领了熙熙攘攘的通道，咬死那些寄生虫。这是一项很漫长的工作。有蠕虫，有蚜虫；有鞘翅目的蛀木甲虫，比如说“死亡钟”，这样命名是因为它在挖树的时候会有一种嘀嗒声。公主和它的同伴们一个个地围捕它们，然后便吞噬了。洋槐舒了口气：它又活了过来，用自己的方式表示感谢，分泌出汁液给它们作调料下肉。

洋槐汁与蛀木甲虫肉搅和在一起，成了一道昆虫的地道菜。大家都享受着这种美味，也许第一道蚂蚁美食就是诞生于此刻。

外面，雨下了起来，如同天空的灰暗留下的预兆那样，迟来的3月骤雨在4月1日下了起来。蚂蚁们隐匿到树朋友最深的枝里。

雷声轰轰。闪电迸发着穿过作为舷窗的树孔。103号公主坐着，出神地望着狂怒的天空征服大地的壮美景象。风吹弯树木。致命的雨滴鞭打着无忧无虑、还不想寻求庇护的昆虫。

最少，24号和它的同伴还能在空心芦苇顶端躲避雨水的袭击。暴风噼啪作响。闪电刺痛了103号的眼睛。雷声的轰隆似乎从云层中涌出来。甚至连“手指”也要对这种力量屈服。三条平行的裂痕劈开了黑暗，使背景完全变成了白色。花、树、叶、水面跳入无尽的黑暗中闪烁起来，然后又摇曳着回到原来的颜色。小黄水仙的形态让人担忧。垂柳叶银光

闪闪。当一阵异乎寻常的沙沙声响起的时候，一切都静了下来。闪电接连在炭黑的天空下画出道道条纹，甚至连蜘蛛网也变成了白色的圆圈，对雨水会犯神经病的蜘蛛网主人在里面拼命狂奔。

短暂的缓解后，天空撕裂得更厉害了。蚂蚁的一切磁场感觉都告诉它们暴风雨更逼近了。闪电越来越快地跟随着雷声的轰轰。13个贝洛岗蚁把触角蜷缩起来，绕在一块。

突然，树颤栗起来，好像受了电刑一样。突然的刺激使所有的树皮都颤动不已。5号惊慌失措地跳了起来。

火！

闪电触及了洋槐，燃烧起来。完了！树顶上出现了一片亮光，树皮上到处都渗出汁液，由此可见植物所受的苦楚。探险家们毫无办法挽救它。受伤的走廊空气变得难闻起来。

受周围热气的刺激，蚂蚁们从根部朝下面逃去，用它们的大颚挖土来装备防火防水的避难所。它们头上四周都沾满了湿漉漉的沙土。

它们隐匿起来，等待着。

洋槐燃烧着，放着汁液的臭味，发出树木临死时痛苦的叫喊。大树的枝丫蜷缩着，好像是要以跳舞来显示它的苦楚一样。温度在上升。外面，火焰高得连那些蚂蚁都能透过厚厚的沙土顶棚看到它的亮光。

树燃烧得很快，炽热之后是骤然的寒冷。它们的沙土顶棚硬化了，探险家们用大颚也难以刺穿。为了出去，它们只好在地下绕了一个大圈子。

等它们出来的时候，雨也停了。到处荒芜一片。小岛唯一的财富就是这棵科尼日拉洋槐，而如今它却化成了灰烬。

6号呼唤大家。它想要展示一样东西。

蚂蚁们都朝地穴赶来，那里有一只红色动物在闪烁，像是在大口大口地喘气。不，这不是动物，也不是一种植物或矿物。103号立刻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是一块还在燃烧的火炭，它掉到了洞穴里面，其他的木炭使它避免了雨水的淋浇。

6号用一条腿凑上去。它的爪子触到了那个橘红色的物质，真可怕，爪子熔化掉了。可怕的景象：它的右腿变成液体流淌了下来。那曾有

两个爪子的地方，从此便成了灼伤滚圆的一段。

那个探险家借助消毒唾液烘干残肢。

“这个东西可以作为战胜侏儒蚁的办法。”公主道。

整个探险小队都又惊又怕地颤抖起来。

火？

103号告诉它们，不懂的东西就会怀疑。它说：我们可以利用火。5号回答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去碰它。6号已经付出代价了。103号解释说必须得遵守一个礼节。要获得这块火炭是可能的，但不得直接去碰它，应该把它放在一块空心石块上。火不会对空心石头有什么伤害。

刚好，岛上到处都是石头。用长长的茎做杠杆，13只蚂蚁成功地把火炭抬起来放到一块燧石上面。置身于这块石头首饰盒里，火炭如今像一块精美的红宝石一样。

103号公主解释说，火是强大的，但是它也很脆弱。火的反常现象是：它能够摧毁一棵树甚至整片森林，连同里面的居民在内；然而，有时只要小飞虫的翅膀扇一下就能把它熄灭。

这块火好像生病了。那个经验老到的兵蚁指着发黑的红色区域说，它认为不管什么火，这都是身体不好的迹象。应该赋予它新生。

怎么办？让它繁衍下去。火通过接触就能够繁衍出来。它们点着了一片干叶子，四周没有多少，但它们在地下找到了。蚂蚁们得到了一个大大的黄色亮光，火娃娃比她的木炭妈妈大多了。

大部分蚂蚁都从来没看到过火，12个探险家胆战心惊地往后退。

103号公主要它们别后退。它高高地举起触角，清楚地发出古老的费洛蒙句子：

我们唯一的敌人是恐惧。

所有的蚂蚁都知道这句话的意义和来历。“我们唯一的敌人是恐惧”是八千年前，褐蚁“倪”朝的234号蚁后贝洛基奥·基奥尼的最后一句话。

当时它试图征服鳟鱼而快要溺死之时，这个不幸者说出了这一句话。234号蚁后原想在蚂蚁与河鳟之间结盟。从此，大家放弃了与河里鱼族的所有联系，但那句话成了无所不能的蚂蚁希望的呼声。

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恐惧！

好像为了让它们安心，火焰娃娃高高跃起之后，又缩小了。

“应该把它弄到厚一点的材料上去。”6号建议说，一点都不记恨火元素。

这样，从干叶到干枝，从干枝到木块，它们成功地造就了一个小火炉，保养在石盒底部。然后，在103号公主的建议下，蚂蚁们把小块树枝扔到炉膛里面，火迫不及待地贪婪吞食。

这样得到的木炭被小心翼翼地放到从地下找到的空心小石块中。6号不顾自己烧焦的爪子，表现出最佳工程师的风范。它知道应该当心，在它的叮嘱下，其他蚂蚁筑就了火炭的宝藏。

“这是我们用来攻击侏儒蚁的东西！”103号公主欢呼道。

夜幕开始降临，但火的制造使它们都着迷了。它们把八块空心石块装上龟舰，每一块都带有红色的火炭。103号竖起触角，放出辛辣费洛蒙，意思是说：

进攻！

99.百科全书

童子十字军（La croisade des enfants）： 在西方，第一支童子十字军出现在1212年。那些年轻的游手好闲者发表这样的推论：“成年人和贵族都在解放耶路撒冷中失败了，因为他们的灵魂不纯洁。而我们，我们是孩子，因此我们是纯洁的。”这种冲动主要涉及日耳曼人的神圣罗马帝国。一群孩子离开它，散布到去圣地的路上。他们没有证件。他们自以为是在往东方走，然而实际上却是在往南。他们南下罗纳谷地，路上，他们的人群增加到几千。

一路上，他们抢夺偷盗农家。

再远一点，居民们告诉他们，他们要撞上大海了。

这样他们放心了。他们坚信，大海会像给摩西开启通道一样也为他们开启，让这批童子军过去，把他们滴水不沾地带到耶路撒冷。

所有的人都来到马赛，那里的海却不开启通道。他们徒劳地在港口等待，直到两个西西里人建议用船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去。孩子们相信奇迹。没有奇迹。两个与突尼斯海盗有联系的西西里人把他们带到突尼斯，而不是耶路撒冷。在那儿，他们都在市场上以好价钱卖作了奴隶。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00.大狂欢

“别等了。走吧！”观众中冒出一个声音。

朱丽不知道这种激情会把他们带往何处，然而她的好奇心占了上风。

“前进！”她赞同道。

文化中心的经理请大家理智地留在原位。

“安静，请大家安静，这只是一场音乐会。”

有人把他的话筒切断了。

朱丽和“七个小矮人”来到大路上，被一群热烈的人簇拥着。应该赶快给这些行走的人群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一种感觉。

“到学校去！”朱丽嚷道，“去庆祝节日！”

“到学校去！”其他人又叫了一遍。

肾上腺素总是升到女歌手的血管里。没有哪一样大麻烟卷、没有哪一种酒能产生这样一种效果。她确实太兴奋了。

现在她与她的观众不再被舞台脚灯分开了，朱丽看着各个面孔。那里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有，男与女，年少者与年长者都一样多。大约有500人拥挤在他们周围，形成一个彩色长队。

朱丽唱起《蚂蚁革命》。在他们周围，人们唱着，在枫丹白露的主要交通干线上扭动着狂欢的舞蹈。

我们是新的创造者，

我们是新的幻想者！

他们合声嚷着。

合气道俱乐部的女孩子们临时进行秩序执勤，阻止了汽车的通行，不让它们搅乱节日。很快，整个大道都封锁了，摇滚乐队和他们的仰慕者自由前进。

人群不断壮大。那天晚上，在枫丹白露，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娱乐了。在马路上看热闹的人加入队伍，打听发生的事情。

没有标语牌。队伍前没有燕尾旗。只有在竖琴和笛子协奏下摇摆的男孩和女孩。

朱丽强大热烈的声音有节奏地高呼：

我们是新的创造者，

我们是新的幻想者！

她是他们的女皇和偶像，他们迷人的塞壬和“热情之花”[10]。更厉害的是，她令他们鬼迷心窍。她是他们的萨满。

朱丽陶醉于众人对自己的宠信有加，陶醉于簇拥她向前的人群。她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唯我独尊”。

一队警察先遣队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第一排的女孩想出一个奇妙的计谋：她们向前对他们赐以亲吻。

在这种场合下怎么用警棍打呢？治安队散开了。再远一点，一辆警车开过来，但是在这种规模下，它也只好放弃干涉了。

“我们是在庆祝节日，”朱丽叫道，“女士们、先生们、小姐们，到路上来，忘掉你们的忧伤，加入我们的行列！”

窗户开了。人们趴在上面，注视着花花绿绿的长长人群。

“你们在请什么愿？”一位老太太问道。

“没什么。我们什么愿也不请。”一位合气道俱乐部的女将回答。

“没什么？假若你们什么愿也不请的话，那就不是一场革命！”

“可这恰恰是革命，太太。原本就是这样的。我们是第一次没有请愿的革命。”

正是这样，那些观众才不愿意把节日限制在付了100元门票钱的两个小时里。所有的人都希望它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延展。他们歇斯底里地叫：

我们是新的幻想者，

我们是新的创造者！

在那些赶来的人中，有些配上他们自己的乐器加入喧嚣。其余的则拿上厨房器皿任意充作鼓和鼓棒。还有带彩纸卷与彩纸屑的。

她按声乐教授所教的那样，赋予自己的声带最广的音域。在她周围，每个人都唱着她的歌词。他们几乎组成了500个声音的“类魂”。城市都回响他们的合唱：

我们是新的幻想者，

我们是新的创造者！

我们是一群将要啃掉这个僵化世界的小蚂蚁。

101.炸毁神秘金字塔

这次可要炸了！马克西米里安和他的警察们又回来围住神秘金字塔。

局长决定晚上行动，因为他认为在这栋建筑的主人睡觉时进行偷袭会更有效。

部队打亮袖珍灯，照亮了森林的界碑。因为天还未全黑，所以灯只是增强了一点光亮而已。男人们像海上水手一样，穿上漆布防护衣。这次他们挑选的是加强的电线，目的是让大颚啃不了。当马克西米里安正准备下令开火时，他又听见了一阵嗡嗡声。

“当心胡蜂！”局长喊道，“保护好脖子和手。”

一个警察拔出手枪瞄准。目标太小了。他拔枪的姿势中露出了一小块皮肤，便马上被蜇了一下。

那个虫子又袭击了另外一个警察，然后飞到人的双手打不到的地方去了。现在所有的警察都警戒起来了，惶惶不安，就连胡蜂发出的最小的声音也能听见。

那只虫子突然冲向第三个警察，让人大吃一惊。它绕过他的右耳把螯针插到他的颈静脉里。轮到那人倒下了。

马克西米里安脱了他的靴子，挥舞着，像第一次来时一样飞速地打着虫子。英勇的进攻者坠地而亡。手枪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地方，鞋底却总能搞破坏。

“二比零。”

他看着伤亡者。这不是一只胡蜂，这只虫子更像是一只会飞的蚂蚁。

幸免于难的人过来帮助倒下的警察，摇着他们，防止他们睡着。马克西米里安决定在又小又危险的看守者再次出现之前尽快引爆。

“所有的炸药都装好了吗？”

士兵检查了引爆器开关，等待着局长的命令。

“准备好了？”

手机铃声打断了他的倒计数。电话的另一端，杜佩翁省长要他火速回去。城里发生了事故。

“游行者掌握了枫丹白露的主要交通要道。他们能够把一切都打碎。立即放弃你所做的事情，回到城里来，给我驱散这些神经病。”

102.在芦苇的炎热中

白天与暮色争锋，天气很热。月亮照耀着大地。微热的地面温暖着身体。蚂蚁的龟舰朝芦苇冲去。

侏儒蚁看着它们过来。火炭的热气和光亮足以引起它们的警觉。无瑕的粉红叶顶上布满了准备发射的炮手。远处，24号在已被破坏的芦苇中发出求救的呼唤。

被包围的蚂蚁在敌人的数量面前快要无能为力了。芦苇下面漂着大量的死尸，已分不清是哪一个阵营的了。由此可见先前战斗的艰苦。

科尼日拉的褐蚁以为不讲故事就没有什么好活的了。它们错了。故事光讲是不够的，还要去体验。

在龟甲舰的驾驶舱内，103号和兵蚁们正尽力而为。火在远距离应战时并不是一件实用的武器。

在蚂蚁中，大家进行讨论。每一位都发表自己的提议。6号建议把火炭放到漂浮的叶子上，由龙虱推着朝敌人的方向发去。但是龙虱太怕火了，对它们来说，火仍是一种忌讳的武器。龙虱拒绝靠近它。

103号公主想起一种能够把火发射得很远的手动机械装置，“手指”把它叫作弹射器。它用触角尖画出这个东西的形状，但是谁也理解不了为什么把火放入这种装置中它就会飞向天空。它们放弃了。

5号想把用作矛的长树枝的尖端点燃起来，贴近那些睡莲。这个主意被采纳了。

当乌龟靠近时，侏儒蚁的酸液便稠密地扫射了过来。舰艇上，全体船员都弯下腰去，留心着不让大颚放松长枝条。103号宣布把树枝尖端放到火炭上的时候到了。尖端点燃了起来。它们快速举起火杆。

龙虱们加快速度，卷起许多泡沫。龟甲舰向前冲去。上面炽热的尖端飞快前进，像发亮的王旗一样无限延伸。

14号伸出潜望镜触角，定好对手方位，为蚂蚁们引导冒烟的树杆。

尖端燃烧着的矛触到了睡莲的瓣内。那个植物湿润得很，不会立刻就烧起来。但是这鱼叉的撞击足以使那些炮手们失去平衡，它们立刻掉进了水里。在这种具体情况下，火没起什么作用，它只是证实了褐蚁们准备用禁忌武器的决定。

在这种成功面前，那些被围者又鼓起了信心。它们发射酸液做最后的冲锋，在侏儒蚁中造成了不小的损伤。

这一边，103号公主懂得了如何更好地指挥它的火矛把睡莲一个个地烧毁。烽烟四起。那些侵略者被睡莲的烧焦味吓得宁可返回到坚实的地上，逃之夭夭。小树枝自己也开始燃烧了起来。这就是用火的问题。它可以在利用者中引起跟承受者同样多的破坏。

那些贝洛岗蚁甚至连展示大颚剑术的机会也没有。军中最善战的13号大失所望，恨不能把这些傲慢的侏儒蚁的软胸甲撕下一两个来。

103号公主示意把烧着的枝条扔到尽可能远的水中。龟甲舰与被围困的芦苇汇合了。

但愿24号还活着。103号公主思忖。

103.学校里的战斗

离开文化中心时是500人，到学校对面的大广场上时是800人。

他们的游行没有什么请愿的性质，这只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狂欢。

在中世纪，狂欢节有一个确切的意义。那是疯子的节日，那天所有的紧张都得到解放。大狂欢的日子，一切守则都被践踏在脚下。人们有权去拔警察的胡子，把市政官员推到小溪里。人们可以随意按门铃，把面粉涂到别人脸上而不管他是谁。人们焚烧巨大的、象征所有权力的狂欢节稻草人。

确切地说，正因为有狂欢之日的存在，平日的权利才会受到尊重。

如今，人们已经忘记了这种以社会学的观点来说必不可少的游行的真正意义。狂欢节从此只是一个商业节日，像圣诞节、父亲节、母亲节或爷爷节一样，它们都只是用来消费的节日。

人们都忘掉了狂欢节最重要的作用：给人们一种造反可行的幻觉，虽然仅在一天内。

对这些年轻的或不太年轻的人来说，这里给他们提供了生平第一次机会，使他们能够表达对节日的渴望，表达他们的反抗和超越。800个一直被压抑着的人突然爆发，大声喧嚣起来。摇滚乐爱好者和看热闹的人形成一片长长的、既喧嚣又花哨的人群。来到学校广场上时，他们发现六辆治安部队的车拦住了路。

他们停了下来。

游行者打量着治安部队。治安部队打量着游行者。朱丽察看着形势。

局长马克西米里安·里纳尔肘上戴着臂章，站在他的士兵前头，面对熙熙攘攘的群众。

“散开！”他用喇叭筒喊话。

“我们没做什么坏事。”没有喇叭筒的朱丽回答。

“你们扰乱公共秩序。十点多了，居民们都要睡觉，你们却还在喧闹。”

“我们只是想到学校里去庆祝节日。”朱丽反驳说。

“学校晚上已经关门了，不允许你们再去打开。你们已经制造了够多的噪音了。解散吧，回家去。我再说一遍：人们有睡觉的权利。”

朱丽犹豫了一下，但她很快又以她“热情之花”的角色说道：

“我们不希望人们睡觉。世界醒来了！”

“是你，朱丽·潘松？”局长问道，“回家去吧，你妈妈会担心的。”

“我是自由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向前去……”

那个词没有从她的喉中出来。稍顿了一下，然后她更加坚定地说：

“向前去……去革命。”

人群嚷了起来。所有的人都准备着玩这场游戏。因为这仅仅是一场游戏而已，警察的到场也许会使他们面临危险。用不着朱丽要求，他们举起拳头唱起了音乐会的主打歌：

结束了，这是最后的结果，

打开我们所有的感觉，

今天早晨吹拂着一阵新风。

他们分开双臂，手与手拉在一块，以示他们的数量，占据所有的地方，他们朝着学校前进。

马克西米里安与下属商量了一下。不是与他们谈判的时候了，省长的命令是明确的，为了恢复公共秩序，必须尽快驱散捣乱分子。他提议利用“香肠”战略，填到中间，把游行者驱散到旁边去。这一边朱丽与“七个小矮人”也聚在一块商量接下来的步骤。他们决定建立八个独立的游行组，每一组都有一位乐手作领头。

“我们之间要能够联系才行。”大卫说。

他们问聚在周围的人群是否有人有手机可以借给“革命”，要八部。人们给他们推荐了更多。看来，即使是参加音乐会，人们都不能与他们的手机分离。

“我们要用‘花菜’战术。”朱丽说。

于是她向大家解释她刚才临时安排的战略。游行者继续行走。对面，警察们实施起他们的计划。令他们惊讶的是，他们没遇到什么反抗。朱丽创造的“花菜”分散了。

集中的警察队伍散开去追他们。

“保持集中！保护学校！”马克西米里安在他的喇叭筒中命令道。

那些治安警察知道危险，重新在广场中组成分队，而那些游行者则继续他们的操作。

朱丽和合气道俱乐部的女孩们最接近治安部队，她们给了他们许多挑逗和亲吻。

“逮住这个带头的闹事者。”局长指着朱丽说。治安分队立即朝她冲过来。

这恰恰正是那个有明亮灰眼睛的女孩所希望的。她下达集体逃走的指示，又在电话中说：“好了？猫捉老鼠。”

为了让警察们不知所措，女骑士们撕开自己的 T 恤，稍稍露出一点她们的春色，空气中散发出战争与女性香水的气味。

104.百科全书

阿林 斯基战略： 1970年，索尔·阿林斯基，嬉皮士的鼓动者和美国学生运动的重要人物，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陈述了领导好一次革命的十条实用准则：

1、权力不是你拥有的东西，而是你的对手以为你拥有的东西。

2、走出你对手的经验领域。开发出他所不知道的、领导潮流的新斗争园地。

3、用自己的武器与敌人作战。利用符合自己准则的队伍去进攻。

4、口头较量时，幽默是有效的武器。假若能够奚落对手，或者，最好是强迫对手自己奚落自己，他就很难再掩藏自己了。

5、一种战术绝不能变成一种常规，尤其是当它施行起来的时候。反复操作几回估量出它的威力和局限，然后改变它，去采用一种完全相反的战术。

6、让对手保持防御状态。他永远不能去想：“好了，我得到了缓解，趁机把我们重新组织起来。”要利用一切可能的外在因素保持压力。

7、假若没有办法变成行动就永远不要吹牛，否则会失去信誉。

8、明显的不利条件可以变成最好的王牌。应该把每一种特异性都当作一种力量而不是一个弱点。

9、把焦距调准到目标上，在战斗中不要去改变。这个目标应该尽可能最小、最明确、最具代表性。

10、假若得到胜利，那就要能够承受下来，并能够占领土地。假若没有什么新主张的话，企图颠覆原来的权力是没有什么用的。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05.重逢

它们靠上没有被火和侏儒蚁酸液破坏的睡莲。被拯救出来的蚂蚁与解放者共享宴会。因为黑夜与寒冷，它们便用火炭照明和取暖。

24号安然无恙。

103号慢慢地靠近过去的伙伴。

它们在睡莲花的黄蕊中重逢了。它们后面，一片半透明的花瓣让一块橘红色火炭的光和热透了过来。

103号公主尽情地拥抱着它的朋友，给了它一块甜点。

24号害羞地向后放低它的触角表示接受。然后，饿坏的它狼吞虎咽地吃起储在103号公共胃中的半消化食物。

24号变了。它不仅仅是给最近的战争累垮了，甚至连它的外貌也变了。它的气味，它的姿态，它的颈围，所有的这一切都不一样了。103号公主自忖可能是小乌托邦共同的生活把它搞成这样了。

24号想解释一下，然而对两只蚂蚁来说，最简单的还是莫过于进行一次“绝对交流”。

103号同意把它们的脑袋彼此搁在一起。这样对方的对话就有无可匹敌的强度、深度和速度。它们两位都轻柔地靠近对方的触角节，这样互相寻找着，稍稍接触一点，像玩游戏一样。它们都想让对方相信自己已经忘掉了这样做是为了紧张地交流。

好了！它们的四只触角双双贴在了一块。一方的思想直接与另一方的思想接在了一起。

103号公主知道，它原以为是轻微改变的24号身上的变化其实要多得多。小兵蚁也拥有一个……性别！24号向它解释原因。对美丽故事的迷恋给了它一种享受更大快感的渴望。因此它便去寻觅胡蜂巢。它最终在一个胡蜂巢中得到了蜂王浆。

莫名其妙，可能是由于温度，或者是它吸收激素混合物的方式，它发现自己有了性别……雄性！

24号现在是个雄性。

24号是个王子。

“你也是，你变了。你的触角发出异样的气味。你……”

公主不让它说下去。

“我也是，亏得胡蜂浆，我得到了一个性别。我现在是一个雌性。”

它们的触角不动了，不知所措。这么奇怪，它们离开时都是最多活3年的无足轻重的无性兵蚁。现在承蒙它们祖先胡蜂的绝妙手法，使它们升级成为蚂蚁王子和蚂蚁公主，拥有把它们的特性传给未来子孙的奇妙能力。

两个蚂蚁没有再多去思考便又互相交换甜食了，这次它们吃得更加透彻了。

24号王子把103号公主递过来的食物又递了回去，然后103号又把一大口食用浆送了过去。

有些食物从彼此的公共胃中交换已有三四个来回。但它们都很喜欢交换它们公共胃中的物质。这么的令人放心。那时它们的同伴正在周围忙着讲各自的历险故事，两个变异者则在亮光闪闪的睡莲花蕊中离群而立。

103号公主急不可待地讲着它从“手指”那儿所了解到的东西。它讲着电视、与“手指”联系的机器、它们的发明、它们的忧虑，所有的一切……

两个有性者当然想交配。

但是103号却后退了一步。

“你不想要我？”

“不，是其他原因。”两个蚂蚁明白。在昆虫界，雄性做爱时会死去。也许103号公主已被“手指”的浪漫主义毒害了，它不愿看到它的朋友24号死去。24号的生存对它来说比交配更重要。

因此它们一致同意，决定不再去想交配的事。

夜来了。科尼日拉共同体的蚂蚁与龟甲舰上的蚂蚁就睡在一个蛇穴的洞穴里。明天，路还很长。

106.百科全书

亚当主义乌托邦（Utopie des Adamites）： 1420年，波希米亚发生了胡斯党人（Les Hussites）叛乱。那些新教的先驱者，要求德国教士改革和开始庄园主制度。一群更激进的人——亚当主义者从运动中分离出来：他们不仅对教会、而且对整个社会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与上帝接近的最好方式是在与亚当——原罪前的第一个人一样的生活条件下生活。他们的名称就来源于此。

他们在离布拉格不远的伏尔塔瓦河（le fleuve Moldau）中的一个岛上定居下来。他们赤裸裸地共同生活着，把所有的财产都充公，尽可能重建“罪孽”前人间天堂的生活条件。

所有的社会结构都被排除出外。他们废除了金钱、工作、贵族、资产阶级、政府、军队。他们禁止种地，而用野菜、野果果腹。他们吃素，修行对上帝的直接崇拜，不要教堂和中间的教士。

他们当然激怒了其他没有这么激进的胡斯信徒。当然，你们可以简化对上帝的崇拜，但不要到这种地步。那些胡斯党庄园主和他们的军队在亚当主义者的岛上把他们包围起来，把这些当时的嬉皮士屠杀了，一个也没放过。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07.借助水和电话

当那些治安队员正忙着追朱丽和女骑士们时，其他七个各有一个“小矮人”指挥的小组已经从旁边的路上绕了个大弯集合在学校的后面，摆脱了所有的警察。

姬雄掏出了校长为方便排练而托付给他的钥匙，轻而易举地打开了新装上防火隔离板的门。人群尽可能安静地涌入学校。当马克西米里安看到前头的栅栏里露出一张张欢快的脸时，才识破他们的计谋，可是太晚了。

“他们从后面进去了！”他在喇叭筒里喊道。

那些家伙掉转头，丢下朱丽和她的伙伴。但是，700多人已经像龙卷风一样进去了，姬雄赶忙把防护门坚固的锁锁上。那些治安警察在这厚厚的保护者面前无可奈何。

“第二步结束。”大卫在电话里喊道。

于是朱丽小组在警察放弃的栅栏前集合起来，大卫过来为她们打开门。又有成百个“革命者”与学校里的其他人会合了。

“她们从前面进去了，回去！”马克西米里安命令道。

由于每个方向的警察都在跑，又带着他们的工具：头盔、盾牌、掷弹筒、防弹背心、重底靴，那些警察被搞得疲惫不堪。而且学校也够广阔的，足以使他们不能及时地赶到入口处。

他们发现的是重新关上的栅栏和后面嘲笑他们的、永远如此挑逗、爱捉弄人的女骑士们。

“长官，他们全都在里面了，而且还关了起来。”

就这样，800个“革命者”占领了学校。他们能够在这种壮举中取得胜利，没有任何武装冲突，只是用战术运动把对手累垮了，朱丽对此更是得意非凡。

马克西米里安一点也不习惯看到游行示威者利用游击战术。他处理的事务总是发生在那些只是一味向前而不思考的群众身上。这些头脑中甚至没有一个政党或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联合会的游行者，这样组成紧凑的团体举行运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焦虑不安。

甚至双方阵营都没有伤亡的事实都让他不放心。通常在这种鲁莽的行动中，起码都有两三个，不是这方就是那方。至少也应该有些跑动时扭伤踝骨的。可是那儿，在一个800人与300治安警察对抗的示威运动中，却没有任何意外事故让人去叹息。

马克西米里安把一半的警力安置在前而，另外的在后面，然后他打电话给杜佩翁省长，让他把握形势。省长叫他夺回学校，不要引起什么风波。应该好好核实一下那里是不是真的没有半个记者。马克西米里安确认地说暂时还没有任何新闻界的人在那儿。

杜佩翁省长放心地要求他快点行动，最好是不要用暴力。因为还有几个月就要总统选举了，而且游行者中势必有城里显赫人家的孩子。

马克西米里安聚集起他的小智囊团，做他后悔没有早做的事情：要一份学校平面图。

“通过栅栏放催泪弹。像熏狐狸一样熏他们，他们最终会出来的。”

流泪的眼睛和咳呛很快就使被包围者元气大伤。

“应该想点办法，快点。”佐埃低声说。

莱奥波德认为只要使栅栏的渗透性小点就行了。

为什么不用宿舍的床单作为防护帘呢？

说做就做，湿手帕放在鼻子上，以防吸入气体，垃圾筒盖用来保护脸面，作防掷弹的武器。合气道俱乐部的女孩借助在看门人小屋里找到的铁丝把被单固定在栅栏上。

那些警察突然看不到学校里发生的事了。马克西米里安又拿起他的喇叭筒：

“你们没有权力占领这个机构，这是公共场所。我命令你们尽快离开。”

“既然已经在这里，我们就不走了。”朱丽回答。

“你们完完全全是在违法，”

“那就来把我们撵走啊！”

广场上进行了一次秘密交谈。然后，汽车便向后倒退，治安警察退到了毗邻的路上。

“他们好像要扔下我们不管了。”弗朗西娜留意着。

纳西斯示意说那些警察同样放弃了后门。

“可能我们已经获胜了。”朱丽没做太多的考虑便宣布说。

“先别忙着叫胜利。这可能是一种牵制攻击的计谋。”莱奥波德提醒道。

他们等待着，仔细地看着冷冷清清、被路灯照得十分明亮的广场。

有着纳瓦霍人敏锐眼睛的莱奥波德最终发现了动静，所有的人也马上看到，大批警察正果断地朝栅栏方向走过来。

“他们要进攻了。他们要攻进来了！”一个女将叫道。

主意。快点。需要一个主意。当佐埃找到解决的办法时，警察已近在栅栏咫尺了。她把办法向“小矮人”和几个女骑士说了一下。

当那些治安警察准备用粗大的铁锤撬开入口的金属锁时，校长为了对付可能的突发事故而叫人安装上的消防喷水管喷了起来。

“开火！”朱丽叫道。

喷水管加入了战斗。它的压力太大了，以致每撑起这些水炮中的一架，并把它操纵好都需要三四个女将才行。

警察和他们的狗被扫得当场躺倒。

“停火！”

警察部队在远处重新集合起来，预示着新一轮更猛烈的进攻。

“等待信号。”朱丽说。

那些警察顺着水龙头射不到的死角向前冲。他们举着警棍，到达栅栏。

“坚持住！”朱丽咬紧牙关说。水龙头又制造了奇迹。女骑士中响起了一阵胜利的欢呼声。

马克西米里安收到杜佩翁省长的电话，问他怎么了。局长报告说捣乱分子还是躲在学校里面，反抗着治安力量。

“好了。把他们包围起来不要进攻了。只要这些小捣蛋局限在学校里面，就没有什么问题。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它的扩散。”

警察的进攻停止了。

朱丽想起那句口号：“不要暴力，什么都不要打碎。保持无可非议的行动。”她只是想反对她的历史老师，验证一下一场没有暴力的革命是不是能够成功。

108.百科全书

拉伯雷的乌托邦（Utopie de Rabelais）：1532年，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巨人传》中描写了德廉美修道院（l’abbaye de Thélème），提出了他对理想的乌托邦城的个人看法。

不要政府。因为，拉伯雷想：“一个人连他自己都管不了，又怎么能去管其他人呢？”没有政府，那些德廉美修道士按他们自己的意愿行事，以“为所欲为”为箴言。德廉美修道院的主人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只有具有良好出身、不受精神约束、受过教育、有德行、好看自然的男女才能被接纳。女人10岁进入，男人12岁进入。

白天，每个人都干他想干的事情。如果他高兴的话就工作，要不然就休息，吃喝玩乐，谈情说爱。时钟被取消了，避免了时光流逝的概念。人们随便什么时候起床都行，饿了就吃饭。骚乱、暴力、打架都被肃清。安置在修道院之外的用人和手工艺者担负着繁重的工作。

拉伯雷描绘着他的乌托邦。修道院必须在卢瓦尔河（Loire）边上的波·于奥尔森林（la forêt de Port-Huault）里建起来。它包括9332个房间。没有围墙，因为“围墙供养阴谋”。六个直径60步的圆形塔楼。每一个建筑物都有10层高。一个直通河流的排污下水道。很多个藏书室。一个林荫交错的公园，中间是一道泉水。

拉伯雷并不傻。他知道，他理想的修道院将不可避免地被蛊惑人心的宣传、荒谬的意见和争执或仅仅是被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所摧毁，但他坚信这仍然是值得一试的。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09.一个美丽的晚上

103号失眠了。

又是一次性别失眠。它想，那些无性蚁至少有可以很容易就睡着觉的好处。

它竖起触角，挺立着，分辨出一道红色的亮光。正是这个东西使它醒了过来。这并不是升起的太阳。光泽来自它们栖息的蛇穴里面。

它朝亮光走去。

几只蚂蚁围在给它们带来胜利的火炭周围。它们这一代还不了解火，确实被这热烈的物质迷住了。

一只蚂蚁表示最好把它熄灭了。103号公主说：“不管怎样，咱们都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取舍：‘技术与它的危险’或‘无知与它的平静’。”7号走了过来。它感兴趣的不是火，而是火焰投映在巢穴墙壁上的那些蚂蚁跳舞的影子。它试图跟它们搭话，然而看到这不大可能，便问起103号，103号回答说这种现象是火的魅力的一部分。

“火给我们制造贴在墙上的孪生影子兄弟。”

7号问孪生影子兄弟吃什么东西，103号公主回答说它们什么也不吃。蚂蚁们努力模仿着孪生兄弟的姿态，自得其乐，不再说什么。

明天，它们可以讨论所有的这些，但目前，最好还是睡觉吧，以便恢复旅行的体力。

24号王子没有睡觉。夜晚的寒冷没有强迫它去冬眠，这还是第一次，它想利用一下。

它盯着闪烁不已的淡红火炭。

“再给我们讲讲那些‘手指’吧。”

110.前进中的革命

那些“手指”在找柴薪点火。

示威者在养花匠的杂物间里找到了，想在草坪中央点燃一个大火堆，以便在周围跳舞。

人们堆起柴堆，然后，几个人拿来纸片。然而他们却点不着火。

纸片很快就烧完了，风吹灭了零星火花。在800个曾挑战、对抗、击退几整车警察部队的人当中，居然没有人知道怎样点着简简单单的火！

朱丽在《百科全书》中找着，看是否能够找到一页解释怎样点火的内容。因为那部作品既没有目录也没有索引，她真不知道该怎样在这些杂乱无章的东西里面去找到它。《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不是一本字典。它并不是非得要答复人家向它提出的问题。

最终莱奥波德过来帮忙，说要砌一面小墙来保护火苗，然后又在柴堆下面放了三块小石子，以便空气能够进入里面。

但是，火就是不着。朱丽使出浑身解数，去化学实验室找配置莫洛托夫鸡尾酒的必要成分。回到操场上，她便把它洒在柴堆上，这次，火焰终于蔓延开了。“很显然，在此尘世中，做什么都不容易。”朱丽叹了口气。她早就想在学校里点一堆火，而现在终于实现夙愿了。

操场上发出火堆枯红的亮光。一阵喧哗声响起。

示威者降下中央旗杆上印有口号“理智源于智慧”的旗，在正反两面贴上音乐会的标志——三只蚂蚁组成的图案，然后又把旗升了上去。

发表演讲的时候到了。位于二楼的校长办公室阳台是发表演讲的最佳场所。朱丽走上去向聚集在操场上的人讲话。

“我庄严地宣布，学校已被一群只渴望欢乐、音乐与节日的人类占领。在一个无限期的时间里，我们在此建立一个乌托邦村落，由我们开始，目的是使人们更加幸福。”

赞赏与掌声。

“去做你们高兴做的事情，但不要破坏什么东西。假若我们要长时间待在这里，就尽可能用那些完好的设备。谁有需要的话，洗手间在操场的右边。假若你们中间谁想休息的话，寄宿生的宿舍和床都任由你们支配，在B楼的二、三、四层。其余的人，我建议立刻庆祝节日，尽情地唱歌、跳舞！”

而歌手和她的乐手却已经疲惫，也该歇一歇了。他们把排练室中的乐器留给了四个兴奋不已的年轻人。相对摇滚来说，这些年轻人更长于萨尔萨舞曲，不过他们的音乐倒是很应景。

“蚂蚁”乐队去自动饮料机旁喝冷饮，就在快餐厅边上，那儿是学校的学生放松自己的习惯去处。

“好了，朋友们，这次我们做到了！”朱丽小声说。

“现在该怎么办？”佐埃问道，她的双颊还热热的。

“哦，不要拖得太久。明天就结束。”保尔认为。

“但假若延续下去呢？”弗朗西娜问。

大家对视着，眼神中一点都不担忧。

“要全力使它延续下去。”朱丽有力地插了进来，“我一点也不想从明天早晨开始就准备我的毕业考试。此时此地，我们有机会搞点东西出来，要抓住它。”

“那确切地说，你有什么打算？”大卫问，“总不能没完没了地庆祝节日啊。”

“我们有一群人，又有一个封闭的庇护场所，为什么不想想组织一个乌托邦村落呢？”

“乌托邦村落？”莱奥波德惊讶万分。

“对，一个尝试创造新的人际关系的地方。”

“尝试一个经验，一个社会经验，目的是要知道，创造一个让人们在一起时感觉好一点的地方是否可能。”

“蚂蚁们”斟酌着朱丽的想法。远处，舞曲回荡，男孩和女孩们笑着

、唱着。

“确实会很美妙，”纳西斯承认说，“只是，要管理好一群人并不容易。我曾在一个少年营里担任辅导员，我可以向你保证，管理一群人，这可不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你只是一个人，而我们是八个，”朱丽提醒道，“在一起，我们就更加强大。我们团结一致的能量10倍于我们的个人才能。我觉得，团结一致可以移山倒海。800个人已经在音乐上跟随了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的乌托邦上就不会跟随呢？”

弗朗西娜坐下来仔细思考。姬雄搔着前额。

“乌托邦？”

“是啊，乌托邦！《百科全书》总是说到它，它建议创造一个社会，更……”

她迟疑了一下。

“更什么？”纳西斯嘲讽说，“更聪明？更温柔？更古怪？”

“不是，仅仅是更人性。”朱丽用她深沉炽热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

纳西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完蛋了，孩子们。朱丽向我们隐藏了她的人道主义抱负。”

大卫则试图去理解。

“那你对于人性的社会有什么打算呢？”

“我还不知道。但我会找到的。”

“喂，朱丽，你在跟警察部队的冲突中受了伤吗？”佐埃问道。

“没有啊，怎么啦？”小女孩惊讶地问。

“你的衣服上有……一个红色的斑点。”

她吃惊地转过裙子。佐埃说得对。她身上确实有一个血渍，来自一个连她都没感觉到的伤口。

“这不是伤口，而是其他东西。”弗朗西娜肯定地说。

她把朱丽拉到走廊上，佐埃跟着她们。

“你是来例假了。”管风琴演奏者告诉她。

“来什么？”

“例假。”佐埃插口道，“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消息使朱丽痉挛起来。刹那间，朱丽觉得自己的身体刚刚被杀害了。这血是她的童年遭杀害而流下的血。完了！在这一瞬间，她以为幸福的时刻，她的机体却背叛了她。它把她带向最为羞辱的东西：被迫成年。

她把嘴巴张到最大，贪婪地呼吸着空气。她的肺难以起伏，她的脸变得绯红。

“快，”弗朗西娜叫了起来，呼唤着其他人，“朱丽哮喘发作了。她需要万托林。”

他们在她放在姬雄的打击乐器下面的背包里找到了气雾剂，塞进朱丽的喉咙里挤压。但徒然，什么也没出来，它是空的。

“万……托……林。”朱丽气喘吁吁地说。

她的周围，空气变稀薄了。

空气，首要的适应因素。刚生下来的时候，人便开始展开他的呼吸室，发出第一声叫声。然后，在接下来的整个生命过程中，人都不能再脱离它。空气，无时无刻都需要空气，最好是纯净的。现在，仅仅是没有足够的空气。她不得不使出最大的劲来以获取可吸进去的一口空气。

佐埃来到操场上，问是否有人带了万托林。没有。

他们在大卫的手机上呼叫急救医生SOS，紧急支援。所有的电话总机都占线。

“区内得有一个值班药房才行。”弗朗西娜很是恼火。

“姬雄，陪着她。”大卫提议说，“你是我们中最强壮的，假如她走不到那儿，你可以用肩膀把她扛过去。”

“但怎么走出这儿呢？两边都有警察。”

“还有一个门，”大卫说，“跟我来。”

他把他们领到彩排的地方。

推开一扇大橱，便露出一条通道。

“我是无意中发现的，这条走道应该通往邻屋的地下室。”

朱丽发出轻微的呻吟。姬雄把她背到肩上，向地下室走去。他们来到一个分岔口。左边有下水道的臭味，右边是地窖的霉味。他们选择了右边。

111.火的周围

在火炭的亮光下，103号公主讲起了“手指”。它讲它们的风俗、它们的技术、它们的电视。

“白色标语牌，死亡的预兆。”还没有忘记这一灾难的5号提醒说。

在火的周围，当听见它们的家园差点被摧毁时，蚂蚁们都颤栗起来。103号公主撇开这个威胁，强调说它从此信服了，“手指”可以给蚂蚁的文明带来很多东西。对于13位探险蚁来说，幸亏火，才使它们在这个主意下加强了力量，战胜一大群侏儒蚁。

但是，它不知道怎样摆弄杠杆，它不知该怎样去仿造弹射器装置……但它认为，像艺术、幽默和爱情，不管怎样都仅仅是时间上的问题。假如“手指”能够玩玩这些游戏的话，它最终也会理解的。

“靠近‘手指’没有危险吗？”老是擦着烧焦的残肢的6号问。

103号回答说没有危险。蚂蚁有着足够的聪明去控制它们。

24号竖起一个触角。

“它们对你谈过上帝吗？”

上帝？所有的蚂蚁都想知道那是什么？是一台机器？一个地方？一种植物？

24号告诉它们说：过去，在贝洛岗，懂得跟蚂蚁沟通的“手指”想让它们相信“手指”是它们的统治者和制造者。这些“手指”借口它们很庞大，无所不能，要求蚂蚁盲目服从它们。这些“手指”以蚂蚁的“上帝”自居。

所有的虫子都凑了过来。

“上帝”是什么意思？

103号公主解释说这个概念是动物中独有的。“手指”以为它们上面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在随心所欲地控制着它们。它们把它叫作“上帝”，并

信仰它，尽管它们看不见它。它们的文明建立在这个观念上面，信仰一种控制它们整个生命的无形力量。

蚂蚁们试图想象丝毫实际意义都没有的上帝会是什么样子。它们干吗要认为上面存在有一个做依靠的上帝呢？

103号笨拙地回答说，可能是因为“手指”是自私的动物，一直以来，这种自私压在它们心头，使它们变得难以承受。它们因此需要谦虚，要自以为是一种更伟大的动物——上帝微不足道的创造物。

“问题在于某些‘手指’向我们灌输这种同样的观念，把自己说成是蚂蚁的上帝！”24号说。

103号表示赞同。

它承认并不是所有的“手指”都有想完全掌控临近生灵的意愿。就像蚂蚁一样，有强硬的，有温柔的，有傻瓜，有智者，有宽宏慷慨者，也有唯利是图者。这些蚂蚁肯定是遇到了唯利是图者。

但是，不能因为其中的某些“手指”以蚂蚁的上帝自居就否认整个“手指”。这种行为的分歧从反面显示了“手指”精神的丰富。

现在那12个兵蚁已隐隐约约理解了上帝的概念，它们天真地问“手指”是否真的不是……它们的上帝。

103号公主说，它认为，两个物种走的是两条平行的轨道，所以，“手指”不可能曾经创造过蚂蚁。这只不过是因为起先，早在“手指”之前，蚂蚁曾在地球上消失过。同样，也有可能是蚂蚁制造了“手指”。

可是，疑团仍在与会者中存在着。

相信上帝的好处，是可以解释所不能解释的东西，有几只蚂蚁已经准备去把雷电或火当作它们的上帝“手指”的显现了。

103号公主反复地说“手指”是一种出现大约300万年的新物种，而蚂蚁的历史则已有1亿年了。

在造物主出现之前它的臣民怎么能够出现呢？

12个兵蚁问它是怎么知道的，103号公主反复说它是在手指的一个电视纪录片中听到的。

与会者茫然不知所措。几乎所有在场的蚂蚁都不相信“手指”是它们

的造物主。但是，大家都不得不承认这种“年轻”的动物具有特异功能，懂得许多昆虫们所不懂的东西。

只有24号不赞同。对它来说，蚂蚁民族没有什么好羡慕“手指”的，假若碰在一块的话，蚂蚁们很有可能有更多的知识教给“手指”。至于三种奥秘：艺术、幽默、爱情，一旦蚂蚁们确切地懂得了是什么东西，它们就能够模仿，并进行改进。它深信这一点。

在一个角落里面，科尼日拉蚂蚁正把一块火炭放到一片叶子上去，芦苇战役时火矛的作用给它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它们在几种材料上检测着火炭的功效。它们轮着烧叶子、花、土块、树根。6号做着它们的良师益友。把这些东西混在一块烧，它们得到了近于蓝的烟和邪恶的气味，就好像“手指”世界中第一批发明家所进行的那样。

“手指”毕竟还算是复杂的动物……听了这些高层世界中的故事，一个科尼日拉蚂蚁叹了口气，开始放低了一点触角。它蜷缩着身子，睡了起来，留下其他蚂蚁尽情地聊着，玩着火。

112.百科全书

生日蛋糕：　　每个生日都吹蜡烛，这是人类最显著的仪式之一。这样，每隔一段时间，人类就会想起，他能够制造火，然后又把它吹灭。

对火的控制成为让孩子转变成责任者的过渡仪式之一。相反，当年老的人再也没有吹灭蜡烛的力气时，则证明他们从此以后被人类社会除名。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13.气闷

朱丽倒在他的肩膀上。看到这个地下室向警察部队的远处延伸，姬雄喜上眉梢。他匆匆忙忙地寻找一家早上三点钟还有人值班的药店。

万不得已，姬雄只好狠命地敲打着一家紧关着的大门。上面的一个窗户打开了，一个穿着睡衣的男人探出身子说：

“在这附近闹是没用的，这个时候还开着的药店只有在夜总会才能找到。”

“你开玩笑？”

“一点也不是，这是一项新服务。他们不单单卖避孕套，而且还发现把药放在夜总会里也是最简单实惠的事情。”

“那这间夜总会在哪儿？”

“右边那条路的末端，有一条小胡同，就在那儿。不要搞错了，它叫‘地狱’。”

的确，“地狱”在霓虹灯中闪烁，周围是长着蝙蝠翅的小魔鬼。

朱丽快要死了。

“空气！发发慈悲，我要空气！”

为什么这个星球上空气会这么少？

姬雄把她放在地上，付了两个人的门票，好像他们只不过是混在其他人中的一对跳舞者。看门的满脸画着刺花纹，看到一个如此颓废状态的女孩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经常光顾“地狱”的大部分顾客都是受酒精或是麻醉品的刺激，到午夜以后才来的。

厅里面，亚历山德琳的声音在低声吟着：“I love you，亲爱的，我爱你……”情侣们在烟雾圈中紧搂在一块。DJ师调高音量，于是谁也听不到谁说话了。他调暗灯光，直到只剩下闪烁的红色小灯为止。他知道该怎样做：在这阴暗和震耳欲聋的嘈杂中，那些没什么话说的和那些生

来就并不怎么漂亮的，像其他人一样，有同样的机会利用慢狐步音乐来献媚。

“亲爱的，我爱你……亲爱的。”亚历山德琳高喊着。

姬雄粗鲁地撞着情侣们，穿过舞池，心焦火燎地以最快的速度把朱丽带到药房。

一个穿白大衣的太太嚼着口香糖，沉浸于一本热门杂志中。当她瞥见他们时便摘掉保护耳道的一个棉球。姬雄声嘶力竭地叫着，想压过音响的声音。她示意他关上门，一部分分贝留在了外面。

“请来些万托林，快点，是给这个小姐的，她哮喘发作得很厉害。”

“你有医嘱吗？”药剂师平静地问道。

“你很明白，这是一个生死的问题，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朱丽用不着努力来引起同情。她的嘴张开着，像从海中出来的鲷一样。那个女人却丝毫不予怜悯。

“对不起。这里可不是食品杂货店。没有医嘱，我们是不能卖万托林的，否则就是犯法。你们不是第一个和我来这一套的。谁都知道，万托林是一种对虚弱男人很有用的血管扩张剂。”

要爆炸的姬雄受够了。他抓起药剂师的白大衣衣领。没有武器，他便拿起房门钥匙，用尖端抵住她的脖子。

他用威胁的口气一字一顿地说：

“我可不是开玩笑。请你拿万托林来，否则的话，不管有没有医嘱，买药的很快就是你了，药剂师太太。”

在这种嘈杂声中，试图呼叫其他人是没有用的。而且，在这样一种场合下，其他人也宁可站在缺药的情侣一边而不是站在她这边。药剂师点头表示投降，她很快找到一瓶喷雾剂，很不情愿地递给他。

真险啊！朱丽呼吸暂停了。姬雄拉开她的嘴唇，把喷雾剂的套接管塞进她嘴巴里。

“加油，加油啊，呼吸！求求你了。”

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后，她吸了口气。每一次挤压都像是带来生命的

金色气泡。她的肺像水中干枯的花朵一样又重新张开了。

“走程序得浪费多少时间啊！”姬雄向药剂师抛了一句。那人正偷偷地踩直接连在报警器上的踏板。那里的体制早已预料到她被缺药的吸毒者威胁的情况。

朱丽坐在板凳上回神。姬雄付了气雾剂的钱，他们走上回路。又听到震耳欲聋的慢狐步舞曲了。还是一首亚历山德琳的歌，她的成功新作“爱情鱼”。

DJ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把音量又提高了两档，他把灯光调得更暗了，只留下一个旋转的球体通过其表面细密的镜面产生细小射光。

“俘获我，对，把我整个俘获；俘获我，我永远的爱人，我生命中的爱人……爱的激情，这是爱的激情……”女歌手高亢的歌声是她原本的人声经合成器加工而成的。

朱丽最终明白了自己的所在，更希望姬雄把她抱在怀里。她凝视着这个韩国人。

姬雄很英俊。有某种媚惑的东西。在这种陌生的环境和这种奇怪的地方注视他，更增加了他的魅力。

她一会儿为自己是一个迟钝的女人而害羞、害怕，一会儿又产生新的、几乎可以说是兽性的、去“消费”姬雄的渴望。

“我知道，”姬雄说，“别这样看着我。你受不了与任何男人或者任何人的肌体接触。别害怕，我不会请你跳舞的！”

她正想否认他的话时，两个警察出现了。那个药剂师把两个侵犯者的容貌告诉了他们，并指明他们从哪儿过去了。

姬雄把朱丽拉到舞池中央黑暗深处。情不得已。他搂起她。

但这时候，DJ师却决定把舞池所有的灯都打开。一下子，“地狱”里的“牛鬼蛇神”都出现了。异装癖、施虐—受虐狂、异性恋的、双性恋的、扮成男人的、扮成女人的……所有的人都摇摆着，满脸大汗。

那两个警察在舞蹈者中穿行。假若他们认出两个“蚂蚁”的话，便会逮捕他们。朱丽那时居然做了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她用力抱起韩国人的脸，亲吻他的嘴。年轻人惊讶万分。

警察在他们周围逛着。他们继续吻着。朱丽在书里读到过蚂蚁也会有这样的举动：交哺，翻出食物用它们的嘴进行交换。目前，她觉得自己还做不出这样的壮举。

一个警察疑心地看着他们。

两个人都闭上眼睛，像不愿看到危险的鸵鸟一样。他们再也听不到亚历山德琳的声音了。朱丽渴望男孩搂紧她，用有力的双臂把她抱得更紧。但警察已经走了。像两个偶然靠得太近的情人一样，他们局促不安地彼此松开。

“对不起。”他在她耳边喊着，让她能够在嘈杂声中听见。

“情况确实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选择余地。”她逃避地说。

他抓起她的手，离开“地狱”，从先前出来的地下室回到“革命”中。

114.百科全书

由游戏开始：　　60年代，在法国，有一个种马场主买到了四匹矫健的灰种公马，它们都很相像。但它们脾气都很差。一旦把它们并排在一块，就会打起架来。根本不可能把它们套在一起，因为每匹马都朝着不同的方向走。

一个兽医想出了办法。把马厩里的四个马栏排在一块，然后在中间的隔墙上装上各种游戏：可以用嘴转动的小轮子、用马蹄在马栏之间踢来踢去的球、用绳子悬起来的五颜六色的几何模型。

他经常颠倒那些马的次序，让所有的马都能够互相认识，彼此玩耍。一个月以后，四匹马变得难分难舍了。它们不仅愿意被套在一块，而且它们在工作中也好像找到了游戏的感觉。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15.骚动

7号注意到火使离着最近的蚂蚁投下了放大的影子。它在火炉旁边拿到一块冷却了的火炭，决定在洞壁上画出影子的形状。画完以后，它展示给其他蚂蚁，它们以为那是一只真的蚂蚁，还试图与其交谈。

7号很难解释说这仅仅是个素描。就这样，刚开始时很像以拉斯科山洞的石壁版画的方式一样描绘事物，但最终朝着更独特的风格演变了。用了3块木炭之后，7号创造出了蚂蚁绘画。它久久地看着自己的作品，心想黑色并不足以表现事物，应该加上其他颜色。

但怎样加上其他颜色呢？

它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杀掉一个来观赏它工作的灰蚂蚁。这样它得到了白色的血，涂在上面，使脸和触角富有立体感。很成功。至于那只灰蚂蚁，它没有过分呻吟，它为艺术献上了第一份祭品。

看看，蚂蚁是怎样迷恋于创造的疯狂的。在那些验火者、素描者和那些研究杠杆者中，形成了少有的竞争。

对它们来说，一切都好像是可能的。然而，那个它们自以为政治和技术都处于顶点的蚂蚁社会，突然显得很落后了。

现在12个年轻的兵蚁都各自找到了自己偏爱的领域。103号公主给它们带来了动力和经验。5号成了它的主要助手。6号是火技师里面最有学问的。7号热衷于素描和绘画。8号研究杠杆。9号研究车轮。10号用动物记忆费洛蒙草拟“手指”风俗稿。11号的兴趣则在建筑学和以不同的方式筑巢上。12号被领航艺术吸引，做着它们不同的江河艇的记录。13号思考它们的新式武器，点燃小树枝，龟甲舰……14号则积极探索与其他物种进行对话。15号剖释并品尝着它们航行过程中所了解到的新食物。16号努力绘制着它们到达此地经过的不同道路的地图。

103号讲着它所知道的“手指”，它讲着播放虚构故事的电视。10号又用动物记忆费洛蒙把有关“手指”的信息记录下来。

小说：

“手指”经常编造出不真实的故事，它们叫作小说或剧本。

它们虚构出人物，它们虚构出背景，它们虚构出世界的规则。

或者，它们所讲的故事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于任何地方。

讲这些不存在的东西有什么意思呢？

只是在讲述美丽的故事而已。

这是一种艺术形式。

这些故事是怎样形成的呢？

从103号所看的电影中，它觉得这些导致“幽默”状态的著名小逸事好像都遵从于跟开玩笑一样的规则。

只要有一个开头、中间部分和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就行了。

24号王子专心地听着103号公主的述说。尽管它并不完全分享着发现“手指”世界的热情，然而它也产生了讲述一部103号告诉它的、有关“手指”的“小说”的念头，以一个不真实故事的形式，搬上舞台。

实际上，24号王子是想创造第一部费洛蒙蚂蚁小说。它想得很清楚：一部建立在蚂蚁的伟大故事方式上的“手指”传说。在它新的性别感官作用下，它发觉自己有能力以自己所了解到的“手指”想象一个奇遇故事。

它已经有题目了，最简单的题目：“手指”。

103号公主察看7号的绘画。

艺术家告诉它需要不同的彩色颜料。103号建议它用花粉作黄色，青草作绿色，碎的虞美人花瓣作红色。7号加上甜蜜液与唾液混合在一块，让它们变得黏稠起来。它说服另外两只蚂蚁协助它，在它们的合作下，它开始在一片悬铃木树叶上描绘。它画上3只蚂蚁，然后又在远处画上一个红色的球，它成功地用白垩和碎虞美人花瓣搅和在一块，制出这种颜色，它用花粉在蚂蚁与“手指”之间勾勒出一条线。

这是火。火是“手指”与蚂蚁之间的纽带。

看着同伴的作品，103号公主有了主意。为什么不把它们的出征叫作“手指革命”，来取代“反击远征”呢？不管怎么样，对“手指”世界的了解定会给它们的蚂蚁社会带来动荡，因此这个命名更加恰当。

在火周围，争论还在进行着。那些害怕火炭的昆虫要求把火熄灭，并把它们永远肃清。亲火派与反火派之间展开了一场尖锐的争吵。

103号公主分不开敌对双方。必须要等到有两三个死亡之后这场战争才会平息。一些蚂蚁坚决声称火是禁忌。其他的则回答说这是一种现代进化，假若“手指”都能毫不忌讳地利用它，那蚂蚁这样做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它们断言颁布火是禁忌的法令，已令它们在技术的发展中浪费了不少时间。假若在一千多万年前，蚂蚁也曾客观地研究火，认真地考虑一下得失，那么它们可能现在也已经有“艺术”“幽默”与“爱情”了。

反火派则反驳说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用火会一下子烧掉整片森林。它们断言蚂蚁还没有足够的聪明和经验去利用它。亲火派反击说它们掌握了火之后，就一定不会造成丝毫的损失。因此大伙同意继续研究火，但必须加强安全。要在火炭周围筑一条壕沟，让火不会轻易就蔓延到铺在地面的松针上去。

一只亲火派蚂蚁想出一个主意，烤一片蚱蜢肉，它说这种肉烧过以后会更好吃。然而它没有时间把它告诉别的蚂蚁，因为它的一只爪子太靠近火炉，烧起来了。几秒钟时间，这个虫子便随它胃里的美味晚餐一块消失了。

103号公主惶惶地看着这些动乱。“手指”和对它们习俗的发现给大伙造成这样的骚动，它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它想它们有点像饥渴的虫子，看到一个水坑，便猛然冲下去。喝得太快，很快便死去了。还不如慢慢喝，让机体适应。假若“手指革命”的蚂蚁们不防范的话，一切都面临着堕落退化的危险，103号不知道退化的方向。

它只知道这是它和同胞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它一点也睡不着。太阳在里面，外面，透过洞穴的凹处，它看到了夜。

116.“蚂蚁革命”的第二天

夜去了。太阳跟每天一样，从它决定升起的地方慢慢地升起来。

早晨七点钟，枫丹白露学校开始了革命的第二天。

朱丽还在睡。

她梦见了姬雄。他一个一个地解开她的衣衫纽扣，解开她胸脯上紧绷的胸罩搭扣，慢慢地脱着她的衣服。终于，他把嘴唇凑了上来。

“不。”她在他怀里扭动着，有气没力地反对。

他静静地反驳说：

“随你的便。不管怎样，这是你的梦，决定的是你。”

这一切解释一下子把她翻倒在现实中。

“朱丽醒了，快来！”有人叫道。

一只手帮她站了起来。

朱丽看到自己睡在外面，在一堆直接铺在草地上的纸板和旧纸中。她问自己在哪儿，发生什么事了，不认识的男人围在她周围，最少有20来个，好像要保护她一样。

她看看人群，记起了一切，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哦，这头痛！她想把自己关在家里，穿着拖鞋，呷着一大碗还在冒泡的牛奶咖啡，一边弄碎一小块巧克力面包，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世界时事报道。

她想逃走。乘上巴士，买上日报了解所发生的事情，像无论哪一天早晨那样跟面包师傅聊天。她没有卸妆就睡着了，她讨厌这样。会长痘的。她先向人要卸妆乳，然后是一份丰富的早点。人家端来一盆冷水给她洗脸，早点则是塑料杯咖啡，满是在开水中未溶解的团团。

“就像战争时期。”她一边下咽一边叹气。

她还在半梦半醒之中，逐渐认出了学校的操场和它的骚动。她看着

中央旗杆高处飘扬着的革命旗帜，以为是在做梦。小革命是属于他们的，连同三角形、圆和三只蚂蚁。

“七个小矮人”聚集了过来。

“快来看。”

莱奥波德掀起栅栏的一角覆盖物，她看到了那些进攻的警察。

合气道俱乐部的女孩们又重新装备上消防水龙头，一旦警察走到门口，便用水冲他们，他们便立即退却了。这已成了一条陈规。

又一次，胜利降临到被围者这一边。

大家一块儿为朱丽欢庆，把她扛到二楼的阳台上。她在那儿又做了次小演讲：

“今天早上，警察还想把我们赶出这儿。他们再来，我们就再把他们击退。我们令他们不安，是因为我们建立了一个不要条例管理的自由空间。我们现在拥有一个美妙的实验室来做真正属于我们生活的事情。”

朱丽走到阳台边上：

“我们要把命运抓在手中。”

在公共场合中说话是不同于在公共场合中唱歌的活动，但一切都同样令人陶醉。

“创造出一种新的革命形式，一种没有暴力的革命，一种主张新社会景象的革命。以前切·格瓦拉这样说：‘革命首先是一种爱的举动。’他没有成功，但我们却要试试。”

“嗨！而且这次革命也是对警察厌烦透了的市郊人民和青年人的革命。我们应该把这些腐败分子累垮。”有人叫道。

另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不，这次革命，是生态保护者反污染和反核能的革命。”

“这是一次反种族主义的革命。”第三个说。

“不，这是一次各阶级反大资本家的革命。”另一个宣称，“我们占领学校，是因为它是资产阶级剥削人民的象征。”

突然一阵嘈杂。

想定义这次游行的人很多。动机很广，也常常背道而驰。一些人目光中已有了些怨恨。

“他们是一群没有羊倌又没有目的的羊。不管怎样他们都无所谓。当心，危险！”弗朗西娜在她的女伴耳边小声说。

“我们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形象、一个凝聚的主题、一个动机，快点，赶在形势恶化之前。”大卫附加说。

“应该给我们的革命下一次最后的定义，不能再有其他说法。”姬雄坚决地说。

朱丽犯难了。

她失神的眼睛扫一下人群，那些人等待着她划出界线，准备听从最后的决断。

想跟警察大干一场的人充满怨恨的眼神刺激到了她。她认识他，这是令那些最懦弱的老师不得安宁的学生之一。既没有勇气也没有信仰的小二流子，总是敲诈勒索低年级的同学。再远一点，环保拥护者和阶级战士嘲讽的目光已不再友善。

她不会把“她的”革命交给那些二流子和政客。应该把人群引向另一个方向。

从“圣言”开始。应该加以命名。但怎样给她的革命命名呢？

突然茅塞顿开。革命……蚂蚁革命。这是音乐会的名字。这是写在海报上和合气道女将T恤上的名字。这是聚集者的圣歌，是旗帜上的装饰图案。

她举起双手要大家安静下来。

“不，不，别让这些陈词滥调分散了我们的精力，它们都已经被拿出过不知多少次了，枯燥无味。新的革命应该有新的目标。”

没有响应。

“对，我们就像蚂蚁一样。渺小，但团结起来又很强大。真的就像蚂蚁一样。面对形式和世俗，我们选择沟通与创造。就像蚂蚁一样，我

们不畏惧去袭击庞大的敌人，去夺取最困难的堡垒。因为，团结让我们强大。蚂蚁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不管怎么样，它都有从来没有验证过的优势。”

怀疑的人群吵吵嚷嚷。

没见效。朱丽急忙继续说道：

“它们渺小，但具有无限的凝聚力，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蚂蚁不仅提出了不同的社会准则而且还有一个不同的社会组织、一个不同的沟通方式、一种不同个体间的管理。”

质疑声此起彼伏。

“那污染呢？”

“那种族主义呢？”

“那阶级斗争呢？”

“那郊区问题呢？”

“对，他们说得对。”人群中叫了几声。

朱丽想起了《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中的一句话：“小心群众，一群人聚在一起不会胜过每个人的才能，反而会趋于把才能降低。一群人的聪明系数比每个人加起来的系数总和要小。一群人，已不再是1＋1＝3，而是1＋1＝0.5。”

一只会飞的蚂蚁来到朱丽身边。她把昆虫的到来看作是周围的自然对她的赞许。

“这儿，是蚂蚁革命，仅仅是蚂蚁革命而已。”

人群产生一阵动摇，现在就看效果如何了。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朱丽就准备撒手不管了。

朱丽用手指比了个胜利的V，那只飞舞的蚂蚁停在她的一只手指上。所有的人都被这种景象折服了。连昆虫也赞成……

“朱丽说得对。蚂蚁革命万岁！”合气道女将的领头人伊丽莎白喊道。

“蚂蚁革命万岁！”“七个小矮人”又喊了一遍。

要趁热打铁。她引导着喊道：

幻想者在哪里？

这次，人们不再犹豫，喊起了口号：

我们是幻想者！
创造者在哪里？
我们是创造者！

她唱道：

我们是新的幻想者，
我们是新的创造者！
我们是渺小的蚂蚁，要把这个古老僵化的世界蚕食。

在唱歌方面，那些小团体的头头无法再与她竞争，谁让他们没在音乐课上多花点时间……

大家一下子都狂热起来。甚至连不远处的蟋蟀也吱吱叫了起来，好像也感觉到发生了某些有趣的事情。

人们又唱起了蚂蚁乐队的主打歌。

朱丽举着拳头，感觉就像是在操纵一辆15吨的卡车。哪怕只是动一下，也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尤其是不能偏离方向。可是，考重卡驾照还有驾校可以培训，革命的“驾照”又该到哪儿去学呢？

她本应好好听听历史课的，学一学前辈在同样的情形下会采取什么对策。换成托洛茨基、列宁、切·格瓦拉，他们会怎么做呢？

那些环保者、郊区居民做着鬼脸，有几个往地上吐着唾沫，或是嘟

哝着脏话。但他们自知是少数派，所以也不敢太过分。

“谁是新的创造者？谁是新的幻想者？”她重复着，像抓着救生圈一样紧紧抓住这些句子。

把人们凝聚起来，提炼出他们的能量，朝最佳方向引导。现在她操心的唯一事情就是去创建某种东西。问题在于她不知道要创建什么。

突然一个人跑过来在朱丽的耳旁轻声说：

“警察把这儿都包围了，我们很快就出不去了。”

人群中响起一阵嘈杂。

朱丽拿起麦克风。“刚刚有人告诉我说，警察把这儿包围了。我们在这儿，就像在现代城市中央的荒岛上。想走的人，趁现在还走得了，可以马上做出决定。”

300人朝栅栏走去。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那些比较成熟、怕家里焦急的人，和那些觉得这毕竟不过是一个节日而已，还是工作更重要的人。也有一些因为没有告知一声就彻夜未归而害怕家长责骂的年轻人。还有一些虽然很爱摇滚，却又担心这次蚂蚁革命会闯祸的人。

最终，曾试图定义游行的环保者、郊区居民、阶级斗争者的头头们也同样咕哝着要离开这个地方。

人们打开栅栏，外面，那些治安警察漠然地看着离开者走过。

“留下的都是真心实意的人。节日正式开始！”朱丽欢呼道。

117.百科全书：

美洲印第安人的乌托邦：　北美的印第安人，包括苏族（Sioux）、夏安族（cheyennes）、阿帕切人（apaches）、克劳族人（crows）、纳瓦霍族人（navajos）、科曼奇族人（comanches）等等，有着同样的社会准则。

首先，他们把自己当作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的主宰。他们的部落耗尽一个地区的猎物以后就会迁徙，以使猎物能够恢复原状。这样，他们的抽取就不会使地球枯竭。

在印第安的社会标准体制中，个人主义不是光荣的源泉，而是耻辱的源泉。为自己谋利是无耻的。人们什么也没有，也没有权力拥有什么，即使是现在，一个买了汽车的印第安人也知道应该把汽车借给第一个向他借的印第安人。

他们的孩子不会被迫接受教育。实际上，他们实行的是自我教育。

他们发现了植物的嫁接，并能够加以利用，例如进行麦子杂交。他们从橡胶液中发现了防水处理原理。他们懂得制造棉衣，纺织技巧在欧洲无与伦比。他们知道阿司匹林（水杨酸）、荃宁酸……的功效。

在北美印第安社会中，没有世袭的权力，也没有永久的权力。对每一个决定，每个人都在部落会议期间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是最早的议会制度（比欧洲的共和革命要早得多）。假若大多数人都不再信任他们的首领了，那首领就要自动退位。

这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当然会有一个首领，但只有自发跟随你时你才是首领。对于部落会议的决议，只有投票通过时大家才要遵从。有点像在我们的社会中，只有找到正确的法律才能实行！

即便是在鼎盛时代，美洲印第安人也从未有过职业军队，所有人在必要时都会投入战斗，但战士的社会地位首先是猎人、耕作者、一家之主。

在印第安体制中，所有的生命，不管外表如何，都值得尊重。所以

他们尊重敌人的生命，希望敌人也这么做。永远是这种互利的想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战争是展示勇气的游戏。人们不希望给对手造成肉体上的伤害。战斗的目标之一就是用圆形棍棒末梢去触及敌人。这是比杀掉他还要强烈的光荣。他们计算着“触及”的次数，一旦流血，战斗就停止了，很少有人死亡。

印第安人之间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偷敌人的马匹。从文化上讲，他们很难理解欧洲人所用的群众战争。当看到白人把所有人都杀掉，包括老人、妇女和小孩时，他们会惊讶万分。对他们来说，这不仅可怕，简直就是变态，不合逻辑，不可思议。但是，北美印第安人抵抗的时间相对较长。

南美社会比较容易攻击。只要把首领斩首，整个社会就崩溃了。这是等级和集权管理制度的大弱点。用他们的君主就能够制服他们。在北美，社会有一个更光彩夺目的结构，那些牛仔们跟几百个移居部落打交道。没有一个不变的大国王，但却有几百个可变的首领。假若白人征服或破坏了一个有150人的部落，那他们必须再次攻击第二个150人的部落。

不管怎样，这都是一种大规模的屠杀。1492年，美洲印第安人有1000万。1890年，他们是15万，大部分都因西方人带去的疾病而死去。

在1876年6月25日的小巨角战役中，印第安人组成了规模最大的联盟，人数达到1万至1.2万，其中有三四千战士。北美印第安人的军队把居斯特将军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在这样一片小土地上很难供养这么多人。因此，胜利以后，印第安人就解散了。他们认为受到这样的侮辱以后，那些白人再也不敢不尊敬他们了。

实际上，那些部落一个个地减少了。直到1900年，美国政府还企图消灭他们。1900年以后，政府认为美洲印第安人会像黑人、奇卡诺人、伊朗人、意大利人一样融合进多种族国家。但这只是一个短见而已。美国印第安人完全不明白他们能够从西方的政治社会制度中学到什么，他们认为这些制度明显没有他们的制度先进。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18.炙热

当外面的阳光亮过里面的火炭光时，蚂蚁们又在草地上聚集起来了，然后朝遥远的西方走去。

它们只不过100来个，但聚在一起却觉得有颠转乾坤的力量。103号公主意识到继为发现神秘“手指”国的西征之后，现在要进行的是反方向上的另一次征程，旨在向其他蚂蚁解释神秘的“手指”国，以发展自己的文明。

一句蚂蚁的老谚语说得好：朝一个方向走的一切都会从相反的方向回来。

“手指”肯定理解不了这种格言。103号公主自忖蚂蚁仍旧是有自己独特文化的。

大部队穿过下着翅果雨的可恶原野，这种榆树和白蜡树的果实，就像是从天上掉了同样多的岩石瀑布一样。它们穿过到处蔓延的棕褐蕨丛。露水抽打着蚂蚁们，使它们的触角倒贴在脸颊上。

大家都想保住火炭，用叶子加以防护。只有24号王子，不愿意像其他蚂蚁一样陷入对“手指”世界的崇拜中。它置身于外，努力想着只与自己的世界共生。

太阳出来了，散发着令人窒息的闷热。实在太热了，它们便躲到一个空树桩里去避暑。火技师烧了某种肮脏的东西，周围很快就弥漫着难闻的气味。一只瓢虫问这是什么东西，大家回答说是鞘翅目昆虫。那个昆虫本身就是鞘翅目的，于是不敢多言，为了缓和一下，便离开去捕食几只经过的蚜虫。

7号则着手画一个与原物同样大小的壁画，它想描绘整个“手指革命”的队伍。为了再现每一个昆虫的确切形象，它要求它们站在火前，让它们的影子印在它的纸上。它的难题是颜料的持久问题。图像有可能很快就褪色，它加上唾液，但除了冲淡色调以外，什么用处也没有。必须再找点别的东西。

7号发现一条鼻涕虫，于是便以艺术的名义，心安理得地把它杀了。它用鼻涕虫的涎沫进行尝试。得到的结果要比唾液好得多。鼻涕虫的涎沫不会冲淡颜料，干后便变硬了。这是一种很好的漆。

103号公主过来看了之后肯定地说，艺术就是这个样子。它现在想起来了，艺术，就是制造那些没有什么用，但又跟已有的东西很相像的图像和物体。

“艺术就是再现自然。”7号越来越有灵感地概括说。

蚂蚁们刚刚解决了“手指”的第一个秘密。还有“幽默”和“爱情”要它们去发现。

7号狂热不已，更加沉湎于它的工作。艺术中最妙的东西就是：你发现得越多，就会出现越多引人入胜的新问题。

7号寻思着怎样体现出所处环境的深度效果。它也思考着如何把周围的植物背景凝固在它的画中。

24号和10号听着103号公主给它们讲“手指”。

眉毛：

“手指”的眼睛上有某种与之相配的、很实用的东西，那就是眉毛。

它是悬垂在眼睛上，用来阻挡雨水的一条毛线。

这样还不够的话，它们还有别的东西：它们的眼眶比颅骨要稍微陷进去一点，使雨水在周围落下，而不至于掉进里面。

10号记录着。

但103号公主说这还不是全部。

泪水：

“手指”的眼睛还有泪水。

这是一种用来润滑和清洗眼睛的眼液注射系统。

眼睑，一种每5秒钟就眨一次的可动帷幕，使它们的眼睛能够永久地覆盖着一种可以润滑表面、阻挡灰尘、风雨和寒冷的敏感薄膜。

这样，“手指”就有一双不用擦舔，永远洁净的眼睛。

蚂蚁们试着去设想“手指”的这般非常复杂的眼睛。但它们都想象不出如此复杂的器官。

119.任其腐烂

森蒂娅和女儿玛格丽特睁大眼睛在看电视。今晚由森蒂娅执掌遥控器。她换台的频率要比玛格丽特慢，毫无疑问，有更多的东西让她感兴趣。

673频道。广告。“吃酸奶！吃酸奶！吃酸奶！”

345频道。今日笑话讲的是大象穿着泳衣走出水塘的故事。

678频道。时事报道。国内政治：政府宣布失业为国家头等大事，表示要以减少失业为首要任务。

622频道。娱乐。“思考陷阱”：“用6根火柴，你能摆出8个等边三角形吗？请您来，拉米尔夫人，给您的提示是：开动脑筋就行了。”

收获了上百条无头无尾的信息之后，马克西米里安一家开始吃晚饭。那晚的菜肴有速冻比萨，韭菜鳕鱼脊肉，餐后点心是酸奶。

马克西米里安让妻女继续吃酸奶，说自己还有工作要做，便把自己关到办公室里了。

“马克·亚韦尔”建议他开始新一局“进化”。局长把冰啤酒放在手边，建立了一个典型的斯拉夫文明。一直进行到1800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1870年，他却被希腊军队打败了，因为他在建城防的时候迟了一步；而且，在他腐败政府的蹂躏下，人民的道德水准也到了极其低下的地步。

“马克·亚韦尔”提醒他说有骚乱的危险。要么派出警察去制服反抗者，要么是增加喜剧让人们放松，减轻压力。他在游戏本上记录道：喜剧家能够帮助拯救危险中的文明。他还写道：幽默和笑话不仅能在短时间内收到治疗的效果，而且能够完整地拯救文明。他后悔没有记录一日一笑中穿游泳衣的象的故事。

但电脑却明确地说：假若戏剧能提高消沉的人们的道德水准的话，同时，它们却让人们减少了对领导人的尊敬。越让人们开心，就越是在

嘲笑当局权力。

马克西米里安还在记录。

“马克·亚韦尔”对这一局进行总结，还强调说，他必须养成围攻敌人堡垒的习惯。没有弩炮，没有装甲车，他在进攻中损失了很多兵力。

“我看你神色焦虑，”电脑说，“还是那个森林金字塔的事吗？”

像往常一样，马克西米里安对这部机器的才能感到惊异，它只要组织一下就能够跟人谈话。

“不，这次让我头疼的是一个中学的骚乱。”他几乎不由自主地在回答。

“你想要和我谈谈吗？”“马克·亚韦尔”的眼睛占满整个屏幕，问道，以示它的听力水平。

马克西米里安深沉地搔搔下巴。

“很有趣，因为这次我在现实中的问题恰好是‘进化’游戏中的问题，对城堡的围攻。”

马克西米里安诉说了他在学校的麻烦，电脑建议与他一块研究一下中世纪的攻垒史。在调制调解器的协助下，电脑接通了历史《百科全书》的网络系统，向他发送出图像和文字。

令马克西米里安惊奇的是，进攻城堡所需的战略要比战争电影里看到的复杂得多。从古罗马时代开始，每个将军都寻找各种办法来进攻城墙或堡垒。他发现投石器并非只用来发弹。这种破坏力太有限了。不，投石器的作用是让守城者的士气低落。攻城者投射呕吐物、屎尿。他们还可以利用生物武器，向水源投射死于鼠疫的动物。

另外，攻城者还在城墙下挖出地道，用木头撑住，填满柴薪。到一定时刻，他们便点上火，地道塌了，同时也使城墙倒塌了。那时只要利用这种出其不意的结果冲锋就是了。

攻城者也使用热烫的弹头，给人一种“发射红弹”的感觉。它们虽然杀伤力不大，但不难想象，大家时刻都在恐惧着，担心从天上掉下来一颗烧着的弹头，落在自己头上。

马克西米里安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屏幕上的图像。有一千多种攻城技

术，现在轮到他去发明一种适合攻克混凝土四方形学校的办法了。

省长打来电话想知道骚乱的情况。里纳尔局长告诉他说情况很好，游行者关在学校里，被警察包围了，谁也进不去，也没人能出来。

省长赞扬了他几句。他只担心这个玩笑别开大了。首要的是不要让骚乱发展下去。里纳尔局长道出他打算施行一个进攻战术，把学校拿下来。

“万万不可。”省长不高兴了，“你们不是想把这些小捣蛋变成殉道者吧？”

“但他们说要颠覆世界，要进行革命。街区居民都听到了他们‘热情之花’的演讲，弄得人心惶惶。而且，他们的音响没日没夜地妨碍大家睡觉……”

省长坚持他“任其腐烂”的理论。

“假若能利用这种策略——‘顺其自然，任其腐烂’的话，一切都会不了了之。”

他认为，法国人所有的才华都凝结在这一格言中——“任其腐烂”。正是任葡萄汁腐烂，人们才得到最好的酒；正是任牛奶腐烂，人们才造出了干酪；甚至连面包也源自面粉与酵母的混合所产生的真菌。

“任其腐烂吧，亲爱的里纳尔。这些顽童不会有什么作为的。另外，所有的革命都会自行腐烂。时间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它会使一切都发酵。”

省长强调说，每次里纳尔派手下去冲锋，都会把被围者搞得更加团结一致。别去管他们，他们就会最终内讧，就像关在盒子中的猫群一样。

“你知道，我亲爱的里纳尔，社会群居很难，家里不止一人，这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事了。你应该见多了，哪有夫妻不吵架？那么想想，500个人怎样生活在一所封闭的学校里！为那些水龙头漏水、偷盗、电视频道和因不能忍受吸别人二手烟的事情，他们应该已经在吵架了。群体生活是很艰难的，相信我，那里很快就会成为地狱。”

120.不能袖手之时

朱丽来到生物实验室，把玻璃瓶全部打碎，放掉那些被当作实验品的小白鼠、青蛙，甚至连蚯蚓也放了。

一块玻璃碎片割破了她的前臂，她把渗出皮肤的血吸掉，然后又跑到教室里。历史老师曾在那儿激起了她去创造那能够改变世界的非暴力革命。

朱丽独自待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把《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中有关革命的段落浏览了一下。历史课上的一句话一直萦绕在她心头："过去的错误不弄清楚就会再犯。"

她翻着书页，寻找所有用得着的经验。也该学一学别人是怎样成功，又是怎样不成功的，并借鉴到自己的革命中去。怎么能让这些以前的乌托邦者死得毫无价值呢？怎么能不借鉴他们的失败或创举呢！

朱丽贪婪地读着那些有名的革命，同样也读那些不出名的。埃德蒙·威尔斯好像特意地去编过目录一样。童子十字军……成年人的：莱茵（Rhénanie）的阿米什革命和复活节岛的"长耳"革命。

革命，归根到底，是另一门学科——一门不在毕业会考之列，但能学到东西、又有趣得多的学科。

她想做一下笔记。书的末尾有几页空白纸，头上写着："在这里写上你自己的发现。"埃德蒙·威尔斯把一切都想到了。他写出了一部真正能够互相交流的作品。你先阅读，然后由你自己来写。现在她对这本书如此敬畏，以至虽然允许她用钢笔直接写在《百科全书》上，但她却总也不敢："朱丽·潘松题：怎样成功地实行一次革命。枫丹白露学校经验附录一。"

她记录上她所得到的经验和对未来的打算：

革命规则1：摇滚音乐会能够发出足够的能量，能够足够广泛地同

化大众，引发典型的革命群众运动。

革命规则2：单单一个人不足以管理好一群人。所以，革命的首领不是一个人，而应该是至少有7至8个人。这样做是为了有时间去思考和休息。

革命规则3：可以把群众分成可移动的组来进行作战，每一组的首领都要有与其他首领快速联系的方式。

革命规则4：成功的革命必然会引起嫉妒者。要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革命从创立者手中脱离。即使别人不清楚什么是革命，也要让他们完全明白什么不是革命。我们的革命不是暴力的。我们的革命不是教条的。我们的革命不同于以前的任何一次革命。

她真的那么肯定吗？她删掉最后的这句话。假若能在以前的革命中找到一次合意的，她还是很愿意去模仿的，但以前的革命有“合意”的吗？她从头开始重新读《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她从没像这样勤奋学习过。她用心学习其中的章节。她研究斯巴达克斯革命、巴黎公社、墨西哥萨巴塔革命、法国1789年革命、俄国1917年革命、印度西帕依革命……

革命自有规律。在那些革命之初，通常都只有崇高的感情。然后，总会有卑鄙狡猾的家伙冒出来，利用大局混乱来恢复大家的激情，建立自己的专政。那些乌托邦者则在斗争中被杀掉，成为卑鄙小人温床的殉道者。

朱丽忖度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道德可言，即使在革命中也一样。她又读了几个章节，心想：假如有上帝的话，它应该是全然不去管理人类的，给他们那么多自由，允许他们施行这么多的不公正！

现在，她自己的革命是刚出生的小宝贝，必须防范里里外外的篡权者。第一天，她已经疏离了那些投机分子，但她知道，其他的投机者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在奢望温和之前应该显出强硬。再三推理之后她最终得出艰难的结论：临时政府不允许施行民主的安乐。显示强大是一种责任，哪怕是让同盟者逐渐学会自我管理，以后再逐渐放松缰绳也不晚。

佐埃走进历史教室，她拿来一件牛仔裤，一件羊毛套衫和一件蓝色衬衫。

“你不能再穿着你的蝴蝶裙到处乱跑了。”

她谢过佐埃，拿起衣物，合上这本不再离身的《百科全书》，朝宿舍的淋浴室跑去。在热腾腾的水中，她用一块硬硬的肥皂擦着，好像要把身上的旧皮擦去。

121.故事里的地方

光彩照人。现在朱丽·潘松洁净了。她穿着佐埃给她的衣服。蓝色牛仔裤，蓝色衬衫，她生平第一次没穿黑色。

她用手擦去盥洗室镜子上的水汽，同样，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漂亮。不管怎么说，还行。她有黑色的美丽长发，灰色明亮的眼睛泛出微蓝，在蓝色的衣服上被烘托得更蓝了。

她注视着镜中的自己，冒出一个想法：

她把《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打开，靠近镜子，便看到书中不仅章节上相对称，而且它还有完整的句子……唯有在镜子的反射下才能看出来！

---

① 特克斯·艾弗里（Tex Avery，1908—1980），美国动画设计师，创造出猪小弟、达菲鸭、兔八哥、小狗德鲁比等经典形象。

② 帕赫贝尔（Pachelbel，1653—1706），德国作曲家兼教堂管风琴师。最著名的作品有《D大调卡农》。

③ 配子，一种特化的生殖细胞，在授精过程中与另一异性或交配型配子融合而形成合子。配子是单倍体（具有一套染色体）。

④ 根据万户的故事改编而成。

⑤ 尼尔·阿姆斯特朗（1930—2012），美国宇航员，1969年任“阿波罗-Ⅱ”号飞船指令长，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凡尔纳（1828—1905），法国科幻作家。

⑥ 泰亚尔德·夏尔丹（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汉名德日进。神学家、古生物学家。在中国工作多年，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著有《人的现象》《神的氛围》等。

⑦ 玛丽亚·卡拉斯（La Callas，1923—1977），美籍希腊女高音歌唱家，以歌唱的精湛技巧和戏剧表现著称。

⑧ Syphogrante，“摄护格朗特”，对本词的希腊语原意名家解释不一，有人解为“老人”或“长者”。

⑨ Zapolètes，从希腊语杜撰，意为“急于出卖自己的人”。

⑩ Pasionaria，多洛雷斯·伊巴露丽（Dolores lbárruri，1895—1989）别称“热情之花”，西班牙工人阶级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的活动家。

第三回　镜子

122.百科全书

种植时节：　　不管做什么都不能弄错时节。前了则太早。后了则太迟。对蔬菜来说这种情况很分明。假若想种好菜园，就必须了解种植和收获的良机：

芦笋：3月种。5月收。

茄子：3月种（阳光要充足）。9月收。

甜菜：3月种。10月收。

胡萝卜：3月种。7月收。

黄瓜：4月种。9月收，

洋葱：5月种。9月收。

土豆：4月种。7月收。

西红柿：5月种。9月收。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23.随它去吧

“手指革命”向前滑行，像蛇一样进入树林。它们绕过几棵野芦苇。103号公主是这一群乌合之众的首领。天气变冷了，蚂蚁们爬上一棵大松树，躲在一块树皮的窟窿中，这可能是一个被遗弃的松鼠巢。

在这个庇护所中，103号公主继续讲述“手指”。她的故事越来越惊心动魄。10号用记忆费洛蒙完整地撰写着当天的主题：

“手指”的外貌：

手指其实只不过是它们手的末端。

它们并不像我们，六条腿的每条腿末尾都有两个爪子，而是在每个末端都有五个触手。

每一个手指都由三段关节连接着，使它能够做各种各样的形状，跟其他的东西一块儿玩耍。

两个手指合在一块儿，它们便可以夹东西。

五个手指握在一块儿，它们便可以形成锤子。

把手指收拢成盆状，它们便形成一个可以容纳液体的水库。

只要伸出一根手指，它们便可有一个末端是圆形的马刺，可以粉碎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

伸直并绷紧它们的手指，它们便有了一把刀。

手指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工具。

它们用手指做许多非凡的事情，像系绳子或是切叶子。

另外，手指以扁平的爪子结束，使它们能够搔痒或更确切地切东西。

但跟手指一样值得去赞美的是它们称作“脚”的东西。

“脚”使“手指”能够在后面的两条腿上摆出垂直姿势，而且不至于摔倒。“手指”的脚能够一直计算出最平衡的姿势。

用两条腿摆出垂直的姿势！

在场的蚂蚁全都努力想象怎样才能用两条腿走路。虽然它们见过松鼠或蜥蜴能够依靠两条后肢坐下而不会摔倒，但只用两条腿走路……

5号试着像“手指”那样用后面的两条腿走路。

它用中间的两条腿支撑在墙壁上，用前面的腿保持平衡，终于基本垂直地保持了差不多两秒钟。

所有乌合之虫都注视着这一幕。

“在高处，我看得更远一点，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它说。

这个信息使103号很久以来就一直在斟酌着“手指”的奇特思维。有一阵子它曾想“手指”的身高是原因所在，但那些树木们也很高大，可是它们却没有电视和汽车。手的外形让“手指”能够制造复杂的东西，是它们文明的根源，但那些松鼠同样也有满是手指的手，而它们却什么有趣的东西也没制造出来。

可能“手指”奇怪的思维方式来自这种用两条后腿来保持平衡的举止。这样待着，它们可以看得更远。接着，一切都适应了：它们的眼睛、它们的大脑、它们管理领土的方式直至它们的志向。其实，据它所知，“手指”是唯一永远用两条后腿走路的动物。甚至连蜥蜴保持这种姿势也不会超过几秒钟时间。

突然，103号公主也想用自己的两条后腿耸立起来。太难了，它的踝关节在压力之下蜷曲、变白起来。它克服疼痛，试着走了两步。它的腿痛得厉害，扭弯曲了。103号失去平衡，向前倒下了。它用4肢挣扎着想稳一下，但没用。它精疲力竭地倒下。所能做的只是用前臂缓和一下撞击。

它发誓再也不这样干了。

5号则倚着树干，直立了稍久一点。

“用两条腿，难以置信。”在倒下之前它说了一句。

124.沸腾

“一切都太不稳定了！”

他们都表赞同。现在应该撑住革命：确定纪律、目标和组织。

姬雄建议把学校的所有物制定出一份完整清单。有多少床单、多少被褥、多少储备，一切都很重要。

他们先从自己算起。521人占领学校，而宿舍是按200名学生设计的。朱丽建议清点一下草坪中央的帐篷，连同床单、扫帚一块清点。幸好，这两种物品在学校里还是很充足的。每个人都拿了被单和扫帚，着手组装自己的帐篷。莱奥波德教他们如何制作圆锥形帐篷，其优点是人在里面能有一个高高的蓬顶，只要用一根扫帚柄就能解决通风问题。他还解释了为什么建造圆形屋比较有意思。

“地球是圆的。在我们的住宅选择上，我们也要与之相对应。”

每个人都缝、贴、系起来，找到了一种他们所不知道的巧手技能，以及在这个“按钮”世界中从来没有机会完成的细腻姿势。

那些年轻人想跟任何一次野营一样，把帐篷排成直线，莱奥波德建议把它们摆成同心圆。整体形成一个螺线形，中心是火堆、带旗的旗杆和泡沫塑料的蚂蚁图腾。

“这样，我们的村庄就有了中心。要安置起来就再简单不过了。火就像我们太阳系中的太阳一样。”

大家都中意这种想法，于是每个人都按照莱奥波德所提倡的方式建造自己的圆锥形帐篷。到处，人们折断、连接上扫帚，用餐叉作小木桩。莱奥波德教了他们绷紧篷布的打结技术。幸好，学校的中央草坪足够宽敞。怕冷的人靠近火，其他人则情愿到四周去。

大家又在学校的右侧用教师的办公桌搭成一个平台，用作演讲，当然也用来搞演唱会。

等一切就绪后，大家的兴趣便又回到音乐上来了。那儿有很多水平

很高的爱好者，在不同的乐器上都有所长。他们轮流上台演奏。

合气道俱乐部的女孩临时组成了秩序服务组，协助革命的正常运作。战胜治安警察使她们更美丽了。她们富有艺术性的撕开的“蚂蚁革命”T恤、她们散开的头发、冷酷凶狠的神色、搏斗的才能，使她们越来越像女骑士了。保尔负责估量食堂的储备，以保证守城者不会受饥饿之苦。学校的大型冰柜堆积着几吨各式各样的食物。保尔知道他们在一起吃第一次真正“官方”晚餐的重要性，制定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菜单：西红柿、奶酪、罗勒、橄榄油做冷盘（应有尽有），扇贝串和鱼肉串下番红花米饭做主盘（这种东西可大锅大锅地供应几个星期），还有水果沙拉、巧克力苹果酱拼土司做餐后点心。

“太棒了！”朱丽赞叹道，“我们将要进行第一次美食革命。”

“这只不过是因为以前人们还没发明冰柜。”保尔谦逊地逃避说。

保尔建议用蜂蜜酒——奥林匹斯山众神和蚂蚁的饮料做鸡尾酒。它的调法是：把水、蜂蜜、酵母拌在一块。他做出了第一瓶酒，虽然太新了（20分钟对于好葡萄酒来讲可以说是太短了），却很美味。

“干杯！”

佐埃说碰杯喝酒的习惯可追溯到中世纪的一个传统。干杯中，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其他人的酒滴，这样证明他没带毒药。碰得越强，酒溢出的机会就越大，他就越被认为值得信任。

晚餐在快餐厅里供应。一所学校，对革命来说真是太实在了：有电、有电话、有厨房、有吃饭桌、有睡觉的宿舍、有做帐篷的呢绒，有临时修理的必要工具。他们在野营中从来没有在露天下完成过这么多的事情。

他们尽情地吃着，想起以前的革命者，他们都心潮澎湃：那些人肯定是被迫满足于储备的菜豆和压缩饼干。

“只有这样才是革新。”朱丽说。她已忘掉了她的厌食。

他们一起边唱歌边洗碗盘。“如果妈妈看到我，肯定会大吃一惊的。”朱丽想。她一直都不愿遵从妈妈的命令去洗碗。而在这儿，她却乐意干。

午饭过后，一个男生在台上弹着吉他，轻声唱起慢摇旋律。人们一

对对地在草坪上慢慢地跳着舞。保尔邀请了伊丽莎白，一个很丰满的女孩子，合气道俱乐部的女骑士们自发认她为领导。

莱奥波德向佐埃鞠躬，他们也手挽手地跳起舞来。

“我不知怎么会让他唱歌的！”朱丽盯着做作的歌手说，“给我们的革命造成矫揉造作的一面。”

“在这里一切类型的音乐都有权利表现。”大卫提醒道。

纳西斯正与一位肌肉发达的家伙开着玩笑。那人向他解释如何练健美来保持身材。纳西斯嘴里还带着冷盘的味道。问他有没有想过把橄榄油涂在身体上使肌肉更加突出。

姬雄邀请弗朗西娜，他们搂抱着跳了起来。

大卫向一位金发女骑士伸出手，没有拐杖他的舞也跳得很好。大概是依赖着那位娇小舞伴的缘故吧，革命至少使他忘掉了他的慢性关节风湿病。

人家都意识到这种状况是短暂的，都想好好利用一下。情侣们互吻起来。朱丽看着他们，既高兴、又嫉妒。

她记录道：

革命规则5：总之，革命是刺激情欲的药剂。

保尔贪婪地吻着伊丽莎白。对他而言，一切感觉都让他感兴趣，而最大的快乐莫过于通过嘴和舌头来体验。

“朱丽，跳舞吗？”

经济学教授站在她面前，她吃了一惊：

“啊，您，您也在？”

当他说到他参加了他们乐队的音乐会，然后又加入了与警察部队的战斗，而且每一次都其乐无穷时，她就更加吃惊了。她想，很显然，老师也可以成为朋友。

她看着悬在那儿的手。这种邀请对她来说有点不合适。在老师与学

生之间，存在着一堵难以逾越的墙。他显然是准备迈出这一步，而她还没准备好。

“我对跳舞不感兴趣。”她说。

“我也是，我讨厌这样。”他拉起她的胳膊说。

她让他带了几个节拍，然后松脱出来。

“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心思。”

经济学老师目瞪口呆。

于是朱丽抓住一个女骑士的手放到经济学老师的手里。

“她比我跳得好1000倍。”她说。

她刚刚离开，一个极瘦的男人就在她面前说：“我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行还是不行？我还是介绍一下吧：伊旺·波蒂莱，广告销售员。我偶然被你们的小节日卷了进来，可能有些事情我要向你建议一下。”

她没有回答，只是放慢了脚步，这已足以鼓励他了。他加快语速，以便更好地引起她的兴趣。

“你们的小节日搞得真是不错，你们有一块地方，又有一大堆年轻人聚在这儿，一个摇滚乐队，未来的艺术家，所有的这些肯定会引起大众的注意。我想应该找一些赞助者来使舞会进行得更精彩。假若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跟汽水厂商、服装厂商联系一下。可能还有电台。”

她把脚步放得更慢了。那个人则以为这是她赞许的标志。

“你们没有必要让人去宣传，只是随处插几面小旗就可以。但是这样肯定会给你们带来一些钱，用来改善你们的小节日的设备。”

小姑娘犹豫了。她停了一下，一副心绪不安的样子。她盯着那个男人。

“对不起。不要。我们对此不感兴趣。”

“为什么呢？”

“这不是一个……小节日。这是一场革命。”

她恼火了，因为她非常清楚，没有伤亡者时，一般的想法是：他们

的聚会只不过是一场简单的露天游艺会。要把它变成广告博览会还有的是时间。

她生气，干吗一定要流血，人们才把革命当真？

伊旺·波蒂莱尽力挽回局面：

“听我说，将来的事谁也说不准。假若你改变主意的话，我保证与我的朋友们联系上，而且……”

她把他扔在了跳舞的人群中。她想象着法国大革命，在血染的三色旗中，一面燕尾旗在叫嚷着：“喝‘无套裤汉’酒，迷恋清凉与酒花的真正革命者之酒。”为什么俄国革命不举着伏特加酒的广告牌，古巴革命不打香烟广告呢？

她来到地理教室。

她气恼不已，但还是让自己平静下来。她下定决心要成为革命专家，于是打开《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学习新的革命经验。镜子中的倒像向她展开了作品中的新作品。

她把每一次的经验都在空白处记录下来，突出错误与革新。带着勤勉与细心，她希望能把革命的基本原则提炼出来，找到能够在此时此地运作的乌托邦社会形式。

125.百科全书

傅立叶的乌托邦：　查尔斯·傅立叶是一个呢绒商的儿子，1772年出生于贝桑松。从1789年的革命起，他就表现出对人道主义的惊人志向。他想要改变社会。1793年他向督政府成员解释他的设想，但遭到他们的讥讽。

从此他便决定过平淡的家庭生活，成为出纳员。空闲时，查尔斯·傅立叶仍追求着他固执的念头，寻找一个理想社会。他在几本书中对理想社会进行了最为细致的描述，其中一本书就是《新的工业世界和社会事业》。

傅立叶认为：人应该在1600到1800个成员的小共同体中生活。用这个被他称作“法朗吉”（phalange）的共同体来代替家庭。没有家庭，便有更多的亲属关系，更多的权利关系。政府被缩小到最低的限度。每天大家都一起在中心广场上做重大决定。

每个“法朗吉”都住在一个被傅立叶叫作“法伦斯泰尔”（phalanstère）的城居中。他非常确切地描写了他理想的城居：一个三至五层的城堡。底下的道路夏天通过洒水而变得凉爽，冬天通过大壁炉而变得暖和，在中央有一个治安塔，那里有瞭望台、排钟、夏普电报、夜岗。

他想让狮子和狗进行杂交，创造出一种新的驯良品种。这些狗狮同时用来当坐骑和“法伦斯泰尔”的看守者。

查尔斯·博立叶坚信，如果他的设想能在全世界得到严格执行，“法伦斯泰尔”的居民就会自然进化，而且可以在他们的器官上看出来。这种进化尤其是表现为：胸脯上长出第三只胳膊。

一个美国人按傅立叶的设想建立了一个“法伦斯泰尔”，却因建筑上的问题而彻底失败了。用大理石墙造的猪圈是最花心思的地方。但问题是忘了设置大门，最后只好用起重机把猪吊进去。

傅立叶的信奉者所造的类似的“法伦斯泰尔”或是同一思想的共同体到处都有，尤其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美国。

傅立叶死时否认了他所有的信徒。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26.“手指革命”的第二天

警报费洛蒙。

起床声吵吵嚷嚷。昨晚，所有蚂蚁睡着时都梦见了“手指”的未来技术和它们的无限应用。而今天早上，辛辣的费洛蒙却充满了“手指革命者”的营地。

警报！

103号公主竖起触角。其实，还没到早晨。这种光和热绝不是来自太阳的升起。在松树的庇护所里，那些蚂蚁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太阳。这称作……火灾。

昨晚，火技师蚂蚁让火炭靠近一片干叶子就睡着了。这样就足以让它燃烧起来，几秒钟时间，其他的叶子也着火了。没有蚂蚁能做出反应。现在，美丽的橘红亮光成了闪亮的食肉魔鬼。

逃命吧！

一阵恐慌。所有蚂蚁都想尽快从树洞里出去。还有一个问题是，它们所认为是松鼠巢的东西好像的确是一个松鼠巢，可是里面它们认为是苔藓的东西却不是苔藓。那是松鼠自己。

那只大动物被火弄醒了，一跃冲出洞口，把过道上的一切都打翻了，蚂蚁们被推到了空心树干的最里头。

它们掉进陷阱里面。由于跌落气流的煽动，火变得更大了，烟把它们包围起来，令它们几乎窒息。

103号公主拼命找着24号王子。它放出呼唤费洛蒙。

24号！

但它想起来了：第一次征军时，那个可怜虫就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老是倒霉地迷失自己。

火大了起来。

每一只蚂蚁都尽其所能地寻找生机。蛀木蚁用大颚大口大口地咬着树壁打洞。

火蔓延开来。现在长长的火苗已触及了里面的墙壁。那些反火派说早就应该听它们的：火是禁忌。其余的则回答说现在已不是争吵的时候了。谁对谁错都不重要，要紧的是无论如何都要拯救自己。

那些“手指派”蚂蚁努力爬上墙壁，但一次次地摔了下来。它们的身子陷入燃烧的干叶中，很快便烧了起来，它们的硬壳熔化了。

然而，火可不是只有害处。它给那些靠温度维持灵敏度的昆虫增加了能量。

“24号！”103号公主喊道。

丝毫没有24号王子的踪影。

这可怕的景象使103号公主想起了电影《飘》中的惊险一幕：亚特兰大火灾。然而，那个时刻在“手指”的电视里却并不忧伤。想不到在这儿这么快就重演了这一幕。

“找不到它的，我们试试从那边出去吧。”5号在混乱中喊道。

因为103号看上去还想为找24号而耽误自己，5号便催促它，向它指明一个刚刚被一只蛀木蚁打通、而又已被一个太肥的甲虫重新堵上的树洞。它们用颅盖敲着，用脚推着，要使它解脱出来，但它们的力气不够。

103号考虑了一下。没有管理好“手指”的技术已造成了损害，用另外一个管理好的“手指”技术肯定能把它弥补过来。它叫12个探险家捡起一根树枝，插入空隙里，以便把它当杠杆用。

尽管103号给出了不少理由，但已经见识过杠杆对鸟蛋毫无用处的探险队员们并不怎么热心。但不管怎么样，没有谁能提出其他的解决办法，而且也没有时间再去考虑其他想法了。

所以，蚂蚁们把小树枝插了进去，然后压在树枝末端想要跷起来。8号抓着树枝末端悬在半空往下拉，好让分量再重一点。这次行了。它们的力量慢慢放小，那只凑热闹的甲虫解脱了出来。这个火盆终于有了一条生路。

奇怪的是离开这个活跃、暖和的亮光后，在外面却只有黑暗与寒冷

。

暗夜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一下子，整棵树都变成了火把。火真的是树木的敌人。所有蚂蚁都飞奔着逃走，触角折叠在后面。突然一阵爆炸的热气把它们甩向前去。

在它们四周，各种昆虫都惊慌失措地奔跑着。

火不再羞涩腼腆，变成一个不断长高放大的巨魔，虽然没有腿，却一直在紧跟着它们。5号的腹部末端烧了起来，它在草丛擦着把它熄灭了。

大自然战栗着，笼罩在紫红的光晕中。草红了，树木红了，大地红了。103号公主跑着，红色的火紧追不舍。

127.完全沸腾

第二天晚上，摇滚乐队自发地创建起来，相继上台。8只“蚂蚁”不再演出了，他们聚在他们的音乐俱乐部房间里进行讨论。

朱丽显出越来越果断的语气说：

“应该让我们的蚂蚁革命起飞了。假若我们不行动起来，事情就会像蛋奶酥掉下来一样。我们这里有521人，要加以利用，彻底调动所有人的主意和想象力。我们在一起的能量应该大于各人能量之和。”

她停了下来：

“……以1＋1＝3作为我们蚂蚁革命的口号。”

其实，这个句子已经写在了飘在旗杆上头的旗帜上去了。他们只是在重新发现他们已有的东西而已。

“对，这比‘自由、平等、博爱’更适合我们，”弗朗西娜承认说，“1＋1＝3表示才能的融合比简单的相加要优越得多。”

“一种社会制度登峰造极时才会这样。这是一种美丽的乌托邦。”保尔说。

他们确定了他们的口号。

“现在，我们要拿出动力来让他们跟随我们，”朱丽说，“我建议，我们先考虑一个晚上，明天早晨再聚在一起。每个人都提出他的杰作，我要从中听到最能表达他所能的独特方案。”

“每个被采用的方案都要切实施行，以便给革命提供财政来源。”姬雄明确道。

大卫说学校也有电脑，连上互联网，它们便可以把蚂蚁革命的思想传播出去。同样可以用它们来建立公司，这样，不出学校也能挣到钱。

“为什么不搞一个远距离服务器呢？”弗朗西娜说，“这样人们就可以在远方支持我们，给我们捐赠，向我们提交方案！通过这种传送，我

们就可以输出我们的革命。”

大家都赞成这些建议，没有调制调解器，他们便用信息中继器来传播他们的想法，与墙外面结成一个互助网。

外面，第三个晚上的节目比前两天还要疯狂。蜂蜜水流洒成河。男孩们和女孩子们在火堆周围跳着、舞着。人们一对对地在火堆旁搂抱着。高级的大麻香烟萦绕着操场，发出鸦片的香味。铜锣敲打着造就出狂热的氛围。

然而朱丽和她的朋友们没去跳舞。“蚂蚁”们每一个人都在一个教室里，精雕细琢他们的方案。

接近凌晨三点钟的时候，感到精疲力竭、而且吃得越来越多的朱丽认为大家都该睡觉了。他们整晚都躺在咖啡馆下的排练室里，那里是他们的巢穴。

纳西斯把环境重新装饰了一遍。他找到的所有装饰物就是床单和被子。他把床单被子铺在地面、墙壁，甚至天花板上，铺上好几层。莱奥波德认为，在这些建筑里应该有一间类似的小室，没有直线、没有墙角，只有凸出的、可调整的软地板无限延伸。

朱丽赞叹这种布置。其他人很自然地、没有丝毫羞愧、打着滚紧贴着她。他们想，能够这样待下去真是太好了。朱丽像埃及木乃伊一样用被子裹紧自己。她感到紧贴她的是大卫和保尔。姬雄在床的另一头。她梦想的毕竟还是他。

128.百科全书

开放场所：　　现在的社会很虚弱。不允许有才能的年轻人出现，或者只有通过重重筛选，渐渐把他们的兴致都扫完以后才让他们冒出来。应该建立一个“开放场所”网，使每个人都不用文凭、不用特别推荐便能够在那儿把自己的作品展示给公众。

有了“开放场所”，一切都变成可能。例如：在一个开放的剧院，所有的人都可以演出他的节目，用不着事先接受选择。不可缺少的是：最少在演出前一小时登记一下（用不着出示证件，只要注明他的名字就行了）。还有就是节目不要超过6分钟。

用这样一种制度，公众也许会接收到一些喝倒彩声，但是，坏的节目会被人们嘲骂，而好的节目则会保存下来。为了这种剧场在经济上可行，观众需用平价买票进场。他们会很乐意。在两个小时中，他们有权利看到多姿多彩的戏剧。为了保持趣味性，避免两个小时中蹩脚的新手络绎不绝，被批准的熟手会定期来扶持申请演出者。他们将利用这种公开剧场作跳板，哪怕是宣布说：“假若你们要看戏剧接下来的部分的话，某天到某地来。”

然后，这种开放场所可以这样安排：

“开放式电影”：10分钟长度的电影新手之作。

“开放式演奏厅”：给未来的音乐人和歌手。

“开放式画廊”：给发明家和艺术家同样必要的空间。

这种自由展示制度可延伸到建筑师、作家、信息专家、记者……它逾越了行政上的烦琐，这样，那些专业人员便有了一个征募新人才的地方，不用再通过传统方式没完没了地筛选了。

小孩、青年、老人，漂亮的、丑的，富裕的、贫穷的，本国人或外国人，所有的人那时都有同样的机会，只用唯一的标准——他们工作的才能和创新来评判。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29.缺水

火需要风和附近的燃料才能发展蔓延。而两者都没有时，大火便仅仅在吞噬那棵树。一阵突然的毛毛雨把它压了下去。可惜的是这雨水很快便不下了。

那些“手指革命者”点了点数。队伍稀稀拉拉的。很多蚂蚁都死了，而且那些死里逃生者也骚动不安，它们更愿意重新回到祖宗的窝里或它们的史前丛林中。在那儿。夜里不用担心被食肉的火苗吵醒。

蚂蚁和“手指”都是杂食性动物，“手指”可以吃的有可能蚂蚁也可以吃。周围的蚂蚁都不相信。15号大胆地抓起一块烤过的昆虫遗体。它用大颚撕下一条烤蟋蟀的腿，把它送到唇边。它连一小块都还没尝到就痛得跳了起来。太烫了。15号发现了这种美食的第一条规律：要吃烧过的食物，应该先等它凉一点才行。这次教训的代价是：它的唇端失去了知觉，接连几天，它了解一种食物味道的方法是通过嗅觉。

但是这个主意却被接纳了。所有蚂蚁都尝了尝烤过的昆虫，觉得确实是好吃多了。烤过以后，那些甲虫更松脆了，它们的外壳碎了，不用那么长时间去嚼。那些烤过的鼻涕虫颜色变了，更容易被切开。蜜蜂烤过以后充满焦糖美味。

蚂蚁们又冲过去吃那些遭难的同伴，食欲战胜了害怕，它们的胃和公共胃都胃口大开。

103号公主总是惶惶不安。她的触角悬在眼睛上，低下了头。

“24号王子在哪里？”

她到处找他。

“24号在哪里？”她左奔右走，一遍一遍地说。

“她完全迷恋上这个24号了。”一个年轻的贝洛岗蚁说。

“24号王子。”另一个确切地说。

现在，所有的蚂蚁都知道24号是雄性，而103号是雌性了。而且就这样，在这种交谈中，产生了一种新的蚂蚁行为：对一名蚂蚁生活的说长道短。因为在“手指革命”中还没有报刊，所以这种现象并不成大气候。

“24号王子，你在哪儿？”公主喊道，越来越焦急。

它在死尸中游荡，寻找着丢失的朋友。有时，它甚至要求某些蚂蚁放下它们的食物，以证实不是24号。其他时候，它则把一颗头与胸廓碎片连起来，试着恢复失去的同伴的原样。

它最终颓丧地待在那儿，不再坚持。

103号公主瞥见了远处的火技师。在灾难中，那些责任者总是逃得最快。亲火和反火两派爆发了一场争吵，但因为蚂蚁们还不知道犯罪，也不知道裁判。而且它们又都贪吃这些分散的烤熟美食，吵架就不再继续了。

103号公主忙着找出24号，5号便替代它作为队伍的首领。它把队员组织起来，建议离开这个死亡之地，再往西去发现新的牧场。它说贝洛岗还处于白色布告牌的威胁之下，又说假若“手指”控制了火和杠杆——两种它们已估量过损伤力的技术的话，“手指”肯定一样会把它们的城市和周围的一切都毁掉的。

一个火技师蚂蚁坚持要收回一块火炭，把它放到空心石块中保存起来。起初，大家都想制止它，但5号知道这可能是它们能够活着回到巢中的最后一张王牌了。因此，3只虫子负责运着空心石和那橘红的火炭，好像是“手指神”的圣约柜一样。

两只蚂蚁看到队伍维护着破坏性如此大的火，都怒气冲天，恨不得把它扔掉。它们最后只剩下33个蚂蚁了，12个探险家和103号公主，还有几个科尼日拉的无关紧要角色。它们随着太阳的运行前进，它在天空好高啊！

130.八根蜡烛

第三天，八个人一大早就起来琢磨他们的方案了。

“我们最好每天九点都在计算机室里碰头，把一切都调整到位。”

朱丽提议。

姬雄第一个坐到同伴圈的中央。他宣布说，现在“蚂蚁革命”的信息服务器已经在互联网上运作了，它早上六点钟连通，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个访问者了。

他打开一个显示器，展示出他的服务器。在显示页上，有他们的三只Y形的蚂蚁符号、“1＋1＝3”的口号和大写的“蚂蚁革命”。

姬雄又让他们参观了可让公众辩论的“广场服务器”、公布他们日常活动的信息服务器和可以让上网者在当前节目中登录的支持服务器。

“一切都运转起来了。上网者尤其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运动叫作‘蚂蚁革命’，以及这跟这些虫子有什么关系。”

“没错，我们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独特性。与蚂蚁的关联是出人意料的革命主题，这也是提出蚂蚁革命的另一个理由。”朱丽说道。

“七个小矮人”一致同意。

姬雄告诉他们，他都用不着走出学校，就已经通过电脑注册了“蚂蚁革命”的名称，并设立了一家用来推动项目的有限责任公司。这样，他们大家就有发展余地了。他在键盘上敲了起来，公司的章程出现了，账号也出来了。

“从现在起，我们不仅是一支摇滚乐队，不仅是一群占领高中、操持一个服务器的年轻人，我们还是一家完整独立的资本经济企业。这样，我们就能用旧世界的武器同旧世界作斗争了。”姬雄宣布说。

所有人都注视着显示器。

“很好，”朱丽说，“但是我们的‘蚂蚁革命’有限公司必须建立在强大

的经济支柱上面。假若我们仅满足于庆贺节日，运动很快就会萎缩下去。你们制订了可以运转公司的方案了吗？”

轮到纳西斯成为众人目光的中心了。

“我的想法是从昆虫中获取灵感，生产一批‘蚂蚁革命’的服装。我将那些‘昆虫国制造’的材料加以利用，不仅仅是蚕丝，还有结实、轻盈、柔软、可用来制造美国防弹背心的蜘蛛丝。我还想加上蝴蝶翅膀的图案，并用金龟子外壳图案做项链装饰。”

他向他们拿出一些忙了一晚上才做出的草图和尺码，大家都表示赞成。这样“蚂蚁革命”有限公司很快便产生了它的关于时尚与服装的第一个子公司。姬雄开了一个预留给纳西斯的产品的经营单元，编码为“蝴蝶公司”，同时，他又建立了一个虚拟橱窗，向上网者展示纳西斯通过观察昆虫而创造的款式。

然后，轮到莱奥波德介绍他的方案。

“我的主意是成立一家建筑公司，在小山丘上建造房子。”

“泥土可以理想地防寒、防热，也可以防辐射、防磁场和防尘，”他解释道，“小山丘抗风、抗雪，还抗雨。土地是最好的生活材料。”

“实际上你是想建造窑洞。那不怕太暗了吗？”朱丽问。

“一点也不会，只要在南面开个玻璃窗洞接受日光，在顶上开个可以一直看到昼夜更替的天窗就行了。这样，这种房子的居民就将一直完全生活在大自然当中。白天，他们可以利用阳光，可以在窗子边晒黑皮肤。晚上，他们望着星空入眠。”

“那外面呢？”弗朗西娜问道。

“外面会有草坪、鲜花、树木。空气中散发着绿叶的清香。这是建筑在生命上的房子，而不像建筑在混凝土上的一样！墙壁会呼吸，墙进行着光合作用。每一面墙壁都覆盖着植物生命的生动活泼。”

“不错。而且你的建筑不会影响风景美观。”大卫评论道。

“装在山丘顶上的太阳传感器将提供电。即使生活在一个山丘里的房子中，也可以不舍弃舒适和现代化。”莱奥波德强调说。

他向他们展示他理想房子的草图。它呈穹形，看上去实在宽敞舒适

。

莱奥波德一直在构思的乌托邦住宅，设计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大家都知道，像大部分印第安人一样，他在试图走出方型房屋的概念，融入圆形之中。一个山丘屋，假若不是墙更厚一点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大的圆锥形帐篷。

他们热情高涨，赶忙在电脑上加上这个新的建筑子公司。他们让莱奥波德画出他理想房子的立体综合图，以便人们能够观看并赞美它的优点，这第二个子公司命名为“蚁巢公司”。

轮到保尔到圈中了。

“我的想法是在昆虫产品的基础上建立一条食物生产线：蜂蜜、蘑菇，还有蜂胶、蜂王浆……我想从昆虫世界中提炼创造出不为人所知的风味和新的口味。蚂蚁从外壳上的蜜中制造出一种很像我们的蜂蜜水的酒。我的想法是造出多样化的蜂蜜水，让人发现其中的细微差别。”

他拿出一瓶，让他们尝了尝他的酒，大家都承认它确实要比啤酒或苹果酒好。

“它散发着甲壳分泌液的清香，”保尔确切地说，“我在学校的蔷薇中发现了它，让它跟酵母和在一块，在化学实验室的烧瓶中发酵了一晚上。”

“先要有一个蜂蜜水的商标，”姬雄一边说一边在电脑上忙着，“然后我们就联系把它卖掉。”

于是公司和它的食品线就叫“蜂蜜水”。轮到佐埃了。

“在《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中，埃德蒙·威尔斯表示蚂蚁们能够进行‘绝对沟通’，用它们的触角接在一块儿，一个把脑袋直接栖在另一个上面。这让我考虑了很长时间。要是蚂蚁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人类就不行呢？埃德蒙·威尔斯使人想到去生产人造鼻以装配人类的嗅觉系统。”

“你想建立一个人类费洛蒙对话？”

“对。我的主意是想制造这种机器。配上触角，人类就更容易沟通了。”

她借来朱丽的《百科全书》，给大家展示埃德蒙·威尔斯所画的奇

怪器官的草图：从两个连接在一起的锥体中伸出两根纤细而弯曲的触角。

“在技术学习课的实习场中，有制造这个东西所必需的一切：模子、合成树脂、电子元件……幸好学校有这种技术室，这样我们就能搞到一个配有高技术设备的车间。”

姬雄表示怀疑。目前，还看不到能够从中引出什么经济活动。因为佐埃的想法把乐队的其他成员都逗乐了，于是便决定给她一个叫“沟通的理论研究”的预算，以便她能够完善“人类触角”。

“我的方案也是没有收益的。”朱丽站到圈中央说，“它也与《百科全书》中写的一个奇怪的发明有关。”

她翻开页码向他们展示一个图解，一个有箭头指示的平面图。

“埃德蒙·威尔斯把这种机器称作‘罗塞塔之石’，大概是为表示对商博良的敬意吧，商博良（Champollion）这样命名石碑碎片，使他得以辨认古金字塔的象形文字。埃德蒙的机器带有蚂蚁的费洛蒙芳香分子，这样，就可以把它们转变成人类可理解的文字。同样，从相反意义上讲，它也可以把我们的文字翻译成蚂蚁的费洛蒙。我的主意是制造一台这样的机器。”

“你在开玩笑吧？”

“不是！从技术上讲，早就可以分解和再合成蚂蚁的费洛蒙了，只是，没有人对此感兴趣。问题是，现在对蚂蚁的所有研究都是以消灭它们、让它们远离我们的厨房为目的的，这就好像是把与外星人的对话研究委托给屠杀场一样。”

“你以什么做材料？”姬雄问道。

“一台质谱仪，一台色谱分析仪，一部电脑。当然，还要一个蚁巢。前两种仪器，我已在化妆品制造专业设备区中找到了。至于蚁巢，我在学校的花园里看到了一个。”

大家看上去却并不热情。

“蚂蚁革命当然要对蚂蚁感兴趣。”朱丽看着朋友们怀疑的神色坚持说。

姬雄认为他们的女歌手还不如保持她的革命领导人角色，不要在那

些难懂的研究中分散精力。朱丽试图以最重要的论据说服他们：

“也许对蚂蚁的观察和交流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我们的革命。”

他们都信服了。姬雄把第二个“理论研究”给了她。

然后轮到大卫。

“我希望你的方案能更快收益，而不像佐埃跟朱丽的那样。”那个韩国人说。

“蚂蚁美学、蚂蚁味道、蚂蚁建筑、触角对话和与蚂蚁直接联系之后，我的想法是创造一种像蚁巢一样的信息交互中心。”

“解释一下。”

“想象一个十字路口，所有的信息不管什么领域的都聚集在那儿，相互对照。目前我把它叫作‘问题中心’。其实，这仅仅是一个可回答所有人类能提出来的问题的信息服务器。这是与《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一样的观念：聚集一个时代的知识，再重新发配，使它能够被所有人利用。这也是拉伯雷、达芬奇和18世纪的百科全书撰写者所希望实现的。”

“又是一个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东西的好作品！”姬雄叹了口气。

“绝对不是！先等一下。”大卫反对说，“所有的问题都有价值，我们按照它的复杂性和找到它的难度来开价。”

“我不理解。”

“在我们的时代，真正的财富是知识。以前依次是农业、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现在是知识。知识本身就是原材料。在气象学上知识足够渊博、能预见下一年天气的人，能够直接指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种植蔬菜能够获得最大收成；懂得在哪里建立工厂、以最少的开支生产出最好产品的人能赚更多的钱；懂得罗勒大蒜浓汤烹饪法的人能够开一家赚钱的餐馆。我的建议是建立万象数据库。我希望它能够回答人类所能提出的任何问题。”

“罗勒大蒜浓汤和什么时候种蔬菜？”纳西斯嘲讽道。

“对，还没完。‘最确切那是什么时候？’这个问题价钱不贵，‘点金石的秘密是什么？’的价钱则要贵多了。我们将全方位做出答复。”

“你就不怕泄露那些不能公开的秘密吗？”保尔问道。

“当人们不准备去听或去理解一个答案的时候，它对我们就没有什么用处。假若我现在就给你点金石或圣杯的奥秘，你也不知用它来干什么。”

这个回答足以使保尔折服。

“那你怎样才能回答一切问题呢？”

“应该组织起来。我们能够连通所有日常信息资料库、科学资料库、历史资料库、经济资料库等等。我们同样可以利用电话向调查研究所、老智者征求答复，向私人侦探所、向整个世界的图书馆求援。实际上，我的意思是要巧妙地利用一下已经存在的网络和信息库，以建立一个知识十字路口。”

“太好了，我赞成开这个‘问题中心’子公司。”姬雄宣布，“我们把学校最大的硬盘和最快的调制解调器给他。”

轮到弗朗西娜到圈中央了。听了大卫的方案后，她似乎不可能再拿出更有价值的东西了。而弗朗西娜看上去很自信，好像她把最好的留在最后似的。

“我的方案也是与蚂蚁有联系，它们对我们来说是些什么呢？一个四边形的小不点儿，所以我们毫不留意。我们不去哀叹它们的死亡。对于它们的首领、它们的法律、它们的战争、它们的发现，我们一点也不了解。但是，我们很自然地就被蚂蚁吸引，因为，从孩提时起，我们就知道，对它们的观察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你到底想说什么？”姬雄问，他唯一的担心是：这个想法能否创立子公司？

弗朗西娜接着说下去：“像我们一样，蚂蚁在遍布马路和小道的城里生活。它们懂得农业。它们懂得群体战争……它们的世界跟我们一样，只是要小得多而已。”

“是的，但它跟方案又有什么关系呢？”姬雄不耐烦了。

“我的想法是建立一个更小的世界，我们观察它，从中得出实用教训。我的方案是建立一个虚拟信息世界，在那儿安置虚拟的居民、虚拟的自然、虚拟的动物、虚拟的气象、虚拟的生态圈，使那儿发生的事情

相似于我们的世界。”

“有点像‘进化’游戏？”开始有点领悟的朱丽说。

“对，只有在‘进化’中居民们才做游戏者要求他们做的事情。我则希望把这种相似性推得比我们的世界更远一点。在‘下世界’——这是我给我的方案所定的名字，居民们将完全自由、自治。朱丽，你还记得我们关于自由主宰的谈话吗？”

“记得，你说这是上帝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爱的标志，他让我们去做傻事情。你还说这比一个专横的上帝要好，因为这样可以让人知道，人是否在设法端正自己的举止，人是否能够自己找到好道路。”

“正是这样。‘自由主宰’……上帝对人最好的爱的标志就是：他的不干涉。我希望能给我的‘下世界’居民提供同样的东西。自由主宰。他们不要任何人的帮助，自己决定自己的进化。这样，他们就将真正像我们一样。我把这个自由主宰的主要观念推广到所有的动物、植物和矿物上去。‘下世界’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我相信，这样它就会类似于我们的世界。也正是通过这样对它的调查，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确切的信息。”

“你是想说，与‘进化’游戏相反，没有人会指引他们该做什么事情？”

“没有人。我们只是对他们进行观察，除了把东西引进到他们的世界，以便看他们怎么反应以外。模拟的树木独立生长。模拟的人本能地采摘它们的果实。模拟的工厂合乎逻辑地制造模拟的果酱。”

“……然后又被模拟的消费者吃掉。”佐埃继续激动地说。

“那与我们的世界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时间。那里比这里要快10倍。这样就使我们可以观察到整个‘宏观现象’。有点像是在观察我们加快的世界一样。”

“那经济效益在哪儿呢？”姬雄焦急了，总是在为能否盈利而不安。

“效益无穷啊，”已经看透弗朗西娜方案所有蕴涵的大卫说，“我们可以在‘下世界’中试验一切东西。想一想，一个信息世界，模拟居民的一切行为都没有事先规划，而是自由地源于他们的精神。”

“还是搞不懂！”

“假若想知道公众是否对一种洗衣粉的品牌感兴趣，只要把它放到‘下世界’中，就能知道人们是怎样反应的了。模拟的人们会随意地选择或拒绝这种产品。这样就可以用比市场调研机构快得多的速度获得可靠得多的结果。因为我们不是以100个真实用户为样本对品牌进行测试，而是虚拟个体数以百万计的不同人群。”

姬雄眉头紧皱，思索这一项目的意义所在。

“要在‘下世界’进行测试的洗衣粉，你又怎么引入‘下世界’呢？”

“通过‘中介人’。也就是‘下世界’一些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人，工程师、医生、研究人员。我们把产品交给他们在‘下世界’进行测试。只有他们才知道他们的世界其实并不存在。‘下世界’的唯一作用就是帮上维度完成实验。”

大卫的“问题中心”对他们来说已经显得很难逾越。但弗朗西娜却做到了。现在，他们开始隐约看到了她的方案的广阔前景。

“我们甚至还可以在‘下世界’中测试整个政治。我们可以检验一下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生态主义……所产生的短期、中期、长期效果。我们将安排一种小人类，使我们能够节省自然大人类的时间，不会走弯路。”

现在，8个人都兴奋到了极点。

“弗朗西娜！”大卫欢呼道，“‘下世界’甚至还可以供应我的‘问题中心’呢。用你的虚拟世界，你肯定能找到答案解决所有我们用其他方式解决不了的问题。”

弗朗西娜带着异样的目光。

大卫在她背上捶了一下。

“实际上，你是把自己当成上帝。你彻头彻尾地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小世界，用跟宙斯与奥林匹斯山众神观摩这片土地一样的好奇去察看它。”

“也许，在我们这里，洗衣粉就已经是按高维空间意愿所做的试验。”纳西斯挖苦道。

他们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然后，笑声又变得不自然了。

“也许是吧……”弗朗西娜喃喃道，忽然走神了。

131.百科全书

厄琉西斯游戏：　　厄琉西斯游戏的目的是找到……它的规律，每一局至少需要四个游戏者。事先，游戏者中的一个叫“上帝”的人创造出规则，并把它写在纸上。这个规律是一句叫“世界规则”的句子。然后把两副52张的纸牌发给游戏者，直到发完为止。一个游戏者出一张牌，宣布“世界开始存在”。游戏便开始了。那个叫“上帝”的游戏者指出“这张牌好”或“这张牌不好”，那些坏牌便被放到一边，好牌则排成直线连起来。游戏者观察被上帝接纳的牌，在玩的过程中努力找到这种支配选择的逻辑。当有人以为找到了游戏规则时，就举手宣布为“先知”，然后他便代替上帝的位置，向其他人指出所出的那张牌是好还是坏。上帝监督先知，假若先知搞错了，就要被免职。假若先知连续10次成功地做出正确回答，就解释他推断的规则，其他人则拿它与写在纸上的规则相比较。假若两个相吻合的话，他就赢了，要不然，他就被罢免。假若104张牌都出完了，没有人找到规则，或所有的先知都搞错了的话，上帝就赢了。

但那条规律必须要容易发现才行。游戏的趣味在于一条规律想到容易，找到难。因此，“轮流出一张高于9点和低于9点或等于9点的牌”的规则很难发现，因为通常游戏者都把注意力放在花牌上和红黑的交替。像那些“除了第10、第20、第30张以外，必须得清一色红色牌”或“除了红桃7外所有的牌都行”的规则是禁止的，因为这样的规则太难揭穿了。假若世界规则是不可能找到的话，“上帝”就要被取消游戏资格。应该力求“一下子难以找到的简单”。什么才是赢的最好战略呢？每个游戏者都喜欢尽快地宣布自己为先知，尽管这样很冒险。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32.前进中的革命

103号公主弯下腰，看到一群一边在它前腿的爪子间觅食，一边朝一个冷杉的树墩窟窿走去的蜱虫。

“这些蜱虫对我们来说也同样小，大概就像我们对‘手指’一样。”它想。

它好奇地看着它们。它们淡灰的皮层纵向地裂开，布满了短窄的斑点和细小的沟壑。103号公主俯下身子，看着5000个欧利巴蜱——它认得——在跟300个伊拉尼得蜱打架。103号公主出神地看了一会儿。那些欧利巴蜱尤其引人注目，它们的爪子到处乱抓、脖子长毛的小壳虫，装备有钩子、锯子、尖刀、额剑等复杂武器，正投身于惊心动魄的战斗中。可惜的是103号没时间观察下去。谁也搞不清蜱虫们的战争、侵略、悲剧和暴君。谁也不会知道欧利巴蜱与伊拉尼得蜱间究竟是哪一个赢得了在大冷杉的第30条垂直裂纹中的那场小战争。也许，在另外一个裂纹中，那些提罗利夫蜱、硬蜱、戴芒桑多蜱或是锐缘蜱，正在为更令人激动的赌金而进行着更怪诞的战斗呢。但谁都不感兴趣。连蚂蚁也是，连103号也一样。

对它来说，它只对庞大的“手指”感兴趣，然后是它自己。这就够了。

它又上路了。

在它周围，“手指革命”纵队不断壮大。火灾之后不过才33只昆虫的队伍，很快就发展到有100只不同种类的昆虫。火盆的烟非但没使它们害怕，反而引起了它们的好奇心。它们都来看久仰其名的火，听103号讲历险的故事。

103号公主照例问新来者，是否看到一个气味护照符合24号特征的雄性蚂蚁，可是谁也不去想这个名字。大家都只想看火。

“可怕的火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魔鬼被囚在石块中，显得昏昏沉沉的。但甲虫妈妈们还是没有少叫

它们的小子不要靠近，太危险了。

因为火盆很重，于是对外联络专家14号建议让蜗牛来搬运。它设法说服一个蜗牛，让它明白，背部暖和一点对健康很有好处。蜗牛接受了，倒不是其他原因，而是因为怕蚂蚁。5号很满意，提议其他蜗牛以同样的方式搬运食物和火盆。

蜗牛是一种慢吞吞的动物，以越野见长。它的移动方式真是奇怪。它用垂涎润滑地面，然后在这样创造的溜冰场上滑行。那些总是看也不看就把它们吃掉的蚂蚁，直到那时都并未发觉这些动物没完没了地在流口水。

当然，那些物质给跟在后面的蚂蚁带来了一个问题，它们陷在里面不知所措，于是不得不分成两队，在垂涎线的两侧前进。

这个有猩红、冒烟的蜗牛的队伍很是引人注目。这些大部分是蚂蚁的昆虫从矮树丛里走出，晃动触角警惕周围，腹部折叠准备随时开火。这个碎石子高度的世界可不太平。为解答一个宇宙之谜而一起上路的想法，使一些在外面漂泊而又烦腻不堪的探险者和一些年轻放肆而又好战的兵蚁兴奋不已。

它们的数量从100增加到500。“手指革命”像大部队会师一样。

唯一令人惊讶的是公主的郁郁寡欢。虫子们都不能理解居然会有蚂蚁对一个单独的个体24号如此牵挂。但10号对传奇故事还记得相当清楚，它解释说这也是一种“手指”式的典型病：相思病。

133.美丽的一天

朱丽跟她的同伴们一起，全身心地为小革命的建设忙碌，品味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看到她的个人灵魂放大为一种集体灵魂，她仿佛突然解开了一个奇特的秘密：灵魂并不局限于身体的牢笼，智慧并不限制于头颅的洞穴。只要朱丽把她的灵魂从头脑中放出来，变成一块不断增大的光亮之布，在她周围舒展开就行了。

她的灵魂可以笼罩整个世界！她永远知道，她不仅仅是一个装满原子的大口袋，而且她还能够从中体会对这种灵魂的无穷力量之感……

同时她也体验到了第二种强烈的感觉：我个人微不足道。在“蚂蚁革命”队伍中放大、实现，然后把她的灵魂向世界舒展，她的个体对她来说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朱丽·潘松似乎只是她跟着活动的一个外部人物，好像与她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是众多生灵中的一个生命。她不再有整个人类命运所包含的唯一的、悲剧的一面。

朱丽觉得轻飘飘的。

她活着，她会死掉。美丽、易逝而又乏味。然而，她的灵魂可以穿越整个时空，像一块无尽的光亮之布一样飞腾！这是一种永恒的学问。

“你好啊，我的灵魂。”她轻轻地说。

但因为她没有准备好去控制这样一种感觉，她的大脑像其他人的一样，只调动10％的容量，所以她又回到了她头颅的狭窄套间里。那儿，她的光亮之布保持沉静，在头颅深处被揉得像纸巾一样。

朱丽搬着桌凳，系着帐篷绳，打着小木桩，与女骑士们打招呼，跑去帮助其他革命者弄平衡搭架，喝一点点蜂蜜水使自己的肚子暖和起来。她边干活边哼着曲子。

她的额头和嘴上冒出了滴滴汗珠。当嘴上的汗流到唇上时，她便一下子吸了进去。

那些“蚂蚁革命者”在建造展示他们方案的摊位中度过了占领学校的

第三天。他们原想把它们搬到教室去的，但佐埃说把它安置在下面操场的草坪上，靠近帐篷和平台，会显得更有利于迎接四方宾客。这样，所有的人都可以参观、参与。

一个帐篷、一台电脑、一根电线、一根电话线就足以建立一个可存活的经济细胞。

感谢电脑！几个小时中，八个方案的大部分都准备好可以运作了。

在建筑展台上，莱奥波德展示着一个用粘土做成的理想住宅三维模型，并且解释说住宅能像蚁巢一样通过地面和墙体之间冷热气流循环来调节热量。

大卫的“问题中心”展台上摆着一架大屏幕电脑和一个储存集中信息、正嗡嗡作响的大硬盘。大卫忙着示范讲解他的机器和网络。人们自告奋勇地要帮他建立信息寻觅触手。

在“蚂蚁革命”有限公司展台上，姬雄正在理顺革命者的热情，散布着他们活动的信息：世界各地已经有几所学校、大学甚至兵营乐意在各自的机构里面组织同类的试验了。

姬雄向他们传授了三天以来所得的经验：先由庆祝节日开始，然后便利用信息工具成立有限公司并创立子公司。

姬雄希望“蚂蚁革命”在地域上展开的同时，也要以新的创举来丰富自己。另外，他又向每一个外部的“蚂蚁”建议在行动上仿效他们。

韩国人提供了布置平台、帐篷、火堆的平面图。他还特意展示了他们革命的象征：蚂蚁、“1＋1＝3”的箴言、蜂蜜水、厄琉西斯游戏的做法。

在“时尚”展台上，纳西斯被做模特或做裁缝的女骑士们围着。一些人展示着绘有昆虫装饰的服装。另外一些人则按设计师的指示在白床单上画着。

佐埃在远一点的地方，她并没有多少东西展示，但她解释着她那人与人之间纯粹交流的蓝图和她那触角鼻的想法。刚开始时，大家都笑了，但很快便都听她讲了起来。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在为从来没有一次跟哪一个人做一次真正的沟通而感到遗憾。

在“罗塞塔之石”展台上，朱丽建立了她的蚁巢。志愿者帮她在花园

里深深地挖了个大洞，以便获得整个蚁巢，连同蚁后在内。然后朱丽把它放到一个直接从生物实验室里拿来的鱼缸里面。

消遣也并不少。乒乓房里的乒乓台就留在那儿，比赛接连不断。语言实验室有录像设备，被用作电影院。再远一些，大家在玩着从《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中学来的厄琉西斯游戏。它找规则的目的很有利于发展想象力，很快就成为了他们的吉祥游戏。

保尔准备了尽可能好的午餐，他为自己的杰作沾沾自喜。“吃得越好，革命者的动力就越大。”他解释说。他决心要让以后的导游把“蚂蚁革命”作为美食胜地，而与其他革命区分开来。他亲自在厨房里管理菜肴的准备，用蜂蜜创造出新的口味。油炸蜜、奶蜜、沙司蟹。他尝试着所有的组合。

储存室中还有面粉。保尔说既然不能出到面包店买面包，那“蚂蚁革命”就可以自己做面包。战士们拆下一扇小墙，用砖头建起了一个面包烤炉。保尔管理着为他们提供新鲜蔬菜与水果的菜园和果园，甚至不惜把它们全面封禁起来。

在他的“美食”展台上，保尔向他的听众说，要想找到美味的食物，那就应该相信他的嗅觉。看到他在嗅他的蜜汁和蔬菜，别人便知道那样的食物一定会成为上等品。

一个女骑士来告诉朱丽，有个叫马赛·沃吉拉的当地记者，打电话来要求跟“革命首领”谈谈。她告诉他说没有什么首领，但是朱丽可以作为发言人，因此他要求对朱丽做一次采访。她拿起电话。

“你好，沃吉拉先生。接到这个电话，我感到很惊讶。我想你不了解情况时会说得更好。”朱丽顽皮地说。

他回避道：

“我想知道一下游行者的人数。警方告诉我说有100个人关在一所学校里面，阻碍了学校的正常运行，我想了解一下你估计的人数。”

“你会把我给你的数字和警方所说的平均起来吗？没用的。告诉你吧，我们刚好是521人。”

“你们提倡左倾主义？”

“根本不是。”

“那么是自由主义？”

“也不是。”

电话那一头的那个人好像火了：

“人只可能是左派或是右派。”他说。

朱丽懒得跟他说了。

“你好像除了两个方向以外就不会再思考了。”小女孩叹了口气，“人除了往左或往右就不走了吗？人还可以往前或往后啊！我们，是在往前。”

马赛·沃吉拉斟酌着这个回答，她所说的并不符合他已经写好的。他感到失望。

在朱丽旁边听着的佐埃抓起话筒：

“假若要我们加入一个政党的话，那还必须先把它创造出来才行，并称之为‘进化论者’党，”她告诉他说，“我们提倡的是人类进化得更快一些。”

“哟，这正是我所想的，你们是左倾主义者。”那个地方记者放心地作出结论。

然后他便把电话挂断了，为自己的又一次先见之明而沾沾自喜。马赛·沃吉拉是一个纵横填字字谜的发烧友。他喜欢把一切都纳入格子里。对他来说，一篇文章仅仅是一个已经准备好的表格而已，几乎可以把各种变化不定的素材都嵌到里面。这样，他拥有一系列的表格。一个是给政治文章的，一个是给文化素材的，一个是给社会新闻栏的，还有一个是给示威运动的。他开始打他已经准备好题目的文章：《一所高度监管的学校》。

受到这次谈话刺激，朱丽居然奇怪地想吃饭。她来到保尔的展台上。他为了不受平台上的噪音干扰，已搬到东边去了。

他们在一起谈五种感觉。

保尔认为人类只用单一的视觉，就能够把80％的信息传送到脑中。这样造成一个问题：视觉一下子把自己变成专政的感觉暴君，而把其他的感觉都简化得只能勉强将就着度日。为了让她相信，他用薄绸扎住她

那双明亮的灰眼睛，然后让她判定他的芳香管风琴所发出的气味。她很乐意地准备好做这种游戏。

她轻易就认出了像百里香或薰衣草之类的简单气味，又皱起鼻孔叫出了炖牛肉、旧袜子和老皮革的名称。朱丽的鼻子苏醒了。她继续蒙着眼睛辨出了茉莉、香根草和薄荷的气味。她甚至小有成就地成功鉴别了西红柿的味道。

“你好啊，我的鼻子。”她叫道。

保尔告诉她说，像音乐、色彩、气味这些东西都是由于震荡而被人辨别出来的。他建议她还是把眼睛蒙上，检验一下味觉。

她测试那些很难鉴别味道的食物。她用已经兴奋起来的味觉器官努力去辨别。其实也只有四种味觉：苦、酸、甜、咸，然后是鼻子提供的所有香味。她跟随着那口中食物的运行。它被管状壁的蠕动推动着，滑进了食管，随后又到达胃里，那里各种各样的胃汁正等着它进行工作。她笑了起来：能够把它吸收进去，她感到非常惊讶。

“你好啊，我的胃！”

她的身体因为吃了东西而感到幸福起来。她的消化系统引起了她的注意。它已经被囚禁很长时间了。朱丽觉得自己像食物狂一样。她知道，她的身体还在牢记着她的厌食发作。从此以后，只要有一丁点的食物，它也要紧紧抓住，害怕重被剥夺。

现在她在听着它，糖块和脂肪食品好像尤其让她的身体欣喜若狂。保尔叫她蒙上眼睛，然后把蛋糕递给她：甜的或咸的、巧克力的、葡萄的、苹果的或是橘子的。她每次都在倾听她的舌突，叫出她所辨别出的食物的名称。

“当人不去利用它时，器官就麻木了。”保尔说。

然后，因为她的眼睛还是蒙着绸布，他便去吻她的嘴。她跳了起来，犹豫了一下，最终把他推开。保尔叹息道：

“对不起。”

朱丽解开绸带，几乎比他还要尴尬：

“没什么。别怪我，但这个时候我没有那种心思。”

她走开了。

目睹这一幕的佐埃紧跟着她：

“你不喜欢男人吗？”

“我一般讨厌肌肤接触。假若能够取决于我的话，我会装上一个巨大的缓冲器。提防那些动不动就抓住你的手或搂住你的肩膀的人，更不用说所有那些认为必须贴面问好的人。他们把口水喷在你的脸上，而且这……”

佐埃又向朱丽问了几个关于性的问题。听到如此娇小可爱的她，19岁了居然还是个处女，不禁惊讶万分。

朱丽向她解释说，自己不想跟人发生性关系，因为她不想像父母那样。对她来说，性，是向成对、然后结婚、最终过老资产阶级生活所迈出的第一步。

“在蚂蚁当中，有个特别的等级——无性蚁。它们，谁也不会去打搅它们，而它们也不至于过得更糟。没有谁整天唠叨、羞辱它们为‘光棍汉’和‘老处女’。”

佐埃噗地笑了出来，搂住她的肩膀：

“我们又不是昆虫，不一样的。在我们这儿，没有什么无性者。”

“以后会有的。”

“问题是，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认知：性并不只是繁殖，它也是一种快乐。人做爱时会得到快乐，也会使对方快乐。人在交换快乐。”

朱丽怀疑地噘噘嘴。目前，她还没觉得有必要跟人成对，更没必要跟人作肌肤接触，无论是谁。

134.百科全书

反独身方法：　　直到1920年，在比利牛斯山脉中，一些村落的农民还以一种直接的方法解决配偶问题。每年都有一个叫“成婚夜”的晚上。那天晚上，人们把所有已满16岁的男孩和女孩都聚集起来。人们设法让男孩女孩的数字刚好一样。山村将举行大型的露天宴会，所有的村民都尽情地吃着、唱着。到了一个既定时刻，女孩们便提前先走了。她们跑到灌木丛中藏起来。然后，像玩捉迷藏一样，男孩们离开去捕捉她们。第一个发现女孩的便把她占为己有。当然，最漂亮的是最受欢迎的，并且，她们没有权力拒绝第一个把她们捉出来的人。

然而，首先发现她们的并不一定是最漂亮的男孩，而总是那些最快、最眼尖、最机灵的。其他人则只好满足于那些没那么漂亮的女孩了。因为没有女孩子，男孩是不允许进村的。假若一个较慢或是较不机灵的男孩拒绝接受一个丑女孩而空手回来的话，他就会被逐出村落。

幸好，夜越深，黑暗就越对那些不那么漂亮的女孩有利。

第二天便结婚。

这些村里几乎没有光棍和老处女，这也用不着多说了。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35.借助火和大颚

现在“手指革命”蚂蚁的长队伍已经聚集了30000只个体。

它们来到耶蒂贝那岗城前。这个城市拒绝让它们进去。“手指革命者”想放火烧掉这个敌意的蚁巢，但看样子却行不通，因为那个城市盖着一个烧不着的青叶子顶。103号公主决定利用一下周围的环境。城市上面是一个带有块巨大岩石的悬崖。只好用杠杆把这块大圆石抛到城上去了。

最终石头动了，摇晃着正好落到柔软的叶子顶上。这是掉到一个具有十万多居民城市头上的最大、最重的炮弹。

城中居民只好交出巢穴，或者说起码得交出巢穴。

晚上，在压扁的城市里，当革命者吃着东西的时候，103号公主还在讲着“手指”的奇风异俗。10号做着芳香的记录：

形态：

“手指”的形态不再进化了。

而青蛙，100万年的亚水栖生活使它的腿末端变成了棕榈叶形，这样就可以更好地适应水中生活。“手指”则通过假蛙形鞋解决了这个问题。

为了能够适应水，它们制造了可以随意戴上或拆下的蛙掌。

这样，就用不着花上100万年等长出了自然蛙掌再在形态上去适应水。

为了适应空气，它们便模仿鸟儿制造出飞机。

为了适应冷热，它们便制造出衣服来代替皮毛。

以前一个物种要花上几百万年才用自己的身子造就出来的东西，“手指”却以几天时间，仅用周围的材料就人为地制造出来了。

这种技巧最终取代了它们的形态进化。

我们蚂蚁也是，很长时间都没有进化过了。因为我们也可以不只通过形态进化，而通过其他办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外形几百年来都是一个模样，这证明了我们的成功。

我们是一种成功的动物。

而其他的一切生物都要屈服于自然的选择：捕猎、气候、疾病，只有“手指”和蚂蚁在这种压力下没有屈服。

我们的社会制度，使我们双双成功了。

我们所有的新生儿几乎都可以活到成年，并且我们的平均寿命在延长。

然而，“手指”与蚂蚁都碰到了相同的问题：它们都不再去适应环境，而是要让环境去适应它们。

它们应该去寻求一个最舒适的世界。从此以后，重要的不再是生物学问题，而是文化问题。

远处，火技师们仍在做着实验。

5号试图借助做拐杖的分叉树枝，用两条腿走路。7号继续描绘着它的壁画，它塑造着103号的历险和它发现“手指”的故事。8号试图借用小树枝和编叶架制造出砾石平衡杠杆。

讲“手指”讲了这么长时间，103号公主感到累了。它又想起了24号想写的传说：《手指》。现在，王子已经在火灾中遇难，蚂蚁们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这第一部蚂蚁小说诞生的那一天了。

想以两条腿走路的5号又一次摔到地上后，折回到103号那儿，说艺术的问题在于，它太脆弱了，而且难以带走。不管怎么说，24号用来完成它小说的卵很难远距离搬运。

“我们应该把它放在蜗牛上。”103号说。

5号提醒说，蜗牛有时会吃蚂蚁的卵。它认为，应该创造出一种轻便、可搬，最好又不能被腹足纲动物食用的蚂蚁浪漫艺术。

7号拿起一片叶子，开始画一幅新题材的画。

“这个东西也是不能一直携带的。”发现艺术障碍问题的5号对它说。

两只蚂蚁斟酌着。突然，7号有了个主意：划痕。为什么不用大颚尖直接在蚂蚁们的外壳上画上图案呢？

这个主意使103号高兴极了。它知道，实际上“手指”也有一种这样的艺术，它们叫作“文身”。因为它们的皮肤很柔软，所以它们不得不刺上一种颜料。而对蚂蚁来说，只要用大颚尖在壳上划出痕迹就行了，就像一块琥珀一样。

7号立即想在103号外壳上划痕，但在成为年轻的公主之前，103号曾是一个老探险家。它的甲壳早就被划得伤痕累累，很难再在上面辨别出什么东西了。

因此它们决定唤来16号——队伍中最年轻的蚂蚁。至少它有着完美的甲壳。于是，7号专心致志地用它右边的大颚尖作刻刀，避开它的头部，着手切出图案。它的第一个想法是描绘一个火焰中的蚁巢。它把它画在年轻贝洛岗蚁的腹部。那些条痕如纹理般组成长长的涡形曲线。那些目睹整个过程的蚂蚁们更感兴趣的是雕刻的轨迹，而对火焰的形状细节反倒并不怎么在意了。

136.马克西米里安在家里

马克西米里安把玻璃鱼缸里的死鱼弄了出来。最近这两天，他肯定不会再这么忙了，那些鱼萎蔫了，又一次以这样的最坏方式谴责他。“这些鱼缸里的鱼，杂交而来，仅仅从美学角度进行了筛选，也真够脆弱的。”他自忖还不如选择一些野种，也许没这么漂亮，但却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抵抗力。

他把当天的死鱼扔进垃圾箱，回到厅里去等着开饭。

他拿起一本放在长沙发上的《枫丹白露号手报》。最后一页，有一篇署名马赛·沃吉拉的文章，题为：《一所高度监管的学校》。他立刻担心这个记者报道的并不是那儿发生的真实情况。不会，这个忠实的马赛·沃吉拉很是忠于职守。他讲的是左倾主义、小流氓和临近居民对晚间喧闹的抱怨。文章还插有一幅小小的照片，一张肇事者头头的肖像，文字说明是：“朱丽·潘松，歌手及造反者。”

造反者？很漂亮嘛！警察想他从来没有注意过，但加斯东·潘松的孩子确实漂亮。

家人来到饭桌前。

菜单：首菜是黄油蜗牛，主盘是蛙腿米饭。

他斜睨了一下他老婆，突然发现她的一切举止都让人受不了。她吃的时候小指上翘，又不停地笑着，不停地盯着他看。

玛格丽特得到允许，打开电视。

423频道。天气预报。很多大城市的污染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指标，人们在叹息着呼吸问题的同时，也抱怨着所受的视觉刺激。政府预备针对这一问题在议会中展开讨论，在此期间，则已成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一个报告将对……

67频道。广告。“吃酸奶！吃酸奶！吃酸奶！”

622频道。娱乐。这里是“思考陷阱”节目，还是6根火柴与8个等边

三角形之谜……

马克西米里安从女儿手中夺过遥控器，把电视关掉。

“啊，不要！爸爸。我要看看拉米尔夫人能不能解答6根火柴拼成8个等边三角形的谜底！”

家长并不让步。现在他紧握着遥控器，在所有的人类家庭细胞中，做王的都是权力持有者。

马克西米里安叫女儿不要再玩盐盅，又叫他老婆不要老是大口大口地吞东西。

一切都让他恼火。

当他老婆建议他再吃一块她发明的金字塔形餐后点心时，他再也受不了了。他情愿离开饭桌，躲到办公室里去。

为了保证不受到打搅，马克西米里安关上门。

“马克·亚韦尔”一直开着，只要按一个键就能回到《进化》游戏中，继续与外来部落作战。那些人已经在危及他最后的、但却仍然繁荣昌盛的蒙古文明了。

这次，他在军队上下了所有的赌注。他一点也不在农业上、科学上、教育上或娱乐上投资。除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一个专政的政府以外什么也没有。令他惊奇的是，这种选择产生了一种有趣的效果。他的蒙古部落从西向东，从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脉到中国，征服了途经的所有城市。从农业上得不到的食物，他们用掠夺得到了。他们可以把被征服城市的图书馆占为已有，从中得到自己没为之献身的科学。至于教育，则再也没有什么必要了。总之，在一种军事专政下，一切都运转得又快又好，他用能够有效征服整个行星的四轮马车和弩炮一直发展到1750年。哎呀，当他正想从专政阶段转向英明的君主制度时，一个城邦中爆发了一场暴动。政权没有交接好，他控制不住形势，暴动蔓延到了其他城市。

一个很小，但却民主的邻国，从此便轻而易举地侵入了他的文明。

突然屏幕上出现了一行文字：

“你在开小差。什么事在烦你啊？”

“你怎么知道的？”

电脑通过扬声器说：

“从你敲打我的键盘时的方式看出的。你的手指常常一下子敲了两个键。我能够帮你吗？”

局长惊讶了：

“一台电脑怎么能帮我制服一所学校里的造反派呢？”

“那……”

马克西米里安按了一个键。

“还是让我再玩一局吧。这是帮助我的最好方式。越玩我就越能理解我所生活的世界，理解那些选择对我的祖先们的限制。”

他决定来一次典型的苏美尔文明，他进展到了1980年。这一次，他维持着合乎逻辑的进化：专政制度、君主制、共和制、民主制，他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技术先进的强大国家。突然，在21世纪中期，一场流行性鼠疫造成了他人民的大量死亡。他没有注意料理居民卫生。特别是，他忘记了修建城市地下排污管道。缺乏有条理的地下排污系统，堆积如山的垃圾一下子成了细菌的温床，吸引来老鼠。

“马克·亚韦尔”指出说，没有一台计算机会放过这样一个错误。

直到此时，马克西米里安才想，在未来，把一台电脑作为政府的首脑会很有好处，因为只有它才能够不忘记任何的细节。电脑从来不睡觉。电脑没有什么健康问题。电脑没有性欲的骚动。电脑没有家庭也没有朋友。“马克·亚韦尔”说得对。电脑不会遗忘修建地下排污管道。

马克西米里安又开始以法国式的文明着手新的一局。他越玩就越怀疑自然人类。人性本恶，不可能长远地辨别出自己的利益，他们只是在渴望着即时的欢乐。

刚好，在1635年，他其中的一个城邦发生了一场大学生革命。这些家伙因要求不能马上得到满足而大跺其脚，就像小孩一样。

他派出一支镇压学生的军队，最终把他们灭绝了。

“马克·亚韦尔”惊讶地提醒他：

“你不喜欢你的人类同胞吗？”

马克西米里安从小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喝了起来。他喜欢一边消遣他的模拟文明，一边让喉咙体会清凉感觉。

他移动着鼠标，最终来到反抗者的最后几个小岛，革命最终给歼灭了。他建立了更强大的警察监督体系，又装上摄像机网络，以便更好地管理人民的一举一动。

马克西米里安看着他的居民来来去去、绕着圈子，就像在观察昆虫一样。最终，他回答了：“我喜欢人类，……不管他们怎么样。”

137.盛筵

渐渐地，革命成为一场有着无限创意的大杂烩。

在枫丹白露，八个倡导者有点被节日的规模弄得晕头转向了。平台、他们的八个展台、桌台像蘑菇一样在操场上到处都冒了出来。

这样，“绘画”“雕刻”“发明”“诗歌”“舞蹈”“信息游戏”展台都成了年轻革命者自发展示他们作品的地方。学校逐渐成了一个花哨的村落，里面的居民都以“你”相称，自由地在交谈、建设、检测、试验、观察、品尝，或者，仅仅是在休息。

在弗朗西娜的组织下，几千种不同类型的音乐都能够在平台上上演，不管白天黑夜，有经验或无经验的乐手们都从不间歇地利用它。而且，从第一天起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世界所有的音乐都在这里交汇。

这样，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印度西塔琴乐手参与到一队室内乐队里。一个巴厘人的打击乐队由一个爵士女歌手伴随着。一个日本舞伎在非洲“达姆达姆”鼓的节奏下跳起了蝴蝶舞。在中国西藏音乐背景下，一个舞蹈者跳起了探戈。四个戏剧班学员在新时代音乐下进行着击脚跳。当现成的器材不够时，他们便自己制造起了乐器。

他们把最好的曲目记下来，输送到信息网上去。但“枫丹白露革命”并不只满足于向外传播音乐，他们同样也接收其他“蚂蚁革命”的音乐。旧金山的、巴塞罗那的、阿姆斯特丹的、伯克利的、悉尼的或首尔的。

姬雄把数码摄像机装配到电脑上，接上国际信息网，成功地同几个国外的“蚂蚁革命”音乐家直接同台演出。枫丹白露奏打击乐、旧金山奏主吉他和伴奏吉他，巴塞罗那是人声，阿姆斯特丹是键盘，悉尼拉低音提琴，首尔拉小提琴。

各地的乐队都来到数字化高速公路上。美洲的、亚洲的、非洲的、欧洲的和澳洲的，一种混合的全球音乐展开了。

在四方形的学校中，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再有国界了。

学校里的复印机不停地运转着，复印着节目单（白天宣布的要事概况：乐队、剧团、展台等等，也有诗、短篇小说、论战文章、论文、革命子公司章程。甚至，刚刚还有一些朱丽在第二场音乐会时的照片，其中！当然还有保尔的美食菜单）。

被围者还在历史书和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些他们中意的昔日大革命家和著名摇滚乐手的肖像，把它们复印后贴在走廊上。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有：老子、甘地、彼得·盖布瑞尔、爱因斯坦、披头士乐队、菲利普·K.迪克、弗兰克·赫伯特和乔纳森·斯威夫特。

在《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后面的空白处，朱丽写道：

革命规则6：无政府状态是创造的源泉。解脱了社会压力，人们便能够自然而然地进行发明和创造，去追求美丽与智慧，彼此尽可能地进行交流。在一片沃土上，即使是最小的种子也能长成结出硕果的参天大树。

人们自发地在教室里组成辩论队。

晚上，志愿者们分发被褥。外面，年轻人二三两两地钻在一个被窝里，手握着手，分享着彼此的热情和温暖。

操场上，一个女骑士正演示着太极拳，解释说这种一千年前就已经有了的体操是模仿动物姿态而来的。这样模拟着，人们就更能去理解动物的性情。舞蹈家们从这种想法中得到灵感，模仿起蚂蚁的动作来。他们觉得这种昆虫的姿态太柔软了。它们的雅致富有情调，与猫和狗的完全不同。舞蹈者举起双手摩擦着，当作触角，创造出新的舞步。

“你要香烟吗？”一个年轻的观众把一支烟递给朱丽。

“不，谢谢。气体互哺，我试过了，这样会使我的嗓子不舒服。我只要看看这个大节目就足以融入进去了。”

“你运气真好，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就足以让你兴奋起来。”

“你说这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朱丽惊诧地说，“我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一个仙境。”

朱丽觉得在这个学校里建立一点秩序已是迫不及待的事了，否则革

命必定会自行毁灭。

应该对所有的这一切赋予一种意义。

年轻姑娘整整花了一个小时去探测用作费洛蒙交流的蚂蚁玻璃缸。埃德蒙·威尔斯曾说过，对蚂蚁举止的观察，能够帮助人去创造出一个理想的世界。

在玻璃缸里，她看到的只是令人恶心的小黑动物，它们似乎个个都在忙着“傻瓜”的事情。最终她断定也许自己在整条路线上都搞错了。埃德蒙·威尔斯也许只是象征性地说一说的。蚂蚁就是蚂蚁，人类就是人类，把比人小上几千倍的昆虫的规律贴到他们的身上是不可能的。

她走上楼，坐在历史老师的办公室里，打开《百科全书》，寻找另一个能够从中得到灵感的革命例子。

她找到未来主义运动的历史。1900至1920年，几乎到处都出现了艺术家运动。瑞士有达达主义者，德国有印象主义者，法国有超现实主义者，意大利和俄国有未来主义者。这些未来主义者是一些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他们的共同点是赞美机器、速度，普遍地赞美先进技术。他们相信终有一天人类会被机器拯救。未来主义者上演着戏剧，用化妆成机器人的演员来拯救人类。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之际，以马里内蒂为代表的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在鼓吹机器的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煽动下，加入了进行战争的意识形态。墨索里尼除了去制造坦克和其他用于战争的武器外，还能做什么呢？

接着超现实主义又引起了朱丽的兴趣，电影艺术家路易斯·布努艾尔，画家马克斯·恩斯特、萨尔瓦多·达利和雷尼·马格利特，作家安德烈·布勒东，都认为能够用他们的艺术去改变世界。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点跟他们八个人相似，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偏好的领域里行动着。然而，这些超现实主义者太个人主义了，他们很快就在内部引起争吵。

她发现60年代的法国境遇主义者是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们宣扬用戏言人生的方式进行革命，拒绝“戏剧社会”，坚决远离媒体活动。几年后，他们的领袖居伊·德波答应了他平生的第一次电视采访，接着便自杀了。境遇主义者真的一下子销声匿迹了。

朱丽把书翻到革命故事上去。

在近代暴动中，有一起是发生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的印第安人革

命。这次萨帕塔运动的领袖是副司令马科斯，他也是一位经常以幽默方式来完成英勇行为的革命者。然而他的革命是由很现实的社会问题：墨西哥印第安人的苦难和美洲印地安文明的毁灭引起的。但朱丽的蚂蚁革命却没有一点迁怒于现实社会的意思在里面。她的动机只是受不了死气沉沉的现状而已。

必须找点其他东西。她翻着《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跳出纯粹的军事革命范围，转到“文化革命”上去。

牙买加的鲍勃·马利（Bob Marley）革命、拉斯塔法里（Rastafari）革命跟他们的有点相似，两者都有音乐的因素在里面。假若再加上和平主义的讲演、令人心跳的音乐、滥抽的大麻香烟、神话中汲取的古老文化象征，那就更像了。但鲍勃·马利并没有寻求去改变世界，他只是想让他的信徒们缓解和忘记他们的好斗性和焦虑而已。

在美国，一些公谊会或是阿米什（amish）教徒倒是建立了很有趣的共存方式。但他们只是心甘情愿地从世界中脱离出来，在自己的道义上建立生命准则而已。总的说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能够真正合乎逻辑地运行的世俗团体只有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outzim）。朱丽对基布兹很有好感，因为它们建立了不流通金钱的村落，那里的门上没有锁，所有人都互助互救。但是基布兹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的所有成员都在种地，而这里却没有耕地，没有耕牛，也没有葡萄。

她凝思着，咬着手指甲，看着她的双手，突然心中闪过一道亮光。

她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它一直就在她的眼前，自己怎么就没有早想到呢！

要仿效的典范，是……

138.百科全书

活跃机体：　　谁也用不着去论证控制我们身体各个不同部分的完美和谐。我们的一切细胞都是平等的。右眼不会去嫉妒左眼，右肺不会去讨厌左肺。在我们的身体中，所有的细胞、所有的组织、所有的部分都只有一个目标：为整个机体更好地运转服务。

我们身体中的细胞成功地体验着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自由的，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一起活得更好。借助荷尔蒙和神经冲动，循环的信息快速地通过我们的整个身体，这样却只不过是为了传播到需要的地方去。

身体里面没有首领，也没有行政组织，没有金钱。仅有的财富是糖分和氧气，只有整个机体能够决定哪一个组织最需要。比如说，天冷的时候，人体便减少一点四肢末端的血，以增加到最重要的区域去。正因为这样，首先冻僵的总是手指和脚趾。

把我们整个宏观身体里发生的一切复制到具体的事情上去，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已受长期考验的组织体制典范。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39.贝洛岗之战

“手指革命”像攀缘的常青藤一样。现在昆虫的数量已经超过50000了。蜗牛担负着沉重的粮食和行李。在这个强大的游牧部落里，最流行的艺术潮流当然要算在胸廓上刻上火的图案了。

蚂蚁好像跟火灾一点一点地吞噬森林一样，幸好并不是把它摧毁，而仅仅是在推广对“手指”生活方式和潮流的认识。

革命蚂蚁来到一片刺柏平原上，那儿是上千只蚜虫的牧场。当它们追赶、用蚁酸猎杀蚜虫的时候，它们被突如其来的一种现象吓了一跳：一切声音都消失了。

甚至连蚂蚁最主要的交流方式嗅觉，在这种寂静下都木然无知了。

它们放慢了脚步。在一根草后面，它们难以置信地看到了它们的首都——贝洛岗的影子。

贝洛岗，母亲之城。

贝洛岗，森林中最大的蚁巢。

贝洛岗，最伟大的蚂蚁传说诞生幻灭之地。

看起来它们的故乡更高更大了。

在衰老中，古城膨胀了。这个生机勃勃的地方散发着几千种嗅觉信息。

甚至连103号也掩饰不住再次见到它的激动。这样，发生的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从这里出发，又重新回到这里。

它觉察到了几千种亲切的气味。当它还是个年轻的勘探蚁时，它正是在这些草丛中玩耍。沿着这些小路，它去追逐着春天。它微微颤抖着。另一个惊人的现象使寂静的感觉更强了：大都会周围的一切活动都不见了。

103号以前总是看到这些大道被摇晃着宝藏的猎手们挤满，出入口

处总是交通阻塞。然而，现在却连一只蚂蚁也没有。蚁巢毫无动静。蚁城妈妈好像并不高兴看到捣蛋的孩子回来，带着一个新的性器，一群亲火革命者和放在蜗牛上面的冒烟的火炭。

“我会解释这一切的。”103号朝无边的都城喊道。但太晚了：在金字塔的两侧，长长的两队士兵已经从后面出来了。公主望着，这两队长长的纵队好像是贝洛岗蚁。

它们的同胞赶来并不是为了祝贺它们，而是要拘捕它们。其实，在森林里散布使用禁忌的火和与高处的魔鬼结盟的“手指革命”蚂蚁已经靠近的通告并不需要很长时间。

5号看着敌人，不安起来。

敌方军团摆好阵形，用的是那种103号还很小的时候就不断接受灌输的战术：前面，将不断启动蚁酸发射的炮手；右翼，善于奔跑的骑兵部队；左翼是带有又长又锋利大颚的士兵；后面是照料伤病员、带短小大颚的战士。

103号和5号摇动着它们的触角，每秒12000振，以便仔细地辨别它们的对手。已方势单力薄。

它们仅仅是50000只各种属的手指革命者，而在它们对面的却是12万清一色的、身经百战的贝洛岗将士。

公主试图做最后一次调解。它响亮地说道：

战士们，大家都是同胞，

我们也是贝洛岗蚁啊。

我们到城里来告诉大家一个巨大的危险，

“手指”们要侵犯森林了。

没什么反应。

103号公主用触角指了指白色布告牌。它肯定地说那就是威胁的标志。

“我们想跟母亲谈谈。”

这次，贝洛岗蚁们的大颚都耸立了起来，声音就像钉耙打在小干木上一样。

联邦部队决定要进攻了，并不是谈判的时候。应该赶快制定出防御的战略。6号建议大家会集到右侧去进攻粗长大颚的士兵，它希望通过火制造出足够的慌乱，使这些笨头蠢脑的家伙惊慌失措，扭转武器加入它们自己这一边。

103号认为这种想法是好的，但用火炭来进攻骑兵军团这边一定会更有效。

紧急磋商。“手指革命”军的问题在于，它是由混杂的昆虫组成的，谁也搞不清在战争中它们会怎么反应。那些小得连用来交战的大颚都还没有长出来的虫子该怎么办呢？更不要说那些运输火炭、跑得那么慢的蜗牛了……当敌方蚂蚁铺天盖地地淹过来时，要乱方寸的恐怕是它们自己。

联邦军队毫不留情地向前推进，按等级和大颚的长度以及触角的灵敏度森严地排着队。看来它们还有援军。有多少？恐怕有几十万吧。

敌人逐渐靠近了，“手指革命”者知道，这场战争于己方没有什么优势。沿途中加入的昆虫，许多都情愿投降或逃走了。

敌军越来越近了。

随行的蜗牛过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它们目瞪口呆，吓得叫也叫不出来。蜗牛有25600颗尖小的牙齿，使它们能够撕碎生菜的叶子。

左撇子蜗牛——这一点可以在它们往右旋的甲壳上看出来——是最敏捷的。它们把触角举得很高，在末端露出它们像丘疹一样的眼球，用力敲打着它们的甲壳，把蚂蚁和那些毫无用处的物品甩下来，然后它们便逃离战场了。

敌人的第一排炮已经摆好架势了。它们组成紧密的一行，几乎毫无漏洞。那些腹部挺起来，发射出具有腐蚀性的滴滴飞弹，就像黄色导弹一样，落在革命者的第一线上。被击中的“手指革命”者都痛得扭曲起来。

第二排炮又已经取代了第一排，它们发射出来，至少也造成了与第

一排炮所造成的同样损伤。

对“手指革命”者来说，这简直就是大屠杀。部队后面的逃兵越来越多。它们对“手指”的兴趣终究还不足以让它们去与褐蚁联邦作对。

被酸液触及的蜗牛，惊惶若癫，向天空伸长了它们的脖子，转动着，露出它们小小的牙齿和突出的眼睛。当惊慌到这种程度时，它们就产生了双倍的涎沫，或许是为了能够逃得更快的反应吧。太靠近蜗牛的“手指革命者”被粘住了。有几只蚂蚁被蜗牛小得像针一样的植食牙齿紧紧咬住。

两支军队对峙着，像两只疲惫而又疯狂的庞大动物一样。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很平静。大家都知道，很快就要进行大肉搏了。

22万对不足5万，战争也真够壮观的。

一个敌方蚂蚁竖起一根触角，放出一种气味：

攻啊！

很快在几千个竖起的触角上发出战争的气味吼叫。

革命者用爪子紧紧抓住地面，以此承受攻击。

几百个敌方军团径直前冲。骑兵飞驰。炮手们急速前进。收割蚁昂首跑着，使它们长长的唇刀不至于互相干扰。小步兵踩在大步兵的身子上，把它们当作滚动的毯子，走得更快了。在这么多人马面前，地面动摇了。

两支军队眼看就要一触即发。

相撞了。敌方的前排大颚与革命者的前排大颚交织在一起。

第一次黑色之吻完成了，两军军团精疲力竭地瘫倒在地上，发出苦涩的微笑。出鞘之颚在脚林中向膝盖砍去。敌方军团如一阵旋风涌入革命者的第一道防线。

20个最强壮的“手指革命者”扛着一根烧着的小树枝，远远地向敌方骑兵们挥舞过来。这种方法当然在临近的蚂蚁中播下了害怕的种子，但却也难以弥补数量上的劣势。而且那些骑兵们也应该早已意料到并且等待着穿过森林运输来的火出现在战场上，因为它们很快就镇静下来，并且兴冲冲地绕过了长长的火矛。

乱成一团。发射。撕咬。恐吓的气味惊叫。大家抱成一团，要用小颚把敌人的甲胄撕碎，飞裂的甲壳质碎片掀开了水汪汪的活肉。心如刀割。苦不堪言。它们发出丰富的气味，用肮脏的语言相互辱骂。它们互相绊着脚，触角的关节交织在一起，脖子相向，瞪着眼睛，大颚也弯曲了，唇唇相吸。

一些蚂蚁杀红了眼，狂性大发，不分敌我一概格杀勿论。

无头的身子在战场上继续奔跑，更增加了大局的混乱。无躯之头一蹦一跳的，因为它们最终明白了战争的疯狂。但谁也不听它们的。

在一个小山丘上，15号更愿意甩动两条前腿去打别人耳光，就像是末端有爪子钩的鞭子一样。8号完全爆发了，它抓起一个敌人的尸体，在头四周转了几圈，然后便全力向一纵列骑兵掷去。8号认为终有一天弹射器能够普及这种壮举。它想再造功绩。但是几个敌方士兵已经把它征服，并把它撕得血肉模糊了。

有些蚂蚁躲在地面的小洞穴里，伺机偷袭敌人；有些蚂蚁在草丛中绕着圈子以便拖垮对手。14号想说服一个敌人进行对话，但却没有成功。16号被压在下面，尽管它有出色的约翰斯顿器官，但也分不清身处战场何方了。9号缩成球状，这样蜷着滚向一队敌人，把它们撞得站不住脚。它则趁它们还没有回过神来时一个个地切断它们的触角。没有触角，那些蚂蚁便不能再战斗了。

进攻的蚂蚁太稠密了。

一个家庭中的成员之间相互残杀，103号公主被这种情形惊呆了。不管怎样，在战场上已经变得如此阴郁的联盟军，或者说是对手，毕竟都是同胞啊！

但它们却必须赢得这场战争。

103号向12位同伴示意，让它们聚集到它身边。它向它们讲述了它的主意。全组蚂蚁立即来到最强大的革命军团中央，在它们的躯墙保护下，挖一条地道。它们中的三个扛着一块放在石匣中的火炭。为了离开战场，13只兵蚁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它们前面径直挖着。火的热量给了它们能量。它们用地磁场感觉器官判定方向，朝贝洛岗方向挺进。

它们上面，土地在交战声中震动着，它们用尽大颚的力量在地上挖着。有一阵子，火炭弱了下去，于是它们便停下来，赶快用触角在上面

扇着，好让空气稍微流通一点，以此救活它。

它们最终找到了一个疏松的区域，推开泥土，从一个走廊中走了出来。它们来到了贝洛岗城。它们很快就上了台阶。当然，有几个工蚁在这些蚂蚁经过时在思量它们到城里来干什么，但这些蚂蚁并不是兵蚁，保障城市安全不是它们的职责，所以不敢插手。

自从103号上次离开以后，城邦的建筑已经大大改变了。贝洛岗现在是个大都会，很显然，有许多蚂蚁在活动着。有一阵子，103号犹豫了，是不是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它又想起了它的“手指革命”同伴正在外面浴血奋战，自忖没有其他选择了。

它拾起一片干叶子，靠近火炭，直到叶子着起火来。然后它们用小树枝与火焰接触，用大颚把它们集合成一堆。很快，火灾便发生了。灾难立刻在小树枝做的屋顶上蔓延了。城内蚂蚁顿时惊慌失措。工蚁们赶忙到育婴室去救那些蚁卵。

快点，必须在被火灾困住之前逃脱。革命者们发现出口已经被工蚁们堵塞住了。于是，它们扔掉了火盆，匆匆往下走，回到它们挖掘出的地道。在上面，它们听到了奔跑的声音。

103号公主转身回来，把头像潜望镜一样伸出地面，透过敌人的肢腿观察事情的进展。贝洛岗蚂蚁正从战场撤离，跑去救火。

103号环顾四周，大火已经蔓延到整个城市的屋顶。呛人的烟，带着烧焦树木、蚁酸和熔化甲壳的怪味，在周围弥漫。

工蚁们已经从太平出口撤出了蚁卵。贝洛岗蚂蚁到处都在用唾沫或稀释的酸液试图浇灭火焰。103号从地里出来，告诉它的队伍，剩下所能做的就是等待，该轮到火去战斗了。

103号公主看着燃烧的贝洛岗。它知道“手指革命”只是刚刚开始而已。非得要通过大颚的力量和火焰的猛烈才行啊。

140.在理想的热情中

第五天早上，“蚂蚁革命”的旗帜仍然在枫丹白露学校的上空飘扬。

占领者们已经切断了每一小时都响一次的电铃，渐渐地，人家都脱下了手表。这是他们的革命事先没有料到的，准确地知道时间对他们来说已不是必不可少了。台上乐队或是独唱的变化已足以让他们知道日子在前进。

另外，很多人都觉得每一天都像一个月一样长。他们的夜晚则很短。从《百科全书》上看到的深入睡眠控制技术，使他们懂得了寻找准确的睡眠周期。这样，他们不用8个小时，而只要两三个小时便能从疲劳中恢复过来。没有一个人再觉得累了。

革命改变了每个人的日常习惯。革命者不仅抛弃了他们的手表，他们也除去了房门、汽车、车库、柜橱、办公室的重重的钥匙串，这里没有小偷，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好偷。

革命者也放弃了他们的私房钱，这里可以两袋空空到处乱逛。

同样，他们把身份证放到抽屉里面。所有的人都可以从长相或是从名字上认出来，没有必要说出姓氏来区分他的家族、说出地址来确定他的籍贯。

有的只是掏空的口袋。精神也一样。在革命者内部，人们用不着再为进门密码、信用卡号码等数字而烦忧，这些要人用心记住的号码，让人用不着5分钟就给忘个精光，成为流浪汉。

年轻人、老年人、穷人、富人在干活、消遣和娱乐时都一律平等。

革命不向谁要求什么。然而，大部分年轻人都从来没有这么忙乎过。

大脑一直被主意、图像、音乐或是新的观念煽动着。这么多的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九点钟，朱丽站到平台上，要宣布一个消息。她说终于找到了一个

革命能够仿效的典范：活跃机体。

“在身体内部，既没有竞争也没有内讧。我们所有细胞完美的共存证明，在自己内部，我们已经体验到了一种和谐的社会。因此只要在外部再现一下我们内部已有的东西就行了。”

听众仔细听着。她继续说道：

“蚁巢已经像和谐的活跃机体一样在运转了。正因为如此，这些昆虫们才会与自然融为一体。生命接受生命。自然喜欢像它那样的东西。”

年轻女孩指着操场中央的聚苯乙烯图腾说：

“那就是典范，那就是秘密：1＋1＝3。我们越寂寞，我们的意识就越能够觉醒，我们也就更能够从外部与内部进入自然的和谐中。从此，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这座学校转变成为一个完全活跃的机体。”

突然，一切对她来说都显得简单了。她的身体是一个小机体，学校被一个大一点的机体占据着，革命以信息网的形式在世界展开了，这是一个更大的活跃机体。

朱丽建议按照这个活跃机体的观念把周围的一切都重新命名。

学校的墙是皮肤，门是毛孔，合气道俱乐部的女骑士们是淋巴细胞，咖啡馆是肠子。他们的“蚂蚁革命”有限公司则是补充能量不可缺少的葡萄糖，帮忙管理市场财政的经济学教授则是这种葡萄糖的抗生素，信息网是向四周发散信息的神经系统。

那头脑呢？朱丽斟酌着。她想建立两个半球，直观的右脑是他们著名的“部落会议”，一个寻找新点子的创造议会。系统的左脑，是负责筛选右脑的主意并把它付诸实施的另一个议会。

“那谁能够决定哪些人有参加议会的资格呢？”

朱丽回答说活跃机体不是一个等级系统，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随他每天的心情任意选择参不参加议会。决议则通过举手通过。

“那我们八个呢？”姬雄问。

他们是奠基者，应该继续组成一个权力小组，一个另外独立思考的机体。

“我们八个，”年轻女孩说，“我们是皮层，两个半球来源的原始大脑。我们仍旧在咖啡馆的排演室里聚集起来进行磋商。”

一切都好了，一切都到位了。

“你好啊，我‘活跃的革命’。”她低声说。

操场上，所有的人都在讨论着这一观念。

“现在我们到健美室里召开我们的创造议会。”朱丽宣布说，“想来的就来。好的主意马上就提交到实施议会上，转变成‘蚂蚁革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有一大群人。人们吵吵嚷嚷地席地而坐，互相传递着食物和饮料。

“谁先开始？”姬雄一边问，一边放好一块大黑板，以便在上面记录点子。

好几个人都举起了手。

“看了弗朗西娜的‘下世界’，我有了个主意，”一个年轻的男子说，“我想制作出一个几乎与之相类似、但又能把时间加速度的项目。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在很远的将来，我们的进化大体会是什么样子，去考虑不再犯错误。”

朱丽插话说：

“埃德蒙·威尔斯在他的《百科全书》中提及类似的东西，他把它叫作‘VMV研究’，即‘最少震荡的道路’（Voie de Moindre Violence）。”

年轻男子来到黑板前。

“VMV。最少震荡的道路，为什么不呢？要想描绘它，只要画一张包括人类未来一切可能走的轨道的大图表，并且研究它们短期、中期、长期的结果就行了。目前，人们只是在预测总统5年或7年任期期间的问题。但是我们却必须得研究未来200年，甚至500年的进化，以保障我们的孩子有更好的未来，至少要使未来尽可能少一点愚昧。”

“你是要求创建一个测试未来可能性的项目？”姬雄概括说。

“是的，一个VMV。假若加重税收会怎样，假若禁止在高速公路上时速超过100公里，假若允许使用麻醉品，假若让小职业自由发展，假若为反专政而进行战争，假若废除行会主义特权……又会怎样。用来进

行测试的想法其实并不缺！关键在于及时对不良后果或意外的结果进行研究。”

“能行吗，弗朗西娜？”姬雄问。

“在‘下世界’里是行不通的。那儿的时间过得太慢了，没法做这种试验。对时间流逝这个因素，我是无能为力的。但利用‘下世界’的手段，我们可以想象出另外一个相似世界的项目。我们就把它叫作‘VMV研究项目’吧。”

一个光头男子插了进来：

“假若没有办法实行，发现了理想的政治又有什么用呢？假若我们想要改变世界，实现我们的想法，我们还必须得依法获得权力。再过几个月就要进行总统选举了。行动起来，推举出一个‘进化论党’候选人。他的纲要将由VMV项目得到巩固。这样，我们将成为第一个提出符合逻辑的政策的党派，因为它是建立在可能的未来的科学观察上的。”

在政治拥护者与反对者之间响起了一阵熙熙攘攘的交谈声。大卫急匆匆地反对道：

“不要政治。‘蚂蚁革命’的关键在于，它仅仅是个自发的运动，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政治野心。我们没有头头，因此也不要什么总统候选人。一切都像在蚁巢中一样，我们当然有一个皇后——朱丽，但她不是我们的头头，只是我们的象征性形象。我们不承认任何现存的经济、种族、宗教或是政治团体。我们是自由的。不要搞什么通常的手段去获取权力，这样会把这一切都搅糟糕。不要失去我们的灵魂。”

吵得更厉害了。很显然，光头男子触及了痒点。

“大卫说得对，”朱丽又说，“我们的力量在于去发掘创新的主意，要改变世界，这比当共和国总统还要有效。真正改变事物的是谁？不是政府，而通常是有新主意的单独个体。‘国际医疗队’在没有任何政府援助的情况下，自发到各处去救援那些危险中的人们……自愿服务者每个冬天都救助、供养那些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个人创举都是来自下层，哪有来自上层的？……年轻人记住了些什么呢？政治口号，他们都在怀疑。相反，他们记住了一些歌的歌词。蚂蚁革命正是这样开始了。我们要的是音乐的思想，而绝对不是去夺权的思想。权力会把我们搞糟。”

“可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用不上VMV了！”光头男子抱怨道。

“VMV，我们的VMV科学仍将会存在，只不过是由打算借鉴的政治家去施行罢了。”

“还有其他建议吗？”姬雄问道，他不想到处都在进行小讨论。

一个女骑士站了起来：

“我家里有个爷爷，我的姐姐有一个孩子，却没有时间去照顾。因此她叫爷爷料理小孩。他和孩子都很高兴。他觉得自己还有用，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

“那又怎样？”姬雄要她说到点子上去。

“那么，”那个小女孩继续说，“那么我想，很多做妈妈的在喂奶、家务、接小孩等方面都有烦恼。同时，有许多的老年人因无所事事而感到绝望，独个坐在电视机前发呆。我们可以把他们聚集起来，大规模地再现我祖父和我外甥的故事。”

在与会者中，大家都知道：现有的家庭已经解体了。很多老人被安置在收容所里，好让人不要看到他们死去。孩子则放在托儿所里，好让人不要听到他们的哭声。最终，生命的开始跟结束一样，人都被社会开除了出去。

“这个主意很好。”佐埃说，“我们要建立第一个‘老年疗养托儿所’。”

这次创造议会提出了83个方案。接下来，其中的14个便直接转变成了“蚂蚁革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141.百科全书

9个月：　对于高级哺乳类动物来说，怀孕的整个时间通常是18个月，特别是马，小马驹一生下来就能够行走。

但人的胎儿却有一个长得太快的颅骨。他必须在母体中待9个月以后就分娩，否则便再也出不来了。因此他还没有完全独立便早产了。他在外面的前9个月只是里面9个月的适应性仿效。只有一点不同：婴儿从液体环境中来到了空气中。因此在这前9个月的自由空气中，他需要另一个作庇护的母腹：精神腹部。孩子产生惶恐，当情况不妙时，就要把他放到人造帐篷的下面。对他来说，这个人造庇护所，是与母亲的接触，母亲的奶汁，母亲的抚摸，父亲的亲吻。

孩子刚生下来的9个月需要一个坚韧的保护茧。同样，临死的老人在死前9个月也需要一个支撑的精神茧。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因为，他本能地知道倒计时开始了。在最后的9个月中，垂死者蜕去了他的老皮和知识，就像在把自己的节目一个个地取消下来一样。他完成一个与出生相反的过程。在轨迹的最终，老人吃着粥浆，裹着襁褓，没有牙齿，没有头发，絮絮叨叨着难懂的话，一切都像小孩子一样。只是，通常，婴儿刚出生9个月时，人们都绕着他转。而一个老人在死之前的最后9个月期间，却很少有人想着去围着他转。然而从逻辑上讲，他们都应该有一个保姆或是护士，充当妈妈的角色，作“精神腹部”。保姆或护士必须要极其细心体贴，给他们提供最终蜕化时的保护茧作用。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42.被围困的贝洛岗

满是烧过的茧丝味。贝洛岗城不再冒烟了。贝洛岗的兵蚁们终于把火扑灭。“手指革命”军——至少是那些幸存者，在敌方都城的周围扎下营来。它们的影子像个烧黑的大三角形一样映在围剿军上。

“现在应该发起最后的冲锋了！”15号说。

103号公主却并不兴奋，还要打！老是打！厮杀是为了使别人理解自己的最复杂最累人的方式。

然而它相信，目前，战争仍是历史进程的最强加速剂。

7号建议把城市包围起来，以便能有时间包扎伤口和重新组织起来。

103号公主不太喜欢围攻战术。那要等待，把城市军需补给切断，在紧要的地方设哨。这对战士们来说，一点都不好玩。

一个疲惫的蚂蚁靠近它，打断了它的思绪。103号公主跳了起来，认出是24号王子。它全身上下都是尘土。

两只蚂蚁交哺千遍。103号公主说以为它死了，24号王子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实际上，火灾一发生它就走了。当松鼠要跳出出口时，它反应了过来，便附在它的皮毛上，这样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它被带到老远去了。

于是24号走了很久。然后它想，既然一只松鼠把它给带迷路了，另外一个松鼠就会重新给它找回方向。这样它便在松鼠上住了下来，作为运动的方式。问题是自己不能与这些啮齿动物交谈，向它们指明要到哪里去，甚至连它们去哪里自己也不知道。因此每一个松鼠都把它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就是它迟到的原因。

103号公主向它讲述了这里发生的一切。贝洛岗之战。放火突击队的袭击。现在是围剿。

“真可以写成一部小说。”24号王子说，然后它便用记忆费洛蒙开始

写它的故事，草拟了一个新的章节。

“可以看看你的小说吗？”103号问。

“只要等它写完了就行。”24号回答。

它说，以后，假若它觉得蚂蚁们对它的费洛蒙小说感兴趣的话，它就会继续写下去。它的脑子里已经有题目了：《手指的夜晚》。假如大家都觉得有意思的话，它会以《手指革命》三部曲作结。

“为什么要一个三部曲呢？”103号公主问。

24号解释说，在它的第一部小说里，它要叙述两种文明，即蚂蚁与“手指”之间的接触。第二部里将是他们之间较量的故事。结果，他们彼此都不能毁灭对方，最后一部小说将会是两个物种之间的合作。

“‘接触、较量、合作’，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思想相遇的三个必然阶段。”24号指出说。

它对展开故事的方式已有了非常明确的想法。它希望在三条平行的故事情节基础上，描述三个不同的观点：蚂蚁的观点，“手指”的观点，还有就是了解这两个平行世界的人物的观点，比如说103号。这一切对103号来说都有点混淆不清，但它认真地听着。很显然，自从24号王子在科尼日拉岛生活过以后，它便一直萦绕着写一部长篇故事的想法。

“三个情节在结尾时便汇集起来。”年轻的王子申明。

这时14号赶来了，触角乱糟糟的。它在城市附近侦察过了，发现了一个通道。它想可以派出一个突击队。

“我们还可以试一下地下进攻。”

103号决定听它的主意，24号王子也是，它只不过是想找到它小说中武打场景的构思。

100个蚂蚁于是向通向城里的通道进发。它们小心翼翼地向前进。

143.实践

展台进展顺利。最轰动的还是弗朗西娜的虚拟世界。

“下世界”也是所有活动中最挣钱的。通过信息网，越来越多的广告公司前来咨询，以测试他们的洗衣粉或三角裤式尿布、快速冷冻产品和医药的包装，甚至是新的汽车款式所产生的影响。

成功的还有：大卫的“问题中心”。从创办之始，这个知识的十字路口便成了一本参考书目。为了解“礼帽与皮箱”的准确数字而上网的人并不亚于上网了解火车时刻表、这个或那个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或目前的最佳投资指南的人数。个人类型的问题很少，大卫没必要去向私人侦探求援。

莱奥波德方面，他收到了一份订单，要一座嵌在小丘上的别墅。因不能亲自上门，他便用电话传真机向客户送去图纸，标明自己的信用卡号。

保尔用蜂蜜产品与茶叶以及那些在学校花园和厨房里找到的各种植物混在一块，创造出一种新的香蜜。自从他减少了酵母的剂量以后，他的蜂蜜水就像仙露一样了。保尔炮制出一桶有香子兰和焦糖味的特有香型酒，估价特高。一位为他设计华丽标签的艺术学校女学生给他的产品加上封印：“名葡萄蜂蜜酒。蚂蚁革命酿。正品。”

大家都兴高采烈的。他向一群特感兴趣的观众描述道：

“我早已知道蜂蜜水是奥林匹斯山众神和蚂蚁的饮料。蚂蚁通过甲壳上蜜汁的发酵，得到一种令它们饱醉的酒，这还不是全部。我在大卫的‘问题中心’里还发现了一些关于蜂蜜水的资料。把蜂蜜水和三色旋花的主要成分灌进肠内，这样吸收以后，这些能引起幻觉的物质就能使人兴奋起来，比口服要有效快捷得多，而且还不会引起恶心。”

“蜂蜜水的秘方是什么？”一个爱好者问道。

“我的秘方是从《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中找到的。”他读了起来。

“‘放6公斤蜂蜜糊，除去浮渣，加上15升水，加上25克姜粉，15克小豆蔻，15克桂皮。让这些混合物熬得只剩下四分之一左右。停掉火，让它变温。然后加上两勺啤酒酵母，让它发酵12个小时。然后把液体倒进小酒桶里面。把它封起来好好放置着。’当然，我们的酒还有点新，应该等到它酿好了味道才好。”

“你知道埃及人还用蜂蜜来消毒伤口安定伤员吗？”一个女骑士问。

这个信息使保尔产生了在食品生产线之外再建立一条医药生产线的念头。

再远一点的地方，纳西斯的衣服展示出来了。女骑士们在革命者面前充当模特，摄像机通过服务器把图像转到全球网络上去。

只有佐埃和朱丽的复杂机器表现得令人失望。与蚂蚁对话的装置已杀死了30多只做实验的蚂蚁了。至于佐埃的人造嗅觉器，没有人能够把它戴上几秒钟，太呛鼻了。

朱丽走到校长做演讲的台上，望着操场呆呆出神。旗在飘，蚂蚁图腾居于正中，乐手们在大麻烟中吞云吐雾。展台周围，人们在到处忙碌着。

“我们毕竟还是做了些令人惬意的事情。”来到她面前的佐埃说。

“从集体意义上可以这么说，”朱丽同意，“现在，我们要从个人意义上获得成功。”

“你想说什么呢？”

“我在想，我改变世界的意愿实际上是否只不过是我不能改变自己的证明？”

“这是另一回事。好啦，朱丽！我想你太神经质了！一切都很好，我们很幸福呀。”

朱丽转过身来对着佐埃，注视着她的眼睛。

“刚才，我看了一段《百科全书》。很奇怪的一段，名叫‘我只不过是一个角色’。它说也许人只不过是一个电影世界中的独存者，而这个世界除了为我们而存在以外什么也没有。读过这些以后，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我想：我是不是那个唯一活着的角色？我是不是整个宇宙唯一活着的角色……”

佐埃开始不安地看着她的同伴。朱丽接着说：

“是不是所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仅为我而上演的大戏剧？所有的这些人，还有你，你们都只不过是些演员和配角。这些物体，这些房屋，这些树木，整个自然形成一个模拟的背景，好让我安心，让我相信这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实。而我自己却也许只是在一个‘下世界’的节目中，或是在一部小说里而已。”

“哦！怎么啦！你在胡想些什么啊！”

“你从没发现过吗？当我们还活着时，我们周围的人却已经死了。也许有人在观察我们，在测试我们在既定的形势下是怎样反应的。他们测试我们在某种刺激下的反抗程度。他们在测试我们的反应。这场革命、这种生活只不过是用来测试我的一个无尽的喧嚣。此时也许有个人在远远地观察着我，在一本书中读我的生活，在评论着我。”

“假若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利用它一下吧。这里，下面，一切都是为你而存在的。整个世界，所有的这些演员，所有的这些配角，如你所说，都是为了满足你，配合你的愿望、你的姿态、你的举动的。他们都很着急。他们的未来依赖着你。”

“而我担心的恰恰正是这些。我怕我的能力够不上我所充当的角色。”

这一次，开始感到不是滋味的却是佐埃了。朱丽把手放到她肩膀上。

“对不起。忘掉我对你所说的一切。别放在心上。”

她把她的朋友带到厨房里，打开冰箱，把金黄的蜂蜜水倒到两个平底杯里。然后，在半开冰箱的光亮里，她们小口小口地喝起了这种蚂蚁与上帝的饮料。

144.动物费洛蒙：冰箱

记录者：10号

冰箱："手指"没有公共胃，但它们可以长时间地存储食物，而不至于变质。

为了取代我们的第二个胃，它们装备了一种它们叫作"冰箱"的机器。

这是一个箱子，里面非常冷。

那里塞满了食物。

越重要的"手指"，它的冰箱就越大。

145.在贝洛岗里

一股碳的味道笼罩在它们周围。烧焦的小树枝其味难闻，在大火中丧生的蚂蚁的尸体遍地都是。可怕的一幕：甚至还有来不及撤出的卵和蚂蚁幼体被活活烤死。

一切都烧了，什么都没留下来。难道大火把所有的居民和赶来扑火的军队都吞噬了吗？

蚂蚁走在被火烧硬的走廊上。当时火的温度太高，昆虫们在忙碌中便突然死去了。它们在火来之前的岗位上凝着不动，热浪把它们化成了永恒的雕像。

103号和它的士兵们碰它们时，它们便化成了碎屑。

火。蚂蚁对火还准备不足。5号嘟哝着说：

“火这种武器杀伤力太大了。”

现在所有的蚂蚁都知道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火要被作为禁忌。

103号公主现在明白，火这种武器确实太具毁灭性了。火焰到处生辉，使这些牺牲者的影子映在了墙壁上。

103号公主在已变成墓地的城中走着，心情忧郁。它发现故乡已成了尸体如山之地。

在蘑菇房里，有的只是烧焦的植物。在牲畜栏里，只有烤过的蚜虫，四脚朝天。厅中，油蚁都已经炸开了。

15号吃了一点油蚁的尸体，发现味道确实不错。它刚刚发现了焦糖的味道。但它们在这种新的食物面前既没时间也没心情去赞叹。它们的故城只有忧伤。

103号垂下触角。火是一件得不偿失的武器。它运用它，只是因为它们在战场上处于劣势。它投机取巧了。

难道在不能忍受失败时，就能够被“手指”迷惑，去杀死蚁后，毁掉

自己的蚁儿，甚至毁掉自己的整个城市吗！

况且，确切地说，它们做这次旅行，是为了提醒贝洛岗，它有被“手指”放火烧掉的危险！这件事实在荒谬！

它们走在还冒着烟的走廊上。奇怪的是，它们越往废墟里走，它们就越感到这里曾发生了异常的情况。一面墙上画着一个圆圈。难道贝洛岗蚁这一边也发现了艺术？当然，这还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艺术，因为这只是在画一些圆圈而已，但却是史无前例的。

103号公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10号和24号害怕陷入圈套。

它们来到皇城。103号公主很希望能在那儿找到皇后。103号看到庇护那座皇城的松树桩几乎只是被火稍稍烧了一点而已。通道畅通无阻。负责看守出口的蚂蚁已经被热浪和有毒气体杀死了。

大家来到皇室里面。贝洛·姬·姬妮皇后好好地在那儿，但却已成了三段。它既不是被火烧死的，也不是窒息而死的。刚刚被拳打脚踢的印记还历历在目。它刚被杀死不久。它四周布满了用大颚刻出来的圆圈。

103号走上前去，用触角摸了摸那个被砍下来的头。一只蚂蚁即使只有一段，也能够说话。死去的皇后在它的触角末端留下了一句气味语言：

拜神教徒。

146.百科全书

卡默勒（Kamerer）： 有一天，作家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决定写一部有关伪科学的作品。他采访了一些研究员，他们告诉他说最悲惨的伪科学恐怕要算保罗·卡默勒所投身的研究了。

卡默勒是一个奥地利生物学家，于1922年至1929年间验证了他的主要发现。他雄辩、诱人、热烈地宣扬说：“一切生物都能够适应环境的改变，在那儿生存下去，并把这种适应性遗传给它的后裔。”

这种理论完全与达尔文的相反。于是，为了证明他的论点，卡默勒博士做了一个惊人的试验。他把在陆地上繁殖的干皮肤蟾蜍的卵放到水里。

从这些卵中出来的动物适应了那儿的环境，并出现了水栖蟾蜍的特征。这样，它们的大趾上长出了一个黑色的隆凸，这种隆凸使得雄性水栖蟾蜍能够在水中搭上雌性水栖蟾蜍滑溜的皮肤。这种适应水生环境的特征传给了它们的后代，它们的大趾上直接长出了一个深色的隆凸。因此，那种生命是可以改变遗传因素去适应水生环境的。

卡默勒跟世俗辩护着他的理论，取得了一定的胜利。然而，有一天，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希望能客观地检查一下他的实验。很多的观众拥进梯形实验室，其中有很多记者。卡默勒博士很希望能借此机会证明一下他不是江湖骗子。

但前一个晚上，他的实验室发生了一场大火。他的蟾蜍除了一个之外，全都死掉了，这样，卡默勒博士展示了这个幸存者的黑色隆凸。科学家们用放大镜检验着这只动物，放声大笑起来。很显然，蟾蜍大趾上的小黑点是人为地用墨汁注射进皮肤而造出来的。骗人把戏一览无遗。

顷刻间，卡默勒失去了所有的声誉，他再也没机会看到自己的成果被人承认了。他成了众矢之的，被抛弃了。达尔文主义学者获得了长远的胜利。现在，大家都承认，生物是不可能去适应新环境的。

卡默勒在一片讥笑声中离开了大厅，绝望中，他躲到一片森林中，

在那儿，他朝自己的嘴里发射了一颗子弹。在身后他留下了一篇遗书，重申他实验的真实性，并声明说：“希望死在自然中，而不愿死在人群里。”这个自杀者最终威信扫地。

人们可以认为这是最赤裸裸的伪科学。然而，在为他的作品《蟾蜍的束缚》作采访时，阿瑟·库斯勒碰到了卡默勒以前的助手。那个人向他揭开了那场灾难的真相。正是他，在一群达尔文主义学者的指使下，放火烧掉了实验室，并用一个他用墨水注进大趾的蟾蜍代替了最后那个突变的蟾蜍。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47.“马克·亚韦尔”不理解美

马克西米里安无所事事地度过了一天。他用钥匙刮去了一点嵌入指甲的污垢。

他等够了。

“还是没有动静？”

“没什么要报告的，长官！”

围攻战术的无聊之处是，所有的人都被搞得不耐其烦。即使是失败，也总是会发生点事情，可是这儿却……

马克西米里安真想回到森林里去炸毁那个神秘金字塔，这样还可以换换脑筋。但省长已向他明确下令说，除了学校里面的事以外，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去管了。

回到家中，局长满脸阴郁。

他把自己关到办公室里，面对起另外一种屏幕来。他很快又开始了新的一局“进化”。现在，他采用突然袭击，很快就起飞了他的虚拟文明。几乎还不到一千年，他便使一个典型的文明有了汽车和飞机。他的文明进行得很好，但他却把它放弃了。

“听着，‘马克·亚韦尔’。”

屏幕上显示出电脑的眼睛，集成发声系统在喇叭里说道：

“百分之百接收到。”

“我在学校的事情上还是有问题。”局长开始说了。

他把学校周围所发生的最新情况告诉电脑。这次“马克·亚韦尔”不再向他解释以前的围剿战术了。它建议他把学校孤立封锁起来。

“切断他们的水、电、通信。剥夺他们的舒适，他们最终会腻烦得要命，那时他们就只有一个办法：远离这个泥塘。”

他妈的！怎么自己就没有想到！

切断水、电、通信，这并不犯什么法，甚至连罪过也算不上。不管怎样，这是一所国立教育机构，而不是什么煽动闹事的地方，那儿的信息网、宿舍的照明、厨房的电炉和闭路电视都是要付费的。他又一次不得不承认，“马克·亚韦尔”的脖子上长有脑袋。

“天哪，你确实是个好参谋。”

电脑的数码摄像机镜头调好焦距。

“你能让我看看他们头头的照片吗？”

马克西米里安对这个要求感到很惊奇，他拿来当地报纸上登载的朱丽·潘松的照片，让电脑看了又看。它把图像记忆了起来，与存档里的图像比较着。

“是个女的，对吗？她很漂亮？”

“这是一个疑问句还是肯定句？”局长惊讶地说。

“是个疑问句。”

马克西米里安端详了一下照片，然后说：

“对，她很漂亮。”

电脑似乎在调整着它的清晰度，以得到尽可能分明的图像。

局长发觉有些东西不是很对劲。“马克·亚韦尔”的合成声音中没有语调，但却有种忧虑的感觉在里面。

他知道了。电脑理解不了漂亮的概念。它对大部分感情和反常机制有一些模糊的概念，但对漂亮的理解却没有丝毫标准。

“我理解不了这个概念。”“马克·亚韦尔”承认说。

“我也是。”马克西米里安说，“有些我们曾经认为漂亮的东西，不用多少时间就显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了。”

电脑的眼睑眨了一下：“美是主观的，难怪我领会不了。对我来说，一是一，二是二。不能有任何一会儿是一、一会儿又是二的东西。这一点我具有局限性。”

马克西米里安对这种抱歉感到很诧异。他希望这些最新一代的电脑能够成为了解人类一切的好搭档。电脑，人类的最佳战利品？

148.拜神教徒

拜神教徒？

蚁后死了。一群贝洛岗蚁在门前畏畏缩缩不敢向前。还有几个死里逃生的蚂蚁。一个蚂蚁走了过来，触角向前。103号认得它，是23号。

23号在第一次征讨“手指”的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之后这个士兵便信奉起“拜神教”来。因此这两只蚂蚁彼此从来没有关注过对方，历尽千难万险后，能够相聚在这里，它们一下子觉得亲近起来。23号立即发现103号已经变成了一个有性者，向它祝贺这种变化。23号的个头也大了不少，它的大颚上明显带着血痕，但它发出费洛蒙，向特遣队所有的成员表示欢迎。

103号公主保持戒备，但23号说一切都回复正常。

它们开始进行互哺。

23号讲着它的故事。接触过上帝世界以后，23号回到贝洛岗来进行传道。103号公主注意到23号从来不说“手指”而总是用“上帝”这个称呼。

它说，刚开始的时候，城邦看到第一次征战中至少还有一个幸存者，非常高兴，为它大大地洗尘了一番。渐渐地，23号揭示了上帝的存在，它当上了“拜神教”的首领。它要求不要再把死者扔到粪池里去，又要求把大厅搬到水泥地上去，这种革新使新皇后贝洛·姬·姬妮大感不快，它禁止再在城里实行对神的膜拜。

于是23号逃到城邦的最深处，在那儿，它被一群教徒围着，能够继续布道。“拜神教”以圆圈作标志。因为这是“手指”碾碎它们之前给它们留下的影像。

103号点了点头。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走廊上会有这么多标记了。

在后面缩成一团的蚂蚁齐声颂道：

手指是我们的上帝。

103号公主和它的同胞惊魂未定，它们原想让大家对“手指”更感兴趣一点的想法被这个23号大大地做过火了。

24号王子问为什么整个城邦都空空如也。

23号解释说，最终贝洛·姬·姬妮皇后被“拜神教徒”的无处不在搞得心神不安。它排挤着它们的宗教。于是城里展开了一场对拜神教徒的追杀，很多的殉道者都死掉了。

当103号的军队带着火突然来临时，23号马上抓住了时机。它冲到皇室里面，杀死了多产的皇后。

于是，因为没有皇后，整个城邦便开始自毁过程，所有的贝洛岗居民都无心恋战了。现在，在大火烧过的有名无实的城里，剩下的只是它们这些拜神教徒了，它们来迎接这些革命者，以便一起建立一个以崇拜“手指”为基础的蚂蚁社会。

103号公主和24号王子并不想分享这个先知者的虔诚，但因为城邦从此要由它们控制了，便想利用一下。

可是103号公主发出一种费洛蒙：

贝洛岗前的白色布告牌是重大危险的标记。

也许这是一瞬间的问题。得赶快逃走。

大家都相信。

几个小时以后，所有的蚂蚁都上路了。探险家们分担起侦察的任务，寻找有利于建城的另一个树墩。火炭搬运工搬运着从火灾中脱险的几个蛋、幼虫和蘑菇。

幸好，先遣队在距离不到一小时路程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可安居下来的树墩。103号认为要避开白色布告牌周围将要发生的灾难，这种距离足够了。

那个树墩被蠕虫挖出了许多通道，即使在树里面安置一个皇宫也完全可以。5号根据这个树墩的状况制订了快速建造一个新贝洛岗的方案。所有的蚂蚁都在忙碌着。103号建议建立一个带有大量交通干线的最现代化城市，以使新技术不可缺少的物品进出时不至堵塞。它还考虑到建造水渠，使雨水能够流到牲畜栏、蘑菇房和实验室里，洗洗东西时用得着。

作为贝洛岗唯一的女性，103号公主虽然还从来没有生育过，但它却不仅被指定为它们新生城市的皇后，而且也是整个褐蚁联邦、包括64个城市的皇后。

把一个城市托付给一个还不能生育的公主，这还是第一次。它们缺少新增的人口，但却产生了一个新概念：开放城市。其实103号公主觉得允许其他种类的外来昆虫定居在这里，对丰富自己城市的文化来说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但要在一个熔炉中融合却并不是很惬意的事情。不同的种属逐渐分成了各自的区域。黑蚁安置在底层的东南，黄蚁在中层的西边，收割蚁则在上层，这样好更靠近庄稼，织布蚁则到北面去了。

新都市到处都在进行技术革新。它们以蚂蚁的方式，也就是说没有一点逻辑地，检测头脑中闪现过的所有一切，不管是什么，然后便观察其结果。火技师在地下室的最深处建造了一个大实验室。在那儿，它们烧着爪子边的一切东西，以便看它们变成什么材料，会产生什么样的烟。

为了避免火灾的危险，它们在房间下面铺了一层难以燃烧的常青藤叶子。

机械师们搬到一个宽敞的厅里，在小石子上测试杠杆，直到能用植物纤维把几个杠杆连接起来。

24号王子和7号决定到15、16、17层的艺术作坊里去。它们在那儿创作绘在叶子上的画，用金龟子粪便进行雕塑。当然，还有在外壳上划痕。

24号王子想好好地证明一下，利用“手指”的技术，它们完全可以得到典型蚂蚁风格的物体。它想建立一个“蚂蚁文化”，而且，更确切地说，是贝洛岗文化。实际上，像它的小说和7号淳朴的绘画那样的东西，地球上确实还没有存在过。

11号这一边则决定创造出蚂蚁音乐。

它让几个虫子发出唧唧声，以便组成一个合唱队。其结果或许只能算是噪音，但至少这也是一种典型的蚂蚁音乐。而且，11号一点也不气馁，协调着所有这些声音，直到得到一段有几个音阶的曲子为止。

15号建立了一个厨房，品尝着实验室里烧过的所有残渣。它把味道不错的叶子和昆虫放在右边，把难吃的放在左边。

10号在技术室附近成立了一个“手指”行为学习中心。

确实，对“手指”技术的实践使它们在昆虫界中前进了一大步。仿佛它们在一天之内就赢得了一千年。但是103号仍在担心着一件事：当那些拜神教徒不再被迫秘密活动时，它们便在城市里到处都贴海报，吸引了愈来愈多的信奉者。

149.百科全书

希波达摩斯的乌托邦（Utopie d’Hippodamos）： 公元前494年，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军队破坏并摧毁了在哈利卡那索斯（Halicarnasse）和以弗所（Éphèse）之间的城市米利都（Milet）。因此，以前的居民要求建筑师希波达摩斯一次性地把城市重建起来。在那个年代，这是史无前例的情况。直到那时候，城市都只不过是小镇在杂乱中慢慢扩大起来的。比如说，雅典（Athènes）是由混杂的道路组成的，就像谁也没去整体规划过的迷宫一样。要负责整体建造一个中等城市，这就像要在空白纸上创造一个理想城市一样。

希波达摩斯得到了意外的收获。他设计了第一个有严谨构思的城市。

希波达摩斯不想只勾画道路和房屋。他相信在考虑城市的形状时，同样也可以考虑社会生活。

他设想出一个有一万居民的城市。这些居民分成三个等级：手工业者、农民、士兵。

希波达摩斯希望建一个人造城市，不要有自然的东西。城中心是一个卫城，切割成十二部分，就像一个分成十二部分的城堡一样。新米利都城的路都是笔直的，广场是圆的，并且所有的房屋都严格地独立了开来，以使邻里之间不会产生什么嫉妒。

另外，所有的居民都一律平等。那儿没有奴隶。

希波达摩斯也不想要有艺术家。他认为艺术家都很难捉摸，是产生混乱的种子。诗人、演员和音乐家都被驱逐出米利都城。那个城市同样也不允许有穷人、单身汉和游手好闲者。

希波达摩斯的设想在于使米利都城成为一个永远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完美机械体制。要避免所有的危害，就不能有改革，不能有创新，不能有什么心血来潮。希波达摩斯创造了“有条不紊”的新概念，有条不紊的市民在城市的指挥中，有条不紊的城市在政府的指挥中，政府自己则只

能有条不紊地在宇宙的指挥中了。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50.海洋中的小岛

在学校被占领的第六天，马克西米里安决定参照“马克·亚韦尔”的建议——他把学校里的水电都切断了。

为了解决水的问题，莱奥波德叫大家修建了水池来接收雨水。他教大家如何用沙子洗澡，又教大家口含盐粒，以保持身体内的水分，减少它们的需求。

还剩下电的问题，这也是最艰难的问题。他们的所有活动都建立在国际信息网上。那些平常喜欢在家里修修弄弄的人去供电室看了看情况，发现那儿材料丰富，简直就像个宝藏库一样。他们找到一些太阳能感光板，又从办公桌上卸下一些木板，匆匆做成风车，协助这些感光板生成了第一批电流。

每个帐篷的顶上都可以看到开出了一枝风车之花，仿如雏菊一般。

这还不够。大卫又在发动机上连上几部远足俱乐部的自行车。这样，无风日的时候，他们便找来几个身强力壮的人踩车提供动力。

每一个问题都迫使他们发挥想象力，同时也使学校占领者更加团结一致了。

只要还有电话线，他们的信息网就能够一直运转。马克西米里安决定把他们的电话线也剥夺掉。现代围剿，现代技术。

而回击也是现代的。大卫并没有为他的“问题中心”担心太长时间。因为占领者中有一个人在他的包中放了部有特殊蓄电池的电话，功率非常大，可以直接通过卫星，足够清晰地与外面联系。

但他们不得不自力更生了。在内部，大家组织起来，用小灯和蜡烛照明，以节省能源。晚上，微光在风中摇曳，操场沉浸在浪漫的氛围中。朱丽、“七个小矮人”和女骑士们奔忙着，调动起每一个人，搬运着器材，讨论着怎样布置。学校成了真正的堡垒营地。

女骑士们变得越来越紧凑、迅速，一句话，越来越军事化了。似乎

她们生来就应该承担这样的职位。

朱丽在排练室里召集了她的朋友们。她显得忧心忡忡。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小女孩一上来就说，一边点燃了上面她放在墙凹处的几根蜡烛。

“说吧。”弗朗西娜躺在一个被子堆上鼓励她说。

朱丽一个个地盯着“七个小矮人”：大卫、弗朗西娜、佐埃、莱奥波德、保尔、姬雄……她犹豫了一下，垂下眼睛，然后一字一顿地说：

“你们爱我吗？”

长时间的沉默。然后佐埃用嘶哑的声音第一个打破寂静：

“当然了，你是我们所有人的白雪公主，我们的‘蚁后’。”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朱丽一本正经地说，“假若我变得太‘皇后’了，假若我把自己看得太重了的话，那就别犹豫，像对待朱尔斯·恺撒一样，杀了我。”

她刚一说完，弗朗西娜便向她扑了过去。这是一个暗号。所有的人都抓住她的胳膊和脚踝。他们滚到了被子上去。佐埃做出要操刀插入她胸膛的样子。于是所有的人都搔起她的痒痒来。

她只能哎哟哎哟叫个不停。

“别，别搔我的痒痒！”

她笑着，只想让他们快点住手。

毕竟，她受不了别人碰她，

她挣扎着，但朋友们从被子中伸过来的手仍在延续着她的酷刑。她生平从来没有笑过这么多。

她喘不过气来。开始觉得自己要死了。很奇怪，笑几乎成了一种痛苦。一次痒痒未完，另一次新的又开始了。她的身体给她带来矛盾的信号。

忽然，她明白了为什么她受不了别人碰自己。那个精神病专家说得对，这个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她娇弱的童年。

她重又想起她的孩提时代。当她只有16个月时，每当有家庭宴会的时候，她便被人在手中传来传去，像件物品一样。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在欺负她弱小无力、无法反抗而已。人家都拼命吻她，搔她的痒痒，强迫她说“你好”，拼命摸她的脸颊，摸她的脑袋。她还记得那些喘着粗气、嘴唇血红的老太婆。这些嘴向她靠了过来，而同谋的父母却还在旁边笑！

她还记得亲她嘴的那个老头。也许他还真是带点感情的，但是却没有问问她同意不同意。对，正是从那时候起，她便开始受不了别人碰她了。当她知道要举行家庭宴会的时候，便跑到桌子下面藏起来，在那儿低声唱歌。她抵抗着那些想把她拉出去的手，在桌子下多好！只有等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她才愿意出来。而这样只不过是为了逃避道别时互吻的苦差，但别人却不给她选择的余地。

她从来没有在性上被玷污过，但她的表层却已经被玷污了。

游戏突然之间便停了下来，跟它的突然开始一样。“七个小矮人”又在“白雪公主”周围坐成了一圈。她把弄乱的头发整理整齐。

“你要人杀了你，那好，我们照办了。”纳西斯说。

“好点了吗？”弗朗西娜问。

“你们帮了我一个大忙，多谢了。你们可知道你们帮了我多大一个忙。以后多杀我几次好了。”

听她这么一说，他们便又开始了第二轮搔痒痒，几乎把她给笑死了。这次是姬雄叫停的。

“现在开始开会。”

保尔把蜂蜜水倒进一个杯里，每个人都用嘴唇在里面蘸一点。同喝一杯酒。接着他又分给每个人一块糕点。共吃一块饼。

当他们的手放到一块围成一圈时，朱丽瞥了瞥他们的眼神，她看见的是他们的热情，于是她有了一种受到保护的感觉。

“人生还有什么事情比得上此时大家同心同义毫无心机地聚在一块呢？”她想，“但难道真的必须要靠革命才能实现吗？”

然后他们又讨论起在警方封锁下的新生活条件。可行的办法出来了。要想削弱他们的革命，这种外在的压力还差得远呢，它只是使他们团

结得更加紧密而已。

151.晚间的小冲突

随着贝洛岗技术的日新月异，宗教也飞速发展起来。那些拜神蚁不再满足于到处留下圆圈了，它们还在墙上留下它们宗教的气味。

103号公主登基的第二天，23号做了一次讲道。它说拜神教的目的就是要让天下所有的蚂蚁都来信奉上帝，灭绝世俗者是它们的天职。

在城里，大家发现拜神教徒开始故意显露出挑衅了，它们警告世俗者说，如果它们固执地不崇拜上帝，“手指”就会把它们碾碎。而且，即使“手指”不碾碎它们，它们，拜神教徒，也要承担起这个使命，

接下来的是，在新贝洛岗城里有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蚂蚁们分成了两个派别。一方面是“技术主义”者。它们生活在赞美“手指”发明的火、杠杆、车轮所具有的作用之中；另一方面是生活在祈祷中的“神秘主义”者，对它们来说，只要想去模拟“手指”，这就已经是一种亵渎。

103号相信一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那些拜神教徒太偏执、太自以为是了。它们什么也不想学，除了想去煽动周围的人们信教以外，什么也不做。城里已经有多个世俗者被杀害了，而且都应该归咎于拜神教徒。但大家都避免谈得太多，以免引起内战。

12个探险蚁、王子和公主聚集在皇室里面。24号王子依然很自信。它刚从实验室里出来，那儿的进展让它兴奋不已：现在火技师们成功地把火炭放到了以泥土作底、用叶子编成的轻便匣子里，这样就可以毫无危险地带着它们照明和取暖。5号说拜神教徒对科学和知识嗤之以鼻。这才令那个年轻的王子不安起来：在宗教世界里，什么都不需要去证明。

当一个工程师肯定地说火能使树木变硬时，它的实验有可能会失败，这样，大家便再也不相信它了；但当一个“神秘主义”者保证说“手指”是无所不能的，它们是蚂蚁的根源时，那就必须每次都得当场揭穿它的谎言。

103号公主喃喃道：“也许，不管怎样，宗教都是文明进程中的一个

阶段。”

5号认为必须吸取“手指”的精华而弃其糟粕，宗教也一样。但如何取舍呢？103号、24号和探险组的12个成员聚在一块思考着。假如在它们新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就与拜神教徒发生冲突的话，那骚乱就只会扩大。必须防止这种情况。

把它们杀掉？

不，不能单单因为同胞相信“手指”是上帝就把它们杀掉。

把它们驱逐出境？

也许，让它们远离被现代化和尖端技术淹没的贝洛岗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它们已没时间再深谈下去了。城墙上响起了几声沉闷的响声。

警报！

蚂蚁们四处奔走。一种气味散开了。

侏儒蚁进攻了！

蚂蚁们到处都在组织着抵抗侵略军。

侏儒蚁是从北面通道抵达的，想用杠杆投掷石块把它们压碎为时已晚。用火也不行。

侏儒蚁的气味沉静果断。对它们来说，仅仅是看到一个在冒烟而又没燃烧的蚁城就足以让它们反感，足以成为它们为一场屠杀作辩护的理由。103号公主早应该预料到，摆弄这么多的新东西，不可能不引起人家的猜疑、嫉妒和恐惧。

公主爬到高高的屋顶，注意着不太靠近主壁炉的烟。它利用它的新感官，观察着展开队形的大军。

它示意5号派出炮兵团作先遣队，阻挡敌人的前进。103号公主已看够了死亡的场面。也许对暴力的反感是衰老的征兆，但它不在乎这一点。这只蜕变的蚂蚁身体仍很年轻，但心境已老，这实在是自相矛盾的。

城市陷于恐慌之中。敌人不断延伸，许多邻国的蚂蚁也加入侏儒蚁大军，企图使顽强的褐蚁联邦屈服。更糟的是，在这些行列中还有它们自己盟军中的褐蚁。它们可能已经为新贝洛岗所策划的东西担忧过一段时间了。

103号想起一段它看过的资料，那是个叫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手指”作家写的。这个“手指”说了这么一句话，大体意思是：“人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天才，是因为他的身边同时出现了一个想摧毁他的白痴阴谋。”

现在，这个白痴阴谋就呈现在103号公主眼前。如此多的白痴将要为一切都静止不动、为一切都往后倒退、为明天仅成为一个昨天而死。24号过来躲在它的身边，它很害怕，需要在异性的身旁才觉得放心。

24号压下触角：

“这次完了，对方人那么多。”

新贝洛岗蚁的第一炮兵刚排成一条直线，保卫着城邦。它们的腹部都拉紧了，准备着开火。对面，敌军不断延伸，它们有几百万人马。

103号公主后悔没跟邻城蚂蚁多多保持外交关系。尽管，新贝洛岗在起初的时候接待了不少的各城代表。但是，它们一心只想发展技术，却并没有感觉到所有其他城市都很不舒服。

5号过来宣布了一个坏消息：拜神教徒拒绝加入战斗。它们认为没有必要去战斗，无论如何，最终决定战斗结果的都是上帝。然而它们答应祈祷。

这是仁慈一击吗？而出现在斜坡上的敌军纵队却仍在延伸，不断地在延伸。

火、杠杆和车轮工程师来到它身边。公主命令所有的蚂蚁都把触角聚到一块。必须发明出一种武器，把大家从这一险境中拯救出来。

103号公主绞尽脑汁，搜索着记忆中所有的“手指”战争场面。必须利用大家都已经熟悉的火、杠杆和车轮，临时想出一个新的办法。这三种概念在昆虫们的脑袋中转着，搅和在一起。如果它们不马上想出一个办法的话，它们知道，等待它们的必然是死亡。

152.百科全书

死亡：　确切地说，死亡是在7亿年前出现的，从那以前的40亿年里，生命仅仅是单细胞而已。在单细胞的形式下，生命是不会死亡的，因为它能够无穷无尽地进行相同的自我复制。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从珊瑚上看到这种不死的单细胞体系的一些痕迹。

然而，有一天，两个细胞相遇了，谈起话来，并决定一块互补地运作。多细胞生命形式由此产生。同时，死亡也出现了。这两种现象有什么关系呢？

当两个细胞希望结合在一块时，它们就必须进行交流，而它们的交流促使它们进行了分工，以便更有效率。例如，它们将会决定不必双双去努力消化食物，而是一个去消化，另一个则去寻找食物。这样，细胞聚合得越多，分工就越细。它们的分工越细，每个细胞就越脆弱。而这种脆弱不断加重，细胞就失去了原来的不死特征。

死亡由此而来。在现代，我们所见的动物，整体是由分门别类、进行永久对话的无数细胞集合组成的。我们眼睛里的细胞跟我们肝里的细胞完全不一样，前者会赶快发出信号表示它们看见了一盆热菜，以便后者能够在菜肴送进嘴之前马上准备制造胆汁。在人的身体里面，一切都是专门化的，一切都在交流，一切都将死去。

死亡的必要性也可以从另外一种观点来解释。死亡是确保物种平衡的必要手段。如果有一种多细胞生物是不死的，它就会继续专门化，把一切问题都解决掉，变得非常高效，以至危及其他所有生命形式的永恒。

一个肝的癌细胞持续产生肝组织，而不管其他细胞告诉它这已经再也没有必要了。癌细胞有再现古老的不死特征的野心，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它才会把整个组织杀死，有点像那些独自不停说话而不听周围言论的人。癌细胞是内向的，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是危险的。它不顾一切、不停地进行自我复制，而在对不死的疯狂追求中，它最终以杀了所有邻居而告终。

153.马克西米里安在研究

马克西米里安回来时，把门砰地关上。

“怎么了，亲爱的？你看上去有点不对劲。”森蒂娅说。

他看着她，并竭力回忆这个女人身上曾让他着迷的地方。

他强忍着没说出恶狠狠的话，而只是迈着大步走向办公室。

从今天早晨起，他把他的金鱼缸和鱼放到了里面。他托“马克·亚韦尔”掌管他的水中世界。

这对电脑来说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通过食物电阀、电热电阻和水龙头的控制，它完全能够使这个人工世界保持生态平衡。“马克·亚韦尔”自然而然造就了一个有电脑协助的养鱼迷，而那些鱼也明显变得格外高兴了。

警察局局长接上“进化”。他创造了一个英国式的小岛国，并让它在与世隔绝中和邻里战场的庇护下，发展尖端技术。接着他给他们装备了一支现代化船队，以便能够使他们的商业银行遍布全球。这样很有成效。但日本也采用了同样的策略。它不但不感恩，反而挑起了一场战争。2720年，日本人借助他们先进的卫星设备打败了英国人。

“你本来可以打赢的。”“马克·亚韦尔”很有分寸地说。

马克西米里安恼火了：

“既然你这么聪明，那你会怎么做呢？”

“我会更好地保障社会凝聚力。比如说，设立妇女的选举权。日本人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你的那些城市本来应该有更好的氛围，更好的道德规范，更好的军事工程师的创造性，更好的武器和更强大的动力。这样就足以给你带来优势。”

“我输在细节上……”

马克西米里安研究了一下地图和战场，然后终止了游戏，待在他的

凳子上，目光失神地望着屏幕。“马克·亚韦尔”的眼睛在屏幕上瞪得大大的，眨了眨，以便能引起他的注意。

“那么，马克西米里安。你还在为蚂蚁革命而烦忧吗？”

“是啊，你还能帮我吗？”

“当然能。”

“马克·亚韦尔”把自己的眼睛图像从屏幕上抹去，启动自动编程的调制解调器，以便能够联上网络。它上了几条高速公路，又上了几条马路，接着是小径，他好像认得那些小径，它很快便显示出一行字：

“‘蚂蚁革命’有限公司服务器。”

马克西米里安凑近屏幕，“马克·亚韦尔”找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怪不得他们能够不断向外推销革命。他们利用卫星电话通信自己搞定了，而且他们的信息在网上畅通无阻。”这个警察恍然大悟。

服务器菜单指出，从今以后，“蚂蚁革命”有限公司有以下子公司：

——“问题中心”；

——“下世界”虚拟世界；

——“蝴蝶”服装生产线；

——“蚁巢”建筑事务所；

——“蜂蜜水”天然食品生产线。

另外还有一些论坛，每个人都可以在那儿讨论一些关于蚂蚁革命的主题和目的的问题。其他一些论坛人们则可以在上面提议以新观念来建设新社会。

计算机明确指出，全世界有12个中学跟枫丹白露中学联上了网，或多或少地在模仿他们的示威。

“马克·亚韦尔”找到了该死的源头。

马克西米里安对他的电脑刮目相看。他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不但被新的一代超过了，而且连一台电脑也比他强。“马克·亚韦尔”为他在

蚂蚁革命的堡垒上打开了一扇窗。他现在应该好好地加以利用，检查一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并从中找出弱点。

“马克·亚韦尔”和几条电话线联上，并且在“问题中心”的帮助下，显示出“蚂蚁革命”有限公司的基础设施。真是太过分了：这些革命者这么幼稚，这么自信，他们居然向他提供自己组织的信息。

“马克·亚韦尔”翻动着那些卡片，马克西米里安全明白了。这些顽童们仅仅是利用信息网络和最先进的技术，就投身于一场完全崭新的革命之中。

马克西米里安以前总是在想，在这个年代要进行一场革命，那就必须得依赖媒体的支持，尤其是电视。然而这些中学生却既不依赖国家台也不依靠地方台就达到了目的。总而言之，电视的目的在于把平庸的、贫瘠的消息整理成信息播放给无数的相关或无关的观众。而枫丹白露中学的闹事者们，却成功地依靠信息网的帮助，把个人丰富的消息整理成信息传递给数量很少，但却非常相关、非常容易接受的人们。

局长的眼睛睁开了。不但如此，为了政变世界，电视和通常的媒体已不再站在前沿。恰恰相反，它们在其他更谨慎、更持久的工具上，搭上了迟到的火车。只有信息网才使得人们之间牢固而又互相作用的关系得以建立。

第二个诧异是由他们的经济秩序引起的。看看他们的账目，“蚂蚁革命”有限公司即将要积聚一些利润了。然而，它并没有什么大公司，而仅仅是集中了一系列的小型子公司而已。但它可能比庞大且唯一的大公司要更能盈利，因为大公司总是在它自身的等级制度中僵化不前。另外，在这些小公司里，所有的人都很熟悉，人们懂得去相互信任。无用的行政人员和办公室里的指手画脚者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市场。

浏览网络时，马克西米里安发现这个“蚂蚁革命”有限公司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它减少了破产的危险。事实上，如果一家子公司亏损或利润很少，它就会消失，以便能够马上被另外一个代替。不好的主意很快就能够检验出来，并自然而然地被淘汰，无暴利之虞，亦无亏损之险。相反，所有这些很少盈利的子公司联合起来，就能够一点一滴地积聚起财富。

警察局局长问自己，到底是一种经济理论在支配这一组织呢，还是他们革命的自身条件在迫使这些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去创造。用不着仓储

，仅仅是用他们的脑筋在运作，最终他们几乎不承担什么风险。

也许，“蚂蚁革命”给人带来的讯息是：恐龙一族已失宝座，未来社会属于蚂蚁。

必须在这帮顽童成为不可扭转的经济现实面前，结束他们这一狂妄的胜利。

马克西米里安拿起话筒，给“黑鼠”头头贡扎格拨了个电话。

154.灯笼战役

施嘉甫岗侏儒蚁的庞大军队发起了第一轮冲锋，这对新贝洛岗蚂蚁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经过了两个小时的激战之后，它们的防线被联军冲得支离破碎，全面崩溃了。得意扬扬的攻击者们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安营过夜，等到明天再发起致命一击。

103号公主看着部下把中箭着枪、缺肢断腿、奄奄一息的伤员抬回蚁城。它终于想出一条妙计。它把剩下没有受伤的部队召集起来，向它们讲解了制造灯笼的方法。也想到尽管不能把火用作武器，至少还可以用火来取暖和照明。此时它们的敌人实际上并不是数不胜数的侏儒蚁，而是黑夜。但星火能够战胜黑夜女神。

将近半夜时分，出现了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成千上万点微光在新贝洛岗的各个出口往来摇曳。褐蚁战士们把杨树叶做成的灯笼背在背上用来照明和取暖，这样它们既能跑又能看，而敌人却还在梦乡中。

侏儒蚁的宿营地看上去就像是一只黑色的大果子。实际上这是一座活的城池。陷入酣睡的蚂蚁横七竖八地纠缠在一起，构成了城池的墙体和走廊。

103号命令战士们带着灯笼冲进敌营。而它自己也冒险身先士卒杀进了活的城池。很幸运，侏儒蚁仍未从寒夜的麻醉中醒来。

在由随时准备将你撕碎的敌手构成的墙体、地板和天花板之间行进是一种多么令人奇怪的感觉呀！

“我们唯一真正的敌人是恐惧。”它在心中重复道。但黑夜站在了它们这边，在夜神的操纵下侏儒蚁还会睡上好几小时。

5号告诉大家不要在同一地方停留太久，否则灯笼会把“墙体”唤醒，那么它们将不得不陷入鏖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战斗，新贝洛岗的战士们全速前进着。它们仅用大颚作为武器一个挨一个地割开睡梦中敌人的咽喉。

不能割得太深，不然纷纷滚落的头颅会将它们压碎。只要把咽喉割开一半就可以了。夜战对于蚂蚁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战术，因而它们不得不边摸索边战斗，随时总结出夜战的规律。

它们也不能太深入敌城。

没有了空气，灯笼便会熄灭。得先把外层的蚂蚁杀光，然后在屠杀下一层之前把它们像剥洋葱一样搬走。

103号和她的部下马不停蹄地杀戮着。灯笼所释放出的热量和光明对它们来说不啻为一种兴奋剂，激得它们杀性大起。有几次，一整片墙面苏醒过来，它们便被迫投入激烈的战斗。

103号身处杀戮场中，只是想：

“进步就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吗？”

心慈手软的24号则更想罢手离开这个地狱。雄性总来得脆弱些，这是人尽皆知的。

103号公主请它到外面等着，但别走远。

杀，杀，杀，褐蚁战士们直杀得精疲力竭。它们的对手毫无反应，更让它们难以下手。它们越是意识到作为蚂蚁应该在战斗中将敌人杀死，它们屠杀毫无抵抗的敌人时就越踌躇。

它们觉得自己仿佛是秋天的收割者。堆积如山的侏儒蚁尸体散发出的油酸气味变得越来越让它们难以忍受了。新贝洛岗蚁们时不时得跑出营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再回去收拾下一层“墙面”。

103号让大家抓紧时间加快速度，因为它们只有晚上这段时间。

它们的大颚刺入甲壳质的关节处，随之溅出透明的血液。在“走廊”里血流成河，有时候还把灯笼给溅熄了。失去了火焰的新贝洛岗蚁便在稠密的敌丛中沉沉睡去。

103号并没有稍稍喘息片刻，但它一边不停地屠杀，一边脑海中思绪万千，“‘手指’的行为真的像传染病一样险恶，使得蚂蚁们如此相互杀戮吗？”

然而，它知道，那些没有被杀死的敌方战士天一亮就会向它们发起进攻。

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不管朝好的方面还是朝坏的方面，战争都是加速历史进程的最佳方法。

5号不停地割开敌人的喉咙，直杀得大颚也抽起筋来，它停下歇了一会儿，吃了一具敌人的尸体，清洁了一下自己的触角，又重新开始干起自己凶残的活计。

当朝阳在东方露出第一道光线时，新贝洛岗的战士们不得不停止了杀戮。它们得在敌人醒来之前尽快回到蚁城。当那些“墙体”“天花板”和“地板”刚开始打呵欠时，它们撤出了战斗。

满身血迹、精疲力竭的褐蚁战士们回到了焦急等待中的蚁城。

103号公主重又登上城顶观察敌人醒来后会有何反应。很快敌阵便有了反应。当太阳升入天空之后，那座有生命的“废墟”土崩瓦解了，侏儒蚁怎么也弄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它们睡了觉，早上醒来却发现同伴几乎都被残杀殆尽。

残存的部队头也不回就逃回了巢穴。几分钟之后，那些加入反新贝洛岗联盟的蚁城纷纷前来递了降书顺表。

附近所有的蚁城都得知了联军败北的消息，于是一支由几百万个战士组成的军队前来要求加入新贝洛岗联邦。

103号公主和24号王子接见了来客，带领它们参观造火实验室、杠杆实验室和车轮实验室，但没有告诉它们灯笼的秘密。将来的事谁也不知道。也许还会有别的对手要征服。一件武器秘而不宣总比众所周知要更有效。

23号的信徒数量也在飞速地增长。因为除了参加夜战的战士之外，谁也不知道战争是如何胜利的。于是23号趁机宣扬是“手指”满足了它的祈愿。

它断言103号公主在这一胜利中什么作用也没起过，唯一拯救新贝洛岗的是真正的信仰。

“‘手指’拯救了我们，因为它们爱我们。”它煞有介事地说道，但却不知道“爱”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

155.百科全书

缝老鼠屁股的女工：　19世纪末，英国的各个沙丁鱼罐头厂鼠患成灾。没有人知道怎样才能消除这些小动物。在厂里养猫是行不通的，因为猫只会打不能动弹的沙丁鱼的主意，而不会费力去抓会跑的老鼠。

有人想出了用马鬃把一只活老鼠的屁股缝起来。这只老鼠被放脱后继续进食，但却无法正常排泄，于是在痛苦中变得疯狂暴怒。它四处追咬其他老鼠，变成了一只微型猛兽，对它的同类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恐怖杀手。自愿完成这件肮脏工作的女工得到了老板的青睐，加了工资还被任命为工头。但在沙丁鱼罐头厂的其他女工看来，“缝老鼠屁股的女工”无疑是个叛徒。因为只要她们中有一个愿意缝老鼠的屁股，这个缝老鼠的屁股的令人厌恶的活计就会被继续下去。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56.激情中的朱丽

在“蚂蚁革命”的整个“右半脑”中诞生出那么多的全新概念，以至于它的“左半脑”很难跟上节奏，汲取这些概念并付诸实施。到了第7天，它的有限公司已经可以自称位列世界上最多样化的公司之一。

节省能源、再循环、新奇的装置、游戏软件、艺术概念……各种想法纷纷从“神经细胞”中迸射出来。除了经常上国际互联网的人之外，谁也不知道一场微型“文化革命”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着。

经济学老师可不喜欢游戏，他整天都坐在电脑前管理着他们的账目。没有办公室，没有商店，也没有橱窗。他负责管理税务、行政文件和商标注册。

学校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座“蚁穴”了，它的占领者们组成许多生产单位，各自选定一个计划努力工作着。大家再也不为了摆脱白天的工作压力而纵情玩乐了。

“蚂蚁革命”的信息专家们在国际互联网上组织了一个全球性的论坛。

弗朗西娜就像一位日本专家照顾他的盆栽一样细心照顾着她的“下世界”。她并没有干涉“下世界”居民的生活，但只要生态环境出现一点不平衡，她就立刻加以改正。她知道必须使物种多元化。一旦某种动物开始迅速繁殖，她就制造出一种天敌。她采取行动的唯一方式就是增加生命形式。比如，她创造出野猫来控制城里过剩的鸽子。

然后她得创造出这些天敌的天敌，生态循环由此趋于完整。她注意到生态链越丰富多样，就越和谐牢固。

纳西斯不停地完善他的设计。他除了在“下世界”之外还从来没举行过任何时装展示会，但却开始闻名全世界了。

运转最良好的子公司还得数大卫的“问题中心”。他的线路总是十分繁忙。总有那么多人希望从他这里获得答案。大卫不得不把一部分工作委托给一些外部公司，这样有关侦探和哲学的问题更容易得到解答。

在生物实验室里，姬雄把保尔的蜂蜜酒浓缩成一种白兰地，以此作为消遣。在十几支蜡烛摇曳不定的光线中，他装配起提炼烧酒用的全部装备：曲颈瓶、蒸馏器和玻璃管用以过滤、提炼酒精。这位韩国小伙子沐浴在带有甜味的蒸汽中。

朱丽来到他身边，仔细看了看他的设备。在姬雄惊奇目光的注视下，她抓起一支试管一口喝光了里面的液体。

“你可是第一个尝它的人，你喜欢吗？”

她并没有回答，又拿起三支装满了琥珀色饮料的试管大口大口地喝光。

“你会喝醉的。”姬雄提醒她。

“我想……我……想。”年轻姑娘吞吞吐吐地说。

“你想什么？”

“我想今晚和你在一起。”她一口气说了出来。

姬雄朝后退了退。

“你喝醉了。”

“我喝酒就是为了找到勇气对你说这句话。你难道不喜欢我吗？”她问。

他看着朱丽，就像是看着一位女神一样。朱丽从来也没像今天这样快乐过，自从她开始吃饭以来，原本的消瘦体形消失了，曲线日渐丰满起来。革命改变了她的举止，让她举手投足之间更显直率，更有自信，甚至连她的步履也更见优雅。

当她把手轻柔地伸向姬雄那条越来越难以掩饰其激情的裤子时，已然全身一丝不挂了。

他情不自禁地躺到实验台上，端详着朱丽。

朱丽就在他身旁，在蜡烛的橙色光晕中，她的脸庞从来也没有如此令人销魂过。一缕发绺弯弯地贴在她的嘴边，此刻她唯一梦想的就是像上次在夜总会时一样热情地亲吻姬雄。

“你真美，实在是太美了，”年轻小伙语无伦次地说道，“你闻起来

真香……就像鲜花一样香。自从遇上你，我……”

她用一个吻打断了他的话语，然后又是一个吻。一阵风吹开了窗户，蜡烛熄灭了。姬雄想起身把蜡烛重新点上。

她拦住了他。

“不，哪怕是一秒钟我也不想浪费。我真害怕大地会突然裂开，阻止我享受这盼望已久的一刻。即使我们在黑暗中相爱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窗户剧烈地撞击着，玻璃几乎都要碎了。

她的手仍然在摸索着向前伸。这时她虽然看不见，但她的其他官能却发挥到了极限：嗅觉、听觉，尤其是触觉。

她柔软的胴体摩挲着年轻小伙的身体。她那细嫩的皮肤与姬雄粗糙的皮肤接触，让她产生触电的感觉。

在姬雄手掌的轻托下，她感觉到了自己那光滑柔嫩的乳房。她浑身大汗淋漓，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是夜无月。金星、火星和土星在朝他们眨着眼睛。她挺起胸膛，把一头浓密的长发披到身后。随着鼻孔在急促地呼吸空气，她的胸脯也在剧烈地起伏着。

慢慢地，很慢很慢地，她的红唇靠近了姬雄的嘴。

突然，她的目光被什么东西所吸引。一颗闪着明亮火光的巨大彗星刚刚从窗外划过。不，那并非什么彗星，而是“莫洛托夫的鸡尾酒”。

157.百科全书

萨满教： 萨满教几乎存在于所有人类文明之中。萨满① 既不是首领、祭司，也不是巫士和智者。他们的职责就在于让人类与大自然重归于好。

在苏里南的加勒比印第安人中，萨满教的入门学习期长达24天，分为四个阶段，每一阶段学习三天然后休息三天。学习萨满教教义的通常是六位已届青春期的青年，因为这个年纪的人个性仍具可塑性。年轻的学徒们要学习传统习俗、歌曲和舞蹈。他们要观察并模仿动物的动作和叫声，来更好地理解它们。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他们除了咀嚼烟草叶和吸食烟草汁之外几乎不吃任何东西。他们会因为禁食和嚼食烟草而发高烧，以及产生其他一些生理病状。另外在教义传授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有危险的肉体考验，使他们处于生死的边缘，以此摧毁他们的个性。在这使人极度衰弱且危险的最初教义传授仪式结束几天之后，学徒们会“看见”某种力量，并且习惯于精神恍惚的鬼神附身的状态。

萨满教的教义传授仪式是人类适应大自然的模糊回忆。在危险的状态中，人们要么随机应变，要么永远消失。在危险的状态中，人们只是观察，不做判断，不加以理智化。人们学习怎样去忘记。

在入门学习之后，萨满学徒将在森林中单独生活三年。在这期间，他们只能单独在大自然中觅食生存。如果能幸存下来，就可以回到村庄，又脏又累，几乎处于精神错乱的状态。然后将由一位老年萨满负责教授其他教义。老师将尽力让年轻人能够把幻觉变成可以控制的“精神恍惚”的经验。

荒谬的是，这一基于将人类本性摧毁、使其回复到野生动物状态的教育实际上却使萨满变成了超级绅士。在教义学习结束后，萨满在自制力、智力和直觉能力以及道德观念上都比常人来得优秀。西伯利亚的雅库特② 萨满拥有比他的普通同胞多3倍的文化知识和词汇量。

根据《生物哲学》一书的作者热拉丁·昂扎拉格教授的意见。萨满不仅是口传文学的传道者，而且还很可能是其创作者。这种口传文学包

括了构成整个村庄文化基础的神话、诗歌和英雄史诗。现在，人们发现在“精神恍惚的鬼神附身状态”准备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了麻醉药和致幻的毒蘑菇。这一现象暴露出年轻萨满学习质量的降低以及其能力持续的衰退。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58.“蚂蚁革命”的衰败

一只燃烧弹在空中飞行。那是一只带着不祥和凶险的奇怪火鸟。是贡扎格·杜佩翁“黑鼠”党徒们扔出的燃烧瓶。那只瓶子像毒龙一样喷出火焰。不断有燃烧瓶被扔了进来。栅栏门上的被单着起火来，散发出呢绒焦化的气味。一旦床单烧尽，栅栏门又将失去屏障。

朱丽匆忙套上衣服。姬雄想阻止她。但窗外，革命正像一头受了伤的野兽一样发出痛苦的叫声。

她的肝脏急忙投入工作，将影响她正常思维的蜂蜜酒精全部过滤掉。现在不是享乐的时候，该行动了。

她朝走廊跑去。局势失去了控制。“蚁穴”中一片惊慌失措，合气道俱乐部的姑娘们像没头苍蝇似的来回奔忙着。占领者们搬动家具，想把栅栏门上的洞眼给堵住。但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他们无法统一行动，以便在临时应变措施中少浪费些不必要的气力。

“黑鼠”们通过栅栏门发现了帐篷和展台，并对那儿发动了攻击。

在院子里，大家排成一条长龙，一桶一桶地递水救火。但蓄水池差不多快空了。这么做只不过是在浪费宝贵的资源。大卫建议大家用沙土来灭火。

一只燃烧瓶击中了蚂蚁图腾的头部。这只聚苯乙烯昆虫着起火来。朱丽注视着火焰中那巨大的蚂蚁雕像。“不管怎样，火是无能的。”她暗自想道。至于莫洛托夫，她曾在《百科全书》上读到过，这位斯大林的著名部长，这种燃烧弹正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保尔的食品展台也陷入了火海。蜂蜜酒瓶在焦糖气味中炸了开来。

停在学校对面的警车始终都没有什么动静。革命者们想要回敬“黑鼠”的进攻，但女战士们四处传下朱丽的命令：“不要对挑衅行为进行回击，那样正中他们的下怀。”

“有哪条法律规定我们挨了耳光而不能报复的？”一个性急的女战士

问道。

“就凭我们想要使非暴力革命成功的愿望。”朱丽反驳道，“也因为我们比那些小流氓更文明。如果我们去和他们一般见识，那我们就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人。赶快扑灭大火，保持镇静！”

革命者们竭尽全力用沙土与大火搏斗，但“黑鼠”们的燃烧瓶仍在雨点般地坠落。有几个革命者有时也会捡起燃烧弹朝攻击者扔回去，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火势蔓延到了纳西斯的服装展台。他急忙叫道：“那些服装设计可是绝版，得抢救出来。”

但是一切都已经化为灰烬。纳西斯不禁怒火中烧。他操起一根铁棍，打开大门朝“黑鼠”们冲击。毫无意义的大无畏行为。他勇敢地战斗着，但很快就被解除了武装。遭到杜佩翁一伙毒打之后，他双手抱胸倒在了广场上。姬雄、保尔、莱奥波德和大卫冲出去援助他，但为时已晚。“黑鼠”们四下散开，一辆“紧急医疗援助中心”的救护车仿佛偶然经过似的突然出现，立刻把纳西斯抬上车，在尖啸的警笛声中开走了。

朱丽再也按捺不住了：

“纳西斯！他们想要采取暴力，他们要把他抓走！”

她命令女战士去攻击“黑鼠”党。那一小队年轻姑娘冲出栅栏门，把“黑鼠”们追进了附近的街道。虽然与官方的警察部队周旋很容易，但要追上二十几个小流氓却很困难。因为他们穿着便服，可以藏在随便什么地方或者混进人群中。

在这边“警察抓小偷”的游戏中，现在轮到女战士们来扮演警察了。但在学校的范围之外，她们却显得难以胜任这一角色。“黑鼠”们躲在街道里，趁某个女战士落单时将她打翻在地。在搏斗中总是他们占上风。

姬雄、大卫、莱奥波德和保尔也遭到了殴打。

警察局局长在远处用望远镜观察着局势的变化。他注意到这会儿几乎所有的学校保卫者都冲了出来，大门敞开着。革命者最后的主力军正忙着扑灭大火。

事情在年轻的贡扎格的介入下变得容易多了。在那年轻人的血管中涌动的正是省长那种充满活力的血液。马克西米里安后悔没有早些叫他

来帮忙。至于那些革命者，他们并不如他原先认为的那样聪明。只要有一块红布在他们面前一晃，他们就会低着头想也不想地朝前冲。

马克西米里安打电话给省长告诉他这一次有不少人受了伤。

“受了伤，严重吗？”

“是的，可能还有一个死了，他现在在医院里。”

杜佩翁省长想了想：“既然如此，他们已经掉进了暴力的陷阱。做出这一选择的已经不再是我们了。批准你尽快夺回学校。”

159.费洛蒙记忆包：节制生育

费洛蒙：10号

节制生育：

“手指”的数量成几何倍数增长，而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天敌。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如何控制其数量的呢？控制措施如下：

——战争；

——交通事故；

——足球比赛；

——饥荒；

——毒品。

“手指”似乎还没有发现类似于我们那样的生物学控制出生的办法，于是它们生下太多的孩子，然后再让这些孩子死去。

对这一古老的方法应该加以改进，因为生下太多的后代，然后再将那些过剩的后代杀死，这使得它们浪费了许多精力。

尽管采取了种种补救措施，它们的数量仍在疯狂增长。

它们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0亿。

虽然这一数字与这星球上蚂蚁的总数比起来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但问题是一只“手指”可以毁灭数量可观的动植物，也会消耗大量的淡水和空气。

即使我们的星球能够容纳50亿只“手指”，但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手指”无休止地增长，同时也意味着数百种动物和植物的灭亡。

160.宗教战争

103号公主感受到周围蚂蚁们万众一心的精神，年轻、好奇、生机勃勃、热情洋溢。过去它从没如此轻易地调动起这种精神。只有年轻人才时刻准备学习。

在通风口，兵蚁们调节着空气和烟雾的流入。仓库里已经堆满了食物。一些工蚁正在把尸体和实验失败后留下的废物搬到垃圾场去。那些废物呈现出异常丑陋和令人作呕的怪状：皮焦肉烂的蚱蜢看上去就像是一些抽象雕塑，焦黑的枝叶，冒着青烟的石头。

但是在大家的热情背后，103号同时也感觉到一种不快。尽管这种不快并不明显。这是不快或是一种恐惧？

在这新纪元的第四天，103号清楚地看到了那些拜神蚁造成了多大的危害。在各条通道中随处可见它们所画的神秘圆圈，并且因为它们徒劳的祈祷而弄得臭气熏天。

103号曾亲眼看到过地上的世界。它知道“手指”并非什么神明，而只不过是些体态臃肿、行动笨拙、举止与蚂蚁迥然相异的生物而已。它对“手指”心怀敬意，但在它看来那些盲目崇拜“手指”的蚂蚁会把一切都搞糟的。它决心一劳永逸地结束宗教分子的统治。

“如果不把寄生在灌木上的常春藤连根拔掉的活，常春藤就会把灌木给绞杀了。”

103号想要在宗教思想蔓延到每一只蚂蚁的大脑之前就斩草除根。对看不见的神明顶礼膜拜的迷信实在太容易在思想中扎根了。它十分清楚如果它不能在这场小小的赌局中尽早采取行动的话，最后的胜利将不属于它。

它把那12只年轻的兵蚁召唤到跟前：“必须把那些拜神蚁都干掉。”

小分队立刻出发了，13号走在最前面。所有的蚂蚁都抱定必胜的信念。

161.百科全书

海豚的聪明：　　海豚是拥有与自身体积相比脑容量最大的哺乳类动物。假设颅腔体积相等的话，黑猩猩的大脑平均重约375克，人脑重1450克，而海豚的大脑重达1700克。海豚的生活仍是未解之谜。

和人类一样，海豚靠肺来呼吸空气，雌性海豚分娩之后亲自用乳汁哺育幼仔。海豚是哺乳类动物，因为过去它们也曾在陆地上生活过。是的，正如你们读到的：以前海豚也有四肢，能在大地上漫步、奔跑。那姿势应该和海豹差不多。它们在陆地上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某一天，出于无法探究的原因，它们感到了厌烦，便又回到了水中。如果它们还留在陆地上，我们尽可以想象海豚依靠它们重达1700克的大脑到今天会变成什么——我们的竞争对手，或者更可能是我们的“老师”。它们为什么会回到水中呢？因为水有着陆地环境无法比拟的优势。在水中我们可以进行三维空间中的运动，而在陆地上我们只能被束缚在一个平面上。在水中可以不用穿衣服，不用建房屋或者使用暖气。

通过对海豚骨骼进行检查，人们发现它们的前鳍还长有手形骨架，指骨相当长。这是它们陆地生活的遗迹。海豚的手变成了鳍。这当然可以使它们在水中高速运动，但是它们再也不可能制造工具了。也许是因为我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太差，才迫不得已去发明出工具来弥补自身能力的不足。而海豚则完全适应了它们的生活环境，因此它们根本不需要汽车、电视、枪械或者电脑。然而，海豚倒是的的确确发展了它们的语言。这种声学交流机制在声谱上所分布的范围很广。人的语言分布在100到8000赫兹之间，而海豚的“语言”则分布在7000到170000赫兹之间，这就使得它们的语言能够产生更多的细微变化。拿撒勒医疗中心信息交流研究实验室主任约翰·莱利博士认为，长期以来海豚一直期望能与我们人类进行交流。它们会出于本能地接近在海滩上的人们以及船只。它们在海面上跳跃、活动、发出口哨声似乎在告诉我们什么。“在发现人类并不理解它们的意思时，它们有时甚至会表现出厌烦的情绪。”这位专家指出。

埃德蒙·威尔斯

162.进攻枫丹白露中学

暴力。叫喊，烈火。东西破碎声，脚步声。有人摔倒了。威胁声。痛骂声。怒吼声。握紧的拳头。在小流氓的燃烧弹攻击之后，警察部队的催泪瓦斯弹又雨点般地飞来。摧毁一切的火焰之后紧跟而来的是刺激而致盲的毒气。

革命者们四散奔逃，共和国治安部队开始发起冲锋。

帐篷那边已经空无一人了。被包围的人们退进了走廊。不论男女都抓起了木棍、扫帚和罐头盒充当武器。所有可以用来充当自卫武器的东西都被分发到了大家手中。女战士们用手边可以找到的树枝做了些双截棍。

合气道俱乐部的姑娘们没有追到“黑鼠”们。她们中没有受伤的以最快速度赶回了学校，一起回来的还有除了纳西斯之外的另六个“小矮人”。

这回再也没有办法使用消防水龙了，因为水源被切断了。栅栏门已经畅通无阻了。一小队警察在大门处佯攻，而大部分则沿着飞爪绳索从屋顶上偷袭过来。这是马克西米里安的妙计。与其从正面硬攻，不如来个暗度陈仓。

“大家集合起来！”大卫从一个窗口探出身子喊道。

女战士们排成阵势抵抗警察的冲锋。尽管她们斗志顽强，但这几个小姑娘面对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壮汉们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在第一轮冲锋之后，警察部队攻进了校园。守卫者们看着手中的扫把柄和小豌豆罐头之类的简陋武器实在感到力不从心。而双截棍倒是显得更为有效，在合气道女战士的操纵下，发出尖锐的破空之声，打得警察们手忙脚乱，丢盔卸甲，没有了头盔，警察部队经常采用的策略就是边打边撤。

马克西米里安站在对面一幢房子的阳台上，看着他的部队攻占了校园广场，就像是傲然站立在迦太基城下看着它被烈火吞噬的西庇阿一样

。他并没有忘记以前的屡次失败，指挥部队小心谨慎地推进。他可不愿意再犯先前轻视这些年轻对手的错误了。

治安部队从高处到低处，从屋顶到院子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扩大战果。校园中的人群秩序大乱，纷纷挤出大门逃命。警察们为了避免混乱的人群自相踩踏而不想逼得太紧。但其实他们已经逼得够紧的了。

马克西米里安命令立刻恢复供水。最后一批守卫者已经无法继续在着火的帐篷和展台这些战略要地坚持下去了。

朱丽四处寻找剩下的六个“小矮人”。她在计算机实验室找到了两个。大卫和弗朗西娜正忙着从电脑中取出硬盘。

“我们得保留这些磁盘！”大卫喊道，“如果警察得到这些程序和文件的话，就会了解我们工作的全部情况，然后会破坏所有的子公司和商业网络。”

“要是我们连人带磁盘一起被抓住该怎么办？”朱丽问，“那只会更糟。”

“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弗朗西娜说，“我们可以把全部信息迅速转移到国外的盟友那儿，这样‘蚂蚁革命’的思想就能暂时找到一个避难所了。”

金发姑娘焦急地把硬盘装回原处。

“旧金山大学生物系的学生们是支持我们的。而且他们拥有一台巨型计算机可以存下我们的信息。”大卫说道。

他们立即通过卫星电话与美国大学生取得联系，并且把所有文件信息统统传送给了他们。第一个被传送的是“下世界”。单是这一部分的信息容量就大得惊人，包括其中上百万的居民、动物、植物以及环境管理法则和遗传特性随机分配程序。然后他们传送了曾经要求他们代为检验产品的顾客清单。

接着他们传送了“问题中心”的操作程序以及设立时间不长但却无所不包的信息库。然后是莱奥波德的建筑设计图，佐埃的人造触角设计图，纳西斯的服装图样，朱丽的“罗塞塔之石”制作图以及所有参与者和联系人想出的方案。在过去的几天时间里他们就已经积累成千上万的文件包、程序、图样和主意。这是他们的文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留下来。

要不是他们现在不得不把这一宝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们还不会意识到他们所完成的工作量是如此之大。仅仅是“问题中心”中包含的基础性知识的字数就可以抵得上好几百本常见的《百科全书》。

从走廊里传来沉重的皮靴声，警察朝这边来了。

弗朗西娜键入一串指令使电脑调制调解器不再以每秒56000字节的速度而是以每秒112000字节的速度传输信息。

拳头粗暴地砸着门。

弗朗西娜从这台计算机跑到另一台，监控信息的传输。大卫和朱丽则把实验室里的家具挪到门背后堵住大门。警察们开始用肩撞击大门想要冲进来。但是大门被家具堵得严严实实的，一时间还不会被撞开。

朱丽生怕有谁会想到在他们做完这一切之前把连接太阳能电池板的电源线或者屋顶上那根连接卫星电话的电话线切断。但幸好那些警察正忙着与阻挡他们的大门搏斗呢。

“好了，”弗朗西娜说，“所有的文件包都已经传到了旧金山。现在我们的信息已经远在千里之外了。不管我们会发生什么事，其他人还是可以利用我们的经验和发现获取更大的成果，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即便对于我们来说，一切都完了。”

朱丽心中升起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她朝窗外瞥了一眼，看到最后一队异常顽强的女战士仍在与警察们周旋。

“我不认为我们完了。只要还有反抗，就还有希望，我们的事业并未失败，‘蚂蚁革命’依然存在。”

弗朗西娜把窗帘卷成绳索从阳台上挂了下去。她一马当先地沿着绳索滑到了地面上。

那些进攻者终于在门板上打开一处缺口，他们从缝隙中向屋子投进了一枚催泪弹。

朱丽和大卫不停地咳嗽着。大卫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指出还有事情没有做：把硬盘中所有的文件统统抹掉，不能留给那些警察。他急忙在各台电脑上发出硬盘格式化的指令。他们全部的成就顷刻之间就在电脑中消失了。从此以后这里便什么都不存在了。但愿旧金山方面已经全部接收到了他们的信息！

第二枚催泪弹在地板上炸了开来。没有时间再思前想后了。门上的洞越来越大。他们也先后沿着绳索滑了下去。

朱丽真后悔没有在体育课上多下点功夫。但在这种危急关头，恐惧倒成了最好的老师，她成功地降到了院子里。等到滑了下来，她才想起少了什么东西，是《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她触电似的全身一阵寒战。难道她把它忘在了计算机实验室里？她是否应该就这样放弃这本和朋友一般珍贵的书呢？

朱丽犹豫了片刻，打算再爬回那间已经被警察占领的屋子，这下可好，轻松过后又是一阵紧张。但她又想起书是给落在了地下排练室，是莱奥波德向她借去想要查什么东西。

她这一犹豫就再也找不到大卫和弗朗西娜的踪影了。他们已经消失在浓烟和毒雾之中。在她四周只有一些四散奔逃的年轻小伙和姑娘们。

到处都是警察。这些用警棍和盾牌武装起来的巨大黑色细菌从正门那道巨大的缺口蜂拥而入。马克西米里安谨慎地调动着部队。他并不想费心思去抓上500个囚犯，他要的只是抓住带头闹事者，杀一儆百。

他举起手中的高音喇叭：

“快投降！你们不会受到伤害的。”

合气道女子俱乐部的头领伊丽莎白抓起一杆消防水龙，她已经注意到水源被接通了。她抡开胳膊把周围的警察一片片扫倒。她的英勇行为只不过持续了片刻工夫。一些警察从她手中夺下了水龙，试图将她铐起来。她只能使出拳脚功夫杀出一条生路。

“别在其他人身上浪费时间，朱丽·潘松，我们要抓的是朱丽·潘松！”警察局局长握着喇叭喊道。

警察部队都掌握了朱丽的体貌特征。这位被四处围捕的亮灰眼睛姑娘朝消防水龙猛扑过去。她刚抓起一杆水龙，打开保险，警察就把她给包围了。

她体内迅速地涌起一股肾上腺素，她能感觉到身体内部发生的一切变化。她从没像现在这样感到过现实的存在，随着战斗紧张程度的加剧，她的心跳也越来越快了。本能地她的声带喷射出战斗的呐喊：“嗒嗒嗒！”

她朝警察们射出强烈的水柱，将他们打翻在地。但他们仍前仆后继地向前冲。

现在她就像是一架战斗机器，她感觉自己是无敌的。她是皇后，控制着一切，她还能改变这世界。

马克西米里安清楚地看到了她的身影。

“她在那儿。快把这个疯女人抓住！”他命令道。

又是一阵肾上腺素涌起，给予了朱丽奇迹般的力量。她一个肘锤将一名试图从身后攻击她的警察打倒，然后又是准确的一脚将第二名攻击者踢得弯腰不起。

她的各种感觉官能都在向她发出警报。她重新捡起落在地上的消防水龙，像端一架机关枪那样顶在腹部紧缩的肌肉上，又扫倒了一排警察。

在她身上发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奇迹呀？全身1140块肌肉、206块骨头、120亿个紧张运转的脑细胞、长达800公里的神经，她全身上下没有一个细胞不在期望取得胜利。

一枚催泪弹在她的双腿之间爆炸了。她却奇怪地发现她的肺并没有在战斗中出现哮喘的危机。也许是这几天积攒在她体内的脂肪给予了她继续战斗下去的无穷无尽的力量。

但那些警察已经扑到了她身上。防毒面具上那两个大圆眼睛和凸起的过滤器让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些黑乌鸦。

朱丽的双腿拼命挣扎着，连脚上的凉鞋也踢掉了。数十条胳膊紧紧箍在她的身上，锁在她的咽喉和胸脯上。

又是一枚催泪弹落在了她的身旁，在浓重的烟雾中局势更加混乱了。她的双目感到阵阵刺痛，流再多的眼泪也不起作用了。

突然，局势被扭转了过来，那些手臂在拐棍准确而有力的打击下松开了。在这群“乌鸦”中伸出一只手来握住了她的手。

透过烟雾她看清了救她的是大卫。

她想用尽身上仅存的一点体力抓起水龙，但男孩拉着她向后退去。

“来。”这个词语钻进了她的耳朵。

“我要战斗到底。”

她的全身细胞陷入混乱的状态，就连左右两边大脑也发出了互相矛盾的指令。她的双脚不自觉地跑了起来。大卫拉着朱丽朝地下室跑去。

“如果我们逃跑，对我来说那就意味着失败。”她气喘吁吁地说道。

“就像蚂蚁所做的那样，当危险来临时，蚁后会从地下通道撤离的。”

她看着面前巨大的黑暗的暗道入口。

“《百科全书》！”

她慌里慌张地在床单中搜寻着。

“算了，警察马上就会到的。”

一个警察出现在地下室门口。大卫挥舞起拐棍来争取时间。他成功地打退了敌人，关上门，插上插销。

“好了，我找到了！”朱丽扬了扬手中的《百科全书》和她的背包。

她把书塞进包里，抓着背带跟在大卫身后跑进了暗道。他们似乎是在朝某一个明确的方向跑去。朱丽的各种官能和全身细胞好像明白此刻她需要根据外界因素全力展开行动，因此不再像之前那么各行其是，转而恢复了日常的运转：分泌胆汁，把氧气转化成二氧化碳，排出或者转化残留在体内的瓦斯气体，为肌肉运动提供必需的糖分。

在地下迷宫中，警察们失去了他俩的踪迹。朱丽和大卫不停地跑着，来到一处交叉路口。朝左是邻近大楼的地下室，向右是下水道，大卫一把把朱丽推到右边的岔道上。

“我们去哪儿？”

163.拜神蚁之死

朝那儿！13号带领兵蚁小队在蚁道中前进。那些出于疏忽而被留下的气味把它们引向了拜神蚁的秘密藏身之处。这个藏身处就在地下45层，只要搬开堵在入口处的一团蘑菇就可以轻易地进到里面。

兵蚁们小心翼翼地走在通道里，那些长有红外单眼的兵蚁在墙上发现了一些奇怪的雕刻。在这儿，那些蚂蚁们不仅用大颚在墙上刻下圆形符号，还有一些算得上是真正的壁雕的东西。壁雕上刻的图案有的是蚂蚁被圆圈杀死，有的是圆圈在给蚂蚁喂食，还有些是圆圈正在和蚂蚁辩论。这些都是所谓神明的像。

兵蚁小队继续前进，不久便撞上了一道岗哨。这是一只警卫蚂蚁，它那硕大的头颅把入口堵得密不透风。这道有生命的“门板”一发现兵蚁们的气味，便立刻转动大剪刀似的触角发出警讯。那些拜神蚁居然能够在像警卫蚁这样特殊的等级中找到信教者，足以显示出它们的巨大影响力。

那道有生命的“装甲大门”最终还是死在了兵蚁们的猛烈攻击下。在警卫蚁宽大的额头上出现了一条还在冒烟的通道。兵蚁们冲了进去。一只拜神教的蚂蚁射手刚巧经过那里，一边射击，一边朝这边跑来。但在还未造成任何伤亡之前它就被击毙了。

弥留之际，拜神蚁爬了几步，挣扎着略微伸展自己的肢腿。突然，它一阵抽搐，僵硬的肢体形成一座“丰”形十字架③ 。它用尽最后一点气力吐出一句话：“‘手指’是我们的神。”

164.百科全书

厄庇墨尼德[4] 悖论：“这句话是错误的。”这句话本身就构成了厄庇墨尼德悖论。哪一句话是错的？这一句话。如果我说它是错的，我所说的却是事实。所以这句话并没有错，也就是说这句话是真的。这句话正反映其逆命题是正确的。这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循环。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65.在下水道中

他们在黑暗中前进，在散发着恶臭、滑溜溜的黑暗中前进。根本无法分辨出东南西北来。他们的冒险还从未达到过如此的程度呢。

她食指末梢所触摸到的柔软而又温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一堆粪便？一种霉菌？是动物？还是植物？它是不是有生命的呢？

再往前行，是一段尖头的东西，这儿有一块潮湿的圆板。长毛的地面、粗糙的地面、黏滑的地面……

她的触觉仍嫌不够敏锐，无法为她提供准确的信息。

像是为给自己鼓起勇气似的，朱丽下意识地轻声哼起了“一只绿色的小老鼠，在草丛中飞奔”。然后她意识到凭着歌声的回响，她多少可以估摸出面前空间的大小。即便她的触觉不够敏锐，她的声音与听觉却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她发现在黑暗中闭上双眼反倒看得更加清楚。实际上她正如同一只身处黑暗洞穴中的蝙蝠，依靠收发声波来感觉周围的一切。声波愈是尖锐，她就愈能把握他们四周的环境直至发现横在他们面前的障碍。

166.百科全书

学习睡眠：　　在我们的一生中大约有25个年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然而，我们却不知道如何掌握睡眠质与量的关系。能够让我们恢复精神的深度睡眠每个晚上只持续一小时左右，而且被分割成好几段。这些持续15分钟左右的片段就像歌曲的反复部分一样每隔一个半小时出现一次。

有时候，人们连续睡上10个小时但却没有经历深度睡眠状态。他们醒来之后依然会感到疲倦。

与此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尽快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就可以每天只睡上一小时。把这一小时充分利用起来便可恢复体力。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必须了解自身的困倦周期。假设倦意在18点左右出现，那每隔一个半小时，这种倦意都会重复出现一次。比方说倦意出现在18点36分，以后几次就很可能出现在20点06分，21点36分、23点06分……这些就是深度睡眠开始的精确时间。

如果我们精确地按照这些时间中的某一个就寝，然后3个小时之后醒来（当然是在闹钟的帮助下），我们就可以逐渐使大脑习惯于压缩睡眠过程而只保留最重要的那一阶段。这样我们只需极少的时间就可以充分恢复体力，醒来之后将感到精神突变。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课堂上教会孩子们如何控制睡眠。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67.死者的祭礼

战士们沿着通向拜神蚁隐藏处的通道前进。墙上的圆形符号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了。神秘的圆圈，不祥的圆圈。

兵蚁小队来到了一个摆满奇怪“雕塑”的大厅里：一些蚂蚁的尸骸摆成战斗的姿态。

13号和它的小队人马吓得纷纷后退。这些尸体实在太诡谲了。兵蚁们知道拜神蚁喜欢保留死去蚂蚁的遗骸以此来纪念它们过去的存在。它们想起了一条艰深难懂的蚂蚁俗语：“死者应该回到地面上。”

应该把这些尸体扔出去。肌体分解时释放出的油酸气体是任何蚂蚁都无法忍受的。

兵蚁们惊恐不已地注视着这一可怕的景象。这些纹丝不动的尸体仿佛在嘲笑它们，但在那上面根本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

“也许这正是拜神蚁的巨大力量之所在，它们死亡之后要比活着的时候更具威力？”13号想道。

103号公主曾对10号讲述过等到“手指”不再将死者的尸体扔进垃圾堆里时，它们的文明就会得到复兴。这并不奇怪。一旦人们开始尊重尸体，这就意味着他们相信死后还有一次新生，期望能够进入天堂。不把尸体抛弃，这一行为比它表现出来的要意味深长得多。

“建立公墓是‘手指’的特性之一。”103号看着这些僵硬的“雕像”自言自语道。

兵蚁们终于按捺不住，蜂拥而上将那些空朽的躯壳捣成粉末。它们把干枯的触角踩踏在脚下，击穿那些中空的头颅，把胸廓的残片扔得到处都是。那些空壳在一片沉闷的响声中冰消瓦解了。只剩下一堆毫无用处的残肢断躯。

兵蚁们并不过瘾。被它们打败的“敌手”实在太脆弱了。

它们冲进一条横向的蚁道，来到一个宽阔的房间里。一大群蚂蚁正

竖着触角静静地听着它们中的一个爬在高处向它们布道。这应该就是侦察部队所说的“占卜室”了。

幸好警卫蚂蚁和射手发出的报警费洛蒙还没有传到这里。那些设在过于曲折的走廊尽头的藏身处都会有这样的不利之处，费洛蒙气体很难传到那些地方。

兵蚁们悄悄地走了进去，混迹于听众之间。那位正在布道的就是23号，拜神蚁称它为“先知”。它爬在高处，俯视着脚下的触角，宣称巨大的“手指”监视着蚂蚁的一切行动，让它们经受考验，以取得进步。

这太过分了。13号发出了进攻的信号。

“把这些病态的拜神蚁统统杀死。”

168.继续追捕

朱丽的歌声再也不能让她安心了。

突然，他们听到下水道里传来一阵低沉的声音。一些小红点靠近了他们。那是老鼠的眼睛。在“黑鼠”之后有真的老鼠袭来。看来一场新的对抗在所难免。这些老鼠个子虽然小得多，但数量却大得惊人。

朱丽缩进了大卫的怀里：

“我害怕。”

大卫挥动拐棍把这些小动物赶走。有几只呆头呆脑的还在拐棍下丢了性命。

他们刚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马上又传来一阵响动。

“这一次可不是老鼠了。”

几束手电光柱在下水道里晃动着，大卫立刻命令朱丽趴在地上。

“我好像看到那儿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一个男低音响了起来。

“他们朝我们这边过来了。看来没别的法子了。”大卫轻声说道。

他把朱丽推入水中，自己也跟着潜下了水。

“我肯定听到两声‘扑噜’声。”那个低沉的声音又说。

几只靴子沿着岸边跑了过来，踩在水洼中踩得水花四溅。大卫和朱丽刚沉入污水中，手电光就照到了他们头顶的水面上。大卫把朱丽的脑袋按在了水中，她本能地屏住了呼吸。这一天来她可什么事都遇上过了。她的肺中又开始缺氧了。更可怕的是她感到有一根老鼠尾巴从她脸上划过。真没想到老鼠居然也会游泳，她本能地睁开眼睛，看到两团光斑把漂浮在他们头顶上各式各样的垃圾照得一清二楚。

警察们站在原地没动，手中的电筒照向远处水面上的垃圾。

“我们等一会儿，要是他们躲在水里，总是要浮出水面呼吸的。”其

中一个说道。

大卫的眼睛也在水底下睁着，他向朱丽示意怎样只把鼻子伸出水面进行呼吸。幸亏脸上还有鼻子这么一个凸起物，可以在伸出水面的同时，其他部位仍浸在水中。朱丽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人的鼻子是朝前长的，这下她总算是知道答案了，那就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拯救它的主人。

“要是他们在水底的话，早就该站出来了。”第二个警察答道，“没有人能在水里待上这么长的时间。那些‘扑噜’声一定是老鼠发出来的。”

那两个警察决定继续他们的追查工作。

等到他们手电发出的白色光晕远去之后。朱丽和大卫一下子就把脑袋整个伸出水面，一边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一边尽量不发出太大的声音。朱丽的肺还从未经受过如此重大的考验呢。

他俩还在贪婪地呼吸着氧气，突然一束更加强烈的光柱射到了他们的身上。

“站住，别轻举妄动。”那是马克西米里安·里纳尔警察局局长的声音，手中的电筒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这两个革命者。

他走了过来。

“唉呀，原来是我们的革命女王朱丽·潘松小姐本人呀。”

他帮着两个俘虏爬出腐臭的脏水。

“把手举起来，欣赏蚂蚁的小姐和先生，你们被逮捕了。”

他瞧了瞧手表。

“我们什么违法的事也没做！”朱丽无力地抗议道。

“这一点得由法官来决定。就我这方面而言，你们做了最不可原谅的事：在这个秩序井然的世界中制造了一点小小的混乱。我认为这种行为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但如果我们不推这世界一把的话，它会像一潭死水一样不再发展的。”大卫说道。

“谁要求你们推动世界的发展了？看来你们想就这一问题讨论一下？没问题，我有的是时间。要我说呀，正是因为有了像你们这样自以为

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我们人类才会如此多灾多难。那些最最可怕的灾难正是所谓完美主义者的杰作，那些最最危险的疯狂念头正是在自由的名义下付诸实施的。惨绝人寰的屠杀总是披着对人类终极关怀的外衣。”

“我们是可以让这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朱丽斩钉截铁地说道。她已经找回了革命女战士的气魄与镇定。

马克西米里安耸了耸肩膀。

“人们希望的仅仅是让这世界保持和平的状态。人们需要的除了幸福，一切都应静止，不要疑问和改变。”

“如果不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朱丽诘问道。

“很简单，从这个世界获益。”警察局局长反驳道，“去享受舒适的生活，树上的果实，落在脸上微温的雨点，干草床垫，暖人肺腑的阳光。这一切从亚当那时起就开始了。而这世界上第一个人，这个傻瓜把一切都给糟蹋了，就因为他想获得知识。我们不需要知识，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去尽情享受我们拥有的一切。”

朱丽摇了摇头：

“一切都在不停地扩张、改良，变得更为复杂。每个人都努力比前人做得更好。这是很正常的事。”

马克西米里安不甘就此认输。

“正是因为想做得更好，人们才会去发明原子弹和中子弹。我确信停止‘做得更好’的妄想才是最明智的。等到后人和他们的先辈生活得一模一样的那一天，和平就会到来。”

忽然，空中传来一阵嗡嗡声。

“噢不！怎么又来了！千万别在这儿出现！”警察局局长大喊大叫道。

他猛地转过身去，忙不迭地从脚上脱下鞋子。

“还想再来一场网球比赛吗，你这可恶的小虫子？”

他的胳膊朝空中挥去，仿佛是在与一个幽灵搏斗。突然他伸手捂住

了脖子。

“这下它赢了。”他刚说完，双膝一软，倒了下去！

大卫疑惑不解地看着倒在地上的警察局局长。

“他这是在和谁打呢？”

大卫镇定自若地拾起电筒对准了警察局局长的头部。在他的面颊上爬着一只昆虫。

“一只胡蜂。”

“这不是胡蜂，这是一只会飞的蚂蚁！它好像要告诉我们什么。”朱丽说道。

那只昆虫用大颚咬破马克西米里安的皮肤，然后用鲜血在他脸上一笔一画地写道：“跟我来。”

朱丽和大卫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但这不是在做梦。

在警察局局长的脸上的的确确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字：“跟我来。”

“跟一只会用法语写字的飞蚁走？”朱丽满腹疑虑地说。

“鉴于目前的形势，”大卫说，“我甚至可以跟着爱丽丝的小白兔去漫游仙境。”

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只飞蚁，等着它告诉他们该朝哪个方向走，但小昆虫还没来得及起飞，一只浑身长满疣子和脓包的蟾蜍从水里跳了出来，伸出长长的舌头，一口把他们的“蚂蚁引路人”给吞进肚里去了。

朱丽和大卫重新钻进了迷宫般的下水道。

“现在我们去哪儿？”年轻姑娘问。

“为什么不到你妈那儿去？”

“绝不。”

“那去哪儿？”

“去弗朗西娜家？”

“不可能，警察肯定知道我们的住址，他们一定在那儿等着我们自投罗网呢。”

朱丽的脑海中闪过了所有可能的藏身处。突然，她想起了什么。

“我们去哲学老师家！有一次他建议我到他家去休息一下，还给了我地址。他家就在学校旁边。”

“太好了，”大卫说，“就去他家，我们快从这儿出去。古语云：‘先行动，后思考。’”

他们俩飞奔而去。

一只慌乱的老鼠会更愿意躲进下水道，而不是冒着被汽车碾死的风险。

169.百科全书

鼠王之死： 在挪威，有几种鼠类会举行被自然学家称为“鼠王选举”的仪式。整整一天之内，所有的年轻雄鼠凭借它们锋利的门牙捉对厮杀。那些体质较弱的逐渐被淘汰出局，直到最后的两只老鼠进行决赛。行动最为敏捷同时也最好斗的那一只将赢得胜利。胜利者会被推选为国王，因为它无疑是种群中最优秀的雄鼠，其他的老鼠都会跑到它面前，俯首帖耳或者露出臀部以示臣服。鼠王挨个轻咬它们的鼻子，表示它是主宰，并接受它们的顺服。然后鼠群向它献上最好的食物和最最热情、气味最浓郁的母鼠，并把位置最深的洞穴留给鼠王，让它庆祝自己的胜利。

但等到鼠王纵欲后精疲力竭、半睡半醒之时，一件怪事发生了：两三只刚才还表示效忠的年轻雄鼠跑来咬断鼠王的咽喉，挖出它的内脏，然后像咬开一枚核桃那样熟悉地揭去鼠王的颅骨，取出它的大脑，让种群内全体成员分而食之。也许它们以为吃了鼠王的大脑之后它们也能拥有它那样的优点。

在人类中也有类似的事。人们往往喜欢挑选出国王，然后享受把他粉身碎骨的巨大乐趣。要是有谁要把你们推上宝座的话，千万别轻信，否则很可能落得与鼠王一样的下场。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70.围捕

“毁灭。”

兵蚁们朝拜神蚁冲杀过去。等到先知23号明白过来，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费洛蒙警报朝四面八方蔓延开去。短短几秒钟之内，局势就一片混乱了。

到处都有拜神蚁不断倒地，它们伸开六腿作十字架状，临终之时说着那句神秘的咒语：“‘手指’是我们的神。”

其他的拜神蚁勉强组织起来抵抗这场突如其来的袭击。蚁酸弹在空中呼啸着划过。有些蚂蚁被击中了。而那些射空的流弹把整个天花板都打落了下来。

23号把几个随从招到身边。“你们得把我救出去。”

宗教不仅导致了死者祭礼的产生，而且还让祭司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一些拜神蚁战士急忙围在23号身边，用血肉之躯组成了一道城墙。另外有3只巨大的工蚁全力掘出一条通道，好让先知逃走。

“‘手指’是我们的神。”

洞中已经尸横遍野了。为了不让敌人完成最后的殉教仪式，世俗蚁们割下了它们的头颅。

进攻被这项斩首的工作给耽搁了。先知23号趁机带着一些在屠杀中死里逃生的部下从坑道逃走了。

这一小队拜神蚁在通道里拼命逃窜着，世俗的兵蚁们在它们身后紧追不舍。在这场追与逃的赛跑中，一些拜神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它们的先知。在蚂蚁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有这么多蚂蚁为了保护它们中最紧要的一员而命丧黄泉。即使是蚁后也不曾受到过如此虔诚的待遇。

“‘手指’是我们的神。”

在发出死亡的呼喊之后每一具尸体都变成了僵硬的十字架。有时通道整个被拜神蚁的尸骸给堵上了。追捕者不得不一条一条地把它们的腿割下来，打开通道。

拜神蚁只剩下最后十几只了。但它们比追捕者更熟悉地形，知道该在什么地方拐弯来把敌人甩开。忽然一条蚯蚓堵住了它们的去路。23号鼓励它那些伤痕累累、精疲力竭的部下说：

“跟我来。”

它朝着那条蠕虫猛冲过去，在信徒们惊愕的目光注视下，用大颚在蚯蚓身上挖出了一条沟槽。这道伤口就好像是巨轮上的一处舱门。它打算把蚯蚓当成一架地下掘进机来用。凑巧的是这条蚯蚓的身躯相当肥硕，那一小队蚂蚁统统钻进了它的身体内，但并没有杀死它。

这只环节动物被激怒了，这是它在感到这么多异物进入自己体内后的正常反应。但它的神经系统极不发达，于是便带着这些“乘客”继续它的地下之旅。

等到13号和其他兵蚁赶到这儿时，那条黏糊糊的硕大管子已经钻进墙壁里去了。世俗蚁无法得知它是朝哪个方向去的。是朝上爬了呢，抑或是钻入了更深的地下？

这环节动物的气味还不足以让它们在蚁城迷宫般的通道里追踪发现它。就这样，蚯蚓带着逃亡的拜神蚁平安地脱离了险境。

171.在哲学老师家

当哲学老师看到朱丽和大卫出现在他家门口时并没有感到吃惊，没等他们开口，他倒先提出他俩可以暂时住在他家。

朱丽赶忙冲进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总算是把身上的污垢和下水道那可怕的气味都给洗干净了。她把脏衣服扔进了垃圾袋，穿上了老师的一套运动装。幸好运动衫是不分男女的。

把自己洗干净之后，她惬意地倒在了客厅的长沙发里。

“谢谢，老师，您救了我们。”大卫说道，他也穿上了一套运动装。

老师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酒，摆上了些花生，便去准备晚饭了。

晚餐是鲑鱼三明治、鸡蛋三明治和醋渍柑花蒂三明治。

哲学老师一边吃一边打开了电视。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提到了他们。朱丽调大了音量。电视上马赛·沃吉拉正在采访一名警察，后者解释说那个所谓的“蚂蚁革命”实际上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搞的骚乱，伤员中包括带头闹事的一名高中生，他现在正处于昏迷状态。

在荧屏上出现了纳西斯的照片。

“纳西斯昏迷了！”大卫惊叫道。

朱丽的确看到他们的服装设计师被一群“黑鼠”分子殴打，然后被救护车带走了。可实在难以想象他还处在昏迷状态！

“我们得去医院看他。”朱丽说。

“不行，”大卫反对道，“我们一到那儿就会被抓住的。”

在电视上出现了一张印有“蚂蚁”乐队八名成员照片的布告。他们欣慰地得知另外500人和他们一样也都逃脱了。其中也包括伊丽莎白。

“好吧，孩子们，这下祸可闯大了！你们最好给我老老实实地待在这儿，等事态平息下去再说。”

哲学老师给他们每人一杯酸奶作饭后甜点，然后起身去煮咖啡。

朱丽愤愤不平地看着电视里报道了这场“蚂蚁革命”给枫丹白露高中造成的损害：洗劫一空的教室、撕烂了的校旗、被扔进火堆里的家具。

“我们成功地证明了进行一场非暴力革命是完全可能的。他们竟然连这一点也要加以否定。”

“那当然。”哲学老师插嘴道，“你们的朋友纳西斯现在情况很糟。”

“但这都是‘黑鼠’们干的。这些地道的破坏分子！”朱丽高声说道。

“毕竟在六天的时间里，我们的革命一直都是非暴力的。”大卫补充说。

老师撇了撇嘴，好像对他们的辩词不屑一顾的样子。

“有些事你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不采取暴力，就不会有轰动效应，也就不会让别人感兴趣。你们的革命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就因为这是一场非暴力的革命。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想对大众产生影响，就必须出现在八点钟的新闻节目⑤ 里，而要出现在八点档的新闻里，就必须有死亡、交通事故、泥石流，随便什么，只要流血就行。人们只对那些违反人性的、让他们感到害怕的事感兴趣。你们那时候要是杀死几个警察，哪怕只有一个也就好了。一味鼓吹非暴力只能让你们的革命变成一个学校节日或者是高中游艺会，仅此而已。”

“您是在开玩笑吧！”朱丽抱怨道。

“不，我是认真的。幸亏那些小法西斯来攻击你们，不然你们的革命最后只能在一片嘲笑声中收场，一些出身良好的孩子占领一座历史悠久的高中用来缝制蝴蝶形状的衣服，这只能被引为笑柄而不会让人肃然起敬。你们真应该感激他们把你们的同伴打成昏迷，要是他死了，你们至少还会有一位殉道者！”

他这番话是认真的吗？朱丽在心中盘算着。她很清楚选择非暴力的道路使她的革命不具备太多的尖锐性。但她正是严格按照《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的教导来开展这场革命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就成功了吗？非暴力革命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你们的革命失败了。”

“毕竟，我们还是建立起牢固的商业网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革命还是成功的。”大卫说道。

“那又能怎么样？别人根本不会把这放在眼里。一件事要是没有得到电视摄像机的证实，就等于没有存在过。”

“但……”大卫又说道，“我们亲手扼住了命运的咽喉，我们建立了一个既没有上帝也没有主人的社会，正像您以前对我们说过的那样。”

哲学老师了耸了耸肩。

“这正是弱点之所在。你们尝试了，但你们失败了。你们把这场革命变成了一场闹剧。”

“这么说您对我们的革命并不太满意？”朱丽对他这种语气惊讶不已。

“是的，一点也不满意。进行革命得遵守规则，其他的事也一样，要我给你们打分的话，20分里给你们4分都嫌勉强。你们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相反我会给‘黑鼠’18分。”

“我不明白。”

哲学老师从烟盒里取出一根雪茄，仔仔细细地点着后抽了起来，心满意足地一口一口吐着烟圈。

朱丽注意到他时不时抬头去瞧客厅墙上那架大挂钟，这才明白他说这番话只是为了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拖住他们。

她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但为时已晚，外而传来了警笛声。

“您把我们给出卖了！”

“我不得不这么做。”哲学老师说着避开他们愤怒的目光，漫不经心地抽着烟。

“我们这么相信您，而您竟然出卖我们！”

“我只不过帮你们进入下一阶段，我要告诉你们这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你们对革命的认识就完整了。下一阶段就是：监狱。所有的革命者都要经历这一阶段。为事业而牺牲的英勇要比非暴力的空想主义更适合你们。说不定这次还会有记者来采访你们呢。”

朱丽感到一阵恶心。

“您不是说过要是过了20岁还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是愚蠢的吗？”

“是的，我说过。但我还说过谁要是过了30岁还是无政府主义者那就更愚蠢。”

“您不是说过才29吗？”大卫问。

“很抱歉，昨天是……我的生日。”

大卫抓住姑娘的胳膊。

“你没看到他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吗？我们快离开这儿，还有机会逃脱的。谢谢您的三明治。再见，老师。”

大卫推着朱丽来到楼梯上。不能走大门，警察可能已经在下面了。他拉着姑娘一直跑到顶楼，从气窗翻到了屋顶上，然后越过了一个又一个鳞次栉比的屋顶。当大卫催促朱丽沿着一处下水管往下爬时，她才回过神。下滑时大卫把拐棍叼在嘴里以免碍手碍脚。

他们一落地便撒腿就跑。大卫虽然拖着一条腿，但在拐棍的帮助下他的速度还是够快的。

夜色十分美丽，枫丹白露的大街上依然人来人往。朱丽担心有谁会认出她来，随即又希望某个支持者会出来帮助他们。但谁也没有注意到她。革命已经烟消云散了，朱丽再也不是女王了。

警察们仍在后面紧追不舍。朱丽对此已经厌烦透了，她开始感到疲倦。臀部和腹部新近攒下的脂肪已经不足以为她的高速奔跑提供足够的能量了。

附近一家超市的霓虹灯不停地闪烁着。朱丽记起在《百科全书》上写着要注意观察各种迹象。超市的招牌上写着：“在这儿您可以找到所有您需要的。”

“进去。”她对大卫说。

警察就在他们后面，但商店里拥挤的人群很快就把他们给吞没了。

大卫和朱丽在货架间隐蔽穿行，以成排的吸尘器和洗衣机作掩护，跑到了青春服饰柜台那儿，混迹在蜡制模特中间纹丝不动。

拟态，昆虫首选的消极防御策略。

他们看到警察对保安人员吩咐了几句，然后从他们身边走过，看也没看他们一眼，就从他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现在去哪儿呢？

在玩具角，有一座红色荧光的尼龙帐篷在等着他们。朱丽和大卫钻了进去，躲在一堆玩具下面，等到四周渐渐安静下来，他俩就像两只心惊胆战的小狐狸一样蜷缩着进入了梦乡。

172.黑夜中

拜神蚁在蚯蚓体内跟着它在地下穿行。四周一片黑暗，黏稠而恶臭。它们被蠕动的内脏包围着，那气味直令它们作呕。但它们知道，外面等待它们的只有死亡。

它们到了蚯蚓的身体里才明白这种环节动物是怎样行走的。蚯蚓先是吞下泥土，然后通过消化系统，在瞬间之内从肛门排出体外，就像一架喷气式发动机一样，只不过吸入和喷出的是泥土而已。

蚂蚁们各自散开好让泥团通过。从外面看，蚯蚓的头部先膨胀起来，接着膨胀移至尾部，以此来加快行进速度。就这样它带着腹中的蚂蚁穿过了新贝洛岗城。

蚯蚓和蚂蚁曾签订过和平共处条约，蚂蚁允许蚯蚓在它们的巢穴中穿行，不仅很少吃掉它们，还给它们喂食。作为回报，蚯蚓替蚂蚁挖掘通道。对于蚂蚁们来说，这种通道更易于加固。

处于这样一个黏稠的环境中，拜神蚁们依然提心吊胆得大气也不敢喘一口。“我们这是去哪儿？”其中一只向先知问道。

23号回答说现在只有出现奇迹它们才能得救。它要祈祷神灵向它们伸出援助之手。

蚯蚓从蚁城的顶部钻出地面。可它的头部刚一露出，一只山雀便俯冲下来，把它叼在嘴里，根不没想到在蚯蚓的肚子里还带着一群蚂蚁乘客呢。

“发生了什么事？”一只蚂蚁问道，它的内耳告诉它它们正在不断向上升。

“我想这一次神灵肯定听到了我们的祈祷，它们正把我们带去它们的世界。”先知23号一本正经地说道。它和它的部下一同滑入了那只直冲云霄的山雀胃里。

173.百科全书

尤卡坦族对宗教的阐释：　　在墨西哥一座名为希居马克的小村庄里，那里的尤卡坦印第安人采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来信仰他们的宗教。在16世纪时，西班牙人强迫他们皈依了天主教。但在第一代传教士死去之后，西班牙并没有派去新的神甫。因为这个地区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然而在随后的三百多年内，希居马克的居民们依然保持着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只不过他们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便用口传教义的方式代替了原来的祈祷和其他仪式。墨西哥革命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政府决定向各地派驻官员，实现对全国真正的管理和统治。其中一位在1925年被派到了希居马克。这个官员到任后参加了一场弥撒，他发现当地居民通过口传教义把拉丁语圣歌几乎完整保留了下来。但是岁月还是给这里的宗教带来了一些变化。希居马克的居民用三只猴子来充当神甫和教堂执事。这一传统历经岁月蹉跎一直给保留了下来。

这些猴子无疑是仅有的几个参加过所有弥撒的“天主教徒”……这三只猴子。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74.超级市场

“妈咪，印第安帐篷里有人！”

一个小孩用手指着他们说。

朱丽和大卫也来不及细想自己怎么会一觉醒来穿着运动衫躺在一座荧光帐篷里的，趁别人没想到要向保安报警前便从帐篷里钻了出来。

一大早超市里便挤满了人。

五彩缤纷的食品堆得像小山一样，让人不禁有置身于阿里巴巴的藏宝洞内的感觉。

伴着从扬声器里传出的音乐节奏，行色匆匆的顾客们推着手推车在挑选商品。超市里播放的是维瓦尔第[6] 的《春天》。被故意加快的节奏催促着顾客们快些买他们的东西。

节奏便是一切，控制节奏的也控制着人们的心跳。

他们的目光被那些上面写着“隆重推出”“大减价”“买一送一”的红色标签牌所吸引，对于大多数顾客而言，如此之多的食品展现在他们眼前，就如同海市蜃楼一般，太过奢侈、太过华丽，好像随时会消失似的。铺天盖地的报道让他们觉得正处于两次经济危机之间的过渡时期，必须抓紧时间充分加以利用。

极其荒谬的是，西方人的生活越是和平安宁，他们就越会疯狂地迷恋食物，生怕会失去这些。

无数的食品朝着各个方向，甚至朝着空中伸展开去，一眼望不到尽头。罐头、速冻食品、真空包装食品、净菜。从农业食品学工程师脑中诞生出来的素的、荤的、化学组合的食品。

在放饼干的货架，好几个小孩子从货架上取下袋装饼干嚼得津津有味。然后把空口袋扔在地上。

大卫和朱丽身上不名一文，于是也跟着小孩子一块儿吃了起来。孩

子们看到居然会有大人学他们的样儿，便兴高采烈地抓起一把把糖果塞到他们手中：甘草汁糖、咖啡软糖、松糕糖、沼地锦葵糖、口香糖。早饭的时候吃糖果多少有些让人反胃，但饥肠辘辘的逃亡者也顾不得挑三拣四了。

吃饱之后，朱丽和大卫悄悄地朝出口处摸去。经过“未购物通道”时，他们发现有两架摄像机监视着出口处。

一个保安在后面跟着他们。大卫暗示朱丽走快些。

这会儿超市里响起了“齐柏林飞艇”⑦ 乐队的《通向天堂的阶梯》，这首曲子的节奏是一种开始时从容不迫，然后乐速渐快，最后戛然而止的结构，这正是超市顾客心态的真实写照。

两个高中生的脚步跟着音乐逐渐加快，后面的保安也加快了速度。现在没什么可怀疑的了，他们的确是在跟踪他们。他们不是通过摄像机看到他们在偷吃饼干，就一定是通过报上的通缉令认出了他们。

朱丽走得更快了，“齐柏林飞艇”的速度也更快了。

还没走出“未购物通道”多远，他们就跑了起来。大卫心中十分清楚，绝不能在一个警察或是一条狗面前奔跑。但此时恐惧战胜了理智。他们这一跑，保安的哨子便发出了刺耳的声音，几乎把四周顾客的鼓膜都要钻破了。有好几个收银员立刻丢下手里的活儿，朝他们包围过来。

逃亡又开始了，得赶快。

朱丽和大卫拼尽全力突破收银员的阻拦冲到了大街上。大卫的脚步也不怎么蹒跚了。有时候类风湿性关节炎实在是一种让人消受不起的奢侈。

超市雇员并不肯就此罢休。他们一定是经常这么追捕小偷的。对他们来说这无疑是排解日复一日单调工作的一种消遣。

在逃亡者身后一名营业员一边跑一边晃着手中的催泪弹，一个搬运工手里挥舞着一根铁棍，而一名保安则扯开嗓门高声叫道：“抓住他们，抓住他们！”

大卫和朱丽拐进了一道死胡同。这下走投无路了。没多久收银员就把他们给堵住了。突然一辆汽车冲了过来撞开营业员和观看热闹的人。车门立刻打开。

“快上车！”一个脸上蒙着绸巾、戴着墨镜的女人对他们喊道。

175.统治

所有的拜神蚁都被消灭了。只剩下它们所崇拜的图腾，那块儿白色的布告牌。

103号公主吩咐造火工程师把这也处理掉。它们把布告牌放在干树叶堆上，然后小心翼翼地用一块儿红得发白的炭木引燃了火堆。顷刻之间布告牌连同它的秘密一起被烧掉了。但是如果蚂蚁们看得懂人类文字的话，它们一定会看到布告牌上写着：“小心火灾，此地禁止烟火。”

蚂蚁们看着“手指”的纪念物化作一缕青烟。103号这下心里踏实多了。拜神教的主要标志之一——巨大的白色图腾被烧成了灰烬。

它已经得知先知23号从13号率领的小分队手里逃脱了。但它并不担心这一点。那先知已经无权无势，再也不能惹是生非了。而那些仅存的党羽迫于形势很快会回来自首的。

24号来到它身边：

“为什么蚂蚁们总是要在信与不信之间做出选择，无视‘手指’和执迷不悟地崇拜它们同样都是愚蠢的。”

在103号公主看来，面对“手指”所能采取的唯一聪明的态度就是“讨论”，并且“努力去互相理解，以便双方都获利”。

24号晃动触角以示赞同。

公主登上了蚁城的穹顶。这座正在不断扩张的新兴蚁城让它操尽了心。另外生理上的一些变化也让它心神不宁。和其他有性蚁一样，在它背上开始长出两节翅膀，而在它额头上印有黄色指甲油标记的地方长出了三只可以接收红外光的眼睛，仿佛一个由三只疣子组成的三角形。

新贝洛岗不停地拓展疆土。那些高炉已经引发了好几场火灾，蚂蚁们决定在都城内部只保留一座而其他的高炉都搬到周围的卫星城去，在另外一个世界中，这被称作工业分散化。

这一重大革新使得蚂蚁们能够战胜黑夜。从今往后，它们的关节再

也不会因为夜晚的寒气而变得僵硬，有了灯火照明它们就可以24小时连续不断地工作了。

103号告诉大家“手指”会使用从自然界里获得的金属。这些金属熔化之后，可以用来制造坚硬的工具。必须找到这些金属。侦察蚁们从各处搜寻到形色特异的石子，然后工程师们把石子放进火堆里，但金属并没有炼制出来。

24号继续写它的浪漫传说《手指》，在小说中它描写了这些动物相互搏斗和繁衍生息的情形。每当它需要了解具体细节时就去征求103号的意见，或者它就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写。毕竟这只是一部小说……

与此同时，7号带领大家开展了艺术活动。蚁城里没有哪只蚂蚁胸前不被刻上蒲公英、火焰或者秋水仙图案的。

但还有一个问题，103号和24号将来可能会成为新贝洛岗的王后与国王，但它们目前还不是真正的君主，因为它们还没有后代。科学技术、艺术、夜战策略、宗教的覆灭这些的确给它们戴上了普通蚁王难以媲及的光环，但它们的不育却开始显出恶果。即便能从外面引进劳动力来缓解蚂蚁数量减少的危机，但在一座基因无法得到遗传的蚁城里，大家还是会感到不舒服的。

24号王子和103号公主心中很清楚这一点。也正是为了让大家忘记这种生育上的无能，它们才大力推广艺术和科学工作的。

176.费洛蒙记忆包：医学

费洛蒙：10号

医学："手指"已经把大自然的功效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它们忘记了在得病时可以求助于自然的药方。

于是它们创造了一门被称作"医学"的科学。

所谓医学就是说在几百只老鼠身上接种病毒，然后分别给它们喂下不同的化学制品。

如果有哪一只老鼠吃了药后痊愈了，它们就把这种药应用到"手指"身上。

177.最后的救星

车门大开着，超级市场的员工们又围了上来。没有别的选择了，与其被商店保安抓住移交给警察，还不如姑且信任这个陌生人。

蒙面女子猛踩离合器。

“您是谁？”朱丽问道。

那女子放慢了车速，顺手摘下眼镜。朱丽从反光镜里看到了她的脸，不禁惊得朝后退去。

是她母亲！她想跳下汽车，但大卫把她紧紧按在了座位上。家人总比警察要好。

“妈，你怎么会在这儿？”她不带好气地问道。

“我一直到处找你。你好些天没回家了。我向警察局报了案，但他们回答我说你已经过了18岁，可以独立承担责任了。你完全有权力决定睡在什么地方。开头几天，我对自己说只要你一回来，我就要好好教训你一下，因为你就这么一走了之，让我担够了心。后来我在报纸上和电视上得知了你的消息。”

汽车又飞驰起来，差点撞倒几个行人。

“我当时想你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听话。但随即我冷静地想了想，之所以你这么不听我的话，肯定是因为我在什么地方做错了，我本应该把你看作一个独立的成人来看待，而不只是想到你是我的女儿。作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你也许能成为我的朋友。然后……现在我真的觉得你很可爱，我甚至为你的起义感到高兴。然而过去我没能做一个称职的母亲，现在我愿意做你的好朋友。这就是我出来找你以及刚才出现在那儿的原因。”

朱丽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怎么找到我的？”

“刚才我从收音机里得知你正在城西逃亡，我立刻意识到我终于有机会做出补偿了。我就开着车到处找你，祈祷能在警察之前找到你。上帝满足了我的心愿……”

她在胸前飞快地画了一个十字。

“你能把我们藏在家里吗？”

前方有一道路障，警察显然想在这里截住他们。

“快掉头。”大卫建议道。

但朱丽母亲太冲动了，她更愿意加速冲开路障。警察们很快纵身跃开，以免被飞驰的汽车撞到。警笛声在他们身后又响了起来。

“他们在后面追我们，”朱丽母亲说，“他们肯定看清了车牌号码，知道是我来救你们的，两分钟之内警察就会赶到家里。”

她把车驶上了一条单行道，然后一个急转弯拐进了一条垂直交叉的岔道，关了发动机，等到警车在他们面前呼啸而过之后便沿着原来的路开了回去。

“我不能把你们藏在家里了。你们必须躲在一个警察找不到的地方。”

汽车朝着西方急驰而去。一个绿色的影子出现在地平线上，接着又是一个。成排的树木就像一支不断壮大的队伍一样朝他们迎来。

是森林。

“你爸爸曾经说过要是哪一天他遇上了大麻烦，就会来这儿。‘树林会保护那些真心向它求助的人。’他这么对我说过。我不清楚你过去是否意识到，你爸爸是个了不起的人，朱丽，你应该了解这一点。”

她停下车，拿了一张500法郎的钞票递给朱丽。她可不想让自己的女儿身无分文。

朱丽摇了摇头。

“在森林里钱没什么用处。一旦条件允许，我会和你联系的。”

“你不需要那么做，走你自己的路吧。能知道你是自由的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朱丽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才好。谩骂和讽刺要比说这样的话容易许多。母女俩紧紧拥抱在一起相互吻别。

“再见，我的朱丽。”

“妈，有一件事……”

“什么，我的女儿？”

“谢谢。”

妈妈无力地靠在汽车上，目送女儿和那男孩消失在树林里。然后她钻进汽车，扬尘而去。

汽车消失在地平线后面。

他俩钻进了阴森的树林里，就像两个流亡者平安地抵达了一个绿色国度。这也许正是森林与人类进行斗争的策略之一，接纳并保护那些被放逐者。

为了避开可能出现的追捕者，大卫总是选择那些最为荒僻的小径。朱丽突然注意到一只飞蚁好像已经跟了他们好一会儿了。她停下脚步，那只昆虫先是在她头顶飞了一会儿随即又围着她盘旋起来。

“大卫，我想这只飞蚁对我们感兴趣。”

“你看这一只会不会和下水道里的那一只是同一种类的？”

“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的。”

姑娘伸出手，张开掌心形成飞蚁可以降落的平台。它轻巧地落在了上面，爬了几步。

“它一定是在写字，和那一只一样！”

朱丽在灌木丛中摘了一枚浆果，挤出一些汁液滴在掌心上。蚂蚁立刻把大颚在浆汁里蘸了蘸，写道：

“跟我来。”

“要么是那一只从蛤蟆的肚子里逃出来了，要么就是它的孪生同胞。”大卫说。

他们仔细地看着那只昆虫，就好像在审视一辆正在等他们的出租车

。

“毫无疑问，在下水道里它想要领我们出去，现在它想要带我们进入森林！”朱丽高兴地叫道。

“我们怎么办？”大卫问。

“鉴于目前的处境……”

那昆虫在前头带路，领着他们朝西南方跑去。一路之上他们看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树木：树冠状如雨伞一样的千金榆，黄色树皮上缀着黑色裂纹的欧洲小杨，树叶散发着甘草气息的楞木。

夜幕降临了，飞蚁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在黑暗中我们没法跟着它了。”

话音甫落，在他们面前亮起了一点闪电般的微光。那只飞蚁的左眼有如灯塔一般闪亮了起来。

“我原以为只有萤火虫才会发出亮光呢。”朱丽奇怪道。

“……我开始怀疑我们的朋友并不是一只真正的蚂蚁。我曾在电视上看到关于这种机器的报道。那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探测火星而研制的机器蚂蚁。但他们的机器蚂蚁要大得多。还没有谁能把机器蚂蚁缩小到如此程度。”

在他们身后传来了可怕的犬吠声。飞蚁闪着光芒为他们引路，但警犬要比他们跑得快得多。大卫拖着一条残腿，处境更加艰难。他拄着拐杖爬上一道斜坡，想借此拉开与警犬之间的距离。但它们也冲了上来，亮出獠牙朝他们猛扑过来，同时也没有放过那只照亮这伤心一幕的飞蚁。

“我们分开跑，”朱丽说，“这样也许我们中还能有一个逃脱。”

也没等大卫回答，她就一个箭步跨过一丛灌木。那些警犬全部朝她这个方向追来，狂吠着，流着口水，一心想要把姑娘撕成碎片。

178.百科全书

长距离赛跑：　　当猎犬和人一起赛跑时，总是猎犬第一个到达终点。与各自的体重相较而言，猎犬具备和人一样的肌肉素质。从逻辑上讲，两者的奔跑速度应该相等，然而猎犬却总是跑在前面。原因就在于当人奔跑时，他是瞄准了那条终点线的。在人脑中有一个确定的目标要去实现。而猎犬只是为了跑而跑。人会为自己确定目标，人会去想他愿不愿意跑，这使得人浪费了许多精力。奔跑时不应该想着要达到一个目标，而只应去想前进、前进、再前进。

在前进过程中人们可以按照突然出现的事物来修正他们的路线。就这样，在不断前进中人们到达甚至超越他们的目标，自己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79.恢复联系

103号公主待在它的房间里一动不动。24号王子不知为了什么老围着它打转。在蚁城，某些保育蚁说在没有进行交配时，雄蚁围着雌蚁打转会造成很明显的感情压力。

103号并不太相信这些传说，但看到24号围着它兜圈子，在它心中的确产生了某种压力。

这不禁让它感到心烦意乱。

于是它强迫自己把念头转到其他事情上去。在它头脑里最新诞生的一个想法是制作一只风筝。它记得杨树叶并不是从树上笔直落下的，而是成之字形在空中慢慢飘落的，这让它想到可以用风筝把蚂蚁送上天乘风而行。剩下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控制方向的问题了。

一些侦察兵回来告诉它最近东边的一些蚁城刚刚加入了新贝洛岗联邦。联邦所拥有的卫星城数量从原来的64座增加到最近的350座，而且从原先单一的褐蚁部族发展到至少十几个不同的种群。这还不包括正在与它们谈想要加入联邦的一些胡蜂部落和白蚁城。

每一个新加盟的城市都会得到一面有气味标识的联邦旗帜，以及一块儿热炭和使用说明。“不要把树叶放在靠近火焰的地方。不要在起风时生火。不要在蚁城内部点燃树叶，这样会产生窒息性的烟雾。不经母城同意，不得擅自在战争中使用火。”同时母城还把杠杆和轮子的知识传授给它们，也许在它们自己的实验室中能够发现其他更为有趣的使用方法。

有些蚂蚁希望新贝洛岗的科技秘密不要外传。但103号公主可不这么想。它认为这些知识应该传授给所有的昆虫，哪怕有一天其他昆虫会利用这些知识来攻击新贝洛岗，但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被当作民用能源使用的神奇火焰以及由它产生的惊人作用，让所有的蚂蚁更深切地体会到“手指”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一万多年以前“手指”就已经掌握了火的奥秘。

现在联邦内所有的成员都知道“手指”既不是什么怪物，也不是什么神祇。而且103号公主正在想办法与“手指”建立联盟。

在24号的小说里，它用两句简洁明了的话解释了这一问题：

“两个世界相互注视，一个无穷小的世界和一个无穷大的世界，它们能彼此理解吗？”

对于这一计划蚂蚁们或赞成，或反对，各持己见。但所有的蚂蚁都在思考以何种方法才能建立这一联盟，以及建立联盟的利与弊。也许除了火、杠杆和轮子之外，“手指”还了解其他蚂蚁根本无法想象的奥秘。

只有侏儒蚁和它们的一些盟友仍顽固地想要把联邦以及它在大自然中传播的邪恶思想统统毁灭。侏儒蚁部族中有好几个蚁后，这些蚁后不停地生出新一代的兵蚁。等到它们长到可以战斗的年纪，也就是说一周以后，将会重新发起冲锋，来消灭褐蚁的联邦。

“手指”的技术并不一定总能战胜能够大批量生产士兵的几只蚁后的肚子。

新贝洛岗已经感觉到了这一威胁的临近。大家都很清楚在想要改变这世界的力量和想要生存在过去中的保守势力之间将会爆发一系列战争。

103号公主决定加快历史的进程。要是在陆地上两大重要种族之间不能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的话，改革就无法持久下去。它把24号王子、12个年轻兵蚁以及众多联邦部族的代表召集到它的房间里。大家都触角抵着触角，围成一圈，形成一个共同的思维意识。

公主告诉大家不管怎样都必须去试一试。既然“手指”无法与蚂蚁取得联系。那么就由蚂蚁来主动与它们交流吧。它认为为了让“手指”把蚂蚁看作平等地位的合作伙伴，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手指”认识到它们可观的数量。

与会的昆虫们明白103号所指的是什么：一次新的大规模远征。103号解释说它想要发起的并非一次远征，它不想再进行毫无意义的战争了。它所指的是一次和平的蚂蚁长征。公主确信“手指”将会惊恐地发现在它们身边竟然生活着数量如此众多的昆虫。它希望其他的城邦也能加入这次长征以壮声势。这样它们将肯定会成为“手指”不可或缺的合作者。

“这能成功吗？”24号问。

“当然。”

103号打算亲自领导这次长征。

其他部族为此深感不安。它们想知道到时候谁将留守新贝洛岗并且继续这里的工作。

“我们将留下四分之一的蚂蚁。”103号说。

那些联邦代表认为这实在太冒险。侏儒蚁很快会发起进攻，而且周围仍有拜神蚁在活动。那些反动势力仍十分强大，绝不能掉以轻心。

大家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许多昆虫都对新贝洛岗所取得的成功和目前的平静生活相当满意。它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冒险。另外一些深恐这次与“手指”的会面将会落得失败的下场。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与“手指”的遭遇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在这场前途未卜的和平长征上投入如此多的精力究竟有何意义？

而且那些“手指”怎样才能把和平长征和一次军事远征区分开来呢？

103号公主告诉大家它们别无选择，与“手指”的会面迟早会发生，即使不是由它来组织这次长征，这项工作也将由它们的后代来完成。与其让别人来挑起这副重担，还不如尽早结束它。

昆虫们讨论了很久，103号天生的雄辩口才感染了它们。而它那些传奇经历也让它的话语更具说服力。它又说道：“即使我们不幸失败了，我们所付出的努力还是会给后人提供宝贵的经验。”

最终所有的反对意见一条接一条地被驳倒了。这次长征将会给昆虫世界带来更多的进步。也许“手指”会教会它们比火、轮子和杠杆更让人惊讶不已的知识。

“比方说？”24号问道。

“幽默。”103号回答。

在场的昆虫中没有谁确切地知道幽默到底是什么。但它们想象，“幽默”和其他典型的“手指”发明一样，会给予那些知道如何运用它的人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5号心想，“幽默”一定是一种最新式的武器；7号则认为，“幽默”一定是一种更具毁灭性的火焰；而在24号王子的脑海中，“幽默”是一种艺术形式。

其他昆虫则设想“幽默”是一种全新的金属或者一种闻所未闻的食物储藏方法。

出于不同的原因，大家都被“幽默”这只法力无边的圣杯⑧ 所吸引，它们一致赞成103号的决定。

180.独自在阴森的树林中

逃亡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只有这棵冷杉才能让她幸免于难。虽然陡直的树干让朱丽望而生畏，但狂吠的狗群在这种时候成了最好的爬杆教练。

她一个劲地向上攀登。情急之中她想起遥远的先祖们。这些至今依然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祖先在树叶间活动如履平地。要是在每个人心中依然存在猴子的本性，此时此地倒是可以派上用场。

年轻姑娘手脚并用地在树身上寻找着细微而有效的支点。她的手掌被粗糙的树皮磨破了。她越攀越高。一些可怕的獠牙从她的脚踝边擦过，然后狠狠地合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一只警犬也爬上了大树。朱丽被这些畜生的固执激怒了，她龇牙咧嘴地发出一阵挑衅的叫声。

那条狗恐惧地看着她，仿佛从没想到过在人类的身上竟然也能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兽性。在下面，其他的狗也不敢离大树太近。

朱丽摘下杉果朝最靠近的狗劈头盖脸地砸去。

“走开！给我滚开！离开这儿，肮脏的畜生！”

如果说警犬暂时放弃了撕咬朱丽的念头，但它们绝没有忘记告诉它们的主人逃亡者就在这儿。狗群的叫声越来越响亮了。

突然又有谁朝这边过来了，从远处看好像是一条狗。但它的步履更为轻盈，举手投足间更显自信，气味也要强烈得多。这不是狗，是一匹狼，一匹真正的野狼。

警犬们惊异地看着这位不同寻常的来客。尽管它们是一群而对方只有一个，感到害怕的却是人多势众的一方。狼实际上是各种狗的祖先。但它并没有像这些后辈一样因为与人打交道而发生蜕变。

所有的狗都知道这一点。从吉娃娃⑨ 到德国短毛猎犬，从髦毛犬到马耳他狮子狗都模糊地记得在它们过去的生活中并没有人的存在，那时它们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与现在完全不同。那时它们是无拘无

束的狼。

警犬们垂下脑袋，耷拉着耳朵以示臣服，并且夹起尾巴掩藏自己的气味，同时这也是保护生殖器官的方法。从它们的胯间稀稀落落地流下了尿液。这在狗的语言中表示：“我的排尿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因为我没有确定的领地。”那头狼嚎叫着说它只在自己的领地的四角排尿作为标识，而警犬入侵了它的领地。

“这并不是我们的错，是人让我们这么做的。”一头德国牧羊犬辩解道。

狼轻蔑地咧了咧嘴，回答说：

“谁都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生活。”

说着它便张开血盆大口朝狗群冲去。

警犬们意识到那匹狼杀性大起，悲鸣着撒腿就跑。

那头狼对这些退化了的远房子孙们满怀怒意，朝其中一只紧紧追去。它们干扰了森林中的平静生活，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利齿出击，封喉而归。”这就是狼的准则。今晚它的孩子们再也不会奇怪为什么爸爸空手而归了，这只德国牧羊犬会成为它们的腹中餐。

朱丽攀在杉树上，侧耳听来四周只有树叶在清风拂动下飒飒作响。“感谢你，大自然，派了一头狼来救我。”她轻声低语道。

一只大猫头鹰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鸣叫。黑夜降临了。

朱丽害怕她的救命恩狼会再回来，便决定留在杉树上。她在枝杈间调整了一下姿势，让自己觉得更舒服些，但却始终无法入眠。

森林沐浴在月亮惨淡的银光中，好像蕴藏着无尽的魔力与神秘。灰姑娘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渴望，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需求：对着月亮号叫。她抬起头，丹田运气，发出一声响亮的号叫：

“嗷嗷嗷嗷呜呜。”

她的老师杨凯莱维施曾告诉过她最好的艺术形式就在于师法自然。通过模仿狼的嚎叫，她的音乐造诣达到了致臻入化的境界。远方一些狼嚎呼应着她。

“嗷嗷呜呜。”

它们是在说：“欢迎加入喜欢望月嚎叫者的行列。这么做的感觉很好，不是吗？”

朱丽一连叫了将近半个小时。她想如果有一天乌托邦能够重新建立起来的话，她肯定会建议全体成员一起像现在这样对着月亮号叫。至少每周一次，比方说星期六大家一起叫，正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而现在她却是独自一人，远离朋友，远离那个社会，在森林中迷失了方向，独处在无尽苍穹之下。狼嚎渐渐变成抱怨的尖叫。

“蚂蚁革命”让她养成了一些坏习惯。现在她需要生活在人群中，告诉他们新的经验和计划。

最近这几天，她开始无奈地习惯孤独的生活了。在她心中却不得不承认现时的最大幸福就是不再孤独。姬雄。但不光只有姬雄。佐埃，她是那么爱嘲讽别人。弗朗西娜，她总是充满幻想。保尔，他一直是笨头笨脑的。莱奥波德那么聪明。纳西斯，但愿他会没事。大卫……大卫，也许他已经被狗撕成了碎片。多么可怕的死法……妈妈。她甚至也想念她的母亲。想起与七位朋友一起度过的日日夜夜，她愈加体会到现在她是多么渺小。还有那521名革命者。还有世界各地所有与他们的公司保持联系的人们。

她闭上眼睛，让思想展开光芒夺目的翅膀，挣脱头脑的禁锢，在天空中翱翔，仿佛笼罩在森林上方的一片一望无际的云。这始终都是可能的，渐渐地她收回自由的思想，又对着月亮号叫了一会儿。

“嗷嗷呜呜呜。”

“嗷嗷呜呜。”一头狼在回答她。

此时此刻她所能做的也就是倾听几只她所不认识的，也无意认识的狼在远方嚎叫。她蜷缩在枝杈间，寒冷已经让她的双脚麻木了。这时一缕微光映入她的眼帘。

“那只为我们引路的蚂蚁……”她抬起身子，心中满怀着希望。

但这次倒真的是萤火虫了。它们在空中盘旋着跳起爱情之舞，它们在三维空间中舞蹈，用自己体内的“聚光灯”照亮舞场。要是能变成一只萤火虫和伙伴们一起翩翩起舞，那该是多么快乐呀！

朱丽身上越来越冷了。

她的确该休息一下了。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睡了。她立刻进入了深度睡眠状态。

早上六点左右，她被一阵狗叫声吵醒了，这叫声她再熟悉不过了。那不是警犬的叫声，而是她的阿希耶来找她了。一定有谁想到利用阿希耶来找到她。

那人的脖子上挂着一只手电。灯光自下而上照亮了贡扎格狰狞的面容。

“贡扎格！”

“是的。警察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你，而我却想出了一条妙计。就是你的狗，这可怜的家伙独自在花园里溜达，我没费多大的劲就让它明白我们想让它干什么了。我把上次藏着的那块裙布给它闻了闻，它就立刻跑来找你了。狗的确是人最忠实的伙伴。”

贡扎格和他的两个党羽抓住了朱丽，把她绑在了杉树上。

“啊，这一次再也不会有谁来打扰我们了。这棵大树倒真像印第安人的施刑柱。上一次用的是小刀，自那以后我们换了装备……”

他亮出了手枪。

“这虽然不如刀子用起来那样精确，不过倒可以不受距离的限制。你尽可以叫喊，在这森林里谁也不会听到的，也许除了你的……‘蚂蚁’朋友。”

她拼命挣扎着。

“救命！”

“放开你美丽的歌喉，叫吧！来，尽情地叫吧！”

叫声停止了。她死死地盯着他们。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们喜欢看到别人痛苦。”

说着贡扎格朝阿希耶腿上开了一枪，猎犬的脸上流露出惊讶的表情，但还没等它明白自己认错了朋友，第二颗子弹钻进了它另一条前腿，

接着后肢又各中一枪，然后是脊柱，最后是头部。

贡扎格重新装上子弹。

“现在轮到你了。”他举起枪对准朱丽。

“住手。放开她。”

贡扎格转过身。

是大卫！

“生活总是惊人的相似。每当漂亮的公主大难临头时，大卫你就出手相救，真是太浪漫了。但这一次历史将不会重演。”

他举枪对准了大卫，扣动了扳机……但倒下去的却是贡扎格。

“当心，是那只会飞的蚂蚁。”他的一个手下叫道。

的确是它。飞蚁又用螯针向贡扎格·杜佩翁的同伙们发起了进攻。

他们试图进行自卫。但周围到处都是飞舞的昆虫，他们根本无法发现机器昆虫的所在。在飞蚁的螯刺下，三只“黑鼠”全都瘫在了地上。大卫跑到朱丽身边给她松了绑。

“谢天谢地，这次我真的以为自己在劫难逃了呢。”朱丽说道。

“不可能的，你不会有危险的。”

“是吗，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女主角。在小说里，女主人公是不会死的。”他说笑道。

这个奇怪的推断的确出乎姑娘的意料之外。

朱丽蹲到阿希耶身旁。

“可怜的阿希耶。它一直都以为人是狗最亲密的伙伴。”

很快，她在地上挖了个洞穴，埋葬了爱犬。然后说了一段简短的悼词：

“这里埋葬着一只没有参与其种群进化的狗……一路平安，阿希耶。”

飞蚁仍不停地在他们身边盘旋飞舞，发出不耐烦的嗡嗡声。然而朱

丽却有些精神恍惚，不知不觉地靠在了大卫身上。很快她又清醒过来，挣脱了他的怀抱。

“该走了。飞蚁好像有些着急了。”大卫催促道。

在飞蚁的引领下，他们朝着阴暗的森林深处走去。

181.百科全书

尺度：　　在人们的眼中，万事万物都只是以一定的尺度关系存在着。法国数学家本华·曼德博[10]　不但发明了不可思议的分形，而且还揭示了我们只能认识到身边一小部分世界。在测量一株卷心菜的尺寸时，第一次我们测量出其直径比方说30厘米，但如果根据卷心菜表面不同的圆周进行测量的话，就会得到许多不同的数据。

一张表面光滑的桌子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显微镜下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桌面上分布着一连串的山脉。而这些起伏凹凸又是由更小的起伏凹凸构成的，一直到无穷小。这一切都取决于用来观察桌子的尺度。在某一确定的尺度下，桌面呈现这种形态，在另一尺度下又是另一种形态。

本华·曼德博告诉我们并不存在某种绝对的科学知识。一个诚实的现代人应该承认在各种知识领域内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才是严谨的治学态度，不确定性在后人的努力下会逐渐减少，但永远也不会被彻底消除。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82.长征

黎明时分，新贝洛岗全城上下都在为出发紧张地做着准备工作。城里城外，大家讨论的唯一话题就只是这次向“手指”世界发起的和平长征了。

这次再也不仅仅是一只蚂蚁，而是整整一群蚂蚁向那超然化外的国度进军，去与“手指”会面……也许是去与神祇会面。

在兵蚁的营房里，每一个都在腹中装满了蚁酸弹。

“你相信‘手指’真的存在吗？”

一只兵蚁茫然地摇了摇头。它承认自己并不完全相信，但它认为要把事情弄清楚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这次长征进行到底。如果这世上并没有什么“手指”的话，它们还可以回到新贝洛岗继续它们的新生活。

稍远处另一些蚂蚁也在进行更加激烈的争论。

“你看‘手指’会把我们当作平等的伙伴吗？”

另一只摩擦着触角的末端。

“如果它们不这么做的活，那就只有在战场上一见高下了。我们会战斗到底的。”

在地面上，蚂蚁们把物资辎重装上蜗牛的背。这些流涎的软壳动物可能是最有效的运载工具了。尽管它们行动迟缓，但却能适应在各种地形上行进。而且万一缺粮，一只蜗牛就够许多蚂蚁吃的了。蜗牛懒洋洋地看着蚂蚁们往自己身上装上行李，一打呵欠便露出它们25600颗纤细的牙齿。

那些行李可真够沉的，有炙热的木炭，也有食物。

长征队伍绕着新贝洛岗城围了一圈。

还有几只蜗牛背上还装上了灌满蜂蜜酒的空卵壳。这种蜜酒只要喝一丁点就能更好地抵御黑夜的寒冷，并且在战斗中勇气倍增。另外一些

蜗牛还驮上了一些蓄蜜蚁，这些不会行动的蚂蚁灌饱蜜露之后，腹部要比身体其他部分大上50倍，臃肿得像一只大皮球。

“准备的食物够我们吃两个冬天的了。”24号说。

103号公主回答说穿越旱海的经历让它懂得没有粮食任何远征都会半途夭折。况且它也不能肯定一路之上都能捉到猎物，还是有备无患的好。

在忙忙碌碌的蚂蚁头顶上，一些刚加盟的胡蜂和蜜蜂在空中巡逻，以防有谁趁乱向蚁城发起攻击。

7号把一片长长的大麻叶装到了给它专用的蜗牛背上，它打算把这片叶子给制成一幅以此次长征为主题的壁挂，它同时还准备了一些颜料、花粉、昆虫的血、碎木屑。

在新贝洛岗城的第二出口前场面最为混乱，全体昆虫都在按照种族、等级、研究实验室和“坐骑”重新集中组队。

蚂蚁工程师们用草把载满炭火的石子固定在蜗牛背上。它们倒不是担心引起火灾。

终于，一切全都准备就绪。气温也够高的了。可以出发了。一只触角高高举起。

“前进。”

这支至少由70万只昆虫组成的庞大队伍开始移动了。由侦察蚁组成的三角形队列走在最前头。队列最前端的蚂蚁不断被后面的替换，以始终保持最高的警惕性，如果说整个长征队伍是一只动物的话，那它的鼻子在被不断更新着。

侦察兵后面是褐蚁炮手。一旦侦察兵发出警讯，这些炮手便立刻摆好射击姿势。随后过来的是一只蜗牛。这是一只战斗蜗牛，背上驮着热气腾腾的炭火。在这移动堡垒的顶端有好几个做好射击准备的炮手。

随后是随时准备冲锋陷阵的步兵蚁军团，同时它们也负责在周围捕猎为全队提供食物。

跟在它们后面的是第二只蜗牛，它背上也驮着炭火和炮手。

接着是好几个异族军团，主要包括红蚁、黑蚁和黄蚁。

在一字长蛇阵的中段才是蚂蚁工程师和蚂蚁艺术家。

103号公主和24号王子也有各自的蜗牛坐骑，以免跋涉之苦。

最后在队伍的尾部又是一个炮兵军团以及两只战斗蜗牛作为后卫部队。

在队伍两侧也有一些宪兵蚁往来游弋，它们的任务是鼓舞士气，维持队形以及控制可疑地区。5号和它的亲兵统率着宪兵和侦察兵队伍。它们才算是长征的真正领导者。

所有昆虫心中都觉得是在为种族利益而完成某项重大使命。这支庞大的队伍所到之处，大地为之颤抖，青草为之卷曲，甚至大树也不能无动于衷。在树木的回忆中，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多的蚂蚁聚集在一起朝着同一方向前进。也从没看到过蜗牛背上驮着炭火夹杂在蚂蚁的队伍中。

入夜时分，全体将士聚在一处开阔地带宿营。在营地中心的炭火周围仍有昆虫在活动，而四周的蚂蚁已经进入了梦乡。103号公主仅仅四肢站立，半抬着身子向一大群同伴讲述着在“手指”王国的所见所闻。

183.费洛蒙记忆包：工作

费洛蒙：10号

工作：

“手指”首先是为了食物而进行斗争。

当它们不愁温饱之后，则为自由而进行斗争。

当它们获得自由之后，便为尽可能长时间地不工作而斗争。现在在机器的帮助下“手指”实现了这一目标。

它们待在家里尽情享受着食物、自由和休息的权利。但它们并没有对自己说：“生活真美好，我们可以整天无所事事。”它们反而感到痛苦，并向那些许诺减少失业、重新给予它们工作的首领投上一票。一个有趣的细节：在“手指”语言的法语中，“工作”一词是从拉丁语“tripalium”一词演化而来，意即“三脚架”。在过去这是用来对奴隶施刑的最残酷的工具之一。

人们把奴隶吊在三脚架上，挥棒痛击。

184.圣殿

在盆地四周环绕着一些灌木丛。在盆地中心有一座巨陵，上面还有一座更小的土丘。几只小鸟在空中飞翔，随风摇曳的柏树聆听着它们美妙的歌声。

朱丽站在一处砂岩顶上，口中念念有声：

“我好像认得这地方。”

这地方也认得她。朱丽觉得有谁在暗中窥伺着她。并不是那些树木，而是脚下的大地。那两座丘陵就仿佛是一只瞳孔凸起的大眼睛，而周围的荆棘就是眼睛周围的睫毛。

飞蚁并没有带领他们朝土丘方向走去，而是朝着砂岩峭壁下面一条深沟飞去。

朱丽朝前走着。这下再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她就是在这儿发现的《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

“要是我们下去的话，可就再也没有办法上来了。”大卫说。

飞蚁却飞到他们身边催促他们往下跳。他们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他俩的手和脸都被刺槐、狗牙草、蓟等荆棘刮破了。植物界中声名狼藉的植物几乎都集聚在这儿了。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依然绽开了几朵鲜花。

飞蚁带着他们进入了一处洞穴。他们像鼹鼠一样四肢着地钻进了大地腹中。

飞蚁用它的眼睛照亮了黑暗的隧道，大卫带着拐杖吃力地在后面跟着。“到底便没有路了。我曾摔下来过，所以我知道。”朱丽告诉大卫。

的确隧道到了尽头。飞蚁落在地上，好像它的引路工作已经完成了似的。

“你看，现在只有往回爬出去了。”朱丽叹息道。

“等一会儿，这只机器昆虫带我们来这儿肯定有它的道理。”大卫说道。

他仔细地检查了隧道尽头，轻轻敲了敲洞壁，他的手感觉到某种坚固而冰冷的东西。他拂去表面的泥土，借着飞蚊的光发现了一块圆形的金属板。在那上面刻着一道谜题。周围有一圈用来回答的键钮，像是某种密码锁。

他俩读道：“怎样用6根火柴拼出8个全等边三角形？”

又是几何学。朱丽用手抱着脑袋。要摆脱教育制度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到哪儿它都会把你逮住。

“开动脑筋。这是电视里的一道谜题。”大卫说。他酷爱猜谜，几乎很少错过“思考陷阱”那个节目。

“啊，是的！但电视上那位女士那么聪明，也没有想出答案来。我们又……”

“至少，只要我们去想，就会有办法。”大卫坚持道。

他从地上拔起一段植物的根，掰成六截，按照不同方向摆放着。

“6根火柴和8个三角形……这应该是可以办到的。”

他摆弄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叫道：

“有了，我想出来了。”

他把答案告诉了朱丽，然后在键盘上输入答案。在一阵钢板的吱嘎声中，金属门开了。

在门后面，有光线，还有人。

185.费洛蒙记忆包：群居的本能

费洛蒙：10号

群居的本能：

“手指”是群居性很强的动物。

它们很难忍受独自生活。

只要它们能够，便聚集成群。

它们聚集的地点之一便是称作“地铁”的巨大场所。

在地铁里它们能够忍受这世上任何昆虫都无法忍受的事情：它们一个挨一个地紧紧贴在一起，相互轧压、相互推挤，密度如此之高简直到了动弹不得的地步。

“地铁”现象引出以下这个问题：“手指”是否具有个体智慧抑或它们这种群居行为是迫于外界的听觉或者视觉指令？

186.是他们

朱丽第一眼看到的是姬雄的面孔，然后是弗朗西娜、佐埃、保尔和莱奥波德。要是不把纳西斯算在内的话，“蚂蚁”乐队就到齐了。

朋友们朝他们伸出手把他们搀扶进来。重逢实在太让人高兴了。他们相互拥抱在一起，朝朱丽滚烫的面颊上投下雨点般的亲吻。

姬雄把他们的经历说了一遍。他们好不容易从混战中全身而退，决定为纳西斯报仇，便追着“黑鼠”们，一直追到大广场附近的街道上。但那些坏蛋已经逃远了，警察又朝他们追来。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摆脱追捕。他们不约而同地也选中了森林这个隐蔽所。在那儿，一只飞蚁找到他们并把他们一直领到这儿。

另一道门开了。一个干小驼背的身影出现了。这是一个腮下挂着一大把长白胡须……酷似圣诞老人的老者。

“埃……埃德蒙·威尔斯？”朱丽结结巴巴地问。

老人摇了摇头。

“埃德蒙·威尔斯三年前就去世了。我叫阿尔蒂尔·拉米尔。乐意为您效劳。”

“是拉米尔先生派飞蚁把我们接到这儿的。”弗朗西娜告诉朱丽。

亮灰眼睛姑娘打量了一下他们的救命恩人。

“您认识埃德蒙·威尔斯吗？”她又问。

“我对他的了解既不比你们多也不比你们少。我也只是通过他留下的著作才对他有所了解的。但读某人的书不正是了解他的最佳途径吗？”

他解释说正是受了《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的启发才建了这么一个地方。埃德蒙·威尔斯的习惯之一就是在地下挖掘洞穴隐藏秘密和财富，然后设置关于火柴和三角形的谜题作为开启地下通道大门的方法

。

“实际上他是一位老顽童。”老者调皮地说道。

“是他把书放在隧道尽头的吗？”

“不，是我放的。埃德蒙习惯为进入他的洞穴设定路线。出于对他著作的尊敬，我便也依样画瓢。当我发现《百科全书》第三卷之后，先把它复印了下来，然后把原著放在我洞穴的入口处，我原以为谁也不会找到它的，但有一天却发现它不见了。是朱丽你找到了它，于是也就轮到你接替这项工作了。”

他们所在的是一个类似于狭窄门厅的地方。

“在箱子里有一台微型发射机。我毫不困难地就找到了你。从那时起，我的侦察飞蚁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你，它们或远或近地监视着你。因为我想知道你会用埃德蒙·威尔斯书上的知识做些什么。”

“啊，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天谈话时会有一只蚂蚁爬到我的手上。”

阿尔蒂尔善意地微笑着说：

“你对埃德蒙·威尔斯思想的诠释毫无疑问相当‘有趣’。在这里，我们通过侦察飞蚁对你们的‘蚂蚁革命’了解得一清二楚。”

“幸亏是这样，因为您要是等着记者们在电视上谈论这事，我们也就不会在这里了。”大卫恍然大悟道。

“这就和看电视剧一样。依靠这些遥控飞蚁，我们可以了解那些新闻媒体不感兴趣的东西。”

“那您到底是谁？”

阿尔蒂尔把他的过去告诉了他们。

从前他是一位遥控机械化装置的专家，他为军队设计过遥控战斗“钢狼”。这些机器得以让大国在对穷国进行的战争中保存他们士兵的生命，而那些穷国则不惜牺牲过剩的人口去充当炮灰。然而他发现负责操纵“钢狼”的士兵疯狂地屠杀敌人，就好像是在玩电子游戏一样。他为此深恶痛绝，辞职后便开了一家名叫“玩具国王阿尔蒂尔”的玩具商店。他的机器人专家的才能使他创造出比父母还会安慰孩子的会说话的玩具娃娃。这是一些装备有合成人声的迷你机器人，预装的电脑程序能让它们

与孩子进行对话。他设想有了这些让人放心的娃娃之后，新一代的孩子可以在比以前更为幸福的环境中成长。

“战争是一部野蛮人的历史。我希望我的玩具娃娃能够为正确的教育开个好头。”

一天，很可能是邮递员在投寄过程中弄错了，把一个装有《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二卷的邮包投到了他家。这邮包原本是寄给教授的独生女蕾蒂西娅·威尔斯的，邮包中还有一封信，说这是他唯一的遗产。阿尔蒂尔和他的妻子朱丽亚特原来打算立刻把邮包转寄给她，但他们实在无法克制自己的好奇心。于是先把那本书看了一遍。书中自然讲到了蚂蚁，还有社会学、哲学、生物学。还特别提到了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

阿尔蒂尔被埃德蒙·威尔斯的话深深打动了，便着手制造那台能够将蚂蚁的气味语言转变成人类语言的著名机器——“罗塞塔之石”。就这样，他能够和一些昆虫——特别是一只智力相当发达的蚂蚁103号交谈。

然后在蕾蒂西娅·威尔斯、一位名叫雅克·梅里埃斯的警长，以及当时的科研部部长拉法艾尔·伊佐的帮助下，他与总统取得了联系，试图说服他设立蚂蚁驻人类世界的大使。

“也就是说那时埃德蒙·威尔斯的信是您寄去的喽？”朱丽问。

“是的。我只不过复印了一下。这封信原本就在《百科全书》中。”

朱丽知道那封信并没有产生多大的作用，但她还是忍着没有告诉他这封信最终只沦为在设宴款待外国大使时说笑的谈资罢了。

阿尔蒂尔告诉大家总统一直也没有给他任何答复，而且支持这项计划的科研部部长也被迫辞职了。自那以后，他就把全部心血都投入到这场挑战中：设立蚂蚁驻人类世界大使，以便两大文明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进行合作。

“这洞穴也是您建造的？”朱丽改变了话题。

他点了点头，并告诉他们如果哪怕只早来一星期，他们会发现这地方的外面看起来更像是一座金字塔。

朱丽和大卫进入的这间屋子仅仅是一道门厅而已。另有一道门通向

一间更宽敞的房间。那间圆形房间中央3米高的地方挂着一只直径大约50厘米的发光球体。这个照明用具通过一根玻璃纤维与天花板的尖顶相连，可以把外面的自然天光引入金字塔内。

在房内四周，环形布置着一些实验室，里面摆满了复杂的机器、电器和办公桌。

“大房间里设置的机器是一个彼此连通的完整系统。你们看到的那些门通向实验室。在那儿我的朋友们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工作。”

阿尔蒂尔用手指着头顶上方一条同样开了许多门的纵向通道说：

“金字塔一共有三层。第一层是工作层，在那里我们进行实验和测试计划；第二层是休息层，是大家共同生活的地方，那儿有餐厅和娱乐室，以及食物贮藏室；第三层是卧室。”

从各个实验室里走出好些人来，与“蚂蚁革命者”见面。其中有埃德蒙的侄子乔纳森·威尔斯、妻子露西、儿子尼古拉以及母亲奥古斯妲·威尔斯。还有丹尼尔教授、研究员杰森·布拉杰，以及其他一些在这里从事研究工作的警察和消防队员⑪ 。

他们自称为《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一卷的人物”。

蕾蒂西娅·威尔斯、雅克·梅里埃斯、拉法艾尔·伊佐再加上阿尔蒂尔·拉米尔则算是“第二卷的人物”⑫ 。

加上朱丽和她的6位朋友，这里一共有21个人。

“相对于我们而言，你们应该是‘第三卷的人物’。”奥古斯妲·威尔斯说。

乔纳森·威尔斯解释道在明白了设立蚂蚁大使的建议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之后，“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人物们决定一起避世隐居，为两大文明不可避免的会面做准备。他们尽其可能避人耳目，在茂密的森林深处择地建造了这座20米高的金字塔，其中17米深入地下，露出地面的只有3米，有点像一座只有顶部浮出海面的冰山。这就是为什么从外面看金字塔很小而内部空间却如此之大的原因，他们还在金字塔表面覆盖了一层玻璃镜作为外部伪装。

在这座大部分埋入地下的掩蔽所在，他们可以安静地从事他们的研究，完善与蚂蚁的交流手段，并且，制造用于保护金字塔免受侵犯的遥

控蚂蚁。

然而冬天树叶自然的凋落解除了金字塔的伪装。居民们焦急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好让树木催发新叶。但朱丽好奇的父亲还是在春回大地之前发现了金字塔。

“是你们杀死了他？”

阿尔蒂尔垂下眼睛。

“那是一次令人遗憾的意外。我还没来得及检测飞蚁起催眠作用的螯针注射装置。当你父亲靠近金字塔时，我担心他会向当局揭露我们的秘密，很是慌张，便派了一只飞蚁向他注射了麻醉剂。”

老人捋了捋胡须。叹息道：

“那是外科手术中常用的麻醉剂。但我并没料到它竟然会是致命的。我只是想让这位对我们太感兴趣的散步者睡上一会儿。我一定是弄错了剂量。”

朱丽摇了摇头。

“不是因为这。您并不知道，我爸爸对含有乙基氯的麻醉剂有过敏反应。”

阿尔蒂尔惊讶地发现年轻姑娘并没有为此更多地怨恨他。

他继续叙述道，金字塔内的居民在周围的大树上安装了一些摄像机，因此他们才能发现朱丽的父亲死了。但还没等到他们出去把尸体搬走之前，猎狗的叫声引来了另一个散步者，他又通知了警察。

几天以后。一个警察来到金字塔附近不怀好意地转悠，他用鞋子打坏了飞蚁，还带来一个爆破组想把金字塔给炸穿。

“说到底，还是你们和你们的‘蚂蚁革命’救了我们，”乔纳森·威尔斯说，“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是你们转移了警察的视线。”

照理说，金字塔内的居民原本应该趁这大好时机搬家。但金字塔内安装了太多笨重的金属机械。

“于是我们就与你们的‘蚂蚁革命’取得联系，并且找到了解决办法，”蕾蒂西娅·威尔斯解释道，“一栋掩埋在丘陵下的建筑，这条伪装计策真让人拍案叫绝呀！”

“我们不用另找一处丘陵挖开来重建家园，只要在金字塔上盖上泥土，让它变成丘陵就行了。”

姬雄插嘴道：

“那是莱奥波德想出来的主意，但其实这计策相当古老。在我的祖国韩国，大约公元1世纪时，百济王朝的国王们仿照埃及法老为自己建造了巨大的金字塔墓穴。这些金字塔经常被盗掠一空，因为其中藏有随葬的金银首饰已是一个人尽皆知的秘密了。于是百济君主和那些墓穴建造者们便想出在金字塔上盖上泥土加以掩饰。就这样陵墓与那些天然的丘陵混杂在一起。盗贼们若想染指那些地下宝藏就必须掘开全国所有的丘陵。”

“趁警察在学校那儿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就把金字塔埋在了地下。整个工程四天就完成了。”蕾蒂西娅说。

“你们亲自动手干的吗？”

“不是，我们的发明家阿尔蒂尔制造了一些能够不分昼夜快速工作的机器鼹鼠。”

“然后我们在丘陵顶部种下一棵树干中空的大树，里面装有玻璃柱，有了这我们就可以利用自然光来照明了。露西和蕾蒂西娅在丘陵周围移栽了些灌木，使之看上去与天然丘陵别无二致。”

“用一种自然的无秩序方式种树可真不容易，我们很难克制将它们排成直线的本能倾向，”蕾蒂西娅说，“但最终我们还是做到了。现在我们就生活在地底下，在我们与世隔绝的‘巢穴’中。”

“在我们纳瓦霍印第安人部落里，”莱奥波德发了言，“人们相信大地能让我们免于任何危险。一旦有谁病倒了，人们就把他埋入土中，只露出脑袋。大地是我们的母亲，它为我们治病，保护我们，这再寻常不过了。”

阿尔蒂尔仍有些不放心：“但愿那个爱管闲事的警察再回来时不会识破我们的计谋。”

老人继续领着年轻人们在“巢穴”各处参观，金字塔内的电能来自于几百片装备有光电元件的人造树叶。这些叶片被安放在丘陵顶部的大树上，叶片表面还有脉理，看上去就跟真的一模一样。人造树叶为机器的

正常运转提供了必需的能源。

“那晚上你们就没有电了吗？”

“不会，因为我们还安装了大型电容器来储存电能。”

“这儿有淡水吗？”大卫问。

“有，附近有一条地下暗河流过，把淡水一直引到这儿并不是件困难的事。”

“另外，我们还设计了一整套管道系统来保证金字塔内部良好的空气流通。”乔纳森·威尔斯说。

“我们还发展了主要以真菌培植为基础的农业，在地底下我们也有食物来源了。”

随后，阿尔蒂尔带他们参观了他自己的实验室。在屋里一个近两米长的玻璃缸内，许多蚂蚁在泥土上熙来攘往。

“我们把它们叫作我们的‘小精灵’，”蕾蒂西娅告诉他们，“而蚂蚁也的确是森林中的精灵。”

朱丽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中。她是白雪公主，带着六个“小矮人”同伴。这些蚂蚁是可爱的小精灵。而这位有着众多神奇发明的白胡子老先生活脱就是魔法师梅兰了。

阿尔蒂尔把一些正忙于操纵微型金属齿轮系统组装电子元件的蚂蚁指给他们看。

“瞧，它们特别机灵。”

朱丽未从仙境中醒来，蚂蚁们相互传递着机器零件，有些零件小到即使让钟表匠把它们放到放大镜下也几乎难以看清。

“在使用这些‘工人’之前必须把我们的技术知识传授给它们，”阿尔蒂尔说，“当然喽，就算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投资建厂，我们也不得不让员工首先接受教育。”

“对这些细致入微的工作来说，它们的动作比人类最熟练的工人还要精确，”蕾蒂西娅说，“我们的机器飞蚁都是它们独立制造出来的。没有哪个工人能够操作如此微型化的齿轮系统。”

在放大镜下，朱丽观察着这些正在用与它们身材相称的工具制造机器飞蚁的昆虫们。这些“微型技术师”聚在机器边上，就好像是一群航空工程师围在一架战斗机旁。它们焦躁地晃动着触角，排成队把一只翅膀传递过来，其中两只把翅膀装到机器飞蚁上，并且用胶固定住。

在机器飞蚁前部，另外一些蚂蚁在安装灯泡眼睛。在后面，还有一些往飞蚁毒腺里注入一种黄色透明的液体。第三组蚂蚁把一节电池装入飞蚁的胸廓里。

然后，蚂蚁“工程师”们对产品的效果进行检测。它们先亮起一只灯泡眼睛，然后是另一只，接着它们调整开关触点，飞蚁的翅膀便以不同的速度振动起来。

“太惊人了。”大卫说。

“这不过是些初级的微型机器人技术，”阿尔蒂尔答道，“如果我们的十指能更灵巧些，我们自己也能做这些工作。”

“所有这些肯定让你们花了不少钱，”弗朗西娜说，“你们是从哪儿搞来这么多钱建造这座金字塔和这些机器的呢？”

“嗯，在我还是科研部部长的时候，”拉法艾尔·伊佐回答说，“我发现大量的资金被浪费在一些毫无用处的研究上，特别是对地球外生命的研究，总统十分热衷于这项研究，发起了一个耗资巨大的“SETI计划”（寻找地外智慧生命计划）。我在辞职之前没费多大周折就挪用了一部分资金。因为与地内生命进行交流的可能性要比找到地外生命的可能性大得多。至少，我们能够确定它们的存在，所有的人都曾经与它们接触过。”

“您是说这一切都是用纳税人的钱建起来的？”

前任部长做了一个手势表示这与他任职时看到的那些浪费比起来，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而且其中还有一小部分钱是朱丽亚特提供的，”阿尔蒂尔补充说，“我的妻子朱丽亚特还留在外面，在城里飞蚁可以在她那儿找到落脚的地方，而且她还在‘思考陷阱’游戏中出演。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电视游戏节目是很能赚钱的。”

“现在她不是遇到难题了吗？”大卫想起那道让拉米尔夫人伤透脑筋的谜题正是刻在大门上的那一道。

“别担心，”蕾蒂西娅说，“这个游戏节目其实是个骗局。那些谜题都是出自我们之手。答案朱丽亚特是预先就知道了的。她所需要做的仅仅是通过每一次节目为我们赚到更多的钱。”

朱丽满怀敬慕地仔细看着这个被这些人称作“巢穴”的地方，也许是因为他们来这儿安家落户已经有一年之久了，所以他们表现出一种“蚂蚁革命”远未达到的创造性。

“你们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休息一下吧，明天我会向你们展示我们实验室里的其他一些成果的。”

“阿尔蒂尔，您能肯定您真的不是埃德蒙·威尔斯教授吗？”朱丽问他。

老人笑了起来，很快笑声变成了一阵咳嗽。

“我不能笑，这对我的健康不利。不，不，不，哎呀，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绝不是埃德蒙·威尔斯。我只不过是一个和朋友们一起避世隐居的老病人，只想安安静静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说着，他把他们带到卧室层。

“在这儿我们为‘第三卷的人物’预留了30个房间，我们预先不知道你们到底会有多少人。对于你们7个来说，这些房间绰绰有余了。”

弗朗西娜取出蟋蟀吉米，放在了五斗橱上。在警察部队发起攻击之前，她正好找到了它。

“小可怜，要是我没有把它从那儿救出来的话，它今后很可能会被关在笼子里，唱歌逗小孩子玩，就这样悲惨地度过一生。”

在吃晚饭之前每个人都在整理自己的房间。然后他们一起来到电视室里，雅克·梅里埃斯已经在那儿了。

“雅克是个电视迷。对他来说电视就如同毒品一样，他怎么也不能忍住不去看它。”蕾蒂西娅不无嘲讽地说道，“有时候他把音量开得太大了些，我们就责备他。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过集体生活可并不容易呀。最近他给电视室装上了泡沫塑料隔音设备，情况就好多了。”

新闻报道的时间到了，雅克·梅里埃斯把音量稍稍调高了些。所有的人都聚到电视机前看看外部世界发生了些什么事。在报道了中东战争

和失业率上升之后，主持人终于谈到了“蚂蚁革命”。他说道警察一直在搜寻带头闹事者。新闻节目的嘉宾是自称最后一个采访过他们的记者马赛·沃吉拉。

“又是他！”弗朗西娜愤愤不平地说道。

“你们还记得他的名言吗……”

七位年轻人都在心中默念道：“知道得越少，说得越好。”

实际上这位记者对他们的革命并非一无所知，他滔滔不绝地对着镜头说着。他确信自己是朱丽唯一的知心密友。后者曾向他透露过打算用音乐和电脑网络来把这世界搅个天翻地覆。终于，主持人拿回了麦克风，说带头闹事者中唯一被捕的纳西斯已经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目前伤情略有好转。

大家全都长出了一口气。

“别担心，纳西斯，我们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保尔高声说道。

随后是一篇关于被“革命者”占据之后枫丹白露高中遭受破坏情况的报道。

“我们什么也没有破坏。”佐埃咒骂道。

“也许是‘黑鼠’们在我们撤离学校之后回到那儿搞的破坏？”

“要么就是警察故意对你们栽赃陷害。”雅克·梅里埃斯前任警长说。

他们7个的照片出现在了荧光屏上。

“别担心，谁也不会想到来这儿，到地底下来抓你们的。”阿尔蒂尔说。

说着他又笑了起来，笑声又很快被咳嗽所代替。

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得了癌症。虽然他久病成医，自己读些医书与病魔作斗争，但没有什么结果。

“您惧怕死亡吗？”朱丽问。

“不。唯一令我恐惧的事就是在死去之前没能尽我的天职。（他咳嗽起来）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使命，无论这一使命怎么微不足道，要

是我们无法完成的话，这一生就算白活了。那是对生命的浪费。”

他又笑着咳嗽起来。

“但你们用不着替我担心，我还没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呢。再说……你们还没有看到全部的成果呢，我还有一个秘密……”

露西把药箱拿了过来，取出蜂王浆给他喂下。而老人则在给自己注射吗啡以缓解痛苦。然后大家把他送回卧房，让他好好休息。新闻节目的压轴戏是对著名歌星亚历山德琳的采访。

187.电视节目

主持人：“您好，亚历山德琳，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我们都知道您的时间是多么宝贵呀。亚历山德琳，您的最新力作《我生命中的爱》一经推出，便传唱全国，对此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歌星：“我想这是因为广大的年轻人在我的歌中听到了他们自己的心声。”

主持人：“您最新的专辑已经位列各大销量排行榜之首，您可以给我们谈谈这张专辑吗？”

歌星：“当然可以！《我生命中的爱》是我第一次尝试通过音乐表达我对这时代、这社会的态度与看法，在这张专辑中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含义。”

主持人：“是吗！是什么政治含义，亚历山德琳？”

歌星：“爱。”

主持人：“爱？真是才华横溢。甚至是，怎么说来着？具有革命性的！”

歌星：“另外我打算向总统递交一份请愿书，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能生活在爱中间。必要的话我会在爱丽舍宫前组织一次静坐示威，我还要建议大家把《我生命中的爱》定为国歌。有很多年轻人给我写信说他们已经做好了走上大街示威，甚至发起一场革命的准备。我决定把这次革命称作‘爱之革命’。”

主持人：“不管怎样，您的最新专辑《我生命中的爱》已经出现在所有著名的唱片专卖店中，每张200法郎，价格相当低廉。本台也会给这张专辑大力支持。它将作为每小时一次假期节目的片头曲出现。谈到假期，现在正是举家出游的时候，达尼埃尔，在公路上有什么情况？”

“您好，弗朗索瓦。这里是罗斯尼直播室。很遗憾在我们的演播室里无法看到亚历山德琳的靓丽倩影。我们要向你们通报一下在复活节假

期的第一天全国公路堵塞的情况。”

荧屏上出现了直升机所拍的镜头，在公路上，堵塞的汽车绵延数公里。记者报道说连环撞车已经造成十多人伤亡，但想要欢度他们带薪假期的人们仍然源源不断地涌上公路。

188.百科全书

勇敢的鲑鱼：　　鲑鱼一出生就知道有段漫长的航程在等待它们。它们离开了故乡的溪流顺流而下直至大海。到达大海之后，这些喜暖的淡水鱼改变自己的呼吸方式以适应大海冰冷的咸水。在那儿它们四处觅食以使自己的肌肉更强健。

然后，在某种神秘力量的召唤下，鲑鱼决定回到故乡去。它们在海中四处漫游，找到以前经过的河流入海口，然后逆流而上回到它们出生的小溪。

它们在大海中是如何确定自己位置的呢？没有人知道。也许鲑鱼有着极其灵敏的嗅觉，能够在汪洋大海中发现源于故乡河流的淡水分子，或者它们是依靠地球磁场来确定方位的。但是第二种假设的可能性似乎要小一些，因为在加拿大，人们发现当河流被严重污染之后，鲑鱼会搞错路线。一旦它们认为已经找到原来出海时经过的河流，鲑鱼便开始逆流而上。这是一次可怕的考验。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之内，它们将要与汹涌的逆流搏斗，跳越诸多瀑布（鲑鱼可以跳到3米高），躲避天敌的攻击——白斑狗鱼、水獭、熊还有渔夫。它们面对的将是一场屠杀。有时候鲑鱼会被在它们入海之后建起的水坝所阻拦。

大部分鲑鱼在途中就死去了。那些最终回到出生地的幸存者把小溪变成了幸福的爱情之湖。尽管它们已经变得十分虚弱和消瘦了，但仍和其他幸存的鲑鱼交配，产卵让它们耗尽最后一丝气力而死。而新一代的鲑鱼则准备踏上新的征程。也有少数鲑鱼在产卵之后仍有足够的力气重新回到大海，它们还会开始第二次长途跋涉。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89.谜底

马克西米里安的吉普车停在森林里，他从贮物箱里拿出一份熏鲑鱼三明治，在上面洒了些柠檬汁和新鲜奶油，津津有味地享用起来。

在他周围，一些警察正在用步话机闲聊。马克西米里安看了一眼手表，急忙打开了车上的小电视机。

“太精彩了，拉米尔夫人，祝贺您找到了答案！”

传来一阵掌声。

“这并没我原先预想的那么难。用6根火柴拼出8个全等边三角形，初看上去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上次您说得很有道理，只要开动脑筋就行了。”

马克西米里安懊恼不已。就晚了几秒钟，他没能听到谜底。

“好，拉米尔夫人，让我们进入下一个谜题吧。我先提醒您，这道题比前一道要棘手些。题目是这样的：我在黑夜的开头和上午的末尾出现，一年之中人们可以看到我两次。人们看着月亮时可以把我清晰地分辨出来。猜猜我是谁？”

马克西米里安把谜题仔细地记在笔记本上，他喜欢让自己脑中存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一名警察敲了敲车门，打断了他的思路。

“头儿，我们找到他们的踪迹了。”

190.它们有百万之众

它们在大地上前进，不断有昆虫加入长征队伍。几百万只昆虫一齐朝着“手指”世界进发。它们翻过崎岖的石子坡，爬过连绵的植物根茎，走了很久。

103号公主注意到个体队伍表现出的高涨热情，随时准备去赢得胜利，同时也渴望去迎接未知的挑战。

这是次伟大的会面。蚂蚁们知道为了这次伟大的会面它们要将自己的才能发挥至极限。

所有的蚂蚁都知道自己正身处地球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在蚂蚁漫长的历史中它们已经经历过一些意义深远的时刻了，它们也曾经享受过打败白蚁的喜悦，但在胜利来临之前它们经历了漫长艰难的等待。现在就是与“手指”的会面了。

历史上最后一次“伟大的会面”。

蜗牛背着橙红色木炭走在长长的队列中，使队伍看上去就像是一条由虚线组成的长蛇。在缓慢移动的蜗牛周围，蚂蚁纤细的身影在草丛间隐现。

7号端坐在一头使劲流涎、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蜗牛背上，开始着手创作它的壁挂。它把爪子醮上唾液加入颜料，然后在大麻叶上面画出各种图形。目前它还只是勾勒出一组蚂蚁的群像。

191.终于相聚

在金字塔内度过的头一夜很是舒适惬意。也许是因为太疲劳了，也许是因为“巢穴”的特殊形状，也许是因为头顶上有一层泥土保护，很久以来朱丽还是头一次睡得如此安心坦然呢。

第二天早晨，她到餐厅用了早餐后便在金字塔内散步。她来到图书馆，发现在一张大桌子上放着两本书，很像她的那一本。这正是《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一、第二卷。她跑回房间取来了第三卷放在另两本的旁边。

三卷书终于相聚在一起了。

命运真的是很奇妙。他们的冒险经历竟然都是由一个人决定的，他只是写了三本书，就对后来者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阿尔蒂尔走到她身边：“我想你肯定会在这儿的。”

“他为什么要写这三本书？他为什么不把它们写成一卷书？”朱丽问他。

阿尔蒂尔坐了下来。

“每一卷书都有它所针对的某种文明和思维方式。这三卷书代表了认识客体的三个不同阶段。第一卷书代表了第一阶段：认识到客体的存在并与之进行初步的接触。第二卷书代表着第二阶段：与客体的对抗。第三卷书代表着第三阶段：如果对抗陷入了僵持阶段，这时便会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与客体合作的阶段。”

他说着把三本书摞到了一起。

“接触、对抗、合作。三部曲便完成了，这便是客体交流的完整过程，1＋1＝3……”

朱丽翻开了第二卷。

“您说过制造了‘罗塞塔之石’这架能用来和蚂蚁交谈的机器，是真的

吗？”

阿尔蒂尔点了点头。

“能让我们看看吗？”

阿尔蒂尔犹豫了一下还是同意了。朱丽把朋友们一起叫了过来。

老人把他们带到一间房间里，柔和的灯光投射在几只种满花卉、植物和蘑菇的玻璃缸上。其中还有一座蚁穴，与朱丽按照《百科全书》设立的那座“罗塞塔之石”蚁城十分相似。

阿尔蒂尔打开了一台电脑，机器发出一阵轻柔的嗡嗡声。“这就是《百科全书》里提到过的那种‘民主模式’的电脑吗？”弗朗西娜问。

阿尔蒂尔回答说是，心中为能与内行打交道而感到高兴。

朱丽在一些仪器中认出了质谱仪和色谱分析仪。但阿尔蒂尔并没有像她以前做的那样把它们串联起来，而是把它们并联起来，因此对分子的分析和结果综合可以同时完成。朱丽这才明白为什么她那套系统无法运行了。

他控制着一些管道上的操纵杆。

准备工作完成之后，阿尔蒂尔轻轻地抓起一只蚂蚁，把它放进一只玻璃盒中。盒中有一个塑料的叉状物。蚂蚁本能地用自己的触角抵住那对人造触角。阿尔蒂尔对着麦克风清晰地说道：

“要求进行人类与蚂蚁间的对话。”

他不得不一边调整着一些滚轮，一边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几个细颈瓶中释放出一些类似费洛蒙的气体。它们先聚合在一起，然后被推送到人造触角周围。在扬声器中传出一阵轻微的噼啪声，电脑的综合人声终于回答说：

“同意对话。”

“你好，6142号蚂蚁。这儿有一些我的人想要听你说话。”

阿尔蒂尔对仪器进行了一些调整，以便接收得更清楚。

“什么人？”6142号问。

“一些朋友，他们不知道我们彼此间能进行对话。”

“什么朋友？”

“一些客人。”

“什么客人？”

“一些……”

阿尔蒂尔渐渐失去了耐心。不可否认与昆虫对话一般来说是件很困难的事。并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不，双方完全可以进行对话。困难就在于很难领会对方的意思。

“虽然我们可以对动物说话，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听懂它的话。蚂蚁对这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我们不得不对概念重新定义，并且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要让蚂蚁明白‘桌子’这个词，就得向它们解释这是‘一个用来吃饭、有四条腿的木质平面’。人类之间谈话时，总会使用大量的潜台词。而与另外一种智慧生物交谈时，我们发现自己再也不会清楚地表达意思了。”

阿尔蒂尔还说6142号并不能算是蚂蚁中最愚笨的一类。有一些蚂蚁被放在对话盒中后只会喊救命。

“这是因蚁而异的。”

老人不无伤感地提到了103号，这只蚂蚁在他所有过去遇到过的蚂蚁中是极具天赋的一只。它不仅能在对话中作出富有深意的回答，而且还能准确地把握某些人类典型的抽象概念。

“103号是蚂蚁中的马可·波罗。它不仅仅是个探险家，它的思维开阔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它的好奇心从来也无法得到满足。而且它刚来这儿时对我们几乎一无所知。”阿尔蒂尔回忆道。

“你们知道它是怎样称呼我们人类的吗？”阿尔蒂尔叹了一口气，“‘手指’。因为蚂蚁是无法看清我们全貌的。人类在它们眼中只不过是朝它们伸去想要碾碎它们的手指。”

“我们留给它们的印象多么可怕呀！”大卫说。

“103号的优点就在于它真的想了解我们到底是‘怪物’还是一些‘友善的动物’。我专门为它制造了一台微型电视机，这样它就能看到在全世界各地生活的完整的人了。”

朱丽在脑海中努力想象电视给那只蚂蚁带来多么大的震动。这就好比她突然置身于蚂蚁社会内部从各个角度去了解它。战争、经济、工业、各种传统……

蕾蒂西娅·威尔斯找来了一张这只神奇蚂蚁的相片。起初，“第三卷的人物们”还惊讶于蚂蚁之间竟然会存在这么大的差异，仔细地看了相片之后，他们的确在103号的“脸”上看到某种与众不同的特征。

阿尔蒂尔坐了下来。

“模样很俊美，不是吗？103号特别爱冒险，极具想象力，十分清楚它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所以才心甘情愿地留在这儿听我们的笑话，看浪漫的好莱坞电影，在电视上欣赏卢浮宫的藏画。但最后它还是逃走了。”

“我们为它做了这么多，它竟然还要不辞而别！我们原以为交到了一个朋友，而它竟然抛弃了我们。”蕾蒂西娅说。

“的确是这样，当时我们感觉自己就像是被103号遗弃的孤儿。但仔细考虑之后，觉得这也情有可原。”阿尔蒂尔又说道，“蚂蚁毕竟也是野生动物，我们永远也无法驯服它们。这星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由的，都具有平等的权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103号囚禁在这里。”

“这只特殊的蚂蚁现在在哪儿呢？”

“在大自然的某个角落，它临走之前，给我们留了一封信。”

阿尔蒂尔把一枚蚂蚁的空卵壳放在人造触角上。电脑便将气味信息翻译出来，就仿佛那枚卵壳有了生命，对他们开口说话似的：

亲爱的“手指”们：

我留在这儿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要回到森林告诉我的同类你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且你们既不是什么怪物，也不是什么神。

在我看来，你们只不过是“另类生物”而已，与我们截然不同。

我们两大文明应该相互合作。我将尽我所能说服我的同类与你们取得联系。

希望你们一方也能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做出努力。

103号

“它竟然能如此纯熟地使用我们的语言。”朱丽赞叹道。

“句子结构是被电脑调整过的。翻译之后肯定会与原意有所出入。”蕾蒂西娅说，“103号在这儿的时候，为了学习我们语言的基本规则而下了很大的功夫，它承认除了三样东西以外，它能完整听懂我们的语言。”

“哪三样？”

“幽默、艺术、爱情。”

蕾蒂西娅把目光投向姬雄。

“对于非人类生命来说，这些概念的确很难理解。那时候，我们都在为103号搜集各种笑话故事。但我们的幽默太过‘人性化’了。当时我们也许应该去了解一下是否存在蚂蚁式的幽默。比如说鳃角金龟子在蜘蛛网里绊住了自己的脚，或者刚刚破蛹而出的蝴蝶没等翅膀晾干弄平便展翅飞翔，结果摔得粉身碎骨……”

“这的确是个问题，”阿尔蒂尔说，“有谁能把蚂蚁给逗乐呢？”

他们没把注意力放在对话机和那些焦躁不安的蚂蚁试验者上。

“自从103号逃走以后，我们不得不用手头这些蚂蚁进行试验。”阿尔蒂尔说。

他对着玻璃盒中那只蚂蚁问道：“你知道什么是幽默吗？”

“什么幽默？”蚂蚁反问道。

192.长征

“幽默应该是某种特殊的东西。”

103号公主向它的同伴们讲述着那个它们即将遇到的巨人世界的另一个特点。

为了避免被炭火所散发出的热量烤焦，全体成员都随着103号爬上了一根树枝，相互攀附着形成一个球体。

“在幽默的作用下，‘手指’会发生痉挛，比如在它们听了‘大浮冰上的爱斯基摩人’或者‘被砍掉翅膀的苍蝇’这类故事之后。”

那些在场的苍蝇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103号察觉到大家所散发出的费洛蒙，这才明白它的听众对幽默并不感兴趣。为了让大家继续仔细听它讲，它便改换了话题。

它向大家解释说“手指”身上没有坚硬的角质层，因此与蚂蚁相比它们要孱弱得多。一只蚂蚁可以举起相当于自身体重60倍的重量，而“手指”至多只能举起与它们本身体重相等的重量。另外，蚂蚁可以从相当于自身身高200倍的高度落下而不会受到任何伤害，而“手指”即便是从相当于它们身高3倍的高度落下也会死的。

听众们，或者应该说是嗅众们用心地接收着103号发出的费洛蒙，得知“手指”尽管有着庞大的身躯，但却十分孱弱，所有的蚂蚁都很高兴。

随后公主解释了“手指”是如何用两条后肢保持直立姿势的。10号把这些信息记录在费洛蒙记忆包中：

步行：

“手指”用它们的两条后肢走路。

因此它们能看到灌木丛那边的同类。

为了能直立行走，“手指”将后肢略略叉开，晃动腰部关节把重心向前移，同时用两条上肢保持平衡。

尽管这种姿势不怎么舒服，“手指”还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这种姿势。

一旦它们失去平衡，就向前迈出一步，勉强使自己保持直立。

这就叫作“步行”。

5号演示了一下直立行走，它拄着用细树枝做的拐杖一连走出十几步。

大家提了许多问题，但103号并没有在这一论题上停留太久。因为它有那么多东西要告诉它们。它说道在“手指”世界里存在着权力等级制度。10号兴奋地做着记录：

权力：

“手指”并不都是平等的。

某些“手指”握有决定其他“手指”生死的权力。

这些“更为重要”的“手指”可以对低等“手指”发出命令，或者把它们投进监狱。

监狱就是一间没有任何出口的屋子。

每个“手指”都有一个首领，这个首领又要服从另一个首领，而在后者之上还有一个首领……

在权力的巅峰是统领所有低级首领的国家领袖。

这些首领是如何被推选出来的呢？

这与种姓有关，那些首领都是从在位首领的孩子们中选出来的。

103号进而说道对于“手指”世界它还没有完全弄明白，还有许多东西有待发现，所以它才这么急于回到那儿去。

整个球体营地到处都有触角在晃动。“墙”和“地板”在交谈，“门”则

与“天花板”讨论。

103号公主来到营地边，向东方的地平线眺望。它们的历险征途已经走出太远了，不可能再回头了。生存或是死亡，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地面上，蜗牛们并没有加入这场激烈的讨论，它们安详地大口咀嚼着三叶草。

---

① 萨满：被认为具有特殊神通的巫师，能使自己的灵魂脱离肉体，与鬼神交往。鬼神帮其办事，包括查出疾病、饥荒等一切灾难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祛除法术。见于西伯利亚和亚洲一些民族，在其他许多宗教中都存在着类似的术士，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② 雅库特人，俄罗斯少数民族之一。

③ 蚂蚁的六条肢腿伸展开来与躯体构成“丰”形十字架。

④ Épiménide，古希腊诗人、哲学家。有时被称作古希腊七位智者之一。

⑤ 在法国新闻节目从晚上八点开始。

⑥ 维瓦尔第（1678—1741），威尼斯小提琴家、作曲家，他1725年创作的《四季》为标题音乐的早期范例。

⑦ Led Zeppelin，一支英国的摇滚乐队。

⑧ 传说，圣杯（Graal）是公元33年耶稣受难前在逾越节晚餐上使用的葡萄酒杯，圣杯因为这个特殊的场合而被赋予某种神奇的能力。

⑨ 墨西哥短毛圆头小狗。

⑩ 本华·曼德博（Benoit Mandelbrot，1924—2010），于1967年在研究英国海岸线长度时发明分形。分形：在不断减小的尺度上重复基本图样的特征的几何实体，同任何包含在不断减小尺度上重复的自相似性系统有关。

⑪ 参看作者所著小说《蚂蚁帝国》。

⑫ 参看作者所著小说《蚂蚁时代》。

第四回　三叶草

193.百科全书

牌戏：　　那52张扑克牌就是一种教育、一种历史。首先，其四种花色代表着生命变化过程中四个不同的范畴。四个季节、四种情感、四种行星的作用……

1、红心：春天；感情丰富的；金星。

2、方块：夏天；旅行；水星。

3、三叶草（草花）：秋天；工作；木星。

4、黑桃：冬天；困难；火星。

牌上的数字和人像并非随意确定的。每张牌都代表着生命历程中的某一阶段。这正是为什么普通的扑克牌和塔罗牌一样被广泛应用到占卜术上的原因。譬如，“红心6”被认为意味着收到一份礼物，“方块5”代表与一位至爱的人分手，“草花Ｋ”代表着名声，“黑桃Ｊ”意味着一个朋友的背叛，“红心Ａ”表示休息一段时间，“草花Ｑ”代表运气，“红心7”代表结婚。在所有的游戏中都蕴藏着古老智慧，其中也包括那些看上去最为简单的游戏。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94.女神的密使

在白天看到那么多新奇事物之后，晚上朱丽和她的朋友们仍沉浸在激动中，毫无倦意。

保尔打开了一瓶他从学校抢救出来的蜂蜜酒给大家分享。喝完之后，姬雄提议大家一起来玩一局“厄琉西斯”① 游戏。

每个人依次在桌上放上一张牌，使之排成长长一列。

“此牌进入世界秩序。此牌未进入世界秩序。”莱奥波德轮流说着这两句话，认真地扮演起临时上帝的角色。

其他人无法猜出莱奥波德设立的法则。他们徒然地看着一张张牌被接受或被拒绝，而无法从中找出任何步骤、任何规律、任何法则。有好几个试着提出一些猜测。而莱奥波德每一次都否定了这些对他“神圣法则”作出的解释。

朱丽猜想他会不会是在信口胡说。因为有的时候他回答说是，有的时候则回答说不。而朱丽却看不出他的选择有什么根据。

“给我们一些提示吧。我觉得在你的法则中牌的花色和数字不起任何作用。”

“的确如此。”

最后大家都认输了。当他们要求莱奥波德讲出答案时，他笑了笑说：

“其实很简单。我的法则是：先是一张名称以元音结尾的牌，然后是一张名称以辅音结尾的牌。”

他们纷纷抓起枕头把莱奥波德打了一顿。

随后他们又玩了好几局。朱丽心想，归根到底他们的“蚂蚁革命”只留下了一些象征而已：以拼成“Y”字的三只蚂蚁为图案的旗帜、厄琉西斯游戏、蜂蜜酒以及格言“1＋1＝3”。

他们想要改变这世界，但却只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些许微不足道的东西。埃德蒙·威尔斯说得对，在所有的革命中都缺乏谦虚的精神。

朱丽出了一张红心Q。“拒绝。”莱奥波德装出一副伤心的样子说道。

“有时候拒绝一张牌可以表达出更多的信息。”佐埃说。她借助于朱丽的失败发现了这一局的法则。

大家一起玩这有趣的游戏让他们感觉很好，甚至都忘了自己身处何方。他们讨论着各种话题，只是尽量避免提起纳西斯。集体一旦形成，就很难再按照另一种方式重新组合。缺少了纳西斯让他们觉得自己身上缺少了什么似的。

阿尔蒂尔走了进来。

“我已经和旧金山大学联系上了。”

他们赶忙跑到计算机房。先前弗朗西娜曾请求老人与“蚂蚁革命”的托管人取得联系。现在他们已经出现在屏幕上了。弗朗西娜坐到电脑前与旧金山方面交流起来。在证实了她的身份之后，美国大学生把“蚂蚁革命”的信息重新传回给了他们。

短短5分钟之内，“蚂蚁革命”的信息就全被输入了他们的电脑。在尖端技术的神奇力量作用下，他们的革命又获得了新生，各个“子公司”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开。大卫的“问题中心”正处在休眠状态，而“下世界”恰恰相反，它在客居的电脑中继续保持运行。看来它倒是和寄居蟹一样能够随遇而安。

朱丽刚才还在担心他们的革命仅仅留下一些微不足道的记忆。现在看到它像一块干涸的海绵重新浸入水中一样重获新生，心中感到说不出的高兴。这么看来，革命是不需要任何物质基础的。它可以随时随地在随便什么人手中得以复兴。信息技术赋予了它不可毁灭的特性，这是以往任何革命所无法达到的境界。

他们重新找回了纳西斯的服装设计、莱奥波德的建筑图稿和保尔的菜谱。姬雄上了国际互联网向全世界宣布“蚂蚁革命”者们仍然活着，隐藏在某个地方，他们将继续他们的革命。

为了不被别人发现，他们先将发出的信息传输到了旧金山大学，然后由他们通过卫星向全世界发布。

朱丽看着电脑不停地闪烁着指示灯，将他们发出的信息传遍全球，心里却怎么也不明白他们在枫丹白露高中时是如何失败的。

弗朗西娜替下了姬雄，在电脑上打开了她的“下世界”。

“我得赶紧看看‘下世界’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她发现她的虚拟世界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下世界”的居民们已经超越了现实世界的时间参数，生活在了2130年。他们发明了以电磁能源为动力的新型运输工具和在声波技术上发展起来的新型医学。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在技术革新中运用了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美学和机械学原理。他们所做的主要是模仿自然。也就是说他们制造的不是直升机，而是机翼可以像鸟翅一样扇动的扑翼机；他们的潜艇用的不是螺旋桨，而是可以按照一定频率划动的长尾巴；等等。弗朗西娜仔细观察着这个虚拟世界，心里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她把镜头对准那些城市的主要出入口，惊叫起来。

“他们把‘中介人’给杀了！”

的确，在各个城市的入口处，她安插的间谍都被吊死在绞刑架上了。

那些政客、广告商、记者并没有停止他们的复仇行动，好像“下世界”的居民们对现实世界的人有话要说一样。

“他们肯定意识到自己只不过生活在虚幻的世界里，也许他们还推测出了我的存在。”弗朗西娜惊慌地说道。

她在“下世界”各处往来巡视着，想要更好地理解那里所发生的事。她看到“下世界”的居民们在各个角落都留下了一些告白，祈祷神灵在看到这些告白之后还他们以自由。

“神啊！让我们安静地生活吧！”

他们把这些祈求写在屋顶上，刻在纪念碑上，用铡草机写在草坪上。

他们无疑意识到了自己是什么，自己生活在什么地方。弗朗西娜真应该让他们见识一下《进化》游戏，好让他们明白什么才是在游戏者完全控制下的世界。

作为女神，她已经给予了他们绝对的自由。她不会干涉他们的生活。即使在他们中出现一位嗜血成性的暴君，她也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不管他们是品性恶劣还是自取灭亡，她都会尊重他们的选择。

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一位神对其子民的尊重吗？她只是为了检测一下洗衣粉或是其他什么新的设想才会打扰他们。他们竟然连这也无法接受？

忘恩负义的人们。

弗朗西娜继续巡视着那些城市，到处都可以看到她的“中介人”被残忍地分尸示众，“下世界”的人们要求摆脱她的监护。正当她盯着屏幕时，电脑屏幕突然爆炸了。

195.百科全书

诺斯替运动（Mouvement Gnostique）： 上帝有没有自己的神？古罗马最初的基督徒们不得不与诺斯替教派[2] 这一异端运动作斗争。到公元2世纪时，有一位马西翁（Marcion）宣称人们所信奉的上帝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神，在他之上还有其所必须服从的神祇。在诺斯替教徒们看来，神灵们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可以相互衔接拼合，最大世界的神灵中也包括了最小世界的神。这种被称作“二神论”的信仰遭到了俄利根[3] 的猛烈抨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正统基督徒和诺斯替派基督徒们为了确定上帝是否还有其自己的神而相互诋毁、相互攻击。最后，诺斯替教徒被屠杀殆尽。极少几个幸免于难的则在极为秘密的条件下继续坚持他们的信仰。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96.渡河

它们又来到那条大河边。然而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蚂蚁们拥有数量上的优势，一些蚂蚁爪子把着爪子连接起来，搭成一座浮桥。余下的几百万只蚂蚁连同驮着木炭的蜗牛一起浩浩荡荡地从这座生命之桥上渡过了河。

抵达河对岸之后，蚂蚁们便安营扎寨，宿了下来。103号又给大家讲起了其他一些关于“手指”的故事。在营地一角，7号把这一场景在一片叶子上速写了下来。而10号则一字不漏地做着记录。

无聊：

“手指”有一个巨大的难题：无聊。

它们是唯一会向自己提出以下问题的动物：“好吧，现在我能找些什么事情做呢？”

5号又拄起细枝拐杖绕着营地“步行”起来。它相信只要用两条后肢走路，它的身体就能逐渐习惯直立的姿势，这样它就能进化成一只两足蚂蚁。等它也吃了胡蜂蜂王浆之后，它就能把这种基因特性遗传给它的后代。

24号仍在埋头写它的小说《手指》。

实际上它正迫不及待地等着与“手指”会面，以便完成这部描写这些陌生的巨大生物的小说。

197.女性的优柔寡断

弗朗西娜急忙把手捂在脸上，挡住显像管爆炸后四处飞溅的玻璃碎片。她的眼睛在眼镜的保护下没有被击中，她只受了点轻伤。出于恐惧与愤怒，她全身不停地颤抖着。“下世界”的人们想要谋杀创造了他们的女神！弑神！

在露西为她包扎伤口时，阿尔蒂尔检查了一下显像管后面的部件。

“真是不可思议！他们发出了一道程序指令来干扰电脑的运行。电脑的性质被改变了。电表认为计算机是以220伏电压工作的，而实际上它只有110伏。电压超负荷使显像管发生了爆炸。”

“就是说他们找到了进入我们信息系统的方法……”姬雄不安地说道，“他们现在能够影响我们的世界了。”

“我们再也不能扮演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上帝了。”莱奥波德说。

“最好把‘下世界’与现实世界完全分离开。那些人会给我们带来危险的……”大卫大声说道。

说着他把游戏复制到一张大容量磁盘上，然后把它从计算机硬盘上给删除了。

“他们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了。造反分子，这下你们可被还原成最简单的形式了，一张在坚固封套保护下的磁盘。”

大家看着那张磁盘，就好像是看着一条狰狞的毒蛇。

“现在我们拿这‘下世界’怎么办，把它毁掉？”佐埃问。

“不！千万不要！”弗朗西娜大声喊道，她慢慢从刚才的惊吓中恢复了过来，“即使他们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我们还是得保留这成果。”

她向阿尔蒂尔要了一台旧电脑，仔细确证了这台电脑不具备调制调解器并且与其他任何电脑都没有联系之后，她把“下世界”装入硬盘，调至启动状态。

“下世界”立刻又活了过来，它那几十亿居民甚至都没意识到他们在一张普通的磁盘上暂居了一会儿。还没等到他们来得及再次发动进攻，弗朗西娜把键盘、鼠标和显示器都给拆了下来。从今往后，“下世界”只能在封闭的环境中运转，再也不能和它的“神祇们”或者其他随便什么人进行联系了。

“他们不是想要自由吗，现在可算是如愿以偿了。独立性导致了他们的自我放逐。”弗朗西娜摩挲着伤口说道。

“为什么你还要给他们留一条生路？”朱丽问。

“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想看看他们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七位朋友各自回房休息了。

朱丽把自己紧紧裹在崭新的被单中。她又是独自一人了

她肯定姬雄会来找她的。他们会从上次停下的地方重新开始。但愿那个韩国人会来，她想要体验性爱之美，这种渴求变得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危险了。

有人在房门上轻轻敲了几下，朱丽飞快地从床上起来，打开门。姬雄就站在那儿。

“你知道我多么担心再也看不到你了。”他说着把她拥入怀中。

她静静地站在那儿，一动没动。

“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无比美妙的时光，当……”他把她抱得更紧了。

但朱丽挣脱了他的怀抱。

“怎么了？”姬雄大惑不解地发问道，“我还以为……”

她违心地说道：“魔法只能存在一次，另外……”

当年轻小伙想把自己滚烫的双唇印在她肩头上的时候，她又说道：

“从那以后发生了那么多的事……魔法已经消失了。”

姬雄完全不明白朱丽为什么会这么做。其实她自己也不明白。

“但那次是你来……”他随即又温柔地问道，“你不相信魔法会再生

吗？”

“我不知道。现在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我请你别来打扰我了。”

她在姬雄面颊上轻轻吻了一下，把他推开，然后轻轻地关上了门。

她重新躺到床上，努力想去弄明白为什么她会拒绝她如此渴望的东西？

她等着姬雄回来。他必须回来。但愿他会回来。当他重新敲门时，她会跳起来投入他的怀抱。她再也不会要求什么了。在他开门之前，她就会作出让步，融化在他的怀抱中。

有人在敲门。她跳了起来。但来的不是姬雄，而是大卫。

“你来干什么？”

他没有回答，仿佛什么也没听到似的。他走到床边坐了下来，捻亮了床头灯。他手里有一只小盒子。

“我在那些实验室里逛了逛，在一个实验台上偶然发现了这个。”

他把小盒子放到灯光下。一想到姬雄随时可能回来，看到大卫在这里，朱丽心里不禁有些不快。但她却无法克制自己的好奇心。

“这是什么？”

“你曾经想要制造用来与蚂蚁对话的‘罗塞塔之石’，他们做到了。莱奥波德想要建造一幢丘陵中的房子，他们做到了。保尔想要培植蘑菇以便让我们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在这儿他们已经大量种植了。弗朗西娜唯一想做的就是发明‘民主结构’的计算机，这他们也做到了……你还记得佐埃的设想吗？”

“能让人进行完美交流的人造触角！”

朱丽靠在枕头上半抬着身子。

大卫从小盒中拿出两只末端带有鼻套的粉红色触角。

“他们连这也做出来了。”

“你和阿尔蒂尔说过吗？”她问大卫。

“其他人都睡着了。我可不想吵醒谁。找到这两对触角之后，我就

把它们拿来了。就这样。”

他们看着这两个奇怪的东西，就犹如两个孩子看着大人们不让他们吃的糖果一样。朱丽差一点就对大卫说：“等到明天先问问阿尔蒂尔再说吧。”但她还是对大卫喊道：“来，我们试一试。”

“你还记得吗？埃德蒙·威尔斯说过在完美交流中，蚂蚁并不只是交换信息，而且它们还把各自的大脑直接连接起来。信息费洛蒙通过触角从一个大脑进入另一个，就如同这些大脑合并成了一个似的。这样它们彼此就完全理解了。”

他俩的目光汇聚在一起。

“我们也来试一下？”

198.百科全书

情感同化（Empathie）： 情感同化是指人感受到别人所感受到的、感觉并且分担别人的喜悦和痛苦的能力。

植物也能感受到痛苦。如果我们把电流计（用来测量电阻的仪器）的电极抵在一棵树的表皮上，并且让某人靠在大树上，用刀割自己的手指，就会发现电阻值产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大树感觉到人受伤时细胞被破坏了。当一个人在森林中被谋杀时，所有的树木都会感觉到并且表现出不安和痛苦。《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一书的作者，美国作家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认为如果一个机器人能够感觉到人的痛苦并且随之也感到痛苦，那么它就可以被视作一个人。与此相反，如果一个人不能感觉到别人的痛苦，那他就应被取消做人的资格。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出一种新的刑罚方式，剥夺做人的权利。那些使别人遭受痛苦而自己却无动于衷的施刑者、刽子手和恐怖分子将得到这样的惩罚。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199.脚的重量

马克西米里安认为已经找到了一条确凿的线索。地上那些脚印清晰可辨。这是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的脚印。脚印的指头部分要比脚跟部分深，说明他们行走时把重量放在了脚的前部，由此可以推断出他们的年龄。至于性别，马克西米里安是根据几根头发推断出来的。人们到处都会留下自己的毛发，甚至自己都不知道。那几根黑色长发与朱丽的头发十分相似。而大卫的拐杖在地上留下的圆形印迹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判断。他终于发现他们了。

那些踪迹把他带到了一处被灌木包围着的盆地，盆地中央有一座丘陵。

马克西米里安认识这地方，他就是在这儿与那些昆虫搏斗的，但是那座金字塔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看了一眼那座手指形状的砂岩。它指着丘陵，好像是要回答他的疑问似的。当你遇到困难时，这个世界会向你提供许多对你有所帮助的指示。但他没有留意这一点。

马克西米里安试图弄明白那座金字塔是怎么消失的。他拿出笔记本仔细核对着第一次来时画的草图。

其他警察不耐烦地跑到他身后。

“局长，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呀？”

200.意识

“我们开始吧！”

人造触角看上去就像是两只粉红色的塑料尖角。尖角中间相连，距离相当于鼻孔的间距，末端带有两根大约15厘米长的细管，真正算是触角的那部分是由11节中间穿有小孔的节组成的。顶端有槽可以用来与对方的触角帽相连接。

大卫翻开《百科全书》找到关于完美交流的那一段，念道：

“先把触角插入鼻孔，它可以使我们接收和放出的气味信息增强十多倍。在鼻腔黏膜上布满了具有渗透性的毛细血管，接收到的信息可以从那儿迅速进入血液。通过鼻子我们将能直接进行交流。分布在鼻腔后部的感觉神经会把各种化学信息直接传送到大脑。”

朱丽仔细打量着触角仍有些将信将疑。

“这一切都是通过嗅觉官能完成的？”

“当然。嗅觉是我们的第一种官能，原始的。动物性的官能。新生婴儿的嗅觉就已经十分发达了。这样他才能感觉到母乳的气味。”

大卫拿起一只触角。

“按照《百科全书》上的图解所示，它应该具有一套电子系统，也许还有个用来吸收和推射气味分子的泵。”

大卫按下了标有“开”字的按钮，把触角插入鼻孔中，并让朱丽也这么做。

刚开始的时候，塑料触角紧紧压在鼻腔内壁上，让他们感觉有些不舒服。等到习惯了这种感觉之后，他们闭上眼睛全神贯注地呼吸起来。

朱丽立刻闻到了他俩强烈的汗臭味。让她感觉异常惊奇的是，这些汗味向她的大脑传递着一些信息。渐渐地她在这些信息中辨认出害怕、渴望和紧张。

这种感觉相当奇妙，同时也让人感到不安。

大卫示意她尽量深呼吸让气味直达大脑，等到两人都掌握了操作方法之后，朱丽靠近他。

“准备好了吗？”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你会进入我的身体。”朱丽轻声说道。

“我们所做的仅仅是人们一直梦想做到的，完全的、真诚的交流。”大卫安慰她说。

朱丽向后退了退。

“你会不会发现我思想中最最隐秘的东西？”

“会有什么呢？难道你有什么想隐藏的吗？”

“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也有秘密，不管怎样，我的大脑是我最后的防线。”

大卫轻柔地搂住她的颈背，请求她闭上眼睛。他把触角朝朱丽伸去。他俩的触角相互寻找了一会儿，碰在了一起，颤动片刻之后相互嵌进了对方的槽口。朱丽轻轻地笑了一声，觉得自己鼻子上插着触角的模样一定很可笑，就像是一只大龙虾一样。

大卫紧紧抱住她的头。他俩都闭上了眼睛，额头贴着额头。

“去倾听我们的感觉吧。”大卫慢慢地说道。

但这并不容易。朱丽担心大卫会发现她大脑中隐藏最深的那一部分。要让她选择的话，这个害羞的姑娘宁愿展现自己的胴体，也不愿向别人展示她脑海深处的东西。

“呼吸。”大卫咕哝着说。

她照着他的话做了，鼻子里立刻就充满了可怕的气息。那是从大卫鼻子里释放出来的气息。她差一点就想挣脱开来，但还是忍住了。因为在那气味之后，她又感觉到另一种东西，一种诱人而芬芳的粉红色浓雾。她睁开了眼睛。

在她面前。大卫紧闭着双眼，用嘴有规律地呼吸着。朱丽急忙照着他那样去做。

随后年轻姑娘感到鼻腔内一阵奇怪的刺痒，仿佛有人往里面滴上了几滴柠檬汁。她又想退却了，但柠檬汁的酸味渐渐被一种浓重的鸦片味所取代。在她的脑海中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粉红色浓雾变成了一种稠厚的物质朝她涌来，就好像是一团岩浆想要强行进入她的鼻腔似的。

她感觉有些不舒服。在古代，埃及人在把法老的尸体制成木乃伊之前，用细管子插入法老的鼻孔把他的脑子吸出来。而现在正好相反，有一个大脑正在挤进她的鼻腔。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突然大卫的思维涌进了她的大脑中，而她却无法阻止。大卫的思维把各种思想、意识传入她的大脑，她感觉到各种图像、声音、音乐、气味、设想和记忆。有时候，尽管年轻小伙拼命阻止，在她的大脑中还是会出现一条带着闪亮紫红色的细小思想，随后又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立刻消失。

在大卫的脑海中则出现了一条海蓝色的云彩，云中开启了一道门。门后面有一个小女孩在跑，他紧跟着她来到被朱丽巨大的脑袋塞满了的洞穴，洞穴内到处都是回路和通道。朱丽的脸像门一样打开了，展现出一个蚁窝状的大脑。他走进了大脑上的一条隧道。

大卫在朱丽的大脑中逡巡着。图像变得模糊了，一个声音响了起来，并不是从外部而是从他自己的体内喷涌而出。

“你来了，不是吗？”

朱丽的话语直接进入了他的思维。

她告诉大卫她是怎样看他的。这让大卫感到十分震惊。

她认为他是一个柔弱而腼腆的男孩。

他也谈了他对朱丽的看法。他认为朱丽是个无比聪慧的美丽女孩。

他们把各自的一切都展现给对方，相互理解了对方的真实感情。

朱丽又感觉到某种新的东西。她的神经元和大卫的联通了起来。那些神经元相互交谈着，相互赞美着，成了好朋友。然后，那只忐忑不安的小兔子又出现在粉红色的浓雾中，待在那儿一动不动，皮毛不停地颤抖着。这一次她明白了。这是大卫对她的仰慕之情。

自从他开学那天第一眼看到朱丽的那一刻起，他心中就有了这种感情。这种爱意变得愈加深厚，给予了他无比的勇气，使他敢于在数学课

上向她透露答案，并且两次把她从贡扎格和他党羽的魔爪下救出。也正是出于这种爱，他才把朱丽招进了乐队。

她理解了大卫，从此以后他便进入了她自己的思维中。

1＋1＝3。现在他们是三个了，大卫、朱丽和他们之间的默契。

当交流停止时，他们感到一阵寒流在沿脊柱涌动。他们脱下触角。朱丽蜷缩在大卫的怀中以获取温暖。他则轻抚着朱丽的脸庞与长发。在这座三角形的圣殿中，他们肩并肩地进入了梦乡。

201.百科全书

所罗门圣殿[④]（Temple de Salomon）：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是一个典型的完美几何体。它是由四座平台构成的。每个平台都有一道石墙环绕着。它们代表着构成宇宙的四个世界。

——物质世界：身体；

——情感世界：灵魂；

——精神世界：智慧；

——神秘世界：每个人身上的神秘部分。

在圣殿中的三条柱廊代表着：

——创造；

——教育；

——行动。

整个建筑的形状是一个巨大的长方体，长100肘（coudée）[⑤]，宽50肘，高30肘。

圣殿位于建筑物的中心，长30肘，宽10肘，在圣殿深处是呈正立方体的至圣所[⑥]。金合欢木的约柜[⑦]被安置在至圣所中，它是个棱长为5肘的正立方体。在约柜上放着十二只面包，分别代表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份。约柜上方悬挂着一个七枝烛台，代表着七个行星。

根据古书尤其是亚历山大城的斐洛[⑧]的文章记载，所罗门圣殿的几何形状是经过精确计算后确定的，用以形成一个力量场。当时人们认为黄金分割是能产生神圣力量的数据，圣所[⑨]是可以积聚宇宙能源的地方，而所罗门圣殿则是维系可知世界和不可知世界的通道。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202.见鬼，爱情

足迹到了这儿就消失了。马克西米里安把丘陵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检查了好几遍，怎么也无法理解一座水泥金字塔是怎么会不翼而飞的。他敏锐的观察力在向他提示警告，这里有问题。但他还缺乏发现谜底的关键因素。

他用脚跟跺了跺地面。在马克西米里安的鞋底下是绿草，在绿草下是大地。

地面下有植物的根、蛆虫、石子和沙土。在沙土之下是水泥墙。在水泥墙之下是朱丽卧室的天花板。在天花板之下是空气。

在空气下是棉质被单。在被单下是一张熟睡的脸。在脸部皮肤之下，有血管、肌肉和血液。

哆，哆。

朱丽惊醒了过来。阿尔蒂尔把门推开一条缝，伸进头来，他是来叫醒她的，看到大卫躺在朱丽的床上也没见怪。然后他看到放在床头柜上的人造触角，立刻就明白他们用过了。

他看着两个睡眼惺忪的年轻人，问他们触角是否起作用。

“是的。”他俩齐声答道。

阿尔蒂尔放声大笑起来。朱丽和大卫迷惑不解地望着他。老人强忍着咳嗽向他们解释道，这实际上还只是原型机，他们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完善这一设想呢。

“我们肯定还要等上几个世纪才能看到人们可以进行完美交流的那一天。”

“您错了，这套系统性能已经相当好了，它运行得很不错。”大卫反驳道。

“哦，是真的吗？”

老人笑着拆开触角，指着里面一个空当说：

“它没有电池竟然也能工作，这倒让我很惊奇。气味分子是如何启动的呢？”

听了这话两个年轻人就好像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阿尔蒂尔被逗乐了。

“孩子们，你们只是以为它能正常运转而已，但这已经很不错了，就仿佛它真的正常运转了一样。当我们深信某一事物时，它就和真的存在没什么区别了。你们认为靠着这个新奇的小玩意，人也可以进行完美交流。你们所进行的是一次独特的实验。要知道有些宗教也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阿尔蒂尔仔细地把触角收进盒子里。

“不过即便它真的能让人进行完美交流，我们还不清楚是否应该推广这项技术。想一想如果所有的人都能猜破别人的内心，那会发生什么事，如果要我说的话，那就会是一场灾难。我们还没有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呢。”

阿尔蒂尔看到朱丽和大卫的表情中流露出强烈的失望之情。

“可爱的孩子们。”他转身走了出去，从楼梯上传来他的嘟囔声。

两个年轻人躺在床上，心里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他们原先是多么相信他们的完美交流呀。

“我早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大卫违心地说道。

“我也是。”

说着，他俩一边放声大笑着，一边在床上打滚嬉闹起来。

阿尔蒂尔也许说得有道理，要让一件事成为现实，只要绝对相信它就行了。大卫起来把门关上，然后又躺到床上。他们用膝盖把被子平撑起来作为一顶帐篷。

在“帐篷”里，他们的嘴唇相互接近，最后碰在了一起。先前是他们的“触角”接触在一起，现在是他们的舌头、他们的皮肤、他们急促的呼吸和他们的汗液。

这还是朱丽头一次体验到肉体的情爱。再没有头脑中的幻意，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她并没有反对大卫的爱抚。此时，她全身的神经元都在自问该对这作何想法。

大部分神经元对此表示认可。毕竟它们对大卫已经相当熟悉了，而且朱丽总有一天会失去她的童贞。另外一小部分则认为她这是在放弃她最宝贵的东西——纯洁。然而在大卫的爱抚之下，她体内涌起一阵阵乙酰胆碱，这种令人感到欢愉的天然麻醉剂让那一小部分神经元最后还是放弃了反对意见。

就好像是最后一道大门被打开了似的，朱丽同时从物质和精神上感到了她自身的存在。在她体内，连绵的呼吸和太阳穴处搏动的血液感谢她让它们得到了愉快。数千股细小的电流在她的大脑中川流不息。

幸福之流交汇在了一起。

她为自己活着而感到幸福，为自己存在着而感到幸福，为自己来到这世界上，并且成为现在的她而感到幸福。天地是如此的广阔，有那么多东西可学，有那么多人可以遇上。

她明白了为什么以前她一直害怕走到今天这一步，因为首先得找到理想的环境和时机。

现在她知道了。

性爱就是一场神秘的宗教仪式，它应该在地下，最好是在金字塔中，应该和一个叫大卫的男孩在一起。

203.熟食

24号王子让103号给它详细讲讲“手指”性生活的情况，因为在它的小说中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性欲：

“手指”是性欲最最强烈的一种动物。

其他动物只有在每年被称作“交配期”的一个短暂时间内才会发生性行为。而“手指”则随时都可能发生性行为。

因为没有任何外部迹象可以向雄性“手指”表明雌性是否排卵，所以他们经常做爱以使能凑巧让卵细胞受精。

雄性“手指”能够控制它们的性行为，想让它持续多久就持续多久。而大多数哺乳类动物的交配过程很少超过两分钟。

至于雌性“手指”，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它们在性行为达到高潮时会发出响亮的喊声。

103号公主和24号王子在蜗牛背上，随着坐骑的蠕动而轻轻晃动着。它俩讨论着“手指”世界。根本没有留心周围的景色，也没有注意到蜗牛时不时扭动长有眼睛的触角看着它们。

在它们后面，大队的蚂蚁为了避开蜗牛的流涎而分成两路纵队前进。现在宿营时，它们的营地再也不是挂在树枝上的“果实”了，而是覆盖了整棵大杉树。冒烟的木炭随处可见。

103号公主感觉到了随它出征的大队人马那浓重的气味。它说话时放出的费洛蒙总是不能传到队伍的两头，得由其他昆虫担任转述的工作。和声音语言一样，气味语言的转达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的时候意思也会被曲解。

“公主说雌性‘手指’在交配时会发出响亮的喊声。”

它们对“手指”的事已经听了许多，见怪不怪。有些昆虫甚至在传说过程中加入它们自己的理解。

“那些雌性‘手指’为什么要大声喊叫呢？”

“为了赶走妨碍它们交配的天敌。”

那些走在队伍最后面的昆虫所听到的话与原话出入最大。

“‘手指’用喊声来赶走天敌。”

103号公主本人坚决反对拜神主义，然而越来越多的昆虫把“手指”当成了神，并且觉得它们正在进行的是一次朝圣。

24号仍在向103号打听关于“手指”的情况，比如“手指”是如何发出警报的。

警报：

因为“手指”不会说气味语言，所以它们不会发出费洛蒙警报。

当遇到危险时，它们会发出声音警讯——靠气泵工作的警笛，还有视觉警讯——闪烁的灯光。

在通常情况下，往往是电视触角首先获取信息，然后再告诉其他“手指”有危险。

整个世界都在看着它们在森林中穿行，那些没有加入长征队伍的生物心中越来越不安了。因为远征队伍捕食的猎物个头越来越大了，而且猎物也被烧得越来越……熟了。

204.碎鸡蛋

朱丽的嘴唇再一次靠近大卫求吻，正在这时外面响起了一个她十分熟悉的声音。

“立刻出来！你们被包围了。”

这一警告声在金字塔内回荡。所有的人都朝控制室跑去。监视器上满是警察的身影。

阿尔蒂尔叹了口气：

“又是该死的克罗马农人[⑩]。”

在朱丽的卧室，一盏闪烁的红灯向他们发出了警报。

“完了。”大卫轻声说道。

“我们还是继续吧，”朱丽说，“刚才真好。”

姬雄把门推开一条缝，朝屋里惊讶地看了一眼，但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说：“我们遭到攻击了。快，得行动了。”

乔纳森和蕾蒂西娅拿出一只箱子，箱子上贴有“观察”字样的标签。箱子里装满了泡沫塑料，在泡沫塑料的空隙中放着一些机器飞蚁，每只都标上了号。

四只这种神奇的微型机械被放到了通风口。乔纳森、蕾蒂西娅、布拉杰和梅里埃斯各自站到了控制屏前，紧紧握住操纵杆。就好像潜艇发射鱼雷一样，那四只机器蚁从通风管道飞了出去，而操纵人员则在“摄像隐望镜”上控制它们的飞行轨迹。

很快，飞蚁们传回了距离现场更近的电视图像。金字塔内所有的居民都不安地监视着外面警察的一举一动。

马克西米里安正在用步话机发出一系列命令。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卸下一批挖掘工具。一些人手里拿着风镐朝丘陵走来。

乔纳森和蕾蒂西娅急忙拿出一只贴有“战斗”字样的箱子。阿尔蒂尔并没有站在控制台前，因为他的手抖得太厉害，而机器飞蚁的飞行要求精确地操作。

一台风镐开始侵蚀丘陵。震动经过土壤的吸收变得不那么剧烈了，但大家都知道最终还是会发现金字塔的外墙的。

一只战斗飞蚁灵巧地飞到操作风镐的警察脖子上，向他注射了麻醉剂。那警察随即砰然倒地。

马克西米里安高声叫喊，通过步话机发出指令。没过几分钟，一辆小卡车运来了养蜂服。警察们穿上防护具之后一个个看上去就像是潜水员。这下飞蚁的螯针再也无法攻击他们了。

金字塔的居民们除了机器飞蚁再也没有别的武器了，而现在飞蚁也保护不了他们了，他们面面相觑，再也无能为力了。

“我们失败了。”阿尔蒂尔大声说。

在严密保护之下的警察现在可以安心地进行挖掘工作了。风镐的钢钻终于撞到了水泥墙上，就仿佛补牙的磨轮碰到了牙釉质一样。金字塔里所有的人和物都随之颤抖起来，心脏也跳动得更加厉害了。

突然，撞击声停止了。警察们往钻出的洞里放上炸药。马克西米里安什么都想到了。他们装上雷管，很快倒计数开始了。

“6、5、4、3、2、1……”

205.百科全书

零： 尽管在公元2世纪时中国古代算术中就已经存在了零的标记（以一个点表示），玛雅人使用零的时间还要早（以螺旋线表示），但我们现在使用的零起源于印度的公元7世纪，波斯人从印度引入了零。几个世纪之后，阿拉伯人又从波斯人那儿学会了零的概念并且赋予了它今天众人皆知的这个名字。

然而零这一概念，直到公元13世纪才由列昂纳多·斐波那契⑪ （很可能是Figlio di Bonacci⑫ 的缩写）传到欧洲。这位斐波那契被称作“比萨的列昂纳多”，虽然他的绰号是“比萨的列昴纳多”，但他其实是来自威尼斯的商人。

在斐波那契试着向他的同胞们解释零的奥妙时，教会认为零的出现破坏了现有的秩序，某些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判定零是魔鬼的产物。应该说零和其他数字排列在一起时能让它们增值，而它也能让与它相乘的数字变得没有价值。打个比方：0就是一个最大的毁灭者，因为它让一切靠近它的数字变为0。与之相反，1可以被称为最大的尊敬者，因为和它相乘的数字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0乘以5等于0。1乘以5等于5。

最后，事情还是顺利解决了。但不懂得使用零的教会倒是很需要些优秀的会计来管账。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206.朝圣

103号公主认出了那条路。它们很快就能看到它以前逃离的那个“手指”巢穴了。它们离那场伟大的会面不远了。

公主让那队年轻兵蚁跑到队伍尾部，告诉后队前队马上就要减速了。它知道现在队伍太长。如果突然停下来的话，还没等停止的命令传到队尾并且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之前，许多蚂蚁就会被后面刹不住脚步的大队昆虫踩在脚下。

103号环顾四周，惊奇地发现那座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丘陵，而且四周一片混乱。空气中充斥着汽油味、恐惧的气味。“手指”的气味。这么嘈杂和紧张的场面它以前也遇到过，那次它爬上一块布，打断了一场被“手指”称作“野餐”的活动。

207.费洛蒙记忆包：进餐

费洛蒙：10号

进餐：

“手指”是唯一按照一定时间规律进食的动物。

而世界各地的动物只有当它们饥饿时，当食物出现在视野中时，当它们跑得足够快、能够捕获食物时才进食。而“手指”不管饥饿与否，每天都要吃三顿。

“手指”很可能是通过这每日三餐的作息制度把白天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顿饭表明上午开始，第二顿表示上午结束而下午开始，第三顿表示下午结束，并且可以准备睡觉了。

208.你们好

它们就在那儿。“手指”就在那儿。根据它们散发出的气味，103号认为那儿有许多“手指”。

“你们好。”

所有的昆虫都在释放出费洛蒙。在这些气味讯号中丝毫不具有攻击性和炫耀的成分。

“向在场所有的‘手指’致意。”

表示“手指”的费洛蒙和表示“神”的很相似，所以许多昆虫都搞错了。

人们想要赶走荒谬，但它却很快又会回来。而且一旦发生某些不同寻常的事，荒谬就会控制一切：

“向在场所有的神致意。”

蚂蚁们一边爬上“神”的身体，一边发出最最热情、最最欢快的费洛蒙。它们完全明白了，今后靠近“手指”时，应该满怀敬意地对它说话。

“向在场所有的神致意。”它们整齐地说道，爬到散发出浓烈气味的、温暖的巨大动物身上。

209.百科全书

沙巴泰·泽维的乌托邦（Utopie de Shabbatai Zevi）： 那些波兰犹太教神秘哲学家在对《圣经》和犹太教法典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和深奥的阐释之后，预言弥赛亚⑬ 会在1666年出现。当时东欧的犹太民族正处在低谷时期。几年前哥萨克公选首领波格丹·赫梅利尼斯基（Bogdan Khmelnitski）领导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波兰封建大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民起义。由于无法攻破统治者坚固的堡垒，杀性大起的暴民们就把认为忠于封建君主的犹太村镇作为报复对象。几周之后，波兰贵族也发动了血腥的报复性袭击。犹太村镇又一次遭到洗劫，死伤者不计其数。“这预示着哈米吉多顿（Armaggedon）决战⑭ 的来临。”犹太神秘哲学家如是说，“这是弥赛亚降临的前兆。”

正是在这时沙巴泰·泽维出现了，这位目光炯炯有神、温文尔雅的青年自称就是弥赛亚。他能说会道、安抚大众，让他们心中依然拥有希望。人们断言他能够创造奇迹。在东欧各犹太团体中立刻兴起一股强烈的宗教热忱。然而许多犹太教教士指责他为“篡权者”和“伪国王”。在沙巴泰·泽维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宗教分歧，许多完整的家庭由此分崩离析。但是，仍然还有数百人决定抛弃一切，离开家人去追随这位新的弥赛亚到圣地建立一个新的乌托邦社会。这一切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天晚上，土耳其苏丹派出的奸细绑架了沙巴泰·泽维。他最后免于一死，但却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信徒中最最忠实的几个一直跟随着他，而其他人更愿意把他给忘记。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210.精灵部队

一声尖叫。一名警察一看到这么黑压压一片攒动着的蚂蚁如潮水一般向他们涌来，并且似乎想要爬到他们身上，立刻倒在了地上。他们一共有20人，3个因心脏病突发而死亡，剩下的头也不回地撒腿就跑。

蚂蚁们爬到横陈在地上的三具“手指”尸体上热情地打着招呼，“你们好”。看到他们并不回答，昆虫们感到很奇怪，因为103号公主讲过有些“手指”会说蚂蚁的气味语言。

“那是什么？”朱丽盯着监视仪大叫起来。

103号公主看着周围的蚂蚁爬到“手指”身上向它们表示友好，突然明白，这次长征已经远远超过了它最初的打算。

它要求大家安静下来。它知道“手指”看到它们这么多同时出现会被吓破胆的。毕竟“手指”还是很怯懦的。

那12只年轻兵蚁沿着队伍飞奔着，要求大家与“手指”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队伍前面，一些蚂蚁早就爬上了那三座纹丝不动，但尚有余温的“肉山”。

周围的蚂蚁们在为那几千个爬到“神”身上、被它们飞跑着带走的同胞扼腕叹息。

103号努力使自己保持镇静。它让队伍停了下来，并且严禁吃掉“手指”，甚至咬一下也不行。它要求在这一微妙的紧要关头谁都不能慌乱。

慢慢地大伙安静下来。103号尽量掩饰着自己内心的慌乱，仔细观察起那座丘陵来。24号和12只年轻兵蚁觉察到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刚才一切还是那么纷繁杂乱，而现在是那么的安静，简直太安静了。

蜗牛纷纷把头从它们的壳里伸了出来。

103号在灌木丛中搜寻着，找到了露出地面的通风口，它就是从那儿逃离“手指”巢穴的。

它爬到一块儿岩石顶上，告诉大家这处丘陵就是“手指”的巢穴之一。住在这儿的“手指”就是会讲气味语言的那几个。这对蚂蚁来说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它将首先爬下去和“手指”会晤，然后它再来告诉大家会晤的结果。

在这段时间内，它把领导整个队伍的责任交给24号和12名年轻的兵蚁。

正当遥控飞蚁把覆盖了整个丘陵的黑色海洋的画面传回地下时，从一处通风口栅栏那儿传来一种刮擦声。阿尔蒂尔过去一看，发现了一只背上长着翅膀、身材俊美的蚂蚁，口里衔着一段小树枝以便发出更响亮的刮擦声。

它让大家放它进来。在那只蚂蚁的额头有一块儿黄色的斑记清晰可辨。看到这个，老人不禁喜笑颜开起来。

是103号。

103号回来了。

“你好，103号，”他激动地说道，“你还是遵守了你的诺言，你回来了……”

那只蚂蚁自然听不懂声音语言，它在接收到阿尔蒂尔口中发出的气味时不经意地晃了晃触角。

“你长出翅膀了。”老人惊叹道，“啊！我们之间肯定有许多事情要说……”

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挟起103号放入“罗塞塔之石”中。

103号待在里面感到很自在，和以前一样，把触角抵在了叉形触角上。其他人也都急忙围了过来。

“你好，103号。”

机器一阵噼啪作响，综合人声回答道：

“你好，阿尔蒂尔。”

阿尔蒂尔兴奋地看了其他人一眼，要求他们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他是想和他的老朋友单独谈谈。大家都知道这次重逢让老人高兴得不能自持了，便离开了他们。

为了保证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听到蚂蚁的声音，阿尔蒂尔戴上了耳机。他俩交谈了起来。

211.百科全书

我们不同的盟友：　　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次人和动物的军事合作。但在这种合作过程中，人类从来也没有费神去问问动物的意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军队训练过一些反坦克犬。那些狗的任务就是背着地雷冲到敌人坦克底下引爆。但这一作战方案进行得并不怎么顺利，因为那些狗总会过早地跑回主人的身边。

在1943年时，路易斯·费瑟（Louis　Feiser）博士曾设想用载有微型燃烧弹的蝙蝠对日本军舰发动攻击，这本应是盟国对日本神风轰炸机的有力回击。但当原子弹在广岛爆炸之后，这种武器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1944年，英国人也曾计划用猫来驾驶装满炸弹的飞机。他们认为怕水的猫会竭尽全力把飞机对准敌人的航母开去。但是这一计划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在越战期间美国军队曾试图用鸽子和秃鹫把炸弹扔到越共头上，但还是失败了。

即便人类不把动物作为战士来使用，他们也会尝试把它们变成间谍。在冷战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过一系列实验，目的是用雌蟑螂的荷尔蒙给可疑分子做上标记。这种物质可以让雄蟑螂在几公里之外就能发现并且跟踪。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212.说明

没有人知道那天阿尔蒂尔和103号谈了些什么。也许蚂蚁向他解释了它为什么要从实验室逃走。也许阿尔蒂尔请求它和它的队伍留下来保护金字塔。也许103号问阿尔蒂尔两大文明之间的合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213.使徒⑮ 间的交流

在金字塔外，那12只年轻兵蚁在丘陵顶上建立了12块营地，每块营地中间都有一处炭火。

整整一晚了，那12只年轻兵蚁都在各自的营地里讲它们想象中在“手指”巢穴内部发生的事。它们都认为公主已经找到了会讲蚂蚁语言的神，而不是像那三座“肉山”一样不会说话，而且蚂蚁跟它们说话，它们就倒翻在地。

“103号公主正在要求缔结‘手指’和蚂蚁的永久和平条约。”24号王子安慰大家说。

“都过了这么久了，事情也应该结束了吧。”

第二天早上，5号撑着它的拐杖头一个觉察到某种动静。一些螺旋桨叶片在营地上空不停地搅动着空气。它立刻明白这些从远处飞来的“超级大胡蜂”对它们是一种威胁。但它们飞得太高了，蚁酸弹打不到。蚂蚁炮手的蚁酸最远只能打到20厘米高，而这些“大胡蜂”的飞行高度远远超过了蚁酸弹的射程。

从金字塔内部的监视仪上看，这种威胁更为可怕。作为对微型机器飞蚁的回击，警察部队派出了巨大的直升机。

这是那种通常被用来进行农业飞播的直升机。现在让103号出去向它的队伍发出警告已经来不及了。一阵浅黄色的酸液结晶雨已经落在了它同胞的头上。

毒药造成的痛苦是相当可怕的，一旦接触到酸雨，甲壳质为之融化，青草为之枯萎，树木为之死亡。

那些直升机正在投入浓度极高的落叶剂和杀虫剂的混合物。

金字塔内的人们看到这不禁怒火中烧。好几百万只蚂蚁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想与人类修好。现在它们却正在死亡，而且根本无法保护自己。

“我可不能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阿尔蒂尔愤怒地说。

但他们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挽回这场大屠杀。

103号在一台微型监视仪上看着这一切，根本无法理解。

“他们疯了！”朱丽哽咽着说。

“不，他们只是害怕罢了。”莱奥波德回答道。

乔纳森握紧了拳头说：

“为什么那些至高权力者总要起来阻止人类去了解新的不同的事物？为什么人类除了把生物切成薄片放在显微镜下，就不能以别的方式去研究他们身边的创造者？”

这时，阿尔蒂尔看着浅黄色的液体到处在毁灭生命，内心中为自己是人类的一分子而感到惭愧。他毅然地说道：

“够了。这样已经足够了。我们出去投降，并且阻止这场屠杀。”

他们一起穿过隧道，走出金字塔，向警察部队投降。没有谁畏缩不前。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在他们心里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们的投降可以让直升机停止喷洒毒药。

214.费洛蒙记忆包：斗牛

费洛蒙：10号

斗牛：

“手指”是最最可怕的天敌。

但是有的时候它们好像对此也会产生怀疑，从而想办法证明它们的能力。

于是它们便组织“斗牛”。

这是一种奇怪的仪式。在仪式上“手指”将与在它看来最为厉害的动物——公牛搏斗。

它们的搏斗可以持续数小时。公牛把它尖锐的犄角作为武器，而“手指”的武器是一根细长的金属刺。

最后取胜的往往是“手指”。况且即使公牛成了胜利者，这也不等于它将获得自由。

通过斗牛这种仪式，“手指”意识到它们是大自然的统治者。在杀死一头狂怒的公牛之后，它们便可以给自己加上“所有动物主人”的头衔。

215.审讯

三个月之后，他们的案件开庭审理了。

在枫丹白露法院的重罪法庭中挤满了人。所有那些在被告风光无限时不在场的人都来旁观他们走向死亡。这次，国家电视台也难得亲临现场。六家主要的电视台都到了。他们没有看到革命的成功，却列席了对他们的审判。对于观众来说，失败总比胜利更有趣、更上镜。

终于“蚂蚁革命”的主犯们和森林金字塔的疯狂学者们被带了上来。他们中有前科研部部长、一个漂亮的欧亚混血儿和一个病恹恹的老头，这倒让审判平添一分别致。

文字记者、摄像记者、摄影记者相互推搡拥挤着。旁听席已然爆满，但在法院门口还是挤满了人。

“女士们，先生们，请起立。”法警高声说道。

庭长在两位陪审官的陪同下走进了法庭，后面跟着的是检察官。而书记员和9位陪审团成员早已就座。那9位陪审团成员分别是杂货铺老板、退休的邮递员、宠物梳洗工、没有病人上门的外科医生、地铁女司机、广告单分发员、病休在家的小学老师、会计和纺织工人。9个人模样脾性迥然相异。

法警结结巴巴地说道：

“‘蚂蚁革命’暴乱集团及‘森林金字塔’阴谋分子一案现在开庭。”

庭长端坐在他的宝座中，心里清楚这件案子很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他满头银发，腮下蓄着修剪整齐的花白胡须，鼻梁上架着一副半圆形眼镜，显出一副好像对什么事都不太关心的样子，眉宇间让人隐然领略到法律的庄严肃穆。

那两位陪审官也年届高龄，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仿佛今天是来玩上两局贝洛特纸牌游戏消遣消遣似的。三位审判官面前是一张榆木长桌，桌上摆着一尊“前进的正义女神”雕像。塑的是一位年轻女郎，身披袒

胸露背的长袍，眼睛上蒙着布带，手中提着一架天平。

书记员站了起来，命令带上被告。在四名法警的看押下，被告们鱼贯走入法庭。他们一共有28个人。分别是“蚂蚁革命”的7名主犯、《百科全书》第一卷人物17人以及第二卷人物4人。

庭长询问被告的辩护律师在哪里。书记员回答说被告之一、朱丽·潘松想要担任全体被告的辩护律师。其他被告都同意了。

“谁是朱丽·潘松？”

一位亮灰眼睛的年轻姑娘举起了手。

庭长请她站到辩护席上，两名法警立刻跟在了她的身后，以防她逃跑。

那些警察看上去一个个都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得很。朱丽心中暗想：“实际上在追捕犯人的过程中，警察一个个都凶恶无比，那是因为他们害怕不能完成任务。但是一旦猎物到手之后，他们又变得很可爱了。”

朱丽看到她妈妈坐在旁听席的第三排，便朝她微微颔首示意。以前她妈妈就要求她学习法律，将来可以成为律师。现在她自己心里也在为能成为一名没有文凭的律师而高兴。

庭长那柄象牙槌拍到了榆木桌面上。

“现在开庭。书记员，请宣读起诉书。”

书记员向大家简单概述了过去发生的事情。音乐会最后演变成一场骚乱，与警察对抗，占领枫丹白露高中，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导致多人受伤。主犯逃逸，森林中的围捕，躲在金字塔中，最后有3名负责追捕的警官丧生。

阿尔蒂尔被头一个带到被告席上。

“你就是阿尔蒂尔·拉米尔，现年62岁，商人，家住枫丹白露市凤凰大街？”

“是的。”

“请回答我‘是的，法官大人’。”

“是的，法官大人。”

“拉米尔先生，你被控于今年3月12日谋杀了加斯东·潘松，凶器是一只苍蝇形状的微型机器人杀手。这个遥控的机器杀手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导弹，属于第五级危险武器。对这指控你有什么要说的？”

阿尔蒂尔抬起一只手抹着微湿的额头，一直保持站立姿势让这位年老的病人感到十分疲劳。

“没有，对他的死我感到很遗憾。我原本只想让他睡上一会儿。我并不知道他对麻醉剂有过敏反应。”

“那在你看来，用机器苍蝇攻击别人是件很普通的事啰？”检察官挖苦着说。

“那是遥控飞行蚂蚁，”阿尔蒂尔纠正道，“是遥控爬行蚂蚁的改进型。请您相信，我的朋友们和我只是想安安静静地工作，不被什么好奇者打扰。我们之所以建造那座金字塔，是因为我想和蚂蚁交谈，并且在人类和蚂蚁这两大文明之间建立合作关系。”

庭长翻了翻卷宗。

“啊，是的！未经允许擅自在国家自然保护区内修建违法建筑。”

他又翻阅起来。

“材料显示这种安静的生活对你来说是如此珍贵，以致于你又一次实施犯罪行为，派你的‘飞行蚂蚁’攻击一位负责维护公共秩序的官员——警察局局长马克西米里安·里纳尔。”

阿尔蒂尔承认了。

“他、他想要摧毁金字塔。这完全是正当防卫。”

“你倒是有充足的理由用小飞行机器人去杀害别人。”检察官说道。

这时阿尔蒂尔一个劲地咳嗽起来，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两名法警把他搀回被告隔离间。他一到那儿就重重地倒在了地上，朋友们焦急地围在了他的身旁。雅克·梅里埃斯站起身来，要求紧急医疗救护。值班医生诊断之后宣布被告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不能让他过度疲劳了。

“带下一个被告：大卫·萨多尔。”

大卫没拄拐杖，走到了法官面前。背对着旁听席。

“大卫·萨多尔，18岁，高中生。你被控领导策划了这场‘蚂蚁革命’。有照片显示你正在指挥示威游行队伍。倒是挺威风的，就像一个将军在指挥他的部队。你以为你是托洛茨基⑯，正在指挥红军？”

还没等大卫回答，庭长又说道：“你想建立一支蚂蚁部队是不是？另外，请向陪审团解释为什么你们的革命要模仿那些昆虫？”

“我最初对昆虫产生兴趣是在我们把一只蟋蟀吸收进我们乐队之后。那只蟋蟀的确是一位很棒的音乐家。”

从旁听席传来一阵稀稀落落的笑声。法官要求大家保持安静。但大卫并没有因此而分心。

“蟋蟀的交流是在个体之间进行的。然后我发现蚂蚁的交流是多方位的。在蚁穴中，每一个体的情感都与集体息息相关。它们绝对是团结一心的。人类社会数千年来想要做到的，蚂蚁社会早在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之前就已经做到了。”

“你是想让我们头上也长出触角？”检察官嘲讽地问道。

这下，法庭里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大卫不得不等到人们重新安静下来再回答：

“我认为如果我们拥有一种与蚂蚁同样有效的交流方式，那就再也不会有那么多歧视、误解、歪曲和谎言了。蚂蚁不会撒谎，因为它们甚至无法想出撒谎会有什么好处。对蚂蚁而言，交流就是把信息告诉其他蚂蚁。”

在旁听席上，人们小声议论起来，法官敲着他的象牙槌。

“带下一个被告：朱丽·潘松。你被控作为‘蚂蚁革命’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这场骚乱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还导致多人受重伤，其中包括纳西斯·阿尔波。”

“纳西斯现在怎么样了？”朱丽急切地问道。

“提出问题的不应该是你。出于礼貌和法庭规则，你在和我说话时必须称‘法官大人’。刚才我已经对你的同谋犯之一提到过这一点，小姐。我看你对司法程序一无所知。如果你不能为你和你的朋友进行辩护的话，这一切将交由一名专业律师来完成。”

“请原谅，法官大人。”

庭长就像一个爱发牢骚的老爹那样让自己的情绪稍许平静一下。

“好吧，我来回答你的问题。纳西斯·阿尔波先生目前的病情十分稳定。正是因为你们，他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我始终都坚持进行一场非暴力的革命。在我看来，‘蚂蚁革命’就是许多慎重而细致的行动相积累，这些行动作用在一起便可移山倒海。”

朱丽转身朝母亲望去，希望自己的话至少能够说服她。在旁听席上，朱丽还看到历史老师正在点头表示赞同。他并不是唯一到庭旁听的老师。数学老师、经济学老师、体育老师甚至连生物老师也都来了。唯独哲学老师和德语老师没有来。

“但为什么要以蚂蚁作为标志呢？”庭长又问。

朱丽注意到采访席上有许多记者。这一次她的话可能会被许多人所知道，成败在此一举，可得好好三思而后言。

“在蚂蚁的社会中，所有成员的行动都基于‘让大家的生活得到改善’这一共同意志。”

“呵，极具想象力的想法，但是不切实际！”检察官打断了朱丽的话头，“蚁穴的确运转良好，但那就像是一台计算机或是洗衣机一样。在那上面找寻智慧和信仰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蚂蚁的行为只是一些遗传本能而已。”

采访席那边传来一阵喧哗声。快，驳倒他。

“正是因为蚂蚁社会体现出一种人类社会永远无法企及的成功，您才会对它心存恐惧。”

“那是一个好斗的世界。”

“根本不是。与嬉皮士和其他为所欲为的社会团体不同，那里没有领袖，没有将军，没有神甫，没有法官，没有警察，也没有镇压。”

“那么照你看来，蚂蚁社会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检察官问，他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没有什么秘密，”朱丽平静地说，“蚂蚁的行为是没有规律的，它

们生活在一种无秩序的制度下，但这种无序制度却比有序制度更有效。”

“无政府主义！”法庭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句。

“你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庭长问。

“如果这个词意味着可以生活在一个没有领袖、没有等级制度、没有人操纵你的思想、没有加薪的许诺、没有死后进入天堂的幻想的社会中。那我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就是公民意识的最高境界。要知道，长期以来，蚂蚁一直都是这样生活的。”

旁听席上人们的意见各不相同，有的人在吹口哨，也有的人鼓掌叫好。陪审员们在做着笔记。

检察官站了起来，手舞足蹈地说道：“其实，你的这些推理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蚂蚁社会作为要模仿的榜样，是不是？”

“我们当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蚂蚁对于我们这个什么都研究过了却仍在原地打转的社会会有所帮助的。只要我们去尝试，就能看到结果。如果这并不可行，那就再尝试其他的社会构成方式，也许会是海豚、猴子或者椋鸟来教会我们更好地生活在一起。”

瞧，马赛·沃吉尔在那儿。他居然也有亲临现场的这一天。朱丽暗想他是否已经改变了对他那条名言的看法，“当我们不了解某种事物的时候，我们能更好地去谈论它”。

“但是，在蚂蚁社会中所有的蚂蚁都必须工作，你是如何把这与你的自由意志统一起来的呢？”庭长问她。

“这又是一个谬误。在一个蚁城中，只有50％的蚂蚁在有效地进行劳动，30％的蚂蚁在进行无生产力的活动，比如自我清洁、讨论等等，另外20％则在休息。这正是奇妙之处。没有警察，没有政府，也没有什么5年计划，而且有50％的蚂蚁闲着没事，蚂蚁的效率却比我们来得更高，而且更能使整个蚁城和谐相处。蚂蚁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因为它们向我们表明了一个社会的良好发展是不需要任何强制措施的。”

旁听者中响起了一阵赞同声。

庭长捋了捋胡须。

“蚂蚁并不是自由的，从生物学角度而言，它不得不回应气味语言的召唤。”

“那您呢？您不是有手机吗？有了它，您的上级随时都可以找到您，给您下达命令，而您必须服从这些命令，这又有什么区别呢？”

庭长抬头望了望天花板。

“对蚂蚁社会的辩护就到此为止吧。这些已经足够让陪审团在这一问题上形成自己的看法了，你可以坐下了，小姐，下一个被告是……”

法官紧紧盯着卷宗，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道：

“崔……姬……雄。”

那个韩国人站到了被告席上。

“崔姬雄先生，你被控建立了信息网，四处传播你们所谓的‘蚂蚁革命’的破坏性思想。”

姬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这倒引起了那些女陪审员的注意。病休的小学老师再也不盯着自己的指甲看了，而地铁司机的手指也不再敲打桌面了。

姬雄说道：“好的思想应该被尽可能地广泛传播。”

“是‘蚂蚁式’的宣传吗？”检察官问。

“不管怎么说，从一种非人类的思维方式中受到启发来改革人类的思想，这还是让许多与我们有联系的人士感到高兴的。”

检察官又站了起来，双手在空中挥舞着说：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都清楚地听到了。被告竟然还打算传播那些荒谬的思想来破坏我们社会的基础。蚂蚁社会如果不是一个等级社会那又能是什么呢？蚂蚁一出生就是工蚁、兵蚁或者有性蚁，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社会没有多变性，立了功也不可能得到晋升，这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世界。”

姬雄脸上露出嘲讽的表情。

“在蚂蚁社会中，当一只工蚁想出一个主意，它就会告诉周围其他蚂蚁，它们就去尝试。如果它们认为是好主意，就会付诸实施。而在我

们的社会中，如果你没有文凭，如果你没有达到一定的年龄，如果你不属于一个好的社会阶层，没有人会让你阐述自己的意见。”

庭长可不想把法庭变成这些小暴民的论坛。陪审团以及法庭内所有的人对这个年轻人的论据都听得太过仔细了些。

“带下一个被告，弗朗西娜·特内小姐，是谁唆使你支持‘蚂蚁革命’？”

那位金发姑娘努力克服着自己的羞怯情绪。法庭要比音乐会给人的感受更加强烈。她朝朱丽瞧了一眼，以此来给自己增添勇气。

“和我的朋友们一样，法官大人……”

“再大点声说，让陪审团也能听到。”

弗朗西娜清了清嗓子：

“和我的朋友们一样，法官大人，我也认为我们需要向别的社会模式学习，来拓展我们的思路。研究蚂蚁是让我们了解自身世界的绝好途径。观察蚂蚁就好像是在观察被缩小的我们自己。它们的和我们的极为相似，它们的道路也和我们的道路极为相似。它们能让我们转换思路。就是因为这，我才喜欢‘蚂蚁革命’的。”

检察官从文件中抽出厚厚一沓纸，满怀自信地挥舞着说：“在听取被告人的陈述之前，我曾向研究蚂蚁的一些真正的科学家请教过。”

他装出一副很有学问的样子说：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蚂蚁绝非如被告所说，是一些友好大度的生物。恰恰相反，在蚂蚁社会中始终都存在着战争。一亿年来，它们在世界各地不停地扩张。它们已经占领了各个大陆，只剩大浮冰它们还无法移民了。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说蚂蚁已经成为地球的主人了。”

朱丽在辩护席上站了起来。

“检察官先生，也就是说您承认蚂蚁没有什么再需要去征服的了，随便那是什么？”

“的确如此。另外，假如地外生物突然来到我们的星球上，那它们遇到蚂蚁的机会要比遇到人的机会大得多。”

“……于是地外生物会把蚂蚁视作地球居民的代表。”朱丽补充道。

法庭里笑声不绝于耳。

庭长对这种你来我往的辩论早已感到厌烦了。自从庭审开审之后，大家讲来讲去总离不开蚂蚁和蚂蚁社会。他更希望审讯能回到具体问题上来——对学校的破坏，骚乱，尤其是三名警察的死亡。但检察官已经落入了那些小孩奇怪思想的圈套中，而且陪审团好像也对这场奇特的辩论颇感兴趣似的。另外，他的检察官同事从专家那里搞到这些资料显然是花了不少气力的。现在他正打算好好炫耀一下这些新学到的知识呢。

“蚂蚁到处都在与我们为敌，”检察官激动地说，“我这里有资料表明那些蚁窝正在集结在一起。书记员，请将这些复印件分发给陪审团及新闻界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现象产生的原因。但很显然，这种联盟并不仅仅是为了增强它们的帝国。蚂蚁窝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各地出现，到处都可以看到蚂蚁的踪迹。它们甚至能够在钢筋混凝土中挖出巢穴来，我们的厨房将无一幸免。”

朱丽又开口说：

“我们厨房里的东西都是来自于大地的，大地从来也没有明确过它的财富是专门留给它孩子中某一个的。它没有任何理由只把自己的财富给予人类而不给蚂蚁。”

“一派胡言乱语，”检察官大叫道，“潘松小姐现在想要谈到动物的所有权问题……但为什么不想想植物和矿场。当你还是……不管怎样，蚂蚁到处都在入侵！”他节省时间地说道。

朱丽同样简洁明了地反驳了他：

“它们的城市是值得钦佩的。那里虽然没有交通规则，但却不存在交通堵塞。每只蚂蚁都能感觉到其他蚂蚁的存在，并且尽可能少地干扰其他蚂蚁。如果这还不行，它们就会再挖一条新的通道。那里不存在不安全因素，因为大家都互相帮助。那里也没有贫困的郊区，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贫困，谁都不是一无所有的。那里没有污染，因为蚂蚁三分之一的精力花在了清洁和再循环上。那里也没有人口过剩的问题，因为蚁后可以根据蚁城的需要调整它产卵的质量和数量。”

检察官针锋相对地说道：

“昆虫什么也没发明过！书记员，请记下这句话。”

“请允许我说，正是因为昆虫的发明，书记员先生才能进行记录。因为是一种昆虫发明了纸张。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向您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是在公元1世纪的中国，当时有一位宦官名叫蔡伦，他发现胡蜂用被它们咀嚼过、涂抹上唾液的小树枝筑巢，这才想到去模仿它们。”

庭长实在不愿让审讯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我提醒你不要忘了，你们的蚂蚁杀害了三名警察。”

“它们并没有杀害警察，我向您保证，法官大人。我在金字塔中的监视仪上看到了全部过程。那些警察看到自己身上爬满了蚂蚁才被吓死的。是他们自己的想象杀了他们。”

“你不觉得在人身上爬满蚂蚁这很残忍吗？”

“残忍是人类的专利，人是唯一毫无理由就让别人痛苦的动物。仅仅是为了满足看着别人痛苦的欲望而已。”

陪审团对此深感同意。他们也模糊地感到蚂蚁不会为了欲望而只是出于需要才杀生的。但他们并没有把这种感觉表现出来。因为庭长在这一问题上正式告诫过他们。他们绝对不能流露出丁点感受，不能多说一个字，不能表示赞同或反对，否则诉讼可能被取消。陪审员们必须保持一张毫无表情的脸。

庭长用肘推醒了那两位昏昏欲睡的陪审官，和他们商量了一会儿。然后他传马克西米里安·里纳尔警察局局长出庭做证。

“局长先生，在向枫丹白露高中和金字塔发起攻击时，治安部队都是由您指挥的？”

“是的，法官大人。”

“三名警察死亡时您也在场。您能对我们详细描述当时的情况吗？”

“我的部下被一大群充满敌意的蚂蚁给淹没了。正是那些蚂蚁谋杀了他们。实际上，罪犯并没有全部到庭受审，对此我深表遗憾。”

“您是指纳西斯·阿尔波吧，但这可怜的孩子还躺在医院里呢。”

局长脸上露出一副奇异的表情。

“不，我所指的是真正的凶犯、这场所谓革命的真正策划者，我指的是……蚂蚁。”

法庭里顿时一阵喧哗。庭长皱起了眉头，然后敲着象牙槌让大家保持肃静。

“您能把您的想法说得更具体些吗，局长先生？”

“在金字塔的占有者投降之后，我们把在犯罪现场的蚂蚁装了好几袋回来。是它们杀害了三名警察。所以它们自然也应该到庭受审。”法官们讨论起来，好像是在诉讼程序和裁判惯例的问题上各持己见。

庭长向前探出身子，压低声音说道：

“您还拘押着那些蚂蚁吗？”

“当然，法官大人。”

“难道法国的法律也适用于动物吗？”朱丽诘问道。

警察局局长看着朱丽，提出了他的根据：“过去有过关于动物诉讼案的先例。我还带来了判例原本以消除法官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存在的疑虑。”

他把一份厚厚的卷宗放在了法官面前。法官们看着面前这沓厚厚的卷宗又商量了许久。最后庭长又敲响了象牙槌。

“里纳尔局长的要求被批准了。现在休庭。明天将继续审理此案，被告将包括蚂蚁。”

216.百科全书

动物诉讼案：　　长期以来，动物一直被认为可以接受人类法律的审判。在法国，从10世纪起，人们出于各种原因，拷打、绞死、放逐了不少驴、马和猪。在1120年，主教拉翁和代理主教德·瓦朗斯为了惩罚一群祸害农田的毛虫和田鼠而判了它们流放之刑。在萨维尼市的司法档案中有关于审判一头母猪的诉讼。原来那头母猪被指控谋杀了一个5岁的孩子。母猪和它的六头猪仔在犯罪现场被抓获，嘴上的血迹犹未干透。它们是否是同谋犯呢？母猪被绑住后腿倒吊在公共广场上示众，直到咽气为止。至于那些小猪，它们被关押在一个农民家里，看到它们并没有好斗的行为，人们也就任它们长大，最后把它们按照“正常的”方式吃掉。1474年，在瑞士的巴塞尔，人们对一只母鸡进行了审判。母鸡因为生下了一枚没有蛋黄的蛋而被控使用巫术。按照法律母鸡还有权请一位律师，律师进行了过失犯罪的辩护，但没有成功。母鸡最后被判处火刑。直到1710年，一个研究人员才发现鸡产下无黄蛋是因为得了一种病。然而那只母鸡并没有得到昭雪。

1519年在意大利，一个农民状告一群鼹鼠破坏他的农田。鼹鼠的律师特别能言善辩，成功地证明了鼹鼠太年轻，因此不能承担法律责任，况且它们对农民也是有用的，因为它们以毁坏庄稼的害虫为食。最后死刑被改判为“放逐出诉讼人的农田”。

1662年在英国，詹姆斯·波特被控经常鸡奸他的家畜，而被判处斩刑。但是此案的法官认定那些“受害者”也是同谋犯，于是一头母牛、两头母猪、两只小牝牛和三只母羊同样被处以了斩刑。

到了1924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只名为班普的雄性猎狗因为杀害了主人的猫而被判终身监禁。它被关押在一所感化院中，直至6年后衰老而死。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217.辩证法

第二天继续开庭审理。在被告们面前，法警放下了一只装有上百只蚂蚁的有机玻璃缸，这些都是共同被告。

陪审员们轮流走到沐浴在灯光下的缸前朝里细看。他们闻到从有机玻璃缸里散发出一种烂苹果的臭味，不禁皱起了鼻子，以为这是蚂蚁天生就有的气味。

“我可以向法官大人保证，这些蚂蚁都参与了对我部下的攻击。”马克西米里安警察局局长为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而深感满意。

朱丽站了起来，现在她对辩护律师的工作已经驾轻就熟了，每次她认为必要时都会发表她的意见。

“这些蚂蚁缺少足够的空气。有机玻璃壁上的水蒸气表明它们呼吸困难。如果你们不想让它们在审讯结束之前就死掉，那就请在有机玻璃盖上多钻几个孔。”

“但这样它们会逃跑的！”马克西米里安大声说道。拘捕这些罪犯并把它们押到法庭上，肯定让他费了不少力气。

“法庭有责任照顾到每位被告的健康，这对蚂蚁同样适用。”庭长振振有词地说。

他命令法警在有机玻璃盖上多钻些孔。那名法警拿了一根针、一把钳子和一个打火机。他先用打火机把针烧到发红为止，然后用钳子夹着插进了有机玻璃盖。一股焦臭气味散发出来。

朱丽又说道：

“人们认为蚂蚁没有痛苦的感觉，因为它们受折磨时并不会发出叫喊声。但事实并非如此。和我们一样，蚂蚁也有神经系统，所以它们也会感到痛苦，这也是人类种族优越感的弊端之一。我们习惯于对那些受苦时喊叫的生物表示同情，而那些不具备声音语言的鱼类、昆虫以及所有无脊椎动物则不在被同情之列。”

检察官明白朱丽是如何激发起大家的热情的了。她的口才和热情实在太有感染力了。他请求陪审团不要轻信朱丽的话，说这只不过是对她所谓的“蚂蚁革命”进行的又一次宣传而已。

从旁听席上传来一些抗议声。庭长要求大家肃静，好让证人马克西米里安·里纳尔继续发言。但朱丽仍不肯罢休，她宣称蚂蚁完全能够说话，对蚂蚁提出指控而不让它们对横加在它们头上的罪名进行辩驳是不合理的。

检察官听了冷笑几声，庭长要求朱丽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朱丽对大家讲了“罗塞塔之石”，并且解释了其使用方法。警察局局长也证实在金字塔内搜到过一部和朱丽所说完全相同的机器。庭长命令将“罗塞塔之石”呈上法庭。趁暂时休庭的时候，阿尔蒂尔在法庭中央把电脑、管线、装有香精的小瓶子以及质谱仪和色谱仪装配起来。记者的镁光灯在他周围闪烁个不停。

朱丽帮助阿尔蒂尔对机器进行了最后的调试。凭借占领学校期间独自摸索出来的经验，她成了操纵“罗塞塔之石”最得力的助手。

所有的人都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法官们、陪审员、记者甚至警察都好奇地等待着，看看这部机器是否真的能起作用，人和蚂蚁是否真的可以进行对话。

庭长命令开始对蚂蚁进行第一次审讯。阿尔蒂尔让人把法庭中的光线调暗，并且把光都集中到他的机器上。

一名法警在有机玻璃缸内随便抓出一只蚂蚁，阿尔蒂尔接过来放进一支试管，然后把叉状探测头伸了进去。接着他转动了一些操纵杆，示意一切都准备就绪。

立刻，在一阵噼啪作响的杂音中，从扬声器里传出了综合人声。是那只蚂蚁在说话。

“救命！！！”

阿尔蒂尔又做了一些微调。

“救命！让我从这儿出去！我喘不过气来了！”蚂蚁不停地叫着。

朱丽把一块面包屑放在蚂蚁身边。蚂蚁贪婪地啃食起来，恐惧让它胃口大开。阿尔蒂尔等它吃完之后问它是否做好了回答问题的准备。

“这是怎么一回事？”蚂蚁通过机器问道。

“有人要起诉你。”阿尔蒂尔告诉它。

“‘起诉’是什么？”

“起诉就是法律。”

“‘法律’是什么？”

“法律就是判定人们的行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什么是‘正确还是错误’？”

“正确就是说做得对，错误就是相反的意思。”

“‘做得对’是什么？”

阿尔蒂尔叹了口气。在金字塔时，他就知道要是不去无休止地对词语重新定义就很难与蚂蚁进行对话。

朱丽说：“问题就在于蚂蚁没有道德意识，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也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概念，正因为蚂蚁不具备道德意识，所以我们无法认定它们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所以就应该把它们放回大自然。”

庭长和两位陪审官低声商量了一会儿。显然他们是在争论动物的法律责任问题。他们很想把小东西放回森林，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生活里有趣的事实在太少，而且记者们也极少对枫丹白露法院的案件审理以及各当事人如此重视。这一次他们的名字很可能会出现在报纸上……

检察官站了起来。

“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像你所说的那样是不道德的。譬如，在狮子中有一条规定：不许吃猴子。吃猴子的狮子会被赶出狮群。如果我们不称之为狮子的道德观，那又如何解释这种行为呢？”

马克西米里安想起在他的鱼缸里，母鱼产下小鱼后又立刻把它们吃掉。同样他也看到过小狗企图与它们的母亲交配。同类相食、乱伦、杀害自己的亲骨肉……“这次朱丽总算说对了，而检察官却错了，”他暗想，“动物是没有道德可言的。它们既不是有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它们只是非道德的，它们不会意识到它们在做坏事，但也正是因为这才

应该消灭它们。”

“罗塞塔之石”又发出了噼啪声。

“救命！”

检察官走到离试管很近的地方。那只蚂蚁定是看到了他的身影，因为它立刻叫起来：

“救救我，不管你是谁，把我们从这儿救出去。这儿到处都是‘手指’！”

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马克西米里安勉强压住心头的怒火。审讯都快变成马戏团里糟糕的驯跳蚤表演了。人们并没有想到要去揭露蚂蚁社会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反而拿一台机器让蚂蚁说话来寻开心。

朱丽趁热打铁地说：“请给予它们自由吧。要么放了它们，要么杀了它们，但不能听任它们在这有机玻璃缸内受苦。”

庭长十分讨厌他的被告对他指手画脚，即便被告被指定为辩护律师也不行。但检察官却认为这是一次抬高自己身价的好机会。被马克西米里安·里纳尔抢去风头让他不禁妒火中烧，完全忘了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控告那些蚂蚁。

“归根到底这些蚂蚁只不过是些替罪羊而已，”他站在“罗塞塔之石”边上大声说道，“如果我们想要惩治真正的罪犯，那就应该审判它们的首脑——蚁后103号。”

检察官竟然知道103号的存在，并且了解它在保卫金字塔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这让被告们惊讶不已。

庭长说如果那只是为了和蚂蚁说上几小时话而彼此都无法理解，还不如现在就打消这个念头。

“我相信这只103号蚁后完全会讲我们的语言！”检察官于是晃着一本厚厚的书反驳道。

那是《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二卷。

“《百科全书》！”阿尔蒂尔急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是的！法官大人，在这本《百科全书》最后几页空白的纸上写着被告阿尔蒂尔·拉米尔的日记。这是在预审法官要求的第二次搜查中被发现的。通过日记我们了解到被告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以及这只极具天赋的蚂蚁。103号对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习惯都了如指掌。我相信我们可以和它们进行正常的对话，而用不着反复对每一个词进行解释。”

马克西米里安听到这席话不禁懊恼不已。在他第一次搜查时，那么多宝藏唾手可得，但他却忽略了抽屉里的那些书。他原以为书里只有一些数学公式和化学方程式。在警校他教导学员们要谨记这么一条重要原则：以同样的客观性去观察周围的一切，但他自己却给忘了。

现在与他相比，检察官掌握了更多的信息。

法官接过书，翻到了折角的那一页，高声念道：

“今天，103号带着一支庞大的部队来救我们了。为了延长它的生命，并且把它对于人类世界的经验遗传给后代，它长出了生殖器官，从而变成了蚁后。尽管长途跋涉而来，它看上去还是很精神。它额头上那黄色的标记依然存在。我们通过‘罗塞塔之石’进行了交谈，103号的确是蚂蚁中最有天赋的一个，它成功地说服了百万只昆虫跟着它来找我们。”

法庭里又是一阵窃窃私语。

庭长兴奋地搓着手。有了这些会说话的蚂蚁，他将能创造一条新的裁判惯例，甚至因为进行了现代第一次对动物的审判，他的名字会被写进法律学年鉴。他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了几个字，然后宣布道：

“现签发传票，传这个……”

“103号。”检察官提醒他道。

“啊，是的。现签发传票，传103号蚂蚁到庭。”

“但您想如何传唤它呢？”第一陪审官问道，“一只在森林里的蚂蚁！这就好像是在干草堆里找一根绣花针一样。”

马克西米里安站了起来。“我倒有个主意，请让我来负责此事吧。”

庭长叹了口气：

“我想陪审官还是有道理的。在干草堆里找一根绣花针……”

“这只是个方法问题，”警察局局长避实就虚地说，“您想知道怎样在干草堆里找到一根绣花针吗？只要在干草堆上点把火，然后在灰烬里找那根针就行了。”

218.百科全书

操纵别人：　阿希教授的实验。1961年，美国教授阿希把7位试验者召集到一间房间里，告诉他们要对他们进行一次有关感觉的试验。实际上在7名试验者中只有一个是真的，另外6个是受雇让真正的试验者出错的助手。

在墙上画着两根平行线，一根长25厘米，另一根长30厘米。显然30厘米的那根线应该更长些。阿希教授轮流询问他们每个人哪一根线更长。6名助手一致回答是那根25厘米的线更长。当最后问到真正的试验者时，60％的情况下，他会认同是那根25厘米的线更长。

如果他选择30厘米长的线，那6位助手就会嘲笑他。在此种压力之下，30％的人最后承认是自己搞错了。

有100多位大学生和教师接受了试验（这些人不会轻易相信别人），试验者中10个有9个最后认定25厘米的线比30厘米的线更长。

有时阿希教授对他们反复提出这一问题，许多人会固执地坚持他们的观点，并且奇怪教授为什么问个没完。

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当他们被告知试验的目的以及另外6位参加试验的人是在演戏的时候，还会有10％的人坚持认为是25厘米的线更长。

至于那些不得不承认他们错误的人，他们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视力问题，或者观察角度的问题……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219.黏稠

马克西米里安的全部感觉官能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他又回到了埋在地下的金字塔边。他走下了布满荆棘的盆地，找到了那条开有隧道的沟谷，他用牙叼着一只手电筒，爬进隧道，来到金属门边。

在金属板上密码锁和那道谜题还在。但现在这些都已经没用了，在革命者投降之后，他的部下用焊枪打开了这道门。

在第一次搜查中，警察们把所有的机器都搜走了。那些笨重的机器让他们花尽了力气，所以搜查也就到此为止了。预审法官下令进行的第二次搜查让检察官获得了大丰收。但马克西米里安认为在金字塔里还留有许多东西。

金字塔的秘密肯定还没有被完全发现。必要时，他会动用推土机和爆破组把这儿夷为平地。他走进金字塔，用手电筒照亮四周。

看。观察。听。感觉。思考。

突然，他的眼睛，他最灵敏的官能被一只……蚂蚁所吸引。它正在一只玻璃缸中爬行。玻璃缸原本是“罗塞塔之石”的一部分。那只蚂蚁钻进了一条通入……地下的透明塑料管道。

马克西米里安悄悄地跟着它。蚂蚁仍在往下爬，浑然不知自己正在引狼入室。由于近视，蚂蚁无法看到无穷大的东西。它的敌人是如此巨大，离它又是这么近，所以它根本察觉不到敌人的存在。况且，管道也妨碍了它闻到危险的“手指”气味。

马克西米里安用小刀沿着地面割掉了塑料管道，然后先把眼睛凑到洞口，再是他的耳朵。他看到远处有亮光，还听到了一些声音。怎样才能下去呢？也许得用炸药把石质地板炸开。

他烦躁地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他感觉到将会有新的发现，但他还缺少揭示秘密的关键要素。有谜题就应该有答案。

他走上楼，检查了所有的东西。他走过一间浴室，用冷水淋了淋头

，让自己冷静下来。他在镜子里看着自己，然后目光落在了一块三角形的肥皂上。

镜子……

看。观察。听。感觉……思考。

思……考。

马克西米里安在被遗弃了的金字塔中放声大笑起来。

答案竟是如此简单！

怎样只用6根火柴拼出8个全等边三角形？很简单，只要把金字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正四面体放在一面镜子上就行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搭了一个金字塔放在镜子上。

金字塔连同它在镜子里的影像构成了一个立体的菱形。

他回想起“思考陷阱”的提问过程。

第一道谜题是“用6根火柴拼出4个三角形”。答案是一个金字塔。这是第一步：发现立体概念。

第二道谜题是“用6根火柴拼出6个三角形”。这是互补性的融合，下面一个三角形加上上面一个三角形。

第三道谜题是“用6根火柴拼出8个三角形”。只需将下面一个三角形融入上面一个三角形，就得到了第三步。一座放在镜面上的金字塔，也即两座金字塔，正面一个，反面一个，形成一个立体的菱形。

三角形的演变……知识的演变。所以在正面这个金字塔下面还有一个反面的金字塔，拼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巨大的6面骰子。

他急忙把所有的地毯都掀开，终于找到一扇钢质暗门，门后面有暗梯。

他熄掉了手电，因为下面灯火通明。

220.百科全书

镜子阶段：　　婴儿长到12个月以后，会经历一段奇怪的时期——镜子阶段。

在这之前，婴儿认为他的母亲、他自己、乳房、奶瓶、光线、他的父亲、他的手、玩具和宇宙都是一个整体。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在婴儿眼中没有大小之分，也没有前后之分。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整体，也就是他自己。

然后镜子阶段来临了。他手的运动机能变得更为灵活，他也可以控制以前随时都会发生的排泄了。此时镜子会向他揭示他的存在以及在他周围还有其他人和一个世界。于是这将导致社会化或自我封闭。孩子认出了自己，并且会去欣赏或者不欣赏镜子中自己的形象。其效果立竿见影。他要么抚摸、亲吻镜中的自己并放声大笑，要么对着自己的影像做鬼脸。

通常情况下，他会把镜中的自己看作一个完美的形象，他会爱上自己。醉心于其影像的他会沉浸在幻想中，把自己看作一位英雄。通过镜子给予他的幻想，他开始能够忍受生活这个失望与挫折的永久源泉。他甚至可以忍受自己不是这世界的主人这一事实。

即使婴儿看不到镜子或者水中的倒影，他也会经历这么一个阶段。他会找到一个方法去认识自己，把自己与宇宙分离开，同时认识到他应该去征服这个宇宙。

在猫的一生中从来也不会有镜子阶段。当它们在镜子中看到自己时，会转到镜子后面去追寻“另一只猫”，即使随着年龄的增长，猫的这种行为也不会改变。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221.地穴中的悲剧

真让人难以置信。

起初警察局局长还以为自己回到了童年电动火车的旧梦中。在他面前的是一座绝妙的微观城市模型。

地下宫殿的上半部是阿尔蒂尔和其他人的“巢穴”，而下半部分却是蚂蚁的城市。

一半给了像蚂蚁那样生活的人，另一半给了像人那样生活的蚂蚁。而这两方通过管道和传递信息的电线进行交流。

就像格列佛那样，马克西米里安朝那座小人国的城市弯下腰。他的手指在街道上逡巡着，停在了花园里。蚂蚁们好像并没有感到不安，也许它们对阿尔蒂尔和其他人的造访已经习惯了。

无穷小的杰作……！城市中有没有路灯的街道，高速公路……房屋。在左面，有放牧着成群蚜虫的蔷薇园。在后面是工业区，工厂上升起袅袅青烟。在市中心外观漂亮的建筑物前是许许多多步行街。

在这座蚂蚁城市主要街道的入口处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蚁都”。

由蚂蚁驾驶的汽车在各条高速公路和街道上川流不息。汽车里没有方向盘，取而代之的是柄方向舵，这样更便于用爪子来控制。

在城市的工地上，一些蚂蚁正驾驶着迷你蒸汽推土机大兴土木。蚂蚁出于本能选择了圆形的屋顶。

城里还有架空铁道和车站。马克西米里安眯缝起眼睛，看到有两队蚂蚁好像正在进行一场美式橄榄球比赛，只是没有看到球。实际上这更像是一场群殴。

蚁都！

这就是隐藏在金字塔中的最大秘密！在阿尔蒂尔和其他同谋者的帮

助下，蚂蚁文明在这里得到最为迅速的发展。短短几星期之内，它们便从史前期进入了现代。

马克西米里安在地上找到一个放大镜，拿了起来以便更加清楚地观察这座蚁城。在一条大运河上有一些轮船在破浪前进，就像是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的那种一样。坐满了蚂蚁的飞艇在轮船上空飞过。

这真有如仙境一般，却也令人毛骨悚然。

警察局局长确信103号就在这儿，和这座科幻蚁城的居民们在一起。怎样才能找到这只蚁后并把它带到法庭上呢？绣花针和干草垛，火柴和磁铁。得想个办法。

马克西米里安从上装口袋里掏出一把咖啡勺和一只小瓶子。

要找到一只蚁后只需跟着幼蚁顺藤摸瓜就行了。但是这里并没有蚂蚁幼虫。难道103号蚁后不会生育？

他想起检察官曾经提到过在103号的额头上有一块黄色的标记。太好了。但这里每一幢房屋都能藏下几百只额头有黄色标记的蚂蚁。得把它们赶出来集中到一片开阔地上。到时候就没有屋顶可以掩饰它们的行踪了。

他又回到上半部，四处张望，找到了一罐石油。然后他回到蚁城边倒下了这种毒液。

人们在慌乱中总会暴露出自己的秘密。马克西米里安知道他这黑色的毒液一倒下去蚂蚁们就会赶去救它们的皇后。尽管这些熟知人类秘密的蚂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它们肯定还会保留着拯救蚁后的天性。

他从蚁城最高的一角倒下了石油。这种黏稠而发出恶臭的黑色液体缓慢地流动着，沿着街道灌进了房屋，淹没了花园和工厂。一场黑色海啸侵入了蚁城。

蚂蚁们惊慌失措地从房屋中涌出来，钻进它们的汽车，以最快的速度驶上高速公路。但高速公路上早已淌满了黏稠的液体。

运河清澈的水流也变成了黑色的油体，让那些蒸汽船的轮桨再也无法动弹。

蚂蚁们好像为曾经热情帮助过它们的“手指”竟然制造了这场可怕灾

难而吃惊不小。看上去它们正期待着从空中迅速落下救援之手。但唯一落下的只有在黑色洋面上四处搜寻的不锈钢小勺。

马克西米里安监视着蚁城的各条主要干道。突然他注意到在最高的那幢建筑物周围发生了一阵骚动。

警察局局长举起放大镜靠近了那里。他肯定这下蚁后必将出现。的确，在突然涌出的蚂蚁队伍最后有一只额头有黄色标记的蚂蚁。

是103号。他终于抓住它了！

趁着蚂蚁的惊慌和交通堵塞，他伸出小勺抓起了蚁后，迅速地把它扔进了一只塑料口袋，密封起来。

然后他把一整罐石油全都倒在蚁都上。蚁城整个被这种致命的液体给淹没了。

一些汽车、砖块、热气球和蒸汽轮船以及各种手工制作的小东西都漂浮在黑色的洋面上。

蚂蚁们临死之前为自己的错误深感后悔，当初它们真不应该相信蚂蚁与“手指”之间的联盟是可能的。

222.百科全书

1＋1＝3：“1＋1＝3”是我们乌托邦主义者的座右铭。它意味着才能的充分结合可以超越它们的简单相加。它意味着那些统治宇宙的阴阳、大小、上下的要素结合在一起会产生某种与它们自身不同，并且超越它们自身的东西。

1＋1＝3。

这个式子显示出绝对比我们更为优秀的下一代身上有关信仰的概念。亦指未来人类的信仰。明天的人类将会比今天的更出色。我相信这一点会实现，我也希望这一点会实现。但“1＋1＝3”表明了集体概念和社会凝聚力是让我们动物性的地位得以升华的最好方法。

顺便提一下，“1＋1＝3”会让许多人感觉不舒服，因为他们认为一条哲学原理从数学上讲是错误的便毫无意义。我不得不向你们证明在数学上这是完全正确的。我毫不在乎这是否是一条悖论。我将在我的坟墓里摧毁你们的自信。我将向你们证明你们所认为的“真理”只不过是无数真理中的一条而已。让我们开始吧。

让我们以方程式（a＋b）×（a－b）＝a^2－ab＋ab－b^2来看。

在等号右边－ab和＋ab相互抵消，就得到：

（a＋b）×（a－b）＝a^2－b^2

在等号两边同除以（a－b），就得到：

$$\frac{(a+b)\times(a-b)}{a-b} = \frac{a^2-b^2}{a-b}$$

$$a+b = \frac{a^2-b^2}{a-b}$$

简化等号左边：

假设a＝b＝1，就得到：

$$1+1=\frac{1-1}{1-1}$$

即2＝1

因为当分数的分母和分子相同时，该分数＝1。所以方程式变为：

2＝1，然后在等号两边同加上1就得3＝2。如果“1＋1”代替“2”即得……

3＝1＋1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223.蚂蚁的智慧

象牙槌在桌上重重地敲了三下。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让一只蚂蚁蚁后出庭受审。

为了让旁听的观众不错过任何一个细节，法庭上有数名摄影师扛着超近镜摄像机担任摄像工作。其图像直接被投映到被告隔离间上方的白色屏幕上。

“肃静，肃静。把被告带到‘罗塞塔之石’。”

一名警察用一把顶端包有泡沫塑料的钳子把那只额头上有黄色标记的蚂蚁放进试管。试管上方安装着与“罗塞塔之石”相连的塑料“触角”。

审讯开始了。

“您就是103号，褐蚁蚁后？”

103号晃动着触角凑近了接收探测头。看上去它对这机器很熟悉，机器的综合人声立刻把它的话语破解并翻译了出来。

“我不是蚁后，我是公主，103号公主。”

庭长连声轻咳。这一错误让他感到有些尴尬：他命令书记员在庭审记录上把被告的称呼纠正过来。虽然有些尴尬，但这一不同寻常的场面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怀着无比的敬意说道：

“103号……殿下……您是否愿意回答我们的问题？”

他话音甫落，法庭里便响起一阵喧哗和嘲笑。但若想坚持合乎礼仪，不这么对一位公主说话又能怎么说呢，哪怕它只是一只蚂蚁。

“为什么您要命令您的军队杀害三名正在执勤的警察？”法官直截了当地问道。

阿尔蒂尔建议庭长尽量用蚂蚁听得懂的最简单的语言代替惯常的司法用语。

“好吧。殿下……杀人的原因？”

阿尔蒂尔指出这种蹩脚的法语对蚂蚁来说依然难以听懂，其实用不着放弃正常的表达方式就能让蚂蚁听懂。

如坠五里雾中的庭长只得结结巴巴地说：

“您为什么要杀害人类？”

103号说道：“在开始这场辩论之前，我注意到有摄像机对着我。这样您能够把我看得很清楚，而我却看不见您。”

阿尔蒂尔告诉法官103号习惯看着电视机和人类说话。在征求了陪审官的意见之后，庭长说为了公平起见，他同意被告使用从金字塔搜到的迷你电视机。

迷你电视机放在了试管前，103号公主凑了过去，在电视里看到了对它说话的法官。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手指”。它早就意识到那些长了白毛的“手指”往往已经度过了一生中的四分之一时光。通常来说，在“手指”世界中那些上了年纪的都算是报废了的。它心想对这个身上披着红黑布料的老“手指”有什么可说的。但它随即又注意到没有谁对这一位的权力提出质疑，便把触角伸向了费洛蒙探测头。

“我曾在电视上看到审理案件的场面。证人一般要以《圣经》的名义起誓的。”

“您是美国电影看得太多了，”庭长大声说道，他对被告们的这种蔑视态度已经习惯了，但仍然无法克制自己的怒气，“在这个国家用不着以《圣经》的名义起誓。”

然后他又对它解释说：

“在法国，政教分离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人们不再以《圣经》的名义起誓了，而是以自己的名誉起誓。另外，在我国《圣经》也不再是每个人心目中的圣书了。”

103号明白了，这里也有信教与不信教之分，它们之间同样水火不容。如果能拿着本《圣经》起誓，它会很高兴的……但既然这是枫丹白露的习俗，它也就不再坚持了。

“我起誓我所说的全部是真话，我只说真话。”

蚂蚁公主以四条后腿站立，一条前肢举起来抵着面前的有机玻璃壁，这情景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周围闪光灯不停地噼啪作响。显然遵守这些它早已耳濡目染的“手指”习惯让103号赢得了先机。有一句谚语说得好：“和‘手指’在一起时，就要和‘手指’一样。”

法警把摄影记者们赶开。此刻法庭上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他们正在经历的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庭长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失落感，但却努力克制着不让它流露出来。他尽量以自己习惯的审讯方式问道：

“我再重复一遍我的问题，公主殿下，您为什么要命令您的军队杀害三名人类警官？”

103号把触角抵在接收探测头上。电脑不停地闪烁着指示灯，通过扬声器把话翻译了出来。

“我什么命令也没下过。在蚂蚁社会中不存在‘命令’这一概念。每一只蚂蚁都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

“但您的军队对人类发起了攻击！您不会否认这一点吧！”

“我没有什么军队。我倒是看到有一些‘手指’走到了我们蚂蚁中间。就在它们行走的过程中，杀害了三千多只蚂蚁。你们对我们毫无温情可言，从来也不看看你们把脚放在了什么地方。”

“但你们为什么要到丘陵那儿去呢？”检察官吼道。

电脑把他的话翻译了过去：

“据我所知森林对所有生命都是开放的。我是去会见一些‘手指’朋友的，我和它们已经建立起了外交关系。”

“‘手指’朋友！‘外交关系’！这些人什么也不是，他们不具有任何正式的权力。这只是些把自己关在森林金字塔里的疯子！”检察官大叫大嚷着。

蚂蚁耐心地解释道：

“以前，我们曾经试过与你们世界的官方领袖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他们拒绝与我们对话。”

检察官走上前去伸出手指对103号威胁道：

“刚才您要求以《圣经》的名义起誓，那您至少应该知道《圣经》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了？”

在被告隔离间中，大家听了这话不禁都为103号捏了一把汗。他们的小盟友会被检察官问倒吗？

“《圣经》就是十诫。”蚂蚁回答道，它还清楚地记得那部经常在电视上播放的由查尔顿·赫斯顿⑰ 主演的电影。

阿尔蒂尔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他们完全可以信任103号。他想起不知为了什么查尔顿·赫斯顿一直都是103号最喜欢的电影演员。它不仅看过《十诫》，还有《宾虚》《绿色食品》以及另外两部让它想到许多东西的电影：《蚂蚁雄兵》和《猩球崛起》。前一部讲的是蚂蚁入侵人类世界，后一部更加离奇，电影里人类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他们会败在其他动物手里。

和庭长一样，检察官也在拼命掩饰自己的惊讶，很快他又说道：

“就算您说对了，那么您不会不知道在《十诫》中有‘不得杀生’这么一条吧？”

阿尔蒂尔心中暗自好笑。检察官并没有意识到他把这场辩论引向了何方。

“但你们不也把对牛和鸡的谋杀变成一种工业了嘛。而且我还没算上斗牛呢，你们还把杀死公牛当成了一种表演。”

检察官怒气冲天地说：“在《圣经》中，杀生并不是指‘不得杀死动物’，那是指‘不得杀人’。”

103号公主并没有被难住：

“凭什么说‘手指’的生命就要比牛的、鸡的或者蚂蚁的生命更珍贵呢？”

庭长叹了口气，在审讯中不管是谁都无法切入正题，总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场哲学辩论中。

检察官被辩得哑口无言，只得指着屏幕上103号的脑袋对陪审团说：“瞧，突出的眼睛，黑黑的大颚，还有那对触角，蚂蚁是多么丑陋啊……即使是那些恐怖电影或者科幻片里的怪物也没有像它这么难看的。

这些比我们丑上1000倍、粗鄙上1000倍的动物居然还想教训我们？”

103号立即对此做出回答：“那您呢？您就认为自己很漂亮吗？瞧瞧您脑袋上稀稀落落的毛、苍白的皮肤，还有您那长在脸中央的鼻孔。”

在大家的笑声中，苍白的皮肤变成了猩红色。

“它实在太棒了。”佐埃在大卫耳边轻声说道。

“我早就说过103号是无与伦比的。”阿尔蒂尔自言自语道，为他“学生”的成就激动不已。

检察官稍稍喘了口气，又发起了一轮更为猛烈的进攻。

“还不只是容貌的问题，”他对着“罗塞塔之石”上的麦克风说道，“还有智慧，只有人才有智慧。就因为蚂蚁没有智慧，它们的生命才一文不值。”

“蚂蚁有它们自己的智慧形式。”朱丽针锋相对地辩驳道。

检察官听了不禁大喜过望。它总算落入圈套了！

“罗塞塔之石”电脑的指示灯不停地闪烁着。表示它正在翻译103号公主的话。这句话响亮地从扬声器里传了出来，法庭里所有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请向我证明人是聪明的。”

法庭里人声鼎沸，每个人都在揭示他自己的看法。陪审员们也都再也矜持不下去了。庭长不停地使劲敲着象牙槌。

“鉴于目前，审讯无法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进行，本案延期再审。重新开庭时间为明天上午十点整。”

这天晚上，无论是在电台里还是在电视上，评论员都对103号公主大加赞赏了一番：用专家的话来说，一只仅重6.3毫克的蚂蚁在极为艰苦的审讯过程中，竟显得比体重加起来达到160公斤的检察官和重罪法庭庭长更加机智。

“《百科全书》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人物们”心中都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在这个丑恶的世界里只要还有公正，他们就没有失败。

而怒发冲冠的马克西米里安则把拳头狠狠地捶在了墙上。

224.费洛蒙记忆包：“手指”的逻辑

逻辑：

逻辑是“手指”概念中十分奇特的一条。

那些合乎逻辑的事就是能够被“手指”社会认可的事。

比如：在“手指”看来，在一座有丰富食物的城市中有居民饿死，而没人去帮它们一把，这是符合逻辑的。

与此相反，不让那些因为吃得太多而得病的“手指”吃东西是不符合逻辑的。

在“手指”的世界中，把精美的食物扔到垃圾箱里，即使它们还没有变质，这也是符合逻辑的。

与此相反，把这些食物分发给那些能得益于这些食物的“手指”是不符合逻辑的。另外，为了确保谁也碰不到它们的垃圾，“手指”把那些垃圾全都付之一炬。

225.来自上面的恐惧

法官们离开了法庭。这时一名法警跑上来拉住了一位陪审官。法警手里拿着那支装有103号公主的试管。

“这名被告该怎么处理？我总不能把它和人一起用囚车押回监狱吧。”

陪审官抬头想了想，回答道：

“那就把它和其他蚂蚁关在一起吧。它头上有那块黄色标记，还是很容易就能把它给认出来的。”

法警走到有机玻璃缸边把盖子折起一条缝，把103号倒了进去。103号便从空中落到了它那些被囚禁的同胞当中。

蚂蚁囚犯们看到它们的公主回来了都很高兴。它们相互舔舐、相互喂食，然后又聚在一起聊了起来。

10号和5号也都被抓来了。它们解释说：当时它们看到“手指”把蚂蚁们装进口袋，以为是在邀请它们去“手指”世界，便急忙爬了进去。

“不管我们怎么做，它们都肯定会杀了我们的。”一只没有了两条后肢的蚂蚁说道。它的腿是在被“手指”警察粗暴地扔进大口袋时弄断的。

“没关系。至少我们总有一次在它们的世界里捍卫我们生活方式的机会了。”103号对大家说。

一只蚂蚁从角落里朝它飞奔而来。

是24号！

这只总是冒冒失失的蚂蚁这次总算没有弄错方向。103号公主紧紧拥住24号王子，完全忘了它们是在怎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中重逢的。

重逢的感觉多好啊！在这之前103号已经理解了艺术是什么。现在它开始隐约地揣摩到爱情是怎么一回事了。

“爱情，就是在失去了爱人之后又找到它。”103号心中暗想。

24号和103号紧紧拥抱在一起，希望进行一次绝对交流。

226.智慧

庭长用象牙槌敲了敲桌子。

“现要求为蚂蚁的智慧提出客观的证据。”

“它们能够独立解决它们所有的问题。”朱丽回答说。

检察官耸耸肩膀，说：

“它们所知道的还及不上人类技术的一半，它们甚至连火都不知道。”

这次开庭，人们在有机玻璃缸里装了一个有机玻璃的小桌子，用来安放电视机和探测头。

103号用四条后肢站立，抬起了身子，好让别人更好地明白它的意思。它通过电脑说出了很长一段话：

“早在遥远的过去，蚂蚁就已经发现了火，并且用它来作战。但有一次，它们没能控制住迅速蔓延的火势，大火摧毁了一切。所以蚂蚁们决定签订一条公约，禁止再使用火，并且规定那些胆敢使用这种极具毁灭性武器的蚂蚁将被流放……”

“啊，你们瞧！蚂蚁太笨了，连火都不会用。”检察官讽刺道。这时扬声器又开始发出噼啪声，103号继续说道：

“在这次向你们世界发起的和平长征中，我告诉过我的同胞，只要正确加以使用，火还是能为我们创出一条技术发展的新途径的。”

“这并不能证明你们是有智慧的，你们只不过是偶然抄袭了我们的智慧而已。”

蚂蚁好像一下子激动起来。它的触角剧烈晃动着，狠狠地抽打着探测头，显示出它是多么的愤怒。

“那反过来，有什么可以证明你们‘手指’是有智慧的？！”

法庭里又响起喧哗声。有些人轻声笑了出来。蚂蚁的费洛蒙像机关枪扫射一样迸射出来。

“我明白了，对你们来说，决定一只动物是否有智慧的标准就是……它得像你们一样？”

这时谁也不去看那只有机玻璃缸了。所有的目光都紧盯住屏幕，摄影师完全忘了103号是一只蚂蚁，还像拍人一样用超近镜头给它拍了一个半身像。就是说在屏幕上只有它的胸、肩和头部。

慢慢地人们看懂了蚂蚁的一些表情。当然那不是什么脸部运动，也没有目光的转动。蚂蚁是用触角、大颚以及下巴的运动来表达情感的。

触角竖起表示惊讶，半屈表示想要说服对方，右触角向前倾，左触角向后倒是表示对对方的话很留意，触角贴在面颊上表示失望，用大颚摩擦触角则表示镇定。

此刻，103号的触角半屈着。

“在我们眼中，你们才是愚蠢的，而我们是聪明的。所以必须由既不是‘手指’也不是蚂蚁的第三方来做出客观的裁决。”

所有的人，其中也包括法官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蚂蚁是有智慧的，那它们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反之它们就像精神病人或者未成年人那样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怎样才能证明蚂蚁是有智慧的还是没有智慧的呢？”庭长一边捋着胡子一边大声自问。

“怎样才能证明‘手指’是有智慧的还是没有智慧的呢？”103号镇定自若地补充说。

“既然如此，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确定蚂蚁和人类哪一方更聪明。”一位陪审官发言道。

现在重罪法庭或多或少有点像一个大剧院了。从蒙昧时代起，审判就被设计成了一出戏。但法官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深感觉自己就像是个导演。得由他来控制审讯的节奏，以免让观众感到厌烦，也得由他来分配证人、被告、陪审员的角色。如果他能够将悬念一直保持到陪审团做出最后裁决的那一刻，并且吸引住旁听者和每晚都看这部辩论连续剧的电视观众，那将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功。

一位陪审员举起了手，这是很少发生的事。

“请允许我……本人酷爱智力游戏，”那位退休邮递员说，“国际象棋、纵横填字字谜、谜语、文字游戏、桥牌、五子棋都是我的爱好。我想裁决人和蚂蚁谁最聪明的最佳方法就是让我们来一场智力竞赛。”

“竞赛”这个词好像正合庭长之意。

他想起了以前在法律课上学到过，审判在中世纪时是以马上比武的方式来进行的。诉讼人相互用长枪攻击，直至一方死亡。决定谁是胜利者的任务由上帝来承担，就那么简单。活下来的总是有理的一方。法官既不用担心误判，也不会有负疚感。

但仅仅如此的话还不够，人们当然无法在人和蚂蚁之间举行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斗。人只要动动指头就能碾死一只蚂蚁。

庭长说出了这点顾虑。但陪审员的手并没有放下。

“只要我们能想出一种客观公正的比赛，让蚂蚁也有与人对等的取胜机会。”他坚持道。

这主意让在场的人都兴奋不已。庭长问道：

“您想采用何种‘竞赛’⑱ 方式呢？”

227.百科全书

马的智慧：　　1904年，整个科学界都沸腾了起来。人们认为终于发现了一只“和人一样聪明的动物”。这只动物是一匹8岁的马，它是由奥地利学者冯·奥斯滕教授训练出来的。令那些前去拜访它的人惊讶不已的是，这匹名叫汉斯的马似乎通晓现代数学。它不仅能准确地回答人们向它提出的数学问题，而且还知道时间的概念，能在照片上认出几天前见过的人以及解答逻辑学的问题。

汉斯能用蹄子指出物体并且会用蹄子敲击地面来数数。它同样也能把字母一个接一个地敲出来拼成单词。敲一下表示“a”，两下表示“b”，三下表示“c”，以此类推。

汉斯在各种各样的实验中都表现出它那神奇的天赋。动物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甚至连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科大夫都从世界各地涌来看汉斯。他们皆是怀疑而来，迷惑而归。他们搞不懂奥妙到底何在，最后只能承认这匹马的确“聪明”。

1904年9月12日，一个由13位专家组成的小组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否认了存在欺骗的可能性。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科学界也接受了这匹马的确和人一样聪明的看法。

冯·奥斯滕教授的助手之一奥斯卡·芬斯特最终还是揭穿了谜底。他注意到每当在场的人谁也不知道所问问题的答案时，汉斯就会做出错误的回答。而且如果给它戴上眼罩不让它看到周围人的话，它每一次都会出错。唯一的解释就是汉斯是一只十分细心的动物，能在用蹄子敲击地面的同时感觉到周围人姿态的变化。当它接近正确答案时会发现鼓励性的暗示。

这种本领是以食物奖励训练出来的结果。

在秘密被发现之后，科学家们为自己那么容易被骗而感到恼火，于是对所有的与动物智慧有关的实验都抱有怀疑。在许多大学，人们还把“汉斯马事件”作为讽刺伪科学的依据。然而可怜的汉斯既当不起那么多的荣耀，也不应该遭受那么多的耻辱。毕竟，这匹马能够看懂人类的姿

势，才能在那段不长的时期内被看成是与人同样聪明的。

　　但是人们之所以如此强烈谴责汉斯也许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人类看到自己在动物面前竟毫无秘密可言总是会感觉不太舒服的。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228.登梯比赛

那位酷爱智力游戏的陪审员自告奋勇地设计出了一种竞赛。经过协商后，法院方面和被告方面都表示同意。

现在得为竞赛选派出一名人类代表和一名蚂蚁代表。

检察官建议由警察局局长马克西米里安·里纳尔代表人类出赛，而朱丽也提议让103号作为蚂蚁的代表参赛。庭长拒绝了他们的建议。里纳尔作为警察学校的教员和著名的侦探是不能代表全人类参赛的。同样，103号看了那么多的人类电影，也已不能算是一只普通的蚂蚁了。

法官认为，人类代表和蚂蚁代表应该在他们各自的种族中随机挑选出来。庭长想借此创造出一个新的裁判惯例，所以认真地担负起“导演”的角色来。

两位法警在宣誓之后被派到大街上把他们看到的第一个模样得体的行人带回来。他们拦住了一位40岁左右、棕发、短须、离婚并有了两个孩子的“普通人”，向他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人类代表”的头衔让那男人畏缩不前，害怕别人嘲笑自己。法警考虑是否要用强制手段把他带上法庭。那个法警倒想出了个好办法。他告诉那男人如果参加比赛就能出现在当晚的电视节目里。一想到能在左邻右居面前炫耀一番，那男子也就不再犹豫了。

蚂蚁代表也是由这两位从法院的花园里找来的。连对方的意见都没征求一下，他们就把他们看到的第一只蚂蚁抓了回来。那只昆虫体长1.8厘米、重3.2毫克、短颌、黑甲。他们把它放在一张纸上检查一下它的肢腿有无缺损，触角是否还在晃动，然后带了回来。

用来测试智力的道具已经被放在了法庭上。那是12块木质零件，选手要将它们拼装成一座架子，然后站在架顶，触到悬在他们各自头上的一个红色电子开关。开关与一个电铃相连，第一个触响电铃的选手将获得胜利。

两组零件完全相同，只是大小不同而已。人的架子搭好后高3米，

而蚂蚁的高3厘米。

为了吸引蚂蚁去进行比赛，法官让人在蚂蚁的开关上抹上蜂蜜。每位选手的面前都摆满了摄像机。庭长发出了开始的指令。

人是从小就玩惯了积木的。指令一出，他立刻有条不紊地把零件拼装起来，看到测试题竟然如此简单，他心里一点也不感到紧张。

那只蚂蚁则在原地团团打转，远离它熟悉的天地来到这么一个满是气味和光线的陌生环境中让它心中十分恐慌。它站在了开关下面，蜂蜜的甜香吸引着它。它晃动着触角，用四条后肢站立着，仍够不着那开关。

法警把那些木头向蚂蚁身边推了推，好让它明白应把木头拼装起来才能够到开关。检察官对此也没加以阻拦。蚂蚁看了看那些沾有蜂蜜气味的木头，张开硬颚咬了起来。它的这一举动引来了哄堂大笑。

蚂蚁在开关下面晃动着，嚼咬着，但它的这些动作并不能让它触到开关。

与此相反，人类代表在他同类的助威声中眼看就要完成他的工程了。而这时，蚂蚁还是一个劲地啃噬木片，接着又到开关底下后腿站立，前肢在空中晃动着想去够到开关，别的什么也不做。

人类代表只剩下四块零件没装了。突然，烦躁的蚂蚁从开关下面爬走了。真糟糕，忘了在它四周放几堵墙了。

所有的人都以为它放弃了，正准备宣布它的对手获胜时，那只蚂蚁带着另外一只蚂蚁又回来了。它通过触角相触后说了些什么，另一只便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站到了开关底下，搭起了一架“蚁梯”。

人类代表用眼角的余光瞟到了蚂蚁的举动，便加快了他的工作进程。就在他快要触到开关时，蚂蚁那边的铃声率先响了起来。

法庭里一片哗然。有的人喝起了倒采。另外一些鼓起了掌。

检察官开口道：

“大家都看到了：蚂蚁作弊了，它的一个同类帮了它。这有力地证明了蚂蚁的科研智慧是集体性的，而非个体的。单独一只蚂蚁什么事也做不到。”

“不是这样的，”朱丽反驳道，“事情很简单，蚂蚁们懂得两只蚂蚁一起解决问题要比单干容易得多。而且这也应验了‘蚂蚁革命’的至理名言：1＋1＝3。才能的相加要远胜过其原有能力。”

检察官冷笑了几声。

“‘1＋1＝3’，那是一个数学上的谎言。是对理性犯下的罪孽，是对逻辑的蔑视。如果这种愚蠢的想法对蚂蚁来说很合适的话，那就随它们去吧，我们人类相信纯正的科学，而不是晦涩难懂的数学公式。”

庭长敲了敲象牙槌。“这次测试无法让我们得到明确的结论。必须设计出另外一个测试方法，一个人对一只蚂蚁。这次不管结果如何，这一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法官召来了重罪法院的心理医生，要求他设计出一个稳妥而客观的测试方法。

然后他接受了国家电视台明星记者的单独采访。

“这里所发生的事相当有趣。我认为巴黎的居民们应该来到枫丹白露旁听案件的审理并为人类代表加油。”

229.费洛蒙记忆包：观点

费洛蒙：10号

观点：

“手指”形成个人观点的能力越来越差了。

其他所有的动物都能通过独立思考，根据它们所理解的以及已获得的经验形成自己的观点。而“手指”所想的全都一样，也就是说它们把晚间八点档新闻节目主持人所发表的观点拿来作为自己的。

我们可以称之为它们的“集体思想”。

230.从远处看它

心理医生思索了很久。他向一些同行、一些杂志游戏专栏的主编以及一些商业规则的证人进行咨询。创造一种对人和蚂蚁同样都适合的游戏规则，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要求啊！再说，有什么游戏足以明确地证明他们的智力呢？

有围棋、国际象棋和国际跳棋，但怎样对一只蚂蚁解释它们的规则呢？这些都属于人类文化的范畴，就和麻将、扑克或者造房子游戏一样。什么游戏是蚂蚁也能玩的呢？

心理医生首先想到的是游戏棒。蚂蚁应该习惯于从它们不需要的细树枝中抽出对它们有用的那些。但这个方案不行，游戏棒是对手的灵敏性的测验，而不是智力测试。还有小孩玩的抛石子游戏，但可惜的是蚂蚁身上没有手。

蚂蚁会玩些什么呢？心理医生觉得游戏是人类的一项专利，而蚂蚁是从来也不玩的。它们开拓疆域，相互争斗，养育后代，采集粮食，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有着明确的功利性。

心理医生最后得出结论，应该找到一种为蚂蚁所熟知的实用性质的测试方法。比方说勘探一条陌生的道路。

再三权衡利弊之后，心理医生建议进行一场在他看来具有普遍性的测试：走迷宫。随便什么动物被关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都会尽力去找出路的。

人将被关在一个符合人体尺寸的迷宫里，而蚂蚁则被关在一个适合蚂蚁尺寸的迷宫里。两座迷宫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大小不同而已。这样，难度对于两位参赛者是相同的。

这次的选手都重新换过了。和第一次比赛一样，法警在大街上随机找来了一个金发的大学生。而蚂蚁代表则是第一只在法院门房窗台上那只花盆里出现的蚂蚁。

人类的迷宫是用蒙着纸张的金属栅栏搭建起来的。因为法庭里空间

不够大，所以地点设在了法院的广场上。

用纸制矮墙构成的蚂蚁的迷宫被放在了一只玻璃箱里，这样外面的蚂蚁就进不去了。

两位选手抵达迷宫出口处时应该按动电铃上的红色开关。

裁判由法警和审判官来充任。庭长手里紧握着秒表。出发令一响，人类选手立刻就出发了。与此同时，一名法警也将那只蚂蚁放进了玻璃箱。

人在飞跑着，而蚂蚁却一动不动。

“在陌生的环境中，永远不能采取仓促的举动。”这是一条古老的蚂蚁格言。

蚂蚁待在原地清洁起自己的身体来。这是另外一条重要的格言：“在陌生的环境中，要让自己的感觉变得更加敏锐。”

人已经遥遥领先了。朱丽和其他人心中十分着急。他们的目光死死盯在了屏幕上，注视着比赛的进程。103号、24号和其他蚂蚁也在通过迷你电视观看比赛，它们的不安同样溢于言表。这样的随机抽取很可能会抽出一只低能蚂蚁来。

“快，快跑！”24号王子叫道。

但这只蚂蚁始终没动。慢慢地它终于开始仔细地闻起了脚边的地面来。

仓促行动的人此时搞错了方向，钻进了一条死胡同，不得不返身往回跑。因为他不知道蚂蚁还没有出发，所以他很担心为此浪费了时间。

蚂蚁走了几步，又转回原地。突然，它的触角竖了起来。

观众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在被告隔离间里，朱丽抓住了大卫的胳膊兴奋地说：“好了，它肯定闻到蜂蜜的气味了！”

蚂蚁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爬去。此时，人也找到了正确的路线。从屏幕上看，两位选手好像在以完全相同的速度前进。

“还好，现在机会均等。”法官说道，他还想着要保持悬念来吸引新

闻界呢。

人和蚂蚁几乎同时地拐过一道道相同的弯。

“我打赌人肯定会赢！”书记员叫道。

“我赌蚂蚁会赢。”第一陪审员说。

两位选手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在朝终点接近。

过了一会儿，蚂蚁迷了路，朝一个死胡同爬去。103号公主和它的伙伴都颤动起了触角。

“不，不，不是朝那儿！”它们叫喊着。

但它们的费洛蒙被有机玻璃盖挡住了，无法传到外面。

“不，不，不是朝那儿！”朱丽和她的朋友们也都徒劳地叫喊着。

人类选手也在朝一条死路跑去。这次轮到在场的观众喊叫了。

“不，不是朝那儿！”

两位选手都停了下来，寻思该往哪里走。

片刻之后，人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而蚂蚁却朝着绝境猛冲过去。人类的支持者们觉得这下已经稳操胜券了，他们的代表只要再拐两个弯就到出口了。蚂蚁焦急地在死胡同里团团打转。突然它做出了一个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举动。

它翻过了纸墙。

在蜂蜜气味的指引下，它越过一道又一道纸墙，径直朝红色开关飞奔而去，就像是跨栏比赛一样。

当人还在飞跑着左拐右弯的时候，蚂蚁已经翻过了最后一道墙，扑到了浓香蜂蜜的红色开关上。铃声响了。

被告隔间和囚禁蚂蚁的有机玻璃缸中同时爆发出胜利的欢呼。蚂蚁们相互摩挲着触角表示庆祝。

在庭长的要求下，大家又重新回到法庭里。

“它弄虚作假！”检察官走到法官席前大声抗议道：

“它和那一只一样都作弊了，它没有权力翻越纸墙！”

“检察官先生，我请您回到您的座位上去。”庭长命令道。

朱丽这时也已经回到了辩护律师席上，她反驳道：“蚂蚁并没有作弊，它只不过运用了其特殊的思维方式，在它面前有一个目标要达到，于是它达到了。能够尽快适应困难的环境就证明了它是有智慧的。再说，我们从来也没规定不许翻越墙壁。”

“刚才人也可以那么做吗？”检察官问。

“当然。他的失败正在于他没有想到除了沿着过道向前走之外，他还可以用别的方法。他没能改换思路，只知道一味遵守他以为必须遵守的规则。而实际上这些规则并不存在。之所以蚂蚁能赢正是因为它表现出比人类更丰富的想象力，仅此而已。蚂蚁是胜利者。”

231.百科全书

斑比综合征：　　有的时候爱和恨同样危险。在欧洲和北美洲的国家公园里，游客经常可以碰到动物的幼兽。即使它们的母亲没有走远，这些小动物看上去还是那么孤独无助。遇上有如长毛绒玩具且不如成年动物凶猛的幼兽会让游客很高兴，并且出于同情去抚摸幼兽。这一举动非但没有攻击性，而且恰恰相反，这种体现人类温情的举动会让幼兽感觉很舒服。但是这种接触对幼兽来说，却是致命的。不管那是多么含情脉脉。因为在分娩后的头几个星期里，母兽只能凭气味来辨认出它的幼仔。

人类的触摸哪怕十分细微，也会让幼兽身上充满了人类的气味。失去了气味身份标志的幼兽会立刻被整个家庭抛弃，没有哪只母兽会再接受它。幼兽最终将被饿死。人们称这种爱抚为“斑比综合征”或“沃尔特·迪士尼[19]综合征”。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232.独处

警察局局长马克西米里安·里纳尔再也看不下去了，他匆匆回到家里。

进屋之后，他摘下帽子，脱掉外套，挂在了衣帽架上，然后把门重重地踢上。家里人都跑了过来。

他的妻子森蒂娅和女儿玛格丽特已经忍让他到了再也没法忍受的地步。难道她们对发生的一切竟然一无所知吗？难道她们不知道这场审判的巨大赌注吗？

女儿回到客厅里又坐在了电视机前。

622频道正在播放著名的娱乐节目“思考陷阱”。节目主持人把那一天的谜题又重复了一遍：“它在黑夜的开头和上午的末尾出现，一年中可以看到它两次，看着月亮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

答案突然闪现在他的脑海中，那是字母“N”[20]。

在“黑夜”的开头，在“上午”的结尾，在“年”这个字中两次出现，还有在“月亮”中看到。答案只能是这个。

微笑荡漾在他的嘴角边。他又找回了思考问题迅速准确的天赋。现在世界上所有的谜题都将在他面前迎刃而解。

两只冰凉的手蒙在了他的眼睛上。

“猜猜我是谁？”

他猛然挣脱出来。妻子惊讶地看着他。

“怎么了，亲爱的？发生了什么事？你是不是太疲劳了？”

“不，清醒。绝对清醒。和你们在一起我是在浪费时间。我有极其重要的事要做，不仅仅是为了我，而且是为了全人类。”

“但是，亲爱的……”森蒂娅的目光流露出一种不安的神色。

他站了起来，扯开嗓子只说了一个字：

“滚！”

他指着门，怒目圆睁。

丈夫的粗暴让森蒂娅吃惊不小，她嗫嚅着说：“好吧，既然你想这样。”

马克西米里安没等她说完就走进书房，狠狠地关上了门。他打开《进化》游戏，设定了一些特殊的参数，他想看看一个掌握了人类科技的蚂蚁文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蚂蚁文明在游戏中迅速发展着。

他隐隐听到大门开启又合上，掏出格子手帕抹了抹额头，他总算摆脱了这两个讨厌鬼。电脑真幸运，因为它们没有妻室。

“马克·亚韦尔”继续推动着游戏的进程。在20分钟内，它就让富于人类知识的蚂蚁文明发展了1000年。其结果要比马克西米里安想象的还要可怕。

他决定再也不仅仅做个旁观者了，应该有所行动，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

他立刻投入了工作。

233.反常的太阳

103号公主和24号王子决定趁着再次开庭前短暂的宁静在有机玻璃缸中进行交配。法庭上的聚光灯仿佛春天的太阳，让它们全身的性激素都沸腾了起来。

对这两只有性蚁来说，这光线、这热量太令它们兴奋了。

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交配并不容易，但在众蚂蚁的鼓励下，103号腾空而起，在有机玻璃监狱的四壁间画起了圆圈。

24号也飞了起来跟在它后面。

自然，这远不如在蓝天下、绿荫间，伴随着自然气息来得浪漫。但两只蚂蚁都清楚它们已经没有将来了。如果它们现在不在这儿做爱，它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24号飞在103号身后。公主飞得太快了，24号始终无法追上它。24号没办法，最后请求它飞得慢些。

24号终于追上了103号，牢牢地附在它的身体后面，挺起胸，开始交配。这简直有如高空杂技一般，要在空中交配并不容易。103号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交配上，忘记了控制飞行，结果撞到了有机玻璃壁上。在撞击的作用下，24号脱离了103号的身体，不得不重新向它追去。

以前103号曾对“手指”烦琐的交配过程大加嘲讽。而此刻，它倒宁愿和它们一样在地面上交配，那要比在飞行中使生殖器结合在一起容易得多。

24号发起第三次冲击时它已经累了，但还是追上了103号。交配一经开始，在它们身上便出现了某种特别新奇、特别强烈的感觉。而且由于两只有性蚁都是通过人工方法变出来的，因而这种新奇的东西也更加强烈。

它们的触角相互缠在一起，好像它们又一次开始了绝对交流。在肉体的结合上又增加了精神的结合。在它们的脑海中同时浮现出一些幻觉

影像。

为了不再撞上有机玻璃缸壁，103号飞到玻璃监房的中央，离钻了孔的有机玻璃天顶还有几厘米的地方，在空中绕起了很小的同心圆来。

那些幻影愈加清晰了，它们源于103号的大脑中对于电影《飘》中那些重大浪漫场景的记忆。

此刻，对于两只蚂蚁来说，爱情通过“手指”的影响，比通过它们自身的文化而更容易被表达出来。在贝洛岗蚁中虽然流传着许多传说，但其中没有一个是能与《飘》相比的。在蚂蚁的世界中，爱情只是与繁衍生育联系在一起的。在还没有看到那部“手指”电影之前，103号从来也没有把爱情视作一种超然于生育机能之外的特殊感情。

在底下，其他蚂蚁欣赏着它们的飞行表演，意识到那里正在发生某种不同寻常的事。10号用一枚“神话费洛蒙”记下这诗意醇酽的浪漫时刻给予它的灵感。

突然，空中的形势发生了某种变化。24号王子感到不太舒服，它的触角奇怪地晃动起来，他的心脏也跳动得愈来愈厉害了。一种由绝对快乐和巨大痛苦混合而成的红色浪潮如海啸一般把它吞没了。它感觉自己心脏中的一切紊乱了，心脏有如脱缰的野马狂乱地舞动着。

怦……怦、怦、怦、怦、怦……怦！

砰、砰、砰！

庭长在桌案上清脆地敲了几下，宣布重新开庭。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请就座！”

庭长告诉陪审团既然蚂蚁已经被认定是具有智慧的，那么从法律上说，它们具有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陪审团应该对103号和其他蚂蚁伙伴的命运做出裁定。

“我不明白！”朱丽大声喊道，“蚂蚁不是获胜了吗？”

“是的，”庭长反驳道，“但这一胜利恰恰证明了蚂蚁的智慧，它们并不是无知的。现在由检察官发言。”

“这里有一些证据可以向陪审团的女士们证明蚂蚁与人为敌达到了

何种程度。特别是其中有一篇关于火蚂蚁入侵佛罗里达州的文章。请过目。”

阿尔蒂尔站了起来。

“您忘了告诉陪审团人类是如何战胜火蚁的了。那是依靠了另一种蚂蚁的力量：水蚁。这种蚂蚁能够释放出与火蚁蚁后相同的费洛蒙信息激素，以此欺骗火蚁工蚁来给它喂食，而火蚁蚁后则逐渐衰弱以至死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类应该与某些友好的蚂蚁联合起来共同战胜敌对的蚂蚁……”

检察官离开了自己的座位走到陪审团面前，打断道：“我们不能依靠把我们的机密告诉蚂蚁来干掉蚂蚁。正好相反，我们必须在这些已经知道太多事情的蚂蚁把知识传授给所有蚂蚁之前尽快把它们清除掉。”

在有机玻璃缸中，那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依然在持续。那一对蚂蚁仿佛被强烈的旋涡挟裹着似的，在空中转得越来越快了。这时，24号的心脏也在以一种越来越混乱的方式跳动着。怦、怦……怦、怦、怦……怦……在那红色的快乐浪潮变得愈加汹涌的同时，其颜色也发生了变化，淡紫色、青靛色，最后变成了浓重的黑色。

庭长要求检察官作出结论并宣布诉状。

“我要求以破坏教育设施和扰乱社会秩序罪对暴乱的高中生处以刑事拘留6个月；以谋杀同谋罪对‘金字塔’犯罪集团分子处以有期徒刑6年；以叛乱罪和谋杀罪对103号及其同伙处以……死刑。”

法庭上抗议声不绝于耳。庭长敲着象牙槌，根本没想到检察官会这么说。

“我谨提醒检察官先生死刑在我国已被废除多年了。”

“对于人，法官大人，对人而言是这样。经反复核查，我并没有在我国刑法中找到任何关于禁止对动物施行死刑的条款。我们给咬小孩的狗注射毒药，我们杀死传播狂犬病的狐狸。另外，在我们中有谁敢说自己从来没杀死过蚂蚁？”

即使是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检察官没有说错。有谁从

没杀死过蚂蚁，哪怕人不是故意的？

“做出判处103号及其同伙死刑的决定只不过是出于正当防卫和公民责任感，”检察官又说，“从金字塔搜到的资料显示：它们曾发动过一次针对人类的战争。我们应该让大自然明白那些想要伤害人类的动物都要最终为此付出它们的性命。”

24号王子的触角朝天直竖起来。103号看到了也感觉到了这种变化，但它体内的快乐感觉是如此绵长且剧烈，以至于它无法去照顾它的爱人。

如果说淹没24号的是一种从红色转为黑色的快乐浪潮，那么占据103号整个身心的浪潮则是从红色变为橘黄，进而变得愈加鲜亮，直至变为一种更加炽烈的黄色。现在，她再也不是公主了。它成了一只真正的蚁后。

24号感觉越来越糟。

压力不断增加。它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

压力仍在上升，上升。突然，它掉了下去，颤动了一下翅膀，想要减缓下落的速度，随即……

庭长让辩护律师发言。

朱丽调动起体内所有的神经元寻找对策。

“在这里所进行的并非仅仅是一次审判，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审判本身。这是让我们得以理解一种非人类的思维体系的一次机会。如果我们连与蚂蚁这种地内动物都无法和睦相处的话，又如何去奢望有一天能与地外生命相交流呢？”

从空中传来一声清脆的爆炸声。压力太过巨大，快感太过强烈。24号刚把精子射入爱人体内，便在欲仙欲死中爆炸了。就像一架飞行中的飞机爆炸那样，它的身体的碎块四散飞溅，随即落在了下面众蚂蚁的头上。

朱丽感觉在大脑中《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知识的作用下，此时此刻是埃德蒙·威尔斯在借用她的声音说话：

“蚂蚁可以作为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道阶梯。与其将它们毁灭，我们倒不如加以利用。人和蚂蚁之间存在着互补性。我们掌握着1米高的世界，而它们支配着1厘米高的世界。阿尔蒂尔证明了依靠它们的硬颚，蚂蚁所制造出的细小物件是任何最最灵巧的工匠都无法做到的。我们为什么要抛弃如此珍贵的朋友呢？”

103号蚁后在空中盘旋了一会儿，便在一片费洛蒙中匆忙降落下来。

“咔嗒。”从“罗塞塔之石”的扬声器里传出一声轻微的声音，但在法庭上辩论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谁也没有注意到。

朱丽又说道：“就因为我们想要让人类生活得更美好而判我们有罪是错误的。杀死蚂蚁是错误的。”

在飞落的过程中，蚁后的翅膀消失了。

王子的死和翅膀的消失正是它成为蚁后的代价。

“审判我们无罪，开释这些无辜的蚂蚁，你们将发现这条我们已经开始探索的道路是值得所有人关注的。无论我们愿意与否，蚂蚁都是……”

她的嘴张着，她的话语悬而未出。

234.百科全书

数字的力量：0、1、2、3、4、5、6、7、8、9、10。

仅仅通过它们的形状，数字便告诉了我们生命演化的过程。所有曲线的都表示爱情，所有直线的都表示眷恋，所有交叉的都表示考验。让我们看一看吧。

0：是虚无，是封闭的、原初的卵。

1：这是矿物阶段，仅仅是一根直线。是静止，是起始。存在，简单地存在，现世现今，没有思想。这是意识发展的最初阶段，某种没有思想的东西在那儿。

2：这是植物阶段。其底部有一根直线，也就是说植物是被禁锢在大地上的。植物没有脚可走，它是大地的奴隶。但在其上部有一根曲线。植物热爱天空和光明，正是为了这植物，上部才有鲜花盛开。

3：这是动物阶段。没有直线，动物摆脱了大地的束缚，它可以自由行动。两条曲线表示它既热爱天空也热爱大地。动物是情感的奴隶。它爱，它不爱。自私是它最主要的特点。它既是天敌也是猎物。恐惧始终盘踞在它心里。如果它不根据自己的直接利益采取行动，它必死无疑。

4：这是人类阶段。是高于矿物、植物和动物的阶段。它处在十字路口。这是第一个出现交叉的数字。如果4能成功地进行转变，它将进入更高的境界。在自由意志的作用下，它不再是情感的奴隶。要么它实现自己的命运，要么它不实现自己的命运。但是自由选择的概念同样允许它不去完成给予自身情感自由的控制的任务。4可以自由地停留在动物阶段，也可以进入下一个更高的阶段。这便是人性的实际意义。

5：这是精神阶段。是颠倒的2。5的直线在上面，说明它是与天紧密相连的。它的下部有一条曲线，表明它热爱大地和地上的居民。尽管摆脱了大地的束缚，但它却没能摆脱天空。它通过了4的交叉的考验，但它飘荡在天空中。

6：这是一条没有棱角、没有直线的连续曲线。这是绝对的爱。它几乎可以说是一条螺线，表明它准备奔向无穷。它摆脱了天与地，摆脱了一切上面与下面的束缚。它是一条振动的管道。然而它还有一件事要做：进入创造性的世界。6与子宫内胎儿的形状一样。

7：这是一个过渡性的数字。是颠倒过来的4。在这儿我们又遇到了一个交叉。一个物质世界的周期结束了，因而得以进入下一周期。

8：这是无穷。如果我们画8字的话，可以永远不停地画下去。

9：这是子宫内的胎儿。9是6的颠倒。胎儿准备进入现实世界。它将诞生在……

10：这是零，是原初的卵，但却在一个更高的维度里。这个更高的维度里的零将在更高的范围内开始一次新的数字循环，并且就这样继续下去。

每当我们写一个数字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传播这种智慧。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235.感觉的差异

马克西米里安的脸出现在了悬于被告隔离间上方的大屏幕上，在他嘴角边挂着一种近乎贪婪的奇怪微笑。朱丽看到这个特写镜头，顿时呆在了那里。

马克西米里安的目光中闪耀着自豪的光彩。他凑在摄像机镜头前用指甲钳把蚂蚁的脑袋一只接一只地剪下来，每剪一下都会发出一记清脆的声音。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在搞什么鬼？”庭长问。

一名法警走到他身旁对他耳语了几句。马克西米里安把自己锁在家里，用家用摄影机和他的电脑通过电话线路把图像传送到法庭上。

斩刑仍在继续。过了一会儿，马克西米里安可能是觉得杀了上百只蚂蚁已经足够了，便冲着镜头微微一笑，把残肢断体拢了拢，漫不经心地掸进了纸篓。

然后他拿起一张纸，端坐在镜头前，念道：

“女士们、先生们，人类的命运正处在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文明、我们全人类正面临着消亡的威胁，一个可怕的敌人在朝我们逼近。是谁将我们置于危险境地的呢？是另一个，这星球上另外一个更为强大的文明、另一种更为强大的生物，我说的就是蚂蚁。我对它们进行了一段时期的研究，我研究了它们对人类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我在一个模拟文明发展的程序上进行了试验，看看如果蚂蚁掌握了人类科学技术之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我发现与我们相比，蚂蚁在数量、好斗性和交流方式上都占有优势，不消100年，我们就会沦为它们的奴隶。

“在掌握了人类科学技术之后。它们现有的力量会变得无比强大。女士们、先生们，我知道在你们当中会有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我认为我们不能冒险去验证这一假说。

“所以我们必须消灭所有的蚂蚁，首先要消灭枫丹白露森林中那些‘文明化’的蚂蚁。我也知道你们当中某些人认为它们是友善的。还有人认为它们能帮助我们，能教会我们许多东西。但这是错误的。

“蚂蚁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从比例上说，一窝蚂蚁每天杀死的动物比一个人类国家全部人口杀死的还要多。

“它们先是进行屠杀，然后把被征服的生物当作牲畜一样来奴役。譬如它们砍掉蚜虫的翅膀，从蚜虫的身上榨取蜜汁。很可能有一天我们也会落得和蚜虫一样的下场。

“在认识到了智慧蚂蚁对人类具有的危险之后，作为一个人，我，马克西米里安·里纳尔，决定摧毁枫丹白露森林。由于一小撮人的放任胡为，森林里到处都爬满了熟知人类科技的蚂蚁。如果必要的话，我要让整座森林化为灰烬。

“思虑良久，我想到了人类的未来。如果我们现在不毁掉这被污染的26000公顷森林的话，也许有一天我们不得不毁掉全世界的森林。一时的阵痛将能避免全面的腐坏。知识就像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

“《圣经》告诉我们亚当本应该抵制住偷吃智慧果的诱惑。但在夏娃的鼓励下，他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但我们，我们可以阻止蚂蚁获得那该诅咒的知识。

“我在森林里安放了燃烧弹，我要把它连同那些受到103号影响的蚂蚁窝一起毁掉。

“想要逮捕我是没用的。我的家现在固若金汤，而且启动燃烧弹的系统在我的电脑控制之下，我的宣言一结束，便会与互联网脱离，所以我根本不怕程序被改动。

“不要试图抓住我，如果我不能在5小时后给电脑输入一组密码的话，我的家和森林都将陷入火海之中。

“我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我要为了全人类献出我的生命。今天下雨，我会等到天晴之后才去引爆燃烧弹的。如果我在一次鲁莽的攻击中被打死，希望人们将这看作是我的遗言，也希望有人能完成我未竟的事业。”

记者们奔跑着抢播他们的新闻稿。在法庭，人们也不管彼此间是否相识，全都热烈地讨论起来。

杜佩翁省长也来到法院听陪审团最后的裁决结果，他立刻征用了法官的办公室。他拿起电话，心中祈祷警察局局长还没想到把电话线拔掉。

感谢上帝，铃声只响了一下电话就通了。

“您这是在干什么，我的局长？”

“省长先生，您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您不也想砰地一下解决掉那片森林，好让日本财团投资建馆吗？这下您的愿望不就可以实现了吗？您没说错，这的确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

“但不要采取这种方式，马克西米里安。还有其他更慎重的办法可以采用……”

“只要摧毁那片该死的森林，我就可以拯救全人类。”

省长只觉得喉咙发干，手心冒汗。

“您疯了。”他叹息道。

“有些人开始时是会这么想，但总有一天，人们会理解我的苦衷，为我塑像，奉我为人类的救星的。”

“可您为什么非要把那些微不足道的蚂蚁置于死地呢？”

“难道您没有听到我刚才的话吗？”

“不，不，我当然听到了。您真的如此担心其他智慧生物与人类竞争吗？”

“是的。”

警察局局长的语气异常坚决。省长冥思苦想寻找着能说服他的有力证据。

“请您设想一下，如果恐龙知道有一天身材更小的人类会建立起强大的文明而把所有的哺乳类动物都消灭掉的话，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比喻很确切。我认为恐龙本就应该把我们消灭。当时就应该有一个和我一样的恐龙英雄意识到长远的利害关系，那它们也许还能一直活到今天。”里纳尔回答道。

“但它们并不适应这颗星球。个头太大，太笨重……”

“那我们呢？很可能蚂蚁将来也会觉得我们个头太大，太笨重。而且如果它们处在我们的位置上，又会怎么做呢？”

说完，他挂断了电话。

省长派出了最好的拆弹专家去寻找分布在森林中的燃烧弹。他们找到了十几个，但森林这么大，又不知道马克西米里安一共安放了多少颗，这些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

局势看来失去了控制。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每个人都知道雨一停，森林就会开始燃烧。

但是在某个角落，有一种语言低声说道：“我想我有一个办法。”

236.百科全书

讹诈：　　一个已经十分富庶的国家在一切都已经开发殆尽之后，只有唯一一个办法可以创造新的财富，那就是讹诈。

讹诈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小到撒谎的商人说：“这是最后一件货了，如果您现在不买的话，就会被别的顾客买去。”大到国家政府宣称：“如果没有这些虽然会造成污染的石油，我们就无法让全国人民取暖过冬了。”这都是在利益驱使下发生的。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237.爆炸即将发生

星期六整个白天一直在下雨。到了晚上，天空中又撒满了星星。国家气象局的专家宣布星期天天气会变晴，而且枫丹白露森林地区风力极大。

即便马克西米里安并不信什么教，得知这情况，也一定会认为上帝是站在他那一边的，他懒洋洋的身躯坐在扶手椅里，面对着计算机，一想到肩负责任的重要性，一种幸福感便在心中油然而起，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各道门都被从里面锁上了，百叶窗也封死了。深夜一位不速之客悄悄潜入了马克西米里安的书房，摸到了电脑旁边。电脑仍处于运转状态，准备一旦摆脱密码的阻碍便引爆燃烧弹。那位访客上前想要破坏电脑，匆忙中打翻了什么东西。马克西米里安只是在半昏半醒之间，尽管那声音很轻，他还是立刻就惊醒过来，况且他也一直在等着最后时刻发动进攻。他拔出手枪瞄准来客扣动了扳机。整个房间都在枪声中震颤起来。

来客迅速地躲过了子弹。马克西米里安又开了一枪，仍然没能击中。

神情紧张的警察局局长给手枪重新装上子弹又举枪瞄准。来客决定最好还是躲在什么地方的好。只一跳，它便到了客厅里，躲在了窗帘后面。警察局局长又开了枪，但来客一低头，子弹从它头上飞了过去。

马克西米里安打开了灯。来客知道它必须换个藏身之处了。它溜到了一张扶手椅背后，好几颗子弹打在了高高的椅背上。

往哪儿躲呢？

烟灰缸。它跑过去蜷缩在一个雪茄烟头和缸壁间的缝隙中。警察局局长徒劳地把坐垫、帷幔和地毯掀了起来，但怎么也找不着。

103号趁机喘了口气，让自己镇静下来，并飞快地清洗了一下自己的触角。一只蚁后的生命太珍贵了，一般是不应该像这样冒险的。它的

工作只是待在窝里产卵。然而103号知道，它在这世上是唯一既有“手指”的知识又有蚂蚁的智慧能完成这项事关重大的任务的蚁选。它不惜付出任何代价，都要阻止森林和蚁穴被毁灭。

马克西米里安始终举着枪，不时把子弹射入坐垫里。应该用另一种武器来对付这么小的目标。

他跑到厨房从壁橱里拿出一罐杀虫剂，然后朝客厅喷出一团毒雾，空气中充满了致命的气味。

幸好蚂蚁的肺袋中能存下不少空气。杀虫剂毒雾在空气中慢慢稀释，又可以呼吸了。虽然它可以坚持十几分钟。但再没时间可浪费了。

103号从烟灰缸里跑了出来。

马克西米里安认为要是当局和省长派一只蚂蚁来对付他，就说明他们想不出别的办法了。正当他站在那里得意扬扬的时候，灯熄了。这怎么可能？一只小小的蚂蚁是摁不动开关的。

随即他明白了，那只蚂蚁肯定是爬进了电表内。难道说它看得懂印刷电路，并知道该切断哪一根电线。

“永远不要低估你的对手。”这是他在警察学校对学员们反复重申的重要原则。而他自己刚才反倒忘了这一原则，就因为对手要比他小上1000倍。

他从五斗橱抽屉里取出一支手电，照了照他认为那位不速之客刚才最后出现过的地方，然后走到电表前，发现有一根电线被它用大颚咬断了。

他暗想只有一只蚂蚁能做到这一点：103号，那只蜕变了的蚁后。

在黑暗中，依靠灵敏的嗅觉和热成像的红外线视觉，蚂蚁要稍占些便宜。但是今晚是满月，马克西米里安只消打开再也不起什么防护作用的百叶窗，让皎洁的月光照进房间就行了。

得赶快行动。103号重新朝书房和电脑跑去。弗朗西娜教过它怎样从电脑背后的通风口爬进去。它严格按照弗朗西娜的指示爬进了电脑内部。现在要做的就是破坏那些电路了。它在电路板上爬着。这里是硬盘。那里是中央处理器。它爬过了一座座电容器、晶体管、电阻器、分压器和散热器。它周围的一切都在震颤着。

103号觉得它正爬行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结构中。“马克·亚韦尔”已经知道了它的入侵。虽然机器肚子里没长眼睛，但每当蚂蚁的脚爪踩在铜质电路上，“马克·亚韦尔”都能察觉到一次轻微的短路。

如果“马克·亚韦尔”有手的话，就会把蚂蚁碾死。

如果“马克·亚韦尔”有胃的话，就会把它给消化掉。

如果“马克·亚韦尔”有牙齿的话，就会把它给嚼碎。

但电脑只是一台由一些源于矿物质的零件组成的不会动的机器而已。103号一边爬一边回想着弗朗西娜给它讲过的印刷电路图。突然，通过它的红外线视觉，它看到一只巨大的眼睛透过通风栅栏口注视着它。

马克西米里安认出了那块黄色的标记，朝机器内部喷了一股毒雾。蚂蚁的嘴仍然大张着，当第二阵霉雾把整个电脑内部变成迷雾下的英国港口时，它连连咳嗽起来。酸性的气体侵入了它的体内，简直让它难以忍受。

“快，新鲜空气。”

它从磁盘驱动器的活门钻了出来。子弹立刻如火箭一般在它的身边呼啸而过。它在弹雨中曲折闪躲。手电发出的光柱始终把它笼罩在一圈光晕中。

为了摆脱“探照灯”的追踪，它从书房的门缝下爬进了客厅。它钻进了地毯的皱褶中。地毯立刻被掀了起来。它又躲到一张椅子下。椅子立刻被掀翻在地。

蚂蚁慌张地穿梭在鞋丛中。有越来越多的手指在追踪它，至少有10个。它躲到了一块儿厚地毯的呢绒缝边中。

现在怎么办？

它晃动着触角察觉到一股含有炭粒的风。它全速逃离了地毯，向前方一条垂直的隧道猛冲而去。绝佳的藏身处。是的，但“探照灯”又跟上了它的身影。

“你在壁炉里，103号，这下我可逮住你了，可恶的蚂蚁！”马克西米里安叫道，手电的光束在壁炉内来回探照着。

蚂蚁踩在厚厚的烟灰上，沿着巨大的垂直隧道往上爬。

马克西米里安还想朝它喷出杀虫剂毒雾，但罐子已经空了，壁炉内部空间大得足够让一个成年人的身体通过，于是他决定爬上去把103号拍扁。只要他没看到这只该死的昆虫化为一摊肉酱，就不可能高枕无忧。

人紧紧攀着古老的石块向上爬。两组手指通过大脑中转站相互通报着进展情况。在下面，包裹在鞋子中的双脚笨拙地寻找着支持点。

然而，随着管道变得越来越窄，它也变得越来越好爬了。在肘部和膝盖的支撑下，马克西米里安就像是一个优秀的登山运动员一样，毫不费力地向上爬着。

103号并没有等着他追上来，它爬到了更高的地方。他也爬了上来，蚂蚁闻到了紧追不舍的手指的油质气味。

马克西米里安大口喘着气。在一个垂直的烟囱里手脚并用地攀登，这的确不应该是他这个年龄该做的事。他用手电照亮了头顶上方的通道，觉得看到了两只触角好像在嘲笑他。他又向上挪了一段距离。烟囱越来越窄了，他的身体已经不能整个同时向上移动了。于是他首先把自己的右肋向上挪，然后等这一部分被卡住之后，他再把右肩部向上挪，等到右肩也动弹不了之后，他把右手向上伸去。

103号躲进了一条砖缝。马克西米里安立刻把手电对准了那儿。那藏身处很难够到。但他不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就这么任其逃脱。他的胳膊再也不能往上升了，他便用手腕发起了攻击。

蚂蚁向后退去。但已经没有退路了。一只手指在向它逼近。

“这下可逮住你了。”马克西米里安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一句话来。

他感觉手指从蚂蚁的身边一掠而过，后悔没有多用些力气。他又把食指伸进砖缝。但103号灵巧地一个侧跃闪到一旁，一口咬在手指上。鲜血从细小的伤口处沁了出来。

“哎哟！”

蚂蚁知道现在只要把蚁酸弹射入伤口就行了。为了这次任务，它专门把腹腺中的蚁酸浓度增加到70％，蚁酸的腐蚀性足以在手指上引起化学反应。

103号发射了蚁酸弹，但没有命中目标。蚁酸弹在指甲上炸了开来

，没有造成丝毫伤害。手指搅动着空气。它已经退到了洞穴的底部。战斗进入了僵持状态。

精疲力竭的它只是一只与凶恶的手指搏斗的小蚂蚁。

蚂蚁的武器是腹中的蚁酸弹和锋利的大颚，“手指”的武器是指甲的锋利边缘，犹如大锤一般的指端以及其肌肉的强劲力量。

努力攻击让马克西米里安气喘不已。他想派出其他几根手指去援助食指。他的手被狭窄的砖缝擦破了，但还是有4根手指伸了进去。

一场决斗。马克西米里安的手指就像是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一书中的大章鱼一样，朝着四面八方用力搅动空气，想要把小蚂蚁碾成肉酱。

蚂蚁对这只可怕的手既敬又畏。老实说，“手指”并不知道拥有这样的延伸部分是多么的幸运！它竭尽全力躲开那些粉红色“长触角”的攻击，又连续射出数枚蚁酸弹，但都没有击中沁血的伤口。于是它又在粉红色肉条上咬出数道细微的伤口。

手指们变得越来越急躁，但并没有就此放弃，蚂蚁低估了它们的顽强意志。它被迎面狠狠一击，打到了洞穴底部。

手已经准备好发起第二次弹指攻击。食指蜷曲着，只要大拇指一松，它就能笔直而强劲地射出。

“唯一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恐惧。”

它想起了24号，它那有过一日之欢的丈夫在它的体内播下了生命的种子。很快它就要开始产卵了。24号是为它而死的。仅仅是为了它，它也得活下去。

103号瞅准了最大的一道伤口，用尽全身力气射出了蚁酸弹。

在一阵灸痛的感觉中，人稍稍向后退了退，失去了平衡，掉了下去，重重地掉在了灰盒中。他躺在那儿一动不动，颈椎骨摔得粉碎。

决斗结束了。没有摄像机记录它这一壮举，有谁会相信一只蚂蚁，一只微不足道的蚂蚁战胜了歌利亚。

它舔了舔身上的伤口，然后如以往每次战斗结束之后一样，迅速地清洁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它舔了舔触角，理了一下体毛，又舔舔肢腿，

让自己从激动中恢复过来。

现在得完成它的工作了。如果几分钟之内“马克·亚韦尔”还接收不到密码指令的话，它就要引爆那些燃烧弹了。

在它向书房飞奔而去的时候，突然感觉到有一个影子在跟随它。它转过身看到一个巨大的怪物在空中飞翔。那怪物浑身上下长满了长而柔软的薄翼，那红黑相间的体色让它看上去模样更为恐怖。103号吓了一跳，这并不是一只鸟。那只动物长着一对凸起的大眼睛，能朝各个方向转动，好像在一直紧盯着103号似的，它的嘴一张开，便有一串无味的气泡朝空中升去。

那是一条鱼。

胡思乱想已经够多的了。

103号又转身朝电脑奔去。在机器内部还残留着一些杀虫剂的毒气，但已经不是那么让它难以忍受的了。

“马克·亚韦尔”朝它射出细小的电流想要电死它。但蚂蚁跳跃着躲开了攻击。它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它的首要任务上：切断与控制燃烧弹的无线电发射装置相连的电线。

“别弄错，千万别弄错电线。”

如果它犯了错，哪怕仅仅是一个错误，非但不能让炸弹失效，还会立刻引发一场大灾难。那场生死决战让它耗尽了体力，它的大颚不停地颤抖着。混有毒雾的空气也让它无法仔细地思考。蚂蚁沿着与它体毛一般粗细的电线前进。走过三座微处理器之后，它拐进了一条尽头被一些电阻器和电容器堵住的路。根据指示，它要切断倒数第四根电线。

它切开塑料外层，往铜线上射出蚁酸，但在它切割到一半的时候，意识到这并不是倒数第四条电线，而是旁边两条中的一条。

“马克·亚韦尔”启动了冷却风扇，想要把它吸过去绞碎。风暴！

为了不被狂风卷走，103号把自己牢牢固定在机器零件上。战胜了“手指”之后，它还要战胜机器。在一阵嗡嗡声中，“马克·亚韦尔”开始了倒计数。森林中的燃烧弹眼看就要爆炸了。

计数器就在蚂蚁面前，红色的数字不停地闪烁着。

10、9、8……只剩下两根电线了。但在蚂蚁的红外视觉中，绿色和红色却变成了亮褐色。

7……6……5……

103号切断了其中一条。但倒计数仍在继续。

不是这条电线！

它绝望地切割着最后一条电线。

4……3……2……

太迟了！电线只被割开一半。但是倒计数数到“2”时停止了。“马克·亚韦尔”出现了故障。

蚂蚁极为惊讶地看着倒计数器停在了“2”字上。

在103号体内发生了某种意想不到的变化。在它的大脑中一种刺激性的压力不断上升。也许是由于它以前经历过的各种感情的因素，一种奇怪的费洛蒙混合体在它的头脑中产生出一种陌生的分子。103号无法控制在它身上所发生的变化。压力继续上升，噼啪作响，无法控制，但却一点也不难受。

以往的各种危险所造成的紧张情绪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

现在压力传到了它的触角上。这很像它和24号做爱时的感觉，但这不是爱情。这是，这是……

幽默！

它大笑起来，笑在它身上表现为头部无法控制的晃动、唾液的分泌，以及大颚的颤动。

238.百科全书

幽默：　　在历年的科学年鉴上所记录的关于动物幽默感的文章，只有斯特拉斯堡大学灵长类学家杰姆·安德尔森撰写的那一篇。这位科学家描述了一头名为“科科”的大猩猩的情况。这只大猩猩熟知聋哑人的手语。当一位实验员问它一块儿白毛巾是什么颜色时，它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是“红色”。实验员拿着毛巾在猩猩面前晃了晃，把问题又重复了一遍，但得到的回答是相同的。他不明白为什么“科科”会坚持错误的回答。当他开始有些不耐烦时，大猩猩抓过毛巾把毛巾的红色褶边指给他看，然后做出被灵长类学家称作“滑稽表情”的动作。也就是说咧开嘴，下垂的嘴唇卷起，露出前齿，双眼圆睁。也许这也是一种幽默……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239.遇上怪人

手指紧紧纠缠在一起。男士们紧紧搂住他们的女舞伴。

枫丹白露城堡的舞会开始了。

为了庆祝枫丹白露和丹麦埃斯比约（Esbjerg）[21] 市结为友好城市，今晚在这幢古老的建筑里举办了一场晚会。先是交换市旗、市徽和礼物，然后是两地民间舞蹈表演和合唱队的大合唱。随后亮出了写有“枫丹白露—八重—埃斯比约：姐妹城市”字样的大标语，象征着三地友谊的开端。

然后大家品尝斯堪的那维亚烧酒和法国的李子烧酒。

车头上插有两国国旗的汽车仍在不断驶进中央大院里。从车里走出一对对迟到的盛装华服的宾客。

丹麦官员走到法国同行面前行礼致意，后者则伸出手与其热烈相握。然后大家交换着微笑和名片，并且相互介绍各自的夫人。

丹麦大使走到省长身边对他耳语道：

“我大约知道一些那个审判蚂蚁的故事，后来的结果如何？”

杜佩翁省长脸上的微笑一下子凝固了，暗忖大使对这件事到底知道多少。很可能是在报上读到过一两篇报道。于是他故意兜起了圈子。

“很好，很好。感谢您对我们本地的事务如此关注。”

“您能给我详细讲讲吗？金字塔里的人有没有被定罪？”

“不，没有。陪审团本着宽大为怀的精神，只是要求他们不要再在森林里建造房屋了。”

“我听说有一部机器可以让人和蚂蚁说话，是不是？”

“这完全是记者的夸大其词。他们受骗上当了。您是知道记者的德行的，他们总喜欢在报上信口雌黄，好让更多的人来买他们的报纸。”

丹麦大使仍不罢休。

“但的确有那么一部机器，能把蚂蚁的费洛蒙信息转换成人类的语言。”

杜佩翁省长哈哈大笑起来：

“啊！您也会相信这个？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假新闻。一只有机玻璃缸，一个小瓶子，一台电脑。那机器根本不起作用。实际上是他们一个漏网的同伙在回答。让人们以为蚂蚁也会开口说话。那些天真的人们可能会相信，但骗局已经被揭穿了。”

大使拿起一块儿糖汁鲱鱼吐司，就着烧酒吃了起来。

“那么蚂蚁不会说话喽？”

“蚂蚁要是会说话，那鸡蛋就能长出牙齿来。”

“嗯……”大使又说，“好像鸡是恐龙的远房后代，很可能它们过去有牙齿……”

这一谈话让省长越来越感到不快。他想要抽身溜走，但大使拽住他的胳膊问道。

“那只蚂蚁103号呢？”

“审讯结束之后，所有的蚂蚁都被放回了大自然。我们还不至于可笑到去给蚂蚁定罪的地步！一般说来，它们总会被小孩子或者散步者给踩死的。”

在他们周围有愈来愈多的人拉开了手机的天线。有了这些人造触角，他们不用挪窝就可以和别处的人通话。

大使挠了挠头顶：“那些占领学校的‘蚂蚁革命者’呢？”

“他们也被释放了。我想他们没有继续他们的学业，而去开了一些规模不大的计算机公司或者服务公司。不过听说生意还挺兴隆的。我认为人们应该鼓励年轻人投入他们感兴趣的事业。”

“里纳尔警察局局长呢？”

“他从楼梯上掉了下来，伤势很重。”

大使渐渐失去了耐心。

“听您这么一说，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

“我想人们对‘蚂蚁革命’和审判昆虫的故事太过夸张了。我告诉您一个秘密……”

他朝大使挤了挤眼睛。

“……那只是为了刺激本地旅游业的发展。自从这件事被传开之后，去枫丹白露森林的游客增加了两倍。这很好嘛。一方面人们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另一方面这也可以推动本地经济的发展。另外，贵市想要与我市结为友好城市多少也与这故事有些关系，不是吗？”

丹麦大使终于不再紧紧追问了。

“是的。我承认是有一些联系。在我国，所有的人都对这次可笑的审判很感兴趣。有些人甚至认为将来真的会有蚂蚁驻人类大使和人类驻蚂蚁大使呢。”

杜佩翁圆滑地笑了笑。

“那些有关森林的传说很重要，而且越离奇越好。自从20世纪初以来，就再也没有撰写传说故事的作家了，我个人认为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可以说这种文学形式已经完全被遗忘了。不过这则枫丹白露森林蚂蚁的‘神话故事’还是对发展旅游业有好处的。”

说着杜佩翁看了看手表。该是发表演说的时候了。他走上讲台，郑重其事地掏出那张已经弄皱发黄了的“友好城市演讲稿”大声念道：

“我提议为全世界各民族的友谊和理解干一杯。我们关心你们，同时我们也希望你们关心我们。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异越大，也就越能丰富我们双方的文化、传统和技术……”

那些心急如焚的客人终于可以重新坐下享受他们的盘中佳肴了。

“您可能会觉得我太天真，但我的确认为那是可能的！”丹麦大使又说道。

“什么是可能的？”

“蚂蚁驻人类大使呀。”

杜佩翁恼火地瞪着他，用手做了一个模仿摄像机镜头的动作。

“这一幕就在我的眼前。103号蚁后身着镶金边的裙袍，头上戴着王冠。我把它迎进来，向它颁发枫丹白露市农业成就奖章。”

“为什么不呢？那些对你们来说很可能是一笔意想不到的财富。如果你们和它们结盟，它们就会不计报酬地为你们工作。你们可以把它们当作比第三世界国家居民还不如的劳工来对待，随便给它们一些不起眼的小玩意儿，然后把它们身上所有好的和有用的东西都榨干。以前人们对美洲印第安人不就是这么干的吗？”

“您可真够厚颜无耻的。”省长讽刺道。

“难道还能找到比这更廉价、数量更多、动作更精确的劳动力吗？”

“真的，它们可以大量开垦土地，可以替我们找到地下水资源。”

“在工厂里它们可以被用于完成那些危险的或者精细的工作。”

“不管是侦察还是破坏，它们都是最佳的军事人才。”杜佩翁添油加醋地说道。

“我们甚至还可以把蚂蚁送入太空。与其用人类的生命去冒险，还不如派这些代价更小的蚂蚁去。”

“说得没错，但……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和它们交流。那台‘罗塞塔之石’根本就没有用，也从来没起过什么作用。我告诉过您了，那只是一台唬人的机器。是一个漏网的犯人装成蚂蚁在说话。”

丹麦大使听了好像很失望。

“您说得对，说到底这一切都只是个故事而已。一个现代的森林传奇故事。”

他们干了一杯，然后谈起了更为严肃的话题。

240.百科全书

一个信号：　　昨天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我在散步的时候，突然在一家旧书店里看到一本书：《幽灵航海家》，我把那本书看了一遍。作者在书中写道，人最后的未知领域就是他自己的最终归宿。他在那本科幻小说里描写了一些探险家出发去寻找天堂，就像当年哥伦布出发去发现美洲大陆一样。

书中的场景参考了中国西藏和埃及文学中对于天堂的描写。想法十分奇特。我向书店老板问了关于这本书的情况。他告诉我该书出版时并未引起什么轰动。这很正常，死亡和天堂在我国是令人讳莫如深的话题。但是我越看这本《幽灵航海家》就越有一种困惑的感觉。并不是这小说的主题让我心绪不宁，而是另外的东西。一个可怕的念头如闪电一般划过我的脑海："如果我，埃德蒙·威尔斯，我不存在的话会怎样？"大概我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很可能我和《幽灵航海家》中的主人公一样，只是一本书中虚构出来的人物。好吧，我将穿过这道纸墙直接面对我的读者。"你好，真实地存在是一件幸运的事，十分难能可贵，请好好珍惜它吧！"

埃德蒙·威尔斯
《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第III卷

241.新路

在嗡嗡运转的电脑中，弗朗西娜创造出来的潜在世界——“下世界”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仍然运转着。没有谁再对它感兴趣了。

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世界中，宗教人士和科学家终于承认存在一个“上世界”，并且对之发起了冲击。这一假设原先是由一名科幻小说作家提出的。这一假设得到了探空火箭和天文望远镜的证实。他们确信这个被他们称作“彼世”的世界存在于另一维度的空间中。在那儿生活着一些和他们一样的人，只是其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与他们并不一样。

“下世界”的人们推断出“上世界”的人们用一台装有程序的电脑把潜在世界细致入微地描述出来。而且正是通过描述，他们才让这世界存在着。“下世界”的人明白他们只是在一个被另一空间的人所创造出来的虚幻世界中才具有真实性，那些“上世界”的人掌握着足以创造这一切的技术。他们的新闻媒体把这一结论传遍了整个“下世界”。

“下世界”的人们同时也明白他们并不是以物质形式存在的。他们只是磁盘上一连串的0和1，信息轨上一连串的阴和阳，一个描述和规划他们宇宙的电子脱氧核糖核酸。起初发现自己以如此少的现实性存在着让他们惶恐不已，但随后他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他们所希望的就是弄明白他们为什么存在。所有的人以前都见过他们的神，一名叫“弗朗西娜”的女神，但这并不能让他们满足。他们想要知道上面的世界。

242.链

她径直朝前方的斜坡跑下去，左拐右折地穿行在四周如紫红色巨箭一般的参天杨树间。

传来一阵翅膀鼓动的声音，蝴蝶展开它们美丽的鳞翅，扇动着空气相互追嬉。

一年过去了。朱丽，《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的拥有者，把书装进方箱子，放到以前她发现它的地方，好让另一个人将来可以利用“相对且绝对知识”。

现在，她和她的朋友再也不需要保留这本书了。书中的内容已经完全烙刻在他们八个人的心中，甚至还发扬光大。鸟兽尽，良弓藏。何况这只是一本普通的书。

在关上箱子之前，朱丽又把第三卷最后一页看了一遍。埃德蒙·威尔斯青筋暴露的手颤抖着写下这最后几行：

结束了。但这只不过是开始。现在得由你们来进行革命，或者是进化。得由你们来为了你们的社会和文明确立理想。得由你们来发明、建设、创造，让社会不至于停滞不前，更不会倒退。

请让《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变得更为完整，创造更为雄心勃勃的事业。把你们的才能叠加起来，因为1＋1＝3。去征服意识领域的新天地。不要骄傲，不要暴力，不要追求轰动效应。实实在在地去干。

我们都只不过是史前的人类。伟大的机遇在我们前面，而不是后面。请利用大自然——你们身边无穷无尽的知识宝库。这是一份礼物。每一个生命形式之上都有一条忠告。去和所有生命交流吧，去把所有的知识综合在一起。

未来既不属于权贵也不属于精英。

未来绝对是属于创造者的。

去创造吧。

你们中每一个人都只是一只蚂蚁，在蚁窝里添上自己的一根枝条。去找到微小但却奇特的想法吧。你们每个人都是万能的，也都只是昙花一现。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抓紧时间去建设的原因之一。这一历程是漫长的，你们永远也不会亲眼看到你们的工作成果。但请像蚂蚁那样迈出你们的那一步吧。在死亡未到之前迈出一步。一只蚂蚁会慎重地接替你，然后是另一只，然后是另一只，然后又是另一只。

“蚂蚁革命”是在头脑中进行的，而不是在大街上。我已经死了，而你们还活着。一千年之后，我将还是死的，而你们，你们还将活着。

珍惜生命，努力去干吧。

去进行蚂蚁的革命吧。

朱丽把密码锁上的数字弄乱之后，拉着一根绳子溜下了她以前掉下去过的那道沟谷。

刺李、树莓、蕨类把她的皮肤给擦破了。

她找到了那条泥泞的沟，然后是那条通向丘陵的隧道。

她手脚并用爬了进去，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安放一枚定时炸弹一样。她把箱子放在以前被发现的位置上。

“蚂蚁革命”会在其他地方，在另一些时间，以别的方式重新开始。和她一样，将来有一天某个人也会发现这只箱子，并发起他自己的“蚂蚁革命”。

朱丽从泥泞的隧道里钻了出来，攀着绳索爬上斜坡。她认得回去的路。

她的头撞到了山谷上方的突岩上，然后撞到了一只鼬。鼬逃窜时撞到了一只鸟，鸟儿又撞到了一条蛞蝓。蛞蝓又干扰了一只正想割下一片树叶的蚂蚁。

朱丽吸了口气，成千上万条信息在她的脑海中飞速奔流着。森林蕴藏着这么多财富。亮灰眼睛的年轻女人不需要触角就能感觉到森林的灵魂。只要愿意，就能进入别的个体的思想。

鼬的思想是灵活的，充满了波动的尖锐的齿状物。鼬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中敏捷地运动。

朱丽又把注意力放到了鸟的思想上，并且体会到了能够飞行的快乐。它能从那么高的地方俯瞰大地。鸟的思想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

蛞蝓的思想宁静安然。没有恐惧，只是有点好奇，以及面对它面前的事物的一点随便和从容。蛞蝓只想着进食和爬行。

蚂蚁已经离开了。朱丽并没有去寻找它。那片树叶倒还是在原地，她感觉到了树叶的感觉——沐浴在光芒中的喜悦。永远都在进行光合作用的感觉。树叶感觉到自己绝对的活跃。

朱丽尝试着与丘陵进入情感同化。那是一个冰冷的思想。沉重。古老。丘陵对刚刚过去的事没有认识，它还停留在2世纪和侏罗纪之间的历史中。在它的记忆中有冰期和沉积期。而对在它背上活动的生命它却丝毫不感兴趣。只有高高的蕨类植物和古树木是它的老邻居。它看着人诞生，又看着他们立刻死去，他们的生命是如此的短暂。在它看来，哺乳类动物就如同流星一般毫无意义。它们刚出生便已衰老，濒临死亡了。

“你好，鼬。”“你好，树叶。”“你好，丘陵。”她用高而清晰的声音说道。

朱丽微微一笑重新踏上归途。她登上地面，抬起头望着繁星和……

243.漫步森林

海蓝色的寒冷宇宙广阔无垠。

镜头在向前推动。

在宇宙的中心出现了一个缀满了无以计数的多彩银河的区域。

其中某一条银河一支的边缘，有一颗年老的太阳闪耀着绚丽缤纷的光芒。

围绕太阳运行的是一颗气候温和的小行星，其表面被珍珠色的云层覆盖着，看上去就如同大理石花纹一样。

在云层下面可以看到淡紫色的海洋，周边镶着些赭石色的大陆。

在大陆上有山脉、平原和连绵起伏的幽幽森林。

在树木的浓密枝叶下生活着成千上万种动物。其中有两种是特别先进的。

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现在正是冬季。

是谁走在白雪皑皑的森林中？

在远处，洁白无瑕的雪地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

到了近处才发现这是只行动笨拙的昆虫，肢腿半陷在雪白的粉末中，但仍在努力前行。它体形宽大，大腿粗壮，小腿修长而外张。这是一只年轻的无性蚂蚁。它的脸色十分苍白，眼睛乌黑而凸出。它那对黑色的触角丝一般贴在脑袋上。

这是5号。

它还是头一次在雪地上行走。在它身旁，10号背着一盏灯笼飞快地赶上了它。灯笼中有一块儿木炭，可以用来抵御寒冷。但不能让炭火太靠近地面，否则会把雪烤化的。

在那一望无垠的冰雪天地中，蚂蚁喘息着又朝前迈了几步。对一只蚂蚁来说只是几小步，而对整个种群来说却是几大步[22]。

它继续走着。因为不想再让冰冷的白雪碰到下巴，它使出全身力气用两条后腿站了起来。

它用这种不太舒服的姿势走了几步，然后停了下来。暗想在雪地中行走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了，在雪地里用两条腿走路那就太困难了。但它并没有放弃。

它转过身对10号说：

“我想我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站立方式。跟我做。”

244.开始

手翻过书本的最后一页。

眼睛不再从左至右地扫视了。眼睑在它们上面覆盖了短短片刻。

眼睛闭合了一会儿随即又睁了开来。

渐渐地，那些字眼又变成一连串的图像。

在颅顶深处，脑海中那庞大的全景屏幕消失了。结束了。

然而，这也许只是一个……

开始。

---

① 厄琉西斯：古希腊地名，位于雅典附近，当地的秘密入会仪式与对女神得墨忒耳及其女王佩耳塞福涅的祭祀有关。

② 诺斯替教派（Le gnosticisme）：2世纪基督教内占重要地位的一个信仰体系，但来源可能更早，且是非基督教的。坚持秘密的传统，不同意上帝为造物主的观点，对基督教持幻影说。

③ 俄利根（Origène），神学家、哲学家，亚历山大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采用希腊哲学的概念，提出“永恒受生”来解说圣父与圣子的关系，对基督教影响至今。

④ 通常指第一圣殿。根据希伯来书经记载，所罗门圣殿是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子孙们信仰的古老宗教的第一座圣殿，为所罗门王所修建。

⑤ 法国古长度单位，从肘部到中指之末端，约等于半米。

⑥ 至圣所（Le Saint des Saints）：至圣所被认为是耶和华的住所。犹太人离开埃及后，尚未进入迦南地，还在旷野中的时候，首先建造了帐幕，耶和华的云笼罩了帐幕。帐幕分为外院子、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即帐幕最里面的一层。

⑦ 约柜（L’autel）：犹太教圣器，为一可活动的包金木柜，柜中有两块十诫

板。

⑧ 斐洛（前20—45），古希腊犹太哲学家。生卒于亚历山大城。

⑨ 圣所，一种可移动的置放约柜的会幕或帐篷，后由所罗门圣殿取代。

⑩ 史前时期已完全具备现代人模样的古人种，因在法国西南部克罗马农山洞发现其化石而得名。

⑪ 列昂纳多·斐波那契（Leonardo Fibonacci，约1170—1250），意大利数学家。

⑫ 意大利语，意为“波那契之子”。列昂纳多的父亲威廉（Guilielmo）外号“波那契”（Bonacci，意即“无风”“安宁”），因此列昂纳多就得到了外号“斐波那契”（Fibonacci）。

⑬ 弥赛亚（Messie）：救世主。

⑭ 是基督教《新约圣经·启示录》所预言的末世末期善恶对决的最终战场，只在《启示录》第十六章所记述的异象中出现过一次。

⑮ 基督的十二名弟子。

⑯ 托洛茨基（1879—1940），俄国犹太人革命家，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

⑰ 查尔顿·赫斯顿（1923—2008），美国演员。

⑱ 法语中“竞赛”（joute）一词和“（中世纪用长枪的）马上比武”是同一词。

⑲ 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1901—1966），美国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小鹿斑比是迪士尼动画电影中的形象，在此指代因人类爱抚而死去的幼兽。

⑳ 法语中，黑夜是nuit、上午是matin、年是année、月亮是luné。

㉑ 又译“埃斯堡”，丹麦日德兰半岛西南部城市，全国最大的渔港。

㉒ 1969年7月，尼尔·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之后，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谨感谢

我感谢所有与我共进午餐的朋友们。正是在听取他们的故事以及观察他们听取我故事时反应的过程中，我才找到各种素材。

以下是不按任何秩序排列的名单：马克·布莱，罗曼·冯·兰特，热拉尔·昂扎拉格教授，理查德·杜库塞，热若姆·马尔香，加特琳纳·韦尔贝尔，洛易克·埃蒂埃那博士，洪姬雄，亚历山大·杜巴里，西纳·朗兹马纳，莱奥波德·布朗斯坦，弗朗索瓦·韦尔贝尔，多米尼克·夏拉布斯加，让·加维，玛丽·比利·阿尔纳，帕特里斯·塞尔，大卫·布夏尔，纪尧姆·阿尔多斯，马克斯·普里尼……（希望那些被遗漏的朋友原谅我的疏忽。）

我在此要特别感谢莱纳·西贝尔，感谢她耐心地多次为我校读《蚂蚁革命》手稿。

同样要感谢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全体同人。

为了那些喜爱沉浸在相同氛围中的读者，我在写作过程中专门听了以下音乐作品：莫扎特、普罗科菲耶夫、平克·弗洛伊德、德彪西、迈克·奥德菲尔德（针对有关森林的章节）；创世纪乐队、Yes乐队以及电影《沙丘》《星球大战》《海鸥乔纳森》和《E.T.外星人》的主题曲（针对追捕的章节）；海狮合唱团、AC/DC乐队、逝者善舞、阿尔沃·帕尔特、安德列斯·佛伦怀德（针对高中生革命的章节）；然后是“寂静”或是巴赫（针对所有《相对且绝对知识百科全书》的节选）。

最后，我要向提供纸浆的树木们表示感谢，我希望它们很快会被重新种下。

贝尔纳·韦尔贝尔